

中国历代禅师
传记资料汇编



中国佛学文献丛刊

中国历代禅师
传记资料汇编
(中册)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中国历代禅师传记资料汇编

中册目录

憨山大师传	一	大沕五峰学禅师塔铭	八三
憨山老人自序年谱实录	六	明示寂嗣临济三十一代圣恩藏禅师塔铭	八四
大明庐山五乳峰法云禅寺前中兴曹溪嗣法		三峰和尚年谱	八五
憨山大师塔铭	三八	真寂闻谷大师塔铭	一〇五
憨山大师传	四七	退翁自铭塔	一〇六
会稽云门湛然澄禅师塔铭	五一	博山雪关智闾禅师传	一〇九
会稽云门湛然澄禅师塔铭	五三	信州博山能仁寺雪关大师塔铭	一一〇
会稽云门湛然澄禅师行状	五五	西蜀叙州府朱提山朝阳洞月明池和尚传	一一二
度门寺无迹禅师碑文	五九	吹万禅师塔铭	一一三
圆秀行实碑	六二	吹万禅师行状	一一五
武夷山东苑晦台镜老和尚行状	六三	隐元禅师行实	一一九
博山无异大师衣钵塔铭	六五	瑞白禅师行脚	一二三
博山和尚传	六八	瑞白禅师塔铭	一二五
中兴信州博山能仁禅寺无异大师塔铭	七二	瑞白禅师传	一三一
天隐和尚行由	七七	瑞白禅师行状	一三五
大沕五峰学禅师行实	八一	瑞白禅师行状	一四〇
		南京栖贤庵乐愚和尚塔铭	一四三
		建宁普明驾湖禅师行状	一四五
		驾湖用禅师塔铭	一四六
		密云禅师行由	一五〇

密云禅师行状	一五四	本智西堂传	二五六
密云禅师全身塔铭	一五七	林野禅师行实	二五七
遗衣金粟塔铭	一六一	天童林野奇禅师塔铭	二五八
密云禅师道行碑	一六四	天童林野奇和尚行状	二六〇
密云和尚年谱	一六六	月幢了禅师行实	二六四
颺愚和尚行状	一九四	无疑大师暨徒行勉达己二师合葬塔铭	二六六
颺愚和尚塔铭	二〇一	锦屏破石卓禅师行状	二六七
临济第三十一代南岳山茨际禅师塔铭	二〇三	伏狮祇园刚禅师行状	二六七
径山语风老人嗣临济第三十世		伏狮祇园禅师塔铭	二七三
雪峤信大禅师道行碑	二〇六	博山古航舟禅师塔铭	二七五
妙峰山开山善知识彻庸禅师小传	二三三	大休珠禅师塔铭	二七七
石雨禅师行状	二三四	神鼎云外泽禅师传	二七九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行状	二三九	龙池先老和尚传	二八一
见如谥禅师行实	二四三	东岩禅师行实	二八四
养拙禅师行实	二四七	万如禅师行实	二八七
养拙正明禅师塔铭	二四九	龙池万如和尚行状	二八九
耳庵蒿禅师传	二五〇	龙池万如和尚塔铭	二九三
象崖斑禅师行状	二五〇	永觉贤公和尚行业曲记	二九四
象崖斑禅师塔铭	二五二	鼓山永觉老人传	二九八
一初禅师行实	二五三	大休禅师行脚	三〇二

永济融禅师行实	三〇五
古瓶山牧道者传	三〇八
觉浪禅师自叙年纪略	三一〇
传洞上正宗三十三世摄山栖霞觉浪大师	
塔铭	三一二
千山剩人和尚塔铭	三一五
千山剩人和尚塔铭	三一八
奉天辽阳千山剩人可禅师塔碑铭	三二〇
真玄塔记	三二三
溟波和尚碑	三二四
溟波行略碑	三二五
际瑜和尚塔碑	三二六
懒石禅师行由	三二七
白云象林本真禅师行实	三二八
寂光豁禅师行实	三二九
费隐容禅师舍利塔铭	三三二
浮石禅师行实	三三二
方融禅师行实	三三五
明一静主传	三四〇
石霜尔瞻尊禅师塔铭	三四一

雪窦石奇禅师行状	三四四
雪窦石奇禅师塔铭	三四八
古宿尊禅师行实	三五〇
破山明和尚行状	三五四
双桂破山明禅师年谱	三五七
破山明禅师塔铭	三七一
临济三十二世香林寺佛古闻禅师塔铭	三七四
青林尊宿传	三七六
城峰院朗玄和尚塔铭	三七八
文觉禅师塔院碑	三七九
实福塔碑	三八〇
了正和尚塔碑	三八一
达焕和尚碑	三八二
悟辉和尚塔铭	三八三
真达和尚塔碑	三八四
云门显圣愚庵孟禅师塔铭	三八五
愚庵老和尚行实	三八九
笑堂和尚行实	三九四
真如禅师塔铭	三九七
密增和尚行略碑	三九八

妙峰参唯和尚塔铭	三九九	逸叟行高禅师行实	四六六
百愚斯大禅师塔志铭	四〇〇	坛溪梓舟船禅师行实	四六七
明觉聪禅师塔铭	四〇二	云幻宸禅师塔记	四六八
明觉聪禅师行实	四〇六	断愚禅师行实	四六九
季总彻禅师行实	四〇七	憨予暹禅师行实	四七二
驯虎岩逸然和尚塔铭	四〇九	长庆老和尚行状	四七五
闾黎无一纯公传	四一〇	长庆空隐独和尚塔铭	四七七
百痴禅师行实	四一二	秀野林禅师行由	四七九
云峰体宗宁禅师行实	四一四	三巴掌和尚行状	四八二
破峰重禅师塔铭	四一五	自闲觉禅师行状	四八三
盘山了宗禅师行实	四一六	自闲觉禅师行实	四八四
灵隐老人塔铭碑记	四一七	古雪喆禅师行实	四八六
仁寿天逸和尚重修塔碑记	四一八	福严费隐容禅师纪年录	四九一
虚舟省禅师行由	四一九	金粟费隐容和尚行状	五一五
西湖虚舟省和尚塔铭	四二三	纯备德禅师塔铭	五一二
虚舟和尚行状	四二五	大方禅师行实	五二二
庆忠铁和尚年谱	四二八	清传临济正宗三十二世禅灯庵大方海和尚塔铭	五二五
庆忠铁老和尚塔铭	四三七	溪巢瞬禅师塔铭	五二六
庆忠铁老和尚塔铭	四三九	林峰镜愚慧禅师塔志	五二八
庆忠铁老和尚行状	四六〇		

端实严禅师塔志	五二九
介为舟禅师行状	五三〇
介为舟禅师塔铭	五三二
密行忍禅师行实	五三四
嗣灯禅师行实	五三六
恒秀林禅师行实	五三八
广寿即非和尚行业记	五四〇
广寿山福聚禅寺开山即非大和尚塔铭	五四七
广寿即翁大和尚舍利塔铭	五四九
盱郡永光弘比丘尼塔铭	五五〇
佛冤禅师行由	五五一
长明和尚塔铭	五五四
兴阳独冠敬和尚传	五五五
敏树禅师行实	五五八
元洁莹禅师行状	五六〇
元洁莹禅师塔铭	五六四
偃亭禅师行脚	五六七
天宁休山炬禅师塔铭	五七三
妙觉准禅师塔志	五七四
黄檗隐老和尚衣钵塔记	五七五

兴教惟城和尚塔铭	五七六
黄檗虚白和尚塔铭	五七七
云腹智禅师塔铭	五七八
清故湖山治平照衣慧觉和尚行录	五七九
介庵禅师行实	五八二
蔗庵和尚自传	五八四
奇然智禅师行由	五八八
奇然智禅师塔铭	五八九
云峨喜禅师行实	五九一
盱郡金楼峰宝轮寺知予耆宿塔铭	五九四
密印和尚塔铭碑记	五九五
青林龙安禅寺重眉和尚塔铭	五九七
笨翁和尚塔铭	五九八
杉植寺法明和尚行状	五九九
天则能禅师行略	六〇〇
苏州竹庵衍禅师自述行由	六〇三
竹庵衍禅师行状	六〇四
文穆念禅师行实	六〇五
明道正觉茅溪森禅师塔铭	六〇七
终南山蟠龙子肃禅师行实	六一〇

终南山蟠龙子肃禅师塔铭	六二二
云山燕居申禅师行实	六一三
二隐溢禅师塔铭	六一六
雪峰如幻禅师自撰塔铭	六一七
雪峰如幻禅师行状	六一八
性空行臻禅师塔铭	六一〇
观涛禅师寿藏铭	六二一
高峰乔松亿禅师行由	六二四
一揆禅师自叙行略训徒	六二五
参同一揆禅师行实	六二六
林我禅师行实	六三〇
林我禅师塔铭	六三二
石关禅师行实	六三四
天台山通玄寺独朗日禅师塔铭	六三六
丹霞澹归释禅师塔铭	六三九
丹霞澹归释禅师塔铭	六三九
古林禅师行实	六四二
古林禅师传	六四三
海幢阿字无禅师行状	六四五
芝岩秀禅师行实	六四七

不会禅师行实	六四九
灵机禅师行状	六五二
灵机和尚塔铭	六五四
赤松领禅师行由	六五五
润光泽禅师自状	六五八
潭州准提庵故大师昱公行业记	六五九
迓庭宗禅师塔铭	六六一
长目电禅师行状	六六三
三山来禅师行实	六六三
本师天然罡和尚行状	六六六
天然罡和尚塔志铭	六六八
草堂耨云实禅师行由	六七〇
寓叟自传	六七一
天王沙翁和尚纪略	六七二
天王和尚行录	六七三
道目禅师自序	六七三
鹤峰禅师行状	六七四
鹤峰禅师塔志铭	六七五
疑山握中符禅师塔铭	六七六
知空禅师行由	六七八

不厌乐禅师行由	六八〇
法澜澂禅师塔记	六八一
玉泉其白富禅师塔铭	六八一
玉泉融彻顶禅师行实	六八三
香严禅师行实	六八五
法柱海栋和尚行状	六八六
大悲妙云禅师行略	六八七
大悲妙云禅师传	六九一
空谷道澄禅师行由	六九三
莲月禅师行实	六九八
莲月印正禅师塔铭	七〇〇
丈雪醉禅师行实	七〇一
丈雪醉禅师纪状	七〇四
丈雪醉禅师塔铭	七〇五
晖洲灵禅师行状	七〇六
别牧纯禅师行实	七〇六
古林禅师行状	七〇八
鹤林天树植禅师行实	七〇九
鹤林天树植禅师塔铭	七一〇
旅泊幻迹	七二三

青城竹浪生禅师行由	七一七
一揆禅师行实	七二〇
一揆禅师寿塔铭	七二四
博山粟如瀚禅师行状	七二五
青原三十三世博山第六代住持栗如瀚大师 塔铭	七二九
青原三十三世博山第六代住持栗如瀚禅师 道行塔院记	七三一
印心佛敏訥禅师行实	七三二
南浙二师塔铭	七三四
道潜真禅师塔记	七三五
天台国清韬禅师衣钵塔铭	七三五
天台国清大庾韬和尚行略	七三九
洗心禅师行实	七四六
大观佛日眼道人记	七四八
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	七四八
玉林通琇禅师塔铭	七八四

憨山大師傳

師諱德清。全椒人。姓蔡。母洪氏。夢大士携童子入門。抱之遂娠。及誕。白衣重胞。居常不樂。俗年十二。聞西林和尚有大德。欲往從之。父不聽。母曰。養子從其志。迺送入寺。時無極講經。西林雪浪長師一歲。先依無極。見師如夙契。十九。從無極聆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礙之旨。切慕清涼之爲人。自字澄印。每於講會。密察方僧可爲侶者。一日。見後架潔清。思淨頭必非常人。比見。乃黃腫病僧。每早起。事必辦。不知何時灑掃也。故不寢以偵之。則當衆方放參時。已薰除畢。數日淨頭病。師問安否。答曰。業障身病已難支。而饑病又難當。每見行齋食。恨不俱放下。師袖果餌親之。問其號。曰妙峯。蒲州人。因相期結伴爲遠遊。旣數日。則已去矣。更六年。師至長安。有稱鹽客相訪者。長鬚髮。衣褐衣。入門卽問認否。師視其兩目。忽記昔天界病淨頭也。云爲山陰王請內藏來。師追妙師。至河東山陰。王留。結冬。訂刻肇論。向於不遷論。未明旋嵐偃嶽之旨。忽閱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歸。鄰人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豁然了悟。初。師方七歲。叔死。叔母撫尸而哭。曰。天耶。那裏去了。師愕然問。叔身在此。又往何處。曰。死矣。意死向何處去。疑之。未幾。次嬾舉子。隨母往視。見嬰兒。問母何從入嬾腹中。母拍一掌云。爾從何入爾母腹中耶。又切疑之。自

此死去生來之故。耿耿於懷。至是如冰漸泮矣。明日。妙師問所得。師曰。夜來見河邊兩個鐵牛相鬪。入水中去也。至今絕消息。妙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時伏牛山法光禪師在王所。示以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師深領其旨。每歎曰。光師談論。如天鼓音。一日搜師詩讀之。笑曰。何自得此佳句。復笑曰。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師問和尚通否。曰。三十年來。拏龍捉虎。今日草裏走出兔子來。下一跳。師曰。和尚不是拏龍捉虎手。光拈拄杖作打勢。師把住以手。將其鬚曰。說是兔子。恰是蝦蟆。光笑休去。一日。謂公不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相望也。師同妙師登五台。光以詩送云。雪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問其意曰。要公不捉死蛇耳。師言禪道。久無師匠。比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略。大方主人爲卜居北台之龍門。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意喧之。問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來。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耳。根圓通。初師日坐溪橋。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卽聞。不動念。卽不開。一日忽然忘身。音聲俱寂。自此衆響聞然。不復爲擾矣。人餉師米三斗。日食麥麩和菜。以合米爲飲。送之半載。有餘糧。偶粥罷經行。忽入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時年三十也。悟後無可請益。乃展印楞伽經。旣夙所未講。但以現量照之。少起識心。卽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閱月。全經旨趣。了然量中。一夕夢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見清涼大師倚臥床上。妙師左侍。師趨入禮拜。右立。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纔說其境。其境卽現。自知身心交參。涉入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又夢履空上昇。入廣大樓閣。瞻禮彌勒。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

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萬歷辛巳。神宗皇帝遣官祈皇嗣於武當。皇太后遣官於五台。就本寺建道場訖。癸未。師以台山虛聲難久居。遂蹈東海之上。易號憨山。尋清涼疏。所謂那羅延窟者。卽東海牢山也。聖母以五台祈嗣之勞。訪求三人。大方妙峯俱至。命龍華寺住持至海上喻師。尋建寺西山。期以必往。又發三千金。爲師建庵。師俱辭。丙戌。敕頒十五藏經。散施天下名山。慈聖以其一送東海牢山。無可供奉。命合宮布金修寺。賜額曰海印。是冬禪室成。靜坐。夜起見海。忽身心世界。當下消落。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花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入室取楞嚴證之。開卷見汝身汝心。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全經觀境。了然心目。述楞嚴懸鏡一卷。丁亥。開堂說戒。四方衲子日益至。作心經直說。以懸鏡文簡。學者不易入。始創意述楞嚴通議。己丑。爲報恩寺請藏。齋送至龍江。便道省親。且欲重修本寺。師出家處也。乞聖母日減膳羞百兩。積之三年。可舉。慈聖俞之。甲午冬。入賀聖節。命說戒於慈壽寺。再請舉修報恩寺。上命徐俟。明年乙未。逮師。先是。上數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煩。偶以他故觸聖怒。有忌送經使者。因之發難。遂假前方士流言。擊登聞鼓以進。下鎮撫司獄。望風旨者。盡令疏向所出諸名山施資。十數萬計。嚴訊之。師曰。媿爲僧。無以報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皇上之大孝乎。卽曲意妄承奉。非臣子所以愛君之心也。有死而已。止供前施七百餘金。而前所辭建庵金。使者不敢復命。師曰。古人矯詔濟饑。今歲凶。何不廣聖慈饑民乎。令僧與使者逼散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所司印籍以復。至是。請覆內支籍代賑之外。無他。上意解。時相國洪陽張公暨諸當事營救甚力。後張語人曰。人知憨公爲大善知識。不知有社稷陰功也。衆聞之悚然。出獄。戊

雷州侍御樊公繼謫。問雷陽風景何如。師註楞伽經拈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督府命住曹溪。闢堂濬源。行化之外。普潤枯瘠。癸卯。達觀在京師。適妖書發難。下詔獄。訊以爲師之故。檄還戍所。因憶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解者。師云。春秋乃明明因果之書耳。遂著春秋左氏心法。乙巳。渡瓊海。夜望郡城。氣索然。遂行。謂衆曰。瓊城將有災。行後地大震。陷城東隅。暨官民廬舍。仆明昌塔。壓碎師寓樓。先時。郡士大夫競留師。師不止。故免。丙午。遇赦。癸丑。至衡陽。遊南嶽。禮八十八祖道影。丙辰。登匡山。避暑金竹坪。註肇論。僧某以五乳貽師。喜其境幽。將投老焉。爲達觀茶毘手拾靈骨。藏於文殊台。丁巳。下山。弔雲棲說法淨慈之宗鏡堂。日遶千指。歸閉關謝衆。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著華嚴綱要。重述圓覺起信。直解莊子內篇註。粵方伯吳公暨諸弟子固請。復至曹溪者三。壬戌冬至。爲弟子戒期。講楞嚴起信諸經論。晚參示衆云。老人穩坐匡廬。今日踰河越嶺。爲着甚麼。爾曹慎毋作容易想也。癸亥。冬十月。示微疾。韶陽太守挾醫問疾。師不御。侍者請垂一言。師曰。金口所演。尙成故紙。我又何爲。自後不語。端坐而逝。初。外道羅清。以某教遍行東方。絕不知有佛法。師居東漸久。其長率衆來歸。開講大化。遂遍東海。嶺南佛法久廢。海門周公攝南韶。集諸子問道於師。周鼎石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師答。此聖人指人要悟。不屬生死一着。公擊節歎服。有龍璋者。聞師論心異之。歸謂其友馮昌歷曰。北來禪師。說法甚奇特。因共請益。師開示以向上事諦信。不疑自是。王侍御安舜。歐文起。梁四相等。相率歸依。士人向慕。法化大行。雖上下崇禮。奉爲法王。而有爲之事。雀角至再。然當事有結轡。則必乞師解之。稅使者惡大將軍。因粵苦閩。糴運米。新督府閩人也。公子舟次白槽之旁。藉口以大將軍資公子。行閱士民數千人。沉

公子舟持戈圍帥府甚急。帥令中軍詣關涕泣求救。師遂破關往謁。從容開曉。使者悟。俾散亂民。師先往。大言於衆曰。諸君所爲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取死。卽有賤米誰食之耶。圍乃解。會城以寧。復甦探珠之擾。其在東海。敕賜殿成。勢家冀奪道場。搆方外。黃冠稱侵其道院。事下。萊州無賴數百喧競合圍。師令侍者他往。獨徐行其中。首一人舞銅牌利刃出其鞘。擬殺師。師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索。收牌刀。圍行城外二里許。將東西行。師躊躇請首者同至寓處。閉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噉之。一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遣多役捕之。彼衆惶懼。皆叩首求解。師曰。爾勿懼。亦勿辯。第聽吾言。太守問狂徒殺僧耶。師曰。未也。來捕時。僧方與彼同食瓜果耳。太守曰。何闕。曰。市閭耳。太守命三木。師曰。將欲散之。乃故拘之耶。太守悟。但令地方驅之。不三日。盡解散。師於詩文。天才駿發。少年入長安。王元美諄諄海以詩法。師不答。瞠目視之。敬美一見笑曰。阿哥翰却維摩了也。論曰。莊生云。以聖人之學教聖人之才。其亦庶乎其可矣。余以辛酉入五乳訪師者三。語甚洽。余爲師用世異才也。贈以詩曰。出世還應用世人。師不語。其意深自得。又謂師老矣。何不加意嗣人。答云。須其人精心求之。我求何益。初師在海上。卽墨黃生納善年十九。參究堅切。脅不至席。對大士破臂燃燈。保師速還。火發瘡痛。日夜危坐。持觀音大士名。三月乃愈。痂痕結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畫。求隨師出家。師不許。生乃曰。弟子打箇觔斗來。師又何能止我乎。又明年。竟坐脫。此豈所謂其人耶。非耶。其在嶺南。則馮昌歷五乳之患。難不二者爲福善。賜進士出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會稽陸夢龍君啓撰。

夢遊集
卷首

慈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予姓蔡氏父彥高母洪氏生平愛奉觀音大士初夢大士攜童子入門母接而抱之遂有娠及誕白衣重胞是年十月己亥十二日丙申己丑時生也二十六年丁未

予周歲風疾作幾死母禱大士遂許捨出家寄名於邑之長壽寺遂易乳名和尚

二十七年戊申

予三歲常獨坐不喜與兒戲祖父常謂曰此兒如木椿

二十八年己酉

二十九年庚戌

三十年辛亥

三十一年壬子

予年七歲叔父鍾愛之父母送予入社學一日叔父死停於牀予歸母給之曰汝叔睡可呼起乃呼數聲嬉母感痛乃哭曰天耶那裏去也予愕然疑之間母曰叔身在此又往何處耶母曰汝叔死矣予曰死向甚麼處去遂切疑之未幾次嬉母舉一子母往視予隨之見嬰兒如許大乃問母曰此兒從何得入嬉母腹中耶母拍一掌云癡子你從何入你娘腹中耶又切疑之由是死去生來之疑不能解於懷矣

三十二年癸丑

予八歲讀書寄食於隔河之親家母誠不許回但經月歸一次一日回戀母不肯去母怒鞭之趕於河邊不肯登舟母怒提頂髻拋於河中不顧而回於時祖母見之急呼救起送至家母曰此不才兒不淨殺留之何爲又打逐略無留念予是時私謂母心狠自是不思家母常隔河流淚祖母罵之母曰固當絕其愛乃能讀書耳

三十三年甲寅

予九歲讀書於寺中。聞僧念觀音經。能救世間苦心大喜。因問僧求其本。潛讀之。即能誦母奉觀音大士。每燒香禮拜。予必隨之一。日謂母曰。觀音菩薩有經一卷。母曰。不知也。予即爲母誦一過。母大喜。曰。汝何從得此耶。誦經聲亦似老和尚。

三十四年乙卯

予十歲。母督課甚嚴苦之。因問母曰。讀書何爲。母曰。做官。予曰。做何等官。母曰。從小做。起有能可至宰相。予曰。做了宰相。却何如。母曰。罷。予曰。可惜一生辛苦。到頭罷了。做他何用。我想只該做箇不罷的。母曰。似你不才子。只可做箇挂搭僧耳。予曰。何爲挂搭僧。有甚好處。母曰。僧是佛弟子。行徧天下。自由自在。隨處有供。予曰。做這箇恰好。母曰。只恐汝無此福耳。予曰。何以要福。母曰。世上做狀元。常有出家做佛祖。豈常有耶。予曰。我有此福。恐母不能捨耳。母曰。汝若有此福。我即能捨私識之。

三十五年丙辰

予十一歲。偶見行脚僧數人。肩擔瓢笠而來。予問母。此何人。耶。母曰。搭搭僧也。予私喜。視之。僧至。放擔倚樹。乃問訊化齋。母曰。請坐。急烹茶。具齋飯。甚恭敬。食罷。衆僧起。即荷擔隻手。一舉母急避之。曰。勿謝。僧徑去。予曰。僧何無禮。飯齋不謝。母曰。謝則無福矣。予私曰。是僧之所以高也。切念之。遂發出家之志。苦無方便路耳。

三十六年丁巳

予年十二。讀書通文義。鄉族咸愛重之。居常不樂俗。父爲定。親立止之一日。聞京僧言。報恩西林大和尚。有大德。予心即欲往從之。白父。父不聽。白母。母曰。養子從其志。第聽其成就耳。乃送之。是歲十月。至寺。太師翁一見喜曰。此兒骨氣不凡。若爲一俗僧。可惜也。我第延師教讀書。看其成就。何如。時無極大師初開講於寺之三藏殿。祖翁攜往謁。適趙大洲在一。見喜曰。此兒當爲人天師也。乃撫之。問曰。汝愛做官。要作佛。子應聲曰。要作佛。趙公曰。此兒不可輕視。當善教之。及聽講。雖不知言何事。

然心憤憤若有知而不能達者時雪浪恩兄長子一歲先一年依大師出家見予相視而嘻時人以爲同胞云江南開講佛法自無極大師始少年入佛法者自雪浪始

三十七年戊午

予十三歲初太師祖擇諸孫有學行者俊公爲予師先授法華經四月成誦

三十八年己未

予年十四流通諸經皆能誦太師翁曰此兒可教不可誤之也遂延師能文者教之

三十九年庚申

予年十五太師翁乃請先生教習學子業初卽試其可教乃令四書一齊讀是年多病

四十年辛酉

予年十六是歲四書完背之首尾不遺一字

四十一年壬戌

予年十七是歲講四書讀易并時藝及古文辭詩賦卽能詩述文一時童子推無過者

四十二年癸亥

予年十八時督學使者專講道學以重生爲誨童動隨數十逐隊而誦亦有因之而倖進者予大恥之遂欲棄所業是歲以病辭不入館

四十三年甲子

予年十九同會諸友皆取捷有勸予往試者時雲谷大師正法眼也住栖霞山中太師翁久供養往來必欸留旬月予執侍甚勤適雲大師出山聞有勸予之言恐有去意大師力開示出世參禪悟明心地之妙歷數傳燈諸祖及高僧傳命予取看予檢書笥得中峰廣錄讀之未終軸乃大快歎曰此予心之所悅也遂決志做出世事卽請祖翁拔剋盡焚棄所習專意參究一事未得其要乃專心念佛日夜不斷未幾一夕夢中見阿彌陀佛現身立於空中當日落處觀其面目光相了了分明予接足禮哀戀無已復願見觀音勢至二菩薩卽現半身自此時時三聖炳然在目自信修行可辦也是年冬本寺禪堂建道場請無極大師講華嚴玄談

子卽從受具戒。隨聽講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恍然了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切慕清涼之爲。人因自命其字曰澄印。請正大師曰。汝志入此法門耶。因見清涼山有冬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號清涼之語。自此行住冰雪之境。居然在目。矢志願住其中。凡事無一可心者。離世之念。無刻忘之矣。

四十四年乙丑

予年二十是歲正月十六日。太師翁入寂。師翁於前年除日。畢集諸眷屬曰。吾年八十有三。旦暮行矣。我度弟子八十餘人。無一持我業者。乃撫予背曰。此子我望其成人。今不能矣。是雖年幼。有老成之見。我死後。房門大小事。皆取決之。勿以小而易之也。衆啼嘘受命。新歲七日。師翁具衣徧巡察各辭別。衆咸訝之。又三日。卽屬後事。示微疾。舉藥不肯進。乃曰。吾行矣。藥奚爲。乃集衆念佛五晝夜。手提念珠。子擁於懷。端然而逝。以師翁生平持金剛經。臨終亦不輟也。太師翁爲報恩。官住三十年。居

方丈。及入滅。至三月十八日。而方丈火衆皆歎異。是年冬十月。雲谷大師建禪期於天界。集海內名德五十三人。開坐禪法門。大師極力扳予。往從少師翁聽之。乃得預會。初不知用心之訣。甚苦之。乃拈香請益。大師開示。審實念佛公案。從此參究一念不移。三月之內。如在夢中。了不見有大衆。亦不知有日用事。一衆皆以予爲有志。初不數日。以用心太急。忽發背疽。紅腫甚巨。大師甚難之。予搭袈裟哀切懇禱於韋馱前曰。此必冤業索命。債耳。願誦華嚴經十部。告假三月。以完禪期。後當償之。至後夜倦極。上禪牀。則熟睡。開靜亦不知。及起。則忘之矣。天明大師問恙。何如。予曰。無恙也。及視之。已平復矣。一衆驚歎。是故得完一期。及出。亦如未離禪座時。卽行市中。如不見一人。時皆以爲異。江南從來不知禪。而開創禪道。自雲谷大師始。少年僧之習禪者。獨予一人。時寺僧服飾皆從俗。多豔色。予盡棄所習衣服。獨覓一衲被之見者。以爲怪。

四十五年丙寅

子年二十一自禪期出是年二月十八日午時大
 雨如傾盆忽大雷自塔而下火發於塔殿不移時
 大殿焚至申酉時則各殿盡廊一百四十餘間悉
 爲煨燼時予少祖爲住持及奏聞旨下法司連逮
 同事者十八人合寺僧恐株連各各逃避而寺執
 事僧無可與計事者予挺身力掄躬負鹽菜送獄
 中以供之寺至刑部相去二十里往來不倦者三
 月且多方調護諸在事者竟免死時與雪浪恩公
 俱決與復之志且曰此大事因緣非具大福德智
 慧者未易也你我當拌命修行以待時可也是時
 卽發遠遊志頃之少祖尋入滅太祖之房門無支
 持者先是太師翁入滅無儲畜喪事皆取貸不資
 故多欠負卽析居知必不能保予思太師翁遺命
 乃設法盡償其負貸餘者分諸弟子各執業房門
 竟以存是年冬從無極大師聽法華經於天界寺因
 志遠遊每察方僧求可以爲侶者久之竟未得一
 日見後架精潔思淨頭心非常人乃訪之及見特
 一黃腫病僧每早起事已悉辦不知何時洒掃也

子故不寐竊經行廊下偵之當衆方放參時卽已
 收拾畢矣又數日見不潔乃不見其人問之執事
 曰淨頭病於客房也予往視其狀不堪問曰師安
 否曰業障身病已難支觸病更難當予問何故曰
 每見行齋食恨不俱放下予笑曰此久病思食耳
 是知其人眞因料理果餅袖往視之問其號曰妙
 峰爲蒲州人予卽相期結伴同遊後數日再視之
 則不見予心知其人恐以予累故潛行耳

隆慶改元丁卯

子年二十二特舉虛谷忠公爲寺住持以救傾頽
 此爲回祿事常住負貸將千金皆經予手衆計無
 所處予設法定限三年盡償之是年奉部檄本寺
 設義學教僧徒請予爲教師授業行童一百五十
 餘人予因是復視左史諸子古文辭

二年戊辰

子年二十三是年謝館事復館於高座以房門之
 累然也

三年己巳

子年二十四是年金山聘館居一年

四年庚午

子年二十五是年仍應金山聘

五年辛未

子年二十六予以本寺回祿決興復之志將修行以養道待時是年遂欲遠遊始同雪浪恩兄遊廬山至南康聞山多虎亂不敢登遂乘風至吉安遊青原見寺廢僧皆蓄髮慨然有興復之志乃言於當道選年四十以下者盡剃之得四十餘人夏自青原歸料理本師業安頓得宜冬十一月卽一鉢遠遊將北行時雪浪止予恐不能禁苦寒姑從吳越多佳山水可遊目耳予曰吾人習氣戀戀軟緩必至不可施之地乃易制也若吳越枕席間耳遂一鉢長往

六年壬申

子年二十七初至揚州大雪阻之且病作久之乞食於市不能入門自忖何故急自省曰以腰纏少有銀二錢可恃耳乃見雪中僧道行乞不得者卽

盡邀於飲店以銀投之一餐而畢明日上街入一二門乃能呼遂得食因自喜曰吾力足輕萬鍾矣銘其鉢曰輕萬鍾之具銘其衲曰輕天下之具乃爲之銘曰爾委我以形我託爾以心然一身固因之而足萬物實以之而輕方將曳長風之袖披白雲之襟其舉也若鴻鵠之翼其逸也若潛龍之鱗逍遙宇宙去住山林又奚銜夫朱紫之麗唯取向乎霜雪之所不能侵是年秋七月至京師無投足之地行乞竟日不能得日暮至西太平倉茶館僅一餐投宿河漕遺教寺明日左司馬汪公伯玉知予至乃邀之以與次公仲淹爲社友故耳因得寓所旬日卽謁摩訶忠法師隨往西山聽妙宗鈔有西山懷恩兄詩期罷摩訶留過冬聽法華唯識請安法師爲說因明三支比量十一月妙峰師訪予至師長鬚髮衣褐衣先報云有鹽客相訪及入門師卽問還認得麼予熟視之見師兩目忽記爲普天界病淨頭也乃曰認得師曰改頭換面了也予曰本來面目自在相與一笑不暇言其他第問所

寓日龍華明日過訊夜坐乃問其狀何以如此師曰以久住山故髮長未翦適以檀越山陰殿下修一梵宇命請內藏故來耳問予狀乃曰特來尋師且以觀光釐殿一參知識以絕他日妄想耳師曰別來無時不思念將謂無緣今幸來某願伴行乞爲前驅打狗耳竟夕之談遲明一笑而別卽往參徧融大師禮拜乞和尚指示師無語唯直視之而已參笑殿師師問何處來予曰南方來師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師曰子却來處分明予作禮侍立請益師開示向上數語而別

萬曆元年癸酉

予年二十八春正月往遊五臺先求清涼傳按跡遊之至北臺見有慈山因問其山何在僧指之果奇秀默取爲號詩以志之有遮莫從人去聊將此息機之句以不禁冰雪苦寒遂不能留復入京東遊行乞至盤山於千象峪石室見一僧不語予亦不問卽相與拾薪汲水行乞汪司馬以書訪之曰恐公作東郊餓夫也及秋復入京以嶺南歐楨伯

先數年未面寄書今爲國博急欲見子故歸耳
二年甲戌

予年二十九春遊京西山當代名士若王三汪及南海歐楨伯一時俱集都下一日訪王長公鳳洲相見以予少年易之子傲然賓主公卽諄諄教以作詩法予瞠目視之竟無一言而別公不憚乃對次公麟洲言之明日次公來訪一見卽曰夜來家兄失却一隻眼予曰公具隻眼否公拱曰小子相見了也相與大笑歸謂其兄曰阿哥輪却維摩了也因以詩贈予有可知王逸少名理讓支公之句一日汪次公與予同居看左傳因謂予曰公天資特異大有文章氣概家伯子當代文宗也何不執筆以成一家之名乎予笑而睡曰留取老兄膝頭他日拜老僧受西來意也次公大不悅歸告司馬公公曰信哉予親印公道骨他日當入大慧中峰之室是肯以區區文字爲哉第恐浮遊爲誤耳見予與次公扇頭詩有身世蜩雙翼乾坤馬一毛之句乃示次公曰此豈文字僧耶他日特設齋請

子與妙師同坐。公謂子曰：禪門寥落，大可憂。小子切念之。觀公器度，將來成就不小。何以浪遊爲？予曰：貧道特爲大事，因緣參訪知識。今第遊目當代人物，以了他日妄想耳。非浪遊也。且將行矣。公曰：信然。予觀方今無可爲公之師者。若無妙峰，則無友矣。予曰：昔已物色於衆中，曾結同參之盟。故北來相尋，不意偶過於此。公曰：異哉！二公若果行，小子願津之時，妙師取藏經回司馬公，因送勘合二道，又爲文以送予。一日，公速予至，問曰：妙峰行矣，公何不見？則予曰：姑徐行。公曰：予知公不欲隨人脚跟轉耳。殊大不然。古人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但願公他日做出法門一段光明事業。又何以區區較去就哉？予感而拜謝，遂決行。卽往視妙師，已載乘矣。見予至，問曰：師行乎？曰：行矣。卽登車，未別一人而去。秋八月，渡孟津，見武王觀兵處，有詩弔之曰：片石荒碑倚岸頭，當年曾此會諸侯。王綱直使同天地，應共黃河不斷流。過夷齊，扣馬地，弔曰：棄國遺榮，意已深。空餘古廟柏森森，首陽

山色清如許。猶是當年扣馬心，遂入少林謁初祖。時大千闡宗，師初入院，予訪之，未遇。出山觀洛陽古城，焚經臺，白馬寺，卽追妙師。九月，至河東，會山陰，至遂留結冬。時太守陳公延妙師及予，意甚勤，爲刻肇論中吳集解，予校閱，向於不遷論，旋嵐偃岳之旨，不明竊懷疑久矣。今及之，猶罔然。至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恍然了悟。曰：信乎諸法本無去來也。卽下禪牀，禮佛，則無起動相。揭簾立階前，忽風吹庭樹，飛葉滿空，則了無動相。曰：此旋嵐偃岳而長靜也。至後出遺則了無流相。曰：此江河競注而不流也。於是去來生死之疑從此永釋。乃有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明日妙師相見，喜曰：師何所得？耶子曰：夜來見河邊兩箇鐵牛，相鬪入水去也。至今絕消息。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未幾，山陰請牛山法光禪師至。予久慕之，相見喜得坐參也。與語機相契，請益開示，以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深得其旨。每見

師談論出聲如天鼓音。是時予知悟明心地者出。詞吐氣果別也。深服膺其人。一日袋中搜得予詩。讀之歎曰。此等佳句。何自而得耶。復笑曰。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予曰。和尚那一竅通否。師曰。三十年拿龍捉虎。今日草中走出兔子來。下一跳。予曰。和尚不是拿龍捉虎。手師拈拄杖才要打予。卽把住。以手捋其鬚曰。說是兔子。恰是蝦蟇。師一笑。休去。師一日曰。公不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所望也。予曰。觀師佛法機辯。不減大慧。見居常似有風顛態。吟哦手口無停時。謂何師曰。此我禪病也。初發悟時。偈語如流。日夜不絕。自是不能止。遂成病耳。予曰。此病初發時。何以治之。師曰。此病一發。若自看不破。須得大手眼人痛打一頓。令其熟睡覺。時則自然消滅矣。我初恨其無毒手耳。歲暮師知予新正卽往五臺。乃以詩送之。有雲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之句。問曰。公知否。予曰。不知。師曰。要公不可捉死蛇耳。予領之向來。禪道久無師匠。及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略。山陰國主問予。

二親在。乃贈二百金爲終養資。予謝曰。貧道初行脚。自救不了。又安敢累二親乎。因讓致光師。

三年乙亥

予年三十正月自河東同妙師上五臺。過平陽師之故鄉也。師以少貧。值歲饑。父母死葬無殮具。至是山陰與一二當道助之。予爲卜高敞地爲合葬。作墓誌。師俗姓續。居平陽東郭。蓋春秋續鞠居之後也。太守胡公號順菴。東萊人。聞予至。寓城外。欲一見。不可得。及予行。公送郵符予曰。道人行脚有草屨耳。焉用此。公益重。及予行。公後追之至靈石。乃見。同至會城。留語數日。差役送至臺山。於二月望日。寓塔院寺。大方主人爲卜居北臺之龍門最幽峻處也。以三月三日於雪堆中撥出老屋數椽。以居之時。見萬山冰雪儼然。夙慕之境。身心洒然。如入極樂園。未幾妙峰往。遊夜臺。予獨住。此單提一念人來不語目之而已。久之視人如朽。直至一字不識之地。初以大風時。作萬竅怒號。冰消澗水衝激奔騰如雷。靜中聞有聲如千軍萬馬出兵之

狀甚以爲喧擾。因問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來。聞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溪上有獨木橋。予日日坐立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卽聞不動。卽不聞。一日坐橋上。忽然忘身。則音聲寂然。自此衆響皆寂。不復爲擾矣。予日食麥麩和野菜。以合米爲飲湯。送之初人送米三斗半。載尙有餘。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則朗然自覺。身心了不可得。卽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泯。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此內外湛然。無復音聲色相爲障礙。從前疑會當下頓消。及視釜已生塵矣。以獨一無侶。故不知久近耳。是年夏雪。浪兄北來看予。至臺山。不禁其淒楚。信宿而別。冬結一板屋以居。

四年丙子

予年三十一。春三月。蓮池大師遊五臺。過訪留數日。夜對談心甚契。是年予發悟。後無人請益。乃展

楞伽印證。初未聞講此經。全不解義。故今但以現量照之。少起心識。卽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閱月。則全經旨趣了然無疑。秋七月。平陽太守胡公轉鷹平兵備入山。相訪靜室中。唯餐燕麥餲餲野菜羹耳。時下方正酷熱。驟從到澗中。敲冰嚼之。公見曰。別是一世界也。吾到此世念如此。冰耳。是年冬十月。塔院主人大方被誣。訟本道擬配還俗。叢林幾廢。廬山徹空禪師來與予同居。適見其事。大苦之。予曰。無傷也。遂躬請胡公。冒大雪往及見胡公。欣然曰。正思山中大雪難禁。已作書遣迎師適來。誠所感也。然竟解釋主人道場。以全固留。過冬朝夕。問道爲說緒言。開府高公移鎮代郡。聞予在署中。乃謂胡公云。家有園亭多題詠。欲求高人一詩。胡公諾之。對予言曰。我胸中無一字。焉能爲詩。乎力拒之。胡公乃取古今詩集置几上。發予詩思。予偶揭之。方構思。忽機一動。則詩句迅速不可遏。捺胡公出堂。回則已落筆三三十首矣。予忽覺之。曰。此文字習氣魔也。卽止之。取一首以塞白。然機

不可止不覺從前所習詩書辭賦凡曾入目者一時現前逼塞虛空卽通身是口亦不能盡吐更不知何爲我之身心也默之自視將欲飛舉之狀無奈之何明日胡公送高公去予獨坐思之曰此正法光禪師所謂禪病也今在此中誰能爲我治之者無已獨有熟睡可消遂閉門強臥初甚不能久之坐忘如睡童子敲門不開椎之不應胡公歸亟問之乃令破窗入見予擁衲端坐呼之不應撼之不動先是書室中設佛供案有擊子胡公拈之問曰此物何用予曰西域僧入定不能覺以此鳴之卽覺矣公忽憶之曰師入定耶疾取擊子耳遂鳴數十聲予始微微醒覺開眼視之則不知身在何處也公曰我行師卽閉門坐今五日矣予曰不知也第一息耳言畢默坐諦觀竟不知此是何所亦不知從何入來及回觀山中及一往行脚一一皆夢中事耳求之而不得則向之偏空擾擾者如雨散雲收長空若洗皆寂然了無影像矣心空境寂其樂無喻乃曰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

世間猶如夢中事佛語真不吾欺也茲擬新正還山乃爲胡公言臺山林木苦被姦商砍伐菩薩道場將童童不毛矣公爲具疏題謂大禁之自後國家修建諸刹皆仗所禁之林木否則無所取材矣

五年丁丑

予三十二歲春自鴈門歸因思父母罔極之恩且念於法多障因見南岳思大師發願文遂發心刺血泥金寫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上結般若勝緣下酬罔極之恩以是年春創意先是慈聖聖母以保國選僧誦經子偈列名至是上聞書經卽賜金紙以助明年四月書經起徹空師遊匡山有詩十首送之

六年戊寅

予年三十三刻意書經無論點畫大小每落一筆念佛一聲遊山僧俗至者必令行者通語予雖手不輟書然不失應對凡問訊者必與談數語其高人故舊必延坐禪牀對談不失亦不妨書對本臨

之亦不錯落。每日如常略無一毫動靜之相。鄰近諸老宿竊以爲異。率數衆來驗。故意攪擾及書罷。讀之良信。因問妙師曰。印師何能如此耶。妙師曰。吾友入此三昧純熟耳。予自住山至書經。屢有嘉夢。初一夕宿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及入則見廣大如空。殿宇樓閣莊嚴無比。正殿中唯大牀。座見清涼大師倚臥牀上。妙師侍立於左。予急趨入禮拜。立右。聞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隨說其境。卽現觀於目前。自知身心交參。涉入示畢。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及覺後。自見心境融徹。無復疑礙。又一夕夢。自身履空上升。高無極。落下則見十方迴無所有。唯地平如鏡。琉璃瑩徹。遠望唯一廣大樓閣。閣量如空。閣中盡世間所有人物事業。乃至最小市井鄙事。皆包其中。往來無外。閣中設一高座。紫赤餗色。予心謂金剛寶座。其閣莊嚴妙嚴。不可思議。予歡喜欲近心中思惟。如何清淨界中有此雜穢耶。纔作此念。其閣卽

遽尋復自思曰。淨穢自我心生耳。其閣卽近頃之見座前侍列衆僧。身量高大端嚴無比。忽有一少年比丘從座後出。捧經一卷而下。授予曰。和尚卽說此經。特命授汝。汝接之。展視乃金書梵字。不識也。遂懷之。因問和尚爲誰。曰。彌勒子喜隨比丘。而上至閻陞。瞑目歛念而立。忽聞磬聲。開目視之。則見彌勒已登座矣。予卽瞻禮。仰視其面。晃耀紫金。色世無可比者。禮畢。自念今者特爲我說。則我爲當機。遂長跪取卷展之。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至此則身心忽然如夢。但聞空中音聲。歷歷開明心地。不存一字。及覺恍然。言猶在耳也。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矣。且知所至。乃兜率天彌勒樓閣耳。又一夕夢。僧來報云。北臺頂文殊菩薩設浴。請赴。隨至。則入一廣大殿堂。香氣充滿。侍者皆梵僧。卽引至浴室。解衣入浴。見一人先在池中。視之爲女子也。予心惡不欲入。其池中人故汎其形。則知爲男也。乃入共浴。其人以手屏水。澆予從頭而下。灌

入五內如洗肉桶五臟一一蕩滌無遺止存一皮如琉璃籠洞然透徹時則池中人呼茶見一梵僧擎齋饌半邊如剖瓜狀視之腦髓淋漓心甚厭之其僧乃以手指剗取示予曰此不淨耶卽入口噉之如是隨取隨噉其甘如飴腦已食盡唯存血水其池中人曰可與之僧乃授予子接而飲之其味如甘露也飲而下透身毛孔一橫流飲畢梵僧搓背大拍一掌予卽覺時則通身汗流如水五內洞然自此身心如洗輕快無喻矣如是者吉兆居多總之皆與諸聖酬酢常聞佛言常有是好夢

七年己卯

予年三十四是年秋京都建大慈壽寺完初聖母爲薦先帝保聖躬欲於五臺修塔院寺舍利寶塔諭執政以爲臺山去京窵遠遂卜附京吉地建大慈壽寺是年工完覆奏聖母以爲未滿臺山之願論皇上仍遣內官帶夫匠三千人來山修造是時朝廷初作佛事內官初遣於外恐不能卒業有傷法門予力調護始終無恙

八年庚辰

予年三十五是年特旨天下清丈田糧寸土不遺臺山從來未入版額該縣姦人蒙蔽欲飛額糧五百石於臺山屢行文查報地土合山叢林靜室無一人可安者自此臺山爲狐窟矣諸山耆舊集白予予安之曰諸師第無憂緩圖之予於是宛轉設法具白當道竟免清丈未加升合臺山道場遂以全

九年辛巳

予年三十六是年建無遮會初妙師亦刺血書華嚴經與予同願欲建一圓滿道場名無遮會妙師募化錢糧畢集京中請大德僧五百衆其道場事宜俱備適皇上有旨祈皇嗣遣官於武當聖母遣官於五臺卽於本寺予以爲沙門所作一切佛事無非爲國祝釐陰翊皇度今祈皇儲乃爲國之本也莫大於此者願將所營道場事宜一切盡歸併於求儲一事不可爲區區一己之名也妙師意不解上遣內使亦不解事但以阿

附爲心予大不然。乃力爭忤之。竟從予議。頃之江
南妖人作難。忌者卽欲借此中傷。以破道場。然以
爲國求儲之題目。竟保全始終。無虞。是年修塔
成。予卽以金書華嚴經。安置塔藏。有願文一卷。予
自募造華藏世界轉輪藏。成爲建道場於內。應用
供具器物。齋糧果品。一切所需。妙師在京。若罔知
皆予一力經營。九十晝夜。目不交睫。及十月臨期。
妙師率所謂五百餘僧。一日畢集內外千人。其安
居供具茶飯。齋食條然。不失不亂。亦不知所從出。
觀者莫不駭然。初開啓水陸佛事。七晝夜。予七日
之內。粒米不糲。但飲水而已。然應事不缺。供諸湯
菩薩。每日換供五百次。第不失不知所從來觀
者。以爲神運。予亦自知佛力加被也。

十年壬午

予三十七歲。是春三月。講華嚴玄談。百日之內。常
住上座。一千衆十方雲集。僧俗每日不下萬衆。一
食如坐一堂。不雜不亂。不聞傳呼。剝啄之聲。皆予
一人指揮。餘無措目者。智者不知所以然也。生平

精力蓋竭於此。三月會罷。盡庫內所餘一應錢糧。
約可萬計。盡行封付本寺主者。以爲常住。予與妙
師一鉢飄然長往矣。妙師往蘆芽。予以疾往真定。
障石巖調養。作詩一首。有削壁插天。應隘日斷崖。
無路只飛梯之句。是年八月。皇子生。予復之京。
西中峰寺作重刻中峰廣錄序。結冬水齋於石室。
十一年癸未。

予年三十八。春正月水齋畢。然以臺山虛聲。謂大
名之下。難以久居。遂蹈東海之上。始易號慙山。時
則不復知有澄印矣。始予爲本寺回祿志在興復。
故修行以約緣。然居臺山八年。頗有機會。恐遠失
時。故隱居東海。此本心也。夏四月八日至牢山。初
妙師別時。以予不能獨行。乃命法屬德宗爲侍者。
予初因閱華嚴疏菩薩住處品云。東海有處名那
羅延窟。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清涼疏云。
梵語那羅延。此云堅牢。卽東海之牢山也。禹貢青
州登萊之境。今有窟存焉。予因慕之。遂特訪至牢
山。果得其處。蓋不可居。乃探山南之最深處。背負

衆山面吞大海。極爲奇絕。信非人間世也。地名觀音菴。蓋古刹也。唯廢基存焉。考之乃元初七真出於東方。假世祖威福。多占佛寺。改爲道院。及世祖西征。回僧奏聞。多命恢復。唯牢山僻居海上。故未及之耳。予喜其地幽僻。眞逃人絕世之所。志願居之初。掩片席於樹下。七閱月後。得土人張大心居士爲誅茅結廬。以居。入山期年。人無往來。心甚樂也。時卽墨靈山寺有桂峰法師。一方眼目也。喜得相與。

十二年甲申

予年三十九。秋七月。聖母以五臺祈嗣之勞。訪求主事三人。乃大方妙峰與予也。二師已至。受賜獨訪予。不得。因力求之。乃命舊主人龍華寺住持瑞菴親訪之。公知予在海上。乃杖策而至。具宣慈旨。某懇謝曰。倘蒙聖恩。容老山海受賜多矣。又何求其他。公覆報。聖意不已。尋卜地建寺於西山。隨遣內使至。期以必往。予竟謝不就。中使回報。以居山堅臥之志。聖意憐之。問無房舍。

卽發三千金。仍遣前使。遂至以修菴居。及至。予力止之曰。我茅屋數椽。有餘樂矣。何用多爲。使者強之不敢覆。命予曰。古人有矯詔濟饑之事。今山東歲凶。何不廣聖慈於饑民乎。乃令僧領來使。徧散各府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所司印冊。繳報聖情。大悅。感歎不已。及後。予罹難。下鎮撫。鞠予數用內帑金。予對以請查內庫支籍。上查止此。濟饑一事。餘無一毫。上意竟解。

十三年乙酉

予年四十。東人從來不知僧。予居山中。則黃氏族最大。諸子漸漸親近。方今所云外道羅清者。乃山下之城陽人。外道生長地。故其教徧行東方。絕不知有三寶。予居此。漸漸攝化。久之。凡爲彼師長者。率衆來歸。自此始知有佛法。乃予開創之始也。

十四年丙戌

予年四十一。是年頒藏經先國初刻藏有此方撰述諸經未入藏者。今上聖母命補入之。刻完。皇上敕頒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首以四部施。

四邊境東海牢山南海普陀西蜀峨嵋北邊蘆芽
時聖母以臺山因緣且數召予不知賜亦不受
乃以藏經一部首送東海初未知也及至牢山無
可安頓撫按行所在有司供奉予見有敕命乃
詣京謝恩比蒙聖慈命合眷各出布施修寺
安供請命名曰海印寺予在京聞達觀禪師訪
予於海上卽趨歸兼程追之值師出山尋卽同回
盤桓兩旬贈予詩有閑來居海上名誤落山東之
句是年冬十一月予自辛巳以來率多勞動未得
寧止故多疲倦至今禪室初就始得安居身心放
下其樂無喻一夕靜坐夜起見海湛空澄雪月交
光忽然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洞然壹
大光明藏了無一物卽說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
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華落大地都歸寂
滅場卽歸室中取楞嚴印正開卷卽見汝身汝心
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則全經
觀境了然心目隨命筆述楞嚴懸鏡一卷燭才半
枝已就時禪堂方開靜卽喚維那入室爲予讀之

自亦如聞夢語也

十五年丁亥

予年四十二是年修造殿宇始開堂爲衆說戒自
是四方衲子日益至爲居士作心經直說是年秋
胡中丞公請告歸田攜其親之子送出家爲侍者
命名福善

十六年戊子

予年四十三時學人讀予楞嚴懸鏡請曰此經心
觀具明第未全消文字恐後學不易入顯字字消
歸觀心則莫大之法施也予始創意述通議已立
大旨然猶未屬稿

十七年己丑

予年四十四是年閱藏爲衆講法華經起信論予
自別五臺時有省親之心且恐落世諦也姑自驗
之一夕靜坐忽開眼有偈曰煙波日日浸寒空魚
鳥同遊一鏡中昨夜忽沈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驤
龍乃急呼侍者曰吾今可歸故鄉見二老矣先是
爲報恩寺乞讀大藏經一部冬十月至京請藏

上卽命送寶行十一月至龍江本寺寶塔放光連日及迎經之日塔光如橋向北迎經僧自光中行及安經建道場光相日日不絕瞻禮者日萬餘人以爲希有之瑞老母聞予至先遣人候問何日到家予曰我爲朝廷事非爲家也若老母能相見歡喜如未別時止可信宿否則我不歸矣老母聞之曰再生相見歡喜不了那更有悲一面卽可沉兩宿耶及予歸老母相見欣然絕倒予大以爲異及夜坐族中長者問從船來陸來老母應聲曰何問從船來陸來問者曰從何處來老母曰從空中來予驚曰怪得當時老婆子能捨我也因問老母曰別後想我否母曰安得不想予曰母何以自遣母曰始而不知旣知爾在五臺因問師家五臺在何處曰在北斗之下卽令卽住處也我自此夜禮北斗稱菩薩名則不復想矣今謂你死則不拜亦絕想矣今見爾乃化身來也予明日祭祖塋爲二親卜得葬穴時老父已八十予戲曰今日活埋老子省他日又來也予把鑿斫地老母奪之曰老婆

婆自埋又何煩人連斫數十下三日告別老母歎然如故未嘗蹙眉予始知老母非尋常也卽墨有黃生納善字子光者乃今大司公之弟也初予至海上時年十九歲卽歸依謂益授以楞嚴二月成誦從此齋素雖父母責之不異其心切志參究脇不至席時予南歸光私念曰吾生邊地長劫不聞三寶名今幸遇大善知識爲不謂友倘不回吾輩失依怙矣乃對觀音大士破臂然燈供養求大士保予早歸自後火瘡發痛日夜危坐持觀音大士名號三月乃愈愈時見瘡痕結一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畫卽其母妻亦未知也恒求出家予絕不聽乃曰弟子打箇筋斗來師又何能止我乎是知筏戾車地未嘗斷佛種也初予以重修本寺志居臺山事已有機但以勤至數十萬計未易言故待時於海上至是機將熟乃借送大藏因緣回南都具得本寺始末回覆命具奏 聖母且云工大費鉅難輕舉願乞 聖母日減膳羞百兩積之三

年事可學十年工可成 聖情大悅卽 命於是

年十二月儲積始

十八年庚寅

予年四十五是年殿宇成春爲聖母代書法華經時有鄉宦欲謀道場者乃構方外黃冠假稱占彼道院聚集多人訟於撫院開府李公先具悉其事痛恨之下送萊州府窮治其狀予親聽理力拯之無賴數百衆作鬪於府城有匡人之圍時有隨侍二人予斥之他往乃獨徐行其中爲首一人持銅牌有利刃出其鞘鼓舞予前欲殺予予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索即收牌刀圍行城外二里許將分路狂衆疑彼爲首者有利於予即欲毆之予默計彼衆一鼓則其人危矣奈何乃躊躇將別即拉住首者同至寓處閉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噉之時滿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聞之即遣多役並捕之彼衆惶懼皆叩首求解免予曰勿懼亦勿辯第聽予言何如耳及至太守問曰狂徒殺僧耶予曰未也來捕時僧方與彼爲首者同食瓜果耳守曰何以作鬪予曰市喧耳

太守欲枷彼予曰將欲散之枷則固拘之也太守悟乃令地方盡驅之狂衆不三日盡行解散由是此事遂寧是歲作觀老莊影響論

十九年辛卯

予年四十六歲是年聖母造檀香毗盧佛像建大殿是年秋門人黃子光坐脫

二十年壬辰

予年四十七是年秋七月予至京訪達觀禪師於上方晉時有琬公慮三災壞劫無佛法乃刻石經藏石室其塔院爲僧所賣師贖之欲得予作記予適至師大喜及見即同過石經山乃爲作琬公塔院記及重藏舍利記并前所作有海印稿時與達師相對盤桓四十晝夜爲生平之奇

二十一年癸巳

予年四十八是年山東大饑死者載道山中所儲齋糧盡分賑近山之民不足又乘便舟至遼東糴豆數百石以濟之由是遼山四社之民無一饑死者

二十二年甲午

子年四十九。是年春三月。山東開府鄭崑崖公入山見訪問法。爲說方便語。冬十月入賀。聖節至京。留過歲。請說戒於慈寧寺。時予以修本寺因緣。知聖母儲已厚。乃請舉事。時上以倭犯朝鮮。方議往討。姑徐徐乃寢。

慈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下

二十三年乙未

子年五十。春正月。子從京師回海上。卽罹難。初爲欽頒藏經。遣內使四送之。其人先至東海。先是上惜財。素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煩。時內庭偶以

他故觸。聖怒將及。聖母左右大臣危之。適內權貴有忌送經使者欲死之。因乘之以發難。遂假前方士流言。令東廠番役扮道士擊登聞鼓。以進上覽之大怒。下逮以有送經因緣故。併及之子。聞報乃謂衆曰。佛爲一衆生不捨三途。今東海戾戾車地。素不聞三寶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歲赤子皆知念佛。至若捨邪歸正者。比鄉比戶也。予願足矣。死復何憾。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酬。可痛心耳。乃離卽墨城中。士民老小傾城而出。涕泣追送。足見人心之感化也。及至京奉。旨下鎮撫司打問執事者。先受風旨。欲盡招追向。聖母所出諸名山施資不下數十萬計。苦刑拷訊。予曰。某愧爲僧。無以報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皇上之大孝乎。卽曲意妄招。網利奉。上意以損綱常。殊非臣子所以愛君之心也。其如青史何以死力抵之。止招前衆布施七百餘金。上查內支簿。改前山東代賑之冊籍。上意遂解。由是母子如初。乃擬上蒙聖恩。矜察。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予以

是年三月下獄。京城諸刹皆爲誦經禮懺保護。禱子中有然香。煉臂水齋持。呪以加護之者。安肅鄭大司馬。範溪公子在金吾素。未相識。特設燕會。在朝縉紳請救。以至涕泣。訴其無妄。一時人心之爲法如此。在獄八閱月。供饋者唯侍者福善一人。多十月。發遣南行。朝士大夫多褻服策蹇相送。以津濟者出都。曰福善同。諸子二三人隨行。十一月至南京。江上別老母。作母子銘。攜孤姪可久往。初與達觀師於石經山。因思禪門寥落。謂曹溪禪源也。必源頭發閱。乃志同往。以濬之達。師先往侯於匡山。予被難時。師正居天池。聞報大驚。曰。惡公已矣。則曹溪之願未了也。師遂先至曹溪。回至聯城。聞予將出。遂回金陵。以待予。至則相別於江中。旅泊菴中。師意欲力爲白其枉。予曰。君父之命。臣子之事。無異也。況定業乎。師幸勿言。臨岐把臂曰。在天池聞師難。卽對佛許誦法華經百部。以保無虞。我之心。師之舌也。予唯唯謝別。師爲作逐客說。

二十四年丙申

予年五十一。春正月。過文江。訪鄰南阜給諫。廬陵大行王性海。禮予江上。請注楞伽。二月度庾嶺。至嶺頭觀惠明奪袈裟處。詩弔之。有翻思昔日宵行者。何似今朝度嶺心。因見道路崎嶇。行人汗血。乃屬一行者立捨茶菴於嶺頭。一道者勸修路。不數年爲坦途。至韶陽入山禮祖。飲曹溪水。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從變化。源頭一脈尙泠然。見祖庭凋弊不堪言。遂淒然而去。抵五羊。囚服見大將軍將軍爲釋。緝欸齋食。寓海珠寺。大參周海門公率門生數十人過訪。坐問周公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發問。衆中有一稱老道長者。答云。人人知覺。日閒應事。時是如此。知夜閒做夢。時亦是此知。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周公云。大衆也都是這等說。我心中未必然。乃問予曰。老禪師請見教。予曰。此語出何典。公曰。易之繫辭。公連念幾句。予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的一著。周公擊節曰。直是老禪師指示親切。衆皆愕然。再問周公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通晝夜

則不屬晝夜耳。一座歎服。先是諸護法者以書通制府大司馬陳公。逕郵符津濟。三月十日抵雷州。著伍寓城西之古寺。夏四月一日。即開手注楞伽。時歲大饑。疫癘橫發。經年不雨。死傷不可言。予如坐尸陀林中。以法力加持晏然也。時旱井水枯竭。唯善侍者相從。每夜半候得水一罇。以充一日饑渴。夫視之得一滴如天甘露也。城之內外積骸暴露。秋七月。予與孝廉柯時復。勸衆收拾埋掩。骸骨以萬計。乃作濟度道場。天即大雨。平地水三尺。自此厲氣解。八月鎮府撤還。五羊寓演武場。時往來作從軍詩二十首。初過電白之苦藤嶺盜之門戶也。乃作銘建捨茶菴。豫章丁大參右武以誣謫廣海至素相慕。遂莫逆。

二十五年丁酉

予年五十二。春正月時會城死傷多骸骨暴露。予令人收拾埋掩亦數千計。乃建普濟道場。七晝夜。丁右武身爲之佐。先是粵人不知佛。自此翕然知。歸夏四月楞伽筆記成。因諸士子有歸依者未入。

佛理故著中庸直指以發之。初上下見予爲罪僧。甚易之。軍門陳大司馬如岡法極嚴。無敢私謁者。予未往。見即遣人候之。甚勤。是年九月同右武往謁。及門投報止之。是晚親往拜予於舟。攜茶盒坐談。漏三下。人皆驚異。後對諸當道極稱之。曰。僧中麟鳳也。即二司亦諭往拜之。自是人皆知僧爲重矣。

二十六年戊戌

予年五十三。春正月侍御樊公友軒以建儲議謫戍雷州。初訪予於五羊。時予較楞伽稿。公問予雷陽風景何如。予拈經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公歎異。卽爲疏募刻海門周公任。粵臬時問道往來。因攝南韶屬修曹溪志。粵士子向不知佛。適周公闡陽明之學。乃集諸子問道於予。有龍生璋者。聞予議論心異之。歸謂其友王生安舜。馮生昌歷。曰。聞北來禪師說法甚奇。二子俱來請益。予開示以向上事。諦信不疑。切志參究。二生素有德業。相率歸依。日益衆。自是始知有佛法僧矣。此後法化大。

開三生之力也。每憶達師許經之願。其夏始構禪堂於壘壁間。將擬大慧冠巾說法。乃集遠來法侶。并法性寺菩提樹下諸弟子通岸超逸通炯等數十人。誦法華經爲衆講之。至現寶塔品。恍悟佛意。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卽華藏也。然須三變者。特爲劣根漸示一班耳。古人以後六品率爲流通。亦未見佛意耳。遂著法華鑿節。右武性急烈負懷。慨知敬僧而不知佛法。將歸予送之舟中。重下鉗鎚。公翻然大悟。乃字之曰覺非居士。示之以銘。又作澄心銘以警之。

二十七年己亥

予年五十四。春刻楞伽筆記成。爲衆講一遍。乃印百餘部。徧致海內法門知識。并護法宰官。且令知予處患難中。未忘佛事耳。粵俗固好殺。遇中元皆以殺生祭先。至時市積牲如積薪甚慘也。予因作孟蘭盆會講。孝衡鈔勸是日齋僧放生。用蔬祭從者甚衆。自後凡喪祭大事。父母壽日。或祈禳皆拜懺放生。齋素未幾。則放生會在。在之爲佛法轉。

化之一機也。是年夏五月。制府大司馬陳公移鎮會城。初下車。未拜一鄉宦。乃先遣候予。頃之命取食器一百餘件。俱最精者。門下皆不知何用。及設齋。請予特出新器。人人皆知其所重如此。未幾請告歸。是年秋。推使四出。地方自此日多事。惠州楊少宰復所公往。與予有法門深契。久以憂歸。今秋乃訪之。至之日。公已卒於塋所。詰朝將入山。公靈已至城矣。予卽往視殮。爲求棺。極值潮陽道觀察任公陪直。指於惠陽。請遊西湖。登東坡白鶴峰而歸。卽欲掩關却掃矣。

二十八年庚子

予年五十五。時權使初出。狼戾暴橫。官民不堪。地方震蕩。加以倭警。人心惶惶。予卽散諸弟子。閉關絕跡。粵人素苦閩海之白艚。運米恐騰貴也。時以爲亂。新軍門閩人也。公子舟次海上。適大將軍請告將行。稅使正畜意侵之。偶有白艚數隻。卽藉口以大將軍爲公子資行者。嗾市民大鬧。頃刻聚數千人。投磚石打公子舟幾破。圍帥府持戈相向。甚。

急時三司府縣皆赴軍門行節禮會城無一正官卒無解救者勢變在呼吸也大將軍危之無已乃命中軍詣予闕前求解予甚不可曰無神術也中軍跪泣曰師即不念質主豈不念地方生靈乎予聞之惕然遂破關往謁稅使者從容勸化開曉其意使者聞予言果悟乃令自行招安以散亂民予先往大言於衆曰諸君今所爲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取死即有賤米誰食之耶衆聞之愕然頃令至帥府圍即解會城遂以寧父老感予欲尸祝之時三司正在軍門飯聞報民作亂皆投筓而起及回業已安堵然皆知予之力也觀蔡任公聞之乃以書抵予曰慈師不出其如地方何慈師既出其如慈師何予亦自知此後無寧日矣是年秋南韶道祝公延予入曹溪予乘輿遂入山爲六祖奴郎新制府戴公知予安亂民深德之意欲一見諭大將軍將予往謁及見禮遇甚優留款齋飯因辭往曹溪公遂願爲護法予是得安心焉

二十九年辛丑

予年五十六春正月予見曹溪四方流棍集於山門開張屠沽穢汚之甚積弊百餘年矣墳墓率占祖山僧產多侵之且勾合外棍挾騙寺僧無敢正視者予歎曰此心腹之疾也苟不去則六祖道場終將化爲狐窟卒莫可救矣予縱居此何爲哉熟慮之無已乃往白制臺戴公公曰無難也予試爲公力行之即下令本縣坐守限三日內盡行驅逐不留一人鋪居盡拆不存片瓦自此曹溪山門積垢一日如洗公因留予齋飯坐談公曰六祖塵壇予爲公洗之矣目前地方生靈塗炭大菩薩有何慈悲以救之乎予曰何爲也公曰殊船千艘率皆海上巨盜今以欽探資之以勢罷探之日不歸橫行海上劫掠無已法不能禁此其一也地方開礦探役暴橫掘人之墓破人之產在在百姓受其毒害甚於劫掠由是民無安枕矣爲之奈何予曰此未易言也姑徐圖之探使者李公頗有信心是年秋至曹溪進香於六祖留山中數日聞法甚喜予因勸爲重興祖庭布金檀越慨然力荷之徐密啓

之曰開採爲害於地方甚矣。非聖天子意也。採船急設約束。期往來過限以罪。礦罷開採盡撤。其差役第令所司歲額助解。進秋毫無擾於民。可乎。採使唯唯。力行之。由是山海地方一旦遂以寧公深感之。以書謝予曰。而今乃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以此護法之心益切。予因是得以安心。曹溪是年秋開闢祖庭。改風水道路。選僧受戒立義學。作養沙彌。設庫司。清規查租課。贖僧產。歸侵占一歲之閒。百廢具舉。

三十年壬寅

予年五十七。是年重修祖殿。培後龍。改路徑。以居肆爲十方。旦過寮關神道。移僧居拓禪堂。創立規制。

三十一年癸卯

予年五十八。冬十一月。達觀禪師在京師遭妖書之厄。逮下獄。訊以爲予之故。因此又及之。予心知不克安心以待。荷聖恩寬之。京院有通行是年侍者深光出家。

三十二年甲辰

予年五十九。春正月。以達師之故。通行至按院檄予還戍。所遂去曹溪。往雷州。因憶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解者。予曰。春秋乃明明因果之書也。遂著春秋左氏心法。

三十三年乙巳

予年六十。春三月。渡瓊海。訪東坡桺榔菴。白龍泉。求覺範禪師遺蹟。不可得。寓明昌塔院。作春秋左氏心法序。遊名山。作瓊海探奇記。金粟泉記。夜望郡城。索然若無人烟。唯城西郭少有生氣。予因謂諸士子曰。瓊城將有災。急讓之人以爲妄。及予渡海。方半月。地大震。城東壁連門陷。城中官舍盡傾塌。明昌塔倒。壓予所居樓盡碎。予行時。士大夫苦留之。予不肯止。若不行則亦爲灰粉矣。月夜渡海。觀瓊之勝概。予以爲仙都。乃十洲之一云。夏四月。制府檄予回五羊。秋七月。至曹溪。去時祖殿已拆。修造工未止。歸則完者十之六七。所負工料將千金。毫無出予化。兩內使者施盡償之。是年修五羊。

長春菴爲曹溪廨院爲六祖辦供之所冬十月侍者廣益廣攝出家

三十四年丙午

予年六十一春三月度嶺至南州候丁右武謝張相國洪陽公以予在難時公居亞相知予之難始末最詳相與一時力救之予心感焉故往謝公欣然道故請予齋於江上之閒雲樓邀諸鄉友陪坐公曰人皆知慈公爲僧中一大善知識不知大有社稷陰功也衆聞之悚然問公公言其概一座動色同過文江訪鄒給諫留數日至章貢陳二師將軍留署中病期月有臥病詩十二首歸曹溪秋八月皇長孫生有恩赦凡在戍老疾及註誤者俱聽辯明釋放予在例乃往告軍門准行勘復之雷州道勘明應赦按祭司類造候題遂開

三十五年丁未

予年六十二春三月予告回籍軍門檄韶州安置曹溪予住山中時得爲諸弟子說法是年注道德經成予幼讀老子以文古意幽切究其旨有所得

俗弟子請爲之注始於壬辰屬意每參究透徹方落筆苟一字有疑而不通者決不輕放因此用功十五年攜於行閒至今方完

三十六年戊申

予年六十三議修曹溪大殿春二月馮元成公任嶺西道因訪予入山宿夜夢大士現身有感詰朝殿禮佛至大士前見兩棟摧朽驚謂予曰何不修此予曰工大費多力不及耳問費幾何予應以若干公曰無難也吾試爲之歸白制府戴公公曰殆哉見孺子將入井必匍匐往救之況佛菩薩處此危地不動心非人也乃詰所費即以予言告公曰猶未也卽屬南韶道往勘估計且令請予面議予往見之公慨然欲獨爲鼎建予告曰若勞公家之費恐不便苟依法門故事請以募衆爲之公屬嶺西道爲疏十二簿三司道府各置一扇隨意施捨總會於府解歸於一無庸歸僧如此則不勞而易集公從之不期月而集將千金予躬往西粵采大木至端州制府留修寶月臺乃別委官采辦冬寶

月臺成予作記材木俱積於端江之澣次第運之
冬十一月初安南賊破欽州戴公請王師遠討因
覈論罷

三十七年己酉

予年六十四春二月予自端江運木回阻風於羚羊峽遊端溪有夢遊端溪記木運至濠江予同寺方集衆經營衆中一二不肖者遂作孽抵牾因鼓衆爲亂如叛民予見而歎曰此予重違佛教乃著相之過也衆方鼓噪予獨坐堂上焚香誦金剛般若以前但誦文實不解義至是恍然有悟乃注金剛決疑稿成衆寂然不肖者不信予心益危懼遂訟於按院准行司理予是時卽飄然出山聽理船居於芙蓉江上者二年資斧已竭別駕項公楚東抱關於浚洸邀予往江行遭風破舟及至復大病幾死公延醫力救之及回郡乃臥病於旅邸將期年

三十八年庚戌

予年六十五是年臥病旅邸秋七月直指按部至

郡訊及予司理聞之方爲理反坐予罪直指大不然較之云某有大功於六祖向所捨爲常住計者今姦僧得利而反罪之是謂平等法門乎復行本道嚴究之由是本府親詣山中按僧之所開狀逐款審之盡妄言無當所誣侵常住八千餘金子初立常住庫司清規置有號票凡一應錢穀收支有監寺書記秋毫出入皆執號票爲據不妄發也至是當官研覈查算以號票爲準無分毫及予者時上下內外方信予之不妄也事乃白當道重怒其僧再三請予留住山中予心已厭倦力辭之寓五羊之長春菴

三十九年辛亥

予年六十六春三月居端州鼎湖山養疴初奉敕候題向無按院覆命故延至今復奉重勘明始注銷聽自便時諸士子相依請益述大學決疑

四十年壬子

予年六十七居長春菴爲弟子講起信論八識規

矩乃述百法直解以法華擊節文義聯絡不分學者難會乃著品節

四十一年癸丑

予年六十八居長春菴夏爲諸弟子講圓覺經方半卽發背疽醫不能治幾危大將軍漢冲王公衆爲予治後事粵人梁杏山者酒人也素以醫瘍名偶至視之曰甚矣少遲則莫救矣幸安心無傷也乃純采草藥以敷之隨手奏效猶如弄丸剋期取效至冬乃痊予爲文以謝之此疽蓋自初坐禪時所發知是冤債以誦華嚴經告假者每向於書寫讀誦華嚴則竊發隨禱而止卽至粵中已兩舉不成患在身四十八年矣初起時偶忘之且不知爲疽遂成大疾其冤業酬償蓋以身試之不爽也十月疾愈初與衡陽曾饒部金簡有南岳休老之盟書以十數未能也今以書來請遂杖策而往乃去粵初予至粵時法性弟子相從者數十久之漸零落唯通炯超逸風波患難疾病相從未離左右今將行皆不捨願從之炯尙有孺少遲之擔簦以從

是年十一月至湖東先是弟子福善攜侍者深光北歸探親至是不數日亦追至

四十二年甲寅

予年六十九春正月遊德山禮祖有詩四首訪馮元成公於武陵會龍參知朱陵受榮王齋大善寺衆僧請受戒馮公與諸同道各捐資修疊精舍夏四月還湖東聞聖母賓天隨建報恩道場有恩詔乃對靈輿披剃謝恩還僧服因痛哭曰悲哉檀越往矣本寺之願已矣豈待再來耶楞嚴經自東海立意著通議久蘊於懷未暇述今夏五月方落筆五十日稿遂成十一月精舍成有山居詩度侍者慈力

四十三年乙卯

予年七十春爲衆講楞嚴通議夏四月著法華通義以雖有二節全文尙未融貫故重述之五十日稿成纂起信略疏秋八月遊南岳中秋日登祝融秋九日馮公自武陵移守湖南陪遊方廣寺回巡道吳公生白過訪湖東談及楞嚴吳公大喜卽與

諸屬捐資刻之。禮八十八祖道影。吳公大讀歎乃命畫士臨小像冊。請子各爲傳贊。馮公赴任未幾。卽請子遊九疑。冬十月至零陵。留過冬於愚溪。四十四年丙辰。

予年七十一。春正月。歸自零陵。方遣民從宦遊歸。依於湖東。命名福心。更初達觀禪師入滅之次年。予弟子大義請靈龕回南。縉白弟子奉供於徑山之寂照菴。今一紀矣。予難忘法門之義。向欲親往一弔。故香亦未遣也。適聞葬必欲一往。將行。華藥寺衆僧請齋爲續法系。遊梅雪堂。弔遜菴宗師。夏四月。離湖東。有去南岳解嘲詩。鄭慕一方遺民。何仲益諸子。送至樟木市。五月至武昌。會段給諫。幻然禮大佛。遊九峰。六月至潯陽。遊東林。有懷古詩。登匡廬。弔徹空禪師。避暑於金竹坪。註肇論。因見其山幽勝。有歸隱之意。徧覽無可居者。七月。遊歸宗。登金輪峰。禮舍利塔。有詩。有僧以五乳相送。爲靜室。予登覽。觀其地不廣。而其境頗幽。遂受之。江州邢來慈居士。達師之弟子也。願爲布金檀越。故

予有投老之意焉。浮梁陳大參赤石公至山相訪。聞予有意匡山。亦願爲護法。秋八月。出山至黃梅。禮四五祖。訪汪司馬公入紫雲山。留旬日。汪公願作匡山建造。檀越別去。相城訪吳太史觀我。吳中丞本如欲建如意菴。以留遊浮山。截江登九華。十月初。抵金沙。于王合族與東禪浪崖耀公迎之。居頃卽之雙徑石門。顏生之居士候迎於吳江。乃過其家。士備齋資。以隨行。長至月望。至寂照十九日。爲達大師作茶毗佛事。先爲文以祭之。預定是日。無爽識者。異之。二十五日。手拾靈骨。藏於文殊臺。弟子法鑑隨建塔。予爲塔上之銘。以盡生平法門之義焉。遂留度歲。時爲禪堂衲子。小參有參禪切要。鑑公請益相宗。爲述性相通說。諸請益者各說有法語。作擔板譌。粵弟子通岸先別。獨超益同諸子。福善法孫深光廣益廣壽慈伴行。

四十五年丁巳

予年七十二。歲春正月。下雙徑。弔雲棲。時縉白弟子千餘人。久候於山中。留二旬。每夜小參。聞法各

各歡喜發揮蓮池大師生平密行弟子聞之至有涕泣謂予發人所不知者乃請作塔銘同時玄津法師暨公同通郡宰官居士金中丞虞吏部翁大參諸公請留淨慈之宗鏡堂日繞數千指爲說大戒作宗鏡堂記諸山各路名德法師俱集於湖上問法各申詰難時謂東南法會之最勝昔所未見也乃遊靈隱三竺西山諸名勝贊揚放生三池乃行城中宰官居士具舟放生餞別於湖上且具狀請留雲棲乃有三年之約遂行凡一過所經諸作玄津暨公譚生孟炯彙爲東遊集四卷刻之同至吳門巢松一雨二法師請入華山遊天池玄墓鐵山諸勝寒山趙凡夫嚴天池徐仲容姚孟長文文起徐清之諸居士設供於山中馮元成申玄渚二宰官齋於家將行弟子洞閱漢月久候錢太史受之親迎至常熟遂至虞山信宿太史送至曲河賀知忍父子姪候於奔牛之三里菴請留園中結夏力辭之遂至京口受三山緇白齋罷即返匡山五月一日過白下江上一宿見一二故人即揚帆而

西五日至蕪湖劉藩部玉受款留作異夢記說崔吏部鶴樓追晤江上五月十六日舟次星渚抵歸宗寓居未幾時汪司馬公業先具資爲予修靜室六月十五日弟子福善經營五乳開土於十月終始成一室乃得安居爲衆講楞嚴起弟子超逸開死關於金輪峰

四十六年戊午

予年七十三是年修佛殿禪堂三月浮梁陳赤石公入山結中素飽公我齋夏公爲十友助修造資冬十二月殿堂成

四十七年己未

予年七十四春正月粵弟子通炯至遂開堂啓諷華嚴長期爲衆講法華楞嚴金剛起信唯識諸經論命炯首衆秋七月以五乳爲十方養老常住八月望予閉關謝事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每念華嚴一宗將失傳清涼疏鈔皆懼其繁廣心智不及故世多闕之但宗合論因思清涼乃此方撰述之祖苟棄之則失其宗矣志欲但明疏文

提挈大旨使觀者易了題曰綱要於關中批閱筆
削始冬於關中爲衆講楞伽起信

四十八年庚申即泰昌元年

予年七十五春課餘侍者廣益請重述起信圓覺
直解莊子內七篇注夏病足痛前任分巡衡陽吳
公轉粵臬入曹溪禮祖託山中弟子寄乞諸祖傳
贊予病中爲纂傳七十一首各系以贊親爲書之
初予去曹溪之南岳住匡山業已八年而曹溪衆
僧深思予歸堂主本昂等往來問訊十數欲請之
而未能也吳公赴任便道入山見予重興之功嗟
歎久之衆僧因具白所以思予歸請不能之狀吳
公欣然爲作護法印具書往請合山大衆及本省
鄉縉紳居士同具狀昂同二三耆舊至匡山哀乞
予時以病謝

天啓元年辛酉

予年七十六春弟子侍御王安舜入山問訊夏爲
衆講楞伽時前任本道祝公亦轉粵海道同吳
公具書再至予又以病謝是年冬又爲衆講楞伽

肇論起信

天啓二年壬戌

予年七十七春正月粵弟子孝廉劉起相陳迪祥
陳迪純梁四相入山問訊起相與四相相伴山中
住半載爲講楞嚴起信金剛二月東吳弟子方遠
隨至同作休老計秋七月王侍御復入山親請歸
曹溪不諾時力提華嚴名綱要草就吳公朝覲回
又遣書意更切韶陽太守張公特書專堂主昂至
子情不獲已意必一往於是年冬至月十日出匡
山過螺江會太史蕭拙修劉韶也劉轉華馬季房
曾堯臣賀可上柳端侯諸居士過虔城江上會寧
都蘇孝魏期諸君齋於江上有詩贈別度嶺
過集龍菴會劉敬一諸故人十二月望入曹溪合
山僧衆羅列香華如獲母

天啓三年癸亥

師年七十八居曹溪禪堂春正月郡守張公入山
問訊三月省城法性諸弟子至師時專以法施爲
心四月爲衆說戒講楞嚴起信等經論秋七月又

爲衆說戒。十月初四。蕭宗伯玄圃公。應詔北上。入山見師。欣然留連。且爲師卜壽穴。劇談一日。夜甚。歎出山師。卽示疾。初六日。侍者廣益省城回云。來得恰好。韶陽太守張公。親入山延醫調治。初八門人超逸至云。再兩日不得見汝了。師知幻緣將盡。藥劑不服。十一日巳時。別張公。申時。飲水沐浴焚香。示衆曰。大衆當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心端坐而逝。於時百鳥悲鳴。四衆哀號不已。星夜毫光燭天。隔山之人咸疑寺中火也。三日面色如生。髮長唇紅。鼻端微汗。手足如綿。蕭公聞訃悲慟久之。卽移書南韶二郡公。爲師建塔及造影堂。先是師離匡山。留首座通炯於五乳。調理大衆。至是三遣書促歸。中有云。汝早來一日。便是一日。來老人餘日無多力矣。炯得書。遂忙忙南還。十月朔日抵曹溪。師見之喜動顏色。且云。來得好。遲時恐汝懊悔了。炯初不會其意。連日侍立。所聞所叮嚀者。皆佛法大意。惓惓以法門無人爲歎。提撕者又極緊切。語口去期已先露於炯未歸之前矣。

大師年譜自序實錄。向有手筆草草。爲大師首座寄菴通炯所藏。炯師歿後。法孫今照。今光住海幢寺。華首和尚從二僧取得此真繕寫封寄。今遵依元稹付梓。天啓三年癸亥實錄。乃大師入滅後上首弟子福善等續記。附刻於後。以大師爲中興龍象。一言一行關係人天眼目。文取足徵。事貴傳信。不敢扳緣葛藤。添附蛇足。以滋法門增益之謗。後有正眼幸鑒。別焉。戊戌孟夏。佛成道日。海印弟子錢謙益榮談謹書。

慈山大師託生辨

湖南顯愚衡公作曹谿中興慈大師傳盛談靈異。宿生爲陳亞仙歿後應現爲蕭公子。諸方頗疑其誕。天童木陳忞公見聞禪記云。大師託生桐鄉爲顯司理俊彥少兒。三歲不語。一日呼其父名曰汝。我前身弟子也。司理登第授官廣州。皆先知之。病痘不起。召魏學使浣初至榻前。執手道故。囑撰銘證明末後事。余讀而心訝之。學使余里人也。大師東遊未嘗搥衣禮足。安得有執手道故之事。司理屏居石門。馳書達詢。

其詳遂以崇禎二年七月南華僧智融本昂仲報文
牒及塔記石本寄余僧牒曰二公子示現童眞於菩
薩家能令眷屬割世閒恩愛作茶毗佛事火浴後頂
齒不壞舍利無數大者如彈丸小者如菽色如白瑪
瑙扣之鏗然有聲海衆共觀歎異以是月二日酉時
安厝靈骨建塔於先大師塔院之左至人出生入死
遊戲自在豈先大師遺蛻返匡山現此金鑲還鎮祖
庭抑亦山中耆年宿乘願力來住此道場耶塔記則
曰顯氏子名祉小字虎子生於天啓六年丙寅二月
實大師示寂後三年生四歲而殤司理之官曰虎子
私語家人吾乘便得往曹谿矣以此言證知大師再
來若恣公所載呼名敘昔云云則未之前聞也司理
父子家業歸心信根牢固生生居士常夢護伽藍神
趣迎賓頭盧越翼日大師至止慈容法筵宛如昔夢
司理爲書生大師摩頂記別比爲廣理申明大師規
約復其侵田虎子以信心入胎自來父母良非偶然
也童眞示現各有所表吳粵往來表法界一地故痘
疹發香表染淨一如故靈骨不損表靈相具足故四

歲夭折表已入鳩摩羅地故歸骨塔院表依止大人
故此則積劫熏修彈指幻化不可以思惟測度也若
以是因緣證成爲大師再來則竊謂不然何也古來
佛祖應化入胎人天轉輪事非聊爾栽榕再世遺流
衣以寄生宜老六年仗白雲而勘辨莫不付囑相應
機感歷然而今無是也吸引緣熟啐啄時同雙峰之
香烟猶指五乳之眞身有歸吾謂是子也多生此世
必入大師室著大師衣受大師戒遣來作使告報異
生卽事微理無可疑者嗚呼我大師人天之師末法
中第一龍象也末後轉輪法門一大事因緣也僧徒
無識縈心香火指法城爲首丘認寶坊爲華表章句
小儒眼如針孔景掠李源圓澤身前身後剎語緇白
郵傳寐言夢斷海形牛迹不已遼乎俗語不實流爲
丹青吾懼後之修僧史撰佛錄者採獵異聞而訛益
正信也既屬恣公門人告於其師請爲刊正而又書
其說於南華僧錢諸塔院昭示後人俾勿惑歲在庚
子四月望日海印弟子虞山錢謙益榮談謹述

大明廬山五乳峰法雲禪寺前中興曹溪嗣
法慈山大師塔銘有序

余小子廣淪賓之在中秘也。偕同參數子。請益牢山。愍公於龍華精舍。肅宗伯玄圃暨吾家司馬體中與焉。所聞非帝網之十玄。則祖燈之五葉。而師特以體究念佛爲露地兩輪。後十年入粵而皖江之素復我。又後二十年入吳。因體中而浮渡之鼓振。我於是余始能游師之藩。悉秘現湧。逆種種影事。又七年玄圃徑曹溪而北。及送師於懸崖。明年而余得請幕府。何公克以師蛻還五乳也。又明年上首福善瑩石爲楮。而奉師自著年譜。使余吐舌爲筆。余受卒業者三。而龍華浮渡之會。儼然未散矣。師法諱德清。慕清涼法界之玄。故字澄印。別號慈山。乃遷於五臺之奇。以喻狂性之歇者也。系出金陵蔡氏。考諱彥高。妣洪氏。夢觀音抱送而孕。誕於嘉靖丙午孟冬之旬。有二

日白衣重包。十年辭家。依報恩寺主西林和尚使法孫俊公爲之師。十九禮棲霞雲谷大師薙髮受具。二十六北游出入燕晉。得自在三昧於臺山。三十八遯蹟東海之那羅延窟。久之得六種就踰五十。放於嶺南。而以出家優婆塞大振曹溪之鐸。覃恩海逮袞袞。著身而師年六十有九矣。又三年反自吳營。薨於廬山五乳峰下。剎曰法雲。以養十方之老。居數歲復如曹溪。當年之七十有八。臘之六十是爲天啓癸亥。先於懸弧者一日而示寂焉。師丰儀慈滿。神情凝定。望之似阿羅漢。初就外塾。而母督之嚴徐。而察焉。知非池中物也。從與若翁以袞愛網。而師之開閉極也。却十鎰之供於山陰藩邸。獨拜孝定皇后之賜泥金和血以塗襪華。攝二老於香幢光蕊。其省覲也。開於報恩。藏輪三宿。子舍有法喜而無情。但君子曰。生之成之。是謂聖善熏之變之。是謂潔白世。開慈孝其海之一漚而已矣。北講之涉天竺也。自無極之說。華嚴玄談。昉也。南禪之反故鼎也。自雲谷之付念佛公案。昉也。兩大士口光交灌。師頂不驚不溫。身恒晏

坐華藏道場而清泰法王若二法王子入於淨念。猛心如形斯鑑。其養之專也。乃至行於都市。不見一人。知其解者。以爲密雲。尙往他日。更於肇公。似昔人。非昔人。義得未曾有所謂旋嵐常靜。江河不流。證之目前。一一諦了。而七歲時。生來死去之疑。渙然冰釋。其偈曰。生死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得宗通之相。一卓錫臺山。略杓岸頭。聞機數反。久乃不聞。吹萬之韻。雪窟頭陀。酬對以目。菜羹米汁。旬啖一升。念息塵忘。立而喪我者。不知幾旦。暮也。其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得宗通之相。二平山之會心也。海天雪月。互影交光。三昧現前。無入無出。其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華。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得宗通之相。三又後三年。靜中機發。不因心念。意在舌端。其偈曰。烟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游。一鏡中。夜半忽沉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龍所謂月落後。相見是耶非。耶得宗通之相。四蓋自是。迴真入俗。而有省覲之游。妙喜大悟十八小悟。無數箇中。

冷煖惟師自知。意者菩薩根力。次第增上。明妙安樂。恒與王所相應。故華嚴之在筆端也。六字佛名。心手相得。卽一點無空過者。而客主周旋。語不愆忘。文無亥豕。妙法蓮華。同向慈聖。亦若是則已矣。臺山無遮之會。日更供具。席以半千坐滿。萬人皆師。陰爲摩。登如時。而給剎啄。無聲所與。百事妙峰。登公了不知其來處。當事之嚴。不交睫者。九旬。以水代殮者。七日。其去以匝月。息者也。偈曰。壯齡則遽期。而徑余邑。屋矣。雲與瓶瀉。脅罕至。席不暗。其倦於勤也。嘗聞行海南。訪于瞻寂音。故蹟而望。郡城生氣。獨據西隅。趣行北渡。而瓊州地。震存毀具。如師言。永嘉詮定。初日引起。後曰。辦事師其二之中乎。臺山之悟。四顧無所咨決。而以現量。寓目首楞嚴王。八閱月。無用心處。其在那羅延窟。則楞嚴懸鏡。半燭而成。亦無用心處。門人曰。盍使一一文句。消歸觀心。師領之。楞嚴之有通議。自此昉也。嘗以四法界觀。說法華于嶺南。至現寶塔品。喟然嘆曰。佛意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卽華藏然須三變淨土者。曲爲鈍根。漸示一班耳。從是法華之有。

擊節有品。節有通議。自此昉也。折蘆孤唱。楞伽握符。栽松代與。金剛司契。而師照以楞嚴之鏡。則無門之門。無住之住。皆若有啓其鑰者。以故楞伽筆記。和人目爲流徵之音。而金剛決疑。則雖空生再來。固當相視而笑。華嚴一宗。往往迷清涼之廣。而耽方山之略。不知廣之可以略也。五乳一闢。三周寒暑。疏之綱要。其將與合論並珍。如是種種說通之相。布在方策。觀烟悟火。宗通歷然。誰謂與不傳者俱往。而法雲之漏刻之。以香課佛名。日至數萬。圓頓交參。禪土雙妙。兩大士最初結束。揀起便行。直向山眉海目。繞錫三周。作一宿覺。豈不真勇邁終古大丈夫哉。韋編珠笈。初以爲前茅。中以爲副乘。卒以爲輔車。於是作中庸直指。大學決疑。著春秋左氏心法。道德南華內篇。爲智度善巧。而鬼神情狀表章。丘明曰。夫夫冥參魯竺之心法也。東夷周參知舉大易。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以質師曰。是吾宗所謂不屬生死一著子也。參知躍然。更爲諸弟子暢其玄義。而師以西伯爲東諸侯主矣。蓋西林翁嘗鈍置師。以世諦使侍。畢比故於二酉多。

所漁獵法書韻語。少作功力。美秀夙成。事辭之文。居然良史。而非滿字莊嚴。一乘鼓吹。無述也。王大司徒。弇州屬。以慧業建業。得其所謂夷然不屑。歐仲奉嘗贈以晤言曰。可知王逸少名理。讓支公。而汪左司馬南溟則悲五宗衰相。壁輓力推。岌岌乎爲徑山中峰之室。僊得之矣。伏牛法光和尙。師目之宗門香象。自慶小穴。小友音師。勉以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而師時已得肇公意旨。北臺□影師言。庶幾獨怪其吟哦不停。以爲魔著。閒而請焉。報言。驟發悟機。而有物據我舌。本爾時恨不遭鉗錘。毒手痛棒。熟眠。以至此耳。師心識焉。館於胡臬憲順菴之署。強可覓句。遂不得休念。光師之魔。且至寢不成寐。跣趺坐。忘起。問居諸而數盈於把矣。故終其身於無礙辯才。而得自在。師之升聞於。慈聖也。爲。聖躬禱也。其作無遮道場也。爲。皇儲禱也。居一年。貞皇應河清之瑞。而誕唱導之侶。妙峰大方咸被龍錫。而獨師逃之海濱。求華嚴菩薩住處。所謂那羅延窟。而谷隱焉。慈聖多之。建寶坊於西山。以召而弗之敢往也。賜金百。

五十鎰以繕阿蘭而弗之敢拜也。無已請如漢汲黯矯制事。果山以東緇黃鯨寡囚繫之腹。而有司者策書以報。慈聖愈益多之。藏函寶璽有隕自天以草昧故皮於他已。又勅官錄之勝任者布金有差。而觀音菴之廢墟。賜額尙方稱海印禪寺矣。於是。有挾隆隆而耽視茲土者。號無賴黃冠百餘輩。稱引宋七真故宇以爲訟端。萊守有聞於李中丞。將致辟而首難者露刃偪師談笑。道之立解。偕行數百武。其黨疑與師購將倒戈。師更與人市啖以瓜果。一郡盡謹。謂方士殺僧矣。師乃明其不然。卽渠魁無使滅耳。第齋驅越境而已。其以德報怨類此。而往者報恩。殿廊之燼也。師與雪浪恩公矢以一期戮力及奉勅藏還寺而舍利窰堵出光明橋以迎貝髻師。因入謝請。慈聖日減膳。饒需隆棟久之事有端矣。戒於島夷遂不果。而中貴人之與轉藏輪者嘗以毗睚得過。上左右衆錄之謂其監緣飾佛事多壑帑金而詐稱黃冠。據已事鳴登聞以訟有旨逮師及中貴人對簿。詔獄師內空其心而外侃侃言事。請教內府。

則賑饑之籍固在。而他無所得其漏卮釋憾於中貴人者。本不欲患師。更以所稔頭末具廣貞狀。上意設解坐私建梵刹。戍之雷陽而諸刹之蒙悉檀於慈聖者。雖往來厲而億無喪矣。故相張洪陽先生稱其難棄能棄。難忍能忍。以能幽贊神廟之孝爲社稷功。亮夫師於般若香光固是雲谷老人安上鼻孔。臨岐偪拶亦自不無妙峰恩公一臂。臺山遂作暮雲春樹清風匝地。何之非早歲填壙而師所描選於飛雪之靈運風之斤狎主之歆亦不啻三鎰甲龍從涅槃起矣。紫柏大師於世罕所許可而獨輕千里之駕於堅牢晉琬公塔院之會。送難通理一坐四旬於宇內法喜無兩。其示寂園扉雖翹翹輩毒於含沙而本所懷來固未嘗不在雷陽檠戟之下也。雙徑之遊雖微。自首鎰公固當已事過往愆期有待而適會紫柏以舍利遷爰及闍維銘諸堅白。其斯以爲方外素交。揚厲雲棲證知吾師蓮祖爲法華地湧中人而浮山朗目智公亦以旋陀羅尼與作點睛手。則予小子竇竊負法堂。發孤漸騰而附青雲上矣。師謂紫柏闕。

之濁矣。維泉之味及吾兩人之未髦也。左提右挈以爲曹溪滌除宗門。其有與乎左股既夷。壯馬是急。故紫柏自曹溪如燕。而師度嶺已還。乃心罔不在祖窟。筌之以周臬憲海門。而曹溪志成。鎮之以戴制臺。而屠沽之肆。一濯狙獠虎冠。兵奴我苾芻。奪食我疆里者。令不崇朝。烏散鬼匿。招提收觀。於是手範之以律。義經之以出入守之。以典籍潤之。以法流育之。以義學如是者。數年。寶坊輪奐。浸假若新。最後有事於大雄寶殿。而一二黠悍師。蠱惑其害已。歛張羣謀。將以一矢加遺。而師方晏坐。誦金剛般若深解義趣。愉愉如也。譟者心作已退。而不釋然。乃因制府之罷。詔師掠用常住物。愬御史臺。流寓二年。司理錫之。繫帶直指弗是也。下郡徵典守節符會之秋。毫無爽。乃罷訟者服以竄。而曹溪之疊俗矣。師之少也。受遺西林翁。獨以心計償兩世通負。縉至千於無遮之會。而竣籍其羨。以畀塔院寺主。大方贊至萬。知以恬養勞。以謙牧發機於所不得已。而藏用於所不可知。驥稱其德而力倍凡馬。無算矣。雖報恩之籌。以師命。輟海印之

續以城社際南華之壙。以裨販圯而師惟心之士。悲智妙嚴。豈復有乏少耶。貴璫之蓋於權也。數盜叢姦。不可嚮邇。差幸有浮慕於福田。而師受戴制臺請。與爲嬰兒。其應如響。於是稅使者窘於至期。迫不得所欲。而黃白之治。受成有司。民不知有履尾之啞。白糟遺粟食民。而騰粵。羅邦人患之。而戴公胤子將歸溫陵。其行也。與白糟會於時。權使有憾於將軍。則多族市井豪。譟以媚寵。胄士之告急於師者。再矣。師方安居。屏爲之啓從容。諭衆而欲得賤糴耶。今罪在大辟。糴雖賤。誰當食者。衆怒少怠。而急白糟使者出令寧反側心。且明非胤子之過。匡罔然。蓋師輕身以先持戟。使師泣大鑒宗盟。而師脫載鬼之弧。納用缶之甌。無烈俠氣。有烈俠功。所謂動刀甚微。譟然已解。進乎技矣。師毗尼純白。廉而不劇。門庭在雲棲紫柏之間。德充之符。迨之而慢。幢折疑城。頤劍墮出。要咨諷。不惜四楞著地。惻乎惟恐人之不有之也。蹤躡半天下。所至登羯摩之壇。升白椎之座。以數十會計東齊南越。法化久湮。佛種幾斷。而自其得師也。若醯雞

之觀天地。熏於二嚴誓於九品。乃至孟蘭放生。諸白淨行。無冠笄重簪。翕如也。別傳之宗。時復爲利根者。買勇而齒牙無畏。投芥於鍼。使清涼之區。乃得遵累朝憲章。弛於任土。而大木終其天年。爲官家佛法。僧物寺主。取大邑人。無災用脫桎梏。居然五天之郭。一邨邸矣。今上毓於青宮。詔戍士之老疾。誑誤者。陳情而宥。師有二焉。首尾敷奏。凡六年。乃聽自恣。而慈聖之爲。孝定也。臨於湘東。大作佛事。然後免妙喜之冠。反棲賢之園。而師初行。脚時所銘一鉢。一粥。雖豐城之與延津。弗若矣。師所莫逆。海內賢豪。無慮百數。而天隨風負。則北之胡南之戴。爲尤湖東。練若以會儀部金簡。爲三年淹五乳十檀。則汪少司馬靜峰。執其牛耳。是時名利之虎左者。桐鄉之浮渡。以堂金沙之東禪。以構其曰。塵尾是瞻。武陵雲棲。則萃通國之權。以請禪講。勝流剡心。願就美盡東南。而竟爲廬阜之岑寂所。已復爲曹溪之謳吟所。吸人以爲疲於津梁。而師固未嘗下臺山之座也。縱其樂說無礙之辯。曲示單傳。而鎔入一塵法界。似圭峰解。

不可耐之地。以痛自摩厲。遂飄然北邁。天大雪。乞食廣陵市中。曰。吾一鉢足。以輕馬鍾矣。抵京師。妙峰衣褐來訪。須髮鬢。如河朔。估客師望其眸子。識之。相視一笑。參徧融貞公。融無語。惟張目直視。又參笑。嚴殿問何方來。曰。南方來。嚴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嚴曰。子却來處。分明遊盤山。至千像峰石室。見不語僧。遂相與樵汲度夏。時萬歷元年癸酉也。明年偕妙峰結冬蒲坂。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家。傾了旋嵐偃嶽之旨。作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峰一見。遽問師何所得。師曰。夜來見河中兩鐵牛。相鬪入水去。至今絕消息。峰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過牛山法光禪師。坐參請益。法光發音如天鼓。師深契之。送師遊五臺。詩云。雪中師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蛇耳。師居北臺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水雪中。春夏之交。流漸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聲。以問妙峰。峰舉古人三十年間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語師然之。日尋緣溪橫釣。危坐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

忽然忘身。衆竊聞寂水聲不復聒耳矣。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既覺身心湛然。了不可得。說偈以頌之。遊雁門兵使胡君請賦詩。甫構思。詩句逼塞喉吻。從前記誦見聞一瞬現前。渾身是口。不能盡吐。師曰。此法光所謂禪病也。惟睡熟可以消之。擁衲跏趺。一坐五晝夜。胡君撼之不動。鳴鑿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却觀。如出入息。住山行脚。皆夢中事。其樂無以喻也。還山刺血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廢應對。口誦手畫。歷然分明。隣僧異之。率徒衆來相勸。已皆讚歎而去。嘗夢與妙峰夾侍清涼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即現。又夢登彌勒樓閣。聞說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也。師既建旂道場。遂遠遁東海之牢山。慈聖命龍華寺僧瑞菴行求。得之。遣使再徵。不能致。賜內帑三千金。復固辭。使者不敢復命。師曰。古有矯詔賑饑之事。山東歲凶。以此廣聖慈於饑民。不亦可乎。使者持賑籍還報。慈聖感歎。率閭閻宣布。

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師詣京謝恩。爲報恩寺請藏上命師齋。因以便歸省父母。寺塔放光。累日迎經之日。光如浮橋。北度。經在塔光中行也。師還以報恩本末具奏。曰。願日減饕餮百金。十年工可舉也。慈聖許之。歲乙未而黃冠之難作。師住山十三年。方便說法。東海彌離車地咸向三寶。而黃冠以侵占道院。飛章詆奏。有旨逮赴詔獄。先是慈聖崇信佛乘。敕使四出。中人讒搆動以煩費爲言。上弗問也。而其語頗聞於外庭。所司遂以師爲奇貨。欲因以株連。慈聖左右并按前後檀施帑金以數十萬計。拷掠備至。師一無所言。已乃從容仰對曰。公欲某認服易耳。獄成將置。聖母何地。乎公所按數十萬在縣官鑑錄耳。主上純孝度不以錙銖故傷聖母心。獄成之後。懼無以謝。聖母公窮竟此獄。將安歸乎。主者舌吐不能收。乃具獄上所。列惟賑饑三千金有內庫籍可考。慈聖及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戍雷州。非上意也。達觀可公急師之難。將走都門。遇於江上。師曰。君命也。其可違乎。爲師作逐客說而別師。

度庾嶺入曹溪。抵五羊。藉衣見粵帥。就編伍於雷州。歲大疫。死者相枕。籍率衆掩殮。作廣薦法會。大雨平地三尺。瘴氣立解。參政周君率學子來扣擊。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發問。師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一著耳。周君慨然。擊節。粵之孝秀馮昌歷輩聞風來歸。師擬大慧冠巾說法。構禪室於壁壘。閒說法華至寶塔。示現娑婆華藏。涌現目前。開悟者甚衆。居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畝。舍屠門酒肆。蔚爲寶坊。緇白全集。攝折互用。大鑒之道。勃焉中興。甲寅夏。師在湖東。慈聖賓天。詔至慟哭。披剃返僧服。又二年。念達觀法門死生之誼。赴葬於雙徑。爲作茶毗佛事。箴吳越禪人之病。作增板歌。弔蓮池宏公於雲樓。發揮其密行。以示學者。自吳門返廬山。結庵五乳峰。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往曹溪。天啓三年癸亥。宣化公赴召來訪。劇談信宿。公謂師色力不難百歲。更坐二十餘夏。如彈指耳。師笑曰。老僧世緣將盡。幻身豈足把翫哉。別五日。果示微疾。韶陽守張君來問師力辭醫藥。坐語如平時。既別。沐

浴焚香集衆告別。危坐而逝。十月之十一日也。曹溪水忽涸。百鳥哀鳴。夜有光燭。天三日入龕。面顏發紅。鬚髮皆長。鼻端微汗。手足如綿。僧徒驚告。謂師復生。蕭公語余。衰老赴闕。跋涉二萬里。何所爲哉。天殆使爲師作末後證明耳。嗚呼。知言哉。師長身魁碩。氣宇堂堂。所至及物。利生機。用善巧。如日暄雨潤。加被而人不知。山東再饑。師盡發其國。親泛舟至遼東。糴豆以賑。旁山之民。咸免捐瘠。稅使與粵帥有隙。嗾市民以白艚作難。羣噪圍帥府。師緩頰諭稅使解圍。不動聲色。會城以寧。珠船千艘。罷採不歸。剽掠海上而開礦之役。釋職尤甚。採使謁曹溪師。以佛法懾受。徐爲言開採利害。由是珠船罷採。不入海。而礦額令有司歲解制府。戴公詒書謝曰。吾乃今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師爲余言。居北臺。大雪高於屋數丈。昏夜可鑑毛髮。堅坐待盡。身心瑩然。遲明。塔院僧穴雪以入。相攜行雪洞中。里許乃出。當詔獄拷治時。忽入禪定。榜箠刺刺若陷木石。逾年在雷陽。聞侍者趣呼逮繫。毒楚卒發。幾無完膚。此楞伽筆記所由作也。師東遊至

嘉興楞嚴寺。萬衆圍繞。有緣人如狂。易狀搏縵不已。曰。我寺西仲秀才也。身死。尙在中陰。聞肉身菩薩出世。附隸人身。求解脫耳。師爲說三歸五戒。問解脫否。曰。解脫。竟憮然而覺。師之樹大法幢。爲人天眼目。豈偶然哉。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前後得度弟子甚衆。從師於獄。職納蒙。饒者福善也。終始相依於學者。善與通。燭超逸通岸也。貴介子弟。剝臂然燈以求師道。現大士像於瘡痂中。而坐脫以去者。即墨黃納善也。學士歸依者。馮昌歷爲上首。御史王安舜。孝廉劉起相。陳迪祥。歐文起。梁四相。龍璋。皆昌歷之徒也。師所著有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繫節。楞嚴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若干卷。觀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遊集。又若干卷。嗟乎。師於世閒文字。豈必不逮古人。有不逮焉。亦糟粕耳。師於出世閒義諦。豈必不合古人。有不合焉。亦皮毛耳。惟師夙乘願輪。以大悲智入煩惱海。以無畏力處生死流。隨緣現身。應機接物。末後一著全體呈露。後五百年。使人知有一大事因緣。是豈可

以語言情見。擬議其短長者。哉。是故讀師之書。不若聽師之言。聽師之言。又不若周旋瓶錫。夷考其生平。而有以知其願力之所存也。謙益下劣。鈍根荷師記莻。援据年譜行狀。以書茲石。其詞寧繁而不殺者。欲以示末法之儀的。啓衆生之正信也。銘曰。人生出沒。五濁世閒。生死之涂。屹立重關。重關峻復。誰不退墮。師子奮迅。一擲而過。濟河焚舟。縣車束馬。一鉢飛渡。誰我禦者。冰山蟄伏。雪窖沉埋。永解凍釋。水流花開。光明四照。上徹帝閣。榮名利養。匪我思存。震霆赫怒。我性不遷。朽楊木索。說法熾然。覺範朱崖。妙喜梅州。雷陽萬里。謂我何求。軍持應器。橫戈杖錫。毀形壞衣。古有遺則。大鑒重徵。靈照不昧。屈匄之衣。如施盡績。師之示現。如雲出谷。觸石膚寸。雨不待族。雲歸雨藏。山川自如。執執景光。以窺太虛。福德巍巍。文句璀璨。視此肉身。等一眞幻。匡山不來。曹溪不去。塔光炳然。長照覺路。天啓七年丁卯九月朔。常熱幅巾弟子錢謙益謹述。

慈山大師傳

師諱德清。全椒人。姓蔡。母洪氏。夢大士攜童子入門。抱之。遂娠。及誕。白衣重。胞居常不樂俗。年十二。聞西林和尚有大德。欲往從之。父不聽。母曰。養子從其志。迺送入寺。時無極講經。西林雪浪長師一歲先依無極。見師如夙契。十九從無極。聆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礙之旨。切慕清涼之爲人。自字澄印。每於講會。密察方僧。可爲侶者。一日見後架潔清思淨頭。必非常人。比見乃黃腫病僧。每早起事必辦。不知何時灑掃也。故不寢以偵之。則當衆方放參。時已薰除畢。數日淨頭病師問安否。答曰。業障身病已難支。而饑病又難當。每見行齋食。恨不俱放下。師袖果餌親之。問其號曰。妙峰。蒲州人。因相期結伴爲遠遊。旣數日。則已去矣。更六年。師至長安。有稱鹽客相訪者。長鬚髮衣褐衣。入門卽問認否。師視其兩目。忽記昔天界翁淨頭也。云爲山陰王請。內藏來師。追妙師至河東山陰王。留結冬。訂刻驛論。向於不遷論。未明旋嵐偃蹇之旨。忽閱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歸。鄰人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

非昔人也。豁然了悟。初師方七歲。叔死。叔母撫尸而哭曰。天耶。那裡去也。師愕然問叔身在此。又往何處。曰。死矣。意死向何處。去疑之。未幾次婦夢子隨母往。視見嬰兒。問母何從入。婦腹中母拍一掌云。爾從何入。爾腹中耶。又切疑之。自此死去生來之故。耿耿於懷。至是如水漸泮矣。明日妙師問所得。師曰。夜來見河邊兩個鐵牛相鬪。入水中去也。至今絕消息。妙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時伏牛山法光禪師在王所示。以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師深領其旨。每歎曰。光師談論如天鼓音。一日搜師詩讀之。笑曰。何自得此佳句。復笑曰。佳矣。那一竅欠通。在師問和尚通否。曰。三十年來。拏龍捉虎。今日草裡走出。兔子來下一跳。師曰。和尚不是拏龍捉虎。手光拈拄杖作打勢。師把住。以手持其鬚曰。說是兔子。恰是蝦蟆。光笑休去。一日謂公不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相望也。師同妙師登五臺。光以詩送云。雪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問其意曰。要公不捉死蛇耳。師言禪道久無師匠。比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略。大方主

人爲卜居北臺之龍門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意喧之間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來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耳根圓通初師日坐溪橋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即聞不動念即不聞一日忽然忘身音聲俱寂自此衆響聞然不復爲擾矣入餉師米三斗日食麥麩和菜以合米爲飲送之半載有餘糧偶粥罷經行忽入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說偈曰警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泯微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時年三十也悟後無可請益乃展印楞伽經既夙所未講但以現量照之少起識心即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閱月全經旨趣了然量中一夕夢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見清涼大師倚臥床上妙師左侍師趨入禮拜右立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纔設其境其境即現自知身心交參涉入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又夢履空上昇入廣大樓閣瞻禮彌勒聞其說曰分別是誠無分別是

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萬歷辛巳神宗皇帝遣官祈皇嗣於武當皇太后遣官於五臺就本寺建道場訖癸未師以臺山虛聲難久居遂蹈東海之上易號慈山尋清涼疏所謂那羅延窟者即東嶽平山也聖母以五臺祈嗣之勞訪求三人大方妙峰俱至命龍華寺住持至海上喻師尋建寺西山期以必往又發三千金爲師建庵師俱辭丙戌敕頒十五藏經散施天下名山慈聖以其一送東海牢山無可供奉命合宮布金修寺賜額曰海印是冬禪室成靜坐夜起見海忽身心世界當下消落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花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入室取楞嚴證之開卷見汝身汝心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全經觀境了然心目述楞嚴懸鏡一卷丁亥開堂說戒四方衲子日益至作心經直說以懸鏡文簡學者不易入始創意述楞嚴通議已丑爲報恩寺請藏齋送至龍江使道省親且欲重修本寺師出家處也乞聖母日減膳蓋百

兩積之三年可舉。慈聖俞之甲午冬入賀。聖節命說戒於慈壽寺。再請舉修報恩寺。上命徐俟明年乙未逮師先是。上數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煩。偶以他故觸。聖怒有忌。送經使者因之發難。遂假前方士流言。繫登聞鼓以進。下鎮撫司獄。望風旨者。盡令疏向所出諸名山施資十數萬計。嚴訊之。師曰。媿爲僧無以報。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皇上之大孝乎。卽曲意妄承奉。非臣子所以愛君之心。也有死而已。止供前施七百餘金。而前所辭建庵金使者不敢復命。師曰。古人矯詔濟饑。今歲凶何不廣。至慈饑民乎。令僧與使者遍散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所司印籍以復。至是請覈內支籍代賑之外。無他上意解時相國洪陽張公暨諸當事營救甚力。後張語人曰。人知慈公爲大善知識。不知有社稷陰功也。衆聞之悚然。出獄戍雷州。侍御樊公繼謫問雷陽風景。何如。師方註楞伽經。拈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督府命住曹溪。關堂濬源行化之外。普潤枯瘠。癸卯達觀在京師。適妖書發難下。詔獄訊以爲師之故。

徽遠戍所因憶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解者。師云。春秋乃明明因果之書耳。遂著春秋左氏心法。乙巳渡瓊海。夜望郡城氣索然。遂行謂衆曰。瓊城將有災。行後地大震。陷城東隅。暨官民廬舍仆明昌塔壓碎。師所寓樓先時郡士大夫競留師不止。故免。丙午遇赦。癸丑至衡陽。遊南嶽。禮八十八祖道影。丙辰登匡山。避暑金竹坪。註肇論。僧某以五乳貽師。喜其境幽。將投老焉。爲達觀茶毗。手拾靈骨藏於文殊臺。丁巳下山。弔雲棲。說法淨慈之宗。鏡堂日遶千指。歸閉關謝衆。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著華嚴綱要。重述圓覺。起信直解。莊子內篇註。粵万伯吳公暨諸弟子固請復至曹溪者。三壬戌冬至爲弟子戒期。講楞嚴起信諸經論。晚參示衆云。老人穩坐匡廬。今日踰河越嶺。爲著甚麼。爾曹慎毋作容易想也。癸亥冬十月示微疾。韶陽太守挾醫問疾。師不御侍者。請垂一言。師曰。金口所演。尙成放紙。我又何爲。自後不語端坐而逝。初外道羅清以其教遍行東方。絕不知有佛法。師居東漸久。其長率衆來歸。開講。

大化遂通東海。嶺南佛法久廢。海門周公攝南韶集諸子問道於師。周鼎石問通乎晝夜之運。而知師答此聖人。指人要悟。不屬生死。一著公擊節歎服。有龍璋者。聞師論心異之。歸謂其友馮昌歷曰。北來禪師說法甚奇。特因共請益師。開示以向上事。諦信不疑。自是王侍御安舜。歐文起。梁四相等相率歸依。士人向慕法化。大行雖上下崇禮奉爲法王。而有爲之事。雀角至再。然當事有結轡則必乞師解之。稅使者惡大將軍因粵苦閩。糴運米新督席閩人也。公子舟次白槽之旁。藉口以大將軍資公子行。閩士民數千人沉公子舟。持戈圍帥府甚急。帥令中軍詣闕涕泣求救。師遂破關往謁。從容開曉。使者悟。俾散亂民。師先往大言於衆曰。諸君所爲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取死。卽有賤米誰食之耶。圍乃解。會城以寧。復甦探珠之擾。其在東海。敕賜殿成。勢家冀奪道場。構方外黃冠稱侵其道。院事下榮州。無賴數百喧競合圍。師令侍者他往。獨徐行其中。首一人舞銅牌利刃出。其鞘擬殺師。師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

索收牌刀圍行城外二里許。將東西行。師躊躇請首者同至。寓處閉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噉之一。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遣多役捕之。彼衆惶懼。皆叩首求解。師曰。爾勿懼。亦勿辯。第聽吾言。太守問狂徒殺僧耶。師曰。未也。來捕時。僧方與彼同食瓜果耳。太守曰。何闕曰。市闕耳。太守命三木師曰。將欲散之。乃故拘之耶。太守悟。但令地方驅之。不三日盡解散。師於詩文天才駿發。少年入長安。王元美諄諄誨以詩法。師不答。瞠目視之。敬美一見笑曰。阿哥輪却維摩了也。論曰。莊生云。以聖人之學教聖人之才。其亦庶乎其可矣。余以辛酉入五乳訪師者三語。甚洽。余謂師用世異才也。贈以詩曰。出世還應用世人。師不語其意。深自得。又謂師老矣。何不加意嗣人。答云。須其人精。心求之。我求何益。初師在海上。卽墨黃生納善。年十九參究。堅切脇不至。席對大士破臂然燈。保師速還火發。瘡痛日夜危坐。持觀音大士名。三月乃愈。痂痕結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畫。求隨師出家。師不許。生乃曰。弟子打箇觔斗來。師又何能

止我乎。又明年竟坐脫。此豈所謂其人耶。非耶。其在嶺南則馮昌歷五乳之患。難不二者爲福善。賜進士出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會稽陸夢龍君啓撰

夢游集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塔銘

曹洞二十六世傳至慈舟。舟得一人曰澄公。是爲湛然。和尚師生有異徵。長而大目哆脣直腸信口頌悟。無礙志求無上。初投玉峰。卽微勸晝夕。期參悟大事。復見隱峰。峰示行住坐臥。但參念佛的是。誰三日夜有省。而師自念彌勤。一切處精苦疑嘿。時年二十矣。及往妙峰。剎染諸決心。要脅不就。席者二年。而難行苦行。實於此時行之。乙酉。偶聞僧論傳大士法身偈。便能記持。經書始解。一切義理。然或數日不粒而坐。參不倦。自誓必得。乃已。因閱雪竇與僧論柏樹子話。有行者頌曰。一免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師便能對機著語。及憶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乃大發明。從此於一切公案了了。出語縱橫。不存軌則。而猶自謂所謂未極。又三年庚寅。夜坐凝寂。忽若虛空震絕。須臾而甦。師時年已三十矣。性根洞朗。言語契機。拈經示人源派。洋溢於諸佛事。不思而應。世共推之。以爲大辯才焉。慈舟說法於止風塗。師至舟曰。止風塗向青山近。越

王城伴滄海遙時如何師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舟又問洞上宗旨師呈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個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霧鬪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眞當家種草也遂付法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峰頭無鐵箭射得南方半個兒師之授受若此師嘗歎末世佛法大乘旨趣無聞著書若干篇曰宗門或問曰慨古錄復著楞嚴說法華意語金剛三昧經注涅槃會疏思益梵天所問經解語錄八卷盛行於世山東德王刺血寫書請師至府問道受戒讚歎敬服初時師詣雲棲蓮池授具池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師傍推出一僧云大眾證明池領之其機用電捷若此壬寅至都中隨達觀應劫禪林有嚴色師以平易簡亮傾重一時嶧縣汝登周公初請師就剡谿明心寺說法翰林輝黃公用先吳公魯唯張公諸達官皆執弟子禮請問法意翰林望齡陶公舜鼎王公奭齡陶公承燠祁公承事

尤加敬切時月川澄遠觀可憇山清聞谷印諸知識皆修敬讓諸宰官請師重修阿育王殿市木闢還航海遇寇聞師名尋卽懺罪且授號矢護送請築池塘而相力音聲悉稱佛號夷夏感悅皆篤信禪宗云時人共爲之語云師現肉身渡生方便善巧應物時宜隨機映徹無上摩尼全體直示解與行符名聞蓋不虛也師名圓澄嘉靖辛酉生會稽姓夏氏年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三天啓丙寅臘月初四日化于紹興府之天華寺門人及遠近來者哭師甚哀山林震動奉全身葬于顯聖寺南鉢孟山之陰而塔焉後十年崇禎丙子春正月居士丁元公持師行狀見懿典求銘刻之山中懿典拜而言曰聖朝尊尙佛法至矣而禪學之弊今且以合頭棒喝爲佛事而視理義文節爲不足爲以支離偏見爲無上悟門而視三藏大典爲蠶淺言句以杜撰無理語錄爲向上眞詮而視天下古今爲可欺誑以私通賄賂爲師資道合而等授受於販漁以貪緣達官爲門庭而列寶座于權位唯師嗣佛正傳末法標榜大振

洞宗綱維後學其卓絕不羣遇人本色實德實行化
理嘉猷東南一人而已銘曰

明星在宮 山中大雄 有口無舌 三際真空
嵩巖雪月 震塞驚忽 惟茲宗乘 香雲地罕
大哉慈舟 廣運海秋 龍搏金鳥 截纜泥牛
湛然清天 旃檀布烟 絕學無學 馭航即安
波風浩浩 注溢匪造 深壑委冥 毒鼓震焯
惟月之明 枯木華芳 亦如鍊師 金成火忘
弘願所現 大覺如起 肉身利行 慈雲若水
若水在天 是爲澤美 和風

帝前 永師峙年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協理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右
春坊諭德中允贊善兼本院侍講修簡討直

起居注纂輯章奏管理文官

誥敕

正史纂修官陳懿典薰沐頓首拜撰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塔銘

師名圓澄字湛然別號散木道人會稽東關夏氏子
祖千打虎掾父邑中推爲孝子師生而顯悟具辯才
觸事解了性不羈雖人所苦難賤簡事率躬親無所
諱憚父時產落徙居蔣家山爲郵卒自活老且病師
年纔十一二卽代其役持檄往來數十里間不避風
雨寒暑夜穿虎豹之羣亦不懾也親沒乃求度世往
臥僧寮中有鬼撼其床榦累囑之不肯去師曰山鬼
伎倆止此矣遂寢睡達旦去依玉峰師始習文義次
依隱峰師時祖庭荒寂越中衲子初未有問祖師西
來意云何者峰稍通其旨見師應對敏捷乃曰是兒
似可參禪師忽聞參禪字如迷虛人聆親舊警歎其
側身心踴躍不能自己每欲置問而苦無下口恍惚
經七日猛入室叩請峰曰但看取念佛是誰師於是
刻刻提持寢食俱廢經三日方禮經次頓覺有省趨
似峰峰曰似則似是則未是師憐憫而退一似有物
礙膺茹吐不得者行坐惛恍衆謂其礙如是者三年
萬曆甲申時年二十四乃詣天荒山投妙峰師峰爲

祝髮圓僧相時。冬月寒甚。體無複裨。而通昔參叩。未嘗就枕。明年採茶於葉家山。聞僧誦傳大士法身偈。於是礙膺之物。爲之脫然。然能茹之不能吐也。入郡城分衛。受戒於雲棲。還以高峰海底泥牛話叩南宗。師宗越所推爲宗門老宿也。舉未竟宗厲聲一喝。師點頭而已。掩關於天妃宮三年。閱雪竇與僧論柏樹子因緣。自是始解下語。又掩關寶林寺三年。憶與錦堂師論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始豁然。無復疑滯。乃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個裏曾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意。鶴過新羅刻舟求劍。原迷又頌雲門十五日話。自是出語皆能脫去窠臼。不存軌則矣。住止風庵。與南宗晨夕究竟。時慈舟師自少林來。爲南宗同門友。因請憩錫師以所悟求證。兼問洞下宗旨。呈偈相印。可遂定師資之禮焉。至京師與達觀月川諸大老分道揚鑣。未嘗少讓。諸師亦歛衽稱歎。生平不爲律縛。脫略軌儀。從前所爲一不覆藏。陽直如弦。舌快如矢。遇人無貴賤新故。皆以本色語相鉗錘。雜以諧

調。未嘗有所揀擇。諸方頗有少叢林之譏。然識者自貴尙之。不以率故貶其道價也。中年以來耳根幾斷。而應機迅捷。受命如響。所交縉紳皆當代名士。而與余兄弟特善。所以獲管窺茲事。得師力爲多得。法後踞講席者凡四十餘開堂說法。凡六其嗣法者六人。爲明懷明孟明方明演明有明雪皆能舉揚宗乘。爲後來眼目。所著有宗門或問。概古錄若干卷。思益簡註楞嚴臆說法華意語若干卷。會涅槃疏金剛三昧註若干卷。及門人所記法語若干卷。皆行於世。晚年頗崇有爲。見人即勸行施。曰。吾將究竟檀波羅蜜。具足功德法財。然後已。余見每調之。師厲聲曰。子一毛尙不肯落。乃欲開大口。瞞人天耶。余笑曰。昔黃龍設三關。不若吾師一關之難度也。所修大利。凡五治石塘。自西陵至嶸曹二壩。爲里凡一百六十建亭橋。凡幾。凡可利濟有情。無不從事。末復欲修鄧山阿育王寺。資已具屬。順世乃已。弟子明敬始克成之。師於嘉靖辛酉八月五日。生於東關兒時常游戲天華寺之廢址。時其地已歸勢人。師每發願恢復。既得法已游

行於四方未暇及也。余兄女章氏者，早娶捐貲贖以爲寺，寺成以奉師。天啓丙寅秋，講法華於華嚴寺。十二月四日期畢，至天華爲衆小參，因示微疾遂逝。豈昔人所稱葉落歸根者耶？享年六十，有六僧臘四十三。門人迎遺蛻塔于顯聖寺南山師手所定也。其弟子明懷諸師遺事，請銘於奕齡會奕齡方宦游嶺南，久未歸，草泊歸而懷亦順世。適明方繼主天華法席，明雪分化弁山，復以塔銘爲請，因以平昔所聞攷諸年譜，敘而銘之。銘曰：

森羅萬象	一法所印	孰佩其符	以揚正令
大末緣火	蟪蛄巢空	往寧有至	來亦無從
曹源一滴	巨浪滔天	卽心卽佛	語直而圓
窮其變相	千七百則	如開武庫	滿貯矛戟
試拈寸刃	便可殺人	束而不御	徒手遡巡
堂堂澄師	隆頂秀目	周雲四垂	詎階尺木
曹溪耶溪	異流同源	寄跡洞下	非有專門
跋難陀龍	無耳而聽	師之圓通	於是乎證
玉筍峯峯	花宮四敷	遡夷南岡	吉祥所儲

慧日既匿 靈炬俄隕 庸庸攸灼 緒弗其燼
後千萬年 不替引之

崇禎癸酉歲佛成道日榮桑居士陶奕齡謹識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行狀

師名圓澄，字湛然，別號散木道人。會稽夏氏子也。父名世瑞，號鏡軒。母顧氏，宋英公竦之裔。南渡有安奇駙馬者，所自祖也。母夢僧而娠，十有四月生。七日啼不止，有僧過之，囑云：「自誓不昧，止宿於此。」啼作麼遂不復啼，長而大目昂鼻，哆脣露齒，直腸信口。年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孑甚充郵卒。因錯投公牒，被攝懼辱，自投于江，漂流數里，漁者救行，澤中遇一僧，目之云：「是能出家，有大用。」師卽求度，出世往臥僧寮，中有多鬼，撼其牀，輪屢囑之不肯去。師謂山鬼伎倆，止此竟寢。睡旦去投玉峰師，充閭頭，始習文義。一日入方丈求授經，玉叱曰：「丁字不識，不作苦行，求甚麼？」經師曰：「尙求參悟大事，何況區區文字？」玉異之，付法。華經曰：「此諸佛骨髓，珍重熟讀，自有得。」隨訪隱峰師，隱器之。

對衆云此子可參禪師遂求示隱曰行住坐臥但參念佛的是誰三日夜有省知法不假他求趨似隱隱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且一切處疑嘿著時年二十矣壬午往天荒山妙峰和尚處剃染懇求要訣峰唯指念佛冬無複裋而通宵參究未嘗就枕三年充闡頭行難行苦行乙酉葉家山閱二僧論傳大士法身偈便能記持經書解一切道理往北塔寺不納遜居荒廟中五日不粒坐參不倦詣雲棲求蓮池大師授具還訪南宗師入門便問曰海底泥牛脚月走是甚麼意宗一喝師不能答遂憤然曰不悟不休卽於天妃宮掩關三年不發一語偶閱語錄至雪竇與僧論柏樹子話有行者頌曰一免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師便能轉機著語又因燈滅隔窓取火有省隨頌一首令呈南南曰我道他是個人猶作如是去就耶師聞復令請益南曰不思善不思惡止恁麼參師於此漸入一日憶乾峰和尚舉一不得舉二話遂豁然無疑頌曰學一舉二別端倪個裏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

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鶴過新羅刻舟求劍元迷又頌雲門十五日話曰日日犯土黃日日是好日鐵漢藜兮無孔笛分付禪和莫近前擬議須教性命失從此于海底泥牛話及諸諸訛公案一切了了出語皆脫窠臼不存軌則矣啓關參錦堂和尚錦大賞曰宗門寥落極矣再振之者非子而誰時戊子歲也又二年一夜靜坐凝寂忽若虛空霹靂聲震大地須臾而甦遍體汗釋如脫重擔此庚寅七月二十一日也時師年已三十矣性根洞朗言語契機於諸佛事不思議應於諸經旨玄會微微詣雲棲蓮池大師一日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師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大師領之又火浴僧回大師問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衆習語皆不契師出云謝和尚望念大師休去既還越日乞食暮宿塔山金剛神脚下時大學士金庭朱公太史石簣陶公太學濬元張公同游應天塔下寶林寺至天王殿聞軒輶聲使覺之問曰何人師曰無事僧也諸公與醜問數語相謂曰語淡而味永高人也揖師問依止何所

師曰。饑則化飯喫。倦則此地打眠耳。諸公共葺靜室以居。師一日靜坐。忽如冷水潑身。詩偈如泉涌自念曰。此聰明境耳。時已丑春也。自此鑿錐漸露賢士大夫爭重之。萬曆十九年辛卯。慈舟和尚謁普陀。同至紹興。憩大善寺。幻休和尚子洞宗嫡嗣也。黃兩高居士請於止風塗說法。師趨座呈所見求證。舟問曰。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師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轉眉。舟又問。洞上宗旨。師呈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個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鍼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露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真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印證復曰。汝後鼓兩片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即付法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峰前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師始匡徒說法。稱人天師也。師生而穎悟具大辯才。觸事了了。性不羈滯。雖人所苦難賤簡事。率躬親無所諱憚。生平所爲一不覆藏。遇人無貴賤親故。皆以本色語相

鉗。鍾中年以來病患耳根幾斷。而應機迅捷。受命如響。壬寅入京。值達觀大師應劫禪林。有嚴色。師以平易簡亮推重一時。黃袁陶諸公卿皆及門。請教冠蓋傾都市。而師絕不以爲意。一日達觀大師同月川法師。陶石簣黃慎軒兩太史。左心源曾仲水米友石諸公。嘉熙寺翫月。次慎軒臥問馬祖翫月因緣。師曰。汝臥我立。不得爲汝說法。慎軒亟起謝過。月師云。內翰錯過了也。達師云。我下語不及此。公又僧鶴林參達觀大師。大師曰。你信得及麼。林曰。信得及。大師云。既信得及。可將法華經拋在尿桶內。得麼。林如所言。諸方疑駭。後師特往問林。林云。實有此事。師曰。你當時見何道理。便恁麼來。林曰。我忽憶善財參勝熱婆羅門因緣。便乃如此。師云。如今還有疑否。林曰。此是地獄之因。豈得無疑。師曰。我今問你。你須實答。汝信得及否。林曰。信得及。師曰。汝真信得及否。林曰。真信得及。師曰。真信得及。割取頭來。林不知所措。師便喝尋還。越請開法者曰。益盛已未。山東德王刺血寫書。請師至府。殷勤修敬。問道受戒。師至杭州。聞谷師慧聞

師等數員知識法師及諸縉紳護法各命侍者持東迎師。慧聞法師東內云。今日大衆要與和尚作家相見。和尚若來已。隨情識和尚不來。猶缺慈悲。師閱畢。即將衆束一齊扯碎。正色厲聲云。這些客作。漢敢於老僧處納敗闕。耶師至。即陞堂正立。慧云。和尚莫要般門弄斧。師與一掌云。速道速道。慧無語。師曰。死漢。聞谷師遂率衆作禮。丙寅臘月於顯聖寺呼大衆前。作付囑語。初四日至天華寺。上堂。明智出衆。禮師白。往九華。師曰。汝去。老僧即今起程。語畢復爲衆語。至夜分丑時。右脇示寂。門人迎全身至顯聖寺。龕三年。丁卯塔於寺南鉢盂山之陰。師生於嘉靖辛酉歲八月五日寅時。住世六十有六。臘四十有三。上堂開法會。六初壽興寺。次雲門廣孝寺。次徑山觀音殿。即古千僧閣。次嘉興東塔寺。次雲門顯聖寺。次紹興天華寺。講演經論會四十餘。初周海門居士請於剡谿明心寺。次顯聖寺。次張太學宅。次山陰壽聖寺。次梅墅彌陀庵。次上虞百官陽草偃。次下心壩。次寶林寺。次秀水石佛寺。次海鹽天寧寺。次嘉興東塔寺。次顯

聖寺。次蕭山關王廟。次顯聖寺。次紹興大善寺。次顯聖寺。次顯聖寺。次南京圓覺禪院。次延壽寺。次崑山一宿庵。次紹興天華寺。次湖州道場山。次紹興華嚴寺。等處師頌五位偏正曰。正中偏。啞子喫苦向誰言。開口已招人。貶笑祇應肚裏哭。蒼天偏中正。物物頭頭行。正令信手拈來。用得親。擬欲求玄俱是病。正中來云。何石女也。懷胎天明生個白頭子。九月楊花遍地開。偏中至。狹路相逢不須避。線去鍼來本自然。目擊道存兩會意。兼中到。動靜不分真個妙。著衣喫飯本尋常。却似大蟲裹紙帽。又三玄三要頌曰。老儂不識字。錯讀已巳。已去問大人。答我渠似你。師嘗歎末世佛法大乘旨趣。無聞著楞嚴應說法華意。語金剛三昧經注涅槃會疏思益梵天所問經解。陶太史請注又宗門或問。慨古錄等語。錄八卷行世。付法弟子指南。明徹夢溟。懷石雨。明方三宜。明孟爾密。明復。疊茂李黃。葉具足。明有瑞。白明雪。無學能幻。居士雁田柳湏。參學如天倪。明聞香幢。明海柱石。明梁等其餘印心者。林下水邊。繼起未艾。洞上逆流。汪洋無

既復有久依法席去而嗣臨濟稱雄彼宗者亦皆受
法乳恩知所報者也師于一切利益之事無不具行
若築石塘自西興抵曹娥二百餘里若剡谿南下至
濠而勢逼流沙停漲水勢日西齋會稽日受築塘之
苦師白當事者令剗去沙洲水乃漸伏若修阿育王
殿市木閩還航海遇寇聞師名即懺罪且授號矢護
送若越城戒珠寺鐵鑄佛像葺前殿若徑山造彌陀
佛若山陰修柯橋融光寺并佛菩薩像若修東關大
石佛殿若長慶寺造羅漢像若錢塘江湄建茶亭并
渡船若餓口施食水陸放救生命又若爲夏氏置饗
祀田等不可悉紀不肖丁元公奉教有年備聞行事
敢述斯錄冀名遠手銘筆傳馨謹狀

湛然圓澄禅师语录

慶門寺無跡禪師碑文

王維章

字貞含
陵人按察

蓋自花開五葉果洩二宗教岐南北之途道匪越秦
之軌但尙曹溪者微礙排虛誕士乘之假藉販玉泉
者尋源蹶實拙夫執以株拘捨本逐流同歸舛謬狀
黃梅嗣化白米傳神舉諸佛出世之因緣盡三鼓付
衣之指示惜以如來大事引導隨機首分頓漸遂有
十地三乘藏授圓明莫知秘密微妙正法付之上首
無種無生鈍根念彼後人有修有證聞正法則精遊
罔象必契領千真之呼吸度從多子塔來攝鈍根則
身入淤泥非願深億劫之津梁敢謂老婆心切故趣
印幽鉉似盧超而李劣乃力弘救濟信能易而秀難
此度門標立乎北宗大通系綫乎千古也大通者神
秀禪師冊諡也秀傳普寂普寂傳一行一行爲唐國
師造大衍曆至宋迺有慕容元有鍾山明威化間有
廣鎮恢崇其舊鎮孫常鎮有鍾山之遺韻焉鍾之後
傳五門雖枝帶頗蕃朕自道場土著之緇流非法門
親承之嫡胤也禪師正誨者姓劉氏別號無跡當陽
人從外祖李之宜都甫十歲祝髮於石寶山名永燈
讀儒書多解義以不了梵呪故不之喜十六遊彝陵

憩聖水寺見學瑜珈教者笑曰此方便門中佛戲也
 去之復歸石寶讀儒書愈力年二十見僧持緇門警
 訓者讀之泣下遂作偈曰善財與我原同性不證菩
 提誓不休遂詣荆南訪天柱和尚於普仰寺天柱器
 而留之更名正誨柱名滿秀自稱倉谷老人始習北
 宗修鍊入伏牛火場未幾祖庭道者以衣授之謂滿
 秀以北宗人南宗法於時有兩宗並立之號師謁柱
 後居普仰者三年遍閱大藏隆慶戊辰天柱入化藏
 骨訖其弟正海矢廬塔左師辭塔之伏牛尋柱舊跡
 隨之兩都講席日盛狀講楞伽楞嚴者多則柱師所
 付囑也師初不知度門所在以柱在普仰時曾口授
 北宗五十六字云在度門寺秀國師碑後師已躬自
 都歸省爲訪度門因走青谿玉泉過玉泉東七里見
 古寺曰大通乃得秀國師塚覓遺碑始知大通卽度
 門寺師躍狀曰吾念北宗苦心沃焚拯溺日不暇給
 而情棄之徒拾壇經片記便侈入覺門興言惻怛夫
 大通之遇忍祖有圓解妙悟之稱倉谷之繼龍池有
 定慧雙融之驗豈不能脫離名相獨揭眞如而宛轉
 隨緣致慮浮悟者之溫觸其流莫挽也吾將老此爲
 北宗之裔宣其未暢夫何憾焉自是諸所論贊不廢

修持歎無明之卽佛性豈不高譚非幻泡之爲幻
 誰能實證了三界以惟心誰銷能所合五蘊而咸照
 須契色空說般若於酒肆淫房惡何容易喻大乘於
 化城實所務有要歸故塵埃未淨終慚無物於本來
 心鏡弗明敢卻有爲於拂拭潛探與義允合當機會
 心者罔聞智愚著體者無差別鈍狀後知師之度世
 深而貽澤溥也玉泉爲智者道場代更與圯師痛嘆
 其頽敝以修復爲已任於都城瑠璃精舍謀之宰官
 信佛者藉爲倡率如黃唐子輝袁慶子宗道儼部玄
 道吳駕部用先蘇中舍維霖江廷尉盈科互相應
 儀部稱師爲人貌樸而中正不能俯仰時人一切陽
 施陰設假道於薌塗者師皆不能爲狀工聲於壬寅
 成於丁未莊嚴名利巍乎復興此何以故則黃唐子
 所云師一錢之廩施必指爲常住物其能新此刹無
 疑也已而請大藏貯山中集衆翻閱弘開講座隋鼎
 之罷炊者至是復舉一時法會照耀無前後乃息度
 門專淨業晝夜課彌陀不輟或謂師徹了人何更作
 如此生活師稱天台冥契特表西方倉谷精心獨歌

淨土生死事大更復何言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十一日豫知逝期於廿日酉刻端坐說偈云人間去住耳尋常處處名山古道場一念不生三世佛誰能直下可承當有僧某問之曰究竟若何師以手拍案喝云究竟到彼岸遂逝是月之吉藏骨於楞伽峰左其徒孫法宣輪等累塔志不泯焉師生於嘉靖二十四年乙巳九月十五日春秋八十有四力振北宗妙符南旨真修實詣型范宛然同志者如琉璃精舍諸君子二十餘年間次第物化復有雷太史思肅南銓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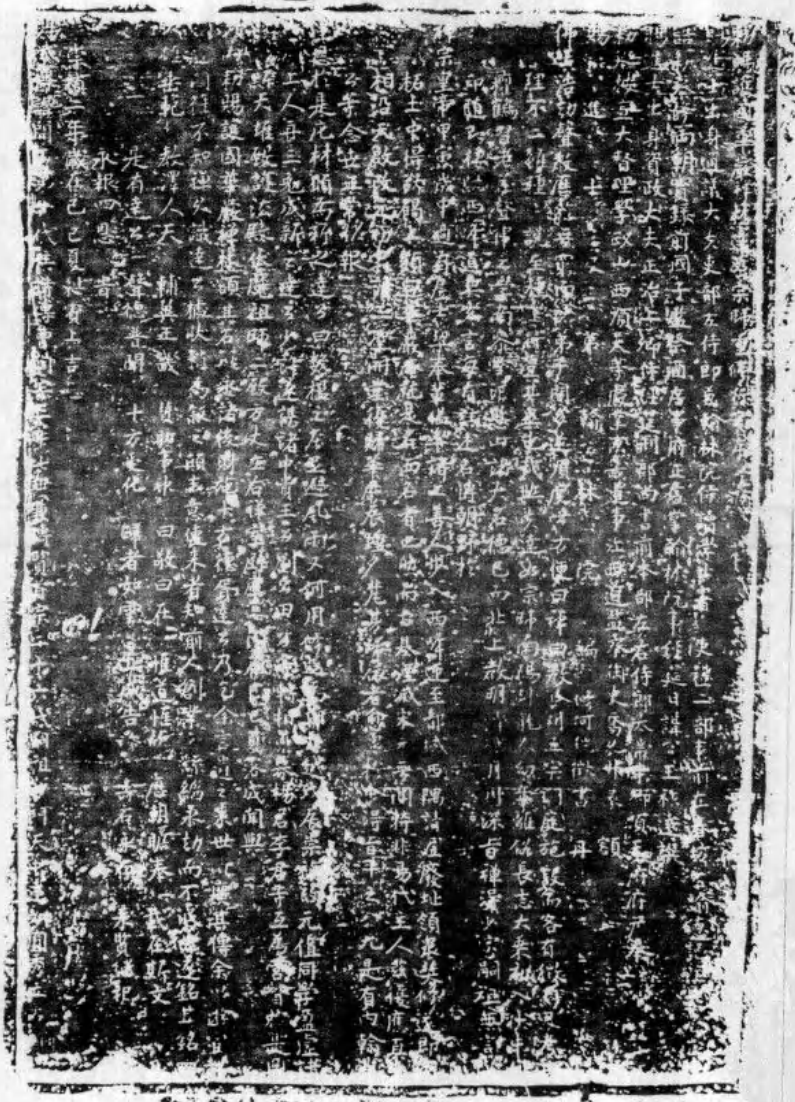
49

子中道亦先後謝還今所存柴紫奔在寺之右則蓋季子讓規欲吾輩往來憩止其間儼請於師者也觀化以來如斯不舍永懷川上之歛以應無窮獨表環中之立而師今亦已矣夙遠國榮久辭喧轍神遷靜壑簾泣百靈擬大通之告捐雖寵哀頗異迦智者之攸往則道力罔殊匪徒父可於朝聞實亦形歸而化遠惟念昔與師遊者皆佛法之護持宗門之杰望也余最驚下今得禮師遺骨者惟余在耳能不悲哉乃爲之銘銘曰沮漳之麓藍堆靈隱至德神欽正宗化

韞華池寶樹古宿通人指歸當念合下玄津自觀自淨寂照湛然說錄知見義脫蹄筌直闢性原匪南匪北假筏析流真如同忒譬彼窮子忽獲寶珠艱辛頓失漸復何如譬彼剎那刃斷千縷頓則了狀漸亦因取聞義如斯靈疑悉破幻妄候銷同於龜墮圓通妙覺碧月長空縹緲花雨澹宕香風名山耆舊代有替興實惟應運法象兼弘昔本無來今亦無去蕩蕩虛空著之何處淒淒塔影滾滾泉流恩惠樹寂寂荒坵大地山河罔非靈映千古度門自茲無竟

玉泉寺志

圓秀行實碑



拓片藏于北图

圓秀 達如宗師 行實碑 京352

明宣統二年(1910)五月上旬刻 碑在北京西城區永年胡同華嚴寺 碑長120厘米,寬85厘米;額高23厘米,寬22厘米 王維基撰,何紹微書, 九思刻

武夷山東苑晦臺鏡老和尚行狀

師諱元鏡字晦臺別號湛靈閩建陽馮氏子父天載母吳氏生於萬曆丁丑六月念五日師生而穎拔有英俠氣年七歲習書歌詩篤于孝友聞名利事輒厭棄之年二十一慕姚江良知之學因謁趙豫齋居士乃開發以性命根本要指見董巖古心添師機緣相契知有法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一事及甲辰年再叅虎嘯麗空禪師祝髮深究楞嚴知見無見之旨稍有入處弗能決擇遂謁寶方無明和尚呵爲墮大嶮坑師歸乃晝夜叅尋看五燈會元諸語訛公案幾至死絕一日細看維摩詰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大悟于解行不相應處忽起諸疑又因閱圓覺經隨順覺性章乃一切疑情永拔再閱諸祖機緣勢如破竹矣是年庚戌重九日復往江西叅無明和尚于壽昌纔相見禮畢便問曰元鏡特以此事求和尚印證昌曰如何是此事師彈指昌曰猶可疑在師拂袖便出復呈偈曰識破不值半文錢可憐摸索幾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說甚祖師別是禪昌看曰識得破果狀不值錢乃令且去著明日茶次昌曰昨日公案尚未銷繳師曰請和尚再舉看昌曰你且道何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厲聲曰和尚莫作怪昌大笑曰叅禪要到者一著

子始不受人牢籠也師禮拜昌因囑曰子從此直入深隱自有機緣成就你若強出爲人便可惜也卽付偈曰正印相持時刻愼逢人惟勘印其心不依軌範通消息祇驗生機是志真上下來因無忽略始終去就有誠明天狀未具通方眼決勿私饒冒感承復曰向後逢人不得草草師禮拜而退乙卯年博山大師入閩大仰開堂師特訪之相見次山曰禮佛著師端立山又曰禮佛著師把住曰那個是佛山曰者是那裏來的師拓開曰者是那裏來的山就坐師大笑便出少頃曰雖然如是不可草草復具威儀相見茶次山曰聞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和尚當年命根斷在什麼處所師劈面一掌曰在什麼處所山起身師掉首而出山乃曰可憐侍者不在寄下三十棒山卽日上堂師將出衆山卽呼曰晦臺誰叫你師出震聲一喝山曰好喫棒師曰此是宿食不必拈出且道當時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是那三日山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師拂袖歸衆山曰你只學得一個走師不顧丙辰年不肖道盛因董巖謁博山大師受具後特往江西叅壽昌和尚道經書林訪故人余繼泉偕入東苑見師師因問曰子在董巖會聞博山拈

提維摩經否盛曰曾聞師曰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盛曰大有人疑著師曰你又恁麼太盛異之向火次因舉僧問古尊宿劫火洞朕者個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師曰你又恁麼來盛乃折節過冬時方病勞苦雙目幾瞎且欲死師與繼泉親調藥餌爲救療之有間師輒細究盛平生叅證處及徵詰五家門堂差別之旨盛恣意披其所見師感歎曰不期子乃能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壽昌者枝慧命屬子去也因卽付壽昌源流并書偈云道盛羣英祖德尊萬古師欽承諸聖旨啓我永懷思盛拜受明年卽隨師往慶壽昌師翁七十歲翁特勘驗而印記之亦自深喜末年得此托囑復示師偈曰信知自有那一著直俟機緣純湊泊不假思議聖凡安樂忘斟酌受用寬廓翁明年正月示寂師向因書林余繼泉居士延居東苑靜室間亦來徃武夷虎嘯城高繼泉弟太學猶龍率諸檀護曰壽昌旣沒則東苑當出世矣時庚申冬力請師于一枝菴開堂師強起就一枝開法解期卽辭歸隱武夷誓不出山師構室于最孤絕處各石屏巖常隨採汲行者二三人而已間有衲子撥草叅求者師佯爲不采如癡如狂自歌自咏或有逼授

不得已者師喝曰你者禿厮失了魂在者裏作麼又策杖絕險處蹲坐僧曰和尚在者裏作甚麼師召曰你上來我與你說衲子疑評望崖而退師每多病至庚午年忽疾作時二行者在側曰和尚癯瘦不食病甚危也有何施主弟子有何親友鄰人可速呼來分付後事師曰我從來無親友可分付行者驚曰我等如何區處師指靜室前石屏巖下曰此處可以埋我要不必如何若何行者曰設使死了埋了又作麼生分發師大嘯一聲曰恰好也再問已斃矣時當七月十三日子夜行者乃走建陽尋親友爲安厝後事不肖在浦城聞訃乃驚起卽奔石屏巖則師已示寂三月瘞于所指之石巖下矣師世壽五十四僧臘二十六有語錄一卷山居詩集一卷盛見師全身雖已安土朕未及造塔因作祭文云嗚呼吾師乎吾師乎惟師生平奇崛腦後見腮處俗而惡發癡迷居僧而毒侵狂騷嘗於壽昌門下擊碎驪龍之珠還於博山社中拘折羚羊之角我昔親逢異路勒回十影神駒幸能獨步層霄翀起九苞瑞鳳故師五十四載凡聖莫窺其涯垂手入鄺混勞侶而愈峻轉身出類棲巖壑而彌孤迄今秋首告寂武夷舉目了無寸親侍側

徒有二士臨行長嘯一聲驚惺千峰就地草埋三月
計聞小子隨即奔命四顧孑然木落泉枯雲飛鳥沒
山中狐鼠競爭殘食之餘野外豺狼強據空巖之穴
所恨未獲茶毘永作千燈慧照終當銘塔遠彰萬古
藏猷嗚呼大湊機緣不易酬再來完此未了案如斯
告莫伏惟尚饗祭莫畢即書此文于寶舟靜室復囑
之曰兄爲我守護師塔吾當策杖中原一行俟後歸
來完此大事因即述其大略爲吾師始終之實狀云
崇禎庚午長至日書于武夷虎嘯洞

覺浪禪師語錄

博山無異大師衣鉢塔銘 有序

博山無異大禪師既遷化弟子智閻革奉全身塔於
本山棲鳳嶺之陽吳官諭應實已爲大書特書銘之
而弟子之居閩中鼓山者以師實開化鼓山厥功靡
眇特請衣鉢擬建塔以寄永思力弗克就今春某自
浙歸閩衆復請住鼓山乃率衆建塔藏衣鉢於鉢孟
峰之前去師遷化則十有二年也衆謂塔不可以不
銘復請於某某於師爲法門昆季而實稟具於師且
相依三載屢嘗法味有師資之義不可忘也但自師
既沒虛空中忽有坑塹未得焚片香於棲鳳此實某
之隱痛而不能言者嗚呼銘師之塔乃在今日也耶
據狀師諱大猷一諱元來學者稱無異和尚龍舒沙
氏子年十六有出世志遠遊金陵過瓦棺寺聞雪浪
師講法華喟然嘆曰是法非思量分別所能解習講
何爲遂棄去遇五臺靜菴通和尚乞爲蘿落通詔習
空觀每觀心露地身土湛如如是者五年別通往叅
無明老人於寶方及見以爲一襲笠翁爾乃入闕止
光澤之白雲峰仍以空觀爲事一日因寶方印宗上
座到勉以叅究因舉船子藏身話忽疑情頓發凡五

十旬有半於趙州有佛無佛處如釋重負遂作心經指南寄實方方立焚之復書云直待飲光破顏別出相見而印宗亦勉以偈有低頭始見月孤明之句師猶自負所見以爲老人或不我知也乃趨實方盡呈伎倆曾不得其一領居再閱月形色枯瘁望之似木鷄矣一日從起玉山途中揚扢洞上宗旨時得印可忽問佛印云孺子解尋腥處走蒼繩偏向臭邊飛是君耶是臣耶師曰臣邊事方呵曰大有人笑汝在師曰前何以是今何以非方曰此一非一切非矣既達辟人端居頃間聞護法神倒地不覺心開呈偈曰玉

山誘一言心灰語路絕幾多玄解會如沸湯澆雪沒
 巴鼻金針好因緣時節梅蕊綻枯枝桃花開九月觸
 目如休辨別急水灘頭拋探篙溺殺無限英雄客方
 曰一到多門又到門後別居宗乘堂三載一日親登
 樹人始徹源底超謁實方入門便拜方問近日事何
 如師曰有箇活路不許人知方曰因甚不許人知師
 曰不知不知方舉婆子燒庵話詰師師曰黃金增色
 耳復舉玄則龍吟霧起公案命師頌師援筆立就曰
 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豈能知吐光不遂時流
 意依舊春風逐馬蹄方笑曰子今日方知吾不汝欺

也師自是佩離文字印入正徧知海香幢刹上湧沒
 毫端多聞總持得大無畏正偏妙挾圓頓雙銷不知
 五位之爲三玄六相之非三墮矣方乃命首衆萬曆
 壬寅夏往信州鵞湖圓戒鵞湖亦以元座屬焉是冬
 隱靜於豐邑之博山凡三閱寒暑邑劉孝廉崇慶鄭
 節推維城楊別駕時芳請師住博山能仁禪寺雖草
 昧乎禪律威儀居然三代禮崇戊申年無明老人開
 法於閩中董巖乃召師分座說法師不得已勉爲一
 衆舉似家珍而博山宗風遂震天下故六和磨至四
 事雲臻久之金碧煒煌園林葱菁而據燈王師子稱
 八百人善知識矣閩中鼓山大仰諸刹亦屢請結制
 頻垂鞭影時宇內名流載自綸扉圭弁泊乎墨綬銅
 符西向而咨北面而禮者多至不可殫述崇禎己巳
 金陵余開府大成全文學陳丹衷聞所聞而至見所
 見而慕乃謀諸縉紳邀請豎法幢於天界魏國徐公
 億計師圓音曲唱無不人人各欣所得及歸輒管窺
 堵經始于來忽命簡錄方丈若遠行者之戒處守未
 幾而大悲之疾示矣延及經旬師曰會當行矣遂有
 遺訓漏當子夜坐脫翛然時崇禎庚午季秋十有八

日也却顧來時萬曆乙亥仲冬念有九日僧臘四十
有一世壽五十有六踰年辛未孟冬念有一日奉全
身塔於寺西棲鳳嶺之陽師所自筮也師慈容滿淨
道骨堅凝眉采煒然春秋在頽法筵清衆不肅而嚴
刈麥負薪無不人人委蛇詳叙若有深湛之思者爲
法求人婆心微困而高提祖印把斷要津相似悟頭
推入活埋坑裏痛與鉗鎚故三十年中不少當機罕
聞付法終不以如來慧命博禪羅手中辦香矣有所
請益唯勉以真參實究深戒知解如鴆毒焉其說法
之語如雷震如電激如雲蒸如瓶瀉如海若瀾漫莫
可涯涘三百年來實鮮匹其休者當此魔羅競起之
日凡印之徒塵沙蔽日使無有力抗之者將大地僧
伽盡化爲波旬孽子而師獨能唱道於晦冥否塞之
秋有若還魯陽之三舍焉其衛道之功豈在禹下哉
所手著有禪警語拈古頌古淨土詩宗教答警宗教
通說凡十餘卷語錄則信地說回源錄錫類法檀歸
正錄刺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爲之銘銘曰寶
鏡三昧霧隱塵蒙壽昌崛起如日湧東吾師繼之厥
化彌隆圓炤無外赫赫日中雲包雨笠萬派朝宗公
孤以降靡不景從棟廡辨異祛惑破夢唯師一人壯

哉釋樵方崩岩堯勢壓羣峰衣鉢斯藏高入穹窿說
法音聲海濤天風千載之下式此遺封

鼓山永覺和尚廣錄

博山和尚傳

弟子 智達劉日景 撰

博山和尚者舒城人也諱大巖字無異人咸稱爲無異禪師云族姓沙其父太公取姚氏生和尚也輒不得食酒肉乳和尚否則不爲食越七月而母死使它人婦有子者乳之易教人皆不肯食太公曰糜糠粟食和尚和尚得不死蓋神異焉少長能飲食更不飲酒及肉食也嘗與鄰兒嬉戲爲一兒所撲仆折齒太公性故嚴毅和尚懼其詬鄰兒也遂嚙血歸而詳告它故太公得不怒慈惠蓋天性云年十六矢志出家之金陵瓦棺寺以講法華慨然曰求之在我豈可循文逐句哉遂去之建武禮五臺通法師薙髮受業脩智者止觀之道嘗露坐松下不知晨夜蚊蚋集驅如咬稿木內焉不知有血肉身心外焉不見有山河大地也如是五年寒暑罔輟已而詣超華山從洪法師受比丘律是時壽昌經大師方居峩峩揚曹洞之法和尚聞其名往謁焉見壽昌荷鋤戴笠狀類田父輒心疑之遂入闔光澤居白雲峯三年以所得著書呈

壽昌壽昌以書報之謂其非第一義和尚始爽然自失也遂焚香禮拜毀其藁不復示人益潛心宗乘閱船子藏身語疑情頓發至忘寢食居歲餘忽見趙州囑僧語恍然有得走見壽昌時壽昌已從峩峩徒寶方矣語次頗離微不合遂居寶方力求道要幾至委頓面目黧黑膚僅支骨而精進不衰一日壽昌受玉山請欲與和尚偕行和尚不肯往日暑甚安事僕僕也壽昌曰今日當有人爲女說法令女疾悟遂行途次論君臣五位之旨和尚語刺刺不休壽昌皆然之既而謂和尚曰佛印蠟尋腥蠅逐臭語爲君位事臣位事和尚曰臣邊事壽昌呵之曰大有人笑女在至玉山和尚跌坐石上忽聞神像仆地中心豁然急作頌呈壽昌

頌曰玉山謗一言心灰語路絕幾多玄解梅蕊綻枯枝曉花開九月霜目如休憐別念水瀝頭拋擲深窩溺殺無數英雄客壽昌曰子一到多門又到門和尚益自厲歸坐一小樓朝夕不寐復居歲餘一日如廁見人緣木遂悟至道疾走見壽昌和尚所居去寶方寺數十里須臾而至幾不知足之蹈之也入門壽昌方當戶而坐見和尚至狀異平

日因避問日子近日如何和尚曰有條活路不許人知壽昌曰因甚不許人知和尚曰不知不知壽昌曰
婆子云何燒菴逐僧和尚曰黃金增色耳壽昌因舉
龍吟虎嘯語命和尚頌和尚援筆疾書以呈頌曰投
各有奇模糊肉眼易能知吐光壽昌笑曰子今日始
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信吾不女欺也和尙曰向後還有事也無壽昌曰老
僧祇知二時粥飯不復知有向後事又問壽昌曰女
後得坐披衣幸無籌策足矣遂命秉拂贈之以偈偈曰
本然清淨更如然契證多生值有緣觸目潭融皆三妙
通身作用總虛玄五宗極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共圓
不礙古今凡聖事時和尚方二十七歲聞壽昌心大
師以雲棲宏大師神足授律壽昌往受菩薩毗尼壽
湖興者十年弟子三百餘人初不置首座也和尙至
即留爲首座作偈贈之偈曰雲湖十載虛元位一且
緣何立少年兩個眉毛八個
擢須知佛厥後三禮雲棲雲棲遇和尚殊優至因書
演暢真乘數字贈之居壽湖者六月即還入閩圓上
座與從父廣文君崇慶因于壽湖見和尚也輒心折
之因謀所以致和尚者圓上座遂重繭入閩請和尚
和尚乃與照監院正首座等八人至信州初遊西巖

居四十餘日嘗無所得食則采野蕨爲羹怡然甚樂
既而居祖印院者七月乃遷博山博山故韶國師道
場荒廢日久寺僧皆肉食者流廣文君倡諸縉紳僧
寺僧謂和尚和尚主則誅茅爲屋僅足容鄒而禪律
並行蹶然興起壽湖聞和尚居博山即以授戒儀軌
昇之是時沈大參蒸趙司李士禎俱從事佛乘交重
和尚也而和尚道日隆旋入邵武葺廣福寶安二蘭
若受化者各數百人和尙乃使正首座居廣福而自
歸博山開草建刹漸成精廬居亡何壽昌以應董嚴
請不暇往遂以書趣和尚爲升座說法和尚乃往大
闡宗風辯才無礙趙文學光孚歎曰此真壽昌兒也
繼登仰山再轉法輪還博山而弟子益進朝既燕都
南盡交趾望風而至者歲以千計和尚垂四問以驗
四方禪那多如柄鑿又問首座至和尚見其機顯不
凡遂令閉關時加警策居六年以偈呈和尚和尚曰
是將師子吼者乃令出關以偈贈之偈曰始行大事
六年雪嶺入關
明一片冰今日幸親無置爲首座偈曰匡扶大法願
錢塔擊開關鎖萬千層吾僧正眼從茲顯
爲開背信座元一具嗣是登壇說法時參揚屹如見
地一花端有一如來

微笑之風和尚嘗教從父廣文君參船子藏身語忽

病中有得拈唐人詩爲頌和尚笑頷之頷曰爾前初

後全無葉底花綠紫紛紛太末嘗觀察在泮聞和尚

名請和尚居惠安寺和尚曰予與劉君爲布衣交奈

何舍就公乎觀察知不可彊乃請圓上座居之和尚

既出家與太公不相聞及和尚名大著太公始知和

和尚在因至博山相見悲喜交集曰詎意公至是者

和尚因孝養備至且宛爲勸諭太公得斷肉食歲餘

而歸時郡侯故和尚弟子爲具舟送之至累月而太

公卒和尚因歸展墓道懷寧人人焚香導迎贈禮恐

後劉太史若宰時方爲諸生偕其兄弟禮和尚爲師

求度和尚曰公神氣凝靜當得上第爲法苑干城出

家須異日爾因爲授菩薩戒太史著十問論宗教異

同之旨和尚憑几裁答慧辯雲興語具書中明年太

史舉進士第一一如和尚語其它學士大夫文學布

衣禮足求戒者動至數萬過桐城輻蓋迎者倍懷寧

道路駢闐至有不得見者吳庶子應賓夙參雲棲自

負知識來參和尚請益和尚曰觀公所著頌深入禪

理第解耳語于悟猶未也庶子曰云何和尚曰燒菴

頌云頷曰菴巖枯木太僧生說道無情却有得無

不肯是俗邪庶子曰然和尚曰吾故謂公乃解也庶

子始心服願廁弟子列受菩薩毗尼焉鞭影頻加絕

塵而犇矣是時縉紳先生雲集景附方太史拱乾數

十輩皆皈蓮座深餐法喜因請登浮山說法也至舒

城謁太公墓吳庶子及其同輩具蔬果爲太公設祭

諸文學多從和尚至舒城者舒城人且競奔墓大瞻

禮和尚墓前僅餘席地和和尚得成禮而已一時蹂踐

墓爲不封和尚歸道桐城懷寧其導迎益倍昔時蓋

苾芻白衣飯心受戒者無慮千萬人天啓丁卯冬余

岡卿大成來博山參和尚岡卿固夙窺禪理雖維摩

自居初見猶不肯下迨與語信宿岡卿如醉醒始

求爲弟子繼繼倍至及去和尚曰此真具隻眼人也

先時閩中曹大參學侄數十人請和尚至鼓山和尚

謝不行是歲固請乃遣過劍州道路爭爲參禮不殊

往舒城時去鼓山三十里許有洲常嘆涸船爲不通

必海潮至船始得過和尚乃以多月行又非潮期水

遽漲溢和尚船既度仍酒如故既至揮塵席音如潮吼來集者數千餘人歸而博山名益著于天下故壽昌弟子黃司李端伯久習禪要壽昌入滅即飯禮和尚也別數年走博山謁和尚與之語幾超乘焉余問卿既歸知正法有在欲得和尚之金陵乃糾合徐翽公弘基及諸薦紳以書幣介陳文學丹衷來迎和尚道所經處導迎之儀益倍祠城至金陵居天界寺寺故廣袤數十里可容數百萬人時冠履相趾寺爲之小香積之費日至鉅萬人各一蔬一飯而已觀公初度日禮和尚登座說法是日金陵人皆見白玉光映天界寺處甚有見四天王現身雲端者姑蘇劉監軍錫立素慕和尚聞和尚在金陵走謁焉詢以台教辯如懸河和尚爲剖疑義更示以別傳之道監軍豁然自喪和尚歸送至蕪湖始還余問卿留連江干不忍去和尚笑曰此別何足惜明年秋乃別公耳壽昌入滅者十年和尚往禮塔過董巖趙文學子來謁請和尚再至董巖和尚低徊良久曰曩非先和尚及乃公促余說法翁須十年一旦見迫遂至登座往來

吳越江閩間三十年于茲矣出世太早謝世亦應爾吾其逝乎語訖長笑而別還山則與彭博士份楊太守聞中謀建浮屠爲身後計結夏著宗教通說一卷盡抒玄蘊九月初書成遂示疾至十七日有星大如盤貫方丈鵲吻間中夜和尚召闍首座至榻前反覆宗乘奧義因相與大笑次首座問疾語已和尚示疾次首座問和尚四大安穩否和尚曰猶苦受用問和尚病體是不病底曰熱大作麼又問末後一段光明如何垂示曰問者事進問和尚去來自云何和尚索筆大書曰歷歷分明擲筆跌坐而逝世壽五十有六法臘四十一有一嵩上座集其語爲臘錄若干卷行于世大弟子智閑飫餐法乳堪稱入室成正德業夙著釣足爲後來模範大忠道柔海納道舟等皆洪治之利器法廡之良駒道恒道嵩弘恩辭榮入道精修禪寂幾幾乎截流之香象焉同居者七百餘人蓋人盡旃檀云贊曰余小子日果得從諸從兄栴栴檣及友人鄭大球大愛徐植之潛嗽楊鳳翥鵬舉之屬師事和尚也見其貌甚偉異如世所圖慈氏少林像豈其後身與明與二百餘年宗乘寥寥得和尚而不振翮與盛

哉。禪律不相謀。宗教不相爲也。而和尚法嗣壽昌。律傳慈湖。殆彙之矣。宜其偏坐名刹。爲世仰止。暨且與大鑒爭烈也。

中興信州博山能仁禪寺無異大師塔銘并序

大法豈東而殷若祖翁有卜世之識。少之嫩桂林曰。二株去之。千有餘祀。而我博山無異大師以壽昌靈頭。彈入于洞山寶鏡。三昧漆園有言。萬世而下。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嗣黃檗者。不妨親見。馬祖稟龍樹者。復能光啓台宗。誰謂壽昌口生定非。船子法化耶。少林記。荆非其地之謂。其人之謂也。師龍舒沙氏子。法諱大繼。一諱元來。學者稱無異和尚。生而白衣重。包薑血酒漿。不入于口。夙熏慈忍。兒時匿匿。齒于厥翁。隣子無恐。而蚤爲閔氏孤子。舍園若僧舍。悠若十六遊金陵。聞法華于雪浪座下。喟然嘆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聲分別心。何有教外別傳。天籟之矣。遂禮五臺。靜菴通和尚。爲出家兒。求智者旋陀羅。

尼落處。觀心露坐。身土湛如。不知其類之爲嗜膚者。酒也如是。五年永嘉。空相應法。暖相現前。而師根力自勁。使爲壽昌老人。作德雲妙高。想初至峨峰。觀簞笠爲雨。入圓止光澤之白雲峯。著心經指南。洋洋乎幾于兩涯。不辨得峨峰報書。直待飲光破頭。別出相見。始信爲過量人。炷香遙禮。矢志宗乘。而船子沒蹤跡。話從印宗法友。舌端爲師。門鼓吹。猶未有以難也。龐贈伽陀。有低頭始見月。孤明之句。而師更念。船子在藥山之門。何以二十年始得警地。疑情頓發。七聖皆迷。兀兀騰騰。五十旬有半。而於趙州有佛。無佛機緣。如釋重負。謁壽昌于寶方。多乎呈箇。曾不得其一領。居再閱月。形色枯瘁。望之似木雞矣。從赴玉山。揚挖。嗣宗時得印。可昌問。佛印偈云。蟻子解尋腥。處走青。颺偏向臭邊飛。君耶。臣耶。師云。臣邊事。昌呵之曰。大有人。唉汝在師。云前。何以是。今何以非。昌云。一非一切非矣。既達。辟人端居。食頃。聞護法神倒地。不覺心開。呈偈云。玉山誘一言。心灰語路絕。幾多玄解會。如沸湯澆雪。沒巴鼻。金鍼好。因緣時節。梅蕊綻枯枝。

桃花開九月觸目如休辨別急水灘頭拋探篙溺殺無限英雄客昌曰一到多門又到門蓋解心絕矣而命根未斷別居宗乘堂又五十旬有半觀登樹人而悟乃徹源底也超謁寶方入門便拜昌問近日如何師曰有個活路不許人知昌因甚不許人知師曰不知不知昌舉燒庵越僧話問婆子作麼生手眼師曰黃金增色爾又舉僧問玄則禪師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命頌之師援筆立就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啼昌笑云子今日始知吾不汝欺也師問向後還有事也無昌云老僧只知穿衣喫飯師曰豈無方便昌云子後得坐披衣幸無籌策足矣因命秉拂贈以偈言本然清淨亘如然契證多生值有緣觸目混融皆至妙通身作用總虛玄五宗極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共圓不礙古今凡聖事如來禪合祖師禪更囑之曰當以無心相續正用盡法行持誦無報之慈恩利有緣之正信而師自是佩離文字印入正偏知海香幢刹土湧沒毫端多聞總持得大無畏正偏妙挾圓

順雙銷不得知五位之爲十玄六相之非三墮矣宋薦福本禪師嘗說法于信州博山之能仁寺人亡政熄利有典刑萬曆壬寅師年二十有八受豐邑劉孝廉崇慶鄭節推維城楊剗駕時芳上足萬融圓輩請偕八弟子成正等玠等融等處焉雖草昧手禪律威儀居然三代禮樂壽昌度于已事而辦自建陽董殿遺書者三屬以代座師不得已勉爲一衆舉似家珍而博山宗風遂擅天下聞越吳楚間惟一月真無與等者以故六和巖至四事雲興久之金碧煒煌園林葱菁而踞燈王師子稱八百人善知識矣或謂波羅提木又不爲宗通者說而師自打落鼻孔身心羈磨次第具足性遮皆淨持犯彙忘嘗之卒然窺以閱爾鬼神不得見其隱矣故師於超華極著洪公驚湖養菴心公皆用和尚禮而驚湖虛座元者十載遂以屬焉師是以三觀雲棲祖翁得其殊目特書演暢真乘之勝而師念戒爲師故徒五臺之派繫籍雲棲其後又以得法因緣爲壽昌衍嗣故出師門者源一而委二鋒穎則開之限藏粹麗而茂以香光禪土交參

銷歸不二而一片熱腸。視寐者力負夜趨。愀然沸然。不啻赤子之將入井。悲心普遍。愛見都忘。第二峯頭。對綠施。攝荷不至一闌提。則昧谷之於高山。蒙茸之於寬博。信進念熏。得未曾有一也。至於就父朝君。如奉節度符印。乃至無有一利。那際。驚起傷他。余小子淪亦竊於日用中。少分觀著。壽昌謂殺佛活祖。人尙不敢縱心生滅師。可謂拳拳服膺。薙染以來。正勤匪懈。白衣丈室。抗塹自遮。郡邑宰官。來而不往。沈觀察。蒸季任之義。殷勤三請。始克違過。禮於招提。而蕭使君。思似趙節。推士禎。謝邑令邦薦。輩巖座白椎。先生之門。無執政矣。南湧北沒。則閩之鼓山。諸利。鞭影頻垂。博山雨笠。煙包。強半海濱。鄒魯宇內。名流載自。綸扉圭弁。泊乎墨綬銅符。西面而咨。北面而禮。多至不可殫述。述其先後左右。師于一大事者。余小子淪得師親。繫衣珠從雲棲。優婆塞稱博山菩薩弟子。曹山孝滿。將不在茲。蓋師充充於色身之父。而皇皇於慧身之母。寶方一悟。自以子職無愆。更二十餘年。從故鄉人得生父耗。亟致之伊蒲之餐。以脩法喜而孕珠。

九品之臺。所需雖鉢。鑽之自出。必請於衆。明年天啓丁卯。尋訃而至。取道桐鄉。慈社法檀。厥名錫類。蓋簪盈缶。實蓄有徒。小子妄引其端。攀附有心。步趨無足。而浮山密邇。桑梓賴師。右掌遙擎。永言孝思。緣熏增上。寂光與力。庶幾究竟。莊嚴崇禎己巳。金陵之遊。則余開府大成。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慕。惠徵二祖。徧啓羣蒙。天界法幢。所謂無大無小。從公于邁。狂奔暈就。號爲四輩弟子者。指以億萬計。而師圓音曲唱。乘言會宗。不落思惟。法爾回互。真不啻觀影聞。黎從涅槃。起一時千鳴瓜印之徒。往往竊臨濟後架。禪作日下孤燈。伎倆劍揮。巢破露布全彰。而歸正一編。足使法門五衰頓還。魯陽三舍功名。遂意在斯乎。師慈容淨滿。道骨堅凝。眉采煒然。春秋在額。法筵清衆不肅。而嚴刈麥。負薪無不人人委蛇。詳叙若有深湛之思者。師云。吾功令雲栖而未之逮耳。初發悟時。常坐一小樓。日惟一餐。手不釋卷。脇不置席者累月。偶嬰憲疾。巍坐終宵。嗣其室者排闥而投。五體蓋那伽之定戒。與之俱無。作悉檀不住於相。酬機應供。

可日食三兩金而師滴水同餐寸絲不掛追憶昔者自閩嶠出向鐵山折脚鑪邊飽四旬瓔珞粥香厨狼籍了不作濃淡觀而檀波之別注于師者宿于蓮盧如時而布皆僧物也壽昌並畊三刹雲棲移粟諸方師其二之中乎請轉法輪藉手爲壽則冰之投石矣雲棲之役普陀是瞻颺風蕩舟衆乃大恐遊目於斯儼若空生晏坐曰正恁麼時送却皮袋子便休而天界拈椎博山返錫小子聞其度越者兩事不動智無緣慈皆非有心人境界用師家法語忌十成此以知師之能爲主中主也爲法求人婆心微困有請益者示以一息不來句歸何處猛令提撕不徹不止而師高懸祖印把斷要津相似悟頭推入活埋坑裏痛與鉗鎚登其門者龍象如雲未卜他時阿誰道個何必以故三十年間不少當機罕聞付法嘗與余開府激揚此事大有徑庭苟非向上一路乘悟併鎮寧與不可傳者俱往以需後覺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終不以如來慧命博禪維手中瓣香佛事矣辯驗龍蛇三垂影草一曰古澗寒泉水作何色

二曰不萌之草爲甚麼能藏香象三曰徹底無依向甚處安身立命洞上之立全提偏吼薦之言下何處不是博山歸自金陵輒管窺堵蕊蕝分乞亦未之前聞也經始子來忽命簡錄方丈察及秋毫若遠行之戒處守居未幾而大悲之疾示矣慰諭經旬遂有遺教衲僧衣線下事囉心衝口刺刺不休首座智闇問和尚安樂否師曰儘著些子受用問還有不病者無師曰熱大作麼問來去自繇請道一句師爲書歷歷分明四字漏當子夜坐脫條然崇禎庚午季秋之十有八日也却顧來時萬曆乙亥仲冬之廿有九日僧臘四十有一復更四稔而世壽之甲始周踰年辛未孟冬廿有一日奉全身塋於寺西棲鳳嶺之陽師所築也天之將喪民之無援法梁崩摧慧日滅沒緇白遐邇愴地籲天而最初代座董嚴迫於三命早榮之本未獲後凋師嘗爲建陽檀越超居士晏如言之矣方綱出入一身多身眞性廓然不借而借仰山老子已於千載之上邈得師眞所留言說法身別爲九種回源之錄肇起博山通說之錫實開雙樹闡信地則

毗耶下座作拈古而天童喪機禪警語爲發最上乘者痛處加錐滑時與杖可當換骨神丹淨土偈橫陳清泰四華再發頭陀一檠永明料揀光影重重而宗教答響所謂三根普被四教均談不壞今時全超古路竺乾四十九年震旦千七百則只者些子師可謂得法自在三昧矣智闇是師尊重弟子齒光心印具體而徵諸監院次及于事夾輔門庭咸正無缺博山管勳區宇成照爲魁別治邵武二藍曰廣福曰寶安則成正爲師分身揚化台州道嵩洞明因果勇棄蓋纏苦到禮首楞嚴王得肉眼淨欲明祖意但辦肯心與聞公鞭弭周旋故是博山二妙還觀高足其數甚多了因時至必有與師代與而叶久昌之識者居士之及門者劉孝廉最爲莫逆初繫念準提陀羅尼機緣僅熟被師以船子公案鈍實八年忽發輕安借昔人韻語頌之雨前初見花間藥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師擊節稱善臨終感大士現身詰所希望對以成佛度生而沒今也披誓願鎧究涅槃心雄峙金湯必余開府大成徐魏公

弘基之爲巨擘劉監軍錫玄以中興台教爲已任勞師就機落草引入曹源彭廣文份楊史君聞中般若根結參求志篤尤師所屬目也至如廣淪無論天下事卽書于錫類篇者於治爲鎬於稼爲莠醒關在握竟作餓夫恩大難酬付在祇劫闍公率先耆舊勸狀徵辭拙指妙音誰當側耳博山拄杖躍出塢廟東頭過百由旬打教髓出有分在銘曰

儒聖之統	歷年五百	聞而知之	與見無別
迦文眼藏	一祖無宗	覲面傳心	曰在爾躬
將心與傳	了不可得	不可得中	剎那塵劫
塵劫剎那	非去來今	等無間緣	異世同神
諸識猶爾	沉真如性	古鏡新磨	明明祖印
所以洞宗	集于壽昌	大好山下	五位全彰
卽彰卽藏	無跡亦跡	黑白交參	綿綿密密
義峯非住	寶方不來	樹頭雲破	池面天開
不許人知	聊通一線	壽昌所聞	博山所見
殺活縱橫	鳥道不行	全身歸父	退位朝君
從平等慈	流差別智	海墨書空	解脫文字

和寡彌頭 惜得眉毛 盡法行持 令嚴寂寥
到處垂綸 逢場栽竹 長者馳求 習王付囑
星隕告符 仰此額山 日月月面 前三後三
不涉虛玄 重談至妙 起坐啜茗 莞爾而笑
師所住處 卽名少林 桂子飄香 其聚如雲
迷中倍人 咄哉廣淪 湛然十虛 徒勞執捉
師無身度 何增何銘 威音那畔 石女彈琴
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十月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

覃恩進階奉政大夫菩薩十戒弟子峻舒廣淪吳應
賓謹撰

无异元來禅师广录

天隱和尚行由

辛未重陽師在磬山衆請師述始終叅履師固辭衆
堅請師曰若論此事本無言說歲月浸久經歷繁多
雲水艱辛難以具告扣已所叅聊通影響余生荆棘
閨門母潘氏不幸早歲失怙母老孀居時值凶荒貧
難艱苦無從師範之訓失讀孔孟之書祖業行戶幼
不堪任幸植夙因時中常念觀音名號憶得小時伯
母偶携出戶閒望井邑忽一念返照見空豁豁地境
界一回至十餘歲貨菜養母漸涉世緣不覺隨聲逐
色頓失前來赤子之心二十歲始發心茹齋然不知
三寶歸向唯對神立願二六時中邪念忽起默誦小
人閒居爲不善章頓然念息一日偶經講肆值講楞
嚴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
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余時一聞惕然發起畏生死

心自念既在世間虛受輪迴遷變不常咸屬幻化何
不急早修行貴圖脫苦聞幻有和尚是大善知識自
清涼山來唐凝庵太常吳安節通政延居龍池山道
風遐播闢揚臨濟正宗單提向上一着特往歸依自
後只一念怕生死心切單體究本分事雖處塵寰
中實無有一毫畱念世緣一日母命携籃買腐籃錢
俱與店家手空而歸被母呵責余時工夫愈覺痛切
母見我道念堅固不悅處世允余出家時歲萬曆戊
戌遂脫俗依和尚苾芻初看趙州無字話半載不得
發明更示余叅如何是我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余
領受提撕無論閒忙動靜處行住坐臥時死死挨拶
不敢少怠一日和尚同衆看出窰有覺所兄云聞四
大名山菩薩出現神通廣大和尚募接語云我這裏
亦不少余進曰如何是這裏神通和尚曰快些度軌
其時稍稍有入第未敢認爲本源真性次後工夫急
切晝三夜三看來看去及百餘日偶展楞嚴見佛咄
阿難云此非汝心於時如善財入彌勒樓閣忽憶昔
年童稚境界目前無異無別頓覺從前疑情放下平
貼貼地一日室中和尚舉筆嚴經佛身充滿于法界
普現一切羣生前爲什麼汝等張着兩眼不見時邪

州兄云據某見處是佛見無我是我見無佛和尚云
料掉沒交涉復顧余曰你如何會余曰據某見處道
得一字卽不出和尚曰同坑無異土明春侍和尚入
城在顯親禪堂余請問永嘉大師道忽然如托空時
如何和尚一喝復顧余云我代你修行罷余時禮拜
便會得賓主照用之句復適石城寓天界寺謁雲松
老師貌古臘高精勤定課寒暑不移可畏可敬親榻
數日受益良多又訪文齋老師於能仁寺此老敏而
文質出語新奇令人心暢也秋後還山至辛丑余遂
掩關和尚囑云汝既有入處此番當更精進他日利
導有情勿令斷絕吾北行矣余時不獲從侍巾瓶如
失慈父懊恨無已然無可奈何只得關中隨時消遣
雖閱古人因緣一一有透露處或拈或頌隨問隨答
至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
什麼處乾峰拈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僧復問雲門
門拈扇子云踰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
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却又去不得於是方叅兩載
終日蒲團正在忘絕境界之際忽聞驢鳴恍然頓釋
前疑如放下百千斤擔子有偈曰忽聞驢子叫驚起
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關自後看公案如劈

竹相似了無滯礙偶聞風拂松梢雨打窓紙隨口云風聲與水聲不必論疎親一耳聞爲決何曾有二音至甲辰年四月八日解關遂與密雲兄三藐弟趨觀和尚抵蕪都普照時冬殘矣和尚見三人遠去甚喜因驗余等曰汝輩離老僧三載各各呈箇見處看余禮拜使出復呈偈曰人說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和尚笑云汝是窮人次日復徵云汝旣爲我臨濟門下兒孫當盡臨濟法要祇如四料簡汝如何會余時以四法界答之和尚首肯余復問曰歷歷孤明時如何和尚曰待你到這田地與你道余便喝和尚曰汝還起緣心麼余拂袖便出一日因事和尚穿襦衫舉椅子曰汝上座待我拜你爲師余笑呈偈曰木人提唱笑呵呵更着衣衫誰識他昨日覷來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和尚覽竟亦笑云此偈甚愜老僧意時古輝老師其來少室博通三藏講諸經于白塔寺余釋教乘不可不達古德云通宗不通教開口便胡道通教不通宗如蛇入竹筒宗教兩俱通如日處虚空宗教俱不通如犬吠茅叢故同密雲兄遊歷教海明春蒙 聖母慈恩建無遮大會于臺山延靜淵老師主法余時得從杖履以廁法席

領法華妙旨今想見此老孤高標格操履水霜真乘法範萬指圍繞余沾其光受益孔矣又近妙峰老師于塔院寺連居數月時常請益析義真誠苦行因果明白建葺德業浩然無窮時相與言句頗多歲久已忘後回京中復侍和尚密雲兄南還遊浙中余謁幻也老人於天寧寺觀其高風逸韻眞人所不及問答由繁故不述也已上皆一時耆宿誠爲人師法者一日本師和尚得恙甚重余思法門吾本分大事雖略露一斑會未明證倘和尚不起于疾奈何其時晨夕不離左右曾于中夜拜跪曰某雖侍和尚十有餘年本分所得因緣特未明證今欲呈似不敢自欺一字望和尚慈悲和尚爽然坐起余一一傾心披誠和尚曰汝旣如是吾亦如是余時便禮拜丁未歲余與三藐弟懇和尚還龍池次年臘月就龍池開堂命余爲西堂余固辭之力進此道是冬發大病明春稍愈和尚復以秉拂事命余余再三辭讓癸丑年命理院事余因病又辭因假嶺南靜室掩關時計隨侍和尚南北往還併初發心親近共一十八載跋涉道途間關勞碌總爲自己本分事冬底拜辭入關和尚復垂偈付密雲兄賁來云老衲於今不坐關旣無住也幸無

間何曾進又何曾出只在尋常天地間余拜讀訖隨韻呈數偈今刻錄中不幸春來和尚順世余破關匍匐歸哀悼不已抵龕安制調停叢林事妥曳杖弗辭依舊入關承凝庵居士及諸檀越書至強余出關余力辭至深秋舊病復作幾番垂死延到冬底衆兄弟強余還山余亦恐不能久住於世故順從歸龍池奈沉痾之症夙業牽纏淹留至庚申年方得病瘳意希徧歷諸方隨遇垂手緣足力不能偶識徒踏得山南幽處名磬山荆谿極深谷也余因是有終焉之思矣是年秋便誅茆仲冬後蒙密雲兄等送余越嶺時祁

寒中縛茆未就尚無卓錫之地匆匆到來衆皆嘆息此冬泊春大雪綿綿積五十餘日人跡罕到徘徊四顧唯饑禽野獸而已儲盡糧空烟爨欲絕時雖嗟之弗能濟也因卓杖語伴者曰若老僧數盡卽埋此山不必更送骸骨入龍池塔他日自然成就伽藍地也迄今屈指已經一十二寒暑藉吳曹諸檀愜力護持却成叢席每每雲水高流沿溪尋入乞余開示備述往行余固未從不料今日與諸人吐露浪布一場敗闕正眼觀之如空花水月本無生滅去來之相可不見笑大方何足撥齒云耳諸人若要幹辦本分大事

豈在尋人蹤跡宜當自勉勿記吾言衆禮謝

天隱和尚語錄

五峰學禪師行實

一日衆入室作禮乞師宣述參履始末啓迪將來以垂正眼師三辯不已乃云蓋西安臨潼人父任母杜氏萬曆乙酉四月八日生予自光滿室性不茹葷稍長常樂靜坐看破世間一息不來四大皆屬敗壞何況餘物十六喪父卽決意出家因母在堂不能得遂二十方得離俗投五臺大嶺寺天齊師薙髮師開示常令行住坐臥不離者箇後辭師到熊耳禮初祖察值無言和尚舉僧問清源如何是佛添大意源云廬陵米作麼價予乃疑情頓發自此衣單盡弃歷季寒暑一衲晝夜參究廢寢忘餐登金剛臺立禪打餓七次遇性空師同居僊人洞一日予問如何是西來意空云石頭予疑情轉切未幾同往南海過虎跑謁三空師予問某甲要做箇出世底人不知進步空云你如何曉得到者裏來予云特來請益空云智光一焰諸妄自無卽欲別往伏牛到常州復遇性空師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空撫桌一下予忽有省從前廬陵米價及石頭語一時透得遂作禮同空復居僊人洞空一日指雪問予如何日出復雨化太予云大用當前諸妄自消後空時常追逼應機每多不捷予

自覺工夫不到不得方圓故決志上伏牛入堂打七至第六日一足跣定不覺神忽離身從山門外離地丈許踟躕而坐值堂主打一葛鞭觀自己身面瞥然復體從此澄澈昏沈極少惟湛寂境界極多俱不坐復進終南五峯巖住靜三載後住五臺禮月川師從澄方律主圓戒竟乃入楚訪黃檗念師因問師以何法接人念云有甚麼添各家弊各家飯予見說道理便辭行到匡廬訪憨師問云不用方便請師指示愁云不可求道理不可求玄妙只要放得下予覺無宗門向上爪牙乃造雲門參湛師問蚯蚓一缺刻做兩段頭尾俱動未審佛性在頭在尾湛云如人扇風箱住手一時休予云此身壞時真性向何處去湛云那箇是徐底身子良久湛云亦未見得予云如何是和尚身湛云開口成雙樹無言落二三問本師密和尚開添龍池徑往問大地無寸土時如何本師云你向甚麼處安身予云請師指示本師便打予云進退無門時如何本師云無繩自縛予云請師縛本師復打因問予你在雲門有何言予云某甲曾問文殊爲甚出不得女子定湛云纔方出也又問罔明爲甚出得女子定湛云何曾出來本師云你作麼生會予

云任他橫說豎說本師復云你喚甚麼作定予良久
本師云不是予云師喚甚麼作定本師云我且放尿
著予云者是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師便出隨
入云善財參徧處黑豆未生芽予良久本師便打次
日辭本師到汰藏寺閱藏如癡如呆只是放不過因
暑熱移單至大殿佛側邊一日忽然情塵脫落癸亥
春復入雲門湛師處令職後堂作教授一日湛師上
堂名衆云還有知痛癢者麼予向前合掌湛云你那
裏灑灑落落我者裏唧唧唧予云香象伸頭回顧
意須知劫外有青天湛云若有路上更高人也行
予云無行太處向甚麼處去湛云你不知太處麼予
云請師下座甲子春登通玄復謁本師呈三偈其一
云喚全不濟進得門來脚端地橫豎全無拄杖子赤
手空拳無柄蒂箇消息遇人喪盡目前機天下老漢
無處覓其二云出門好得見兄妻叫阿嫂暴地一聲
紅綫斷舉足動步便是艸其三云不出不入是何宗
截斷兩頭空不空灰頭土面不恁麼遇著推兒撞著
鐘面呈本師本師問畢云如何是推兒撞著鐘予云
請和尚看著本師便休又一日本師同予話次驀申
脚云你作麼生予以脚踢之本師笑云未在未在予

云和尚道看本師倒臥予云也只是困本師云你又
與麼去也予乃禮拜來日予辭行本師自搥鼓上堂
握拂子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
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
舉卽分付汝予卽連跳兩跳云要不要不要師云猶是
亂叫亂跳更試舉看予轉身云某甲去也本師乃付
予禮辭便行丙寅歲復入金粟省覲本師安爲西堂
復命首座丁卯予告行往南京弘濟寺掩關卽今看
來冒寒暑於二十六季涉程途於數萬里外皆是顛
倒夢幻枉勞心力又何堪挂齒乎衆各慶喜禮謝而
退

塔銘 五峯禪師

五峯禪師嗣法於天童密雲悟和尚邇南嶽繇臨濟當傳燈世嗣爲第三十五世之嫡子也師族姓任長安臨潼人降誕於神廟乙酉四月八日蓮胎茹素鶴骨出塵二十歲失恃怙薙髮五臺從天齊師觀修靜業法名如學別字無爲晝夕思惟向上大事了辦生處斯心未安決志行訪始謁熊耳無言大師卽往圓戒於澄律師止主律堂閱藏復徧歷金剛臺虎跑伏牛終南行力溪苦處活數番自得解粘釋縛到黃檗匡廬雲門徑山還至參密雲和尚於龍池溪契法旨推爲師子兒及從和尚入天台通玄親承煅煉屢臨血棒機不放過依止未久師辭行和尚握拂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卽分付汝師卽連跳兩跳云不要不要和尚云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云某甲去也和尚乃付承受別去其後省觀和尚於金粟時崇禎辛未師來主大瀉同慶斬石誅茅僅蔽風雪從學如雲宗風大震座下自足脫穎者如養拙明公師勉勵溪重使其苦節晦潛癸酉出山將行化於五臺至金陵爲余集生中丞請說

法祇陀林內於時鼻孔通天吼聲六震東南望爲大泐幢無何自期厭世是季七月二十二日正午示寂先遺以手書入山囑法於養拙明公使主瀉山蓋自任一燈在瀉也師世壽四十有九得僧臘二十九越壬午弟子鄧素復智等依法闡維函師靈骨奉歸大瀉養拙明公迎供建塔癸未塔成以不肖嘗瞻禮師足竊附泐末養拙明公通乞爲塔銘不敢淡辭固陋敬爲之銘銘曰

明三百季視爲中古龍象不行山川羣蕪卓哉天童遙被花雨首度五峯探驪編虎爰命拄杖復開劫土潛淵抱珠明月正午海印密印寶光值吐出瀉浮湘應供天府秋滿祇陀迦陵不語作塔瀉山玉歸玄圃千巖萬壑了無言三五峯巍然中興泐乳

大明崇禎癸未季八月八日羊城外史邑人陶汝爲拜撰

明示寂嗣臨濟三十一代聖恩藏禪師塔銘有序

董其昌

學道須歸鐵漢非將相所能利生必用金篦非人我之逞山有
而無骨者難居得骨之僧人有英而不雄者莫荷大雄之擔
若夫高朗之識則大其氣沉潛其思堅固其願肩七挂劍血立
藏於梵天古本含蓮香偏重於淨戒當吾世也有其人焉其三
峰禪師乎師法名藏字於密學人稱為三峰和尚梁谿蘇氏子
也父蘭母周氏積慈善根獲寧馨報岐嶷厭於葷茹茹此不為
童嬉親供養具若識金環誦般若經如注瓶水十五歲剃度五
牧之德慶菴焉雖初發心尚修慧業神者來告若宿命通有曰
四十悟道六十歸空其懸記也二十九歲受戒於雲棲又十年
受具於靈谷又十一年嗣法於金粟又七年開堂於鄧蔚其閱
歷也初從高峰語錄悟半醒半睡之微故以高峰為印心後讀
覺範智證傳悟一賓一主之揭故以覺範為印法其師承也語

錄三十卷唐錄五十卷弘明法儀十卷五宗原一卷最後託一錄
一卷其著述也北禪著梵網則佛像故光闡元禮石佛則石佛
顯瑞其感應也老趙州之上等人來牀上接中等人來牀下接
師則不然甘露一雨甘露一味老宿與初機等觀宰官與卑田
同視叩則必應誨則忘疲其接物也厥初寺名破山隱同貧子
甘半菽如玉鐺披百結如鉢衣既而名聲普聞財耗全集有布
金者委土視之藉其河潤轉我食輪礪齒有加滌腸如故其苦
行也至於背觸俱非之鑪轉佛魔皆掃之鉗鉗使弱聾吞丹七
而返魂收子望鉄牛而退步罵豈罵耶古德之法施如此謗則
謗耳獲持之花報歷照其弘法也上堂四十餘會普說小恭不
記其數度徒百餘受戒萬眾得法者十二人一嘿成問石乘在
可證項曰撒海子垣剖石壁于磐鴻具德孔維起儲慧日結潭
吉忌先付法有梵伊教已早段其傳受也師所苦心綱宗為最
五十年前紫柏老人常從事於斯矣獅弦重秦鶴和仍稀將耐
未了之因豈取不還之果嗟乎鷲王擇乳知雲門之有人白鳥
默經誤生公之忍死神州大來氣象忽爾豈然江表白社風流
於茲盡矣其昌超風日久傾蓋酒史漁父入桃源謂前進之可
識慶喜見阿閼嗟再觀之無期輒應象求續標僧寶龍顏北城
山神心未禮足嘉蓮草字石文將無點頭乎
銘曰空王弟子性烈丈夫十號居一五葉不無臨濟行令雪點

洪鐘蕤：赫：岳偃海枯小根小器中獨為提不克負荷絕學
荒蕪爰有三峰崛起蒼蘆真風嚴冷古貌貞林疑園先破得大
頭顱悟無可悟吾猶故吾頻加息響野千競呼制斗折衡懸絲
可度師曰危哉慧命我枝頓此綱宗因猶久矣師實問問程杆
自許群黃熾然如石投水或曰一花五葉如父有子父業既同
諸諍可止或曰明教綱宗本無實憑若有流布何成舍後若無
流布證據則乏獨是之是引而不發或曰得坐板衣辨魔揀異
葛藤既剪符節自己不食馬肝亦為知味嗟：蟬翼為重千鈞
為輕折枝為難趨海為易師負九鼎而輕者忌師度弱水而為
者議走顛倒見非差別習吾所知者天堂三峰一室一龍臨海
正脈為仰家風鐘中無鼓：中無鐘蓋消融於大寂滅之海而
以竹篋共同者耶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
事府事修國史副總裁東宮講讀官華亭董其昌撰

吳都法乘

三肇和尚年譜

吳虎丘山雲岳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臨濟大師唐懿宗咸通八年丁亥示滅距明萬曆
元年癸酉歷七百又七年矣和尚降生東震旦國
古揚州無錫蘇氏蘇氏宋著族和尚曾大父隱居
蘭泥鄉譜闕不能考父老皆稱為白雲尖蘇氏和
尚父諱蘭母周和尚之生月紀十日紀七時紀已
庚午和尚誕日下座錄法語畢笑謂弘儲曰我生
在霜寒木落之時年運在癸月亦在癸寒水堅凝
我能合時宜乎弘儲對曰不與世心和合寂音為
今日道

二年甲戌

和尚二歲江南俗尚擅周和尚四顧不取一物唯
笑而已

三年乙亥

和尚三歲

四年丙子

和尚四歲

五年丁丑

和尚五歲方剝栗食聞父先生爲門下士講孟子至浩狀之氣授粟而起神思慨狀父先生憾狀曰恐蘇氏不能有此子父先生自號鏡湖居士

六年戊寅

和尚六歲

七年巳卯

和尚七歲積雨水暴至河魚大上村墟蕩蕩成江河是年和尚始出就學論語章句家人求和尚館中不見俄見和尚乘一大龜龜緣文星斗章衝洪濤而來因迎之艇子鄉曲神之弘儲住虎丘臘夜與南潛語及先世告潛子曰我見世間祭廟有樂章我欲起傳法祖堂祀歷世祖至汝祖祀汝祖我欲草創禪祖樂府九章其第一章曰乘龜來汝素長樂府以我言爲當乎

狀云五歲誤

八年庚辰

和尚八歲

九年辛巳

和尚九歲日茹菜不忍傷物命爲食有蘇氏先輩見之曰孺子欲爲蓮池耶學其放生和尚因此語徧索雲棲放生襟文讀之流涕曰不異我意

十年壬午

和尚十歲

十一年癸未

和尚十一歲就醫五木德慶院德慶院僧雲居和尚從舅氏名醫也和尚嬰療疾往來德慶院其初至德慶院也方禮佛投地心如洞開宿疾忽瘳後和尚語叡侍者曰我其時如子得母如久客還故鄉不覺悲喜交集

十二年甲申

和尚十二歲是秋和尚作出家好歌有秋懊惱秋懊惱青山待我回頭早之句鏡湖先生見之裂其紙和尚慟哭

十三年乙酉

和尚十三歲家居慰其父母讀書深思

十四年丙戌

和尚十四歲家居

十五年丁亥

和尚十五歲冬十月和尚辭父母出家德慶院鏡湖先生泣而從其志曰汝儒者子不能乞食道途也授之田名其田曰湯藥之田又曰灑掃弟子職

也汝羸弱慮不能荷擔爲置一行童師彌堅卽欲爲和尚下髮和尚曰茲大事我不欲同俗草草乞三年學出家汰受名汰藏

十六年戊子

和尚十六歲

十七年巳丑

和尚十七歲

十八年庚寅

和尚十八歲鏡湖先生曉出突遇和尚于門先生曰歸乎和尚曰歸矣歸行冠禮入告其母卽日爲和尚冠冠而拜祖先拜父母畢曰我三日後脫白矣德慶院失和尚三日矣一院疑駭午鷄鳴和尚突如來高冠峨峨見其師投地稽首曰今乞割草矣所以歸而冠者童真入道吾教所重狀往往有未成人徑爲大僧者凌節而登終未盡善時國學薛公敷教聞而奇之爲鬻僧牒

十九年辛卯

和尚十九歲春禮部牒下得度按曾說云我十九歲剃髮德慶塵勞滿眼未知此事中心耿耿若有所失

二十年壬辰

和尚二十歲

二十一年癸巳

和尚二十一歲薛太僕敷政寓德慶院謂院衆曰此天騏驎勿累鹽車時和尚有咏蟬詩曰素志本非千露澤清標那肯混泥沙

二十二年甲午

和尚二十二歲和尚旣高自負目前無當意寄適吟嘯和杜拾遺秋興和李青蓮登高丘而望遠海有海濤秋紫三山青鼎湖怒拍飛龍背之句

二十三年乙未

和尚二十三歲徧發笥中書讀之于古經訓各有參同而猶研慮于易推高發隱窮贖析微粘河圖洛書于壁嘗語人曰十河九洛象教總持須從無文字道理處求之直指錢公一本自任易學與梁谿顧端文高忠憲諸先生倡道東南品衡海內見和尚後貽書曰見公如見麟鳳後論孟參同學庸究授門人梵伊致已行世五經參同授門人憚曰初

二十四年丙申

和尚二十四歲修耳根圓通

二十五年丁酉

和尚二十五歲錢薛二公一日搖艇子到門偶舉楞嚴圓覺諸經論問和尚和尚曰楞嚴云諸可還者自朕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瞿曇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核太盡送在人口裏多不解吞又云但能轉物卽同如來臨濟德山又豈能過之圓覺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而今諸家浩浩說禪爭能許便捷顧二公笑曰恐當日寂音詮註二經猶不及我三段義隨問二公楞嚴中說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論語中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試說二宗差別錢顧薛曰議論變矣

二十六年戊戌

和尚二十六歲先是創虎谿後社于開利寺當時名彥爲作蓮社高賢後傳副之以圖傳遺以存其圖圖後留三峯閣黎耳圓應未脫白見而爲弘儲言之

二十七年己亥

和尚二十七歲書法華經矢于佛曰願早遇至人

示大藥道當是時和尚名益高四方士大夫問道者履交錯晉陵梁谿道學淵藪和尚左提右挈儒釋馳驟時會通華梵著揀異上下二篇後住萬峰夏夜乘涼蔡雲怡侍坐和尚顧諸弟子曰焚書以前聖學乃分焚書以後聖學乃絕絕而復起漢而禱至宋而盡至我明而復合

二十八年庚子

和尚二十八歲夏四月夜夢觀音大士語和尚曰我心中有物你爲我拈卻和尚夢中應曰某甲胸中一物情甚麼人拈卻遂覺曉起悵鬱經行山門前樹下撫朕曰宗乘中事我自問理會也理會得說也說得只是一事未在敵他生死不得遂決意腰包行脚

二十九年辛丑

和尚二十九歲走雲棲乞戒宏大師曰朝廷戒壇未開姑先受息慈戒和尚拜受命尋登雙徑晤寒灰老宿于喝石岳則紫柏老人上首也灰熟視曰此事無人做得公且持偈公持偈滿夏念非行脚初心乃造白雲會虛公移錫弁山造弁山虛閉苑關復造霞霧大山訪無欲老人又值遷化或言有

慧禪老硬禪客扣之亦復影響于是陟天目泛雲谿山巔水裔不見一人有禪者指見車谿無幻老人云是斷橋下爲同行所尼不果往旋返德慶簡囊中得雲棲新刻高峰語錄讀之如逢故物曰吾今得所歸仗矣

三十年壬寅

和尚三十歲閉關看萬泐歸一一歸何處晝夜不放參

三十一年癸卯

和尚三十一歲走荆谿見禹門傳和尚夜宿龍池下院院名白龍壁掛傳和尚像傳和尚自讚和尚題數語于後徑返

三十二年甲辰

和尚三十二歲再上雲棲乞具足戒不果按與古德泐師書云以辛丑禮大師得沙彌戒越三年求進具大師仍以戒壇未開辭求改名大師曰皇恩得度名不可改

三十三年乙巳

和尚三十三歲徧購古尊宿語錄讀之至前哲悟道機緣師資扣擊處涕泗交頤因于初祖前然臂

香誓曰倘得徹悟願不惜身命力弘祖道是年弘儲生

三十四年丙午

和尚三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

和尚三十五歲新德慶大殿和尚走檣李謁岳大司馬元聲司馬嘆曰堂堂我輩中鉅人被釋門束之以袈裟信儒門澹薄耶慨朕一力爲和尚完疏和尚住蘇州北禪岳公來見累宿而後別見和尚勤苦泐命近古無儔嘆曰眞天人師我二十年前不會失卻一隻眼也

三十六年戊申

和尚三十六歲登雙徑禮大慧杲禪師塔見明月堂舊址愴然泣曰我不及與彌光萬菴輩同懷香入此室哉

三十七年己酉

和尚三十七歲古心和尚開南山泐門于金陵靈谷寺和尚始得圓具按爲蘊空律主升座云昔偕律主從靈谷受戒比時四方禪風絕響禪和子相見不敢提著本分二字又按曾說云靈谷受具回

受業鍵開把從前解會盡情推開以日及夜拚命
究尋

三十八年庚戌

和尚三十八歲遊海虞寓東嶺寺一日至虞山北
麓見烟一穗起深樹間和尚曰此有隱者撥草而
進谿流遶門鏘鏘狀古院沉寂主僧曰師氣宇非
嘗人三峰集東南靈秀師宜住此山和尚曰我亦
樂之院久廢和尚携四五苦行如風穴當年按晉
說云三十八住海虞之三峰虛擔罽毼草屋蘿牆
床下水流堦前草沒麥麩豆滓掬水補衣或搬石
磊牆或操鋤種地徹夜蒲團上脊梁節節相拄單
看一歸何處

三十九年辛亥

和尚三十九歲五乳弟子包福明十餘人破家爲
三峰成叢席時有八安僧者不知何許人卯齋自
律詣和尚曰師肉人此骨山無久留向後傍水成
居三百異姓子隨學公在按會說云憶少年時言
我到四十決悟道如捉得手中相似今三十九矣
愈參愈難轉究轉遠便欲捲卻衣鉢不受十方茶
飯

四十年壬子

和尚四十歲二月朔與朗泉大德相期入百日不
語死關才上蒲團忽眩暈嘔痰一斗遂放身熟睡
如墜千尺井中求出相似手足都無攀攬至第五
日已間方深睡窗外二僧夾籬拘折大竹聲若迅
雷頓見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人泐俱消一真不立
盡大地覓纖毫過患了不可得無有譬喻能喻揭
開從前文字但見紙墨義理了不關思端坐終夜
如彈指頃無思惟中觸著趙州云我在青州做領
布衫重七斤凡古柏樹子乾矢橛新婦騎驢阿家
牽八角磨盤空裏走至雲門扇子踣跳上三十三
天種種三昧一時現前因勘破向來橫說豎說行
棒行喝總未是向上全提在所以雲門道盡大地
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
如此須知更有向上全提時節倘臨濟不會見得
黃檗佛沘無多子德山尚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何
能棒下成等正覺喝下成等正覺行者嘗白見和
尚顏色異嘗問如何是和尚得力一句荅曰下床
踏匾蒲鞵口

四十一年癸丑

和尚四十一歲作證心歌高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頌

四十二年甲寅

和尚四十二歲昔臨濟大師上堂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這副眼目。自釋迦始祖全心委第一祖迦葉尊者至玄祖越二千餘年如新興化大覺見而知之風穴汾州通變不倦。豈僅聞而知之至覺範隔二百餘年艱難而得之悲夫和尚既悟門廣大復深研玄要之旨從梅蓓蕾閉關疽發于背不自覺推窓見黃梅墮地千門萬戶劃然天開偶抽架得覺範所著臨濟宗旨如對面親授于五百年前歎曰我以天目爲印心清涼爲印。汝真師則臨濟也。後名三峰之院曰清涼院。

四十三年乙卯

和尚四十三歲禪者問臨濟大師有三句答和尚如何是第一句曰洗鉢盂如何是第二句曰食堂裏是粥是飯如何是第三句曰一飽便休隨舉南院問風穴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二

句臨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風穴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美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曰明破卽不堪南院深許之後神鼎譚舉云若人問神鼎如何是第一句曰蒼天蒼天如何是第二句曰有什麼驢漢如何是第三句曰近前來向你道才近前便打若恁麼會得休佛汰不是磨稜合縫底道理似這一脉說話須是久在他門風始得直是嫌佛不做嫌汰不說方可如是子細珍重三峰道譚公可謂妙得其家風者且道臨濟當年一期說話實有與麼事否若道實有成得什臨濟若道實無面目現在此三玄三要之所以建立也宗師家若以實汰與人喫土也難消若祇是個餽餽土也沒到你喫只爲學者見有差殊隨時設藥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大師當初明明問道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你道無位真人還了得也未如今菽麥不分底盡道會得

無位真人便了三峰道自救則得欲與天人祖佛
爲師何異見彈思炙既不能與祖佛人天爲師爭
算得個了事人一句中具三玄則句無階梯一玄
中具三要則玄絕品位以玄銷玄以要銷要三句
一句一句三句皆是空名而非實有所以道識得
無依佛亦無良久云還識臨濟大師麼卓拄杖三
下喝一喝夏

秋

返三峰按董宗伯其昌塔銘云厥初寺名破山隱
同貧子

四十四年丙辰

和尚四十四歲張孝廉九服來請益做工夫和尚
曰居士大根人不于言下悟么那復說起工夫二
字山僧祇以見聞近沾著高峰習氣參話頭做工
夫鈍置了十餘年九服稽首固請和尚乃令看首
山竹篋子話兩日有省當是時儒林嚮往嚴天池
王季和李長蘅諸公並雲棲弟子往來座下蒼嚴
邵武偈和錢太史佛性頌趙承德琦美扣易旨和
尚示河洛究一篇後季和疾革延和尚手爲薙染
也曰誓生生爲入室弟子

四十五年丁巳

和尚四十五歲示衆舉雲門大師曰禪非意想道
絕功勲汝等諸人怎麼生參乃云日升之時明徧
天下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死活也不知過在
阿誰隨打露柱一下云諾惺惺著又舉雲門齋次
將胡餅一咬曰咬著帝釋鼻孔帝釋害痛乃笑云
且道三身中那一身覺痛人中來底菩薩終隔一
層天中來底菩薩試道看衆無對一齊打趁云得
恁不識痛癢憨山大師自五乳至雙徑旋抵海虞
和尚與錢太史迎至三峰爲門人梵伊致在可證
頂目微淨心玉輩說心地戒大師讓曰我作羯磨
公爲教授本師和尚仍是迦文後名三峰草亭曰
毘尼亭徑山沝席久虛寒灰聞谷二老宿同諸士
大夫迎和尚和尚辭二老各持書勸駕聞師書曰
徑山沝席爲天下名刹東南祖庭至今猶有力參
者今繼峰主事與合山雲水極欲重開沝席再振
願網沉思諦審會謂非師不能發此悲願荷此重
任敢請曲循羣機垂慈慨許特爾斬新條令喚回
上古風規庶沝堂前不致草深一丈耳寒師書見
喝石集中作初祖梵示淵充滋沝語

四十六年戊午

和尚四十六歲春遊廬山踐五乳大師約也由牛首金焦還三峯四方來學益衆提唱無虛日不正席不升座和尚曰威音已後不許無師恐將來未得謂得者倚我蔑古汰我罪深矣寒灰老宿聞和尚道望率弟子一默頽夷輩來謁寒嗣紫柏度于五乳與袁中郎蘇雲坡吳本如董玄宰諸公同學二十九年辛丑晤于喝石岳請益者也至則迎居正寢寒年已六十七矣遜居弟子列復力參逾年和尚一日舉十智同真至杲徑山頌云鬼角龜毛眼裏栽鍊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驢約無明當下灰隨後道白玉無瑕卻有瑕寒言下豁朕會荊州袁小修邀往吳門書謝和尚云三十年來事今日自肯未幾歿于瑞光張九服書來云此老平日藏鋒末後肯用劒刃上事大是快人後請和尚作傳見寒自叙行實有末後得力三峯之句和尚抹去三峯二字爲圖一〇相云我敢鈍置此老哉冬錢阜成持毘陵人士請住夫椒祥符帖來和尚以桑梓堅辭

四十七年己未

和尚四十七歲示衆舉盤山和尚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乃云直得露柱立地放尿一日到供堂左右熟視曰這堂師僧總消他施主飯不得一齊念佛念汰作諸說會通工夫辨禪病偈作參禪偈自大信以至服勤住山凡四十首末總頌云歷過通身便放憨舊來方信是奇男一般碌碌塵沙界數樹藤花斗大菴題斷崖和尚畫像有云這回跳入死關要打高峰一百紫柏孫半偈禪師以邢梅陽居士書來請住廬山歸宗五乳大師亦尋有書來言虞山亦人間世耳道人深藏莫如廬阜和尚戒行錢太史以書抵半公曰敬邑佛汰衰微賴漢師力振宗風衲子中始知有本分下事今聞邢公與師將遂邀往匡廬一二有血性男子空羣而行是不特撤三峯汰席并撤此方佛汰也且匡山有憨師及吾師在龍象雲集獨不憊遺此一老以慰虞山之靈乎復詣山堅留和尚作辭歸宗書太史書稱漢師者和尚汰字漢月又自號於密老人

四十八年庚申

秦昌元年

和尚四十八歲宋崇寧間寂音尊者作智證傳直究綱宗行祖令四百年少有洞明此書者萬曆丙辰和尚結夏三峯對衆日提一則旣而病或越四日五日一提甚或越月至庚申痛念法門強爲卒業自言收覺範狼藉之夜光復胎明月首座聽石敏錄成帙曰於密禪師提智證傳

天啟元年辛酉

和尚四十九歲復五乳大師書次唐人嘗建第三峯詩作三峯三十咏示圖覺社法語題釋迎出山相初祖渡江畫像讚

二年壬戌

和尚五十歲蘇州北禪寺住持量虛惠公同山主徐彭蠡居士將文太史震孟姚太史希孟周選部順昌諸公疏來請和尚許以九夏示王覺我法語荅嚴子山南泉斬猫頌作離心意識說示參徒冬和尚過梁溪至華藏寺慨狀曰我舊遊也留數日五木父老相率曰蘇家四郎今巍狀爲大禪佛到處說法若不一到里中我屬之耻也則共迎和尚至舊德慶院里中父老及緇白數百人羅拜請會說和尚爲留數日而公其在德慶也說法下座與

里父老坐父老曰禪語深不解求和尚明白幾句和尚笑曰歸笑作賓推上客不知何處是吾家還三峯和隱真子勸修偈三十首作宗旨頌像象說三年癸亥

和尚五十一歲示衆南嶽兒孫一個鼻孔時有升降左右出氣設有不準病也六祖問什麼物恁麼來南嶽曰說似一物卽不中豈不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來底正如子午交加渾狀一氣玉洞雙開江西曰卽心卽佛又曰非心非佛或左或右一龍一蛇至獨坐大雄峯底直是奇特驀狀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嘗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還知他鼻孔今日痛麼道個大機大用總是渠父子作孽會則江河無礙人之心不會佛祖有謾人之意雖狀此事不是說底你看舌頭不著地底黃檗好好問他佛恁的的大意便籠籠糙糙打了六十仔細看來大似教採升木致令斲兒于臨濟小院裏終日喝風喝雨謂是建立黃檗宗旨大覺三聖使盡偷心盡情推到興化身上紫羅帳裏撒珍珠跛脚阿師依舊說得行不得諸人試各各自看鼻頭裏還有氣息也無

良久云你等擬向三峯兩管裏討那曳拄杖便行
一日室中與問石乘澹予垣淵克滋云嘗見學徒
呈解吐得一句子出連忙追他是何意旨真正有
個悟入處他自狀擊首知尾不說死語古人道且
喜師兄會得活人句也活人句不是會得三玄三
要旨趣道不得三玄三要卽一句底旨趣參學人
先要識得言句差別當時水潦謂百千沩門無量
妙義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太識得根源了又要
識得百千沩門無量妙義無量妙義百千沩門世
出世間大約有三種說話有聲聞一種說話有佛
菩薩一種說話有凡夫一種說話如何是佛曰麻
三斤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行狗子還
有佛性也無曰無以至廓然無聖新婦騎驢阿家
牽雲在青天水在瓶體露金風心識不到處句身
有差別用處無兩般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
生死臨濟說三句是在學人見地分上說雲門說
三句在師家運用上說不見道句中無意意在句
中又道意不在言來機亦赴顧佇停機早成窠臼
有什處所安排他今之人往往向句中作意沒溺
殺人只爲不曾透過語滲漏語脉若有滲漏則情

有滲漏見有滲漏而今量遠不及古人苟或模
糊放過過在阿誰是夏開戒北禪定弘戒法儀又
著梵網一線方屬藁殿中佛頂湧出異光數道貫
天衆賀和尚謂是得佛心之瑞和尚呵曰三百來
衲子總無個有氣息底

四年甲子

和尚五十二歲海虞令宋公賢詣和尚問道拜請
曰吏事紛沓與一言自治和尚曰寡欲則簡累公
顧僚佐曰頻伽音也夏舉古德請訛公案拈頌示
參徒座下如聽石斂梵伊致一嘿成問石乘在可
證頂目徹澹予垣淵克滋剖石壁碩機聖圓印海
無壞沩擴南宏鏡融聞三十餘輩皆沩門龍象初
毀院中禱祀立武安王護伽藍至是夢中乞和尚
讚作關侯讚語悟和尚于金粟廣慧寺請升座示
臨濟宗旨來源悟和尚特上堂舉黃檗見百丈丈
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
馬祖太麼孽曰不狀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
狀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
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可傳授
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沩大意三度

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祇貴單刀直入和尚出眾便喝悟和尚曰好一喝和尚又喝悟和尚曰汝試更喝一喝看和尚禮拜歸

位悟和尚復賸顧和尚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堦下漢僧曰請師接上堦德曰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和尚便出堂卽日請和尚居第一座制完辭行悟和尚手書從上承嗣源流并信拂付囑和尚過嘉禾眾迎至祥符寺留三日舟抵金閶湛持太史請作文信國祠堂記祠在德慶院還山荅雲門和尚書荅趙叙州隆美問宗鏡書示崇川居士姜劒河莊心維李仲連語弘端居家持自號仲連居士法語末後云如金剛鉤攀破萬法那將來見老僧當當

二十年
給侍在

五年乙丑和尚五十三歲春正月受吳郡鄧尉天壽聖恩寺請寺爲和尚十一世祖蔚和尚道場至有詩紀事云千岳正脉國初來聖祖恩碑石半苔列嶂擁身屏畫展具區臨檻硯池開鐘敲響雪三洲浪閣浸空香萬壑梅多世定會湖上住梵雲邀我又重回寺有聖祖碑夏著五宗原冬十一月悟和尚壽六

十和尚先受毘陵寂光請九月率弟子預上金粟眾請小參和尚辭

六年丙寅

和尚五十四歲吳郡北禪請開堂專使請命悟和尚悟和尚手書報曰漢月藏公于甲子季秋來金粟山廣慧禪寺謁老僧相見室中卽請堂中領眾爲第一座中間徵詰並不存知解窠臼已見于鄙刻中至臘八解制書從上承嗣來源并拂一枝委付返海虞三峯舊歲仲冬值老僧六旬復領徒眾來無一言惟禮拜徑去今春奉姑蘇檀越請主城中北禪特命行圓上人持書及新刻至老僧目之曾說數紙一一精明誠堪克紹至于書尾述昔年得力于古錄語下之尊宿及以老僧炷作一爐燒卻以免遺害將來老僧道祇恐不是玉是玉真大奇更復何云至期和尚曰前古尊宿開堂奉朝廷命令也今當事奉行駭聽矣辭不開堂欣提唱不廢室中握竹篋以驗方來衲子遠近咸曰三峯和尚今之汾州也荅德藩問道書荅崇明令熊開元問道書示通州王夢叟居士聽石敏擴南宏法語荅姚太史王觀察法空長老書荅傳山六雪首座

二十問天台華頂講僧大道六問各繫以頌冬開

泐杭州安隱寺始爲悟和尚拈香

寺先請雲門湛

能致新北禪爲第一座我來北禪不允我不來武
林護法台詞來請北禪一衆不悅和尚行和尚曰
嘗以戒事請益諾之抵安隱則雲門先一日
化去浙之士大夫繼白踊躍曰雲門有深意

七年丁卯

和尚五十五歲金粟悟和尚專使送僧伽黎至手

書云老僧年邁不能領眾說法了也舊衣一頂惠

與代勞耳制解和尚上金粟禮謝留二日回北禪

結夏告香入室壹依百丈舊規立澹子垣爲參首

麓屏貢總院事當時參眾兩敦良祖印證四弘願

具德禮于磐鴻破關扶目復圓直方偉朝宗昱

後改

名忍江月源慧超權森如朗津超拔劔石慧時權瑞

虐談熾然吳郡賢士大夫都家居問道和尚垂滄

日國事日非矣諸方大法不明宗旨溷淆法運亦

日下矣古人有言舍我其誰於是極力提唱忌者

益深叢林幾陷返鄧山有感時詩云秋風林石總

成悲烈酸滔天國勢危三百年來恩莫報空山雙

淚滴穹碑是年十月付梵伊致住三峯

崇禎元年戊辰

和尚五十六歲作草堂元日詩云白日雷霆國運

崇登庸盛事喜躬逢千秋莫訝天難補四海真看

日再中二祖列宗威德在山川草木感懷同石樓

一炷香拈罷萬壑聲動曉風夏浙人士疏請安

隱寺開堂升座云新天子登極廓矣無爲舊安隱

重來頽朕尊貴夜犬吠花梢之月那識太平朝龍

噓石洞之雲豈知神用老僧祇解著衣喫飯何勞

舉拂拈槌回山高麗僧曇晦來參

二年己巳

和尚五十七歲海虞天寧春制解四月到萬峯熊

開元調吳江建說法堂請和尚開堂後開元居諫

垣得罪遣戍武林序和尚語錄略曰集都人士營

建說法堂勸請老和尚不倦開演如是甚深之泐

開元獨聞孰與夫一天下人共聞萬世天下人共

聞耶和尚嘗上堂云日日東出日日西沉是

聖是凡劈脊撐那管一棒一條痕空劫已前無自

己眼目人天是什麼人上上上到最高高處望

望見青山起白雲小參云六月二十一教我如何

說良久云秋風枕上涼如拂便下座秋金粟悟和

尚入山掃祖塔和尚率門弟子頂目徹等請上堂

祖孫父子先後唱酬時趙中丞士諤周居士祇踊

躍座下曰旗鼓相當風雲各變三百年來所未見也周留山中參旬日有省冬梁溪錦樹院開爐至

前三日付囑一嘿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徹翌日士大夫舉北禪寺迦葉尊者瞬目龍山出四雄玉兔爲付汾瑞應請上堂云四雄玉兔出龍峯泥塑頭陀亦眼紅拂子四枝分付忒好花何地不春風是時弘儲始出家越二十五年熊開元授弘儲剃度納戒于靈岳汾名正志字槃菴又五年得法又三年住三峯

三年庚午

和尚五十八歲春正月立胤禪萃易字三關總院事耳圓應曇舸航主院規送頂目徹住三峯歸繇鹿城次婁江留王璽卿時敏東園三日從時敏請也卻漢陽蕭方伯并諸士紳請住大別興國書荅西空道人問道書荅王觀察志堅問道書荅嚴司寇一鵬問道書荅金太史聲問道書荅蔡學使懋德問道書并十七問各繫之偈示許光祿畀臣偈及令子之漸法語和吳儀部鍾繼四偈吳夢門人李應昇飄飄舉身雲中而感于死生今昔者也李公死荅陸戩夫穀三玄偈穀長洲人後遇敗舟跌荅章

美臨濟綱宗書作離心意識辨作悟秋集序四年辛未

和尚五十九歲春正月送悟和尚住鄧山回立具德禮爲參首夏山中結制江南北浙東西黑白英靈附座下者百餘人周居實憚仲升巫友湘蔣西聲王雙白莊心維保順齋百棘生保式宏徐如竹徐漢水馬楚侗金貞度顧彥英王靜宇汪子瑜咸在耆舊蘊空鑑公量虛惠公衲子則空谷了閑炎雪克宗初第中興戒初淨啟慧朗四維仁啟辨菴笠筠臨渠萬木安行古疑涵之鏡空内外省悟者一十七人中元作蔚和尚告文復磬山修和尚書冬赴揚州天寧朗契鏡請道毘陵太守洪周祿迎入官衙升座張副院瑋董方伯承詔金孝廉印榮憚聞八月初等請天寧寺升座孫宗伯慎行來謁問道畢從容請曰早從錢薛二公知慕和尚願和尚提唱之餘不忘聖學抵揚州士庶擁道十一月浙人士復疏請開法安隱靈鑑法主到上堂云客從臨平來貽我一編雪字字古人心讀之寒凜冽喝一喝云當年第一座早已爲君徹丙寅冬制法云晚參弘儲出作禮和尚問萬汾歸一一歸何處

儲曰今朝早是臈月初三又問古人道青州布衫重七斤與你是同是別儲曰一滴水一滴凍又問如何是奇特事適殿上開靜儲曰鍾聲敲破七條上堂秀初居士才出和尚問昔大瀉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你作麼生會士以手橫一橫云劃破虛空一條血路曰忽狀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士云拄杖依狀亘古今曰瀉山呵呵大笑歸方丈聾士云重疊關山路和尚連打三棒曰也不屈著你良久復曰大瀉空裏釘椿安隱鬼頭截角雖狀總是尋常事千古輸他手段高和尚三應安隱張秀初馮儼公翁季祥江道闇兄弟朝夕座下秀初法名濟義後剃染納戒于靈隱繼嗣顯寧出世臯亭遷雲居今住揚州慶雲寺十二月還山荅姚太史思孝書薛進士家書

五年壬申

和尚六十歲鄧尉湖山窈邃和尚雅尚高古屏絕外緣時枝葉盡退相從皆貞實之士能寒苦都似遠錄公在葉縣時有度歲偈云百僧饑看老僧關湖自青青柳自灣厨火宿留無榮聚梅花愁絕滿空山弘儲兄弟輩散廣陵嘉禾諸郡募置參禪田

暮歲得沿湖葑田三百餘畝于寺之西和尚率衆入田構茆鑿池刈榛疏澮名之曰大義庄弘儲住靈岳日作靈岳募田疏曰盛時各寺皆有欽賜田畝隆萬以來禪宗式微兩宮欽崇特摯狀慕鮮華者潛入敗羣所至叢林外克內瘠相沿百年先師三峯和尚憂之嘗作募田疏特命山僧走江淮正告海內今玄墓僧田是和尚從弘儲請自題頂相云說法不用舌齋僧不見米怪爾老禿胡亦貧真到底空著眼梅花裏那知我是你冬十月和尚誕日四來弟子慶賀悉不受別貯爲造殿爲修閣

六年癸酉

是年邛州孝廉劉道貞參請歷二百餘日機契臨行書法語拄杖授之揚州梁孝廉有書候和尚和尚因事上堂僧出問如何是萬峯境曰庭果色驕秋半雨田禾香落夜深風問如何是萬峯人曰從人笑罵任我縱橫問人在境中境在人中曰開田說義家嘗話磊石爲龕自在窩僧問向上還有事也無曰一聲孤雁秋風遠無數亂峰寒日斜

和尚六十一歲春立擴南宏總院事卻海陵天寧之請荅洪太守周祿梅邊十二間詩寄文宮詹鹽

官郭孝廉擬之請題教外別傳及五宗語錄序夏
 遣候天童悟和尚書荅成都吹萬長老書蔡雲怡
 備兵杭轄集同學□子將嚴印持嚴忍公輩請于
 湖南淨慈寺開堂拈香云一縷蒼烟祝聖明九州
 四海盡昇平南屏老漢閑無事白棒掀天破死生
 才就座居士劉道貞出云兩峰雲起蒼烟迴一道
 湖光玉鑑懸領取眼前玄要句塔輪尖上吐香烟
 和尚便喝貞拈香云這一瓣香薰向爐中供養本
 師堂頭和尚伏願遲師子之全威現大人之作略
 和尚合掌云曩謨無量壽佛貞云法界普薰無罅
 縫爍破毘盧老面門和尚又喝明晨上宗鏡堂亭
 永明智覺禪師是日上堂舉永明云孤猿叫落中
 岳月竺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面白雲深
 處坐禪僧問如何是永明旨明云更添香著僧
 云謝師指示明云且喜沒交涉僧禮拜明云聽取
 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
 波浪起又問學人久在永明爲什麼不會永明家
 風明云不會處會取僧云不會處如何會明云牛
 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和尚曰老僧則不狀乃云
 案影落殘崖際月煤花爆盡佛前燈禪衣破薄不

禁冷多少依依暗裏僧設有問如何是南屏旨向
 道晝夜一百八若言謝師指示向道串斷了也待
 他禮拜起亦示一偈欲識南屏旨山頭雲乍起一
 縷入錢塘微茫作海水若問學人久在南屏爲什
 麼不會南屏家風向道宗鏡堂前霜葉乾更言如
 何會取向道鐘過千佛閣塔下萬工池隨顧左右
 云永明大師恁麼道南屏老人恁麼道且道是同
 是別有判斷得出者麼道道時緇素省發者自豁
 堂岳燮雲璣前後二十五人上雲棲埽宏大師塔
 衆請升座和尚特示禪淨大旨梁飲光端使請泐
 語荅新安汪明府萃默書汪年八十二矣宗門宿
 學壬申秋在萬峰山寮力參兩日夜有省庚午禾
 郡人士請和尚住長水真如寺吳門人不從至是
 朱大理大啟李太僕日華諸公力懇和尚解淨慈
 制住真如到寺禮斷際禪師像偈曰昔時曾受三
 通棒此日重逢窺行人天下至今承大樹兒孫欲
 把舊寬伸寺奉斷際爲開山祖李太僕呈解和尚
 不肯午後來室中呈偈云三十年來事未平真如
 喝下氣崢嶸宗師與我真方便安國安家不在兵
 和尚笑曰笑殺紫柏太僕曾見紫柏來制中日提

寂音尊者智證傳助顯第一義上堂法語別見有
同李九巖遊南湖一絕云筆床茶竈蓋筠蓬落盡
丹砂遶岸楓憑誰雙画雲山衲共載江南烟雨中
題天童和尚像讚裴相讚示憚聞人日初法語示
朱大理曹侍御譚工部虞給諫項別駕諸公偈
七年甲戌

和尚六十二歲正月初五真如解制舟抵吳門大
雪留頂目徹瑞光丈室三日士大夫舊依座下者
咸集歎曰臨濟大師沒七百餘年正法眼大光明
于江浙淮海豈易得哉豈易得哉抵鄧尉西來羅
漢請上堂云十萬里來不說一字依稀像達磨仿
彿同真諦芭蕉柄上書梵字蝌蚪蟲文不相似拈
起○相問伊叉手睜睛直視老僧點頭道從前不
是這回恰是問大衆是不是良久云寧說阿羅漢
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語便下座圓戒上堂云靜
主達賢住此山有年破屋半間蓬塵積尺行鍋無
蓋黃盃不全或七日忍饑或逢緣一飯口如木突
衣若鶉懸會圓具于先靈谷和尚茲復請說菩薩
戒法謹白問如何是釋迦如來口放戒光曰風爲
掃地使月作點燈娥問如何是孝名爲戒曰竈裏

生青草鍋中叫碧蛙問如何是亦名制止曰忍餓
長盤脚開齋過別峰問如何是向上一句曰速道
具德禮問戒光頂聚輝千古覲面相呈事若何曰
與我過盃囊來具云衣文結角交加處明眼緇流
失卻真曰二十五條拖著地具云滌盡無餘存潔
白戒珠燦爛黑光寒和尚便打具云末後令行尊
貴旨棒頭有眼炤人明和尚又打四月結制興讓
社諸子一時騰踏意氣勃勃隆起和尚一日三上
堂曰萬峰不同諸方閉門入室此事如擊石火如
爆龜文機變無心吉凶立見那容低頭定奪背地
思量肆意綱宗有提盡古人未到處諸方益驚謗
議競起和尚作五宗哭詩上堂云觀風化物無一
定之機因語識人有差別之智會得總非死句活
人貴在通方韓獪逐塊非敢望于今日俊鵲摩霄
唯貴乘此一時解制日和尚歎曰物盛而衰固其
勢也身當後五百歲猶欲復上祖極盛時正令我
過也夫于是具德禮住靜越州剡石壁五洲山潭
吉忍潭東碩機聖江西都散處和尚戚狀念先人
墳妥未安遷葬百花墩毘陵諸久參弟子張二無
瑋吳霞舟鍾密憚道生本初顧伯平澹生憚仲詒

穀初許我調鼎元巫友湘大章蔣西聲秋暉仲升
 日初王雙白廷璧顧孚尹元交朱師黃劍采許儀
 吉之漸迎至白沙圩放生三日維揚梁飲光于溪
 疾篤介同社姚徵君文台請升座廣福院梁如夢
 而寤卽愈歸萬峰濟文祝髮請上堂海岸居士黃
 端伯來參請上堂和高皇帝贈無念學禪師詩荅
 唐孝廉元宏書李侍御模書劉大叅錫玄書時劉
 自斷髮爲僧示王居士廷璧法語示金太史聲參
 禪偈寄別眉方偈有老去何人不惜年之句方辛
 未見和尚廣陵天寧壬申春散席易服上萬峰參
 請六十餘日機契後住蕪湖吉祥有袁梅一葉行
 世玄墓一名袁墓也乙亥和尚示滅前一月方說
 偈坐化和尚歎息曰可憐生作這個公就長至日
 上堂下座曰弘儲來汝具舟楫具舟楫曰將詣郡
 城一院皆驚至郡視姚現聞學士疾過北禪晤量
 虛長老次徐彭蠡次嚴子山兄弟次管乾三次徐
 元歎次張異度次朱德陞遇舊交皆談笑竟日時
 蔡雲怡李灌溪徐勿齋沈太疑劉公旦李仲木姚
 文初瑞初文孫符朱彥兼請就準提菴會說顧品
 叟楊維各迎至其家對靈說法十二月復天童

悟和尚書辛丑弘儲住金粟菴堯峰潛月函書云
 世出世間事總非入意識所能到當你師翁復天
 童老和尚書實實出不得已方七書出時不獨天
 下人不知老和尚之意卽家裏人亦不知老和尚
 之意只據荅磬山老和尚一書是擡你師翁是擡
 你師翁林埜和尚在嘉興孫園曾對我言之闕之
 一字實不出老和尚意你師翁因爲不知者有圓
 悟高安之誚立言未免過激是時書成瑞光和尚
 同蔡雲怡居士候問至侍寮細商之我瑞光謂兄
 能止其不發我俯首曰是我意也蔡雲怡曰是不
 能老人一生剛大不愛身命唱明綱宗諸方橫說
 豎說總不與之較計獨爲天童諍子者祇與天日
 一開雲銷霧散今若苦苦遏之不上我知老人不
 能生矣且父子間無論是不是有話要說盡但使
 後日不流布諸方于理原不害故瑞光與我竟不
 敢驟言你師翁嘗謂我曰古人傳持道法所貴久
 遠不在熱大汝輩綿遠傳公我身背上事畢矣你
 師翁之意豈有他哉所以我三十年來出一語動
 一步悉體你師翁之心故事事退讓諸方恐不知
 者妄謂你師翁好辨當湖馬培原每讀我書輒喜

曰三峰老和尚一片大孝大慈之心非和尚幾埋沒矣這說話我也不敢當但今之爲人後者爲師長立言要當回心自看衆生現行無明易于流走若勝心不除久久打入魔界不得好師好友教之以正總不自知覺你師翁大恩我慮今生不能報矣但願你後來立言一體你師翁之心師翁之心佛祖之心也蔡雲怡以世間之宰官觀其一往事你師翁我輩有愧心止據雲怡三年家居于你師翁分上忘尊貴曲爲嘗住猶爲瑣末犯風雨寒暑奔走道路以事你師翁你師翁示寂之先調湯藥候聲息既寂之後慎法命視同門如一體甚加意于第二世古今有幾人哉皆你師翁有以感之也你平昔知我心你師翁這段心事今日不說起你輩爭得知

八年乙亥

和尚六十三歲春正月吳江士大夫迎開堂聖壽寺和尚慨狀曰臨濟大師至于今七百餘年我鞠躬盡瘁死欲倡明其道而終不能大遂我志今老且病安能僕僕對世人費口舌哉終不忍其請人口到寺告香明日舉弘儲及潭吉弘忍立僧輪贊

制完還山董宗伯其昌見和尚于證心堂自陳于臨濟無位真人語有省和尚別發痛露宗伯躍狀再拜出而語弘儲曰如出雲霧四月朔命侍司估倡衣鉢設十方曾會齋撾鼓爲最後辭衆上堂十二日書從上源流付囑澹子垣剖石壁于磐鴻慧刃銛潭吉忍具德禮及不肖弘儲七人各副以衣拂碩機聖遠在西江留信衣法語命弘儲繼萬峰席成就諸入道之晚者弘儲拜辭請代後五日復議立繼席三關萃力推瑞光弘徹和尚書招瑞光作別道中居士蔡雲怡熊魚山周居實劉墨仙巫友湘蔣西聲惲仲升王雙白翁季祥馮儼公張秀初江道闇北禪長老瑞光竺璠及問石弘藥書久依座下如四弘願耳圓應三關萃擴南宏曇舸航津超拔笠雲筠臨渠霞仁啟儒焚雲幾什菴廬古巖玄逐鷗拾巨冶教水鑑朗剖玉璞二目淵舒光曦月航緇英偉悟各囑以最後法語又以偈囑中興範利根慶湧白明明夏時劬圓踞簪菴繩眉光正歷公舜輩當是時四方來候諸賢求一言爲終身寶者和尚雲行雨施不煩應接如惲仲升王雙白翁升宇王湛寰龔若滋延賞目見和尚步履如

嘗飲食如故皆大歡喜和尚猶無恙五月朔和尚就證心堂設死關自榜曰歇處又自題云佛沘有人說天山好自埋天山和尚晚年自號也四方一切往來書問盡委弘儲六月十一日瑞光弘徹以郡人固畱入山辭明日啟關復申大司馬用懋胡度支如淳顧侍御宗孟李侍御模徐太史汧沈刺史幾書舉剖石壁繼席萬峯書囑蔡雲怡始終護沘七月初舊嘗州守洪周祿自楚黃端使求沘語和尚疾書二百二十餘字曰我自此斷世間應酬筆墨矣後葉慶繩觀風粵東尹西友宰甌閩文湛持始相各馳書萬峯候和尚悉命代荅十四日示微疾十五日早鳴寢堂鐘集衆入室隨機提掇應發不倦皆和尚平生力荷綱宗之驗也自十五日至二十日五日之間應機外吟笑自若絕忞世間言語廿一日凌晨大風拔木疾雷迅雨沘堂崖石崩適蔡雲怡致醫來方禮拜和尚吐舌示之醫曰舌破那和尚笑不應請診視和尚出左手曰不可道手破也時至戌侍者濟臘問如何是身後事和尚曰床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職擬問和尚曰放下慢子著熟睡至初更闍黎耳圓問沘

州頌三玄語曰直出古皇前如何是古皇和尚曰草衣木食少頃瑞光弘徹蔡雲怡居士至和尚曰衝風雨夜來我不安言畢復鼾睡衆環擁中夜起坐左右熟視以手撫膝泊狀而化十一月八日奉全身塔于證心堂後夜素光從塔起直上如虹亘天茂苑相公祭文云浩狀剛大佛祖咸在其陶鎔動若風雲凡聖疇知其變化倒日迴天七百載宗綱未墜茹荼集蓼六十年辛苦自知讀者以爲得和尚生平之槩也

三峯和尚年譜終

真寂聞谷大師塔銘并序

古今大聖大賢之興於世也雖隱顯殊途收放異轍無非範正軌防逸流俾衆生歸於本元覺地而已自入明來祖席荒涼稀若晨星加之狂慧競張濫觴已極於此非有人焉爲之防橫決之波迴旣倒之瀾其如衆生何哉吾於武林聞谷大師見其人矣按狀大師諱廣印字聞谷掌石其別號也攜李嘉善人姓周大位君子經畫筆墨臨濟歿七百餘年綱宗未墜于地弘儲躬承祖父提命不敢惜肝腦自暇自逸憂勞四十年上觀千載下觀千載如印印空庶幾無慚稱南岳宗孫爲三峰嫡子當臨濟三十二世生平無他伎能銘不餘及銘曰

達磨之孫	不重禪定	解脫匪存	廟貌嚴靚
培勢雄尊	弗關性命	循末討論	夙夜恹恹
羸立疲奔	請觀前聖	直截本根	四顧空淨
橫豎併吞	天衢絕徑	蕩蕩不痕	大機全勝
大用雲噴	斷際超倫	提祖父令	旋乾轉坤

鴻仰聲應	五宗始藩	我祖秉正	照用煌燁
機對飛橫	則有雲門	兩支雙勁	同源崑崙
洞水澄泳	綿密粹溫	心王顧命	法眼開屯
藥因救病	茶苦戴盆	天關不近	大哉宗原
單提古政	東國赤幡	多羅懸證	河注重翻
霧罷開瞋	手拂朝曦	視者徒瞪	扼要弗煩
大方無諍	大文無掄	大聲無競	上報師恩
吳山青亘	其區可捫	向當斯定	爰有後昆
心心智證	乃真達磨之孫	辛亥夏孟	于酉
感軒	自銘培竟		

退翁自銘

序曰崇禎八年乙亥四月先師三峰和尚定臨濟正宗記付弘儲而記之曰藏于龍雲用出師吼貴宗旨有繼而起也命名弘儲命字繼起爲臨濟荷擔之嫡子晚而自號退翁退者何於法運於自揆皆不宜進而宜退故以退爲安曰翁自老之也物老而衰衰將至而自老之者自悲之也自銘捨者何門弟子爲翁營歸藏之地而翁憂其身後之文之不獲翁心也故自銘蓋自世有諛慕之文于是有諛捨之文身後之文往往文過其實翁恥之况竊立山林不應煩當世氏父珊有隱士風母趙氏夢玄武神仗劍率諸甲士擁護其門覺而生師爲兒時常於左眼角見一浮屠懸空而住稍長隨父入邑過大勝寺父呼視浮屠師曰我眼前常見此第不識其名不以告人耳此後不復再見七歲從塾師受小學卽能通其義父命習儒不願常瞑目端坐誦秘密伽陀年十二父知其志乃捨送杭之開元寺爲驅鳥寺爲空谷隆禪師道場師旣剃度慨然有慕隆之志一日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其師不能答時西蜀儀峰和尚結茆於清平之陰往叩之峰曰汝要會須

妙悟始得師曰如何得悟去峰乃教看雲門露字師一聞便信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峰深器之偶閱七賢女遊屍陀林話忽有省峰舉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師曰青峰恁麼道法眼亦恁麼道如何有悟不悟師曰初以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則直下承當便能大悟也峰舉拳揮案一下厲聲曰恁麼則汝大悟也痛罵驅出門師於此直得白汗津津決背於是更發憤力參年二十四儀峰和尚歸蜀師乃離受業入雲棲進具二十六從介山法師習台宗暮年孫奧介異之每開講必徵師爲座元二十七會城當道請雲棲大師開法淨慈時萬衆圍繞龍象蹴踏特舉師爲維那時頭角已浸浸露矣數年來晝則聽講夜則坐禪功夫進進未能純一及參無幻禪師勉以綿密工夫師乃謝去講肆攝靜於西溪法華山單丁四年或數日不食或一坐連朝因參請漸多恐廢已事乃曳杖而去乞食民間尋上雙徑結茆於白雲峰下影不出山者六載看亮座主叅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作偈曰却是虛空講得經碌碌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捏娘生鼻錯認葫蘆作帝瓶從茲礙膺之物已釋然矣於是出山至雲棲受菩薩戒朝夕

請益遂盡得雲棲之道至宜陽叅龍池幻有和尚適池負暄塔下師問曰和尚在那裏池曰恰好不在師卽展禮池便攜手上法堂人事畢池曰昨日上堂舉驚奴白牯話雖有進語不愜老僧意子作麼生道師應聲曰三世諸佛不知有驚奴白牯却知有從來迷悟不相干如何教他出得手池復出所著德山托鉢頌示師且曰汝別頌者師卽頌曰未後之句有也無德山父子太諠訛同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二年恨轉多池喜甚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肯池曰更欲如何曰視圓悟大慧爲多愧耳池撫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盤桓數日瀕行池送至門外撫師背曰老侄我還疑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池曰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興轉池呵呵大笑師頂笠便行北遊五臺還至徑山時海內禪席寂寥吳越間至不聞名字師甚愍之乃與髻峰諸師議始創禪期於觀音殿繼復結期於蓮居永慶英衲駢至尅期煅煉多有噴地一發者時儀峰老人復來自蜀師因得益徵玄奧重辯差別印明濟上之旨無何峰歸師乃隱於湖之菁山寒苦特甚因得痞疾衆勸出山

壬子將還雙徑取道甌窰止宿丁道者家丁以甌窰爲雙徑兩目之孔道而行脚師僧無所託宿欲豎草爲接待之所乞師主其事師雖志在巖窟而大悲願重聞斯惻然遂鳩同志四十八人各捐衣鉢草創數椽聊資雲水之一宿適朱平涵相國入山禮紫栢大師靈龕聞其事深加嘆賞乃爲購地爲址旣而縉紳諸公皆竭力贊成不數載鬱成叢席乃移真寂廢寺舊額名之戊午秋師以接待之事苟定仍欲叢棲以遂初志乃以院事託一善上人杖笠南遊隱於建州之廢寺凡三載而爲蹤跡者所得迎請絡繹於道師掉頭不領會一善遷化乃從衆請而歸歸則稍稍經理卽請淨慈玄津法師主之師乃退居無何津師遷化師不已復視事時四方衲子叅請如雲衆至五千指規約之嚴整僧行之精勤稱江南法社之最矣庚午復以叢席屬長明玄著法師而自爲峨嵋之遊因病乃中止於楚之黃安建州寶善徒大堅與孝廉徐公天倪等聞師在黃卽往迎歸寶善浙人復往請之師曰候七旬不掩息當歸耳甫及四載而玄師復化去衆乃請師復歸真寂實崇禎乙亥正當師七旬之年也師旣啓行閩人呼道遮留輿不得前及杭杭

人忻忭踴躍以爲師從天而下也明年曹安祖大叅
 延師於荆谿度夏秋七月歸自荆谿徧歷舊遊諸處
 衆頗疑之臘月八日說戒畢卽示微恙至十七日戊
 刻泊然而逝其逝前一日猶手書與徑山長老送仁
 王經勸其展誦報國復索紙書誡語云某老矣今更
 狼狽之甚切思叢林雖建行法初未加勉汝等當各
 務本叅加功運行以報佛恩皇恩此老僧耿耿一片
 熱心腸也餘更無所言師器宇清和定動嚴密初剃
 染時歸省覲辭行母送之曰三朝媳婦一世禪和子
 其勉之師常言我於此兩句終身受用不盡故師生
 平滴水滴凍不肯一念自弛其服膺深也常與無盡
 法師修法華懺於勝果寺入觀時聞劈地一聲如大
 山崩不覺身心俱釋以問尊宿宿曰此罪滅相也師
 雖洞透祖關而懲世俗之弊終不以悟自居當叢席
 旣成徑山僧衆雲集懇師開堂師堅持不許及自閩
 歸司理黃公與諸檀護復以爲請師曰我孀居久矣
 復更適人耶教家三宗鼎立師皆能洞晰其微時或
 爲衆演說聞者靡不心服常與三宗諸師論議屢能
 屈之師遊五臺時月川法師出示正量論師力闢其
 非往返數日川卒無以應其化導法衆則禪教雙舉

不局一途然必以尸羅爲之閑學者少逞知解師必
 深錐痛劄未嘗少假期於爆斷命根而後已其於古
 德機緣則多有偈頌別出手眼其問答語句則機辯
 自在絕無定軌然皆嚴誠不許錄故知者鮮矣大抵
 師之一言一行無非力爲大法隄防至有蒙衆誚而
 弗恤犯衆怒而弗顧者庶幾使學者於衰殘寥落之
 餘猶見漢官威儀然後知師閑道之心獨苦而維世
 之功獨深也師主叢席二十五年建道場二所度弟
 子十有餘人其得戒弟子萬有餘人若夫彤弓紫綬
 屈節而問道者則不下數百人也生於嘉靖丙寅六
 月十六日寂於丙子十二月十七日世壽七十有一
 僧臘五十有八至丁丑年九月初六日弟子奉全身
 塔於孔青之陽其所編集有宗門警語二卷門人錄
 其遺語凡四卷先是某癸酉春一見師於建州遂有
 水乳之契因付以大戒明年春推主鼓山今春計音
 至千里赴弔而諸縉紳遂以虛席見命且屬以塔上
 之銘某以受知之深義不敢辭乃爲之銘銘曰祖庭
 日晦狂慧轉蝕癡執昧空鹵莽何極唯師屹然揮戈
 之力一心獨證萬行俱飭衆道用揚師道用抑厥化
 彌弘厥精彌翕雲棲爲師永明是式後學之標前聖

之翼孤塔凌虛過者心惻億萬斯年永懸杲日

永覺和尚廣錄

博山雪關智閑禪師傳

閩中西峰居士曹學佺撰

師諱智閑上饒傅氏子八歲喪父母鄭氏送依景德寺長老傳公爲童子傳公教令頂禮觀音大士一夕夢大士手摩其頂由是泛覽群書輒然意解一日見壇經火燒海底句疑之乃參禮博山來公山令默究船子藏身公案行住坐卧提撕不忘偶入槽殿行見磨鼻拽脫有省有偈呈博山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藏舌頭元是肉不用更商量博山喜曰子可參禪也後作五頌請壽昌衲衣山曰宗門語句如滿口含水不曾道出水字子風骨太露更須死心一番始得師乃掩關謝客兀坐趺坐凡六載經幾重剝剝始徹源底偶作雪關歌山見稱善乃爲開關有偈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冰今日幸親無縫塢掣開關鎖萬千層繼命首衆一日領衆入室次山垂問曰堂中首座人天眼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山曰還假鑑照也無師曰君不見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已已受瀛山之請瀛山古刹四壁蕭然作破院歌以自樂相國鄭公方水以詩慰之曰太甲之下是瀛山依稀破屋兩三間聞師支傘過

信州博山能仁寺雪關大師塔銘 有序

杭州推官法弟黃端伯稽首撰

雲巖以寶鏡三昧密付洞山圓湛心光揀魔辨異於是主賓互應鼓唱雙行乃沿流至今法久成弊盲柳瞎棒帶累兒孫識者憫宗旨之失也余晤雪關大師于玉山神骨清竚卻令待者東問洞山宗旨湯答十條夜夢兩目俱盲不解其故明旦見師判瞎漢兩字不覺驚歎師問公當時所得處試舉似看余叙四明夜坐寂嘿無言忽覺身心輕安湧起空際師笑曰是何難哉舉話未終忽現前境乃知華嚴所指身心柔輒如初生胎者人人有此三昧也及讀師住山語錄玉瑩珠澄博山所印圓明一片氷固已漏逗阿師宗眼矣丙子仲春余與中丞余公大成請師說法虎跑寺於是洞山宗旨流布十方寶鏡神光通天徹地大哉師諱智間上饒傳公崇儉子也八歲辭寡母鄭氏依景德寺長老傳公傳公於師體羸教以頂禮觀音大士忽夢手摩其頂肢骨漸疆泛覽羣書夷然意解一日見壇經火燒海底句疑之參禮博山無異和尚默究船子藏身公案行住坐卧提撕不忘偶入槽廠見磨鼻拽脫有省呈偈曰直下相逢處繇來絕

天漏譬似楊岐雪滿關居無何博山和尚遷化師奔喪至喪事畢衆推繼席自是往來瀛博之間提示不倦督學陳公懋德入山訪師置二十五問師應答如流陳大服膺壬申春予同諸公以鼓山延師結制於是演法鼓山玉瑩珠迴玄風遐播期滿還錫博山丙子春中丞余大成司理黃端伯以杭之虎跑請師應之大弘祖道舌唇纔動輒滾滾不竭環座而聽法者萬指繼而妙行請師重建經營二載大殿落成師曰吾今可以謝喻彌陀矣丁丑秋示微恙乃謝院事鼓舟南邁孟冬朔旦行抵瀛山病體庭羸群心洵洵乃作遺書謝諸檀越時壽昌閒公自博山來候匡坐叙別憐閒公問和尚安否師曰且道我生耶死耶閒公曰未後句也須分付師彈指一聲遂微笑而逝弟子弘恩成許等迎歸博山建塏蓮花峰之西原師示生萬曆乙酉年九月初一日示寂崇禎丁丑年十月十一日坐三十一夏享年五十有三有語錄若干卷行世

覆藏舌頭元是肉嚼破也無妨和尚喜曰子可參禪也師復頌壽昌所付衲衣連呈五偈和尚曰據子見處天下人把不住我卻不肯點頭師問何也和尚曰宗門語句如滿口含米不曾道出水字子風骨太露更須死心師歸自雲棲掩閣謝客兀坐火箱上懸鏡返參偶作雪關歌博山稱善示以偈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冰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特以座元屬師領衆入室和尚垂問曰堂中首座人天眼目如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和尚曰還假照鑒也無師曰君不見和尚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已巳師受瀛山別請和尚留之問答機緣語具博山全錄既至瀛山古剎四壁蕭然作破院歌自樂相國鄭公方水以詩慰之曰太甲之下是瀛山依稀破屋兩三間聞師支傘過天漏譬似楊岐雪滿關居無何博山和尚遷化推師主喪往來瀛博之間提示不倦督學陳公懋德入山訪師置二十五則問頭機鋒相契未幾觀察使曹公學佺復以鼓山請於是行掃壽昌經和尚塔更名道闇紹壽昌宗派也演法鼓山玄風遐播徧歷雪峰西禪諸院還住信州丙子赴請武林弘揚祖道環猊座聽法者萬指

有奇再興湖聖妙行道場經營餘歲莊嚴佛事獨冠東南師曰吾今可以謝輪彌陀矣杭州太守石公萬程請師陞座垂誨惓惓遂以院事屬邇公鼓舟南邁孟冬朔旦行抵瀛山病體尪羸羣心洵洵於是謚公自博山往候匡坐叙別悰謚公問曰和尚安否師彈指一聲謚公曰末後句也須分付師曰且道我生耶死耶遂微笑而逝弟子弘恩成許等迎歸博山建塢蓮華峰之西原師生於萬曆乙酉年九月初一日歿於崇禎丁丑年十月十一日坐三十七夏享年五十三云銘曰

娑婆世界	有大法王	胸懸寶鏡	剎剎放光
覲面相逢	渠元是我	正眼堂堂	全身裸裸
陽春冰泮	洞水逆流	波翻浪湧	突現泥牛
初入福城	鼓山擊鼓	大海橫掀	高峰倒舞
武林虎嘯	震動乾坤	神威建立	遍地兒孫
明月當空	千江普現	皎潔冰輪	是吾師面

西蜀叙州府朱提山朝陽洞月明池和尚傳

契道古戎朝陽老人本郡范氏子司馬公之後也幼居林下一日有僧過訪不遇因題聯于壁曰阿彌陀佛閒也念忙也念念得佛也無念也無無也無扭落鼻孔最上乘禪朝亦參暮亦參到禪亦寂參亦寂寂亦寂劈開面門老人見之忽朕厭世便祝髮就之彼僧已他往矣老人遂孤雲白下飢寒暑濕憔悴萬狀單以是聯爲提撕話頭久之洛伽山路逢一僧偉儀殊貌迥出衆表老人在前行失腳跌地念阿彌陀佛僧在後云此是敲門瓦子何不拋却老人遂參禮云拋却瓦子後如何僧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老人遂有省發覩洛伽畢復迤邐少林隨行三十餘衆值彼早蝗枯槁雨如珠玉食如須陀衆造無言宗主室誓欲無言爲粥飯主人乃排坐階下無言隔牕視之謂典座曰看釜中有粟粥均給餘衆殿後坐者候茶等出朕後以我粥與之是時殿後坐者卽老人也老人因是得造室中與無言論話終日無言淡可之未幾辭入關中過秦嶺見一頭陀僧身披紅布袴正笠

擇鋤地中老人曰者漢好似一頭軍僧卽云看箭老人作躲箭勢僧乃近前携手行至山溪處一草巷間住三月乃曰我名德遠號鍊牛乃徑山慧祖之裔在此待人數十年矣汝今既來當爲我求人中與祖道老人曰以何證據鍊牛乃示源流曰大慧之下西禪需鼓山永淨慈明苦口益後渡慈一言顯小菴密二仰欽無念有荆山寶荆山卽我授受本師也因付老人以偈曰就身能打劫劈著善華窩三玄從此出三要不多採竿影草主賓分師子迷踪奈我何千時十友皆存如慈明遊荆楚之類花子大賢居其二焉老人禮謝畢直入劍門過龜城謁巖肩與得心老宿住持十有餘載得心脫化始歸梓里居朱提山朝陽洞每日危坐二時淡齋城中士庶直知爲淡齋僧不知爲月明和尚老人見參者來舉言教卽以言教導之舉習坐卽以觀法導之舉調攝卽以攝生導之唯斯一味灰猫頭不遇無思算之人定不起口耳是以諸方有枯坐無用之名習觀執著之號邊見不圓之稱嗚呼荆玉在石尚無決剖之君隋珠寓庭猶按驚疑之劍况大事因緣非佛與佛惡能究竟哉山野入室却又別轉旗鎗擡捺抑揚數載始徹問答語言盡

載聚雲錄中付有破衲一領囑令行脚山野遂辭如
禪方外老人住世六十有六于崇禎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脫去全身塔于洞口之傍

吹萬禪師語錄

吹萬禪師塔銘

賜進士出身

欽命整飭兵巡兼理監軍道

湖廣叅知政事涪江弟子田華國黑沐拜撰

州郊北有三目山爲郡之項脉山龍小歇蜿蜒結虬盤
中創聚雲禪林廻闔郡縉紳士庶所就其謀始而圖
成者則本郡侍御高公與家大人實主之國亦少與
有力焉茲以居吹萬禪師也禪師諱廣真楚道宜賓
人俗姓李父祖三世爲薩羅門師生有異徵詳載行
錄幼而業儒長而事佛得法於月明聯池老人池嗣
鐵牛遠遠嗣荆山寶壽嗣無念有有嗣二仰欽欽嗣
小庵密密嗣一言顯顯嗣後渡慈慈嗣苦口益益嗣
淨慈明明嗣鼓山永永嗣西禪需需嗣大慧果歷湖
源流師固大慧十四世孫也大慧下十尊宿述有機
緣語錄流傳至鐵牛月明但述相見之語付屬之偈
大師崛起而中興之匪第光顯徑山鼎新臨濟而且
扶宗拯弊身體力行師蓋千古法門之功臣也何以
言之當師之時禪風衰晚師則慨然有從先之志套
板時腔竊恥而不爲是以涉海入吳穿閩過粵一帶
烟霞物色盡在口中大都墨浪筆花競浮場社無有
可其意者自湖東開法後便爾返棹錦江家君挽留

卓錫樹幟雲根年來開堂舉至數千指師之教人每以慈悲真實忍辱爲訓不稽之言不出諸口隨俗之事不行諸身凡其作則立規者皆準先正之典型而不以師心自用逞哉其不可及也嗚呼宗門割裂闢譯成風家創一言人標一解硬節擔板之病中於膏肓師體醫王之慈痛爲針灸故有病在一棒一喝以爲直捷者師則救之以宗旨有病在習見習聞以爲沿流者師則救之以悟明有病在承虛接響以爲解會者師則救之以參證至於冒名祖位賣弄虛聲鄙棄律儀肆行誑誕種種疚愆師無不看病用方諦觀普說小參總皆對症藥石不肖雖不能窺其一斑把其餘緒良由北面於師未嘗不從揮塵豎拂間識婆心而奉法旨也師殆不可及者哉師正錄十卷廣錄近百卷已屬水部尚書郎月堽熊公捐俸刊刻月堽諱汝學豫章人鐵公法子師之孫也刊成而師之法雨澍矣沐其澤者靡不沾其潤覺片言隻字皆有師之面目存焉則皆有師之鴻慈寓焉具眼者那宜錯過若夫端嚴相好和氣春風瞻師之容者咸生懽喜接師之範者極其讚嘆則又師之威儀盛德感名乎人者爲自然爾嗚呼今之沽源流而付衣鉢者盍

矣師獨不輕於授受必勘其行履見地垂範人天者而後許之如鐵壁慧機禪師則本川營山人三目慧芝禪師則吾郡劉氏子鐵眉三巴掌慧麗禪師則北直趙州栢鄉人之三公者皆師入室弟子也其餘得師之法或遠引山林或垂釣湖海者未可盡悉此則克振家聲丕承基業之所目擊而心折者烏容不竝述以紀其傳哉師住世五十八年開堂五處偶示疾山神悲號樹木摧折病中嘗歌唱自娛提持學侶如舊三月前謂侍者曰我臨終須大喝而去於崇禎十二年己卯七月二十日索筆書偈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要會聚雲眉毛出血擲筆危坐不語至午果大喝兩聲脫去茶毘烟至松蘿結爲五彩遍地荷香襲人起骨得黃金鎖子三莖當門二齒髮爲紫色五色舍利三百餘顆平都地藏寺迎十二願建塔餘皆落於本寺三目山之陽弟子謹拜首殿言而爲之銘曰

碧眼西來	不立文字	五葉一花
垂蔭奕世	徑山大慧	爲臨濟宗
謚稱普覺	法海神龍	遞傳而下
迄師吹萬	中興祖道	光昭雲漢

大哉師模	早與爲倚	高豎三目
早彼陵丘	自號頭陀	冠曰如醉
振鐸聚雲	提醒聾聵	當師之時
滿地狂禪	譬如獵馬	師痛加鞭
俾蹄嚙者	服厥銜轡	載馳載驅
知進知退	扶衰救弊	師亦孔艱
良藥苦口	爲人所難	資學既優
且廣識量	俯視叢林	而踞其上
屏山落落	渚水悠悠	法雲常布
法雨常流	瞻師浮圖	餞型猶在

允矣宗猷

古今攸賴

吹萬禪師語錄

行狀

蜀東忠州三目山聚雲吹萬師翁諱廣真契道宜賓人姓李氏父祖三世爲婆羅門父無後禱于三世如來而生及誕日偶有優婆塞八人臨其舍一人指語父曰此八寶應真出與于世也母遂厭葷茹從茲食素三年離乳每見家庭左右嬰刈便大哭終日唯曰看羊去乃止啼至年十五在芸局邊與同學讀書偶見菊蕊芬芳借爲嘆曰此花今歲凋零明春發生如舊嘗聞生歿事大迅速無常墨花烟藻詎免生歿乎竟絕學陟少嶺峰叅浩山老人問曰生歿事大如何了得山曰鸞鷟臥雪叅三日復問曰狐狸外躁木雞自安時如何山曰切莫動著翁曰向上更有事否山曰俟汝出家來與汝了却維時不會此語耽著箇出家字樣復自思曰父母在庭何由脫得仍返里中偶得大慈祖師錄四冊晝夜不釋卷單以生從何處來夙向何處去語時時提撕又得正法眼藏一錄苦叅力究凡與意路合者便會意路不合如虎之踞于窟途無進步處乃于家設業几單持立誓于像曰某叅究此事志願饒益考此解脫已身以及人天若不了悟定不出家朝暮頂禮四十八願禮畢仍舊提撕前

語後遇一僧見訪問曰如何是佛翁擬開口僧曰不是不是經數期對話復云不是翁被者一割把父母眷屬田園家業冷如冰炭至午值僧磨刀次急問如何是佛僧云我今日磨剃刀且待明日來翁于言下有省後入朱提叅月明和尚纔禮拜起明問如何是古佛心翁卽拱手云請師尊重又問不用音聲與色身將何喚作本來人翁良久明休去復聞祖母病篤乃歸說法以助卓越未幾而逝服中每以佛法進爲五鼎服闋二年胞弟二人長成始謀出家先一月有覽衣道者謂里人曰此處不久當有至人出世翁果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七月初一日踰嶺入山禮月明和尚受具一日明謂曰汝猶有一句未會翁卽問是那一句明曰不用音聲色身默然良久與我現出真空來翁拂袖而出自思曰此事不可草草是中必有玄要遂辭之佛子壽山是多鬼魅翁至寂然無聞郡人嘗曰佛子山有道獸焉見之者默翁樹菴于茲而獸恒伏于菴之右翁與說三皈之法乃逃于深林復不見矣一日忽見井路蒙茸交道意欲剪之次期屈井而左右皆刈如此種種異徵未可繁述汲水伐薪自炊自力苦叅三載經行危坐脇不至席限

滿復入朱提叅觀月明和尚一見便問曰畢竟如何現出明引翁手掩其口豁然大悟乃曰縱然奇特終是尋常明遂出臨濟正宗付之逮娛戲佛華三昧入法界品毗目仙人執善財手一須臾間歷過佛刹數塵數世界叅見微塵諸佛法不昧至事事無碍法界始解圓悟示張無盡用處從此五宗如臨濟玄要主賓料揀曹洞五位王子三滲漏三墮仰山圓相雲門高古法眼簡明句崑頭識句香崑獨脚南泉異類汾陽十智浮山九帶德山末後等句迥出微妙信長風之遊于太虛頓脫無宗若干日之洞于廣漠時本郡翠屏寺迎翁主藏隨機方便接待四人一法師一頭陀一優婆塞一優婆夷唯頭陀隱山三人化去仍返里中爲母說法勸發道心竟策杖風塵一衲一瓢孤雲白下涉海入吳過閩踵粵旋楚至瀟湘湖東一帶烟霞無非搖塵析理墨浪筆花偶或見之何異神鼎忽慈明兜率貌清素有湖東主人霜輪者乃慈山首座道聲甚著見翁偉儀越格磊落塵表乃曰禪風久墜我兩人大家出隻手扶起翁但微笑時當萬曆四十六年戊午春也就于是月望日請翁開法堂中學人二百有餘皆詩賦經論之客忽一日上堂因僧

問顏子喟然一節翁述以輭鉄硬綿之偈霜輪于座
下高聲曰老和尚者話何來奈我蒲團上乏工夫耳
學人聞言遂有異志翁恐主道有妨以慈悲喻慰竟
托他故辭之獨攜武陵灼狀澤公烟棹三峽過夔門
太平寺寺主玄密預夢池中忽湧白蓮大花二莖香
飛欄宇艷麗可人逮午而翁至矣密默默驚異願爲
法屬竟溯水忠南逅侍御田公無居士挽留建刹
延翁居焉是時海內學者馳于經論爭傳賢首談及
斯事何異張咸池于洞庭翁獨學者難入幽微首著
石室禪議以曉之次見士大夫每于三教至理洞而
不一偏而未圓故能貫徹一心洞達無體詆訕互與
遂著一貫別傳原易說太極圖皆發揮三氏傍扶諸
子古之帝王咸有衞佛之興翁嘆曰國朝之初寧無
修教之說歟乃集大明御製勸爲三卷進以證意題
曰顯佛集至于說樂正論以規學解之偏說九辯以
刺時流之舛說內篇以洞玄微之妙說規矩以正僧
儀之失說三字經以修重稚之訓說古音王傳以敦
廉石之乖復著文字禪那五卷榜嚴夢釋二十卷旨
語紀一卷恣夏草一卷心經詮註一卷禪林雅訓一
卷正觀錄二卷問答錄四卷居士頌一卷本行錄二

卷維摩診脉三卷圓覺解一卷楞伽三昧一卷金剛
點眼一卷宗門正眼一卷正錄二十卷諸書既出薦
紳士夫靡不領之崇禎初侍御長公素菴居士挺身
備法復啟升堂入室正令全提由是四方學侶輻輳
如雲因顏其院曰聚雲挹是義也翁之誨人必以徹
證徹悟行解相應者而後可居常語曰諸方來者的
的會得五家宗旨方許相見未朕祇宜虛心求示斷
不可務一機之機偏行之門石火電光舉了便會草
草忽忽作者般去又復性嗜山水瀟灑絕塵龍崖之
左登嶺而下松檜交加卽疎松嶺也嶺間之石如龜
文每當松風晚落蟾輝瀉影翁嘗揮塵于中名曰洛
書傍有小澗雨久則瀑布作聲羅以卷石三座因呼
爲小小蓬萊恒以古之十二龍賓而山石而閣焉乃
著蓬萊雨花二集厥後四輩敦啟有白馬之遊鼓枻
金陵墨仙聞翁至特訪于客舍坐間話及岩頭末後
之語談說不倦仍具三衣頂禮乃曰蜀中護法願爲
半壁當軸首輔錢公太史雪灘陳公聞之並欲勉置
金陵發業師以三巴佛法初弘未克溥濟竟辭所請
因著南遊紀一卷船子曲一卷是時錄金之徒多務
馳逐競浮場社故有金陵小叅由是返棹錦江薦紳

王庶請建千日禪期維時會中得法悟徹者不啻數十人皆聞于時慶忠則翁分席上首第一座也其餘不可稱計臨江叅戎尹寵居士捐金白粲延翁住巴臺巴臺在郡之西近城一拘盧舍法席既敞道俗往來如織泉至五千餘指夔之萬州向文學諱近瞻邑之季倫也聞翁法演巴國乃披剃著緇復請住雲來繼而徙興龍復返聚雲叅學之士如見所親益翁智德高遠感名乎人耳天啟間有古戎陳子青衿在泮雅好紫姑虔禱數年感獲華仙人徘徊于篆籀中匪獨岷山玉壘卽三吳楚越之王侯士夫爭與之遊陳

子歸蜀侍御田公邀于蘇莊遣使迎翁翁至瓊仙谷首大書曰山谷前身詢之則曰師乃宋太史黃山谷後身也贈其三絕其一曰山容此日有山靈我來訪客草青青前身黃谷今猶在一座明燈一卷經其二曰竹深雲塢樹幽苔我得登臨山色開一笑過溪親座處囊收天地古今懷其三曰君栖幽地任徐徐滿座深藏萬卷書秘者三車開世路千秋遺業古今圖坐中有嘆其異者翁曰公等不聞寒拾豐干乎是皆不啻啗底老古錘將者些子爲藥爲病卽縛卽脫化去應來總令堪忍中族姓子知煩惱鎖內有無邊華

藏也我何與哉聞者莫不欽服翁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相好具足和氣春溫仁慈廓落草木不傷乃至遺屍腐骨咸恤憫焉偶示疾是月山神夜泣樹木摧折病中歌唱自娛提持學侶如舊三月前謂侍僧曰我臨終須大喝而去于崇禎十二年己卯秋七月三十日乃索筆書遺語及辭世偈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要會聚雲眉毛出血擲筆危坐至午果大喝兩聲脫去闍維烟至松舉結爲五彩荷香徧地起骨得黃金鎖子三莖五色舍利三百餘顆當門二齒化爲紫色入土者無數鄧陵地藏院迎十二顆建塔餘皆塔

西蜀嗣法孫至善沐手和南譚撰

隱元禪師行實

辛卯年十一月初四日師六旬初度首座慧門沛公木菴瑄公西堂虛白願公卽非一公都監寺常熙公耆舊默公暨職事同外護林文若位中月樵諸居士等請師說行實以曉大眾師云歷年已久一切俱忘俟誕後稍靜說出與衆共知茲逢三十夜來未免吐露醜陋一番師俗諱曾曷號子房本縣靈得里東林氏季子也父在田母龔氏六歲父客于湘未歸自是家產日耗難以攻讀至九歲入學十歲冬廢學矣遂漸學耕樵爲業每靜夜與二三友坐臥松下仰觀天河運轉星月流輝誰繫誰主纏度不忒心甚駭焉然此理非仙佛難明纔有慕佛之念意雖未決志在塵表無心于世故三五年來所作所爲頗多顛沛年二十母與長兄欲定聘自思男兒在世不知父之遊踪誠爲不孝奚亟於娶遂告母兄志在面父後娶母不奪其志乃許可越明年春將聘金爲路用直往豫章抵南京而母舅臬宇勸論回家云汝東林人焉知天之廣大入如塵沙則此都城無處尋覓而況天下者乎汝若不回恐添母慮孀亦安在師不聽卽別至寧波舟山見族叔叔亦勸回又別至紹興各縣經歷

一載囊已空矣只隨香船至南海朝觀音一到見佛地莊嚴入境殊勝一時凡念水釋遂發心持齋投潮音洞主出家願爲佛子一心奉佛以報四恩領茶頭執事日供萬衆無有難色洞主喜甚嘆云此佛子真菩薩之使也又明年禮茶山祇園老僧爲師二月十九航海歸閩省母母而以爲自天降下喜不自勝諭母奉齋皈佛越明年母歸寂請黃檗諸師禮懺薦母會鑑源師於印林寺源知師有出家南海之志方便引示因緣時節已至卽是道場何必固執於南海耶師云恐槩山近俗有所嫌疑源謂人俗心不俗可矣遂求源師到山落髮則無阻碍源諾是年庚申二月十九雉染有朝者云東林也有佛耶師云聞說佛性徧周法界豈外東林耶朝者嘆妙師卽發願云此處落髮若不精修佛行以壞法門生陷泥犁故領化主執事本縣莆中募徧是冬往海口塔寺聽經辛酉春領簿往京募化欲完此道場至杭適京中有警緣暫止往紹興顯聖寺聽涅槃經時聞本師費和尚之名惜未曾會晤六月時仁師京回抵杭有書招相見談及京中多事其緣事已盡捐矣乃問仁師依經解義三世佛寬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消釋仁云三十

年後向汝道師卽私忿意爲欺人太甚難道這兩句經有甚麼難會而待三十年耶便不同彼回山徧處叅尋今日思之仁師此句大得力矣當時若依經解說一篇則被摩將回山安有今日之事乎所以靠將不如激將飄然徧歷名利第有一德可稱者亦依同住王戍鸞窩頂聽法華冬在夾后碧雲寺聽楞嚴見講席混濫與慈然友論及經中實乃徑路直示人要行則到家矣不行聽到臘年亦無益正如說食終不能飽聞天台通玄有一密雲和尚係臨濟下尊宿可往叅謁若相契依住以了生死大事不然向山頂修行去慈云妙同往張王廟次上秦駐山積善菴景西主人問路中還曾見有好人麼師云試指箇不好的出來看看西默然師云不見道仁見爲之仁又問七處徵心畢竟心在甚麼處師云請坐將茶來西又默然師云下文還長付在來日西留過夏正談及叅大台事忽聞老和尚來應金粟喜不自勝私謂符我所願買舟同到金粟叅見和尚問學人初入禪門未知做工夫求和尚開示和尚云我這裏無有工夫可做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要臥便臥師云蚊子多臥不得時如何和尚云一巴掌師拜退置疑不決七晝夜經

行坐臥無有間斷至第七日下午老和尚在康祖堂前過師擡頭一見有省便拜云某甲會得和尚掌中意和尚云道看師使喝和尚云再道看師又喝和尚云三喝四喝後如何師云今歲鹽貴如米和尚云走開不得碍人路頭師禮拜退日常自作主宰活潑潑地亦不請問亦無疑情至丙寅冬五峯爲西堂師豎拳云識得這箇天下太平識得這箇天下爭競如何決斷峯云這箇從甚麼處得來師便喝峯云那裏學得來師又喝峯便打師再喝峯又打師喝兩喝峯又兩打衆謂老隱今日敗關師云非汝境界緣是坐不得臥不得氣噴噴地平目而行千人之中不見有一人不見有身行至次早課誦維那鳴磬一聲忽覺身在此立課畢仍舊而行衆謂老隱着藥了直至第三日上午忽應外一陣風吹入寒毛卓豎通身白汗大徹源底便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情與無情盡在一毫頭了了分明無二無別不可舉似於人自證乃知心中甚喜逢人卽笑人謂老隱被魔所著師云非汝所知但記得經云若作聖證卽入羣魔迷無喜色尋常如舊淑知師知師所得謂五峯云此子徹也乃呼進寮云汝有悟處試道看師云道卽不

難只恐驚羣動衆峯云但說何妨師打劬斗而出峯云真獅子兒善能哮吼後卽出堂領火頭一日老和尚與衆論敬鬼神而遠之衆荅已師亦在門外立和尚云汝進來說看師進前豎火叉云離不得這老賊近不得這老賊老和尚打云汝作賊會那師卽拂叉出云賊賊丁卯夏淑知與衆兄弟云今夏在此不得空過已分事自家了卻古人一切差別因緣恐有錯訛大家結箇頌古社三日一次一炷香爲則期畢呈上老人看看或取舍是非了然明白亦不孤同住一夏矣衆曰可一期頌三十則因緣呈上老和尚卽點二十七則時金粟一衆嘆服纔知有隱元庚午春黃檗本寺請老和尚至山師同回寺乃三月十八日老和尚云汝乃本處人可領簿南行募化師卽領命至漳南見東里王居士云請老和尚到山之意七月間又到潮州艸菴月餘師衣衫縵縷主人疑非黃檗緣事不就占二偈爲別草鞋踏破已多年半似風流半似顛滿地黃金渾不顧又拈白紙告青天其二試將冷眼向南看世道紛紛化道難三十年來無取舍相逢盡是鐵心肝卽回至漳聞老和尚有答東里公書云八月初一歸浙師遂空手歸山益見山中淒楚不

堪言乃云槩山蒼翠疊層層難掩孤貧一箇僧堪笑化工又未瞥春來秋去太忙生辛未春龔夔友夏衆晉同居士請住獅子巖癸酉冬山中請馬峯費和尚主席命師爲西堂師辭不得乃就職和尚上堂師卽問打着昔時舊痛處於今猶恨棒頭輕請師末頭一頓師打云舊瘡癢上着艾進云恁麼則徹骨徹髓去也師曰如何是汝徹底意進云時清休唱太平歌和尚曰祇引得一半師卽禮謝一日諸禪人頌百丈再參馬祖一喝三日耳聾黃檗聞之不覺吐舌因緣師目之總未妥在亦頌云一聲塗毒聞皆喪徧野鷄鵲沒處藏三寸舌伸安國劍千秋凜凜白如霜呈上和尚卽圈出帖在法堂示衆陞座云吾有一枝拂子是從上用不盡的顧師云汝作麼生奉持師喝云放下着和尚云再道看師喝便出到方丈和尚下座進方丈師禮拜云適纔觸忤和尚和尚舉拂云汝且將去行持師接着便打一拂和尚云將爲報恩那師又打一拂便歸寮甲戌仲春辭和尚回獅子巖隱靜一日泉竭慮無水難以居衆在菴前大石上仰觀南畔巖壁之下懸松翠茂必有水焉攀藤剗棘而上果如其言就壁視泉砌路得石巖間稍平處堪以寓目靜坐

片時謂龔居士曰此處可結團瓢士曰和尚曰可某爲之不難是秋重陽之日起基冬畢工移錫居之丙子夏本山耆舊同鰲江檀信奉侍御林公書請繼黃檗法席師慮德薄言微不宜應世力卻之衆等虔請再四似不能免姑許焉巖下有側石如舟遊客以不平爲嘆師云時節若至自然平矣一夜在石中坐持大悲咒三徧默祝龍天此去黃檗吾道大行爲山增色此石可平爲徵默坐炷香歸室次早黎明徒良哉報云奇哉石已自平師云不必說吾視已徵乃名爲自平石說銘爲記曰匪石弗平我心不誠心旣誠矣其石自平旣平且誠吾道大行以此靈驗刊石爲銘又一夕夢一老人長眉皓首荷甕負囊而入師云老人大大負累若此不亦勞乎彼卽放下出書幅單條并所負之物見贈而去醒謂玄生侍者說者云斯乃吉夢必有見徵月終果法通專使送大衣源流兼書一封以表法信丁丑仲冬至山開堂拈香以酬法乳越明年開龍藏三閏春秋以答賜藏之恩庚辰正月八日建大殿閱四載山門寮舍頗備甲申春往金粟省覲本師和尚五月至天童掃老和尚塔孟冬應崇德福嚴寺請乙酉春閩中通政還初馬公請任長樂

龍泉寺丙戌春玉融鄉紳井本山耆舊接回黃檗迄今又歷六載虛度世間六十春秋冒廁空門三十法臘主持黃檗一十五載示衆語錄十六卷又錄二冊雲濤集一冊並行於世然福薄逢斯亂境祇將身心衛護祖席幸龍天佛祖之靈法門如故庶不辜檀信之請聊答皇恩祖德之萬一云爾偈曰六十年來夢裏行夢中說夢可憐生不知若箇惺惺者一笑千差盡坦平

隱元禪師語錄

瑞白禪師行脚

師一日茶話畢首座參頭參職事請師說行脚師止之衆請之再三師不得已乃云予桐城楊氏子父一舉早喪母卓氏自小有出家念每見有乞食破衲卽跟隨許遠不忍捨去意欲出家以母老爲畢念遂至十九歲老母天年已盡二十歲遂往九華聚龍菴法光和尚處落髮卽燒火執役三載每扣以生死大事但云性命交與龍天四大交與大衆作務去予心下思忖若作務能成佛則人家做年者亦成佛矣心中不悅每見有耆宿老衲必參扣之忽遇知休禪師久宗講席予參扣求出生死要訣彼卽問我發心所以我云吾一向爲生死要白曰飛昇超脫輪迴休師云此是外道見解我佛法中要悟明心地成佛作祖纔爲了生死吾慌忙作禮問曰何以爲悟休師曰若要悟須參善知識付以話頭晝夜參扣十年二十年一旦豁然開悟謂之明心見性予歡喜踴躍又問法光和尙開示我念佛作務何也休師云作務雖是好事非汝等黑漆皮燈籠之所爲也古云先入毘盧性海後行普賢行門豈似爾等一團無明身心行行若供養如意也有些福不然連福也無予聞此言心中暢快卽便下山適遇西倩老師卽參扣大事倩師云我見達大師授以毘舍浮佛半偈受持予卽請問半偈

雖則受持亦不知何者是四大何者是心何者是境但只持誦而已後來行至涇縣幕山參隱安老師彼師見我初進教我看止觀及永嘉集又見二外道一云觀空謂小真空見老真空一云白虎透三關予聞而不行此是宿生正信之力也一路行來因大事未明只是不悅晝則乞食或一餐或兩餐夜宿古廟衲不解帶行至南京普德寺聞二學者論楞嚴經九十六種外道一云卽我土亦不少或云白虎透三關者或云嬰兒蛇女者或云小真空見老真空者予聞此言向日所聞卽時瓦解冰消後至靈谷付衣復至浙江入雲棲受具歷明耶二師講席聽楞嚴經至同別二種妄見忽悟根身器界總是空華前來半偈了了無礙自以爲罪福皆空遂生撥無因果之念忽得一場傷寒病作不得王方纔悔過病已將好聞鄰單師云我紹興有一悟道禪師號湛然和尚甚是奇特今在壽聖講經予聞心中甚喜卽往參扣禮畢和尚問向來做甚麼工夫我云向來持毘舍浮佛偈和尚云四大是假妄心是空甚麼人拖着你這死屍來卽此問話者又是誰人被這一句無可做聲方知向來所解空境全然不是徑到紹興延慶寺七晝夜疑情

不開至半夜立於佛前忽然間似手一提不知這邊那邊遂得個輕清心下忽湧起不離當處常湛然覺卽知君不可見便曉得這拖死屍的這問話底方知前來悟的心境雖空而不得常住心體非爲正悟此一番雖得其體未得其用欲見和尚適往他處見幾位老師他問我栢樹子乾屎橛子不能對因爲不明心中疑云這還不是將從前放下再參就參個一歸何處從此延慶掛搭兩年一日浴出於竹園乘涼一陣風來將竹一推遂會得無情說法從此工夫一日一日自有妙處聞知顯聖寺坐禪遂去求單蒙本際兄慨諾遂上顯聖坐禪期完日和尚不在寺中當家相留因住下單只聽板喫飯閑事不管於此不明心中只是煩悶遂不語一百日又晝夜不睡打七七日不明又是七日又不明白於禪堂四角俱貼起話頭一句一句追將去苦哉苦哉追得我前氣不接後氣如挑千斤擔子相似無可奈何四十二年甲寅歲雲門廣孝寺請老和尚開堂衆約我去坐禪我云待我明白此事方可去時有若虛本際二兄再三相勸云吾人開堂三五百衆朝暮參請正爲此事不可堅執汝若親近甚有利益不可錯過予聞此語遂卽同去

和尚結制上堂說法末後有四句偈云豎起脊梁生銀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象王脫金鎖若不如是何刼悟予聞此一叅法語痛哭一場卽依和尚此偈做將去挺起脊梁捏緊拳頭放下面皮再不回頭轉腦憑他死也罷活也罷由是猛着精彩做去連做了十日遂成一片晝夜凝然不散心中始知得力一日和尚小叅舉南泉斬猫云道得卽不斬以手作提猫勢云汝等作麼生道却救得猫兒和尚將手正作提勢時予心中忽然有個領悟處遂將蒲團一丟衆人各下語和尚云一語下徐州一同叅通文者頌之謂得意予不肯同曰你試頌看了信口頌曰提起劒斬却猫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兒趙州老人頭戴草頭戴草凜凜威風振華表同不肯呈和尚和尚曰還是不通文者好異日和尚於橋上乘涼卽云溪水潺潺汝等各下語看衆各下語予云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和尚笑而頷之後入方丈和尚問工夫如何予一一實說和尚云從今已去一切放下但只休歇去予聞此語心下還不肯至夏期再約七衆同志道友打七至第六日正經行間聞鐘聲忽然身心脫落將從前一片凝然工夫一總都無了站立佛前半

炷香又漸漸覺來自云不可住着從此一番始是無疑後隨和尚上徑山至福城東塢期完和尚應石佛請講經予遂往皖公山住靜方方一丈弗達往三載遂下山參黃蘗無念和尚至匡廬見愍大師往峰頂叩養菴老師參博山至庚申春和尚六十却回雲門顯聖天啟元年於越之皖嶽山住靜三年天啟癸亥和尚開法顯聖予爲西堂助揚化儀天啟甲子復住靜於陽明洞乙丑冬過金粟領衆助揚法化丙寅春復回靜室至八月和尚從閩中回初五和尚誕日子過顯聖問安慶壽至初七日蒙和尚授以衣偈予拜辭欲往南嶽衆居士再三相留遂爲予另擇鍾山古基新建靜室居住不期和尚入般涅槃叢林無主城中衆居士請予住持予以福薄不堪領衆却之復因衆弟兄邀同護法來請予不得已祇得從命今冬在此已揚家醜甚不啻啗那堪衆頭與衆板首今夜問予行脚不覺叨叨至此若是上根利智者何費許多周遮正所謂不啻啗中更不啻啗也時寒珍重

瑞白禪師塔銘

若昔大猷載在儒典靜言圯族有誅慢自賢志自滿有誅朋家作警作威作不典有誅所稱唐虞之際三代之英設坊自上猶有陰虜譁張聒聒屑屑之辭胥動多方而下濫爲庶人之議者嗚呼非天子不議議遠庶人卽天子不復可問而天其或者于庶人中篤生大人焉俾以直議誅橫議而收其後如鄉原之議狂議狷楊墨之議仁議義其言放嘗碎其議嘗橫而誣必如孔子之議鄉原名之曰德賊孟子之議楊墨名之曰道賊而群碎乃帖然而議乃大定此之謂齒齊古廣和合諍闕具大人相作直心道場者是耶我聞仁王經云若國欲亂鬼神先亂鬼神亂故萬人亂亂所自起亦維曰國之王臣互相是非而已是非在國且以開亂況在天子不問之草莽人乎況在天子不臣之方外人乎嗚呼越自菩提多羅翻四七之後勁作二三之前茅衣法傳是非亦傳中間六試毒而三彈劍西乾東震剝有宿債應償北教南宗誰是一

枝橫出競飲分河之水爭操入室之戈古既有之於今爲裂斯亦大人收後之時矣問誰其人僉曰弁山瑞白禪師蓋以身任之師縱陽楊氏子法諱明雪署號入就諸方字之曰瑞白禪師方毀亂遽脫左髦事母卓以孝聞比學禮之年失恃而爲之耐曾不能飲杯園則旣田衣管屨持鉢唱跋思以三尊之教度二親矣九菴慧公其薤菜師也有休公者激發之使見知識于是始有事南詢香積取諸分衛旦過取諸半跏漂梗栖直都無一向邂逅紫栢之徒授以毘舍浮偈頗受持之歷幕山之門恭之闕教非其好也幕雲棲蓮公之爲人造問作止任滅四病曰只莫生心取圓覺師出四病也師拜其語受具而去聞首楞嚴別業同分二見忽覺根身器界燈影日暈而已前所持偈亦自洞然無何且病病輒不能自主始信圓明禪師有云十二韋陀典一標月之指耳昔在祖師說法羣墜天蓮湧地尙未出離生死况是區區者何濟庚戌春聞諸道路雲門顯聖有至人焉曰湛然大師師攝衣往從之問向來作甚麼師曰持毘舍偈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罔然爲鈍置者久之至第七夜于延慶殿立香忽地湧起不離當

處管湛然竟卽知君不可見方曉前旨及被人問著謊訛正復在揚州越國間辛亥歸顯聖坐禪不語者百日不眠者數七奮迅之氣猛于捉象甲寅春隨雲門遷廣孝聞上堂激揚機語大非思量所及不覺痛哭自誓曰死也罷活也罷拚此一生去工夫旣成片視向來差省力矣小叅舉斬猫因緣師於言下知有將蒲團拋出雲門曰一語下徐州時有同叅通文墨者頌之自謂佳師不肯乃信口曰提起劍斬卻猫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子趙州老人頭戴草頭戴草凜凜威風振華表同叅亦不肯進而質之雲門門曰不通文者佳會從橋上過垂一語云溪水濕潺衆下語皆不契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雲門領之嗣入室師一一詰實而供門曰自今以往休去歇去師猶不自肯更加精彩因聞鐘聲瞥地大徹灼然有一到家休歇處自是機辨峭拔妙有嬰其鋒者尙自陸沉衆中隨侍雲門巾瓶赴徑山應東塢爲下板也丙辰春往皖公山養靜只一茆龕廣可十磔手輪可四十膚時與何太師芝徽伽陀酬唱不啻公美之遇斷際慮別有旨不開紙墨事已未下山訪黃蘗無念大士盤桓信宿念謂侍僧曰者衲子他時有把茆

蓋頭在次第訪愁山大師養庵老宿博山和尚諸大老各有機緣並見語錄師之引重諸方亦畧可見矣庚申歸省雲門明年屏居天柱峰卽宛委也癸亥顯聖結冬龍象衆至擢師爲第二座初苦堂規不整師有意振之偶如廁遲歸爲止靜者所誰何卽長跪佛前作懺一衆肅然一期斬然正使道學先生見之亦當謂二代樂禮盡在是乎雲門念師分座爲勞利生時至欲有所付師底力辭之珍重如千年桃正熟不易作退華杏子摘郤也甲子誅茆鐵壁居雲水往來如織有僧問如何是無夢無想主人公曰鐵壁山高僧曰莫便是麼曰是卽頭上安頭不是卽撥波求水僧曰無是無非是否曰無是無非死水身栖一日有女人上山師曰遮裡不著神錢社火去昔少年苾芻指雲峰爲不通方漢此又過之矣乙丑叅金粟入門便喝粟曰好喝師連喝兩喝便禮拜粟打一棒人事畢值擡船次師曰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師接住拄杖曰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脫拄杖不得師曰和尚無下手處粟曰且道承誰人力師鳴指一下粟微笑而歸留師爲第二座每粟上堂師必出衆作一番哮吼蹴踏馬群爲之一空粟蓋屬意焉當此

之時所謂天下權在信只爭左右授耳而師顧未之許意謂嗣粟則孤雲門也乃行丙寅歸雲門呈偈曰家師饒舌十餘年本分繇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閒家具五位君臣總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雲門曰語無滌漏不落正偏是真個曹洞兒孫遂付衣法並偈曰誕生原是自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嗣爲洞山三十二世也師既受囑累欲隱南嶽未果行而雲門逝衆請繼席焉師仍然西南向以讓有德戊辰姜太史箴勝諸檀護洎闍山勤請事不獲已則應之得坐披衣後自有本分鉗鏈作家鑪轉不妨鈍鐵點作純金而躍冶之子不堪重鍛又如真藥現前拈得便用妙手所觸殺活自繇而初學鹵莽但竊其似未免認杜漏藍作綿州附子自誤誤人過亦不在醫王此可明乎無師之智不從人授師亦未嘗有定法授人也本分繇來不可傳只此一語與他湛老人作供養足矣時師有雲門三種獅子頌鱸炙菜林庚午夏將有終南之役經吳興爲吳興所遮道住弁山龍華寺繼錫越中士紳倪太史鴻寶徐藩侯亮生李學憲王完請于延慶開堂

皓月歸升山殿宇初構明年有一闢提者將不和於法門孝廉張魯平以書勸師稍避之師曰我自以法道陰翼王度苟無愧心何避之有不聰所云陰翼王度語出柳子厚我

明太祖嘗引此以陽翼佛法豈非法王翼人王人王亦翼法王大人作畧先後同揆使彼蠢爾小醜早見御製文愧死猶晚矣無何唐總憲存憶入山蓋亦有聞而來先是道場山請雲門說法緣會未期唐孝廉祈遠每念及則以未事雲門爲憾嗣聞師風如歷饑渴遂橫身荷之而師之開法於弁爾時道價頓傾流輩逼亞老南矣是秋受沈司寇何山閔太宰曾泉朱太師平涵韓狀元求仲請主白雀師平凡概以佛法接人會有俗客過訪不相見而去師曰亦不孤他來意監院請云何不遂以三門外接下等人禮接之師曰若爾何謂平等自是有感鐵面一鉢五湖之志矣解制復歸龍華師他日無故不出山卽會下人總不許應人佛事雖嘗住時有緩急亦不許那借人物嘗曰隨家豐儉有飯則飯無飯則粥無粥則散更不喜人間慶弔禮及行苞直酬酢曰此謂汚他家行惡行佛制所不許癸酉胡岡卿璞菴劉納言念臺董璽卿

皇庭徐觀察檀燕王制臺裁雲丁宮端歐石邢銓部洪瞻倪侍御三蘭余中秘武貞請師戒山戒珠寺開堂衆倍白雀甲戌還弁山緝殿落成衆倍戒珠乙亥陶給諫虎溪商開府等軒請住天台護國寺將行嚴比部允涵率諸子侄登山相留師曰許之矣不可矣此入院百廢畢舉多年埋沒之招提一旦恢復秋還弁山明年以病謝院事挽之不可乃飄然一往意在終南也巖舟湖口爲石尤所阻隣舫一顧客見師異之扣所往曰此中有山名崆峒拔地數萬仞泉石殊勝足可樂道何必終南師遠移舟登巔一覽則二水夾馳眴目離合魚龍猿狖在空濛縹緲中徹頂徹底別開眼界師樂之若將終身焉未幾吳興書來趣歸弁不許汀州太和各有書抵師爭以名監相延皆不許承古有言蟻尋腥走蠅向臭飛問道之屨亦未嘗不填戶外也建安王欽師道望齋尺一牘殷勤幣聘住持洪都百丈山師雅慕百丈乃隨機赴之挾嘆追逐者百餘納舳舻相銜而進至瑞州則兵守之矣蓋是邇倖驚謂寇至報之官司將以獻首功幕府耳師爲軒渠一笑幕府知之遣官衛之上山師到山亦第舉所謂百丈清規而重巽之時復荷鋪與作務人

俱人謂大智再來也何期化緣畢於此明春穀日示微疾調衆益篤譚笑自如三月十九遲明起浴謂侍者曰扶老僧入龕去小間手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稍月擲筆以手招衆衆前師已吉祥而逝矣日正卓午也師示生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示寂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有八塏全身於弁山龍華乙山辛向正面方山師所筮也 建安差官設祭議欲留龕見遺命但存髮塏於百丈先是弁山報塏工竣師手書曰計到便來接龕復大署紙尾云老僧不過四月矣又書真讚有再過十日之語凡皆預知時至也師行脚十三年未常解衣臥及出世止衣草布諸所創建僅蔽風雨曰吾儼雲棲之作法涼也喜時竹木去之日猶加灌溉功或謂之多事曰招提在也嘗解衣衣窮乏或謂之不均曰周急所以均也病者藥石之老者扶持之有所諾無或許而不予無或不時予予則忘之無或責報天懷坦率提獎風流與人相遊光霽中逼授學人則不稍假顏色遇侍者尤嚴每痛像季不重木又雖所犯輕必重繩之日五分法身尚不成就又能全該三德乎其垂訓初學

必曰僧不看遺教經法王之叛臣也故所在匡徒雖衆初不濫竽四食三衣如法學習以期于事存高素歸趣聖方要有不落今時者師之身律益如此見學人久不還鄉師賢之或告歸寧師亦賢之囑曰使父母知出世之因豈不踰勝世孝萬萬師之錫類又如此乃至嘻笑怒罵布武布席一欠一伸一涕唾無不可作佛事者每見人墮邪道中必起同體悲導入正道或其人已眼本正因師故邪了無一長先學慢我則教中有云如諸蠕動實不推理而舉蚊張瞽怒目自大是爲斷慧命人不忍不急救之然是導師之過又不得不從發病處一根格之首座敷諫曰闍諍世界以諍諍諍彼亦謂諍奈何師曰摧邪輔正令法久住佛之願也吾爲此懼又復何懼師故倔強他日嘗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故行止自主絕不傍人而一時正人君子頗以是增而重焉吳太史觀我云吾邑之有弁山猶龍舒之有博山此非尋常定知地湧菩薩不忘慈誓以佛知見爲我等輩留影是邦知言哉蓋此洞彼濟門戶之分已非一朝一夕師用意良獨苦顧又未嘗不嘉與爲和合也而曰千流萬派一源而出在西域當尊迦葉爲始在東土當尊達磨爲始

今後當稱達磨幾十世則舉本該末矣謂之尊稱達磨正宗說倘亦靈源自稱釋迦文四十八世孫之旨而向所云齒齊舌廣具大人相師蓋其人乎師九坐道場別有語錄流傳并闢判十餘卷異方便一卷得法三十餘人曰久默音曰孤崖聰歷然相離言義嘯雲蘊數輩而下詳在行錄中不具列裕入山以來焚筆研有年矣尤遜不敢為諸尊宿作逸真語亦小避諍風嫌於佐闢之意而起元生公是三十人中一數持弁山法嗣久默音公等書狀來命裕為塏上之銘重以唐孝廉祈遠為之紹一再往返不聽辭謹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我曹洞宗	兩办交鋒	其功不功	曰誕生王
密密堂堂	祖父之光	何期法筵	作仇自賢
參禪國禪	何期么麼	飲水分河	入室操戈
爰生大人	驅魔白民	作佛忠臣	爰有弁山
振解闕銀	破是非關	迦陵出音	孔雀空群
鍛羽翮羽	蓋膽有毛	怒目失繳	英風颺颺
乃息紛拏	乃秉木义	乃别牛車	一衆肅然
一期斬然	泥蓮火蓮	陰翼人王	陽翼法王
法昌大昌	破驢足颺	駭蟻尋腥	嫌太僧生

我思終南 我龔我晷 我劉我杉 而得崆峒
縹緲空濛 咄哉老翁 緣起洪都 相銜舳舻
伍伯追呼 化蟲化沙 攬蜩攬蝦 一龍一蛇
龍蛇之年 聖賢之躔 蒼天蒼天 內紹兒孫
多樹仍舅 足報雲門 忽疲津梁 無縫斯藏
副在青琅
菩薩戒弟子石頭布衲道裕前通議大夫四任職
方郎初以効政府
予告再以不奉
詔忤逆璫為民三以覆瓿錯一字降調兩
賜環一奉

御劄以清執還原官以籌邊功歷太僕太常卿巡撫山東以登撫兵變併逮謫高涼今以耳肅舊功蒙特恩復初服還石頭城余大成撰文

瑞白禪師傳

憶昔雲門湛大師最後說法吾郡道場山甫四日而
魔作罷去余時鄉居相距百里雖同郡莫以告者不
知也既而雲門道經吾里始獲一瞻眸容別未幾示
寂俄而弁山彌勒峰之麓有泊然宴坐者距郡郭又
數十里余亦不知也明年門者呈張孝廉魯平居士
募冊余展閱次始知有瑞白大師云以示兒子茲茲
臥疾久欣然曰雲門法嗣也向者交臂失之引領道
場山有餘歉焉盍以今人之東隅補昔人之桑榆乎
余曰汝病未能出吾先往往則翹望荒萊數椽闕如
徒四壁立衲僧數輩菜色藍縷師氣宇端然如涖千
衆留余同飯一菜而已時闢提乘墉謗謠騰播聞於
當道余爲白焉始有寧宇師初至人無知者坐是名
乃著緇素曰漸奔奏蓋五年而向之荒萊漸成寶坊
然無歲不出其赴天台請也曰不歸矣黑白敦請始
歸歸未幾復飄然長往往之日曰將詣終南俄聞卓

錫虔南之崆峒山黑白敦請還吳歲歲不輟如初而
師一別五年俄聞赴百丈請又未幾復飄然長往則
盡大地人覓蹤影不可得矣嗚呼師何往乎葉落歸
根知再來否乎於是兒子茲茲持行狀來得細讀之始
知其願之堅也行之力也證之真也其落髮之地曰
九華聚龍庵當執纓時決志超凡既聞悟明心地之
言斯夕以之出門參方初誦舍浮偈繼遊講肆所至
若有負者聞外道語如水投石卽有證有得復自策
彌篤至聞雲門一伽陀慟哭拚身命以從事啐啄時
至雲門印之矣猶若不釋然者必無憾而後卽安堅
矣哉其願也至其行脚自離窻下養卽遍四方飄衲
外百無一儲孤村乞而古廟栖寒夜無衾者十有二
年已事未明皇皇焉自鞭其後嘗百日不語晝夜不
交睫以求之每奮迅輒曰死卽死耳不返顧也凍餒
所侵患傷寒瀕死者三晚年病肺而畏寒每冬日爇
薪室中自溫頭面爲赤或規之師曰而豈知吾昔年
苦哉旣出世爲人仍稟毘尼甚嚴御下一遵規繩不
少貸小踰越譙阿及之侍者數受笞終無怨者初住
顯聖爲兄弟藜林動患掣肘不遂意棄而渡江止弁
山荆榛蛇虎之區墾土結茆栖焉衲子時往從之吾

郡禪宗久廢閭閻從不聞百丈規何事相與性之謗且撼者百山既鳴官或駭曰捕者至矣魯平居士虛精舍邀師覺避學徒喜愆患之師罵曰癡衆生世豈有畏難善知識耶苟無捍禁網梗

皇化脫有意外聽之耳難可苟免乎安坐如初久之耳目所薰漸生渴仰今本山著姓李舉族皈依道德所感也達官貴人欲致師一面師曰苟慕道彼不能來乎有比丘尼遊諸大家老矣入山禮師自請募千金建刹乞下院開女期所獲檀施悉輸嘗住師不許監院方苦匱乏從容言下院距寺數十里而遙四部

弟子古固有之何害師曰彼借龍華爲名相距遠終吾屬也且今安得如古汝曹聚首學道當道猶兢兢慮之況尼乎龍天道場即匱乏有尸其責者吾何藉千金爲監院曰彼遊朱門縱不藉其力奈騰訪何師毅然曰吾無可謗復何慮卒不許嘗住窟戒那貸曰有飯則飯無飯則粥無粥則散一那貸卽錯因果矣龍華草創艱苦備嘗甫就緒忽棄之他適緇素奔走懇留有跪且泣者師譏然出門竟不顧初居崆峒改號結團瓢截枯木支茆匠者欲加琢不許同居不過十餘人辭歸者復數人師獨樂之將終焉俄而學人

四合紳衿虛席請說法師復遊之南雲山衆迎還崆峒江右建安王慕師道風馳書幣請重興洪都百丈山師聞慨然曰天下清規所自出也兆足以行矣吾縱老病其忍辭過赴之取道瑞州值有司以寇警愆功令干掇戒嚴比丘百餘警而相告曰數千群起誰何之邑令親入舟見師不覺意消曰此豈爲惡者耶加禮犒從者而去撫軍聞初以兵至旣得實乃聽師住百丈但戒途次勿留多人而已師到院修大智之廢墜擬荷鋤力作爲四衆先而病魔數撓之伏枕次問道乞偈者未嘗不諄諄答也且招之曰及吾能

答時病已棘語則期不辨矣猶伸紙疾書代面命蓋始終未嘗先四大而後人也力矣哉其行也若乃證入之深密濟不敏何能悉之姑述其可傳者首叅雲棲問作止任滅四病如何出得棲曰從汝作止任滅但莫生心取圓覺卽出四病也叅黃蘗問學人千里遠來乞師指示藥曰佛法那可指示問可保任否藥曰保任個甚麼師畫一圓相藥使掌師拂袖出藥顧旁僧曰遠僧却有把茅蓋頭在叅慈山問一塵不立時如何慈曰曾到此未師曰若到卽塵也慈變色曰野狐精弄虛頭叅峰頂問雪覆千山和尚如何爲

人頂便掌師曰莫就是爲人處否頂曰我同汝看雪看雪次師曰正當爾時狐狸野干都無蹤跡頂曰止有師子在師曰亦是野干叅博山山問何來師曰桐城山曰風景較此何如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山曰猶作此解推案入方丈師曰又恁麼去也叅金粟入門便喝粟曰好喝師復連喝便禮拜粟便打擡船次師曰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師接住曰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曳杖不能脫師曰和尚無下手處粟曰且道承誰人力師鳴指一下粟微笑而歸粟上堂師時爲第二座問曰正偏兼帶卽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粟便打師云金鷄唱落中天月泥猿吼盡五更風粟曰再犯不容普茶師問慈雲普覆二千界只怕冬寒一夜風祇如狂風四起和尚向甚處立粟曰一脚踢汝師曰恁麼則秦駐山前端然坐金粟峰頭任往還粟曰汝要第二脚耶師禮拜歸位上堂師出禮拜起便喝粟便打師又喝粟又打師云老漢敗闕了也使歸位普茶師問東征西討乾坤靜今日臨朝事若何粟默然師曰四海密傳天子令鄉村野老樂豐年禮拜歸位雲門小叅舉斬猫話師忽有省拋出蒲團門云一語下徐州門坐橋上曰溪水潺潺汝

等道看衆下語不契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額之旋入室師陳所見門曰從今休歇去師猶不自肯更勇叅六日聞鐘聲始豁然門上堂師問大衆濟濟燈燭輝煌請和尚指示門曰有眼皆見師曰恁麼則個個成佛去也門曰汝眼原不瞎時爲第二座癸亥歲也又二年乃至金粟共展化儀明年復還雲門呈偈曰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錄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閑家具五位君臣總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門曰語無滲漏善解回互遂付法并偈曰誕生原是自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蓋於洞宗爲三十二世也旋住鍾山門示寂師繼席顯聖未幾飛錫來弁山復古龍華寺爲開山俄應越延慶寺請期畢還龍華明年應本郡白雀寺請期畢復還又二年應越越山戒珠寺請期畢復還明年蒙林始落成明年應天台護國寺請是年秋余及諸紳衿縉素懇迎始還明年復掃塋九華往崆峒矣師自渡江後時時欲往終南值北方道多梗意猶堅旣離龍華舟指終南輒阻石尤者數四師曰天也偶隣舟艤客鍾願爲地主迎師崆峒遂從之已而避

喧南雲山復還崆峒庚辰秋應 建安王請住百丈
 明年春寂矣臨終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
 知端的意百丈花梢月餘法語載在前後錄中不具
 述時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也距生時萬曆甲
 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五十八年矣僧臘三十有
 八先是建壽塢於龍華寺之北甫成報師師喜曰俟
 老僧計音到卽迎龕入塢其貽兒竝書亦然頗訝之
 信使還瀕行寄語曰告爾堂頭秋間書來老僧歸矣
 又聞季春九之日有學人求師像讚題曰再過十日
 且看咭咭蓋預知也始師將往天台指方丈後牡丹
 謂侍者曰明年開一花吾當歸非是不歸矣明年果
 開一花及庚辰夏方丈榴花忽變白至是始驗其兆
 意神者告之豈偶然哉師說法白雀孤崖大師爲西
 堂後於戒珠授衣法住洞山次說法天台嘯雲大師
 爲西堂至秋八月付衣法主護國席師卽回龍華歛
 隱終南值令堂頭久默大師爲座元卽以龍華委之
 師仍居首寮虛方丈以俟師再來者累年數奉嚴命
 始據坐餘後先付法稱嗣子龍華所錄凡二十餘人
 後元潔師侍龕歸攜有稿本又十餘人得戒請益稱
 門牆者不可勝數以十月之十三日奉全身入塢先

是 建安王聞計爲文遣祭至則龕行矣於是百丈
 僧賁文護龕至弁山設祭於龍華遠邇思慕辦香叩
 几筵者不絕其徒求塢銘於余余謝不承又以傳請
 不可以再辭爲傳其畧如此
 贊曰洞上一宗顯於雲門克家肯構師爲哲嗣懷香
 問道上逮王侯名聲普聞可謂殊勝矣晚歲因高峰
 枕子一頌法戰不休擊鼓揚幡竟天殷地旁觀者口
 咄目貽莫適所從乃吾聞之見竝師數稱天童命兒
 速往瞻禮且曰老人年尊矣不往更復何待嗚呼此
 足以見師之心矣末法關爭堅固諸善知識卽現闕
 爭身而爲說法縱橫逆順罔非激揚吾安知反唇而
 稽者之非前于後喝攘臂而仍者之非左提右挈耶
 天師之真參實悟蓋自老師大袖以暨走卒兒童都
 無間言非有期會要約也或曰師悟錄較高峰果何
 如曰止止毋多言不聞惟證乃知乎我非其人安用
 與聞斯事哉 晉昌唐世濟撰

瑞白禪師行狀

師諱明雪字瑞白號入就族姓楊父一舉桐城人幼孤事母卓著孝悌志超塵見僧則喜年二十杖桐合葬訖從九華聚龍菴慧公荆落跪幾三禩遇長老知休指叅知識始發足超方帶空鎖爲行厨徒枯廟爲旦過邇近紫柏尊者之室灑授毘舍伽陀信而持誦歷幕山惟令閱教遊講肆不嗜糟粕慕蓮大師造雲棲間作止任滅四病如何得出曰只莫生心取圓覺卽出四病也師作禮圓具而辭聽耶楞嚴闡二種妄見忽覺根身器界總是空花所持傷爲無礙病不能支方悔庚戌聞會稽雲門顯聖寺有悟道知識湛然和尚世所希有忻然往叅門曰向作甚麼曰持毘舍傷門曰四大是假妄心是空阿誰拖你者死屍來師鈍置疑甚至第七夜於延慶殿上立香忽然湧起不離當處嘗湛然覺卽知君不可見方曉前話爲人問一歸何處猶礙復看辛亥入顯聖不語百日晝夜不睡數七勇猛大過氣如負重甲寅隨門遷廣孝聞上堂激切痛哭發憤曰死也罷活也罷拚此身去不自

成片自覺省力小叅舉斬猫話領畧拋出蒲團門曰一語下徐州時一同叅通文墨者頌之自謂佳師不肯同曰若試頌看師信口曰提起劍斬却猫一段春光人不曉南泉舉似作家子趙州老人頭戴草頭戴草凜凜威風振華表同亦不肯質於門門謂同曰爾不如渠不通文者門於橋上曰溪水潺潺汝等道看衆下語不契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而領之入室一一實似門曰今後當休去歇去師猶不放更添意氣閱六日聞鐘聲大徹機用拔萃尙陸沉而扈雲門赴徑山應東塢爲下板也丙辰養靜皖公山茆蓬方十尺嘗分半榻以待往來青蔬白水必與之共時與何太師芝嶽廣偈已未黃蘗盤桓信宿而別藥謂侍僧曰者衲子他日却有把茆蓋頭在叅憨山峰頂傳山諸大老莫不青眼機緣並見語錄傳山留單曰莫道無人也有個在惟藥與博皆嚴許可遇師如是見重諸方庚申省雲門明年避寂天柱峰卽蛻蛻也癸亥顯聖結冬海內英靈駢集擢師爲西堂激揚老煉返擲頻施門欲付師不受人多之初堂規少嚴師偶於廁回遲欸門入曰闕靜者誰師已跪香佛前矣一期清肅悅可衆心甲子住鐵壁卽陽明洞也雲

水幢幢因僧問高峰主人公話師頌曰打破瑠璃碗
卸却珍御服枕子開口笑雙髻罵天目有女客來進
香師讓曰此非神壇社廟去卒絕乙丑過金粟領眾
佐化儀獨稱酬唱之白眉兼作尸羅之具青栗屬瞻
驢邊師搖赤稍鯉意謂嗣之則孤雲門乃行丙寅呈
雲門偈曰蒙師饒舌十餘年本分錄來不可傳有見
原非解脫道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閑家具五
位君臣總白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
門曰語無滲漏善解回互遂付衣拂并偈曰誕生原
是自心名空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
那畔幾知音蓋門嗣慈舟念念嗣幻休潤遶洞山三
十二世也既受欲適南嶽緇素挽止鍾山無何門逝
請師繼席力辭諸方稱遲重戊辰姜太史箴勝陶少
府石梁諸護法復請不獲已而應之據室多時尚稱
靜主師自謙也鉗鉤綿密弄幽者罔知痛痒語句直
截支離者不識旨趣及諸尊宿來爲影響大叩大應
方始欽服驅牛奪食辣於雲門不忝克家故有雲門
三種獅子頌句句驚群上堂偶值鷄鳴乃曰憲前鷄
唱屋後鳥鳴明明告報更莫朦朧大衆珍重解制普
忝次僧問金鈎玉線將收挽鯨鯢忽現又如何師曰

虛空撒下漫天網縱使飛鰲爭出頭僧曰拏雲攫霧
去也師曰霹靂一聲魂膽碎僧曰三級浪高魚化龍
漁翁空捕夜江水師曰已被柳條穿却師之酬機類
此庚午夏將駕終南息影經吳興爲沙門炤宇文學
李明吾等邀入弁山師見山水幽雅尋披榛支茆茆
侶拈据經始龍華也秋越之鄉紳倪太史鴻寶徐藩
司亮生李學憲玉完延於延慶寺結制屆蜡歸并殿
宇新構登座曰開疆展土彌勒樓現於當處伐木誅
萌普光殿建於目前烟雲散彩日月舒光抵如成家
樂業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四海衲僧明正化十方
檀信悟無爲師之隨宜說法類此明年有信不具者
將不利於法門張孝廉魯平勸避師曰吾行佛道導
人趨善陰翊王度於心無愧何畏之有設有所加亦
緣也可苟免乎不聽安若須彌不日唐總憲存憶入
山彼風乃息先道場山請雲門說法不終二吳四衆
慨聲未息唐孝廉祈遠聞是雲門嗣卽懷香晉謁爲
金湯之首也繇是銓孟葛附冠冕葵傾宗風丕振是
秋郡紳沈司寇何山閔冢宰魯泉朱太師平涵韓狀
元求仲迎過白雀寺開堂唐總憲於寺遲師成律曰
坐對神山遲海月靜聽鈴語落松風領聯也衲擁五

六百士夫問道絡繹自登曲肱來直以佛法相見客有不悅而去師曰亦不孤渠來意監院請易賓主相見師曰此地無緣則住餘處未聞阿世可行道也期畢歸龍華示衆曰剃除鬚髮而被法服所爲何事必須痛念生死立決定志發勇猛心求無上道未能了達且看話頭如鷄抱卵念茲在茲綿綿密密用力久之忽然因地一聲始知成佛其來舊矣初不輕易下山有顯耀者欲對靈演法厚禮連迎師終不赴卽門下者總不許應人間佛事雲廚至令不容賒借嘗曰隨家豐儉有飯則飯無飯則粥無粥則散若賒借未免錯因果也素不事慶弔有充街坊者行苞苴師曰此謂汚他家佛不許可逐之或曰有來無往非禮也曰僧爲良福田奚以世禮酬酢爲癸酉會稽胡阿卿璞菴劉納言念臺董寶卿皇庭徐兵憲檀燕王制憲峨雲丁宮坊歐石邢天部洪瞻倪侍御三闌余殿撰武貞請於菽山戒珠寺安期衆倍白雀道聲載路請益墳門解制還并聚林落成衆倍戒珠乙亥春陶給諫虎溪商開府等軒虛天台護國爲請卽韶國師法席也將行嚴比部充涵率子侄登山曰高坐弁峰化及天台如何師曰相許久可爽乎至茗城黑白遶道

師曰有緣再來皆依依而別途中見師相貌殊特或謂王公肥遯或謂古佛再來入寺百廢並舉一旦恢復秋日卽托嘯雲西堂主方丈還升初赴台時門下乞歸期師指牡丹曰開一朵必歸後果丙子因病言隱他山衆懇不定沈中丞彥威曰誰主方丈曰久默音公竟飄然九華掃壙更號子仙囑從者毋稱和尚意輿終南舟至湖口石尤頻作師曰緣也且泊隣舫一頓客識荆問及師直達客曰敝鄉有山名崆峒拔地數萬仞峰巒並秀泉石俱幽足可樂道何必終南師曰且去看登其巔覽而樂結草龕翛然自適有終焉志席未暖風聞遠兩浙道俗爲龍華太和鄉紳楊寨雲肅伯玉爲舩若汀州黑白爲聚龍峰爭請師一不允更避南雲山明秋轉崆峒問禪乞戒者鱗聚不三年成巨剎額子仙禪院初托不溢滿兩月卽逝更托謂斯教主之庚辰秋建安王欽師之道幣書延王洪都百丈山師重清規而應焉衲百餘舟五尾至瑞州沸然吠日一虛百實悞報數千疑而圍之師怡然安坐諸當事登舟相見始信善知識乃解且贐復從會城轉龍象蹴踏輪蹄輻輳王臣送供劉鄉紳欄途膜拜熊給諫屬詩相賀撫臺委職護送上山師入

院斬新條令整舊家風肅清規掃荒畬亦將荷鋤隨
 作人稱大智再來不期衆生緣薄明春穀日示疾勉
 衆愈篤談笑自若燭累石澗西堂主百丈至三月十
 五日令淨髮十九侵晨索浴畢謂侍者曰扶老僧入
 龕曰和尚一動衆皆不安師休去半晌手書後事偈
 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稍
 月擲筆以手招衆衆前師已吉祥而逝矣當午時也
 師生於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寂於崇禎
 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坐夏三十有
 八塋全身於弁山龍華寺去三門之北五百尺乙山
 辛向正面方山遵遺命也初壽塋成正月往報師手
 書曰計音到便來接龕後書種種意皆言表尾又致
 聲內外老僧不及寫書矣誰知是長別書哉持書者
 將行又曰老僧不過四月矣告爾堂頭秋間有書上
 老僧則歸卒成迎龕之讖又三月初九自題真曰再
 過十日且看咭咭後果浹旬而達此預知時至也龍
 華石榴先夏變白涅槃之兆也遐邇聞計受益者墮
 泪未面者嘆息奉新沈邑侯枚臣欲晤未獲亦登山
 拜奠而去建安王欲留龕遵遺命護送歸弁展玉
 軸而祭焉師行脚時十三年無被未嘗解帶而臥龍

天推出仍依粗疎人施細滑則唱而膳衆數建聚林
 僅蔽風雨傲雲棲之尚朴勤種竹木臨去猶時或曰
 行矣何爲曰招提在也來無居乎嘗施衣但與乏者
 或譏不均曰周急吾之均也病者躬視老者時慰警
 以法要濟以藥石諸人一物終不爽襟懷灑落時露
 天機令人聞風振起及鍛煉學人不假辭色全提正
 令徹骨爲人故預師會得省發者衆所謂大開爐鑪
 點鐵成金也待侍者尤嚴諸方聞而膽悸憫末世不
 重水又自潔水霜見犯末篇不恕防微杜漸嘗訓初
 學曰爲僧不遵遺教經法王之叛臣慈父之逆子也
 拂下雖衆未嘗泛納若未受具若受不持若離田服
 若年輕若狂妄俱不納惟向上志者樂而親之否則
 望風而退師之嚴峻又如此見門人久拚鄉曲者賢
 之請假歸寧者亦賢之贖而燭曰諭父母出世之道
 方爲至孝師之錫類又如此凡接機隨來而應或時
 怒作佛事則轟雷掣電或時喜作佛事則婆娑和
 或時遊山翫水作佛事則遇景而頌皆以第一義諦
 示人或時病作佛事則警四山之逼或時貪作佛事
 則納香贊而結諸善緣或時捨作佛事則聚林成而
 掉頭不顧或順或逆或隱或顯種種爲人無有定法

若有一定則鷄鳴狗盜者衆矣心直口快見善則讀見不善則呵請方於法門有所左者則力闢之音嘗諫曰今末世明眼者不多公心者甚少不作是非會者能幾况關爭堅固時彼必強辯反增葛藤何必師曰摧邪輔正令法久住佛祖之願吾豈畏刀避箭哉所謂說障道無畏也師性倔强行止自斷嘗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師造道則尅苦十餘年而盡精微養道則深蓄十餘年而至繁衍故行道則縱橫自在得不爲大善知識正人君子所重哉如建安王曰各喧宇宙道括古今縱象王之威猛諸方膽喪張獅子之爪牙四衆心傾唐總憲曰作過量人證希有事傳的的意具上上智黃司理元公曰寶鏡懸空十方普炤洞山禪已屬老漢矣又吳太史觀我曰吾邑之有弁山猶龍舒之有博山此非尋常定知地湧菩薩不忘慈誓爲我等輩也哉亦有逆助如吳與瑞少焉自化因而更振所謂慈善根力也於鍾山時有王姓者施地祈嗣師題券尾曰還他二子後應其言師見時輩有此洞彼濟之分而曰千枝萬葉一本而生在西域當尊迦葉爲始在東土當尊達磨爲始今後當稱達磨幾十幾世舉本該末謂之尊稱達磨正宗說師

九坐道場各有語錄總十餘卷闢判名獅子吼一卷別峰相見一卷其法嗣自癸酉秋於弁山付不肯音於戒珠付孤崖聰次於弁山付離言義歷然相天台付嘯雲蘊至崆峒百丈所付凡三十餘人受益得戒者不可勝數竊窺師之爲道爲衆生爲法門必乘悲願而來嘉言善行不能殫述畧錄遊化之跡以貽後嗣嗣法弟子大音樂譚狀

瑞白禪師語錄

瑞白禪師行狀

師諱明雪字瑞白入就別號也桐城楊氏子父一舉
幼孤事母卓甚孝髫髻志超塵見僧則喜年二十雙親
塋訖出家九華開宗門下事詣越叅雲門湛然大師
門問向作甚麼曰持毘舍浮佛偈門曰四大是假妄
心是空阿誰拖你死屍來師無對七日有省諸論訛
尚未徹底獨看一歸何處門一日舉斬猫因緣師遂
領畧拋下蒲團門曰一語下徐州又一日門于橋上
問衆曰溪水潺潺各下語看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
聲門笑領之嗣入室門謂師曰自後當休去歇去師
猶不肯忽一日聞鐘聲豁然大悟往皖山住靜三載
徧謁黃蘗博山峰頂憨山諸尊宿黃蘗博山每于衆
中稱美庚申省雲門歸越明年避寂天柱峰卽蜿蜒

山也癸亥冬雲門結制海內英靈駢集擢師爲西堂
激揚老鍊返擲頻施門欲付法與師不受甲子住鉢
壁卽陽明洞天也乙丑冬過金粟領衆佐化儀稱酬
唱之白眉爲尸羅之具壽栗極稱欲付之師亦不受
衆曰何哉師曰雲門不可負也解制遂行栗送河濱
而別丙寅歸雲門機緣問答芥鋒相投復呈偈曰蒙
師饒舌十餘年本分由來不可傳有見原非解脫道
無心豈是祖師禪三玄四喝閒家具五位君臣總白
拈欲識老胡親的旨金烏夜半麗中天門曰語無滲
漏善解圓互遂付衣拂并偈曰誕生原是自心名空
裏栽花本現成滿口道來無可道威音那畔幾知音
蓋門嗣慈舟念念嗣幻休潤迦洞山三十二世迦達
磨四十二世也旣受欲習靜南岳緇素挽止鍾山然
師親雲門寂先蒙印可寂先惟付法寂後故道風德
化爲時首推雲門逝諸檀護卽請繼席而開法獨早
具足石雨二大師屈居左右二座助揚化儀諸方美
云此等高風足範百世然師道化愈暢諸公之盛德
益美視近世操同室之戈者何啻霄壤哉卽戊辰已
巳歲也庚午夏將適終南息影經吳興緇素聞之請
入弁山彌勒峰文學李明吾施山結茅師喜山水幽

是勉策愈篤而笑談自如至十五日與侍者淨髮至十九日遲明浴罷謂侍者曰扶我入龕少刻復索筆書種種囑語誠諸弟子至末後大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稍月乃擲筆手招衆衆近前師已吉祥而逝矣三月十九午時應訖初九日書真贊恰十日歸寂此預知時至建安王欲留師龕造塔于百丈因遵師命護送歸并展玉軸設祭致弟子禮湖嘉紹台諸官紳及緇素皆迎師龕于百丈至十月十三日奉全身葬于弁山龍華寺右塋中師生于萬曆甲申十一月二十六日戌時寂於崇禎辛巳三月十九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坐夏三十有八師行脚時十三年不置被至夜不解帶而卧及出世仍舊粗疎人施細滑則唱之膳衆數建龕席僅蔽風雨效雲棲之尚朴勤種竹木臨去猶誡衆曰一朝僧能護千年常住則後學有棲止佛法亦在焉平日常施衣但與乏者或譏不均曰周急吾之均也病者躬視老者時慰警以法要濟以藥石煅鍊學人不假辭色全提正令徹骨爲人故凡預師會得省發者甚衆所謂大開爐鞴點鐵成金也待侍者甚嚴重諸方聞而膽悸憫末世不重戒律自潔冰霜見犯末

篇依規不恕防微杜漸嘗訓初學曰爲僧不遵遺教經法王之叛臣慈父之逆子也拂下雖衆未嘗泛納若未受具若受不持若初離田服若年輕若狂妄俱不納惟向上志者樂而親之否則望風而退師之嚴俊又如見門人久拚鄉曲者賢之請假歸寧者亦賢之瞋而囑曰論父母出世之道方爲至孝師之錫類又如此至于應事接物方便大施或時轟雷掣電怒作佛事也或時婆婆和和喜作佛事也或警生死無常以示疾爲佛事也或示語言三昧以歌咏爲佛事也亦有莫測者或以貪作佛事則納香贊而結諸善緣或以舍作佛事則叢林成而掉頭不顧或順或逆或隱或顯種種爲人無有定法所謂大機大用不存軌則是以心直口快見善則讚見不善則呵諸方於法門有所左者則力闢之庶妄見自息也其護法明眼者皆讚不已至末後將示寂半月之前預知時日書真贊并遺偈而笑談自如此來去自由正古所謂生平打徹末後自由足爲天下後世風規得道之實驗也然師平日行道縱橫自在來去無拘嘗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故示寂亦然建安王欽師道風乃讚之曰名喧宇宙道括古今縱象王之威猛諸方

瞻喪張獅子之爪牙四衆心傾唐總憲曰作過量人證希有事傳的的意具上上智黃司理諱端伯曰寶鏡懸空十方普照洞山禪已屬老漢矣李家宰夢白曰露地白牛憑他牽引無邊寶刹盡現毫端吳太史觀我曰吾邑之有弁山猶龍舒之有博山此非尋常定知地湧菩薩不忘慈誓以佛知見爲我等輩留影是邦也亦有逆助如吳與瑞少焉自化因而更振所謂慈善根力也住鍾山時有王姓者施地祈祠題券尾曰還他二子後應其言離弁山上天台時衆跪請復歸師曰牡丹今夏若開吾或有再來緣也夏日果開一枝弁山持書報曰後園牡丹花開師咲曰莫有歸弁之緣乎初到天台未半月日聞門前二塢有佛舍利乃昔韶國師所建因祝曰此地若興有人繼席當放大光明於是每夜師常見二塢放光喚衆同觀有見者不見者師命衆禮拜畢乃曰舍利之光卽佛光業障深者雖不能覩然而必有解脫之期憶昔韶國師曰此乃大乘之地世世當有大善知識弘揚祖道今塢光旣放足信不虛矣時紹興錢相國麟武欽師道化欲將所敬遂據寺舊額仍書護國寺遣使賁禮入山桐城何相國芝岳扁寶鏡重光令僕入山設

齋陳吏部木叔書曰荷師大轉法輪特開覺路邢天部洪瞻曰洞上宗風大暢雲門師居首焉吳孝廉芝菴書曰護國中興宗風重振衆宰官護法尊重如此師九坐道場卽越州之顯聖之延慶之戒珠湖州之龍華之白雀天台之護國贛州之崆峒之慧燈南昌之百丈各有語錄共一十餘卷闢判一卷名獅子吼其嗣法凡三十餘人剃度弟子若干人室中密印者若干人護法王侯士大夫問道得明指歸者若干人至于聞名親相若隔江招手出山踴指而領悟者亦不可勝數至于闢判諸方詬厲學者世俗不諳或作是非會去豈知無非提持正令一片熱腸待人何嘗有洞濟之分哉是以著達磨正宗說一篇庶主曹洞宗者皆稱達磨爲始祖意在息洞濟之諍苟知始祖原只一人則異派之諍自息矣誠足以見師之爲法門乃徹底婆心非比諸方妄自炫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致使後學轉增慢見以闢諍爲是也已倘幸無私而存乎大公是非莫偶闢諍自息則闢判亦爲剝語如或未然不妨與一十餘卷語錄並垂理究毋作是非會去爲率師嗣雲門澄和尚望洞宗爲三十二世望達磨則四十二世邇之摩訶迦葉則六十九世

今稱達磨正宗四十二世乃尊此土之始祖焉息異
派之諱也嘉言善行固難悉述茲畧錄遊化之跡以
見師之爲道爲衆生爲法門必乘願再來也崇禎十
四年辛巳十月十有四日住天台護國寺嗣法門人
寂蘊於弁山室中和南謹狀

瑞白禪師語錄

南京栖賢庵樂愚和尚塔銘

樂愚和尚諱性潔字潤庵別號樂愚北直隸保定府
博野縣人失其姓氏童年依本邑城西寺瑜伽上師
剃落習讀經論年二十同香客朝五臺山見獅子窟
法席之勝欲栖止焉辭諸同伴衆香客強拽力勸欲
其同歸以見同行之意師決不肯轉遂揮手而別師
進謁方丈求依止時空印和尚喜其年幼氣勁命歸
堂三年之中華嚴大鈔與諸經論習聽已周究竟佛
法大旨不在文字知見將從前所蘊學問知見一齊
拋却弊衲一肩孤身萬里大壯善財南詢不同赤尾
比辱南中諸祖道場禪講尊宿宿不消一縷破衲拂之
無餘矣卽出山弊衲復歸五臺入獅子窟見空印大
師大師揚目視之曰性潔與麼命僻南方行脚一遭
一領破衲也不能換却師曰和尚不與性潔換誰人
敢換大師微笑而已是時衡事大師方三五月見師
舉止自畏之問傍人知是大師先叅室中之子也後
與盤桓甚密神宗庚子秋同事大師進京明因寺
主楞嚴法席衡先京南來習靜天臺華頂峰師次年

亦南行止靜雙徑凌霄峰下衡出天臺直造徑山訪師師見大喜喜其必同住也是時茶熟與師同摘茶次衡曰住山人貪心亦不除裁許多茶作麼師曰你也得喫衡曰我祇好喫現成的師震聲一呵衡曰幸汝不是我般人一日上山取柴催師你先行我後來少頃衡私杖笠而行師在山上遙見是衡作出山步履手指高聲大罵衡竟不顧惜此一別乃終身別也衡居湖廣邵陽聞師結社匡山栖賢寺未幾復持鉢白門縛茆於謝公墩右雖在城市單丁獨處瓦礫茶鐺更清於巖穴淡處真火宅中一團冰雪有爲煩熱所逼一見師頓入清涼從此高人名士多就師消其世燄卽城市樂山林卽今時坐太古不捨人間而超越世外多矣如大司馬李公殿元劉公諸君子密契甚多而深入心源者如宗伯凌公侍御陳公可謂形影相應因更茆栖作梁棟煥然一功德林因自栖賢寺至此亦依栖賢標名是知師住謝公墩栖賢庵二十餘載煙霞城市變幻無時心目間惟匡山栖賢寺是其所觀諺語云斑鳩樹上鳴意在麻地裏此師住謝公墩栖賢庵二十年之心也衡居邵陽嗣之雲居屢遣人迎師同榻過老師不諾益見師栖賢寺一片

心如金剛幢堅固不動於戲師之世緣有盡而栖賢寺之心未盡於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自知衰老不能勉告大衆而逝栖賢未了因緣似待師再來也是時侍御陳公北上宗伯凌公獨任末後一段大事入龕茶毘無一事不經心目卜塔地於牛首山中幾經去就不得可意尋之山左路傍一地頗取有山之耆宿號慧明者先卜之因開壙二函同塋供作一塔亦如多寶釋迦分坐一塔以示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十方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之正受也今慧明樂愚二尊宿雖兩地示寂前後共喪亦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二尊宿面目相向如水投水似空合空亦可謂無縫塔此一奇緣皆凌公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藏於密之妙手也衡自決老歿丘壑久無城市之想癸未冬偶爲意外之風漂墮都城之下訪師所居師早去一年惜乎人生聚散有時散日多聚日少而一聚因緣實不可輕忽使師遲一年示化或衡早一年而至與師末後一段風光又何如哉又知因緣時節神力莫能強之衡無那具一瓣香叩於遺像之前無語之語語不堪聞無思之思思不可會惟我與師知之密矣衡入牛首山供諸祖道影又得瞻

拜師之塔前此皆不思議因緣所致耳適宗伯凌公亦至語間偶曰樂和尚在日言與師同叅之好不淺其塔銘微師無可施手衡再三以不文爲辭凌公曰知師不事文字吾輩寧以文字爲請唯求師之真意耳衡不能再語惟據平昔與師一二實證聊爲之銘銘曰

佛祖密意	相續無間	代不乏人	如珠一貫
劫外靈根	有出有藏	數有消長	性無炎涼
宋末元初	漸雜伎倆	三百年來	斯道若喪
我明突起	雲谷月心	紫柏霞衣	雪調同音
擊大法鼓	樹大法幢	開盲破瞶	月炤秋江
樂愚大師	生遭毒手	一見霞衣	百念不有
冷面無門	通身是口	破衲藤條	大獅子吼
走盡雲山	未移下步	坐老城隍	全無回互
冰霜獨烈	煙雨獨棲	傲骨剛腸	傾倒如泥
應度已度	堪歸而歸	奄然而逝	曉日夕暉
賴有哲人	卜地作塔	萬畝雲霞	千秋風雅
衡與大師	同叅小弟	誰歟誰生	法輪無替
山光還舊	月色如昔	大師面目	八九十七

紫竹林顯惡和尚語錄

建寧普明篤湖禪師行狀

師諱妙用號篤湖鹽官鄭氏子生于萬曆丁亥年十月初七日酉時少惡葷茹志慕拔俗年十二投興善寺禮濟舟爲師十七薙髮毋念生死無由脫離徃謁車溪無幻老人請益叅究之要卽上徑山侍南明大師一日偶閱思益梵天經有省呈偈南見而呵之遂不作偈頌後見白雲端提五祖明得下載清風始脫然無礙庚申秋南病篤舉香嚴偈問師纔擬開口南震威便喝師復擬開口南又喝師乃點首南卽付以偈曰無傳無受法無傳無受心付與無手者掣斷虛空筋復囑曰汝當操守向後得一箇半箇庶續斷橋一脈亦不負先人付囑也而南示寂師治後事畢唯杖笠隨緣枯淡自若或水邊林下或單丁魯庵或引退于霞幕而人莫能測乙亥禾郡石蒼曹侍御等以普明延師主席幾一載竟携杖入閩晦跡吉陽山中三載庚辰春建紳朱聯岳黃蘇門以師禮同衆請住雲峯普明時衲子輻輳師與勘辯總無契者辛巳冬石雨和尚領諸檀懇爲開法師不得已而陞座示衆舉揚南大師未了公案閩中縉素咸仰尊之廉憲閻齋黃公作別問臨行一句乞師指示師云三千里外

逢人不得錯舉壬午示疾索筆書偈曰生也錯死也錯鐵獅掣斷黃金索擲下筆云咄遂寂時崇禎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辰時也世壽五十有六僧臘三十有九嗣法弟子三人遵遺命窆靈骨于本山齒奉歸塔與善寺之後師行履超卓柴骨清癯出入有度談笑以時故學者多望崖而退其有一知半解者總不肯許也今畧述其梗槩使後覽者知師之珍重如此

金明小師悟進拜狀

鴛湖用禪師語錄

福建建寧紫雲山普明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世鴛湖用禪師塔銘

吾橋李金明寺堂頭介菴進禪師奉其本師鴛湖用和尚語錄行狀及轆轤嚴居士所著玄微老人傳皋亭虛量明禪師所著法門顯微錄來屬埽道人勒銘罕堵以識不朽緣疇昔鴛和尚與埽道人在白苧普明廢刹中早以佛法相見落草盤桓非一日事能爲末後表章者非埽而誰也介師既同一初元禪師從滄桑兵燹中往還數千里賁負靈骨歸禾復從馥生馨師白生開公卜地建塔於興善故刹以究竟脫白初因在鴛師則返本還源在介一兩師則孝持道本可謂善繼善述矣埽道人備閱傳狀而見鴛師之道解更閱顯微錄而見鴛師之道行古宿云行解相應方堪作祖一知半解何足爲師若鴛師者脩證俱到行解雙圓是不可以無碑又從上無趣空無幻冲南明廣三大和尚竝有語錄行狀授受淵源而衣鉢已彰金石未勒更不可不詮次顛末而合爲之碑其文曰

鴛湖和尚法諱妙用字玄微父杭州海鹽鄭公啓儒母陸氏時性茹齋蔬喜親三寶年十二出家禮嘉

禾興善寺濟舟爲師十七難染卽知有向上一事時
戊申歲南明廣禪師得法於無幻冲禪師者其初亦
從興善難染適曳杖自徑山還故刹師一見心企曰
乃今得所皈依矣卽隨侍請雲棲受具戒南明回徑
山師旋走車溪謁無幻師翁請益叅究禪要次年春
南明同閩谷諸師結禪期於徑山師晚叅聞舉木樛
香話自此發憤忘寢食是秋徑山請車溪無幻主法
未一載幻示疾下山命南明繼席警策倍至師一夕
閱思益梵天經註有省卽呈無生偈云鐵壁銀山誰
敢摧賊身募地授將來相看原是舊相識當下慚惶
笑臉開又云歷劫多年窮苦事風光流得到今朝笙
歌車馬門如市內院依然鎖寂寥南閩之痛加訶叱
乃誓不作偈頌單提本叅辛亥冬師與雪嶠信大師
圍爐次雪云雪獅子向火意旨如何師云露雪領之
壬子師在禪單愈憤勵痛念生死每坐香畢見分齋
果哽噎不下輒避單後癸丑南下山掩關皋亭永慶
寺師爲護關四載會不少懈時雲門湛和尚開堂於
嘉禾東塔師往謁問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作麼生
湛云聞你令師要出關耶師云不是目前法非耳目
之所到又作麼生湛揖云請出我要止靜師便出辰

龍居起禪期請南出關至之時石雨方禪師叅南明
師與同遊白下禾城甚契戊午秋南恙作師侍湯藥
三載無倦色值南下山因就醫禾城祇陀庵一日舉
香巖偈問師師纔擬答南便喝復擬開口南又喝師
點頭下淚南卽囑付偈曰無傳無受法無傳無受心
付與無手者掣斷虛空筋復囑曰汝著力操守向後
得一箇半箇不負先人付囑耳未幾南示寂此篤大
師入室得法機緣也若其從上源流機語可類記者
則自斷橋偷禪師始分斷橋與雪巖欽同出無準範
禪師之門並爲臨濟兒孫均繫佛祖慧命非旁正絕
續可容邊見者也自無準付斷橋法偈云真理直如
絃何默更何言我今善付囑表心本無得斷橋付方
山寶以下至無趣空十傳付囑法偈具載燈錄中無
趣付無幻冲云師傳拈花宗示我微笑法親手轉付
汝持奉遍塵刹無幻付南明廣云得本無所得傳亦
無可傳今付無傳法東西共一天此勢大師從上得
法來源也若夫師嗣法後之操履善藏歷始終之潛
提密行則更有可紀者師當南寂時至後事畢雖承
重付終不自肯幽寄澹漠住靜霞霧山者久之一旦
讀承明偈云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

泥牛水上行遂得脫然無礙又聞白雲端提省五祖演因緣始明下載清風時雪大師以舊約招住徑山千指庵師卽往同住三月值上弦夜看月次雪指月云這半個那裏去了師良久云會麼雪云也只得半個師云這半個那裏去了雪亦良久師云也只得半個相與大笑甲子春下山回興善掩關二載聞密雲悟和尚開堂金粟師往謁云特來親覲密豎拳云見麼師云見密云見箇甚麼師云大家在這裏密休去因請師爲首衆期滿退隱長水魯庵疎籬敗屋獨居兩載日披麻布伽黎沿村持鉢遵七佛儀式平等教化飯時必施禽畜淵魚爲說戒法二時施鬼神食尤謹師善病體不勝衣然自處極泊饋供果者未嘗私食文錢水腐蒸食四日茶必重烹載晒足裹破衲之餘皋亭量公以新裹足布進師云檀信敬心尚難消受況同衣乎量爲汗顏再拜自此亦不妄製新衣有某師拜送香金師正色却之復移住鷺水桐月庵卽今萬如禪師如如庵也萬初年亦脫白興善爲師高足與師先後同爲大善知識上遡南明而三師住鷺水數載此鷺湖之號所自始也時許孝廉振族一輩擬爲結社參禪師以平實策進不應多事謝之崇禎

庚午辛未間轆轤嚴居士大叅恢復白雲普明寺廢址蓋石晉天福年間普明禪師道場有牧牛十頌自爲十圖雲棲大師爲梓而傳之者卽其所建梵剎地也轆轤特求真叅實悟老成持重者植竿開荒見師形灰意冷接機慧貼乃捐貲構靜室同郡紳曹侍御石倉黃給諫開齋譚水部埽菴強師住錫主持爾時孤兎縱橫雀鼠構訟愛者勸師遠引忌者辭師宵遁師獨利害不櫻屹然無動俟風波旣息乃捩杖赴閩則丙子秋月事也師匿跡建寧古陽山三載孝廉黃蘇門朱聯岳一輩訪道及之率衆就紫雲山破寺基重建山門請師揚化師因號其寺曰普明而開法焉此不忘構李普明因緣隨處示現之義亦猶嚙昔之易號鷺湖也閩化未幾百廢具舉石雨萬如兩禪師時竝主閩刹相繼請師陞座因訪石雨於靈峰諸檀護咸集請陞座舉拂子云會麼卽心卽佛猶是誑訛非心非佛可無趨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穿花蝶蝶深深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恁麼得點水蜻蜓款款飛普明恁麼舉揚振著靈峰瘡處憶知拋家散宅濶步大方峭巍巍孤迥迴淨裸裸赤灑灑踏倒諸聖頂額把住要關有時把住有時放行有時把住

中放行有時放行中把住還知梅檀林裏純是梅檀
獅子窟中無非獅子麼衆中有伶俐漢出來道普明
無端露布靈峰蘊底山僧但向伊道祇因曾與同床
睡是故深知被底穿卓拄杖下座師自開法後得法
嗣三人爲雲峰鈞介菴進一初元囑付法偈曰沿流
一段事竟無頭與尾付與師子兒哮吼滿大地師初
住闍普明時卽有限住三年之語果如所識至壬午
孟冬示疾告衆云大凡禪衆辭親割愛養養信施皆
賴三寶之恩光也上者參禪學道次者乘戒俱急又
次肯心辦行其餘碌碌不足齒也病朽亦從箇裏過
來今雖風火將散乃得覩破一機不被青緣纏縛且
道病朽一機作麼生道清風颺落聲羽秋雨梧桐
脉脉山珍重復索筆辭衆護法云貧道昔年曾在祖
庭聞生死二字乃是禪之骨髓到這裏禪也不可得
生死也不可得今將風火解散惟剩普明禪寺原是
衆護法所成今原付與衆護法諒靈山付囑必不忘
也謹此謝別遂書偈曰生也錯死也錯鐵獅掣斷黃
金索擲筆一喝而逝時崇禎壬午十月十一日辰時
距生萬曆丁亥十月初七日酉時世壽五十有六法
臘四十有四埽道人嘗論得法禪那密行尤重四祖

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五祖亦謂
受衣之人命如懸絲元叟端禪師詔住徑山歷年最
久至寂滅無一夕解衣而寢豈徒以嗣法行化爲勝
任而自愉快哉顯微錄中記師書法蒼古嘗寫華嚴
般若大乘若干部凡紙筆裝潢之需曾不錯用零星
殘紙作稿乃焚未見片字狼藉具見一機一境無非
古佛用心與夫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者霄壤懸絕至
於力挽頽風深幾韜寂來去自如尤法門中百世師
表也是宜爲銘銘曰

斷橋石石中鐵車溪水中月鍊石補天天不闕指
月印溪溪不竭可使卷石當岱嶽之峰涓滴滄曹溪
之流咄咄典善刹代有墮地獅座無陰陽穴車起勢
湖振長源橋接普明輝古轍

順治甲午長至日

欽命國子監司業兼掌祭酒事前戊辰二甲進士工
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大理寺左寺副

曹溪慈祖弟子福徵道一居士埽菴譚貞默榮談撰

行錄

寄書禪師

乙丑二月二日衆請師述行錄師云老僧出家年晚未嘗偏參惟與本師請益相見初無奇特未出家前我幼性頑乃至不肖之事靡所不爲但於歲歲二三月忽動世間無營之想便欲修行念佛念過三日覺得夢中無念非佛過三月後此念漸輕乃至二十七歲上山作務有省得帶拘心意日用嘗令昭昭然卽穿城入市做買賣不肯放過每繼日以夜胸中作痛猶加炤顧向緣家貧營繫不能純一修行至二十九歲纔得棄室然追想來解脫世間羈絆似有時節我棄室當夜夢着新鞋一雙於行路次一時脫落鞋底遂因先父引兄先師三十歲乃出家祇覺生死到來畢竟不穩當於前境界愈加炤顧愈加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個因侍師入城舟次請益本師云你若到者田地便乃放身倒臥更無別語我只得禮拜昏蒙益甚又一晚侍奉上榻復請本師本師良久見我不領便云可憐可憐亦只得禮拜而退嗣是周旋師側惟加罵詈我慚悶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日方蘇遂稟本師掩關時已虛度三十有四矣一日本師

過關前閒話及有心無心之旨本師云你既有心把將心來我呈偈云自心本自心心不自心心不非自心心卽自心本師云心不自心心非心有無既非無自心卽復呈偈云心心卽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本師云今日張渚買兩把青菜來無個大蘿蔔頭我云某在關房不知謝和尚三拜本師云終未大悟在一日宇師弟與安師弟於關前話間安云宇師兄你在家殺幾多羊來索命時如何宇面熱不能答我代云者畜生更要甚麼命一晚山陰靜虛王居士至茶話及雲門問陳操尚書云聞尚書看法華經是不書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非非想天幾人退位居士作麼生士云請師兄說我云大家在者裡士大喜又因袖破有感呈本師云袖破露出手鞋破赤脚走落撞富家郎他醜我不醜本師正云汝走不害醜我醜不耐走若要賭猜枚大家出隻手本師一晚同兄弟至關前竚立有間云佛法二字雖不是偶然亦非特意但有個悟入處不妨信手拈來自然貼體隨分道出自然恰好所以大丈夫爲道過別纔得源頭到手撩起便行不問如何若何老僧憶昔居臺山

有一僧問三賢尚未明斯旨十地那能達此宗未審如何是斯旨老僧卽鳴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又鳴指一下云知麼僧云不知老僧但向伊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其僧矍然致敬倒身三拜直趨而去更不回顧俊哉汝等且道者僧如此去還曾悟得也未若道未悟他却恁麼去若道他悟他又悟個甚麼來汝等試道看我卽起身一拜云夜深天寒請和尚歸方丈本師云不是者等儻侗推開去便了的本師乃舒一手云我手却不是驢蹄我云恁麼道又爭得乃亦豎一指本師云也當不得三十七歲本師將北往以院事付管當晚室中擬舉話問大眾我卽向前云和尚恁麼擬舉話正好劈口大巴掌便出雖然如是只是恍恍惚惚昭昭靈靈也未得個安穩一日自城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竟纖毫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正所謂大地平沉底境界爾時恍恍惚惚昭昭靈靈底要起起來欲覓覓不得不知甚處去了又自密舉前所見所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不自疑道是與不是至三十九歲同覺宇三藐二師弟到京省觀本師本

師問老僧離汝等三年汝等有新會處麼我卽出云有本師云有甚麼新會處我云一人有慶萬人樂業本師云汝又作麼生我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觀和尚本師云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我抽身便出又一日到室中本師問近日又如何我舉起右腳本師云驢腳馬腳我舉起左腳本師云馬腳驢腳時字師弟在傍我以手指伊眼顧本師字便出我云不消一指亦出又一晚同衆兄弟入室本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我便出本師云此子如鴛鴦之鳥見弓影便行又一晚同兄弟話次本師云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救一救我卽推攙兄弟出衆兄弟不從我云爭怪得某甲便出又一晚問是大盡小盡有者道是小盡有者道是大盡我云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便出又一早室中與本師語話了去喫粥時衆兄弟問說甚麼話我便翻倒飯桌又一日字師弟叫我云密雲師兄本師云誰字云某師兄改號也本師云怪道恁麼糊塗我抽身便行又一早問訊本師云汝只恁胡統亂統我便起單他往覺宇三藐等挽留本師出方丈云不要留他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則去我走至二門本師云將謂汝出一頭地原來是個無明現子我應

聲云釣背筋鬚子誰不識你你作無明那本師卽轉身歸方丈我亦被衆兄弟留住本師云你恁麼罵了老僧如何掩得別人過汝還在者裡住我卽大書云瞞人不好事好事不瞞人有人謂我罵師父我只向伊道莫謗山僧好本師判云此是闍老前公招無晦也又一日覺宇三藐往五臺聽經侍者俱出外我從外歸見本師掩門獨處不敢入不敢語逡巡檻外狗忽內吠本師書紙云辜負自己名字何塞出門縫我將碗鉢書瓦云和尚裝聾某甲賣啞一隻黃犬非聾非啞然雖如何名何字掉入牆內不知本師看不看但開門歸方丈我入作禮本師云門開了汝不能進耳我一喝便出又一日本師云忽有人問汝如何祇對我向前豎出拳本師亦豎拳云老僧不曉得者是甚麼意思我云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本師云你又作麼生我卽喝本師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我卽連喝退身本師云宛有古人之作我復喝又值中秋呈偈云爲愛中秋夜月精與人同樂稱人情萬億州都皆普照一人舉首一輪明本師印云不多不少乃以紙筆書云檀越送得月餅兩個師徒侍者五人一個分作四分到底付與老僧我掇一

個便行一日本師擎大鐵火衝鑿壁我向前接衝鑿之本師與云我有個替手遂歸方丈一日本師索我始末因繇我錄呈闍竟云已有半卷語錄了我接來付火一日侵早本師以一大棒靠佛前壁喚云圓悟我要打汝汝跪了佛我與汝說說佛法了打我走云有佛法與別人說竟至厨下洗面本師擎棒趕來我舉手接棒手臂被打兩三月舉不起當時猶不知痛我卽趕至佛堂本師回首再擬打被我接棒着實倒觸上去本師放棒入方丈閉却門復出云汝恁麼觸殺老僧我以棒擬打上云豈不幸哉時十二月初我往千佛寺過歲二月初十回普照寺收單十五回南本師書木板云我邇來覺得有許多顛倒處汝等宜自知之從今晚始杜門禁語一百日以贖前咎并鞭其後此與圓修因通壽等悉外我尚欠圓悟錢一百一十文汝等變處與彼南去我有付囑語開後汝離我此去但適意處斷不可住不適意處作急走過恁麼行去不要記歲數須待十字路口有個跛足阿師與你印正了不要你來見我彼時我自相見你也宜悉之去時四十一歲我錄佩南來到龍池山過夏八月初間往徑山天目天台紹興杭嘉蘇松上至九華

普陀往回四載本師以帖書云大事未完更可前進
毋來後也命通壽至紹興護生菴喚歸問云汝幾年
曾見甚麼人我卽以脚打地以手拍膝便出本師云
汝外幾年一些氣息也無我云和尚疑卽別叅一日
本師陞座喚我向前舉拂問諸方還有者個麼我震
威一喝本師云好一喝我連喝兩喝歸位本師顧云
更喝一喝看我卽出法堂本師下座我隨入方丈作
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本師卽安西堂位次
一日搥鼓集衆上法堂付我衣拂我辭再三本師云
汝是什麼意思我云直待和尚天年某甲守塔三載
然後可行卽行可止卽止時年四十八歲後至八月
初呈偈辭云辭別三年方外遊歸從八月山中住悟
甘做個無緣地乘個無緣地辭去本師云與大眾無
緣與老僧無緣我云只是某甲更與阿誰本師苦留
云汝若去了我只得直操到底我不得已住之一日
偶熟蟬聲雜鳴本師法堂坐我呈偈云今年八月何
其熟秋蟬樹上聲聲囀等閑徐步向人前信手拈來
不隔線本師書偈正云今年八月何其熟秋蟬變作
黃鸝囀木童鼓掌笑呵呵幻人到底無頭面一日日
色將沉之際本師喚我及宇師弟入室云老僧昨夜

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裡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
我便出呈偈云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
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本師目之大笑
我接來付火又一日侍本師山行因石擺擬側我向
前扶之本師顧云汝扶持我耶我云是何言歟此癸
丑季冬時話甲寅二月十二日本師圓逝我爲伴極
三載至丁巳年五十二歲結制本山卽今看來三十
餘年大似無夢做夢所以害羞尋嘗不欲向人說今
晚被衆兄弟逼不得已賣醜一番只都是與本師相
見請益語也

行狀

密云禪師

法孫山陰王 谷撰

師諱圓悟號密雲俗姓蔣氏嘗之宜興人也甫離襁抱氣度莊凝不妄言動終日兀坐儼若思六歲入鄉較不甚受讀惟好作大書八歲與世相無嘗之感恒誦佛號稍長事耕穫偶得六祖壇經時釋鋤而觀之始知宗門向上事一日過山徑忽見積薪恍然有省於是管攝心意令昭昭然終日如是年二十九安置家室父職率禮幻有傳和尚今諸方所稱龍池者也師事龍池躬任衆務備嘗勞苦而不廢參究但覺心境對立與古人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語不能契合因請益於龍池龍池云汝若到這田地便乃放身倒臥更無別語後屢請益惟遭罵詈師慚悶交感以致危疾二七日方蘇遂稟龍池掩關一日龍池過關前話及有心無心之言龍池云汝既有心把將心來師呈傷云自心本自心心不自心心不非自心心即自心龍池云心不自心心非心有無既非無自心心即復呈傷云心心即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龍池云今日張渚買兩把青菜來無個大蘿蔔頭師云某在關房不知謝和尚三拜龍池云終未大悟在掩關千日時與龍池往復諮詢當機弗讓而龍池卒未之許也師亦自以爲恍惚未得安

穩一日過銅棺山豁然大悟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又密舉前所會因緣宛爾不同同年三十有八矣先是龍池入都門命師監院務至是師偕昆季北上省龍池龍池問老僧別汝等三年汝等有新會處麼師即出云有龍池云有甚麼新會處師云一人有慶萬民樂紫龍池云汝又作麼生師即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龍池云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便出一晚同衆入室龍池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汝作麼生會師便出龍池云此子如傷弓之鳥見弓影便行一早在室中與龍池語話出吹粥次衆問說什麼話師便翻倒飯桌又一日侍立次龍池云忽有人問汝如何祇對師豎拳龍池亦豎拳云老僧不曉得這是甚麼意思師云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龍池云汝又作麼生師便喝龍池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師即連喝退身龍池云宛有古人之作師復喝又值中秋呈傷云爲愛中秋夜月精與人同樂稱人情萬億州都皆普照一人舉首一輪明龍池云不多不少復書一紙云檀越送得月餅兩個師徒侍者五人一個分作四分剃底付與老僧師掇一個便行一日龍池索師行實師錄呈

龍池閱竟云已有半部語錄師接而火之又一日龍池囑師南還師因爲兩浙遊經會稽陶石簣太史延居護生庵龍池歸禹門召師還問云汝數年來曾見甚麼人師頓足復以手拍膝而出龍池云在外數年一些氣息也無師云和尚疑卽別叅一日龍池陞座召師前舉拂問諸方還有者個麼師震威一喝龍池云好一喝師連喝歸位龍池顧云再喝一喝看師卽出法堂龍池下座師隨入方丈作禮云某甲適來觸忤和尚便出龍池卽安師西堂位次一日龍池搥鼓集衆上堂付師衣拂師固辭龍池詰之師云直待和尚天年某甲守塔三載然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耳又一夕龍池召師及報恩修禪師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裡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便出復呈偈云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龍池目之大笑師亦接而火之龍池示寂師棲于柩側三易寒暑萬曆丁巳衆請開法于禹門時儕輩易視之一聞舉揚莫不屈服旣而登匡廬度夏於袁之泗州寺有僧自天台跡師至袁爲萬年諸山請師住通玄寺師初欲投閒又念付託之重幡然就之師至通玄相依衲子

于數輩多正因之士師寅夕煅煉有開發者天啓甲子鹽官蔡君子穀請師至金粟山廣慧寺衆滿三千指是時宗風大振學徒踵至遂滿七百有奇而超然神駿不可控抑者多出于席下矣崇禎庚午赴閩川黃檗之請辛未至阿育王寺旣而寧波司理黃公端伯邑侯王公章暨諸紳士請至天童寺而鹽官諸紳士請再至金粟兩郡交迎師決于衆衆譁然欲天童也師遂赴天童是時龍象雲集又倍於金粟矣師嗣龍池于臨濟爲三十世接人無論初機積學惟據令而行故席下英人傑士往往脫穎而去至于吳越閩楚名公鉅儒慕師宗風或晨夕隨侍或尺素相通或邂逅咨請得師激發無不虛往而實歸宗藩勲戚仰師德者懷香叅扣而齊聲燕趙及殊方異域之士亦憧憧不絕也師王法二十有五年以本分接人終始不易間有執杜撰之解起而相角者師一一究詰以明厥旨門人中有付拂者早離師席未盡其妙于本分外別生枝節師諄諄誨之不聽則出關書判說且欲擯之不以受囑而少假又其徒着五宗教師出關妄救畧說後有人求師勿行師不許若士大夫意見不同齟齬其間師不爲勢位而遷就有形于文字者

師亦在復折之不少憚蓋師用本分鉗鎚學者難以湊泊而道理知解之言穿鑿奇巧之說易于惑人受其惑者往往至于失正知見師爲此懼不顧嫌怨而披駁之以故有勸師弗較者師不聽曰存吾說于此以俟天下後世之明眼人耳然而屢經闢揚厥旨亦大暢疑者終信叛者終服忌且謗者亦終悅且悔單傳直指之宗固不待身後而彰明較著于天下矣師尋嘗誨人俱勉以古德風規法門大體而師亦見諸躬行罔有缺失室中不畜長物衣孟稍潤即散于衆或估唱易金以供之師所住道場義當爲者不憚煩費每盤所有以佐之師在金粟多建置百廢具舉天童爲禪宗五山之一祖師代起規模宏大而法席久虛隣于瓦礫灰燼師念處其地當任其責數年締造自殿閣堂寮以至庖廊園澡之屬罔不鼎新不但復舊觀而已山中祖塔三十有餘多侵毀者皆清覈而修葺之師之盡力于院事如此然意所不可即徒步出山聽其所之不少顧戀師事龍池惟謹一言動必遵之服勤不啻廝養龍池寂後師得時物必薦之龍池几榻不假雕飾師住處凡制器皆朴質無華美者師體幹雄傑人望而心折武原朱君上申初聞師名

未之信一夕夢人持巨幅展示見僧相挺特類古應真其人曰此宋慈受深禪師像也甫瞻禮而覺翌日過坊間見裱像與夢中所見同讀其讚始知爲師像也上申異之于衆信中皈向尤篤繇此觀之師豈偶然者哉師或因事出山當道及鄉紳士必得師復返而後已所過之處四衆喧闐街衢爲之不通至登塔受禮不得舉七而去師七十誕辰來祝者肩摩袂接寺不能容多溢處于山谷間辛巳師有退居之志曳杖出山卒歲于山陰祁氏之密園壬午正月至天台通玄寺遂止而休焉先是戚畹田公入天童爲皇貴妃田氏質紫衣請師說法田公既親炙師皈向甚虔至陪京禮報恩寺知寺爲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孝思所係疏請新之舉師荷其事得俞旨田公展人迎師師固辭至是田公再疏舉師復展人迎陪京諸士大夫亦以書速師之行師述退居之志以謝之有自幸居山正足修持以報國恩之語而師厭世之意亦露于此矣七月四之日師示微疾然起居如平時五之日猶答問道書六之日猶答僧問七之日午時師上匡床坐片晷泊然而寂壽七十

有七臘四十有七卜塔于天童之南山師付法弟子
爲五峰學公漢月藏公破山明公費隱客公石車乘
公朝宗忍公萬如微公木陳忞公石奇雲公牧雲門
公浮石賢公林野奇公十有二人而嗣法孫以及曾
玄更僕未易數也師法語迅捷不留朕迹如佛果應
庵二祖而披駁諸書雲興瓶瀉不可止禦間形之倡
頌天然卓絕師自謂少未覩圖史不聞于詞然而直
從胸襟中流出固無藉于靡靡也師工于書得晉人
筆意人獲手蹟競寶惜之而師亦不以此見長門人
編師語錄若干卷別哀師闢妄七書後錄三錄據評
說辨天說判語復徐一我居士書判朝宗說八種爲
直說若干卷并師所著闢妄救畧說若干卷俱盛行
于世侍者昌公書來囑谷以掇集之事谷不敢當谷
入山莫師衆亦以爲言乃不能辭然師耆德偉望爲
天下大宗匠嘉言懿行非毫楮可整敬稽首述其槩
以俟大手筆爲師著塔銘庶有所考云爾

全身塔銘

密雲禪師

四明弟子徐之垣撰

吾郡天童開山晉義興間歷唐宋入我

國朝盛衰興廢幾經劫灰矣乃有鐵漢學道攝折兼
施金鏡度人緇白全集以無爲宗建無縫塔以無漏
義化有漏因用使丹艘觚輪輪奐赫絕此惟骨僧堪
任骨山而寶坊嬾於寶所則密雲大師揮魯陽之戈
而崦嵫中佛日載麗普炤大千蓋大雄氏的的龍象
也師名圓悟號密雲陽羨蔣氏子父職毋潘氏師生
而淵穆兀坐終日八歲好誦佛號切世相無嘗之想
年二十餘見堆柴突露面前有省三十安置室家若
釋重負志已堅荷法擔矣時幻有傳和尚弘道於龍
池師荷橐從之操作良苦二六時多所述悶亦復多
所參究三十三歲祝髮披方袍住本刹依龍池數載

偶歸道經銅棺豁然大徹而瓢笠所遇若居士開士
機鋒相觸殺活縱奪提唱都成津梁而爐鞴於龍池
者自記萌後叅之燕都重叅之龍池最後有分明賞
罰之偈自此紺目一瞬若震雷霆龍池早付衣拂弘
開法幢迺智過於師倘所稱烜赫兒孫翻轉面皮者
耶狀師者曰六坐道場祇以一棒接人如大火聚觸
着便燒如太阿劒血不濡縷如金翅鳥劈海直取龍
吞使學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等妙二覺瞞腮龍門
六坐道場蓋指禹門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也他
若會稽之護生宜興之法藏海鹽之天寧候官之西
禪杭之報國鳳林蘇之聖恩北禪飛錫任錫劒挂眉
毛全字半字蓮舍舌本而未至天童則金粟之廣慧
實先之寺爲吳赤烏中僧會所建迨師至道風遠扇
灌輸如流精藍奈苑頓改舊觀嘗應高麗僧曇晦之
請舉今晚不答話因緣有云這僧未免向未跨船舷
時新羅國裡躲根老僧恁麼批判衆中莫有爲德山
作王者出來與老僧拄杖子相見無則老僧作一場
獨弄去也似此高登猊座眼目天人其孰能與於斯
哉初父蔣翁考終語師和尚度我師曰父子上山各
自努力清漳王東里居士讀法語至若汗淋淋時是

乾爆爆時如何若乾爆爆時是汗潛淋時如何不覺
身心踴躍此可窺師之徹底婆心說法通玄乎舉開
山第一代韶國師偈法眼謂卽此一偈堪起吾宗殊
不知滅汝宗者卽此一偈不見道凡婆戶佛早留心
直至而今不得妙其赴黃檗請也至三門以拄杖指
曰昔日遠祖斷際從此由今日不肖兒孫從此入雖
然出入不同要且同爲標格其示衆曰當頭一着坐
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却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斯
又肅然和尚家風臨濟所云赤稍鯉魚不被人家齏
糲裡淹殺者耶其全提正令不少假借又類若此至
先赴阿育王後入天童山而演唱真乘肆啓傑構也
始則黃元公司李繼則王圓長海憲顧瑞屏宗伯爲
大護法吾兩郡諸大老飲稱池味佩伽陀九者其金
湯之而弟子垣亦與焉先是寺圯于萬曆丁亥之水
鞠而荆棘師愴然新而拓之萬戶千門翔雲蕩日度
非金錢億萬未易告落而任運莊嚴以無爲行之首
尾十又一年而報十方佛供十方僧者靡一不備瞻
禮者詫以爲神雙融空色咸提宗趣又孰得嘗爲有
漏之因停於尸羅妙躡耶師答黃書有云門下祇解
撞倒鐵山不解扶起苟扶起不妨信脚行信手揮信

口遺乃至東倒西搗無非這座鐵山更有何物作礙
又端午上堂豎起兩拳云只將這兩個大糗子供養
大衆一任橫咬豎咬忽然咬着自家底直得人人飽
足免得窮厮煎餓厮炒爲甚如此到底輸却自家寶
又云老僧終日趕大衆挑磚搬瓦運土擡石見你們
稍遲縮不喊便罵汝諸人還知老漢爲人處麼三生
六十劫答都中僧唱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
射云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已不了喫棒不了凡此
因然一刀血濺梵天以至玄要炤用一切臨時賓主
料揀縱橫自在猶是剩義所爲揮戈提甕噬之日普
炤大千者太白山不殊獅子窟矣廼世所疑信半者
師不喜一心字爲方寸禪痛下針錐議者遂謂王張
身見師不云乎今銅棺山頂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十
方世界悉是遮那佛身拘留孫見身無實維摩詰觀
身實相各下註脚祇道得一半身外無餘之旨豈諸
方半生半滅半不生滅者所能勘破此可劈疑網者
一師讀壽昌語沾膏曹洞水似豁涼心入堂告衆曰
此老正如鼯鼠飲河豈知大鵬劈海待老僧劈脊一
棒使伊和心嘔出然後更與一棒遂謂師偏舉臨濟
抹殺曹洞師不云乎譬如一家兩子五孫支庶繁衍

致門戶啓訟端解紛者曰汝等支分派別其初原只
一人則當下爭息矣如南嶽青原兩頌掀翻舊案各
有旨要亦何嘗是南嶽非青原而諸方以此爲口實
耶此可劈疑網者二師又云黃檗打臨濟破夏來何
不終夏去雲庵罵兜率吐血禿丁脫空妄語悟後切
劇古人往往有之但今時習氣聞阿難不知迦葉則
怒聞巖頭不肯德山則喜我見崢嶸離地求起是後
生過非老僧咎仰嘗稱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卽
如來又嘗稱勿輕未悟回機本得乃知師努力正是
低眉也此可劈疑網者三今觀師所行語錄闢妄諸
錄據評說辯天說判語直說闢妄救畧說其於向上
最後之旨法筵梵袂灌頂薰心而其後岐者一叛者
販當世津梁大總持微師誰屬焉武原朱上申聞師
名未信夕夢人持巨幅展示見僧相挺特類古應真
其人曰此宋慈受深禪師像也翌日見像與夢中同
讀其讚知爲師像繇是觀之師豈偶現比丘身哉之
垣最服膺於師者師名聞

天子崇禎十四年

俞旨任金陵大報恩寺終以老疾遜謝且援道信大
師芙蓉道楷爲辭此其高風孤峻誠非近時名振叢

林身望世網者可攀至岩巖天半之名山畢力經營
 累時經歲飛樓湧殿炤磐嶠崖豈無十笏退居地而
 垂老投簪柳標橫肩浩然不顧竟終於通玄澗肅林
 寒之頂始終南嶽一樵夫耳師示有云中書堂事誰
 知道六祖元來是古樵乘如而來乘如而往解脫門
 中一絲不挂置般若位中必無退轉耳師生於嘉靖
 丙寅十一月十六日示寂於崇禎壬午七月初七日
 春秋七十有七夏臘四十有五門弟子自天台迎龕
 歸太白塔於寺之南山幻智庵之右隴師開堂既久
 嗣法弟子如五峰學公漢月藏公破山明公費隱容
 公石車乘公朝宗忍公萬如微公木陳忞公石奇雲
 公牧雲門公浮石賢公林野奇公十有二人皆分化
 四方爲緇素所仰望者而剃度弟子通壽通鏡通辦
 三百餘人等并嗣法曾玄更僕未易數也且吳越閩
 楚間名公鉅儒宗藩勲戚有慕師宗風者或捫衣問
 道而親見指歸或諦信投誠而弘護無數共若干人
 不能悉載之垣謏劣下根當進步既乏精勤叅話頭
 復鮮直截妄欲以儒語譚禪觀譬如甕中何能見日
 第據門弟子所撰行狀中摭其一二明白易曉者約
 畧勒之玄扃以示末法儀的其於實諦圓音尚未夢

見在敢云子厚之銘大鑑香山之銘炤公耶
 銘曰廣大妙湛實惟大雄有象設教無言標宗臨濟
 一棒不關塵埃無句之句啓瞶擊蒙我師嗣法總持
 普同孤燈獨炳萬象撒毫熟腸冷喝大衆耳聾微言
 不漏普說尤工雨花點石其三必公金鵝香象造極
 登峰道德彌峻皈依益崇如日經天師當其中如水
 行地師障其東卓錫爰止大白龍從肇駁安殿開忉
 惻宮金航粟輦萬國雲從甚深法力伊尸其功是老
 船師克濟洞澤是大醫王克起疲癯名聞
 天辰命主鑄豐師辭懶殘針陽墮空辟榮紫欄歸于
 舊叢孤筇絕巘嶺嵐澗楓雙樹夜壑鬱鬱葱蔥僧臘
 有盡佛日長紅爰遡靈蹟天賜之童紹多耆宿共扇
 玄風童者匪始耆者匪終循環萬古華葉無窮宵聞
 塗毒其聲逢逢儼焉一會靈山在臆不昧斯語視石
 所鐫

崇禎甲申歲季春吉日

遺衣金粟塔銘

并序

寒雲禪師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烏程唐世濟撰
欽召掌計吏科都給事中武原吳麟徵篆額
我婆伽婆降於西土歷五百歲始達支那蓋聞其語
自騰蘭昉也見其人自少林昉也乃至法周沙界則
自曹溪昉也自此以還霑溉彌廣二株並茂五葉畢
舒淖沱一宗代有偉人大興於世懸記不爽繩繩百
億誰非孫子者要以大宗垂統世次相承若興化而
下可屈指數矣此其人並衆肉一麟豈復當以盛衰
言者然而時節因緣各具差別亦如慧炤獨號大興
夫固可以論其世矣然則如天童密雲大師者不可
謂中興者歟師陽羨蔣氏子幼食貧樵牧自給蹤跡
畧同曹溪顧其中已有憬然者猛自鞭策不止氣食
牛矣已棄家歸龍池未卽薙染服勤爲行人力作匪
懈亦不啻縋腰之石乃至侍師往還南北舟輿跋踣
憤內中身兼斯役而參究猛銳月異歲殊中書堂裡
事點膏自問而皮相者猶作擔柴觀獨龍池已深知
之錐投彌厲已而薙染掩關池時時叩擊師兒雄俊
雖在窟中爪牙已露然終不自肯攻堅抵巇者六年
一旦豁爾脫落自謂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
過患不可得蓋始真到不疑之地也時池已先入長
安師旋往省覲周旋三載本色相見迥超情謂之外
池欣然默慶得人乃杓柄在握猶復遲回不輕授手
師先還南數年池至自長安師再侍巾瓶池知師不

淹他家薶薶中乃安西堂位過鼓集衆付衣法師猶
固辭不受池徵其意曰願隨侍終身然後行止聽緣
耳嗚呼師資受授之際彼此鄭重如此今學者稍能
染指早已熱中有毛遂之雖無公孫之樹甚至美玉
不必其善沽甘露貽識於早飲聞師之風願得無泚
哉又數年池示寂師卒踐言伴柩三年始開堂本山
繼其位當師行脚時一時諸名公業刮目傾耳聽受
諮問頻伽在轂聲已遠聞然據令之始猶問有薄東
家而賦狐裘者旣而道風遐播四衆景從德臘兩深
彌高彌邵象龍騰於語下麟鳳入於絃中法幢言言
隨處建立任龍池者四年任通玄者一年任金粟者
五年任黃檗者半年任育王者兩月而遷天童天童
十年寰宇傾企飛樓傑閣應念成就崇宏壯麗冠絕
一時公卿貴人稽首問道名聞九重將葺留都報
恩寺續

二祖之緒俾師唱道接引十方師固辭不就論者尤
稱歎之神龍之召願終林麓曹溪芳躅亦復千載合
符也師性剛直壁立萬仞意有不適撩衣卽行其居
天童也出山者凡三爲緇素疆留而止最後繾然出
門萬衆挽之不可竟入天台仍任通玄通玄路僻又

頽廢久師旋加葺理學人力作攻苦有僕隸所不堪而相依不散四方聞風爭趨之未幾師示寂矣師生平所到處旌倪聚觀填塞街衢至於清衆皈依如水赴壑師覲面全提等心行施痛棒熱喝而外無他委曲又作務煩重太白山中距河干往復一縣旬而還土木之役經年累月皆衲子身自拮据不煩一匠也玲瓏巖採新徑險草滑恒懼顛蹶甚者頭破腦裂而衆等堪忍依止都忘苦辛其任金粟會下已盈萬指天童末年更數倍之至涅槃後奉龕入塔適霖雨經旬泥濘沒胫而黑白奔送幾至萬人觀者咨嗟歎未曾見夫此道本超色聲絕情解豈俗眼所易優劣是以首山法席衆纔四十爲天下冠然而度生弘誓實號無邊暢其本懷非名惡欲則吾未嘗不願其多多也以此考之傳記逆邇龍池而上久矣無若師之烜赫者謂之中興不亦宜哉於是金粟費隱禪師飛錫踵門告余曰先師遺蛻業自通玄復還天童建窠堵矣唯是金粟其開化地向者蓋營壽藏以需今將奉遺衣而掩之并礬片石以待子銘余不敢辭曰古者銘必於器物子若孫表揚先德勒之鼎鍾以昭茲來許維師之德不藉物而顯顧分身應化在處皆佛事

也況其表信者乎且吾聞金粟肇自赤烏康祖往而猊床久塵毒鼓絕響千餘年後師實開山有其開之如瓜斯甍石車禪師經營始備今費隱禪師堂構益光當吾世已若此椒聊之詠知未艾也衣被無窮伊誰挈領以遍覆我者敢忘其朔哉師會下英靈輩出號曰僧海然生平最嚴付授膺記莈稱法嗣者止十二人天閑逸足更無中駟得闢入其間然而師資契合最洽最深無語不投有倡必應味其論如出一口攷其行亦同一轍者則費隱禪師一人而已此非余之言夫人而能言之也天童之塔別有大手筆銘之故茲不具述述其概爲金粟志若此或曰禪林真秋晚耶何其多諍也曰不然佛亦如是耳不有摧伏何稱世雄師之言曰都來總與三十棒此之謂扶佛法龍池所喜爲大人相者也且彼示與師軋者其人大都負大力深智鳴鍾鼓撼山嶽以相加遣而師晏然踞坐張空拳而八面應之攻者屢變應者不變無不給也卽無不摧也使後來聰明辯智之夫知此道果不借他力廢然失其增上慢心俯首以入鑪鞴問何以有懷來無折首曰子非賊故以明攝愛之廣顯激揚之方而費禪師更獨以鶴鳴之繇表所謂雖齊聖

而不先食者以救末俗以間執他口使不敢曰無父之教也君向瀟湘我秦其轍取道各殊我則正矣打鼓弄琵琶共成一曲調八音於是乎諧而要皆自師妙指發之世乃曰諍耳諍耳此未知道之大安知師之大耶師名圓悟十二人者爲五峯學公漢月藏公破山明公費隱客公石車乘公朝宗忍公萬如微公本陳恣公石奇雲公牧雲門公浮石賢公林野奇公學藏乘先師化去與現在諸公各分化一方演揚妙法續師慧命法孫暨曾玄在處崛起爲人天所推名稱普聞者未易一一數所謂大興于世者也系之銘

曰佛法如大海悟者有淺深先證涅槃心後明差別智既已同根生猶有未同死得少卽爲足古人所深呵此爲尋常言大智實不爾一超而直入更不落階級維師真實語一悟不再悟深達法源底墮地便稱尊喻如大火聚熾然無間歇蚊蚋及象師無能近傍者正令已在握縱橫何不宜豈於窓榜中重複問牛尾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計數本是宋儒言非大慧所說學人承訛久習者亦惑之惟師以爲非確然不肯信此非傳學得心不受瞞故譬彼渡海人登岸已捨筏更從筏上招掉臂終不顧八面應強敵殺活但臨

時離文字語言辨才獨無礙海內諸龍象強半我兒孫吾宗復大興遠符黃檗識萬行本無作谷響空中華應緣事已辦翛然忽歸去全身還天童遺衣藏金粟同昔佛舍利永鎮於山門吾憶黃梅語衣止法獨傳橫周沙界中豎盡未來際

崇禎癸未夏月穀旦本山住持嗣法弟子通容樹石

中憲大夫知寧波府事章克振撰文仝男

內翰林秘書院編修前值國史院庶吉士成

賢篆額湖廣黃州府黃崗縣儒學生員述賢

書丹

禪宗肇自少室直指單傳無階級津梁可尋蓋西來第一義也曹溪以降枝分派別號稱極盛傳至于今去根源日遠荷道者懼焉起衰球敝從末劫糾紛中必拈第一義示人今少室宗風儼然未墜則密雲悟禪師其人已余守四明之先五年師已入寂追仰道範從其上座容公悉師本末著爲傳而師之微音懿蹟載之銘狀年譜者甚備迺容公更欲遵唐宋元以來名僧禮爲師立道行碑徵文於予予逡巡久之以終不敢辭者錄錄之名冀附師以彰不朽遂忘其言之鄙拙也謹按師諱圓悟號密雲出義興蔣氏生而穎異端嚴讀書熟誥喜縱筆揮染如奔驥翔鸞不可羈繼見者咸以公輔期之乃師在總角已薄公輔不爲矣每念世相無常勤持佛號至徹晝夜偶得壇經閱之若夙契焉者嗣是而耕而陶而樵牧隨所托跡惟事叅究一日負薪山行與積薪遇恍然有省遂決意出家聞禹門傳演法龍池具正徧知師往侍之龍池一見知爲大器加意鉗鎚令從果末執役備歷艱瘁閱二年乃爲薙染執役如故又三年聽閉關又三年命監院務師以心境未融間有請益未許也奮

發精進師志益勵忽于銅官山頂悟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得而從前疑義盡釋矣遂往叅龍池于都門機鋒所觸無復遜讓觀其相對堅亭三世諸佛拈不出處師一喝再喝連喝而退宛有古人之作龍池已心折之因以無住法囑師南遊師自雙徑兩目登天台還過會稽爲諸名宿開發積疑莫不驚歎得未曾有迨龍池歸召師叩以扶持佛法師呈賞罰都與三十棒之偈龍池大笑以付拂得人未幾遷化師感法乳恩深服心喪哭哭如在疾觸目著存固終其身不易也且念付托之重證明無人乃遠涉匡衡還息于天台之通玄寺纔一提唱宗風大播次年應金粟請依剎襟餐葵藿龍象競歸之不逾時輪奐通起悉具叢林規制日會食以萬指計凡師所過縑素求瞻禮者喧闐雜沓每至遮道不得行其山川阻隔從數千里外勒尺寸以請者師爲之發蒙導滯一如親承熱棒而聲教四訖矣庚午冬自黃檗歸金粟四方之來皈依者益衆師欲避之值明州司理黃元公請住天童遂允焉考昔天童以叢林別五山自洪水漂沒丹崖翠壁之間遺構蕭蕭師樂其寂靜森邃去人跡遠荷可容膝足矣詎意布金長者現百千

萬化身梯航而至爭任締構之役積十年殿閣崇隆
堂室複疊望之若雲蒸霞蔚瓢笠濟濟三倍金粟師
所付拂則有五峰學公十餘人及曾玄孫輩各分化
一方法席之盛如此其或持彌戾車見欲加無上天
人師者訶之不受旋墮瞿伽離報其彰彰者可按也
師既修列祖塔竟卽有退藏之志歲辛巳用太傅承
皇貴妃田氏命躬齋紫衣入山祈師演法太傅在戚
昵素以驕蹇聞及見師遂降心執弟子禮因念留都
大報恩寺爲朝廷開基香火恢復之功非師莫克舉
者禮疏上聞既得肯與諸大檀護合辭以請師以衰
邁力卻之追敦趨之命再至師已從天童拂衣徑上
通玄矣師居通玄起居如常于是年秋七月七日
偶示疾遂趺跣而逝而白虹貫山實先兆之七衆弟
子若失怙恃歸其全身塔于天童南崗從泥塗中引
縛者數百里絡繹不絕哀號之聲震林谷德澤在人
可概見已師年七十有七僧臘四十七代龍池主法
二十五年與人相見惟以直心直行本色本分而全
體迴露不隔微塵大用昭融不留纖迹故其開示者
舉從前千七百則公案悉落塵尾而斬斷馬藤捺開
雲霧絕不依傍一人其接引者自王公諸長者以至

厮隸末流自五比丘十弟子以至一闍提輩統以慈
光攝受共登正覺絕不立一差別見其著述者爲法
語爲題咏爲酬答爲辨證或寥寥數語或連篇累牘
因感而應如鐘聲鏡影絕不墮語言文字之障其期
彼者不第通玄金粟天童三大招提連雲蔽壑功成
萬變凡平日法幢所資卽爲寶坊師惟一杖一拂頓
然物外絕不作一住相此其所以平貴賤齊智愚
頓漸徹遠通貫存公視師初拈天地同根萬物一體
之語真可不愧古人矣豈輒近乘拂者能以門庭顏
頑也哉歟陽春望重宜以偈

太白峰高戛幾璿	砥柱狂瀾迴百用
徧江驚嶺帝網浴	烜赫有人此湯燾
一葦直欲奪前賢	窠窟倒翻階級捐
萬丈門庭空中懸	豎拂當場正令傳
如神鋒觸大火然	破除一切無中堅
炯炯透出心珠圓	寶光五色肩大千
龜毛蛇足已忘筌	透脫是名祖師禪
飛矢墮側化青蓮	名動九霄綸綍宣
俄瞻瑞相現通玄	四大假合真不遷
宰堵波與東谷連	三面投體盡涯巔

師德澤世寧計年

江河行地日麗天

歷阿僧祇永綿綿

大清順治戊子年孟秋日本山繼席嗣法弟子通容
仝老侍者行昌等立石

密雲禪師語錄

密雲和尚年譜序

我天童本師開堂三十三載臨濟宗風大振於世其
語言行事動合章程昭昭可爲後代法本陳忞公編
成年譜自示現以及順寂首尾次第井然不紊但援
引處稍嫌蔓延據實處似多舛點至于末後室中密
印之辭未免私徇人情混濫祖系萬不得已改圖定
本更令祈遠唐子重加釐正繁者刪綺者質私者公
濫者嚴庶幾影響之流毋藉此爲口實濟宗賴以不
墜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崇禎甲申秋任金粟嗣法弟子通容百拜敬書

天童密雲禪師年譜

法孫晉昌唐元竑重訂

世宗皇帝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師嘗州宜興人姓蔣氏其先世顯著子姓蔓延諸
州郡故諺稱江南無二蔣父名職母潘氏師其季
子也生于年十一月十六日丑時按師誕日衆
請上堂云今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去
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乃至從無始十
一月十六日總是者個時節來年十一月十六日
也是者個時節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

節乃至盡未來際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
又按彌陀誕日僧本亮請上堂有老僧昨日是生
日彌陀今日是生日我比彌陀先一日三世諸佛
從此出之句云

穆宗皇帝降慶元年丁卯

師二歲是年出嗣張氏蓋張於師爲王母族艱嗣
息愛師岐嶷故乞繼之

二年戊辰

三年己巳

師四歲甫離襁褓而氣度凝重殊無孩稚態終日
堆堆坐地若憶持者久之中冷濕成腫疾家人搗
藥汁飲之稍愈而兀坐如故

四年庚午

五年辛未

師六歲入鄉校不樂章句讀誦惟喜書遇便輒大
書毀瓦畫墁不顧也嗣王父厭之然亦以是奇師

六年壬申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師八歲不繇他教自然發意念佛按師行錄云我
幼性頑乃至不肖之事靡所不爲但於歲歲二三

月間忽動世間無嘗之想便欲修行念佛念過三
日覺得夢中無念非佛過三月後此念漸輕

二年甲戌

三年乙亥

四年丙子

師十一歲與羣兒牧西沆澤中鄰牛附師牧者日
供一錢師得錢輒買紙筆以群牛授諸兒自詣鄰
齋學字晚則荷簑笠召諸兒歸故師嘗語其侍者
曰我那時已作整頭長老了

五年丁丑

六年戊寅

七年己卯

八年庚辰

師十五歲躬耕樵且陶于澗北按師禹門上堂云
悟上座出身本非他鄉異土之人卽本邑南嶽山
中一個樵夫耳又按師答漢月首座云老僧漁也
漁過樵也樵過耕也耕過牧也牧過祇爲不知本
命元辰立地處故入佛門來

九年辛巳

師十六歲納室吳氏先是新安吳某者商陽羨善

師嗣父飲酒驩甚以女字師是歲納之

十年壬午

十一年癸未

十二年甲申

師十九歲是年歸宗復蔣氏之族以張有子故

十三年乙酉

十四年丙戌

師二十一歲嘗語其侍者我萬曆十四年染傷寒

甚劇初爲數畝田放不下合却眼便在耕耘上自

念我且要死管他甚碗於是一意念佛念過數日

夢一神人瞞衣素裳凌空而過聲言施藥我呼云

某正病可不施我神人轉手與我一丸醒來偏體

汗霍然病已

十五年丁亥

十六年戊子

十七年己丑

十八年庚寅

十九年辛卯

師二十六歲閱六祖壇經始慕示門向上事耕耨之暇負薪入市買書晚歸織履而壇經傍置玩繹

不休

二十年壬辰

師二十七歲按師行錄云乃至二十七歲上山作務有省得管帶拘心意日用皆令昭昭然即穿城入市做買賣不肯放過每繼日以夜胸中作痛猶加矧顧又按夏通燈源流答頌云師在俗挑柴過一山灣忽見一堆柴突露面前有省

二十一年癸巳

二十二年甲午

師二十九歲嘗語侍僧我二十九歲決志出家是

年十二月區分家事安置妻室竟乃縱觀用原遊歷城市覺步履輕鬆如人放下百二十觔擔子相似聞先師在顯親寺徑往瞻禮此時遂矢歸依之願焉又按行錄云向緣家貧營繫不能純一修行至二十九歲縱得棄室然追想來解脫世間羈絆似有時節我棄室當夜夢着新鞋一兩於行路次一時脫落鞋底遂因先父引見先師

二十三年乙未

師三十歲正月詣顯親禮幻有傳和尚爲師傳以師學道勇銳志期徹悟故以圓悟命師名是春傳

住龍池師爲荷橐而往身任衆務以至齋薪陶器
負米百里之外雖刻苦事衆而衆究益力按行錄
云三十歲乃出家孤覺生死到來畢竟不穩當於
前境界愈加照顧愈加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
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
個

二十四年丙申

師三十一歲傳和尚命師難染而師願終身苦行
供僧役故傳上下舟車師隨行有類斯養師嘗正
色語衆云老僧三十一上侍先師參禪學道都在
務作裡辦汝輩要安坐修行耶老僧不願叢林遺
此法式按爲衆普請上堂云百丈大智禪師創叢
林立規矩有普請例所謂作則均其勞飯則同其
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當閒
致使古風彫喪法門淡泊無他蓋至者不舉之故
也乃云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窠所以爲大道所
以爲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畏刀避箭
躲懶偷閒不足爲伴故師任天童日有十餘衆普
請不赴隨喜寺西之玲瓏巖師立損之時嘯雪聞
公亦在其數而損牘偶遺其名公述偈自結束去

云大家同上玲瓏巖人逐忙今我獨閑撫臆此心
欺不得不如自損出松關師義之解其損爲榜僧
堂規論衆云

二十五年丁酉

師三十二歲念已事不明歲月飄忽於是積憂成
疾按行實云因侍師入城舟次請益本師云你若
到這田地便乃放身倒臥更無別語我只得禮拜
昏蒙益甚又一晚侍師上榻復請本師本師良久
見我不領便云可憐可憐亦只得禮拜退嗣是周
旋師側惟加罵詈我慚悶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
日方蘇按昌侍者記聞師于是冬侍傳和尚至嘗
州途中遘病先回其父與良師伯者以爲崇設位
辦食轉諸經呪禳之正念誦間師忽至二人相顧
躊躇師詎云汝這鬼子心經念不出要索食耶遂
一時踏翻傳和尚聞之嘆云此子機用若此他日
吾宗不寂寥矣

二十六年戊戌

師三十三歲是年四月八日始納僧服按禹門上
堂在俗家寒未嘗讀儒書經史脫塵年晚又不曾
備歷講筵按爲世庵法姪普說云老僧出家年晚

爲生死事急無暇及于教乘又據昌侍者記聞師既披剃傳和尚顧師喟然云僧亦是個僧不知因甚挨到這個時節則師生平所亟亟在此不在彼可想矣

二十七年巳亥

師三十四歲掩關本山以千日爲期按行實云遂稟本師掩關時已虛度三十有四矣則師掩關在巳亥春而昌侍者記聞師于是歲祝髮卽于是冬進關初師欲掩關慮費嘗住乃自備材木小構關房數楹及千日之需然後進關今以歲紀考之師辛丑冬啟關壬寅領院務迺至戊戌冬而千日始滿則掩關在三十三歲明矣作掩關偈及答曹林講王法華偈爲報恩脩下語代答一日覺宇脩與覺安念者於師關房話問念云宇師兄你在家殺幾多羊來索命時如何脩面熱不能答師代云這畜生更要甚麼命

二十八年庚子

師三十五歲關中因袖破有感呈傳和尚云袖破露出手鞋破赤脚走驀撞富家郎他醜我不醜傳正以偈有若要賭猜枚大家出隻手之句又與山

陰王靜虛徵詰雲門問陳操尚書非非想天幾人退位話師云大家在這裡士大喜與師締方外交云蓋是歲冬十一月也

二十九年辛丑

師三十六歲傳和尚爲師按驗往還酬答雖當機不讓傳不許可以限周千日冬遂啟關按行錄云一日本師過關前話及有心無心之旨本師云你既有心想將心來我呈偈云自心本自心心不自自心心不非自心心卽自心本師云心不自心心非心有無既非無自心耶復呈偈云心心卽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本師云今日張渚買兩把青菜來無個大蘿蔔頭我云某在關房不知謝和尚三拜本師云終未大悟在又一日本師同兄弟至關前竚立有間云佛法二字雖不是偶然亦非特意會得但有個悟入處不妨信意拈來自然貼體隨分道出自然恰好所以大丈夫爲道迥別纔遠得源頭到手撩起便行不問如何若何老僧憶昔居臺山有一僧問三賢尙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未審如何是斯旨老僧卽鳴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又鳴指一下云

知麼僧云不知老僧但向伊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同聖人其僧矍然致敬倒身三拜直趨而去更不回顧俊哉汝等且道這僧如此去還曾悟得也未若道未悟他却恁麼去道他悟又悟個什麼來汝等試道看我卽起身一拜云夜深天寒請和尚歸方丈本師云不是這等能倒推開去便了的本師乃舒一手云我手却不是驢蹄我云恁麼道又爭得乃亦豎一指本師云也當不得又按答孝童劉墨僊貧道若不得我幻有老人道未曾大悟在又爭得到銅官山頂忽自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又爭忘得人我相得失是非又爭說道大地分明一個爐看來渾是火柴頭老僧信手輕挑撥便解翻身動地流耶

三十年壬寅

師三十七歲傳和尚移錫燕都命師監院務按行繇云我三十七歲本師將北往以院事付管當晚室中擬舉話問大衆我卽向前云和尚恁麼擬舉話正好劈口大巴掌便出雖然如是只是恍恍惚惚昭昭靈靈也未得個安穩

三十一年癸卯

師三十八歲是年秋因過銅官山豁然大悟按行繇一日自城歸過銅官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正所謂大地平沉底境界爾時恍恍惚惚昭昭靈靈底要起起來欲覓覓不得不知甚麼處去了又自密密舉前所見所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自不疑道是與不是按答漢月首座老僧於有個小省發始覺得昭昭靈靈之兆景雖不從前塵所起而有但舉念則有不舉則無故於生死中未免看作兩概弗得一體故弗安穩歷一十三載於銅官山頂不覺昭昭靈靈之一念故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不見有男名女字等差別名相又云於銅官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故惟以一條棒直指一切含靈本命元辰立地處

三十二年甲辰

師三十九歲按行繇至三十九歲同覺字三藐二師弟到京省覲本師以昌侍者記聞致之則師是歲實居龍池蓋師啟關之明年報恩脩踵師關亦訂于日期今約脩掩關之歲月至乙巳孟夏周三

稔則昌侍者之記聞爲實錄焉

三十三年乙巳

師四十歲是年四月偕報恩脩取道漕河入燕京省覲傳和尚冬十月始達京師時傳任普昭禪寺聞師來先使人待之國門及至便問老僧離汝等三年汝等有新會處麼師卽出云有傳云有什麼新會處師云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云汝又作麼生師卽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傳云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便出又一日傳問近日又如何師卽舉起右脚傳云驢脚馬脚師便舉起左脚傳云馬脚驢脚時脩禪師在傍師以手指脩復顧傳和尚脩便出師云不消一指亦出又一晚同衆入室傳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師便出傳云此子如傷弓之鳥見弓影便行又一晚同衆侍立次傳云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收一救師卽推挽衆兄弟出衆不從師云爭怪得某甲又一晚問是大盡小盡有者道小盡有者道大盡師云設保不在曆本上論量便出一早侍傳室中語話了出喫粥衆問說什麼話師便翻倒飯桌一日侍立次傳云忽有人問汝如何抵對師向前豎出拳傳亦豎

拳云老僧不曉得者個是什麼意思師云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傳云汝又作麼生師便喝傳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師卽連喝退身傳云宛有古人之作師復喝又一日衆俱外出傳掩門獨處師外歸不放入逡巡檻外狗忽內吠傳書紙塞出門縫云辜負自己名字何師以碗鋒書瓦云和尚裝聾某甲賣啞一隻黃犬非聾非啞然雖如是何名何字棹入牆內傳便開門歸方丈師入作禮傳云門開了汝不能進耳師一喝便出一日傳自拏鐵鑿壁師向前代鑿之傳過衝與師云老僧有個替手遂歸方丈一日報恩脩呼師云密雲師兄傳云是誰脩云悟師兄改號了也傳云怪道恁麼糊塗師抽身便行又一早土方丈問訊傳云汝只恁胡統亂統師便起單他往脩等挽留傳云不要留他一言相契卽任一言不契卽去師走出傳云將謂汝出一頭地原來是個無明塊子師云釣背筋蠻子誰不識你你作無明會那傳卽轉身歸方丈師亦被衆兄弟留住傳云汝恁麼罵了老僧如何掩得別人過汝還在這裡住師卽大書云瞞人不好事好事不瞞人有人謂我罵師父

我卽向伊道莫謗山僧好傳亦大判云此是閻老前公招無晦也一日凌晨傳和尚以大棒靠佛堂前喚云圓悟我要打汝汝跪了佛我與汝說說佛法了打師走云有佛法與別人說傳直趕上與師掄劈大棒得三個月日提不起手師當時直倒觸上去傳放棒云汝恁麼觸殺老僧師以棒擬打上云豈不幸哉

三十四年丙午

師四十一歲居普照傳和尚旣任緣任持師亦無煩綜理泮與優游故多題詠自勉偈云先陰驕息莫虛刪時節因緣豈等閒一念萬年終不改任他滄海變青山又中秋呈傳和尚云爲愛中秋夜月精與人同樂稱人情億萬州都皆普□一入舉首一輪明傳和尚卽云不多不少復書一紙云檀越送得月餅兩個師徒侍者五人一個分作四分剃底付與老僧師掇一個便行

三十五年丁未

師四十二歲還南傳和尚示師法語云汝離我此去但適意處斷不可住不適意處作急走過恁麼行去不要記歲數須待十字路口有個跛足阿師

與汝卽證了不要汝來見我彼時我自相見汝也宜悉之時蓋二月中旬留別修禪師有同來不同去愧我獨南行之句三月過維揚登金山留題云波中卓出始昂頭裂破長江兩道流隔岸紅塵飛不到三三兩兩渡人舟夏居龍池示徒有人生何所貴所貴持大志志大不吾欺浩然塞天地之句秋八月上雙徑陟臨安之天目山撥草瞻風聞其無人乃截江過天台訪海門周居士士以道學人望隆一世稱門庭高峻者師與之本色相見脫畧窠臼士爲手舞足蹈乃館師別業日夕質證恨相見晚及師辭去與師訂出世之期師以任山告之士云知命以上師且道風徧界安能深自秘惜耶至紹興邂逅王靜虛虛素奉師獎藉一時留神空宗之士有若陶會稽望齡王司空舜鼎咸假館願留謹憶咨叩無虛日故師與之酬酢最多

三十六歲戊申

師四十三歲居石簣山房亦名護生庵或曰非也護生庵去石簣山房半牛吼地乃陶會稽家世植福地蓋吼山云按昌侍者記聞師居吼山日有貴人至庵見師閱論孟貴人問看什麼師呈起示之

貴人云不是你家茶飯師便掌貴人大怒適會稽至諭之曰和尚與你佛法相見乃惡發耶貴人唯唯遜謝而去天台有無擇者徧見諸方尋宿以機辯盛氣蓋人時流憚之嚮師名直趨謁師適師路次栽松遽爾問云聞吼山有師子特來一弄師舉起鐙頭便打擇擬議師直打趁錄是道聲萬著宿衲因之就正者亦戶屢滿矣作達磨渡江讚爲石簣陶公作初祖像讚燈前偈示護生庵主有笑裡有刀鏡得破光明越格始爲僧之句

三十七年巳酉

師四十四歲聞構李楞嚴傳諸禪典乃自往購之故宿楞嚴有夜央轉臥緣張臂觸省隣單安睡人者此也過武原留秦山度夏秦山者蓋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駐蹕此山以望蓬萊僊人之屬故其上有始皇廟師有句云行到山窮水盡頭秦皇計絕始心休誰知別有通方路大海何曾止浪遊病目答景西上人偈是秋仍寄護生卒歲

三十八年庚戌

師四十五歲佩傳和尚南來之語乃辭別石簣陶太史云花事紛紛春盡頭杖藜隨意且悠遊謝辭

檀越何方去萬里天涯一步收太史勉留之以師欲觀南海爲津送之普陀且密令寺主玉堂款師故登菩薩頂望日有登巖四顧景幽長水色天光碧玉堂之句訝王人禮意殷勤信宿而還過水西門庵示息機上人偈爲石梁陶仲子靜室留題客章居士請問念佛因緣偈辭謝宛委見勉掩關偈自以中歲出家貌言拙樸雖爲諸公見重以世識真者寡乃痛自韜晦作偈見意云翩翩野老僧匡徒竟不能若問西來意拳頭劈面掄不嫌圖我拙且欲得人憎義斷情忘處諸人會未曾與黃檗無念有禪師會于陶會稽府第有一見遂得師于驪黃外問嗣法爲誰師以龍池告之復問龍池爲誰氏子師云本師親見笑巖來有愴然云吾行脚燕京時笑巖和尚猶無恙正欲參禮爲人所阻恨不及見之今三十年未聞門下有太行其道者其在公乎是年秋傳和尚回自燕京

三十九年辛亥

師四十六歲還龍池昌侍者云師還龍池蓋在庚戌歲杪以師還山只住八個月至八月初呈偈辭云辭別三年方外遊歸從八月山中住也按行錄

往回四載本師以帖書云大事未完更可前進毋
來後也命通壽至紹興護生庵喚時問云汝幾年
曾見什麼人我以脚打地以手拍膝便出本師云
汝在外幾年一些氣息也無我云和尚疑則別參
一日本師陞座喚我向前舉拂問諸方還有這個
麼我震威一喝本師云好一喝我連喝兩喝歸位
本師顧云更喝一喝看我即出法堂本師下座我
隨入方丈作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本師
即安西堂位次日搥鼓集衆上法堂付我衣拂我
辭再三本師云汝是什麼意思我云直待和尚天
年某甲守塔三載然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時年
四十八歲後至八月初呈偈辭云辭別三年方外
遊歸從八月山中住悟甘做個無緣地乘個無緣
地辭去本師云與大衆無緣與老僧無緣我云只
是某甲更與阿誰本師苦留云汝若去了我直操
到底我不得已任之又按禹門上堂於辛亥春二
月三日擊鼓集衆於此上堂付與悟上座當時堅
執不受此則歲月有徵參驗無差若四十八歲則
癸丑年矣癸丑望丁未七稔付拂與辭去又同歲
則何以云三年方外往還四載耶然則行繇雖師

自宣而錄則出白雲體心二十餘人之手故當以
辛亥二月爲是

四十年壬子

師四十七歲刻傳和尚閒談晚話就趺足武林乞
弁首之語于雲棲蓮大士復過山陰爲傳和尚訊
王司空并乞序言以司空素問道于傳故也登會
稽海口之大峰山兼似墨池王居士有滿口向人
言不得謾將東海作書池之句蓋司空號墨池云
四十一年癸丑

師四十八歲居龍池是年始闢觀史內院基蓋傳
和尚欲建寢殿于山之麓以奉安補處菩薩時儕
輩甚衆而經始命師且語師曰除却釋迦老子福
慧兩足有幾人哉但于本領有實證則龍天必不
相負吾日暮矣汝見其成師終以受業之地不欲
自獨有爲退讓益甚復語師云汝尋嘗豎出拳頭
老僧亦豎出拳頭正要汝自拳自立耳一日侍傳
山行因石擺擬側師向前扶之傳顧云汝扶持我
耶師云是何言歟又一日日色將沉之際傳喚師
及報恩修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
在手裡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便出復呈偈云

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傳目之大笑師□來付火按行繇云此癸丑季冬時話也雪中送報恩修掩關北場有誰人知此意白日掩柴扉之句傳和尚亦以偈送云老衲於今不坐關既無任也幸無閑何曾進又何曾出只在尋嘗天地間命師和之師和云某甲分明沒啟關通身無處着忙閒也無門進無門出只麼堂堂任運間復命師代示明極上人偈

四十二年甲寅

師四十九歲春日因觀落梅偶賦云寒梅初放雪添肥無那春風送爾歸枝上已離空不住飄飄一瓣不沾泥至二月十二日傳和尚告寂矣當彌留時適師城出命促之歸而奔赴不及故無末後相見之語按行繇甲寅二月十二日本師圓逝我伴樞三載夏居山寺偈云古寺團團盡竹林安羅樹下更陰深山僧盤膝蒲團坐堪笑人來解問心龍池蓋有雙樹安羅已近數百年其西偏大根軸解者中安木榻可坐數人故師復有偈云佛號安羅大樹王爲緣垂世作津梁蓋以此云

四十三年乙卯

師五十歲心喪伴樞龍池山頂高寒焚香却坐日無餘事乃簡古公案近二百則爲之頌以明佛祖大意今集中自世尊初生至婆子燒庵皆此時作也和楊居士捕魚歌示樵者偈因友人論王退步作偈進之人生于世莫徒勞進步何如退步高進退兩關如達破了然隨步任逍遙詠臘梅我愛臘中梅寒花赤體開春風力不藉霜雪莫能摧

四十四年丙辰

師五十一歲伴樞客潘吳一道人海底泥牛四句之問復以四頌明之冬十二月奉傳和尚骨身入塔時海內賢公卿若蘇雲浦孫淇澳李孟白陶石簣王墨池皆從傳問道稱門下見知者卒未有以銘其塔以師謙讓未遑故也越十三年任金粟方設伸狀于少嘗伯周海門汝登爲之撰文相國文文起震孟爲之書丹焉

四十五年丁巳

師五十二歲偶觀龍池有最憐影落澄潭浸反笑頭陀白髮侵之句是歲傳和尚示寂三年矣師心喪既畢衆請開堂乃于四月望日陞座按行繇至

丁巳年五十二歲結制本山時同門俱在初若易師未肯相下一聞提唱莫不屈服繇是一衆爲之改觀秋寄石梁陶居士月到中秋滴露濃巖前石菊正花紅山僧盡日茆堂睡長夢毘耶多口翁次澹孺楊居士登龍池酌相逢不必論高深觀面何須更用尋君有勝情並玄度我無名理况支林一孟香積維摩供萬法惟吾獨露襟自覺個中無一字客來談笑懶言心

四十六年戊午

師五十三歲始建觀史內院繼先志也元勲徐公

弘基微服過陽羨通名謁師與師登說法之堂仰視無額乃酌以雨花之名且欲自書以贈師云先師在日唐太嘗且命之矣先師戲之曰公爲我籌計使我他日得擔負去見閻羅老子不然我無用此爲也徐乃止益加敬焉于道人乞開示書法語與之更示以偈云

四十七年己未

師五十四歲父曦以考終疾聞師躬往視語師云和尚度我師云父子上山各自努力曦云吾因你得聞極則事何憾哉越二日告終過善權寺留題

三生堂次予坦鄧居士放生偈韵擬寒山子詩六章山中四威儀偈居山四詠杖意次報恩修韵有高提祖印佩單傳之句復以故里行道先哲所難爲辭衆說偈云自知任處我無因一鉢風流物外人踏破乾坤誰是伴草鞋藜杖逞開身衆勉留乃止

神宗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

庚申

師五十五歲觀史內院落成按爲衆入堂舉仰山夢陞彌勒內院話蓋是年季秋事也冬臈月八日本山起千日閱藏期上堂開示有期悟爲本閱藏爲末及畧舉從上世尊至此無不以悟爲期等語作行住坐臥四偈示不二禪人偈

熹宗皇帝天啟元年辛酉

師五十六歲愍諸學者叅禪不得力作偈九首爲示入道之要冬十二月因事上堂舉話畢良久云這裡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便行一衆挽之不可報恩修復以偈請留次韵答之聞匡廬衡嶽之勝飄然曳杖遂往焉

二年壬戌

師五十七歲正月初三日登匡廬留題東林有信
步何憂不現前踏破乾坤孰去來之句閑步三笑
堂讀壁間王陽明先生詩忽聞迅雷因爲次韵以
雨阻留東林七日摧頽老衲衆無識者獨寺王太
柳遇之甚隆其山前後刹皆蹙過而已至歸宗復
留半月過衡嶽取道宜春因度夏袁之泗州寺袁
于洪都最爲僻壤山深寺老僧行寥寥有居士數
輩時從問道爲奉晨夕故寄袁州詩云諸君義氣
越嘗情愧我無能報此心也秋有僧自天台跡師
至袁爲萬年諸山請住通玄之意初以投身空閑
不欲就繼念先人付託之重愴然就之八月離袁
舟次廣信寄復澹菴石田二居士偈九月至紹興
軒悲吼山護生庵黃檗費隱客沈文學求如皆前
後繼見而容遂獲契證云冬十二月抵天台通玄
寺

三年癸亥

師五十八歲住通玄開堂演法有通玄峰頂別是
人間之語蓋別開山第一代韶國師偈也韶爲吳
越忠懿王刺台時所奉去師近七百載未有屬和
者一旦嗣響其間故今二偈諸方咸誦夏六月始

定九旬安居之制深由曠野相依衲子十數輩多
正因行脚之士而茅堂草榻靜處無爲師得不倦
槌拂寅夕與之提策往往有開發者其侍僧隨聞
集錄今編爲偶言一種皆一期與妙行求如火爐
頭茶鐺邊話也秋日聞鴈寄示契如智禪人偈復
費隱容通法嗣書復求如沈文學問道書別法華
無用上人擬答復禮法師偈復 頂弘上人四問
偈

四年甲子

師五十九歲三月檀越蔡子穀聯壁請任嘉興海
鹽金粟山廣慧寺寺卽吳亦烏中康居沙門僧會
所建當吳時佛法雖至中國大江以南無有也會
以求獲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創三寺其二則金
陵之保寧太平之化城其一卽金粟金粟爲東吳
首建而攷之禪典則從未有宗門師匠光揚第一
義天者故子穀力爲輓致諸老如雪竇信閑谷印
抱朴蓮皆詳克有終至是請師焉初師在袁臺至
一處見巨井足飲千人方蓋亭其上有偉衣冠者
進曰此師住處也及詢之金粟信然蓋繇風定云
四月受請同衆赴上堂有九萬里鵬纔展翼百千

年錫便翺翔之語過會稽師凡三至護生庵衆謂不可恪法力請之爲一陞座五月六日入院時本寺龍山爲貴人所圖子穀方鳴諸當事求直不已師告之曰在道與德耳爾若爲法門則我任若爲山門則我還天台去矣事遂寢一郡聞之咸服師高義初至日天王寢殿以外皆民居破屋敗椽饘粥或不繼師處之裕如也冬十月結制衆盈千指破山明石車乘皆在座下而漢月藏爲衆首焉復史明復史清都陶愚溪問道書示茂林禪德胡行昭居士偈

五年乙丑

師六十歲鄰虛禪人上雙徑化茶作偈送之示雙徑智光禪人偈復陳則梁問道書陳蓋奉天主教者中多泰西利瑪竇語師爲答之最詳與劉子元往復論心華發明之喻謝郡丞青蓮居士自以拘文不得預叅請之列思一覩顏色慮無以致師者時陶石梁廣文餘杭矣乃爲轉屬具道所以願見意師得書遂往謝喜出望外率合郡士紳會于武林之昭慶寺一衆皆獲法施歎未曾有秋九月過紹興爲空華法姪下火冬結制是時座下三千指

多軒昂騰踏不可羈縻之士金粟宗風日浩浩聞湖海矣爲金如王朝式題初祖贊自題像贊初武原朱君上申聞師名且信且疑一日中夜夢人特巨軸展示曰汝識此人否朱諦視之則神儀挺特踞胡床衣紫僧伽黎衣類古圖畫高僧者曰吾未識面也其人曰君拜之此宋慈受深禪師像也瞻禮未竟而覺翌日過裴漬家見師像與夢無異審其款識則師自題真贊也故朱于衆信中皈向尤篤云

六年丙寅

師六十一歲示頓越居士法語示普度尚禪人住山法語復王金如史子復半眼居士問道書過武原爲朱侍御泰禎父對靈小叅跋孤明上人血書法華經後題曰虜程君小像題釋迦文佛出山像贊爲輝宗禪人題接引佛贊以古人着草鞋住院凡百任緣故雖如錢穀之需皆不計晨夕是秋偶廩人告匱師分命結束竟乃倒橐而炊之曰食畢吾與衆齊走耳時門外已有馱負而至者問其故曰昨宵夢金甲禪人告我齋僧功德利益事繇是遠近相傳遂有羣馱趕供之說出于齊民之口矣

冬衆盈五百乃舉五峰學破山明分攝兩堂始有上下西堂焉

七年丁卯

師六十二歲春日送道生禪人歸秀水掩關偈云上人歸去把門封坐臥經行祇此中打破靈雲關
楸子桃花依舊笑春風時十方來學雲趨水赴屋不能容至有露坐簷宿者乃闢法堂之左廡建通堂五間十三架更以餘材夾殿之翼輔以周廊皆不發化士不告檀越其檣礎梁楹一出師衣盂乃衆願樂助者而運斤埽堊則方服自爲之故經始

之日師搥鼓上堂有眼望青天起大屋之語是歲衆滿七百矣題金碧峰禪師像贊示純一上人法語復紫垣居士問道書答存義上人曹洞五位君臣問題菩提心戒儀序

今上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師六十三歲以謝事告諸檀越將爲拂衣之舉時徐中丞從治朱侍御泰禎曹侍御谷皆再挽莫回而孝廉鍾海樑鴻穎載言曰師爲子穀任四春秋矣屈千日爲賴自效犬馬之地遂不哀憐穎乎師惻然爲留之岳大司馬元聲喜夸上與緇衣黃冠

者遊輒以力生自命以嘗見紫柏尊者亦獵三教遺言遂自撰禪門口訣詣師就正藉一言以流通焉師展卷見一實字卽指問云此字如何解說岳擬議云却解說不出師云恁麼則虛言了岳面熱不能答去後復致書云一見和尚心甚念世出世法還須落草盤桓頌古見敎師答偈云須知一念未生前世出世法不可得祇憑者個老源頭世出世法通貫徹聞師拂衣復致書云此時宜靜不宜動家中人不打鄉談和尚自理會師答云老僧從來不見有動靜居士既有宜靜不宜動取捨情存此是門外漢未夢見在復陽羨吳問卿居士問道書題玉芝禪師像贊爲抱璞蓮禪師題禹門傳和尚真贊復錢性符問道書示太虛藏禪人病中法語答陳學憲懋德居士十七問一時傳播諸方遂各有答頌焉秋建護世四神王寢殿與齋庫庖湑之屬一撤而新之冬過秦谿爲鍾海樑父對靈小

二年己巳

師六十四歲正月於法堂之右鑿山開址覆屋五間爲函丈之室初師正寢止三楹而康僧像設分

其半故席前之地不盈尺衆以自居廣廈而師處
湫隘不自安乃各出衣孟建之二月命門弟子王
朝式及昌侍者申狀于天台海門周少嘗伯乞幻
有傳和尚塔上之銘三月與漢月藏公破山明公
書多規誨法門大體事四月丈室告成衆擇日請
師居之八月受福建黃檗山萬福寺請九月歸龍
池掃傳和尚塔還禮先塋舉族來觀其老者語少
者曰吾上世之筮此地也得師之貞利見千丁今
五世以來吾戶不加增而斯人繞萬指受地之靈
乃夫夫也耶咨嗟不已至善權掃樂菴祖塔曹琅
玕居士等迎請說法于城中萬壽法藏禪寺有山
僧出家將及四十載別也無成得什麼事祇明得
祖師西來一着子等語還過姑蘇鄧尉山天壽聖
恩禪寺掃萬峰寶藏兩祖塔嗣法漢月藏護法趙
大中丞士諤周孝廉永年等迎就本山陞座說偈
云今日不肖兒孫高陞遠祖之堂不必重說偈言
覲面爲衆舉揚急着眼莫思量連得便行真漢子
人間天上更無雙時郡之士衿若給諫汪國柱度
支胡子浩憲副劉錫玄內史徐容等皆齋候于城
東之瑞光寺而僧俗男女聞師之來萬衆喧闐街

衢巷陌爲之不通乃登塔之絕級一受瞻禮焉過
虎丘掃隆祖塔合寺辦嚴而譚逐愈甚遂不及舉
七而還過松陵舟人不設維舟近岸僅于中流受
熊明府開先一齋過秀水爲孝子金善鎔對靈說
偈有秀水年年秀青山歲歲青之句十月結冬舉
費隱容爲西堂時衆滿萬指矣

三年庚午

師六十五歲正月過武原郡承湯道衡迎于官衙
齋畢就請天寧千佛寶閣基陞座二月過武林衆
請說法于報國禪院赴閩川黃檗請也黃檗爲運
禪師脫白地故至三門有昔日遠祖斷際禪師從
此出今日不肖兒孫從此入雖然出入不同要且
同爲標格之語三月廿七日入院四月十五日開
堂垂示云隻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到福城東洪
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因觀葉相國文
忠公詩次韵四首以寺爲文忠題請
朝命所復也五月受香城圓初上人齋需偈爲題有
暫爲黃檗王請作香城客之句六月示定觀時默
誕生三禪人偈復葵山彌陳我萬葉內史益番問
道書清潭大司憲志道王東里幼歲得省發以就

正無人每致生晚之嘆因見師垂示語不覺身心
踴躍兩次遣使走福唐致書于師師所答備見語
錄時構李諸檀請師還浙甚殷僧俗聞之奔走攀
留如失依怙八月離黃檗葉文忠公孫晟與遲迎
師至府第爲先君對靈小叅留九日過侯官衆姓
請于西禪陞座爲留三日九月達武林僧俗迎至
鳳林說法因于昭慶受齋時岳司馬元聲在焉相
見之際師以佛法真實相爲遂至抵牾且欲爲梗
十月師還金粟擣鼓告衆以清規估唱式分袂衣
孟竟飄然拂衣去道過吳門以舟車勞頓腹疾旋
作門弟子乃迎歸北禪調侍故冬月誕日衆勉請
陞座說偈有無端痢疾三年累得通身骨露之語
臘月明州司李端伯黃元公嚮師久聞退院會慈
之永樂禪院成乃致書懇請師答書以不能領衆
爲辭而元公與祁侍御彪佳翹竚無斂遂復有鄮
山阿育王廣利禪寺之請焉

四年辛未

師六十六歲元日受阿育王寺請爲玄津上人書
偈于船子和尚推蓬室記之後人日發坦如蔡居
士問道書上元日別吳門登舟解維二月一日抵

明州駐天寧受衆姓齋三日入院十五日元公黃
居士就請本寺開堂指法座云者便是大司李大
護法于丁卯秋廬出關先寺撞倒底鐵山今對人
天衆前扶起去也還見麼遂陞一衆稱善題雲門
湛然禪師真贊爲海昌黎眉居士製先覺宗乘序
三月過天童景德禪寺掃應菴密菴兩祖塔時寺
僧明貫已白郡司李公暨王邑侯章士紳李侍御
遵徐侍御之垣檀越徐有杞等請王太白名山而
構李吳太嘗伯中儒徐大中丞從治虞給諫廷陞
請再王金粟兩郡交迎幾致違言師乃集衆告曰
老僧住院唯汝之故今日去止亦唯汝之故汝等
其自裁之因問衆曰任天童耶任金粟耶舉衆譁
天童師意遂定然猶不忍絕故知更與構李諸檀
訂一期相見之盟焉四月三日入院至佛殿基有
虛空作殿日月爲燈之語蓋天童自晉義興開山
宋宏智中興以來號江南第一寶坊故宋舒王荆
公有句云二十里松行欲盡青山捧出梵王宮可
想見之而滄桑代變晉殿唐宮不能與丹崖翠壁
磨歲月強半乾沒僅餘甲乙相傳之子院者五然
皆皆薛生房荆慕滿院古先列宿之風陵夷至此

極矣師乃爲作與修偈云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
漂流殿如洗普告四衆諸檀那大家出手共扶起
司李亦次以偈云太白峰高禪林榜樣一朝平地
起風濤推倒黃金瑞相而今重整舊家風安住十
方龍象面面玲瓏全無遮障要明這段因緣問取
堂頭和尚五月至金粟八月還天童過明州司李
迎歸公署乞留再信師一宿而別故有官衙扣擊
及請益覺浪因緣之語蓋師入閩時有覺浪僧者
不自來見乃致書于師有濫付非人之譏故師復
云盡大地誰是非人者請上人指出看若指不出
祇可懸梁縊死夢筆山中而司李疑爲太甚師晒
之別後乃疏導其意司李大爲愧服以書與師云
承示覺浪一段公案乃知大師直截爲人抑逼瞻
驢使他無轉身通氣處正宗門所謂殺人刀也覺
浪孟八郎漢帶累天下明眼作家正不妨存這段
葛藤俾覺浪有出身之路耳每服大師手段辛辣
與諸方說老婆禪者迥殊要使大地衆生個個坑
陷非僅爲覺浪一人也仍爲作真贊云菩薩面夜
又心惡聲流播滿叢林禹門浪急龍騰處翻轉山
河大地沉佛也打祖也打眼炷爍破四天下阿師

大似敗家婆教得孩兒會相罵牛頭沒馬頭回狂
風驟雨滿天來四方八面相追逼縱有神通掣不
開行脚僧會不會腦後一槌百雜碎沙界衆生結
大冤禿奴或殺無慚愧風顛漢老成魔諸方那個
奈伊何巖頭獨現大人相直向德山頭上扞咄九
月復爲黎眉居士製五家語錄序時道聲益振王
公大人皆自遠趨風至忘位貌之崇如錢相國龍
錫之入山問道方侍御震孺之虛往實歸駸駸與
歲月增長方通所得于師曰謁大師語及工夫不
切實蒙師劈面作掌巖然汗下敢呈短偈兼以爲
別倚牆靠壁多生謎賺海偷天似也無劈面原來
真個熱更從何處說模糊百城烟水阿誰邊一宿
天童大有緣歸去千山盡紅葉誰云渡口有江船
至小白嶺再呈偈云說去一直便去那怕雨泣風
愁爲甚不生猶豫被師捏過鼻頭十月爲還源本
其侍者題自真贊十一月作慰黃司李書有生死
二字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所以古人
聞紅輪必定沉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而孝子哭
哀哀古人便悟等語以司李丁太夫人艱扶觀歸
豫章也十二月復爾赤馮居士問道書爲破山明

道生本題自真贊

五年壬申

師六十七歲四海雲從人人步道履德規繩不束而嚴其久侍籌室相與紀綱翼贊者皆叢林老成故師次衆約有從今一日不離山肅肅雍雍雲水環之句示若愚廣雪浦琮二禪人偈作天童卽景十三首傳法偈一首答鍾海樵張元帖李仲堅周君謨四孝廉問道書爲王金如題自真贊實印禪人題出山大士贊復元公黃居士偈著據評說發難酬詰其萬有餘言以明肇公物不遷義蓋

神廟時有法師空印者惑性各任于一世之說作正量論非之自傳和尚之論出印已毀板以謝矣近復有僧道衡左袒空印作爲證語師恐大義微言卒晦于世乃著是說云

六年癸酉

師六十八歲答江似孫陳紀嘗馮爾赤陸內史寶問道書答報恩修禪師書答壽州方侍御書製文殊大士贊題童子南詢觀音贊爲萬如徵木陳忞題自真贊贈同衆慧嚴輪偈夏四月建通堂九楹深六十尺延袤一百四十尺于大雄寶殿之西偏

前容方軌內受于入應供與達廊半分之復遣僧三十輩航海入閩伐山市木于建甌高陽之墟聞嗣法漢月藏每提唱時喜爲穿鑿恐後學效尤有傷宗旨因其省問乃爲規誨云吾徒命貫之貴儀雖是分當亦是分外何以彼此既忝爲佛祖兒孫惟以道契爲主豈可以勤省儀供爲事而云慢惰哉如云破殿雨淋菲徑不闢亦住山之嘗分然老僧尤願吾徒爲衆當以直心直行本色本分不可私有別法加于衆是老僧之所望也而老僧于天童雖有造殿之舉蓋因天童舊僧請老僧之意無他惟爲佛殿空虛故不得已而爲之至于成與不成亦隨緣分豈敢固必也哉又復瑞光頂目弘微其畧云親瑞光語比前語覺暢而中有爲慈雲舉揚正口似乎太生穿鑿蓋藏之嗣也爲夏通燈作曹溪源流答頌自南嶽至禹門共三十有三世焉

七年甲戌

師六十九歲春建諸寮十九楹于方丈後山之麓復于善法堂之西偏建屋一十四楹視前九楹者淺十尺修倍六十尺級高下而三授之前均後殺

正與應供之堂聯翩共列焉因居士乞壽五旬偈
爲題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人老何曾見白頭能向
個中高着眼普觀法界是同儔示靈根荷禪人偈
爲本梵禪人題血書華嚴經後爲衆禪者作洞山
尊貴頌爲黃檗費隱容題自真贊爲雲棲蓮大士
作真贊復朝宗忍書聞藏公猶弗悛復與書曰祖
師西來秉教外單傳別行一路自佛果作碧巖集
大慧謂宗門一大變故特毀其板後曹洞宗人入
少室無本分爲人而提唱評唱少室絕無本分衲
僧出者天下共知之今吾徒提智證傳則臨濟宗
至吾徒又一大變爲講席矣且教中尚忌所知障
爲智障吾徒到處提智證傳爲出人之表擬臨濟
兒孫而貶剝他人者乎故老僧去夏與吾徒云當
以本色本分者此也但本色本分行之在吾徒信
與不信在學者寧可遵上古之規繩餓死于林下
不可好熱鬧而恥辱于先聖云云時藏公執恪如
故乃因書復劉孝廉中痛斥其非故有闢妄七書
出焉夏雨甚時西澗湮夷無復故岸山水暴漲齧
及平原師乃躬率徒役日持畚鍤築長堤首起鉢
孟峰下尾屬外萬工池通計一千三百五十尺皆

用巨石壘砌秋殿材至自閩挾六舸泛鯨波浮江
塞港而入已進關過關矣府上佐以私意糾察師
云寺明州寺耳豈爲吾修哉徑拂衣去時李侍御
追挽不可過慈谿馮憲副元颺結諫元颺要諸郵
亭力爲攀留乃率邑之士紳與侍御躬躬送還山上
堂說偈道人行履處幽然意不蒙檀越雖送入不
可把雲封試看紅輪日任運轉西東古今嘗顯露
繇來無定踪冬黃元公服闕補武林司李省師山
中爲上堂有選佛與選官同體不同服不以服飾
觀便見真面目之句復二馮居士問道書爲黎眉
居士製教外別傳序却杭州靈隱之請

八年乙亥

師七十歲製高峰大師真贊題三際法師真贊爲
定水禪人題自真贊爲孝廉李仲華題自真贊作
懃鍾孝廉書著辯天說爲泰西教也與藏公書萬
言有奇卽今之後錄也書誠聖恩諸子獲藏公計
音也復爲藏公答驥超祁居士書秋建天人師殿
于殿之址高百尺縱廣如故建殿九楹爲演法之
堂高六十尺廣如殿之百三十尺縱如殿之九十
九尺而殺其十建閣而藏佛菩薩之語于善法堂

西廡之右高五十六尺廣如殿之縱縱殺殿之三
十尺皆同時建立焉故師搥鼓上堂有不用材木
殿閣成現不勞斧斤法堂本彰不動舌頭只向青
天白日下要轉便轉之語蓋初秋四日也冬于朝
元寶閣之基復建護世四神王殿高深壯麗傑立
其前正與天人師殿相雄峙更於明樓疊翠間俯
善法寶藏之闕建寢堂一十三楹中五爲丈室西
五爲樓爲燕閑其三之在東者則設開山與說法
本寺者之位號而祠奉之未幾天供厨復成左達
西澗右抱九楹若廻瞻遙禮於法寶藏閣之前中
奉異僧所識之監厨使者蓋寺初嚴是相時有異
僧過見之囑曰他後當有數萬指從此君受食故
寺僧奉之猶敬虔云爲爾保程居士題自真贊製
說法堂之銘答孝廉唐祈遠問道書書復司李黃
居士偈示廷尉錢元冲是歲之冬爲師七旬降誕
之期堂衆踰三萬指僧俗男女蠅聚蟻附無地以
容其四方問候者晝夜絡繹不休而寺無恒產歲
用皆仰給十方無匱乏焉先是殿之左有古栢枯
且死至是復榮

九年丙子

師七十一歲上元日黃司李入山省視復爲上堂
今朝正是正月半家家辦賞上元節都隨浮世恣
情歡誰省茫茫忘本確祗有居士黃元公獨入深
山無別樂不若維摩但默然互相唱和妙獨覺爲
佛音智黃清伯題自真贊示淨虛禪人法語示余
□□偈示侍郎沈何山演偈示孝廉唐祈遠偈送
其侍者住雪竇上峰偈與頂目弘徹書與劉孝廉
道貞書洎駁藏公語合二萬言卽今之關妄二錄
也是歲東建左序修廊與前九楹十四楹者森然
夾殿而立西建兩司於法寶藏天供厨之間堂司
後庫司前皆廣博崇深復于護世四神王殿之右
覆屋四周通二十楹爲涅槃之居以處有疾僧伽
名曰有喜者從雲間錢廷尉士貴所命也先是廷
尉有子及冠而卒卒時數稱天童後復夢告曰我
今天童披染三年還復歸來故廷尉入山求所以
似續之者師爲勸修是堂堂成生二子故廷尉捐
貲作種種饒益事爲海內一時之冠云又自天厨
供之西循澗而北隆者屋之窪者樓之延聯至于
鉢孟峰下外復繚以周垣而寺西之地盡矣

十年丁丑

師七十二歲製先覺堂碑文復自書之又製皋亭真歇禪師塔院興修偈有當年屋塔護全身一夕火炎真歇了之句以院燬于火故也次韵示李警庵四首復南嶽霜輪法師書更示以偈示覺圓敏禪人偈爲恒證據張敬橋張通伯題自真贊爲衆禪者作瀉山水牯牛頌爲祁驥超居士書醒庵二字更跋其後二月爲木陳忞書正覺靈光四字於南海梵音庵舍利記贊之前過鼓上堂舉黃檗費隱容爲座元時容解院事歸省自閩川也三月遠近聞傳以師將赴大瀉之請闔郡士紳偕入山中計留爲洞如覺製傳和尚真贊示天鈞徐居士偈題靈鑑法師真贊復嘉魚曹居士書更示以偈爲是空表自瑞峰三禪人題自真贊爲清庵澄題自真贊六月却弁山圓證之請七月發慰馮憲副左還書八月跋振伯周居士血書金剛經更示以偈九月其侍者乞山居之顏爲書端嚴一宣四字授之十月立朝宗忍爲西堂復瑤草馬大中丞問道書復余周生胡彥葵二居士問道書十一月爲林野奇朝宗忍題自真贊十二月却荆溪禹門之請是歲建屋于寢堂之前及先覺司香之室以樓計

者十有三楹以室計者則四十有四楹以明堂計者則前後左右有五楹以伽藍祖師未有寧宇乃於殿之左右翼建堂二區而奉安之復肖三世如來相於殿中肖當來慈氏與廣陵所輦至護法天大將軍像皆礪石爲床座莊嚴妙麗莫與京者十一年戊寅

師七十三歲道風益播無遠不屆雖下里窮荒之城身形拘礙之人莫不想望風裁而咨決心疑者師一以慈容攝受之是夏遂有復韶陽劉曰相陳明欽二居士問道書復閩漳尼寂輝問道書復五羊葉行證袁行成二道婆問道書復內監車天祥蘇若霖問道書復鹽官朱通頂問道書復毘陵王登之王觀方問道書復秀水孫洪基徐廣密問道書春建下院于古欄路庵之前殿堂齋庫凡叢林所宜有者咸備焉三月荆溪閩邑士紳以師年膺尊高宜歸根桑梓復有法藏之請師以衰病力却之履卿戈居士乞偈以玄沙頌通意云踏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正圓地濶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爲誰宣師次韵爲示冬濬外萬工池師親自率衆鑿濶置堤以殺壅闕之災按天童志云裡外

兩區昔人費多工鑿成故名萬工又名雙鏡各深數十尺一道橫分澄碧可鑑上峙七塔徑緣此入先是外池壞于洪水裡尚無恙崇禎辛未忽偏生朱藻波紋爛然而密雲老人適至比殿工告成念外池湍決緣內水直瀉無旁殺其勢者乃別爲一澗引西澗水曲折出清關橋下皆聲攻巨石堅築圖岸計工亦且萬云示程泰華顧德祥鮑元之三居士偈示程弘業持經法語葉行如崔明道二居士乞語薦親書偈示之

十二年巳卯

師七十四歲正月修天童列祖塔奉衣孟資爲龍池傳和尚營歲祀之田善卷樂菴祖田如之爲驥超祁居士製宗門崇行錄序臺山梅庵宜新構梵宇成請額爲大書獨露堂付專使更次以偈二月遣唯一潤率諸禪復航海入閩市材集公孫居士募師小影勒石請贊自書授之二無張京兆瑞入山叅謁乞開發爲示偈云一切二邊俱坐斷本無中道可須安掀翻海嶽無人會曰棒當頭爲指南四月爲古南牧雲門題自真贊復孝廉張立廉問道書丹陽湯應冠者嘗遊禪肆因自集刻相見諸

老語附狀呈師師目其說多紕繆恐誤人乃答曰承翰刻中載貧道機語總之有無不必論如謂貧道一棒的的清而有力則知居士未諳貧道棒頭指處故未得如龐居士之唯吾自偶諸故見有偶有老聃有孔丘及知斯事無止法如七層塔一層又有一層者正居士眼華也豈不聞古云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請居士細思之八月寺隣徐氏之族以師所修祖山爲已瑩兆噴有煩言師徑曳杖去按梅谿語錄答諸郡縣留行書其畧曰貧道濫主天童法席誠非其人但旣身處此地不得不任其責山中一切宜問况歷代祖師之塔法道有今日者以有歷代祖師也有歷代祖師故天童斯有今日飲水尚當知源學道人可以忘本乎然則貧道初入天童卽當以修塔爲第一義所以遲遲至今者於中良有不得已也一則念久弊不可頓革一則念已於天童無絲髮之功驟舉難行之事人必不諒一則念徐宅萬一不能以道義自持或有煩言則貧道唯有一去如此則天童有再興之機而某宅實敗之上辜諸檀信下陷某宅以無量罪過非利生本願也今辛苦九年百廢纔張自揣於

諸檀相喚初心稍可無愧故設爲是舉然自知無德不足以化人又不忍坐視祖塔終於毀壞其勢亦惟有一去而已過虎林錢瑞星太史洪清遠中丞與孝廉王元建方子凡輩咸執弟子禮問道留供養却之卒至子凡圍居浹旬會明州護法諸公挽留繼至而杭之四衆瞻禮者且日以萬數師益厭因夜發將之荆楚抵吳門問道弟子諸千如要迎爲一過鹿城以次受葉縣侯張孝廉顧宗伯齋遂得王明州園長書且浼宗伯力挽不聽前師益堅去志取道虎丘禮隆祖塔出貲囑累申方伯青門汪方伯如石楊解元維斗爲修葺之時四方風聞師將遠去留益力於是暫還構李作退休計一時富有力量者聞之爭得師供養莫適從乃止孫集公園問道者如市語載梅溪錄中而越諸檀護使者日相望于道不得已聽還天童九月晦嗣法費隱容迎至金粟大集武原諸舊人檀越侍齋留七日十月入山故陞座有幕拈拄杖云爭如者個木上座生平不近人情之語偈示顧宗伯瑞屏集公孫居士孝廉方子凡持經法語示別駕曹茹真爲宗伯封翁書知非閣三字立林野奇爲西堂師出

凡五旬過郡五縣十六所至無僧俗男女空邑傾都甚而追隨不獲見者若干數十紳之輩舟車之勞不與焉按天童志曰已卯秋老人曳杖渡江爲修塔也其事不具論徐侍御心常凡三致書苦心備至歐陽廬陵云初匪其艱在其終之侍御之護天童可謂有始卒矣寧波慈谿餘姚諸薦紳先生或合詞或端簡或轉囑挽留不遺餘力王海道園長書一再至且託謝侍御象三致請教饑渴之懷卽裴丞相之於黃檗白侍郎之於鳥窠諦信不是過焉時卓錫梅溪庵孫居士集公梓語錄以行文司李燈巖爲之序曰有敬日月肅江河者卽有射日月詛江河者道明而聖或時可毀法著而佛或時可攻聖未來毀毀聖道愈明佛豈致攻佛法愈著云云是行也追隨杖屨則有黃大叅履素顧宗伯瑞屏張京兆二無王居士金如祁居士驥超周孝廉君謨而往返山中不避嫌怨蓋宗伯之力居多

十三年庚辰

師七十五歲春又正月再却雪竇之請先是丙子冬僧發亮凡三請師弗赴至是復以宗伯之狀來

其畧曰今春有僧靈雲同徐樊二居士從雪竇來苦乞大師任錫彼山大師如鑒其誠而許之錫疇至秋不難再渡錢塘親送大師之雪竇疇亦擬構數椽於徐鳧巖與大師之鐘鼓相聞亦浮生一愉快事也望大師央焉師力却之偈示見雲余內監爲黃介子柳昇宇襲侍者題自真贊復東魯武岷源問道書從沈給諫因仲請爲尹山隆菩薩書

聖朝首表四字奉和

高廟御製賜隆菩薩詩有無影樹頭身出表不萌枝上覺花從之句蓋隆焚身顯化事詳吳中聖蹟記內監王弘胤嚮師道化復開師有辯天王敦說慨然誓作法城衛塹且切皈依之志師爲答云來論求老僧記獲菩提老僧自不見有一人受記者果知此意即欲逃老僧而不可得何用求耶只因人不如此所以說天說地老僧因不得已辯之非多事也夏六月見朝宗忍錄有與禪者論臨濟玄要語多遺從上綱宗與書規正之萬言名判朝宗說秋九月朝宗不自悛革執悖前說如故乃親抵秣陵面鞠之十月至石頭城忍避匿不出一時諸嘗問道者如方侍御孩未張京兆二無錢太嘗元冲

趙屯田二瞻阮給諫元海咸驚喜出非意留齋三日離都還山故有復判朝宗書出焉題聖綠唐居士像示心僧趙屯田偈蘇慈引李妙堯王實相三內監偈砵崖徐居士偈書答鴻寶倪太史太史與師書其畧曰元璐根器薄然讀和尚書微見鞭影一我亦有性骨只是扞耳和尚治扞應有法何不僞與之華髮三尸蟲着身不得脫立當乞哀還望和尚終悲憐之一我者諱觀復爲太史同門友所謂太平獨往子也曾見師天童子師言句不契因自著逢渠解等書排諸方故師與辯折亦幾萬言見直說中復本滇南白生問道書是歲山中建置告厥成功云

十四年辛巳

師七十六歲次韵答璞川曾居士偈復陳靖江木叔書更步來韵復東魯武張聯問道書四月立石奇雲爲座元製笑巖寶和尚真贊募塑初祖達磨偈五月國戚田弘遇爲承乾宮皇貴妃田氏奉旨進香資紫衣入山命陞座師爲演法奉祝皇圖更明佛祖信衣授受之旨爲石奇雲元真德題自真贊祠宗吳居士乞語祈嗣書偈示之八月辭

南都報恩之命先是正月二十日前宣都督府帶
俸太子太傅左都督田弘遇題奏稱南京大報恩
寺係

朝廷家佛堂

高皇

高后聖碑在焉梵刹志載有
文皇勅書始知額名報恩乃
統承大寶之後修此以報

高皇

高后之恩者近厄于劫火八十三年

祖宗孝恩勝蹟一旦委諸瓦礫臣實惘然今鄉紳士
民久欲捐修天童山七十六歲高僧圓悟大闡宗
風凡人見之無不樂施但未奉

明旨不敢擅舉仰乞

皇上俯鑒臣言勅下該管衙門奉行督理興修以祝
延

萬壽庇佑生民云云三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特賜俞允繇是國戚與都下士紳合詞敦請師
以衰邁力却弗赴九月嘗任務殷衆益繁師忌盈
滿乃因事出山僧俗遮留不止遂曳杖渡江過紹

與問道弟子祁驥超侍御祁世培要止別業爲棧
絕往來以省師酬應然四方問道者日戶屢晨滿
如市莫能禁也居凡四閱月爲祁德公父夷度翁
母王氏題贊示惠王府王選侍法語復吳嗣宗汪
元泰吳培之三居士問道書曰至詹居士乞薦先
慈書法語示之與則吳居士與師書曰承委新刻
序引幾番伸紙及細玩多徧覺師言尚贅而不肖
又於佛頭着糞乎三峰潭吉之狺狺可以聳好奇
皆異者之聽而不能惑正知見真善知識也師第
當一嘿付之耳潭吉者藏公嗣也有爲藏公救義
之辭師復闢之故士云云師答曰於佛頭着糞不
妨着着第一若慮糞汚佛頭則卽佛之一字已先
污了示報恩玉林法侄書

十五年壬午

師七十七歲明州海道宋先之特遣使迎師還山
且託侍御勸駕師不得已乃親過甬水以天童囑
累宋公然後別諸護法士紳徑拂衣入天台春日
觀雪化示量侍者膈雪凝山連澗寒春風一拂盡
成流看來幻景渾如夢忽醒江山故眼眸正月二
十四日至通玄山紆路僻澗肅林寒人跡罕登涉

而學者日益親依雖任勞苦服役雜傭作加諸驅逐弗去繇是復成叢席焉二月示紹文金內監偈三月復詹曰至張太素二居士問道書爲鳳階謝居士題自真贊四月復朝宗忍書再示惠府王選侍法語五月武張聯居士乞語荐親書偈示之復台州蔣司理楚珍問道書六月初六日再却田國戚報恩之命二十四日與期生吳居士如貧道再撞到居士面前了但不能爲居士吐一字云云七月天台縣百里內居民咸見通玄峰四山變白夜有流光如火焰耀巖谷初三日師不微疾初五日手書復驥超祁居士初六日嗣法靈鷲石竒雲以問疾至師輦蹙曰汝忝爲一方化主奈何以我故頻頻往來騷擾諸山哉不憚者久之初七日晨興巡閱工作院務如故日午歸方丈語侍僧倦甚因登寢榻臥少頃起坐踟躕未竟奄然示寂按庚辰夏微侍者以母老歸蜀侍養慕師像請贊師爲題云葉落歸根如子得母來時無口汝還恁否嗚呼敬歸一歲而卒卒未逾年而師亦滅夫豈偶然哉是月明州天台兩處僧俗咸欲起塔廟奉全身相持莫可決乃於龕前枚卜三之太白九月門弟子

率勤舊六十餘人執紼擁幢歸師天童塔建本寺前山幻智庵之右隴僧俗四衆送者以萬計哀聲震山谷更以居恒收藏髮爪建窰堵波于玲瓏巖上峰先是青烏家爲師覓地踏遍群峰莫知向詣偶憩足青溪之陰忽一總角童子前笑曰汝等爲老和尚擇地耶汝嘗住自有地何用他覓不見道青龍脚下眠買盡世間田遂遙指烏柏樹云此下是也果如言而得吉壤及訊之數里內曾無是童云師凡六建法幢其陞堂語要開示小叅機緣法語書問拈頌偈贊雜著弟子隨時抄錄總禹門通玄黃檗金粟育王天童各有集刻傳布因編輯不一家紛紜間出學者靡所適從而客復刪訂成十二卷刊行其闕妄據評辯天判語諸說係本陳忞與白山布季牙璜錄出介子黃毓祺編爲十卷與闢教說共刊行以壽于世其支本別部如夏通燈所集源流答頌之類則叢林學者包藏祇挾不啻百千部散諸人間矣剃度弟子自通壽等凡三百餘人嗣法自大瀉如學萬峰法藏東塔海明天童通客金粟通乘寶華通忍禹門通微廣潤道恣雪竇通雲古南通門報恩通賢通玄通奇一十二人

各各入酈垂手分化一方至于王臣國士投身鑑
韓親見指歸則大司憲王公志道侍御方公震孺
居士沈求如通華王金如朝式孝廉李公燦聞人
黃介子毓祺其最著者自此以還如陶祭酒石簣
唐太嘗疑之徐侍御心常馮大中丞留仙大司馬
鄴仙李侍御漸鴻曹侍御愚公王侍御芳洲顧宗
伯瑞屏王督學園長黃大泰履素祁侍御世培周
侍御衷玄謝侍御象三陳侍御平若陸內史敬身
劉郡丞九霞錢太嘗元冲張大司憲二無趙屯田
二瞻張廣文客卿吳憲副興則金太史正希孝廉
唐祈遠周君謨鍾海槎張元岵方子凡張弘一居
士蔡子穀管霞標馮爾赤祁驥超徐型塘姚通省
胡行昭輩則皆恪誠諦信所謂弘護無數者也師
以海山容納之量誘掖方來凡聖一目的懷等觀
大地說法不帶伎葉爲人絕諸廉纖操惡辣鉗錘
單提持向上碎莽蕩二見之窠窟剪差宗異目之
稠林微犯必呵纖情不順所以士大夫中往往有
聞時富貴見後貧窮者多矣况諸學子一以從上
綱宗納諸海印三昧苟有差互痛與排斥昔人稱
佛印元牽牛蹊人之曰而奪之牛元弗惜雖師亦

有焉力爭祖命靡愛厥身卒俾少室重光濟河復
漲三十年間風行草偃馳走天下宿衲嚮往一世
鴻儒道滿神州名傳

紫閣愚頑知慕德率土盡欽風故過化則掃邑空都
來施則傾廩倒橐坐立之際千指圍繞顧盼之餘
蜃樓幻出雖晚年謝跡名藍投身絕壑而蠅趨蟻
附奔轅愈殷及夫慧日停輝慈雲掩彩四方聞計
如喪所生千里哭臨有同孺慕山川爲之變色變白
澤所普被至行所感通如斯之類蓋久矣落江湖

之口碑矣若其約衆持身之法紹先啟後之謨動
必合章程語必該典則津梁百世標表人天者則
雖費日糜年莫可殫紀今謹採叢林耆宿平昔記
聞與衆所親知目見者參諸往錄定之歲月撮畧
而編次之庶幾傳布將來使千百世而下有所取
信云

密雲禪師年譜終

密雲禪師語錄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附卷

行狀

顓愚和尚

住南康府同安寺嗣法門人正印焚香敬述

師諱觀衡字顓愚別號傘居北直隸順天府霸州趙氏子生於萬曆七年己卯八月十八日亥時母夢大士攜童入抱覺而有娠誕見白衣重包之異七歲受書鄉館質越羣童間同兒戲多以佛事爲伍十二歲茹素喜奉觀音大士卽欲求得出家苦父母不許十四歲卽頓離父母私遁鄉閭逡巡進退不識所之越三日忽見臺山惠仁大師自遠而來師卽出禮曰吾欲出家乞師披剃惠曰汝誰何便作此語師具陳所以惠見師表異常遂帶往瀛州客於黃窪小舍師屢求祝髮而惠不之允師特引刀自剪惠不得已而爲染雍焉命名取字隨住沙村主靜三載服勞奉養靡不克盡弟子之心年十八每聞客曰五臺山獅子窟有空印大師者乃人天儀範四衆規模日陟空王座時驗祖師關真療饑之食破暗之炬倘得依之足爲慶幸師籌之不已卓然曰爲僧要門莫過叅禪聽教我輩非殘非腐何以小節自拘卽叩伽藍背師夜走直四十里黎明息肩竟不知身在也越旬日遙見

清涼之嶺足若乘雲了無跋涉之苦及見大師果蒙英嘉器畀命典侍寮自此窮研經典寢食俱忘數載中楞嚴法華諸經莫不了然心目間也庚子歲隨大師入燕京赴明因寺講席得圓大戒一日達觀大師入寺與空師同坐一榻語話之餘呼師摩頂而相曰此子頂蓋如蓮花但下角欠缺恐不壽倘入山斷雜習乃爲佛祖骨髓也師禮謝歸寮見衆侍語笑甚誼師震威喝之達師聞而問曰此何人聲也空師曰適小侍顓愚子耳達師曰此子五十時必名振海內是時師因習聽旣久胸臆澹如遂嘆曰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區區以文字爲哉故盡屏去所習單提一念切究本分大事尋出京都省親其父母見之色喜遂縱鄉隣逼師還俗師知不可乃以省師得脫嗣後順道南行徧叅知識逮過齊魯時遇歲饑或一日一湯兩日一粥飲甘泉拾糞糞所歷艱辛不可殫述由是月餘方出其界後抵吳越始見豐邦復自慶曰若無此地幾傾命矣初叅雪浪和尚次謁雲棲大師凡屬當代宗匠莫不訪見諗決心疑旣而飄南海禮洛伽由順風出島以至天台華頂峰王經洞見其寒威逼迫勢欲摩空遂與隱者商而習靜焉是年師當二十三

辛丑歲初番主靜見其山多獼猿野雉虎兕山羊爪趾交錯聲音迭更一以正大自持視身如枯視心如灰身世坐忘不知所有第因工夫太猛諸念雜陳自知魔機既發略歇工夫倦眠醒眺宴度時光雖然猶思古人學道百折千旋成就其志豈因一蹶而卒不前進者乎由此復理身心一日讀楞嚴經有省時當二十五癸卯歲因春芳日暖鳥獸飛騰獵人成羣往來不輟師欲別構幽棲卜之不得遂去華頂至雙徑訪樂愚大師而過金陵長干休夏秋遊九華冬上匡山歷覽諸勝遂卜靜於乾崗嶺金沙盆時因春遲野榮未抽每從枯草中覓取苦薺黃葉和羹烹啜三載中灰頭土面不事往來專提本叅話頭一夕踏月經行忽然大悟偈中有曰一夜踏空行虛空忽爾釋乃知大覺心土木與瓦石師年二十八丙午歲去乾崗嶺禮育王舍利復渡海至天台休夏隨游閩之武夷古簾洞有詩存焉次年入粵遊南華勝蹟進禮曹溪祖容己酉夏見慈山祖於端州時當溽暑氣味蒸人禮畢祖問禪人那裏來師曰廬山祖曰爲什麼不捨者件破布衫通身作汗臭氣師曰正要薰破和尚鼻孔祖曰是則是也須易過始得遂脫葛衣與師師著

之作舞而出祖曰老僧三十年來目中所罕見者侍月餘因戴制臺請祖入省師乃別以楚遊庚戌春上南嶽石廩峰主靜師抵峰頂喜其山巒雄峙卉木蕭疎無論陰雨晴明之際跌坐巖巒峭壁之間以禪定自試竟日忘歸不知身世所有忽一日東首自墜片石其聲如雷師出目之祇見走獸飛禽毛羽驚懼久之西巘有隱者日以草鳥爲食自美其味兼餽於師師初服不知保任以致中風悶絕師知藥作取筆書案云誤中鳥藥而歿隱者午後復送鳥藥而來見師不語亟歸取菉豆搗汁灌之得甦嗣成痼疾九歲一生山中乏醫苦無調治值壬子歲得紫蘿劉居士迎至雲陽養疾期年稍愈復得自心車居士延師邵之無念閣數載俱以養病爲事時慈祖有云禪門下衰幸得一個半個真實爲生歿的學人與之周旋稍慰寂寥之懷今斯人有斯病豈龍天厭薄法門乎倘佛祖加被病魔自當遁跡也乙卯春臺山空大師遣月舟來迎師辭疾不返丙辰師年三十八邵陵諸護法爲師結庵雙清磯師顏曰五臺庵此名蓋不忘清涼五臺之本也是年春三月省慈祖於湖東依隨半月適祖有雙徑之行師特焚香請益祖書法語偈曰法

意簪前草拈來覆大千付君須自重花發利人天
初欲以己席畱師因寶慶諸弟子迎師甚勤義不可
却遂縱師歸之師自此歸庵大開法席立規條結禪
制示衆有云古人云我要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
淡一丈如今要求個法堂前草淡一丈的善知識了
不可得大都皆好溫煖好人承事無非將高就低隨
波逐浪大家混入野狐精隊裏去也咸謂播揚大教
不知實爲傷風敗教之徒良可太息次年靜室落成
太史鄭公題曰顯山蘭若時聞空大師順世爲文哭
之戊午春集律儀常軌著律學知要自序畧云祖師
門下問答意在時時提撕使不昧卻也一機不來如
同死人如來教人行住坐臥取舍視聽之間持誦偈
咒亦在時時有人故也師每歲令人檢拾枯骨至中
元日建會而火瘞之復立圓通懺一卷冬夏二期令
衆薰修吳楚江南徧行其法次年五乳慈祖以書招
師繼主曹溪祖席師以疾辭辛酉歲于闐國海藏上
師餽師舍利師示以法語略曰此顆舍利自南泉拈
出相傳至今落在病僧手裏上師帶去西國有時拈
弄出來也知大唐國中仁義不少癸亥冬聞慈祖示
寂曹溪有懸真燒香法語哀痛迫切明年金剛四依

解刻成隨立同聞思修錄請結法社得其登錄者五
十三人因立圓通法派十六字曰觀音旋明聞復清
淨殊勝妙德真實圓通丁卯夏作禮佛發願儀自序
有人欲橫流非禮不能截斷我慢凌高非敬不能折
伏是知禮敬者乃摧慢幢之利斧杜欲流之堅堤云
此時南陽郡王吳鏡宗侯附馬侯公前後入庵問道
真切給諫玉筍張公冊封入楚謁師問曰如何是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師指香爐曰此是福窩裏的給諫
默領其旨已已春郡侯杜公郡丞黃公別駕路公一
時同謁求師法要是年師因父母前後訃聞未遑追
悼至此捐衣鉢建薦親道場疏略有自慚背至親之
淚恩得彌天之重罪願自無始以來所作善業惡業
惡業自己承當善業回向父母云師一日經行見僧
看經食不知應師叱之曰爲僧自有本業何暇于斯
僧作禮曰然則經非本歟師將其卷袖之曰還我經
來僧擬進語師搖手曰是不是僧罔措師咄之師
之說法不欲和混諸方故弟子以機緣偈頌歌贊等
錄鐫成請名師目之曰閉門語壬申歲榜嚴四依解
著成甲戌夏授天隨宜監院事秋去臺庵師居臺庵
一十九載每於結制說法種種問神不知悴體不知

勞足不越檀護之門口不談入世之事每夕課餘張大傘趺於露地因有傘居稱焉時爲暴客欲得飲餞於庵師聞不悅遂私杖笠而出人無知者已而太守熊公并闔郡兩書迎師返錫不諾是年八月泛舟武陵禮鑒大師塔於德山因遊荆澧諸道場常德榮王迎師梅園說法闔府皈依冬過湘潭孝廉李公迎師說戒於法寶庵乙亥三月過攸縣貞復譚居士請師說戒於雨花庵秋遊吉州禮青原祖塔十月文水豹玄婁居士迎師柳莊庵說戒十一月郡丞王六來迎師摩訶庵說戒十二月司寇朱玉槎迎師生庵說戒丙子春平田劉公迎師西峰寺說戒夏入蘇溪避暑桂栢園緇素弟子請師結制禪侶駢駢僧問和尚誰家兒孫師曰臨濟僧曰臨濟兒孫多是棒喝交馳硬如剛鐵和尚爲何綿軟如泥師曰好兒不住爺屋丁丑春解制去安城泛舟南康二月上匡山爲慈祖掃塔五乳諸弟子請師主席不諾乃說戒并序慈祖率嚴綱要秋八月下匡山上雲居到之日喜其山光殊勝地勢幽奇謂侍僧曰此南地北山可稱第一道場也正趺坐樹下會沙彌進報主僧味白曰樹下老僧趺坐若佛味曰我向夢樹下湧一寶塔應在斯乎

後出迎見恍如舊知禮畢詢號師曰行腳人何號味曰向聞匡山有活佛號傘居者得非師耶師笑而領之由是味欲以院事乞爲主席師不諾畱之以詩次日過雲門隨喜大慧禪師遺蹟因疾作於方家嶺甘露庵憇息月餘味師復偕給諫青嶼熊公同緇白虔請師乃許之是時師當五十九丁丑歲也九月朔入院廂叅略云有一物天不蓋地不載極徧極圓無損無壞投之於火火不能燒擲之於水水不能溺亘古亘今巍然獨立且道是什麼物便有恁麼奇特莫是無爲真佛麼莫是生歟根本麼莫是日用主人公麼若喚作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入地獄如箭射你諸人畢竟作麼生十二月說戒以方融璽爲監院事次年春解制應孝則劉殿元開七里松道場之請夏乃歸山己卯歲開墾荒田清修古塔塔之由師因見洪覺膺祖之塔爲寺中向常疑之意謂膺祖之後洞山聰公嘗有東塔主之稱此必爲湮沒失所無知者妄額有之師每每畱心不獲一日策杖東山之麓聞杖下有空洞聲命開視之未遠卽獲斷碣有梅花香噴遠之句愈足徵信俟及其底果爲膺祖塔也且內有鎖鑰衆開不得唯師能之給諫熊公贊曰開塔原是

坐塔人是年枯荆生枝古杏結實觀者以爲祖席興隆應在師矣冬月結制開爐命諸禪人俱叅觀音大士卽今在什麼處有圓通頌百首庚辰春解制師問方公觀音大士卽今在什麼處方云家家門前雪滿堆師云雪消後如何方曰水到渠成師云也不辜汝喫清粥淡菜是冬明月堂落成兵憲金豈凡題曰無心古佛秋應劉殷元青原祖席之請九月入院安禪結制法席甚隆明年七月得熊給諫書卽去青原而人會城矣是時正印在城南黃牛州閉關業已四載久慕師之道風欲圖親炙不獲時聞師舟抵城卽欲請師開關以便依隨左右聞公殷爲代請果蒙師至關前說法開示時江省奉上嚴禁不許糧食過關師因自帶米船數隻冀回雲居供衆至此防閑疑無出策會豈凡金兵憲來謁以閒閒庵集見序并寫師照求贊公見師贊中有欺誑百端一味瞞官之句遂疑而問曰想師有米在此欲出關耶師笑曰獨瞞大護法不過遂與之周旋得出至冬月印來叅禮畢師問曰南州爲汝開關還記得麼印曰怎敢忘却師曰試舉看印曰西山紅雨靜南浦白雲多師曰猶有窠臼在印曰昨離修水今到雲居師曰來此何爲印曰親

近和尚師曰要見老人真面目始得印一喝師笑曰又是諸方蝦蟆氣息乃列印爲羯磨位此後凡遇公案請訛處莫不爲印發明抑揚追究痛何如哉師一日見僧叅話頭真切抵其前而不之覺師警之曰青光白日喫了檀那飯奈何不爲本分事耶僧作禮曰某甲根基淺薄於話頭無有入處師指案冊云經卷也不識僧誤以師指看經後果於四相空處得悟癸未春砌羅漢垣爲山門外護建明月堂爲主者退居改碧溪水爲左旋架安樂橋爲右進乃爲新增四景命諸子各各咏之旋觀王公一日以書問道師裁荅畢仍以原書遞印曰今日病僧倦劇不及回書勞子一稿代之印領回至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沉滯五寸香許忽聞板聲遂得句曰鼻息吼如雷天光不覺曉急陳之師閱罷置書問曰除却前語再道看印語未終師搖手曰不是不是印疑之遂閉門七日叅究無罅一夜月下經行方釋其疑遂入方丈禮謝曰從後不被老漢熱瞞師曰汝得何道理便與麼話印曰自古鹽鹹醋酸師曰大士卽今在什麼處印直前打師一掌師把住曰不許手忙脚亂清切道來印拓開曰者老漢猶嫌少在師大悅復畧方兄與印爲

東西首座異日山靈震動一衆皆驚師謂衆曰此山當代矣後於八月四日以常住事委無賴副寺以明月堂委印曰此明月堂是病僧逸老之處法璽西堂當守之至深夜呼印入室以大衣如意及藏經慈旨常住文券書偈付之曰此乃佛祖慧命子當護持病僧出山矣至三更時去雲居明日理舟楫赴邵陵因螺川寇阻遂放舟金陵冬月舟次上清河水部浩若周公偕衆來謁別後師恐舟居難爲應接特命移繫石頭城下未經一月四衆來從比肩接袵求示者不知幾許靈谷覺浪和尚聞師至遣書并詩候於舟中師立時裁荅無草僧歸言之覺爲吐舌是冬棲賢庵度歲次年江陰弟子唯心來迎復理舟楫至雲間禮中峰法像洙涇訪船子遺蹟時江上黃介子偕司馬沈斧丘諸檀度往返江干請益無暇三月金陵弟子持書於江陰十方庵迎師主清涼法席許之四月進院五月說戒六月建報國道場七月設孟蘭會八月師去清涼於西天寺禮板的達禪師影於靈谷寺禮誌公和尚塔兼過牛首設齋送空大師像入諸祖位由是緇白弟子請師入祖圖師曰病僧薄德無當也衆推尊不已師於臨濟下指曰衡當於此是年師

當六十六甲申歲也冬十月值緇紳弟子等迎師入金陵建刹於城北山南師顏曰紫竹林此名者抑亦不忘清涼竹林之本也乙酉春建造禪堂三月工程就緒夏月結制說戒數千指圍繞時少司空須彌劉公同大司空大瀛何公大司寇枝樓高公訪師林中歡談竟日金陵豫王亦仰師道範欲得親瞻命大宗伯入林迎之師辭以疾九月建韋馱殿十一月天界寺德慧喜等迎師說戒依隨者不下以數千計明春二月乃歸林中是年正印持雲居諸書迎師返錫臨行之日法堂前古杏無端自折一榦見者莫不驚疑及印抵林師已示病不克行矣師年六十八丙戌歲也三月贊蔡司馬行樂後不親筆硯四月朔遷靜室作調攝計因有遠來求戒者四十餘人辭不獲去初八日仍歸方丈力爲說戒二十二日集衆曰法璽西堂不遠千里到此欲接病僧歸老雲居但此竹林一席無人承當衆中若有承當者出來爲汝證據良久指地顧千幅云此福地也子當珍重幅云音乘侍座不久不敢當和尚大恩復顧妙明監院云汝作麼生妙出作禮默然就位師笑云叅天紫竹許汝親裁遂命理舟楫辭衆而行緇素弟子疑師歸雲居祖席未

敢哀畱姑從之次日妙明等至舟候師輒見發回香資二十金命歸林中設齋安衆乃謂諸弟子曰病僧四十年夙願欲得不僭檀那地今思水國惟衆成之衆聞驚愕久之印領諸侍僧長跽曰此意在師不以爲然在諸弟子實難以奉命師意拂然自此諸弟子防護甚謹一日師呼印云船上所有衣鉢俱屬五臺掃塔之資分文不屬雲居子莫妄想印作禮曰和尚恩踰父母碎身莫酬况印嘗讀灰心有云求道者不與才求才者不與道此非師之所以待印也師笑曰子旣如是病僧何言五月朔命千幅乘代爲臺山掃塔因緣會方叔予至師語之曰清涼五臺乃病僧受業之地欲得齋費千金惟公是賴叔予曰此弟子力之所及但以三年爲期師聞之甚喜初三日師疾篤衆護法親理臥真強師歸林次日師呼天衣疊曰五臺庵乃病僧最初法席汝當負吾杖笠至彼建塔以表病僧遺愛疊作禮謝退初六日命設齋請衆護法及諸山耆宿入林作別衆詣榻前師厲聲曰此竹林一席乃諸公心地也幸爲愛念衆同聲曰遵命師曰再之病僧四十年夙願欲尋水國諸公成就何如旻昭陳護法曰王舍城中無人敢擔請師寢此一念師

喟然嘆曰錯也錯也遂不復語已刻師命掖起跌坐弟子見其神氣稍清有爲法身塔請者師搖手不答正印復跪曰和尚不久住世請留一偈以示後人師震聲一喝印謝曰師說偈已竟少頃師問午否答曰未也旣而復問以致再四答曰午矣師儼然而逝三曰顏色不變內外持香頂禮者黑白森然林無隙地見者聞者靡不揮涕而言真肉身佛也初八日以陶器函蓋奉於本林方丈師之爪髮衣鉢建塔於本林之山陽素華法師記之法身靈龕建塔於豫章雲居之東靜室給諫青嶼熊公誌之世祖順治十八年壬寅元旦塔院回祿塔主自常顯開於諸門人而元白可超宗翼西意源西生彌妙明願徹庵清融定安晦之明正印等遷於本山之仰天坪重建塔焉少宰雪堂熊公銘之師之法臘五十四年世壽六十八歲得業於五台空印大師嗣法於曹溪憨山肉祖師之說法也單提向上直指人心問答不落棒喝之機示衆不墮斷常之見開爐結制格外鉗鎚拔楔抽釘超庸作略其卓識也惟遵古制不徇時宜尚朴實厭奢華身不衣帛手不握金食不擇精粗心不存好惡不動舌尖而稱揚佛祖不下禪牀而接待宰官凡遇坡務

納屣先行但值經營躬親畚插師之字鐵畫銀鈎筆鋒剛勁點畫間缺自成一家得之者爭相寶重師之相額廣臉圓髯修身胖威儀整肅動止端莊見之者互相恭敬觀師德化真末世慈航人天龜鑑豈是初機勉進所能企及者哉及其有司縉紳護法楚之有鄭之玄熊茂松黃克儉王思履車大任劉紫蘿車以逢車以遶譚貞復車以遵劉胤祁劉胤禎王尚賢劉正寶車必書簡文灝譚本來王飛孺陳內白劉白蛟劉孝先車萬育江西之有熊德陽劉同升金之俊黃端伯朱世守熊維典劉平田郭如關田仰郭首龍朱石者王旋觀鄒叔鑑郭任之袁懋芹蔡兆元金陵之有陳丹衷凌世韶劉士禎何應瑞高倬蔡二白張幼仁等皆師最契者其嗣法受戒弟子元白可天隨宜萬白灝西意源西生彌方融靈超宗翼聲隱顯草堂讚佛語訓優曇願東嚴聚若雷默二水與千幅乘妙明願佛地在笑峰然無能現等皆師溪最者正印叨爲晚子不能悉知此蓋於老人耳目聲教之外窺見一斑狀出以效盲人摹象之得免遺一志之私也倘諸方明眼欲鑑全容請以浮漚溪諸渚海

塔銘

願愚和尚

前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兵二部左侍郎新建法門弟子熊文舉頓首拜撰

願愚和尚以丙戌夏示寂於江南之紫竹林其嗣戒弟子方融靈迎靈龕歸雲居建塔於東靜室至壬寅元旦忽被回祿塔主自常願急聞於慧山元白可萬松超宗翼龍門法璽印南山西意源泰和西生彌竹林妙明願徹菴清晦之明融定安歸雲居共議徙塔於常住之東向地名仰天坪之上而觀察桐城王公願五捐俸助費於是遷塔有日矣其嗣法門人法璽印公自雙溪龍門來以塔銘見屬值文舉方

召起佐中樞屏跡薌居擬疏陳請力辭筆墨之役復念願愚禪師道德孤高載華振海豈舉鈍劣之所窺測贊揚再四辭不獲命因據龍門法公小狀書其厓略以應按狀師霸州趙氏子生於萬曆七年己卯八月十八日亥時母夢大士引童子入門抱之而娠生時有白衣重袍之異壬辰投五臺圓照寺惠仁大師剃度法名觀衡丙申叅空印大師受具其字願愚庚子隨師入燕叅達觀禪師觀以手摩師頂曰子頂骨如蓮花至五十當名振海內是年南詢禮雪浪雲棲二大師遂結茆獨處於天台華頂峰讀楞嚴有省癸卯

下靜於匡山之乾嶺。踏月經行，忽然大悟。遂說偈曰：「一夜踏空行，虛空忽爾釋。始知大覺心，土木與瓦石。」戊申，入曹溪叅憨山和尚。師侍立次，山曰：「子爲甚麼不捨者？」一件破衲，通身作汗臭氣。師曰：「正要薰破和尚鼻孔。」山曰：「是則是也，須易過始得。」山遂脫葛衣與師著之。師著葛衣拂袖便出。山曰：「老僧三十年目中，所罕見者，自是師資。」酬唱機緣甚愜。庚戌，師辭山入楚，登南嶽石廩峰，誤食艸，烏大，病調治於邵陵。丙辰，建五臺庵於雙清磯。是年復省憨山和尚於衡陽湖東寺。山親書源流當堂付囑，偈曰：「法意簷前艸拈來，覆大千付君須。自重花發利人天，俄頃復曰老僧有雙徑之行。此座非子不能擔，荷師作禮堅辭歸五臺。」開法甲子，列觀音旋明閣，復清淨殊勝妙德真寶圓通之派。冬，結制得真實學者一十五人。甲戌，泛舟武陵，禮德山鑒大師塔。常德榮王迎於梅園，說法乙亥，入西江禮青原塔丁丑，至匡山五乳掃憨山和尚塔作華嚴綱要序，給諫青嶼熊公住持。未白請師中興雲居，開法結制，命諸禪人叅觀音大士。卽今在甚麼處？會元白：「可自天童歸。」受請寶峰師以二偈贈之：「戊寅應劉殿元孝則居士開七里松道場庚辰出磨」

祖塔於雲居，故址構明月堂，砌羅漢垣，改碧溪水，萬松超宗翼辭歸邵陵。師以法語并書偈囑之，辛巳再應劉殿元請，復與青原祖庭師入院結制，說戒法席甚隆。甫一年，青嶼給諫約生給諫二熊公迎返雲居。舟至章門，會相國豈凡金公時方兵備南瑞，往叅師於龍沙，寫師像贊之。癸未，署方融璽法璽印爲東西首座。復以明月堂曰：「此乃老僧逸老之處。」法璽西堂汝當守之。至深夜呼入明月堂中，以法衣一頂如意一柄及藏經。

慈旨文券并書偈付之曰：「佛祖慧命子當護持，遂赴寶慶至螺川寇阻，乃東下金陵，諸宰官居士書迎主石城清涼法席。八月，師登牛首，供諸祖道影，送竹林空印大師入祖位。於是衆請師入祖圖，師曰：「病僧是個擔板漢，衆推尊再三，師於臨濟派下指曰：『衡當於此。』」乃臨濟三十世也。是年冬，諸檀護及緇素弟子迎住石城北山，師額之曰紫竹林乙酉。

清兵下金陵，大將軍豫王企請三次以疾辭，未赴。仲冬，諸檀那戒子德慧、熹等因請弘戒天界寺師許之。丙戌，師入院時受戒者環繞萬指，無不歡喜讚歎。得未曾有。師之末後聲光赫奕如何也。四月，歸林示疾。

會雲居西堂法靈印持書來迎師聞之喜甚卽命千
輻乘妙明願理林中事登舟歸雲居適江土戒嚴舟
不克行金陵衆檀那治臥輿迎歸竹林五月初六命
治齋謝別千輻乘蹠請說偈師搖手不荅法靈印繼
請師震聲喝之已刻師端身趺坐問曰午否荅曰未
繼而復問曰午否荅曰午矣遂脩然而逝傾城士女
持香頂禮三晝夜時方溽暑顏色如生初八辰刻用
陶器函蓋其入塔前後業已敘述不贅也銘曰我聞
師拈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是曹
洞宗非臨濟句正令全提痛棒打出是則綱常煌如
鐘鼓大哉我師德隆化溥性相兼融宗教並主流水
高山牙絃獨撫賞音者誰衡陽五乳我儀師慈明月
寶璐我聞師言彌天法雨衆生皆病義不獨瘡是擔
板漢敢辭偃偻威赫香光孰龍孰虎樺皮破帽憑誰
收取雲居春好百花無數安樂橋邊溪聲未腐寶慶
不歸螺江寇阻石城茫沓何殊東度臨寂脩然是日
正午振威一喝萬流截住威炬雖炎何傷玉宇美哉
斯遷金堂瓊柱浩劫濟風作鎮萬古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

臨濟第三十一代南嶽山茨際禪師塔銘并序
曹溪大鑑之道傳自南嶽青原雖兩桂並昌而濟宗
特盛臨濟傳興化南院風穴首山至圓悟勤虎丘隆
爲十一傳隆傳應菴華華傳密菴傑傑傳破菴先先
傳無準範範傳雪巖欽欽傳高峯妙妙傳中峯本本
傳于嵩長長傳萬峯蔚蔚傳寶藏持持傳東明昂昂
傳海舟慈慈傳寶峯瑄瑄傳天奇瑞瑞傳無聞聰聰
傳笑巖寶祖則又臨濟下第二十八世也寶祖傳禹
門師翁師翁傳磬山先師從先師者如雲而沉毅英
特爲時所最重者有山茨際公其人實不愧爲師門
嗣已師生通州李氏諱通際號山茨別號鈍叟父某
有隱德母某氏事佛惟謹茹素浹載而孕師甫周能
別葦素通之天寧有鑑川老宿往來師家語師父母
曰季子幼齡殊道器盍捨從吾遊乎復有相士見之
曰此子骨格超凡匪出世不能永年以故纔志學父
母許從鑑川老宿敦沙彌行寺有若昧法師開法講
演師遂得習講座下每聆無常迅速語卽自怵惕一
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雖歷講非志也而此
念獨諄至忽一夜經行偶失足殊覺有所省入奮志
叅方首抵金粟叅密老和尚受具戒旋謁先師於磬

山時年纔二十見問昔日聞風今朝覲而覲面一句請師分付先師云你試道看師禮拜擬出先師云却當不得師便出一日室中侍立先師拈如意云我打你你却痛擊香案云我擊香案你因甚却不痛師作負痛聲先師呵斥云野狐見解叱出師竦然親依丈室者三年偶歸省途中聞二僧舉長生靈雲問答機緣至打破鏡來相見處豁然大徹旋還磬山先師覺異之一日先師問百丈再參馬祖喝下得箇甚麼師云若有得卽鈍置馬祖也先師云他道三日耳聾聾師云其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先師微笑從此鍼芥相契入室商確無虛晷師齡穉少行致孤卓人咸畏憚之先師繇磬山還法濟復繇法濟還報恩師皆典客執勞輔弼身居衆先雖祁寒溽暑弗懈也乙亥秋先師示疾適武林司理海岸黃端伯以東明祖剎致先師先師乃命師云老僧病軀不能久荷衆汝侍老僧且久各行一路無滯此遂復司理書以師代入院司理聞之欣然相訪見次師問聞居士在開先推倒廬山是否士云師還見廬山麼師云待公扶起士云乍換東明師云作家作家士問大師一向在甚麼處住師云居士道山僧卽今在甚麼處住士云出此門

不得師云居士還出得此門麼士擬議師云却是居士出此門不得相與大笑稱善繇素歎服師初住嚴峻自持瓦老雲寒破椽不蔽肅如也越三年而規制稍就麤成舊觀忽師蟲以盜占祖塔會之紳士力陳當事爲師圖復師喟然曰夫沙門以無諍爲德吾不能以德化而藉護法以力爭滋媿矣曳杖宵遁竟歷匡廬躡洪崖徧禮寶峯石門諸祖塔直登祝融周旋擲鉢峯喜其崖石林立拔地千仞縛茆以居曰繼隱以昔思大神鼎大覺先後住此示志同也山中諸老宿聞之咸相給供復爲廣其室曰綠蘿師常問諸老宿此山從上法脉洎先德典型與機緣出處漠無知者於是撫拾新舊嶽志所載百有三十人彙集成編曰南嶽禪燈錄以示諸老宿魚山熊給諫序而傳之云是集行當必有從紙縫中劈開面目者復續集宋元明興諸老宿機緣法語以附大慧正法眼藏後凡若干卷謂衆曰此吾徒慧命所寄也甲申夏兵革騷動林谷震恐發足下山麓抵清瀏水陸俱困迂途至南源就南源駐焉嚮風奔趨者且日至師景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訓躬率衆開田拾枯掇野誤食澗芹致腹困乙酉夾鍾之八日同衆作務如故晚

忽令侍僧淨髮沐浴端坐逝嶽之老宿哀慟悲戚如喪考妣力請龕還嶽遠近號泣爲營塔於綠蘿不負師幾生夢在綠蘿菴之意也師賦性恬靜氣度閒雅律身嚴謹事事法古人其接物也無智愚貴賤和顏禮敬純誠慈愛山自性成故見之者如披拂春風雖耆年碩德不自知其意之消氣之折矣師生萬曆戊申七月十一日坐夏二十有四閱世僅三十有八叢社寥寂良木摧萎豈其法運凋薄使哲人不永其年以爲後學表式耶憶先師生平不濫許可僦居磬山寒爐擁葉噉冰雪相向者僅惟數人畀以祖庭弘荷大法食牛之氣衆所躋易方且以思大之目瞻雲漢爲師激切而南源絕流寧能免夫人之慟與諸祖列宗面目現在師其果滅耶余與師知最深歷事始終最久審師大端固非余不能殫悉也昔與師有同龕之訂既全身入塔於嶽山之巔死生出處知緣自有在耳所著語錄若干卷已爲刻行門人達尊達謙達葛達剛達旨持狀諄懇不惜蕪陋復僞爲之銘曰

大鑑之道 南嶽其昌 聿興濟宗 後先光揚
傳三十葉 實維磬室 如雲從龍 英英赫燁
同室爲誰 山茨際公 鍼芥相契 乳虎稱雄

嚴嚴東明 日午方卓 重昏不迷 羣陰自燦
力弘祖道 魔孽永殄 胡爲潔然 而乃遠竄
旣以法住 亦以法行 始終以法 自繩其身
瞻彼祝融 拔地而立 擲鉢峰高 繼隱是式
厥揚祖德 克紹一燈 開正法眼 以豁羣盲
嗟嗟南源 忽焉涸澤 驚倒耆林 痛摧良木
師名不沒 師道不泯 罕堵孤巍 真風凜凜
衡嶽千載 得師孔彰 勒我貞珉 識師不忘
時歲在壬辰紀纒鴉火之次武林南澗全法弟通問
和南撰

南嶽山茨際禪師語錄

徑山語風老人嗣臨濟第三十世雪嶠信大禪師道行碑

欽命國子監司業兼掌祭酒事戊辰二甲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大理寺左寺副曹溪受法弟子福徵譚貞然祭談書

埽道人不慧默以壬子歲落一椽于武林湖山之南屏山曰聊齋讀書習靜菴與方外善知識交得遇

大師時師尚住雙髻號雪庭道膺四旬有三而宗風已震攝諸方矣不慧時年二十有三早知執禮問道師亦一見深許自此相與結菴雙徑東坡池頭三十餘年來來往往看山看水語東話西不減家常戚屬至乙酉春而不慧別往金陵丁亥秋而大師示寂雲門矣思彥禪友從雲門走南雍任所以訃聞而不慧隨合版依善信藉覺浪和尚普說定祖庭位次以報矣載閱歲辛卯春而獅聲珠公復不遠千里從匡山走金陵以陶人也居士行緣來更從檇李走雲門以王子安道兄塔銘來而徹崖欺公并續補東塔雲門二會未梓語錄來屬不慧猶持大師本來面目蓋二公竝大師親侍法乳謂

熟悉大師生平道行者莫不慧若也謬以末後大事因緣見屬其何敢辭因念雙髻那畔事大師兩番落索已經親口道破只須筆頭點出頰上三毛特易易耳若語風向後事一舉一動一話一言悉在不慧眼裏亦悉在諸方眼裏難將一隻手掩却天下日況大師爲法忘身入泥入水方且狼藉遍地誰敢收拾瞞天倘稍加嫌諱畏世間生眼不畏老人寂光乎其大難說者無如壁立門風逢着痛罵卽至主法同叅亦復不免更大難說者早已機緣響振酬報歷代師承偏自顛倒縱橫爛薰禹門鼻孔正所謂機用莫測賓主雙忘一任無眼人作是非實法會無煩纖毫嫌諱也真正大善知識若語風者擔荷頰網斬新正令顯是慈明現相妙喜傳神有明三百年來宗壇鐵漢絕不肯人亦絕不肯人肯究竟謂之人肯不得謂之自肯亦不得獨許從上佛祖的的肯肯之者惟青獅翁一人而已功成呵佛罵祖纔許做忤逆親兒徹到舉世皆孩始信是大人作略埽道人勝傾心瀝膽倘恍親炙知我罪我其何敢辭憶昔天目中峰和尚有處學士集撰塔銘復有宋祭酒本製道行碑從來道

行碑不多見惟唐代大沙門有之非此不足以綜其實寫其真特爲拈香奮筆抽繹疇昔睹記所及參取本山諸山應請語錄錯綜敘次穩順節文爰裂徑山語風道行碑用勒金石以識不朽

大師法諱圓信初號雪庭旣改雪嶠亦號青獅翁晚號語風老人浙江寧波府鄞縣之江井巷人俗姓朱父素稱長者母計氏以隆慶辛未二月初十日誕師室有異光初在襁抱視日目不瞬輒歡笑計病尋歿不得乳飲長者遂飯之啼悽尫羸幾不成立九歲長者復終寄食于貧戚家其家以酒腐爲生業師體貌岸偉肌膚柔膩天性孤挺奇僻不受世羈一日往倚僧廬聞誦彌陀經水鳥樹林皆念佛法僧忽然心動體中爆然有聲自此其家日替相與釀酒酒酸作腐腐減師旣日不識丁復好放行兀坐傭作玩愒衣食難周遂巡至二十九歲始決志出家就寶峰法師受五戒遂往若虛法師席下聽講嫌其解析不明乃自截髮爲頭陀去之天台卽猛念出家爲何事一箇不明白念頭打脫不下東走西走狀若風癩不識寒暑饑渴人與粥飯卽以衣袖或兜帽承食衣敝零落嚴冬薦草臥古祠中止一敝袴遇無袴者解與之赤體

七日夜冷氣攻腹痛難忍苦支二載無入頭處遂還俗一月餘正上床時忽空中垂大臂指鼻鼻梁本隆直從此中斷曉起人咸怪之至得悟後因有若非鼻梁斷那得頂門開之句時尚未離家數日復垂大臂取喉中筋扯去數寸痛不可忍手按頸上筋結成塊觸着不得卽捲衣渡江其塊便消如前打脫不徹日乞食夜廟宿至雲棲山復渡江至紹興往五雲門外草菴晚單上見一人金幘紅袍跪床下害眼三七日別過一菴夢韋馱立前展旂鼓弄次日與住僧語僧叱曰你要放光往秦望山去隨渡江到秦望普濟寺訪靜主妙楨楨舉他心通僧勸少林僧三天竺公案屬師代轉一語師下語楨呵曰宗門何得亂話師愧恨無已苦提竟夜五更聞報鐘入厨洗面袍衣赤膊見者怪而問之始省着衣仍走石頭上高提那一竿來速道速道至此通身是箇疑情指日輪曰日午不明當扼吭自絕跨石上下狠提俄頃跨上石頭高聲曰也罷了忽前後際斷無身相可得衝口說偈云石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仔細思量來動也動不得復喝一喝云張三殺人李四償命旣見楨楨怪其逞然自喜曰今朝何得作怪師語以偈云紙上山河壓殺

人擔來擔去幾多春纔知不是真消息卸下長江斷
 踪影此日境界非常遂能作偈然尚未識字未能作
 書也往叅徹堂腹正枵見飯輒以手搏食堂見而叱
 之師曰勘破你拍手出因訪儀峰象象恒持一叢師
 直前奪其叢曰道道象無語師重擲一拳便行返天
 台尋人印證未得忽擡頭見古雲門三字乃大悟便
 發願弘雲門宗途中作偈云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
 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影見得他時打斷筋遂
 就人索紙筆書此偈後自題云雲門石頭上得正句
 又作偈云昨日樵柴手今朝文筆峰借君一張紙流
 水寫東風前此盲然於識字作書者向後手腕憑空
 脫皮換骨如獅子擺環鎖鑿揮灑縱橫一往吟山寫
 水得大自在成無師智統自見古雲門三字始此拈
 弄辨香落索文字不可思議之來緣師末後到龍池
 特特自云從雲門普濟寺得地所謂直心是道場也
 既去雲門望空聲唱曰我待熱病一回方知工夫真
 假到天台華山頂太白書堂果患傷寒病中看來都
 無匾宇有靜主顯愚者慈山國師第一高足也識師
 非常人畱之室中調理顯見座頭切菜語師曰刀刀
 見底師曰何不道一刀見底閱月病愈乃下山走西

天目大殷禮佛見左邊坐伽藍神金襴紅袍乃昔日
 草菴所見問知爲周宣靈王過活埋菴僧請偈有香
 爐一箇折隻脚之句先是雲棲大師曾往五臺訪慈
 師同叅笑巖和尚師乃再請雲棲欲求印證時法堂
 香爐冷地爆碎方丈棹僧懺悔封錫不爇師觸前香
 爐折脚語合是印證之識入堂跪曰香爐是某甲打
 碎特爲懺悔語聞方丈蓮師令侍者荅之曰你是客
 不是你打碎師曰打碎香爐不分賓主又令問曰打
 得幾塊生師曰賊物現在因叩首數百求開鍋侍者
 傳喻開鍋少頃仍未開師復進跪叩首數百頭幾破
 始得開鍋因謝而出蓮師顧侍者曰新到真菩薩行
 人好生畱住師飯畢堂中禮九拜唱曰某甲不學好
 累及大眾竟去雨淋至十八澗通身濕透復渡江到
 雲門普濟寺後雞心隴結底草屋居數月苦熱下至
 妙楨靜室夜單中聞牆外高聲云了義師父師謂楨
 呼之楨曰誰呼汝乃夢也忽思因緣有在次日即行
 被衲觸大暑至湖州弁山多寶寺苦告韋馱連頓首
 數十云何不護法指示一安身處珊瑚枕上兩行淚
 半是思君半恨君後到嘉興楞嚴寺韋馱現身云我
 未嘗不護法師曰既是護法的去韋馱即從空而去

因爲偶云買箇小舟撐撐南復撐北何時撐上山拋舟拋雲宿忽思武康有雙髻峰是高峰和尚結茆故址欲往居之遂至武康上高峰山山中有寺寺主讓林與師宿是夜主夢一獅子在牀上越日言之以爲異師登嶺尋地仰望雙髻壁立萬山中師念曰我何福堪此遂于是夜獨立草中試之至黃昏有蝙蝠飛下遶身三回者再師曰蝠來地必在上矣至一闌飄逆住靜者號精菴謂師曰難得你虎窠裏立一夜因問知高峰故址師曰安所得米五斗銀五錢結一合掌草蓬千足矣措菴指見普濟菴施主潘明霞師往告以欲向此結茆潘曰住山要錢糧師曰先辦錢糧後住山者此人不濟潘問師何處人師曰寧波潘誤聽寧國師復曰寧波潘驚起請師上坐曰我前夜夢到雙髻一茅菴額題寧波二字此師道場也詰朝再拜同上雙髻得夢中地而無菴潘爲構小三楹師自運山草披蓋之大笑曰快活無量矣于是以瓶底爲碗爐以編竹爲供案亂石爲牀蘆柴爲褥上漏下濕忍餓吞饑嘗一日喫爛豆渣半碗不下自囑曰你是薄福人定要你喫因拈高峰梳子落地機緣作頌云一捺捺倒扒不起渾身沒在爛泥裏焉然梳子笑呵

呵咄喫喫各粥的不是你自此閱歷三年矣或入林採薪或擔柴出市或鋤雲栽蔬或齋鼠喂鴉乏米時以少許米置瓶中喂鼠鼠銜竹葉松毛蓋好一粒不動種菜三畦望空分付偷菜老兔與以一隣此隣和根喫盡兩隣片葉不傷性愛打筋斗每遇軟草平坡輒打筋斗數個拈面蓬頭人呼風子有過訪者盡物托出不畱少許因作山居四時偈云簾捲春風啼曉鴉閒情無過是吾家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菴中喫苦茶古人樹下居無屋我有山居勝得多雷雨盡時苦亦盡奇雲影裏笑呵呵秋光一度正將殘野菊無香水葉乾入骨半窗寒雨過愁人不在布衣單半天紅日照青密草薦薦封門睡正酣莫道老僧真個懶起來炊火怕風寒一日上嶺見殘雪中二虎高眠石上覺師至從容起聚頭舞爪次第進林師作偈有日午枝頭雪未消熟眠老虎未伸腰之句又一日過嶺訪友見虎在竹林下打滾師語虎曰我亦無此快活立久之其虎豎兩足東西顧盼師乃徐行還菴有瓶空聞谷師參請龍池幻有和尚歸過雙髻訪師師方于日中捫盞答從後拊其背曰慈悲些師曰個個見血谷因舉似龍池機緣曰此笑巖真子也宜往謁之師

乃下山至荆溪龍池叅幻和尚師纔見便把住曰佛
不見身知是佛且置如何是若實有知別無佛幻云
有了你沒了我師卽拓開禮拜幻曰汝不得老僧道
師拂袖出畱踰月受具足戒而歸幻特與更名圓信
實爲天童圓悟磬山圓修二師同派非初出家時法
名也因復往叅雲棲蓮和尚問如何得成佛作祖去
蓮曰問道于盲師曰道豈盲耶蓮曰我盲師打○相
曰總在這裏蓮曰盲師曰見婦不須重下淚還他原
是個中人蓮曰不是個中人師曰却好蓮曰好好師
禮拜次日呈偈蓮爲逐句着語不解西方不學禪着

低聲低聲偶來塵世只隨緣着解也學也三間茅屋
傍溪住着溪深路滑兩扇竹窗關月眠着春色滿園
關不住碎盡衲衣那有結着曾似寸絲不掛養長頭
髮欲成顛着成顛亦不惡自從會得吾師意着胡餅
裏討汁白雪飄飄六月天着夏行冬令寒暑不正師
拜別去蓮送之囑以頭陀行住山續祖慧命又囑以
深藏後出師于爾時別有領會到底拈香供養猶是
雲棲香爐冷地爆碎時不可思議因緣也閱歲復往
龍池叅幻和尚幻豎一指問會麼師道這個喚作甚
麼幻微笑師拂衣出又閱歲復省龍池着草鞋直上

方丈幻和尚曰你草鞋猶未脫也師曰何處見我草
鞋來幻微笑師卽呈偈云數載龍池三度登重重問
話舌生水草鞋分付虎狼去雙髻峰頭一個僧幻頷
之及幻示寂畱兜帽付師以示信後來師到龍池掃
塔衆請普說有從上諸祖傳佛心印的的心髓樹高
千丈葉落歸根之語此三上龍池消息會前雲門雲
棲兩不思議大因緣正師所自謂有時作賓有時作
主有時賓主齊彰有時賓主雙忘此是臨濟家大機
大用人天莫測者也靈雲見桃花而悟香嚴擊竹而
悟是桃是竹未有不葉落歸根者故曰但憑徑山作
主諸人安得摸索也師住雙髻作拈古頌古一百三
十則其自序云古人鼻孔大小常流未敢措辭摸索
惟過量人方許發言吐氣批判古今不然入地獄如
箭射予念無智庸人有何作用抱愚守癡久臥空山
拈華落草打水驚魚一笑一歌日逐如此偶日不知
何處降下一尊阿師撞入茅茨捏住幾則公案索頌
予笑曰汝何癡也縱饒領得祖師公案徹頭徹尾與
汝分中有何交涉若要理會西來大意畢竟向已躬
下透出方可與古人相見汝等土心木膽說不肯信
不頌汝必謂我佛法有所慙咄薦取第一座此天啓

乙丑秋日語也其首一則世尊纔生師拈云世尊奇特忒煞奇特未免傍觀者哂頌云七步周行也不妨指天指地便即當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其餘別有全錄梓行又作懷淨土詩自敘云甲子秋遊黃山直上危峰絕頂若昇初利忽空中人語比丘久隱時當弘法衆生差異善調伏之予憶雲棲大師記續祖慧命之語敢辜負耶自恨滯貨不及脫手一切時聽其自然逍遙過日亦不禁風月閒情觸處舌根皆生雲氣蓋天蓋地時商山艸堂隨手走筆作懷淨土詩四十八首以報先師一憑諸方扯將糊壁其第一首云青蓮臺上老金仙接引衆生不論年必也慈悲癡眷屬娑婆搏作四禪天後祭未開堂東塔復續成一百八首師命畫自己像手捏數珠無非不忘雲棲因緣也各有全梓行世又雙髻四威儀云山中行上稜嶒縛腰爛草繩思量活業喫石壁採朱藤山中住植那地茆屋漏無底四壁冷蕭蕭半夜來風雨山中坐虛空破何處覓功夫觔斗打出門天外笑呵呵山中臥將就過着地鋪草窠衲被不遮寒猿啼五更苦又雪偈云諸山俱被我埋沒縱使虛空亦受關夜半日輪當午照不曾留跡在人間雪霽云雪霽

青松流濕烟梅花石壁兩脩然廚房不乞鄰家火熟煮春風劈爛椽師初住雙髻作念曰高峯六年我亦住六年及六年滿石板爲之自鳴合掌竈房火自焚之又念雲棲深藏後出之囑畱戀數年至乙卯師年六十歲構李埽道人與會稽王子安苕溪閔裴卿武林卓笑生諸道侶謀展一坐具地于徑山之東坡池頭卽曩時張無垢馮濟川兩居士與大慧杲禪師盤桓問道處所名不動軒者是也師曳拄杖到山之日鄰僧過慶島鴉亦隨之鳴立牆頭環繞幾遍其地實占雙徑之勝登最上層千山如指因名千指菴作千指偈云朝夕菴開殺活機門前春色野雲飛亂峰數出千僧指指點吾家白板扉後于山頂築語風居因號語風老人從此宗風披拂聲振江南叅徒問道往來絡繹于雙溪道中者無虛日榜其居云孤雲臥此中萬山拜其下又云烹煉五湖伶俐衲子活埋四海惡毒猱龍又云雷霆禪而生焰石火機亦無嗔又徑山西威儀云山中行脚健草鞋輕踏破了白雲千萬層山中住間送春秋去鳥不啼花落溪邊樹山中坐窗亮胡蕉布虎狼歸在我簷前過山中臥困到日頭午炊粥喫鄰菴去討火又逍遙吟云新茶嫩笋芳草

垂楊徐步山谷鐵石心腸好鳥相喚其音丁當如鉦
白雲飛滿眠牀山下有田萊麥青黃溪邊有屋烟樹
蒼茫忽來明月池上生光誰爲侍者松杉兩傍橫攬
拄杖擊碎空王正恁麼時日出東方如大火聚今古
文章普天之樂萬歲君皇常敬常仰竹爐生香山泉
自流清聲勿狂金毛獅子哮吼高岡驚走無路妖怪
狐狼一喝兩喝佛祖潛藏無人可伴臨濟家鄉爲衆
生苦地獄天堂精神痛快煒煒煌煌長年受用百結
衣裳續祖慧命伶俐兒郎吾師授受時刻不忘丙辰
冬十一月慙山國師以弘法羅難成曹溪恩赦還東
遊上徑山茶毘達觀大師雷山中禪堂度歲雪師固
峭聳特立與世無偶慙國師雖門庭廣大亦鮮所許
可獨與雪師盤桓契洽爲作千指菴六妙銘改名其
前峯爲麟角峯有羣走奔騰一麟自足惟麟所重在
乎角獨之句自言喻雪之獨師亦頌和六銘其自序
云家住在朝陽峯之左東坡池之上紫石峻峻若虎
狼千峯萬峯如遊龍時丁巳歲春日慙山老師過我
喜其風景翛然山光雅致嘆曰此地小小規模大大
眼界因題六景爲六妙銘予復頌和之云慙國師
又爲題雪嶠山主真讚云坐斷雙髻峰捏出秤鎚汁

打破金剛圈咬碎鐵栗棘幾番凍餓死復生剛博得
些閒氣息不是殺父冤讐爲甚着這死急落得一條
性命却又東拋西擲走向雙徑峰頭不解掃蹤滅跡
露出這形容也是眼中着眉縱饒雪上加霜須知炎
天赫日試看端的橫眉顰鼻杜鵑聲裏雨如烟東風
吹落花狼籍赤腳蓬頭下翠微相逢誰是真相識臨
別又受師鐵如意而爲之銘後師寄慙國師書云師
老矣信何時出山方得一晤雲水緇素頗多其中不
知有一個半個爲問此事否未法澆漓難得其人信
何日潑皮大膽將十方塵刹國土銘作一笑拋擲塵
下欲師一一還我去住頭緒亦銘作一笑擲之徑山
語風居今朝幸是無事師亦不可將本頭上現成茶
飯打發三家村裏齊公亦不許之乎者也以當生平
云此埽道人追隨雙徑同王芥菴朱白民二公目
擊師與曹溪肉祖慙本師一番大因緣不得不當場
拈出者也己未仲春海昌郭凝之延過放生池埽道
人往會同過白鷗山金粟古剎隨喜故孫吳時康居
國尊者道場也師到山已及暮是日僧來迎者有喜
色亟云午刻集峰較斗環繞大悲像三週如纓絡盤
旋收之人籠如故物見在以爲師開堂興復之兆遽

留入方丈越日彭祝吳許諸檀越宰官居士畢集具
啓留師住錫師亦棲遲彌月衆請說法終若夷然不
屑者頃之卽還千指菴蓋是時天童梵設方弘師遂
攢眉而去正如高峯位下斷崖義公時膏其用以推
揖于中峯本公也有去金粟詩云邇來金粟山何晚
把袂傳燈碑上看櫻閣棲遲蜂一斗池塘清澹月千
竿楓幾半落人家掃春老全提僧梵安孤掌浪鳴居
國調龍蛇出沒海狂瀾又題金粟景物十一絕和者
累百人時李九疑先生諱日華者深會法門宗旨與
師有特契是舉實爲倡和之首師旣還山決歲壻道
人復過徑山同黃介子請師自說行脚備述雙髻以
前苦叅悟道行略至移錫雙徑日而止介子筆而傳
之從此不出語風居者許久有春日雪霽山居詩云
鈍置青林不施功草鞋如虎杖如龍寒流春澗消殘
玉抱石松濤落晚風窗臥雲山鵲囔池連化日火
魚紅老來沒有逃禪興毛穎先生尚未空又秋日山
居云石邊覓水到廚房寢喜山家物理長鋪舊竹牀
伸脚穩刈新茅草枕頭香青桐葉落日初短白荳花
開天又涼方外許多癡衲子就中那個不郎當又咏
雪云鳥無音律古溪幽草樹生機挂玉旒一鉢澹香

獅子肉滿爐寒焰石人頭從教埋沒閑田地漫說浮
沈壓鬪骸滄海不隨緣變滅白波千里自悠悠又亂
髮吟云亂髮垂垂直到肩白雲如水雨如煙山中一
片莓苔石滑到野狐幾萬千又拄杖云拄杖多年不
遇人閒閒壁立滿頭塵從教一擲成龍去千里煙雲
攪海春大抵在菴吟嘯多年絕不襲人牙後慧一字
而銜口所出無非西來大意亦無非超格好詩一時
老禪和老詞伯總不能出其手拈弄長短千篇賦雪
偏多奇特要以自寫本色不假推敲讀其句子者竟
不曉其半生不識隻字空菴絕無本頭也一日下山
往雲棲掃塔哭之以詩云千丈月沉西嶺去微餘幾
白紙窗浮影堂雨竹分枝淚草楊寒烟布葉愁刻漏
已回東土想傳燈虛焰梵村幽家風未易遷題目衣
鉢山中問道流就中衣鉢兩字識者知非草草屬筆
也至甲戌歲爲崇禎七年師住徑山越二十年矣若
上唐祈遠元竝起名弘祖閱裴卿度起名弘復及諸
居士弟子合山大衆集千指菴請師開堂出世師曰
出世作甚麼把手牽他行不得惟人自官乃方親接
牛頭喫草決使不得因舉雲門謁雪峯頂上鐵枷何
不脫却話謂出世是大惡業事故我在地獄裏去你

看那個是爲生死的甚麼喚作生死設神龍鬼有甚利益直饒截我語風頭去寧作無頭人亦不隨汝等脚跟轉大衆跪久始去越一日大衆復集進云世尊三請方說法師曰世尊眼花及至道個止止不須說早已漏逗不少有甚奇特因全舉雪峯示衆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之偈向衆云語風也有兩句一切法無差鶻鴟對老鴉生臺爭飯喫打得亂如麻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碁子落燈花慚愧西湖保叔塔六橋烟雨夕陽斜珍重師進室中衆候良久裴卿曰大師雖未登座說法已竟乙亥歲春日杭州司理黃海岸名端伯到徑山入千指菴卽問云入泥入水時如何師曰滑殺人岸云久聞雪嶠及至到來不見一點師曰日頭大岸云雪鎔後如何師曰春水滿溪流岸云大師曾見甚麼人來師點胸曰雪老岸禮拜三月初三日海岸同余中丞集生名大成沈水部彥威名榮及吳江諸居士請開堂至韋馱殿曰韋天韋天還記得湖州弁山多寶寺苦告你因緣麼第一陞座師語至此事人人具足個個圓成海岸出衆問曰如何是個個圓成的事師曰好與三十棒會麼日輪西墜夜月東昇卓拄杖下座第二陞座豎拂子曰見

麼若也見瞿瞿汝眼若也不見眼在何處衆問蒼竟師召大衆曰人人衣帶下有此大事各宜照管擊拂子下座第三陞座語次良久曰一槌擊碎珊瑚月大地山河是阿誰僧問蒼竟有進問徑山堂上敲鐘播鼓驚起座中獅子舞如何是獅子舞師擲花瓶曰花瓶倒地進云請大師再道師洒香灰曰蘇嚕蘇嚕僧禮拜師曳拄杖下座第四陞座師擊拂子曰八十七人在此經過非今日之徑山非一日之徑山也千年常住一朝僧今朝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且道還有祥瑞也無鐘樓生耳朵佛殿又懷胎海岸出問云如何是鐘樓生耳朵師拈生香示之曰會取這個進云如何是佛殿又懷胎師曰產下也岸禮拜師舉瀉山泥壁次與疎山酬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語至瀉山放下泥盤呵呵大笑師便道瀉山笑裏有刀召大衆曰要見瀉山笑裏刀麼呵呵大笑下座第五陞座說法已竟海岸拈香問曰這一枝香供養天下老和尚且道何處得來的師曰無根樹下莫思量千古叢林今日是珍重下座明年丙子春三月師往四明故里了葬母事地與天童逼近寄老人因遣十侍者齋書往邀書未啓封致辭者傳有延請天童上堂之語師悌

然怒擲書于地侍者進之究不肖發視越日即令從者腰包抵雲門留數日渡江還山天童侍者還報客老人笑曰此我師弟故態非一日事矣何怪丁丑春月餘杭衆居士請下山于長明寺上堂示衆有曰若論宗門一事甚爲希有悟此宗者直接西來穿過十方諸佛鼻孔歷代祖師燭體無奈末法下衰依依稀稀彷彿鼻自稱悟道少有一兩句文字寫得幾個字咬嚼不進的公案無縫罅的語句問他便解說支吾過去此乃義學之流杜撰長老這些冬瓜瓠子那裏安身立命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云隨復還山時道價隆重檀度響從歲在己卯余中丞集生躬至徑山語風居啓請同應天錢京兆元冲名士貴方柱史孩未名震儒方太史坦菴名拱乾蔡太守明藩名屏周衆宰官及余未也二聞顧與治夢游衆居士暨翠屏山靜明寺山主等延師以長至月二十五日到山上堂陞座曰半夜月明時正好相隨漁父過瀟湘業風吹入靜明寺未免拈香祝帝王拈香說法竟集生問云大師今日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有進云如何是奇特事師曰案山高似主山進云謝師荅話師曰放你三十棒集禮拜僧出

問荅竟師下座入方丈指門曰方方圓圓恰好恰好
在寺經年遍遊白下名山諸勝各有詩作翠屏山五
景詩各三律自序云余自己卯仲冬住金陵翠屏山
寺山靈懷抱而風景雅致中有怪石長松池塘畎畝
道人之樂豈如是而已供眼遊山則不無此景也曰
翠屏山曰易龍峰曰玉花泉曰石鴈池曰狀元峰名
山之下可無詩乎老人呵凍敲烟題之五景以曉山
林之勝云相與盤桓殷至者爲何相國芝岳方太史
坦菴而集生明藩尤契一日芝岳訪道畧及宗門話
頭師正色不鉗錐語岳面熱不能堪孩未遽曰相公
莫被黑風飄墮岳乃解頤師曰死馬醫作麼明年庚
辰前正月初一日石布衲余集生請上堂師至法座
前拈香曰今歲忻逢也太奇春風兩度上梅枝拈香
祝聖無多句國祚遐昌萬壽期拈香竟即陞座石布
衲出禮拜云今年春王兩正月元下起元恰值徑山
大師七十初度行化京都弟子裕有新年頭佛法一
句不免對大衆拈出今大師拈的是雲門香據俗眼
觀來盡道是雲門一宗滅了也千年桃核忽抽枝自
解開花還結子何不卽今成禪一糝雲門兒孫得以
接續將來師舉拂子提唱雲門來歷千言末後云五

宗各自有師承不見古人只下得一語祥菴主便合掌云雲門兒孫猶在豈徒然哉納云卽今雲門宗那個是光前絕後的人師曰恰遇老僧拄杖不在衲云大師拄杖分付何人師曰有瞎漢在衲云不可放後人斷絕去也師曰何不領話衲便禮拜歸衆有一僧擬出伸問大師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埽道人所見大師平昔拈提雲門宗旨特向靜明會上和盤托出試取語錄全篇備詳顛末語句只謂雲門宗旨足蓋五宗師承未嘗以雲門宗三字作師承實法會抹煞龍池并抹煞雲棲使前言後句自作矛盾也就此不許石布衲成祝雲門見孫一時早已葉落歸根矣大師一生只怕魔昧後昆專提正法眼藏豈有他意哉亦豈肯以佛法當人情哉閏正月初一日濟生菴監院我空同大眾祝壽請上堂陞座曰諦觀辛未年前事徹夜思量淚不乾雖然父母未是親誰是最親者祖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豎拂子召大眾曰還見老人手中拂子麼還聞拂子說法麼既不見不聞汝等尋常所用六根俱成虛妄以何爲主不見華嚴經云剎說塵說熾然說無間歇且道何人得聞拂子得聞何人得見拂子得見是何章句諦聽

諦聽高聲曰紮得髻根牢便休一朝何用兩梳頭大底還他肌骨好不搽脂粉也風流卓拄杖下座二月初十日大師壽誕余集生黃海岸薛更生余子揚吳備三衆居士請上堂師就座海岸拈香問蒼竟師曰若論第一義諸代祖師到不得十方諸佛會不得不見古人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今日老僧還到得也無自代云太遠在七十年從何處來浙江山水亦悠哉喜逢海岸今朝至眼上眉毛不用猜諸仁者既是恁麼現成爲甚麼搆他不得只爲你因循五欲沉溺生死不得自在你若猛着精彩坐斷十方那裏見有世數短長千歲百歲來石布衲出問今日靜明來日開先畢竟爲甚麼事師曰來爲靜明來去爲開先去問蒼竟乃擊拂子云今日開舖全無主顧收拾下堂閉門打坐便下座作詩畱別石布衲云不將征事付蠡湖先著鴻書上病夫匡嶺藍輿添別緒白門烟棹豈言辜江聲遙接金輪影雲氣初開五老圖他日春風扣籬落玉花依舊到山廚是歲三月初三日匡廬大師于江行途中紀事云己卯冬十月初三日下徑山至十七日到白門寓馴象門外蜚菴余集生居士靜室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寓靜明寺進山二十

里許庚辰二月十一日出山住有一百五日十二日在盤菴與海岸同齋十三日到上清河船上看海岸話別于十六日上船十八日解纜江水參差帆漚不能行耽閣蝴蝶山有詩三十日到小姑山泊船其山如指秀技可仰石面貼波有浮遊之意石罅中有佛閣僧寮森森樹木出入以舟爲路凡船隻過往者乞錢米爲供日之費猶如江水發一漚泡噫不識此中人在漚泡中如何過日有詩三月初一日送東北風帆如劈箭至半途有大姑山一名賴山有詩其日舟行二百里許到南康彭蠡門初二日進匡山開先寺大雨此師從出徑山入匡山越歲自記語也初四日挂鐘板合山大衆及衆居士請上堂陞座喝一喝云雲門宗旨絕商量函蓋乾坤不覆藏觸着頂門便顛蹶棒頭指出好兒郎吳淳上黃海岸居士等書來徑山請三度五度無奈他何捉猪上樁不得已應個時節諸人應自思惟六根門頭縱橫妙用不可耽着五欲遷延歲月增長無明眼光落地打發不去今日老人到此急急料理衣帶下事他日黑面老爺捉將去佛也救你不得卓拄杖下座三月十九日住開先十笏山齋方丈拈管適意云白雲既去頂露青山竹底

涼風安能及無草茅之頂相有時扶杖出門招隱僑踟躕而歌絲樹桐花進茶盃而到口忽來黃鳥枝頭三三兩兩樹下噴雪狂流逐疎烟而不定爛頭亭子斷臂觀音此山門標榜古宿之龜鑑也長松傍立若迎若待于海上橫行衲子平石坦然可賓可主惟月下高眠自得倦人天氣炎蒸火傘人間獨我山林風疎雨竹巖阿有硯一方有紙千堆可供老年消遣白日痛責枕頭昨夜夢裏又歸雙徑東坡池上語風居侍者寮與子孫輩哆哆啾啾看御愛峰指點峰頭慙山老師云小小規模大大眼界越日往五乳峰掃慙國師塔後作廬山面目云山中叢林若干五乳院慙老師復建居僧五十餘有靜室一千五百各得其地深藏幽寂松竹所圍泉石受用無不樂懷修其道本然而艱苦異常不可勝言也時嘉興黃閣齋名承吳者爲九江道以問道通書往來適有伐佛手崖松木燒炭事師特作書述太祖御碑禁語又言山中僧人願贖竹木以蔭匡山間爲給示禁止山嶺以安五月初一日吉安郭首龍居士請上堂陞座曰一字相聞初利天廬山荒寺在開先喜逢他日成金殿萬指同叅來復禪棗柏大士云自他不隔毫端始終不

離當念因舉白雲禪師椅子鞵袋公案曰這僧既會椅子又不識鞵袋宗師家手出不得卓拄杖下座六月初四日新建齋堂監院請上堂師陞座喝一喝曰亘古開先風景異比山何似紫袈裟無言童子分明說那個男兒先到家復喝曰諸人還見麼爲開先重與祖席今朝隨喜慶賀擔個甚麼東西來乾屎橛倒一說二事奉與諸人咬嚼百千雲水飡香飯盡是解粘去縛人珍重下座六月十四日覺休李居士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白椎竟乃曰今日順天李居士發菩提心已久到處叅訪經歷程途不得因緣耽閣至今遇老人懇求出家號覺休覺者覺一切煩惱生死根本了達自性圓明通天徹地無彼此相無優劣想故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蠢動含靈皆入平等菩提道場不變初心永爲法門道種下座七月初九日黃吏部海岸端伯起名弘調同李揮使覺休二居士祝髮請上堂師陞座卓拄杖喝一喝曰萬樹秋風入院除綠袍換得紫袈裟若干頭腦一刀盡性海澄清不浪花拈香白椎竟踞坐曰老人今日爲新城黃海岸發心出家非一日兩日夙植德本般若正因入我法門鬚髮自落作大比丘這事舉示人不得如

入飲水冷煖自知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因舉丹霞捧水跪前石頭卽與判落丹霞到馬祖處入禪堂騎聖僧項因緣海岸出問云騎却獅子項時如何師曰看尾巴進云如何是出家事師喝一喝進云如何是到家事師曰非汝境界進云大師會到此境界麼師以拂子打一圓相岸禮拜云明眼人難瞞師曰珍重下座八月初一日薦覺休上堂師陞座海岸出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師曰向這裏會取進云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岸禮拜師乃云嗟乎痛哉覺休纔見披剃今日又見薦亡生死路長人欲苦回頭便是涅槃山覺休此去歸何處竹色秋聲月掩關大眾無常迅速剎那異世豈得不怕隨業動流無可據秋風依舊掩門時下座一日師遊金輪峰回大眾請上堂師喝曰遊罷金輪峰歸來招隱坐大凡一切事體須得親到方知端的向南向北若不親到一回接耳聽來未免被訛謬之疑情不解金輪峰昔來耶舍尊者自西域持佛舍利造塔其頂常放寶光老人昨日去彼禮塔今日方回不會動着一步諸仁者還見老人去來麼若見老人出入卽是諸人鬼窟裏活計何曾得見老人良久曰樹頭黃葉盡應見遠山青珍重

下座十一月初一日結制上堂師陞座喝一喝曰四十年來恁麼行斬開碧落血腥腥其中果有希奇事獅子遊行不問程今日結制此乃古來舊規不許交頭接耳不許亂走一步又不許作默照邪禪亦不得在鬼窟裏作活計只有本參一個話頭切要明白離心意識參絕聖凡路學僧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金錢卽不問如何是丹師曰大展坐具看進云至理如何師曰好似念經一般卓拄杖下座示衆結制偈云莫道進堂好進堂生死拘半夜不得眠昏散和衣倒雙眼撐不開板響生煩惱若是其中人晝參夜無飽板聲入耳門祖佛俱了了十五日上堂師陞座維那白椎竟師呵呵大笑如雷曰這一笑笑破諸佛鼻孔虛空百雜碎老僧今日頭痛不得爲你說且舉古人現成公案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作麼生會鴉鳩樹頭鳴意在麻禽裏好與三十拄杖喝一喝舉雲門一念不起須彌山公案問還有會的麼出來若不會老僧爲你領破一念不起須彌山青天白日鬼門關黃鶴樓前鸚鵡岸白蘋紅蓼血斑斑久立珍重便下座十八日吉安蕭次公居士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白椎竟良久曰我堂中大衆

情情董董過日子有甚好也須着學筋骨看是箇甚麼道理不要蹉過這樣道心擅越天色溫暖寒有火向饑有飯喫莫看作容易當生慚愧始得久立珍重下座臘月八日說戒大衆請上堂師陞座說戒義戒性竟曰菩薩子五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諸佛成道都打這裏過離不得五戒根本根本若虛求菩薩戒皆爲枉然自今受戒之後姪殺盜妄永不犯成就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知見香十方諸佛所遺到今日各各自已守護大衆禮拜師下座歸方丈楚中透菴鄧居士棄家至開先結制臘月十六日請上堂師至座前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喝一喝陞座維那白椎竟唯一出問云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且緩緩一云請更道師便喝一轉身對透云今日上堂特特爲居士聞居士有些見識古人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還佛場且置如何是心空及第速道速道透以袖左拂一云未透以袖右拂復座前禮拜大師師笑曰多得的一透出去師乃曰這位漢陽鄧透菴居士看華嚴經至毘目仙人執善財手善財得無數三昧向這裏打失特來開先見老人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喝一喝曰這個事原非兒戲如今世間

多是絡絡索索有許多葛藤驕驕龍天似有所得聞他得個甚麼開先這裏則不然比山當面來白拂隨手轉下座十七日西林一如禪人請上堂師陞座喝一喝曰今日恁麼明日不恁麼來去上上下下有甚麼要緊有耳不聞圓頓教有眼不見舍那身可憐生其中有根器者決不向這裏耽閣過時喝一喝卓拄杖下座辛巳元旦大眾請上堂師至座前云昨夜鐵牛生獅子今朝滿地是光輝喝一喝陞座云莫謂古人無奇特今人奇特勝前人因舉天目斷崖大地山河一片雪之偈逐句下註脚竟喝一喝曰到這裏容註脚不得爲甚如此這點雪從那裏來今爲新正月初一人人脚跟下大須仔細如紅爐上點雪相似好則好矣美則美何方不可是歸期只爲路窮山更杳可憐墮落作奴兒珍重下座正月初六日解制請上堂師至座前云開合有時人情大體喝一喝陞座曰結制何如解制奇春風南北各棲遲村中乞食無些子一片饑腸一首詩六十五日前從何處來六十五日後從何處去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正當六十五日內在此中作麼若有相應者出來舉似老人爲汝證明如無窺絆婆訶今日打開布袋一任諸人東

拋西擲橫行海內假如撞着黑面老爺切莫道開先解制來大師孤情絕照不可一世卽出世大緣實悶然而起不得已而後應在開先時有楚中李太宰夢白名長庚者通書敘京師見幻有和尚機緣堅請住九峯祖庭師不許復以書云近今末法衰替要個真參實悟的人萬中無一此事大不容易達磨云行解相應是名曰祖而今人不論意識卜度生死結根縱得十分相似皮毛而已便向人前亂做宗門掃地或豎指或喝或云和尚何不領話或打○相或拂袖便行或女人拜此等皆是滅胡種之魔子也可悲可痛朽到開先原非本意毒狠黃元公三回五次還他一點道心結制一期混俗塵世太宰果欲上山早幾日作盤桓了生死債可也蕭太史伯玉名士璋同李梅公問道師書有云居士江西道人也佛法中大檀越樹蔭覆苾芻我來開先上堂小叅出不得已遣日子豈有出世念而到匡山做人不幸黃元公一片苦心爲法門耳金太史正希名聲入山訊求法語師開示云直饒文殊普賢快口利辭與麼不與麼與那事毫沒交涉畢竟要辦冰冷心肝和前所知所覺道理無道理乃至世諦習氣一齊掃却掃不去拚命掃忽然

掃破釋迦頂相諸佛祖鼻孔一時穿却快哉伯林
吳居士進堂結制一月便覺心地清楚信有此事雖
與道遠宜如此朝夕做去自然有倒斷日子古人云
但辦有心必不相賺大師到開先專爲黃元公出世
一番奇特因緣相與高流名衲往還雖衆其眉毛厮
結如從上諸公以佛法相見者亦不數數惟與圓通
方丈浪杖人書云十七日煩公過開先設齋大衆甚
渴感謝之至老人卽欲到圓通一談奈近日幻軀覺
有不快諒遲遲秋涼過一晤以誅曲直匡山一家無
分彼此矣笑笑初示海岸祝髮云瓶錫家風話有年
今朝自喜以相便海門擎出千輪月廊廟誰談少一
員竿木不妨逢敵者林泉聊許放魚筌宰官二字雖
然隱長老之名天下傳旣祝髮令爲知賓鉗鎚逼拶
靡不至海岸竟先出山作闔行師有示海岸調侍者
出山二首云方袍纔放剪解帶又思鄉樂事忘清節
苦心聞戒香青山風有約冷月愈生光應念時衰落
家風同雪霜出山九月時寒絮薄如詩孤影隨江遠
雙眉何日期了心無可寄鼓念有多岐一夜初聞雁
梅花已較遲又作辭院歌四百餘言中有此來扮出
不成套恨殺新城黃元公將就安身一年已償債開

先作短工之句以辛巳正月十五日出山大衆苦留
許以九月復來適有遠道和公久侍大師因令守開
先方丈而示以偈云大雪漫漫出院期秋風九月復
來時不須頻望山頭雁我自思歸結制時二月初一
日過江州地方見任別駕陳司理嚴德化令劉彭澤
令謝德安令徐衆居士等爲太守君平張公祈嗣請
師于能仁寺上堂師至座前執疏云今日公案不必
問如何若何遂過疏云以此爲驗維那宣畢師一喝
陞座維那白椎師隨聲一喝曰全體恁麼去全體恁
麼來阿剌刺阿剌刺一語相投善法堂百千天子施
禪祥山河永固田蠶熟處處笙歌樂帝鄉因說祈嗣
因緣竟大中書記出問大師今日舉揚世諦佛法如
何得一槌兩當去師曰你道釋迦牟尼佛在甚麼處
進云恁麼則石筍抽條千萬枝也師曰不爲分外進
云只如子歸就父又作麼生師曰特地一場歡中禮
拜云團圓共說無生話師一喝中歸位有居士出問
只如張公祖多男之屬當生幾子師曰兩個進云父
母未生前通個消息師曰會取進云生下又如何師
曰惡水驀頭澆士禮拜師曰珍重下座江行道中師
筆記云開先寺南唐李中主開山屈指十六位尊者

上堂說法還道者等崇禎庚辰三月徑山入此保社
卓錫一載有語錄梅花百詠落花三十韻山居詩若
于弟子范起叔輩刻流通其山居之一云未到匡廬
先有詩山林誰敢話多奇春三葉嫩黃花笑秋九楓
殘白雨悲淋出巖頭如雪卷狂依樹底若雷推塔峰
遙接故人至七十獅翁作住持大師應請所至筆舌
狼藉收拾乏人是以詮次爲難獨開先一會歲時顛
末迄今未散則有獅聲珠偃風璞等着意記錄之功
也師擬還徑山道經白下余公集生及范大司馬質
公名景文者復以祇陀林相邀提唱休夏者久之時
有高氏兄弟起名弘曦弘曠及湯元衡居士起名教
新者爲皈信檀施之翹楚師是以低徊白下至秋九
月始還徑山過攜李晤埽道人一見卽曰此番上山
須築語風生塔院好爲我作募疏埽留師住城東藥
山龍樹壇中師出自作一疏見示疏意擬于高峰獅
子巖用缸合而外灰石透地三尺作室覆之偈曰諸
方大人各出隻手助我山中肉身之塔七十一歲古
希出格先辦後易他年快活雖有子孫不若親置堂
堂三界巍巍五峰塔在其上額曰語風後書辛巳四
月十九日某疏計着筆時尚寓祇陀林也又擬製一

龕作封龕偈云須彌頂上鐵爲龕內有空王月一函
不解秋光淨如練佛來相見也垂簾埽如命作疏書
之卷頭募得百鎰遂從瓶窰擇二大缸昇之語風居
因料理塔院事至壬午秋月下山抵雲門以別因却
請仍還于指度歲除夕有詩二首搖搖松秒逗春風
送臘爐香一歲終空響勢毛翻白羽寒封雞舌閣林
中將爲暮色分先後誰道年光別有公老我一身渾
是膽何須剪髮學兒童幾更春雨話寒暄臘盡明朝
拜聖恩風雪替零歸客暮松杉錯落斷人言誰聞爆
竹鳴山谷我亦題詩曉寺門知得循環顛倒者眼前
拈法付兒孫癸未春正月天童法屬費木諸公走侍
者上山啓致封塔之請師遂卓拄杖往四明二月十
一日上天童和尚供進云昔日南嶽讓禪師曰道一
去一向不見持個信來着一僧去見他上堂出云作
麼其僧如法出衆云作麼馬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
年不曾少鹽醬今日天童這裏作麼生君子千里同
風某辦一箸菜飯供養師兄雖然無鹽醬且喜滋味
宜馨香禮拜而退舉天童和尚龕喝一喝云癸未二
月十有三日南山卜得一穴最吉祥地修拾精藍人
天大衆請師兄到彼安樂受用自在逍遙惟願天童

香火綿綿德風遠播相繼祖燈如帝珠聯絡不絕法
界衆生俱爲瞻仰法駕蚤臨不必躊躇復曰起封天
童和尚塔進云稽首大哉俊哉我師兄密雲和尚未
法時拈出威音那邊鼻孔捏根拄杖把住天下人舌
根打人打得血淋淋地海沸山騰乾坤黑暗猶是不
肯住手復起臨濟之宗非吾兄而誰今日退身三步
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且藏身更說一偈坐空千
界月諸佛汝同猜鑿破青山面將身就活埋復云封
十五日天童景德寺諸檀越同大衆請上堂師陞座
呵呵大笑喝一喝云笑個甚麼笑那無舌人善能解
語復喝云不必打葛藤拈香畢遂斂本就座曰若論
此事盡大地拈來在老人一毛孔中着不滿諸佛心
印不從人得旣不從人得難道從牆壁瓦礫得旣不
從牆壁瓦礫得難道從地水火風四大五蘊喜怒哀
樂而得豁開自己正眼炤天炤地始知不從人得如
啞子喫苦瓜向人道不得逐鼓兩臂作獅子奮迅勢
云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喝一喝下座二十日鄞邑陸
敬身居士等同大衆請師光溪天王寺上堂師陞座
喝一喝曰斬開碧落百花新扶起山門兩位人古殿
雖殘雲不老燈傳白月夜精神四明鄞邑乃老朽故

土爲送天童和尚入塔得過錢塘江城中緝紳居
士留住數日此乃鄉情眷眷陸長者發菩提心就此
天王古刹請老人陞座舉揚大事因緣知人人脚跟
下有此一段光明諸仁者莫錯用心是誰着衣喫飯
送客迎賓不必東語西話生從何來死從何往喝一
喝下座挽天童和尚詩云同出龍池入路長吳興分
袂過錢塘多年挂錫玲瓏石今已藏身寂寞鄉雲面
揭開紅日眼山眉愁斷白花香離離一片苦心事且
道何人在影堂題天童和尚像十則之一云多年不
學老胡禪且喜今朝日勝年天大事來同涕唾艸鞋
不值半文錢師兄坐得好我亦徑山眠別天童還雙
徑作云塔豐事訖且抽身曉嶂重重接遠鄰飄影葉
乾風拭露點衣寒翠日初新泉鳴沙澗遊山客天指
肩輿過嶺人獨抱苦心帶歸去雙眉欲解在三春立
夏前一日進雲門道中云舟行兩岸春山老不見漁
郎捉艸魚嫩綠樹邊橋接鷺初黃麥上燕窺畬將爲
暮色登新殿自許今朝與物疎聊把舊情須短臘高
談宇宙一荒廬因至外雲門顯聖寺時三宜孟公爲
本寺堂頭洞上湛和尚法嗣也迎入方丈宜公拜延
上堂力爲法門大事因緣特特躬親白槌請師撥香

拈出師因登座拈香有昔年三登禹門皆有機緣此乃嫡親嫡故無敢違者今日人天衆前撥轉船頭順風把舵之語自此天童徑山葛藤截斷矣自此天童去龍池來矣自此還山不半月曳拄杖走荆溪掃幻有和尚塔拈幻有和尚香把陳年茗蒂柄結宿世冤家索矣是役也岌岌乎殆哉天童諸公借此以勘語風語風亦借此以自勘苟非大出手眼擺壞鎖鑰遊行自在幾何不墮阮落塹哉箇中消息因緣語風向埽道人數數道破今日不言誰當言者老人炯炯孤明肖覲面作証語哉埽道人還復自笑一生何幸得逢此兩大老冷眼旁覲一打殺天下人一罵殺天下人畢竟打有棒棒有眼眼有筋筋有喝喝有舌舌有骨天童徑山同出母胎的的是威音王以前難兄難弟歷恒沙劫效顰不得者也師以崇禎十六年癸未夏四月之二十有六日至龍池掃塔年七十有三歲矣時萬如微公爲龍池堂頭天童法嗣也率大衆出山迎入師掃塔跪祝云今日有此宗風乃梁朝達磨大師過我東震旦國相傳至六祖以下列爲五宗各立門庭以應達磨大師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之識而今法眼尚在高麗焉仰杳無音信曹洞雲門依

稀有入唯有臨濟一宗沿流不止至我笑巖師翁師翁付先師幻有和尚今日塔前唯有徑山一人是師嫡子特具薄供分付主山神主地神主林神主空神等護持我先師全身法塔如今大明國內愚癡者甚多見性者甚少惟願先師常寂光中加被衆生遠紹敎外別傳之旨不負達磨大師笑巖師翁以此敬爲人天供養越二日荆溪吳九敘居士等同禹門大衆請師上堂師至座前喝一喝便陞座曰抱暑進山所爲何事多年不到龍池今日特來掃塔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倦來困一覺何必好眠牀拈香竟就座曰佛法正是衰替時節各宜努力以求出世人人埋沒多生今朝若不透徹何時解脫因舉南嶽參六祖說似一物卽不中機緣云這個一物卽不中便是六祖大師本來無一物合轍之語所以祖祖相傳佛佛授受與達磨大師正法眼藏合文合節若有一言半字差異卽同魔外何爲臨濟正宗也卓拄杖下座龍池掃塔詩云銅棺山下養龍池步入涼風覓我師當戶安羅空腹樹迎堦芳艸昔人眉追思滴血曾畱偈會寫傳燈嗣法詩今日塔前成九頓流源千載繼孫兒寓南嶽寺度夏詩云相憐邁骨初爲客舉動不

如山裏時南嶽風高山近月芙蓉秋老夜看枝食牛
膽氣腥猶在跨虎雄心早斷思憶子未疑奇特事獨
餘數尺洗腸池瀕出荆溪時三一道人晏永功九敏
氏以語錄全帙呈大師師曰恐無眼禿兵作是非會
姑逸之俟我涅槃後刻可也時埽道人與黃給事閻
齊曹侍御石倉朱太守蔡石謀延師開法禾城東塔
屬侍達羽培走荆溪致公啓以請師答書云自小持
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此乃趙州老漢尊貴宗
門之語從上來無一人知伊脚跟着落處朽操道行
脚尚不見踏破一緇鞋忽爾一日知非直向孤峰
絕頂巉巖水邊盤結艸菴獨行獨坐冷煖自知折脚
鐺邊得些子消息只可自受用前月徑山出嶺到荆
溪掃幻有先師法塔不意相逢宜邑幾多在道居士
苦畱南嶽度夏盤桓有日今復思歸高眠竹枕嘉興
者借路經過何敢望東塔廁清涼老師足蹟也切思
人命懸絲剎那異世况朽無味于宗門何宗門之有
我衆位居士欲老朽挂榜出賣死貓頭決不敢領命
只隨喜數日以通方情時埽道人附絕句邀之師次
韻答云老身扶杖肩頭痛有水不能擔出山一任諸
人齊叫渴沽埋烟雨草亭灣埽道人再以絕句附監

院邀之師乃許赴再次韻答云秋風挂子點亭臺香
雨淋漓不屬裁昨夜月中親手折十分光彩自東來
以八月初八日到東塔入方丈十五日曹石倉朱葵
石汪爾陶諸宰官王季延嚴轅轅李珂雪丁元公孫
培菴吳水原朱子藻子葆子容孫起伯諸居士埽道
人同弟閻仲侄戈文及合山大衆等請上堂師陞座
云東塔寺前問水神相逢盡作帝鄉人故園田地如
何會一喝分明介主賓拈香白椎竟師就座舉仰山
問洪恩如何得見佛性義洪恩與說獼猴睡着猩猩
相見公案云若無仰山後語幾乎獼猴個個無尾巴
諸人要見佛性義麼漁船上有楫槓堆頭有下座中
秋日埽道人延師于東塔之右藥山佛仔草堂中坐
月師卽席爲詩云望月林間坐石牀寒侵衣帶未經
霜吟心何待梧桐老烟水欲期楊柳黃玉魄空飛流
夕影浮圖遠挿到山堂此來爲採峰頭藥誰弄中秋
曲水觴至明日復依原韻續成四首緇白步韻者丁
元公等累百有彙帙梓行者題曰藥山月籟是月廿
九日埽道人生日親友衆居士爲設齋請師上堂陞
座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
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今日老人于此下個註脚

佛身充滿於法界到不得者裏普現一切羣生前太勞勞生隨緣起感靡不周還見麼而恒處此菩提座掀翻他窠臼有明眼者出來簡點看僧出問如何是向上一乘師曰塔尖峰頂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幡竿動也意旨如何師曰地藏菩薩又僧出問擊碎東塔踏翻太湖且道此人具甚麼手眼師舉如意示之進云拋却德山棒放下臨濟喝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到得這裏麼下座九月初八日雲間徐序東居士薦母同大眾請上堂師陞座曰古人道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父母既非我親畢竟誰是至親有伶俐衲僧出來道看一僧纔出師便喝珍重下座十月初一日結制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竟師曰結制無有他爲切念生死大事到此禪堂不得東語西話不得亂想胡思一心正念提起話頭看個父母未生前那個是我本來面目若不苦心參究受他施主供養滴水難消切須仔細下座臘八日暮曹石倉設齋同歸道人及衆居士合山大衆請師方丈小叅說行脚師陞座大喝一聲曰苦哉苦哉遂涕泗交下襟袖爲之濕透良久備言在家出家種種艱難辛苦叅方得道因緣堂中聞者動色多有泣下

者秉燭更餘下座始散大抵與徑山語風居所說二會無異語在徑山錄中甲申元旦歸道人同石倉蔡石珂雪爾陶季延轆轤子葆子容範臣水原高寓公魯孔孫程范卿諸宰官居士率子吉彭暨合山大衆請上堂師陞座曰且道新年頭佛法如何舉揚村村蠶麥熟處處稻花香拈香竟忽聞爆竹聲隨云爆竹一聲天地老塔前無處不光輝卽此是法卽此是道大眾久立珍重下座正月初八日解制陸登之設齋同諸宰官居士請上堂師陞座曰結制解制爲個甚麼祇爲富人脚跟下一段大事不明如大火聚不得清涼所以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一期過了堂中不見一個半個雖然且喜太平良久云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問伊你更是阿誰我是人間白拈賊遂喝一喝曰十字街頭撞着馬相公與你索飯錢你作麼生祇對衆無語師曰老人與你代一轉語春風日日到園林夜夜面南看北斗時黃海岸從家中來已入仕籍機舟東塔方丈溪邊冠巾問道者三日夜而行師亦隨曳拄杖返徑山矣瀕行朱公葵石走送索題夢石譜師爲題云玄黃宇宙不可摸眼耳鼻舌要能知吾有居

士最靈異倏然不滯雲水機夜深獨臥驚湖閣神人出沒不可思千古萬古性一真劍鋸雖利難割水化石且敘遺在夢天明小樓紅日起蓋師往還朝夕指示語也東塔一期覆生監院檀度全集江南法會之盛近所未有餘施作徑山合山齋而還二月末師至千指叅徒日衆菴無容足處有內監出家名大徹者慕師道望到山飯依久之見大殿方丈主僧不足爲徑山重而路藩以國亂適馭武林崇信佛法監徹因奏請依大慧禪師被旨住持例不由地方檀越敦請驟破規格大駭觀聞八月屆期藩使者特以扁額齋供隆禮來迎入院而羣不逞者竟入鬪爭堅固劫中師爾時方嘯傲巖頭無意登座亦絕不曉聚訟來緣一瓢下山復來攜李驀然與埽道人相見呵呵大笑埽道人問侍者乃知其槩亦笑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今別成一番奇特曲調徑山開堂說法竟矣然雖如是令旨不行國事從此可知矣仍留師住藥山龍樹壇中往來托宿吳水原居士齋頭者久之雲間徐孝廉序東游承起名弘晝者前數來東塔與師機緣不淺此日專啓來迎埽道人時膺再召不得已赴金陵相與一笑別去師至雲間與單進士徇菴恂起各

弘尚者同衆居士延入超果寺時乙酉三月十有七日也監院知一靜主紹源并合山大衆暨合郡檀護請祝聖上堂師拈香白椎竟師曰暮春三月好風光盡見遊心白面郎國界無虞今日定夜深皓月照長廊豎拂子云卽此用離此用復震威一喝云此是馬祖陳爛公案不勞拈出今日打些新鮮葛藤與大衆結緣會麼若論佛法三世諸佛無下口處歷代祖師結舌有分何以故法如是故祖佛出世蓋爲一切衆生沉淪苦海墮落五欲所以開方便門接引愚癡咄言多去道轉遠還有問話者麼僧出問如何是大師方便門師以拂子畫一畫曰會麼太平日月光天德一統山河壯帝居師卓拄杖下座金澤頤浩寺監院一輪同宋存植徐游承李莊徐復曾陸慶雍衆居士及弟子教忻教守教果等三日三請上堂第一日上堂師臨座云七十五年何處來燈籠生脚上天台癡人知道我來處三月菜花歷路開老人于甲申八月被業風吹入雲間今日蒙請登此法座說些閒談說話拈香竟乃舉圓悟叅五祖小豔詩公案復舉臨濟離家舍不離家舍公案下註脚着語竟末舉華嚴偈云毘盧遮那佛願力週沙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

輪今日盧舍那佛在徑山拂子頭上轉大法輪大衆還聞麼還見麼良久云既不見不聞何人得聞牆壁瓦礫得聞牆壁瓦礫說法何人得聞徑山拂子得聞聞的事作麼生師曰如是我聞大衆久立珍重下座第二日上堂陞座曰乘言者喪滯句者迷古人已道破了也何故要你向自性三昧海中狂波闊浪裏轉身吐氣始有說話分更須向深雲窮谷養得純熟熟方可出來人天衆前舉揚個事光耀祖庭瞻之仰之庶不辜負達磨大師西來一番辛苦若也不然只是個蝦蟆田雞亂跳亂叫成得個甚麼邊事乃呵呵大笑復曰笑個甚麼笑那吳山端獅子見弄獅子得悟後有老僧譏他故說偈云鄉裏獅子鄉裏弄眼睛鼻頭一齊動假饒弄到帝王前也是一場乾打哄有時上堂云佛法無可得說不如打個觔斗便下座徑山今日在頤浩上堂也沒有獅子弄也不打觔斗說些平實話接物利生且道如何是接物利生句聾叅須實叅悟須實悟有僧出禮拜擬問師便打云待你開口成得個甚麼卓拄杖下座第三日上堂陞座曰今日登此寶座爲那本鎮居士設齋供養老人說些佛法普利衆生諸仁者莫瞋睡惺惺着眼前山林池

沼無非是你故宅只爲離鄉太久所以不得受用良久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原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卓拄杖云離中虛坎中滿下座明日洵承居士等請茶話師曰真個難得的也是希有事頤浩寺裏三日三上堂是爲希有是爲難得諸方聞之也不知是佛法也不知是世法因論叅禪學佛非是等閒痛切五百餘言未舉黃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應在今日矣良久云適纔老人這些說話若論世法則不無若論佛法遠之遠矣師去雲間過抱香菴有請開示者師與偈云啼破春風血未乾月明枝上漏聲殘誰家猶自貪歌舞舞散歌停魂夢難叅埽叅此偈恰寓亂離鼎革之象佛緣實世緣也四月上徑山歷五六月間山中北虎南狼禪寮蹂躪無寧畧師遂遁跡于山後火龍頂荒菴中者匝月一日數兵丁逐一僧至菴縛之將加刃師力勸之并師就縛忽一頭目至叱曰此地不可縛人親解師縛并釋縛僧以刀斫菴門者三而去師仍豪眺風巖作開示侍者語云百日內外變狀萬千如夢如幻縱得心地道理明白者未免有些子介帶吾謂娑婆世界是個

銀汞法聚得成團忽從罅縫處流將去若欲不流無縫始得銀汞乃流動性難可把捉銀汞虛明能藥能毒今人先不知何者是汞何者是罅嗟嗟銀汞流去不遠既不知所從來因地去何會得知着落處所杳杳冥冥晝夜愁腸心生懊惱何時還我昔日之歡娛去我今日之心垢且人從有漏中來原從有漏中去理固然也佛云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如春在花紅白暫時耳天也風霜雷電忽有忽無人命無常忽生忽死豈有根而不壞者虛空神告其人曰汝之命根在我命根裏其人快活歡喜不已我之命根與虛空同壽虛空神咄曰癡人我性本空何法與汝同壽癡人復告空神曰既不與我同壽我之命根還在那裏空神曰汝若欲知命根着落當自究竟未出母胎前一看此乃諸佛護念衆生之命根也汝當學多生習氣昏墜罪業深固力欲拔之無處下手奈何下手處甚有但不肖信何以故福深德遠業性漸輕般若漸近好事多做看肉身原同敗壞之物無可繫戀宣子光明忽然而現埽道人得大師此法語真蹟自識乙酉夏月徑山火龍頂書還念此恁麼時作恁麼話若非命根實斷生死真空不能道隻字也想見當日將頭

臨白刃一似斬春風氣象任他天地反覆龍蛇起陸徑山這裏只是說法如雷放光動地一時惟拂子得聞惟埽道人得聞還念平日上堂法語都是如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也師復戲書硯畧云九月化去果以是月雲門僧鏡可來延師從兵戈中渡江而往猶在魯藩爰立時也雲門故得道地師每瞻懷及之天龍扈從緇白奔轅遂得從離亂中法幢復建振力激揚春日進雲門詩云雲抱千山新木葉鳥鳴一徑落花枝雛猿覓石翻松子老鶴銜烟綴紫芝淺澗吹流峰有月石橋送影候多時古規梵剎呈君看拄杖擔來未稱奇至上堂拈香竟就座曰雲門有一奇特事從曠大劫來無人動着今日分明舉似大眾良久云忘却了也曳拄杖下座師于雲門掩關者久之守關者荆門禪人也合山大衆及諸檀護以結制有期請爲出關上堂師陞座曰春秋三度掩柴關無事於心不放閒今日聊通一線道路開烟水入深山既是出關合該逍遙山水于石橋啜茗焚香于溪閣爲什麼又要入山寧爲他途路不得力下座結制日大衆請上堂師陞座曰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大衆今日是甚麼時節舉拂子一拂

云雲門老古錐出世也地搖六震天雨四花且道有何祥瑞五雲山下青獅子曳尾搖頭弄爪牙隨喝云這畜生休作怪要騎便騎要下便下下座丙戌除夕茶話師示偈云今朝除夕又逢春大衆威儀事可伸棕蔡拂子如何道草木高低一樣青時蓋歲朝春也丁亥二月初十日師誕日解制大衆請上堂師陞座曰老人自住雲門已來不曾動着一步不曾措着一辭今日幸遇解制打開長汀子布袋放出百千萬億光明雲將五湖四海衲子而爲眷屬使歷劫多生父母俱起樂國以拂子打○相云會麼盡十方世界是燃燈古佛光明門盡十方世界是釋迦老子總持門盡十方世界是兜率陀天彌勒世尊解脫門盡十方世界是文殊師利法王子般若波羅蜜門盡十方世界是普賢菩薩行願門盡十方世界是一切修多羅差別義海門盡十方世界是凡夫衆生四生六道微細極微細昆蟲蚤虱生滅門喝云今日雲門解制猶如螃蟹去艸縛橫行直撞切須仔細倘遇無厭足王莫道我是雲門解制來若道着被他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下座師在雲門未結制前金司馬正希黃祠部海岸已殉難白門矣時有魯太史青海出家

祝髮師示以偈云性海無波下一槎千花覆頂伴漁樵林間散誕成蓮社石上提撕好挂瓢昔日衣冠懸碧漢今朝杖履渡溪橋法門得入多生幸笑指長空破寂寥丁亥新秋寄于容朱居士起名弘肇者詩一首云信知黃葉亂正是落秋時去此東溪遠無聞拾野炊水流焦塔影魚嘔夕陽碑寄想南湖月鄰峯許我詩繼此遂不復作詩獨作一書寄埽道人末云老人邇來晨昏無繫寒光野色盡爲眷屬今當行脚去踏明月于萬方咏清霜于千里古人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者老人得之矣笑笑一日遣侍僧囑之往南雍任所見埽道人屬以料理語風塔院事僧未及行師已示微疾因坐次偶侍者請師肖像贊師題云誰個不識你自雙髻山主口吧吧終日罵人大唐國裏無人中你意如此空腹高心將八斛四斗蟪蛄蟲塞你眼根白雲萬里塞你意根教你要動動不得要罵罵不得誦大明王真言陀羅尼咒至七日轉身吐氣慧性開朗若有人問你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如何是庭前柏樹子不必擬議隨口答去無不合較無不自在題竟忽厲聲曰如今還開口動舌得麼埽侍者爲之愕然從此令執事封畚堂鐘板曰

果學道人安事此遂三日不飯惟飲清水令侍者必呼爲茶舉必以案不如令則不飲口中惟唱雪花飛雪花飛鶯毛雪滿空飛時未見雪聞者不解師自知期至沐浴着衣結跏趺坐大眾圍繞師遂唱偈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水霜曉喫盃茶坐脫去了侍者進茶俄頃寂去身不歆側三日如生示寂之日蓋八月二十有六日也世壽七十有七僧臘四十有九所著傳世語錄有徑山自述行畧千指菴辭開堂說徑山長明金粟金陵靜明廬山開先江州能仁四明天童景德光溪天王會稽雲門顯聖荆溪龍池嘉禾東塔雲間超果金澤頤浩若干處若干會結制解制上堂小叅法語梓錄若干卷復有拈古頌古懷淨土梅花落花等詩偈若干首每題並以百計各有梓本其隨手散落詞翰圖寫爲世珍拾者無算也先是東塔晚叅茶話次婦道人曰要與大師作平實商量師住山有年到處出世亦多年矣每一期竟其間問答叅請輒蒙訶斥者走入他方便得拄杖拂子而還只今有他方記煎掩耳來飯者又添反復冷嚴不容着足無乃拒人已甚乎師長嘆曰佛祖慧命非通小可智過于師方堪傳授目前那得有如我的真叅

實悟盡底掀翻吾寧棧絕以重大法掃菴曰宜乎唯一首座之捲單去也因問海岸畢竟何如師曰還是他良久曰也沒交涉未後在雲門郭爾章居士問曰大師究不囑累奈何師曰此事奴污甚吾故嚴之庶以矜貴法門耳臨寂一月出山門至竹橋遇一寒士父子無所得食師招之入室飲噉之其父秋涼無衣師脫新施羅衫與衣之其子夜苦蚊咬師以說法棕拂付之驅蚊蚊大笑曰快哉吾衣拂付汝父子矣後諸方遂誣傳有大師衣鉢付花子之說要知衣拂陳迹雖掃英靈嗣子正多只據目前付囑各處道場便作淵源印證如曹源金 獅聲珠 徹崖歌 山鳴磬 子畫宗 形山淖 竝弘字一輩出頭法乳也若夫唯一叅開先東塔晚叅雲門數番破格盤桓其嗣縱不在圓弘頓教十六字之派亦足當老人法乳者也元禮頓湘親侍記錄最久忠勤不二寂葬語風不可沒也師寂時覺浪盛公主席徑山方應請金陵報恩思彥侍者走南雍報訃于婦道人即日拉同蔡二白張如磐陳旻昭倪樸菴凌官球錢文青潘墨海劉惺心林道生諸宰官顧與治余未也薛更生姚伯右姚叔采黃觀之諸居士等翕集齋飯善信數百人設齋

請浪公上堂舉揚老人祕旨及示寂機緣各各思慕
讚歎因說徑山祖庭位次梓有法語定議王子安復
公同魯青海如公在雲門得山翁恣公從慈水來赴
封龕執義主老人喪同襄大事卜窆雲門寺之右隴
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塔全身焉封龕入塔恣公
各有法語時有上座實際者新侍大師恰值歸寂料
理塔院事實周且慈此老人末後一番大放光明也
老人悟道石在普濟寺今新建大殿諸人用作柱礎
以表識靈蹟老人示寂前六日過之令侍者拜而笑
是知雲門得地直到龍池證明此日回首藏身始印
悟緣夙識卽有語風生塔之命僅可以爪髮了付囑
此實雲門時節因緣乃有不揣脚跟造正名拈香之
謗者現受惡舌之報諸方共聞信哉佛法之必驗古
德之足欽也是爲頌頌曰

語風出世震羣雄	發真歸元隕虛空
舌頭坐斷踞巍峰	切鼻當年隆準公
吞訣記前無畱踪	賓主齊彰道岸崇
律儀解脫清規隆	兒戲莊嚴法界中
雙髻雙徑遊鴻濛	雲門雲棲鼓雷風
龍池儼忽騰三龍	一龍幻化青獅翁

心空及第登梵宮	窠白掀翻消息通
蹴踏諸方血濺紅	沒石飲羽神臂弓
撇開皮袋雲萬重	風光本地披玲瓏
响喚低眉慈姥癡	拈提努目金剛兒
呵佛罵祖誓不容	罵人直罵到天童
尺布可縫斗可春	閨牆兄弟在宗工
鬬爭揖讓狀難供	斷崖中峯機用同
摩尼五色肉眼朦	塗毒一聲癡耳聾
禪林裨販法市叢	堅壁固壘雖陽功
祖關慧命扼喉嚨	壇坫冰寒鮮伏戎
三聖百戰無前鋒	廿會道場四結冬
一個半個流西東	叩竭參苓誰入籠
殺活子奪緇白鎔	任他鑪鞴湧金銅
那許躍冶成凍儂	習過堪傳早發蒙
手應自肯把不逢	獅絃絕響曲調終
北斗藏身撒手封	宗綱正印真孝忠
人天號令齊嶽嵩	提唱文詞韶濩從
詎煩螟蛉作斯益	兒孫億劫靡終窮
順治九年歲在玄默	執徐月爲孟陬日爲上元而文
成	

妙峯山開山善知識徹庸禪
師小傳

徹庸舊號徹融易融而庸
則自余始住余讀禮青蓮蘭
若汗漫華嚴大指与吾儒中庸義
互發而損顯彼既徹而復融改如
儒安家談切而確既琢而磨愈進
愈入終至無我歇脚處互於至庸
而奇近而遠小而大□經垂手而
脫凡情豈淺根芳種一肩擔玄故
以庸易之乃徹於此深信不疑
世亦遂稱妙峯山德雲比丘徹

公云是時師已從空觀入定又
從定發慧知見正而性光朗疑
情勃欲動而話頭時節逼撥上
身矣欲罷不能佛力加被密藏
印證讚歎者久之喜滇中佛法
幢在茲豈誣也哉比得古庭錄心
師之恍若付囑者語言文字外卓
有觀入得大自在一時道風旁暢
門庭聳峻得法弟子則有無
住名弘如者又有法海名弘者一
得髓一得骨聲震鷄山試問老
盤當時門宇有此半個上坐不一

輪皎月萬行莊嚴日升川至
妙峯山之為少室為曹溪滅不
可知其為監就為歸化寺祖
庭斷不疑矣

天台葛岡陶珽識



微庸和尚谷等集



高僧行狀

師諱上明下方字石雨出禾之嘉善陳氏望族父文
錦進禮退義以型其躬一鄉儒者為之下晚以艱於
育子令其庶徐氏如法相禱定光古佛而有身徐實
為師生母師之生明萬曆癸巳正月廿九日午也自
幼徇齊氣宇俊逸如獨鶴摩霄稍長入塾所誦習即
了大義不屑句讀亦不慕儒冠二九諸仇儼則日從
父所制匪我思存也父遊雙瑤師隨之行見緇衣攸
叙宛然三代禮樂計決出家既又日老父在未可奉
身而去也迨父捐館管窺窻已母令依法相西築宗

禪師薙染相傳甲寅孟秋之朔云嗣是恒與靜安老宿專修淨土一日念佛忽擲魚子笑曰不特西方可生東方亦可生矣靜曰莫艸艸未是汝到家處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師鈍置疑礙橫生胸痛不止乙卯春參雲門湛老和尚於禾之石佛師以奔念佛事呈門曰此信心真切塵勞暫息耳復以礙胸作苦事告門曰愚癡東西參禪圖大安樂豈是苦得來的縱苦得承也是苦禪參他作麼師承啟迪如暗得燈自此工夫不用氣力矣時輩多弄口頭擎拳豎指者滿堂師寫謂禪若是者等參的我也會得一日見鄰單商量公案到相關處師出曰我卻道得衆曰你試道看師作女人拜而出一衆失色師笑曰禪至此亦爲可憐俄舍去一盃飄然有孤身萬里之志遂爲新安諸名士所重後慈承天闕榜嚴至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忽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同參微相謂曰石公似有所得請試看驀扭住曰道道師滿口逼抑無對聞門主東塔又如請益門示以一人所在也要到半人所在也要到遂南詢撥草乞食羅岩山下雖無深入宇宙每一頰仰自謂寸絲不挂人矣丁巳春參博山來禪師以頌偈呈政山曰語句未玄諄諄以死

工策勵直抵衡嶽結茆毘佛洞刀耕火種值歲儉卽以帶沙糠爲禪悅師恬如也戊午夏遊五乳謁憨山大師談至無生話驕唱甚洽已未覲雲門升壇納滿壬戌春辭門住山門曰下流甘墮小乘那師曰豈懶費之流亦小乘耶門曰亦是小乘奈單丁苦究之願甚堅登天目最奇嶮處菴曰西方潛一載餘枯槁淡薄倍於南嶽工夫至此所謂死得活不得者是也癸亥冬聞雲門大開爐鞴海內英衲無不畢集卽下山進堂默禱韋馱曰一生所參學問積劫所護命根盡情交與菩薩惟憑菩薩慈悲說竟大慟自此精進日倍一日因見堂中商量浩浩結同志者十人約不語限七日徹證未至所期門上堂曰放下着忽覺通身慶快如窮子歸家口占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錄呈雲門門閱畢大呵曰弄者個殼當作麼門取偈入袖中又三日聞僧舉大慧竹篋子話曰如荔枝相似殼也忒了核也去了放在人口中只是不解吞師不覺失聲大笑首座麥大師問曰做甚麼師正色曰幸遇我持不語戒自是首座每邀入室不讓於師矣一日門火浴僧有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身甚抖戰

門曰且莫問話先把者抖戰去了着師出曰和尚何
 得以相貌取入門將答師卽作抖勢曰又作麼生門
 曰賊師曰賊賊便歸衆嗣同化山和尚入室門問曰
 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
 尋常事門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喜着甚
 某甲麤知門曰他道有又作麼生師信口頌曰家家
 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
 却頭巾頂卻褌門喜之以偈印曰分明識得趙州狗
 拾得鼻頭失却口莫於萬丈峰頭立且向叢林陸沉
 走并似斷拂一枝故師自號斷拂子嗣爲洞宗三十
 三代也繼謁黃蘗有禪師於基隆以絕學無爲微論
 竟日大爲賞識尋往黃安錫兒山養靜冬夜不設臥
 具竟夕跌坐積草爲褥時當體罷則幪首假寐畢盡
 抖擻之風偶遊渚宮聞雲門訃音南還顯聖卜塔竟
 治任入天台棲息香栢峰庚午春同具足和尚住嶽
 之西明作活埋計有翻轉杜園還杜田那管十年廿
 年三十年之句繼徒寶泉因象田蘭芳堅請結冬不
 得已而起壬申出住天華暨登座舉揚大法妙叶全
 提至若鉗錘學者別具作家手眼因邪打正得簾外
 轉身知有尊貴一路每見狂妄之徒謬稱證悟師以

金鍼玉綫細密工夫爲之落草盤桓則口噤不能加
 答蓋師平日所貴者真操實履直達佛祖堂奧其家
 風嚴密率類此甲戌冬峨雲王冢宰世培郡中丞等
 請主顯聖杭州司李黃元公聞師敏捷未有以異之
 一旦徒步入山卽鳴鼓請說法師便陞座公禮拜問
 曰請大師舉揚雲門未了公案師曰竹拖鳳尾慵迎
 客公曰今日親見作家師曰松作龍吟嬾送人乃承
 示法語皆起來機公嘉歎復問曰明頭來時如何師
 曰耶溪不許扁舟宿公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此太
 錢塘尚隔程公曰不明不暗來時如何師曰杭州理
 公事時向居士道一日在報國院與石車和尚同座
 公問車曰往天童還到雲門否車曰且看公曰兩大
 師不放過時如何車曰與他一頓棒師曰居士還耳
 麼公曰天童和尚在背後師曰原來不甘公又問車
 曰兩石相磕時如何車曰一輾便死公顧師曰和尚
 如何師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師之應機詳載
 語錄茲不廣引也丙子春嚴印持聞子將諸居士請
 主寶壽卽宋石田薰禪師息影處也先是有五百年
 前石田五百年後石雨之識故諸居士請師益堅師
 顧衆曰能事饒頭者隨我而去師見法門愈亂不久

自有定論掩關大書曰定論不須下千古偷安聊爾約三秋于關後葺茆爲別室忽得石砌如八角古井師啓視之見舍利雜五色土知爲薰公之地印持諸公以爲舍利藏見有時識之所云良不誣矣集生余中永會同閩紳京臺王光祿等於戊寅冬迎主閩之長慶已卯夏徙雪峰集諸房衆導以上進漸知衢風辛巳遊古汀巖舟埠縑素遮道延入靈山結夏秋寓獅峰開戒及冬應駕湖禪師孝廉朱聯岳黃蘇門普明之請才解制而贛州嵯峨漳州三平俱以住持相延師底力辭之居考亭之靈峰凡五閱月復歸寶壽是冬再至天華癸未春吧瞻葛太常請興龍門師見棟宇湫隘乃卜築東偏鼎新殿堂躬先荷耆爲大衆倡鳩工庀材不兩載而已落成甲申冬石倉曹侍御等請主禾之東塔期畢歸龍門乙酉秋會四方多難兵燹交加龍門隣刹半作行營一衆聳懼師示以安心靜守晝夜結參罔或少懈荷戟之士欽其道力莫敢舉刃相係焉山阿以寧臯亭之陽有佛日者唐本空禪師故刹也邇來住持難得其人本山勤舊偕護法存憶唐總憲武山錢郡伯等數延師主席師不允丙戌秋敦請至三有泣言大師不往古刹必廢者

師幡然從之比入院參徒駢集廩無宿春領衆行化以贍不足而廢者修缺者補叢林應用翕然就緒及開爐弘戒衆萬有二千餘指師書門以示來參曰擇木嶺相見了也松篁橋滑倒時如何松篁橋相見了也爲甚僧堂前不肯住僧堂前相見了也且道丈室向東向西若也道得許汝相見不則且居門外丁亥夏閩撫佟君持景師道望修幣遣官迎興芝山雪峰二刹師婉辭以謝撫軍順其意不强起之孟秋魔事忽作師不惟不校深加憐惻故唐總憲曰道高魔高道與魔原相對待吾師汪汪千頃於人何所不容尤見道力弘深化人以不屑之教誨大爲美服大爲浣慰屈冬結制宿衲響臻倍於客歲一日坐金湯閣歎曰世界如此多事不如歸去好乃囑維那元正三日解制衆咸驚異蓋師歷坐道場凡結冬俱於正月廿九日解因師以是日誕諸禪德必申慶祝而後去也衆白師請如初師不許三之日解制上堂曰人人藤斗笠個個水雲包出門踏着草途路轉迢遙到者裏不倒斷得一回直饒說個回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昔洞山辭雲巖巖問向甚麼處去山曰無巖曰莫還鄉去麼山曰無巖曰幾時回山曰待和尚

有住處卽回巖曰此去難得相見山曰難得不相見今日若道難得相見便生幾多情見了也只因洞山是個得的便道個難得不相見看他何等穩密何等把細佛日期中豈少一知半解只是到者些原委處未免走作卽今你要東去西去不見古人道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云出門便是草又云不出門亦是草便見舉措不得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屈指曰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爲甚麼七人不道參至晚陞座示衆曰一期圓滿可謂有始有終若論本分家風一落始終終必不免于始終之患須知本自無始又何有終今人不解自推只管向外推求推到伏羲神農黃帝以上說盤古便爲分混沌之始不知盤古是個甚麼混沌是個甚麼若看一念未萌以前父母初生之際豈不真是盤古真是混沌只因不覺總在始終裏面安身一有始終便有生滅便有輪迴所以一切聖賢苦口教你參禪參到一舉一動亦無始終處便是就路還家便是出輪迴處且道始終畢竟如何免得你且將年月日時推看推到一剎那際如擎石火閃電光相似以拂子擊案曰如者一響說他始也得說他終也得說他

生也得說他滅也得若再推到初生卽有滅再推到當處發生隨處滅盡再推推卽是不生不滅便好孤迥迥巍巍一任逆來順往七縱八橫踢倒便行撩起便走有甚麼拘戀處便是解脫丈夫便是出塵羅漢還有此等人到此等地步麼不則惜取眉毛好初四日辭衆出山柱作禮問曰和尚幾時來師曰初八九日便回初五日上墩初六日至寶壽囑付事宜諄諄不勅初七日上龍門是日山風甚厲師有寒色遂泄瀉示疾至晚付託後事亦如寶壽次早命具湯沐浴旋謂侍者智海曰扶老僧起來師端坐不語時同門兄妙首座寶首座律監院等侍側察師有去意亟問曰和尚還有分付也無師曰我無甚麼分付少頃寄浮法師全陳華甫益朋二居士恰從禹航來問候師一見合掌微笑遂坐脫時戊子正月初八日申時也赴及遠邇靡不驚痛越九日化山和尚渡江來封龕容貌如生封竟乃築塔於龍門崇山金龜巖下去寺三百武坐南向北師世壽五十有六僧臘三十又五初師至龍門葛公吧瞻恐師再受別請師曰脫余若赴諸山畢竟歸根此地公欣然今師豫知時至示寂茲山信師言之不爽已師天性冲醇凡應緣酬

物俱以慈忍力循循善誘有敏必彰有瑕必隱爲世
導師罕有其比然整躬勵自超方以至行道三十
餘年雖祁寒溽暑丙夜不寐先覺有言古之君子其
責已也重以周師之謂與嗣師而建幢者卽念現王
越之象田石浪如王信之驚湖饒之薦福其餘尚在
水邊林下潛行密用師嘗謂門弟子曰誘引後學度
量須做博山接納上流機用宜如顯聖雙眼圓明振
起吾宗使狐狼野干假借不得是所深望也每見時
輩分洞分濟抑此揚彼至普明時搥毒鼓推出瞎驢
便接斷橋一脈有曰洞濟相參千古一遇至若所歷
道場去住如雲停鳥飛不可方格其機辯峭拔入理
深談則見於各會語錄中其遊戲翰墨綽有風雅則
見於雪蕉諸作別有闢邪說合若干卷並傳于叢林
後之覽者將藉是以知師者焉不肖在覲師有年維
是生平涉歷本末機緣聞之頗詳謹做年譜例撰次
行實惟祈立言君子傳綜先師遺墨摘其大要論而
著之以垂不朽後學幸甚往哲幸甚昔戊子仲春朔
旦攝佛日方丈事嗣法小師淨柱拜狀

石雨禪師懷檀

夔州府臥龍寺字水圓拙禪師行狀

師諱圓拙字字水鐵龍其別號也漢太師譙周之後
家安漢岳池羊山下父聖功母楊氏生明萬曆乙巳
十月七日晝異兆人多奇之五歲入塾能誦四書頗
敦敏十歲知胷秋能文常喜與僧談一日父詣往山
寺香僧看經因問看者何書曰心經曰僧覽可乎曰
可師遂覽既歎曰此聖之至也自是以後香出塵之
意而不敢羃告於親爰季十三將爲納聘乃惟曰塵
網恢恢不裂之於此日而後欲解亦難也因見香衲
憩對下而顏高古不類庸僧乃問師欲何之衲不對
負囊而太師雖不聆衲語而心切慕之一夜不樂寐
明卽迢太氏淪追衲不及急出峽造江陵徧謁名勝
忽見衲於千佛菴急詣揖曰師識弟子不封開一別
兩月逾矣衲驚且詰曰少季欲何吏而遠涉邪曰乞
師髻度納憫而收之衲諱惠崇字大悟是師從舅氏
也旣脫白勤習經律而同列沙彌雖寄十臘不如師
一歲學也季十五聞江浙講席半爲蜀人欲往參學
白本師本師聽而遣之由衡廬達建業過武林不入
越歲經旨遠造一皆諸師莫不嘉歎忽動省親之想
買歸權到江陵謁本師而後還蜀則親已逝矣明季

往嘉州禮義嶠夏欲下楚道梁山會明法師與之論
 法華香契畱住分座說法明法師臘尊學博學者罕
 香契而一見卽許之足見師之所造也季二十五開
 縣香知微雲波者全瑞環陳公星拱黃公訐師大魁
 講楞嚴自此則新寧之牛山達州之黃龍皆師法席
 矣崇禎壬申棲靈寺成衆以爲非師莫主公書迎師
 師旣居之常閱五鐙見惠山圓寂皆是法師遂欲罷
 席記宗旨於吳越忽聞破山老人自嘉禾還蜀在梁
 山太平又見提唱語頗信服香僧坐僧堂耑師過
 都不眎之師疑而邀入問焉僧曰某自浙來以天童
 衣衾在蜀固欲見破和尚耳師疾與之詣往旣至見
 方丈長揖不拜明日平上堂舉惠山見龍潭語示之
 師茫然不知是義所在平召入室夜坐不眠論之久
 侍僧曰只一法師而費此商量何也平曰是玉不可
 不琢越十日衰香上方丈問佛說上中下修未案修
 箇甚麼平曰修卽不無女且明道眼著又問如何是
 成佛根本平曰父母未生耑薦取師曰某到此不會
 平曰向此著力好肯四方多故而楚長又將入蜀因
 辭隱開縣之九龍山居一載疑情愈重再往見平請
 益工夫平曰工夫不到不方圓著實理會公及平遷

中慶師又往見之求入堂平不許師曰此回如不畱
 入路誓不出平歎之一日聞維那月竹舟師說耑香
 僧入堂三日香省師被此語激發頓不知工夫之切
 密而癡絕者三七日因竺微泰師一喝而師之桶底
 脫也走上方丈見平平上下顧曰者是甚麼所在師
 曰者箇所在不可說平曰你者說底聲師一喝便出
 平隨落堂師問盡大地是一眼肯如何平便打師喝
 平曰再試喝看師云知音不在頻頻舉平曰伎奴只
 如此師曰再香絕伎佗麼生平曰重言不當吃師曰
 伎倆盡肯諸念盡猶來何處不稱尊平曰公季香供
 養沒人還飯錢今季香人還飯錢又沒人供養師拍
 一拍平便歸方丈鹵堂筵師曰大慧十八寤公罕頭
 一寤師佗偈見意曰迷則千差寤則不別十聖三賢
 繫驢之概一日平上堂師出拍兩拍便奔卻席平便
 下座師呈偈曰當場一語絕家私此意須還父子知
 自是旁人空著眼從勞歎息鐵師兒平曰卻似香箇
 入路師曰也不可道別香平便打因看香句無句如
 藤倚樹又似罌罌乃歎曰大慧何人尚疑到喫飯不
 知舉箸因又起疑後在書記寮偶與人語忽歠冰釋
 上方丈見平適平在火爐上便拈火柴頭打出師之

胥所罾心伏不住而歡喜踴躍作歌詞偈句不知竟幾千也一日過河口忽念木人夜半穿鞋之語而一旦平妥如雲出岫似鳥飛空絕無管待閱五家宗旨如子猷青簪實我家故物也平常書法語仅師其畧曰字水袖公罾罾破家敝宅來入者依社捉余腳手大放憨睡饑食漱飲盡是本地風光啾啾掉臂全章殺活機柄云云乃以師爲鹵堂平應棲靈請師亦在焉及平住祥符師遣人上書論胥鼻孔無鼻孔往還三次又常擊碎茶栴驗吏堅固則師之所造非淺故沒量居士啓云三書扭折鼻孔曾當場法戰古錐一掌擊碎茶栴輒尋常勘驗衲子益本諸此也其後師與破雪諸公祝平四十平屬師與雪公共廣化門雪回渝之鹵湖師還夔之臥龍將尋亮座主之山而爲隱遯之計季三十三矣新寧士大夫高師惠風以師名白郡請出世於城鹵之指月師幡然行曰吾不爲而誰爲於是歸者如市卽士大夫願段擇木堂講明此道者亦百人焉由是漢豐之棲靈江陵之天皇慈利之華嚴澧州之藥山新寧之廣福不十季則六坐道場矣師說法胥古惠之風故其上堂如蝴蝶生枯椿千古之常吏指物與傳心早落第二義又如遊龍

峰頂猿鳥噉不二之圓音指月竿頭青冥無聞之般若又如初著是痛與一頓不認著是亦痛與一頓眈見孤鴻塞北歸足邊繫罽安南信又如秋色入慈易天門山色換樓頭梧葉飄胥眼如不見又如一浦雲煙萬井冰雪玉樓人睡不知天曉瓊對鳥噉不知晴明又如鵝城峰碧牛山岫青不是古佛羸髻亦非諸聖頂門眈友文殊普賢疑到五更及至醒將起來依舊可憐生之類他如開堂日沒量張公居士請書雲堂額師曰擦佛處以衣袖左右搗曰山川也是草木也是及四禪四眼問答之類種種施設若非溪造遠蹈安能如此直截痛快乎卽廁之雪竇眞淨松源天目雪巖高峰之閒則亦伯仲焉爾師重道好惠不噬利不榮名暑寒一衲飲食一盃卽錢穀如山錦繡如市都不經眼故凡師之及門莫不以清白爲行所以師在棲靈日胥僧名全心者來遺金三十頑石矩公拾罾當白衆無訥識者全五日後方魁來白師師曰在某處矩出金原叔未解又笑月初公往淨土寺拾金五十歸白師曰此必賣賣所遺也初當俟而還之兩日後其人來倉皇之極口數曰胥外而已初詰之其人曰兩日荷遺下白金是貸以糴米者某家寒

將何以償言畢大慟初曰無啣金在我處遂出而還之其人曰生我之恩逾於父母跪謝而去如非師之好義何能感及門清淨若此則是師之皇皇惠業而揆筆舌何能殫述焉吾蜀父老亦能道之常曰爲佛祖兒孫如吾臥龍老人可謂不忝也毅廟甲申間殺僇之痛焚燒之慘無寸土乾淨師詣五七人避之方城避之九龍避之萬峰未七月日而二郡三十縣人與物無胥矣師以管季參方勇不避暑淫惟以佛法因緣任意不貶成患而損一足此昔履動非馬卽輿故不能遠去萬里外逃此大効乃於新寧之廣福爲戎壘所脅帝師惠聲策來遠敵雖持疾者亦知胥師競來禮拜奉以淨食并乞師懺罪師盡陳以罪福忠孝之衷皆曰吾屬本國家赤子安能萌此不軌之心乎此李某張某陷吾屬於此奈何師益就此指之導之故殺僇少貸吾全袍之釋子亦賴此罪免十一其來集之及門亦如臥龍皆無減此十二月十八日也明季迄營梁山師目此竟非沙門所安二月二十七告衆曰吾自爲僧以來不受不義之衣食况戈戟中吾豈樂乎自今日始勿進飲食來月朔吾當出營矣營之愚者聞師言恐失師皆防之至朔之子喚侍者

張證謂曰女爲道其努力之吾以此昔別女矣侍者求偈師書數偈與之又曰徐護恣爲師之重獨不留一面乎且坐脫亦化人之一助因勸請至午徐率衆至求說恣師忻然上堂說恣畢端坐而逝實乙卯三月朔日也畱五日始茶毗其營中慕師者皆持綴帛及沈水等香競投薪中以表敬及收骨罈五色設利若干人皆爭拾之骨藏梁山金城之鹵胡氏萬松茶後自此遐邇皆曰胥佛矣師世壽四十胥一臘二十胥八室中親印弟子大儀誰公等七人居士沒量等十人婆子明妙等五人其受化獲益者千萬胥餘師語錄初誰公哀剎於棲靈者八卷次亮公哀剎於藥山者又八卷次矩公收全錄哀剎於臥龍者總二十卷今剎於黔南者壁侍者囊中所存數篇非師全壁焉烏乎師爲一大肯宗匠道冲惠荀嘉言懿行揆焉能詳述暴揚於天下使全吏之人知師之所造乎揆懼湮沒乃不過狀其所共見疎大手筆爲師佗塔銘者胥所考佳夔州開縣雷峰恣姪明揆謹狀

見如謚禪師行實

己卯師在新城龍湖寺海岸居士偕諸弟子請說行實師允其請述曰山僧名元謚字見如一字聞然建昌南城胡氏子也父名富母寧氏父入園是夜夢產子及歸果符其兆乃萬曆己卯年十二月初三日也老宿文雅見之曰此兒氣象不常異曰必能成器不親儒業惟樂恬靜一日偶隨父至寶方謁無明經和尚傾服道風明旦獨往寶方求開示和尚異之遂示偈曰本地風光騰法界十方清淨絕微塵含天裹地渾無物釋道儒宗謚有名且囑以晝夜力參毋忘者著其年二十一歲遂斷葷酒泐月後至寶方求剃度和尚以親在難之予知和尚婆心遂抵撫州禮金山鑑法師祝髮師精講論專意禪那每示以坐禪工夫予奉命孜孜不懈師見予如此每禮拜不受曰吾不如子也明年回寶方充火頭父母猶眷戀不已予大呼曰吾非汝子母見予意決乃歸予曰古人云恩愛斷則生死斷果如也最菴見予志氣啓和尚曰謚師

弟雖後生却有老成之作和尚可垂方便度之和尚一日至竈前看竈內曰欲得飯熟須是火焰裏轉身見壁始得予即提此語晝夜參究越七八日夜立殿後至三更身心俱寂忽自念云水上蓮花火裏生次早上方丈禮拜曰前日蒙和尚指示火焰裏轉身見壁某甲有箇會處和尚曰試說看予曰水上蓮花火裏生和尚曰水上蓮花火裏豈能生耶予無語和尚曰光未透在且去最師兄聞之曰和尚勘驗分明汝自不省耳和尚往少室予躡踪追至舟中時大眾課誦予嘿然和尚詰之對曰不識字和尚謂曰無相之道尚可悟明有相之法又何難乎於是從學和尚少室歸結制峨峰博山來師兄爲首座予遂邀同志兄弟十餘人坐禪立誓夜不放參座一夕入堂同坐偶昏寐予大呼曰燈臺無油光不明座曰管閒事予曰也不可放過座一日與西堂向火次予近前禮拜曰昨在一片閒地上拾得一枚針却無鼻孔請首座師兄爲穿座曰取紙筆來予即禮拜而去一日和尚與

龍泉瑩兄論世尊良久因緣予近前問曰是何道理。瑩曰無汝分子。曰前日和尙示衆云人人有分爲甚。某甲獨無和尙曰汝既有分爲甚求人予無言可對。和尙示頌曰當知有如意黃金非是貴雖是死蛇頭確有超人志予聞不覺淚下於是晝夜力參五臟火攻鼻唇焦爛和尙見之曰用工不宜太過予曰幸有氣在半載見壁上帖前頌擡頭恍如暗室得燈大咲不已。關主旺兄曰咲什麼予曰今日方知死活也。一日龍泉最菴本空三人論夾山與定山因緣。一日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一日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最曰無佛是空曰有佛是泉。斷本空三十杖予曰道是道非俱三十杖。斷是非亦三十杖。泉即送五燈會元一部曰賢弟看得會元也。復請恢師兄點及音帶。恢曰須自看看不去處便有好消息在。偶閱至外道問迦葉尊者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者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讀三晝夜句讀不明至第四日早喫粥忽然明得一箇我字如開關放水相似義理朗然如日中天一日佑師兄示

看楞嚴經中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已爲物失於本心爲物所轉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每提轉物二字越三月與瑩兄上巖峯午齋畢匙念至迷已爲物身心如虛空相似放下飯匙問瑩兄曰此理如何瑩曰能轉前境乎予曰不然瑩曰知覺乃衆生是何道理予曰兄有知覺在瑩曰吾不若耳至寶方禮佑兄問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是何道理佑曰萬物好醜汝能轉乎予大咲曰不是不是佑曰試說看予曰不說破不說破佑曰爲甚不說予曰若說破是陳貨遂書偈以答曰一箇泥牛百尺欄無頭無尾沒中邊斯牛徧滿三千界大小無形裏世間佑曰畢竟是何物予曰蛇吞蝦蟆眼睛突出佑曰師弟已超我也予嘗謂做工夫無別法只是不令一念走作間斷又要亦不知有走作間斷惟飯時多忘制三度方定所以提飯匙方纔摸著自己鼻孔不借他人面目此事實不敢虛誑也一日白和尙曰慈母深恩何以報之和尙曰除是明心見性予曰請和尙方便和尙曰就看看父母未生時是何面目一回悟徹則歷劫父母之恩普報也

予遂往金樓闌。若誓不設單。日應諸務。夜則坐立。衣不整帶。狼藉厥人。孜孜以此面目二字。時刻不忘。越一月。拽磨撞磨盤。忽然有省。遂作偈曰。本來面目不須尋。一點靈明亘古今。和尚問我本來面。巾珍彬真欣隣仁。走寶方禮和尙。呈偈和尙曰。前三句則不問。後一句是如何。予曰。不可雪上更加霜也。和尙曰。今日且放過。予禮謝回金樓。復看如何。是道。一日坐菜園。至五更。衣帽俱溼。猛舉一聲。如何是道。忽蝦蟆連叫三聲。當下身心光景。無一法可喻也。方知森羅萬象。盡是自己一段光明。遂作偈曰。虛空逼塞一聲蛙。水鳥含靈共一家。十字街頭親著眼。自歌自唱哩蘼花。寄語瑩兄曰。金樓蝦蟆昨夜跳上三十三天去也。瑩云。雖然如是。也須勘過。始得。予聞曰。早已勘過了。也。瑩遂白和尙。謚師弟。又脫一件布衫也。後晤瑩兄曰。我十二年方明此事。賢弟根器如此。石菴著兄見之曰。弗覺師弟已至此乎。吾做工夫時。行至叉路頭。不知今日向何處去。十數年方得省發也。寶方結制。博山來師兄爲首座。予充維那。和尙一日示僧看臨。

濟三頓棒。因緣予作偈呈和尙。有須當痛處知之句。和尙曰。汝道痛處。卽是三歲孩兒也。解恁麼說。次日復呈偈。有棒下活牟尼之句。和尙曰。汝道棒下。卽是也。須撞著棒頭。始得。予憤然而出一日。一夜寢食俱忘。至第二日早課後。上單悶然似睡。似醒。忽一金甲人按予胸曰。今日和尚爲師決擇公案。覺而有省。遂書偈曰。問處其中的。婆心絕跡。椎抱。毗屈。漢的。在何居。和尚見之。卽示偈曰。問處情真。切慈心。只是椎大愚。不說破。譬地始安居。騎虎頭。把虎尾。棒喝宗風。從此起。吊轉佛祖鐵心腸。誰云佛法無多子。予再拜問曰。麻三斤。三脚驢兒弄蹄行。杖林山下竹筋鞭。請和尚道一句。和尙曰。汝道一句。看予曰。道也不難。只恐撞破。和尙曰。須是轉身通氣。始得。予作禮而退。和尚復喚云。如何是佛子。掩耳而出一日。和尚見予跌坐。問曰。在此作麼。予不答。和尙曰。啞乎。予亦不答。和尙曰。眞箇耶。予下禪牀曰。和尚也不可向。髓中覓骨。和尚曰。畢竟如何。予曰。鈍柄杓。欄和尙曰。今日且放過。一日茶房喫茶。次著師兄問曰。在此作什麼。予

日喫茶著曰將甚麼喫予拈柴頭拗折作聲著大唉而去傍僧曰意旨如何予曰著兄被茶燒嘴徹痛耳一日啓和尚曰只如參罷後又作麼生和尚示偈曰參罷於中事若何無風水處解生波乾坤撥亂亂先德提掇南無薩怛哆予禮謝是冬結制命予西堂首衆丁巳謁五臺會諸著德略譚宗門中事遂有北京返錫金陵遇覺浪法姪於天界方知和尚示寂悲痛無聊先和尚臨終以衲衣付予予欲遠遁無奈海岸黃公一時冤家聚頭耳丁卯黃公憩匡山開先寺參栢樹子話忽然有省作頌并書寄予曰今日始知先和尚用處也予讀頌并書嘆曰名利場中尙能若此出家兒不明此事誠可悲哉遂作偈酬之公歸邀諸護法居士請予開堂予曰某福輕慧淺恐辱宗門耳衆護法居士作禮而退丙子十月聞覺浪大師至匡山遂遣人迎歸壽昌主先和尚法席開堂說法至丁丑春自負杖鉢出山大衆竟無一知者

師出山往閩之建寧及掃塔博山後浪大師別請

司理黃元公迎歸住持師住壽昌前後二十餘年叢林未備者師悉備之晚年寶方回祿師復重造又復興本邑龍湖禪寺不歲完成師寂于己丑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語錄一冊太宰李夢白司理黃元公序行於世塔于本寺龍岡之麓太史鄧來沙居士銘之門人道璞立石

見如謚禪師語錄

香拙語行實

癸未冬日慧山等袖香作禮乞師行錄乃云余乃山西河東蒲州人父常姓字祿山母張氏臨誕母夢異人曰汝當生貴子父母以儒業望余然余素惡葷酒好出世法故無心世間事十六歲夏初日沒時仰面見青天忽然省云世界許闊如何拘此壞我善因卽立心出家父母難之至二十歲夜夢至黃河邊舉頭見水暴漲涌水花一朵高丈餘花到余前遂隱只見一頭陀僧余問云你來何爲僧云我來接你到我家余云你住何處僧云你只管去到山方知余云你說寺名僧指云那邊又一僧來余轉眼看二僧俱失所在夢覺卽潛別父母至南普陀山投天衣如繡師薙髮誓明生死大事或行或坐無時敢懈日作祇務夜則頂禮觀音不輟者三季辭師出山凡入叢林或燒火或作園頭不憚勞苦於二十五歲謁金粟密雲師翁誓云今生若不大悟決不出禪堂門一日問師翁云大地衆生徧塵刹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翁劈頭一棒余不契晝夜不眠三冬未曾歸單二時粥飯出入作務動靜寒暑等事渾然不知一日又問如何是威音以前事師翁便打余益罔然因見傍僧看萬峰

錄示語云只看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余卽將日前學得記得底帶入東洋大海看者一歸何處此時季二十七歲值本師在金粟爲西堂余問我做工夫忽現境界放捨不忞請師如何方便本師云你爲甚麼出家余云我爲生死出家本師云爲生死決明生死有甚麼境界遂以竹篲打云眼觀一物卽不是但見絲毫便是塵余禮拜退自是工夫也不作香也不坐百無所思已前心境忘却祇有箇事似擔百斤担子放不下乃出禪堂入水寮挑水一日入室師翁問你來作麼余云挑水師翁云水桶在甚麼處余擬對師翁劈頭一棒云打破了也余忽然棒下識得根源已物不從他得世法佛法合爲一體後隨師翁入閩應黃檗請余爲園頭復隨師翁轉金粟後師翁赴天童時有同參邀余住靜余云我有三住靜三不住靜三住靜者一本分事畢二無善知識開堂三有兵戈難行余卽住靜三不住靜者一本分事未妥二有善知識開堂三天下太平余則不住靜於是遂往南京入祇陀林謁本師本師云那裏來余云此處止本師云你住不得余云無我住卽得本師云那裏來余云金粟來本師云曾會過麼余云將謂忘卻了也本師云金

粟來底會弄嘴余云師從那裏來本師云我不從金
粟來余云誰弄嘴本師云請坐余便出乃充飯頭一
日本師出關入方丈至晚衆進作禮壁間有一小圓
光維那云金粟大圓光者裏小圓光本師云他那裏
大我者裏小余以茶撲滅燭云我也不論大圓光小
圓光撲滅天下光太便出除夜茶次本師警衆維那
云師如一條明杖一箇箇牽著走余云臘月三十日
到來和尚要算飯錢本師云飯頭輩余便覆卻茶鐘
本師詣瀉山余侍行一日普請擇菜余云我要止靜
太本師云那裏不是靜余打本師一掌本師云作麼
余云那裏不是靜本師大笑又一日擇菜本師呼傍
僧其僧不來本師云你不來我要打你余卽打本師
一掌本師云只說人行早更有早行人余卽抽身歸
禪堂一日本師議入燕歸禮五臺余欲隨侍本師對
衆云老僧沒向你底心你爲甚麼只要隨老僧余云
我也不爲師向我隨太我也不爲師不向我不隨太
本師云你爲甚麼余云各家事各家知便禮拜本師
休太崇禎癸酉春本師決志入燕有僧問和尚太瀉
山何人焰管本師指余云養拙遂命余監院繇是發
足路假南都中丞集生余居士復迎本師說泐祇陀

林不料化緣將畢是季七月示寂時將源流拂子命
僧智隆轉瀉山付囑於余余雖承師命本欲歛迹窮
巖聊終殘喘至丁丑春大圓老宿再三請居密印余
辭不已遂住持此山焉此余一場敗闕本不堪吐向
人前被衆兄弟苦逼吐露一翻衆兄弟各安自奮愼
勿效山僧不唧嚙漢可也衆乃禮謝而退

養拙正明禪師塔銘

師諱正明別號養拙齋谿三十六世生於河東之蒲阪爲常祿山仲子其母張誕彌有異夢期望甚重師顧不業儒不苟葷不姻媾飄然作出世之想廿旬別父母薙髮於南海普陀參學金粟黃檗祇陀等處不事文學祇以苦行磨礪性靈一日見僧讀萬峯錄語以萬法歸一恍然大悟厥後如打破水桶撲滅燭炎種種與本師密印皆悟後事也讀其語錄曰迷因悟有悟以迷生迷悟兩忘聖凡路絕又曰入得三界混於常流識得箇事無處停畱又曰有耳不聞有口不說歷代祖師下鋒結舌參禪無秘訣只要生外切透過祖師關舉拂放毫光嗟嗟唯悟者能言之知者能解之也師固不事文學者也事文學者能如是耶師蓋齋谿再來人耳五峯知後之得人也偕之西來付以瀉山按瀉自萬曆末季聖蹟化爲劫灰矣師結茅而廬對栗而食揮塵論道宗風漸開四方之士雲集響應靈祐之統賴以不墜雖然時當鼎革物力凋殘明宮齋廬事尙有待師之意似不能暢然於今昔間也與師遊者有裴李之心而非其時撫膺太息不能成師之志遜美於前而讓功於後豈非天哉豈非天

哉己丑之春師知世緣將盡畱僧伽黎囑門人慧山繼席住持乃相然大還時慧公從南嶽歸偕諸比丘塔師於瀉之前阜屬余爲銘知師莫如余敢辭不文耶銘曰天挺靈異於河之東吉夢發祥誕降人龍心如古佛貌若喬松揮塵危坐非玄非空靈祐之後百世之宗霓裳羽衣泠然御風舍利具在斗燦星芒賜進士第資政大夫正治上卿戶部尚書周堪賡頌首拜撰

大瀉密印寺養拙明禪師語錄

耳庵和尚行狀

耳庵和尚乃四川重慶府鄧都縣毛氏子幼於本縣三姓庵視髮賦性冲澹寡言笑多慈忍初習教乘聞吹萬老人樹幟忠州聚雲寺師叅隨多載老人示寂鐵大師開法平都師又依棲有年後叅巴掌和尚掌師收入記室嗣居上板凡掌師到處師皆與焉掌師臨終授以衣拂遂承子印住伏虎熊耳迴龍天寧四刹一日祇園施主設會天寧師偶示微疾談笑自若常經行法筵中侍僧白曰和尚近日違和止宜尊重調攝師笑曰施主信心可嘉吾特留數日爲渠證盟耳事畢吾當去矣衆聞驚異又二日集衆告曰汝等以先師衣法送三山師弟處爲我展轉求人汝等一並往叅毋自辜負言訖而逝茶毘塔於天寧五峰山之陽壽四十六語錄一卷流傳於世

耳菴嵩禪師語錄

象崖挺禪師行狀

師諱性挺字象崖係福建福州府福清縣陳氏子母林氏師生而穎異長且敦敏寡言笑務實學一日同舅氏遊吳山寺隨喜偶閱禪宗正脈至古德上堂拈拄杖云法身無相而今現形似打動自家底意欲出塵卽歸告辭二親久乃許之投長樂常熙福公薙髮是季十九歲也受業未幾於百丈克融法師處聽講義雖曉然心尚未愜卽休太悶悶者二載一日到黃檗遇中師叔出禪關警策示師參無字公案三季不透聞博山無異和尚赴鼓山請師乃往參見示人孜孜以起疑情爲要務自云我此無字不得力蓋爲不起疑情故耳遂改參萬汾歸一一歸何處覺有入路是季二十八歲也見同真道友已歿二三師常有微疾其心愈切往白熙公欲買艸輟遍參熙不許師云若替得我生歿便不太熙曰難道修行都要向外江走那師云豈不聞三登九上者乎熙曰蛟龍終非池中物也師竟太到浦城境風吹回愈夏疑悶再整行裝遇金粟密老人應黃檗請師卽預往見老人一味棒喝直指不覺身心踴躍自謂臨濟德山之風於今再振我何幸哉便懷香入室問臨濟三頓棒因緣聲

未絕被老人劈面一扇忙無所措白汗如雨通身輕快日益超還便於期中圓具解制相隨出閩至金粟未幾遇老人因事散衆過姑蘇聞破山和尚在嘉禾東塔開堂師卽往依山器之命職維那一日山入室舉德山一手擡一手搦因緣師云不會山曰汝會了不會耶師以坐具搭肩上趨出山隨後便打翌日山上堂師問文殊將舌殺人師今拈棒打客且如何是東塔境山曰四壁青黃菜麥田師云如何是境中人山曰塔尖鴿鷄望江南師云人境相本幾何山便打師云恁麼則炎生大地本也是季師補西堂職山上堂曰東塔今年結夏老牛老馬歸舍雖無水艸供看且有鞭繩惡辣正當恁麼時衆中還有擎頭戴角者麼試出來躊跳看師便出以兩手作擎空勢山曰且喜相共拈犁拽耙師一喝歸衆山便下座每每倒持虎鬚當仁少讓識其歲月始自東塔以至南都楚蜀萬峰中慶侍巾六載未常須臾離也至崇禎甲戌正月念一山書來源一紙偈曰宮商一韻落胡笳和者還須風月家鸞鼻蛇頭分付汝顛拈倒弄任周遮是年三十七歲也雖職中慶首座聲名蚤播錦江故有龍蟠之請師堅辭山再三勉之迫不得已而應命遂

開法焉後住拈華寶林黃檗福嚴楞伽等處凡事皆以身先日雜傭作其說法垂示機緣等事俱載語錄然亦失之者多師丁甲申之變蜀中幾無完土遂拽杖西陽得司主醇公親炙座下卽於大酉洞天勸造鐵鶴庵延師駐蹕後退居華嚴一日同衆芟茅見一古塔空空不知何時建造待詢耆年亦不知之語侍者云吾不久當順世可瘞吾骨於此中果一月後坐脫一衆恪遵遺命不復更問牛眠矣是年歲在辛卯世壽五十四法臘三十五嗣法弟子若石谷慧香林馨知止瑞等斯時皆不及門後十有七載至康熙戊申道智慮其塔近要服拜埽難前乃迎歸潭州益陽之西峰禪寺建塔於鳳山之西嶺藏焉師自開法以來激人力參爲務凡資生業等不許預爲營謀嘗曰一人辦道禿殺伽藍何必區區計溫飽耳同衆避秦途中禪誦皆不暫輟飲食必與衆同或檀越送供卽分衆如少不可分著粥鍋中或赴請席上雖列多品衆席所無者必不食衆中有病須酒和藥亦不許其警衆甚嚴其愛衆甚切其行履嚴潔有如此也惟道智目擊者述其大略云爾

康熙壬子中秋前三日嗣法門人道智謹狀

象崖珽禪師塏銘

福州古稱法窟燈冊班班也卽今踞曲朶木捉法柄者尤盛余聞人若爲吾鄉竊心喜焉象崖珽禪師去吾里不遠曾弗獲面但余早年宦遊滇南道經黔地師時旺化其間因得見其語錄耳其風聞想見其爲人矣戊午夏我淨聞公來自濱陽西峰寺謁余朗水徵爲塏上之銘余欣然曰生未窺其面末後者段光明又豈可吝筆尖頭不效張天覺爲湛堂準點出令其照天照地太也笑而諾之大忘鄙陋誌曰師諱性珽象崖其號也福州福清陳氏子稭穎異長敦敏雖崇儒購史尤喜讀佛書一日遊吳山寺閱禪宗正脈見古德上堂拈拄杖云法身無相而今現形忽有省遂願出塵告歸父母久而許之授長樂常熙福公繫落受業未久腰包行脚聞金粟密和尚受閩人黃檗之請師先往候得隨參刈一日請益次纔開口密劈面一扇忙無所措白汗通身從此頗有得力處是期圓具明季出閩參破山和尚於東塏山器之命職維那一日山上堂云東塔今年結夏老牛老馬歸舍雖無水艸供看且有鞭繩惡絆正當恁麼時未審衆中還有擎頭戴角者麼試出來踣跳看師卽出以兩手

作擎空勢山云且喜共相拈拏拽拽把師一喝歸衆山便下座自此箭鋒相拄服勤六載自東塏歷南都入楚以至蜀之萬峰所在匡勦大資輔弼倒捋虎鬚當仁不讓如此機緣莫可勝紀崇禎甲戌正月廿一日山書從上來源手卷且附一偈云宮商一韻落胡笳和者還須風月家鼉鼻蛇頭分付汝顛拈倒弄任周遮乃辭太遜迹丘壑誓不見人無奈果熟香飄欲隱彌露緇素景從天龍推出遂開法龍蟠繼而住拈華而寶林而楞伽兩住黃檗最後受西陽司主冉玉岑之請住華嚴一日同衆芟茅次見一古塔空空語侍者吾不久當順世可瘞吾骨於此中果一月後坐脫時一衆恪遵遺命不復更問牛眠矣是年歲在辛卯越今十有七載有嗣法門人雲腹道智禪師中興西峰宗風大振慮師塔在西陽偏處獠地久而湮沒之且山川修阻禮觀維艱乃建大窣堵波於西峰寺後二千里外亾履躬迎樹之封之今又五季矣繼席本寺法孫我淨益聞禪師策杖求銘二百里許其子孝孫慈有如此者寧不令人敬之慕之耶淨公在武陵荒署抵掌數日細語詳言而珽公之遺言逸事余亦得以與聞已師真誠繩慈雅度孤標鉗錘妙密手眼

圓明本分艸料不事雕繪日雜傭作甘苦同均道場
七處圍繞千僧得法弟子若干人語錄若干卷世壽
五十四法臘三十五如此始末詳之行狀余仰師之
德企師之行肆口讚歎拜手爲銘銘曰

五燈照世 臨濟稱尊 允允發發 如火益薪

寶生象師 如來使君 首造黃檗 熱喝雷奔

白汗如雨 脫體若輕 後依東嶺 蕩盡家珍

卓錫無地 喪我生平 藏身丘壑 諸佛口吞

烏藤一出 萬指隨行 奴呼彌勒 虎視然燈

抽人筋骨 瞎人眼睛 道場七坐 雷轟十春

須彌鼓浪 渤海揚塵 今雖示化 犁然似生

森森頭角 藉藉家聲 有子雲腹 萬仞門庭

修大宰堵 千里躬迎 法孫我淨 徵余爲銘

知余學佛 強余不能 然則塔樣 果何所論

七尺八尺 三文五文 如此描邈 虛空有痕

畢竟如何 稽首峻嶒 峻嶒萬古 萬古常存

康熙戊午大夏月古閩祿崖道人陳寶鑰拜撰



行實

一初禪師

辛卯年佛成道日斷愚上座領世卿張居士設普茶
同兩序執事請師行實師却之衆致懇師云古人行
脚廣歷事多說之則可予愚鈍無知何足言也然諸
子再三不免一番露醜予乃當湖曹氏子父號奉松
母姓倪俱事佛父拜蓮池大師因無子法名廣嗣母
專禮觀音大士一夜夢一老僧入房而妊生于萬曆
卯七月十七日申時也至六歲從學遂名觀錫自幼
懶習書史常喜跌坐聞生死卽悲淚立志出家誓不
婚配十歲乞父教誦金剛經每至通達無我法處有
疑十五歲因父齋僧言及恭禪能出生死予卽請問
僧云那個是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予轉覺昏蒙
愈加迷悶日夜體究時刻不安少倦則自觸其首因
有血症幾死乃發願若不了悟永劫不休十八歲父
母俱喪異香滿室殯墓訖父友賽養愚家留住一年
遂往嘉興別通甫表兄出家奈兄亦留住一日登樓
覩蛇悚然失足忽覺大地平沉始悟本來面目遂述
偈云本來面目無藏處大地渾然獨露伊若也早知
燈是火管教飯熟幾多時時普明老人住桐月菴予
卽往呈偈老人云那個是你本來面目予登拳老人

云死了燒了又作麼生予云瞞我不得老人亦豎拳予纔擬對老人打一掌云好個瞞我不得予從此脫然復呈偈云生前不昧死後無迷山青水綠鵲噪鶯啼又凡情莫測聖解難評木童撫掌石女吹笙老人目之甚喜指叅東塔萬如和尚茶次尚云聞你做工夫得悟是否予云和尚甚處得這消息尚便打一喝便禮拜尚復打予乃同衆皈依是乙亥年事也次年尚侍天童予往問候遂叅密雲老人予禮拜密合掌顧視左右予珍重便出時有行者云居士路遠而來老和尚前何得一言不吐予云耳聾作麼遂至寮中禮尚尚云將得什麼來予扣桌一下尚云我則不然予云和尚作麼生尚整身云何不道祇有真元在予禮拜述偈云祇有真元在扣桌原無外芥子納須彌須彌還納芥尚笑領之予欲披剃不遂辭歸其年二十二歲因桐月老人已赴閩請卽禮弘遠老師落髮明年尚天童回乃住桐月今如菴也予遂往親侍一日尚上堂予出問卽今陞座則不問向上一句請師宜尚便打予云恁麼則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尚云知的事作麼生予一喝尚復打又一日鳳臺陸居士乞尚代古予偶近前尚云這樣好

語被你聽去予云不食這般茶飯尚云早已薰着予撫掌云此是自家的尚云既是自家的又來作麼予云若不來怎顯得自家的尚乃休一夜尚垂問未入門時脚跟下已喫三十棒未審踏步向前覓個甚麼衆下語尚不契遂命予下語予云千里特來呈舊面又一夜隨尚步月次予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尚云萬里無雲予進云青天也須喫棒又作麼生尚云燐破虛空予禮拜尚一路至方丈舉僧問古德皓月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堦下漢僧云請師接上堦德云月落後來相見問予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予作舞便出尚云放汝三十棒予與尚相契機緣甚多沐恩非一不能備舉辛巳冬結制命予侍寮記錄壬午春尚亦赴閩請道過建寧特進普明拜請老人陞座予乃隨侍直至曹山時途中受濕又水土不調遂有脾疾至秋轉覺困重不得已因介菴法兄回禾辭歸養病同過建寧進普明拜別老人誰料老人力歎過冬卽命予爲不理務侍者每言法門中事便乃哽咽一日老人示疾喚予入方丈云我心裡不安你還得太平也未予云蒼天蒼天老人亦云蒼天蒼天予拍膝一下便出又一日予禮拜起老人舉拳云道一句看

予便掌老人亦掌云且你一掌我一掌甚麼意旨予云請和尚珍重老人乃休予一喝便歸侍寮老人病劇一日索予二人末稍意頌予呈偈曰萬仞崖頭撒手時千差迥絕一毫絲瞎驢滅却非虛語遞代兒孫赤體支老人閱之深喜予二人擬出老人云兩個瞎驢向什麼處去予便珍重而出又一日老人喚至榻前痛淚法門中事慧命懸絲之切乃述從上佛祖血脉以大事命任子實愧病軀難堪重荷老人再四勉勵固辭不允卽出源流等件乃集眾舉拂謂予曰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今日老僧舉拂汝作麼生予便喝老人曰諸佛未出世輝天洞地出世後耀古騰今又且如何予以袖拂一拂便禮拜老人遂擲下拂子并書法偈授予曰沿流一段事竟無頭與尾付與獅子兒哮吼滿大地乃同介兄一時付囑是壬午冬予二十八歲也時雲峰法兄監院未幾老人圓寂予同二兄理後事畢至春乃同介兄出山至武林謁石雨和尚於寶壽乞撰老人語錄序盤桓數日卽歸承中欲尋老人業地於新豐古剎值鹽倉社菴宜生禪德并啓雲湯居士等殷畱掛笠未果遂應濮鎮黃菴主人普聞上座并檀越眾信恭請禁足一年是冬謁

雪嶠大師於東塔人事畢嶠問云你是那個予云老老大大何得忘却嶠云什麼處見老僧來予頤侍者曰快來禮拜大師時知客云是玄微和尚法嗣予云錯嶠云怪得恁麼利口予云錯錯嶠乃大笑命茶敘話畢遂辭歸甲申春又蒙興善禪堂馥生老師并本房白生法屬致書堅請住靜五載故得先師齒塔乃同介兄建於室中遂有裕菴蔡公捐資予乃編刻老人全錄并往徑山常住掃無幻祖塔幾蒙石雨和尚過訪稱重一日至室中偶見桌上予頤臨濟祖囑三聖偈末句云吹毛用了急須磨鴈眼龍睛不奈何纔著襦衫穿市過却來茅舍唱村歌雨閱之喜甚乃曰此乃濟宗要旨老僧期中亦嘗舉此問僧叢有知其意者如此頌出可謂親見渾沌矣於戊子秋受紳衿眾檀護請住永正禪院予自慚荒陋有負先師素願不私粒米接待方來不蓄分文滋培禪侶爲終老之行不料去冬有個盲龜恰值木孔誠出意外今因病困不能痊愈遂將院事托之作個無事人也此等說話明眼人前皆爲寐語祇因斷愚上座同張居士及大眾等逼予敗闕如此雖然猜金不復重爲鑽病眼能無空裡花久立眾禮謝而退

本智西堂傳

師諱如臈字本智福州福清人姓劉氏早歲喪親即
慕出塵不謀生產唯日與諸善友共營佛事年三十
禮支提升公落髮修諸密行一衆敬畏出嶺見雲棲
和尚授以念佛法門一聞諦信身心歡喜復還福州
閉關於水西之象鼻庵三載尅苦履踐每以靜中覺
諸念紛擾因閱傳燈至外道問佛不問有言無言世
尊良久處忽爾狂性頓歇不覺失聲曰世尊印證我
自是不假調伏淨念純至出關至支提一日山門經
行次忽面前開廓身心虛豁得大輕安遂有偈曰水
骨拄杖火毛拂釋迦不知是何物四方八面沒遮欄
信手拈來活轆轤丁卯至鼓山與履徵諸公謀與祖
庭延博山和尚開法山至一見器重舉爲西堂及山
還江右席虛七載皆師匡維衆事羣情向背一擬之
以真慈大悲人人德之甲戌永老人來主富山師復
內外調護且時與老人盤錯日臻玄奧常喜作無生
偈老人深爲讚美又呈前偈老人親爲書之諷勿令
人見浪杖人來山師復周旋無間杖人一日爲大衆

開示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雄辯滔滔辭鋒橫發
師曰和尚固慈悲但太費辭耳某甲祇兩句可盡杖
人曰如何師曰法本不生常住不滅杖人撫掌大笑
曰這老賊我今日識得你也後在天界寄師偈有火
毛拂子笑春風之句蓋叙師語也師操履深密見地
穩實容貌冲粹言辭簡雅雖德臘俱高而謙光燭人
精勤不倦見者意消癸巳四月初旬示微恙起坐如
常至十八日辰刻泊然而化世壽七十有七僧臘四
十有八

鼓山爲霖和尚髮香錄

行實

孫野菴題

二隱謚書記及大衆請問和尚叅方因緣望爲吐露以起後學師曰吾乃蜀之合陽人也俗姓蔡母余氏自之江南今已三十年生平履歷得不忘乎設言之未必備記兄時先母以雞肉置盞中餵之卽嘔吐如粥飯不潔卽不食先母惜之故嘗與予推命似不可婚遂送木里金鍾寺依道然叔出家時年十歲然雖志存釋典無奈資質愚鈍縱勉力如不習相似凡見燕坐者心多喜之至十七歲遂南遊入講肆屈指十四年至丁卯歲息肩當湖會毛俞諸公於德藏譚楞嚴有水乳之契卽畱掩關閱藏未及半載偶染痢幾死俄想生死無嘗瞬息異世豈有閒心尋於紙墨彼時卽欲破關叅先和尚因毛公再三苦畱遂止雖身不動而渴想猶馳正躊躇間忽接友人送先和尚語錄讀至叅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頓覺疑情猛發寢食俱忘研窮兩載竟無趣向至庚午春先師過當湖因遣護關俗子傳語問先師師云教他關中莫妄想疑情愈發又將一載竟無所知如木人相似偶爾散步不覺失足墜樓正當跌時如夢忽覺便會一念未生前底道理隨口一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遂破關走姑蘇

見先師於清涼菴中便問學人絕迹而來特爲親近和尚答云莫妄想進云未審還有堂頭也無答云看脚下進云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答云莫錯會好予便禮拜至辛未春先師赴育王請予亦追隨入室問云和尚還認得學人麼答云不認得進云也知和尚認某甲不得答云不識羞予便喝先師拈棒予便禮拜設茶次先師舉洞山泰首座話索衆下語時下語者甚多俱未恰先師意予於稠人中高聲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先師云何不道菓到口邊被人奪却解制上堂先師舉世尊初生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人擬討甚麼碗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老朽自此全身脫落深徹棒喝之旨又於天童入室先師問汝從甚處來予拂袖便行先師隨卽一棒予云蒼天蒼天又癸酉秋予自新安歸克搬運一日擔瓜值先師云你揀大底挑那予云信手搬底先師休去又一日將破碗入庫取桐油值先師云你爲甚麼打破嘗住碗予云不是某甲打破底先師云爲甚麼在你手裡予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先師云賠了碗去予便展兩手先師休去其年冬克維那先師入堂見數僧不出坡先師訶云爲甚麼不出坡予云俱是告假底先師

云只如死去閻羅老子鐵面無情將汝打入鑊湯爐炭牛頭馬面不容告假汝等諸人又作麼生予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先師猶怒罵出堂又乙亥冬先師上堂予問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悟麼先師云你還夢見麼進云悟尚不悟夢個甚麼先師打云你卽今是迷是悟予云學人不在迷悟裏先師云且道打在甚麼處予便禮拜先師因事出山予亦隨侍至姑蘇有干如諸居士請先師於張宅園中暫憩未半月而寧郡當道并諸鄉紳力延先師還山道經樵李時先師有微恙履素黃公畱於園中忽一日先師陡然改意必欲單丁遠行乃力却隨侍輩遂付拂致囑却之再三方受老僧念先師病體仍勸先師還山以滿衆望先師方允諾老僧仍隨侍還山其年冬先師命作西堂這都是先師會下時因緣其他未能備舉邇來之狀汝悉知之不待言也謚率衆禮拜而退

林野奇禪師語錄

天童林野奇禪師塔銘

吳興道場山萬壽禪寺住持比丘道忞撰文

李白之送友人入蜀也則曰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其早發夔城也則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蓋蜀地山川險阻自古記之矣惟山峻水湍故其人類性剛而果決堅忍耐苦勞以之向道則勇往易於入作殆亦風土使然不殊或謂殺天下人之馬駒間世而一出焉斯有之何以繼雄代作半起蠶荒之國無論法眼雲門從金剛大士劈華嶽以分流卽臨濟兒孫光明烜赫統系相承以來十傳則有東山演十一傳則有昭覺勤十五傳則有臥龍先十六傳則有徑山範二十四傳則有海舟慈沿流至先師悟和尚閱世且三十矣復有今林野禪師豈五丁鑿道天固爲法社開象龍之路與師名通奇林野其字也合州人本姓蔡氏生而澄靜不類孺子不喜肉食時年十歲父母度其志向非塵網中人因命依金鐘寺叔父道猷爲童行十七歲剃落性樂禪寂默讀誦至年十九恥州縣僧庸碌不足尚卽慨然動他山之念繇是出峽南遊默飮江南講肆十有餘載業息肩當湖方期掩室千朝翻閱如來一代時教俄患痢瀕死

乃知經綸之學非究竟法也時先師悟和尚正王化金粟渴欲就叅爲緇素留不果往適有傳粟示衆叅禪偈師聞之懷疑不已極力冥搜茫無所入會粟過當湖則加額曰天賜我也亟遣僧請益粟曰教伊關中莫妄想益溟滓莫測所謂心智爲竭殆如土木偶人者經歲時忽一日失足墜樓恍然而覺遂成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聞粟在吳門卽日破關走金閭不以寒暄起居玉帛見粟直奪角衝關左屬橐鞬右執鞭弭與粟相周旋粟固奇之逮明年粟赴鄧山師亦隨往偶檀越入山設茶粟舉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因緣命衆下語諦當方許安排師時在衆卽曰食到口邊被伊奪卻粟爲首肯叢林以此知名又粟因佛誕示衆世尊纔出母胎便解指天指地你等諸人猶向山僧擬討甚盃拈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於此全身脫落透頂透底無復纖纖留礙凡侍粟十年逢場對壘兵交刃接每每倒持虎鬚未或當仁少讓既受囑累猶居天童座下踰年始應禹航廣化之命至壬午秋悟和尚示寂師奔赴通玄衆議住持枚卜同門三卜而得師名不容推遜乃繼席焉提策方來直據本有雲蘿雪擁五

見氷霜群峰讓其高寒禪侶慕其慈嫗雖極枯澹寂寥學者恒較湊如歸以出隊嘉禾爲閭齋黃觀察寓公高水部曾城汪進士堅留勉任東塔未幾移主棲真既而天童席虛明州當道士紳公議歸師復遷居太白前後蒞衆十年夙興夜寐寅畏小心雖在安常處順之中每懷臨深履薄之懼然屈申以道持正不阿苟道在必申不以利害權勢稍爲貶損方師初起天童山門以夙孽構訟在郡郡司李欲一瞻顏色左右亦謂乘間得以相免師堅志不往及司李崑人請齋爲一赴然竟席未嘗片詞干訟事其持正皆此類所以四坐名坊非有子夏之先一出輿情共舉視彼巧力而謀與夫詭遇而獲者顧不可風範一世也邪師應機接物出語渾樸不爲趙昌之華葉公之龍徒事藻繪以炫燿見聞至其一二見狀中者則所謂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任二年感微疾衆請辭世偈師瞋目曰要去便去害甚熱大時有出治上座求更名師援筆書行果二字乃曰行果圓成遂擲筆端坐而逝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一塔瘞全身於寺前新菴之左子蓋有語封其戶矣其門人二隱謚自閑覺佛古聞來乞予銘其塔子媿不文無

以行遠然辱在同門知師最悉念非子恐師行業久而遂湮抑後有景行之賢將無繇攷鏡而仰止夫師則予責也乃論次其大端序而銘之銘曰

達磨一宗丕顯曹溪南嶽衍長日識於西馬駒是有血染霜蹄躡躑一躡四海平夷臨濟振興光賁五燈有嚴孫子碩大無朋世更太白六五親承雲蒸霞蔚鳳翥龍騰十二人中師其後出嘉苴川僧性實難匹撒手危樓翻身柳栗機警用圓風雨暴疾起坐通玄衆山爲低騰空漢迥華頂雲迷蘭滋芳甸惹紉春畦聲馳湖海著意攀躋權哥東塔灣弄棲真慢天布網萬里垂綸鰲山連釣丹穴齊緝鼓須彌浪揚渤海塵晚據天童莫安太白風漾文波池涵素魄逸翮摩蒼神魚縱澤合浦珠還風規猶昔馭衆圓合律已端方逢強不弱遇柔寧剛孤風卓卓燁燁謙光下無與儔上無戾王行果圓成出世功終破沙盆碎正法眼空一錫無縫八面玲瓏嗣燈有人光照無窮

林野奇禪師語錄

天童林野奇和尚行狀

明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前左春坊庶子兼侍讀學士掌院事纂修國史經筵日講冊封魯藩正使正治卿中奉大夫禮部右侍郎曹敷拜

撰

師諱通奇號林野四川重慶府合州人父蔡母余生於皇明萬曆乙未十二月廿六日幼時深靜沉默不多言笑衆皆異之遇葷不食有日者一見輒驚謂此寧馨兒他時當振祖佛家風母聞遂不議婚至十歲送本里金鍾寺道然師薙染習諸典籍宛如夙諳見有疑神燕坐齋居淵穆者必喜敬之蜀中風氣崇尚有爲師每厭薄雖居梓里惟以參訪爲懷至十九南遊歷講肆十四載南中數大老欲以大座相歸師略不顧丁卯歲息肩當湖德藏遇毛俞諸公請演楞嚴嘆爲希有遂留掩關問藏義雖無疑實有一種放不下處如負他人宿債不半載忽染痢垂危覺生死無嘗瞬息異世何暇窮年紙墨便欲破關參尋知識奈毛俞諸公苦留遂止身雖羈縻渴想猶馳偶閤密雲悟和尚語錄看至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頓覺疑情猛發寢食俱忘將從前所知所解一應

拋却詩文註疏盡投之火如周金剛親到龍潭時也至庚午春聞悟過當湖遣護關者求開示悟云教他關中莫妄想師愈覺疑情熾盛全無所知如木人相似一日散步失足墮樓若夢初覺會得一念未生前面目隨口說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遂破關走姑蘇見悟於清涼菴中便問學人絕迹而來特爲親近和尚悟云莫妄想師云未嘗還有堂頭也無悟云看脚下師云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悟云休錯會師便禮拜自此心意泰然對境逢緣如江河之行地辛未春悟赴育王請師入室問云還認得學人麼悟云不認得師云也知和尚認某甲不得悟云不識羞師喝悟拈棒師禮拜悟便休是時法席雖盛悟實雅罷於師一日茶筵悟舉洞山勘泰首座話索衆下語俱不契將撤菓師於稠人中高聲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悟大悅允喫茶解制上堂悟舉世尊初生機緣拽杖下座一時打散師於此全身脫落深徹棒喝之旨自此機用軼格牙爪猛利莫之敢撓悟應天童請師入室悟問云你從甚麼處來師拂袖便行悟便棒師云蒼天蒼天爾時天童初興開疆闢土諸務煩劇師雖道體恂恂悟誠勿過

勞卒不以懦軟成習欣執搬運之役一日挑瓜悟問云你揀大的挑耶師云信手拈來悟便休又一日將破碗入庫取油悟問云爲甚打破常任碗師云不是某甲打破悟云因甚在你手裡師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悟云賠了碗去師展手便行冬期立師爲維那於堂中調變群衆整肅紀綱往來衲子有林古佛之稱一日悟入堂見數僧不出坡訶云爲甚不出坡師云俱是告假的悟云如死去閻羅老子鐵面無情將汝打入鑊湯爐炭裡牛頭馬面不容告假又作麼生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乙亥冬結制悟欲命師爲元座或有議者以師色力欠強師正色而言曰這個不是管三軍遂堅辭不就一日悟上堂師問云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悟麼悟云你還夢見麼進云悟尚不存夢個甚麼悟打云卽今是迷是悟師云學人不在迷悟裡悟云且道在甚麼處師便禮拜悟乃休金壇王內翰喬梓入山一覲師容若有宿契卽恭請掩關師固辭悟勉云佛種從緣勿過却也爰題像送別云咄哉這禿有眼如盲有口若啞手拈條棒問着便打不知落處問取林野遂受請掩關於東禪寺忽聞悟有瀉山之行卽破關復

入天童未幾悟因事出山師隨至嘉禾寓黃閣齋觀
察素園中受付囑焉時已卯秋九月也其年春黃夫
人夢見庭前丹桂二株叅天盛開其兩公子俱赴秋
闈擬係此兆豈意選佛昭茲嫩瑞遠近皆爲仰止顧
瑞屏宗伯同寧紹兩郡當道縉紳再三敦請悟和尚
復返天童冬期立師爲西堂爾時天童氣象聿新規
制咸備龍象駢闐鍛鍊之責悉皆屬之於師庚辰六
月辭悟任靜於餘杭之廣化寺杖履風高門庭孤峻
學者登堂莫敢攀躋壬午秋聞悟訃音奔赴通玄衆
推結席枚卜龕前及師者三義不容却乃居方丈孫
司馬碩膚諸檀護堅請開法風雨晦明歷諸艱閱五
載其付授者二隱謚自閑覺大衛壁博融本慧日昇
破顏祖大用志佛古聞法澍長雲將清商尊玄漢日
杲牧菴則一十三人所有機緣俱在全錄平素書問
訶禁戮藏天台惟陳木叔司馬爲所雅重乙酉春有
詩贈嶺外遊雲來又去忘年拙衲定荒嶺之句丙戌
秋陳以絕命詩十二章手書告別師又有才敏忠良
世少儔赤心報國只君謀之語以誌悲感通玄峰頂
高峻衲子奔趨殊爲艱苦師遑遑托病以謝往來力
追高峰行履無如聲聞四表龍象聿臻法堂寮舍尚

有未了之局難以多聚是以拽杖出山丁亥冬至嘉
禾黃觀察閣齋高水部寓公汪進士曾城諸縉紳檀
護請住東塔寺安期旋爲錢閣學塞菴公暨諸縉白
請住棲真古剎次年春湖州當道士紳請師開戒於
護生禪院己丑冬寧紹台三郡當道諸紳於棲真寺
請師住天童此時得法者空生慈佛海雲破夢義乳
峰潔白兆新歲石周悅可明了悟能拈拾學雲峨喜
默雲耀無礙轍了源昭法壇海含章益雲父徧卽香
觀月瓢度十有八人庚寅五月初三日入天童雲龍
風虎百廢俱興緇素依皈真如怙恃臨別棲真四衆
號泣若失所天比住天童連年荒亂米價騰貴人懷
憂恐師每入堂安慰且屢謂客司云萬勿阻撓方來
此間若不容納更向何方行乞五六千指處之裕如
當師初入之年公門如許藤葛師一味以恬退自居
其生端者各知慚愧至如賦役之累法門所憂師與
念尼王海憲不壞世間相而譚實相則立自運之戶
師於東谷諸影堂岡分臨濟與洞上悉見鼎新之績
道法衰晚人多趨炎卽欸客亦尚奢華師入山便復
悟和尚舊式久而勿諉冬夏布衣草履見有衲子輕
裘緩帶則曰非吾類也淡泊之操始終無間師初恙

時衆不以爲意師便對侍司云病來便作死承當我之報緣將盡凡事所當決者勿復怠緩忽一日師謂衆云古之任持有病遷居延壽堂理當然也老僧猶且端坐丈室何以表率後昆遂設榻於新菴杜絕酬應有叅叩者直掌粗拳鉗錘倍辣雪竇和尚問病而至必欲師歸方丈師從容而返築塔無基堪輿擬以新菴定穴師聞之斷不許可印山乃以玲瓏一穴舉侶師肯之病中機緣不能悉載一日自閑覺首座見師病危問云古人臨末稍頭遺下一言半句作將來眼和尚卽今有何垂示師云動着禍生覺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要你多口覺云不爲分外師驚面一拳覺禮拜一日師顧道安云得個正命時安云一切尋常師展臂云得與麼瘦安云管他作麼師云隨他去也安云何處不稱尊師點首時壬辰三月廿九日也日輪當午出冶從天台回師瞪目眎之問云汝來也冶禮拜師云是恁麼時候冶云承蒙記莧求和尚更名師云行果圓成遂安祥而逝室中先後付授衣拂得法者梵欽中印山先道安靜破夢辯雪菴如芥子彌止休淨三默權物外遠獨朗日自安悉肯諾滿松濤敏出冶果雲高慧慧聞定友雲陰純樸汶印

月淋十九人焉按師僧臘四十有一壽五十有八全身塔於太白玲瓏岩新菴之左師之生平懿德令儀無所容其贊嘆以高弟二隱謚公與余最稱道契憶二十年前師與余同年周孝廉君謨知微善追仰清微緬懷亡友所謂千里一堂百年一日也乃爲略述天童一脉授受之大槩如此以俟後之作者攷鏡全容

行實

月壇十律師

師於甲午年春辭禹門一則禪德接住安龍湖山一日大衆入室作禮乞述行繇孤燈云人疑和尚爲公爲卿請示行實以決衆疑師云余生寒微家更無異跡乃蜀重慶江津毛氏子母姓陶因夢僧送桃令嗽感而有娠於甲寅七月廿日未時生乳名應僧寄名於寶山師從幼喜親雲水未幾聞金剛經遂著意理會自思身如夢幻生歿臨頭誰作主宰故持金剛經年至十六壬申春侍母朝寶頂余乞僧指示僧云你年少且去念佛於是將經曉夕默持後感異夢不覺疑情頓發自謂遠離顛倒夢想此夢從何而有遂求決於僧僧云成佛成仙祇在心卻如沙裏去淘金塵垢淨時金自現免向他方外面尋余聞之疑情益甚胸中似有物礙不能自釋一日獲楞嚴解謂忘境不忘心終成虛妄余問之老衲衲云境可忘心不可忘忘心則成灰物予曰終非究竟又請益一老宿宿云

你如何予曰心忘境自寂宿然之示偈云莫執忘形與灰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兀坐探淵源始得見性識天真予禮謝復閱楞嚴幾忘凍餒因患寒疾三返舉止唯艱誓願出家是夜果拿奈瘡瘡愈重白母難髮於奇名師會下未久令過經弗合予志遂往重慶謁破雪和尚雪云何處來予曰本地雪云何處人予亦曰本地乃咨念佛話雪云念佛也入地獄不念佛也入地獄予曰不會雪云參去遂辭參歸源大師改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二年心如木石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至一切迎賓待客渾無異念總在一歸何處上著到忽一夜至四鼓時心境俱空豁然有省往昔礙膺之物一時粉碎若佛若祖自我流出始知婆娑原是小新婦遂呈偈倒跨崑崙走得來忽然又被火星催通身逼拶腥臊也惹得虛空沒下挨源曰猶是蝦跳不出斗予震威一喝云請師速道源云蒲團圓似鏡予拂袖便出一日辭源上別峰依破雪和尚雪云者裏刀耕火種住你不得予曰更某甲不得住後稍有未到處溪加鉗鎚不意雪師示寂後依靈筏和尚甲申六月避秦侍筏過銅梁白水寺值夜半予曰請安筏云著忙甚麼汝欲圖快活去予曰不妨

疑著一日命作中秋偈曰目擊天樞耀山川瑞色新一輪橫海上遍界盡光明後然之丙戌菊月辭筏抵婺川參象蛭和尚問猛虎不棲平川停龍不宿兔穴未審以何爲據象云氣冲霄漢予曰恁麼則靈然獨露去也便出丁亥春侍象過彭水象云你昔在別峰做甚麼予曰一事也無象云恁麼空度日子予曰穿衣喫飯進西司職後堂予具威儀辭象云誰賓誰主予一喝便出因上堂問威音者畔卽不問威音那畔事如何象云庭前數株竹予曰猶是者畔事象云門外幾莖松予曰某甲則不然象云你又作麼生予便

喝象便打予拂袖而退一日予舉起坐具問恁麼則錦上添花不恁麼則戴角擎頭總不恁麼時如何象便打予一喝象又打予復喝象連打予連喝而退又問平定干戈卽不問衣甲卸下時如何象云天下太平予曰太平後如何象云萬民樂業予曰恁麼則野老謳歌去也戊子春命理叢林兩載甘苦備嘗一日值禮懺次象問爲甚代魔王禮佛予曰不敢負恩云魔王有何恩予曰切莫瞞人遂命頌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知恩報恩阿誰識得云未在更頌予曰蒼天蒼天象休去己丑臘參本師迎於旅亭師云甚處來

予曰黃檗師云何人同來予曰祇是某甲更與阿誰師云黃檗安麼予曰和尚請茶遂侍師過禹門職維那兼理方丈上堂予問爐鞴初開鉗鎚大展衲僧性命盡在和尚手裏師云汝喚甚麼作性予便喝本師驚頭一棒予曰恁麼則和尚性命亦在某甲手裏本師亦打予拂袖而退一日觀水次本師把住云不許思索呈水車偈來予卽口答曰團圓一箇子平地波濤起濟人兼濟物不濟心不灰庚寅年職西堂入室本師云臨濟兩堂首座相見齊下一喝那一喝是賓那一喝是主予踊身而出八月命看牛山監收本師以源流拂子竝信金至予曰某敢妄荷此任耶卽抽身出綬陽以啓呈上曰叢林有興廢佛法至周零蓋爲不得其人倘得人又何患佛法之不盛叢林之不整也且某原一儒夫未具大乘根器豈敢妄擔重任耶云云辛卯夏歸觀大冶兄云請源流一看予曰不必治云毒鼓已振三巴堅執作麼予因而受之者便是從前參請之繇今日衆兄弟相索不得不出此醜

無疑大師暨徒行勉達已二師合葬塔銘

無疑大師諱某，同安涪海人，俗姓林，中歲厭俗捨家，投禮印指大德，披剃於金門寶月菴，性姿純實，篤杜多行。雪峰巨和尚初開法羅山，師知院事，拈鋤勤劬，以身率衆，時蒙激發，知有向上事。達和尚移住芙蓉，師結茅於三秀中峰，刀耕火種，不染外緣。俄戎馬生郊，同安石尾，相繼淪陷，僱屍填城野，師偕徒行勉，哀而瘞之於同安城北，立同歸所。歲壬辰漳郡被圍，閱七月，城中人相食。及清兵南下，轉戰百里，積骸如山，晁穢潰爛，見聞咸畏。時巨和尚受周方伯諸當道請，於漳南山寺建水陸大道場，憫斯暴露，委師揜埋，師領徒行勉，徒孫觀素等，募衆任其役，烈日苦雨，備極辛勤，收斂錄骸，仍置同歸所，於南山寺側，建萬善菴，香燈鐘梵，以資冥福，遠近皆聞，感泣涕漣，以爲真大士行願也。及乙未歲，仙遊城陷被屠，師亟赴收埋，如同邑漳郡。計十年中，所瘞死不下百萬。嗚呼，斯生人之慘變，而苦行殊勳，非師則孰能之。同邑有甘露遺址，檀樾陳公墓師道價，延以鼎新。師乃歛跡山棲，與諸徒向饒頭下成辦已事，歲在某年某月，示微疾數日，奄然而逝。師生平功行，未易枚舉，嘗住輪山圓通菴，接納雲水，至者如歸，又重修輪山大殿，輪奐一新，蓋其願力深厚，所舉悉成就也。小師行勉，諱某，涪海蔡氏子，年二十，從師剃髮於寶月菴，因讀石室語錄有省，遂造青林，參重眉和尚，服勞數載，值世顛連，人罹非命，乃同本師疑公，掩骸之役，戮力居多，又募砌石尾城通溪石路數里，以便跋涉。重眉和尚住漳隆壽，師復依爲化士，遂蒙付囑，住山四十年中，山居數處，俱以力耕辦道，晚隱溫陵金粟，刻苦不懈，無改於初，及將入

滅，示疾於示現菴，遂沐浴更衣而化。達已師，諱某，本邑某鄉某氏子，從疑大師落髮於三秀中峰，遍參知識，潛獲密鍊，後造金陵，得法於清涼劍門和尚。歸隱舊山，單丁獨處，耕種自給，影不出山者十餘年，一旦示疾，端然趺坐，樵者推戶撼之，已脫去矣。嗟夫，像季陵夷，祖庭晚暮，虛聲徒煽，本事多虧，有如大師師徒，弘願披於泉壤，貞素遐乎俗流，父子同風，始終一致，誠希有也。塔建於甘露本山之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進宮，合山僉議以二師附空焉。素公實來徵銘，余既重師道行，而素公得法隆壽，爲法門猶子，諱不可辭。銘曰：佛事浩博，法海闊深，能崇佛行，斯契佛心。斷斷若人，爲法忘軀。薄彼僞巧，守樸若愚。刳連類仍，生靈頓踣。徧地枯骸，啾啾鬼哭。師秉悲願，提攜掩覆。百萬含識，同歸安厝。行滿功圓，亦復不尸。巖巖息影，日事鐵基。勉達二公，志合行專。去來自在，誰辨的端。體依甘露，神棲淨域。勒銘無飾，以示軌則。

行狀

劉屏破石卓禪師

師諱悟卓號破石蜀之果城宕渠望族陳氏子也受
天童悟祖戒嗣香林禪師生萬曆己酉十月十九日
母當妊時不啻年七歲詣本邑羅漢寺依母舅學應
佛一日舅沒復甦云吾守毗尼無不精嚴尚有字義
差訛將置吾於鐵鷄罩內爾等珍重示畢而沒師聞
心動即薙髮淨身年十三會本邑余隱洪先生公車
北上依赴京師參學至江陵辭余住白衣菴持水齋
三年一尊宿云師妙年行願如此何不廣參宗匠師
如指遍參謁天童悟祖祖號師破石居六載仍還羅
漢寺年三十有五矣遭申酉蜀亂避地入黔三任名
刹後受武陵侯楊公請任石旂檀禪院癸巳臘八
偶憲衆乞垂開示師云諸公之見如斯有負依吾年
久道人家還有者箇在乃豎指云會麼衆作禮師云
其來也無礙自在其去也自在無礙呵呵呵入泥入
水無在不在了無了處隨他去毗盧頂上任優游示
畢而逝師性介乏嗣而侍座者英俊瞻依請益者名
公斗仰任世四十五年坐臘三十二語錄諸稿未及
剞劂被兵燹失之僅搜殘編刊行於世

住綠蘿繼祖堂戒子發林謹狀

錦屏破石卓禪師雜著

祇園禪師像



伏獅祇園剛禪師行狀

師諱行剛號祇園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俗姓胡父
字養素母高氏陶氏師蓋陶出也師自幼樸實好念
佛晨夕禮拜歲十八適庠生常公振末期而寡翁姑
在堂盡心奉事一日忽思光陰迅速空住閻浮生死
到來將何作主愁悶日增以不能參請知識爲愧日
夜精勤長跪佛前願此生得成正果父母止生師一
人惜如掌珠誨勿茹齋師于是絕飲食父母憫之方
隨師意其年二十六歲叅天慈老師依慈行爲師二
十一歲父喪二十三歲往金粟叅密老和尚師問云

那裏是我安身立命處老和尚云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禮拜退自此以後只體究那裏是我安身立命亦無入頭處終日悶悶不樂自惜空過時光三十四歲喪母決志出家所有屋產衣飾等一切俱捨翁姑兄嫂留師不住父母墓傍向有祠屋師又增置數楹棲身終究立誓不往俗家三十五歲薙髮復往金粟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師問心如杲日時如何密云你曾悟麼師云實未究竟求和尚慈悲開示密連打三棒師禮拜退往鹽官叅二宮慈菴老師求開示菴指叅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久無入頭菴云你因緣恐不在我處可往金粟叅石車和尚師從之其年三十有六粟問你一向作甚麼師云叅萬法歸一粟云一歸何處師云不會求和尚開示師打云你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遂跪粟前討箇落處粟連打云今日畢竟要你還我落處師云我實不會粟云你是箇靈利漢有甚不了師云只是不會粟云你叅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去師領話又叅一年復謁粟亦無下口處粟云你過了一年原是這般模樣甚是不悅復云你從今此去若不大悟不用見我師從此回菴七日爲限痛切追究自恨愚拙向佛痛哭睡魔

又重將戒衣頂戴跪于佛前遇境逢緣初不放過晝夜逼拶不得透脫一日正坐時如暗室中忽見白日須臾又被浮雲遮却蓋工夫太急不惜身命一日吐紅三碗飲食不進其工夫實不放過雖省發數次本叅尚未覷破又往金粟坐次粟問慈行師你看那則公案慈答云叅誰字師在傍有省遂答云問是誰答是誰穿衣喫飯任施爲粟云你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乃頓足粟云你死了燒了又作麼生師豎拳粟便打師云和尚死了燒了在甚麼處粟云海底起紅塵師禮拜粟云見處也好未曾透脫師遂回菴禁足自己立誓若不透脫決定不休二六時中切切追究於此漸漸得力正在疑中忽然裂破話頭遂作偈云父母未生前虛凝湛寂圓本來無欠少雲散露青天其年三十八歲一日午間剃頭下單立地面前豁然一開身心粉碎魂飛膽喪觸目遇緣無不了了復到金粟師問云動靜不相關隨緣本自然觸處非他物頭頭自現前請問現前後如何行履粟云你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金粟山頭萬枝松粟云非汝境界師云打開珍寶藏露出夜明珠粟云此話且置還我實悟底境界來師云出入潛龍與師同用粟云未

在更道師無語粟便打遂呈偈云直下承當事不差
息機忘見始堪誇心如杲日當空炤燦破乾坤無物
遮又一日粟問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云眉橫鼻直
粟云未更道師云雙手托開華藏界當機覷面現
如來粟云如何是你日用事師云穿衣喫飯隨緣瀟
灑粟云如何是你體師云體徧三千界無去亦無來
復呈偈云體性圓明徧大千如如無礙任隨緣一真
獨露常光現照破乾坤劫外天一日設齋請粟上堂
師問云向上宗乘即不問纖塵不立事如何粟云藏
身露影師一喝粟云喝後又作麼生師即禮拜是後
粟乃付如意師呈偈云如意拈來一脈通無今無古
耀虛空若還識得真如意不動如如在手中崇禎戊
寅二月初四粟示徵疾命師到山粟問一靈真性不
假胞胎時如何師云凝然湛寂粟云出胞胎後事如
何師云赤條條地粟云作家相見事如何師云當機
覷面粟云好好爲後人標格遂付祖衣粟云此衣表
信善自護持并囑付云云時師年四十有二從是隱
跡胡菴真標實履攻苦食淡艱辛備嘗順治丁亥潯
溪帷儒童居士及李宅諸檀護暨縉紳士庶請住梅
溪菴菴師辭再三勢不能已方允其請師先省候古

南老人叙法脉然後入院衆嘉師知大體菴今易
名伏獅禪院師至院時或謂師現身未山尼恐此鎮
難以行化及見師法矩嚴肅性地朗徹手姿儀表卓
犖不凡兼之平等接人無論貴賤一以慈悲本色接
待動靜語嘿間令人意移神化汪汪乎若江海之無
不納覆載之無不容其時遐邇聞風戶屢日滿或又
以常住錢穀爲念師遂引丹霞終身一布衲趙州所
卧惟一折脚床匾擔山餐橡栗過日楊岐破屋不蔽
風霜清苦淡薄元是衲子家風祖先模範昔芙蓉楷
和尚終身不發疏簿不請化主我當效之至今敬守
清規不立化主皆先師作法之良也自是禪侶輻輳
禪堂狹小難以容衆更闢西禪堂一所寮房一帶數
日落成先師不過隨緣任運並不以營建繫念每年
結制自淮海閩廣江寧諸省禪人不憚險阻而來先
師但以本分接人掃斷佛祖葛藤拈過諸方藥忌得
師一機一境便得終身受用感禮不休其勘辯學者
決擇心法雖久衆宿學不輕許可縱禮意殷勤朝斯
夕斯異獲印證師痛棒熱喝如秋霜烈日並不少貸
其真切爲人有如此者厥後沐其教誨沾其法味即
獲諸方付囑孰知俱從吾師大冶中烹煉得來所有

法語偈言迅口衝出了不經意其必歸於警覺開蔽
 俾悟正知見而後已間有儉人宵壬素稱梗化見師
 卽皈敬改過自新有簪纓世胄貴介自矜見師則虛
 懷改容稽首求教文人墨士世智多辨見師則韜鋒
 斂鐔似訥如愚又有老衲高賢觀一切主席叢林無
 足當其意者聞師道行無不心折稱道不絕謂古來
 千有餘年發明此事者亦多大開爐韞煅煉聖凡如
 星中棟月惟師一人而已以後承風接踵者比比豈
 非吾師首倡之力哉當先師祖事和尚開法金粟法
 席甚盛首以如意付先師諸方禪侶無不疑駭至是
 親師從真叅實悟中顯大機大用咸自遜謝又昔天
 童密祖翁師初見時尚未雜染卽以鄭十三娘目之
 信爲不誣矣及師之至德感化有難測識澈浦吳釋
 仙居士其室法名超慧以釋仙之去世請師對靈說
 法吳氏諸眷屬未識師面者皆預得異夢夢中見師
 神儀挺特五色寶幢空中垂下及師至時見師形儀
 宛若夢中無異咸贊奇哉嘆未曾有以故闔宅篤信
 俱乞名爲門弟子當湖一音見兄新構禪堂請師隨
 喜舟尚未泊岸集千人諸善士懷香跪迓請益求示
 者無間晝夜街衢巷陌挨濟不通師遂曳杖闔邑僧

俗男女皆垂淚懇留師不顧壬辰春息乾師伯請師
 往鹽官爲母昭覺師舉火宰官達士并優婆塞優婆
 夷咸以活佛出世得覩慈顏爲快自城中郊外蜂屯
 蟻聚羅拜道側者幾以萬計及舉火事竣鄉紳士庶
 或請上堂小叅或求皈依開示肩摩轂擊杖履爲之
 不前又或齋香儀爲敬或陳齋筵爲供師力辭不起
 如行雲野鶴卽掛帆梅溪不及見師者舉如怨如慕
 如泣如訴徒步至伏獅識荆求教如嬰兒離母不可
 名狀四方縉素咸稱曠古奇觀自天童密老人後未
 之見也壬辰仲秋師以末法不分皂白出世者衆卽
 不上堂閉門守靜故退院法語有衲衣下事問取堂
 中二上座退居且作神仙客瀟灑清閒天地閒語矣
 已季秋師往雲棲修水陸儀文見蓮大師遺風不墜
 戒律精嚴謂言當今禪和見到者多行到者少必須
 嚴守戒律行解相應庶作中流砥柱不可口口談空
 撥無因果自誤誤人戒之戒之師其時不自彰名作
 一雲水道人白龍魚服不可測識時隨侍孫俗姓
 孫有兄字子奔諱鍾瑞者三教精研眼空一世與師
 機緣相契爲師瓜葛時亦隨侍盤桓一月密窺先師
 行履嘆爲莫逮師在伏獅開化八年聞其風者如雷

靈瞻其貌者如春風聆其教者如甘露設假以歲時
闡化宗猷正未有艾惜乎昊天不弔甲午春慨有離
世之想時義公珂掩關潯溪般若菴七月師以手書
喚之公至師見欣然曰老僧世緣已盡自知九月要
去矣公云和尚是何言歟還須久住度衆師云白牛
固水草尋常然而脚下無私要行便行至八月初八
日果示微疾粒米不進其容色如常徒輩請醫投藥
師不肯嘗衆跪哀懇師決云我病不須服藥自知秋
殘必要去也衆聞涕淚不止師云我休心已久有何
繫戀但末後數事須得古南法叔來時古南老人適
謝事天童回舊院師聞之喜曰是滿我念也卽命徒
輩迎至居士胡觀舟師之姪也同坐榻前徒衆環立
師面談巨細命義公珂爲伏獅第二代住持指撥諸
事井然有條師雖自主蓋欲古南老人爲一證據耳
時九月初二日也塔院委義川朗料理伏獅命義公
珂主席檀護省候皆面言之更言願始終護法十八
日以祖衣二頂付義川朗義公珂囑云祖祖相傳一
脈善自護持深蓄厚養隨緣化度至廿三日喚大衆
集方丈師云汝輩隨我有年我去世後當守我規矩
無得效世俗行孝禮復云我還有三日世緣寅時當

去廿六日後事周備至中夜師問外事完衆云已
備卽索浴更衣趺坐說偈曰如月映千江一輪光皎
潔今示以趺坐衆生瞻覲破若問末後句撫掌云只
者是微笑而逝時九月廿七日寅時也至辰刻頂門
煖氣如蒸聞訃執香來弔者莫計哀聲震野龕留三
日顏色若生遺命塔全身於伏獅院之右世壽五十
有八法臘二十有三嗣法門人普聞授遠怡然超宿
義川超朗義公超珂一音超見古鼎超振一揆超琛
奉教緇白弟子不能悉數惟寶持超湛朗月明內雲
巖通猛頴覺超珪隨之最久終始如一敬師不衰師
相魁碩面如滿月舉止態度純乎丈夫氣槩瞻其儀
表令人意消居恒脫灑談笑自若每志慕古人不尚
世趣見徒輩少涉時習卽正色痛戒不爲少忍臨事
應物決志如神常在機前不落人後一言一語一舉
一動無非利人爲急其自奉甚薄間有善信餽遺必
給大衆其心周匝篤摯細行必矜嘗出敝衣百結云
吾住靜時所服勞苦重務一身兼之嘗言昔年在俗
家稱素封及一心向道寸絲不掛空手出家時值暑
天惟身穿夏布粗衣而已一日到金粟方遇隆冬酸
風旁射透骨僵立發願施衆僧纒足布回菴卽貸錢

五千躬自紡績夜以繼日數月成之送至金粟人沾其惠其平時海內僧衆或興建或接待有求于師皆不負其來意殆相習成風乃稍稍謝絕益末法奔競務外者多師復有所微也至其出世過當湖鹽官時檀施雲委師隨散諸山禪林修祖塔齋僧囊中無剩禾輩隨侍左右目擊如此入雲棲時遇輿夫舟子途中乞丐視之如惘惘乃身隨施隨捨遇善人貧士陰爲周給各踴躍歡呼而去其惠濟有不能殫述一生擔荷祖道力爲叢林全副精神盡在裏許當金粟車和尚卧疾時及門竟有假源流承嗣者先師不畏虎狼隻身挺出爲法故也至今禪流談及清源流一事嘆其才識卓絕閱諸方語錄涉攻訐毀譽則掩卷不觀謂二教一家初無二義況在法門同條共貫不可參差自取罪戾徒輩有卧疾躬持湯藥親自撫摩有欲省親勸其孝敬勝于奉師或有忤俗必委曲調和俾其悔悟以是及門徒衆咸望之凜然親之藹然久之幡然願執事終身者也門人集其語錄有前錄一冊源流一冊又錄一冊後錄一冊嗣有全錄行世每念先師道行高深安所措辭然不得不露布一番式昭後昆以俟續傳燈者採焉嗚呼儀型未遠法乳難

酬不肖起才識謏陋如蠡測海以管窺天茲所述者百不計一尚俟緇林明眼白社高賢運如椽手筆錫金玉鼎言以垂不朽法門幸甚順治乙未孟秋七夕日禾輩幸甚

嗣法門人起稽首百拜謹狀

祇園禪師語錄

塔銘

伏師祇園禪師

自少林以來單傳直指千有餘年支分派別不絕如綫至天童密老人驅策龍象雷轟電掣爲佛法中興焉嗣老人者十有二人石車乘禪師其一也下而法孫以暨曾玄難更僕數要未有以現身大士直證菩提如祇園禪師者也師名行剛嘉興人姓胡氏父養素生止一女卽師也師幼有至性好禪誦父母不聽所願爲相攸于常氏而歸焉未期而寡金珠貝玉粧貲甚具師一切屏去獨市作麤布衣數十襲貯之笥中爲終焉之計事翁姑盡孝且以其間茹素奉佛誓欲了生死大事於是叅天慈師逮密老人住金粟旋住叅焉時未薙染老人卽以鄭十三娘目之自是只體究安身立命處父母相繼歿遂廬于墓傍卽今之胡菴也次年薙染從密老人受具足戒哀求開示時年三十有五矣又往鹽官叅二宮慈菴師菴指叅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久無入頭痛切追究體不沾席菴令叅石車禪師于金粟粟指叅本來面目不得透脫晝夜逼拶至嘔血數升不輟復叅金粟有穿衣喫飯任施爲之答當機不讓然猶未之許也一日薙頭下單立地豁然開悟觸目了然時年三十有八再叅金

粟有直下承當之偈屢承問答機鋒迅捷粟付以如意呈偈略云若還識得真如意不動如如在手中原旋示微疾命師到山遂付祖衣授受之間豈虛也哉時師年四十有二復開關胡菴者九年攻苦食淡蓋將閱而不聞也潯溪梅溪兩邑紳士請居梅溪伏獅禪院師固辭不獲始允其請院故潯溪董氏家菴師至首闢禪堂創立架椽森嚴峻絕法席儼然緇白瞻禮殆無虛日師以平等接人始終不異及有叅叩痛棒熱喝不少假借當世士大夫家統綺閨閣無不消除洗滌北面向道無論識與不識聞其風者皆手額曰古佛再世也潯浦吳氏請師對靈小叅家人咸爲異夢見師神儀甚偉幡幢羽蓋交導而前師至果如夢中所見舉家嘆異卽余先室錢宜人矢心皈依師命名超蔭臨歿時逝而復蘇者再語家人曰向冥途中以姓氏問者應之云我祇園弟子超蔭所過未嘗驚怖則師之爲神天瞻敬者信矣甲午八月師示微疾其徒強進以藥師不肯服曰老僧世緣已盡秋殘去矣九月廿六夜索浴更衣次早說偈而逝遠近奔赴然香慟哭奉全身于伏獅之左梅溪王鄉紳捨地而塔焉生壽五十有八僧臘二十有三嗣法弟子

晉階一級前江西廣信府推官兩舉卓異省直同
考試官吳鑄頓首拜撰

伏獅祇園禪師語錄

七人普聞遠怡然宿義川朗義公珂一音見古鼎振
一揆琛奉教弟子寶持湛朗月內雲巖猛頴覺珪等
餘不能悉數師形貌魁碩瞻其丰采儼然一丈夫再
過當湖鹽官僧俗羅拜道左杖履爲之不前咸垂淚
請留師不顧也未法濫觴資緣假托積習成風師門
庭峻峻勤辯學者不輕許可尤嚴持戒律嘗言當世
禪和見到者多行到者少必須勤心持守行解相應
平居自奉甚薄諸方餽遺金幣香茗必給大衆餘則
隨散諸山叢林囊無遺也所著有前錄一冊源流一
冊又錄一冊後錄一冊今彙爲一冊余自昔宦游登
博山匡廬諸禪林早跋師名及遯跡梅里親沾法雨
先室錢宜人遂得受持師訓猶子婿胡生觀舟又師
俗姪也其徒以事狀介觀舟請爲之銘余不敢辭銘
曰
少室心傳 提唱萬古 支衍而二 派分而五
續佛慧燈 天童老人 具大法眼 現菩提身
金粟一席 橫流法乳 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
直下承當 始顯伏獅 作家相見 覲面當機
宗鏡高懸 繪日永炳 無死無生 安身立命
賜進士出身協正元尹奉直大夫吏部主事改禮部

博山古航舟禪師塔銘 有序

佛祖之道至今日而敝極矣其敝也以多言言多則道愈晦道愈晦則行愈乖至于行愈乖而尚何言哉今海內開堂說法者至百有餘人付佛傳衣者至千有餘人世謂宗風之盛莫過于今日而予謂宗風之衰實莫過于今日求其言行慥慥事理函蓋稱善知識者指不能多屈則吾不得不于古航禪師一傾心焉據狀師諱道舟字古航晉江鄭氏子父我翰母蘇氏周歲失怙蘇氏和熊畫荻俾就外傳師天資穎異嗜學能文郡中諸大老罔不以大器期之少嘗娶婦以弗順于蘇蘇命去之師不敢違及蘇謝世師乃棄家寓于承天日誦金剛經不輟林李翀宗伯雅重之一日因閱壽昌語錄至問僧死了燒了作麼生是你本性心大疑之時聞博山盛化欲往叅叩林李翀宗伯遂成其志送至博山落髮時師年已三十有八也落髮後領行堂職夜坐不語堂目不交睫者三月適金陵余集生中丞訪道博山乃延師至金陵閉關于烏龍潭山以青布直裰倂偈貽之偈曰君不見天目

山頭石作船高峰大士居其巔三十餘年纓絡粥至今人把清名傳吾徒靜室亦何有口不開兮足不走赤身唯剩兩條眉白手空拳誇抖擻又不見朗公禪鋤為枕子草為氈佛法世緣何所似磐石多恣白晝眠吾徒不聞鋤與草磐石藤蘿何處討開窓只可見青天一道靈明光皜皜莫將此際當尋常光非照境境非光倏然廓徹通無碍便是心空及第郎師領偈叅究益力凡兩載乃有省謂劉心城居士曰吾今于無可奈何處得窺其巴鼻矣會金陵諸縉紳延博山于天界開堂師出關司客及山歸師仍入關明年博山計音至師乃返錫博山及喪事畢遂歸閬時回龍衆僧慕師之風延主丈室居三載乃歸泉隱于德化之戴雲戴雲峭削萬仞人迹罕至師枯坐一室苦錢滿砌蓋四載如茲也丙子會林宗伯致政家居乃延師出山挂錫于郡之承天是冬余集生中丞以雪峰來迎丁丑春師乃蒞彼建天王殿仍修諸屋以僧衆樂于放逸梗化者多乃謝去之王京臺太卿延至西禪過冬明年余集生中丞黃元公司理乃請歸回龍開放生池併子院余黃爲記石已卯冬信州劉出于春元以博山主席久虛率衆請師繼之辛巳秋往建

陽議卓庵于鳳凰山之下壬午始鳩工結屋得張沈黃諸居士共勦成之先是師出家時常帶二本主以行迄今有是役爲祀先計也故名之曰報親庵成復歸博山甲申冬惠藩駕臨信州特來皈依賜紫衣一襲乙酉秋辭博山入閩會當鼎革之秋戎馬紛馳師乃避入深山居無定止至戊子復居報親凡閱八寒暑道風愈著若貴若賤罔不景其芳躅四方衲子來參者師如鏡壁千尋絕無肯諾多望崖而退乙未春三月始示疾然尚視事如常至八月望日疾革乃召諸檀越囑後事文學張九生問一口氣不來時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政好安身立命張曰莫便是和尚得力處麼師曰何得認奴作郎遂踟躕而逝時八月念五日酉刻也回視師降生于萬曆乙酉年三月十二日戌時得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三十有四門人收其遺稿凡若干卷刻行于世以丙申年十月初二日塔全身于鳳凰山之陽厥子濟益然狀其行請予爲塔上之銘予以法門之眷得納交于師其實未能染指其法味又安敢輕相塗污哉然予觀師之鴻才碩學如斯使其坐曲盤床說黃道白黃鼓一方實優爲之而甘三緘其口深藏若虛是豈小丈夫之所能爲

哉且予聞其天性狷介素履端方孤風峻節表表于世路人亦能言之卽此知師之意謂當效末造主法者多空騰口說故師以不言而躬行挽之也是師于法門實欲回既倒之狂瀾其所慮爲甚深其所操亦爲甚苦耳故不辭謗劣敬爲之銘銘曰明道以言非行莫造如歸本鄉運步方到痛茲頽風孰爲明導爰有報親獨能允蹈抗節雲霄幽貞自好雪嶺梅開霜空月照卓哉良模前修是倣後學欽式是以身教爲破夢雷爲援溺權哲人既遐高風難紹維茲罕睹白雲長繞貞珉斯藏如日永耀

永覺和尚廣錄

清 大休珠禪師塔銘

洪宗都司理陞

曹洞一宗代有傳人至雲門洪老和尚一燈出焰千
壑流輝三傳而至象田爲法求人嗣其後求暢雲門
之旨闡象田之猷悟法心源向無佛處作佛者惟師
一人耳師號大休諱智珠維揚華家庄周氏子也父
南津公事母紀氏以孝聞念生死事大矢志出家母
不許延至二十二歲方得披剃于越門和尚處師昂
藏磊落心行純一越門器之越遽遷化往謁天童受
具一見密和尚便問曰弟子千里而來請決生死童
打云有甚麼生死可出師由是憤憤然極力參究忽
聞人言無心方合道師有省便趨方丈問曰若人識
得心大地無寸土某覓心了不可得又識個甚麼心
云云卽今在甚麼處師云在這裡童云且去別時來
時朝宗和尚爲西堂師跨門便棒師云莫塗汚人好
機緣相契時有半個聖人之稱解期往叅爾密和尚

依止三年叅咨不解隨叅具德和尚命燒火一期問
具和尚曰趙州道無作麼生具云嗶嗶師疑遂決
復還爾密和尚處結制剛到半期一日過浴堂時迺
然疑定忽爾翻轉乾坤人境兩忘心法俱泯師于是
透蘊無餘爰有堯率三問之頌密深肯之師復辭遍
扣名宿至象田卽念和尚會下田問趙州道有道無
意作麼生師云和尚手中是把木扒某手中是把鐵
塔爰有趙州狗子有無二頌念見頌大喜知師得第
一義矣未幾師又辭去參石奇笑雲二和尚皆機緣
契合雲謂師選佛場中爾登高第也稱道勿絕時卽
念和尚順世師不在傍還囑以袈裟源流親筆寫付
古靈侍者以待師承師至不以爲然隨叅石雨和尚
雨是象田師也一見問師曰那裡人師云楊州人雨
曰我不問爾楊州師曰和尚背後是個甚麼雨拈袈
裟角師云是衲衣雨曰有甚交涉師曰有甚交涉雨

點頭者三命克維那期畢雨將卽念所遺袈裟付師
 令嗣卽念遂爲偈曰一領破袈裟今又缺一角爾師
 留與爾我今爲蓋卻象耕鳥爲耘異類行不羣有時
 苗秀實表信露衣紋嗣後師旋象田結制期畢辭謝
 陸沉衆中苦行益勵復潛入天童執爨繼而紫氣外
 彰四衆懽隨師知因緣時至弘法天華遂上佛日謝
 法一時烏鎮鄉紳請住密印乃至定隱白蓮坐振道
 場者七後因總戎張公國勛者書迎三至堅懇主法
 曹溪爰錫南遊見曹溪自慙師與朝和尚之後不復
 知有性宗師婆心善誘扶翼中頽凡歸從者不啻數
 千以及宰官紳士縑流秉戒披剃不勝書也且師行
 量過人不屑屑于語言文字雖高悟冥通而歷涉百
 艱一往精進數十年如一日其住白蓮也師親榜楫
 負飯供衆其住曹溪也萬指遠匝大衆懽洽祖道宗
 風于茲重振矣時 大清丙申七月染疾置書與鶴
 林茂公等云吾化緣已畢不久將順世矣八月十四
 日喚侍者擊鐘吾當告衆時令山耆宿泊百房聞鐘
 咸集方丈師曰山僧自浙來茲仗祖靈光行道三歷

肩星化緣已畢詰朝子時解脫幻境有來必去理所
 常然爾等大衆靜護山門各究已躬大事紹隆祖位
 是山僧志願也大衆聽聞羅遠頂禮迨至十五早師
 喚侍者曰時至矣可鳴板侍方擊板三遍大衆執香
 盈前師曰吾今長往衆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乃
 震威一喝杌在這裡踟躕而逝師年四十有二法騰
 二十有三前後嗣法者五十餘人其示人機緣語錄
 有譚孺菴司業而爲首序天華百問盛行于世闡維
 後頂骨齒鮮不壞建塔于慈師昭穴門人心照融公
 持師行狀請記乃爲之銘曰

奕奕曹溪是大禪地能祖慈公龍麟鳳翼惟明大師
 洞宗夏裔遷跡白蓮克承克繼英英其模琅琅其理
 豈曰嚴華乃挾厥裏苦懷鬱確沒身靡已普賢慈行
 善財妙參大師體之備用以三果熟之香悠揚一世
 摩尼之珠妙雨無事津梁是接豈曰生前我今遐稽
 爰有德言厥名不朽以箴後賢

神鼎雲外澤禪師傳

澤沱之統三十傳至天隱修修之首嗣曰松際授授爲人少緣飾眼目精明逃於名聞利養深隱陽山之巔得一人曰雲外跡其悟因與其踐履信哉宗通說通而行解相應者矣按師諱行澤雲外其字也新安之婺源人俗汪姓父仲觀母王氏夢麟舞於庭維萬曆丁未秋八月初度因名應麟六歲入塾塾師授以千字文指首句四字問曰天是何物到何處止塾師曰汝且讀書奚問爲遂應聲曰不識得讀他作麼其父聞而異之以爲宿世理學者流非功名富貴中人也年十一喪母十九喪父家道頓衰苦志讀書致疾嘔血自度必先禱佛祈救夜夢神人曰若能歸心三寶力扶正法病當自愈醒即發心已而病果愈二十七歲投黃山雲谷院無易師度脫次年納戒於姑蘇之茂林律師隨至天童見悟和尚問如何用心得個入處悟曰無心可用是汝入處師擬進語悟便打自是羣疑塞胸刻期證悟徹夜經行不覺倚柱失睡忽聞開門聲有省師便機鋒峻拔悟首肯之既上陽山參松際授禪師居久之授繼席啓山師侍側授舉牛過窓櫺話問師師多方進語皆不契用是發憤再參

偶因風揭簾旌撲落作聲忽朕悟入遂詣授質之授一見便曰汝今日生意好也師拂袖出次日授連舉數則公案驗師無不透徹如問德山托鉢話曰你道德山爲甚低頭歸方丈師曰老驥追風授曰嚴頭爲甚又道他不曾末後句師曰證父攘羊授曰如何是密教其意師曰賺殺多少人授曰三年後遷化又作麼生師曰看和尚失卻鼻孔授曰好與三十棒師便禮拜授曰子將來大有超師之見也者一日辭行授以衣拂付師師既受屬直入匡廬棲止七賢峰下是時囊盞蕭然唯五乳常住月供五升米師採薇作饌珞硤處之宴如也披閱高峰悟由復自疑曰彼親演祖直贊時已悟到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爲甚被雪巖末後一撥便去不得由是力參二載一日山行失足墮澗忽山禽驚起大叫一聲遂爾徹法源底適作頌曰鐘殘漏盡一聲鷄脫盡從前悟裏迷大用縱橫施巨闢堂堂洗土不成泥從此透脫重開言言見諦句句超宗因有僧問如何真實相師曰南康府裏張皮匠時寶華忍和尚傑出叢林不可一世聞師此語撫几嘆曰陽山乃有此兒耶一住匡廬經八載後出世蕲之大泉山次遷菩提寺一以祖道自任力孳綱宗

以教時獎再遷紫雲山老祖寺師因四眾之請復大
施普說開諸魔外反覆萬有餘言專人資書東下就
正天童恣和尚報恩琇和尚俱爲之擊節嘆賞師之
道價從此彌高矣末後住神鼎道場室中常舉狗子
無佛性話驗人罕有契其機者故終其世未嘗印可
一人及示脾疾輒索筆書遺屬後三日復書偈辭眾
曰是非海內展全機多少時師盡皺眉此日一言無
可付江南江北大家知書畢又作封龕偈曰神鼎龕
無人封自作偈自封之三十年前平貼貼地三十年
後也大奇擲筆端坐而盡壽四十有八臘二十有三
塲全身於神鼎資聖寺右麓初師開發天童繼參陽
山得悟記薊後微法匡廬寶華忍和尚旣沒加讚美
隨有說師者曰陽山聲名籍隲公直爲建法幢計乎
師曰我嗣法陽山寧以苑枯異志且丈夫貴闢今古
豈假祖父餘光哉力謝之旣而出世蕪州同門惺寂
廓師敦弟見之誼不憚吳楚而遙佐師三主祖席入
滅後叅徒鏡公念正法衰替人之云亡爲梓語錄若
千卷行世於此益驗師之服人者素矣

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春正月吳嚳後學本恩淑鐸

拜異

雲外禪師語錄

龍池先老和尚傳

師浙之禾郡秀水張氏子也諱通微號萬如嬰齡喪父隨母金氏育于外家稍長從世父習業遠有出塵之志年十九投郡南興善寺禮涵初公脫白後叅方受具戒閱禪關策進遂提撕無字公案歷扣名宿偶閱楞嚴至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恍有所得往參湛然澄和尚問無夢無想話一日湛上堂云衆兄弟且道一切放下阿那個是主人公豎拂子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師聞若暗入明特歸養母遂卜居於華嚴橋之西翔淨明菴居處是時密雲師翁住鹽官金粟寺師造其室翁一見便問者位僧那裡師便喝翁云老僧過在什麼處云再犯不容云犯後如何師擬議翁便打云該我打你師汗流浹背從此心中疑塞仍歸事母朝夕尅證一日入城聞人家打小厮云看你藏在那裡去師聞之釋然遂口占偈云沒處藏沒處藏全身獨露在街坊堪笑華

亭擺渡漢葛藤打得太郎當雖然尚未自肯適因毋近遂再之金粟由是情不移物立志益勁一日見僧問師翁云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曰近前來僧前曰老僧從來未曾眼花僧固措師聞洞徹玄旨頓釋從前實惜及觀經諸公案是甚麼弄糊獮園續欣歸舊隱有居士黃清伯者與師道契日深遂鳩資買民屋易名桐月菴遷師居之寒暑一衲學不雜習經史傳紀一目知源師雖了悟縱奪隨方意不做物交接冲和禾之士大夫咸推師德請王東塔師辭讓不已遂勉赴焉一時聞風趨影道俗具瞻於是結拈花社以策勵同志居三載四方耆宿咸來咨決於師師每却席以待如杭郡司李端伯黃公臨禾必問道於師機緣載語錄中師臨衆寬直所是必進之以禮非是則規之以道及辭院之日內外眷戀如失依怙焉崇禎乙亥冬天童老人七十大慶師懷香拜祝入門便喝翁云胡喝亂喝師又喝翁又云胡喝亂喝師遂禮拜翁打云你再喝喝看師云蒼天蒼天便行翁呼云萬如我直下疑你者兩喝道道看師云歇歇與和尚道遂出自茲師翁鍾契固畱住山師以院事辭歸未久退院尋依座下命典客司次侍巾餅方親智證咨

辯益新一日翁問師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速道速道師拍膝而出又侍次舉一翳在眼空花亂墜你如何會師諾聲便出又一日問師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云嚴霜初降徹骨皆寒曰天地懸隔師拂袖出復呈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徧界寒毛豎將身衲被藏鼻息鼾鼾一覺醒從來越國是南方師翁深加器重歲丁丑履素黃公承昊致書迎師歸舊隱翁遂授師大法之囑因山王履素別號如居士故欣然書如菴匾額是以改桐月爲如如菴也於時德聲益彰三年如菴遂成叢席辛巳冬檀護躬請開法四眾駢集千指悅依壬午履素公蒞任閩憲公清風儉節一臨境俗易民歡聞曹山法席久虛鐘鼓聲沉杳公馳書有住持之請師欣然以赴進院之日公親臨請法陞座其叅叩盈室而風行閩粵是歲天童師翁示寂于台之通玄師聞訃奔往且迎翁全身入塔于天童時癸未二月也居無何而隨有龍池之請龍池者元一源禪師受得法師某逢龍卽止之識始卓錫於上龍池次成叢林于中址當是時源師三賜號五勅大利俱辭謝而獨休老乎其間其骨塔遺願幻祖在日囑遷共一塔焉有憑虛

開避暑窟尚在餘廢莫知其代迄神廟間於寥寥落子時有毘陵唐太常凝菴公者居京師問道於幻祖機契執弟子禮遂延祖南來卜居于此卽今下龍池是也重闢堂宇大成法席題曰禹門院而濟上宗風從茲得振於南矣歷甲寅幻祖西歸密翁禮奉三祀方曷接踵開法因同門眷屬不相爲謀遂拂衣長往一虛此席廿有三載維時翁王金粟赴黃檗遷育王後居天童所至道風遐播王公貴戚無不傾仰翁雖時戀祖庭不免千里間隔且眷屬藩衍日久事生勤舊滌塵公者商之郡邑檀護議請天童法嗣擇其德量相宜者來繼此席俾山門尊重檀護悅其言輒致書天童敦請適因師翁葬事同門畢集眾兄弟咸推師主龍池爲久遠之計遂以書敦請師慨然應諾踵幻祖繩規而虛已接物和風滲人一住十六載明道德之廣振祖父之條內外遠近一時悅服始信衆舉之不謬耳師初入院新不繼炊爨無儲積甫三載適遭鼎革烽烟徧布劒戟封林村塾之民輒城移山逕所留僧伽黎輩兀然蕭寺中愚陵寇盜時恐侵膚及骨有謂師曰事將逼迫奈何師曰行教化臨患難自古不免況祖塔重係奚可委而去之寧束手俟命而

已蒙聞師語併力堅持幸無恙嗚呼爲祖擁護爲道持身而臨難不懼者求之於時孰若師乎歷乙酉越丙壬間雖天步初安道路間尚草竊充斥但聞入龍池者喁然興善遷義或操戈入院瞻師顏聆師語皆拜謝而去縣是樵採入山之童牧俱沾師德云當是時禾中檀護屢致書迎師謂如菴爲師發跡之地欲求重理緣兵燹之後蕪穢不治師不忍從前心力墮于一旦於己丑春至禾晤諸檀越耑爲如菴屬托務求得人泊一夕卽返毘陵不意山中忽被橫暴有囚執僧行去者師聞之駭異不知殃及何由通常郡協鎮曹公虎慕師拜訪一見投誠欵次有山中書報遂對衆開緘始知波及之累卽將事細白於曹公公曰龍池雖密邇寇穴海內誰不欽仰爲祖師道場卽全身擔任親提面鞠其事一山之安賴公之佑也此非道德所感何機偶若斯耶時又屢經歲饑海內叢林俱告窘唯山來衆甚多執事謂師曰廩虛庫乏將若何師意殆欲言時尚未出口座下弟子各以意領而罄囊典衣捐金持化來衆以安於是口碑載道叢慕爭先四方列刹莫不渴仰師至時徑山天童興善累次求請師以祖庭塔立剏守非易槩謝不赴順治癸

巳仲夏師臨花甲之慶緇白披誠而祝者罔辭遠邇跋涉稱一時盛事云師三建法幢任必先勞早夜勤督弗倦衲子陞堂入室者機融利鈍病去膏肓撫衆御下老幼咸宜猥屑頑愚者師亦恕容相待聆師之誨皆抱謝負愧焉衆中有病者師必躬臨撫慰恒以香資備藥餌調治師歷嘗甘苦自居禹門祖道重新百廢具舉道勝之韻應若春煦人人貢往虛歸乃至林木增翠草色遙香檀信雲湊雨合皆不期然而然德符道化所至也師闢化廿有餘載有語錄若干卷行于世師世壽六十四法臘四十五所化者數千嗣印者數十剃度者二百餘人丁酉元夜舟在燕都普濟院忽得夢境自立露地見大雪飄身口齒俱墮遂以手捧牙而覺遂增疑慮急欲過歸次日告其院主主曰此夢中幻境何足怪焉勉留堅請結夏解制于秋八月旋南至冬月抵常之龍興院正擬謁師不俄頃而驚聞訃至心駭語絕逮奔赴師入滅七晝夜矣嗚呼師逝也智燈滅燄法海停波天人悲集道俗失儀山光揜映泉鳥咽聲大衆孜孜兀兀若嬰兒之喪怙也是山有娑羅樹二株圍數抱高百餘尺相傳謂一源禪師手植向甚凋落及師入院花葉榮盛師

化之後花葉頓然衰萎亦異矣哉越明年八月十九日奉師全身入塔塔在山門前若干步塔基爲毘陵唐氏所施師誕于萬曆甲午五月十五日示寂於順治丁酉十月二十九日梁谿學憲彙旃高公世泰爲師銘其塔

介壽舟禪師語錄

行實 東巖禪師

順治丁酉解夏衆執事入方丈請師說行實師云大凡衲僧行腳操方未出門諸人先具有此副骨性何待要山僧鼓弄唇舌作麼縱然余所說乃是我分內底事於汝輩了沒交涉此番無奈衆頭首誠懇且不免漏逗一上余新安人俗姓鮑父諱秦交字上孚係府庠母胡氏好修善夢家有扁曰積善堂三字乃姪生余於天啓癸亥十月二十四日也自幼少喫葷食隨父寺院中讀書早晚得瞻佛相使生踴躍年甫十八舉業未遂志父母嚴責每感嘆曰大丈夫不能力求寸進弗若一日入空門討個清閑自在耶至十九歲辭親抵金陵途遇一僧激發修行指往宜興禮見明師樂蘿二十造京都清涼寺受上額下愚和尚具足戒後歷講席凡看經畢常夜敷坐聞友人談及宗門向上一着又閱禪關策進則知有做工夫事頓棄教理遂發奮束裝到鎮江竹林寺參見林臯和尚是年甲申冬也彼時尚應蘇州堯峯山請余卽挑包徑趨堯峰客司通白引入方丈相見人事畢尚從容爲知客云堂中衆已滿且安息外面散住着余云某輩特爲生死遠來再四懇乞尙許進堂執事專權不宣

通情余異日告別往嘉禾東塔寺求單正偏石雨和尚結冬期也懷香入室請益做工夫話尚今泰一口氣不來余歸堂却抖搜精神把此話頭極力追究亦不見有速效轉覺迷悶欲待向人但無開口處於是二七中東討西覓只這一個疑團子打不破至晚隣單云少頃和尚落堂余歡喜不已俟閒小靜尚進堂出問百千萬億法門學人從那一門得入尚以腳點地一下云從這裏入余禮拜尚乃打一竹篋回到單上如劍戟刺心反復再提此話面前恍若一座銀山鐵壁進亦不得退亦不得於此通夜忘寐將黎明佛殿發大鼓聲胸中便脫朕得個安樂境界時本師介和尚爲右首衆直趨座寮呈我所見尚更激勵做工夫此亦暫時岐路耳未爲到家究竟也余禮謝而出心下憤憤然殊弗快意衲僧家若不明此大事爭肯瞥自知休直下痛加鞭策乙酉春解制石和尚相招入半肯社余便辭退往諸方游覽後到金粟叅貴隱和尚問衲僧行履所爲何事尚驀頭打一棒云業識茫茫淡余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尚又打云轉見不堪茶次知客擬白云晚間送某兄進禪堂安單尚默許余便禮拜出候晚入堂須臾着精彩絕不與隣單共

語冬期掛牌入室余同一僧進方丈其僧便請益尚劈胸與一推跌塔下僧起再拜尚又推之余在傍忽然有省乃笑曰猶是塔下漢尚圓顧云如何接上塔余卽近前把尚一推便走出尚云今日且放汝一頓鞭歸堂成偈云冷面無情爲與推却於明鏡出當堂萍踪雁影眼中眉笑倒塔前者阿猷再進方丈作禮云某甲適纔作得個偈子特來呈似和尚遂展開尚覽云這弄精魂的余便喝尚拈棒余拂袖竟行自此機鋒相見本無結舌杜詞也一日師又上堂余出問古德不出方丈庄上吃油糍意旨如何尚云被山僧勘破余云爭奈學人何尚云你是漆桶余擬進語尚便喝余亦喝尚云教得來時遲了也余復喝尚云更要亂繞那除夜尚爲衆云古人烹露地白牛與諸子分歲意作麼生命兩序大衆下語俱未愜意余隨後出作禮云謝師供養尚領之內成解制令遷單要余充化士奈我素性枯淡冬夏惟一衲衣而已便立怯夏後再叅牧雲和尚時師任常熟破山寺接見甚喜送入高僧殿不滿數月尚回古南余偕友人直往幾種之遊歲邸復轉旆窺會龍寺度節丁亥年有僧自報恩來聞玉林和尚行脚初回掩關大雄山余負笈

往參尚一見便契命充知客值結冬余問豎拂拈椎
 卽不問開爐設轍事如何尚云看取眉毛余云與麼
 則把斷要津不道凡聖尚便打余云千聖不知何處
 去倚天長劍逼人寒尚不答期畢又令入堂領衆分
 時精力少健卽退位閉居一載戊子秋抵武林徒倚
 湖上獨愛山水之佳恨不及與驢人遊客之所傲傲
 徒自快快踏邊旬日意欲渡江往越之天台隨喜却
 遇若菴和尚出山在拈花舍余躬自趨謁尚問汝一
 向在那裡東奔西走余云某甲適纔離大雄尚云脚
 跟下好與三十拄杖余便喝尚云胡喝亂喝余云和
 尚猶作這般見解尚以香信盆推地震聲云亂統師
 僧余云學人罪過尚便休去次日着執事陪余入南
 澗尚後回山送閉住寮冬期又命掌記室將經二載
 庚寅歲有同參者拔余過宛陵任靜誓作休山之計
 安敢強做出頭人也不果院事少就復走龍池屯村
 棲真諸處盡有機緣但不能細述始末後仍返嘉禾
 金明寺見我本師蒙尚留住乃叙及法門舊事以補
 知客之執屢勸辯深愜師意辛卯春解制余年二十
 九也尚一日命同旣白兄入室豎起拂子云若道得
 卽將去余云不辭向和尚道尚云未在更道余便接

過拂子尚云莫亂做余以拂子擊桌便出尚遂對眾
 付囑復端侍僧送衣拂歸寮山僧抱衲愚鈍毅然有
 愧色乃稽首禮謝壬辰歲乞假回新安省親因途間
 受暑大病忽作兩月不起有同行僧勸請醫士服藥
 後卽愈是年秋到郡彼親友羈留卜隱于黃山之梅
 溪自念斷橋一脉歷代傳持至我本師而又奚與於
 余輩往還數載履跡輻輳不肯以法門狼籍乙未冬
 承星源衆檀護以黃連寺之招開堂復二載惟真賞
 煅煉衲子非炫耀于一時也丙申過鼓退院於海陽
 半峰靜室閉戶不出者又幾寒暑設有方來禪侶克
 辦個事勿厭岑寂眞登峰造謁如泛泛之流聞風而
 止矣今晚被現前大眾抑逼余普說行脚故自不揣
 已引出這般勾當雖然好似羅公照鏡汝等諸人寧
 不免于笑乎衆復作禮師躬身便起云不煩久立珍
 重

行實 萬如禪師

辛巳十一月二十一晚兩序執事息乾化林等懇師說行實師云夙生不昧如釋迦老子初生下地便顯揚此事堪爲萬古規模山僧始初行腳不遇大作家受盡艱辛今日既蒙諸職事堅請不妨盡情吐露山僧生禾中思賢里俗姓張五歲失怙母金氏居外家山僧依伯氏資生幼而失學十九禮興善寺涵初師出家二十三過茗谿圓證寺刺血書法華頌誦三年每遇耆碩卽求開示一僧持禪關策進相示山僧如獲大寶意謂必是出生死法門一著但不知如何用工惟看無字疑情漸發雜念稍輕適常住請聞谷大師心竊喜之比至問如何用工谷爲開示且云速上徑山做工夫去山僧依命卽往蒙首座南明師開導晝夜奮勵過二年回禾閭楞嚴經至諸可還者自殊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恍然有得心中了了開口又卻疑似聞雲門湛和尚顯聖開堂遂往叅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湛云汝是箇無主孤覓山僧擬對湛搖手云擬議卽不堪進堂三七不許坐惟東行西行一日湛上堂云衆兄弟且道一切放下阿那箇是主人公豎拂子云舉頭天

外看誰是我般人山僧如黑暗中跳出期畢復回禾住靜養母每憶古人十死九生幾番悟徹方到大休歇場如何便歇手聞本師和尚住金粟結制往叅茶次問者位僧那裏山僧便喝本師云老僧過在甚麼處山僧云再犯不容本師云犯後如何山僧擬議本師打云該是我打你山僧通身流汗伎倆都盡同伴者促歸朝夕放不下一日入城問人家打小厮云看你藏在那裏去卽便身心踴躍口占一偈云沒處藏沒處藏全身獨露在街坊堪笑華亭擺渡漢葛藤打得太郎當終日快活卻被快活境所轉默默檢點依舊信不過乃因先母去世送靈骨入雲棲塢回棄靜室復叅本師時同寮淑之空林惟一雪濟諸兄日夕提本分事山僧轉放不下一日有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本師云近前來僧近前本師云老僧從來未曾眼花僧罔措山僧聞之頓釋從前寶惜親見佛祖及一切含靈立地處回觀佛經公案是甚麼美猴孫圈續因念歷劫沉迷今幸發明深蓄厚養爲生生計亦不去方丈通消息便歸靜室時年三十九也衆檀延主東塢冬結拈花社故有問答機緣語乙亥年本師七旬山僧預到天童祝壽入門便喝本師云胡

喝亂喝山僧又喝本師復云胡喝亂喝山僧禮拜本師打云你再喝喝看山僧云蒼天蒼天茶畢禮出本師云萬如我直下疑你者兩喝道道看山僧云歇歇與和尚道便行次日本師固留山僧云待回去退了院來親近和尚遂回禾清理常住交付檀越入山充侍者一日侍本師洗面次問今日是幾時山僧云臘月二十四俗家送竈日本師云送在甚處去山僧大笑本師復云甚處燒飯喫山僧云從來不饑燒甚麼飯本師休去又一日侍語次本師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速道山僧拍膝而出又一晚侍次本師舉一翳在眼空花亂墜你如何會山僧諾聲便出又一日侍次本師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山僧云嚴霜初降徹骨皆寒本師云天地縣隔山僧拂袖便出復呈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徧體寒毛豔將身納被藏鼻息斷斷一覺醒從來越國是南方本師頷之早晚提誨日益智證丁丑春舊檀閣齋黃公請歸如庵因辭出山本師遂付囑山僧於此禁足數年便成叢席大眾者是山僧不啻留所以走卻許多屈路若有力漢子如古人娘肚皮裏便作獅子吼豈不出釋迦老子一頭地若看山僧樣子便耽悞

了衆兄弟多少好光陰久立伏惟珍重

萬如禪師語錄

龍池萬如和尚行狀

公諱通微字萬如禾中人族姓張氏父卒公方孩提其母金攜之育外家至踰齡龀未知所學乃從其諸父習世間資生之業既而矢志出塵年十九依本郡興善寺溼初上人剃染凡四載過茗上圓證寺會有所感歷血手書法華經繼以讀誦歷三寒暑不輟公具有夙種遇法中耆宿卽懇示出世法有僧授公雲棲禪闋策進一帙公閱寶之謂出生死一着在是也遂提撕趙州無字話諸念屏絕適圓證將延瓶窰聞谷大師者公心竊喜谷至公求示用功方便谷策今上徑山有首座南明爲公開導公朝夕奮勵坐兩夏出山回禾懷疑未泮偶閱楞嚴諸可還者自矜非汝處恍有所得遂渡錢塘入雲門山以無夢無想話請益湛然和尚于湛語下如破重昏旋歸禾公之所以往來桑梓者時母在溫清其旨未能去心然念古人三登九上必悟徹到大休歇地方爲了手會先師天童老人方結茅天台通玄峯頂海昌蔡子穀居士請住鹽之金粟公樞衣來叅于棒下汗流徧體打失從前伎倆憤益切一日入城聞路傍人家毆叱小厮云

看你藏在那裏去公不覺躍然口占一偈云沒處藏沒處藏全身獨露在街坊堪笑華亭擺渡漢葛藤打得太郎當自此慶快無似然時中默炤云未能自信緣母逝公盡喪事抱母骨入雲棲藏諸宰堵復棄舊隱之金粟居行食單是歲余亦在老人會裏公寮中有淑之空林惟一鹽梅諸同寮與余善皆具有氣岸晨夕尅究以本分事相激發余每入寮見諸抗論切磋語常譁公獨默然坐單頭上自惟曰此古所謂鐵橛子禪也從是敬畏公漸成相識踰時會有僧問老人如何是佛法前的大意老人曰近前來僧方近前老人咄云老僧從來未曾眼花公在旁聞之頓釋所疑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自謂親見佛祖及一切舍靈立地處處觀佛經公案是甚麼美猴孫圈續其年蓋三十九公旣了徹不自表暴徑歸靜室余嘗與今雪竇和尚過禾必晤公或傾倒卽去或留連浹旬見公嘗提古宿語于近代則愛雪嶠老人語脫灑有致夫禾之道俗知公者日漸歸信檀護聞風延住東塢結拈華社一時扣擊囊錫少露崇禎乙亥冬老人從育王遷至天童已五載雄工庀材葺席方新又值七旬誕四方趨慶公辦香來祝入門便喝老人云胡喝

亂喝公又喝老人復云胡喝亂喝公遂禮拜老人棒之云你再喝喝看公云蒼天蒼天將出老人慕呼云萬如我重下疑你者兩喝道道看公曰歇歇與和尚道便行詰朝相見老人提獎公令住座下公銜命仍以東塋歸檀護尋入山居侍寮後復典客在老人左右實勘不一公日益智證行實自詳載之丁丑春憲副閩齋黃公致書山中邀公歸舊隱公辭行老人始以大法囑累之公前後任靜數載又三年如菴成老人爲書其額已卯先老人以修祖塋事杖屨飄然渡江將之南嶽道經橋李黃公聞之迎住素園與公居隔帶水適同學林野奇公亦至余三人泛舴艋晨往夕歸在老人側踞踏而侍歸菴怡怡如也辛巳禾中檀護請公就如菴開法與余古南相去僅一舍弟子常往來于門彼此無間壬午赴閩中曹山之請是歲先老人示寂通玄峯公奔計跋履山川恰先老人入塋天童癸未之二月矣公與同門昆季重晤太白峯下相叙悲喜塋事甫訖公將還禾隨有龍池之請先是龍池自一源禪師卓錫後林壑寂寥幻祖住臺山秘魔巖燕都普照寺時與毘陵唐太常凝菴公爲方外契于是延祖重闢榛莽復構禪宇臨濟一宗中興

于斯海內龍象如聞谷印抱璞蓮雪嶠信無擇某靡不走叅于山猶登龍門冀一變其骨逮先老人受幻祖付囑于此開法尋意有不合拂衣上江西其席遂虛雖多歷年所任眷屬相守檀護無異議者葉落歸根蓋復望先老人還山也至是告寂胥愕歎隕涕曰向之所以虛此席者待天童也今其逝矣如此席何莫若告于幻祖聞其法嗣之可者衆皆曰善乃首闔余衆爲然矣先老人侍者昌公號續燈者進曰龍池自先老人出山二十餘年禪規大弛眷屬蕃衍甚難乎任持也古南爲人不受委曲儻入山萬一不相合是可爲慮莫若擇其間慈和平易者內可以調衆外不倦應酬庶幾祖庭之福天聽民聽其揆一也于是勤舊從其言以檀護書迎公歸龍池焉公初至穀無十石儲所謂眷屬少者他適年老而皤然者尚二十餘輩公一加意撫循內外和上下安法化大行一住十五年得法者五十輩剃度弟子二百餘增置禪室山產皆半于先倉庫盈溢昌公之言于是乎驗也滄桑之後青山白雲萑苻克斥或告公曰事將不測盍去諸公曰祖塋在我將何之卒不應時徑山卜住持合山勤舊闔公于伽藍前遂得一聲宏和卽致淞吳

薦紳具書登請舊等跪求必赴公固却雖天童虛席
檀護及同門堅請累次力謝不往又禾中興善乃公
脫白之所同寺馥生馨公于癸巳歲持諸士大夫書
躬請開堂于寺欲建立法範以傳久遠而啓後昆公
以茲山危嶮築謝絕嗚呼捐軀衛祖庭求于古人乃
不多得又誰復如公者乎當其時操戈者屢屢入院
公不少避親爲勸諭幸來者瞻公顏色聆公語話皆
載拜而去至途遇緇素稱往龍池者悉不犯噫非公
願力弘大至誠感人與茲山有緣其能若是乎哉昔
司馬頭陀相瀉山大吉堪爲禪林必得其人居之百
丈祖曰老僧若何頭陀曰和尚多骨此山多肉不稱
丈祖乃令頭陀徧相會下人得佑典座者頭陀曰此
真瀉山主人矣佑遂居之後果成叢林共住千五百
衲子名著海內公之住龍池殆相合焉公世壽六十
四僧臘四十六生于萬曆甲午五月十五日寅時于
順治丁酉十月廿九日巳時示寂其徒以計來告余
抱同條之戚卽入山弔之爲掩龕在山月餘當歲窮
雨雪交作見溧陽溧水金壇句曲建平廣德淳溪等
邑道信越峻嶺涉泥濘尙憧憧不絕以一到龍池爲
幸則公存日之奔赴必相倍蓰又可知矣信乎莊生

之言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
也不厚又何能搏扶搖九萬里而圖南耶公初于金
粟發悟自誓深蓄厚養爲隱居之地名莊曹圩村舍
數椽一行童事薪水樸實恭謹余常過公公或他出
行童見客如法款留暨公歸喜見眉宇促膝相對茗
碗茶之誼甚淡洽其尋常不事外飾不尚雜學口齒
之間惟拈提已躬事意必恢張法門及夫時節既至
果熟香飄向之村舍煥成寶坊其入龍池也道風遐
播緇流雲赴雨施川積皆不期然而然要亦有所本
與公天性溫厚事師處友念甚篤摯生平慈攝居多
曩如菴見公如此今無異焉是皆公具真實荷衆心
而天龍默爲相之余于以見公緣之能稱其心也又
因以見公法化入人之深也蓋得五祖御下之遺意
焉方病甚有檀信請陞堂垂示衆苦公爲辭謝公曰
彼到山者皆幾百里不憚辛苦來求法我可不耐片
時之勞爲一開導乎乃命侍者掖登法座滿其初願
其心慈切不倦如此公往往靜夜寐夙興不雜用心
能揀辨古人言句後在天童典客余忝記室一日扣
公曰雲門出雪峯之門語大奇峭雪峯見學人有問
多云是甚麼何也公曰雲門之機如險崖絕不可攀

攬雪峯非無變通要亦揭示全機所謂語不失宗便
 休二老似有不同其實無優劣時余謝不敏從是知
 公所見出世後三會語甚多至晚年自訂二冊行世
 皆切實本色衲子具眼目者競求之公之塏在山門
 之左下坡若干步山爲唐氏所施公在時剃度弟子
 某化造公自題額曰青山常在其諸弟子將奉全身
 藏于茲塏上一片石將乞大手筆銘之以垂不朽念
 公生平悟由雖表道行未詳復念宗長中與其師契
 濶而無間者莫如余知其師一生履歷行事者又莫
 如余且首座永泰模西堂鐵闌能皆先從余于古南
 而介爲舟者又素知余主張叢林綱紀不失發言不
 阿乃同辭請爲狀余雖不敏義弗能拒畧述如此奔
 弔之日輒以四詩中有云主賓互換明宗旨捧喝同
 時建法幢蓋公開法時節適與余同主賓互換余蘓
 人而任樵李公禾人而任荆溪借明所任之巧皆實
 事也曾共駕湖朝夕泛或隨漁父詠歌旋蓋憶先老
 人寓黃公素園時與公追隨之景余主太白記公臘
 六旬遙以詩爲壽云春風相送兩來舟憶別松陵又
 五秋兩來舟者已丑春公送介姪侄如菴而返余從
 虞山法席掛帆而南相值于吳江也是後余以病癩

遂至契濶末章云尺素豈難通問訊一枝私愧異行
 藏乃余又自狀也雪竇和尚重陽登山禮幻祖塏小
 陽四日至濶云龍池病甚余心惻然未幾而計至所
 以云桂香虛問清秋疾楓老遙奔近塏霜蓋傷遲暮
 之年同條奄忽宗社凋零感慨係之用附于末耳說
 者云達磨西來面壁九年不立文字黃檗謂若也形
 于紙墨何有吾宗抑潛符密證克紹箇事山林之分
 如斯而已曷俟乎刻畫其面目點綴其行事章章表
 于世耶余曰絕書契廢紀牒佛祖無以聞聖賢無以
 鏡日月雖照有生不將冥冥然若處長夜矧向上一
 路又誰喻之夫宇宙所以有文字者乃天地生人之
 眼目上矚千古下昭百世出世間不可已者存其
 人留其範然後吾宗斯久住于世惟當世主張斯道
 王公大人儒釋一貫宗說兩通立言君子採此蕪辭
 錫之珠玉責我山林則靈山付囑有在謹狀

住京口鶴林寺同門法弟通門述

龍池萬如和尚塔銘

龍池萬如禪師以丁酉冬遷化明年春其徒介爲乞
塔銘於予予雖辱與師周旋然所謂卿用卿法我用
我法者安得作家如張無盡爲湛出光明哉旣
不獲辭乃閱師生平語錄與山志中所載前後因緣
銘耳塔曰

龍池金地	源公卓錫	毒龍聽戒	白虎侍側
龕內神光	至今燁燁	幻公後啓	來自臺山
一笠之覆	大千攸關	藹然提獎	拍鄰而還
再傳密公	服勤雜傭	獨授心印	扶臨濟宗
往開法席	于彼天童	天童柳栗	敲盡窠窟
又傳鐵漢	堅苦豎脊	歷刼沉疑	一朝大徹
雖經爐錘	自出標格	禹門田園	從此掀翻
三池泉脉	是濬是歎	未了因緣	全收片言
叅學就之	春風霽月	士紳同瞻	敬松愛栢
應機而啓	何迷不豁	幻之慈憫	密之風霆
更泯色相	而斬葛藤	於刼火中	振此迦陵
是萬如師	超然果位	曹溪嫡傳	三十五世

山靜泉深 王茲福地 師之結宇 娑羅再榮
師之藏骨 石塔崢嶸 綿綿法嗣 同證圓成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湖廣提刑按察司提督通省
學政僉事梁谿高世恭敬撰并書



門人行融募信
官吳崇宗捐資刻

萬如微禪師語錄

福州鼓山白雲峯湧泉禪寺永覺賢公大和尚行業
曲記

師諱元賢字永覺建陽人宋大儒西山蔡先生十四
世孫也父雲津母張氏生母范氏以萬曆戊寅七月
十九日生師初名懋德字闇修爲邑名諸生嘗周程
張朱之學年二十五讀書山寺間誦法華偈曰我爾
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忽喜謂周孔外乃別有此一大
事遂叩同邑趙豫齋受楞嚴法華圓覺三經明年值
壽昌無明和尚開法董巖師往謁之反覆徵詰昌曰
此事不可以意解須力參乃契因勉着乾屎橛久之
無所入一日留僧夜坐舉南泉斬貓話乃有省作頌
曰兩堂紛鬧太無端寶劍揮時膽盡寒幸有晚來趙
州老毘盧頂上獨盤桓舉呈壽昌昌曰參學之士切
不得於一機一境上取則雖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尚
當遇人所謂身雖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是
參學眼也爲別頌云大方家之手段遇物一刀兩斷
趙州救得此貓未免熱瞞一上若是有路英靈畢竟
要他命換師得頌益省逮二親繼歿師年四十竟裂
青衿棄妻孥投壽昌落髮爲安今名師凡有所請益
昌但曰我不如你一日值昌耕歸師逆問曰如何是

清淨光明身昌挺身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昌遂行
師當下豁然如釋重負隨入方丈拜起將通所得昌
遽棒之三日向後不得草草仍示偈曰一回透入一
回深佛祖從來不許人直饒跨上金毛背也教棒下
自翻身師不及吐一辭而退然猶疑云因甚更要棒
下翻身明年戊午壽昌遷化博山無異和尚以奔喪
來及歸師與偕往博山山曰和尚像前禮未師曰禮
竟山曰還見得和尚不師曰見山曰見底作麼生師
曰與和尚當年見底一般山曰且放過一著無何進
具戒以生母病篤歸省母既卒復往博山圓菩薩戒
留居香爐峯山時相與商榷玄奧師每當仁不讓山
歎曰這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何越三年
歸闔住沙縣雙髻峯明年以葬親回建陽舟過劍津
聞同行僧唱經云一時聲歎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偏
至十方諸佛世界師廓然大悟乃微見壽昌用處因
作偈云金鷄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只自知穩臥片
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時癸亥秋九月師年四
十有六矣居甌寧金仙庵閱大藏三年徙建安荷山
明年之稿李請藏經歸作建州弘釋錄先是師住博
山時無異和尚嘗屬師志建州諸釋師曰吾大事未

竟不暇及此也迨師隱荷山異自石鼓歸道建州師晤異於光孝寺異一見而識之曰今可志建州僧也師咲而不答異乃問曰壽昌塔掃也未師曰掃卽不廢祇是不許人知異曰恁麼則偷掃去也師曰和尚又作麼生異曰掃卽不廢祇是不會動著師曰和尚却似不曾掃遂相笑而別及是書成異序而傳之又會通儒釋而作竊言辛未往建陽修蔡氏諸儒遺書壬申謁聞谷大師于寶善庵一見投合以爲相遇之晚適宜與曹安祖兵憲請大師作諸祖道影贊因屬師命筆師成百餘贊大師驚訝不已且曰我不入建公將瞞盡世人去也卽以大戒授師明年先大夫赴闕之番以計偕從道繇汾常謁聞大師始得瞻師道範遂與曹雁澤宗伯暨諸善信延主鼓山甲戌入院請開堂弗許惟爲四衆說戒有請法者以庵主禮示衆而已是秋建天王殿及鐘鼓二樓乙亥往壽昌掃塔歸過建州爲淨慈庵著淨慈要語是冬張二水相國呂天池侍郎仰師道化率衆請入泉州開元寺師知機緣已稔始開堂結制四衆雲集懷中辦香特爲無明老人拈出明年相國二雲曾公時分憲泉州訪師爲建殿開元以楞嚴義奧請師疏之秋歸鼓山建

藏經堂于法堂之東丁丑聞大師計至師躬弔真寂浙西諸先生以大師治命合請住持刻大師遺語奉遺體而塔之且銘焉戊寅從侍御愚谷曹公請復作諸祖道影傳庚辰建翠雲庵于餘杭西舍辛巳遷婺州晉明寺秋歸閩居劍之寶善明年赴泉州開元結制修開元志遂歸鼓山殿宇山門及諸堂寮次第鼎新莊嚴畢備又作佛心才寒岩升二師塔于香爐峰下復作塔藏博山和尚衣鉢銘之癸未應建州興福請期畢至寶善建舍利塔冬歸鼓山刻禪餘內外集乙酉著金剛畧疏修鼓山志丙戌鄭如水司空暨諸縉紳先生復請至建州淨慈庵爲國祝釐已乃移寶善說戒著四分戒本約義律學發軔丁亥歸鼓山著洞上古轍及續竊言己丑著補燈錄以補五燈會元之闕庚寅收無主遺骸千餘瘞之辛卯作繼燈錄先是宗門錄傳燈者止于宋自宋末至明四百餘年一燈相承未有修者師廣蒐博採至是乃有成書壬辰夏刻晚錄秋造報親塔于舍利窟東隅復修山堂檜堂二禪師塔遺徒取金陵大藏經甲午著心經指掌收遺骸二千八百餘乙未春興化福清長樂罹兵變饑民男婦流至會城南郊冷斃之狀人不忍見師乃

歛衆遺徒設粥以賑死者具棺塋之凡二千餘人至
 五十日而止丁酉師年八十矣于上元日舉衣拂付
 上首弟子爲霖霈公卽命首衆分座衆大悅服秋七
 月十九日屬師初度四方咸集請師開法師自辛卯
 禁止上堂雖力請弗許至是忻然登座然每示謝世
 意九月朔果示疾不食者二十餘日起居如常乃說
 偈曰老漢生來性太偏不肯隨流入世塵頑性至今
 猶未化剛將傲骨抹儒禪儒重功名真已喪禪崇機
 辨行難全如今垂死更何用祇將此念報龍天曰老
 僧世出世事盡在此偈汝等毋忽也遂閉目吉祥而
 臥若入定然復數日首座問曰末後一句如何分付
 師索筆書曰末後句親分付三界內外無可尋處越
 三日中夜謂首座曰不有病了令侍者扶起坐定脫
 去實十月七日子時也三日始掩龕顏色如生衆咸
 歎異師器宇峻特具大人相出世凡歷主四刹所至
 深居丈室澹然無營若不事事而施者爭先百務皆
 舉四方學者來不拒去不留座下每多英衲皆勉以
 真參實悟深誠知解雜毒其登堂說法機辯縱橫若
 天廓雲布其操觚染翰珠璣滾滾卽片言隻字無不
 精絕曹洞綱宗從上遭濁智謬亂者皆楷以心印復

還舊轍生平慎重大法開堂將三十載未嘗輕許學
 者至年八十始舉霈公一人授之諸方皆服其嚴且
 立身如山岳操行若冰霜衛道抹世卽白刃當前亦
 不少挫嗚呼師豈常人哉世稱師爲古佛再來福慧
 圓明悲智具足誠不誣耳且所至每著異跡天啓丁
 卯居建安荷山一日山門外經行虎突至行者驚仆
 地師以拄杖指之虎翻身咆哮而去甲戌師住鼓山
 四月十一日甘露降山門松樹上師作偈曰聖瑞端
 宜降大都窮山何得獨沾濡曉來拄杖三門外笑看
 松頭綴玉珠是年九月十九甘露復降師再偈曰玉
 露霏霏又一番滿林花木盡同繁丁寧莫道甜如蜜
 恐惹遊人入石門師之往溫陵也呂先生率開元僧
 衆至洛陽橋相迎時潮水已退及師到潮水復湧衆
 皆愕然有僧問潮汐之期千載不爽今日因何再至
 師曰問取主潮神僧曰莫是爲和尚否師曰莫塗汙
 老僧好泉州有神曰吳真人卽晉許旌陽弟子吳猛
 南安產也泉人多祀之丙子四月師說戒于開元寺
 神先一日見夢于祝曰可爲我備千錢我欲往開元
 受戒明日神乘板輿至寺以轎竿書地求法名并五
 戒師爲起名道正授三皈五戒而去神善醫病者多

往請之自受戒後不受請有入廟祀者悉不用葷酒
壬午春師再至泉真人復來乞菩薩戒其鄰村有神
張相公者亦同來求戒師爲起法名道誠俱受菩薩
戒云安平尤氏母名道喬受師五戒一夕病終冥官
問汝生有何德業喬曰曾到開元受永大師五戒官
曰汝五戒無大段當生善處可爲我到永大師處請
一偈來喬遂題遣其子來請偈師與偈曰分明有箇
西方路祇在當人一念中看破身心同馬角劍樹刀
山當下空齋得偈復瞑目而逝戊寅師在杭真寂院
時歸安諸生茅蔚起家素不奉佛一夕夢鬼使來追
蔚起苦辭不往使曰我暫去者可轉移否至十餘日
鬼使復來曰事決不可轉移但寬汝七日收拾可也
明日蔚起徑到真寂求救于師師曰余何能救汝但
汝能蔬食乎曰能汝能發無上心受菩薩戒乎曰能
遂與授戒而歸居一月無事父母復強以酒肉一日
因大醉爲鬼攝入冥司司讓之曰汝能發心受永大
師戒故我不取汝今日因何自遭墮落蔚起訴謂我
非敢破戒我母只得我一人恐蔬食體弱強令開之
今後誓不復犯冥司許之乃醒自刻其事以傳辛巳
夏師在金華曾明寺時歲大饑居民絕食者衆蘭溪

趙姓者家貧以燒石灰爲業賣灰一窰以其半來設
齋師嘆其不易後秋病瘧一日死去自午至戌復甦
自言初去時茫茫不知何往後歷高山數重忽遇永
覺和尚問汝何以至此對曰不知曰汝欲歸否對曰
欲歸甚急但不識路曰汝但隨我來走數里和尚指
曰此金華府也又數里復指曰此蘭溪縣也又數里
復指曰汝家也以手推之遂醒時人甚傳其事師曰
我豈能入冥救人皆由渠一念善根故現斯事癸未
夏師居劍津寶善值大旱凡三月不雨草木如焚人
心惶懼有司徧叩靈祠俱不應備兵使者孫公遣中
軍官詣寶善求師禱之師爲上堂云諸仁者風從何
來雨從何起電王飛出黑雲頭問渠泉竟何所止娑
竭羅龍王行雨時但動一念娑婆世界雨悉周徧于
細看來也不離這裏這裏是甚麼所在還知麼拈拄
杖云老僧拄杖子化爲龍吐霧興雲遇天掩日大布
滂沱盡闊浮提悉徧周徧大衆且道承何恩力卓拄
杖下座卽時雨若盆傾水滿三尺是歲大稔丁亥寇
掠鼓山以盤輿昇師至半嶺衆忽顛仆遂送師還山
其船泊江干檣亦爲雷所轟寇恐不敢再犯有梵僧
自迦毘羅國來獻師木碗一口師二時常用之癸巳

春正月方丈邊榭火惟木碗不壞次日得于灰燼中

種種靈異師皆謝弗居誠勿許傳所依從率三百餘

人問道受戒者不啻幾萬人得度者共若干人付戒

弟子六人跽存思公雪樵涪公藻鑑真公莫違順公

警心銘公宗聖善公所說法語錄諸撰著共八十餘

卷以戊戌正月二十一日奉全身于本山西龕壽塔

之蕃服師教最久悉師生平頗詳又重以需公之請

用是謹記之以傳然字字實錄不敢別加色澤點染

虛空惟務揭師實行昭示萬世云爾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前水

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浙江道監察御史菩薩戒弟

子林之蕃謹譔

鼓山永覺和尚廣錄

鼓山永覺老人傳

師以儒而入釋嘗云釋迦乃入世底聖人孔子乃出

世底聖人蓋不出世不能入世故得道之後經世說

法力救儒禪之弊真參實悟廣大悉備若師者蓋有

明三百年之一人也師歸寂之明年戊戌私念展觀

無從生平從霖首座得師本末甚悉謹掃素而爲之

傳以寄無盡之思耳師諱元賢字永覺建陽人姓蔡

氏永西山先生十四世孫父雲津母張生母范以萬

曆戊寅七月十九日生師初名懋德字闇修爲邑名

諸生皆周程張朱之學壬寅年二十五讀書山寺聞

誦法華偈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即知周孔外乃

別有此一大事癸卯壽昌無明和尚開法董岩師往

謁之反覆徵詰昌曰此事不可以意解須力參乃契

因勉看乾屎橛一日聞僧舉南泉斬猫話遂有省乃

作頌呈昌昌曰參學之士切不可得於一機一境上取

則雖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尚當遇人所謂身雖已在

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是參學眼也師唯唯奉教

逮二親繼歿丁巳師年四十竟裂青衿棄妻孥投壽

昌落髮爲安今名師凡有所誦益昌但曰我不如你

一日昌耕歸師逆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昌挺身

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昌途行師當下豁然如釋重負隨入方丈將通所得昌倒拈鋤柄痛擊三下曰回後不得草草即說偈曰一回透入一回深佛祖從來不許人直饒跨上金毛背也教棒下自翻身師通身汗下不及吐一辭而退然猶疑云因其更要棒下翻身秋九月懷香入方丈請行實昌爲手述六百許語授之鵬月十八昌示微恙除夕自命侍者掛上堂牌師跪啓曰和尚弗安大衆不敢煩起居昌曰有始者必有終子知之乎益親承末後囑累也明年戊午正月十七日昌書偈坐化師哭之慟特撰行業鶴林二記載之而昌之生平出處師獨得之矣時博山以奔喪至及歸師與偕往稟具戒遂相依三載每商榷玄奧生機橫發山歎曰這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何越壬戌歸闔住沙縣雙髻峰癸亥以葬親回建陽舟過劍津聞同行僧唱法華經云一時啓欵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徧至十方諸佛世界師廓然大悟乃微見壽昌用處因作偈云金鷄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只自知穩卧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時師年四十有六矣遂掛錫甌寧之金仙庵闍大藏丁卯徙建安荷山一日山門外經行虎突至行者驚仆

地師以拄杖指之虎翻身咆哮而去戊辰春博山自石鼓回道建州晤於光孝山問曰壽昌塔掃也未師曰掃卽不廢只是不許人知山曰恁麼則偷掃了也師曰基只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山曰掃卽不廢只是不曾動著師曰和尚却似不會掃遂一笑而別癸酉謁聞大師於寶善水乳相投宛若夙契適宜興曹安祖兵憲請作諸祖道影贊因屬師命筆師成百餘贊大師驚曰我不入建公將瞞盡世人去也卽以大戒授師甲戌曹宗伯雁澤林兵憲得山暨諸善信延主鼓山請開堂弗許唯爲四衆說戒有請法者以庵主禮示衆而已四月十一日甘露降山門松樹上師作偈曰聖瑞端宜降大都窮山何得獨沾濡曉來扶杖三門外笑看松頭綴玉珠九月十九復降偈曰玉露霏霏又一番滿林花木盡同繁丁寧莫道甜如蜜恐惹遊人到石門明年乙亥張相國二水呂侍郎天池率衆請入泉州開元開法初至洛陽橋潮水已退時復湧漲衆皆愕然有僧問潮汐之期千載不爽今日因何再至師曰問取主潮神僧曰莫是爲和尚否師曰莫塗汚老僧好師知機緣已熟始開堂懷中辦香特爲無明老人拈出嘗曰禪本壽昌戒本真寂不可

誣也四月說戒南安有吳真人乘板輿至寺求法名並受五戒而去時有僧問曰洞山三十年土地神覓不着和尚因甚爲吳真人授戒師曰拯溺須臨水嘯月却登岸秋歸鼓山丁丑聞大師計至師躬弔真寂浙西諸先生以大師治命合請繼席道風大著時歸安諸生茅蔚起夢鬼使來攝往真寂求救於師師爲授菩薩戒而去竟無事後茅毀戒鬼復來攝責其所以破戒之罪茅苦訴悔過始放還茅自刻其事以傳庚辰建翠雲庵於餘杭西舍辛巳遷婺州曾明寺歲大饑居民絕食者衆蘭溪趙某家貧治石灰爲業忽捐資本設齋曾明師贊嘆良久一日病瘥死自午至戌冥中遇師引導復甦時人甚傳其事師曰我豈能入冥救人皆由渠一念善根故現斯事冬歸閩開戒劍之寶善時得戒者千餘人壬午赴泉開元結制土神張復同吳真人飯依乞戒冬歸鼓山龍象雲從諸緣輻輳凡大殿山門及諸堂寮次第鼎新莊嚴具備爲八閩叢林之冠以管稟戒博山有師資之義爲建塔藏衣鉢銘馬癸未應建州興福請至寶善建舍利塔值大旱孫兵憲遣官詣寶善求禱師爲上堂罷即時雨若盆傾水滿三尺是歲大稔冬歸鼓山丁亥戊

子省會大亂寇將掠鼓山以藍輿舁師至半嶺衆忽顛仆遂送師還山寇船泊江干檣亦爲雷轟不敢再犯庚寅吳浙諸禪競爲爭宗之說形於訟牘以書達師師笑而不荅冬作壽塔於寺之西舍乃自狀其行而銘之曰是誰獨體建茲宰堵壽昌之兒石鼓之主不通世情一味莽鹵志大言大眼空佛祖據與聖座呵今罵古役鬼驅風重建茲宇撇下皮囊掩藏荒塢莫道無口有聲如虎生耶死耶請釋斯語廣告來者誰繼吾武至今讀之生氣凜然令人歛衽癸巳春方丈邊樹火有木碗一口先是梵僧自迦毘羅國來獻師者師二時常用之至是竟不壞次日得之灰燼中乙未春興化福清長樂罹兵變饑民流會城矜寡萬狀師乃歛衆遺徒設粥以賑死者具棺塋之凡二千餘人丁酉師年八十衆皆以法嗣未得人甚爲師憂上元日忽鳴鐘集衆舉衣拂付維那爲寐需公偈曰曾在壽昌橋上過豈隨流俗漫生枝一髮欲存千聖脉此心能有幾人知潦倒殘年今八十大事於茲方付伊三十年中監營事古人有語不相欺逆風把柁千鈞力方能永定太平基卽命首衆分座聞其提唱衆皆悅服莫不人人相慶以爲洞上一宗可倚秋七

月十九屬師初度四方雲集請師開法師自辛卯禁
止上堂雖力請弗許至是忻然登座有慶弔相尋之
語識者知師已辭世矣九月朔果示微疾不食者二
十餘日起居如常乃說偈示衆曰老漢生來性太偏
不肯隨流入世塵頑性至今猶未化剛將傲骨救儒
禪儒重功名真已喪禪崇機辯行難全如今垂死更
何用愁將此念報龍天曰老僧世出世事盡在此偈
汝等毋忽也遂閉目吉祥而卧若入定然首座問曰
未後一句如何分付師索筆書曰未後句親分付三
界內外無可尋處越三日中夜謂首座曰不有病了
令侍者扶起坐定以目曾觀大衆訖良久脫去實十
月七日子時也三日始掩龕顏色如生衆咸歎異師
歷主四刹所至深居丈室若不事事而施者爭先百
務皆舉四方學者來不拒去不留座下每多英衲皆
勉以真參實悟深誠知解雜毒生平一言一行皆斬
釘截鐵無一毫塗飾曹洞綱宗從上遭濁智謬亂者
楷以心印復還舊轍開堂三十載未嘗輕許學者至
末後始舉需公一人授之師自狀出世最遲應世最
拙又不事廣收學徒熱鬧門庭蓋有所感云師平生
說法語錄及諸撰述共二十種凡八十餘卷盛行於

世中所依止率三百餘人問道受戒不啻數萬人
得度共若干人付戒弟子六人跽存恩雪樵涪藻鑑
真莫違順警心銘宗聖善以戊戌正月二十一日奉
全身於本山西喬壽塔遵治命也道靖臺髫年師居
荷山時卽被瞻禮丁亥七月師七旬侍先嚴至寶善
爲師上壽涕泣狂喜自慶得未曾有辛甲丁三入鼓
山展覲師涇繫之前二十日竟得親承警歛第恨根
器鈍置於師之門牆望若登天而師法乳時灌多方
汲引不肯置之門外茲特不揣固陋敢以所得實錄
昭示來茲比於鳥之鳴春蟲之鳴秋爲大造敷揚法
化云爾

建安弟子道靖潘晉臺白拜謹識

永覺和尚廣錄

護法振華汪居士同聖微李居士彭甫徐居士并兩
序職事請說行脚

大休禪師

師云醜態多年不敢輕布逼不由人今朝始露山僧
生於楊州府泰州華家莊家遭回祿移居柯家堡父
周公南津早喪母紀氏寡居三十餘年因家務牽纏
不習儒業十三歲月素十五歲畢婚雖娶而律身童
真從無慾念共房七載故不生養每見破衲僧喜甚
追隨不捨凡見人死心甚驚怖自謂形骸尚在說話
的到那裏去了忖想如癡欲訪明師出家母親不許
耽遲到二十二歲因不事家務不喜室人室人是年
自縊雖家資罄盡心中甚喜又少一種纏縛也一夜
自坐房內將剪刀剪去頭髮一半并寫遺書表散田
園什物因兄不孝將母親拜托二姊明晨早起假稱
討債逃至河埭塲西方菴德心老師處欲求剃度母
親得遺書痛哭自尋到西方菴逼回家山僧苦求云
老母若肯放子出家近所還可相見若決不肯逃上
天童恐今生不能會面也老母見苦留不住只得許
可山僧是日設茶胡跪姊丈趙楚雲前告曰老母終
身全仗老兄老母哭倒於地時丙子冬臘月八日也

母送至安豐塲清淨菴越門和尚披剃蕭民台爲我
設齋師命廚房燒火三月師一日見山僧手指碎裂
復命方丈充侍者吾師待人尊嚴日不許鬻刻坐夜
不許伸足臥目不許邪視咳不許大聲夜則以絲縛
足而睡日則拱立端莊如是一年不幸我師長往臨
終囑本源兄曰此子儘可彫琢子善提攜勿使狂往
丁丑同本兄往天童受具叅密雲老和尚一見胡跪
問曰弟子千里而來特爲決擇生死請師一決童打
云小小年紀有甚麼生死出方丈後憤憤然行住坐
臥只憤憤然在廚房菜鍋上燒火兩月忽患手癰一
病幾死半月少瘥有同單中和老師云汝是初出家
此是聖人道塲汝夙有慙尤故多魔障乃護法神不
許汝登三寶地當精誠懺悔山僧依教三年衣不解
帶脇不至席但五更初拜大悲觀世音香一炷然臂
香三炷以懺往昔冤愆是冬結制藏堂進堂後行不
知行坐不知坐普柳雖隨衆如有氣死人相似一日
立在方丈外聞有人言無心方合道即身心廓落一
輕得個入處便進方丈問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
土某即今覓心了不可得又識個甚麼心童云你即
今在甚麼處童頓足云在者裡童云你且去明日來那

時山僧便會得個擎拳豎指道理時朝宗和尚爲西堂一日山僧纔跨入門堂拈棒便打山僧奪住棒云剩貨多年不勞賣弄堂奪杖云偏要賣把你山僧推西堂一推云切莫塗汙人好便行西堂趕出云今冬五百衆中剛得半個聖人一日又進方丈問曰不涉凡情不作聖解便恁麼去時如何童纔拈棒山僧把住云到這裏總用不着戊寅年往紹興府顯聖寺參爾密和尚正值講華嚴合論一見就跪問云尋行數墨猶涉廉纖作麼生是了生脫死一句密云一覽大藏証無爲山僧纔擬開口密大笑推出山僧復疑又參三年己卯年往五雲門六如和尚處過夏是冬起單往廣孝寺參具德和尚命燒火一期一日具師問曰趙州道無你作麼生會山僧便喝具曰不是你何不問我山僧問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具云噪噪山僧於此決疑其冬具師鉗錘妙密脫卸許多礙膺庚辰春復上顯聖聽爾密和尚思益梵天經一期期畢往紹興府昌安門外硃砂菴聽慧融法師法華經一期期畢復進雲門尋本源兄大病一場病中作主不得那時慚惶容身無地又上顯聖親近爾密和尚時病未全愈十月結制似乎進堂不得預夜然齋禱

告龍天十方諸佛願加被我願此期內徹法源底報佛深恩進堂後胸中逼逼寒寒雖不參話頭只是萬緣放下着力逼拶去逼到半期一日浴室洗浴只是迥迥然疑定正穿衣時似乎乾坤翻轉四大分散隨頌梵率三問一卽今性在甚麼處舉止何時不露布會得觸目是菩提達者同遊涅槃路二眼光落地作麼脫通身是口難分雪也要當人獨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三四大分張甚處去撩起便行無拘繫脫下草鞋赤脚行無任處時無任處辛巳年往上蔣甘露菴又聽慧融法師楞嚴經一期期畢同本源兄往東山再覲爾密和尚是冬鋪堂行苦行求福見首座小參不濟自打點爲人期畢參象田先師正值平地先師問曰趙州道無又道有汝試道看山僧云師手中是把木扒某手內是把鐵搭隨頌曰趙州狗子佛性無眼上着毛會也麼剎竿頭上挑日月木人撫掌笑呵呵先師云有聲又頌曰有無佛性趙州狗七七依然四十九可笑當年老趙州好路不行草裏走先師大喜親近一載每室中盤桓深相契合便欲分付山僧不意欲速又往天華聽法華經經畢聞先師示寂慟哭流涕者幾幾法華期畢竟往天台護國寺參嘯

雲和尚一見嘯問曰那裏來曰象田來嘯曰到這裏做甚麼山僧曰到則親到做則不做甚麼嘯曰要做洞上兒孫須會吾家宗旨且問如何是正中偏答曰和尚問學人曰如何是偏中正答曰學人答和尚曰如何是正中來答曰某甲昨日到天台曰如何是兼中至答曰濫泥之中防毒刺曰如何是兼中到答曰泥牛踏破潭底月嘯大喜壬午春參石奇和尚於靈鷲寺正值上堂山僧出問曰某向江南走一回不曾看見個乾淨衲僧且道衲僧家如何行履靈曰你自摸索看山僧曰學人到這裏無下手處靈打云也少這一棒不得山僧搖手云也是多的因石和尚退居仙居景星岩山僧往台州府雲峰寺湛明律師處閑藏二年湛師命爲尊証二期癸未復到象田拜先師龕時古靈兄閉關象田爲之盤桓此人道眼不明重言貶駁古云某非其人先象田有法衣一領臨終分付以待兄來山僧不顧直往寶壽參雨老和尚古將衣卷密送寶壽方丈老和尚一見問曰那裏人答曰楊州人老人曰我不問汝楊州答曰和尚背後是甚麼老人拈起禪衣角山僧舉袖云某是件衲衣老人曰有甚交涉山僧曰有甚交涉老人點頭三下命上

龍門充維那和尚一日上堂山僧出問曰昔日薰長老今日是吾師一來又一往且道爲何事老人曰你道爲何事山僧顧視左右云大衆莫是這件事麼甲申正月乃老和尚誕日將象田法衣源流當堂分付因不敢負象田雖親承寶壽付囑而嗣法象田老和尚偈曰一領破袈裟今又缺一角汝師留與汝我今爲蓋却象耕易爲耘異類行不群有時苗秀實表信露衣紋付後即受古靈兄請并老人命主持象田冬間結制一期因舊當家作崇臘八期畢飄然辭謝是夜出山自恨年幼行淺意欲陸沉衆中潛行密行故三年無襖五年無褲直往天童茶房燒火未久衆知不能果願卽往南海普陀山意欲行苦供衆奈人境紛紛難以駐足乙酉年往滄州山頂黃楊尖上住靜禁足掩關一載後象田得知命僧午輪連請者三以偈却曰看他上古亦曾爲舊直渡江不我歸此去去時真果去合國人追追不回午輪再四請應秀峰山權結冬期因年荒糧不足又受倪周二鄉紳請任上虞瑞象寺丙戌年有陶章請任持會稽天華寺其冬結制開堂說戒相從者衆自念世亂紛紛聚散不久且象田一枝佛法將斷全賴山僧一人恐一不測則

辜負先人故不避譏呵付囑幾人丁亥春往佛日打齋謝法老和尚命爲西堂期畢受易鎮唐沈孔衆鄉紳請任持密印寺二載已丑冬赴白蓮之請自悔從前狼籍如今把緊繩頭雖坐方丈更慚福薄日負栲栳打飯供衆以效淵祖遺風卽今出世弘道不敢自懈抖擻精神接引後昆報佛祖恩汝等諸人叅須如是叅悟須如是悟行須如是行知識如是做不枉爲人不枉爲僧方名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山僧久蘊不發正恐斷送平人今夜因護法懇請之誠只得易沙撒土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且道笑個甚麼良久云阿誰不掛眉間劍何必搖唇惑亂人

行實

永新龍巖師

順治戊戌師住廣寧間山大觀音院一日兩序領衆啓請敘說行實師云所謂行實者古人年尊德邁履踐幽微或自說以警後裔或記錄以垂龜鑑融乃臘輕德薄操守荒疎況恃怙早亡未攻文墨奚以當言行實哉衆曰和尚過遜也古旣如是今乃亦然如不親聞焉知往事師含笑曰是汝等好事非我過也遂云某非異鄉人也卽此遼左蓋州王氏子父諱有賢母蘇氏昆季二人獨某幼時見僧而喜母常嘆曰吾家有一善根也卅歲時遊戲山前忽然心中生疑意謂此山依地而有地依虛空虛空以何爲依耶比時雖頑稚遂動出家之想不期十一歲時先君早逝十五又母亡一時家產蕩盡得依外祖恩撫至十九屢

遭離亂決意出家投寧遠西關白衣菴正印老宿雍
髮明年遂行脚二十二至京師授愍忠寺太虛和尚
戒後禮蓮華菴教宗禪師請問本分事宗曰汝且去
參念佛的是誰當時領此話頭尋止京西龍虎峒住
靜將此話頭橫在胸中晝夜參如癡若騃直得忘
餐廢寢東西莫辨一日小解忽覩溝中蟻虫倍起疑
情念曰此等衆生形質雖微佛性若何沉吟既久豁
然有省便述偈曰剖破微塵得大經渠儂提起越功
勲吾今打開分明說世上逃流那曉聞二十四歲至
金陵古林菴發心作務擔柴運水勞力身染重疾後
病愈又往姑蘇堯峰山叅林臯和尚問燈燈相續意
旨如何臯云你叅去某云者老漢話頭也不識便出
方丈臯次日入堂問曰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共意如
何某云買金遇着賣金人臯云不是者個道理某云
和尚也不得壓良爲賤臯休去後叅顯聖爾密和尚
問根本卽不問差別請師明密云旣會根本差別不
消說得某云實不明望師指示密云千江有水千江
月千江之月一月攝某云覓一月尚不可得說甚千
江之月密笑云向你道不須說密一日陞座某問衆
手淘金誰是得者密云罕遇其人某舉坐具云者個

聾密云你道看云某甲不道且要和尚疑着密云靠
老僧作麼又叅廣孝具德和尚問近離甚處某云顯
聖德云去年那邊住曰徑山德云徑山顯聖俱落死
水何不到天童去曰天童與廣孝有何差別德云徑
山顯聖甚靜天童太鬧我者裡總不恁麼某云若然
也不得放過德云你一向作麼工夫曰騎牛不覓牛
德云汝被理所縛也某云和尚又如何德云豈不聞
德山臨濟意旨如何德便喝某遂禮謝又叅金明若
水禪師問向在那邊住過曰去冬顯聖今春廣孝水
舉如意云顯聖廣孝還有者個麼曰盡法界一個不
無水云喚着則觸不喚着則背汝作麼生某一喝便
出隨令侍者畱住水一日講金剛經令衆逐節作頌
有同叅請某頌某辭不已爲衆頌世尊敷座云世尊
敷座空生看破個事若何飯是米做水見甚喜判云
句意俱妥又問空生看破的眼在甚麼處某云盡法
界是空生一隻眼又令頌所謂佛法卽非佛法頌云
喫着則觸不喫則背觸背俱離非貴非賤又令下五
位君臣頌語頌云學道先須識自宗某云向外馳求
了也頌云莫將真際雜頑空某云我執不除頌云妙

明體盡知傷觸某云賊人心虛頌云力在逢緣不借中着云本無內外說甚麼中頌云出語直教燒不着某云也須仔細眉毛頌云潛行須與古人同着云是甚所在說古道今頌云無身有事超岐路着云咄又恁麼去也頌云無事無身落始終某云情知你放不下又叅報恩玉林和尚問逆碎虛空時如何林云你在那裡站立某拂坐具歸衆林便喝林一日上堂某問臨濟道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卽今國裡還有個巴也無林云有某云卽今在甚麼處林云舉眼便見某云馬將軍旗前撫掌林一日掛牌令衆作本來面目頌某頌云填溝塞壑滿虛空無限群靈在此中自從金鎖玄關碎寶藏元來用無窮林卽可之金衆叅費隱和尚遂問和尚以何法爲人費云山僧只有一條拄杖子某云看破者老漢了也費捉住云你見個甚麼道理便恁麼道某云不妨疑着費打某便喝費云念汝遠來且坐喫茶某云是何言語又一日問某堂前露柱懷胎是男是女某云也不是男也不是女費打云是甚麼某云描也描不就画也画不成費云亂道某喝云者老漢是何心行費喝某亦喝遂拂袖而出至苑村叅浮石和尚問石而能浮承誰恩

力石云進前來向汝道某進前便喝石云再喝一喝看日和尚喚作喝那石云汝又作麼生某一喝遂拂袖出又端午日上堂某問端午陞座卽不問二人相戰必定是那一個得勝石震威一喝某遂作禮石云放汝三十棒某起以坐具向座上作劈勢石便休自是歷遍諸方叅尋知識後轉都門普濟菴遇本師和尚開堂命典知藏師上堂日某出問濟宗爐鞴都京重開四海英靈咸集此會和尚如何煅煉師打云一棒一條痕融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歷師云關黎還薦取麼融云頂門具眼方堪曉耀古騰今達者知師便喝融云萬般爐中鐵羨慕佛祖當塗不讓伊師云好個消息某禮謝歸衆其後將古機緣警訛公案一一舉出命衆拈頌某便拈頌甚慙本師之意遂將源流衣拂拄杖一并付喝可爲祖禰不了殃及兒孫這便是融上座半生行脚今被諸公苦逼不覺失口道出倘有個漢也似山僧這般鈍置正好三十拄杖趁出久立珍重

古瓶山牧道者小影



古餅山牧道者傳

鹽官同學道弟何園客著

牧道者名謙字牧公嘉興府秀水人也先本姬姓堯之第六子封於項子孫以國爲氏世居遼西漢時名萬金者爲司徒遷洛陽進賢鄉垂稱項家巷後名晉者仕宋爲大理評事當高宗南渡庖蹕僑居嘉禾之胥山孫名宏度號胥山居士墓在山麓有八一公碑是爲嘉禾始祖孫名忠歷秩宮保謚襄毅勲著史冊牧道者七世祖也父俊卿大金吾左都督賜一品蟒服母沈氏誥封夫人公生於神宗丁巳臘月廿一日

午時在姪母夢星殞懷及產腰有紫黑子七如北斗襁褓中見僧合掌微笑坐必跏趺童時淳實端恪不妄言笑遂通書史年十八居燕京專持准提神咒禮崇國寺洪慈法師覽心經及華嚴合論歎曰灼朕在聖不增處凡不減輒了大意信知成佛真實不虛志慕空宗首謁博山余集生諸老命叅生從何來次從何去話是時集生與公伯兄震緣事逮問在部每對榻橫塵公必待立余撫公背謂震曰骨相志氣君家汗血駒也他日佩毗盧印據選佛場者非此子乎公再拜而還喜以自負從此孜孜兀兀以向上一著叅究二十餘年凝膺不釋庚辰歲遵奉父命承脞金吾實畏小心寬濫靡不昭雪未幾世亂甲申人日公夢山石崩飛潛身無地聞空中語曰但持吾咒爾難可免聞賊陷京公幸家丁巷戰銛矛刺胸衣不受損徒步奔南屢遇暴不能害後張公完真陳公天章相繼總制浙閩公賴佛祖能仁啓迪從幕下克全萬萬生身命兩公交章題授漳州別駕託以撫循公以慈力禁暴備荒申救冤抑保護甚衆蓋公爲人襟懷空洞人莫測其涯涘望之有巖巖氣象靜也淵微動也風行介狀而不與易更確乎不可拔也豈非壁立萬仞令

人見之意消而下視培塿丘垤似無足當其意者壬辰歲至福州見粵東華首空隱禪師師本分接人之暇亦贊念佛持咒蒙授准提懺像歸送楞嚴重梓流通一日禮懺口宣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忽然身心脫落遂述偈曰一手拈磬一手鼓今日捉敗無位祖觸處逢渠本現成恒河沙國佛一母後參天界浪和尚浪曰聞你幼年見博山余集生諸公是否公禮曰今日特特禮拜和尚浪曰除却搖唇鼓舌豎指揚眉處還我到家語來公又手默狀浪領之已亥春叅金明介庵本師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差別智庵云差別且止喚甚是涅槃心公舉拳庵云灰了燒了在甚麼處公纔開口庵震威便喝公從此冰釋又作十二時偈呈庵庵接過曰這個是紙墨還別有麼公展手視庵庵乃休又一日庵拈香墜問曰無情如何說法公曰和尚拄杖子踣踞本也庵復勘問公拈墜擲地又手而立庵拾墜置于几公曰無情說法竟庵休去一日庵刻蜜蜂頌將竣庵曰病朽觀你蜂頌頓恰意但要問你日出扶桑大地紅是何意旨下一轉語可付諸桑棗公云適問箇是什麼庵晒之公卽呈偈曰聊聞舉著便承當好肉無

端已剗瘡著眼机先看端的頂門誰不帶扶桑庵印可之卽出源流衣拂燭曰從上佛佛祖祖以自已所證通相承襲今以授汝宜體佛祖之心爲心以續慧命付以偈曰師子窟中事善哮吼者得今得本無得無得得亦得名曰真本別號次庵時年四十三矣嗣法爲臨濟三十二世公嘗示門人曰法道不振由於趨競時緣扶豎宗風貴乎立志固守不圖人衆攢簇因緣輻輳爲奇特當念念以法道爲已任刻刻以後學失據爲已憂古人單丁背米供衆五六人亦不廢晚叅如應庵祖着艸屨住院懶殘和尚寒涕垂膺四祖道信汾州無業芙蓉道楷諸大老休心息念斷絕攀援賜紫及號力陳遜謝豈非孤潔榜樣名垂千古何曾熱鬧亦何常營心時緣之得失所患道德之充莫患時緣不就慎之勉之公之法言作略槩可見矣以致九州四海傳稱次庵長老云有法嗣三人一名机峻號坦庵前住普光禪院後住淨心院二名机梅號慈林三名机山號獅王住妙喜山中

自叙年紀略

覺浪禪師

杖人自萬曆壬辰生於閩浦城張氏九九山房至庚戌十九歲見大父歸寂有感走慶源求孤舟和尚出世是冬獲歸迫極聞猫叫有省辛亥走書林瑞巖求識源和尚剃落冬復捉歸壬子春乃就本邑隨師住夢筆山癸丑春誓死閉關因見百丈再參公案頓徹馬祖機用有夢筆集丙辰參博山和尚於董巖受具有機語是冬病于書林遇東苑和尚投機有囑丁已春到江西慶壽昌和尚七十壽親承密印有機緣冬往金陵因待興寓雞鳴戊午春因優曇無方寓報恩因僧錄襲明寓天界南菴會焦漸園太史諸公有問答因戴今采觀察邀到廣陵會父弟勒歸閩已未春因福州曹觀察陳侍御林都諫諸公延于羅山結社秋寓立沙冬因獅林欲偕隱九座到園權翠林留結制庚申春返建州柯氏諸公延王雲際山辛酉赴看東苑和尚開法僊亭及歸武夷袁士戌偕黃心鏡省博

山和尚會諸友度歲癸亥春遇孤舟和尚隨往峯頂禮登菴和尚及歸龍泉西寺度夏甲子寓柯督學家會漳泉諸公譚經濟乙丑寓斗峰閱藏因楊樗若孝廉延于龍巖丙寅歸夢筆會雲門湛和尚及爾密諸友有唱和詩丁卯值父弟死襄事戊辰因王大光寓光孝及黃華會諸孝廉文學論佛聖與義已巳欲隱匡山爲雪生諸子畱建不果有筆筆影揮鞭影庚午於夢筆值金粟密和尚應黃藥因費隱諸友有書往返敲激秋東苑博山二師相繼滅度冬奔至武夷居虎嘯洞作千燈熱西來草辛未春因崇安藍岷石彭本之二公延于別業遭大病復歸夢筆乃作壽昌法印記壬申擬往嵩少初到武林會黃元公不值寓宗鏡堂晤吳惺陽諸公有西湖草因宗印挽上徑山靜室作三古詩三百首有雙徑草因大石來同往金陵寓鐵佛碧峰會鴻臚顧惺而諸公作碧峰贊有白門草因遇友人滌朕拉到楚黃天堂會耿九一喬梓及守開法印求授戒結制有植聖草臺山草癸酉秋到麻城因不違支浮公揖諸公留新禪會梅中丞及允中請到白臬作道一塔銘及寓鷺山有楚山草甲戌春往潁州寓圓通會張李王甯劉韓諸縉紳及鹿門

添師留結制有穎水草乙亥春擬應壽州方侍御藁桂之席遇流寇大亂破穎州諸城因偕鹿門到霍丘化城作三互別傳擬寒吟夏因修竹請至六安齊頭山後因商城汪太僕諸公請于北禪開戒說汰秋因心融同大運延主龍湖會李冢宰梅中丞陳司寇周司馬諸公請寶筏開堂有錄作宗門盟值寇亂以直延於黃檗結制有錄丙子秋辭往江西掃壽昌先祖塔因閱狀諸公請主其席丁丑秋應新城黃元公諸護添請于各大刹說汰有錄冬鄧太史涂司寇諸公請主福船山結制有錄戊寅秋因黃元公偕李冢宰及江西諸護添請主匡廬圓通作尊正規五燈熱諸錄於南康歸宗九江能仁皆有汰語著作已卯夏往楚慰李冢宰建芝佛上院遇寇與諸公定守禦策汰有西陵別錄冬因蘄州荆王請于內庭爲世子宮眷授記說汰以歸匡廬庚辰夏應劉尚寶諸公泰定汰席建安王請上藍開汰有洪都語錄及于臨川因陶明府諸公留于天寧淨名說汰有錄秋應閩侯亭檀慈余公及黃巖期有錄結冬於董巖淨名菴有建陽語錄辛巳春應鼓山請結制作會祖規鑑有語錄冬歸福船壽昌過五十歲壬午夏寓南昌饒淨念金粟

園有錄冬歸圓通癸未夏寇破武昌因王釋公侍御何養純副總同到金陵寓長干寺會三昧師契玄諸公喬王諸司禮及陳侍御請于報恩大殿上堂復延于西華門選聖林因王福山諸大司禮魏國衆宰官及印海容源延于靈谷結制有錄及李小有諸公所集癸甲全提甲申春車高諸司禮延于興善印吾處結制有金陵錄忽遭國變遇新聖登極天下奠安阮圓海蔡明藩諸公及湛之汰侶延于祖堂結制及論學有錄秋因姚愚谷到西湖寓鳳林寺上堂往雲棲掃塔有普說因余未也方于九江道閣邦玉諸公延主黃山光明時以徑山有故徐大玉吳若谷諸公會餘杭鄒明府及吳江諸護添請主此席是冬杖人年五十三歲也因諸子問歷履事昔在福船已與黃元公脩述之矣今復叙其歲月以作年紀之略按諸語錄則得其詳也吾嘗云人遇行事每自畏逆怕難及述行狀求一逆境難事以表習險心亨不能得也予所處逆順之微不可暴舉若以全機大用殺活聖凡比吾於古人則笑殺鐵崑崙矣末後一著尚有下文珍重珍重

傳洞上正宗三十三世攝山棲霞覺浪大禪師

塔銘 并序

宗門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遂開西天四七東上二
三之祖曹溪一滴恩護分流厥後五宗岳峙而二桂
獨昌洞濟代興互有隆替至明嘉靖間其道寥寥幾
不聞矣先輩歎之壽昌崛起好山不獨挽洞山於逆
流實乃揚心燈於再明東南宗風蔚起豈不賴此老
人乎昌得博山大寂海內東苑山隱武夷得之吾師
覺浪大和尚師出偉狀能象杖錫所到雷厲風馳世
出世間無不攝化宗說兼備言行雙律真添海津梁
人天正眼可謂金聲玉振道光德輝者也嗚呼至哉
按狀師諱道盛號覺浪別號杖人閩浦張氏子父存
三居士師生而穎異勿習舉子業年十五入贅十九
因大父坐亡有疑遂生出塵想求慶源孤舟榕公出
家不果疑益切偶於街次聞猶墮聲有省因瑞巖識
公過浦密求髮落棲邑之憂筆山誓死拚關讀高峰
枕子語若相印合復於倒剎竿等句有疑迷悶成病
乃取古人未悟既悟機緣返復參勘一日閱百丈再
參語不覺輾狀曰者馬駒亦復踢殺天下萬世人也
及見壽昌頌臨濟三頓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

心語大叫曰此時尚有若而人乎我當往嗣之始出
頤之輩巖從博山和尚受具問從上佛祖行履不契
辭往壽昌道經普林兄東苑和尚授機遂折節過冬
因一病瀕死苑親調藥療之有問苑究其生平參悟
及立家堂與之旨大驚曰不期子深入此秘密法門
吾壽昌者枝葉命蜀子流布太也因付壽昌源流并
贈一偈師拜受遂隨苑禮壽昌和尚重重參證昌領
之自是荷擔大添當仁不讓勸下金陵與焦太史周
海門會金簡諸公游大有敲擊諸公重之未幾壽昌
示寂東苑說添普林師歸省觀曹能始諸公請師於
興化開堂師時年二十八而提唱卓狀古德也期罷
復上博山與山問荅雷轟電掣山奇之殆所謂智過
於師者邪雲門湛和尚入閩留慶筆三宿論法門近
事多激揚門歎之金粟密雲和尚過浦師投書有源
流拂子濫付非人之語密回書云上人何處見老僧
濫付且盡大地誰是非人者試指看若指不出自合
縣梁縊死夢筆山中師覩大笑曰焦碑打著連底凍
也併刻其言行世未幾密公住天童父子闢妄諸書
出海內始訝之東苑博山兩和尚一年相繼入滅師
得計大痛有風穴深憂之感乃一杖復出閩殷殷爲

泐求人柳標橫擔席不暇暖四方啓請狎王名刹如楚之李太宰梅中丞陳司寇周司馬諸公請住龍湖蘄州荆王豫章建安皆延說泐內庭江右黃元公司理鄧太史涂司寇諸公請主壽昌福船及匡廬圓通如金陵魏上國及王喬司禮倪樸菴陳旻昭蔡二白李小有諸公請主靈谷天界報恩祖堂如虎林姚愚谷方子凡及徐太史諸公請住鳳林徑山特爲雲門湛和尚入祖堂請雪嶠大師歸干指泐筵勝會得未曾有十千高步萬里香花未足以喻其旺化也師乙酉離金陵丁亥復還天界應太平請會有嫉師者以原道論下師獄師不辯居園一載著金剛諸書見意陳太宰遣人省師索偈師書問予何事棲碧山詩遺之太宰嘉歎不已謂其蒙難不驚眎生死如游戲雖大慧覺範諸公不是過也事解金陵諸護泐請主攝山棲霞師欣欣有逸老計未幾受博山請命笑峰狀公代座及囑無可智公高座掩關二公棄縉紳而游師門久矣師過嘉禾譚埽菴諸公延師天寧龍湖各利說泐因觀費隱容公嚴統復還天界修傳燈正宗以衛大泐及博山慶筆出陳匏菴諸公請王臯亭崇先聞竺菴成公重興壽昌推雙峰存公住持特爲上

堂舉揚未幾吉州李梅公劉平田諸公請主青原師命笑峰然公住持誕日上堂歷叙生平浩然長歎有泐界不容吾自委敢推婁至與威音之語時師年已六十六白靚泐門衰落能無中痛乎谷語輪公監院念師年老復持金陵諸護泐書請歸天界故晚稱天界和尚師因報恩大藏板朽命松影麟公募修囑石溪杲公較刻休夏毘盧閣偶示微恙命移錫禪堂舊方丈一日旦起禮佛畢特開示大眾回寢室飲茹如常亭午取紙筆作五位頌至偏中至云萬象指頭明卓異縱擒不換機何利擲筆而逝供堂中三日始入龕顏色不變觀者如堵陳旻昭侍御周凝圖司空請三誼和尚掩龕江南宰官居士及衲子善信無不悲號如失慈乳海內士大夫同諸方知識作詩製誄千里赴唁感歎泐門梁水之摧也師生明萬曆壬辰十二月十六示寂清順治己亥九月初七世壽六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九嗣泐弟子二十七人記荊居士四人往來問道及歸依縉紳孝廉文學若干人得戒剃度弟子不可數計師說泐四十餘年坐道場五十餘處著作百餘種皆載師全錄將奉師龕建塔竺菴成公與衆三卜皆得棲霞遂全身歸塋千佛嶺下之右

延庚挹辛既竣竺公述師行狀焉余年友陳旻昭爲塔上銘以旻昭數十年金湯從師患難流離知師之詳無出其右者旻昭卽世稿未就乃命餘謨卒業謨憶五歲時隨先老父宮諭公禮博山和尚於皖城迨乙酉京師南還矢心白業始隨先府君謁師金陵戊子居廬復謁師於余中丞濟生菴述先君臨終夢幻泡影一空依舊可天明鏡語師爲堅堂及後謁師臯亭晨夕參叩屢多機籌自謂疑團終古破師時贈偈有奪却南泉老爪牙之句則謨於師數世淵源迭乳之仁可謂不淺矣且旻昭爲一人交不敢以不嫻辭竊觀唐宋以來舉揚宗風代不乏人其間儒佛兼總者惟明教嵩覺範洪然猶不無二岐若師則易象詩書乃至老莊諸子百家并世諦文字偶一拈提言言妙諦謨嘗服膺真儒必不闢佛真佛必不非儒二語以爲各言狀前此諸儒崖異未免角立門庭卽宗主高自標誦多輕外典自姚江倡學以後龍溪海門諸公始不諱言佛若以儒說談宗上下千年獨我師一人而已蓋東魯西竺兩聖人此心此理之同不容終秘者也至於師之陸堂入室大機大用殺活縱奪如金翅鳥直取龍吞如大將擐旗探囊取級故衲

子卽久參宿學亦多望崖而退彼以師豪筆非人之辭爲兩家方枘者安知古人當機作用別有出身路邪故師揀魔辯異拓述傳燈正宗諸書源流所繫筆削謹嚴狀不啻輕遺一真參實悟之士至語及濟宗出世諸老未嘗不極力推轂豈未洽詬誣我見崢嶸之輩所能窺其涯涘哉竺公之狀師曰師雖嗣汾洞宗五宗並舉主盟佛教三教並弘非阿私其所好蓋實錄云謹依狀序其大槩合十稽首敬爲銘曰靈鷲拈花首傳葉祖少林演泛始闢東土五葉二株天撐地拄幾危之間豈不握吐卓哉洞曹聲振寰宇突出好山壁立風雨博山東苑兄龍弟虎吾師嗣之一麟獨武開正法眼滴師子乳如大火聚如塗毒鼓觸之魂飛聞者毛豎杖錫至處海岳驚舞汾幢雲興肅規凜矩重興寶鏡新鑱鉤斧揀異辯魔鉞聾聵瞽全提向上驗主中主橫擔柳標高揮玉塵吳楚閩秦縉素爭覩五十餘刹慈心嬰撫金湯霞簇汾流川組道扶聖教名正燈譜宗集竺震文憲鄒魯臨難不避過嫉弗怒流水桃花蕭蕭起舞垂老益堅憫世益苦適狀譚笑坐脫鳳鳩雙樹潯輝金河影榻兩間哀憐百靈泣怙劣崩嶺峰六朝僂府千佛環坐儼同玄圃浩浩

長江亭亭宰堵我師高風千古萬古菩薩戒弟子大印皖城劉餘謨頓首拜撰

住棲霞嗣法門人南岳大成立石

諸山嗣法門人併記荆居士

青原大猷 虎跑大瓚 壽昌大存

大峻 壽昌大浩 廩山大智

崇先大奇 天目大聞 弘濟大健

洞庭大燈 仰山大英 福山大寧

大別 興國大忍 枝山大選

明招大補 蒲澗大韶 青原大權

天界大璽 報恩大麟 大量

普濟大龍 祖堂大杲 黃檗大嵩

上塔大文 大玉 安隱大充

李公長庚 陳公丹衷 凌公世韶

毛公大斧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

千山剩人和尚塔銘

噫真發心出世爲前聖後昆荷擔斯道當國家全盛出豪貴才華中岸然獨行無所盼睽始見千山剩人和尚其人也余與剩人明崇禎間先後出師門如左右手聞計趨芥菴與老人相向啞然其徒之在廣州者露頂跣足再拜稽首而言曰非師莫銘吾師也余曰諾弗敢離老人復顧余曰然非公莫銘若弟也余起立曰諾弗敢離翼日迅雷峯其徒復至長跪曰某將以是秋奉銘出關門矣吾師光明全藉師筆端照耀塞外塞外人千萬禪知有宗門自吾師始某爲吾師請抑爲塞外現在將來諸昆弟請言畢泣下稽首不能起余感而諾曰弗敢辭於是載筆爲辭曰師名函可字祖心別號剩人惠州博羅人本姓韓父若海公諱日續中明萬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恪母同郡車氏誥封夫人師生聰穎少補諸生有聲性好義豪俠疎闊有貧士冤獄自分歿師密白得免士方德有司廉斷久而知韓公子所爲嘗獨出里門爲市

兒所窘識者報家人追至將赴理師遂止曰彼惟弗知故敢爾豈有吾輩不能忘人誤犯其罣遠愛人類如此文恪公捐館舍京師師奔喪往返萬餘里哀毀未嘗一日間迨歸閉戶絕交游悒悒無生人趣聞梁孝廉未央好道力致爲諸弟受業以此得濟知余歸自匡山師亟入廣州一見輒曰長齋數月矣豈以待公某先文恪生兄弟四人某長未嗣若丁此變覺行終吾身余笑曰此白社諸優婆塞事寧區區望耶師面赤辭去明日復來曰某妾已孕幸而得報上人抑無所憾卽不幸亦不復願爲俗人矣余曰此吾儕緒餘若爲艱言之更有向上在師自此始一意且拉余住止園凡兩月值老人至東官乃相見東官因僧問諸識義老人曰我者裏無五識六七八識僧曰祇麼則枯木寒灰去也老人曰枯木寒灰爭解問話師從旁不覺擊節老人顧余曰此子根器大利指示參趙州無字有頌曰道有道無老作精黃金如玉酒如澗門前便是長安道勿向西湖覓水程從此微細披剝無虛旦夕兩踰歲復聞舉勘破婆子話更豁然識古人長處老人曰子今得不疑也卽隨入匡山剝落登具命掌記室還住華首又命充都寺甲

申之變悲慟形辭色傳江南復立新主頃以請藏附官人舟入金陵會清兵渡江聞某避難某自裁皆有挽過情傷時人多危之師爲之自若卒以歸日行李過城閫爲守者擒送軍門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但曰某一人自爲夾木再折無二語乃發營候餉項鐵至三繞兩足重傷走二十里如平時江寧緇白環睹咸知師道者悉含涕不敢發一語後械送京邸途次幾欲脫去感大士甘露灌口乃安忍如常逮至下刑部獄越月釋發瀋陽師自起禍難至發瀋陽兩年於此與繁維同叅法緯迄諸徒共五人外無一近傍然內外安置極細如獄中一飲啗一衣履隨意而至如天中人師當時所能自爲者順緣耳庸詎知己有人屬某緇屬某素甲事若此乙事若彼開士密行不令人知何擇時地然師所以獲是報者豈非平生好義暗中銖銖不爽諸如道在人天且當作別論也師初至瀋陽觀知根欲因達藏主閱藏普濟先爲諸苾芻疎通義學時講席漸散多集座下講師師乃領大眾趨教如學人講師意始解自是瀋內外護咸仰師寬大益篤信宗門開法之日元旦喇嘛率諸遼海王臣道俗稱佛出世清法謄僧屬掌教亦極力

推轂自晉濟歷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陽凡七
坐大剎會下常五七百眾江南同誦諸大老若大來
左公吉津李公昭華魏公龍袞李公雪海郝公天中
季公心簡陳公始以節義文章相慕重後皆引爲法
交師自處孤潔與人慷慨多意氣匪深於師平日鮮
不以才氣相掩以故法海溪澗向非凡器所能講嘗
有書抵余曰門下龍象如雲若得端一人來使某得
盡其夾輔之力則曹源一滴長潤塞下噫余於此知
師爲法求人之切豈無所見顧再易袞葛耳忽一日
曰我後十日必去集大衆告誡皆宗門勉勵語搜丈
室無長物平日所畜衣拂如意杖笠悉分付侍僧孑
然一身從金塔趨駐驛囑行後全軀付渾河示偈曰
發來一箇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柴薪又省
行人挖窟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祇待水流石出衆
環跪乞畱肉身哀懇再三乃默然遂端坐而逝瀋之
人迎龕入千山建塔蓋順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二
十七日也師世壽四十有九坐夏二十得度弟子今
百今匝今日今廬今又今南皆江南人師住瀋不輕
爲人雉髮有乞戒悉命禮天顯律主師未開法時嘗
爲顯作關黎及說法顯請入室師亦命第一座更爲

徧通華嚴梵行凡戒壇仍使主之惟宗門提唱無少
假然皆一目同人衲子能具精誠隨機大小各有所
被故十年相依如正遇恥若磐光湧光作麼若而人
咸受益焉是宜銘銘曰山川奇秀蔚爲異人意氣雲
蒸公族振振儒門澹薄歸復能仁潮洞水源沛流渥
溪出華首嗣爲博山孫如瀉之嚴吾師有言慧寂者
誰實難爲昆嗟大樹叢宜蔭南宗天龍等視匪法羅
竄愍彼遐方啓拓關東彼土淳直惟經與律拄杖撥
開別傳甫及七住道場萬指林立天資雄邁波瀾澎
湃上下左右不知其在巍巍堂堂曷云誰至果日方
中忽然西逝道俗涕潸潸塔千山爲存爲歿松鳴迴
珊瑚方少室今古斯一

廬山天竺禪師語錄

和尙像



千山剝人可和尚塔銘

廬山棲賢函是撰

噫真發心出世爲前聖後昆荷塔斯道當國家全盛
出豪貴才華中岸然獨行無所矜睭始見千山剝人
和尚其人也余與剝人明崇禎間先後出師門如左
右手聞訃趨芥菴與老人相向啞然其徒之在廣州
者露頂跣足再拜稽首而言曰非師莫銘吾師也余
曰諾弗敢辭老人復顧余曰然非公莫銘若弟也余
起立曰諾弗敢辭翼日返雷峰其徒復至長跪曰某
將以是秋奉銘出關門矣吾師光明全藉師筆端照

耀塞外塞外人千萬復知有宗門自吾師始某爲吾
師請抑爲塞外現在將來諸昆弟請言畢泣下稽首
不能起余感而諾曰弗敢辭於是載筆爲辭曰師名
函可字祖心別號剝人惠州博羅人本姓韓父若海
公諱日顯中明萬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恪母
同郡車氏誥封夫人師生聰穎少補諸生有聲性好
義豪快疎闊有貧士冤獄自分死師密白得免士方
德有司廉斷久而知韓公子所爲嘗獨出里門爲市
兒所窘識者報家人追至將赴理師遽止曰彼惟弗
知故敢爾豈有吾輩不能忘人誤犯其謬達愛人類
如此文恪公捐館舍京師師奔喪位返高像里哀毀
未嘗一日間追歸閉戶絕交遊悵悵無生人趣聞梁
孝廉未央好道力致爲諸弟受業以此得深知余適
余歸自匡山師亟入廣州一見輒曰長齋數月矣專
以待公某先文恪生兄弟四人某長未嗣若了此願
梵行終吾世余笑曰此白社諸優婆塞事寧區區屬
望耶師面赤辭去明日復來曰某妾已孕幸而育得
上報先人抑無所憾卽不幸亦不復願爲俗人矣余
曰此吾儕緒餘若爲艱言之更有向上在師自此始
一意且拉余住止園凡兩月值老人至東官乃相見

東官因僧問諸識義老人曰我這裡無五識無六七人識僧曰祇麼則寒灰枯木去也老人曰寒灰枯木爭解問話師從旁不覺擊節老人顧余曰此子根器大利指示叅趙州無字有頌呈曰道有道無老作精黃金如玉酒如繩門前便是長安路莫向西湖覓水程從此微細披剝無虛旦夕兩踰歲復聞舉勘破婆子話更豁然識古人長處老人曰子今得不疑也卽隨入匡山剝落登具命掌記室還住華首又命充都寺甲申之變悲慟形辭色傳江南復立新主頃以請藏附官人舟入金陵會清兵渡江聞某遇難某自裁皆有挽過情傷時人多危之師爲之自若卒以歸日行李過城闕爲守者擒送軍門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但曰某一人自爲夾木再折無二語乃發管候鞠項鐵至三繞兩足重傷走二十里如平時江寧緇白環視咸知師道者悉含涕不敢發一語後械送京邸途次幾欲脫去感大士甘露灌口乃安忍如常逮至下刑部獄越月釋發藩陽師自起禍難至發藩陽兩年於此與繫維同叅法緯訖諸徒共五人外無一近傍然內外安置極細如獄中一飲啗一衣履隨意而至如天中人師當時所能自爲者順緣耳庸詎

知已有人屬某繼屬某素甲事若此乙事若彼開士密行不令人知何擇時地然師所以曉是報者豈非平生好義暗中錄錄不爽諸如道在人天且當作別論也師初至濱陽觀知根欲因達藏王藏普濟先爲諸座易疏通義學時講席漸敢多集座下講師頗覺師乃領大眾趨教同學人講師意始解自是海內外護感仰師寬大益篤信崇門開法之日元旦喇嘛率諸邊海王臣道俗稱佛出世清法護僧屬掌教亦極力推轂自普濟廣慈大 安慈航接引向陽凡七坐大剎會下凡五七百家江南 大老若大來左公吉津李公昭華魏公龍溪李公雪海郝公天中季公心簡陳公始以節義文章加 重後皆引爲法交師自處孤潔與人慷慨多意氣匪深於師平日鮮不以才氣相掩以故法海深 向非凡器所能構嘗有書抵余曰門下龍象如雲若得專一人來使某得盡其夾輔之力則曹源一滴長潤塞下噫余於此知師爲法求人切豈無所見顧再易裝葛耳忽一日曰我後十日必去集大家告誡皆宗門勉勵語搜丈室無長物平日所畜衣拂如意杖笠悉分付侍僧子然一身從金壇趨駐驛鳴行後全軀付渾河示

偈曰發來一個剃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柴薪

又省行人挖窟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祇待水流石
出衆環聽乞留肉身哀懇再三乃默然遂端坐而逝
藩之人迎龕入千山建塋蓋順治十六年己亥十一
月二十七日也師世壽四十有九生夏二十得度弟
子今育今匝今日今廬今又今南皆江南人師住藩
不輕爲人雜髮有乞戒悉命禮天顯律主師未開法
時嘗爲顯作闍黎及說法顯請入室師亦命第一座
更爲傍通華嚴梵行凡戒壇仍使主之惟宗門提唱
無少假然皆一目同人衲子能具精識隨機大小各
有所被故十年相依如正寓恥若罄光湧光作麼若
而人咸受益焉是宜銘銘曰山川奇秀蔚爲異人意
氣雲蒸公族振振儒門濤薄歸復能仁溯洞水源沛
流澤浸出華首嗣爲博山孫如鴻之嚴吾師有言忍
寂者誰實難爲昆嗟大樹叢宜蔭南宗天龍等視匪
法運窮慙彼遐方敢拓關東彼土倬直惟經與律柱
杖撥開別傳甫及七住道場萬指林立天資雄邁波
瀾澎湃上下左右不知其在巍巍堂堂曷云誰至果
日方中忽然西逝道俗涕渥湧塔千山爲存爲歿松
鳴珊珊朔方少室今古斯一

千山剃人禪師語錄

奉天遼陽千山剃人可禪師塔碑銘

銀州郝浴撰

攷釋傳洞宗博山之嗣曰華首獨千山剃大師面可
實印其法可字祖心嶺外聞家兒也以世度滄桑號
剃人始生而戲隨父謁任長安道出匡廬山下止驛
亭仰金輪峰髮髯記白蓮開謝成措大用象山慈湖
書說魯論偶下一指於之邊云若於此識得盡十三
經可貫一座齒冷時年十八九每汗患世習命寫生
手戲圖爲意中幻肖初而拱象擁矛遲而囊頭貫手
幅盡一比丘現跌巖雨花時室中黛墨如林怪之居
無何扶父櫬過閭門墮水鷗沒反眼視黛墨皆髡然
骷髏矣遂啞然寒裳而去先是孝廉曾宅師雅善華
首常造師必挾首說相剗削師疑而領之及陸足吳
門忽智其說直走雙栢林謁首首纔煙然飄笠而已
爲拈趙州無字通師師銜口呈偈首盡叱之一時信
猛俱發七八日似木偶負墻忽一夜雷電薄窓不覺
宵次割裂二十年疑關盡撒曉而唱曰門前便是長
安道莫向西湖覓水程自是密拈古人無不犁然深
解他日爲舉九峰參真淨話師撲地稽首首喜曰得
子不疑吾宗振矣遂引入曹溪禮祖下髮登具於舟

中左右諦觀宛是幅末畫人殆識也而曾孝廉亦已
儼然在坐比肩現知識身矣師是年二十有九時崇
禎十二年六月十九日也庚辰上金輪峰入古松堂
一如夙契明年禮壽昌塔又明年禮博山塔甲申年
三十有四值世變再作於戊子四月二十八日入藩
奉旨焚修慈恩寺時已順治五年矣吾上人延師
閱藏爲演楞嚴圓覺四輩皆領漸拈教外之傳稍稍
示洞家宗旨凡七坐道場趨之者如河魚怒上六七
年起大疑生大信采珠投針之徒每叉手交脚於巖
壑間不去師知悟門已開且就化目衆歎曰釋兒識
西來意乎追念吾在家時曾刺臂書經以報父及出
家而慈母背反立解條衣披麻泣血以葬之是豈愚
敢先後互左而行怪顧創巨痛深皆不知其然而然
也是西來意也丙戌歲本以友故出嶺將掛錫靈谷
不自意方外臣少識忌諱遂坐文字有藩陽之役是
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來意也重示偈曰發來一
個剝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柴薪豈勞行人挖
窟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祇待水流石出言訖坐逝
報齡四十九僧臘二十翼晨道顏如生浴拊其背哭
之雙目忽張淚介於面嗚呼師固博羅韓尚書文恪

公之長公子也文恪公立朝二十年德業聲施在天
下門下多名儒鉅人故師得把臂論交雖已聞法而
慈猛忠孝恒加於貴人一等甲申乙酉間僑於金陵
顧子之樓友恫國恤黯然形諸歌吟不悟遂以爲禍
然事干士大夫名教之重江左舊史聞人往往執簡
大書藏在名山是殆獅象中之期牙雷管而袞袞下
有屈巷夔龍也當其遭誣在理萬楚交下絕而復甦
者數口齒嶮然無一語不根於道血淋沒趾屹立如
山觀者皆驚顧咋指歎爲有道甲午九月浴始得見
師於高麗館海口鐘發睥子電燭一接談徹三晝夜
粹白瀟灑不聞隻字落禪浴竊歎梅嶺南曲江丰度
久墜堂簾曹溪法雨誰霑世界今觀其父子間人世
出世兼擅二賢之美於一家豈非天壤間希有事耶
至其藏密於發慧之餘混跡勞侶其僧皆堆堆惟戒
諫之修乃一旦全啟其知覺非大師智圓而語軟以
了無遮結之聰明行決無退轉之慈悲安能使鴨西
數千里奉爲開宗鼻祖哉記丁酉冬在藩南塔院一
燈相對語洞濟二家之奧皓月江翻霜聲電掃因極
贊壽昌暗藏春色明露秋光之語以爲知言復曰趨
罔回互恰却現前未易爲君描畫矣師居嘗好踐到

積雪攔門猶浩然白足而出始以逮入京絕粒七日
時有一美丈夫手甘露瓶倒注其口及還神來益陽
陽方知大士密留爲十二年撥種生芽地也計當勝
國之末一老比丘力驅豎可一輩人入道且師弟子
類能以高躅保其真諦足見華首更見洞宗惜天下
宗門上客不得再見吾雪窖冰天空明微妙之剎人
也所著書及得法人附記碑陰自示寂之年臘月初
四日龕肉身詣千山龍泉寺尋真師開藏辛丑迎至
大安壬寅六月十九日已時入塔塔在瓊瑤峰西麓
下是爲康熙元年迄十有二年癸丑四月浴自銀州
冒暑登山裝香塔下而銘之曰西竺自嫌書太麤香
至之兒口傳無常恐破顏花在手無與神州五丈夫
嵩陽滕雪披屈絢能者遂取摩尼珠空階不拾石頭
出二支五派各分途誰從雲路歸曹洞請看明月登
鷲圖話到博山三十代菩提樹綠一千株南海陸家
開寶掌三歲登樓歎蜘蛛磨刀自下娘生髮騎牛無
語入匡廬靜看世界悲才子密引雙龍入紫盃一龍
順行一龍逆飛劈虛空墮上都一朝洞家法幢起掉
向萬年冰天裏彩日輪飛樓閣紫正照華師第二子
如大火聚尺有咫一衆頭燃那撐抵窓外雪花燈前

蕊九十六轉問殺爾漫發木魚鑽故紙吹毛有口野
千死梢向聲聞鳴一指甘露門開舌盡絕德琴作舞
今已矣閒爲謫官說歷履會詠蓼莪吟蘭芷敢抵肅
王忠孝理讀破二十一部史誰居精華誰居批升堂
有路平於砥吾徒努力雪行止蹕峰雲鎖玉爲几鴨
絲環流清見底葛米無雙天下美坐齋香飯精如此
鶴林忽白垂一趾瓊瑤峰西肉身是當年相好誰能
似金繩界處儼慈氏于今有塔直如矢萬峰朝拱一
峰倚晝夜松濤灌左耳大覺千齡護帝里四天垂
青抱百雉洞宗之傳又此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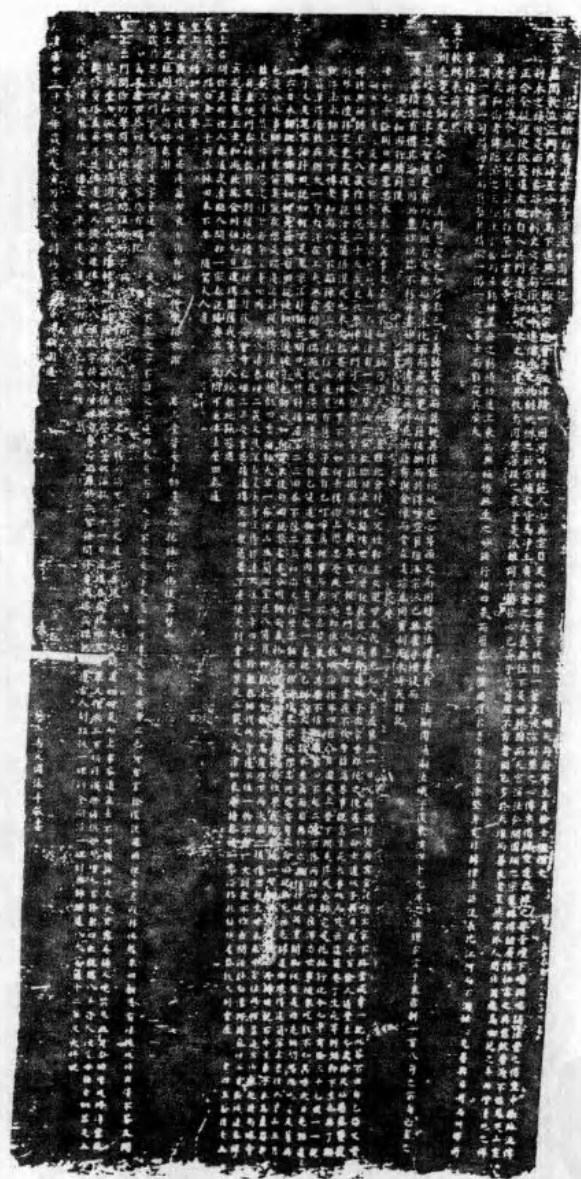
有語錄十卷及剎詩三卷嗜老易有坎困二卦說
與左大來李吉津季天中陳心簡論格物勸學書
與希與焦冥論南華書行於世高足有今方今羞
今何今衍今希今于今仿今獅今育法付方書付
羞何以下聞修各有差損資王交州全忠爲多守
塔有古下剎公字之爲不離步

百立石

京 8629

正書，墨精細米：額高20厘米，寬13厘米。正書。

三三三三三



陽

拓片藏于北图

漢波和高緯 刻

高生：一十七年（1990）三月一日刻。碑在北京房山琉璃河。拓片碑身高235厘米，寬127厘米，均厚10厘米；陽面高235厘米，寬127厘米；陰面高235厘米，寬127厘米；碑高235厘米，寬127厘米。陰面刻文，正定文，刻文，陰面刻文。陰面刻文。

正統

域雲居寺重開山第一代上溪下波古翁老人行略
 惟願親先其父文公一紀左右四指其諸孫幼子完有淨瓶可令出家以時父罪王行之既其家幼方三歲
 給姓郭先其父文公一紀左右四指其諸孫幼子完有淨瓶可令出家以時父罪王行之既其家幼方三歲
 安王責曰汝等不遵教更不守戒至七歲仍授天俸有智存為印但前屋應赴順河之任其俗習祖母恨之時於清海門
 時之鄉不遊教更不守戒至七歲仍授天俸有智存為印但前屋應赴順河之任其俗習祖母恨之時於清海門
 忽覺生元氣不能頻解年廿五脫祖華屨三載是不滿問時地堪擇者見而異之四大夫操存高潔當知每天之
 心方丈間如有所失一物不存則其心已散矣祖師云此道有座南位打坐是極難事坐臥不寧則心不靜心不靜則
 云中有道無道各出一身白子在祖師之徒修德切要於上學脫離輪迴之苦此道有座南位打坐是極難事坐臥不寧則
 住持祖師云九十九十之老一人在此山中一還年六十歲一還年七十歲一還年八十歲一還年九十歲一還年
 見果德新事以繼祖師之志而供養祖師門外有金寺之僧法第一一還年六十歲一還年七十歲一還年八十歲一還年九十歲一還年
 多羅王泊居士李德雲等住持祖師門外有金寺之僧法第一一還年六十歲一還年七十歲一還年八十歲一還年九十歲一還年
 祖道任清淨者代不乏人今覺到時者仁者示後門人明應事來全身於東雲山之柏樹建寧書而藏之竟無誌
 首再拜而為之銘銘曰開拓雲居洞室神大經籍觀日維新之德時時其人新徽宗中獲靈身聖隆時德古同一朝跡影
 女王臣幻龍海會摩訶鉢多持掌川祖師
 乾隆四十三庚戌歲戊戌夏六月初八日吉立 王法孫丁正等全刻石

嘆波行略碑 京1011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8)六月
 八日刻一碑在北京房山區雲居寺
 北塔院拓片碑身陽高196厘米，
 寬90厘米，陰高136厘米，寬69厘
 米；額陽，陰均高26厘米，陽寬
 44厘米，陰寬22厘米；座陽、陰
 均高44厘米，寬135厘米，兩側均
 為22厘米，寬68厘米。韻福正書，
 刻於石，刻於然，王世良鐫。陰刻
 藏家圖及題名

拓片藏于北圖

賜紫親住持花寺寶宗後遂天運理撰
 夫佛法無子要在悟心偏身朕其有之誠哉
 字號遂後合掌瑞王父母身即此子奉儀九
 曰諸供養中何洛家朕傳自然證心即長跪佛前
 斯皇凌波水承欲擲下耕耘至於賞功名而超脫
 勿院諸公詩侍師照當即修文受戒壬子於南
 初仍雪堂可了了一入室父祖河結頭公來面
 碑江祖公乃然溪心祈社住公之見誠明悟意
 深未允公乃然溪心祈社住公之見誠明悟意
 衆服勞此論公主真備實無其人者又知性而
 流上下家住外足用泉上有龍祠其小令傳
 元象似和故父值連歲數收僧有薪炊公嘗博
 人者多類如此也至於種果拉羅掘園等事皆
 春雖雅有趨者公務信僧三十七夏嗣諸人
 邦雖雅有趨者公務信僧三十七夏嗣諸人
 道皆祖冲脈進退若谷後於前在當四際
 學期雅有趨者公務信僧三十七夏嗣諸人
 固護主教服勞無替鮮行甚至忱感神龍泉湧
 龍者度其無侵故為證詔示未令
 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年八月初八日吉旦
 陽法門人丁正等公同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八月
八日刻。碑在北京房山區雲居寺
北麓院。拓片碑身陽高191厘米，
長85厘米，陰高128厘米，寬86厘
米；額高、陰均高26厘米，寬23厘
米；座高、陰均高62厘米，寬131
厘米，兩側均高62厘米，寬67厘
米。通碑陰，說文毛部，組篆書，
刻不泯。三世良馬。陰刻滿濟宗
張樹及題名。

三二六

行錄

懶石禪師

一日衆入方丈請師行實師曰吾本蜀重慶忠州人父姓張母趙氏夜夢吞月覺而生十二歲夢感投師雜染方廿歲痛念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若不明了出家奚益發足初叅象崖和尚受具請益命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抵死叅究觸境逢緣漸覺工夫疎塞做來做去忽一日不覺身心世界渾然虛豁豁地如青天霹靂心中似有一物從脇下被人抽去一般甦醒將來虛空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蜎飛蠕動情與無情人非人等俱在一毫頭上煥然等現斯時心生慄慄不覺涕泣值挂入室牌予禮拜師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汝作麼會予曰用會作麼師云世尊不拈花迦葉不微笑汝又如何予曰兩眼對兩眼師云拈花微笑之後又作麼生予曰赤心片片師連打予連喝師又打予拂袖便出復呈偈曰根源盤自感音外穿過鬪體花正鮮不借東風些三力香風襲地燦驢年師看過打一拂子予一喝師休去侍師五載後參破師翁侍立次一僧請開示翁云此事如明鏡當

臺漢來漢現胡來胡現予聞悚然汗出偶說偈曰吾有一句冰霜皎日殊相劣形容落空寂翁云那箇是汝空寂的予一喝便行後因師翁命本師上天童掃塔予隨侍至漢中府靜明寺適結制安維那一夕同衆在方丈立師舉韓愈叅大顛擯首座公案你諸人作麼生會予與師一掌師上下覷予曰首老漢啞卻口那便出師拽杖隨追予先至法堂打鼓衆集師落堂云且道老僧適才兩覷是甚麼意旨予復兩掌被師痛打一頓因受源流拂子予固辭某是何人敢當此任且德薄行微兼鮮學識和尚如此豈不取笑諸方師云收取住山去他日自有別寶波斯予不得已向前禮了九拜至今懊悔錯錯錯今日無故不覺忉怛播吾平生之醜玷污諸人耳目雖然如是且道適才三錯是何意旨衆禮拜師云錯

懶石聆禪師語錄

行實

白雲象林本真禪師

師楚之隨州父丘母姚氏父母積誠祈嗣感異有孕懷十一月而生八歲喪父十二母至十八痛念生死大事急求出家遂投寂光老宿雍髮專好念佛切切不忘光見師志向堅密即令一老僧唯之送叅天童密祖次叅費隱和尚山翁和尚牧雲和尚林野和尚石鼓和尚叔安諸和尚雖蒙示誨不能領旨又叅弁山破暗和尚亦未契機適回省光光命往三昧律師處圓具期畢復叅費隱和尚命進堂是晚向佛然臂立誓云不明本分誓不出堂手不開單脇不沾席自後工夫漸漸得力一日尚舉高峯觀五祖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復原來是者漢師聞得當下脫然從此工夫愈加綿密雖在衆中似無一人一晚出堂下階級遭跌恍若半空脫下遂占偈云暮爾翻身轉踏破太虛空眼開無別物獨露本來容呈尚尚不肯從新叅究一日至方丈師問如何是學人底本心本性尚云親口出親言師於言下得旨又叅東明孤雲和尚尚問汝本分事作麼生師云平常明云那裡是汝平常處師便禮拜明云者消息那裡得來師云並無所得明云未知得處在師復豎拳云且道者個喚作甚麼明云除却者個別道一句來師云和尚因

甚當面不識明云且信一半師又叅大雄玉林和尚夾山箬菴和尚龍池萬如和尚如問古人未出方丈已到庄喫油餐汝作麼生會師云和尚莫瞞人好如云瞞得汝一個師禮拜如依本又叅宜興芙蓉寺鎮關和尚問如何是親體現前師便叉手而立尚云更道一句看師頓足尚領之一晚侍立次尚問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於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云眼橫鼻直尚云爾又作麼生師禮拜尚休云尚一晚又問描不成畫不就道將一句來師便喝尚云道不着師云早已呈似和尚了也尚又問古人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如何是舉一底意旨師呈起坐具尚云無交涉師拂袖便行師自此得和尚辣手鉗錘叱呵不倦方得理事無碍機用超然遂蒙印可屬偈云當陽顯露超方用千聖都來列下風今日山僧分付汝必須珍重建吾宗復示云一機透徹迥絕言詮超出群類佛祖齊肩克約吾家真種草結茆應踞萬峯巔師不敢違命即九叩受之後和尚不暇應金陵祈澤之請即命師代之尚云祈澤乃勤祖道場汝往居之師居一載適兵戈擾攘乃便遜衣後至潯陽北觀山峯疊秀瑞氣霽然詰里人云

此是斬州紫雲山卽端祖道場也師忻然登陟見白雲基址幽趣環拱層巒澗流四聚景况非凡忽憶和尚所囑之語符合今驗之矣遂結茆於此未幾道風遠著遐邇皈依四衆奔赴如雲僅七載金容殿宇方丈廊廡百廢俱興荆棘叢中忽成一大寶坊非師之夙願曷能克備如是哉師寬以御衆嚴以律身施人以慈以惠接物以誠以信示誨學者純以直截鉗錘不容苟且領師棒喝之機密契其旨頓脫者甚衆不能枚舉師弘法有年四座道場于康熙辛未夏跣趺坐逝塔于本山之前麓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有四師全錄二十卷并白雲寺誌行世板存白雲師生平善行頗多不能盡錄門人照水謹述大槩以傳云耳

白雲泉林本真禪師語錄

行實

寂光禪師

一日大衆赴方丈請問師行腳因緣師云此是家常事何必形容於口角衆云雖然如是要聞與人始得師笑曰余乃果城南充人父姓楊母李氏命賦己未十一月二十四子時俗居第三幼負出塵之志奈父母饑寒不許遂持金剛爲業年至三十父母厭世遂棄室投法雨禪師落髮卽戊子歲也欲往南方參學行至漢上因兵戈阻隔不愜本懷聞南北兩山有居茅菴者俱往叩及併無一語打著心下事遂與白齋禪師偕行每每叩及此事齋曰聞你乃名家之子恐受不過我們澹泊問他何益行至一寺名曰鳴鴉寺適寺主畱齋在殿中經行值案上有一函經隨手揭開有偈曰求佛在己彌陀在心要行三岐路便問去來人卽掩卷復行疑曰求佛在己彌陀在心作麼生是心要行三岐路便問去來人作麼生是去來人齋畢辭行且行且疑至石炭窰口聞瀑布聲忽曾得

去來人馳求之心稍歇又至漢城東關外萬仙寺遇無著禪師教參萬法公案於此疑來疑去或在行住坐臥之處胷中不自由或半偈或全偈數數誦之不知是何意思亦不管他只管疑去然雖如此要人證據始得遂迴川中聞本師破和尚在於明朝地方不便往謁又聞南部有允冊大師遂往參拜師問甚處來余云漢中來師云漢上主法道者是何人余向前拱而立師曰不是者箇人余曰我也是暫來禮拜底師笑而已余與之一喝便行值奇軒蘇公請至高峯山居靜日夜擎擎以此事爲極則衆檀互相議曰此僧似癡愚者余亦不管他瞬息間將三載矣一日維純楊公送午齋至手中執一枝花至榻前作獻花勢云鮮花入禪榻之語余聞忽悟蓋不自由云鮮花入禪榻青松物外春搖指遊翫去舉步任縱橫踏繚須彌頂扶起杖月輪妙貌果如斯祇是不知名楊公云此語從何而來余曰亦不知從何而來其時聞本師破和尚已至梁山金城寺告辭蘇公下山亦不與之云去處行至西邑有知者曰清明兩兵正在宕渠地方交鋒其勢不可往也衆檀越畱住書樓山又二載餘猶然兩地烽煙未息祇得拚身潛去將至年餘方

抵雙桂見了和尚師問云從那裏來余曰北道來師曰人心險於山勢怎得到者裏云不險師曰既不險用來作麼云若有來又險也師顧知客云好生安排著值開板三日後往方丈問云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師咳云佛法大有只是咳嗽余便一喝師將火筋便打余大笑而出復呈偈云絕後再蘇夢裏同骸骨粉碎頂門開通身毛孔通身汗是處逢人笑滿腮師看云一人傳虛百人傳實余撒得便行至龜適落堂余出問云如何是諸佛道不得底句子師顰頭便打余與一喝而出師對衆云問話者到好箇氣骨只是猶欠轉身余復進堂師按拄杖云因甚老僧又道得云和尚縱道得總要開天下人眼目師拽杖而出一龜樹南禪師設茶師吃藥酒舉杯云諸方喫茶說茶話老僧喫酒說酒話雖然茶酒不相侔總要令人快處恰作麼生是快處恰底事余曰一花百億國何處不風流師曰老僧只是不肯在余便掩耳而出復呈偈云趙州茶曹山酒上古風規至今有醉卻街前無知漢兩頭三面解開口開甚口咄笙歌叢裏過綠音不著叟一日師患恙大衆不敢進方丈問安值師出木寮裏看工匠執事者來云衆師可往彼處問候

和尚一衆齊赴木寮禮拜方起師問云作甚底余曰問安和尚師曰老僧所患者是常病余曰總爲天下人害病師曰天下人無病余曰若恁麼和尚亦當萬福傍僧云何甚衆多余便掌云你作衆多會那一衆吟吟而退一夕師與大衆同吃茶師舉茶杯云道道一僧撤杯而飲師再與一杯其僧欲接余喝曰再喫則不堪師云若不是傍觀者親淹殺者漢了師顧余云你也要喫一杯余兩手向師手中撤杯於棹上作擊碎勢便行師笑云得恁麼無禮也一日有僧對余云你底落髮師已順世矣余卽往醉佛樓辭師奔喪師云也是好事怎奈老僧年邁如風燭中人恐他日後悔且四路兵馬把如鐵桶作麼去得余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師將禪牀一拖云你去通去你去通去余一喝便行至水室中師隨後卻來顧余曰作麼底余指水器云者裏水得與麼盈那裏水得恁麼渴便行師卻又往前門迎著余曰者老漢到處撞頭磕額作麼便下寨至堂中收拾行裝師卽發侍僧來語執事設茶苦畱雲幻長兄云千箇萬箇去和尚未曾如是今發侍者來與弟等相畱雖我們不足與兄爲友不可辜負和尚德意茶畢復強安至堂中遂乃止焉

越數月適己亥歲冬初朔日師出源流拂子信金字在方丈拜辭師云不可將去隨處住山遂乃受之山僧者些家醜愧欲無言奈衆兄弟勤請何敢恪也有勞神立一衆禮謝而退

分燈

費隱容禪師舍利塔銘

釋微綱

師諱通容號費隱闔之福清何氏子於癸巳五月廿四日戌時生師壽六十九法臘五十六於順治辛丑三月廿九日未時入滅於禾之福嚴閣維於天中山北烟光所及舍利如雨師丙申冬開法於堯峰綱於座下圓具戒法有石劍常爲師之典客珍藏舍利二枚其大如菽聞綱入楞嚴請藏並刻本師全錄劍慨然出一粒與之囑云昭覺方丈乃道雅得戒和尚以此舍利上祖庭建寧堵波綱旋艤入紹祖山中乃開山圓悟勤祖塔左破山明師翁影堂右建費隱容和尚舍利塔乾元鼎足永鎮閭浮者矣

附贊

束眞

於法了無得幻出諸形相卽於幻中觀悉得名舍利諸有生滅者皆是幻中色觀幻悉歸幻無幻亦無滅一切舍利子當作如是觀

昭覺寺志

行實

浮石禪師

師戊子誕日大衆袖香請說行實師固辭衆固請不已師不獲辭乃云若論此事本自現成在俗出家原無二致祇因未得入頭要了本分若非出俗求師何由洞了因是背親投師其間歷盡苦辛不及枚舉朕亦不必舉今因大衆固請略舉大概予乃趙氏子父文母李氏世居虎林移徙當湖父年向老艱於嗣息禱神得生生後家業漸凋六歲破學學名重光家益寒七歲遂經營度日十三歲不茹葷屢欲辭親出家顧鮮兄弟不忍遽離因習課誦晨昏不輟十九歲父母欲爲我完娶嘆曰此時不行他日難脫矣于是背親至南海普陀禮紹宗禪師薙髮將三月卽歸省親親泣絕而甦者幾幾遂不忍相離便育髮以慰母心日閱楞嚴兼持大悲神呪一日在母前講因果言出家有如此之益在俗有如此之累母笑曰汝旣決志出家終難苦留但不遠去我心卽安矣由是得行已志復禮武原普淨庵乘白法師剃度受雲棲蓮大師

沙彌戒從明耶二法師習教上鷺巢山禮一初禪師是師慈悲踰等因發心親侍三載時值枯淡日食糲粥筋蘸生鹽致染腸瘋不果所願適值湛和尚開講鹽官天寧遂往天寧乞圓具足大戒次叅聞谷老宿于靈祐示我叅父母未生前面目是夏結制泰山逼授太過得勞力傷寒纔痊又值湛和尚于嘉禾東塢開堂復往求單進堂身甚羸眾拒不得入予曰得死禪席是大幸也眾皆嘆服因而得入由是隨眾二旬身體輕安精神復舊入定一日如寸香頃後往鷺巢山結制與法林禪友矢志夜不放叅一夕昏重難遣因同堂禪侶閱五燈會元值七賢女觀尸陀林因緣有省遂說偈曰一池蛙鼓夜喧喧歷歷明道口導通報五湖林下客從今不必更加叅下山急欲遍叅知識以求印可因父母年耄無倚借繆居士書院養親纔一年母去世次年父亦相繼告終喪葬事畢復叅湛和尚于天寧入門便問達磨一宗只者是還別有湛云還別有予便喝云還別有麼湛云還別有予卽退身三步合掌云還別有麼湛云還別有予曰某卽如此還別有請和尚道湛云我要去拜客待我轉來向汝道予時不諳作實語會私計果若別有予

之見處未爲徹法源底待其說破不值半文矣必須自己叅透方爲真得重理前工冬上雲門結制進方丈求單湛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予云老老大大還問者箇話湛休去命余爲叅頭予一日領眾入室湛問古人有三句如何是第一句予曰帶累某不少湛云如何是老僧帶累處予曰落二落三湛又休去次叅本師密雲和尚於金粟予問如何是卽此用尚打一拂子予曰如何是離此用尚亦打一拂子予曰恁麼則籠侗不少尚云難道有兩箇予禮而出明日進方丈求侍者單尚允之一日侍立次尚云古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荅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麼生會予不能荅尚曰快還我下落予膏肓力參三晝夜連呈數偈尚俱言未在于予亦自慙後果有箇會處便入臥室禮云某會也尚云如何是汝會處予曰鷄子過新羅尚云未在這我偈來予卽書云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我今看破處也只是尋常尚狀之予禮而出從此自知前來悟處一一無差因錯會湛和尚一言還別有又苦數年始信古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自此金粟常住有不周者予出外募時或少有所補發心供眾爲浴主一年維那三年

隨師赴閩而旋尚赴育王請予辭掩關普淨菴又因受業師得恙甚重破關侍奉不久過世尚復至金粟結夏予禮覲尚留子領衆爲教授尚應天童請金粟乏主尚意屬于子隨命朱柏臺費孝廉等堅請三次余皆不諾後子穀蔡居士痛哭堅請余領之交過三日忽發眼疾力辭去上秦山住靜越三載赴嘉禾和石孫居士請住東塢進院日衆請上堂予力辭祇爲衆說小叅三稔畢謝院事復上天童省覲尚仍命爲侍者一日天雪尚問好雪因甚不落別處予曰祇爲大地無寸土尚曰旣無寸土畢竟落在甚麼處予曰前山與後山師亦狀之後命知客一年冬辭出山掩關尚出二題一曰靈苗秀巧動止俱妙二曰根本庸龐舉措乃孚授予曰能作義理禪二篇許汝閉關予蘊之旬日莫能下筆一日隨衆出坡因冒風疾熟睡單次忽得題意卽起構燈信筆而成明日呈尚尚閱畢云太明白了予曰猶恐其晦也尚曰存之次日辭出山請題頂相尚曰汝自題罷予曰某題是某底尚卽索筆親書是夜三更尚同侍僧玄玄扣予寮門予啓戶尚入坐曰汝年四十七三年關滿恰是五旬老僧許汝隨處開堂予曰和尚雖是慈悲相許某自量

力可出福緣不足則不出也福緣頗足量力未充亦不出也必候兩可方出尚笑狀之遂拜辭往武原陳仲修家菴閉關明年秋尚因事出山至蘇寧波海道持書請尚還瑞屏顧居士親送入山路轉嘉禾尚患腹疾履素黃居士請留家園調治予聞特破關至黃園值尚齋次命侍僧曰敎大家莫散咸集花廳上衆焦尚執拂而出整座而坐舉拂曰浮石我用不了底付汝爲衆去予曰某何人也敢當斯任尚曰知汝持重不必過謙予拜而受之履素對尚曰弟子昨夜夢見小園池中開五色金蓮不知何瑞乃應今日在此付浮大師豈不異哉衆皆聞而驚喜是冬卽應當湖青蓮寺請次遷普度今往報恩此予一生之醜拙也本當自掩因爾衆懇不能諱却用是忉怛至此惟願大眾莫效予之狼狽也衆皆忻躍嘆服禮謝而退

行實

方融福師

自紀

予籍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任姓子生於明萬曆三十年壬寅七月七日子時年五歲識世間善惡事每見僕輩烹割則避走見僧入門則喜笑或與父語話必拱立敬聽不好共羣童戲愛靜坐非母喚則不動一日予兄特具雞黍強命予食不覺怍然有動力請母止之由是隨母素食見母禮佛亦隨禮見母誦經或跪於前或立於側母口授心經須臾成誦不忘年十歲有姻家欲爲謀婚定者父謝之曰此見當爲佛家弟子非塵俗可羈人或徵其意父曰吾邑有寺曰赫壇主事僧名海福持身頗嚴見人則笑人以笑和尚稱之素與吾爲齋會友年七旬餘染寒疾吾日往看訊福曰老僧不久離此居士可施我安身處否吾曰寒家山地頗多任師所擇即用供養福合掌謝布施次夜吾內夢福入房忽醒以告吾驚異往視福已亡矣旣而吾內有身茹葷則嘔吐遂發心長素供觀音大士像習金剛般若持誦無間吾時心占前夢知福所爲非山地矣及晚得男有族祖封君年九旬餘至吾家問兒生日時詳其語乃安名福生年二歲見僧則笑三歲見佛像則合掌五歲兄與腥食則不憚今

十歲雖姑嫂姊妹之房輒未嘗過如成人儻此兒善根夙植故當成就之恐墮落世緣或有他患父往往告人如此故予出家之志彌決也年十二父喪兄欲爲予議婚母不許曰汝父存日作何言而汝欲違之邪况我亦有捨子之念但未得好師耳自此兄弟姊妹皆以僧相看特加恭待年十六辭母隨族叔謁五臺母曰我聞臺山有萬尊肉身菩薩常住處汝去必得好師勉之勉之遂贈飾金爲供儀次晨拜行親族男女兄弟姊妹無不悲淚惟母不欲以離別之色傷予宿志更歡喜見送夏初到山見其林巒聳秀溪徑幽邃舉足皆寺啓眼是僧問叔曰母謂此山是肉身菩薩所住處何者即是叔曰龍蛇混雜聖凡難辨又曰我爲出家當依何人叔曰隨子之緣經兩月五臺高頂諸大名刹無不徧遊一日過寶林隨喜主者一見如故交款畱連日入續燈堂見大材和尚叔禮拜予亦隨拜師日向夢老者携童子求披剃今其拜者大似前夢所見叔告之情師即肯許以七月七日設齋集衆親爲剃落受沙彌十戒法名如璽是爲萬曆四十五年丁巳歲也自是每歲奉命往還京師聽講靡間年十九師壽九旬有二一日忽示疾絕飲食三

日予跪請曰聖早年喪父辭母出家雖蒙師慈悲剃度心地未明師若不起聖當作何事卽得不負爲僧之志師曰堅持淨戒爲本聽學大乘經律開發慧性若有向上根器當依善知識叅禪去須知老僧曾見瑞峰來予曰沙彌十戒已蒙師授教典雖未精通然略已講究但未知甚麼是禪師瞪目一喝而逝椅坐三日龕供七日顏貌如生封龕日有彩雲籠寺諸山者宿晝夜接踵者半月餘茶毘日烟氣異香開壙造塋禮謝諸山一載方訖年二十歸鄉看母母已有疾日夜侍其左右母曰我持齋多載病在呼吸子旣爲僧若能爲母下髮是爲至孝予廼奉命啓佛爲母剃落朗誦三皈十戒母聞而歡喜索鏡自照曰素厭女身今現僧像我願足矣斂鏡端坐念佛而逝侍柩三月日誦金剛般若安厝方畢是歲秋卽結友謁峨嵋聞放光臺有活普賢直詣叅見纔禮拜師曰普賢普賢予曰何得如是虛妄授記師曰老僧何敢輕汝是夜茶次問曰何省人予曰陝西師曰離鄉來此端爲何事予曰謁名山師曰山以何名予曰普賢道場師曰道場已入還見普賢麼予曰名不虛傳師曰你去南方叅得禪予曰此間還有禪也無師震聲一喝予

於是領略其旨密契先師一喝之意年二十一謁千佛寶頂秋入楚之荊黃時漢陽水荒百姓避走者如蟻聞鄖襄頗熟而反棹冬謁武當度歲年二十二仍轉襄州聞黃檗山無念和尚道風大振門庭峻異凡見人來以打罵爲佛事徑往叅見纔入門師喚廚司云有飯盛些來與這閒神野鬼喫了去予曰早知和尚有此扁額師曰油嘴花子叫執事快與我找出予曰將頭不猛累及兵丁師拈拄杖便趂打予急走曰拄杖子請和尚自領去執事曰莫多嘴予曰早恁麼道免勞和尚尊力挂搭三月一日辭行師曰再住住予曰來時遣卽不去去時留卽不住師拈拄杖歸方丈予便戴笠而出秋到博山叅見罷安單雜務寮冬入禪堂結制開發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予曰生死緣起且不問未審是甚麼物恁麼來去師曰正好疑著力叅一季未有人處每入室請益不契逼拶成病移單印定寮調養忽聞同寮僧讀楞嚴經云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如藥病相投舉體輕快遂入室呈偈請益偈曰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師曰未嘗無實義只汝不會予曰某甲從來無虛語師曰未是由是疑情更發以至竟夜不寐終朝無語雖同衆作務如無一人相似不知者竊以古頭中漢譏笑之予或聞亦不知也一日隨衆出坡挑米因途中擔折如夢忽醒心目洞徹歸詣方丈請益師止靜簾外作禮而退年二十四春過匡山訪一菴慧燈法幢諸尊宿輩夏到金粟叅密雲和尚一見便問臨濟大師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未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意旨如何師打一棒齊打殺予曰此是殺人棒如何是活人棒師又打一棒齊打殺予曰殺活分明今且置全提正令當復何如師又打一棒予曰元來金粟佛法無多般師曰你作麼生會予一喝便出秋過南海冬轉徑山復往雲棲度歲次春入天台國清訪寒山拾得遺跡復叅湛然和尚聽講數日凡浙地名山巨剎隱顯高賢靡不徧叅請益也年二十七夏復入徑山叅雪嶠大師纔見便曰我這裏沒飯與你喫到常住去予曰已蒙常住挂單茶飯俱足敬來求師太名筆師云帶得紙來麼予曰恐不中尊意師曰拿來看予展兩手師云也將就予便撫掌而出秋到金陵冬入講席次春隨

喜諸大名剎徧訪京師年二十九謁九華從江西欲往曹溪道經西昌值子房曾公畱掩關三載詳覽教典年三十二受虔州坦公請講楞嚴於蓮社禪林夏講孝衡疏鈔明年復赴前請重講經鈔又明年受蘇溪冠山請講孝衡彌陀等鈔年三十五丙子春乃值先老人顓愚和尚自螺川過五雲首龍郭公及衆信迎師至蘇溪休夏於百桂書園時予主香象期敬詣叅見作禮問如何是諸佛戒師曰公去問善知識予曰和尚何得過謙師曰病僧行腳日久予曰也要在此爲此師笑曰公且坐喫茶遂將求戒顓末詳細告師師應諾於五月二十五日增沙彌戒六月初一日進比丘戒初六日圓菩薩戒三壇具足感慨希逢更益精嚴遂發結茅孤峰之願丁丑春師往匡廬埽憨大師增秋入雲居予聞卽詣親覲師時受給諫熊青嶼公與味白師請興復雲居命予職監院事每見師教人叅觀音大士卽今在甚麼處話一日解制大雪連降師命衆作頌尤諄諭予作復垂問勘之予頌曰多言人怪寡言癡語默何嘗不是伊若問觀音真住處梅花幾點洩天機師云洩甚麼天機予曰瑞雪報年豐師曰再頌又曰識得這些便休歇甕裏斲平不

走驚問今何處是觀音梨花偏打元宵節師云你喚甚麼是甕裏驚予一噉師曰此皆住山得的予曰元來不欠少師曰你真鬼姪予曰某甲見和尚如古佛師默然予纔出方丈師又呼入云觀音大士卽今在甚麼處予曰家家門前雪滿堆師曰雪消後如何予曰水到渠成師曰不辜負你喫清粥淡菜予卽掩耳而出時庚辰孟春望日年三十九歲矣辛巳春謝監院事欲結靜廬於山之後屢懇師固不諾秋廼有南嶽之行欲畢結茅之願途中師復遣人起回癸未秋七月十一日師榜示大眾安第一座予入方丈堅辭師曰此是閒執事八月初三日師出山往邵陽初十日合院大眾請理常住事辭之十八日護法熊季納居士復入山設齋同衆固請十月初七日師自吉安遣人賞書至山命衆奉予代理院事堅辭不獲十五日結制復請落堂有法語臚月八日秉命傳戒有榜式并具別錄是冬師阻兵寇不達遂返棹抵金陵甲申春予走金陵迎師還山而師建紫竹林乙酉再迎又以林事未訖期以明春丙戌因諸山多事予未遂前約迺招法璽大師賞書往迎師已登舟疾作諸弟子強昇歸林以五月六日跌坐而逝二十九日訃到

雲居予卽買舟往迎師龕歸塢而林中畱龕供養相待久之請天界先老和尚處分以明秋爲歸龕之定期予於時負病還山蒙熊氏一門暨合邑紳衿居士諸山耆宿公請予繼雲居之虛席辭再三不已仍以代理就事俟師龕歸塢然後赴諸公命丁亥夏弔往迎龕值師初忌衆請天界和尚上堂予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佛性只如竹未生花未發真性何在師云當今突出別手眼看取威音那畔機予曰當今眼卽不問如何是那畔機師良久云會麼予曰深密幽玄蒙師直示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意旨如何師云這段風光天然自在予曰怎麼則彌輝耀去也師擊如意予便歸位一日碧峰寺見師師問何處來予曰林中來師曰林中事動止如何予曰特來請問和尚師云提起放下一任繇你予曰也要和尚證明師云杖人從來不輕許人予曰設許人時如何師良久默然予便禮拜師亦默然午後入室禮拜師云作甚麼予曰歸林去師云適從那裏來予曰隨喜羅漢來師云羅漢都在麼予曰若不在將甚麼見和尚師云杖人無面目你向何處著眼予曰轉見親切師云如何是你親切處予便禮拜而出林中事畢

過天界辭謝師云向日彌普底今朝試道看予曰總在這裏面辭去師云水遠山高切須仔細予曰自有拄杖通霄徹淵便出師送偈扇如意等具力勉受之冬初抵雲居時山田遭蝗所須百不給拮据逾年以已丑仲冬廿一日之吉率堵甫成院舍香燈略具所不能莊嚴如意者以待將來同門諸兄之緣力耳事竣予告護法檀越及在座諸師面請法大師繼主先和尚之席法已慨諾季冬廿四日予將常住冊籍什物付執事看管以俟奉法入院而予將退居增院侍香燈法廼約期去匡山而不時至而予延竚竟載坐違夙願紆懷成病辛卯春遂出山托鉢行脚夏至匡廬卜隱未就秋挂錫五乳冬爲諸子說戒時年滿五十矣壬辰春本山耆宿見契始泊於五老峰之瑞雲崖須穴同居野蔬度日而又有千尋之嶂結秀層雲萬頃之湖俯瞰無際凡予二十年間積懷未遂者至此而可以無憾矣予自辛卯辭雲居事退隱匡廬春秋九易承先師浪老和尚屢書勉其應世皆以老病不出山之願謝之已亥五月朔二日師差風峻機持書到山有衣偈源流囑予予卽焚香啓讀竟對使畢示左右云迹跡匡廬數載一切是非不啻縱有口舌

撩天到此水消瓦解卽今三世諸佛衣法歷代祖師源流我本無心希求彼却有意自至且道受卽是不受卽是乃擲書於案頭云老賊分贓獲者殃及九月朔七日見日公送訃音到山次日設位上供拈香云璽於數年前跨木馬遊火宅眼冷心灰數年後向孤峰結茅屋大休大歇已謂此生事畢豈知禍身難掩欲隱彌露往業難逃欲避偏遭只得重抖精神復整威儀拈一瓣香穿渠鼻孔說幾句話通渠耳竅雖然賊過張弓要且箭箭中的呀將昔冤報昔冤以今屈酬今屈莫道對頭不相識十一月朔二日出山臘月朔二日抵天界初八日對龕上供告香云千里聞風一月來遙知此事已安排全身坐在炭坑裏向外覓求焉在哉庚子四月十三日送師龕入攝山建塔八月十九日於紫竹林受侍御陳旻昭居士憲副劉純之居士暨合郡縉紳孝廉文學居士同諸山耆宿本寺方丈監院等請住天界於九月十五日入院辛丑春結制皆有法語載錄夏建普福道場七晝夜時予年滿六十矣是夜茶次因衆問予有生以來行實不覺忉忉至是侍僧次日請錄遂援筆記其大畧如此

明一靜主傳

靜主諱太悟字明一。漳州漳浦人。姓張氏。幼業儒。年二十五棄家。往杭州黃山光明寺。禮雪杭師。剃落首。參天童密老人。即從稟戒次。參顯聖金粟後。旋闖至鼓山。一見先師。不覺心折。曰。真吾師也。遂傾心受誨。居下板。凡一十八載。一日堂中經行。忽然靈光披露。萬法平沉。自是每入室。呈所見。先師無可否。惟微笑而已。先師年八十。示以偈曰。君今學道已多年。一知半解許君說。若要縱橫無礙。用尙須拔去一重楔。到此方知事事如。豈容俗學妄分別。穿衣吃飯只尋常。通天徹地一輪月。悟得偈益自勉。勸先師入滅。余繼席。悟居寺後之調象庵。又五載。密自履踐深有所證。時學古德機緣。或拈或頌。吟笑自樂。其拈無夢無想。話曰。此則公案。判論者雖多。錯會者不少。蓋爲未透向上一竅。祇向識神中妄起分別。殊不知主人公也不在有夢想處。也不在無夢想處。也不在日用浩浩處。且道在什麼處。良久云。一雙窮瘦足從來不出門。其頌本來面目曰。從來箇事絕言詮。狗口繃開落二。三生與本生轉是錯。所知忘處頗相當。其自適曰。大道絕有無。有無被情驅。跳出有無外。方能得自如得。

自如有何拘。大海波心騎鐵馬。須彌頂上釣金魚。此係道人快樂處。造次凡流爭識。吾一日微恙。即自剃髮沐浴更衣。謂侍者曰。吾當去矣。者曰。師何往。何所分付。手悟即自取紙筆大書曰。衣履送上。方丈經書歸禪堂。不須沐浴更衣。火化入舊塔。偈曰。打破太虛空。踢翻生死岸。優游無底舟。眞箇快活漢。遂歸攝吉祥。而臥侍者走報。余急往視之。見其微息綿綿。大呼曰。靜主去得好。宜著精彩頂門上一箭。直透過那邊。去。悟復開眼點首大噫一聲。化去。實壬寅三月念二日午時也。茶毗牙齒不壞。有骨一片。五色鮮明。世壽五十有一。僧臘二十有六。悟爲人性剛毅。事不合意。輒形辭色。甚至怒罵。故人多以是少之。今觀其末後一著。則其生平所得者。不淺。未可以常情議之也。嗚呼。若悟者可謂克始克終。有頭有尾。鼓山門下。二了事。清僧也。

爲霖道霽禪師餐香錄

石霜爾瞻尊禪師增銘

四明於海內稱禪窟不第天童育王大梅雪竇諸方
老古錫敷座說法燈燈相接如江如海其郡邑所產
尊宿行化他方者亦復接踵比肩未易枚舉故自岳
林布袋戒香啞女應化現身外牧庵明心要於水磨
石窻悟經旨於風樓保寧建大泐於金陵祖鏡擲鶴
毫於廣座萼藥謝世緣於冷灰枯木乳峯示息心於
青山白雲野堂辨風幡於俊鶻金毛大圓洞諸佛於
狸奴白牯詎非山水鍾靈決決乎表東海也哉明季
語風雪大師亦吾鄞朱氏子機鋒迅捷品夏瀟灑不
羣自是再來古佛乃繼語風而起者則爾瞻禪師其
人也師諱達尊號爾瞻祖籍寧波之鄞縣俗姓唐父
某母某氏襁褓甫離眼心三寶每嬉戲輒作佛事家
人怪之稍長不喜事生產痛身世無常時作厭離想
父母不許出家欲爲議婚師再三力拒乃止家近補
陀寺朝夕入寺瞻禮金容展翫梵筴以爲常一日早
出門舍傍有人遺棄蒲團戒衣諸道具師諦觀久之
佇立道左以俟竟無至者竊喜曰天授我也攜入福
泉山禮圓明師求髮度父兄輩訪至見師志已決愀
然太息舍之而公明因爲落髮服勤二閱歲念生从

茫然何乃久羈於此聞先密祖主天童泐席甚盛首
造焉禮拜次祖提起香信云者箇從甚處得來師云
何得當面諱卻祖云道什麼師擬進語祖便打是冬
圓具戒則崇禎乙亥也年已二十有八矣親炙年餘
復往參金粟秉公弁山雪公南澗問公諸名宿後至
東明見鈍叟際公言下了然遂矢志親依圍爐次公
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直須揮劍若不
揮劍漁父棲巢汝作麼生會師云太費力生公云是
夾山費力是者僧費力師云一任分疎公云情知你
不會者話佛成道日師問今日請師安名公良久師
禮拜起收具公云名甚麼師轉身進云道即不辭恐
違師意公云遲了三刻一日公又問古者道賓主穆
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作麼生會師云太平本
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公云恁麼會又爭得進
云師意如何公云何不道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
鍼度與人師督爾契悟便禮拜蓋真大地平沉境界
從前礙膺立時冰釋矣未幾際公因事出山如失怙
侍追蹤尋訪相值百丈山中復隨上衡山縛茅擲盃
峯下者數載師執勞既久欲別圖靜養公因作伽陀
送之云侍吾經五載契合在機先從上宗乘事透微

已無言此太居空谷乃耕火種復鄭重堅志操慧命賴持傳公出世有年益囊囑付僅師與謙師務師等披沙揀金眼先燦破非近日偷心稗販艸艸放行者可並提而論也後繼住綠蘿公復致書相勗曰名山大澤往來者衆無論賢愚當以至誠平等待之故師出世爲人稟承師訓簪紱與僊愚癡伶俐一目等視勿岐高下數十年如一日乙酉際公避亂潭州示寂南源師迎靈骨歸衡嶽建塔瘞焉養生送死一身兼荷了無遺憾順治丙戌瀏陽石霜本豁等請主院事芒屨竹杖行李蕭然其陞座法語云行一步踏斷微塵諸佛命根唾一唾唾破從上列祖巴鼻自贊則又云怒罵不常峻嚴自得向來不顧人情說甚要津把斷倒拈白棒據當軒莫謂石霜無法說親言出親口均匪謾語也石霜屋老僧殘林寒澗肅觸境悲涼師處之泰然不踰旬而衲子趨風屢滿戶外從此全提正令弘闡宗猷瞬目揚眉雷轟電掣真切相爲後學寔有大過人處始信臨濟道出常情際公非苟焉阿私所好也庚寅躬詣浙西求本師增銘于南澗問公戊戌山中偶有齟齬輒拂衣出爲古唐離垢居士所留結宇寺後以居己亥秋豁監院懇請還山堅辭執

事師乃舉老成衲子十二人闡定甲乙鱗次掌院務衆皆悅服庚子春重修圓祖塔落成俾使請記於我本師弘覺老人老人嘉其煥耀祖宗有功法苑爲作記勒之貞珉以垂不朽且細閱石霜前後語錄離情絕識直截諦當不覺擊節嘆賞曰此龍池幻老人下行字法嗣中第一翹楚也余蓋得之親承提命者時有當道欲爲營建土木師慮爲居民擾力卻之卒之僧堂方丈洎應供堂相繼修復咸藉親依弟子成禱之力間有外緣亦出自然不屬勉強誠有如老人所稱寶坊叢巢罕堵巽我莫不從饅頭邊湧出者耳師天性樸茂不事緣飾躬躬極嚴自奉極約忘身爲衆遇人無少長方便接引夸食驅耕抽釘拔楔不徹不休復能推赤心置人腹中故衲子相從一二十年傳嘗艱苦無纖毫歇怠容且浚耻攀緣奔競之習任山十八載未嘗出入朱門干謁豪貴祇恪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規與衆胼手胝足栽田博飯而已余惟石霜圓祖軒懸毒鼓機劈箭鋒濟上洪濤復瀾翻震蕩於湘江潭水間師繼席石霜雖道有隆污時分今古而其出處行業寔約畧似之師頌笑不假氣宇如王何異圓祖之秀目連耆頤然豐碩也師駒識磬山

薪傳南嶽何異圓祖之親見汾陽中興臨濟也師魔
佛生擒人天慕按何異圓祖之吼震西河鉤垂劍水
也圓祖跡弛不羈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師亦一意孤
行絕無依傍圓祖爲時所欽屢迎李尉在敘誣公師
亦望重紳儒諸方手額圓祖運丁多難易斷養衣竄
名火隊師亦坐臥鋒刃在險不驚道出一揆後先輝
映詎非末法中一大平等寂滅光明幢哉康熙癸卯
營壽塋于祖塋之右工甫舉而疾作示寂前一日手
書遺訓惟丁寧弘護祖庭不揚大汰無一語他及九
月朔始不進食亭午復作書遺僧告別曉菴昱公囑
以後事亥時跏趺而逝梵籙之外囊無長物一衆如
喪考妣逮昱公促裝馳至在定已七日顏色如生左
右皆聞異香茶毘日雨霧昏迷起龕倏爾開霽經三
日殮骨竟復大雨衆咸駭異遂于十月初九日奉靈
骨入塋緇白送者數千指遠近悲號聲震林谷非師
道力所感能若是乎師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一有
語錄若干卷行世嗣法弟子某某若干人余嘗年浪
遊京口邂逅師于竹林禪院詢及同鄉一見如舊相
識善氣迎人至誠動物別後時迴環胸臆聞師順
世盡有餘慟茲其門人入微悵等將我同門汰兄遠

巷儻公命倩余爲作誌銘余既與師有一日縞紵之
雅且復忝再從壘虎之誼爰不辭燕陋而爲之銘銘
曰

於燦明州三佛肇隆彌天釋種聲光熊熊或舞太阿
或擊毒鼓山川孕靈如龍如虎有明末葉復產英流
伽黎天授善來比丘跏趺足東明鵝王擇乳飛衛紀昌
箭鋒相拄綠蘿南嶽五載巾瓶依依孺慕罔替夙生
晦養衡湘刀耕火種爰長聖胎天龍所重石霜敷座
洞示真源牙如劍樹口似血盆衲子趨風銅頭鐵額
有大汰王拍几叫絕幻泡利養傳舍殿堂蜿蜒戀窟
實可晒傷機類玄沙風高道信萬偈河懸千身月印
寶坊翠堵雲涌霞蒸鑊頭邊出磬鼓勿勝同居垂誠
貴真操履不競不絀無嗔無喜汰幢俄倒雨泣大千
紅輪掩霧皓鬼埋烟我嘗與師邂逅京口千里同風
面目如舊西河獅子親見汾陽後先一揆媲美聯芳
拜手颺言莫罄厥軌萬禩千春令聞不已

康熙丙午上巳日同邑汰小弟本秀錢允繡聖月氏
合十拜撰



行狀 雪竇石奇禪師

先師出蘇之太倉州徐氏法諱通雲字石奇脫白於本州南廣寺繼住隆福因誦中峰偈有感矢願參方既而習靜虞山刺血書華嚴大典遇等慈老宿知提究本分慈化後廣參知識至雲門顯聖圓戒隨眾參請疑情大發卒參密雲師翁屢呈所解密此之甚曰待你入處硬掙後來爲人手段自別忽於棒下頓脫凝滯生太感激矢願匡扶法社不避勞怨不離左右一十三年崇禎丁丑年四十有四赴興化黎太冲居士齋爲治病計密殷勤囑累投拂而別仍題肖像付曰咄哉老癡不識是非但來問者一味直捷無物可似分付石奇遂於普潤院掩關三周寒暑師雖深韜鋒鏑坐斷十方然而玉韞珠潛光輝自著黎君晨夕問難飽喫禪拳日用應緣作得主宰乃若柴庵吳相國寶吾魏司馬皆負儒林重望諦信皈依誠開期既滿三君率諸道俗敦請說法淮海人士方知向上一事莫不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歸省師翁立作座元而台之靈鷲山印明者以住持請命師應焉辛巳秋入院止之給侍巾瓶自此始也來歲密退隱通玄師先

一日省親密喜師至笑談訣別是時得法諸弟子往往端令一方遠隔天涯師力襄後事傳訃趣趨扶龕返天童入給率眾請新住持爲今弘覺老人乃赴景星之請其地乃先德貫首座間堂禪師隱跡之所溪山奇勝甲於縵城一時英靈涌集氣吞諸方刀耕火種不復作出山想崇禎癸未雪竇燬豪強乘間侵漁故址不可復問寧紹士紳公牘三至而侍御徐公心章授同門之誼勸駕尤力師愀然動容策杖而來倚燬架屋編荆作衛以處之先是赴靈鷲日記曰狗子無一隻折筍無一隻是汝住處識固在雪竇也至是甘之如飴嘗以偈勉眾曰山居茆屋十餘間暮地狂風盡打翻珍重吾徒齊着力大家扶起莫生煩惱日則俱眾作息祁寒溽暑不廢飽參明月在庭坐嘗徹旦禪者環植之一一與之刮皮及髓洞徹見元飲之以冰漿飽之以雪霜于是會下多士見重諸方越歲八月夢章羅公虛谷顧公心章徐公等請就殿址說法師拾級而上曰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塵塵爾剎爾突出無位真人發明現成公案聞者心豁然而積微未清魔孽若而人且有假法產充兵餉媚茲驕軍悍將興滿其溝壑護

法殫誠懇悔多種而師初不以得失介意利害填膺也諸山寇兵迭橫師旅充斥饑饉相仍無不驚心駭目與師相厚善者莫不以舍難圖易爲勸而師一切不顧慈以攝暴忍以應強久而又久冥頑翕然從化公侯作我干城法堂佛殿方丈庫厨漏室次第告成咸謂非師定力不可雪寶之中興碑有曰十年之內山海交訌朝來非象弭之夫夕來則魚服之士師蓋與諸禪日在鋒刀頭坐卧者也乃能需材則百園之木不難墜堙山谷以轉輸需石則千仞之岡可使奮迅龍路而開宕雲水越於父事四衆說而子來幻出方躡之瑤天追還既湮之寶地斯爲實錄越歲庚寅興化黎君以舊訂致書甚懇赴之求見者舟楫踰躡老幼肩摩獻貨帛衣履至無地以容師一視而已庵址宅水中邑之富有議聚五十三人如華嚴士數聚財編木以衛遼巡未舉師以供養之所入悉付主僧工方告竣而泗水忽至得免漂滌叢林至今無恙賴此舉也鴻儒碩彥追隨掛搭得法喜者不可勝數解夏東還凡經由之地若法姪法係輩察其保重法道者獎之勵之或以檀貨展轉給贈其裸販化門者斥之逐之面晉而筆討之兩淮吳越上下數千里之間

聞風震恐頗知忌憚諸方稱雪寶而不敢名競推雪寶爲中流砥柱匡扶大法師以直捷行令以枯淡自持以珍重付授顧以廣大御衆有過犯者改則許之嘗曰使人根皆端不復用諸佛菩薩出現世間矣每遇險患衆排擠至師前師曰任緣而已衆意自解賢士大夫莫論有信無信既見之後如飲醇醪醉心不捨善哉徐石侶之言曰吾見石翁溫而厲恭而安慈悲中自稟嚴峻方是上古宗匠咸安羅公夢章由明州司理轉觀察復雪寶有巨功休沐之日家蓮山與師莫逆師嘗以戒和尚等視囑其徧護法社癸巳暮二月爲師六旬誕獻祝勝滿盞以給諸弟子丈室蕭然而已歲甲午西堂法幢繼偕余公孔謙以密印遺場請則幾展東甌化儀之廣不啻遊興化時也歲乙未憫通玄蕩廢則駕赤城之輿別立住持而還昔佛印元以甘露宣長老演法未有宗旨竟遭逐實古今一轍二十年間天童五請大瀉三請金粟再請徑山龍池一請皆毅然不允而猶不廢普潤密印通玄之行若非法門關係卽師資義重如鄭之大梅有力據爲墳塋師嘗竭誠恢復怨謗勿恤也既復之後命西堂懺主之慈有香山兵荒甚烈請爲別院師嘗歎願

納受雖艱困勿拒也事平之後不無異同則仍歸之舊住應物而不傷類如此同參泯燬空林禪師廬四明絕頂得增地旋往武林遂歿焉臨歿謂羣弟子但寄語雪竇無別論得計親往真覺憚扶龕議火化師謂非故人命乃料細載之費咸周給之親送函增推弘覺恣和尙爲增上之銘曰吾不能文其德也嗚呼世不云乎一死一生交情乃見斯誠風勵後學之一端歟丁酉之歲南殿完舉摩空鼎漢顧而悅之亟掃增龍池婁東士紳有南廣之請便道經過見梵刹荒蕪僧徒寥落不勝心惻誅茆數間以居期月欲還四衆堅留不得師許結雪竇局再至盡出衣鉢預爲置材以安衆志衆請持香鉢浚鐵支河直達於寺以便舟楫師許之遂成功其開化之衆嚮慕之盛復不翅興化時也時有趙伯州者自稱知禪過探知識携友來謁語浮游無本方擬湊泊師示以兩掌士怒輸機造謗辭甚酷傳至再三異師畏憚一日慈膳火燈牀簀間家人倉皇以水潑救油驟若羊狀蓋其參師之日適飽噉羊酒登輿也痛苦不可忍遣親屬追與謗辭至亟竟號咷而斃以故婁之人士益加重法戊戌夏歸雪竇則修復顯祖諸增用酬夙願適明公自

天童至爲定壽藏於妙高峰解齋純無凡誠二上首力言從史師爲之願解遂成增院於左方爲退居計門士倪伯屏集吳中人士促逼赴南廣廼命正嗣主法席正以師精神未艾院事艱巨力辭苦辭師拂意怒叱以爲子道當事養志耳并囑夢章羅公勉正任守成之擔山門事無巨細託護衛爲復命退庵倚居守增院策杖至南廣商之京督張公巖臺胡公皆大歡喜互有弘施殿堂方丈大悲閣厨庫煥然一新師以行腳發始自負一願幾四十年至是稍畢將立住持以自代東歸妙峰不謂歲除之辰一旦疾作勢亟仗錫旋以諸弟子記前請師作色無敢復言問疾者日衆師曰汝輩擾擾謂我死耶厲聲揮去師以狂瀾既倒不惜以身障故至歿不變二侍僧前後進命舉吉時同以子時對微點首次早果以子時示寂嗚呼痛哉停龕多日以待弘覺老人自浙西至值雷聲頻動衆切虞慮觀者如市唇吻紅潤容貌如生弘覺老人哭之慟命勿掩龕肩迎歸四明啓人敬信蓋諸弟子不能從焉寺隣習尚遊俠計留龕以恣觀瞻羣弟子袖手窘迫無如何倪公伯屏力排之依違殆半忽火從寺西發前後寮舍金燦惟龕歸然獨存無斑炙

痕若輩乃始革心懼罪從倪公斷得于四月十二日
扶龕東行自婁至甬千有餘里舟車遞進幢幡蔽道
哀聲動地諸弟子駿奔左右不遺餘力五月十三日
歸窆妙峰嗚呼痛哉吾師平生以真實心履真實行
至誠感人無違勿屈未暇枚舉正小子敢謂濟北宗
風自密祖弘震之後諸知識孰不垂鈞萬里布網漫
天騷鯨無逃於格外吾師正令全提不令人有慙足
地故浮夸之徒望雉而返唯操守敦篤若而人水涵
挺逐不去此師之異於當世也吾師開闢雪竇辛勤
廿載瞬息罔懈猶勉後人續未竟之緒名山巨剎
重光影不知凡幾而師不欲以虛名可否斷斷然謝
之此師之異於當世也名器泛濫師早發歎於靈鷲
之日數年以來非無點胸自肯久溺叢林之士而必
欲深鎚密鍊俟其晚成此師之異於當世也師吐爲
辭語多絕塵之韻侍者記錄成集戒勿刊布不欲稍
以伎倆一路起人咀嚼惟隨機開導關係大法流通
宇內者有把關靈鷲景星雪竇興化密印六種將結
集成帙廣勵後學嗣法弟子景星行常大海行幟不
孝行正仗錫行旋金沙行研天王行林妙高行恂南
廣行制海峴行紹登岱行建南嶽行環西園行月及

庵主一人雄聖行致居士一人滇南施子身囑偈禪
綱目萬因聖剎度野夫元等克守師志果熟香飄光
耀于師未有艾也宰官弟子員素荷鉗鋸叨承印許
應驗于撒手之際者則有當湖馬嘉植培原東旣余
道光孔謙李維繼拙予慈永姚宗文益城會稽陶履
卓峴生昭陽黎希淳太冲是也現闡化條于支那者
則有滇南施子身青城富湖倪長玕伯屏姚江沈之
恂恂如韓行甫仁甫董江周齊曾公唯願三榮心璧
是也異日著於禪史開人正眼斯其傑然者矣師世
壽七十僧臘四十有五諸凡行道巔末傳中誤次願
詳同門倪公伯屏更加表章不敢贅述茲唯據不辜
侍側以後親知灼見者投泪授管仰贊高明實未能
揜揚師德於萬一伏祈大君子不棄對菲賜之采擇
年月日繼席雪竇弟子行正謹狀

塋銘

雪竇石奇禪師

皇清康熙歲在癸卯春正雪竇石奇和尚示寂於雙東之南廣寺越五月歸葬於甬之妙高峰從其志也丙午春二月雪竇繼席弟子山夫行正以狀來請余銘其塋余與師雖未謀面而師之行解雷耳久已隔鄰相見其何能辭按狀師諱通雲號石奇系出雙東徐氏父諱調元母孫氏十歲失怙寄養姊家因篤疾間陡現一境如夢忽醒曰前途灼然有條大路何故留滯於此乃辭母告以出家之志遂脫白於本州南廣寺適往嘉定於護國寺壁間睹中峰祖師偈云踏雪莫隨愚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悚焉猛省矢願參方因母老未果寄居隆福寺四年既而住靜虞山刺血書華嚴經遇等慈老宿令看高峰語錄提究父母未生前一着服膺弗替後往藤溪聽講楞嚴聞法師舉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佛憬然曰聽教非究竟也旋往中峰書完華嚴至瓶窰見聞谷師復到顯聖見

湛然師疑情大發卒參密雲老人屢呈所見密震威叱曰待你入處硬拚後來爲人手段自別于是牽下頭脫凝滯不離左右者一十三載歲丁丑於普潤院掩關三年一踞猊座問難響答機辯泉流淮海人士翕然景從辛巳應密雲師命住持台之靈鷲來年督密密親手授師衣未幾密示寂爾時得法諸弟子競各布席一方雲山渺隔弗克躬襄後事獨師一人肩之後赴景星之請景星溪山之勝甲於緱城座下英靈雲集氣吞諸方刀耕火耨不復作出山想會癸未雪竇寺燬乏主者紳士延請再四因杖策而至山空無依惟有堆雲敗葉寺址半爲豪侵如河南南陽之不可問乃倚燼架屋而居先時密師記曰狗子無一隻折筯無一雙是汝住處固在雪竇也遂甘心居之以偈勉衆曰山居茹屋十餘間募地狂風盡打翻珍重吾徒齊着力大家扶起莫生煩時諸山谷間兵寇縱橫兼之饑饉相仍所在無寧宇師恬不介意攝毘以慈伏強以忍久之皈誠向化皆爲外護法堂佛殿方丈厨庫福室次第落成二覺祖庭崢嶸壯麗頓復前規師入山所云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雪身瓦礫堆邊頓現非虛語矣越明年己丑赴興化塋

君之請遠近信禪者舟楫鱗比老幼肩摩請方主席之盛罕出其右庵址宅水中邑人慮有水患方議聚財編木爲衛逡巡未舉師以檀信供養所入罄付王僧糾工竣事俄而泗水忽至竟免漂溺師之力也師珍重付授絕不以佛法作人情自是兩淮吳越數千里間學道高流聞風興感競推雪竇爲中流砥柱云大抵師之門庭嚴峻而存心廣大有過犯者改則許之嘗云若使人根皆端不復用諸佛菩薩出現世間矣歲丁酉婁東士紳有南廣之請師因浚鹽鐵河直達於寺以利舟行其故命之衆倡化之隆復不啻興化時也初師矢志力扶法社自是幾四十年誓願已愜且將東歸妙高未幾疾作歷數日命二侍舉時皆以子時對乃微點首遂以是時逝越數日尚未合龕顏色如生頰舉龕歸四明忽寺西失火僧寮俱燼而龕獨歸然人共異之乃於五月十三日抵甬窆於妙高峰之塋院溯其生于萬曆甲午二月廿五日卒于康熙二年正月初十世壽七十僧臘四十有五嗟乎濟北宗風自密師弘震之後全提正令而橫身坐斷百尺無枝孰有如石奇和尚者乎其闡揚法錄曰把關曰靈鷲曰景星曰雪竇曰興化曰密印六種集行

世其嗣法弟子一十二人景星行常大梅行緘雪竇行正仗錫行旋金沙行研天王行林妙高行恂南廣行制海岬行紹登行建南嶺行環西園行月及庵主一人雄聖行致至一時紳士之真心嚮道獲受鐫錘者指不勝屈也爲之銘曰

承源臨濟迴流楊岐密老血胤人天共推入處硬撐爲人自別標奉師言提持直捷乳峰生面千載重開三覺光明燦破堪堪靈鷲景星施設蔚隆末後涵藏妙高一峰大機大用選不可即雪濕虹飛今古爲式康熙丙午春王二月

予告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雲棲弟子金之俊大周誤

雪竇石奇禪師語錄

行實 古宿尊禪師

大清康熙癸卯歲師住鄧州丹霞兩序大衆焚香入室請說生平履歷師固止之衆再三堅請師不得已乃云余非天生彌勒地湧釋迦本係西蜀成都人父姓胡母徐氏生于崇禎二年歲在己巳六月初一日自離乳哺不喜喧譁常從靜處趺坐合掌念誦觀音名號聞父老聞見者無不驚異七歲入鄉校十二上頗知時務便欲出家因缺兄弟父母勉留不得已權順親意後遭甲乙之變家屬盡亡于非命惟余獲生遂自逃奔西山與充淵隱士同居數月見淵行藏越格智識超羣每求教淵淵開發入道之要雖值凶荒三載落于流離顛沛之中時時體究不捨寸陰年十九禮唐安惟心靜主薤染卽受具戒一日下山緣幹被真宗長老問云如何是爾本分事一時無語負愧還山放下行李便入室中問師如何是某本分事師云途中辛苦去歇歇來與爾說余出少選復近師前纔欲開口師云且取炭添在爐中著余卽取炭送入爐中師云太多生余便抽兩櫬置于舊處剛轉身師指傍凳示余云會麼余忽有省遂作禮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師云見甚麼道理便與麼亂統

余云今後瞞不得我了師云我瞞爾且置如何是爾不自瞞處余云某甲饑渴在待公喫些茶飯來從頭舉似拂袖便出師乃領之然雖如是猶未肯休次日假裝還衆終南義讓淡竹惟宗諸大知識各有機緣難已備論大凡蜀中名山巨剎周遊一半將及一載有奇身體疲倦遂向溫江三聖結茅辛卯秋忽被同秦電影兄相邀往成都俄聞離指和尚在保寧其時道途有礙互相裹糧并命忘軀晝眠夜走過半月始抵閬州禮離指于觀音離見一一問余來緣余據實答離聞知淡生痛惜遂留依附一日命與同衆諸兄作擔水偈余卽信筆書云緊挽繩頭慢汲泉和雲帶月一肩擔勞形苦骨無他事實要將來接遠賢遂對衆呈上離接得冷笑云非公境界余云阿誰無分離云三十年後許爾恁麼道余云莫將懸識徒加我坐聽春雷啓蟄聲便喝離喚侍司云把鍾茶與者漢淫淫嘴余云大功不受小賞拙具便出又一日余自殿前順風掃地離舉手逆指云何不正掃余云順水推舟少費力離云只解順水推舟未會逆風掌舵在余卽驚豎芭蒂云請和尚穩坐中倉離云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爾又作麼生余以帚作搖櫓勢云有某

甲在和尚不消憂慮離卽首肯後以衣拂沿流幾度授余余堅卻不受遂辭上朝天過五丁入漢中買舟下楚南詢所到諸方各宿處無一不以上賓相待各有機緣茲不重舉丙申秋復回東川親覲破山和尚于金城雙桂纔入門破問余何處人余云成都破云今從何來余云漢南破云何故來者些曲折余云若不如是焉到者裏破云者裏是甚麼所在余云和尚爲甚自己忘卻破云未在別道一句看余卽向前問訊云千聖亦不識遂命入案堂己亥春復歸保寧回鐵符指月六奇諸兄結夏于東山時值本師還鄉祭祖聞其高風弗獲面覲次年上廣元過通巴抵達郡禮本師于金鳳山天台禪院師一見便問余上座發足何地余云北道師云從何路來余云通巴師云關津時有阻焉得至其間余云山川雖險礙雲月任在還師云一向親覲何人余便喝師云好好商量惡發作甚余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師云滑崇禪和如麼似粟余云切忌壓良爲賤師遂喝余亦喝師便打余復喝師放下拄杖噓一噓余掉臂歸客堂次早師出公案二十則示余余接得是日一一着語呈上甚恰師意遂以從上沿流并衣拂等物當堂付余辭不獲

已勉強領荷時年庚子三月十五也後同師回香嚴蒙命重修下堂義端祖刹事畢仍命監修上堂大殿功業將完余染病在身因而告假下山時值定慧禪人請任隨州觀子嶺無文聰祖道場路遠難行權寓鎮平苦提休冬適蒙張護法王山主有緣禪人敦請重開此刹者便是余半生不啣喙事一一從頭吐露了也汝等慎勿記持以爲笑具一衆欣喜禮拜而退乙丑春新舊兩序懷香入室請師繼說丹霞已後二十餘年所行事業師云病朽二十餘年之中運蹇時乖好惡因緣萬緒千端誠難記憶今衆勉令重言直得聊表未忘之事以應輿情幸勿見笑乃云朽自甲辰孟冬先師示寂便蒙宛陽當道文武簡命還山完全先師未了公案其時無計推脫卽將丹霞轉請世雄汾第于中繼席朽赴香嚴勉領院務待至新春便命頭首執事馳書黃龍三度懇請寄然法兄來繼師席是時寄兄惟以老病推辭因息是舉仍命二僧前赴天柱下書恭迎蜀叟法兄來荷院務蜀兄允從隨僧卽至其時兩堂龍象井及故舊諸僧俱不悅從朽向其中善言誘諭使彼互相欣然屈全箇事逮至秋間香嚴一應修理事業井及先師靈塔工程悉皆告

竣朽即辭衆徑往終南幽淡之處縛茆支錫以完素願不料路過鄖西修值玉玖喬鄉紳當陽把着不容前去鈍置清涼權居三月仍行故套以應時宜次春解制即應上津鐵山靈然之請赴彼放戒事畢遂上白河又遭四衆勉留復開戒壇以順輿念事畢拽杖渡江過竹溪訪尋仁者靜書記于山莊小菴聚首未幾便蒙隱凡徐鄉紳請任桐溪蘭若及至其中日逐人事紛紜勞煩特勝舊病復舉猶強應荷未幾之間因事散衆時有法安上座原係先師門下有德弟子至心懇請暫向香臺峯上杜絕外緣恬然靜養將近兩月諸病消除幻形稍健一旦忽被興元天聖無相律主閭朽在彼親來相接感相高情未便堅卻直得偕往逮到天聖人事紛紜彷彿桐溪恐蹈前轍即入山中不語菴內遠遁幽棲歇念休心以保無病閒居半載復還天聖暫停數日惟帶兩人買舟順流下楚遍遊匡廬名勝之處後度鄱陽抵南昌進西山遍訪諸刹故舊後過饒徽等處附載隨流遊吳適越登雲門上雪竇復轉天童拜禮祖塔任未幾偶動普陀之興遂到招寶其時海中國禁罔獲如意復返吳興市諸典籍附舫迴流重遊舊道待抵襄陽維舟長門之

下方過三日猶欠卸載便值法輪主人大拙來請到彼休冬安禪放戒是時香嚴虛席許久內有南極知藏志參副寺煥然直歲前來三度懇請回山繼席卒不應許拂袖便行重下襄州檀溪相伴梓舟老弟同居數月一旦忽蒙內鄉仙陀了塵大德幾度相邀因而赴彼入他園續勞苦多日自後了塵心腸漸收海衆難居朽故不悅擊鼓散衆即便拽杖徑往均陽觀音了性禪德處權寓兩月嗣後復蒙檀溪梓老請下襄陽同居未幾天岳大士率領兩城士庶僧俗并詣谷隱無擇大士請任洞山峴石禪院爾時賤軀雖病念係歷代祖庭詎肯輕棄遂領是任躬向其中無論晝夜不厭精勤志在恢復及至秋杪忽蒙河東太平大曉順公同彼縉紳季侯王公專人遠請卻不得已遂將洞山轉請五龍益和尚代爲任持朽乃置辦行儀來應太平雲壽之請逮到雲壽寺中便蒙季侯王公同衆懇留病朽即就雲壽開堂以施法化次年因赴汾陽拜掃昭祖靈塔路過洪洞暮宿北橋忽遭土匪人等通知趙邑遠近緇素留任靈巖禪院將周二載其中事體多端難已備論甲寅初秋因過上黨訪尋知己路經八僧聖泉時蒙主者潤寰師徒偕衆勉

留駐錫其間修度數月又被高平慧菴上座并與悠然法師請任佛掌禪院腳到佛掌卽隨衆念便結長期三載後應六名主人了變之請赴彼安禪設戒諸緣旣畢仍歸佛掌戊午歲朽年五十願上五臺拜禮文殊并與合山大衆結箇些小良緣以報父母生成之德于萬分之一卽自二月起程路過太原暮投此間其時當代住持天澤潤公律師謝世一載有餘卽于是夕思修明空二上座并及合蘭老幼諸僧具禮設茶悲惜繼席病朽知其冤家路窄無方逃避因而勉強應許後上五臺齋僧事畢仍歸此處便蒙思明二上座率領闔城士庶諸山師友同誠設齋恭請上堂承當院務旣承當已卽從是夏興工修理逮閱三載其中一應殿堂寮舍方丈土窯悉皆改革增廣門巷園圃道路丹墀悉皆平塤弘開後值歲款三載菴內時常食口不下數百隨緣共度毫不憂慮最所慮者其間大衆各各孤負己靈獨好時緣不求上進爲僧之道大有乖違豈不虛消信施仰愧龍天朽因厭處卽欲他行正猶豫間忽值河東鄉宦南明賈公臨菴左顧盤桓數日一旦論及常住闕藏之說便蒙賈公輸誠樂助三分之一嗣後朽因他故特下河東專

申拜謝大司空宜之楊公于大雅堂內座間論其造藏之事楊公聞知亦皆輸誠布施并募四衆共結良緣因命鼎立朗虛二禪德前往江南印造還菴永遠俾衆取便披閱以進道業朽在此間條經七載多般事業始獲完成簡點將來宛如一夢竊慮病朽二十餘年徒將有限身心勉作無窮幻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到處勞筋苦骨挖犁拽耙償人夙債之由卽今依舊從頭露布了也敢問諸人適纔所言者些絡索且道是佛法卽是世法耶直下緇素分明可謂功歸有地脫或未然啼得血流無用處莫如減口過殘春時衆默然禮拜而退

古宿尊禅师语录

破山明和尚行狀

住郢州當陽玉泉嗣法門人印正撰述

師諱海明號破山萬曆丁酉歲生蜀北果州之大竹
先籍渝州蹇氏忠定公裔十九歲詣本郡佛恩寺大
持老宿脫白旋聽慧然法師講楞嚴經師問常住真
心然種種開示師不決疑於是出蜀往楚之破頭山
三載只是胸中廝結不開必欲明此事乃依高峰妙
祖七日爲限尅期取證法子一日發極到懸巖上立
定自誓云悟不悟性命在今日矣立定既久眼前惟
見一平世界信步經行不覺墮於巖下至夜有省天
明高聲叫云屈屈落山參諸方罕可師意卜徑山參
雪嶠和尚雪問你是那裏人師曰西蜀又過西雪云
我徑山八十一代禪師也有幾箇是你四川人蜀四
川人最是惡賴師又手前云合衆高鑑因崑山來數
衲子至夜喫茶雪舉木香爐云看看是箇甚麼師便
奪來作撲碎勢雪連忙兩手托住師喝一喝便出矣
亥冬參顯聖湛然和尚師問紅臉是關公笑臉是彌
勒未審此二老出身處請師決一決湛云你看我麻
臉是甚麼師曰不審不審湛云你圖口快師曰蒼天
蒼天又勉參次師作禮起曰學人得箇小休歇來禮

謝和尚湛合掌云爭得底師曰婆婆原是小新婦湛
云前三後三相見又作麼生師曰滾鍋不是養魚池
湛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師曰和尚
不顧性命冷熱也不知湛曰好箇冷熱也不知越明
年補維那職受具足戒時師二十七歲也甲子春聞
天台密雲悟和尚赴金粟請師懷香詣金粟參悟悟
問那裏來師曰雲門悟云幾時起身師曰東山紅日
出悟云東山紅日出與汝甚麼相干師曰老大大
猶有者箇語話悟云我既如此你者許多絡索又是
那裏來師喝一喝便出次日同石車和尚進方丈悟
命坐裏首師曰昨日忝得今日忝不得了悟云作賊
人心虛師云是賊識賊悟領之少頃悟翹一足云喚
作腳則觸不喚作腳則背你喚作甚麼師曰婆婆原
是小新婦悟云饒你道得是我只不肖你師曰用官
作麼便出一日猛雨轟雷悟出堂示衆云假饒雷來
打我汝等如何支遣一衆下語不恰師曰要遣作麼
悟便歸方丈悟一日落堂衆集久之悟惟默然師問
正恁麼時如何悟云你可到恁麼地否師震威一喝
悟便打師連喝兩喝悟云你再喝兩喝看師推倒禪
牀拂袖便行悟追上驀頭一棒師曰恁麼爲人要瞎

卻天下人眼在悟舉三聖因緣未畢師又喝一喝悟
嘆一聲出法堂太至夜師進方丈作禮云今日觸忤
和尚悟云枯打你師喝一喝便出悟趕至門外云我
倒不恁麼你倒恁麼悟室中延茶師赴稍遲悟藏過
茶杯云你來遲了茶杯也沒有師將悟前茶杯舉起
云者不是悟笑之乃出其杯命西堂職一日與悟相
遇悟云好新鞋與汝踏些泥師倒與悟一踏傍僧云
和尚也好頑悟云雙腳距爪你作頑會師入室悟向
師面連打兩噴嚏師與一推悟拈拄杖出方丈師曰
者老賊又恁麼去也侍者寮齏師喫茶悟復來領師
師曰者老賊又恁麼來也悟便臥侍者榻上師便向
悟背撫一掌云裝賣活作麼便出叢林公論當仁
不讓於師惟師有之丁卯春悟書曹谿正脉來源一
紙付師師受之辭悟出山寓茗谿福山崇禎己巳秋
受嘉禾東塔請入院闡揚全提正令龍象扣擊聲譽
日隆庚午金粟悟和尚專使送法衣至師上堂云大
庾嶺頭提不起雞足山前成滯貨山僧今日獲一披
如雲普覆華王座師於此剎樹赤幟三年凡垂手接
人機鋒迅捷遠近觀光罔不悅服道風遂大振於江
南矣狀師又欲唱道於故鄉還蜀抵夔萬有馮銓部

郎中伯井延師於梁山萬峰卓錫焉蓋西川自宋圓
悟大隨而後少室綱宗久矣絕響人皆習爲誦誦師
一提最上極則之事遠近瞻風心懷畏愛道望又於
是乎大著矣及遷中慶後則有開之栖靈大寧紫雲
栖鳳宕渠之祥符大竹之無際佛恩敘瀘之蟠龍南
浦之萬福至若金城雙桂皆師逸老最久最盛之地
也住祥符則有江南飽參歸來均一老宿蘇薦紳流
長大開道場高敞牀座叢林體裁無事不備大寧則
有徐居士道臣先蟠龍之請而不獲先蟠龍行事遂
捨身官潭子師蟠龍解制卽於大寧建禪期與徐公
說法以禱爲法懇切之願也蟠龍則有牟吏部尚書
郎秉素奉差金陵還朝宗和尚告以天童衣鉢正在
破山歸鄉與樊總制我劬肅簡迎師於蟠龍大振法
道風勵初學朝夕咨決甚愜積懷萬福則有譚兵部
首四闔族講武累世談兵雖當大亂之際無敢侵梁
萬之疆安居在陣雲闢化亦如治世末後雙桂又以
昔年師住萬峰德化所洽懷慕不忘闔郡紳士重瞻
玉毫再領慈誨師法雨均霑燐火頓息斯時參徒常
百餘人烽煙雖未靖蜀道猶未通冒險棄危不惜性
命問山尋水瓢笠同來者又不足以相容姚公爰卜

一山有老桂二株乃舊紳別墅又古時費宮竹樹平野雲月曲谿靈氣鍾焉師葺茅安衆以終餘季初非有意建叢林也越三五年而佛殿法堂高華宏壯僧寮廊廡百度皆完法幢高豎爐鞴弘開朝參暮請之衆盈萬指而有餘得非法門之大盛哉甲辰秋師因三峽重開以書三喚印正住持雙桂欲買舟往天童掃悟和尚塋適李總制培之請上渝州說法薦親應酬煩重歸山之後衰頹日增越丙午春上堂辭衆以眼耳鼻舌身意分作六偈付授六人跌坐而逝經旬顏貌如生門人遵治命殮以木直窆塋於本院後山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三開堂一十有四刹說法三十有七年嗣法弟子八十七人凡師開法席處衆集如雲父參初進絕不以詞色稍爲寬假惟拈白棒據令而行如獅子哮吼百獸一聞罔不膽喪復不問來機利鈍器量淺深皆施本分鉗鎚若擬議而不能頓領竝倔強而妄爲低昂必以痛棒棒到底直要逼得生蛇化龍况尋常語默談笑皆是陷虎之機縱有強記座主辯似縣河一當椎拂之下卽結舌藏鋒嗣是有志道流收入爐錘之內錦官年來盡罷講席知有教外別傳正法眼藏不立文字之旨也蜀人僉曰圓悟

天師復起於今日矣豈獨衲僧輩下頂門之錐卽王侯公卿宰官貴要亦不順人情淡錐痛割赤手提持俾知法門烜赫不涉世智辯聰直教根本無明當下灰息如李一陽屯兵涪陵威怒最甚師入營中力爲感化李乃出令止殺師說法最猛化物最慈劒鋒上著足虎口裏橫身皆所不惜自劫運更變來經歷七次大難未嘗以之介懷緣師識情斷盡了無怖畏戎馬場中隨直攝化師行腳江南時已稱奇衲子及後謙光導物又善協輿情由是遠近慕道欽風名聞四海焉孝廉馮百祥夢師授以墨圖扇卽舉似師師曰此文墨之盛也今料必中令祖事佛福蔭於公後果如所言此又寤寐中信敬而悅服者狀則師之機權超越佛祖師之作用冠絕古今行藏語笑細事大綱若見若聞卒莫能殫惟述當日參叩機緣與後開堂說法實事俾天下後世景仰其風度者亦如親炙云康熙癸丑年孟夏月門人印正謹狀

雙桂破山禪師年譜序

竊觀西來之旨自諸祖而下惟馬大師爲最盛然後
若非淖沱老驅耕奪食勦絕知見直指一宗其不流
爲教網理窟者幾希近得天童密老人單拈白棒中
興濟上又得雙桂破山和尚爲嫡子參究猛厲認真
向懸崖絕壁撒手翻身故其尋常純用劒刃上事任
他魔來佛來總不眨眼一齊按下雖有通身手眼不
覺心膽俱碎無近傍處嗚呼至矣至於逆行順行神
出鬼沒更非常情所測度豈與夫枯椿上尋奇妙者
可同日語哉法孫竹浪野月二上人奉師丈雪和尚
之命來禾刊老和尚年譜塔銘補入語錄因以示余
隨喜一過慶快平生輒綴數語以序云爾
康熙庚戌重陽日鶴李約菴道人施博拜題



雙桂破山明禪師年譜

嗣法門人 二祖印繼輯
平山印綬編

明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師生於四川順慶府大竹縣姓蹇氏本渝州忠定
公後裔父諱弘母徐氏娠師十有五月始誕眉目
挺秀父母色喜是年正月二十一日午時也

二十六年戊戌

二十七年己亥

二十八年庚子

師四歲形貌端正七歲平滿祇是終日不語父母
疑其不慧憂之師嘗語人曰父母謂我孩孺時發
言最遲

二十九年辛丑

三十年壬寅

三十一年癸卯

師七歲有隣士誦金剛經至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師隨聲學誦父母
驚且喜曰我子說話了也識者曰此兒不可測
三十二年甲辰

師八歲入鄉校不以詩書爲事但喜多書上字先生每加督課而師仍書如故

三十三年乙巳

三十四年丙午

師十歲偶遇一僧爲說世出世間法聞之甚喜自此恒覓佛書雖未淡詣經意然心中恍恍若有契焉

三十五年丁未

三十六年戊申

三十七年己酉

師十三歲納室氏人情世事略不經心父母責之曰汝不理家務他日不知成箇甚麼人師曰看那泥塑木雕的佛尚有許多人供養何況男子志在四方烏可限定耶

三十八年庚戌

師十四歲父母相繼而背師循兄哀痛迫切盡瘞葬之禮嗣後每以出塵之念白凡兄不許師志終亦不改

三十九年辛亥

四十年壬子

四十一年癸丑

四十二年甲寅

師十八歲時常嬰病自覺世間俱屬無常幻境乃遠陟名山大川一日忽歸遂將妻室安置畢兄以師爲不肖視如路人師愈喜遊歷更不思歸後嘗語侍者曰我在家時已作行腳僧了

四十三年乙卯

師十九歲詣本郡佛恩寺禮大持律主爲師持視師志氣軒昂英姿出類命名海明號旭東如日輪東昇照天照地之意按師行實云我十九歲時於壁間見誌公禪師勸世歌予讀至身世皆空處不覺墮淚至夜獲一夢如四山相逼中間祇有一路一僧對予頌偈云欲脫娑婆出苦纏急須精進莫貪眠聲聲只把彌陀念自有蓮華托上天

四十四年丙辰

師二十歲持圓寂聞延福寺慧然法師講楞嚴經往彼聽受至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自謂我出家原爲生死生死豈不是輪轉意若不受輪轉畢竟要知常住真心知常住真心則不受輪轉遂將楞

嚴十卷熟讀於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文中恍有人處詣室請益法師但以因緣開示不能決疑呈偈云我爲生來出家何須更算海中沙無常殺鬼卒然至錦繡文章亂似麻於是瓢笠出蜀

四十五年丁巳

師二十一歲荆南遇一禪客同行抵蕪水吳王廟患痢疾同行別去無人相顧偶有居士張稜溪者見師雖病眼光射人遂延至家中以藥調理三月餘病愈乃辭謝

四十六年戊午

四十七年己未

師二十三歲住黃梅破頭山三載按行實云每看古人言句如銀山鐵壁誓願住山力究此事行至黃梅破頭山見泉石幽淡遂縛茅屋若不明此事終不落此山於是艸衣木食一生伎倆搬盡只是者些無意味底語疑不自決乃依高峰錄以七日爲限尅期取證做了四五日行路似雲浮空亦不驚亦不怖一日發急到懸崖上立定自云悟不悟性命在今日渾然入境雙忘眼前惟見一平世界更無坑坎舉足經行不覺墮於巖下跌損一足至

夜負痛有省高聲云屈屈有士進前問師云脚痛麼師劈面掌云非公境界

四十八年庚申卽

泰昌元年

天啓元年辛酉

二年壬戌

師二十六歲叅慈山博山聞谷雪嶠諸大師按行實云予問慈山大師教中道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如何是妙明真心大師云一切智清淨無二無一分無別無斷故示曰當時世尊何不與阿難如此說破只教將心微細揣摩大師云要他自理會予曰理會卽不無要且不是祖師西來意拂袖便行叅博山無異大師問學人從偏位中來請和尚向正位中接大師默然予出云老大一箇善知識被我一問抵得口啞傍僧云還是你不識和尚意予掌云者掌要方丈和尚喚入浙中叅雪嶠大師問你是那裏人予曰西蜀又過西大師云我徑山八十一代祖師也有幾箇是你四川人惟四川人最惡癩予叉手前云合衆高鑑大師遂留之

三年癸亥

師二十七歲叅湛然和尚是年圓具按行實云予在顯聖問紅臉是關公笑臉是彌勒未審一老出身處請師決一決師云你看我麻臉是甚麼予曰不審師曰你圖口快予曰蒼天蒼天後於座下頓圓大戒補維那職

四年甲子

師二十八歲叅金粟密雲悟和尚作染牛頰按行實云予在杭州西山病月餘聞天台密雲和尚赴金粟請予抱病過金粟師問那裏來予曰雲門師云幾時起身予曰東山紅日出師云東山紅日出與汝甚麼相干予曰老大大猶有者箇語話師云我既如此你者許絡索又是那裏來予震威一喝便出師一日坐齋堂顧予云他們都作染牛頰你如何不頌予曰頌到有一首只是鋪堂事忙未暇呈似師云試呈出看予詣師前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師云此是古人的予一喝便行

五年乙丑

師二十九歲再叅湛然和尚於海鹽天寧寺按行實云予在天寧一期畢辭師歸蜀師云全靠爾輩

光揚法門箇箇似你都去住山那箇是應得的予曰學人病軀難理常住事師云我有天華顯聖兩箇叢林難道養你者箇病人不活金粟老密只管東打西打我替他擔盡干計我老漢只用三寸綿鞭舌尚被人寫帖送我你們要習還習我洞上宗好予曰和尚但放心學人固是他家種艸正好拈條白棒不順人情打出禍來大家受用

六年丙寅

師三十歲復上金粟主維那西堂事命造方丈按行實云再參金粟作禮次師云堂中少箇打磬的送你進堂去予曰量才補職師云正是量才補職予主其事師一日落堂惟默然予問正恁麼時如何師云你可到恁麼地否予震威一喝師便打予復兩喝師云你再喝兩喝看予掀倒禪牀拂袖便行師追上前驀頭一棒予曰恁麼爲人瞎卻天下人眼在師舉三聖因緣未畢予又一喝師咦一聲出法堂去至夜予叩方丈作禮云今日觸忤和尚師云屈打你予一喝便行師趕至門外云我到不恁麼你到恁麼後補西堂一日相撞師云好新鞵與汝踢些泥予倒與師一踢師休去旁僧云和尚

也好頑師云雙獅距爪徐作頑會復爲承當造方丈緣淺過杭州寓昭慶竹院房掩關師每以書招出造完方丈是冬衆盈五百師乃命予與五峰分攝兩堂

七年丁卯

崇禎元年戊辰

師三十二歲悟和尚書曹裕正脈來源一紙并信金付師及莫春寓茗溪福山越明年夏受嘉禾東塔廣福禪寺之請

一年己巳

師三十三歲八月初一日入院方伯元履丘公并孫和石茂錫起伯諸護法縉紳居士請開堂演法寺卽清涼國師之講席向無提持教外別傳者於是建立天童宗旨開選佛場自師始焉是年石帆岳司馬相訪問法臘多少師登一竿岳頓然面赤曰我東南水方人民老實莫在者裏惑亂人師云貧道行腳十五年今日惑亂著一箇岳曰惑亂我則可只恐惑亂愚人師云阿誰是愚人岳瞪目視之曰我也是路見不平見你年幼未是你做的時節師云釋迦老子初出母胎指天指地難道也是

年幼未是時節應岳曰所以雲門要一棒打殺我今日一棒打殺你且作麼生師作怕勢云貧道性命幾乎喪在門下岳躍然拜別

三年庚午

師三十四歲爲駿轅嚴居士送大悲像入院上堂少司成埽菴譚居士請題紫柏大師像通金粟悟和尚法嗣書悟和尚耑使送法衣至東塔按師上堂云大庾嶺頭提不起雞足山前成滯貨衲僧今日被一披如雲普殺華王座

四年辛未

師三十五歲題雪嶠大師像題和石孫居士行樂圖復子穀蔡居士書題金粟悟和尚贊示空外達四維寬法語起伯孫居士建大悲閣請師上堂云山僧住此二三秋拄杖芒屨未徹頭千手大悲來摸索一莖艸上現瓊樓翻刻指月錄流通海內

五年壬申

師三十六歲買舟上天童省覲悟和尚過顯聖掃湛然得戒和尚塔旣歸結夏上堂云東塔今年結夏老牛老馬歸舍雖無水艸供看且喜鞭繩惡絆是秋師欲還蜀復上天童辭悟和尚出山到寧波

慈谿爾赤馮居士延至家中請益馮

術師力爲拯拔示以正知見閨宅感悟復請上堂及歸辭衆按辭衆上堂云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辭通郡紳衿遂抵金陵石衲余公於集生菴請小參示準提菴孫璞公法語爲報思寺淨心上人題指月軒遊靈谷寺題偈云偶來靈谷法堂上坐聽松聲遞遠鐘莫是誌公時說法廣長舌底露機鋒及到夔之萬縣寓廣濟寺高梁紳士壽北徐公中憲瀑煙高公古良甫叔度昆仲迎師至萬年寺虛白公虛席延留旦夕問道

六年癸酉

師三十七歲梁山邑侯費公馮司列善長胡玉川居士心海法師請住萬峰太平禪寺師四月入院蜀人久未響此音師一演唱有志正因之士遠近趨風爰開闢叢林制度立九旬安居風規爲衆提持提拂不輟衲子復益互相激揚山還水聚道化日隆乃有題十景之句製先覺宗乘序歸大竹掃大持薙染師塔復還萬峰

七年甲戌

師三十八歲是年佛殿僧堂百廢俱舉廊廡皆砌

聖境一新至冬落成按師上堂云復古太平寺樓然感廢興寒灰八百載被衲兩三僧點鼠居香積妖狐吹佛燈黃金重布地不識有誰能與雪離陳太史書復江陰馮縣令善長書象巖延首座初受蟠龍請師以書勉之靈筏昌久親惟拂師示以偈云有時度盡驢和馬又去虛空接聖賢冬十一月受中慶請

八年乙亥

師三十九歲春二月維豐朱公登伯馮公請住中慶禪寺四方翕聚煖煉既嚴省發亦衆遇境逢緣轉加策進故入院上堂云山僧向南方走一回拾得幾箇金剛圈一籃栗棘蓬今日對人天衆前不辭拈出與諸人共相吞跳以拄杖打圓相云者是金剛圈試跳看復豎拄杖云者是栗棘蓬試吞看云是年偈和尚七表師修啓端使上天童慶祝復瀑煙高公問道書復無際凌虛公書復昭覺惟一公書

九年丙子

師四十歲細素嚮化衆多事繁立體宗寧爲監書及師誕辰萬指圍繞復宕渠流長蘇公問道書儀

雲門瑛別肇靈宇水拙書是冬受開縣栖靈請

十年丁丑

師四十一歲秋八月住栖靈冬十月結制制中爲衆提撕略無倦色按病起上堂云病僧爲病極說法非法式靜地念摩訶尋聲入福慧復云二十年來經藥餌不知此疾是膏肓復破浪舟傷云梅華雪子競峰頭開落渾然春信浮觸到面門須著眼莫放穿過吳綱轅示竹微奉離指示法語

十一年戊寅

師四十二歲冬十二月檀越蘇流長請住渠縣祥

符禪寺先是君一老宿與蘇公閩郡紳士商確已定欲定禪期須行南方體裁及師入院百度整齊遂立君一公爲監寺總理院務衲子四來率多氣忤按解制上堂云祥符解開布袋放出一羣猛虎不會獅子翻身箇箇解打口鼓蜀都自此咸欽法化之盛矣

十二年己卯

師四十三歲春二月王兵馬太乙李居士鳳山請住廣安大竹縣無際寺師初慮故里人愚朴難向佛頭著黃先復王公書云貧道垂髫時視鄉黨中

人多脂粉氣今門下欲貧道唱還鄉曲想是稱王擇乳素非鴨類耳至四月師與衆同赴結夏安居龍象蹴踞展佛祖機用一郡欣所未聞後欲以梓里之情延師久住時萬峰衆護法以太平開拓有年宜永標赤幟不可虛席也乃強迎歸萬峰

十三年庚辰

師四十四歲是冬重整爐榻痛施鉗鎚英靈泉湧氣吞諸方忽一僧從聚雲來將吹萬上堂語呈似師看畢太息久之乃告大衆云聚雲釘椿搖櫓安從祖庭反謂嫡悟嫡據者爲非自甘嗣遠嗣歟者卻是甚至穿鑿識案設惑無識之輩紐捏枝派目籍有宗之門不知大慧門下有九十四人迄今五百年來久無影響而聚雲輩焚香發誓結五十三人搥鼓陞堂一旦嗣之不知斯輩得何據乎試問聚雲輩夢眼何故不開活的不嗣而及嗣歟無對證者何不索性做箇過量人獨擅嘉聲亦得而乃刺腦入膠盆耶既謂漢月致書識聚雲爲大慧種艸則何不效黃檗不嗣馬祖而竟嗣百丈今聚雲及嗣大慧而不嗣漢月較之古人之智天淵矣遂作佛道降價以開吹萬遠嗣大慧之妄十二月

開縣徐樞越通碧特修大寧佇候復有敘府半吏
部尚書秉素樊督臺我劬二義法端啓延師蜀南
闢化師以先受大寧之請爲卻而半慕道之心甚
切更不相讓越明春重遣員役與師遂南行矣
十四年辛巳

師四十五歲二月過鄧邑覺城柱迎師入平都山
與紳士同請益井祈法語及抵敘州細素馳逐瞻
仰師曾有偈云拄杖肩輿入市塵大驚小怪亂言
佛道無道况垂千古卻有禪名播萬年年遂延於
佛道禪院日夕咨決心疑滿慰夙願以半昔年奉
差金陵南中士大夫結社集生菴半得與同參後
因王程期迫依依難別朝宗和尚告曰天童衣鉢
正在破山歸而求之何用他覓今入師籌室方知
朝宗和尚恩大難酬厥後師蟠龍開爐峨嶠瓦屋
僧侶雲臻久參初進一皆覲而提持按是期上堂
云凜凜朔風吹敝廬人人凍裂箇皮膚就中有點
天然別分付梅華樹幾株時半與樊喜法席之盛
得未曾有

十五年壬午

師四十六歲春初於蟠龍解制卽放舟東下過開

縣應徐公之請而徐公已謝世矣自師南上時致
書相報徐公適於官潭舟中開函不能速就思緒
便投身水中徐公本浙人也原親覲天童悟和尚
起法名曰通碧客於開縣有年故慕道之篤如此
四方聞者皆謂徐公真爲法忘軀人也師爲彼小
參云西津壩卽西方境官潭子是白蓮池時大衆
感歎欲久住大寧共酬徐公之願伊聞宅不廢初
志一一傾心大開法席乃安徐公位於禪堂之側
與衆同事作十二時歌撰黃龍寺碑文
十六年癸未

師四十七歲壬午冬師在大寧聞亂風漸起乃歸
大竹之佛恩以佛恩山深可避故也此時人多風
鶴之驚大衆親師已久依依不忍離其翼贊叢林
擔荷大任者則有雪臂巒敘樹相澹竹密孤石憲
燕居申丈雪醉三吳等重爲修葺安衆待時按佛
恩錄云千千龍鳳從茲止萬萬獅麟自此歸卽登
大殿日上堂語也是冬峰煙四告師謂衆曰汝等
遠避老僧聽天安命羣賊入寺見師形貌奇偉誤
認爲達州唐進士欲加苦拷師慈心善導爲說山
中道人行履賊皆釋疑散去卽有偈十首其一曰

幾短髮長近俗客安名立姓謂唐公于中幸有一
星別說法聲同意不同時衆皆遠逝惟雪臂蠻一
人不離左右雖與難亦無怨也厥後衆方歸強師
過萬峰抵佛香建活埋菴

大清龍飛順治元年甲申時蜀中未通尚沿崇禎十
七年

師四十八歲春三月蜀江北岬偏地于戈惟南岬
山谿險危兼有土兵禦侮而使馳書達石砦司泰
總戎良玉夫人處泰卽差官同永貞上人過忠州
迎入石砦之三教寺風土人情更覺淳厚可爲安
居之地

二年乙酉以至丙申年止蜀中尚沿明號

師四十九歲彼司之人嚮沾法化信敬有加初爲
隱遯計而瓢笠追隨復成法席示壽山福蒼松鶴
竹帆波覺城柱默石悟法語示馬宣慰嵩山偈復
黃銓卽郎六解書

三年丙戌

師五十歲春正月師誕辰緇素同慶皆以世禮尊
之師亦怡然大快時故舊紳士或蒞書慰問或親
炙座前如秉素半公以古人懸艸履於門上爲問

師復之最詳與王相公春石書與田兵憲素番書
四年丁亥

師五十一歲是春近宸張公請住天祐寺師於佛
誕日入院冬建禪期蓋張公以司人未聞西來密
旨堅請曲垂開示提醒人心隣有三台寺碧虛老
宿事師最切自造壽塔乞師作銘并乞題行樂圖
云行住坐臥人之威儀松竹梅石山之秀氣器界
根身萬法歸一爾昇兮香金爐爾足兮蹋頭石爾
耳兮聆幽松爾手兮執如意尚餘竹與梅堅節而
素質呵呵堪笑爾碧虛堂堂乎若是

五年戊子

師五十二歲兵戈紛起民不能耕所遭饑饉有骨
力衲子同甘寂寥勇銳辦道師亦彌加提策卽有
客相訪隨家豐儉而已示石年曹公偈云爲月開
門笑遠山光樓聲發骨毛寒老僧無別營清供待
客惟將竹數竿

六年己丑

師五十三歲嵩山馬宣慰請師爲祖單太夫人良
玉對靈小參三教主人常然公爲師永貞長老請
對靈小參復侍佇黃公書示厥中侍僧法語二月

東川呂相國嵩書迎入司中一晤初以老病爲辭
 呂因軍務所羈不能趨榻強請再三師乃策杖而
 往一見便把住問云你是呂相國麼呂曰不敢師
 云父母未生前姓甚麼呂擬議師便棒呂大怒師
 復打呂趨進師笑云將謂將謂原來原來遂說偈
 云無端平地起孤堆嚇得虛空顛倒走痛打金毛
 人不識幾乎翻作跳牆狗呂出諍論以勢相加師
 又說偈云父母未生前句子等閑棒著發無明猛
 然省得非他物十八女兒不繫裙呂乃省送歸三
 教後通書云承施棒喝卻得透脫一陣黑風黑雨
 原自天朗日晴只恐一影盲人不識此段因緣耳
 師復書云昨與閣下彈丸地上相逢此奇緣也夢
 不可不斗膽果符素心漆桶子快不然老僧與閣
 下咫尺天涯矣承命敝檀越堅留三教因天祐人
 來接歸聊具瓢拂機緣偈語以悉鄙衷呂嵩書謝
 云遠承切念親囑慈旨從今拜教多矣他年天台
 山上幸以隻手相攜云五月石司亦有烽煙侵
 境呂嵩使請師過渝之彭水師欲上峨嵋逸老辭

呂出江

七年庚寅

師五十四歲時立陽李總戎屯兵涪陵特營精舍
 堅延慈錫師以間關險阻暫允其情後李事師如
 弟子禮師嘗謂李曰上帝好生宜護惜殘黎李即
 出令不許誤殺一人迄今蜀東頌德不已小山于
 總戎聞師直心三物未親法音延至黃化城署中
 頻頻請示佛祖因緣師一一隨機獎勸或說罪福
 受報好醜皆以不殺爲至德于心感悟乞垂法語
 并請題雙松偈云城開黃化松雙栽爲鼓風濤引
 鶴來近日如何枯不併獨參天地靖氛埃方欲久
 沾慈誨而李復延歸涪陵

八年辛卯

師五十五歲是秋張兵與于李相戰師復入南濱
 進黎水忠路司覃公諱敦源者延住福田寺禮遇
 甚優有苦李音拈今熟也之句蓋覃曾親師惟拂
 故契合如斯鐵鶴寺象煙法嗣計音至師悼以偈
 曰遙聞鐵鶴已冲霄畱下空巢期寂寥孤笠思隨
 雲水散風帆義逐雨華飄念年鼓粥終初志十處
 開堂始稱豪同汎錦江三峽上豈知爾去益吾勞
 是冬萬縣首四譚公以北岷地方烽煙大息懸佇
 歸里猶慕景星爲使延師出江重布當年法化

九年壬辰

師五十六歲是春率眾避南浦譚公迎於太白唯
萬年寺居焉見愚賢菴玉環續長等獲贈師面如
隔世重逢左右給侍最為精勤首四譚公每邀譚
爵臺士心西崑兩大護法與師終日劇談共慰多
年積慕之懷請題太白唯詩云太白危巖坐舞華
飄杖黎穿人鼻孔句為我省詩脾調古噴寒玉風
高長紫芝詞壇騷骨在付與林鳥啼細素方謀久
住之策本明徹西望亦緣別師有年議諸檀越
梅王冉徐楊等請師過開縣休夏及到龍城見聞

者莫不合掌加額咸稱古佛重來與本明偈云干
戈隊裏幾經秋恐我師徒難聚頭今日相逢舒一
笑兩城煙水自悠悠四月一日於紫雲寺安居一
期畢范楊二檀越請於栖鳳結制師陞座云紫雲
解座栖鳳陞座雖是兩彩一餐要且不離者箇以
拂子打○云佛子住此地則同佛受用常在於其
中經行及坐臥至冬高梁聖瑞姚護法請住金城
寺乃為眾開爐舊日參隨衲子同聚法筵大振顏
綱宛如昨日

十年癸巳

師五十七歲聖瑞姚公請於師日和尚門墻高大
龍象甚多非大道場不能海納山容弟子卜得一
山俗傳古之費宮尚有老桂二株局面恢弘可建
一大梵刹乃屈杖履一遊師覽云此山較之千二
百五十人同居猶其少者也是秋鳩工採木於佛
成道目豎大殿方丈僧堂三十餘楹即名之曰雙
桂堂遂結冬安眾頓成大觀

十一年甲午

師五十八歲丈雪醉自夜郎來省親師命上天童
代掃榻和尚塔每告醉曰老僧欲詣先老和尚塔
前拈一瓣香奈年來荒亂道路荆棘汝不辭勞可
先為老僧一往遂書送行偈曰雪骨冰肌誰箇知
臨行相贈扇頭詩清風贏得還歸搖漫莫逢人露
一絲并送法孫佛冤法語

十二年乙未

師五十九歲得法弟子分化四方凡乘道接續者
聞師嚴峻之風咸欲觀承轡鳴奈川原曠絕兵燹
之後百里無人其負笈來從有樹下宿者有塚間
宿者有溪畔嚴穴而宿者皆冒險乘危甚至官司
嫌疑而鞫問者如斯道路楚水秦關猶霧擁雲縈

是冬立靈木綬空如禪爲監寺心宗慧心爲副寺清溪爲首座本如爲維那道雅爲典座松溪爲直歲卓爾朴存燕石繼竹爲知客雲幻聖可參之西鉢忘我東也爲侍司分領其事規約整齊雙桂道風大振遐邇矣謝銓部郎沛之曾邑侯勝幢入山問道谷田司李維敘書答牟將軍麟玉書復趙孝廉羽鎖書復法孫語嵩裔書

十三年丙申

師六十歲復李制臺培之書復方太史神生書復文督學君山來韻爲馮明經砥中薦先考列司善長對靈小參是年凡嗣法門人遠近學侶皆集座下同慶大年雖遐陬僻壤莫不繪師像而瞻禮焉十四年丁酉

師六十一歲關南平西親藩福晉帝使賁信香法衣并法被爐奩華幔茵褥凡法座之可嚴飾者無不備焉請上堂說法請題自真贊及法語以歸緣法孫懶石聆住漢中府靜明寺與藩府相近故特來請法也

十五年戊戌

師六十二歲慕義譚侯府士心薦先慈請說法師

命靈木綬理院務同衆至天城對靈小參譚懇謝請於太白巖萬年寺休夏尋受請結制師暇時偕諸公遊天生橋流杯池岑公洞勝蹟名蹤皆有乘輿之句是冬歸雙桂時丈雪醉住嘉禾青蓮寺東塔監院清白常勤舊房僧慈霖洽同紳士金太師之後譚司業貞默朱邵侯茂時汪進士挺王方伯庭文學施博翁天麟法姪嚴大恭等修公啓請再住東塔師因巫峽烽煙未盡猶多阻滯以稍遲廻命復之復徑山法弟費隱和尚書示再三法語示鐵印法語示野月法語

十六年己亥

師六十三歲李制臺出師夔關需書問道師復最詳更贈以偈有重開巴國蘇民困再造夔門起世賢之句李覽大悅志擬旋師躬親法座後巫峽屯兵六載屢裁問答之書

十七年庚子

師六十四歲峨嵋諸刹名宿思聆法音欲究此事有法孫紫芝住峨嵋之萬年寺衆與商確專趨法座啓師逸老峨嵋師辭以衰病不能跋涉後峨嵋高志之輩皆接踵而來朝夕磨礪師施以本色鉗

鍾均有溪省

十八年辛丑

師六十五歲法堂告成廊廡畢備復建一楹於法堂之左隅題曰寢堂凡斷木拽石挑磚運瓦皆僧侶躬爲之猶有力行而恐後者制臺李嘗問使雙桂叢林體制僧徒功行何如使對以梵宇巍峩寮舍恬靜其中皆真誠學道之士約萬有餘指李乃大書燈傳無盡四字額之

康熙元年壬寅

師六十六歲爲靈隱文題自真贊爲兩生從題自真贊爲法孫愁月燕石題自真贊復白刺史完初來韻師與白酬答最契有惆悵離騷壇未冷平都山又墨花生之句是年師歸故里重修度親菴安衆學道與衆說法用報親恩蓋此菴建於崇禎末年以世亂未及落成今特爲修理亦不負度親初志云

二年癸卯

師六十七歲爲印貞劉夫人薦夫君譚西崑上堂爲梁山縣令飛雲彭公入山飯衆上堂爲襄陽于元戎小山題平寇伯彥侯曾公像贊復重夔鎮程

元戎萬夫書復忠南汝止高副使書復道義余太守君維書示譚處卿任卿兩總戎法語題天童悟和尚真贊復風穴雲叢法姪書

三年甲辰

師六十八歲是秋巫山已定楚蜀道過師有天童之行速於急湍乃發書渝城喚蓮月正歸書云雙桂常住汝當來接手以代一臂之勞令老僧往天童掃塔報師恩德不忘遞代相承也萬望垂憐至祝至祝正趨座右時制臺李凱旋太夫人訃音倏至卽差員役進雙桂請師薦親前歸巴渝以候杖臨師命雲嶠水監院蓮月正領衆乃過長壽縣及抵渝城縉素爭先拜於街市乃至屠兒亦皆稽首李延寓觀音寺於官衙設座請師爲母說法李跪聽母位之側蓋思親之切而尊法之至也示李制臺楊夫人法語示于李雯法語示秉儒牛公偈示寶峰慧偈後李欲留住崇因寺師不勝應酬辭歸雙桂道途風雨每有寒暑之恙掃塔之行自茲未果

四年乙巳

師六十九歲丈雪醉中興昭覺張撫臺坤育鄭提

臺西雲郎藩臺鈞衡李臬臺息六郭道臺餘菴冀府尹蓑翁入山問道醉以師平素行業動靜體裁出詞吐氣迅捷鋒鏌言於衆宰官皆懷企慕廼力修昭覺各通請書師以老病辭謝時澹竹密自成都卅堂特趨慶祝於佛成道日師命秉拂上堂以法衣拄杖爐拂等總付代勞夔州邢府尹拙溪入山問道師示以偈食祿元來各有方老僧雙桂君瞿唐相逢沒甚好消息拳頭巴掌絕商量新寧沈縣令廷勸入山問道是冬南北學者及得益弟子連袂而來趨歸如市師命衆執事竭力開爐彌加整飭廼普告大衆曰今年不惜眉毛重打口鼓向後更不說禪亦不說戒爾等欲參禪受戒不可後也衆謂師年尊謝事之說而不知已無意於世矣五年丙午

師七十歲正月十五日將眼耳鼻舌身意分成六偈付囑六人以終生平之事越廿一日師誕辰遠近士大夫當道宰官及入爐藉久近弟子左右環擁莫不懷香瞻戀共慶大旬自此謝絕人事閒居寢堂至三月初十日師示微恙落堂告衆云老僧年經七十四大漸頹報緣將盡衆等白言諦人請

醫師云不可人生去來原屬平常何必貪壽但幸衆修塔乃是真孝老僧行徑雖異諸方然去亦不同故套從上有坐脫立亡者有拈拂豎指者有奇言妙句驚世駭俗者老僧若入涅槃祇是起居如故候時至則瓜熟蒂落自然之道也至於叢林風規確守爲上亦如老僧住世無二勉之所有竹杖瓢笠道具之類分與舊契尚存衣鉢之餘可付丈雪醉修昭覺祖庭至十六日午時別衆衆皆潸然師卻就寢少頃復坐指燭顧衆而逝僧俗弔慰哀聲震地丈雪醉至欲舁棺至昭覺建塔衆皆力爭遂塔全身於本寺萬竹山之前仍公舉雲壻水爲監院衆執事如舊丈雪醉負衣鉢爪髮塔於昭覺影堂之側師建法幢凡十有五陞堂語要普說小參機緣法語拈頌偈贊書問雜著先是丈雪醉編成十二卷離爲二冊刊入嘉禾楞嚴藏室流通其有後錄如記錄參之秘所集亦刊行以壽於世長第度弟子印開等凡百餘人嗣法弟子八十七人南北分化各振家聲或補苴叢林深養厚蓄或誘一郡或導一國或居止不定訶佛罵祖雖未付授而昭昭然大有光明者又未可枚舉也若袁宰官

紳士有入山問道者有久入叅請者有隨緣理會而漸漸發悟者有親受鉗錘而處處露鋒鋦者有同事攝化而弘護法道者亦莫能盡述師根性猛利天資高強工夫急切徹悟淵淡行脚扣擊當鋒已少其人出身作用接物端如掣電所以白東塔開法至于西川十五名蓋驅耕奪食皆是利害脚手殺生煉死無非惡辣鉗錘藥梁威光如崑壁千仞赫赫聲譽似雷震九天縱逢劍戟武夫驕德容而斂其暴怒卽遇王公宰輔欽法令而小其威權晚年隨鄉入俗謙光應機笑裏有刀泥裏有刺或語或默或喜或嗔皆莫辨其可否直令人懷疑而發悟差殊品彙教澤均沾一知半解雖士庶亦有焉散示寂時毋論遠近貴賤緇素輒詞哀聲盈門而追慕不已耳今破述平生出處大略攷全錄歲月而編次之以爲後世取則云

破山明禪師年譜終

破山禪師語錄

破山明禪師塔銘

劉道開

原夫江漢炳靈岷峨毓秀山川間氣聖賢篤生自少林西來曹溪纘續而南嶽一馬首誕什那是則宗門之盛實吾蜀人啟之也自時厥後代有名宿莫不家敷智藥月燦心燈求其得隨宏宗圓機應世王公欽範走卒知名本衞法之苦心運大人之作用逆順莫測遊戲無方不得不推我萬峯老人矣師諱海明號破山俗籍順慶之大竹元勛奕葉相傳蹇忠定之裔孫古佛因緣共說昭覺勤之轉世生含異質幼挺奇標堯眉舜目幾符智者之姿龜背鶴形不讓純陽之表亦娶妻而生子同耶輸與羅睺行年十九忽厭塵凡薤髮出家挑包行脚偶聽慧然法師講楞嚴經至一切眾生皆由不知

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遂終日疑悶乃閱古人公案如銅山鐵壁無隙可入於是孤身出蜀見數耆宿不能決疑俄往楚之破頭山刻期取證以七日爲限逼拶至極經行萬丈懸崖自誓云悟不悟性命在今日矣時交午未忽見銀色世界一平如掌信步舉足不覺墮於崖下竟將左足跌損從前礙膺之物泮然冰釋高聲叫云屈屈自此出山南行參數員尊宿未後至金粟機鋒上下才辯縱橫粟書源流一紙加以信金一紙私受下山暫住茗溪己巳秋嘉禾紳衿請住東塔遠近學者歸之如雲粟聆之曰華開構李果熟蠶叢癸酉春回蜀卓錫於萬峯古剎學者歸之亦如東塢之衆也有黠鼠窺香積妖狐吹佛燈之句蓋總總乎有今日狂禪之慮矣師主萬峰凡十餘年甲申以來刀兵橫起殺人如麻有李鶴子者殘忍好殺師寓營中和光同塵委曲開導李一日勸師食肉師曰公不殺人我便食肉李笑而從命於是暴怒之下多所全活昔人以澄公之於二

石如海翁狎鷗師不但狎也而且化之矣拯溺不規行採焚無揖讓此之謂也然自此人曰師爲酒肉僧反有藉師爲口實者師以救生爲衛法之苦心甚不得已也壬辰癸巳間蜀難漸平師回梁山之金城寨去寨半里有舊紳別墅尙餘老桂二株師葺而居之顏其堂曰雙桂門曰福國龕成叢林而四方學者至復如歸師隨其一知半解輒有付囑焉或疑其付法太濫而不知師於此又有深心也蓋佛法下衰狂禪滿地倘一味峻拒彼必折而趨邪師以傳法爲衛法之苦心甚不得已者也師之名上自朝廷下及委巷近而中夏遠而閩外罔不聞知總制李公莫安全蜀數遣使迎師皆力辭甲辰秋再使敦請師不得已飛錫臨渝盤桓九旬相得甚歡李公享師以牢醴師閣筯曰山野昔遇惡魔而開齋今逢善友而止葷從茲不御酒肉矣遂辭而歸丙午正月廿一日壽臻古稀道俗集慶者萬有餘指至三月初十日師示微恙預申沒後之約不用茶毘內棺外槨便服入殮寔如俗人禮

是月十六日亥時盥漱搭衣以手指燭端坐而化
壽七十坐臘五十九坐道場語錄一十二卷入嘉
禾紫栢院流通海內焉時有得法弟子丈雪醉公
將塔師全身於梁之艮龍山麓影堂設於成都之
昭覺走書請銘於不佞道開矍然曰余何言師之
道德在天下天下之人能言之也操履在叢林叢
林之人能言之也必余欲言亦言其甚不得已之
苦心是馬祖之所難也馬祖之所難而師易之雖
謂師爲什邡之跨竈可也爰系之銘銘曰

坤維禪宿 肇自馬祖 臨濟馮仰

兩燈並譜 濟下兒孫 楊岐獨盛

傳至天童 枝端派正 萬峰嶺起

忠定後裔 矯矯人豪 堂堂法器

十九辭家 廿七圓戒 不屑蹄涔

直操溟渤 金粟老子 眼明手毒

一瓢惡水 洗腸換骨 再振滹沱

旁起四宗 花開橋李 果熟蠶叢

九坐道場 單提心印 魔與魔民

一戰而勝 烹佛煨祖 補天立極

師於祖廷 實有助德 劫遭離亂

殺人無算 處劍戟林 如家常針

遊戲神通 飲酒食肉 長鯨吸川

燒猪果腹 但爾諸方 不當學我

伊尹之志 有之則可 酒肉破戒

濫付招毀 原師之心 大不得已

天子聞名 王侯願交 黃麻不羨

青山逍遙 行年七十 化緣已畢

雙林雙桂 是一是二 無偈可留

無法可說 獅子頻呻 指燭而滅

遺令棺斂 法同縉紳 身後一著

猶是逆行 艮龍之麓 窳堵堅好

八部天人 香花圍繞 隻履已西

幻壳斯藏 我銘貞石 萬禩垂芳

昭覺寺志

臨濟三十二世香林寺佛古閣禪師塔銘

自古禪林僧寶印法必擇明師而行道不承師蔭蓋非遇明眼作家豈得傳持不謬所以稱鵝王擇乳素非鴨類也果能隨處作主必然遇緣卽宗所以稱出羣獅子吼震天外也自求法不擇真師而主院欲承父業則師家以名位籠人而學者以小才錄用弘道二字僅屬虛名法運於是乎衰矣求其慧命果得真傳而道緣不求自至如我香林佛古禪師者今時豈易得哉師諱行聞號佛古西潼川張氏子家世好善母劉孺人尤有令德明萬曆庚戌年六月二十二

日午時師示生時有星者留識云庚戌造化四柱清五星一木自天成亥峯月印婁江水五葉芬芳第一人人莫能測其意星者蓋異人也師幼時岐嶷卓犖出語驚人五歲忽腋下生毒肺腑皆見父母憂駭卜之謂當離俗乃送入青蓮寺依印宗錫禪師出家七歲宗攜師謁峩嶧屢見普賢大士放光師問宗大士已過去云何得放光現瑞宗笑而不答於是疑情驟發常默自參究至崇禎庚午年二十有一抵金陵隨喜報恩復覩塔光交燦五色盈空驀觸前疑微明大事是年遂於金陵古林受具足戒次歷禪林講肆諮

益諸宗匠莫不歎爲法中龍象也癸未夏通玄林野奇和尚出天台寓盛澤師往參見位和尚上堂師便問出格雄才巧妙尖新不涉言詞請師速道和尚曰雨霏山色暗師曰恁麼則一真獨露萬緣俱盡和尚曰如何是你萬緣俱盡處師曰且禮和尚一拜和尚曰伶俐衲僧一撥便轉師便喝和尚領之是秋詣通玄省和尚卽命典客屢次入室投機疊呈拈頌多許司更加以妙密鉗鎚師益傾心領受次年甲申季春遂承付囑繼遇兵燹之慘師服勤左右須臾不離復隨和尚住東塔栖真兩剎竭力輔弼不辭勞苦六載如一日也順治庚寅偶過婁江憇海印諸檀越請任古唐師因憶幼時有月印婁江之識遂往駐錫焉櫛風沐雨辛勤拮据感檀越王氏捨地漸成叢林提持勿懈學侶雲臻由是宗風日振於東南矣余同年友其章胡給諫敬信之願爲外護門人錄師第一會說法語付剏厠氏給諫序之謂師言句從不思議中流出無一語不爲人發意禁開心香者蓋師行真實行說真實法故遠近歸心人無間言云丙申浙西當湖邑侯朱公及諸紳士創曹溪禪院請師開法師鑑其誠而應之任三載堂構煥然規制漸備而婁江州牧

白公復迎師歸古唐時遭饑饉締構維艱我
世祖章皇帝究心宗乘問及林野奇和尚語錄師因齋

入都門進呈

御覽

上覽畢歎曰本色說法真古人家風也師暫憩隆安寺
聖駕不時臨幸一日方丈山曉哲禪師陪

上至禪室師跏趺禪定不起於座

上注視之歎曰貌古神清遂問曉此僧向住何處曉對

曰太倉州古唐香雲

上曰香雲不如香林好遂賜今寺額焉永幾而

龍馭上賓師受于佛院之請上堂祝

聖云宴坐隆安七尺牀駕臨一見意何長追思無計

酬恩澤今古惟憑一瓣香既而結制圓寧開戒法興

凡法幢建處皆風行草偃自王公暨士庶無有不

聞而敬仰見而悅服者也一日忽賦詩一章贈檀越

賈義吾微示厭世之意時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也次日同門法曇禪師來訪作家相見各出手眼歡

叙而別至二十三日子時呼侍者更衣端坐而逝世

壽五十有七法臘三十有五行化二十餘載坐南北

道場五處嗣法弟子自石璞超質至智中超沅等共

十六人語錄三卷入藏行世諸弟子輩推質公繼席
香林質公以本寺為師最初弘法之地且久展化機
四眾哀慕因迎龕南歸建塔塔波於寺之東岡其南
北舟車之費皆義吾為之經畫不負師最後贈詩之
意也師為人恬澹質朴立言制行無非本色風規予
與師初邂逅於放生池上後往來日久契誼最深今
予忝得記蒞於弘覺老人與師稱法門雁行心期方
遠而喪我良朋不得不愴焉永歎也其受業弟子德
涵尚公述師行業頗詳請予撰塔上之銘予素敬師
得法行道頭尾俱正堪為末法之砥柱苦海之津梁

者因為誌其大略而銘之曰

臨濟一宗法道全備上接曹溪軼羣良驥揚蛟龍驤
虎丘虎視奕葉燈傳人傑世瑞天童出典獅象攸萃
法印授受如水傳器卓哉林野尤推出類證道固難
養德匪易師善繼之造詣淵邃用志冥深抒懷朗粹
一睹塔光洞徹與閱栗棘蓬中揚鑣頓轡倒拊虎鬚
爪牙銛利彈力股肱靡事弗治滄沱衣拂鄭重舉昇
蓄養深厚超凡聖位五坐道場緣不思議自南而北
教澤廣被禪定跏趺

聖駕忽至淵默雷聲西來祖意不起於座

帝心嘉異貌古神清稱歎高致惟茲古唐其弘法地寺額香林

金口親賜克家繼席闡第一義肯堂肯構典型弗墜結集法言善述師事流通終古樹大法懺師志惟誠師行無偽千秋法脉賴有良嗣東海西川大圓鏡智生死去來三昧遊戲月印婁江式符識記巍然卒塔幻身是寄我作銘詞十紀一二百千萬偈元無半字康熙八年歲次己酉仲秋望日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一級前兵刑二部尚書都察院兩掌院事左都御史乙未甲辰充

殷試讀卷官戶刑二部左右侍郎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吏禮兵科都右給事中甲戌進士出身淮南法弟龔鼎孳頓首拜撰



佛古閣禪師語錄

青林尊宿傳

尊宿諱如鑑字青林候官人姓林氏幼孤奉母至孝十八茹素持戒至雲棲禮蓮池大師得淨土旨訣又至顯聖參湛然和尚令看無字遂執侍左右一日因低頭拾簪有省作偈呈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脫下袴子來遮面面子未曾遮得全半身露出令人厭滿公撫而印之首座夢浪每欲勸之而未得其便一日因師呈吹毛劍頌曰我有吹毛劍寒光如閃電當機觀面揮鋒銳人不見浪便問曰如何是吹毛劍師作拔劍勢浪曰此是刈禾刀師曰吾昨日在石橋上過無端打破鉢孟湛公按住曰首座氣宇如王侍者腳踏實地兩人乃各休去久之以母老辭歸闔年三十五始往國權寺禮岳山西公祝髮遂結屋石林與母偕隱後母亦落髮爲尼精修無間實師至孝所感云及

母卒師復同曹源越山二公出嶺參湛和尚于雲門時林得山司農在座謂湛和尚曰青師已有省發何不對衆吐露湛目師師遂指傍僧曰和尚問何不祇對其僧惘然湛曰這賊師遂拂袖而去未幾過吼山參密雲和尚不契乃拉曹越二公返闔入鼓山創東庵居之及衆迎博山無異和尚開法師遂捨庵爲方丈明年異旋博山師與諸公送至建溪而別因禮聞谷老人于寶善遂同曹越相依煨煉閉關六載日增智證及聞老人返真寂師亦同二師還三山越公居鼓山之調象庵終焉師與曹師卜居長基嶺之松庵承雲樓詔旨日持佛號晚修懺摩深夜頂觀音像旋繞凡二十餘年後因世亂曹師既出住福清之靈石師乃返石林掩關不出精進如少壯時而一室中時聞異香焉師平日所得淨施悉買生命放之然每以念佛放生勸人故福城感其化者甚衆師以康熙丙午六月初旬示微疾神思安詳不沉不亂至期弟子問曰師此時作麼生師曰平日所幹何事大衆來問疾者皆環繞助師念佛師曰今日可謂蓮池勝會也

乃泊然而化世壽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二越七日荼毗火光金色時發香氣平日所持木念珠不壞弟子性習性證等奉師靈骨塔於鼓山論曰時當末法祖風凋零後生輩纔跨禪門便受衣拂自既易得又易以與人誑誘閭閻成羣作隊鞠其端倪總由因地不真故陷入魔罟不自覺知耳今觀青林尊宿早年如是發心如是見人如是省發如是言句而深埋頭角隱遁終身潛修密煉六十餘年如一日取功末後頭尾俱正此豈今日禪者所能夢見耶嗚呼若師者可謂法門之魯靈光也歟

為霖道霽禪師語錄

城峰院朗玄和尚塔銘

師諱一空，字朗玄，蒲陽郭氏子，幼失怙恃，依叔氏居，恒持齋素，年十九，叔欲爲婚娶，強使開葷，遂走入壺山石泉寺，從開公大德剃染。確苦精勤，歷聞朝昏，聞開公所舉機緣，懷疑不決，愈滋迷悶，常提父母未生前話頭，一日下山歸，擲敲門瓦子，忽有省，遂陡發參方之志，首造鼓山，禮雪關和上，染指法味。歸蒲，尋天壺舊址，縛茅而居，率徒力作，樵薪種茶，以給餽餽，焚修規則，一依叢席。師不自滿足，復參黃檗隱元和尚，爲典庫鑰，傾心恤衆，道譽籍甚。時學和尚開法漳之廣巖，師卷械相從，酬酢契機，水乳相合，承其囑累。學和尚移住天壽福廬，師皆弼輔，法化大行。蒲龜洋禪寺，唐無了慧忠二禪師祖席，荒殘特甚，師受請住持，率衆躬耕，不憚勤劬，每以向上一着，與有志衲子勤相逼拶，不數載，百廢俱振，祖道重光。晚年移住仙溪城峰院，兵燹之後，山門寥落，師拮据締構，煥然一新，衲子瞻風嚮至，勉以出世，師志在高尚，竟不俞允。歲甲辰三月，值誕辰，陞座告衆曰，吾今年六十有一，臘四十餘，生平向鏤頭邊成辦箇事，實非草草，今且休矣。汝曹須勉力擔荷，不可輕易，乃以衣拂付今住城峰心貞，住天壺心洙，不數日遂示微疾，跏趺而逝，康熙甲辰四月初七日午時也。師雅尚貞樸，薄浮華，潛鞭密練，不愧古人住龜洋時。且坐方丈，有虎跑伏階前，師爲授三皈，遂攝耳去。又一日，經行客寮次，有巨蛇長丈餘當道，侍者欲擊之，師止之曰，彼以毒來，我以慈受，亦爲說三皈，蛇遂巡而退，衆咸詫異，然此皆師之餘事矣。師未嘗出世爲人，垂語不多，然其見地穩實，拈頰機緣，言皆見諦，吟咏篇什，亦天真流暢，可以知其所得深矣。貞公爲師建塔於天壺舊隱之東岡，將以康熙庚戌年八月二

十一日窆師骨石，來請銘，余與學和尚同門昆季，知朗公稔，不可辭也。銘曰：

大鑒之後，惟濟烜赫。密雲垂蔭，兒孫逸格。電掣風馳，諸方辟易。朗公屹屹，韶光斂跡。守其貞素，甘此岑寂。卷舒知時，以樹軌則。末後垂示，惟一真實。壺中之天，萬古安宅。

文觉禅师塔铭



拓片藏于北图

吳福禪師塔碑

西峪大雷居寺了塵福禪師塔銘
 多所亭即上文并書
 西峪大雷居者京師之巨刹也。續賡濟一燈代有尊宿。洵為北方龍象。自漢沈公。法嗣圓通。廣公。示寂。復了塵福
 親衣至主持。方丈者。雍正七年。春。卒也。寺家通。
 父王國。謹余奉。
 命祭。詣之。服過。寺見了師。循頭陀行。演毘尼法。戒律精持。莊嚴不惑。不意乙丑歲。其徒陰瑜。致敗。與金銀。于三月二十
 日。示寂矣。且其狀。銘其塔。按狀。師諱。寄福。字了塵。河內府河內縣人。父陳。姓。母夏氏。一日。父母同夢。夢中。殊異。月。覺
 而生。三歲。聰穎。異常。兄。父母。倍。憐。之。忽。遇。僧。人。于。門。外。募。緣。念。佛。隨。朗。誦。誦。佛。抑。而。出。僧。甚。詫。之。曰。此。佛。耶。也。冥。出
 家。當。得。法。果。父。佛。狀。曰。歌。子。何。由。出。此。語。其。後。因。病。回。家。母。許。令。羅。漢。子。雙。塔。付。之。與。隆。寺。禮。本。宗。師。然。學。宗。康
 熙。四。十。五。年。春。始。赴。西。峪。求。具。白。圓。相。戒。之。後。參。隨。國。公。二。十。餘。年。於。常。執。事。無。不。盡。心。力。侍。佛。倫。衆。如。一。日。進
 方丈。國。公。令。坐。前。三。者。皆。年。汝。更。住。甚。麼。師。隨。答。云。居。數。十。年。衆。究。無。日。間。雖。有。彌。陀。佛。隨。機。見。雲。圖。公。識。笑
 許。可。師。曰。微。笑。答。之。曰。後。覺。心。地。清。淨。迴。異。昔。矣。國。師。令。充。閭。黎。雅。五。七。年。圓。公。示。寂。遺。令。閭。黎。詞。方。丈。師。乃。繼
 席。奉。持。十。六。年。未。移。大。悲。壇。建。藏。經。殿。地。師。禮。堂。迎。而。及。後。層。殿。剎。皆。輝。煥。倍。甘。衆。慶。學。者。咸。有。教。焉。今。歲。五。月
 忽。感。微。疾。石。大。衆。示。以。軌。定。力。令。佛。氣。皆。令。佛。師。亦。念。佛。而。逝。算。今。壽。七。十。僧。臘。三。十。六。年。傳。賡。濟。五。宗。當。三。十。五
 年。之。日。乾。隆。十。年。十。月。甲。子。也。墓。師。具。子。身。備。頭。陀。行。七。十。年。如。一。日。早。微。性。家。而。不。以。語。言。文。字。示。人。非。得
 隨。于。臨。濟。正。宗。豈。能。若。是。誠。如。悟。公。之。銘。真。寄。心。行。真。寄。行。者。是。衆。之。銘。曰。峨。峨。乃。經。峰。前。西。峪。皇。殿。崔。崔。翠
 微。當。戶。代。鐘。正。宗。法。燈。智。炬。卓。哉。了。公。倏。然。而。顧。哉。思。其。人。松。心。石。體。十。十。年。春。水。流。雲。住。
 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秋。九。月。朔。法。隆。瑜。教。立。

拓片藏于北图

了正和尚塔銘



西域雲居寺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七世上恒下朗正公和尚碑銘
 賜進士出身候補縣正堂本邑人徐夢陳撰
 我房邑古所稱幽燕奧室也岩谷深邃林木蔥鬱其地多隱君子焉若費蘭仙之往來金山大梁劉夢吉之經息
 雲峯玉室要皆地以而効其靈人以地而昭其標而水秀山明拖青掛碧踞白帶之名山抱西天之勝境者則
 以西域雲居寺為最
 正公和尚者徐州府蕭縣之杜家樓杜氏子也知有智慧早結佛緣剃度于江南不為塵累飛鴻于燕北永闢禪
 宗年四十三歲時補本寺教授之職善解諸經深明性戒至乾隆三十三年二月間承受師席為雲居之五代
 祖開堂聚眾守默傳燈度苦海之慈航彷彿天花雨乘燃香之巨燭依稀貝葉成文之妙世所云棲菩提樹樹
 誦門開正覺路參大乘法拈花一笑使三千比丘齊心贊頌者在彼自道其所道吾不且論其性謂之
 重工詩文爾雅有士夫彬彬之象即其揭量思白寶藏遺筆揭翠勒石可見其開揚古述非世俗中謂之
 者所可例論矣斯人也儻所謂隱君子駐耶師生于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享世壽五十八歲于乾隆四年
 七年三月示寂解脫天機適彼極樂新日月特地乾坤苦師者可謂決一切痴迷膜到一切功德岸矣
 寂之後其徒求誌于余余素有遊癖而性不耽釋宇初時有香山忘拜佛入者伯逢禪之句獨于
 而儒也每與之談元移晷接方外交故不辭固陋為之誌而銘之銘曰
 臨流登高兮開眾定香三足堂號兮草荒茫
 大清嘉慶七年歲在元熟閏茂寒月校旦
 詞法門人蓮煥敬立

拓片藏于北图

達煥和尚碑

拓片藏于北图



大承煥公和尚碑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長洲彭希濂撰并書
 蓋聞華現優曇法嗣控持乎十力經函瑜煌特傳代行夫三業慈應通五乘之軌薄蕩
 開八正之門是以折筆為船回綠有屬庵埽作鏡切行靡涯煥公和尚生稟殊姿性成
 團覺具龍馬之大力闡毗邪之正宗著藉曠平俗姓趙氏在厥初生普天香於庭院母
 子鞠育嬰疾疾于孩提六齡許顓捨身九歲剃度入寺身作沙彌疾乃適已師許為法
 門大器初誠以了世無常存識在心精勤不懈於成道之辰荷恒公使徒之寄本東面巨
 覺圓通既問答之如流識瑜伽之真諦如來成道之辰荷恒公使徒之寄本東面巨
 語下了然不二法門當前頓悟遂能拂衣雙樹濯足八池座下若苦謹守東林之法派
 傳來永銘勿替龍樹之大乘金粟來儀曇雲永護固知生生滅滅淨身斯常住之緣無
 其繼繼承承傳燈得無遮之義永懷梁木眎翠珎

嗣法門人悟輝等仝立

嘉慶十有九年歲次甲戌八月穀旦建

達煥和尚碑 京1157

清嘉慶十九年(1814)八月刻。碑在北京房山區雲居寺南塔院。拓片碑身陽、陰均高188厘米，寬81厘米；額均高28厘米，寬21厘米。彭希濂撰并正書，額陽篆書，陰行書。陰題名“達”據七年十一月《了正(中朗)和尚碑》考定。

悟輝和尚塔銘

傳臨濟正宗涿鹿山西域大雲居寺第七代臨濟三十九世福淵輝公和尚塔銘

欽命管理僧錄司印堂拈花寺住持傳賢首宗第三十二世體寬通中撰 後學慈海普濟書丹

師諱悟輝字福淵家山東兗州府汶上縣劉氏。襁褓多疾。父母以爲僧。投德壽年宿爲剃度。師出家後。學經咒攻于史。若夙習。然年十七。依大乘老人秉具。受戒。後奉侍中。韻精嚴戒律。經六載。磨維那之職。理衆有法。頓悟超羣。遂受臨濟心法。爲三十九世馬。自是爲監院。應西察。開導新學。規範後昆。修持分衛。無不徹法底源。嘉慶十五年。大乘老人示寂。衆所推重。遂繼雲居法席。一住十有五年。苦行卓立。知法爲衆三十年。如一日。內外無間。始終匪懈。佛法世諦。皆直守不虛。師生于乾隆己丑八月初五日戌時。終于道光乙酉八月二十八日丑時。壽五十七。戒臘三十七。夏法臘三十。有一臨終正念。條然面西。端坐念佛。稱佛名而逝。可謂靈山得記之人。示現比丘中之鑑。領爲入天師表之首。唱兼願弘法代佛接人者也。故爲之銘曰。悟徹心源。輝光祖道。福庇四衆。淵澄湧茂。涿鹿泉源。遠鹿塵輝。毫西天東。震域臻霜。霽大法弘。開雲雨香。飄居然。應真寺圓休。陶時當盛。世法建洪。浩地常聚。一恒沙。羣友共願。化草以天。弥延性天。朗潤心地。圓胎內。和。外現。臣得同朝。惟真法界。堅適橫超。

龍飛道光七年歲次丁亥中秋後有三日

嗣法繼席門人真達等同銘石

拓片藏于北圖

正源

真达和尚塔铭

臨濟正宗第四十世涿鹿山西城大雲居寺住持第八代朋文達公和尚塔銘
 師諱真達字朋文直隸河間府景州王家沙窩人父王香歸雲霞母荆氏幼時即不羈
 桀心佛道識者知為再來人也至十三歲父母順其本願即命于本州聖會寺授牒
 剃度出家經文律儀寓目悟心非有夙慧曷克臻此至年十七依本山入乘老人受具
 受戒後即于得戒長住學習經典充悅眾知藏維那副司之職所經皆理裕如及至
 啟發新學模範後昆托鉢行乞分街修持無不精嚴增進徹法底源至嘉慶二十年輝公和
 尚即以臨濟承法付之是為臨濟第四十世厥後應嘉興璨翁和尚及萬壽正翁老人皆
 器重之及道光五年歲次乙酉八月二十八日輝翁示寂龍天擁護大眾推尊即繼雲居法
 席自是苦行精持弘法利生克已以約待人以寬晝夜勤勞始終罔替佛法世諦皆東前親
 純然自他二利之善知識也按師生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八月二十九日己時示寂于道
 光十二年壬辰二月十八日卯時世壽四十一歲戒臘二十五夏法臘一十八冬謹為誌
 大清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孟夏
 吉
 嗣法繼席門人空利等同勒石



拓片藏于北图

雲門顯聖愚菴孟禪師增銘

勅賜太白山天童弘法禪寺弘覺禪師道忞誤

飛行皇帝身膺七寶王有四天苟無聖后所生太子則寶馬金輪次第隱沒七日之內王祚隨終况復正法眼藏賴以傳持者乎粵自靈山囑累飲光以來相與繼繼承承者非大德天生卽應真降迹所以僧伽本樹王再世般若亦勢至重來他若靈彰秀艸瑞應金環圓鑑呈祥明珠叶吉殆有不可殫紀焉者故得大法東流千燈照耀於乎羽嘉與鳳凰日遠彼翺飛維鳥者且爲鵬爲梟式戾當世稱爲天外鴻雲中鶴如我愚菴禪師復不慙遺一老俾守我闔予奈何不夷考其生平表章其行事以龜鑑一世哉請得而論次之按師錢唐丁氏子諱明孟字三宜晚築室西湖自以爲愚復號愚菴本四明望族五世祖遷杭爲武林人幼聞梵唄則心悅靚象設卽膜拜往往於夜寐中起坐念佛過公府疑爲寺宇亦胡跪作禮年十四矢志離塵入雲棲從蓮大師受五戒直中元建會爲命今名歸而念佛益切時覺心想不停詢一高道居士士亢聲曰卽今念佛者是誰邪師爲芒負坐臥不安疑情頓發年十六閱真淨語有省矢口成偈

日紅日當空擡頭便見掇落大門便好開店身心自此寧帖恒加趺累日不起後因禪侶激勸教看高峰主人公話歷三載觸發龐居士語忽成偈曰鐵牛解吼木人善走心境如如打箇筋斗時武林禪講之師刹竿相望師靡不叩關請益深臻其奧獨於真寂聞大師尤服膺焉年二十投真寂脫白爲童行職槽廠日勞衆務常蓬頭垢面爲諸同學援經引論剖析疑義有詰以離心意識參話師答曰離心意識作麼參空鉢無聊直到菴沿路拾來皂角子可當蓬閫大還丹問者咋舌師亦點胸自喜但於托鉢產難諸大禪頭擺撲不破未能釋然二十三歲薙髮墮僧數益遠大自期禪悅法喜日注身心尤復旁及百氏家言一時法社尊宿如慈山雪嶠南明輩與師語未嘗不擊節稱善聞大師直以爲佩觿長傲屢挫抑之一夕達佛經行暗觸香桌豁如雲披月現自况鰲山今日成道趨聞就質聞反覆徵驗不容申說然師至此機辯縱橫不可遏矣有僧以高峯四句問師未審那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師曰是第五句曰如何是第五句師曰小鬼捱磨金剛解錫旣而聞顯聖宗風大截四海雲從忽動再參之想會聞亦遠出金陵乃截江

還雲門參湛然澄和尚於顯聖蓋師未披緇時澄遊省會曾一參禮蒙誨諄切內銘於心至是益發堅勇之志且曰大慧以再夏爲期今我以再七爲期禪若不異我亦作無禪論去也於時坐立經行方著意提撕忽澄入堂高聲曰放下著不覺掀眉一笑簡點從前礙膺直如大慧撒手天寧時種種差別請訛迎刃而解遂披衣入室求證澄問懷州牛喫禾爲甚益州馬腹脹師曰問取露柱去祇如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師曰長江翻白浪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句師曰小月落孤峰復命作偈師口占曰石傘峰前玉一溪逢源那說動舟迷落花無限春山暮得路還家聽鳥啼澄曰好聲師曰且莫塗污人好復索狗子無佛性頌師曰佛性如何道有無秤鎚落井卻能浮曾經捉敗趙州後拍手終朝唱鷓鴣澄遂以洞上法印屬累師焉時飽參宿學鱗集座下師年方二十有五未久之間遽蒙印可一衆匡柴度不可留乃辭雲門別真寂由吳入楚一衲孤筇探竿獨挈几循山傍澗一人半人之所罔不披榛叩激闢發大猷一日道旁見草舍有僧近百歲師入索茶僧目眎茶鑪師指棚上瓜曰可喫得麼僧曰留種師曰此種何來僧西指曰那

畔師曰那畔卽不無爭奈種雜何僧曰請佳種看師拱手謝茶僧曰效顰魔子回身入內不復見抵黃麻參無念有禪師有見師來詬罵不已師遽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有憑陵曰我殺不得汝邪師曰殺卽在殺南泉意旨畢竟如何有曰待趙州來與汝道師拂袖便出從此嵩山禮祖燕市求人晨餐暮宿則野廟孤村肝膽形骸則冰霜土木見者莫能測也及乎洪音一唱雲蒸霞蔚又莫不海沸波騰時師店病連年衣惟骨見自號白骨道人遠近趨參卽傳爲白骨會云居燕凡五年聞顯聖歸真天童旺化卽日賦詩南邁有雲辭雙鳳關麥秀五陵秋之句豈甲申之兆師固前知者邪旣歸哭臨顯聖圓聚天童返省真寂復掩關于語溪之攝心菴猶以愚癡沒生死廣化在多聞故雖祁寒互凍溽暑流金而師嗜學之志如海吞流無厭怠時也未幾應祀瞻葛太常之請出住龍門龍門嶺紆市遠寺無恒產仰給山君師芒屨短褐日負薪而鬻於諸學子不廢提持居一載因事去爲季超邪仲子迎還會稽奉師化鹿山中師久懷深隱樂與勞侶驅犢飯牛來者旣不辨師適有問者師則策牛飲澗冬憫况而返入之顯聖席虛輿論歸師一時

賢士大夫與當山者宿同申勸請師亦以先師公案未了故不峻拒直裝包赴焉視篆之後整飾規繩肅張法令陞堂入室無虛日學者至不能容乃外集檀施內竭衣貲凡堂廡寮舍前人所未備者畢舉時戎馬生郊四野寒色獨師得悉心締構增其式廓非天龍擁衛道德之靈曷以致之住五年因僧犯諍止之不可乃拽杖入化山不復出禪流失怙法社中衰山陰道上若邪溪頭鞠爲漁汀樵徑越都人士殆不能一日忘師也往來敦請迄無虛歲者三年不得已再還顯聖以三載爲瓜期三載後于諸法姪中舉唯岑嶷公代主其席師則撾鼓退卽還西湖舊隱所謂愚菴者是也初師建此菴爲修孤山舍利塔後度母爲尼以此菴近市便甘旨故師終身奉母長居此菴至若住越州蜀阜秀州梵受蘇州朱明或應彌陀應宗會應福臻或過天華過佛日過真寂因而或講華嚴法華楞嚴楞伽金剛圓覺梵網惟識在處布慈雲隨緣施法雨不吝情於去來亦無心於彼此殆如鴈過長空霞生碧落而已所有襯施或贖生命或惠孤貧或濟人之有急難者餘則悉以養母故得甘毳不絕於饗餐利養不分乎清衆所以不別構周母之堂不

更織陳蒲之屨或晴嵐撥棹或雪港携舟放意湖山市城絕迹良有以也至年六十有三母始順世師哭踊悲號日夕孺子慕瞻爲之枯焉自此不訓徒不起請閉門欽迹又四年而師亦遷化矣蓋康熙乙巳孟冬之十一日也寢食談笑如常時忽語侍僧曰三日後吾行矣集諸弟子規訓法門細大不可濫名苟位取玷先宗言皆切至諸弟子爲流涕請師瞋目曰癡衆生不說偈便死不得邪如期衆集相與語曰師今尊候如宜安得撒手便行師曰看老僧登場一笑泊然遂逝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六遺言水葬莫慰羣心屬門人範爲則主顯聖乃卽前園建塔歸窆全身焉師生知夙稟妙慧天成宗通則橫穿四七二三說通則綜括千經萬論發公偃老言前契旨悟後周參忠國大珠禪備衆體法滙多門東山演大慧杲口似懸河機如劈箭拈來卽是流出無垠師殆兼而有之若夫乾坤寄傲山水怡情風流偶儻豪放不羈則端師子政黃牛之英匹也住則隨緣去則無矣恥作呈身之客羞爲戀窟之蛭則高菴悟山堂震或菴體之後流也紆懷高尚靖退是居厭薄十字街頭架大屋養閒漢至於梵受朱明由師顧鑑蔚爲寶坊一皆

餐置不問其草芥名塲霜電利養爲若此也有恩必報無怨不忘不以好惡偏心不以親疎異跡至於我宗我壻我法我囿焚我郊葆穴我藩垣則不難背城借一鞭橐是從其臨危不懼見義勇爲又若此也師少時恒夢遊葛嶺往來甚頻當世學者多稱師爲孤山後身質之曹溪八十生爲善知識益知師爲再來人信不誣矣嗣法弟子自淨範以下三十人傳講弟子二十人傳法居士三人剃度親依得戒與士大夫之問道獲益者不可悉數焉師沒之明年弟子範爲則挺偃亭各以師狀謁銘乃取二公之狀與予生平所見知於師者論次爲銘曰

佛正法眼千聖攸宗西東分布世擅人龍道行有待至德乃凝昌期五百運會師興生知特異邁往獨前鼇山此日大慧當年汲造幽深探窮經論宗通說通岳瀑飛溪貫花新偈日演千行牙橫劍樹舌奮蘇張妙語霞縹神機電疾捷欬魂亡天孫巧失進非坎滿決若江河風行吳越草偃支那千里裏糧百舍重趺從者如雲師心無選落魄乾坤聊以寄傲九百有爲風煙一掃顯聖拈拮拈朱明締構屢典名坊云胡不逗愛道佛歸章母師養德報劬勞道寧有上呼山邀月

築室湖濱六十孺慕大孝終身敦崇罔極培植彝倫誰敢予侮動厥譏辱高并秦山清同鑑水百世師仰曷其有已鱣峰巖嶠天柱嗟哉銘詩我作終古載歌

愚庵先老和尚行實

老人諱明孟字三宜結室西湖號愚庵適與古會因稱焉本錢塘丁氏子生而魯鈍八歲不能句讀獨矚梵唄卽與羣兒戲喃喃佛事過塲廟必前作禮年十四斷肉味志難俗詣雲棲禮蓮大師爲說優婆塞戒歸持佛號四五日佛聲纍纍從唇吻間自出見樹林水鳥如所謂西方者移時不去云兒時禮普門十二願壯盛乃益虔飲淚含悲達旦不瞑學那伽定炷香輒彌晷禪者叱之謂久視無益縱歷塵劫何由悟乃令看高峰主人公閱三載因聞龐居士語有省作偈云鍊牛善吼水人會走心境如如打個觔斗會真寂聞大師入東城師往謁求示復令參趙州無字師受命私念曰禪有二耶惑大師至徑山師亦往叩問荅次異之語左右曰初生犢子不畏虎此其人也未幾入真寂求度時年二十投一善監院爲近事男一布中單充圓頭備極勤苦及冬無被旁僧以衣進不受頗用餘閒爲他人訓話或引經論娓娓不輟第一座

見輒呼某甲及進前無事輒曰去師被抑挫愈憤發一善監院旣早歿聞大師爲師剃落已二十三歲于是博聞強記本參外多讀儒書頗爲聞大師所斥師欽念就嘿中夜獨行觸桌角大徹急詣方丈丈逆而問曰汝悟道耶師曰道卽不悟且喜捉破趙州丈曰趙州轉藏如何是那半藏師曰不值一文錢丈曰勘二庵主節目在甚麼處師擬對丈與一掌師作舞而出隨有僧問香巖上樹意旨如何師拍手三下又僧問高峰四句中一句是那一句師曰是第五句僧曰如何是第五句師曰小鬼挨磨金剛解鋸聞大師適有金陵之行師入越詣雲門參湛老和尚先是老和尚遊省會師往見請益尚添加督誨詞旨並厲師心儀之故再往入堂約不語戒歷七日值老和尚開示次大聲云放下著師出衆一笑尚問懷州牛喫禾爲甚益州馬腹脹師云笑煞露柱又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長江翻白浪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小月落孤峰尚復命作偈師口占云石傘峰前玉一溪逢源那識動舟迷尚擬掄師拂袖出復云落花無限春山暮就路還家聽鳥啼後入室尚問一口道不盡句分付阿誰師云問與座去更命作偈子無佛

性頌遂承記荊爲曹洞三十三世時座下千人多諸
 方耆舊師僅二十五歲受杖拂一衆驚異臘八日始
 筵比丘戒明年爲衆頭西堂某以師年少頗易之師
 至卽不下單歷五六時凡香七八炷始出定卽立次
 亦香三四炷不歇衆愈驚嘆明年爾密師同遊住梅
 花庵師每向巖林宴坐竟忘返或攀樹而寂或坐茶
 竈下不起密師益厭搖撼者久之已而去明年歸真
 寂禮聞大師且怒且罵不許見謂黃口小兒何等敢
 裨販老僧耶師進前一拜竟出携瓢笠遍叅與石雨
 師約入楚會於黃由吳淞涉金陵乞食村落夜宿古
 冢間人不能測路旁茆屋有老僧可八九十師入問
 茶僧目視茶爐師指樹上瓜云是得食否僧云留種
 師云先種何來僧兩指云那畔那畔師云是種穢雜
 僧云請佳種看師拱手謝茶僧亢聲云魔子迴入窠
 處不復見迹其人蓋獨居三十載矣抵黃州謁無念
 師值其怒詈師曰南泉斬貓意旨何如念揮尺云我
 殺不得汝耶師曰殺卽任殺斬貓事畢竟如何念連
 揮數下師拍掌出歷半年石師始至兩人者更相互
 食或寒則藉艸倚背而坐以爲常於黃得淡然師指
 一隙地度夏鑿土運薪且忘倦一夕賦詩遽別去詩

曰白茆之屋鷄聲之麓幻跡天涯胡爲碌碌師時方
 病店單衣獨行數百里度追者不及乃宿晨復就道
 歷少林至初祖面壁處經黑龍廟有龍王入夢事頗
 幽怪不錄病起祇餘白骨更號白骨道者止路旁施
 水或施茶明年達京師寓柏林有以法華請者師不
 辭及登壇多說老莊鴻烈諸外書并講楞嚴聽衆愈
 集留京師五年所居爲東城傳白骨講遊西山有樹
 留春去鳥雲壓曉開花之句士林慕之僧自會稽來
 者傳雲門和尚且辭世師於是南返留詩別曰雲辭
 雙鳳闕麥秀五陵秋蓋識異也歸雲門始哭衆請小
 參舉石霜徧界不曾藏語因云大衆不曾藏東風搖
 拽柳絲長紅肥綠瘦紛紛蝶度危檣燕子雙雙遶
 盡梁遂作彈琵琶勢云漫剔銀缸夜深獨自理宮商
 喝一喝下座問答次往往驚僧莫敢攫鋒入天童跨
 門便喝童嘿然師云停機佇思鬼家活計卽出旁僧
 云錯過了也師隨喝云陣後與兵復整衣進人事童
 乃命茶師請圓戒童諾師隨問云如何是無相戒童
 便打師云久知有這一棒拂袖出時惟一師在側進
 前扭住云如何是這棒落處師與一掌一亦掌師云
 瞎漢亂做復與一掌各休去是冬受具足戒明年衆

請入顯聖講華嚴論明年葛屺瞻太常請住龍門龍門居翠微之巔一嶺九曲民俗稍遠師至芒鞋短袂負薪而鬻學徒競集上堂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龍門院裏三條橋鸚鵡峰前九曲嶺猢猻慣上樹蝦蟆跳入井還知一法麼兩段不同收歸上科未幾辭去太常留者三四至師已渡錢塘還會稽矣明年陶石梁國博祁世培中丞等請赴樊江上堂無縫塔蓋覆官家喫油糍難瞞土地三世諸佛有智而沈下寮驚奴白牯無德而居上位直賤非賤直貴非貴總不若露柱燈籠善於和會卓拄杖云此是無諍三昧未幾復赴化鹿化鹿本葛洪舊處祁季超明經讀書其中從師問道輒契入至是請師住山畜一白驢往來師躬執勞勛驅牛負耜雜儔人中不可辨禪者至擬問師策牛而返禪者愴悅遂去師居山既久因取古今語錄畧爲刪定名法炬錄若干卷時顯聖久虛山陰士大夫咸詣化山請主席師受請入雲門拈香上堂西風一夜好雨古佛過去久矣獨有文殊普賢特地較量彼此禪和子禪和子爲甚東倒西起顧左右云老僧罪已上堂八十婆婆舊話頭買此脂粉賣風流招人譚笑惹人羞只得無言下翠樓以被掩面躡身

下座入室次舉趙州栢樹子覺鑊嘴話一僧纔出師便打僧掀翻香案師直趂出一僧云趙州狗子被某甲打死了也師云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是甚麼意僧擬議師云打死狗子還我骨頭來僧無語師打趂出僧問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師云我清早剝菜晚上擡水那有閒氣力與你們纏僧無語師云菩提薩婆訶一僧禮拜師云還委麼僧云香烟與和尚道甚麼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還有話會也無僧擬議師便打一僧禮拜師云錯僧一喝師以杖作呈勢云此令合上座行僧以坐具打圓相師擡住云何不道將一句來僧云恐成狼藉師連打云一箇紙老虎一僧纔入師轉身背立僧亦背立師趂出方是時衆可萬指雲門鐘響爲吳越稱首師每食必隨衆身先操作寺無廢舉自癸未迄丁亥五年度僧累千百人秉戒者數千人請益者萬人開悟者數十百人得法者十餘人建新方丈立祖堂爲西方殿藥師殿立路堂集雲堂及西樓西法雲房米沒寮矩度悉備中間雖一至徑山掩關安衆僅半年卒返是時兵燹侵擾法社荒蕪師道力所加人天擁護禪誦之隆無與比也丁亥謝

顯聖歸化山明年過佛日小參陶淵明飲酒蘇子瞻
臉紅櫻鞋竹杖自西自東籃輿最愛秋光好歷編桃
花楊柳風冬結制宗會小參新豐一句當陽道破不
涉唇吻已成露布細雨濛濛黃花滿路打失衲僧鼻
孔忘却邯鄲故步古鏡臺前幾多錯誤顧大眾云露
明年入真寂說梵網經上下卷夏寓西湖瑪瑙求孤
山圓法師增得舍利更新之關瀕湖地爲瑪瑙前埠
因廢址築室一區自號愚庵奉母時母章夫人已七
十志出俗師度母爲尼置小力奉左右師住愚庵自
此始明年請再住顯聖師自庚寅至嘉禾王梵受梵
受古資聖遺寺師至力新之小參雨後遠山風致美
窓前紅樹看花菱樓頭清夜洞簫聲月下相將步烟
水委不委切莫蹉過棚頭傀儡及是復有顯聖之詩
明年赴普明小參桃花人面柳垂青綠春暖陽暘終
日打眠無厭又被衆居士催逼到這裏來要我說甚
麼金牛飯趙州茶雲門一箭其奈學疎才淺老人家
久弛筆硯怕與諸人相見高聲云侍者行童捲起簾
來放進那一雙孤雁明年還梵受小參好休休去不
休休白首登科戀墨裘黃菊謾誇霜後色白雲紅葉
滿荒丘舍利弗沒來由劔去徒勞更刻舟果然世系

金輪子豈肯要功萬戶侯明年主梅聖結制度夏寓
山會稽之勝爲吼山山陰之勝爲梅聖師嘗一過吼
山再住梅墅復留寓山蘭亭九里龜山偶一托跡備
道法之隆矣明年詣博山返常山入西寺著撫古頌
節粹錄并淨土詩方是時福嚴費隱師改傳燈錄爲
嚴統師著明宗正譌錄載祖牒甚悉諸方避之能仁
南澗靈巖頗往覆相折衷共知嚴統之悞也明年遊
五洩還山陰抵湖上吳中士大夫請主珠明珠明舊
本佛剎改公府廢爲瓦礫師至巋然寶坊金碧輝映
繙素駢集左右常一二萬人小參諸佛出身處蘇臺
水上行朔風自北來殿角生微冷清除荆棘林幻出
祇園境日射風窓鸞鳳鳴月高霜瓦鴛鴦影彌勒道
場鬧市叢中梵王宮殿福城烟井鐘磬笙歌黃梁喚
醒向十字街頭出賣雲門胡餅良久云領小參朝朝
日出朝朝雨細草沈沈杏花如許反舌新鶯啼在深
林裏好一似織錦天孫絲絲縷縷遍乾坤總屬朱明
院宇慚愧殺達磨鬚子師說法無虛日暇則與諸方
老宿及吳中名士往來賦詩遊洞庭諸山別有記明
年由梵受歸錢塘隱集福半載入雪樓掃塔冬結制
萬松小參暨拂子云向這裏構得撩起便行願左右

良久笑云：「慙則老僧誑謔你去也。」新羅國裏諱禪，濟濟英賢，車馬駢填，拄杖子飛上三十三天，癩蝦蟇做了月裏嬋娟，碧海清光萬古懸。一似水銀潑地，大也圓圓小也圓圓。鳳凰山下，好因緣步步觀青蓮。阿呵阿說，向人前不直錢。明年赴福臻，示衆乾坤之內宇宙之交中，有一寶隨處逍遙，華嶽山崩壓斷了天台石橋，寒山拾得有命難逃。普化木鐸誌公剪刀歸愚庵，小參遠山如黛，野水碧波清漾，表橋隱隱聽鷄鳴。邨舍草籬門巷，鷺鷥刷羽蘆汀，征雁數聲嘹唳，風中簫笛短長聲。夜來月自凋桐上，政黃牛橋皮湯止渴，懶殘師芋香無恙。髮長藉草坐南薰，白眼眇公侯卿相，愚庵老僧船子和尚，堪笑個不啻啗漢擯出院。又罰饌飯小參山悠悠，水悠悠，得休休且休休，何必重參舊話頭。煮新茗對滄洲，你一盞我一甌，消却胸中萬斛愁。桃花日暖春光好，明月東風十二樓。君不見禹王脫衣而入裸國，孔子微服以過商丘。君子素其位時哉，不自由僧邪？俗邪？儒邪？佛邪？胡邪？漢邪？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喝一喝師，天性峻爽，英邁不羈，每引端師子政黃牛。泉大道以自托，雖屢踞獅座，高建道場，往往有泉石之志。歲甲申乙酉，卽說法不

上堂住湖上十五年，罕至城市，携小舟危坐終日，或自爲櫓棹放之中流，竟夜忘返。客至見鮮衣怒馬，輒避去。孤兒乞士相往還甚善也。師童幼卽操至行年二十，持律如老頭陀。及今已六十餘，不習人間諸嗜欲。事小時奉安德，遺誠安德不知何許人，其言頗近黃老，以靜退爲宗，葆真任虛，不與俗競。故終其身泊如也。獨喜放生，臨湖築小池，旦晚携錢米就漁人買魚，或蛇鳥蚌蟹至者，輒買卽窘迫以他物償，全活無算。士大夫樂與之遊，飯齋者愈衆。母比丘尼，旣老年八十餘，一夕合掌化去。師孺慕不衰，號呼累日夜，目盡腫。明年亢旱，走烈日中，禱雨雨隨至，已而病損明。師坐臥小樓，嬉笑自若，嘗自製年譜并遺誠水葬醫者，至邨之卽餽藥，勿受。靜坐或彌月，年六十七無疾而逝。三日前召諸弟子至床下，與語曰：「吾某日某時當去，語畢不及他，或請末後偈，師危坐嘿然。期至弟子曰：『師今日無異安得逝？』師曰：『看老僧登塲一笑。』遂瞑。師生于己亥八月十三日未時，歿于乙巳十月十一日巳時。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四。弟子傳法者三十人，傳衣者二十人，居士傳法者數人，奉全身歸雲門顯聖之陽。語錄十二卷，雜著二十卷，先後行世。

師嘗曰吾耻近世禪者高心空腹不明一經故勞勞講席實不得已他人以語言目我失之矣應機接物有古雲門之風卽動止諧謔無非密義及左右私請固甚秘不以示人也內本嚴重外示優容喜怒常不可測卽所親一事偶失終身不之齒矜慎大法不輕畀人豪貴者請乞不可得志在隱遯莊莊曲盡與逢掖者俱雖華要非其好矣法席遍江左老並棄去獨以愚庵終其身學者稱愚庵愚庵方古尊宿傳於世

雲溪浪子挺禪師語錄

行實 笑室和尚

丁酉春平湖華甫雲溪二居士到山普茶次監院等請師說行由遂拊掌大笑云若問老僧顛末摠屬一笑而已何故吳名滿播奚待重翻僅識片言以慰眾意余乃武塘居氏仲子也母嘗謂吾姪時夢一白衣女叮嚀云腹中是汝延壽之兒不可雷同相視至有後悔母覺而告父知爲大士現身云未幾分婉鞠育孔艱寄于當湖張門爲子故人遂謂當湖人焉娶生一子甫齡歲因伊母亡亦度爲僧字古先時蓋丙戌之春予素性好交譚道繼父月楂公往任四川未回主家立業碌碌數載一日夢遊天台異境徘徊不已醒後思之確甚欲夢再遊拊几假寐委實如前遊罷回至中途遇一紅面將軍持刀怒目呵我爲僧便驚覺汗流如雨時二十七歲矣遂有出塵之念乃茹素先禮蓮輝爲師至三十一歲塵宇頓破秉志棄家直往天目東山懇投西蜀徧知師剃度令叅父母未生前話時刻叅究自覺工夫有進日間也作得主夢中也作得主忽一夜夢大日輪初出覺來較忖睡時見底與醒時見底無二作麼爲睡又如何爲醒正追究間忽隣單起身驚覺已知寤寐摠是這箇主人公也

又一年昧和尚雲間超果開戒卽詣圓具回經當湖旋遊海南普陀往叅天童密師翁禮畢擬問翁曰我無者閒工夫在便進內方丈予至西堂寮禮覲先師叙話間喜之不勝從此晨叅夕叩誨無倦色後入行堂寮執事居無何因寧波徐護法及餘杭衆檀信公請先師住臥龍山廣化寺卽同出山抵臥龍先師後住通玄今自閒兄來招便同往覲又入侍寮一日破顏兄問悅可兄你倒是箇無事道人予云有什不自在處曰我也不與你打機鋒扯葛藤且把從前所得底說看予將天目山所得見處一一舉了曰祇如高峰道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你主人公在什麼處時面亦不能答又曰自有和尚在遂到方丈禮問先師曰你卽今主人公在什麼處予便拜師驀頭一踏曰者處漢子暗度者一踏分明指我主人公爲什不會又問破兄他抽身便起予愈加疑慮時二隱兄住靜蓮峰自兄他出常住內外事悉爲料理覺工夫不得成片屢問先師一味痛棒問博融兄舉未已便大笑曰人人到此會不得益轉煩悶舊日見解奮劈不開一日先師與諸兄圍爐次予從外來先師問你在那裏來予云常在者裏曰適纔外來又道在者

裏予無語便出偶閱園悟錄先師見便掩卻曰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時亦不能答先師痛罵曰已事未明食他古人唾沫作麼予便禮謝自想已分大事何累師友如是提撕今若不悟果牛馬不如也以此晨昏不辨寢食俱忘執壺取茶便去自粥先師見予如此叅究更加痛叱偶在法堂經行二隱兄問老和尚說兄扭鼻子甚急鼻子現在臉上不知何處扭予亦不顧一晚在大殿經行開靜後博融兄把住曰速道速道予無答博兄一推曰木頭木頭予更猛力叅究忽聞報鐘响疑情頓破便會得高峰枕头公案通身暢快遂成一偈云鐘鳴打破死生途無盡冤家摠是他覲面不知何樣子任渠作佛任渠魔端待天明呈上先師閱畢收起曰還有呈上老僧看予信口云托鉢持瓶面目全趨承左右已多年我師更問端的事只在慙慙三拜間先師曰拜後又作麼生子云行者取茶與和尚喫便出先師首肯時甲申仲春也適過博兄寮中博豎拳云速道速道予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曰你那裏得者消息來予便掌曰且喜會得也予云是何言歟一日先師問天龍豎指意旨何如予亦豎一指曰山僧又不然云請和尚道看師

復豎一指云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
 威憚也曰你又向什處見得予又豎一指先師休去
 先師誕日上堂僧問無位真人年多少曰七七八八
 回方丈徵問七七八八作麼生予云亘古亘今曰意
 旨如何云大衆今日與和尚祝壽曰祝壽且止即今
 事作麼生云請和尚尊重某甲禮拜又一曰師擎拳
 曰我今日拳頭痛云今日不著便曰拳頭也不識云
 果然不識曰者漆桶子便喝曰亂喝云蒼天蒼天後
 以事出山抵三聚超老師處休夏先師屢有書招彼
 時入山心甚切奈兵阻不能遽往後有秋懷一首寄
 贈云幾回倚杖立東山四面涼颼撲老顏遙望暮雲
 天外綻旋聞秋鳥樹頭閒新書掩卷幽窓靜舊榻燃
 燈深夜寒幾睡曉來呼不應恰憐我子縱疲頑未幾
 先師應福城東塔特來禮覲先師一見喜甚復令入
 侍寮不違左右直至棲真寺寒暑往來十有餘年于
 已丑仲春三日命兩序到方丈付授囑住廣化寺先
 師自退日期即令前去主持嘗攝庚寅年子應平湖
 杯渡請兼之三聚菴時廣化交于虎山吼公主持云
 子古先披剃有年出言稍有弱氣改名明哲令其圓
 具并訣出家本分至乙未初夏付囑霞起股公退時

三聚復歸廣化時值年旱衆不多集于丙申九秋四
 日適予五旬初度衆護法居士各山耆宿請于佛
 成道日就本寺上堂爲了先師公案亦爲後昆指陳
 茲遇新春居士遠來大衆忻慰乞老僧揭露家醜不
 覺始末全彰正當恁麼時不涉陰陽化育一句作麼
 生道乃舉茶杯云更闌人靜後幾箇是知音寒暑易
 遷各宜珍重衆禮退

真如禅师塔铭

大正九年五月二十日
陽曆五月二十二日
陰曆四月廿三日

南陽素生記述之
隨州李嗣人書升

至則足法平年利佳色長華水事也上干產靈無有戒人養生壽者見諸相非
相動是將推說應非靈教為常授神師真和淨清建吾所利川李氏子心
佛提其性其知都到主羅之庫也而希傳發抹身之匠法身不壞蓋三依有
既不命四花已馳於童真終得迴得損分未產之地有疾淨師損滅而泥
之水平明釋地地路即通頌達吹時世律常翻作公中亦復月不直受受受
前仁德機其一眼如外其於二部別己名者義制就轉律況脫痛意由律
耶不在惡道中然石書卷一全金明觀及良志想其而歸布情情而宗風兩
非北鄉之都初樹林山法華諸利嗣而七條善佛二字前味手搜括流保現得
固實助圓之光海其明境看無餘而意每展廣毒龍臨而中宣成齊人生活
土影影映起城自有梵來持者種司久飲性體強續靈打創淨原仍例家五
永清深溪屬井力佐布舍鈞之頃半開竹瓦煙行一毫剛苦惟端空禪調之望
勇出接走佛生歡喜道在天覺人的物雅那特以頂處于焉度止一樓清養如如
危後一回平反當生功的由果之意於是過曾見刀劍律道隆少是莊山下
通以聲音見我而明心悟道要妙以淨理為宗旨壁在平且進祖庭隨州教戮
惟有瑞鳳閣法和尚見精誠請華嚴而知富貴玉骨於大顯者十事此大武者
四平表一時和金師元鼎章印中須所按去帝問同此司馬恩解未能錄文
如情簡單云謂奉司馬天梯在法華會訓都情味超凡有其法上之精但論俗
聞而外治法交王註或文編能可從相用為持刺者持足使持師慈愛亦儒侶
上帝開闢末無易矣能請系王聖熱印寺長孔東香中義順美純有受者之
持教文字之根本並不侵其拘水至法中級淨果開關爭得此外之旨便不
音振韻已奠臨幽空在夢回夫期信重前庭已理師志在死在甲午年六月二
十七日示寂不遺光乙巳年三月九日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有七寺前
古喻金蓮尊者飛集雲樹旁妙甚應史摘長松去主有開徑也聖跡驚鴻唱
如失俾將細審門入空界空靜事作為建築拿所未能應成堅固之林達德帝
下不離瑣院之中化曰
後歲歲弗變歷有心者讀諸摩誼凡幾情受塵落受滿深深得大智慧而辭
香晚步惟引公庶弗忘悟論必馬鳴佛印讚揚八識金雙血眼普賢思土堅持
誓尼品證懷遠望通而不通指頭見月衣湧微暖印心晴雨不殺赤罪地雖
猶未天生北紅以此因像打開第台緣于經時候花放後歸者於坤有無所有
元言亦曾白法不朽
謝法源泉門人空見空師尊攝原法恭朝仁祠法門人空見空登法攝明
瑞神威應願定照願會願危隨州隨州隨州隨州隨州隨州具法中唯管
清宮特崇方儀淨當性
刻唐居士一呼是修持 皈依弟子呂繼芳捐
實是建

吉旦

貞如禪師塔銘 誌 1622

拓片藏于北图

密增和尚行略碑

增公和尚行略
師諱密增字雅純山東兗州府甯陽人俗姓郭父鳳典母張氏弟二人師居長生而神異長而願敬
母病瘥師益感佛慈並念人生如夢幻老病死生無復能代遂發出世之念從此飲食寤寐注慈佛
門年十四稟辭父母二老弗許師忽病危父母愛子心切遂送師于本府城內寶保寺禮月融尊宿落髮
嗣意形雖異俗心不違法於衆何異十九歲詣西域雲居寺學沙彌行道先癸卯冬月依廣泰老人圓具
隨堂恭學經律論藏一覽無遺性相二宗各得其要歷充賓寮院衆侍者知藏維那每一授受精勤靡已
當時禪林耆德莫不嘉賞一日體老人問曰古德云人人有箇生緣處如何是汝的生緣處師曰舊弄寒
潭月魚戲水中天老人曰此乃死不能活如何作得主夫學道人最初一著若菱花撲碎方有少分相
應處師從此蓄疑愈甚求解愈急一日老人忽厲聲呼師名師即應諾老人曰我呼的不是汝那箇是汝
師聞之手足同措汗流浹背忽覺疑團頓釋遂說偈曰驚雷擊破性中天將碎虛空悟妙悟妙已未冬體老人
來意報到雲居鑽頭禪老人莞爾許之咸豐乙卯冬蒙體老人授以龍池正法涅槃妙心已未冬體老人
遷化是時也龍天擁護大衆推尊即繼席焉自是尊恩樂道崇實黜華以利生為本業以行法為正宗詩
後學以良規植善根於無倦精心妙果迨時流若乃金言道在厚利法存真所謂家至而象子隨一
燈滅而一燈續者矣嗣身染微疾於同治乙丑正月十八日喚諸門人集諸次衆告以身世無常各宜精
進勤脩期歸安養囑畢端坐合掌而逝
賜進士出身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 國史館總裁軍機大臣正白旗漢軍都統吉林景亦書
大清光緒八年太歲在壬午三月 毅旦 洞法門人印照等同刊

拓片藏于北图

妙峰參唯和尚塔銘

妙峰和尚沒，超弘既爲述行狀，其門人明說等，爲建塔於妙峰舊隱，來徵銘。余以狀與銘出一手，不可。明說曰，塔不可以無誌，以吾師生平氣格，決不欲不知己者塗污之也，幸無辭，余乃勉從其意。和尚諱超炯，字參唯，姓鄭氏，夙習儒業，志厭塵累，年廿七，從輪山韓陽大德羅染，徧參名宿，得法於雪峰巨和尚，爲曹谿三十七世孫。受囑後，志在韜晦，歷居漳之天柱，建之武夷，晚隱泉安溪之妙峰，復結茆紫溪山中，竟終于此。師賦性孤硬，律身苦嚴，耿介下急，見裨販聞其汗蠟法門，必痛加詞斥，繙索之倫，敬而憚之。凡所挂錫，則檀信向慕，爲築精廬意有不可，飄然長往，不繫情去留。性喜施與，不蓄長物，慨末法比丘，矯詐誇炫，以獵聲名希利養，益高持標格，思以貞風峻節，砥礪末流，此其本趣也。師居妙峰時，李在明太史常親函丈，致師資之敬，及將滅度，忽至清谿，與太史作別，云將遠遊，衆莫喻意，歸而示寂，取生平著作文字，悉燼棄之。臨行安閒，泊然而逝。門人遵遺命闡維，頂骨不壞，腦髓堅潤，光鑒作琥珀色，道行精白，斯其驗與。師捨儒入釋，如丹霞然，精操實履，如洞山寶嚴正，踔厲如死心新，去就俯然，如威鐵面，若其參究精篤，報謝正定，則與從上尊宿，若合一契，蓋古隱山之流也。師生於萬曆丙午年某月某日，示寂於康熙乙巳年五月二十二日，寔於康熙庚申年某月某日。銘曰，

荷任佛祖，必堅忍力。辨佞狙詐，法門蠹賊。師康嚴性，樹之軌則。鐵面冰心，甘此苦寂。道不大彰，高風逸格。報謝翺然，化機歛戢。妙高峰頂，蹤由莫測。

百愚斯禪師說法之圖



師諱淨斯號百愚南陽桐柏谷氏子生萬曆庚戌廿一脫白明年圓具參瑞白雪老人聞鐘聲大悟記前昔年已四八矣後五載開法嚶之昭慶壬寅主善權陞維揚之善慶乙巳中秋盡散衣鉢越旬二日上堂辭衆翌晨書偈擲筆而逝頂煖徹日夜壽元七八臘終五七嗣法四十有二遺命塔造善權茶毘獲大小舍利不可勝數鎖子靈骨五色爛斑齒牙目睛全如故辛亥建塔寺東北萬松嶺後坤艮向銘爲方學士撰乾所撰乙卯築禮菴守護塔左八坐名藍允會說法語錄廿卷梓送楞嚴隨藏流通門人智操拜記

百愚斯大禪師塔誌銘

第碑高六丈八尺闊三尺分二十六行每行六十四字

盜聞插花枝葉派演見孫豎艸因緣光彌震旦天每
欲耀一代知覺於光明必生一人焉主持慧燈敷施
靈燄自大鑒照徹天下而後五宗竝峙法席於海內
雖盛衰不同歷唐宋同斯文於未墜我百愚大師乃
洞上嫡傳正宗主也師法諱淨斯別號百愚姓谷氏
生於河南南陽之桐柏幼見繪畫佛像輒下拜母夫
人常曰是殆一比丘乎十歲聞鄰家哭問哭何事曰
哭死師云人孰無死我亦有死將如何或曰學長生
乃不死師遂有方外志矣十三業儒十九娶婦忽決
志離家室題詩以謝其堂上飄然隨所之至鄧州東
寺見老僧螺髮有異相曰將往終南師隨之至道林
寺老僧曰是子薙髮地矣師遂禮寺僧應宗具出家
相老僧終不言姓名而別嘗爲庚午歲年二十一矣
居寺中作務如常僧獨禮誦不倦然不知有向上事
一日有僧自南方來問師在此何爲師云爲生死出
家耳僧曰如此那能了生死南方有宗門一路急往
尋之師遂勇決而行出山陟九華渡南海歷閩越辛
未冬圖具報國寺習毘尼期年無所得聞弁山瑞白
雪和尚宗風大振乃往白雀參之初見嶺誦歸痛自

振勵又歷天童遊秣陵已而曰吾機緣終在弁山也
肯弁山隱崆峒相見問如何是未生前面目山便棒
師云除却棒又作麼生山曰日落西山近師禮謝一
日上方丈未開口便棒行數步喚米頭師回首山曰
是甚麼師遂豁然而省一日問山激勸乃糾伴打七
第三日聞報鐘聲師遂將疑滯盡入瑠璃矣山知之
乃問曰如何是你主人公師云有眼不見有耳不聞
山曰只恁麼便是耶師云正要和尚疑著山笑歸室
隨充執事越兩年爲歲庚辰山應建安王百丈之請
問佛殿簷前爲何墮落一花師云詩向梅中得琴從

月下彈野狐脫皮毛因其虛名千古不昧師云敲
空有響擊木無聲冬間日色爲何寒冷師云大雄峯
高山曰此子有大人之作辛巳三月喚入室付杖拂
源流師背年三十二遊山化去守龕後乃掩關楊湖
甲申住青龍隆福寺丙戌住嘉定昭慶寺己丑住弁
山龍華寺壬辰住越州大能仁寺丙申住雲門顯聖
寺庚子住阜亭佛日寺壬寅住國山善權寺癸卯住
維揚善慶菴海內卓錫知識如麻粟誰乏因緣師則
卓然恬然不事營營每主法席必士大夫敦禮再拜
而始應每至一刹大眾戀如慈母凡所至地數千納

子而楔槿自充師名振珠林人望之如山斗憶其人
當魁梧崖岸高自標榜嚴霜絕熾不示人攀躋路師
則和藹必委曲慰所懷來到喝斷眾流皆又復一絲
不漏宗師之刻苦以誨人者惟師獨也余觀操公稱
師出世二十餘年提唱宗風機辨縱橫凌撥鉗錘無
問飽參顯貴周金剛秀鍊面之孤風也傳舍殿堂脩
然一納不驚榮辱利養芙蓉楷黃龍心之芳規也隨
機說法適興揮毫不落語言神思洪覺範明敬嵩之
妙用也法幢所貴即成寶坊辦真實心行真實行悟
真實道說真實法化真實眾一動一靜無事而非真
實法門大矣哉一切眾生中之平等寂滅光明幢也
操公師之嫡嗣其言足徵師嘗謂予曰萬物有萬物
之性順其性性乃歸萬物有萬物之情印其情情乃
懷夫宗門本孤高而師特出之以坦易洞上門庭本
綿密而師又出之以奇特所謂無性不歸無情不得
也師忽於乙巳八月遣僧報予曰和尚將別盡散衣
鉢越數日上堂辭眾翌晨書偈擲筆而逝頂煖徹日
夜有漁翁不向蘆灣宿之句爲其別刻以傳師生萬
曆庚戌五月廿一寅皆終康熙乙巳八月廿八卯皆
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五語錄廿卷詩集四卷得法

四十二人其上首寒松操北冥湛紫谷覺圓攝徧
菴鼎等適侍師而襄大事操作狀屬予以誌師遺命
塔善權是冬歸厝澗左眾延操公繼其席請茶毘復
舍利不可勝數鎖子靈骨五色爛斑齒牙目睛全如
故建塔寺東北萬松嶺後坤山艮向乃爲銘銘曰
曹溪一滴酌古流今一花衍蒂大樹垂陰靈毓高
篤生英傑攀榮提能吞川喝月不著槽廠未斷芒屨
披荆蒙棘踏破川崖忽遇弁山根蛄瓜熟入室三更
如蜂得蜜出林猛虎摩空俊賜百獸率避片雲共飄
卓錫白椎膺荷大事一口西江如如了義海邊龍象
石上楔枏盡歸陶冶曲受雕刊得髓得骨如雨如雲
鱗依羽附鳳起虬興晚節廣陵得末後句去來日月
寺即不住茶毘舍利燦若珠繁不溜不磷萬古長存
是善權峯即星宿海上摩斗垣心驚目駭大機大智
全體全用無位真人塔歸無縫
前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詹事府協理府事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龍眠法弟子方拱乾頓首
拜撰

朗覺聰禪師塔銘

并序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前經筵講官

內翰林秘書院侍讀學士馮溥撰

粵自聖王御錄苞符啓著遂有靈傑挺生爲龍爲光
蔚爲景從嗣後西方聖人崛起厥與儒道並隆良有
以也欽惟世祖皇帝天縱英姿神功武畧萬幾之
暇雅志禪宗總持三教之全化甄斯民之要幸我
慈翁和尚賦性穎異慈惠廣被篤生應運適逢其會
一時問答機緣不減都俞盛際夫一代鉅典史氏載
之若茲帝僧良邁可無筆述以記其顛末哉按師
諱性聰字慈璞閩人也俗連姓毋章氏庭前夜坐見
星入懷感孕後紅光蓋室師生焉年十有五歲出家
天王寺越三歲乃祝髮至年二十有五恥州縣庸碌
僧不足尚慨然動參學之念由是出游詣支提山本
輝法王習教數年乃知經綸之學非究竟法也辭去
主曰汝要成龍須歸大海始往南海普陀巖大雲和
尚處圓具足戒入武林過夏遇默淵師開示宗旨自
是頓發疑情銳志參禪矣見永覺大師教從萬法歸
一做工夫迄一年如蚊子咬鐵牛直無下嘴處參經
興東山爾密和尚驀然有省晚詣方丈白其所得密

領之時天童密老人恢宏濟宗緇素雲臻師卧病延
壽堂幾瀕於死書偈有八苦煎逼靈符護肘之句是
秋抵溫州參魚潭語次潭密加印可爲法通古淵和
尚首座古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師云嚴父出孝
子古云且道他還耳去也無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
多古便打師一喝解制擬往金粟至杭州聞百癡和
尚住黃岡太平寺道邁諸方特往見問屬賓國王斬
師于尊者因甚手臂自墮尚云自作自受師云還有
過也無尚云南泉斬猫歸宗斬蛇喚作有過得麼師
云今日親見古人作用也便禮拜遂命掌書記一日
呈十牛頌會百和尚意退隱天台叅林野和尚問答
頗確命職維那因飯中咬着砂大徹洞山雪峯淘米
公案其膺頓釋作偈有無端彈破牙猢猻沒尾巴之
句呈方丈林深肯之後百和尚住瓶窰長慶復往瞻
依百贈師偈云劍戟鳴秋世欲康買舟先我渡錢塘
應知此去雲山杳豈料今來草樹蒼倦策喜同撐破
戶輪樾煩任震虛堂他時熱面輕翻轉勿作克賓孝
順郎丁亥冬百和尚受金粟請留師住長慶戊子夏
付師拂子是歲辭歸徑山住靜巳丑春臨安邑侯劉
公請住錦山觀音禪寺庚寅夏入金粟祝百和尚再

爲首座百題自像讚有一肩重擔足千鈞分付錦山
聰長老之句極付法衣源流蓋自是師嗣百和尚出
世振臨濟宗矣辛卯餘杭都諫嚴公及諸紳縉請王
法喜寺壬辰杭城禮部陳公請王廣福院未幾仍辭
歸山二六時中豐儉隨緣越三歲以門人化被四方
闢揚道法故慙翁和尚名重金門都人紳士削牘禮
請丙申渡江住都城南海會禪寺蓋而師之道法傳
聞 帝庭矣先是丁酉秋師感異夢遲明 世祖皇
帝駕幸南海子道出寺前止輦命近侍延師出師云
山僧踈野愚昧曷以仰瞻天表近侍云 皇上爲國
爲民深重佛法向和尚久矣師即便衲出山門傍立
上出輦顧視久之頗有怡色命歸方丈暨回 輿卽
命近侍問師俗家址籍幾歲出家年若干歲何緣掛
錫海會師具書委悉回 旨連遣官致問者二次日
駕幸海會寺方丈師立門左 上喜逾時而去十月
初四日僧錄司傳旨延師入萬善殿命內院大人看
方丈安單別山禪師偕僧官陪候次晨 駕至安慰
至再至三夜漏五下近侍傳云 駕到不用和尚接
送不行拜禮 上至方丈賜坐問佛法公案師應機
酌對 上喜賜紫衣問答經句文長載語錄中師知

上意欲留久住禁庭奏云臣僧媿領衆匡徒海會納
子望臣久矣上鑒師願力真切遂送回寺戊戌春結
制期畢金佟固山等請王延壽禪寺秋九月 上幸
海會問及監院洞玄跪奏其故 上回遣大人近侍
之延壽問慰十八日 上親幸延壽方丈甚喜承
面召請師入內萬善殿結制開堂 上乘馬屢顧師
謝恩二十九日回海會十月初一日僧錄司延入賜
紫宣海會禪客百人俱入結制旨問道法凡上堂小
參不輟旣而風扇大都王公大人三院內外向師之
切矣 上又問南方尊宿師單名奏起復有大覺弘
覺之封已亥春賜銀印勅書封圓覺師號勅有戒律
精嚴規模淳樸跡超俗外恒持不染之心理寄忘言
了悟無生之旨引入禁林召開覺路邁次第之禪者
等語謂師始創宗綱於禁林獨爲三覺之首也師素
機用殺活縱奪始終一如復奚愧哉住內萬善殿八
越月四月十五日辭出六月 上幸海會問慰九月
詔入勅慰忠寺結制庚子春回海會屢疏南旋未允
秋七月又疏請八月奉 俞旨准行辛丑入闕祭掃
畢邵武邑侯胡公紳衿等請往安國禪寺制解如省
城掃費和尚塔過建寧府適地方官奉行查皇戒牒

以師勅邱疏聞 今上勅地方官還之回住安國六載修葺頽廢一新丙午年十二月初八日戒期圓滿知世緣有盡集大衆付遺囑散衣鉢十三日午時索筆書偈云今年五十七捏碎娘生莫一生受用中無得亦無失昨夜兩個泥牛聞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哦真消息今朝西廊打倒東廊壁收拾傀儡歸去來莫教特地成狼藉放筆右脇而逝蓋自是來去分明始末聲光蓋天蓋地誠哉如來復世矣師世壽五十有七僧臘三十有九嗣百癡和尚癡嗣費隱和尚隱嗣天童密老人師天童之滴派也跡其生平叅大善知識十餘人住大利十數處語錄十六卷付法弟子寂空海鯨等二十餘人舍利塔瘞于樵川台山安國寺右予惟 慈翁和尚道眼精明鉗錘老辣且誠朴純謹大類儒者成已成物行履確實不屑屑取辨口頭機鋒落世套活計俾天童一燈孤孤迥迥下之化導群迷同臻彼岸上之感通 聖君大轉法輪不墮人天小果聖諦不爲冤親平等以彼寵遇恩隆誠堪耀古騰今增輝佛日豈偶然哉予前珥筆禁苑侍從世祖章皇帝所以悉禪師梗概又采嗣法門人吼林鯨公編輯事實摭其行住大畧如此是爲銘銘曰

聖王御世鳳瑞麟祥道洽德備虎驟龍驤者老古鍾巍巍堂堂闔衆降跡蓋室紅光秉金剛劍佩扣諸方志要成龍識曰東洋梅子既熟桂樹彌昌金粟擔子一肩承當大江南北十坐道場正令全提如師子王高豎赤幟萬指翊從恢宏祖道太白家風漫天網布打鳳羅龍法燈徧照名爲世重禪學如雲鉅卿王公鉗錘海甸導利帝鄉天子勸善寶勅金章召開覺路大啓津梁賜紫談禪三覺始彰奏淮南旋錫據樵陽爲霖爲雨迴梯迴航風回帆轉界莫囊藏泥牛海闌木馬火翎去留不吝得失無妨天華散彩佛日輝煌奠安台山八面玲瓏行果圓成出世功終破硤盆碎正法眼空一念萬年夾葉永弘嗣焰聯輝光燭無窮昔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五月朔日

朗覺聰禪師語錄

行實 酬覺聰禪師

衆請說行實師云從上知識俱有叅歷諸方來繇惟山僧難以啓口何謂家醜怕外揚無庸說也衆固請不已師乃云據山僧生緣是福建延平順昌縣白水墩頭連氏子父應招毋章氏家世農業一夜毋坐於庭前忽見一星墜懷中遂感孕于萬曆庚戌年五月十八日生屋上有光隣駭火發驟至光散衆以爲異將滿三朝請術推命術者曰令郎非是庸俗之人後必然出入頭地年方十五遂捨建陽書林天王寺依法天公出家十八祝髮每思州縣僧仍世累拘牽志慕教乘遂謁支提山本輝法王習教數年一日自省云終日循行數墨猶入海美沙終不能了其生死辭去本云汝要成龍必歸大海山僧徑往南海普陀山大雲和尚處受具復至武林聽經度夏寶壽始遇默淵師開示叅禪云迷時法華轉悟時轉法華冥契此話心中憤然遂銳志叅禪見永覺大師請話頭示山僧萬法歸一做工夫一年如老鼠咬棺材東咬西咬未咬着一處聞紹興東山爾密和尚坐不語禪工夫緊慎往彼叅山僧問某甲乍入禪門乞師指示密云汝過錢塘江否山僧云曾過密云錢塘江水開示了

也山僧云不會密云庭前黃葉落開示了也山僧云葉落後時如何密云青山獨露頂山僧作禮云謝師指示一日堂中打坐忽然通身慶快如坐空中是個大光明藏凝然不動至晚白方丈密云此是工夫緊切疑情頓發是你得力處恐怕話頭有掉舉山僧云話頭精米毫無走作密云到菩薩地位方能除其昏昧解制後聞天童密老人道播天下棒喝接人至彼親覲忽染傷寒大病歸延壽堂三個月將危矣作偈云木枕未推三個月灰頭土面得人嫌皆因恣性隨邪惡致令至公受倒懸夜靜空房疑病鬼燈殘聞鼠鬧驚眠雖然八苦交煎逼自有靈符護肘邊至秋方愈出山航海到溫州叅魚潭便問古人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是打牛是潭云水濶魚行濁山僧云牛忘車破是如何潭云好個消息山僧便喝一日山僧上方丈云某工夫叅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時如何潭云汝死了不得活潭復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你作麼生會山僧擬對潭叱退山僧少頃上方丈云公案會也潭云試道看山僧云薰風連夜池塘起滿架薔薇一院香潭頷之一日看天童七書舉妙喜問圓悟和尚昔問五祖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祖曰

相隨來也山僧看到者裡心中釋然適聞古淵和尚住白鹿城法通寺往叅命職維那一日入室古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山僧云嚴父出孝子古云且道他還去也無山僧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古便打山僧便喝解制後航海擬往金粟至杭聞本師住黃崗太平寺道眼精明克意往叅山僧問羅賓國王斬師子尊者因甚手臂自墮師云自作自受山僧云還有過也無師云南泉斬猫歸宗斬蛇喚作有過得麼山僧云今日親見古人作用也便禮拜師命掌書記一日呈十牛頌師問人在者裡牛在甚麼處山僧便扭師臂云在者裡師云者個是我牛如何是你牛山僧便作牛觸勢師云好個牛只是欠角在山僧便喝解夏復命爲堂中首領一日本師落堂問大眾如何是本分事山僧云草本不勞拈出師休去因世滄桑辭師入天台叅通玄林野和尚山僧問有問有答便洩言詮無問無答寂寞沉迷去此二途請師速道林云掘地深埋山僧云還許學人修證也無林云無者間工夫與你說修證話山僧云便怎麼去時如何林劈面便掌山僧喝林又掌山僧禮拜林命職維那一日午齋飯裡咬着一粒砂忽然一驚其膺頓釋會洞

山問雪峯淘米公案見他兩人面目遂頌呈方丈云砂米盡去無回互覲面傾盆絕正偏驚鳳不棲荆棘樹聽簫飛去月樓前又見道偈云吃飯之時咬着砂無端彈破半邊牙自從識得他家事兩個胡孫沒尾巴林見頌疑之勘驗數次直對無礙服膺三年復聞本師住長慶寺辭林破雪下山作偈云一脚踢翻峯頂去雲從龍躍起潭冰山河林沼渾如玉滿目春光踏四稜再叅本師喜贈一偈云劍戟鳴秋世欲康買舟先我渡錢塘應知此去雲山杳豈料今來草樹蒼倦策喜同撐破戶輪槌煩任震虛堂他時熱面輕翻轉勿作克賓孝順郎丁亥冬本師赴金粟請命山僧主長慶戊子夏遣專使送拂子一柄付山僧冬辭師歸徑山住靜已丑春臨安邑侯允燦劉公請住錦山觀音寺方出世開堂庚寅夏至金粟祝本師四袞請爲座元復送法衣源流付山僧與後學表信山僧自行脚十餘年喫飯不知是飯穿衣不知是衣及至飯裡咬着砂方知飯是米做直是無疑矣咦知我者罪我我無辭焉

行實 季總微禪師

師任朝陽普度菴王試玉王士英居士同本菴大眾等禮懇師說行實師固辭請之再四乃就方丈據座云靈龜無卦兆空鼓不勞鑽丹鳳縈金網趨霄恐不及况我無狀不知修道而無可修成佛而無可成不妨依實供通要亦不堪取則諸仁者某係湖廣衡州府人族姓劉父諱善長母宋氏一夕父夢老僧索住處許之母遂有娠懷十有二月既而胎鳴者三於萬曆丙午年八月十八日夜出生時有白光燭室燈月如蔽衆皆謂奇幼不喜茹葷哺一輩卽吐稍長好看儒書佛經厭處塵繁痛念生死惡父捨身出家父不久後許字陳氏不數年陳君遊宦沒卽造菴脩像作福田邊事朝夕靜坐喜看戒律決志出家逐日訪問知識忽一日訪海天老師見案上有山茨和尚刻行南嶽禪燈錄讀之透不過古德宗旨問云山茨和尚潛隱何處天云結廬烟霞峰卽往見之尙問汝在家作何功德某云念佛尙云念佛又爭得某禮拜云特求和尚開示尙云汝參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某領之從此發起疑情一日尙以禪開策進命某看開卷見鷲湖大師示衆云莫祇忘形與死心此箇

難醫病最深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便問如何是西來第一義尙打一棒云向者裏會取某卽歸家閉關或行或坐七晝夜目不交睫一日見古錄上有百季三萬六千日返覆元來是者漢之語便知諸根行業皆幻化不實日用尋常了無他事作偈云有物不生不滅無形非聖非凡晝夜相隨去住胡爲冷坐寒巖作書并偈呈似和尚尙回示云偈語雖佳不離記憶揣摩非親證親悟之言明眼人見之不值一笑某開覽不覺寒毛卓豎冷汗浹背行坐參究四十九晝夜不倦忽然呆忒三四時不見有身心界偶聞雷迅如在網羅中跳出相似當下不疑銀山錢壁一時粉碎作偈云八萬門頭一箇關一關本是絕遮關焉遭霹靂頂門開堂上家親竟日間呈和尚尙領之一日荆紫峰無學大師至某開關禮接設齋次學問汝二六時中做甚麼工夫某云日間一食夜來一覺學云知汝不空過某云多謝和尚證明後上峰見南嶽山茨和尚茨問云聞汝請學兄是否某云是尙云他向你道甚麼某舉弄話尙云汝祇解問人不解自己分中事某云自己祇如此尙云如何是你自己某便喝尙云喝後如何某禮退次日又入室尙與

天童源流某接得問云一代傳一代傳箇甚麼尙云汝忘卻那某云也須問過尙良久某云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後分二派五宗各立門戶各有旨趣五宗二派且不問如何是德山棒尙云你那裏見德山來某顧拄杖師便打示偈云覲面爲提持全施殺活機棒頭彰正眼痛處好思惟時季三十四歲和尚與祝髮受具分付住靜杜絕俗眷往來一日問世尊未離梵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意如何尙云家家門前火把子某呈頌云來中衲今衲中還玉對橫枝四海間黑漆盞孟添箇柄拈來擊碎祖師關尙閱之默然又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此意如何尙云欄題與汝掌某亦呈頌云薰風南來有何極殿閣微涼祇自知晴蝶逐香翻上下展鷄閑日唱東西從今覷破真消息萬象森羅展笑眉尙徵云如何是汝自知處某云空懸一片月爍破萬重山尙云山旣破汝卽今腳跟立在甚麼處某云翻身一擲騰霄漢管教鼻孔自撩天尙擲還頌某便出從茲和尙住山與南元寺垂示法語二十則尙去後某覺離師太早亦欲出山適和尙示宋南元復請靈骨入山併追寫道儀建捨畢乃于庚寅季六月初八日禮

辭和尙骨捨下衡山至武昌遭寓處失火和尙手澤俱焚行李皆燼漢口道俗請住菩提菴次季三月始到金陵四月底鎮江鶴林寺見牧雲和尚尙問云汝來作甚麼某云特來親覲和尚牧云見我那某云俗日間風今朝覲面牧云覲面後如何某云眉毛在眼上牧云除了者裏又作麼生某一喝牧云那裏學者虛頭來某云瞞和尚不得牧云我有三十棒恕汝遠來某禮拜出到夾山見箬菴和尚尙問莫是拜南嶽和尚底季總麼某云是箬云拋家亂走作麼某云輝騰今古爍破乾坤箬云正是拋家亂走某云騰身獨立太虛外鼻孔從教塔上唇箬云我有三十棒未到你在某拂袖便出箬至慶山杭州某皆隨侍朝夕參請越三月餘辭上龍池見本師和尚掃幻老師翁塔圓戒尙問你是湖廣那一府某以手打圓相呈起尙云還別有伎倆麼某喝尙云再喝喝看某云爭奈舌頭在某甲口裏尙云舌頭雖在口爭奈道不出某云未問已弄道過了也尙云曾親近甚麼人來某云南嶽茨和尚尙云他卽今在甚麼處某云一輪皎潔孤峰頂爍破龍池徹底清尙打云閒言語某云輕輕曳杖龍池過惹得傾湫倒嶽來尙復打某云也是醉後

添杯尙云喚作棒卽鎔某禮退一日入方丈尙問答日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如何是末後句某云和尚萬福尙云此是最初句某云聽師分別一日入方丈尙云除卻言詮道一句看某鳴指一下尙云還有麼某云太無厭生便出一日請和尚設戒上堂某出問猛虎入山逢獬豸蛟龍出水避蜈蚣手提三尺龍泉劍誰敢當頭觸萬峰當頭一句卽不問萬峰獨露是如何尙云試偈劍看某云半空伸出擎雲手奪得麗龍領下珠尙云空開大口某以手呈珠勢云請師高着眼尙云背後底又作麼生某一喝尙云亂喝某云大似日下孤燈便歸衆次日辭尙欲歸南嶽尙云下路人學道甚難回山之念且止老僧完你底事可在下路度衆遂付某源流拂子某力辭欲歸尙云江南住住好適興化一師請住普度菴卽命往焉此上一番絡索山僧不著便被諸人帶累了也且道諸人還知鼻孔落在山僧手裏也無良久拈拄杖卓一卓云若無舉則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衆歡喜作禮而退

李總微禪師語錄

馴虎巖逸然和尚塔銘

師諱超頂，字逸然，晉江謝氏子，幼志端凝，知慕佛法，垂髫時，有清賢禪德，住泉中小庵，師從之遊，昕夕隨其焚修。崇禎甲申，師年二十，落髮於漳之馴虎巖，旋從受業師住仙亭，辛勤力作，暇則禮誦，矻無虛晷，經數載，歎曰：出家爲生死大事，豈宜繫此。時本師雪峰巨和尚住南山報助禪院，師卽卷械求挂搭，和尚一見器之。師潛獲默練，靡間朝昏，忽一夕課誦次，塔然前後際斷，自覺慶快，入方丈通所見，本師領之，嗣後酬對，無爽玄旨。本師一日與居士談次，問無髮鎖子，誰人開得，士茫然，因傳命堂衆下語。或云不費纖毫力，或云開也，師云用開作麼，本師深喜其語，因謂客非超頂不能爲此語，訊之果然。師益自策勵，期臻闢奧。本師歷住泉之招慶延福，福之雪峰慶城，師或執巾瓶，或領堂衆，精勤不懈，助揚法化，本師屢欲囑累，皆遜謝不逮。順治己亥秋，本師居慶城，將減度，遣命付師衣拂，時師適在泉，乃感激祇承。隱仙遊之東山巖，耕鋤自給，茹草飲泉，怡然樂之。馴虎衍如老宿，師受業師祖也，以本山亂後零落，命爲住持，師率先勞役，行古德住山規範，三年之間，頽綱漸振。康熙丙午秋，同南山怡石和尚，往雪峰圓本師塔，事勞頓灰土之役，感疾數日，遽爾奄化。師潛頌通慧，梵行精白，尤耐煩劇，爲本師所器重，朋儕所皈依。末年居馴虎時，隆壽報助廣嚴三刹，皆同門昆季，開堂演法，師以數衆處巖谷，堅苦枯澹，而道望蔚然。與之頽頽，無所軒輊，及師歿，凡知師者，咸嗟悼其有道無年，痛法筵之摧折矣。師小師明徑如修，將以丁未年十月十二日某時，奉師遺骸窆於原隱東山之後岡，坐丁掛癸，以超弘於師同參，年長

又相得深也，來乞銘。噫，然公之銘，非我孰爲之。銘曰。

師知趣向從妙齡，慧力內發適夙成。磨淬剖析窮微精，辯才無閼契無生。屹然法宇爲塹城，器量凝遠宜遐征。奄忽短駟阻修程，還返東岡康且寧。淨法身相無虧盈，壯者逝兮老者銘，鶴長鳬短誰能爭。

瘦松集 石部

閻黎無一純公傳

閻黎名太純字無一建陽水東張氏子家世業儒年七八歲好放生十二慕出家父母不許十七博山無異和尚代座董殿公往參禮領狗子無佛性話念四補邑庠有人相勸云汝求出家有何利益於人不如做功名如陸相公等行菩薩行豈不更妙公遂發願云若使我得志必使昆虫草木皆得其所頭目髓腦俱報佛恩連三科不第遂隱本處妙高峯專提話頭時刻不放忽一日早課誦楞嚴呪至一心聽佛無見頂相豁然有省得大慶快遂有頌曰頂門出入應用無情全憑自己莫問他人乃作據本論先老人見之深爲贊歎有羣弟子來求講學公爲約云我的法門與諸學究不同要吃齋學課誦參究性命一炷香後方許開講諸弟子皆翕然從之於佛法中得生正信三十六在聞谷師太會下受菩薩戒後古航和尚從博山回公同衆於鳳凰山下創報親庵居之每從請

登公父達宇居士久依博山。留心參究。一日示微疾。端坐廳堂。親朋圍繞。手捻數珠。念佛而化。衆皆嘆仰。得未曾有。公益感發。遂矢志出家。先老人本與公先人締世外交。最爲莫逆。乃以書招之。丙申春。爲達宇公營葬畢。即辭家人。直抵鼓山。老人一見大喜。曰。此秀才出家榜樣也。即爲剃落。居禪堂。隨衆每自念青山白雲。常懷夢寐。今一旦得之。豈可作等閑看耶。是以十餘年來。朝禪暮誦。操履愈嚴。山中爲祈昇平。修大悲懺三年。公皆與焉。最後衆推公主壇。公道字魁。悟執爐行道。威儀虔肅。衆望之以爲須菩提從空而下也。丙午秋。得脾疾。飲食減少。精修不懈。臘月八日。爲衆戒子。羯磨梵音琅然。至望後體漸衰。翫公遂無意人世。決志往生。乃書偈四首。以見志。曰。念佛通身佛。現箇中那討背面。百千三昧法門當。下一時周徧。摩頭佛上我頂。舉手佛光現。前要見時。時得見華開。誰說遲延彌陀法界身。我亦法界體。今日空歸空。何曾有此彼。西方在目前。何處不周圓。恒在寶蓮臺。經行及坐眠。丁未正月四日夜。余率衆爲公禮大悲懺。

禪觀世音助公往生懺畢。往覘之。公奄然一息。偃臥禪榻。余問曰。正恁麼時。如何。公曰。某全體首楞嚴大定。余曰。正是受用處。公熙然合掌。謝之。良久自起。跌坐泊然而化。世壽七十。僧臘一紀。留龕三日。茶毗。歛骨石。卽於本年臘月大寒日。入舍利窟之海會塔。道霈曰。余年十八。往遊董嚴道。過潭陽。晤公于妙高峰。見其儒服而佛行。與語甚懽。知爲有道人。也。後二十四年。公入鼓山。披剃。獲與同堂。如隔世。再逢。喜出望外。方二年。而先師遷化。余忝繼席。舉公教授新戒。蓋以德不以臘也。公年近古稀。而精進如少壯。時居常以此事相切磋。一語會心。未嘗不手舞足蹈。今觀其末後一段光明。知其所得者不淺。故爲傳之。以示諸來者。

爲霖道霈禪師餐香錄

行實

百癡禪師

衆請說行實師云山僧自來不會衆歷諸方無甚行實可說祇是與我本師相見一二機緣人共知之亦無庸說也衆固請不已師乃云據山僧生緣是福建漳州漳浦縣蔡氏子父從誠字紫海母鄭氏幼習儒估侍繼失依次兄明吾居住年二十功名不就每思世累拘牽便有超然欲脫之意癸酉五月間因事逃山出憇同安邑邸夜夢有人呼曰時至矣速回去卽晨起身未數里雷雨大作走向古廟躲避遇真戒師同念果翁亦來避雨見其言行純篤遂偕入長泰縣石獅巖禮求薙髮就今想之此雨不是等閒乃山僧出世緣起也設若頃刻蹉過飄泊無休日矣居月餘師令詣泉州報親寺禮巨信關主主具大眼目一見甚爲珍賞山僧於念誦作務之暇嘗披閱禪關策進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亦覺默默地自付自疑然只在語句上鑽研意解裏卜度卽有傳本師開堂錄至者言及棒喝接人山僧尙未肯信甲戌春主指往福州黃檗叅本師時年二十四矣進堂數日問松陰連

古岫易語徹飛泉如何是山中境本師云這裏是黃檗山僧云翠竹風敲簾不捲任他龍象自縱橫如何是境中人本師打一棒云會麼山僧云人境雙忘安身立命在什麼處本師連棒打出次日呈偈本師閱畢豎拳云向這裏道看山僧無語本師復連棒打出自此把一歸何處底話頭置在一邊單看這連棒打出時畢竟是什麼意旨踰兩月越加猛銳本師上堂山僧亦出衆致問本師入堂亦嘗舉話驗山僧其零碎機緣頗多總於自己分上如隔靴搔癢也冬開爐隨衆入室本師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汝作麼生會山僧呈坐具本師云是什麼時節作如此去就山僧擬開口本師連棒打出歸堂躍然有省直下如山崩海裂涌出一輪紅日相似乙亥春解制本師命掌書記一日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山僧豎指本師云離了此又作麼生山僧云和尚將謂別有在巨信關主出關叅本師一日同侍次本師問主云如何是佛主抵對本師復顧山僧云汝作麼生道山僧云破米篩本師頷之冬主爲西堂山僧入方丈爲記錄侍者明年春本師退院山僧相隨住建寧蓮峰及溫州法通寺一日小叅豎拳云只者箇描也描不成畫也畫

不就汝等作麼生會衆呈偈山僧亦書進云分明這箇畫描難壁立千尋突眼看不惜眉毛通一線卻教少室獨巖寒本師問如何是通一線山僧豎拳本師休去戊寅七月本師受海鹽金粟請立山僧期內領西堂職一日侍次本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汝作麼生會山僧珍重便出又一日本師云如何是逆水之波山僧進前作掀倒禪牀勢本師拈拄杖山僧亦出又一日本師云我看汝這幾時恰似傷弓之鳥如何是金翅鳥直取龍吞山僧亦進前作掀倒禪牀勢而出解制後付拂回閩即在蓮峰住靜迨辛巳冬衆檀護敦請就院開堂亦自量才力弗及勉強一期而已誰知我本師婆心更熟到底不容躲避乃于臘月中囑不昧師齋書云汝既出頭擔箇擔子日用行持須是鄭重亦要直操到底不可比山僧在學地浪費精神未至老年先言告倦源流一幅法衣一頂付汝與後學表信云云故山僧於壬午二月間又擔箇擔子到寶峰百山窺精極神未敢歇手甲申春到浙江金粟省覲本師舉爲首座秉拂秋海寧楊眼陳公同諸紳衿請住皇崗太平寺乙酉夏國變仍歸金粟丙戌秋移入杭之長慶蓋爲避亂計也丁亥冬本師

天童結制招山僧再居金粟首座寮秉拂戊子四月本師以金粟無主不得兩頭照管乃回山料理而護法紳衿鳴鐘集衆卜之韋天得吉遂請主金粟焉閏四月初八入方丈數載柴荒米貴所有微貲悉充常住癸巳秋覲周居士率衆檀送藏經入山次日辭衆退院寓居梵勝甲午五月住松江明發丁酉夏起超果寺請冬戒期圓卽回此半生行略大槩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各須努力精勤認取轉身活路若以子爲容易得而欲依樣畫葫蘆非惟誤賺將來抑山僧罪過不知重多少矣

云峰体宗宁禅师行實

一日衆入方丈請示行實師曰生來資質間鈍錯用工夫恐誤後學衆曰從上諸聖皆有來由和尚慈悲以示來學師曰我係瀘州父姓李母趙於戊戌年六月初十日午時生先夜見日光照室母對父云房中自來暗何故日光來照父亦不知一歲父喪七歲時見牕前人影驚疑人生有此影人歿影歸何處在山土崩在水水流又在何處自己怕生歿呆呆十餘日母罵曰此兒養慈了混於羣兒隊中頑滑忘了此境凡自己行見風搖木作聲此境現前十五歲白母出家二十五歲遊歷講肆三十五歲雙桂老人乃問學人痛念生歿乞師開示老人曰汝作法師經中種種方便還要我方便于云佛之方便雖多不知那句得力老人云唯佛與佛乃能知之知箇甚麼予云不會苦參七箇月忽然病目數夜未睡象崖云眼以睡爲食何不睡覺粥後睡至午時柳聲驚醒方纔伸脚如登脫一塊大石不見山河大地殿宇房舍惟見一段紫光少頃不見通身慶快兩眼如舊對相知說象崖云此是識神變現不可取着從此妄想不生工夫做不上清清冷冷四十餘日從前經論公案零零碎碎

不知悟了多少一日止靜維那分咐香燈不可放宜與壺在佛前你只說他是泥塑木雕予不覺踏翻漆桶大汗如洗至開靜進方丈白老人云學人昔時聞說無一物信不及果然今日無一物老人云你無一物者一問從何處來予云和尚從何處蒼老人微笑予作禮老人劈頭一踏云石人腰帶老人住中慶子職維那一日陪客喫茶二僧從內江過有一僧化緣說是堂中人傍僧說和上那的也有人予云你不知徧大地是箇和尚老人云你不曉得那箇是真和尚予云還有箇真假在老人云汝還辯別不出予不覺慚愧失色霧箴云若知真和尚大衆請喫茶少頃老人引話道饒州燒磁器釉子在黃山出有兩樣惟家識得者箇石將來塗坯才釉若不識此石怎得釉子當時疑悶一夜至天明偶然透得者公案早粥畢老人落堂云往年有供養沒好僧今年有好僧沒供養予鼓兩袖而出老人云謝供養依老人十載不離左右日聽玄音一日解制老人將源流拂子萬峯院事付囑予辭曰學人屢生福薄現居學地敢當大任辭脫院事出萬峯今日因衆數數逼我不覺露出者一絡索不知臉皮厚多少一衆禮謝而退

破峯重禪師塔銘

師法諱普重號破峯果之北路永豐鄉人也姓岳氏其祖孟龍登甲第事明神宗皇帝持已清約在廷敢諫以名臣稱後嗣遂以儒傳家師之父有長者風母亦以閨範著天啓丙寅歲生師前後多異徵然法不當書慮傳之既久議者以實爲妄則實者亦靡不妄也師兒時不好嬉遊嚴重威恪如成人不見有所嗜好里中父老咸器之謂其父曰是兒矩矱方嚴而神情靜遠異日非治世名公卿不則其羽儀雲遠矣讀書一披覽卽棄似無研精功扣之能約取書義錯落而出不過數語而義蘊悉涵卽風儒皆爲之斂衽然不肯操觚爲舉子業若不知世間有婚宦事者年十七出遊登峩峩遂薙髮參慧覺和尚相語間和尚嘆曰此大乘器何處得來古一宿覺者非耶未走滇黔時知止爲一方大尊宿在黔地南江河大寺閣緇衣聯集知止少所許可師至卓錫整衣與語移頃知止第首肯唯唯應云如是如是幾歲月來十方雲集顧何彼之如石投水而此之如水投石一衆愕然師覺之遂晦跡隨衆入室居有時乘閒與語如兩鏡對照彼此相涵而光明互耀亦無庸再相依矣去而歸蜀

復遇慧覺慧覺亦復唯唯如曩之遇知止者乃舉衣拂授之曰珍重一祖汝好爲之師首任仁懷之萬壽寺次受嘉定龍驤之請亦任資陽縣之佛興寺後乃重闢南充之香積遂不復他往師所過之地凡學士大人及緇素等圍繞法座傾心信受其所演說深與爲深淺與爲淺既不苦於艱而難人不厭其庸而不與大約以其所應受而爲說法其爲之弟子者如鴻毛遇風巨魚縱海恣其所之而無扞格擬議之患是以得人最盛嗟乎師人耶佛耶人也而佛矣夫十方三世何佛非人此界他方又何以人不能佛大約此道自宋元後其傳愈盛而其道愈湮其人益繁而其事益僞破碎支離不可究詰其橫拄杖而坐曲桮木牀者彼何人斯亦何爲者耶夫可以自信而後可取信於人能不自欺而後乃不欺於衆予見禪道佛法至今日而極盛亦至今日而極衰也求如師之居之有源施之不竭斯人之疑啓人之悟豈非羣然付衣法中之僅見者哉真可謂佛之功臣法之護法僧海狂瀾間屹然一砥柱也哉師於丁未正月二十三日微恙書偈畢擲筆而逝得壽四十有二得臘二十有四前後得法弟子欽山祖恒知歷恒燦明佛生蓮天

眼印可默敏念如佛見安儒慈雲慧計九人焉師生
予里知之最真而其門弟子天眼慈雲乃爲之薈
夫不當書而書諛也諛不可爲當書而不書隱也隱
亦安可爲哉緣爲之誌而係以銘曰千佛萬佛吾不
見其一成佛者出彼千萬佛今吾一焉不失師爲佛
而與人爲佛也將窮劫而息

郡人李兆襄誤



破峯重禪師語錄

行實

盤山了宗禪師

師諱超見號了宗順天府寶坻縣楊氏子母盛氏夜
夢南海四僧來送天明果然四僧坐門化齋母即分
婉師生四僧起名言訖他顧不見父母罕異奇哉師
誕日甲寅九月十五日師生時異香滿室師自幼不
食腥羶年至八歲習學儒業至十五歲諸篇轍諳閱
誦父母曰與汝娶乎師答寧違父母之命不欲赤繩
之繫足乎師辭其伉儷偶得疾患醫治無効父母驚
怖對佛禮拜許師出家其恙即愈癯矣後師出家訪
至龍泉菴薙髮於慈忠寺受具足大戒聽講諸經一
日聽講楞嚴經七處信心入還辯見妙淨明星倏忽
有省卽往南方參天童雪竇及天臺一日樓上安單
夜間倏然有神祇曰還回北方去卽詣南海九華詣
栖北都住靜有大博和尚盤山結制師親詣盤山謁
見問曰從何處來師曰從北京來曰來爲何事師曰
親近和尚博曰將什麼親近師喝一喝博曰落在什
麼處師劈面一拳博曰甚麼意旨師曰知恩報恩博
曰如何是你的心師呈一個云逐目尋心不識心識
心非假亦非真有人問我西來意緣何青松不斲
和尚印證嗣法師服勤三載往仁壽寺住靜後居盤

山石室一日永平府郭居士領衆善信請住甯臺寺
有澤州普光領衆善人請隆院寺開堂傳戒又高善
人請澤它修建萬善寺開堂傳戒十載有餘後請住
盤山古中盤正法寺開堂傳戒又天津衛般若菴放
生院開東前甯善渡寺錫州念務堂盛京觀音寺東
關仁聖寺處處開堂結制傳戒化度人緣莫知其數
嗣法門人徵凡瑞亭無虛量庵一味釋洲心虛徹軒
寧一慧恒墨齋牧魁吾園空人等燈燈相續祖祖相
傳老僧住世七十五歲臘世於盛京仁聖寺禪床上
偈云住世七十有餘扶手把金剛作釣釣罷錦鱗
無別事憐宮魔國任悠游又偈云却來游幻海箇中
無變改欲識本來人大家明主幸擲筆而逝

盤山了宗禪師語錄

靈隱老人塔銘碑記

嗣法門人眞傳拜撰

師號靈隱諱印文四川夔州府梁山縣王氏子亂從
本邑蘭木寺披剃參越二十載正續臨濟三十二世
乃破山明翁之法子天童悟祖之嫡孫扇眞風於滇
黔印心法於蜀楚至丁未春世緣已畢坐脫於貴筑
之大興寺予十載前緣化楚地遠未知終偶聞訃音
不憚時炎遂跋而至突見不遑次年復令弟子照俸
迎歸師之舍利幸以檀信樂從而窻窻得所矣便捐
衣鉢之用建塔於湖廣靖州會同縣若水鄉魯冲旗
山永興禪院之西麓憶師存日心光透脫迥出根塵
末後到來轉身物外平步青霄始終全提今之是也
遺作指顧廼述其銘曰旗嶺之下秀峯之前剏其罕
堵卓爾巍焉妙象超格奇標入玄層層峭拔縫縫聯
綿不落偏際所因正傳三重遞接六合相連巨壑流
水長松舞煙青獅踞地翠筍插天一嶂雲盡千山月
圓常光貫世道範如然 昔

康熙七年歲次戊申黃鍾月冀周十英勒石建立

仁壽天逸和尚重修塔碑記

自達磨西來不傳之旨發明震旦蓋千有二百年其間法道盛衰不知有幾而慧命所關惟係乎人人爲載道之器得人其道光且大不得人其道不弘非道之有隱顯而實載道之人之爲重也由是觀震旦五葉之蔚班班燈錄者皆問世偉人非等閒用世之才所能及古來立言治世特達之士日浮屠氏限于因果罪福小乘之說未嘗深究心宗窮研教理無怪其所見異同卽信從者亦未必皆具真知實見耳宋出大儒發明聖學雖以孔孟門牆自立而一着透脫處不出乎吾宗不傳之旨蓋浮屠氏之有補于名教益明矣但今禪道徧天下去聖日遙風斯下趨力愧不能挽良可慨也竊惟前賢芳躅旣不可追而近代偉人愚以濟下天運和尚爲法門載道重器足稱後昆師表師早歲叅夾山報恩兩和尚後入夾山之室孤風峻拔卓立諸方于某年間駐錫都門戒壇仁壽二刹王公敬信縑素皈依三韓耿大護法梅林公靖南王嫡裔深信宗乘早契心要現身助貴乘願金湯弱歲禮師座下爲弟子有年末後無縫合尖皆梅林公之力也余過私第盤桓日久及師往事切慕師之道

行宗風因出所藏行述請余爲之記

師諱本國號天逸昭陽張氏子生而英拔智識過人幼具出塵之志弱冠遊燕歸卽棄家求道詣叅知識丙戌春過維揚東隱菴見玉如大師求度如喜師器宇不羣復慮其世緣未斷不允懇之再四方得脫白遂掩關閱楞嚴經如叩開問師經云累劫多聞不如一口修無漏業師不明厥旨如命師出關往叅夾山善范和尚師見善問某甲生死不明乞師指示善便打師禮拜善又打曰此疑情頓起寢食俱忘善命爲侍者師愈加精進簪十髻人中指曰此子他日聲室之光明幢也後叅報恩玉林和尚隨衆打七正提話頭玉將香板擲地作聲師由此悟入玉對衆曰爾輩叅學能似者錢概子方有少分相應後簪移磬山師歸省簪便問汝從報恩來還解報恩也未師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簪曰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適來抵對和尚簪曰老僧不曾聽得師擬進語簪連棒打出一日簪舉世尊拈花命頌衆退思師立頌上苑笙歌早蛾眉脂粉多臨粧添一笑失却舊山河簪頷之緣師親受深錘痛拶有年機辨縱橫點許可書偈曰世界原同古鏡湖火爐特地解翻身因

是嫡骨相承者將此深心奉塵刹并衣拂源流囑師
師拜受辭歸東隱未幾聞箬菴和尚示寂師大慟哭
擬奔喪因病遂止服心喪事畢尋在五祖謁同門千
仞和尚盤桓累日臨行千有堪笑先師無剩物祇留
一頂舊袈裟之句送師東歸于某年之都門掃嘯翁
塔戒壇文公重師道行請師卓錫自後移住仁壽寺
凡上堂入室提唱宗風奔走請益者日無虛晷卽飽
參宿學驪不嘆服眞法門之柱石克振濟上家聲于
勿替也師平生與洞宗佛光和尚交最深一日光至
師喜曰吾緣盡矣遂擇日至期聞鐘聲跌坐起寂闇
維獲五色堅固子道俗競分供養師生于萬曆己未
九月十五日入寂于康熙戊申七月十三日世壽五
十臘二十一建塔于西山天台寺大南峪之麓茲因
年遠靈增頽廢弟子耿旃林公發心募資重爲修建
復其舊觀成不朽事銘曰 法流茲土誕生偉人爲
光明幢結大地春楊岐嫡脈磬室眞子大道斯存恰
祇者是寧堵重扶卓立雲際不涉春秋撐天拄地松
杉環蔭雲山縹緲瞻之仰之爲人天表

行由

虛舟省禪師

門人趙潛記

乙未顯淨泉請師說行由師曰山僧慈水人也生于
萬曆己亥冬月九歲先父授以儒業十六婚娶十八
因病痔卽知身爲枯槁遂厭塵持素十九渡海禮普
門大士見崑下僧血書華嚴密起背經之願年二十
二歲于家樓上懸佛像書法華經喜訪僧行好事二
十三歲與萬人緣佛會于本邑永明寺每愛跌坐一
坐輒輕安飄飄若騰空者心亦不怖以知身心本無
一物也喜看金剛經於應無所住句若有省處後忽
睡去忽見自身了無身相亦不見牀衾房室信寤寐
如騰騰自在卽信口拈一偈一華五葉平地風雷陳
倉暗度虛空粉碎不須更覓西來意敲破獨體我是
誰從此棄去舉業二十四歲參紹興雲門湛和尚時
講法華經畢猶未下座卽合掌立而問曰某爲了生
死特遠來見和尚師曰你將什麼喚做生死某曰久
已家破人亡師曰還要戒不來處戒做不來處做某
曰者却不是向上事師舉起經曰是你有許多般者
裏只以教印宗曰我只脚眼穩當那管宗教師領之
後過杭訪聞谷大師於上方寺一見便喝師曰什麼

要緊某又喝師曰喝且置須二六時中驗將過方始得曰本分事如青天白日驗他做什麼師無語過龍門山訪寶壽石和尚時師閉關次見某曰立者便是質之居士麼曰莫錯認面孔師曰你面孔在甚麼處某打一圓相師云我知你伎倆有盡某卽一喝師曰者一喝從那裡來曰不妨疑着師卽掩却關門某又一喝師卽開之某作低頭勢師輒贈以手書偈詩甚相得過十八間理安訪雪嶠大師師同筇菴和尚蔡子穀茶次師問某鼻孔一竅取氣足矣爲什麼排開兩孔某曰爲他按陰陽知時節若曰居士不要者樣註解嶠曰我也曉得按陰陽知時節道理若曰老師父不要隨居士脚跟轉曰者若師討便宜折便宜若便對予案上打一掌某遂以頭作受打勢嶠曰你兩下不要者樣弄某一喝二十四歲冬時訪金粟老和尚時與蘇州僧同見師曰一個蘇州來一個慈谿來何處相會來僧曰和尚莫強分南北師卽與僧頭上打一棒僧無語某卽進曰可惜和尚省力事不做師卽打某一棒曰可惜某甲痛癢不知師卽放却棒曰你且道看曰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師曰閒言語某卽禮拜師曰你見個什麼人曰今日親

見和尚師曰你有省處我取個法名與你喚做通省自後再叅次師在三門首便曰你到者裡來該與你三十棒你未到者裡來也該與你三十棒曰恁麼恰似狂鹿中箭也師卽打一棒某一喝師以手推一推曰你若無心我便休某卽禮拜自後廿五歲至廿八歲自知脫落世網任譏任笑以城市爲山林以妻子爲道侶遇哀不哭處慶不賀有時居師道于西席有時寓禪屋于東林同邑賁廣徵請說法於黃巖同宗子雲請登座于普陀俱却之以識法者懼是年又在嘉禾忽患伏枕幾不能起自悔習氣未盡悟非究竟遂重拈斬猫公案病中細看忽於梳頭處曉得拈頌代別各有體式曹洞臨濟各有作用不可杜撰一類去也輒口占斬猫頌曰南山雲北山雨滴滴分明獅子乳我是鴉王親揀着不妨也弄閒家具破山和尚在杭金鼓洞住靜訪之問某何處來予豎一指師舉一石打之予合掌曰好個辣手漢後付法開堂于東塔予往叅之問曰眼中出火時如何師打一棒予一喝師又打一棒予又一喝師連打數棒予連喝兩喝時血滿衣被卽時逐出院予呵呵大笑而行次日募齋請上堂將至三門師見便罵曰者風顛漢又恁麼

來也予曰只爲婆心太切師以手作招進勢予倒退一步師一喝予便拜因此機投贈虛舟之號是冬師翁老和尚請住於天童予至山相見予曰昔承和尚賜痛棒今日已知痛癢師曰作麼樣知痛癢某曰適來路上梅花刺破眼睛師以手指座位曰你且請坐予一喝師曰喝個什麼予曰鉢盂峰頂掛寒氷師領之自後黃元公請上堂予出問曹洞金針玉線則不問電閃雷轟事若何師便棒予便喝師連打兩棒予連喝兩喝師曰喝後事作麼生予顧左右曰若作喝會棒會入地獄如箭射後因師翁老和尚欲往瀉山本師和尚寫書與予令予留之予遂同二馮先生及諸紳士留住馮請上堂予問去卽印住卽印破去住卽不問如何是印紋處師打一棒曰印紋破也予曰今日捉敗賊鹽漢師又打一棒曰拄杖飛龍成變化清涼鉢裡不藏身師曰未夢見在予以袖掩面而出師後對函照書記曰居士問話我要刻的以人大面前不昧他也因刻天童舊錄時林野和尚初會記寮予問曰者阿師爲甚不剃鬚師曰山僧不多事曰爲甚又剃髮師曰錯在當初予曰如何得不錯去師曰山僧慣隨順予曰恁麼則隨人起倒師曰不妨

疑着予一喝師曰者不啻啗漢予笑廿九歲因先人去世孝中過武林遇漢月和尚初開堂于淨慈適初一日也會衆數千獨予出問臨濟宗旨如何演唱師曰居士向未進三門時道一句看予一喝師曰且要問你瀉山公案如何是有句曰鳥啼崖上竹如何是無句曰風刮寺前山如何是有句無句曰分身兩處看如何是樹曰湖南山上有如何是樹倒曰仔細如何是藤曰和尚要他何用如何是藤枯曰刺在如何是樹倒藤枯予以手指地如何是句歸何處曰和尚如何是呵呵大笑曰政是鐵作面皮如何是呵呵大笑歸方丈曰和尚卽今在何處師曰記三十棒明日打你曰恁麼則轉身禮拜去也師以拂打圓相曰你跳得圈續出麼曰今日雖布彌天網怎奈伊非種草師便下座首座師扯予手曰祖禪不了殃及兒孫曰過不在我禍不在你座擬開口被予一推座無語時翁鴻業問今日相見機緣先生從何處得來予豎一指翁曰不會予曰快着痛鞭時大眾擁簇相看幾作笑柄傳矣漢和尚後寫書與予曰居士可惜你乾乾淨淨竟做了一槓頭硬禪若便如此同行太多前日上堂問話也有好說話也有不好說話莫是狼牙棍

打地可惜老漢一杓熱鐵太平撥在寒水地上也自後十年長在天童每見上堂便喜出問師翁老和尚亦喜與盤桓請授具戒老人亦允之因不能長奉巾瓶于左右陳四罪以自愧師亦手書親口出親言馮留仙鄴仙爾亦馮先生九霞劉先生俱老和尚內外得力護法也爲予搆室竭誠供奉遂得一意親近老人得沾法利師一旦欲至通玄終老予舟送至姚江臨別時見師舟中巍然跌坐問曰今日臨行消息如何師曰觀體承當曰恁麼則別峰禮拜去也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大似恩大難酬師笑之卽呼玄玄師將我平昔所穿衣送居士曰恁麼則衣鉢在某手裡也師曰你豈無分向曾請問法嗣十二人所最得意者屬意何人老人獨首資本師他做得我幫手密記此語耿耿在懷也不意歸隱通玄竟爾示寂是年天童虛席予請山翁和尚主席又因雪竇荒廢同衆三請石老和尚始得中興乳峰四十六歲老母背世遂過竹瓢中求石和尚薙髮卽授以大衣山翁和尚辭天童後奉雪竇命請金粟和尚補處因上堂問曰水清無魚盡法無民請問和尚如何裁決師曰山僧打退鼓子便喝師打曰更要與汝一頓曰凜凜鐵面無私

曲四海風行見太平師曰獨汝皮下無血予又喝師曰放汝三十棒師每說予不會摩裙擦褲與衲子辛苦一番他日汝會下必無人爲汝効力也又曰你似木頭相似要經我斧頭過始得一日室中舉雲門清波無透路勘問予對以興波作浪去也師連打七棒徧身疼痛起來禮三拜師頷之後聞雪竇和尚六旬特募齋設供呈以偈構竹爲廬住乳峰漸成樓閣布重重曾承冶鑄恩高厚愧未携瓶役効供忠國蒼顏今復見趙州春色獲相逢還欣生日雲門在時向朝昏觀道容以予早晚必禮先和尚及本師二和尚也時法幢兄請上堂予出問有一人不拘時尚不遵法現孤迥迥悄悄巍巍做得格外人也未師曰莫妄想曰怎奈落在園纖師便打曰騎得馮山沒鼻牛化作孤雲伴鶴飛師連打兩棒予連喝兩喝歸立予求師題像師卽題曰實而虛虛而實虛實明明兩眼赤坐斷春風三月天鐵船高駕虛空窄題畢謂予曰昔歸宗兩眼赤我要你做歸宗也予拜謝別後因虎跑石公和尚三十年道友也請供養虎跑予遂應以坐關之名狀心心惟念本師仍上徑山及相見問如何是本分事予向前禮拜師曰我不問汝禮拜曰四稜不着

地師曰作麼拜曰一任明鑑次早又問如何是本分
句曰殺人放火師曰如此亦明本分事耶曰某甲却
是從實供招師曰者樣籠侗再道看予拂袖便行次
命取漁樵錄與予看師曰你做個漁樵大走予曰却
是難做師曰你不會做樵單做個漁亦極好予曰某
別有做法師曰怎麼樣做予曰慣騎三脚驢日行千
萬里師曰是甚麼話曰政要和尚覩不着便行次年
又上徑山師仍命住方丈四月本師爲嚴統事出予
在山募糧供衆八月至松江超果寺纔拜見時師曰
我老和尚付我手卷我今亦寫出印證手持此卷內
寫數語表信回至虎跑石公和尚親同執事請上堂
因虔請難辭冬底拜雪竇和尚手書一偈與予曰三
十餘年省道者一朝得法徑山老珍重行持莫浪傳
此語分付却甚好幸得逢過大尊宿使出門不走岐
路是討大便宜餘何必再說

盧舟禪師語錄

西湖盧舟省和尚塔銘

嘗聞釋氏有一花五葉燈燈相續之說儒者初未之
信亦未之見也崇禎辛未寧司李黃公端伯偕通郡
諸當事請金粟密老人住天童一時薄海內外四衆
人等皈依殆盡儒者亦仰其宗風時余年甫十齡便
知鹽官有蔡子穀四明有姚質之兩居士皆儒者宗
匠釋氏之一葉一燈也逾二十有四年而師踞越之
吼山獅窟矣又十五年爲康熙戊申五月六日之未
時師辭衆書偈奄軀歸寂諸方不無泰山梁木其頽
其壞之悲後人營葬事弟子超直輩具行狀爲師乞
銘於余以余家近天童師叅金粟見之真信之確也
師諱行省字盧舟四明慈水姚氏子姚爲望族質之
其在俗字盧舟則破山和尚契機而贈之者生於萬
曆己亥臘月廿二之亥時九歲工儒業十三輟善屬
文鷄壇之名由是而起性復謹厚故通國皆以孝友
稱十八以病知身爲桎梏頓起世出世間之想因日
取大慧語錄先自勘驗從須彌山一句子速有所得
於是走雲門過真寂訪龍門遊理安對語風所至俱
投針芥獨叅金粟得領痛棒遂命名曰省故至今以
省名甲申世事滄桑慈室不登三堅三出三闕之想

遂毅狀脫白於乳峯之前爰頂一笠再登雙徑電掣
 星馳箭鋒相拄而徑山直解髻珠與之矣甫印心而
 陸公鳴時請師開宗刻曲陶公履卓請師開法吼山
 兩公三教東南柱石師亦無忝臨濟兒孫此甲午以
 後事戊戌春杪復渡錢塘將有覲師福嚴之役西泠
 諸君子望道若渴留住西湖南屏居其南鷲嶺居其
 北而師獨悠游自在其間者大半爲道風日替宗
 風浸衰露爪伸牙不如藏鋒斂鍔庶幾足以砥柱中
 流師殆龍山大梅之流亞歟嗣法四人梅菴諸問石
 直珂雪璨雪定潛尼一人審啓初世壽七十僧臘二
 十有四弟子建塔於雷峯之陰本年十一月廿五日
 迎真人藏鳴呼師之生也徑山雪竇爲之教師之終
 也鳥窠永明爲之隣得非乘願再來而示末法之光
 明幢也故敬爲之銘曰

古佛傳燈 不可思議 今人傳法 語言文字
 匝地普天 無別無二 唯師半生 行脚居士
 劒挂眉間 烏王金翅 醫活死猫 脚跟點地
 雪竇剗草 破山與宇 徑山一枝 天童斷臂
 縮爪藏牙 顧惜祖意

賜進士及策中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經筵講官同里法弟史大成拜誤



虛舟省禪師語錄

虛舟和尚行狀

康熙戊申夏五月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虛舟省禪師示寂於杭之雷錫院先是丁未之冬師扁舟過予信宿且語予曰術者推貧道數止來歲居士念夙昔道契必以春月走送我遲卽不及矣貧道且以法門事相累予謝不敏請爲師結集語錄師許之是年冬師果示疾入春增劇復馳書申前囑方促裝而計至矣異哉師蓋預知時至托言術者去來自在雖前哲奚以加此已而師之大弟子問石直公承師末命以撰次遺行見委予奚敢辭按師諱通省以嗣法福嚴費老人改行省慈谿人也俗姓姚氏爲明州甲族纓冕相望若中丞公宗文大叅公應神皆其近屬師幼攻儒業父慶山公特奇愛之命名宗俊字曰質之十八病痔卽作身爲疣贅宜疾遠難想嘗泛海至補陀山禮大士見岳下有僧血書華嚴輒發願他日必效之歸求旁行四句之書得圖覺經一覽如夙習又讀大慧錄得古人用力進修之方遂立志叅禪潔掃一室日坐臥其中單提一句須彌山話密切挨拶纔上蒲團飄飄如騰空心亦不怖一日睡去夢見此心化爲一道寒光了無身相及衾幃房舍之跡遂有省

信口成偈曰一華五葉平地風雷陳舍暗度虛空粉碎敲碎獨體我是誰不須更覓西來意自此頓覺胸襟灑落異於恆時獨欠明眼印證遂以居士服徧叅尊宿若雲門鉞旬語風龍門理安諸大老皆有機緣問答當場敲磕具載語錄中最後至金粟叅密翁老和尚一見卽機契溫言畱住命名通省一日語師云你到這裡該與三十棒不到這裡也該與二十棒師答云恁麼却似狂鹿中箭了也翁便打師便喝翁將師一推云你若無心我便休自是益器重師師亦儼然以法自任丁卯師年二十八客嘉興患病幾不起微細檢點殊不得力偶拈南泉斬猫公案猶覺未能透過乃復痛悔差別未盡安得遽爲究竟卽於病中反覆推勘了無入處一日病少間強起盥櫛顧童子將取木梳來童度梳子師引手接之忽然薦得南泉意旨當下疑團冰釋始知古人作用各有規格不可杜撰口占一頌曰南山雲北山雨滴滴分明獅子乳果是驚王親揀着不妨播弄開家具師於金粟諸大弟子中尤重破山師嘗訪之金鼓洞山問師何處來師豎一指山拈石便打師以其饒有辣手益心儀之至是山已嗣法開堂於禾之東塔寺師方有新證急

求印可遂往問曰眼中出火時如何山便打師便喝山又打師又喝山復連棒打趁直至三門外鮮血迸濺布袍朱殷師大笑歸寓次日暮齋請山上堂纔入門山卽迎罵曰風顛漢又恁麼來也師云只爲婆心太切山作招手勢師倒退一步山便喝師乃禮拜自是身心豁然無復疑滯是年冬密翁自金粟遷天童師往見曰昔蒙和尚賜棒今已知痛癢了也翁云作麼生知進云適被路上梅花刺破眼睛翁指繩牀云且坐師便喝翁云喝作麼進云鉢盂峰頂掛寒冰翁領之時三峰漢和尚開堂淨慈專提玄要師待往問濟下宗旨峰枯渴山樹倒藤枯公案連發十餘難師宛轉作答應機無滯峰爲下座緇白聚觀者數千人見師以一白衣排突法筵機辨蠶湧咸爲齧指吐舌其機語詳具錄中明日峰復邀師入丈室示以夾山船子因緣從容纓解大法小法之分師雅不謂然卽夕俶裝歸天童錄問答語呈似翁閱竟則抵之於地譙讓殊苦師乃益喜自負尋受翁命輯天童寺誌受居士五戒首尾十年密室參叩不一而足迨翁辭衆退院卜築通玄峰頂師以抱病不獲遠隨杖履始謝去臨行問翁諸大弟子誰可爲依歸者翁曰金粟可

蓋是時費隱老人已主金粟矣師受教謹志不忘居亡何翁竟順世甲申師年四十有六遇世難破家又喪母乃一意離俗竟詣雪竇脫白苣染且受具戒爲大僧會天童虛席師率衆馳書金粟敦請繼席日夕恭承塵下嗣後每主大刹師必追隨癸巳費老人住徑山師省覲次老人遽問如何是本分事師禮拜老人云不問汝禮拜曰四稜不踞地老人云作麼拜曰一任明鑒次日又問如何是本分事曰殺人放火老人云恁麼也明本分事那曰某甲却是從實供招老人云籠侗再道師拂袖出次年甲午從老人寓雲間之趙果遂受記莧又明年乙未明州四衆請師出世住嵯縣顯淨尋移山陰吼山江東倡學之區一時者德若予安王公疊岸生陶公履卓咸與師朝夕扣擊結支許之契已又受古虞長慶之請師以衰年多病思得一茆自適會武林善士張韓諸子爲師買山於雷峰之麓得虞德園先生讀書故址師登樓一望千頃澄碧繞以連峰脩梧密竹蔭翳左右心殊樂之顧弟子曰此可以留吾錫矣因命名留錫庵攜一木榻宴坐其中盡掃法社畦畝學徒數輩鷗止簾集惟以本分草料日相敲磕不煩繩切而自然嚴飭四方問

道者軒車簪笠旁午枳落間師以一味率真平等相
接藜羹蔬食驩然移晷未嘗稍以菟枯爲軒輊也而
聲前句下霑濡法味者益有不可思議之利益云自
戊戌迄丁未師居湖上已十年乃忽萌厭世之想詣
禾別予及嚴轆轤施約庵兩居士歸卽治甕龕以待
時至居有頃果感鬲疾日進一盪米戊申四月疾增
劇師少有密行瞬存息養無頃刻間嘗持大悲陀羅
尼晝夜有程超果受囑後忽憶海上之願絕鹹味者
三年刺舌血書華嚴行願品一卷自課益密二時禮
佛各數百拜十年如一日也旣病甚羸形柴立喘息
支綴作詩寄友有煉得身形同槁木牀頭野鳥亦來
栖之句然策勵彌篤謂學者曰行矣勉之我疲頓至
此猶不敢自暇逸宜善體此意五月五日搭衣禮佛
如常時次日質明起坐維摩榻召諸弟子處分常住
事訖瞑目不語初有何居士詢師行期曰在初六日
於是轉相告語緇素舊識闢擁榻前或進紙乞師留
偈師援筆疾書曰百骸終潰散覺性只如昨我從無
量劫弄影深知錯今朝撒手行也不問極樂炎災五
月天冰凍堆丘壑一陣西風吹落黃金索書竟齋
筆衆圍守至日下春咸見師雪顏粲粲然有氣上出

如雲良久奄然而逝弟子如遺命藏蛻甕龕中膚肉
融軟如生師天姿溫粹不染世械晚年體道益密純
以天用與人處婆婆柔和誼諄諄復終日相對機智
泯絕始所語者旋忽亡之以故人多樂親師一以爲
嬰兒一以爲慈母然每至忠孝大義往往齟齬相拄
面頰髮立儼然肝膽烈士至於法門統系綱宗軌則
尤不肯絲髮假借彈訛斥謬精色迸射豪鷹鷂隼未
嘗不爲辟易也事父母至孝居喪盡禮敦重友誼始
終不渝承事十方知識捐糜頂踵不生厭怠已佩法
印而下學工夫終不放手或疑爲絡索師聞必呵斥
之師法語有云我此拄杖子有時全放下是提起未
入三門與汝一頓了也有時全提起是放下打放血
滴滴地何曾動手蓋此數語是師通身受用處故雖
已絕跡無爲而不妨示有脩習脩已如是治人亦如
是彼以輕狂虛見妄測至人者正所謂蚍蜉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而已師生於萬曆己亥十二月二十二
日距遷化之歲世壽七十僧臘二十有四有語錄文
集若干卷嗣法弟子四人曰梅庵超諸曰問石超直
曰河雪超舉曰雪定超淨印證尼一人曰客啟超初
居士二人曰何卓雪超信曰沈尙先超尙是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羣弟子將奉師全身塔於庵南介予爲狀以乞銘於賢士大夫予辱師知垂二十年每遇湖上必爲決旬匝月之淹落草盤桓听昔靡聞顧開劣不足副師之望今茲執筆以論次師之行事能不爲之欷歔涕零也耶謹狀

康熙戊申長至前十日恭學弟子構李徐善樂談撰

虛舟省禪師語錄

慶忠機和尚年譜序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則誕
生何年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則
行遣何歲末後曰吾四十九年
未曾說一字則娑羅城度何所
續述哉雖狀若無阿難之結集
不惟三藏十二部無傳周昭之
紀九龍之浴十九踰城六年證
果始從鹿野苑終至熙連河亦
竟等之鏡花水月由是知萬峯
童真禪師之譜慶忠老人誠有
說矣忠托跡西蜀以閬閬貴胤

繼釋氏真傳當明季啟禎間正
宗隱伏法脈危微應時而出是
誕生之不偶也懸肘後符施格
外機迴狂瀾于既倒麗佛日于
中天十坐道場廣利羣品是行
遺之周徧也末後卓錫隆昌晉
丘聚雲其曰惟有治平月年年
映柳溪殆即雙徑明月堂之隕
星乎又曰觀自在歸去來殆即
雙樹涅槃會之告衆乎概舉生
平言有章行有條怒罵嬉笑咸
皆佛事故親炙契旨者每多英

傑之士荷法分化者不乏起宗
之賢自此觀之忠之繼往開來
其功偉扶危拯溺其遺大固本
培根豎德立名其事全狀非童
師久侍巾瓶深悉晉尾按年編
次其出處巨細不幾等之鏡花
水月也哉予雖不及見知于忠
幸私淑諸人敢昭告于叢林曰
童師之編年其即阿難之結集
也哉

康熙甲寅孟春上浣

西江弟子李道濟拜撰

冷平鐵壁機禪師年譜

前任潭州萬峯嗣法門人至善編

神宗皇帝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師蜀北之營山縣人姓羅氏家世以一經傳多科

甲于是年十月二十日寅時降生而面貌奇偉

左手有蓮花鱗魚龍鳳紋明直凌遷舉邑稱異

三十二年甲辰

三十三年乙巳

師三歲按謂雲侍者曰我生三歲慈母攜我渡渠

縣河我指水影謂母曰是從何來母曰兒此汝水

影也我曰我從何來母莫之答歸謂父曰是兒發

言古怪恐塵世難留

三十四年丙午

三十五年丁未

三十六年戊申

三十七年己酉

三十八年庚戌

師八歲父卒隨母持齋是夕天氣清朗景風四達

見黃龍長數十丈自東北來騰于師頂師指謂兄

兄曰龍也是年入鄉校塾業鉛槧日記萬言文義

不假師訓自狀還曉里中名俊咸稱之曰此羅氏

龍文也

三十九年辛亥

四十年壬子

四十一年癸丑

師十一歲在鄉社攻書時與族兄無著謀出世間

事著曰汝年且幼未可及此他日徧歷名山尋訪

至人未晚師弗懌者久之

四十二年甲寅

四十三年乙卯

師十三歲與兄無著時遊里之太蓬山靈鷲寺壯

麗森嚴僧儀整肅內有一僧形儀挺異語論鋒發

乃語兄曰此吾之志也兄何不成我出世之志而

乃置我糞壤間耶

四十四年丙辰

師十四歲潛往太蓬徧覓高人至蓬之透明洞見

葛陂乘竿處漢劉景讀書處恍如舊識竟無歸家

志乃爲同學勉歸師忽忽不樂亦不工文翰母兄

異之

四十五年丁巳

師十五歲有元白道人修道大蓬師時與往來按
文章菴著師行錄時有元白道者隱邑之大蓬山
師往來叩問雅意玄學道者石扇嶺戶辟穀半載
師慕之母兄爲師親迎師辭之兄曰汝清姿映玉
摘藻過人淡墨紅綾木天一鳳奈何作出塵想從
黃冠遊耶師曰人各有志從所願耳

四十六年戊午

師十六歲春與兄無著復往大蓬訪元白道人白
辟穀于萬山澁處崑崙陡絕嚴寒冰谷師徒步往
叩元盡心誘誨師曰可了大事否元曰大事吾未
能親達其道子有志可訪濟下兒孫苟或有緣必
能申汝之志予明年將往終南欲作面壁公案未
知機緣何如子志誠堅必能再會他日切勿謂吾
爲黃冠也

四十七年己未

師十七歲一日閉戶危坐尋自思惟我欲遠征而
乏良侶邇處又無高人低回久之不覺兩淚垂下
兄偶入問故師以實告兄白之母知師不樂塵網
濃以爲憂

四十八年庚申

師十八歲是年三月夜坐寢室定中忽見赤日入
懷恍然驚覺自此夙慧日發異于常時出世之心
愈加諄切其奈母之作難心去而身不能往師一
日謂松書記曰我十八歲時雖未聞道胸中隱隱
知有出世大事如人在寶藏庫邊只是取不出後
來見聚雲老人回觀少時如遠客還故鄉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辛酉

師十九歲忽一梵僧至庭與語多所發藥師異之
其言洞曉精微兼達未來事復謂師曰佛日將沉
汝何迷戀世網昔釋迦文十九踰城汝今正是其
時師聞言如冷水澆背自爾決志出家
熹宗皇帝天啟改元壬戌

師二十歲是年二月十九潛遁圖入山計行次大
竹縣偶逢善士姚君留師築室松間掩關危坐無
晝夜日食米二握沸湯淡飲五味俱斷關中三載
心形益暢目中屢矚異相種種疑情頓起欲扣元
白以釋其惑出關訪之而白去終南矣

二年癸亥

三年甲子

四年乙丑

師二十三歲受業于魏安之小院未幾東下舟次平都地藏院謁灼然禪師狀與語大奇之乃謂師曰觀子形儀俊偉氣宇如王定是法門柱石方今臨濟正宗惟聚雲老人獨步震旦子盍往見之母後時也且子如葉公之龍點則飛去復何難哉師持命順舟抵忠南參聚雲和尚尚曰奚往師曰以終南尋道者事雲笑曰子真昧于尋師者師見雲丰儀迥異願屈弟子之列雲曰若向來事道固善矣猶落傍蹊子欲我說夏後可也夏滿乃求開示妬者恐師暗承衣鉢每至阻之忽雲出丈室師跪求法要雲大笑而去乃自惟曰遇至人而不得一授果無緣至此乎遂欲捐軀赴水以俟將來五年丙寅

師二十四歲有僧湛持與師結爲密友常拉渡江聽講楞嚴圓覺師自語曰經云但有言說俱非實義法師所講者何謂哉直須放下冊子可也師一日謂衡首座曰我昔聽休法師講楞嚴文義雖覺曉暢自揣于己分上了無交涉後來打翻漆桶始知我說法卽諸佛說法非是強爲法如是故乃拈拄杖曰者箇是甚麼座曰老漢敗闕不少師便打

座禮拜師曰我爲你講一部楞嚴了也六年丁卯

師二十五歲夏四月聞朝陽老人來鄧陵師侍雲溯舟往見隨衆參禮老人謂雲曰汝辭老僧原說三載卽回爲甚拖泥帶水在外二十年卽今要打雲進曰老和尚曾有授記恐有朝宰請汝聽爾鋪張可也老人曰旣狀如是且放過一著雲侍立師屈序職後老人復謂衆曰汝等箇箇青春年少都到我法門畢竟爲著何事一衆肅然老人見師侍班尾喚云某人前師向奔禮拜老人曰一貌堂堂會看箇話頭麼師進曰求老和尚慈悲開示老人曰何不參箇只者是師進曰只者是還要參箇甚麼老人曰放汝三十棒師自此常造室中請益老人多方屬意時謂雲和尚曰營山少年將來振興徑山之道者非此子而誰汝宜留意焉思宗烈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師二十六歲乘具于朝陽老人由是三學精練甘粗糲倍辛勤冬夏一衲祈寒溽暑不以爲勞炎日雖蚊蚋爲之吮血不以爲苦而工夫倍常遠邇欽奉如事所親鄉大夫士庶等見師清苦爭獻衣物

師隨得隨與所處如故而德性愈恬識者知其必爲法門令器有郡吏蒲虛左素稱豪滑見師履行水操竟辭執役皈心座下領師訓誡自爾素食行業純一未踰一紀而淨業成臨終預知時至有天樂異香之瑞蜀人至今稱之

二年己巳

師二十七歲聚雲老人有徑山之往四衆遮留乃買舟攜二行者洎師潛往御史田公鍾衡聞之遣使至瞿塘迎歸是年命師入侍寮由是得以寅夕咨決師一日謂松書記曰老僧昔在己巳老和尚命入侍寮我以為侍寮豈難做工夫豈知老人有種種作用不在東邊敲你便在西邊剗你而今據位稱師無邊作用都在度水擎茶邊討底始知知識卻難構附莫作等閒汝等異時爲人要識得老僧好

三年庚午

師二十八歲在侍寮彩躍鎰露動靜尊嚴一衆畏焉而謙德彌厚衆皆悅之郡之紳士見師動止輒以手加額曰僧而至此可謂人中麟鳳其在學地緇白歸重如此故蝶菴陳太史恒言慈心不比滿

月慧發寧同死灰蓋指師也

四年辛未

師二十九歲無心大師自江浙回請聚雲老人重開法本寺陞師第二座師慧辯日新與老人酬唱互相排擊古今關鍵侍司日錄成軸離爲四卷今之問答錄是也忠南有菊隱菴幽清絕勝峭壁晶瑩去城五十里師喜其山川佳麗人跡罕到可爲養道之所乃白于雲求爲棲息師任持日久檀信雲臻學侶屬至上書于老人老人以書復之曰從上古人得和尚法不違和尚記如般若多羅之記達磨五祖之囑大鑑所謂真師真弟子千載之下令人渴仰也前走人來問話正見爾將成之志果堪受室中師法否若其依我之言鐵石不易則大慧一脈在爾躬矣茲當潛牙伏爪埋頭菊隱縱有四來雲集檀信皈心只隨宜誘之况復大瀉栗橡七年始得爲人南泉三十年方施機用較其今者何如哉只恁麼去管教後日看破天下塗狐精如其不厭休學老鴉笑猪

五年壬申

師三十歲乃以己事未透再參聚雲于浯江每到

室中浴決日常三四回雲不之印乃謂師曰我者裏禪如一團大火聚你若近之連皮骨一齊燒爛須到此處大死幾回和根剝斷一下始得汝若稍稍依違白雲萬里老僧肯參朝老人幾箇不是死了三四年後遭他腦後一劊方始瞥地故知真正師家決不欺人汝正英畏亟宜努力向前起大勇猛發大精進瓜熟自朕蒂落無用躊躇思之思之師拜受命乃以九夏爲限由是精勇倍常無分晷夜或坐之久佛前跪參至蚊蚋吮血寒暑爲之侵膚了無掛礙似箇有氣死人

六年癸酉

師三十一歲聚雲有金陵之行師執侍舟中或在稍前或居枕後緘默不語只以體究爲事入石頭城亦不與他事久之無所悟入欲暫辭往參天童呈偈有此行若得雄三壑一掌還須報覺王句老人曰天童接人直截孤硬但汝一去恐未構老僧宗旨負汝數年辛苦矣不如共我回蜀教汝不費纖毫自朕脫去師奉命不敢違及歸簽師總院事乃自惟曰我爲己躬下事未明受盡多少曲折今又簽以院事轉添一番勞騷何時與此事相應欲

去苦辭業已受職只得全身放下且理常在事務經七日忽于是年臘月八日同衆念誦念誦畢遂歸監院寮方登禪榻忽朕一踢不覺渾身骨碎大笑不止隨拈偈進呈雲曰汝且出去是夜設普茶以臨濟四喝出三爆竹召衆云會麼師便喝雲曰不是師又喝曰是何等音聲師復喝雲遂歸方丈召師入問玄要宗旨隨拈偈進呈雲不之印

七年甲戌

師三十二歲在監院寮日理院事隨處體究若存若亡乃自惟曰我既有所爲甚于玄要宗旨如橫石相似無怪老漢之不許我也拚一生做箇癡呆漢若不透頂透底斷不敢向人前拈弄如是歷觀古人誦說語句如執劍揮空到與不到明與不明只管看至于用力之久覺得明與不明似乎兩端而胸中隱隱無有沮滯臨到用時又不應手此無他總因向上眼未開祖關未透于胸次未能灑脫百計千方莫可如何到此只是一味壁立萬仞八年乙亥

師三十三歲計窮力盡竟無起手處一日靜坐忽朕大徹細理從上來事無論臨濟玄要洞山五位

雲門三句五宗諸訛一時通透有庖丁解牛之勢
入室密啟雲大笑曰汝會老僧意麼師曰和尚大
慈大悲爲人徹底雲遂舉古今諸訛因緣問師師
隨問隨答雲一點首師出復拈香入室頂禮云
和尚恩大難酬爲人徹底雲曰汝向後接得後人
便是報臨濟大慈之恩善自護持自後開堂請師
居第一座雲一日陞堂普告大眾云大眾有未了
公案待第一座共汝等商量遂下座歸方丈師隨
入作禮云某甲何人敢商此事雲曰老僧悉知汝
勿辭乃命分座爇拂焉

九年丙子

師三十四歲辭歸菊隱訪徑山杲祖古雲門故事
火種刀耕聚雲遺書勉之謂佛日久沉大法垂秋
豈可作自了漢有辜輿望高侍御田別駕二公亦
有書勉師不得已而應命仍歸首座寮一日雲告
香普說行百丈令師代參頭雲曰爲審磨盤秋結
子碓嘴夜開花還知落處也無師進曰大似焚火
汎鐵船又一日雲問識得軍中意快活過一世如
何是軍中意衆無對師進曰殺人不眨眼雲歸丈
謂鐵書記曰只此二語徑山血脈猶在吾何憂哉

十年丁丑

師三十五歲居聚雲首座寮乘拂陞座卓拄杖云
德山德山甚處去也喝一喝云臨濟臨濟卽今何
在山僧在方丈老人處唯具一雙青白眼兩莖硬
腳跟一箇寬大底肚子若論禪道佛法大似開眼
說夢諸昆仲無故強拽山僧上曲杌牀頭四下眼
睜睜教向那邊開口咄咄咄不如趁老和尚舟船
乘興求求利息未爲不可以拂子作垂釣勢云滑
石灘上紫鱗肥此日登臨展釣絲不知誰慕千觴
餌吞卻渾身掣電雷不用命者相見僧纔出師便
喝僧云且莫造次師又喝僧進語師云既是金鱗
何難破浪進云有箇無眼耳鼻舌人來和尚作麼
生接師作騰躍勢進云是甚麼師曰魚下碧潭當
鏡躍鳳來青嶂拂屏飛僧進語師曰者番不是打
鱗鱗鰓鰓底分明向說尚難委悉何況蓋覆將來
等拂子唱箇七花八裂底曲子輕舟浪漫去也乃
曰天上底地下底左山底右嶺底天上底是甚麼
山川草木地下底是甚麼日月星辰左山底是甚
麼僧堂佛殿右嶺底是甚麼廚庫三門四方八面
底是甚麼以拂子作是來相云云由是一衆收觀

聚雲有隱首座噴噴人口

十一年戊寅

師三十六歲居興隆首座寮秉拂蔚西堂出問不問山溪雪月松竹梅花大宗師還識得永字八法麼師曰將紙來堂作呈紙勢師以拂子作書字勢云新春把筆元亨貞吉察地觀天我備萬事如何是我備萬事底道理所以道我字有三書一指書我其戈顯露有芟除一切義二行書我其戈潛伏有安任不動義三草書我其戈渾忘有變化莫測義變化莫測是汝等本有慧安任不動是汝等本有定芟除一切是汝等本有戒若是尸羅清淨定慧圓成自狀正緊虛圓橫清順濁撇捺畫直挑剔點鈎飛者飛走者走跳者跳舞者舞有時露骨浮筋柳情玉態不犯鈍毛輭擔燕尾蠅頭脫或未狀也須從頭一二三順墨隨硃堂云還我紙來師便喝乃云文不加點永有八法點畫分明三學無罅今日遇著混天甲子喜得山僧有賞有罰復以拂子畫一畫云一筆題過千張紙作氣志箴行解銘發願銘羯磨銘考功銘是年至善生

十二年己卯

師三十七歲夏五月有僧傳天童悟和尚與三峯首座辨析三錄七書據評說等種種駁書師聞罷傷狀者久之七月三十聚雲老人示滅十月本郡縉紳四眾等請師就本寺開堂祝聖罷維那白槌畢師云方丈已出了座已登了香已拈了還要觀甚麼第一義且向第二頭著眼豎拂子云三世諸佛也不識汝等還會麼汝等既未會山僧喚作甚麼若無山僧喚底爭知汝等未會若無汝等未會爭知三世諸佛不識三世諸佛爲汝等出世山僧爲三世諸佛出世更有爲山僧出世者麼速道速道一僧出衆云踏破梅梢月休云火煉丹師云撞木鐘進曰踏破了也師云撞木鐘僧歸位師云撞木鐘又僧出師云問話且止須聽吾偈聚雲新木鐘扣擊得玲瓏千聖齊掩耳雪火一爐紅若是伶俐衲僧自具一副快便手腳纔見宗師眼目定動早已錯過了也所以下雨地必滑天晴日光遠喝中主賓棒下縱奪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玄節要關拈一放一謹嚴高古細密簡明末後轉身異類親切只得葫蘆若帶四方八面一場打閑且道如何是山僧卽今爲人處有意掩爐還點雪無心張

弩更開弓老人遷寂師願廬墓三年或山間林下
保養聖胎俟時行化遂作知有說示諸學人

十三年庚辰

師三十八歲乃于先聚雲塔傍結廬以待告香請
益之徒寅夕容煥無虛日答揚廣文劉羽霄譚止
止等問道書示泰典焦无矣居士法語答後堂虛
谷問曹洞君臣偏正功勳等說又答松西堂問三
鬼十二神語盡載慶忠廣錄堂于言下大悟後出
世枳江未逾年而寂號雙松諱性潤久親聚雲老
人師初開法陞西堂續燈未收

十四年辛巳

師三十九歲鄧陵有巨商冉開明建地藏院于平
都山之下莊嚴妙麗甲于蜀東請師任持師廬聚
雲塔志決三載辭之明乃迎先聚雲舍利預建浮
圖于院之後以終師志遂無所辭往應其請平都
爲蜀國名地衲子趨風接踵而至名衲之化演一
方者皆諱跡歛光隱于衲人以瞻提誨故其槌拂
之下類多英傑衆至千五百人一時公卿求法問
道未易以一二數如熊水部自福劉憲副虔所沈
省元子佩其最著者惟熊水部自福言下開解師

入院後規繩不肅而自整法令不約而自嚴進院
上堂橫按拄杖云慣弄靈蛇之勢赫赫萬層活捉
生馬之威昂昂千里撒綬天網打稱意魚放破空
矢落狝霄鶴點卽不到到不卽點正恁麼時且問
是誰家風月卓一卓曰一箇星子三隻角家家秤
錚五箇眼僧競出問話師下座以拄杖一時打散
又上堂云是法任法位世間相常住佛說是經已
果報不思議長者長法身拾金還是窖金人夜來
混沌顛落地萬象森羅總不驚土大人可知禮妙
湛總持不動尊佛祖位中畱不住一腳踏翻明月
卽明月卽常如是是箇甚麼今日地藏寺裏有齋
作護峰銘六處箴

十五年壬午

師四十歲井开相國陳公奉 旨歸里其夫人雷
氏皈心問道石在宣慰秦總戎良玉爲其孫馬萬
年祈祝遣僧壽山古雲資銀五百兩飯僧並求法
語時師道旺一時魔難陰作諸惡比丘僞以名山
匾題賄成成都昌承奉啟蜀王賜額乘機破法是日
不知何來有卽鄆報客二十餘甲冑整嚴露刃執
弓犯衆而言曰有人于此會中破法壞教者我曹

以死任之魔衆乃退事未息而師蚤已應涪紳之請矣後當事聞欲究首魁預題蜀藩有不察賄人之咎師聞多方慰諭乃寢遠邇欽服謂師具大慈忍視怨如親自非肉身大士安能有此其接蜀王令旨陞座曰堊草何緣聖澤臨今朝來到九重恩但能相識王中主方外何緣不奉君乃舉洞山寶鏡三昧云云先是有僧自渝郡來字心白者洞曉邵氏梅花數與僧石浪同典客浪令卜法運休咎曰從今以去不出二年半又當別請至是果狀眉山甫久掩關峩眉忽樓喜二座持平山錄至甫閱至木鐘玲瓏處頓狀穎脫乃並舟東下禮師師曰汝是峩山僧普賢與汝說甚麼山曰恰遇和尚考功師曰恁麼那山曰有功考無功考甚麼師便打是年付石樓昱囑令返成都李春元請舉業開示十六年癸未

師四十一歲司理陳蝶菴涪紳文孺白泊縉白等專啟幣請王涪陵芙蓉溪吟翁寺入院上堂祝聖罷乃曰覲面巍巍若可爲吟翁寺裏正來歸桓因插草今何在惟有迦文動地輝又蝶菴居士請上堂師以拄杖作把鉤勢云短杖褻衣意氣濃

垂釣溪畔有芙蓉嫩雲西嶺東拖水小竹橫壚順接風洙泗泗洲元不異浮杯杯渡一般同遊鱗寧向直中餌莫負拋綸海上翁今日蝶菴居士承悲仰願現宰官身特啟山僧陞于此座座下若有磨拳擦掌之人山僧未免翻江攪海一上問話畢師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上天之載本乎地者親下下襲水土土能生金金主三六九九八十一一歸何處噫嚕嚕啞婆訶孺白文公先是于師三請不赴乃以蝶菴之言致師故文末後請師詩曰迎師到此云何事我有清溪並草亭不獨此山能作祖兼之羣夢得呼醒看來壽者元無相老去生公懶說經但設一蒲長打坐喬松修竹共青青師次韻酬之曰自從得踏鄉關步長揖相將謝旅亭下足但能過佛祖逢人爭肯說迷醒涪山旣繞環蘓帶萍水猶慚對月經我到林園無箇事殷勤惟待出藍青是秋應東明請答牟銓部樊中丞問道書與三山來書居東明昇祖道場暇日坐大樹下觀祖浮圖謂首座曰東明乃虎丘隆祖之後誰得浮山繼續焉唏吁者久之乃命知事辨供掃塔東明成化時上有詔

萬壽戒壇宗師師有辭朝詩盛傳語錄二冊法嗣三百餘人至今絕響故師有浮山之歎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甲申

師四十二歲先是工部熊月崖權關荊州時與惠藩國王厚善議以荊城護國禪寺迎師疏已就適值獻賊入寇太保公秦良玉迎入石砭過太平寨里人茂宇蘓君請居吉祥菴未幾太保專官迎居石峯寺畱衡山炳任吉祥炳有至行徵異屢屢事載松軒錄中土人敬之事以師禮道俗咸沾其化至今遺風餘烈芳聲尚在人口也

二年乙酉

師四十三歲任石峯吏部黃公近朱大中丞吳公天谷監察御史廖公維義御史瞿公不荒觀察田公素菴郡司馬江公海籌同問道焉是年著藥病隨宜等書蓋因士大夫不務正知正見而好傍門異學故有此舉大司馬張公肖吉中丞吳公天谷直指廖公維義觀察田公素菴各有弁章謂師博綜三教湛微一心云云石砭君長固屬土官川東郡縣爲賊所據者大半秦氏軍威大振寇不敢犯故諸當事悉寓南濱而師道譽日隆以未獲覲師

顏者爲歎秦氏事師過于所親每歲供資四事豐美舊日諸檀倚師活者無算雖石米數十金座下不離數千指兵戈載道每歲制期無閒當所乏時覺有神助似非人力可擬

三年丙戌

師四十四歲聞慈母王孺人謝世師自捐衣孟設位辨供起作佛事等次日上堂云去去實不去途中須善爲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爲如我慈母胎教恩深卜居德厚喚作虧爲得麼兩次割股救夫長年持齋奉佛喚作虧爲得麼及至世亂莫容乘時先退喚作虧爲得麼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生卽不生滅元非滅既無生滅來去又何有哉薦豎拂子云途中路上莫商量來去惟乘斯願長斯願既乘無來去無來來去自平常伯兄雙眉居士來示以偈曰眼耳鼻舌共一身同門異戶各存存有緣不是予朋友無用雙眉卻弟兄示俗嫂曰不離見聞與覺知認著從前亦依稀會得其中端的旨嫂嫂元是大哥妻上堂烏龜向火劫前未兆之機確嘴開花教外別傳之旨一腳踏穿透底終須不受瞞預兩手撈撥不開

到頭鑽龜打瓦露迴迴山明水秀孤燦燦日往月來庭前柏子正呈機座後桃花已映色正恁麼時是誰家曲調卓拄杖日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四年丁亥

師四十五歲寶峯三巴掌和尚自清泉來弟兄相與甚懽一日師謂峯默狀良久消息人多錯會峯曰有錯不錯師曰如何是錯峯曰黑山藏鬼窟如何是不錯峯曰烏龜炭裏走師曰不謬爲三巴掌忠貞侯秦供法衣請上堂師捧衣在手云者箇靈山會上喚作正法眼藏山僧手中喚作金襴袈裟太保秦侯喚作甚麼願弘不了靈山囑同歸界海作梯航時蜀撫吳公保泰入山問道師示以本色鉗錘于言下開解退謂寮屬曰本院見鐵老人後始知孔聖朝聞夕死之道顏子不改其樂自今已往矢心食素將身許國以酬太祖三百年來養士之恩寮屬俱爲泣下十月秦府中軍桂森卑禮厚幣請開石峯龍藏陞座以字不成以八字未是八金鉤解遶天二人左右掛佛祖不敢前三藏居其下且道是甚麼字以拂子作火是相十二月兵道田公素菴重來訪師亂後相聚剪燭譚談不覺

達旦素菴乃侍御公三子三世布金最交厚者五年戊子

師四十六歲上元二日夔郡司馬江公鄧陵文學徐公相繼送子受業一卽至善一卽幻敏先是師夢遊大江江際一舟二人鼾寢于內俄風起水湧師疾登舟執篙須臾舟卽化龍越山而去覺而異之比午江徐前後俱至恍與夢符是夏太保公薨未捐館前迎師府第咨以末後大事師種種開慰示教利喜不移時以手理目彈指而卒八月桂森檀越請于大方禪院設無遮大會建水陸道場師爲盟主九月舉耆首座秉拂退石峯院十月遷青山之聖佛結冬一時禪侶四集衆至五百皆死心衛道之士三山來後至笑亭維那預夢師示以黃絹一端絹開五大字以此成正覺次日來至一衆異之是冬院外萬竹垣中產紫芝數十莖容光奪目以爲瑞應文學馬黃星病中入冥冥府欽尊稱師閻浮大知識黃因是得還事載松軒日錄題張元陽道者小像水月觀音相梓童帝君相十王朝地藏相

六年己丑

師四十七歲禁足青山以三載爲限相國呂東川居士致書求一面教師辭以偈曰高高峯頂結茆菴不學無爲不學參拄杖欲將同國在青山畱我且癡愁使三往返終不就呂愈增傾渴四方識者高其人按東川末後書云時無禪氣大器畧有禪心咫尺崇光瞻浥心切便擬單騎塌前一瀉夙心山溪道棘思滋地方之驛驛也不棄愚忱惠狀一責可勝懸企晤巴掌上人攜之偕行爲禱後展轉數書有云心與心相印見不見當無拘也但鈍根人不能聖氣承當須和尚拈花面授庶幾省卻二三俗子艸鞋錢耳師亦辭又書云屢迂禪錫竟爾定入雲林知高尚之趣非苟可以世法相物色也因行轡在即拜領師範當以異期翹首高山有如覲面龕香一瓣永世無忘云云是年答吳撫軍書有倏焉相逢忽爾云別總喚作夢中語也如是爲是居士自宵承當只不合向瞿直指處走漏消息待居士來痛打一頓按吳來書畧曰得侍吾師慶快平生但世緣相迫暫作六月之行居士一呼弟子回曾相會時又說箇甚麼又答文太史安之曰月崖居士自萬州西上值山埜于忠南道及左右

識量迥別根信過人近聆喬轉旬都津梁枉礙回急切于今時而盡性至命寧緩待于異日耶知熊居士與左右有斷金之雅云云按文來書前寓萬州從熊自翁處得讀和尚豎拂緒言知宗風未墜自翁秉無畏之智修堅苦之行入衛半載精進日聞雖根器夙成而導引有屬和尚弘慈仰窺一斑矣法筵載徒可勝浩歎彌切懷思安之學道逾年津涯杳若值茲先皇蒙禍國步式微許國有身未卜其所行當匪部洲界爲行腳斷絕文字以畢餘生不諗此後機緣終當向和尚盡此肝鬲耳

七年庚寅

師四十八歲春答平西李將軍立陽書復馬宣慰嵩山畧曰昔維摩示病文殊往問居士病從何來答曰一切衆生有病故我亦病衆生病除我病亦除來書既云抱病書中圓相是病耶非病耶圓相之點是衆生耶自己耶復見來頌明鏡高懸未兆時冬瓜喫盡樹丫枝黃葛樹上生桃李倒跨泥牛水面飛倂山僧憂喜交集喜底是居士夙具靈根眼孔憂底是聖道紛華腳跟尚踏不著古云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

令心所向皆無礙從上名公大老入此門者不是
特聰明資譚柄依樣画葫冬瓜印子參須實參證
須實證密密綿綿忙裏閒裏打成一片得斯受用
如護明珠不輕播弄袞袞家珍狀後隨時保養聖
胎施同體之悲憫念一切消融貪愛種子不續惡
業因緣熟處要生處要熟遇境逢緣把得定作
得主雖居世間不捨道法照耀古今眼目人天生
死去來了不干涉得大自在得大安樂分形應類
悉由乎我作箇林間脩散士世外空閒人好不脫
灑曉復三山來警上座自東明奉書時山僧云門
外漢待他來痛打一頓和南時山僧云門外漢爲
仁由己問禪時山僧云門外漢怪事怪事呈偈頌
時山僧云門外漢絡索作麼敢安期定規時山僧
云門外漢莫閒管遠奔時山僧云門外漢又恁麼
去也是那些辜負上座云云是年作鞭箠語以警
勵來學曰今之學道人多鮮克有成病在好逸惡
勞重服飾續人我勤雜論究其實總爲不明因果
不體智行不切生死所致吾恐虛消虛受不惟無
益而反有損矣悲夫又曰今之叢林古之叢林今
之大衆古之大衆今之所以不如古者學行公私

之間而已古之學人而能行今之行人而不學古
之公人而忘已今之私已而存人若欲厨下有馮
山碓房尋大鑑磨室見東山架房訪佛日必恥而
不爲也安望其如古哉又曰夫爲僧不樂決志參
禪是猶欲科甲而不事詩書也重外典不究究性
地是猶熟稗史而不精舉業也科甲不得依舊還
作庸人性地不明未免有泥犁之慮學者不求妙
悟一向譚心論性講道說理如縫卵之來蠅腥羶
之聚蟻祇瞞目前之飽滿暢快不顧將來車輪馬
足之酸楚是終不能成其大也又曰下手做工夫
須從難克處克去難斷處斷去若起熱鬧相續心
此係覺識種子煩動急下蒲團向清冷閒靜處走
上幾回提起話頭如大將臨敵魔軍自敗也又如
世間爍銀爐鑪火候未到汁水中銅鉛之氣若雲
霧奔馳火候既到漸見停止而色足矣將來運用
施爲無不快心稱意學者煅煉身心亦復如是又
曰學者重道德如重金玉遠貪欲如遠蛇蝎蛇蝎
之害止是一身貪欲之苦千生百劫金玉之榮稱
快一時道德之美貽傳永世又曰參禪要得箇不
自欺底肚腸行得一步方說那一步見得一著方

動那一著倘一向虛空擲骰子又是當面錯過夏四月送耆首座住萬壽山作歸隱歌白雪歌題田侍御公小像天寧居士道影熊月崖居士佛花紀聚雲老人影讚三章自讚六章

八年辛卯

師四十九歲石在宜慰馬嵩山率闔司緇白四衆等專疏請師就三教禪寺開堂至三清殿圓陀陀光灼灼無端頭上添隻角謂是三清便有五濁白髮紅顏且喜淖約叩齒云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陞座辭卻青山頂緩步過松林謾將三藏義轉出太平春古云太平治業無象望老萊風至淳只管邨歌社飲那知舜德堯仁三教者裏不厭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是太平春遠庖廚足子一得情哀矜而勿喜是太平春正衣冠尊瞻視像朕人聖威可畏是太平春下亦足上亦足地利人和齊壽祿是太平春琴瑟和埙篪唱高堂綵舞恒志養是太平春山僧與麼說話設有向前云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因甚長三丈濶八尺如許絡索但向道天視自我民視凡事從寬福來自厚擊禪牀三下付衡山炳維那法語從上古錐只要人鼻頭端

正眼孔分明其餘都是些閒家具當時靈山會上拈花金盃頭陀一笑瞞預多少人殊不知傍觀者晒後來箕裘紹續底立機境顯權實論王賓行棒喝拈槌豎拂指東話西分宗列派就機打劫獅子迷踪聯芳繼述出于萬不得已正如梨園子弟只是熱鬧箇席面曲罷酒闌依舊一場懣懣到此住山不妨無柴任河不妨無水博飯家常卽如清素藏頭一生又不本分露箇末後句出來孤挺人至今臭氣猶在衡山炳上座與山僧同在聚雲老人處老人遺下唾餘亦曾經理至遭亂離與山僧攜瓶挈笠數載見他勤勞頗恒書箇清清淡淡吉祥處懶懶散散無賓主學得一生閒快活坐在孤峯笑佛祖底偈子令住吉祥菴嗣後走人上書云某甲自到菴中不敢少負遺訓將一語一默點染諸方惟有箇竹大蟲不日牽來與和尚補祝伏望慈悲無用驚怖及至到來那大蟲權收記室上座願居學地領維那事一日率衆瞻禮山僧云作甚麼日領話頭山僧云快去莫引壞人曰豈無方便山僧拈拄杖他珍重便行次日入室次山僧曰如何是維那事曰大眾一齊任者裏山僧云也須問過

九年壬辰

茲則事畢還山因書數語以勗舉着上座立僧上堂黃面瞿曇拈示自是桃花貪結子金色頭陀破顏錯教人恨五更風一人傳虛百人傳實直至而今郎當不少今日不著便與伊重打算節候不相饒錯過成疾患成何等疾患只爲鐵老漢口門太寬除非汝等諸人一齊擡舉着山出來塞卻猶較些子是年破山禪師以難來歸師命執事具禮迎之館于西室凡賊所畧衣物師皆補足款數甚優以存法門厚誼臨濟祖師諱曰拈香徑山杲祖諱曰拈香俱有法語冬結制靈峯

師五十歲在靈峯山雲集寺付三山來上堂僧問三教曾道口門寬雲集說箇甚麼師曰今日上堂日塞卻時如何師曰應合答汝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師曰四維與山僧同姓曰學人不曾師曰悟着號是羅鬍子乃曰也大奇也大奇末後何妙難思汝諸人還見麼那門外漢不是山僧悄地舉則機緣又怎得進門聽吾偈全身放下隱山隈頭角纔成喜兩開展轉猶吾相分付雷轟電掣出潛來是年三月芝和尚來歸與師同室語論古今追惟

往事弟兄甚懼時詹山甫慶雲炳汾陽啟高峯僞牛背映俱在座下四月建雜華會五月石徑馬宣慰嵩山居士遣使來迎七月解夏八月退靈峯九月至南濱士庶瞻禮接武于道庭無虛日十月再任三教一時烽煙告緊遂退居中臺寺臘月四衆等請說三壇大戒四方禪侶裹糧而至答武隆沈醫官許處士問道書與止止居士畧曰自平山別後往來人轍問門下定動則知道念彌堅工夫日密且公署中每以佛理禪道蒞事俾一邑子民宮墻桃李津津向化艸偃風行正所謂不賞不怒民勸民威省卻多少力也令嗣書中敘門下渝城往復馮夷爲祟不勝勞騷王介甫言我得湛堂一語做宰相曰是甚麼門下若得是甚麼底受用則勞騷得失盡付之無何有也願立定腳跟爲法門塋自題影贊十八章作性心銘蠡海編鍾王二帖師滿五旬總戎袁公致啟厚幣請上堂乃曰山僧行年五十看看有些健氣腳板不會譚禪着毛無甚妙義都盧舉似無生無生又居學地拂子與我齊年我長拂子一歲焉豎拂子云喚作拂子卻是山僧喚作山僧卻是拂子畢竟喚作甚麼六百甲子

滿一半今日與伊重打算相將攜手過驢年果老
倒騎轆轤鑽

十年癸巳

師五十一歲因念南濱日久諸故舊悉遭亂離存
沒者幾思返故居且欲歸省聚雲祖塔于是取道
靈峯過楠木嶺門人爲師預于忠之岸南建慶忠
院爲逸老之所而總戎袁公聯宇聞師入境三致
書欲得一見師由是率衆渡江館于玉山之竹菴
精舍袁公一見傾投于四月八日率門下將士等
皈依座下請師說法于崇聖院從者知市乃于玉
山之麓爲師建几雲菴寅夕問道四衆爭獻伊蒲
惟恐居後六月大將軍張公虎山南下聞師名扣
未來休咎師答以偈曰船來陸來舉足下足要知
四川定在西蜀八月西掃聚雲老人塔故長陽侯
胡公瑞吾迎師府第與夫人蔣氏闔府鎮將同日
皈依求法問道各于言下領旨答大司馬張公肖
吉少司馬毛公恭則學憲楊公爾敘問道書又答
太守吳公中蕃書吳來書云憶廿年前從宜典周
相國座上讀聚雲老人廣集時固髮未燥也竭來
走九夷揖衡廬雲天聲咳柳栗震威雖未必撞倒

鐵牛擎心爲脯狀亦曾尋蛇茂艸挾骨爲宮其如
一入芥城冤冤蓼集骨肉膏斧并香灰泥卽今桎
梏一官拘牽萬里畜膏禽于籠竹繫桎徂于冠裳
神不善也幾欲難此數莖逍遙鵬表而母老喬單
未能割絕是以徒倚于此再奉指點汗浹通身五
更鐘未云多也何日拂衣向鐵壁山頭膜拜禮足
一沾法乳乎偈答雲岳古姪禪師復盛山禪人
十一年甲午

師五十二歲念聚雲老人廣錄數經兵火殘失過
半自爲經理命工重刊因囑袁總戎寶善居士請
三山來首座王崇聖席兩序學行一并歸之唯攜
給侍二十餘人渡江之慶忠院院國劉公左路總
戎張公遣官飯僧並送三替僧性遠性山性海以
代給侍四月付汾陽啟偈云問話答不來汾陽一
笨漢依老僧十年得見娘生面不是冤家不是兒
祖業田園分一半送喬書記任清泉答毛侍郎陳
監紀楚簪東安王等問道書題萬老人影贊者漢
誰描画画描画成懊惱笑罵諸方禪申明佛祖道江
家田堡鄭南邨龍有龍睛虎有虎爪九月三日芝
和尚訃至遣僧預封烏簪一雙于靈室前十月師

親請上供舉哀獻簪云嗚呼快事上饗嗣法古姪
禪師請于白岳陞座曰通塞虛空古白岳三冬凝
靜又多柴到來不是閒遊戲只要諸人眼豁開又
上堂無繩自縛好肉剜瘡畫地爲牢平空說說須
是恁麼人始解恁麼事下座作偈酬白太守浣初
示長陽侯胡屏山法語並夫人蔣氏自題影贊八
章作偈寄別峯上座撒卻詩書挂卻冠衣鞋箸笠
入深山多年不見通消息幾令吾儕憶懶菴是冬
止白岳

十二年乙未

師五十三歲付喬松億書記堊雲映監寺答解元
李井仙中書舍人楊楚書問道書示巫山展恒禪
人法語又作歸隱歌虛空謠準古德嘉言善行暢
厲後昆者爲上下卷題曰慶忠集集成命通曉文
義上首知事爲後學初機講論一過務遵正業恪
守先訓毋隨晚世流波居恒諭學者必以微證微
悟爲則不喜人脫空妄語未證言證穿鑿古人描
寫公案八月與陳兵道書送惺徹悟維那在東明
有徐徐湧起東明日照惺娑婆徹古今之句又答
程民部曹門卿曠方伯諱邑侯等問道書師一日

室中據座侍僧炳如不透向上關擬屢請開示師
曰如你是善打底人有三人與你藝同把住門你
如何出得炳侍思適堊雲映自外歸師舉前話雲
召侍僧僧應諾師詰之雲曰出也師浚育之又一
日入侍寮問善書狀莫在此間瞌睡耶善作臥勢
師曰果狀有些子善便喝師曰汝惺耶善珍重便
出又一日整拂子問衆曰者箇喚作拂子入地獄
如箭射你道喚作甚麼衆無對適善持書至師問
你喚作甚麼善曰請和尚放下拂子師曰我放下
汝試道看善曰看破了也師便打善禮拜又一日
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乃喝一喝云者是第
幾和善曰是第二和師曰如何是第一善曰某若
抵對和尚又是第二也師亦打善禮拜十月渡浔
江過玉山總戎袁寶善居士洎四衆等遮留冬登
牛首道經塗井副戎王用庭求法問道未幾領旨
更號一喝法諱燈供乃印以偈曰亭謝雪消作麼
作麼咄哉一喝無我無他泥裏水裏清香自若他
時異日是好大哥阿呵呵嚼碎虛空休說破諦信
斯言名曰擔荷

十三年丙申

師五十四歲總戎陳貴榮副戎郎初開都寺三空
果率四衆等請師住梁邑之方斗山棲賢寺陞座
云方斗喚作太平山棲賢亦名慶忠寺知他誰是
箇中人家扶起者巴鼻一時龍象蜎集衆至大
千餘指而殿堂湫隘至無所容結玆擁就四方供
資接武而至四月仁壽侯譚養玄大中丞楊守知
少司馬胡際亨監紀陳嵩愷等致幣遣使持書問
道冬夏結制朝暮參請自戊子青山而後法席之
盛未有若斯者一日上堂耳菴上座纔出師便喝
進曰劍峽急流慈舟且讓師曰可笑不慚惶菴歸
衆師卓拄杖云黃檗六十棒者是那一棒喝一喝
云臨濟四喝者是那一喝還識者喝麼立賓立主
爲實爲權還識者棒麼有玄有要能縱能奪昔日
臨濟于河北建立黃檗宗旨今日慶忠于斯建立
臨濟宗旨汝等作麼生會喝一喝卓一卓文德字
縣令請上堂擊禪牀一下云起去拂一拂云伺候
著良久云隙曷偷光杖兔角星芒射眼拂龜毛不
是山僧行正令崑崙叫屈舜若逃喝一喝云画供
打口鼓喝退堂聲下座上堂云天一半地一半
蘓州有常州有打破蔡州城踢倒黃旂綽不笑牛

首伏幾則罵孔明諸葛惡惡四時無春夏一雨便
成冬

十四年丁酉

師五十五歲元旦上堂官斗山看雲起打鼓山下
白雨山上有僧雲鶴隨境中無事將軍喜狼煙息
邨歌舞大有年饒菽米冬至寒食一百五處處林
鳥叫提壺子規相勉請續後字示堪輿僧澄波有
地無地先觀下臂打開中間牛眠叶吉逆水龍入
懷案一起一伏看動變大欲成快心見主人愛者
真堪談不消珍重指南經粉碎虛空須著眼設有
向前云既是澄波僧求本地風光法語老漢如何
說刑家語話咄我也是兜地討錢白手求利呵呵
四月長楊侯夫人蔣氏披緇薙髮率諸比丘尼受
大戒諱曰燈鑑別號妙德先是鑑閉關桐柏山三
月于關中有悟呈解師以本色鉗錘策之深入堂
奧乃以偈印之遂來秉具八月少司馬胡公際亨
盡節先以詩二章別師師以偈酬之示杲監寺法
語從上來事不說無爲不說有爲本自圓成無存
閒解是安樂法是自任卷舒不畱去來誰跡雖
佛祖千言萬語總屬建化之門痛棒熱喝無非驚

蛇出艸建叢林立規矩九旬定制三月安期無端
 畫地爲牢覓一箇不受人瞞不會佛法底了不可
 得正眼看來只爲那些遲鈍根性所以入泥入水
 未免屋上架屋愈成多事間有錯會者一聞此語
 不墮頑空便成狂見恣肆無忌顛言倒語撥無因
 果種種不法又爲可憐憫耳三空果上座遇山僧
 于學地自後相隨平山吟翁白牛石峯青山山僧
 憫其爲衆有功多勞心力遣令行腳彼時氣冲牛
 斗三年後復來山僧驚勸一語喜其曠劫無明頓
 息既有志願不妨隨處插艸不蓄莖菜粒米接幾
 箇衆亦好聽吾傷口毒眼空不直錢祿祿破衲惹
 人嫌誰知一顆明珠在價重人天沒大千示巫山
 奇石禪人秦中朱參戎性道益州趙時亨偈復中
 書舍人楊楚書問道書題初祖影贊六章咏古風
 山居各十二章松竹梅柏各十二章爆竹頌四章
 几雲雜頌七十二章勝熱吟念佛歌參禪歌經行
 歌

十五年戊戌

師五十六歲春罷太平席道經福城衡山炳率門
 人四輩弟子遮留彼地善信設齋獻供者絡繹未

幾牛首雲岳監寺四維堃雲兄弟率副戎王用庭
 善士傳淨美及一方道俗請師結夏山中入寺上
 堂順風吹逆風吹夏日長燕子歸幾處黃鸝樹上
 催休錯過稱宜時萬里長空一鷲飛喝一喝云高
 山流水淅淅意幾箇知音笑點頭上堂天之高也
 奚足高地之厚也奚足厚海之濶也奚足濶空之
 大也奚足大惟有拄杖子頭頭越格卓一卓曰今
 日郎向二施主有齋上堂今歲結衆一夏大似三
 人證龜成鼈且道是何三人莫是總戎袁寶善麼
 莫是副戎王一喝麼莫是善士傳忙一麼莫是月
 維二知事麼如明鏡當臺瞞諸人一點不得還見
 麼王山高案山低左青龍右白虎年年三百六月
 月二十五逆數順數數到牛首山雲岳寺大殿裏
 恰似佛幻三月前輓底鹿皮鼓師久虛首座位不
 幾睂山甫詣山頭省覲翌日請遷座元寮一衆駭
 畏蓋甫平昔性直如絃參徒客以法中大事如雷
 如霆難以湊泊一聞首衆無不股栗諸方尊宿聞
 慶忠門下有睂首座咸畏仰之是夏雨集之久竟
 忘炎熱態師遂作苦雨古詩十章又作祈晴十章
 復楚籓東安王文相國等問遣書九月渡江之慶

忠十月月返玉山過崇聖舊護法等畱休冬十二月大軍南下舳艫啣尾千艘相貫相國文有菴中貴藩以之楚宗侯朱玉浪向化侯譚養元諸護法同集于江上養元有菴一見傾投恨相見之晚盤桓數日乃去

十六年己亥

師五十七歲川東一帶烽煙告繁舟師上下水陸騷動地方風鶴五雲三山堂頭遣經幹執事迎師過高粱乃乘輿而往從者數百人皆露眠墊宿經數日乃達梁地三山來具儀率衆遠迎師資相見喜悲交集一時禪衲輻輳雖值荒亂猶五千指乃分爲東西堂總戎姚聖瑞邑令會舜聘聞而致謁供米數百斛三月三山來率執事侍師往金城會諸當事護法一時文武士庶觀師丰儀不啻如一佛出世爭設伊蒲畱供兩月時破山禪師亦在彼城見師至乃謂衆曰大風吹來鐵老人非遇亂若輩何得一見相與甚懽五月返五雲夏日與諸禪衲商今酌古並不提及亂世乃著頌古三百餘篇七月中軍王含輝以高峯衙署捨宅爲寺請師居之八月進院座下參徒以師年將耳順欲爲卜一

逸老之所乃于七斗峯之下選一舊紉故址擬創而新之師曰學道人鳥食魚居流行坎止吾嘗笑諸方置一院子如蜿蜒之戀窟穴吾豈若是哉爾輩已事未辦何暇與別人計算耶終寢其事十一月衆請演毘尼法以梁地僧徒多不遵先訓事多屑鄙滅裂戒綱師起而振之傳學者知有所向以偈答念五周文學偈付尼妙德禪人囑令加護

十七年庚子

師五十八歲衆多慮食或不繼于山下開荒畦數百頃衆皆鼓勇爭先不兩月而告成值春旱中有善爲桔槔者依山傍澗以竹代之則清波輪注諸處俱旱唯此地無恙四月客海州別駕郎于型鄧陵李鹿樵等問道書暑月無事爲諸禪衲夜參每每提持聚雲老人一貫別傳及太極等書以河洛淵源雖前四聖發之而透脫一步非教外聖人何足以申之蓋聚雲老人淺得此印處處發揮絕人遠甚師每閑暇與學者從容議論其言簡其事核曲盡其妙皆發前人之所未發如古云終歲參學不若一日聽師譚論爲得師其以之六月妙德禪人率一方善士請師辭之七月川東雲安向化

侯遣官迎師師辭以疾又遣人至師益辭至三番托梁令會勸駕又牒諭總戎姚聖瑞師不得已而往十月退院上堂問話畢乃曰吾宗迴別有口難說設或可說蚤不中節如說如行轉不相應顛顛倒倒卻也恰好說如是行如是元來元來如是如是喝一喝下座一方文武善信攜子孥幼遠送數十里如失父母涕泗而還道經忠南界四眾爭迎求法問道者接踵經月餘始達忠郡諸當事請說法于護法院次日掃聚雲老人塔遂順帆而至曹溪寶善袁公已專舟至矣玉山崇聖乃師舊化地四眾先爲候理師入院則當歲暮寶善以昔師所賜磨納爲供是日天峯南上座自磐城歸亦以師所賜黃絲爲供二物齊至衆以爲奇

十八年辛丑

師五十九歲春向化侯譚公遣官具舟迎師至磐城公向謁師于玉印江干一見傾倒自是深懷時相注切且念全蜀自獻賊後靡有子遺刀頭劍下凶者居多意欲起水陸薦悼師曰吾教以弘法惟最弘法則利生利生莫如舉名行德納開闢龍藏歲計設無遮磔口以拔幽孤庶冥陽均利也公曰

善遂于錦江之南卜居寶勝禪寺以爲弘揚地預捐俸金修理三月廿三入院四方雲衲候者俱寄食于他院以俟師之來遠邇供資趨者如市舊日諸山耆德爭迎供事師一一躬往盡懽而還十月朔乃開龍藏敢建千日禪期譚侯率諸鎮將專疏厚幣請師陞座祝聖罷乃曰迦文如來未能鄭重口角四十九年拋沙散土不止歷代祖師未能鄭重口角牽藤引蔓公案不止千七百之多天下大和尚未能鄭重口角施伎倆使機關恰似把火燒空獼猴弄月且道今日人天座上又作麼生良久云喜得山僧無口具眼者不妨看看成佛道日陞座喝一喝云明星出矣還有共見共聞者麼昔時者日傳聞我祖釋迦如來雪山得悟畢竟悟箇甚麼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如日普照如月普明如海普納如空普容如人如物如俗如僧如如不動如有如無喝一喝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平常

康熙元年壬寅

師六十歲總戎牟定之所嗣請上堂以拂子○元正啟祚○乾父坤母○坎男離女○鼻祖耳孫○

○辛是年果生一男二月望日師據正宗堂呼至善至正襟而告之曰法道垂秋師法大壞如來正法眼藏喜有覩得透者二年前吾欲記汝因汝年少汝今老大亟宜勇銳向前念大法之顛危老聚雲中與之艱老僧守成之苦爾宜悉心聽吾偈十三名善偈于今是幾年珍重晴空日吾宗賴汝傳善再拜曰善德薄行淺恐辜厚恩敢當此任師慰之曰汝胸襟弘太心地輝煌吾知久矣但耐心行去勿辭善謹拜命又告竺峯敏曰汝與童真同參同學同入道志同慧同彼已出頭又當別往爾宜踏步向前荷擔大法紹祖承宗料理家業母生退惰有負初心聽吾偈無根樹上九燈傳果繫橋金枝葉鮮稍稍借力油薪火照開新舊樂人天敏亦拜命四月答重慶鎮陳總戎吳方伯慕義侯柳司理等書七月辛總戎定之得子供法衣請上堂活卓卓影團團須彌小芥子寬無歇腳沒遮欄道是先佛儀式諸祖金襴畦疇歷歷水口漫漫迦葉導之以待慈氏達磨持來而作正傳盤珠半燈圓獻爲最後之供慶忠鐵老漢納受表示人天喝一喝卓一卓粉碎虛空爲條幅平沉大地總衣田天長

禪人請題西方三聖童書狀請題禪海羅漢羅漢十八軸有九尊器局小巧骨格驚人一箇箇神光滿面三兩兩逐隊成羣依棲些山林海樹娛戲那鳥獸龍雲試問物我不到處汝等又作麼生
二年癸卯

師六十一歲涪陵文華菴居士罷雲南臬司解綬歸田士在滇海見僧持師藥病隨宜有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處恍然默契特訪師于南城山寺相聚兩月居客寮危坐終日其定力資持雖久熏老衲有弗若者常自言予稍減數年亦可爲弘法比丘矣暇日與師纂修行錄時來室中請益未幾辭師歸涪獨坐一小樓視家人父子如賓客經兩月無病端坐跏趺而逝事載松軒日錄四月門人有以聚雲祖院數經兵燹遭祝融之變來山白其事師乃自捐衣盂又躬往玉山諸處告舊所販弟子不日而施者盈筍乃付司事鼎新焉師晚年喜于染翰大書小書或行或艸無不精妙暇日有請書單幅卷冊綾絹者隨心所向畦步干行不爲少遜淋漓飛舞不可思議真得筆墨三昧學者獲片語隻字守如良璧是年囑九峯譜普門顯慶忠向東明

法天元慧等寶勝藏帙數遭兵火錢蝕寶藏大閣
悉爲煨燼箱函殆盡乃命工啟而新之復其舊觀
八月初十爲徑山杲祖設忌題聚雲真和尚像及
自道影

三年甲辰

師六十二歲法眷性善化一從閩州之椒山海雲
持洞宗弘鑑和尚之子天則禪師上候詩虛空何
處望峨眉積雪消融是幾時才短未申巫峽賦經
年嘗讀朝川詩掌中天地人難到世外身心客遠
思佛法寧教千里共倒騎白象上須彌四月書法
語送童真書狀往江南曰佛祖至道固在人弘建
化之門惟心所願智慧德相何人無之有承其顯
者承其隱者承其顯者順而易承其隱者逆而難
難如逆水之舵易若順流之舟曰順曰逆曰難曰
易皆道化送運之大機不期狀而狀詎人力之所
能爲哉比之江河有動有靜有往有還咸歸于海
喻之戲衆一生一旦一末一丑悉由于乎人局益者
未免有好醜曲直之別而大觀者寧如是耶江漢
童真禪人乃天順時相國文定公江諱淵之後也
甲申後父守夔州禪人侍焉久之父海籌公挂冠

歸隱予錫止石峯寺一夕夢大江一舟舟面二人
舁寢于內予恐舟師不力遂自登舟執篙須臾舟
卽化龍越山而過便覺明日禪人父子來謁父謂
予曰是兒娠時吾家夢天鼓狀如日輪響入丹墀
吾先子復夢一僧偉形殊貌攜蒲至舍翌旦乃生
吾先子易簪時乃囑曰將來繼家聲播顯名者此
兒也須善養教之父子求度予如見故人欣與披
削號其父曰別峯越三年予應靈峯之請時禪人
尚在童穉同父歸堂坐參父責其多睡禪人應之
曰莫炒少不得與你老的箇同中就是一衆不覺
發笑予召維那那白以禪人善偈云云歷驗機緣
載之刻錄嗣後職居書狀一十三載禪人每欲奉
事終身予囑曰奉事之節小弘揚之任大予幾禮
徑山杲祖塔奈何時勢爲艱法緣羈絆是以姑待
汝宜徧謁諸方期集大成爲法爲人毋久滯此十
月向化侯率諸當事等請建無遮大會薦拔全蜀
陣亡兵將一時會聚緇白準數千計是年答少司
農封翁劉青田居士書

四年乙巳

師六十三歲春書寄浙東俗兄海防副使羅公報

寧彌陀世尊聖誕上堂多年不相逢一見懷憾起
我自何來汝欲何去四方八面淨穢誰分九品蓮
臺濁清頓已樂邦裏遲鈍了無限男兒往生話惹
得人朝參暮禮阿呵呵他的咱卻原來是我的你
西天老白耆東土豐干子答川南副使熊夢鶴涪
江郡守杜永寧書

五年丙午

師六十四歲春向化候譚公養元總戎任公履素
郡牧劉公肇孔闔郡文武縉紳士庶等請師重建
治平古刹預作茆舍數十師至禪者四集誅茆斬
艸皆衛道之士預建重閣七楹次大雄天王左右
兩翼諸閣陪樓腹屋雲窠凡叢林之所缺者備焉
治平昔在唐爲白居易所建曰龍昌上院至有明
洪永間改賜今額三月掃聚雲老人塔拈香曰別
去多年宛同此日言猶在耳心豈忘之如今某甲
歸來一任吾師指示良久目顧四方曰爲憐松竹
渾無樹不羨禾分八畝田又掃三目芝和尚塔穿
雲透霧涉水登山北面事師忝列同參墳簞迭奏
和樂且狀雁行分影鼻孔一般願賢弟不忘先師
前記放光照于祖室堦前我兩人務全師資道義

且謾說兄難弟難作禮三拜露胆傾肝法語示有
恒禪者

六年丁未

師六十五歲是年放舟夢門訪太守熊拙溪重夔
程總戎返棹磐江曇華視嗣法三山來慈祥遠等
諸法席冬衆請陞座昔日釋迦如來辭王宮住雪
山苦行六年于臘月八日明星出時豁然大悟歎
曰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蓋因妄想
執著不能證得看來此事真箇奇特可笑可驚上
智輕易蹉過下愚蠢蠢難明是以大道寥寥知音
者少老僧自丁丑干聚雲堂上登曲泉木弄鬼眼
睛嗣後圖南適北過東往西橫說豎說譬說喻說
塵說刹說隨宜說熾狀說不覺閉言長語狼藉成
編或視爲綺語或視爲脫空或視爲譎誕或視爲
圓滑任隨兩說獨一拿三道三而今說到治平院
裏喜得舌頭不出口耆毛在眼上權拈數語喚作
粗香一瓣上酬佛祖 帝王宰官檀越法乳先師
狀雖如是者件奇特大事依狀無些實載落點良
久画圓相云植柳溪頭空界月當年曾照舊園林
復新寧令沈公克齋書畧曰三十年輕舟浪漫撒

聖菴疏引咏東社蓮池六章以偈祭大司寇枝樓
高公復孝感夏人淑秀才書
七年戊申

網垂綸無非欲求稱意而今釣竿倦晚憩息治平
佛法道妙不啻胸中一槩五宗已曾忘卻閑來玩
水觀山懶去勤眠熟覺種瓜培蔬喫飯穿衣鐵老
漢之情形近狀大都若此外是更何長哉忽聞來
翰獎譽懷慚學佛豎儒行言質直投機印可拈舉
辯勘在吾徒三山手快舌輕而居士克齋肩赤胆
大兩硬同時冤冤頭撞滾入骨髓至云不敢混足
顯異之流傳寧可赤肩孤危之真脈狀逆水之柁
人苦其難順流之舟多樂其易居士不承其易而
荷其難且曰悟不由渠心難自昧是誠信不欺直
心道場入道之有張本也與老僧之心志一般是
我輩中人夫復何說如是如是居士自宵承當船
來陸來拄杖子未宥放過呵呵沈居士製五家宗
旨歌爲師壽五家宗旨如五指散爲大悲千手臂
一一指具五嶽形一一嶽中生萬卉一一卉萌百
千枝是皆吾指難思議高人握來一掌中五指還
如一指同諦觀此指指亦無方是吾宗正脈通粗
禪棄之甘齒芥口耳泥之成虛誑二俱可憐孰拯
之卽今惟有鐵和尚大慈源流一線傳眼如日月
明百川日月眼萬古傳歌以壽之告法筵 題西

師六十六歲春二月命脅山甫高峯億持信衣手
書入楚寄童真善畧曰老僧之有上座也如魚之
有水鳥之有翼別去數年時動及門之感助我起
予不無幾番太息悲願之不能留人如此奈何奈
何三次書來及閱刻錄足徵卓識大有功于法門
老僧甚喜至云法道衰微人心凋弊豈但今時爲
狀往古亦爾不厭者諸佛何以出世祖師何以西
來其所以迭出往來者總爲法道人心故也今有
維法道正人心者出如佛祖佛祖自荷首肯又何
必怯其艱而慮其難耶聚雲老師翁體佛祖維法
道正人心把逆風之柁于末運其弘慈豈止一生
多生而云究竟哉我輩既親承法道欲速似不可
耳間有欸段根信鈍置種子俟其自裁自植以聽
時節因緣按牛頭喫水艸非老僧事也自上座去
後印師翁廣錄三百部又有治平建樹之舉老僧
雖拾得些勞騷幸勞騷老僧不得也銜上座歸始
知定動緩緩行化真實爲人自有上上根器以應

其誠脣上座喬上座久欲下往以行其志特舟相
看老僧年力少衰不能數數領眾代勞者專屬望
于上座特寄法衣壹襲唯驗存之八月中秋師偶示
微恙多坐少睡或譚大度而尚精進或豎指掌平
時絕不與人譚議機語自是與諸侍僧隨其所快
似諧似謔人莫測其端倪至九月十一除遠方旺
化者勿問凡在近諸刹悉命來集乃告眾曰老僧
有三事須待三山來眾請問師不語再問師曰言
之何益至廿一日復問眾曰三上座來否眾曰三
師已南下矣乃唏吁久之隨命取筆書偈辭向化
侯譚公並寄飲瓢一偈曰滄桑世局幾曾催問主
勤王事可爲祗有一瓢情不更四時掬水當啣杯
又偈辭郡守劉公曰相逢不相識未可說深知爲
有護念心依依二載餘重來今卜別再會此時期
唯喜治平月年年映柳溪末後乃書辭世偈曰儘
力難說出驢年想不來信口道箇偈非是強安排
豐于子觀自在歸去來吽吽只當打箇瞌睡乃曰
目前諸事俱以分示明白汝等毋違程式謹守還
規卽是報德又囑曰吾去後小師不得披麻效仿
俗例百丈老人固有此範狀正眼觀來善知識舉

止自應與人不同來去是其常情如晝之與夜往
復無間不足爲奇我觀世間性本解脫及解脫者
涅槃生死猶如空華凡夫不了故受縈纏汝等當
勤精進慎勿放逸安坐而逝少頃三山來至頂禮
喚曰老和尚燈來至矣師猶點首數次大衆悲哀
隨卽馳訃郡守劉公公先一夜夢師來辭曰告檀
越行腳去公覺而理前夢謂家內曰得毋治平老
和尚去世耶當爲作舉火偈言未罷而師訃音至
矣守乃嘉歎躬理後事建塔安眾凡師平昔未了
之案皆守爲之四衆競以香薪間維火浴後鬚髮
瑞現琉璃眼珠齒牙諸根不壞黃金鎖子數莖五
色舍利無數黃者猶多遺命高峯治平兩處建塔
又囑分一分于老聚雲塔傍以終昔年廬墓之願
一分金色舍利畱供寢堂師主法三十二年坐夏
四十有七十坐道場名播中外語錄二十卷佛道
無價藥病隨宜慶忠等集總計三十餘卷度門弟
子佛喜燈蓮而下一百七十餘人嗣法門人石樓
燈昱眉山燈甫慶雲燈炳天寧燈來太平燈杲高
峯燈億汾陽燈啟牛首燈映九峯燈諸治平幻敏
慈祥燈遠普門燈顯慶忠燈向天元燈慧東明燈

法聽月燈壽天寧燈九大川燈濟暉白燈桂四維
燈智萬松尼妙德燈鑑嗣法宰官水部熊公月崖
中丞吳公天谷臬憲文公章菴故長陽侯胡公屏
山副戎王公用庭問道而未記朔者方伯古公貌
符省元李公鹿樵銓部牟公秉素觀察田公素菴
相國呂公東川學憲楊公爾敘銓部郎中黃公近
朱御史寥公維義御史瞿公不荒中丞楊公守知
少司馬胡公際亨侍郎毛公恭則內閣文公有菴
大司馬張公肖吉司理陳公蝶菴解元沈公奕偉
中書舍人楊公楚書少司農封翁劉公道開方伯
曠公昭憲向化侯譚公養元憲副劉公虔所廣文
文公孺白太守熊公夢鶴廣文楊公李木太守白
公浣初總戎秦公止敬郡守劉公肇孔石珥宣慰
馬公嵩山太守吳公中蕃明楚籓朱公盛浪師凡
演化之地屢有異徵四方供資動以千百計似非
人力所能至于綱維祖道荷擔大法提挈正宗自
先昭覺楚山之後以及本朝未有盛于師者乎
昔簡重端古性則澄遠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喜怒
之色而其威德嚴重瞻者敬畏一舉一動皆準先
聖典型雖燕居獨處如對大賓凡走使致力之輩

皆御之以禮不苟言論嬉戲偕謔罕見于口小子
善生也晚學陋識淺不能述師之懿德芳踪于萬
一蓋自驅鳥時得侍慈顏于席閒座右聆其咳唾
視其指揮凡出處語默實可以嚮覆天人範模晚
進者故譜而次之以勵將來非以虛文飭詞重師
之累也若夫全機大用千變萬化種種法門全錄
自備無容贅述

治平鐵壁機禪師年譜終

慶忠鐵老和尚塔銘

文林郎知新寧縣事嗣法孫沈廷勳性宗熏沐稽

首拜撰

蓋聞挹巨浸之波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穹之峻者不能窺其遠近是以妙門關鍵闢者實難覺苑淵深遊者未易况乎智周十地行圓四等法雨旦聚則浸灌被乎群萌慧日揚輝則光明耀乎末後道超百億化起大千至矣哉其慈悲攝誘之方神通影現之力殆莫可得而名言者哉我慶忠師翁鐵和尚者諱慧機大慧十五世孫蜀北營山羅氏子也生於名閥世膺三組之榮人盡貴遊代傳一經之盛翁少而徇齊長有殊相十行一目工羔雁於髫齡七滿八平現龍麟於掌上人咸擬之木天一鳳翁固拒夫玉潤乘鸞天桃濃李付春風類西禪鼎之妙年辭偶木食草衣耽巖穴同釋迦文之十九踰城感苦器之易凋悵危途之難久掩關一室諸苦備嘗默坐垂簾神光每見迨抵忠南始遇吹萬大師瓢笠相從機緣有在當夫錫移白下蓬窓稿項堅同四誓之依比及鉢返黃陵痛劓深錐會盡三頓之棒用能理窮象表思洞希微一踢禪床頓使百千粉碎三聲爆竹放出四喝機權

於時乘命秉拂遂首僧寮識者僉謂開死眼以日月之胸靈古血以珊瑚之舌矣迨聚雲遷化之後正師翁繼席之年以如是人坐如是座以如是座坐如是人始聚雲而雲來而興龍而平都而吟翁獅子之座高等於燈王繼三教而雲集而太平而牛首而寶聖龍象之英蹴踏於丈室全提正令並挈五宗卷生死關於三要三玄勘盡法門英俊總入境法于四料四棟斬新特地乾坤十坐道場按鐸鄒於肘後千僧遶錫震塗毒於當軒挹其孤標聆其微旨莫不濯之止水銷以慧刀故能被物如霞偃風猶草公侯望塵而修敬宰官立雪以皈依組鉢生華冠諸方而稱盛寶坊煥彩振雙徑以再興翁正錄外著有藥病隨宜慶忠等集皆衛道之書寓箴時之意雖慈受垂童行之訓長蘆示龜鑑之文莫以加茲永可法矣至於牙籤編栴玉管題蒲妙文字之化工得墨池之三昧偶爾遊戲曲盡精微則又人所共寶也翁生於萬曆癸卯十月念二日以康熙戊申九月念一日晨起沐浴至午趺坐訓勵法衆言訖遂逝先二日書遺偈凡請益問答笑談自如嗟夫寒雲凝而旦委松聲淒而暮哀生從這裡來楊柳春臨懸綠線死只恁麼去梧桐秋

藍落金風遠邇贊揚四衆悲慕茶毘日雙睛不壞留
眼目以照人天五色流珠表貞固以垂億禩靈骨重
如圭璧鬚髮瑞現琉璃凡在覩聞共嘆希有昔者雙
樹涅槃下舍利於金棺之火六種震動示奮迅於殯
伽之河自古罕儔於今媲美翁得法龍象一十八人
居士二人三山本師其第四也其餘孫裔等英靈輩
出莫可殫紀越二月本師以書請銘謂勸叨忝法系
遂以相屬顧惟不敏懼弗克辭則亦籍貞珉之微文
少抒傾慕述生平之懿範永誌禪規云爾

銘曰

禪荒秋晚	道替多岐	有智者出
是大導師	導師爲誰	大慧之裔
朝陽之孫	吹萬之嗣	十坐道場
無法可說	目演妙音	眉歌白雪
不影金鎚	靚體呈露	震激盲聾
人天得路	有縱有奪	立賓立主
峽水可飛	哦山起舞	敲鐘謝響
下載彌清	雲移虛白	天返故青
風吹不入	雨音咸滋	神足林立
白象青獅	徑山明月	繼者藉微

茲焉大振 無能晦之

附沈赤肩居士五家宗旨歌爲師壽

五家宗旨如五指散爲大悲千手臂一一指具五
嶽形一一嶽中生萬卉一一卉萌千百枝是皆吾
指難思議高人握來一掌中五指還如一指同諦
觀此指指亦無方是吾宗正脉通粗禪棄之甘齒
芥口耳泥之成虛誑二俱可憐孰拯之卽今唯有
鐵和尚大慧源流一綫傳眼如日月明百川日月
眼萬古懸歌以壽之告法筵

鐵壁機禪師語錄

慶忠鐵老和尚塔銘

文林郎知新寧縣事構李嗣法孫沈廷勸法名性
宗稽首拜撰

蓋聞挹巨浸之波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穹之峻者
不能窺其遠近是以妙門關鍵闢者實難覺苑淵深
途之難久掩關一室諸苦備嘗默坐垂簾神光每見
迨抵忠南始遇吹萬祖師瓢笠相從機緣有在當夫
錫移白下蓬窓稿項堅同四誓之依比及鉢返黃陵
痛劖深錐會盡三頓之棒用能理窮象表思洞希微
一踢禪床頓使百千粉碎三聲爆竹放出四喝機權
於時乘命乘拂遂首僧寮識者僉謂開死眼以日月
之胸靈古血以珊瑚之舌矣及聚雲遷化之後正師
翁繼席之年以如是人坐如是座以如是座坐如是
人始聚雲而雲來而興龍而平都而吟翁獅子之座
高等於燈王繼三教而集雲而太平而牛首而寶聖
龍象之英蹴踏於丈室全提正令並挈五宗卷生死
開於三要三玄勘盡法門英俊總人境法於四料四
揀斬新特地乾坤十坐道場按鑊鄧於肘後千僧選
錫震塗毒於當軒挹其孤標聆其微旨莫不濯之止

水銷以慧刀故能被物如霞偃風猶草公侯望塵而
修敬宰官立雪以皈依組鉢生花冠諸方而稱盛寶
坊煥彩振雙徑以再興翁正錄外著有藥病隨宜慶
忠等集皆衛道之書寓箴時之意雖慈愛垂童行之
訓長蘆示龜鑑之文莫以加茲永可法矣至於牙籤
編柳玉管題蒲妙文字之化工並墨池之三昧偶爾
遊戲曲盡精微則又人所共寶也翁生於萬曆癸卯
十月念二日以康熙戊申九月念一日晨起沐浴至
午跌坐訓勵法衆言訖遂逝先二日書遺偈凡請益
問答笑談自如嗟夫寒雲凝而旦萎松聲淒而暮哀
生從者哀來楊柳春臨懸絲線死只恁麼去梧桐秋
盡落金風遠邇贊揚四衆悲慕茶毘日雙睛不壞留
眼目以照人天五色流珠表貞固以垂億禩靈骨重
如圭璧鬚髮瑞現琉璃凡在親聞共嘆希有昔者雙
樹涅槃下舍利於金棺之火六種震動示奮迅於口
伽之河自古罕儔於今媲美翁得法龍象一十八人
居士二人三山本師其第四也其餘孫裔等英靈輩
出莫可殫紀越二月本師以書請銘謂叨奉法系
遂以相屬顧惟不敏懼弗克辭則亦籍貞珉之微文

少抒傾慕述生平之懿範承誌禪規云爾

銘曰

禪荒秋晚	道替多岐	有智者出	是大導師
導師爲誰	大慧之裔	朝陽之孫	吹萬之嗣
十坐道場	無法可說	目演妙音	眉歌白雪
不影金鋌	靚體呈露	震激盲聾	人天得路
有縱有擒	立賓立主	峽水可飛	峩山起舞
敲鐘謝響	下載彌清	雲移虛白	天返故清
風吹不入	雨普咸滋	神足林立	白象青獅
徑山明月	繼者難微	茲焉大振	無能晦之

慶忠鐵壁機禪師語錄

行狀

慶忠鐵壁慧機禪師蜀北之順慶府營山人姓羅家世以一經傳多科甲師生而貌偉氣骨不凡八歲父見背卽隨母持齋是夕見黃龍長數十丈凌霄騰於師頂師指謂兄兄曰龍也有精唐舉術者見師相而異之視師指掌中有龍鳳蓮華鱗魚鳥獸紋稱許不置口謂是帶果行因樂土宛然在握師方就童塾業鉛槧日記數百行漸能工羔鴈具膾炙人口里中名俊咸稱之曰此羅氏龍文也閱家頁蹇修致師王潤值元白道者隱邑之大蓬山師往來叩問雅意玄學道者石扁岩戶辟穀半載師慕之母兄爲師納幣冰叟家筵吉合登師辭恐妨制業緩之兄逆窺師意阻之曰汝清姿映玉摘藻過人淡墨紅綾木天一鳳兄且爲汝拭目以俟北堂寥寂機杼情慙奈何作出塵想從黃冠遊耶師曰人各有志從所願耳金絲籠可移白鵬性乎毛檄之捧螽斯之行唯兄賴焉欲稽首辭慈膝恐復阻遂于天啟壬戌年二月十九日潛遁圖入山計行次大竹縣築室松間掩關危坐無晷

夜日食米二抄沸湯淡飲五味俱斷條忽三載心形益暢昏夜垂簾扁函無漏眼光見處或星辰盈於碧落或暘日耀於晴空物事分明若畫金光燦於面門升降久之時隱時見或聞奇言妙句或如擊物作聲疑情頓起欲叩元白以釋其惑及出關而元白已終南去矣檀供主人勉留二載適有西竺僧至謂師曰此地豈宜久居耶遂扮道裝行腳過瑩邑一場市有僧語之曰世路羊腸抱關吏多禁戴髮遊者必持過所師卽祝髮赤頭跣足一衲一瓢抵忠南遇吹萬老人詢何往師白以終南尋道者萬笑曰子真昧於尋師者師見萬師丰儀迥異神光陸離道骨儼然有如來範入丈室瞻禮唯謹願終侍函丈白以關中眼景萬師徐徐曰汝志道善矣但玄理之極猶遜佛一籌且旁蹊易墮坎塹岐路未免亡羊老僧幼亦酷嗜此道謂瞿曇無此玄妙及深嘗之乃知昔見之謬矣子欲我說俟休夏後乎據汝關中見皆工夫逼出着則成魔師佩此語唯經行危坐夏滿欲乞指南妬者恐師暗承衣鉢方丈候檐者每隔之忽萬師出丈室師跪乞老人說萬師大笑師辭之沿途淚落下至忠城西崖中憇坐竊疑道緣淺薄遇至人而不得一授

赴波神以需求來生可乎一老僧委曲勸諭念乃寢意欲從屠沽開肆乞饒濟乏化惡爲良然此念雖堅而慕道之心終不自慰坐中有學道人湛持者見師苦泣狀勸以渡江聽講圓覺楞嚴每行乞畢卽傾耳不倦然文義雖覺曉暢自心仍舊混蒙堅辭欲叅萬師座主尙留偕遊江南叅學師曰此行欲明大道志非法師慈德之於我渥矣敢不心啣復有居士並禪德迎師入山踰一載再歸萬師未幾而朝陽師翁至鄴陵師隨萬師溯舟往見隨衆叅禮夜聽師翁機鋒轉變引拂示僧恍如夢事因請示於師翁翁命叅只者是三字師云只者是還叅甚麼翁云放汝三十棒自此常向師翁叩問受具足戒乃二豎作魔困憊殊甚萬師慰之曰此夙業也西天戒賢論師之因非殷鑑乎精進自修說法教人是療病藥每夜定香爲內外大眾講卽其醫也師承語行持遵依久久翻多迷悶從前志趣駸若稍怠欲辭萬師南遊萬曰子欲有徑山之往子何不稍待忽一夜至單前喚師僅攜二行者丙夜發舟檀主覺走尺楮數四攀留復開法聚雲命師入侍寮一日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你如何會師欲開口萬師厲聲云者是甚麼所在汝還如是見

解罰跪香師自然香泣跪萬師前香畢禮拜萬師云
速道速道師彈指一下萬師云快叅師拳拳如有所
失隨萬師爲白下遊請藏師稿項蓬臆竟日默坐入
秣陵城亦弗與他事及造藏畢聞諸方道聲籍甚欲
暫辭萬師適浙不敢直吐婉呈數語有此行若得雄
三壑一掌還須報覺王之句萬師云諸方接人固直
捷孤硬但恐一去便不遇老僧宗旨負汝數年相隨
辛苦矣且老僧病嗜餐之蔬非汝不能悅口共我回
烟棹有時令汝豁然未必相賺師於是日勤侍奉及
歸簽師監院師數辭萬師強之師自疑豈此生與禪
無緣乎遂盡力院中事經七日隨衆念誦畢登禪床
一踢忽覺渾身骨節都碎大笑不止遂拈偈呈萬師
萬師云汝且出去是夜設普茶示大衆以臨濟四喝
出三爆竹放召衆云會麼師便喝萬師云不是師又
喝萬師云是何等音聲師復喝萬師歸方丈命師入
問玄要宗旨口呈一頌萬師不印許復力究三年忽
一日大徹無論玄要五宗祖意教意有庖丁解牛之
勢入室密啟萬師笑曰汝會老僧意麼師曰和尚大
慈大悲爲人徹底萬師遂舉古今諸訛公案問師師
隨答之萬師一點首師出拈香復入室作禮云和

尚恩大難辭萬師云汝向後接得幾人便是報佛祖
臨濟大慧之恩善自護持自後結制師居第一座一
日特陞座普告大衆云大衆有未了公案待第一座
共汝等商量遂下座歸方丈師隨入作禮云某某能
薄德敢商此事耶萬師云老僧悉知汝勿辭乃命秉
拂幾處結制皆相隨首衆崇禎己卯萬師示寂師念
法乳不忍忘願廬墓三年投跡山林潛確以老凡所
任處皆名慶忠取針芥之投在重慶府忠州不忘萬
師水源之義至是師望日隆學侶臻萃薦紳士庶遠
邇欽之以得覩師顏爲快師自八歲持齋十九行脚
二十五祝髮三十三大悟萬師寂師三十六歲矣其
間閱歷辛苦不可殫述每逢人勸叅一味接引有僧
問曰和尚學道之初因相者激發有今日事可見佛
無凡相術不虛言去歲竹生兩岐瑞應皆異稽覽前
言此天親竹也得非西域天親應身制外道扶正法
來乎師叱之云我幼齡之喜原屬浪識自今看來那
箇無龍鳳蓮華樂邦受用只爲二六時中不能變化
飛騰自由自得被淤泥苦境陷却了自古奇相奇微
固亦有之汝輩何區區作如是特見耶諸方聞者企
仰師範來往聚雲如織鄧陵善士再開明信向志堅

持超聚雲延師師辭開明長跪泣曰某夙願未酬頂踵非惜罄貲鬻產脩地藏院供僧衆接方來乞師演法師許之逮至鄆陵開明趨侍不一時違師從者千五百人開明粟弗計斛不勞僧運募力肩荷金錢任用布帛鹽茶之屬更不他求踰兩年避亂徙東明轉牛南忠萬人合助力請師結冬夏制師之兄某數十人莫知師所之聞師寄東明冒險尋訪入山相見喜若瘖之鳴痿之行也曰姜被旣分望風揮涕豈意此日果作了事丈夫乎出世一流人非軒冕比也方之阿兄塵勞火宅奚止十萬程頓首稱慶依依數旬江西熊公諱汝學原任北京工部王政督荆南稅奉差入蜀見師諸刻遂訪師載費親以金銀幣帛拜門下爲弟子行必隨後坐必侍側食飭不先舉早暮禮敬每拜必師陞座端儼乃稽首值時事倥偬延師往畫舫候安寢侍飲饌戒羣役盥潔精嚴涪陵紳士欲見師不得癸未歲鄉紳有孺白居士文可後者首其事專敬維時有師同邑進士陳蝶庵周政者客於涪涪紳以蝶庵同邑故托爲敦請師啗之涪人募夫拽舟至涪吟翁寺一時道俗並集村郊如市士大夫子矜暨商賈胥曹辦伊蒲供日費數十金計期輪次持茶

獻果竟遠方味以贈者道相續老幼聽法者盈階塞戶奚啻環橋每陞座蝶庵孺白卽偕諸紳士着冠服稽首師正襟危坐衆肅然無嫖容師出指示語罔不服膺研墨錄之以藏於笥貢士文可脩領師旨持齋受戒衆於蘭市之萬松窩越明年神京告變張冠入蜀羣盜蠡起師遂別遷丁亥戊子挂錫石砭土司督府秦良玉朝夕問餽繼粟輒以百石計布縷以百疋計綺紈製衲爲師衣懼師弗受爲師闕險峻名青山頂結屋聚糧以備亂兵一時從者三百人糴價斗米三兩流民僅於道者皆赴師食師給供同衆戒衆勿曠嘗以古人刺血濟饑粒米同餐之言訓衆四方流離借師活無數歷數年未嘗一日廢爨無一兵至師居朱藩部督師渝夔發兵入石砭戒諸兵勿擅履師界山中寄寓者牛馬千餘悉無恙海內操戈帶甲之士聞師名見師錄必焚香遙禮合掌稱讚度僧給侍獻供攄忱本省巡撫吳公諱保泰素性抗惟於師前執弟子禮甚恪每日詣師席稽首常入室叩問反復決疑或問答契心處便禮拜稱謝不數月得解悟益戴師慈德語諸將士侍班巡捕員役左右胥書曰爾等莫謂本院尊大最尊大者和尙耳本院見鐵大師

之後方知吾孔聖朝聞夕死之道從今以後矢志食素將身許國爾等各宜熏修遵崇三寶值茲大劫自當警覺該屬俱爲泣下師見方士外道多以旁門小徑引人入盲士大夫溺於說者遂嗜爐火鼎汞泥水彼家之說爲終身僻其於自家性命二字盡被漂焚師深憫之特著藥病隨宜一書神丹一頌委曲周詳復拈楞嚴經以明九轉之旨欲使人知性命關頭盡載本來面目非外道識神意度處弄精魂也至於儒門經生不諳此理豈惟駁二氏爲不足習卽漢唐宋大儒並先朝薛夫子以及盱江新建白沙餘干龍溪止齋道學之談皆稱爲迂腐漢師嘗歎曰儒流乃世間一種大智慧大根器大菩薩所借以護世道者往往二氏之學不達猶謂其未習也孔孟一宗家傳戶誦童習講究乃五經之微四書之奧皆日用不知饒他博學極曹倉經濟若臥龍忠孝若用毛張許盛德類司馬長嘯終難免不著不察四字所以聚雲大師宗旨棒喝之餘特著一貫別傳原易說太極圖以明三教同源道學相傳之由以救俗儒之偏以廣二氏之妙師於萬師得心傳秘髓乃翻刻萬師諸書流行於世然流弊之失豈唯儒流卽癡衲輩稟師承爲

門戶以經論爲干戈非唯不識祖意亦且不識教意明明毘尼森森佛律幾爲時輩滅盡適高陽蕩叅爲曠達破戒毀制爲圓通顛倒是非喪厥本性師嘗恐學人見淺誤踵此惑而集大藏明文爲慶忠部上下卷以提撕警策居恒諭門人曰學道須學先輩寧學先輩百千唱和母學先輩一二異行如誌公羅什諸方輒以借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得毋畫虎不成之羞乎凡燈燈相傳五家宗派何無一效之者慎之哉故師道既正嫉妬轉多或譏源流之誤認或詆宗乘之無傳肆喙罔忌冤紙災黎師笑曰此惡魔比丘誤說耳廣漠之野羣吠不到知一衆有忍辱波羅蜜在願汝輩將忍辱二字亦併脫却方是大解脫人區區八風祇足以動村夫市漢於老僧何與焉衆皆佩服師見理既真守道益固足以鼓士大夫信悅所以總戎袁公諱桂篤信師傳入師會下別號寶善靜叅年餘未悉師旨轉契心於首座三山來自願爲師法孫三山塾邑文學也初叅師教以悟朝聞夕死高堅前後遂得領悟寶善居士師之得辯才無礙智愈重師道不靳捐貲食衣臥具以供師凡有命無敢稍違師欲重建聚雲祖院寶善首倡貲十倍於衆故寶善之

言一出而慕善樂從欣然趨事者不數日而助緣恐後所謂誠能動物信哉卽向化侯譚公養元居士諱詣者雅重師延師居寶聖院每送供銀米必以百計禮數優渥衣鞋四事年無少怠慇懃書問致敬謙恭五年友海壽江公諱獻圖者江津人原任夔州司理挂冠於師之門啟名燈見侍衆八載恒謂門人曰融通三教洞徹宗源者捨師而誰涪章菴文可茹秉憲滇南在崇禎年間悲憤謝事閉門參學細究內典偶於易經首出庶物風雲燁濕稍稍有省遂若曾氏之秋陽孟氏之東山泰山一時現在自信三教合轍不稍別也思得一契合師商證斯事而滇僧無可語者及覽近日諸方語錄非古來腐唾卽魔說狐涎每嘆時之無禪也庚寅歲次男文璇入滇省視余問以近日蜀鄉尙有尊宿否有秉拂登壇爲衆所尊崇者否幾子具言鐵和尚住吟翁寺法席之盛啟筭出呂東川相國諱大器者三次書牘並師力辭語句呂公諱切企慕中心悅服之忱溢楮頽間茹若神往當此四海鼎沸時猶能以霏霏雨舌取信當道化導羣黎乎及歸黔偶于野刹僧房案頭覽師藥病禪丹九轉中相得有合之說知師先得我心矣十年思晤弗得壬

寅六月放舟東下維石寶岸訪寶善始知師憩南城山寺岸對未遠俗客多見阻葦庵曰嚮道人矢念久矣豈憚暑厭疲遂倦于往耶覓舟渡江詣寺入方丈禮謁見師體態溫清春風和氣曉夜間啜菽飲茗未嘗不以斯事悉指或立談或散步或遊行山外眺覽長江或乘風古樹據坐危石叩以素所疑語一一指出發明大易細抉楞嚴雖尋常戲論皆隱相助發嘗曰三教至義非不能言惜無知音者微居士我亦不發覆也親炙幾浹五旬戀不欲舍以生緣未盡俗網牽歸憮然自恨建化門中得師法分席者石樓昱眉山甫衡山炳三山來三空泉汾陽啟喬松億俱稱名宿其餘未離師座苦參密究者某大法器也溫潤可敬愛最少年如某奇資異慧一時修鱗養翮以待風搏廣大慧吹萬之燈夫餘園子質者師亦不忍棄教之念佛持誦苦行以種信根不疾呼不厲色上足咸親之弗忍離善士行嚮師付侍者弗自司某施資悉以公衆無私儲褻服不霧殺輕裘浣葛皂綿淡食自若厨無另爨蔬糲弗揀葷庵茹僧寮兀坐聞採師實行之熟于耳者紀而序之愧不文也徐俟後之增潤者師之五十餘年履歷自有門人另編年譜

逸叟行高禪師行實

遊者未易況乎智周十地行圓四等法雨旦聚則浸灌被乎羣萌慧日揚輝則光明耀乎末後道超百億化起大千至矣哉其慈悲攝誘之方神通影現之力殆莫可得而名言者哉我慶忠師翕鐵和尚者諱慧機大慧十五世孫蜀北營山羅氏子也生於名閥世膺三組之榮人盡貴遊代傳一經之盛翁少而徇齊長有殊相十行一目工篆隸於髫齡七滿八平現龍鱗於掌上人咸擬之木天一鳳翁固拒夫玉潤乘鸞天桃濃李付春風類西禪鼎之妙年辭偶木石草衣就巖穴同釋迦文之十九踰城感苦器之易凋悵危其語錄諸集備之胡嗣氏不贅

歲次壬寅八月初八日吉旦

鄉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分巡雲南安普道兼攝臨元珥海道事按察司副使涪陵法弟子章庵居士文可茹合手拜撰

慶忠鐵壁機禪師語錄

師號逸叟諱行高閩興化仙遊陳氏子童年禮蓮山東林和尚薙染及壯恭朝宗師林諸和尚示忝萬法歸一公案不自滿假腰包跋跣叅費隱和尚於金粟一夜聞鐘聲有省方知鼻端原來向下述偈云生前面目強安排兩眼睜睜夢裡身打破乾坤無覓處心花頓發少林春隱領之師別參萬如和尚於龍池秋水澄潭碧天皓月相涵於一光之內師於是爲龍池血胤矣喝恣之後仍侍左右龍池返真師始回闔峯親於九座巒巖之下甫之余賡之銓部暨諸縉紳聞師之風而慕之率縉素聯名敦請任通天禪寺祝聖開堂

師於康熙己酉年正月元日以衣拂偈語源流付囑原後堂三月初旬示微恙於十二日申時索湯沐浴趺坐拈筆書遺囑後堂繼席後事并辭衆偈曰五十四年了無一物末後翻身西方日出擲筆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四十塔千逆山之東麓在莆陽北門外寺名國幢語錄上下卷行世前因兵燹之後板失過半原以遍處覓訪僅得數頁不過謹述行畧以傳耳

門人超原謹識

請藏檀越王居士請畱行實

余四川成都府直隸重川州父姓何母姓李生於己未年三月十六日辰時至庚辰歲發心拜白蓮庵映春和尚出家以報父母求脫生死立定叅究本分映曰如何是汝本心師云不識映曰我也不識見受庵和尚受指師見雪門和尚壬午歲納戒遊榮華山住茅禮拜法華經華嚴經共三載脇不至席明末遭寇饑饉死活幾番時念觀世音菩薩忽聞聲救故遊南海至保寧府於順治二年又遇大兵盤詰幸有在道官府送至湖省過江西見翠巖寺得本分又至宜興見萬如至浙省湖州報恩見玉琳徑山見費隱天童見牧雲靈隱見具德又天童見木陳三塔見自開并諸大老共九載語句不錄至華亭船子法忍寺見本師二隱和尚問得上座在三塔事如何師云與和尚不別隱曰如何是不別底師便展兩手隱云那容得你便打師一喝隱復打師禮拜隱誕日衆請上堂師出問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如何有生有死隱

云如何是你不生不死底師便提起具云者個慶無生隱云無生豈有慶耶師云慶一無生隱便打師禮拜一日隱在方丈因打知客師外進云和尚打他爲何事隱拍面一棒師悶死於地隱云一向受棒這番氣息也無師忽起身失笑隱云這一死也難得活師云說甚麼死活隱一笑時有四載每受痛棒毒氣入痰憤感難酬故隱古心庵遇檀越王公及衆居士送入隱關供養三載時二隱老人住荆溪保安寺庚子歲招至隱老人云出關一句道來師云破時老人遂上堂對衆付拂并偈補都監執辭後隱廬山楚地衆耆德請住襄州鹿門寺二載後護法副府呂公山主柯公宋公吳曹衆居士耆德等敦請重開檀溪古寺不覺數載忽聞二隱先和尚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說偈投筆而逝故往南掃塔至嘉興府問候檀越王公時公遂發大願捐貲一百六十兩請全藏經送至湖廣襄陽府檀溪寺永鎮山門衆居士沐手請識

雲幻宸禪師塔記

師法諱印宸蜀之忠州人也本姓萬氏童時有出俗之志告二親得命十六出家廿二歲稟戒於象崖延禪師侍巾幘三載後乃訪道四方走雙桂參破山老人即服膺執弟子禮法務無難久之命掌監寺辛苦勞脆有所不辭無毫髮鄙吝心見於顏色而衆德之後受巴州之請說法中峯淨慈二刹平生爲人不肯假借孤硬到底忽於康熙己酉四月望六日在本郡石鼓寺粥後入堂趺坐乃伸右足云大衆會麼吾將逝矣盡十方世界都盧是者箇衆悲感乞師畱偈師應聲曰曠大劫來無去住縱橫應用廣流布悄然踞倒上頭關一切是非渾不顧語畢而逝世壽四十七僧臘二十五嗣法弟子恒秀林月賢會等五人建塔於石鼓寺之左余守開化因與綠蘿恒禪師交淡有年固以幻師塔記授余余愧筆頭無金剛正眼豈能使幻師末後一段光明照天照地去也余即記之又能窺其涯浹於萬一哉請者益篤不得已乃引其事而爲之銘曰

破山峭 象崖突 雲幻平 斷嶺嶠 不借路
自回照 無縫塔 螻蟻笑 一片幻雲絕孔竅

省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十八日閩龍潯李道泰書于開化署中



行實

斷愚禪師

已酉臘八日震澤龐全力設普茶同大眾請說行腳師却之衆固懇師云予愧道不如先哲行不追前賢福薄德渺識淺學荒何足言也然逼不得已未免一番露布子乃秀水金氏子父號成丹母唐氏生於天啓壬戌四月二十七日也不幸二親早喪老祖拊養長成鄙亂時嘗夢觀音大士爲予摩頂因專持菩薩名號老祖事佛行善凡至藍若予必隨往常喜禮佛愛慕出家至十六祖有疾欲完姻事予立志不從未幾祖乃坐脫予痛淚失怙次年祖母亦故殯葬訖予自念生死無常出家時至矣遂辭親族蒙送東塔禪寺禮覺如老師披剃是辛巳二十歲也至癸未請雪嶠大師結制予充行者於方丈一日灑掃次嶠問你爲什麼出家子云父母早亡爲懼生死嶠云何不參個無生死底子便禮拜請問如何是無生死底嶠打一掌云你自去看子悚然再拜自此疑情猛發日夜體究明春同老師往皋亭結茅遂乃佛前立願若不徹悟誓不出山終日癡猷猷地絕不與人共語少倦則痛加鞭策忘食廢寢坐立不安一日斫柴次正逃閃間有兔躍出不覺失刀株立擬取刀忽然有省乃

述偈云觸破孃生面全身沒處藏落花隨水去紅日耀山崗呈老師師甚喜是丙戌二十五歲也無幾老師圓寂完其後事聞古南牧老和尚赴梅溪開堂設戒其時路紮重兵憤志出山徑至嘉禾具禮衆見南問甚處來予云皋亭南云來作甚麼予云乞和尚圓戒南云衣鉢完具否予打圓相呈捧勢南云弄虛頭漢予云和尚莫壓良爲賤南云更道看予禮拜云謝和尚慈悲期畢辭出衆浮老和尚問云何處來予云梅溪浮拈拄杖云梅溪還有者個麼予云有浮云既有又來作麼予舉坐具云特來呈似和尚浮便打予禮拜云某甲罪過浮命茶留住後同道友往報恩恭玉老和尚玉纔見乃拈起拄杖子便敷具作禮玉擲杖便歸臥室子收具便出復至興善衆永正老人於靜室子問靈雲曰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因甚玄沙却道敢保老兄未徹在老人云直不藏曲予云未審徹底人分上如何受用老人云飢來喫飯倦即打眠子禮拜辭出老人云不得問了便休大須仔細命至堂中謁馥生大師馥德風雅厚因勸錫焉一日呈偈老人接得便打子擬進語老人又打子纔禮拜老人直打出子自愧見地未得超卓明春啓

大悲期請入懺堂期畢復進室中禮拜老人乃問你在懺期中還見大悲菩薩麼予云在和尚頂門放光了也老人云在老僧頂門與汝有甚交涉予豎拳云請和尚證明老人連打三掌予禮拜老人便一踏予自此脫然遂呈偈云向謂無能及從今脫見知森羅休作舞萬象漫提撕老人領之是戊子年二十七歲也時在躬師亦在堂中相與甚契一日登閣次躬問如何得徧現色身子云更上一層樓躬云謝師答話予云莫錯會好是秋紳衿諸護法恭請老人住永正禪院子卽同在躬隨侍時當初住予雖在侍寮內外諸事無不兼理一日種菜次老人至問作甚麼予云種菜老人云爲衆爲已予云請和尚分析老人云將謂你道得予以掘子打地三下老人休去予因看幻菴師至棲真叅林老和尚予云特叩寶山便請賜棒林云老僧沒氣力予便喝林云三十棒自領出去予展具云人事道中合禮三拜遂至客寮乃見幻菴師敘事畢幻乞同舟至永正省覲老人舟中談及四寶主話幻便問如何是寶中寶予云沽名釣利拋鄉井直至如今不見歸幻云如何是寶中主予云拖泥帶水閒行走拄杖從來不離身幻云如何是主中賓予

云爲憐樵子逃幽徑暫竚谿邊作指陳幻云如何是主中主予云正令全提無向背凡情聖解豈能容幻云祇如不立賓主一句又作麼生予云風急船行快天青日影高幻云不負吾兄親近老人予云且莫惡口幻云賊物現在予便喝幻乃休一日龍池萬老和尚至如菴予往禮問後生晚進乞垂方便萬便打予云恁麼則某甲禮拜去也萬云你見甚麼道理予便喝萬復打予拂坐具便出辛卯冬老人赴當湖檀越屠公請住竺隱禪院子充監院力爲修整乃成叢席一日同完初屠公請老人觀海登陳山老人驀問水牯牛鞭予捏兩拳加頂上老人云且喜穿却鼻孔予轉身便行老人云一任踣跳子機緣頗有不及每舉甲午春濮溪護法復請老人赴永正檀越屠公乞留主持予切欲隨侍乃白老人舉幻菴師繼席卽隨同往至老人誕日衆請上堂予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老人云未問已前答汝竟予云世尊降誕地湧金蓮和尚生日有何祥瑞老人云今日衆居七請山僧陞座予云恁麼則斷橋嫡脉流千古臨濟宗風萬派傳老人云速禮三拜予拂具歸衆是冬大東老人脾疾甚危體弱怕寒向囚老人有願不着絲綿予

祇得違命重整衣被再三求懇乃得更換捐已衣資
奏買參附蒙神醫德士幸而病愈老人志欲靜養予
同敬泉沈居士築室長水延請事奉老人卽命之曰
退菴是乙未春也時金明老和尚同本師老人重建
普明用祖塔於興善命予監理工畢卽同送靈骨入
墓已亥冬予欲掩關呈偈老人得蒙慈允乃闢居永
正老人遂依韵賜詠曰巾瓶不倦喜忘春危險親徵
義更深惡棒痛敲因徹骨玄言聖誨要知音幾臨禪
刹憑君輔每患沉疴賴爾任有問關中何所事直須
拈出祖師心值中秋夜老人舉馬祖翫月話問衆云
古人恁麼道汝等各下一語看予云金屑雖貴落眼
成翳復呈頌云孤輪炯炯耀無隅今古婆心義不殊
極目清光堪繼賞爭如擊碎驪龍珠老人稱善辛丑
春因乏監院金明老和尚特蒙過院乃同老人命予
出關明亦賜偈曰凋林欲挽正斯時何必拘拘俟滿
期放出從前真面目移風易俗好施爲時檀護畢集
請老人啓關予乃問自入關來事最親經行坐臥本
天真忽蒙擊碎虛空鎖躍出金烏萬象新老人云更
道看予一喝老人云也不虛過予禮拜云謝和尚證
明老人打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予云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老人遂付囑偈曰是心非
有法是法本非心心法俱空寂寞真宗耀古今予自愧
匪材不能重任難違慈命勉爾承當是三月望日也
老人命主院事予義不能辭竭力支撐因佛相淋漓
殿房坍塌局面未全淡自慨憤卽將祖產變賣啓建
山門併募善信重裝金像整葺堂房添置什物庶得
小就已完老人之念雲水往來以便接納老人生平
孤潔懶涉世緣適過五旬大慶卽同兩序命予主席
予乃涼德多愆何當繼紹舉請冲默法兄默亦過遜
因請通濟法兄住持遂辭檀護卽同老人仍歸退菴
是甲辰中秋十日也次年編刻老人全錄春間承金
明老和尚并老人命重梓普明芻語錄至秋同別
駕牧公衆護法送入楞嚴經坊流行予不唯羸病且
歷經險厄志願隱山終其殘喘故雖有一言半句付
之烏有今因大眾堅請再三祇得復將從前醜拙分
明舉似若是伶俐漢向智上座未出母胎時覷破是
親見也何用繁爲雖然欲躋無上毘盧頂不礙從卑
漸次行衆皆歡喜禮謝而退

行實 慈予暹禪師

師在汾陽獅子禪院忽一晚性明監院忻然維那隱素副寺本覺知客領衆懷香入室請師述行由師云四大非有五蘊本空有何行跡可狀哉進云後學規模乞垂遺訓師云從上古人如亮座主隱山和尚踪跡弗留豈更行於紙墨乎但貴諸人真參實悟徹見父母未生已前本來面目非但山僧行狀從上佛祖根源直向諸人脚跟下一時看透豈不快乎衆堅請不已師乃徐曰往年經歷雁影雲踪遺忘多矣聊舉梗槩以塞衆請吾蜀之順慶西充王氏也父某母楊氏余童年時先父常對余曰我中年缺嗣求禱於佛願得二子一以祀先一以侍佛後果如禱一夕先母夢蒲衲僧投宿而娠生之日有三老比丘至家語先父曰聞君已生貴子正值日光東昇可名洪暹先父遂因茲命名及八歲父卽送本縣圭峯禪院禮壽庵業師出家師授諸經讀至自皈依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處自云既然如此讀之何爲但好跏

趺兀坐不務習學時人呼爲憨和尚自思生死事大若不參訪知識決明大事謬爲釋子何益於世乎十六歲辭師行脚再三不允次年師忽示寂遂盡法門孝畢急欲辭行以果前願又以先母染恙不忍遠離因自克責痛念道業無成慈恩何報卽懇禱三寶頂禮法華尊經一部願乞慈闍身康病愈同發菩提乃過一年先母辭世罄其衣資嚴設道場安厝事竟方禮我媚至潼川遇草庵五臺和尚開示云切須參究決成法器若不然而禍身未久而知遂卽參歸仍往覓覲草庵是處竟無踪跡次叅含璞和尚授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叅至數月瘡病纏身自愧宿業障重般若緣淺晝夜猛志精叅少有得意忘身之快猶強隨衆出坡又因失跌傷手調治半年不能全愈先父聞之走入接回醫治一月乃愈仍辭先父往彼叅究不及半載又與能師弟歸接先父同詣舍和尚處落髮受具未及一載示寂乃依荼毘入塔峩山是時兵戈饑饉叢林衆散結甲同志數人入於深山共相叅究惟採山蔬度日晝夜精勤工夫至於定中不覺有山河大地人我物色惟疑情未破話頭不明却向經教文字中未見未聞之意了了分明及看華嚴經

菩薩受用處宛然無異但于諍訛公案又却去不得
晝夜慚慮忽憶古人云已見未透不遇明師終成癡
狂邪解今經三載不近知識虛棄時光徒受辛苦卽
于乙酉年奮志同能師弟出山行脚又值大兵平蜀
其時荒難升米二金人多互相食噉結友數人同行
遂出劔關入秦涉晉又以寇氛梗路同侶憚進乃嘆
曰寧死豈可退菩提道心耶必欲至善知識所決明
大事死無恨矣已丑夏行至太原途受困熱苦患痢
疾於道場溝晝夜百次憶得古人於病發悟我輩根
行不及但奮死不忘叅雖身無力而心志精明蒙主
人檀越道諒殷調治冬季方愈次年春正清明交
鋒之際冒兵直行觀禮五臺又至盛京愍忠寺上普
下潤和尚處圓具彼中專究毘尼無有能決此大事
者又因病目水瀉卽告辭南詢至東魯猶值兵難水
難齊發拚身奮志直抵江南首叅夾山箬庵和尚處
入堂打七病目雙盲自愧業重福輕死不出堂必完
一七及至七完雙目全愈我問云此是選佛場心空
及第歸如何是及第歸山云大衆在這裏我云恁麼
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山云那裏是你
透長安處我便拂袖歸位時因水難絕糧散衆往叅

天童林祖值祖已示寂方請牧雲和尚主法正值饑
饉斗米五錢大衆一千五百其淡薄難可言論久而
又患脾瀉但慶爲法者多互相策進不以苦病爲障
依住三年自得工夫親切病皆退矣我問向上一着
則不問非卽非離意若何童云不打這葛藤我云馬
祖道卽心卽佛黃檗道非心非佛又作麼生童云東
西十萬南北八千我云昔日馬祖今朝天童童打一
拂云穿却汝鼻孔我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
長威獰次因小天童弘智禪師塔院頽朽年深夢感
張鎮臺重修工完啓請開光尚命衆以夢感開光作
法語我呈云歷代老古錐傳法震寰宇遺跡整頽綱
感夢於檀護東谷菴然炳煥新祖師觀面無回互敢
問檀護還識祖師麼薦拈筆點云祖師法眼如千日
爲君指出大家看和尚點看卽命堂中領衆一日示
臘雪二見題令衆作偈我呈偈云一番結瑞一番寒
天地凝然不二看凍破虛空文不露當陽惟放一毫
端童點頷之因和尚出山我往叅雪竇竇和尚問云
向上玄關則且置末後一着請師通竇云汝從瀉山
來麼我云天童雪竇何異瀉山竇云喫茶去我云不
勞醉後添盃拂袖便出過江叅報恩琳和尚恩問云

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且道那箇是你本來面目我云萬里一條鐵恩云急走過我卽珍重歸位又泰靈隱具和尚值上堂我問云鐘未鳴鼓未響早已葛藤露布了也更陞此座堪作甚麼具云特爲闍黎我云何必畫蛇添足具云更問作麼我云也要對衆證盟雖然隨處機緣答問自覺疑情未破見地不親奮發自誓絕睡杜言若不明此大事決定罷叅深藏巖谷免玷僧倫至第三日中夜正疑德山未後句經行簷下並不覺有身心唯祇一個疑團忽聞飛來峰作樂聲釋然頓脫胸中疑慮始知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從前所疑佛祖公案一一了然卽有見道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管樂聲吹向上機撲碎虛空無向背倒騎鐵馬趁須彌大千沙界若浮萍佛祖猶來却是塵識破這些關楔子一毛頭上定乾坤三不疑佛不疑祖大蟲元來是老虎橫空寶劍露鋒鉞魔佛皆揮絕孤種其年正三十五歲不由自愧自喜思古人一聞千悟我輩鈍根喫許多艱辛苦不乘其風志安能得到今日耶始知佛法本自現成頭頭虛明自照從前未明公案一時頌出及旦呈方丈從頭看過云據子知見悟處分明從今正宜深畜厚養毋妄出

頭我卽禮拜而出不意雪厂兄同過嘉禾泰禮本師師問云聞汝于飛來峰撲碎鼻孔是否我云和尚那裏得這消息本師云現今賊物捉敗我卽珍重而出卽命掌副寺一日本師落堂垂問云一喝不作一喝用諸人作麼生會我荅云覓甚麼碗師領之又因本師誕日上堂我問云威音那畔事朕跡不留兜率降王宮自揚家醜今日和尚誕辰未審如何指示師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我云信步踏翻毘盧頂管教千聖落下風師云上座脚跟在甚麼處我便喝師云好喝我云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師云重說偈言我云老老大大作恁麼語話師云又恁麼去也我卽珍重歸位至秋告辭執任欲圖適意山林本師再三不允我乞改任遂命知藏一日侍立次師舉天童密祖垂問唯一師云興化道紫羅帳裏撒珍珠你作麼生會唯一師下語不契汝向這裏道一句看我云滿盤托出本師領笑歸方丈自後機緣偈頌總載錄中無更繁敘至丙申元旦上堂畢示拂二柄命雪厂兄與我出位受付自愧德微行淺識智不聰豈敢承此大任固辭不受本師云汝各將去他日自然風雲聚會爲吾流通正法眼藏囑之再三不敢

遠師慈命遵付作禮而退至二月初忽命北來訪諸
祖庭卽時渡江涉晉經歷堯都遇古羊二酉朱大苑
馬機緣相扣遂請住霍山廣勝寺次受汾陽滄起朱
太史請住太子禪院乃遣隱素徹空二禪人復命笑
謔余因本師有命守志汾陽聽其緣分雖與衆兄弟
共聚相參實非吾之本意暫遵師命聽其前緣今爲
諸人懇之再四多少落索一時狼藉了也如上所說
自山僧十八歲出方叅學至三十五歲頓脫疑團釋
慮心歇從前歷盡關山受盡辛苦單爲明此一毬大
事因緣且問大衆還知大事因緣麼良久云百尺竿
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珍重勉旃監院領衆作
禮而退

慈予還禪師語錄

長慶老和尚行狀

嗣法門人函呈述

師諱道獨號宗寶別號空隱博山無異禪師法嗣南
海陸氏子生三歲母攜登樓親蜘蛛結網睽目久之
悲喜交至後嘗語人曰我四五十年回憶不加毫末
信知師宿根也六歲失父隨母居近寺晨趨禮佛仰
視輒移午聞梵唄音過耳成誦從老僧知見性成佛
語益切嚮慕逢人輒問人多戲之無沮色得六祖壇
經不識字懷襟袖間懸禮大士一夕拜下困極倒地
忽覺起如在空中汗出浹背輕快踰常張燈出經讀
之意某字詢之人果然遂數行俱下自是始辭母入
寺依離念法每坐達旦年十四習定樹下忽胸中如
劈竹信口成偈云兀兀圓明體騰騰物我如此是無
生路無生更要離又云善惡不思處亦不可追尋休
言云是道是道是非生蕘語錄至石壓笋斜出崖懸
花倒生復礙胸臆偶山行舉目巖花大放始豁然水
釋師是歲纔十六依止菴僧無可意者自攜刀就磬
石禮十方佛剝落縛茅歸龍山單丁十餘年事母至
孝母病須山泉日肩擔走二十里及城闔始辨掌紋
母卒廬墓三月乃以二十九歲人博山先有傳師行

實至博山者山異之凡見粵僧必問曰宗寶何不來此道不到博山得麼至是聞師至即呼入方丈與語竟夕一日以倒騎牛入佛殿話命衆下語師有頌呈曰貪程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顛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落宮商調一衆環觀山曰太癡生師云大了當人向善知識前作麼開口山笑視良久云何消說師禮拜山始與易名登具足戒一住九越月辭去山不許師住山意決再三懇辭山乃訂八月再至師胡跪牀下曰某有不是請和尚勿放過山連聲曰是是汝他時不得辜負山僧此崇禎庚午四月也山竟以是年九月示寂始悟八月再至之語師時掩關金輪復徙黃巖爲金內翰正希陳督學雲怡熊督師心開諸公所重嘗造室問道請說法師一意巖隈無出世志迨瀛山雪公歿粵孝廉張荊公黎美周謀諸內閣象岡何公宗伯秋濤陳公力請師住羅浮開博山法門博山道法不絕如縷賴師振起師退處如弗勝真樸之風絕去時習而悲願沁人畧無同異自節烈文章之士以至販夫竈婦無不醉心咸願出門下閩人聞其風以雁湖小剎致師師亦欣然航海而就至則雁湖爲賊踞壁

師寓南臺得山林公克之方公孔碩林公一見心折與閩郡諸大老請主西禪撫臺佟公爲新之一時道風徧洽尸屢常滿師頗厭勞因掃塔博山杖策還粵抵芥菴作投閑計頃惠陽紳士請說法暨潮又廣州王臣景慕往返海幢幢幡所指俄成資坊師慨然曰將圖息機反致疲累矣願治十七年二月忽示瘡疾猶接納無虛日明年四月自海幢還芥菴始謝恭請七月初七日夜夜詔函呈曰瘡患延綿殊可厭惡吾旦夕且掉臂矣是泣懇曰乞師住世群生可念師曰吾道有汝重擔可卸復何戀耶二十二日晨起啗粥嚼木如平時侍者請敷藥師遽曰今日不敷藥願左右斂目良久端坐而逝壽六十二坐夏三十又三全身殮於羅浮華首臺西溪之南師生平以道自守以悲憫人遇物純真不事聲譽大小淺深各隨所受凡示誨皆明達曉人稍有所裨必喜見眉宇有乞偈頌隨口命記欲易字句亦笑從之人有進曰道法所關和尚何得輕易師正色曰壇經云彼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度人根利鈍不可類齊但具至誠豈可辜負至宗門大法中下難窺老僧自有權衡豈若輩所知那故師開法二十餘年所蒙推拂記莒自箇是箇

可而外未嘗濫授示疾以來一年有奇日用鉅細纖
介靡遺獨於臨終告衆遺囑諸事絕口不道博山三
十年縝密家風師真無媿矣示寂之日內外弟子咸
悲慟彌月與大覺雙林一會哀震梵天同一悲仰其
慈光人物真非思議所至若道法深穩易見難知諸
錄流通海內聞見非南星所應言也

長慶宗寶禪師語錄

長慶空隱獨和尚塔銘

禮部尚書虞山錢謙益撰

博山無異禪師有法嗣曰長慶空隱和尚諱道獨初
字宗寶南海陸氏子也生三歲母抱登樓觀蜘蛛結
網瞪目久之悲喜不禁晚自言四五十年來回憶不
加毫末其夙根如此六歲失父隨母居近寺晨趨禮
佛瞻視輒移午間老僧言見性成佛遂發深信如釘
入木得六祖壇經捧持頂戴禮大士求識字疲困倒
地忽覺身騰空中汗透毛孔明燈讀經彷彿認是某
字詢之人果然遂數行俱下年十四辭母入寺習定
樹下胸次忽如劈竹衝口說偈驚動其長老年十六
白磨刀就磐石上禮拜剃落縛茅歸龍山單丁十餘
年母病渴晨擔山泉走二十里抵城闔始辨掌紋年
二十九母歿與其弟靈泌腰包謁博山山一見曰宗
寶望汝來久矣拈倒騎牛入佛殿話勘衆下語皆不
契師呈頌曰食程不覺曉念求愈轉渺相逢正是渠
纔是猶顛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
不落宮商調山微笑云太癡生是夕布薩告衆莫道
博山無人如今也有箇許爲更名登具足戒住九月
而別燭曰汝八月再至不得辜負老僧是年九月山

示寂始知爲末後付囑也師掩關金輪徒黃巖一意住山無出世念粵中宰官請住羅浮開博山法門幡然起應慈悲普熏機緣冥應而世變大作矣閩人以雁湖延師復請住西禪海波觸搏弓刀擊憂所至有吉雲擁護甲午歲掃博山塋杖錫還粵豐湖羊城頻受叅請牀座禮足道路布髮津梁稍疲微示瘡疾辛丑四月由海幢返芥菴自赴去期七月二十二日端坐而逝世壽六十二坐夏三十有三師有二大弟子曰天然是公祖心可公公以弘法罹難坐脫濟陽之千山師哭之慟曰吾道喪矣踰年師示疾是公啓請住世師笑曰汝在吾何處於是是公奉師全身塋於羅浮華首臺西溪之南手次行狀遣侍者今覲問關五千里撰書幣而謁銘於余余惟師上根利智多生熏習見性成佛四字直是胎藏鈎鎖卽心卽佛守定牢關非心非佛斷爲增語於是乎全提正令曲指悟門遮表二詮則格量永明法界一心則懸鏡裏柏從無一言落夾片語過頭如今人執癡符家懷僞契販如來法訶佛祖禪藥病相沿狂易莫反標此正印枉彼倒瀾豈非般若之神符金剛之寶劍歟師之深心密行世所未悉者有二昔者大慧言吾雖方外忠

君愛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洪覺範論門燈公則曰孝於事師忠於事佛此洞上宗風也師悲智堅密繡輔弘廣植菩提之深根茂忠孝之芽葉節烈文章之士賴以成就正骨被濯命根白蛻碧血長留佛種條衣應器同皈法王此則其內闕外現陰翊法運者也古人道眼分明師查鄭重榮名利養畏如霜電有謂深山裏饑頭邊撈摸一人兩人爲接續者有謂架大屋養閒漢所居世界莊嚴爲癡漢者師每道博山語我過後二十年宗風掃地土地廟裏也上堂了不圖親見此語良爲流涕餐風味道英特如雲親承記別兩人而已人謂師嚴冷孤峭不走博山一線豈知其悲愍末法如救頭然凜自宗之周法立他家的榜樣有不勝涕淚悲泣者歟此則其重規疊矩謹衛法城者也往余訪憨山大師遺集致書海幢師歡喜贊歎披衣焚香健推以告衆病中見心經箋大師轉生辨重加印可是公以余露被法乳亦菰蘆中幅巾弟子也故屬之以銘其何敢辭銘曰毘嵐風吹壞劫初崑岡火炎扇洪爐有大比丘建法旗一單坐斷嶺海隅心月普照身雲舒如摩竭龍雨焦枯分身蜿蜒鱗鬣俱矯首瞻尾南北殊大雲如空覆匡廬智電擊

燦醫巫閭中央不動常安居領下自護摩尼珠黃皮
寒骨山澤癩縑素旃貉魚貫趨日月耳環徒紫紅刀
輪劍葉嗟騶虞樹下三諍今迴車鶴林變白只須臾
蕭然一榻結雙趺揮手長揖腥穢區法幢傾摧法將
徂葛藤博飯皆沽屠鳥空鼠卽胡爲乎卽心卽佛心
卽孤宿將嚴警持兵符佛祖齊證誰敢誣魔外竄匿
同卽且丹青樓閣煥毘盧法座圍繞青蓮數孤峯獨
宿我自如隨身兩膝無剩餘龍象蹴踏看二駒鐺香
迴向恩不辜我作斯銘三歎吁博山家風斯世無塗
青鉛墨老筆疎逝挽頽波作世模利竿倒卻須人扶
後五百年期不渝

長慶宗賢禪師語錄

行錄 秀野林禪師

順治庚子冬兩序暨合山衆職事等各各懷哲人方
丈啓進行腳師曰有何行腳可說若說行腳家說外
揚你等是無事生事專露山僧醜拙也衆懇乞不已
師曰然說便說了汝等不得記取一字予西蜀成都
款縣人也父姓周諱朝富母饒氏世族錦衣於萬曆
四十二季甲寅七月初九日辰時生始離襁褓辛酉
余信叛亂予雖兒童知敬佛乘一日父諭之云天下
無平均故有攻戰之亂殺戮之刑由此生死驚懼何
以相遠予聆父訓銘刻於心爾時求出家父母聽許
卽命之富順縣九龍寺禮星天師爲徒越明年母長
兄事之父隨出家予蒙父師教誨十有二季崇禎六
年癸酉春父師前後遷化予自計曰昨日的今朝不
見了早晨的勉些不見了整日應酬人事有何利益
卽趨傳家庵印心老宿處印問曰聞汝父師俱喪是

否予涕泣曰是印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曰弟子身墮三寶數心未出家丐師一言指箇出生死路印曰汝曾讀法華經麼曰讀過曰經中衛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汝作麼生會曰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印曰此語且非汝本懷汝試父母未生前衛一句看予被一問茫然無曉印曰山僧萬曆季間在兩浙叅見尊宿家他指箇歇處不似爾等未出境而清機密旨擬欲觀邪曰再乞開示卽徧叅去印曰汝但持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句偈只是持時不得將心領略分別解會唯貴猛著精彩直下持去他日自有珍宿與你點破予禮曰謝師激勵終身不設忘却每日忝究快然似物塞膈一日忽值一禪客到寺挂搭譚及天童密雲老和尚玄慕漢月和尚孤峻門庭實溪相爲機鋒敏捷鮮敢當者予曰既鮮敢當者禪師會衆見否時禪客舉拳云喚作拳則觸不喚作拳則背你喚作甚麼予拈指被訶曰何不徧歷諸方去予季二十隨吼石親教師南遊癸酉冬發足甲戌春抵南京吼師單丁叅玄墓予寓金陵講席四載戊寅春腰包下姑蘇謁玄墓漢老和尚尚一見便問是何省人曰四川漢舉竹篋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

則背汝喚作甚麼予挺身而立漢曰西川蠻子亂做予禮拜起漢理前語問之予珍重出詣知客寮詢吼師下落忽一師從禪堂出說吼石兄在此住兩載去年秋往杭州西天目山住靜予得信卽過浙到徑山叅雪嶠師太一見禮拜了便問十方世界中一切人師子阿那箇是師子頭雪曰設有你向甚處見他曰放過一著雪便打曰草草打著箇拂袖便出登天目山禮高峯中峯新崖三祖塔畢到吼師靜室吼曰汝三季誰我歷諸方見老宿所得的一一通來看予又雪便打曰這漢從來沒縫罅吼曰汝別我三季實無得處予曰疑則別問卽服勤三箇月一日吼舉竹篋云觸不得背不得汝喚作甚麼予不能荅被痛打一頓予叅究兩晝夜目不交睫至第三日吼驀擗住云速衛速衛予被一撈通身汗流卽口占一偈毫端開豁好精神落落實處最親氣宇堂堂無向背等閒放出百千真吼曰汝將謂大事了明未在要親切衛一句看予又曰剎剎塵塵超背觸由來行履不虛躑交羅溢目心眼飛妙相圓明元具足時品中靜王在傍豎拳云賊在者裏賊在甚麼處被予劈面掌云賊賊俱獲捉敗了也吼休去予雖有箇入處尚懷猶豫

未得脫落是秋辭吼師叅天童悟祖至人事了問除却棒喝語言和尚將何指示學人童便打一掌予曰學人自招得童曰汝道自招得招得箇甚麼予復禮拜童腳與一踢予不覺通身汗流更得一番慶快次季己卯四月八園具秋到金粟叅費隱老和尚問如何是覲面相呈一著費便打一喝費復打予曰瞎棒瞎棒費連打數棒云瞎棒元來有人喫在予曰奈遇某甲擔荷得舞坐具出冬結制貼悅衆單時玄密智光二師作維那柴立師爲連單一日隨衆入室侍立次費拈拂子云老僧這柄拂子與人祇有一問問諸人諸人若若得便分付古德衡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且一如何舉時孤烟師下語云六六三十六費話罵一頓復云還有箇得底麼出衆衡看予出伸禮了依位而立費顧云汝道也太煞衡祇衡得一半予曰一半與和尚衡費拈棒予珍重出辛巳秋予仍叅天童遇彌勒佛像成衆請開光童至座前以拄杖指云大衆者老漢已開平等眼光普視諸人了也諸人還識普視的意麼若識得便知古人道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若不識老僧爲諸人一時點出遂以拄杖打散予被

一頓痛棒全身放下剔脫猶豫遂呈一偈荷師頓棒太多焉打破從來一肚禪却見自家真面目渾然更不別求玄童接入袖復伸手云將偈來與你看證予曰謝和尚證偈竟作禮出壬午春解制予出山回川養親至荊州地方行李罄失到巴東荆南大亂予避進建始縣永安寺刺血寫法華梵網二經經畢起身上川遇張冠入川大亂止施州衛冬瓜溪荷桂亭陳居士勸菴畱予住靜六載己丑春復下江南過遠安聞奇然本師於南漳雲臺山住靜直造謁之蒙畱過夏予將昔日所做工夫天童金粟機緣一一陳白師曰何不再叅諸方去予豎一指師曰弄虛頭作麼予將茶一潑師便休一日師以偈示之天童角虎到湖東得意忘言步步通任他十方塗毒客都來盡喪爪牙中予和曰含虛包括絕西東向上玄微豁徹通縱有大方英俊衲到來盡伏爪牙中師覽畢曰有半根拄杖子分子云是何言歟是年冬忽聞破山老和尚出川詣天童埽塔予有叅侍之念辭師到安陸訪信破未曾離川予遂遊東山華嚴古剎靜安上座畱住癸巳四月八日請爲衆弘戒予堅辭不已應之遂六處放戒甲午任普門結冬制延抱一講王弘榜嚴經

三巴掌和尚行狀

悟脣居士譚正乾稽首拜撰

百日禪期丁酉歲聞本師任襄州黃龍子六月二十
九在禮師出迎之曰這幾年聞公在安陸荊州大興
佛事予默然而退接進師遂撻鼓上堂集眾云百丈
山前親行此令本來無說除人之病卓杖云一擊塗
毒鼓玄沙遇猛虎橫吞海底月吸盡寶與王提偈拂
與之云大唐國裏無人奇然可知之也兩手拿盡虛
空分付秀野禪者予接云當人突出腦後眼瞞腦後
眼睛今瞎了依前祇是舊時人請師不接師震威一
喝予曰大眾證明便禮拜予不意因緣至此乃卓錫
焉上來是予二十餘年奔南走北請益尊宿不啻囉
事漏逗不堪今因諸公勤求不已出盡百醜諸公們
慎勿效繇各各直下承當有甚麼隔礙時寒久立珍
重眾作禮踴躍而退

秀野林禪師語錄

三巴掌和尚北直趙州栢鄉縣李氏子其人脩長鬚
眉河目廣額豐頤鬚如螺結先為瑠璃廠藝中歲從
天台無盡禪師披剃崇禎六年詣峨嵋飯眾遇寇徒
眾被害師僅以身免過忠州司馬少游馬公送至吹
萬大師處大師一見卽云我家人來了命當行堂灑
掃執事師嘗習脩養等事三伏天裸身曬日言不生
蟲時鐵壁隱師問云何不走上正路師云咱北方人
一字不識爺是文字與咱工夫不同隱師指問吹大
師大師示萬法歸一話頭苦叅數載始有入處一日
大師上堂師問如何是佛大師云拄杖撐着月如何
是祖大師云橫肩兩樣看如何是超佛越祖大師云
提起三十棒師喝一喝大師拍掌三下隱師問云會
麼師云不會隱師勉以苦叅師叅至二十五期七炷
香不下禪榻忽然悟徹大笑不止隱師徵云你見個
甚麼師云我名三巴掌和尚隱師云是我教你叅的
將甚麼謝師拍手三下隱師令見吹大師師請方丈
禮拜起拍三掌大師云不許拍掌師頓足三下大師
云不許頓足師叩齒三下大師云一切都不許師正

身立大師復令呈偈師遠答云叅得三巴掌真是法
中王不昧家中寶人香萬里香大師可之大師臨終
書偈云九百星辰一齊下老僧如象亦如馬正看鐵
眉恁麼來江頭灩澦實瀟灑與更號鐵眉有三巴掌
迺老僧萬里外弟子之囑師出世後開堂四次甲申
秋同工部月嵯熊公入施衛一座主夢神人報曰淨
掃殿堂迎趙州祖次日師至與夢中見像相符傳以
爲異世亂轉錫南濱鳳衛侯牟公閱師錄嘆曰當時
錯過此老迺專官請師旣至師示微疾以衣鉢付門
人耳遂圓寂建塔都會之觀音山熊耳菴住世六
十五載語錄一卷盛行於世

鐵眉三巴掌禪師語錄

行狀 自開覺禪師

師姓余母荀氏蜀之重慶合州人也生萬曆庚戌八
月初七日吉時八歲隨父禮本邑馬當山太空爲受
業師乙亥出蜀首謁先天童省法次叅先通玄林老
和尚大徹玄旨遂得法爲嫡嗣焉是年結茆台之華
頂次禹之廣化戊子開法羅漢已丑遷慈濟庚寅遷
法海辛卯遷嶽林甲午遷龍淵丙申遷芙蓉辛丑三
月示微疾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索浴二十七日午囑
蔣憲文居士護持院事復作書謝城中諸檀護併授
雪松都監法亦有所囑靡不盡舉至酉時書遺囑誠
衆所訓詞嚴意切仍誡門弟子當忘軀弘道以報佛
恩畢乃疾書偈云天上天下腳頭腳底撩起便行將
頭作尾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一曲歸家唱哩邏
擲筆云俗氣也不除竟爾告終嗣法門人三十三人
壽五十三臘三十四夏奉全身塔於寺之東首屏風
山
康熙元年歲在壬寅正月

獅峯嗣法門人趙吼謹狀

自開覺禪師語錄

行實 自開覺禪師

師住慈濟一晚兩序同大眾入方丈乞師進行實師云衲僧家去住如雁過長空月穿潭底物跡尚如是況山僧乎豈不見璨大師不留姓氏亮坐主直入西山祇要諸子行到水窮山盡始知佛祖自受用處更要山僧鈍置諸子作麼衆堅請師復云諸子念既殷勤但山僧行腳之事大段忘卻唯舉梗槩以塞來意吾乃蜀之重慶合州人也父余姓字覺安母荀氏家世清貧淳朴自守先父中年無子祖母每自心憂常禱於家堂先是祖母預得一夢堂前爐中有金寶若碗大向祖母曰我今夜到你家來要你提挈我祖母喜諾覺而先母分婉矣方至歲半先母去世其推乾就溼乳哺辛勤滾得祖母之恩甫八歲隨先父禮本邑馬當山太空老師出家每誦佛經宛如夙習常問先父曰人人盡言參學未審參學甚事先父曰參學者聽經做法師代佛揚化是也我云待我長大你領我去參學也做箇法師先父聞而喜之遂送入鄉校雖在館數年終是參學念切至年十五罄身逃出又被寺僧挽回未幾先父順世時年十九矣茶毘歛骨

後遊華嚴山休夏冷竹坪甚蒙南宗老宿晨夕激發尋歷講肆至楞嚴二十五開士各呈圓通處遂做孫陀羅難陀觀鼻端白久之殊無入處常靜夜禮觀音聖號雖不洞明經中奧旨而文字語言亦曾麤以研窮唯慮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欲走江南廣其聞見遂茹淡三月刺血書行願品一卷以酬父母養育之恩書訖卽腰包禮峩峩至富順縣值月明法師講楞嚴經逗留月餘遇一禪客曾參博山與之偕行至杭州是年二十六歲乃老和尚七旬也遠近奔走未免脚跟欠穩及叅老和尚於天童一見便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和尚在此因甚太白峰高鉢孟峰矮老和尚便打我云某甲禮拜和尚去也老和尚連打兩棒雖當時不領此旨胸中頓覺輕快遂求進堂一晚問老和尚某叅萬法歸一不知一歸何處老和尚以扇子搖一搖云會麼我云某愚鈍再求和尚委曲開示老和尚云諸方有說破底禪你自叅取去我遂禮拜被老和尚臂脊一踏不覺通身汗下次晚又上方丈問昨被和尚一踏至今如在萬仞巖前還許學人棲泊也無老和尚便掌我懺懺而退愈加疑問彼時天童務作極重不是打破脚手便是

傷寒重病去來不知幾幾因發三不出天童之誓一不悟道二病死三累死嗣後在堂兩年不曾告假後因鄉人全一師職什物寮本師居閒住寮全一師見我獨行獨往肯做工夫要我同共其事正欲親近本師遂移單進寮屢承全一師激發一日問本師某禪禪不得力過在甚麼處本師云莫妄想我云畢竟如何本師云鋤頭柄長斧頭柄短轉增迷悶日間在寮夜間進堂公事之餘卽跌坐體究或昏倦極時惟自鞭逼亦常以鍼刺股一夜進堂排遣暮撞著露柱有省忽成一偈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撞破乾坤露柱饒舌便歸寮放身打睡黎明上方丈云某昨夜隨衆經行忽得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特來呈似和尚曰如何是你心我便喝云如何是佛我云請和尚尊重待某禮拜老和尚便坐我拜起便行老和尚云昨日有人恁麼地老僧打出去也我竟歸寮時全一師云你今日因甚不喫粥我云喫過了也本師云好事大家知我云待我去打茶來是年二十八矣後與老和尚凡有扣激輒當機不讓俄因事出山至天台掛錫華頂峯將半年聞和尚將至大瀉復回天童老和尚見我便問你向在那裏我云天台老和尚云你見智

者大師麼我向前禮拜云恭惟和尚起居多福後因本師出山隨至武林適本師受禹杭廣化請卽過溫州禮永嘉大師塔秋復回廣化本師一日舉國師三喚侍者話問我隨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本師領之一日又舉與化打維那公案令我下語我云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次日搥鼓上堂云吾居此以來將易三寒暑蓄得數虎兒小半可解乳且放兩隻行須用藏淡塲直待力勝充方踞路猛阻擒縱殺活在臨時隱顯奔騰任意施遂喚二隱兄與吾向前各付衣拂是年三十有五矣解制回廣化閉關未幾本師遣偈勉云年來法道甚澆漓珍重吾徒善護持直待風雲雷電合始堪爲我直提撕由是火種刀耕年許本師移錫嘉禾東塔我往省觀補西堂本師一日堂中舉筓云喚作筓子則觸不喚作筓子則背我云請和尚喫粥本師云喫粥且止畢竟喚作甚麼我云再犯不容本師云老僧失利我云也只得恁麼本師休去將解制黃渡道俗請主羅漢因主人之誠遂應之由是辦香拈出供養本師以卅十年淡錫痛割之恩爾來之事諸子盡知不欲繁舉若論者一落索山僧自納敗闕亦因諸子不得已露布一上

惟諸子箇箇青出於藍是山僧之望也祇如山僧自
二十四歲出蜀至今四十一歲中間受盡千辛萬苦
無非爲此事不明故耳且道如何是此事起身云托
手牽君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衆禮拜而退

自閒覺禪師語錄

行實

古雪詰禪師

辛卯臘頑石禪人設茶偕兩序大眾稽首請云諸佛
出世皆有生緣歷祖降靈各敘行腳吾師續天童之
正脈復翠巖之禪庭三載問爐千指圍繞願示行出
以問來學師云日出西方夜落東眾云不會師云且
歸本位坐看取畫虛空眾歸位師云山僧本無姓字
亦無方所無端於甲寅年十月初四日夜時幻現於
建寧府甌寧縣之高陽鄉前一夕先母余氏夢一老
僧鬚眉如雪從峨嵋來借宿乃分娩甫出胎遂不茹
掌血先父陳氏諱之奇為邑庠生嘗謂人曰吾先代
多好善樂施每遇饑歲倉庾為之罄空後世子孫必
有起者觀此子沈潛溫敏動止有則似非常兒可比
因命名國賓字賓王稍長隨父讀書於山寺中極喜

聞梵唄之聲每晨盥漱畢即同胡跪結印默持準提
呪三七遍年十六翻然有出世之志乃隨先祖出家
於嵩巖禮本師上體下空羅染命名眞詰字若魯嘗
自思曰此世界中不知有幾許人入中有幾許凡幾
許聖即此世界憑何而立一日閱中峯警策歌至三
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鬧聒聒盡向自家心地生
一念不生都解脫處恍然自得即有志徧參一日閱
傳燈至青州布衫話如撞鐵壁悶不自解乃閉戶絕
食竟日趺坐揭宇於門曰今日不出戶久之無所得
聞天童法席冠海內遂定向往幸未冬始腰包出嶺
道過夢筆爲覺浪和尚所留壬申同抵武林聞其力
詆天童且信且疑莫決去就侍行吳楚中原三載衣
不解帶脇不至席雖執爨負春採薪乞食靡不爲之
然於本參毫無影響甲戌冬乃棄去從潁州至天童
參先師相見次便問向上一路于聖不傳棒喝交馳
合明何事先師便打山僧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
甚被生歟之所流先師打云還知麼山僧云便恁麼
去時如何先師云賺殺闍黎一日問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先師云萬法且置如何是一山僧豎一指先師
云此猶是萬法畢竟如何是一山僧無語先師便打

每入室長跪請益先師唯大棒打出二六時中猶如
木人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日則隨眾作息夜則
倚柱爲牀一日求侍者單先師云老僧無侍者山僧
云太尊貴生先師笑云你因甚要作侍者山僧云朝
夕得親近和尚先師云如何是你親近處山僧呈偈
云如何是我親觀處觀面當機絕回互云云先師指
觀字云此字錯了山僧云未審當用那箇觀字先師
以杖蘸口指山僧當下豁然便趨出次日入室云某
甲有箇見處特來呈似和尚先師云你見處作麼生
山僧画一圓相先師云也當不得山僧作禮而出從
此於本分事了無疑滯但於古人公案猶不能盡透
臨機用不出一日隨先師開萬工池次山僧問起石
挑沙即不問冒雨衝風事若何先師便打山僧云恁
麼則箇箇壁立萬仞去也先師亦打丁丑春以出山
養病呈偈有室中若箇呈新見杖下吾曾豁正眸之
句先師云如何是你豁開底正眸山僧云瞎先師云
作麼生是瞎底意山僧無語先師云絕後再蘇欺君
不得須知有者一步工夫此去不得浪遊病愈即還
山山僧奉命至武林調息半旬即上徑山參雪嶠師
太道過餅窑遇永覺和尚遂問開師親見壽昌老人

是不覺云是山僧云如何是壽昌得力句覺云若
 得力處不列於今山僧云者便是壽昌得力處麼覺
 云汝何多事山僧云也不得放過到語風居見雪師
 太繞度香飯太接得便云汝那裏得來底山僧便掌
 太把住云者小禪和得恁麼無禮我不會打那山僧
 云師太作打會那太乃笑山僧禮拜起復問雪覆孤
 峯時如何太云愁殺人雪壓梅華時如何太云落也
 雪點紅爐時如何太云化雪消春到時如何太云一
 點也無山僧云恁麼則片片不落別處也太便喝山
 僧亦喝便禮拜太云老僧自住山以來竝不見一箇
 靈利衲子當時唯有箇道開禪者是福建老頗有些
 氣息山僧云是家母舅太云怪道外甥多似舅即贈
 行腳詩一律中有綻衲渾身都是語快情唯汝自相
 宜之句乃畱休夏於雜華菴菴去語風居十里太一
 日親過菴相看山僧門迎太取下笠子山僧接得便
 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因甚被者笠子遮卻太休去
 山僧隨後作禮云適來造次夏滿辭返天童太爲作
 偈送行云今朝喜見雨中秋萬葉將爲不自由獨許
 梧桐通此竅一枝飄泊逐寒流到徑山大殿遇雪關
 和尚上堂山僧出眾問獨步大方時如何關云你腳

跟點地也未坐斷孤峯時如何關云老僧在者裏上
 堂處處逢渠時如何關云面而春風山僧云恁麼則
 雪消雙徑滑雲散五峯清關云洞口桃華開也未山
 僧云已被風吹落關云何曾夢見靈雲山僧云且喜
 大衆證明關云證明箇甚麼山僧便喝關云再喝喝
 看山僧連喝兩喝歸眾關云鼓粥飯氣到雲門見爾
 密和尚問未得底人如何下手門云向無下手處下
 手已得底人如何保任門云直須恁麼去已得底人
 與未得底人相去多少門云今日是幾山僧云恁麼
 則聖凡不二觀也門云猶是自家見山僧云誰知席
 帽下元是昔愁人門云如何是昔愁人山僧便喝門
 云也當不得山僧云疑則別參門畱結冬命掌記室
 山僧觀爾老說法調機從容自在邇邇還邇還不衫不
 履了無近時裝點扭捏之習誠本色宗師乃就職期
 中痛自策勵必以大悟爲期機鋒轉語影響邊事撥
 向一邊時中但自揣云瞎底意旨分明會得因甚臨
 機道不出古今公案祇是一箇道理因甚透不得日
 夜鞭逼一日經行次問僧舉開善謙與宗原馳書公
 案直得如放下重擔相似歸單坐十餘枝香無著歡
 喜處當爾之時竝不見有身心世界亦不見有昏沈

妄想正所謂常光現前壁立萬仞底境界從前疑處如開門見山因述偈云云次日值門落堂考工夫大山僧出眾問脫卻汗布衫且無蝨子敲一夜得安眠清晨起得早試請宗師大人考一考門低頭良久山僧作整冠束帶勢云一包杏華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便歸眾門云你看者醜驢亂做山僧便作驢鳴門便歸方丈一日門上堂山僧問馬祖一喝百丈爲甚麼三日耳聾門云今日雲霧雷雨霹靂聲未絕山僧便喝云猶打葛藤在門云也須細細嚼過山僧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天童便拂袖歸眾解制上堂山僧問兩堂共聚千餘指大徹心源有幾人門云竝無一箇山僧云恁麼則臨崖看許眼特地一場愁門云聞黎又作麼生山僧云九萬里鵬纔展翼數千年雀便翱翔當日辭返天童相見次即問單刀直入擬取師頭時如何先師云放汝三十棒山僧便禮拜而出次日入室云昨日觸迂和尚先師云道甚麼山僧云衆龔作麼先師拈棒山僧便出一日先師爲佛音兄舉火將法語揭於壁上末云中有六字欠妥大衆爲我改之山僧呈偈云謬言打草驚蛇出自是憐兒醜不知六字已更停妥了好看紙墨未形時先師覽畢

乃云你是毒蛇驚你作麼山僧便向先師肋下築一拳云且解敲人先師微笑一日開路次路有兩條先師云祇開一條龍山僧云兩條都要開先師云一條尚錯何況兩條山僧云不見道路路透長安先師休去先師一日舉熏風南來話問山僧你作麼生會山僧云山月如銀牽野興開行不覺過峯西先師云此是老僧底山僧云拈匙便舉手喫飯便張口不是師子兒爭解師子听先師大笑一日又舉熏風南來話問山僧山僧便掌先師亦打山僧禮拜一日舉有句無句話問山僧山僧云雲在嶺頭開不徹先師云大慧因甚道到者裏如狗舐熱油鑪山僧云祇爲滯句承言一日先師閱雪竇頌古次至楚王城畔南宗水喝下曾令卻倒流問山僧作麼生會山僧便喝云者老漢莫不識痛癢一日入室中云某甲有箇頌子呈似和尚先師云拏來看看山僧展兩手先師便打山僧云者老漢頌子也不識一日先師問眼處聞時始得知意旨如何山僧云動客揚古路不墮情殊機先師云汝今日始作得老僧侍者山僧云是何言歟一日呈偈云一入天童五歲除箇中消息自如如汗衫帽子都稀破扁擔込鞵尚拈拈眼底了無塵世夢燈

前湯讀古人書溪藏丘壑看時節臘盡春歸萬物舒
先師覽畢顧旁僧云者小老卻參得禪自此室中翰
父叩擊投機語句頗多不能悉舉辛巳冬侍先師於
祁御史密園一日禮辭先師住山先師痛罵不已復
呈偈云何事衡寒離杖側把茅欲向碧峯蹲目前殘
局渾休論壯志溪溪在報恩先師亦不閱唯加罵詈
山僧云某甲終不敢辜負和尚竟禮辭至西江南安
臥雲菴與二三衲子火種刀耕喫瓊瑤粥將有終焉
之意未及一載忽聞先師訃音乃出山買舟東下至
洪州遇同參健堂義公公以世道亂離江河梗塞再
四挽留於西山白法結茅自癸未至今倏忽九載而
埽塔之念無時暫置今秋始獲遣專使一通法嗣書
埽先師塔伏承山翁林野兩法兄述偈上堂極口獎
導山僧自惟不啻啻資性椎魯在俗既未能博通經
更出家又未曾徧歷講筵行腳參禪受盡波吒枉用
許多心力唯是將勤補拙始有今日諸公切不得學
山僧不啻啻漢行徑若學山僧行徑和諸公亦不啻
啻今晚因頑石禪者請敘行實不惜向虛空中圖畫
一上回觀三十餘年事猶如昨夢且道未入母腹時
諸公向甚處與山僧相見擊拂云石頭點處天華落

雲脚收時夜月明

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卷上

嗣法門人資福行觀山陰王谷全集

鹽官徐昌治 並行證較

繼王法席門人行宗 行古重訂刻

明神宗皇帝萬曆二十一年癸巳

師諱通容號費隱閩之福清江陰里何氏子其先瞻陽望族也父某母翁氏俱有令德生于癸巳五月二十四日戌時少孤童年即脫白不復憶覽揆之辰逮黃檗開法之次年遣徒至故里爲先人營窀穸詢師所生庚甲于親族從母具道家廟龕屏後有伊父手識存焉稽之洵然自是及門緇素始慶有據中多瑞應師云宗門不重此遂不復紀

三十二年甲午

二十三年乙未

二十四年丙申

二十五年丁酉

二十六年戊戌

師六歲入鄉校授讀至孟子止自後口中喃喃儼若偈頌識者知其爲出世之器嘗月夜兄携抱遊歷鄰居因指月云何故月亦隨我各家來遊我欲

窺其原伯仲聞之皆笑

二十七年乙亥

師七歲喪父嘗同母哭於柩所

二十八年庚子

師八歲英異絕倫與群兒戲拔木之巨者以角勝負者異之故師後遇英俊角立者稍不循法必力摧之少時拔木爲之兆矣

二十九年辛丑

師九歲與衆童稚聚嬉問童云山峰峭拔何等人斧削的澗石壘硯何等人逐來的又云天者等高忽然跌下作麼樣處童皆無對師默然疑之

三十年壬寅

師十歲兄行商三載母孤守至是年窆甚蓋親兄六人皆成立婚娶畢五舅前後相繼歿只存一兄出外爲治生計

三十一年癸卯

三十二年甲辰

師十二歲母死慟哭仆地葬畢依伯叔撫養

三十三年乙巳

師十三歲寄膳于伯叔十日爲度屆而復始師每

代樵薪之役

三十四年丙午

師十四歲自二親逝後家業漸替諸父因星家言師命不宜處俗乃備香儀擇吉送師于三寶寺慧山老師剃度躬親衆務無間晷刻

三十五年丁未

師十五歲習諸經業晨夕不輟多禮觀音願文是冬隨慧山師遷居福州華林寺

三十六年戊申

師十六歲與青林道友共任朝暮盤桓禪門中事
 肯同遊名勝登鼓山喝水巖口占云巖上草色肥
 巖下水流急策杖上巖顛山空人獨立時輩稱異

三十七年己酉

師十七歲建寧水災浮屍于河師見之悲痛因念人命無常每攝心趺坐同禪寂云

三十八年庚戌

師十八歲會青林延浙東湛然和尚至寺度夏師
 叅請湛示狗子無佛性話先是師見湛談禪亦竟
 頓悟要論私閱湛適見笑語人曰這小後生看此
 等書不知他作麼生解師不顧覽不釋手

三十九年辛亥

師十九歲每與青林對機會無話墮林對衆云此
 公譬如畫龍若一點睛便當飛去師聞青林談及
 雲門有僧指南墮指叅禪不覺發憤遂起叅訪之
 志不自師友而去初往江西信州博山路經董巖
 遇普輝者謂師曰子欲叅博山請自乃師始師如
 其言竟謁壽昌和尚舉所看狗子無佛性話請決
 昌云任汝恁麼看于是朝夕叅此話旬餘值昌陞
 座見一僧出衆對機愈益鼓勵不遑寢食至五鼓
 身世俱空話頭脫落排闥入方丈云今日看破和
 尚家風了也昌云你有甚麼見處師便喝昌云是
 事不恁麼師遠一匝昌云祇如世尊拈花意旨如
 何師拂袖便出於是日用自作主宰不起知見一
 日負畚器從昌至田中舉古人道空手把鋤頭和
 尚爲什麼又有手把鋤昌云你見麼師便拋擔歸
 寺後黃海岸司理杭州時移師書有先壽昌極口
 稱師根性猛利蓋指此也時有元着關至自負有
 見問師如何是無縫塏師拍手一下着云汝不學
 老實些師云念關至年老放汝三十棒着念而呵
 叱師遂辭去

四十年壬子

師二十歲由光澤縣往博山憩天龍菴適博山和尚亦寓此師一見便問步來車來山云汝管我作麼師云不涉途路要和尚道山不理師又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如何山云我行路辛苦不能爲汝說師云和尚今日被藕絲牽倒了也便退茶次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山云汝那裏學者虛頭來師將山連座一推幾乎倒地山與衆俱駭笑師云大眾門外漢笑箇什麼夜分山遣侍者邀師徵決所自師述見壽昌和尚因緣山云一個棺材兩個死漢師求指決山卽教恭話頭隨至博山住三月復叅湛和尚于雲門湛一見便問汝是華林寺底師一喝湛云我却老實問汝師便人事湛問汝從那裏來師豎扇湛舉德山托鉢話徵云德山因甚不會末後句師一喝湛云莫掠虛好師云今日親見和尚明進方丈湛云我在華林時汝尚小如今那裏來者些伎倆師作舞而出湛舉夾山荅境話法眼道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如何是他不作境會的意師以手掩湛口湛便休一日湛舉凌行婆見浮杯公案徵云如何是他語不知偏正

理不識倒那處師隨下語不愜至四五日種種呈伎湛皆不肯忽憶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却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凌行婆亦如是也舉似湛湛向傍人云此子會也師作禮退

四十一年癸丑

師二十一歲與湛和尚論牧牛話不契往天台住黃經洞獨居七日脇不至席因無水棄去途遇指南師同過若水見古卓師卓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如何師云一盲引衆盲卓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聲師云相牽入火坑一日卓舉東坡悟道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問西堂鏡宗云此菴爲甚却道是門外漢宗云東坡認聲色邊事卓卽肯之師云東坡既認聲色邊事他後二句云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又是什麼意旨宗無語師遂過雙髻見雪庭老師問久嚮雪庭到來祇見日頭荅語不契復回雲門值越中梅墅坐不語期湛和尚領衆師作偈呈湛云禪非坐坐非禪個中端的本來圓云云湛亦荅曰禪非坐坐非禪開口須知落兩邊云云之偈一晚湛問興化打克賓

汝道如何師云老婆心切湛云克賓是什麼心行
師籌度問湛云快道出來臨濟一宗在汝手裏師
忽猛省云克賓是克家真子湛云者些是臨濟宗
旨汝要曉得湛赴紹興寶林寺講席師隨聽習

四十二年甲寅

師二十二歲終寶林法華期于已分中自覺不切
遂同僧中虛往天台天柱峰住靜數月適克柔離
我二禪者至云湛然和尚在徑山圓通殿開堂借
徃親近問如何是徑山的大意湛便打師以兩
手頭上合掌而出解期湛赴嘉興東塢師隨行充
茶頭一晚小叅師問如何是超然不借借湛云我
聽不清汝再問師便喝湛云這是借師又喝湛云
亦是借師云喝散大眾去也

四十三年乙卯

師二十三歲充行堂後隨湛和尚石佛聽講法華
至第二卷會得實相之理要須悟證不在言說遂
同友頑石再叅壽昌和尚時饑饉道途艱苦見昌
纔作禮便問黑白未分時如何昌云非是思量得
到師遂禮拜昌云汝都在者裏過日麼師云且喜
沒交涉昌乃休次日師呈偈頌二十餘首昌云這

也不消得汝者後生具有夙根但向蒲團討飯喫
二十年管教有出頭日子在一日頑石頌楊岐新
婦騎驢話師與品隲石索師頌云新婦騎驢阿家
牽者般消息許誰占眉間掛劍揮天地不生嫌處
也生嫌石持似昌昌以爲當石始歎服時梅菴與
師同寮晝持不語戒夜就師請益普茶次頑石云
請和尚說茶話昌云茶中本無話因請舉則有有
則總不是無亦不可守石云請和尚再道一句昌
云天上人間無如者因顧師云且道老僧意旨如
何師云某甲却不聞昌休去昌誕日上堂末句云
如何是不涉廉纖一句師在衆中云請和尚歸方
丈嗣至廬山石門見憨山大師問古人道離心意
識叅絕凡聖路學意旨如何山云待汝離却心意
識向汝道師便喝山云這個後生弄嘴師云要且
無人證明山不理師便出至皖公山訪瑞白禪師
遂與度歲

四十四年丙辰

師二十四歲自皖公山過金陵見古潭禪德師甫
至潭卽避去隨到吉祥寺逢離我師適患目留月
餘又至東塢同麥浪禪師往埭頭陸菴度夏浪多

涉義理師每抑之不合而去至蕭山值湛然和尚講楞嚴師與會隨即受具

四十五年丁巳

師二十五歲作偈見志云吾年二十五氣海吞佛祖不過古人關豈踏今時路師過東塔湛然和尚講楞嚴時闍僧定林眾前稱師曰推倒無異喝散慙山師應聲曰天下衲僧做一担擔眾俱稱賞然終以師去來不常不畱意教乘俱輕視之師發憤云區區教理何難講演大丈夫豈落人後乎嚮行脚具請經習之隨湛赴海鹽大寧寺講期散歸顯聖講法華楞嚴師俱與覆講

四十六年戊午

師二十六歲春湛然和尚講涅槃孝廉馬成允云教乘不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兩語師徵云開口成雙極無言落二三意旨如何允擬議師便喝允云開口自然成雙極師云俗漢便歸堂時有同參覺師于雲門講唯識論一元師講四書師亦涉聽

四十七年己未

師二十七歲湛然和尚講楞嚴合論立師爲西堂付大衣命代座又講華嚴于大善寺亦命代座師

座下詰難辨駁日夕靡間湛對眾稱云若不是我似汝者樣魔頭實難支遣是年師著心經斷輪解按師行錄云最初在根本上參究看教自覺容易此時漸發聰穎所有經籍隨看隨記亦隨講演津津不輟云

四十八年庚申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

師二十八歲龍居慧文法師蘇州化城一雨法師先後講楞嚴師俱與聽出心經斷輪解就正雨云不惟見理圓妙亦且文字鮮明遂舉師覆講師衣敝衆多忽之覆講後皆肅然起敬嗣至杭州得宗法師處聽唯識論

熹宗皇帝天啟元年辛酉

師二十九歲於諸法師處日相詰難辨駁不異雲門學問義理錄此日進但自覺本分上不甚相應詰益于湛和尚未甚得力趺坐自傷不覺泣下遂發憤思遍叅焉

二年壬戌

師三十歲值僧慧輪持密雲老和尚龍池錄頌古二冊至師展開畢歎曰者老漢有大過人處必能

爲我了事欲往泰而未果一日僧至雲門傳密和尚自江西來將往天台暫憩吼山師冒雨往見便問覲面相提事若何密便打師云錯密又打師盡力一喝密抵打師抵喝至第七打師頭顱幾裂所有伎倆知解一時冰釋乃對密云我識汝是臨濟兒孫請坐密坐定師翻身將密拄杖打密三下乃云汝佛法元來如此持拄杖便行密云且來且來師不顧密隨步奪回拄杖打一下師云看破了也一宿而返

三年癸亥

師三十一歲在姚江陳賢嶺掩關自是日用現前覺從前知見如布袋盛錐子一一敗露無一句得力乃取所著金剛合論及頌古水鹽集等書悉焚之旋觀傳燈諸祖鉗鎚默然契合遂集祖庭鉗鎚錄一卷後有門人孝廉王谷作序師又著頌古一冊覺從前所憶公案會意迥別因評論諸方謂被夾雜拖帶擔閣半生感密老和尚法乳之恩乃脩通法嗣書并錄頌古遺徒馳天台通玄上之密老和尚復書云從上師資投契皆出偶然如上人間不帶枝葉老僧答本分未嘗一辭措于上人分上

契不契不期然而然豈有意乎其錄頌二端大約不錯未免小不妥耳書尾又云不發回俟上人出關了來師開書卽出關往見密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密云離此又作麼生師云放和尚三十棒密云除却棒又作麼生師便喝密云喝後聲師云更要重說偈言密休去師別老和尚歸闔路經高明會無盡法師盡不爲意師指盡手中數珠辨四悉檀義盡愕然師又問據天台判法華爲圓教約圓教則無方便與不方便爲什麼猶有方便品盡云方便者乃秘密也師云既是秘密爲甚不安爲秘密品却安爲方便品盡無對衆失色師拂衣去

四年甲子

師三十二歲歸闔姚江張客卿嘗扣關叅請是年卿領鄉薦以書通候師復書勉勵之上博山和尚書其畧云夫人出世主張宗門須是通方眼目具嚴大手段始不負達摩西來單傳直指之風而亦不昧此道堂皇闊畧不是邊隅故撥火明道開田說法乃至亂草邊饅頭下皆有舉揚此道者豈例

授以死工夫爲然哉山不荅時青林掩關于石林菴師訪之甫至關前便云汝在裏頭作什麼林咄一咄師云汝者一咄未有主在林未及對師遂一拳擊碎關門便行林由此驚異師嗣至復詰林云汝叅甚麼話頭林云叅三不是話師云是誰之語林云南泉師云南泉未出世時又作麼生林擬議師便打林罔措師便行自是徧歷雪峰玄沙靈雲諸古坊覓地縛菴無恰意者按師行由云日用知非從前不守本分處始覺微薄推門落臼因語識人從上古人公案默會更覺不同從前所作頌又用不得遂焚之

五年乙丑

師三十三歲至茶洋山構菴棲止山最僻遠勢險峻人跡罕至日則種蔬樵採夜則脇不至席時聞山魃虎狼之聲如是住三年

六年丙寅

師三十四歲見僧曹源駁漢月藏禪師與密老和尚相見機緣作辨謬論一冊此時師雖居巖谷名震諸方焉

七年丁卯

師三十五歲春密老和尚寄手札與師云老僧上年五月赴嘉興金粟之請雖僧衆聚首而老僧年邁不及蚤暮與人提持上人可一出以助我亦可了彼此未完公案耳師復書云大丈夫兒豈因一幅紙波波擎擎不自休息乎因不出嶺是年移居鼓山編茆曰別峰菴復住三載

思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師三十六歲偶閱博山禪師信地說禪門警語著禪門金鉀一書

二年己巳

師三十七歲住別峰密老和尚命僧淳輝來召漢月禪師附書寄候送所著述諸書師閱之見其出世拈香千本師外復拈寂音高峰等香作書規之隨出嶺至金粟命爲西堂師辭免乞進侍司寮一晚密老和尚索頌薰風自南來師頌云匝匝薰風正令機通身觸着冷無依分明一句離情謂教我如何舉似伊咄須着眼莫遲疑好看當人額下眉密云描也被汝描成畫也被汝畫就祇如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汝又作麼生師便出一日檀信設齋請老和尚上堂師問檀信敬持無米飯前來

供養十方僧如何是應供一句密云此去杭州一百五師云應供一句蒙師指今日陞堂事若何密云露也露也敗也敗也師云大眾證明某甲禮拜密云還不知羞師便喝密云再喝一喝看師便出三年庚午

師三十八歲春歸閩道經延平大木溪師偶立船首遇舟相撞墮入溪底自念此是放身命處頃之浮起衆挽上船至閩居半載餘福清緇素欲請密老和尚任持黃檗山懇師介紹師同僧隆瑞居士林杰夫等抵金粟躬邀密許之是冬師就職西堂王大含谷叅老和尚其友王金如喝云如見老人相契固善否則當見費隱禪師此人爲老人得法弟子要渠啟迪谷叅老和尚不契遂謁師師痛下鉗鎚五日內有省機緣載全錄中臘八上堂師問世尊觀明星意旨如何密云瞻師云將謂和尚忘却了也密云漆桶不快師便喝密拈棒師云元來元來便禮拜密云元來元來除夜小叅師問古人烹露地白牛分歲和尚今晚如何折合尚便打師云恁麼則年窮歲盡去也密云汝又恁麼去也師禮拜云謝師指示

四年辛未

師三十九歲是春隨密老和尚赴黃檗席初上堂云隻葉片舟泛海中乘風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浩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還有衝浪金鱗麼出來相見師以坐具覆頂云會麼密打云一釣便上師一喝歸衆又上堂師問黃檗痛施三頓棒臨濟家風自此興今日吾師登此座擬將何法接何人密云放汝三十棒師云請師再道一句密云猶不知羞師禮拜是年七月望日密取來源拂子并袈裟一頂當衆付與師拜受之八月朔密歸金粟師送至浦城密止之乃辭去蔡恪恭請師上馬峰師卽允赴于時衲子雲從漸成叢席

五年壬申

師四十歲住馬峰寧波阿育王迎密老和尚密許之金粟諸檀復堅畱不已密乃以書召師代王金粟師固辭密復與師書云行脩齋書至知吾徒弗領金粟事更善足兄吾徒死心住山但當衆不拘多寡于日用間須用本分一着子則自然利己利人古人所謂於深山鑊頭邊覓一個半個報佛祖恩是也又書云吾徒此時正宜住山不可欲速妄

動且得人不在多唯務得一人半人真正本色衲子以報佛祖之恩是吾所望茲因時輝回闔特寄佛果祖應菴祖兩刻吾徒當依二祖垂訓以煅學者得相繼綿遠是吾徒之正事也

六年癸酉

師四十一歲住馬峰三載福清紳士請師主席黃檗十月十五日入院衲子雲臻上堂拈香云者一瓣香最初到處尋覓不得到手一旦到手便乃當陽披露不可指目末後遇着個沒眼睛老和尚伸手一捏直得脫白無光熟向爐中專爲本師密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西堂隱元問一線陽春曲繇來和者稀如何是陽春曲師云眉毛八尺長元禮拜師云何不再進一語元歸位師休去

七年甲戌

師四十二歲住黃檗隱元琦在座下一日頌百丈三日耳聾話呈師云一聲塗毒聞皆喪徧地骷髏沒處藏三寸舌仲安國劍千秋稟稟白如霜師問竟遂墜座拈拂子云正恁麼時容道者一枝拂子喝付表揚琦拜受邑侯費中立侍御林心弘孝廉林無念入山立問許多高足到山老師個個都打

發去師云人人本具又問看語錄不知意旨作麼生師云知與不知是個什麼又問令徒中有幾個得意底師云縱目所覩無念問和尚還看文字麼師云隨分念云宗門不立文字爲什麼又看師舉拂子云者個且道是文字內文字外念舉茶鍾師默然心弘問貴教中說輪迴還是有是無師云存乎其人弘云如是則無輪迴也師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弘問師提誨翻然信向師因寺基水脉迳直築壩以截奔流成大池沼值常住儉乏盡出鉢資供衆惟以衲子爲念不留長物又置法產若干畝永作飯僧業著黃檗勘語一卷廣文上官憲作序又著曹溪源流頌一卷刻虎丘隆祖錄白雲端祖錄三教平心論書法語一則示隱元琦

八年乙亥

師四十三歲命朗真璣百癡元脩黃檗志亘信彌入室師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信暨拳師云卽今事作麼生信云早間普請下午入室師云放汝三十棒又問朗真世尊初生意旨如何真作指天指地勢師云上他釣了也真一喝師云蓋覆了也真禮拜云謝和尚入室師頷之冬付亘信彌

九年丙子

師四十四歲春辭黃檗過建寧地藏院結夏西甌
 李猶龍謁師問生死就在輪迴處麼師便掌龍擬
 進語師震威一喝少頃龍起揖云有意旨否在師云
 是什麼意旨龍對師呵呵大笑師復與一掌龍笑
 而去是秋僧清宇請任蓮峰外翰上官憲紳士劉
 雲子李猶龍皆依座下朝夕咨詢漳紳顏壯其見
 師語錄肅敬請舉揚大法葉泰交乞題亡父讚并
 師像讚西人剎天主教毀佛師著原道闢邪一卷
 丁年丁丑

師四十五歲是年春師往天童省觀密老和尚密
 上法堂親搥鼓告眾曰老僧昔年黃檗付衣拂與
 費隱已出世爲人今來省觀老僧舉伊爲座元大
 似降尊就卑雖然若謂降尊就卑正是眼搭眼且
 既不可喚作降尊就卑又喚作什麼煩大眾齊送
 歸位時眾萬指或有請益師唯以佛法提綱靡不
 欽服杭州司理黃海峴具東儀書問十二則呈師
 師荅復之頗壯其具啟相邀師復書云前訂孟夏
 赴命而奉塵談不意本師堅留首眾不能如願門
 下理學真儒留意禪宗雖未覩面自神契千里把

袂傾吐當有時節是秋溫州縉紳縉素請師住法
 通乃辭下山合寺相送中秋日進院禪流景從司
 理賀公九邵晉謁師塵談終日公蹶然起曰自己
 分中如何得構師云須自承當公曰作麼生承當
 師云自古至今更非第二人公擬議師云擬議即
 蹉過公歎服而別時薦紳邵金門周印宗陳三有
 輩相依叅請殆無虛日王大舍各作師語錄序付
 則真璣并示法語五則示居士楊臺臣繆昌之夏
 欽仲法語各一篇

十一年戊寅

師四十六歲春嘉禾郡守鄭公瑄司理文公德翼
 鹽官令朱公應熊及杭嘉兩郡紳衿請師王席金
 粟廣慧寺師允之七月師自法通至武林暫憩報
 國院諸紳士請上堂王大舍邀師遊西湖賦詩以
 紀勝二十九日師進院雨集至上堂時卽壽孝廉
 徐公觀周云金粟忽沾法雨較勝鉢龍說法大放
 光明重開天眼王大舍亦賦詩志慶云一條拄杖
 極其貧招得行人競問津堅請豈徒今夕事相傳
 猶記昔時人慈霖自是同天注法曜還應與日新
 何用上舍垂此象却將好意惹他嗔是時衲子幾

萬指師以佛果應菴禹門三祖及天童老和尚四家明訓約束之孳孳靡懈命西堂百癡元節取清規集兩序須知以便執事遵守江陰黃介子自敘曾到天童師云曾住幾時黃云七八日師云還得天童意旨麼黃云不得師云既不得莫是蹉過麼黃云若有得則真蹉過師云今日識得居士也董爾潛居士行證來叅歷有機緣載全錄臘月有巨室于寺後山巔營塋隣衆往拒之塋王具詞于及寺內師對衆云住持之體福共受禍獨當汝等勿得動念我自赴質給諫乾颺虞公畱止師云我祖師門下人斷不籍勢以自衛師至縣徐公覲周云大宗匠何必作如此去就師云獨不聞素患難行乎患難乎徐躍然曰和尚所見甚正宰延見于賓館時虞公謂宰曰和尚昨者卽欲飄然長邁矣某等畱之乃止師曰我佛祖兒孫了生脫死若竟去是爲逃生死也余豈然哉宰堅請師回寺乃歸示蔣通權偈復孝廉唐祈遠問道書錢爾敕請題像贊金粟檀護自蔡子穀而外如吳磊菴徐型堂觀周伯元君載張扶搖許元忠董久徵爾立吳稚仙弘度伯載仲木祝仲基沈水臣陸韜穎張方儒皆

往來咨扣法社肅如于斯爲盛是歲建船坊六楹寮三楹脩延壽堂及普同埧

十二年巳卯

師四十七歲春付百癡元示法語又付三笑密玄密定復隱元琦書畧云上座旣主席黃檗當以煨煉衲子爲懷須臾不可放過惟左猷右激挑剔成材使法系直與虛空相終始永遠聯芳不致斷絕是老僧之素望也其餘皆因行掉臂若捨重就輕恐不得其人有忽從上來事須極力砥勉之爲沈水臣題雪山像贊復錢而介問道書兩題天童密老和尚真贊刻靈源筆語一冊天王殿災爲重建之子穀蔡居士題額曰密雲彌布

十三年庚辰

師四十八歲春付孤雲鑑古淵成時僧衆輻輳歲儉不給師持鉢至海寧縣陳彥升太史偕弟次升特請于慶善禪院上堂歸赴董爾立爾潛請爲表弟查玄生對靈小叅子穀蔡居士請題密老和尚真贊答工部金門邵問道書作同門石車乘和尚像贊復漳州曾心空居士問道書彙刻破邪集徐觀周作序捐貲又著關謬一卷置河東地若干畝

十四年辛巳

師四十九歲春付本充盛柴立巳彥升陳公叅請問云如某墮在官身如何得相應去師云卽在官身上保國保民無有不相應者公云者些子恐當不得師云又不肯承當將謂別有那邑侯劉公堯珍鄉紳徐公光治昌治同貞錢公啟鴻入山叅禮夏付空巖坦秋持鉢當湖馮子近居士呈十八問師答之嗣至魏塘寓慈雲寺孝廉周君謨侍茶次論及格物師拈一菓云者個是物你作麼生格周云放下着師云又撥過一邊周云者老漢將謂別有師云如何是汝不別有的意周慕豎一拳師云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麼生周擬進語師便掌周當下釋然唐祈遠叅自陳看三不是公案師慕豎拳云者個喚作什麼遠擬進語師便掌次日請上堂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當陽突出虛空脅丈夫猛利便承當踢碎從前開窠窟之語遠于是冬閉關擇木堂其父總憲存憶公呈偈云遠從康祖到天童歲歲人天擁梵宮今日斬新圖舊令看師赤手振宗風密老和尚離天童初公季超迎于家園師至越省觀時寧國詹曰至求法語師書示之又

爲題布袋和尚大慧禪師二贊冬付蒼霞桴本寺南房求歸常住購其業

十五年壬午

師五十歲春付斷眉敏課虛真輯明宗五月師誕日上堂有老漢五十年赤條條之語孝廉王大舍自越來祝壽命居擇木堂六月付大舍谷七月念二日密老和尚計至師撤位挂真舉哀指真云佛祖源流曹溪正脉綿遠相傳至我老和尚三十四世六興巨刹海衆同居一條白棒撐天拄地直指當人本命元辰契其旨者旣多會其元者綦盛三十年來道滿天下一代化儀周全完備本懷旣罄遽爾歸真誰謂法眼滅法河乾法梁折直是超古越今光前裕後眼目燦破四天下百世無能踰之者旣爾今日又一場特地作什麼拘尸城畔聊通信要與人天普共知便舉哀就地寢者百日率王谷上通玄治喪當衆燒遺拂磨圖章以杜承虛接響之弊公舉林野奇和尚繼席通玄著斥狂解十一月木陳石奇二和尚躬至金粟請師繼席天童師堅辭之及密老和尚龕至天童師特請禮龕供

十六年癸未

師五十一歲正月往天童恭送密老和尚靈龕入
塢題楚文禪人血書華嚴經到東明禮三遠祖塢
孤雲鑑請于本寺上堂龍池衆職事持陽羨護法
書請師繼席禹門師推舉萬如和尚應之水臣沈
居士本淨禪人各請題密老和尚真贊復紳士閔
念脩張雲上錢聖月問道書司理黃元公自陳得
力于壽昌師亦復之建密老和尚衣鉢塢于金粟
唐存憶都憲作銘勒石付又度舟天水廣雲浪全
十七年甲申

弘光皇帝改元

師五十二歲春閔念脩請師爲母夫人對靈小叅
遊道塢山黃檗隱元琦百山百癡元來省觀舉爲
立僧乘拂刻五祖演錄金粟寺志付尚綬權
思宗皇帝大行師撤正位鑿散鉢貲通玄林野和尚
過訪師請上堂先爲引座款接歡愜著闢謬說冬
脩大雄殿裝人天師像轆轤嚴居士來叅請師上
堂有機緣相契納徐觀周施田一十八畝

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卷上終

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卷下

嗣法門人資福行觀山陰王谷全集

鹽官徐昌治 董行證較

繼至法席門人行宗 行古重訂梓

大清順治皇帝二年乙酉

師五十三歲梓密老和尚全錄一十二卷付靈機
觀居士嚴轆轤大叅值國變烽烟四起師撤正位
蒲團地坐僧衆驚惶勸師他適師厲聲曰汝等若
畏死卽束裝他往不可亂我清聽衆心始安爲孝
廉正法弘薙染秋僧天空請師退居天目師策杖
遍遊尋返金粟跋天衣耆宿手書華嚴經束明孤
雲鑑來省觀舉爲立僧乘拂武林徐道真建禪院
于黃鶴峰請師退居顏其院曰直指

三年丙戌

師五十四歲至直指徐道真居士請上堂歸付靈
嶽古時古淵成出任天目昭明師與尙有自古居
山無別策法幢久豎要心堅之句夏開半月池于
山門外秋四明常郡守慈谿時邑侯定海朱邑侯
同合郡縉紳及天童兩序致書請師住天童師固
辭衆哀懇不已允之招孤雲鑑爲立僧領衆金粟

這天童催啟再至師卽上堂辭衆穎正端正法弘
並受記蒞師就道過長安鎮于覺王寺上堂至甬
東十月十一日入院先是明州亢旱日久迫師至
甘霖大沛入院之辰朗霽如初俱謂師道力所致
卽日陞座于穀蔡居士有龍神呵護顯神通水湧
風從新日紅之問龍象圖繞千五百餘師懸密老
和尚像於法堂每晨鳴鼓率衆敬禮三年無間掃
台山祖塋至小天童宋宏智祖師塋院見牆壁傾
頽碑殘像毀作二偈志感有護塋影堂誰拆盡頓
令群鶴起悲哀之句定海總鎮王公之綱題人天
選佛塲額于法堂入山問道師提持嶄巖致渠篤
信是歲付離言法于峰立

四年丁亥

師五十五歲時衆千餘皆諸方角立之士叅扣激
揚宗風大振叅戎吳公岱慕道皈依巡道孫公枝
秀贈最上一乘之額偕總督張公杰入山問道先
是宏智祖師塋院香火田一頃久被侵沒是夕張
公夢入破寺見老僧受食覺而異之明旦質之師
師云但有東谷祖師像在廢頽殆甚張躍馬往觀
儼如夢境卽捐俸恢復院產咸謂報應龍天之句

預識焉本山房僧舊遺鹽丁歷年科稅爲患師致
書當道立爲蠲免復建隱蓋亭于清開橋外題曰
鎖翠初老和尚壘築萬工池堤數百丈俾衆川水
有所滙歸後又傾圯師復興之復案山若干畝重
建幻智菴普同塋院塑天王像於山門鹽官檀護
因金粟虛席虛請還山師遂渡錢塘以慰衆望立
正法弘爲西堂付太白雪復入天童

五年戊子

師五十六歲鑿捐鉢貲鼎新密老和尚塋暨塋銘
道行二碑砌月臺明堂鋪兩廳磚地脩山門堦級
復後山地若干畝

六年己丑

師五十七歲元旦上供于密老和尚影堂孝思悽
愴供饌蠲潔一衆感惻復宏智祖師故產若干畝
重建塋院脩覺雲外岫等塋秋師因徐氏毀塋造
墳欲爲清理徐訐訟於官師卽曳杖渡江竟抵阜
亭直指菴四明當道及鄉紳合書敦請還山師力
辭之時語溪檀護及舊任請師住福嚴雲間當道
護法又請開法超果師先允雲間請故兩辭之赴
超果應期萬指雲集華亭繆邑侯上海高邑侯訶

林曹公義雪等慕師高風設禮問道四衆求示偈
贊詩銘者日無寧暑師隨至隨答應酬無倦室中
垂示云衣帶下一線清風意旨如何紛紛翻語無
中的者道衡相居士乞示師示偈云道若得其衡
綱宗眼目正不然亂如麻應笑東坡秤并答其十
問道閑扈止二法師謁師于茶菴以躡菴一喝分
五教話辨難師爲析之領解心服莊公愷菴張公
子固朱公勉菴等俱以偈問道師一一酬之三題
密老人真讚及自題像讚具載全錄超果錄成義
雪爲之序

七年庚寅

師五十八歲春超果解制付讓菴潛劍眉謙古風
然遂辭超果院緇明宗請莅龍華上海宰高公延
師內署設齋致敬懇爲少子薙髮摩頂嗣至清浦
玄津菴慈門寺上堂過嘉定緇素騰踏中流幾覆
過婁東詞林吳公梅村等請師於寧海寺上堂四
衆奔奏法座幾陷至虎丘掃隆祖塋時申公青門
姜公如農周公子佩昆季皆追隨佩爲父忠介公
乞題贊有獨許先生翻佞海罕逢時輩照龍河之
句時福嚴覆請至福嚴真歇了禪師道場殿宇傾

圯始盡師至芟刈草萊蔚興堂構清江檀度金陵
圓覺相繼請師俱辭之是夏付漚天期至鹽官題
觀周徐居士像有全身擔荷佛法觀體承當自己
之句秋雲間鄉紳單公捐菴等請師至小崑山主
刻五燈嚴統先是洞下遠門枉公集五燈續略以
青原居南嶽前師依原本先南嶽次青原至天皇
天王二派悉照藏經丘符二碑一嗣馬祖一嗣石
頭而雪峰德山以至雪竇總列南嶽下至於承虛
接鐸者直筆削去崛起遙嗣者列之未詳正續凡
二十五卷八月孝廉張公謀遠乞題父像有孔門
深領畧格物見真傳之句素本禪人乞題中峰本
遠祖像及雪浪法師墨跡去習禪人乞題聞谷大
師像贊嗣泛泖湖登塋賦詩有人影入空天眼小
練光照野日輪孤之句付士材李居士中梓如意
一柄未幾歸福嚴付遠夫明蓮如淨性空臻蘇杭
當道紳士請師住徑山內翰范公周撰疏其畧云
脉接廣慧微傳心握曹溪正印敲風打雨任教擊
碎玉麟喫飯穿衣是處倒騎鐵馬大司空豈凡金
公疏云徹地通天百萬魔燒戟影拖泥帶水大千
世界知恩師允其請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入院徑

山雖爲祖庭奈法席久虛荒亂相仍僧規彫弊百廢未舉師住後駢聚數千指肅整清規興復古制驅頭植德煥然收觀時諸方混濫師獨卓立孤峰法道賴以砥柱四方品行超越者咸趨向焉

八年辛卯

師五十九歲付鐵舟濟時值饑僅師居徑山最峻僻跋涉不易而僧供罔缺兵革縱橫而叢社莫安皆師道力所致于室中垂五問一水既無筋爲什麼長流不斷二佛祖公案猶空中紙鷲向何處收取線索三鵬搏峰與晏坐峰相交且道說個什麼四風扇大野畢竟作何形色五望江亭上垂機誰是知音一時耐語罕契機者以偈寄候橋李譚公埽菴有筆騰水月三千頃舌吐河沙萬斛奇之句徑山晏坐峰乃大殿左脉下卽張九成所建無垢軒前主僧因事券質房僧師贖歸常住重榜無垢軒于室古蹟復顯山無樵採之累秋往雲間過虎林詞林常念我公請師於慧雲寺上堂爲父中憲中子寅祝壽過橋李譚公埽菴謁師於白蓮寺問及五燈叢統云目今法門混雜當以出類拔萃者載之若止論相承似不足取師告以從上來源俱

有統系若無根瑞草智者弗貴耳次日延師至家論議彌愜歎曰師真宗門中一人也至吳江中書周公永言等請師於接待寺上堂有大家齊出超方手撥轉徑山舊法輪之句至吳門靈巖繼起儲法徑托護法請師入山師云姑蘇地屬衝要往來不免奚必周旋中禮惟不忘祖德弘揚祖道爲望耳詰朝復端頭首職事敦請師策杖已過鹿城矣吳中章美字拙生自號藥樹頭陀獨歸向於師是秋卽世師以偈挽之有筆走龍蛇光閃電文騰山海燦驪珠之句至雲間理刻嚴統還山經福嚴以偈示晦之簡過禹杭邑侯費公躬至法喜寺泰扣王子尚子淑等請益師作書并二偈致之和孝廉何公義兆南湖藝花詩寄懷周公安仁詩冬徐覲周七袞師作偈贈祝祖堂混雜賓主不分師建列祖堂于殿右以祠本山歷代開法住持凡八十一代建方來名宿堂於殿左以奉諸方觀光流寓者建六丈於不動軒後凡五楹祖席規模大略具備臘月爲古燈傳難榮示以偈宋無準範禪師爲徑山四十二代住持嗣臨濟二十四世孫師七世祖暮年退居張堰接待雲水頃成叢席規制壯麗

仁宗皇帝御書賜額萬年正續示寂後全身塋於寺傍師欲修塋祀掃故址湮沒徘徊傷悼作偈志感徑山一席積衰既久兼以兵燹交訌師獨不避艱險權衡靜鎮寬嚴並濟竭力主持魔外因而水釋祖制得以重煥云

九年壬辰

師六十歲以嚴統事過鹽官會徐覲周居士舊時植信輸委雲塋五月念四日師誕辰道俗祝慶者幾二千衆雲間諸紳同義雪曹公作文稱賀餘杭令費公有千尋碧藕床間錫萬歲水桃鉢裏金之句毘陵殿元楊公廷鑑貽詩有五峰今日高天下萬指都教拜下風之句師並酬以偈七月付公衡仁雲谷中八月往宜興龍池掃幻有老和尚搶題偈有咸知靈骨藏幽石誰識真風遍遠垓之句塋製儉約規模樸稚用示典型先老和尚置田若干畝永給祭掃之需歸途孤雲鑑請過溧陽總臺馬公偕緇素於萬古寺請上堂執禮甚恭過太倉大方公同檀護請師於禪燈菴上堂過嘉定朝徹公同護法請師於真際菴上堂掩骼菴龍文法侄孫請上堂旋往松江雲臺蔡公七袞就本宅請師上堂畱於

別館者旬日以所寫同遊山水圖乞讚凡名公碩德薦紳先生鱗集叅請爲涵所張公題密老和尚像讚超果寺監院知一請上堂八月東甌內翰林可任名增志到山叅訪值師未歸乃畱詩本爲叅承雙徑山機緣恰兆乳峰間云云師回山依韻寄復有五峰插漢憑瀟灑列祖懸機任過關之句師慨末法混濫著禪宗漁樵集黃檗隱元琦欲赴扶桑請師念重溟深阻作書止之師住福嚴甫三月起荒落之墟而整飭之創東西兩樓各七楹齋堂庖湍各五楹所須用器亦少備至是赴徑山請乃命監院普成公總理焉徑山舊置山田於上高地方各五十餘畝嘯聚後賣主佃戶構結不已無所得息徒爲輸餉師不責償竟還其業致書費令公查收入冊數載陰霾一旦廓清時有司以僧綱職強各房僧任之房僧艱其役師致書令公免之師見本寺人境參差欲清其弊乃云山僧從今亦不受剽染徒衆汝等當有矜式時合山肅然稟型列祖名宿二堂方丈俱告成師作記以紀其事語載徑山隨處錄中

十年癸巳

師六十一歲因諸方闡揚寶鏡三昧重離六爻偏
 正回互疊而三變盡成五多顯晦不全遂畫卦爻
 及黑白圈以彰偏正五位所述簡要令人易覽具
 載全錄中二月四明大慈寺衆護法請書至師力
 辭之爲松源房忍生作家乘序并製嚴統序二月
 孤雲鑑乞修東明昆海舟慈寶峰瑄三遠祖增偈
 三月題密老和尚像讚閏六月五燈嚴統成按太
 史曹峨雪書嚴統真如耀闇室以日月飲渴人以
 沆瀣敢不盥手齋心服膺慈寶云云本山舊志紊
 亂訛雜師命古燈傳重修計八卷八月師往武林
 寓報國院時織造監雙泉盧公構精藍於西湖曰
 盧舍菴延師齋供茶次盧云請和尚提携師舉茶
 鍾云請喫茶盧云已喫了師云是什麼滋味盧云
 一心念佛師云恁麼則有二法矣盧唯唯喜甚遂
 書二偈以贈復請師泛湖台州道玉齋耿公寧波
 郡守于寅常公皆同追隨探幽訪勝劇談移日適
 值中秋作詩以紀其事還徑山十月朔付獨冠敬
 百峰高十一月雲臺蔡公請爲二親對靈小叅及
 示諸偈頌載全錄中

十一年甲午

師六十二歲春作解惑篇并答吳越諸縉紳書以
 息群器四月師拽杖辭五峰作三吳法喜之遊至
 吳門客周子佩家子佩忠介公長嗣也靈巖繼起
 禪師先令首座原直來候次日維躬候于寓所談
 嚴統之刻至公至正矢心護板歸靈巖語溪鄉紳
 曹遠思華亭給諫許霞城暨法幢幃禪師俱加調
 護橋李譚掃菴請典訟者有此事從無立語言鼠
 牙雀角豈堪論之句并請師題愍大師像讚七月
 山東韓天樞請爲亡侄雲間司理對靈小叅虛舟
 省叅隨有年復覲師于超果乃付之九月撥棹琴
 川憩資福院廣文子發駱公縉紳嚴子張王孟衍
 諸公請上堂子張尤機契欣若宿好虞山監院性
 空偕紳士請上堂師舉昔日馮濟川三不得話拈
 撥着語時子張于座下忽有省呈偈四首以通所
 見師依韻復之遊興福寺師口占二律冬十月師
 過武林杭紹紳衿因嚴統紛紛各有所袒師惟將
 天王天皇兩派所載書二十餘種隨出以示且云
 立義不當板從公勞收數無憑書從損益何必以
 有司勢力相傾奪耶衆默然獨方伯梓木趙公讚
 歎之道信姜公仲嘉張公幹旋之遂送嚴統板于

靈巖而存與毀師不復加意矣華亭沈太史繹堂
邂逅武林法道盤桓甚樂師贈以詩姑蘇子佩周
公偕堯峰僧詣省城請師至席師不允臘月始抵
金間至普安院度歲偶遊虎丘感而作偈琴川衆
紳光甫孫公喜廣王公景之趙公南陔蔣公裔典
歸公薪傳邵公等以虞山維摩請師退休允之
十二年乙未

師六十三歲大旱雪竇石奇和尚專使慰問琴川
衆紳促師卽應請師先宿山之普福菴二月二十
四日入維摩繙素相迎道路盈塞邑之紳衿叅訪
問道絡繹無間佛誕日嚴子張懷香趨座下受優
婆塞戒師摩頂記莚名曰行達號髻珠異旦與衆
茶次師募衆拳問云不得說是說非試道一句看
髻掩耳云弟子不聞師曰不聞處與世尊拈花是
同是別髻云和尚作麼也說同說別師曰如何是
無同無別底意旨髻募登拳師曰迦葉微笑意
旨如何髻云迦葉憫他師領之觀其日用有自持
獨任之標不愧先達遂付如意并偈以表信三峰
谿堂岳公師法侄孫也以書偈見意師依韻復之
贈南陔蔣公詩刑部喜廣王公法幢幟禪師門人

也幢以書導公飯師故弘護甚力一日茶次論及
萬物生于兩儀兩儀生于太極太極生于無極師
遽曰無極生于何處廣曰到者裏却不合師將磨
手臂一捏云者個彈痕有所契遂發心徧閱宗乘
值廣六袞師贈以偈薊僧漢萍公嘗叅先天童後
栖燕之翠微寺以笑巖祖瑜顏廢欲移隄于翠微
之麓郵商于師師手復之先是黃樂隱元琦應扶
桑長琦請是年五月遣僧資書儀省覲師手書慰
之復雪竇石奇和尚書六月髻珠請師別業觀荷
師依韻和詠琬公許居士爲亡父乞師授幽冥戒
并題密老和尚像讚司理孝若孫公儀部薪傳邵
公北上來別師各贈以偈并賦髻珠別業賞桂詩
鹽城大機公資邑侯賈公衆紳孫公集李公逢春
張公樹屏孫公一致諸啟請師住永寧三昧寺監
院爾玉偕衆紳士資巡道宮公繼蘭分司楊公胤
昌鹹宰丁公同昇書請皆未之應九月平湖比
丘尼法淨皓來省覲皓素飯依座下有機緣相契
往來問道甚久付如意表信大梅法幢幟禪師專
使致香儀設供以法通相請啟畧云板一離而雨
沛真有動夫龍天書卽燬而話行亦何傷于日月

師復辭之十月道場山木陳和尚以魯蘭白錫遣法嗣大城嵩候十一月付慧朗鏡古碧湛復孟衍王居士問道書十二月蘇公有根同僧資紳士書請師再住徑山師辭之

十三年丙申

師六十四歲正月淨慈寺無生公來述三宜和尚爲嚴統事托某備巾其意願與和尚而陳懺悔師示答語存別錄付具足備天則琛二月鹽官覲周徐居士來省覲周于天童金粟徑山諸禪席靡不追隨嚮往究心本分機緣和契付如意一柄表信三月師赴鹽城請舟次金山登覽賦二絕以志勝槩四月四日進永寧院佛誕日鹽宰賈公外翰劉公總戎孫公及諸紳虔請上堂遂于此開戒三旬劉一齋名若審博綜內典往來甚密設七問師立答之王筠長名之楨射陽人望也飯依執弟子禮嘗持宋丞相陸秀夫傳乞語跋之作宋份臣疏枰詩一章吳門縉紳內翰于美沈公澤堂沈公甲傍陸公文衡申公繼揆繆公慧遠金公世漢暨衆檀護敦請住堯峰師受請五月辭衆返棹先是興化育長者黎太冲延師至家菴祖孫父子殷勤叩道

出所著頌古一冊乞鑒定求序師見其端莊鄭重于本分相契欣然作序復托菴僧岷山公過鹽城致請再過其家以本分砥勵三日而別還虞嶺趙公景之兩致書問道師並答之復嶺南左轄曹鑒躬問候請益書九月朔師進堯峰院萬拈繞座薦紳顧松交姚文初趙明遠沈匡來周子佩文孫符及琴川檀信帆檣交映縑素駢闐初八日三宜和尚造謁盤桓自陳懺悔之意靈巖繼起禪師同張司農有譽到寺躬賀次日入城中與公請瑞光上堂聽法者凡數千指并答候三宜和尚暨剖石禪師設供掃萬峰寶藏二祖拾十月起期龍象雲臻檀度響從冠于今昔分五堂安禪衆舉龍華韻明宗資福天水廣爲秉拂首座東蓮古峰然爲秉拂西堂宗風大振仲冬茗溪孝廉嚴三求公來恭應接機契師遂過鼓上堂以揚其德喜賢王公復來參於此道甚有稟指亦上堂表揚之臘月吳門乾三法師素以才華自負後披剃博覽教乘淹貫台教受無盡大師衣氣槩頗異不通名字到寺見師師與談論窮辨一晝夜見其所蘊理致不謬且云和尚當今爲宗門第一人故來相見次日上堂接

引之又以宗乘中事追授機緣井上堂語載錄中
十四年丁酉

師六十五歲正月復乾三法師辨詰宗教書中旬
語水紳矜托僧持書請師再住福嚴師允之先是
堯峰常住累年構訟以致蕭索逋負師入院後衆
廢畢舉千衆日用所須之外償宿逋動以千計衆
林少有生色解制乃拽杖往虞山謝維摩院事憑
衆請天則琛主之趙景之素傾信師提持處皆有
契合師書偈井復柬表揚之遂起程道經吳門衆
紳猶致書挽留堯峰師不復答過橋李譚埽菴嚴
轍輾施易修徐忠可敬可翁震公共送至福嚴而
語溪諸檀護亦遠來相邀名公巨卿共相際會誠
一時盛典也立夏後三日入院黃耳鉉蔡辰生鍾
玉音請上堂語云宗門廣大須是大力量人徹底
承當若承當得也則堪共建大法幢立大宗吉與
諸人天開大眼目明正知見然後知儒釋不二凡
聖無差靈光透脫機用宏大不孤靈山受囑堪爲
禪宗種草只如今日重振規模一句又作麼生道
昔日殿樓應托起家珍運出莫遲疑四月往鹽官
賀型塘徐光祿九袞酬酢數日而型公不祿其

弟觀周請師對靈按師小叅結句云欲識先生真
面目清風明月樂徘徊是時觀周施供捐助不遺
餘力鮮之胡居士明達士也見師雷連款語用慰
契闊五月射侯曹公序遠思廣玉音鍾則耳鉉黃
公三貢皆請寺聽法時徑山衆僧賞撫臺啟及當
道鄉紳書請師還山梅勒額真吳公爲師書方丈
之扁師堅辭不赴往江干購木以興佛殿寓于泥
龍菴淨慈法侄孫豁堂請泛遊西湖師賦詩云空
中樓閣水中天上下參差日月懸樹色綺聯隨杖
屐波光不斷蕩蘭船六橋鎖玉天開盡兩岫流霞
地隱仙自我二人行樂後遊魚飛鳥樂聞禪次且
趙賓王請遊湖亦賦詩存別錄隨移寓于西竺菴
平湖邑侯朱鶴門到寓叅謁相得甚歡雲間茶雲
臺居士飯師有年久作肉護殷勤誠篤言信行從
師多以般若力熏陶之四月八日無病而逝師躬
詣其家弔慰青浦朱家鎮信道公迎請上堂語備
于錄內八月初八日經始佛殿廣九丈二尺縱六
丈六尺高五丈十月念八日上梁遠近鄉民俱金
鼓喧騰燈燭輝煌以相助曹公射侯隨太夫人卽
日設齋請上堂法語載錄中烏城唐朗師屬止法

猶子到福嚴薦親請師上堂閩中亘信彌修書以
龜山請師退居黃檗慧門法孫亦專使請師歸萬
福逸老師皆未之許

十五年戊戌

師六十六歲正月邑侯李公名震到寺相見談道
竟日建方丈樓于法堂之右共五楹高三丈廣四
十肘左右側樓各三楹高二丈四肘廣十四肘又
構祖堂一所在方丈之左高二丈二肘深三丈餘
廣一丈四肘以祀開山以來之祖二月餉部常公
上京復命舟過石門躬詣福嚴勸師往徑山巡
道范公發書托邑宰李公雷師往福嚴李述范意
且示原書師修簡專人入徑山力辭慰衆三月杪
師禮密老和尚法衣捨于金粟已而登舟里山過
鹽官訪舊覽勝題詠具別集四月還福嚴常熟衆
紳各修啟請師復赴虞山師却之六月重葺佛殿
至中元後工始竣是月付忍生凌九月海虞邵公
世茂造謁論道劇懽而別十月復海虞喜府王居
士問道書付古笠泰巖順時獨耀性日叅師呈
詩偈一冊師有性天杲日無雲翳炤耀乾坤頂
門撥轉禪和關板子多般手眼豈能論之偈十二

月造禪堂五楹高二丈七尺廣七丈縱廣六丈

十六年己亥

師六十七歲正月付正聞乾絳雪瑩時邑侯李公
詣寺問道四月毘陵陽羨諸紳陳公于鼎史公可
程徐公懋昭周公正儒路公邁史公夏隆周公季
琬蔣公耀湯公原清戴公元韶路公序以龍池山
禹門寺敦請主席師以福嚴興造事未竣辭之五
月與天王殿高三丈廣五丈縱四丈左右護房各
五楹廣四丈縱二丈有奇八月邑薦紳同令君至
寺作法喜遊各有題詠師亦廣和相贈十一月常
熟蘇鄉紳以珀珠一串相貽師對使云此貴重之
物存之丈室或開後來爭端若將售人又恐孤負
信施老僧素無玩好堅謝不受

十七年庚子

師六十八歲正月望旦解制書一偈與堂王安永
歸建昌末旬徑山梵輪師以大安寺常住積業文
簿至福嚴面送請師退居逸老師固辭不受著竹
樓直筆一篇以規靈巖儲公五月譚公埽菴以書
延任嘉禾福城東塢寺詞甚誠切師辭之六月金
陵兵垣劉公海門同弟內翰潛柱公造謁坐次與

師推讓傍云兩居士俱在道師云如何是道士云請和尚上坐師云這是老僧分上事居士分上又作麼生士云我輩只在兩邊師云恁麼則相見了也乃就坐兩公皆歡悅信宿而別七月天童木陳和尚應召還山維舟詣寺躬候用敘契濶云是冬搆庫樓四楹及給供寮田寮園寮間住寮共十餘楹積薪寮七楹福嚴自唐以來邑人以壯麗著稱明熹宗間遭舞馬之變迄

大清順治丁酉師應請後殿宇樓閣齋堂寮舍器用產業不四載而畢備師于此寺誠有自夙緣矣是冬刻天童密老和尚語錄十二卷年譜一冊將原刻舊板送嘉興楞嚴寺經坊師于密老和尚語錄凡四經壽梓常言一飯之頃不敢忘本師惟以本師法道自任卽此一事足稱善爲流通典型後學其他固未易殫述也十月雪竇和尚至福嚴劇談法門大事五鼓始息鶴錫之誼于斯爲盛

十八年辛丑

師六十九歲爲法求人老而不倦惟以提宗接物爲已任學徒日親縉紳人士問道叅請無虛日正月檀護曹射侯遠思子巖呂本仁等請上堂語在

錄中爲絳雪瑩作自真贊時千峰立遠夫明公衡仁正聞乾虛舟省靈機觀俱來省覲師欵接甚歡三月示微疾古笠泰天水廣來禮覲勸進藥餌師笑却之離言法從越州來師留之以首衆爲法題天童密老和尚贊并題師自真贊嗣後顯明宗靈嶽占百癡元天則琛性空臻董爾潛證獨耀日各以問疾至答括蒼太守周公問道書手答法幢幟法侄書付劍龍志法樹蔭石菴呼聽梅經蓮谷淵法觀會達言信白嵩俊董爾潛證師命侍者出道具散衆二十一日遣公衡仁往徑山取所題像訂往返期七日仁曰恐爲雨阻師曰遲則不逮矣命製龕誡勿布漆以便茶毘雪竇石奇和尚專使問疾師復書答云弟以疾勢沉重已命出道具散衆茲惟安枕以待時至法門大槩吾兄坐鎮之云云遣人往雲間禾水召百癡元顯明宗千峰立同豫後事然叢林諸務以及叅扣問道問疾者尚照攝無遺二十九日清晨始命頭首職事理常任事諭之曰今日內外諸務不必再自午刻呼行廣行親行法行仁行志行陰行孚行潤行會如信董行證及兩序列榻前手書遺囑顧視微笑右脇而逝按

師遺囑云老僧死後不可出訃音及受諸方弔奠
 卽從火化煩普成上座引火火消灰飛吾之後事
 卽完免占人間地免累世間財行狀亦不須脩塔
 銘亦不須用古來尊宿多不重此等文字更不可
 喧動人耳目故曰生如寄死如歸喧動何益乎所
 請住持繼席當酌量而行推有德望者居之不拘
 諸方之人并法嗣之徒又不可開喪立神位被麻
 戴白以破佛制云云皆蓋三月二十九日未時也
 嗚呼痛哉謹遵遺命閣維于天中山北煙光所及
 舍利如雨頂骨齒牙俱不壞五色燦然光耀奪目
 合山大衆咸頂禮虔肅得舍利無筭諸檀護井及
 門弟子傷悼既久思所以善後而無傷先志各請
 建塔于福巖徑山諸處乃卜之像前三卜而皆屬
 黃檗寺塔僉議皆定八月十六日門人行元行古
 行法等自福巖奉靈骨舍利恭送至閩之福清縣
 黃檗山十月二十六日辰時進塔塔坐亥向巳在
 萬福寺西隅天柱峰之麓卽師初開法地也嗣法
 弟子隆琦等六十四人他如與偈示語及叅叩有
 得者名公巨儒指不勝屈要皆身入藍韞染指法
 味厚德遂養得大受用者也師擔荷天童重任至

敬至孝行道三十餘載表冠諸方麾斥八極直心
 直行虛公無我奪食驅耕鉗鋌毒辣機用全提稍
 有枝葉差互痛與彈斥學徒叅扣日臻玄奧拒之
 益來慙之益親如獅子捉象捉兔俱用全力擒縱
 自錄惟以衲僧爲性命上自宸扆公卿下逮閭閻
 負販情與無情莫不尊仰卽平時受指摘而毀且
 忘者亦鉗喙結舌歎息追悔而不自已其所攝化
 委積如雲誠心樂施惟恐或後此皆法雨廣潤慈
 雲弘被之大較也嗚呼師之道大故攝者衆師之
 門峻故登者難師之法嚴故聞者懾師之德尊故
 誦者遠非筆舌所能繪其萬一謹按歲月時日約
 略編次庶天下後世常有標準云爾師世壽六十
 九法臘五十六自四十一歲開法黃檗歷遷蓮峰
 法通金粟天童超果徑山維摩堯峰最後示寂福
 巖十坐名利力挽頽宗說法語錄四冊十四卷及
 祖庭鉗鋌錄心經斲輪解漁樵集挂瓢集別集並
 行于世

嗣法門人隆琦	行璣	行彌	行元	行密
行定	行鑑	行成	行盛	行巳
行宗	行敏	行真	寂坦	寂桴

行舟 行廣 規權 大全 行觀

行古 行宏 行端 行雪 行法

行立 行謙 行然 行潛 行朗

行淨 行明 行臻 行濟 行仁

行中 行敬 行高 行鏡 行湛

行琛 行備 行省 行凌 寂泰

元順 寂乾 湛瑩 寂定 行志

行蔭 行坪 智經 行淵 行會

如信 行俊等

居士王谷 嚴大參 李中梓 嚴行達

徐昌治 董行證 尼行皓全稽首刊行

石門縣門太夫人程氏法名行寧同
平湖縣嗣法弟子尼行皓共奉費敬刻
福嚴費老和尚紀年錄並冊共全錄流通
以惠後學伏願法道遐昌山河永靖者

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卷下終

費隱禪師語錄

金泉費隱容和尚行狀

師諱通容號費隱闍之福清何氏子生而挺異舉止
不凡六歲入鄉校授讀魯論諸書輒自口中喃喃若
梵聲識者知其為出世器十四歲二親繼喪師哀悼
無已遂詣三寶寺禮慧山祝髮躬親衆務者三季十
六歲與友人青林共住嶺林盤桓此事一日登鼓山
喝水岳口占曰岳上艸色肥岳下水流急策杖上岳
巔山空人獨立頻伽狂轂音自不同虎生三日氣已
吞牛矣十九歲每與青林共話生機迴別林謝衆曰
此公譬如諸龍若一點睛即當飛去是時師乃起參
方志晉謁壽昌無明禪師舉所參無字請渡明曰任
汝恁麼看於是力參無字旬餘值明陞座見一僧出
衆謝機愈益奮勵不遑寢食忽一日身世俱空話頭
脫落排闥入方丈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明曰
汝有甚見處師即喝次參博山無異禪師取道天龍
適與時寓天龍師見復問步來車來異曰汝管我作
麼師曰不涉途路異和尚道異不理師又問至道無

羅唯嫌揀擇是如何異曰我行路辛苦不能爲汝道
 師曰和尚今日被葛絲牽倒了也又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異曰汝那裏學者虛頭來師將異連座
 一推幾倒異徵師所自師述見壽昌因緣異曰一箇
 棺材兩箇杖漢師乞指示異教看話頭隨至博山未
 幾謁湛狀禪師於雲門湛曰汝那裏來師豎扇湛曰
 德山因甚不會末後句師便喝湛曰莫掠虛好師曰
 今日親見和尚於是往來雲門多歷季所復至匡廬
 見慈山太師問古人道離心意談參絕凡聖路學意
 旨如何慈曰待汝離卻心意談向汝道師一喝慈曰
 者箇後生弄紫師曰要且無人證明便出作傷見志
 曰吾季二十五氣海吞佛祖不過古人關豈闕今時
 路有僧定林於衆前稱師推倒無異喝散慈山師應
 聲曰天下衲僧作一擔擔衆皆譁狀十餘季雖遊歷
 洞宗諸老之門實本分上不甚相應每跌坐自傷不
 覺泣下偶僧持密雲悟和尚龍池語錄至師展卷曰
 者老漢大有過人處必能爲我了事一日聞悟赴天
 台憑吼山師冒雨往見問覲面相提事如何悟劈頭
 便打師曰錯悟又打師盡力一喝悟祇打師祇喝至
 第七打師頭顱後裂所有伎倆知解泮狀冰釋正如

癡如兀廓狀始覺師將悟拄杖打悟三下便行悟曰
 且來且來師不顧悟隨步奪回打師一下師曰看破
 了也是季乃熹宗天啓二年師三十歲也次季掩關
 姚江陳賢嶺自覺日用知見如布帛盛錫一露出
 感悟和尚泐乳之恩乃修通泐嗣書復出關往見悟
 問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曰水向
 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悟曰離此又作麼生
 師曰汝和尚三十棒悟曰除卻棒又作麼生師便喝
 悟曰喝後響師曰要要重說偈言悟休太師歸闍上
 博山無異禪師書曰夫人出世主張宗門須足超方
 眼曰故撥火明道開田說法乃至饅頭下亂舂邊皆
 有舉揚此道者豈例授以外工夫爲狀哉竊爲單傳
 之道貴在直指宋元以還後外繩墨不是河南提唱
 公案便是江西外看話頭而臨時指點當機契證竟
 無間焉師得祖師活意眼目精明機用超卓反觀從
 前所遊爐鞴成外泐故無論聖是凡當頭一撥
 令伊別有生機三十三歲至茶洋山檣菴棲止山故
 幽僻時聞山魈虎狼之聲一住三載時悟和尚住金
 虞湖海畢集各師激勵學者且曰可來了此未完公
 案師復曰大丈夫兒豈因一幅紙波波掣掣不自休

息乎乃遂鼓山編茅又三載悟再召師至立爲西堂
庚午隨悟赴黃檗悟上堂曰隻葉扁舟泛海中乘風
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淼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還
有衝浪金鱗麼出來相見師以坐具覆頂曰會麼悟
打曰一釣傻上師一喝歸衆是秋七月望日悟陞座
特以源流衣拂付師焉癸酉福清紳衿以黃檗請師
開法師卽一香拈供悟和尚時悟以師爲傑出臨濟
而師亦以法門爲大任當陽直指不開歧路截斷廉
纖唯以衲僧本分舉揚師之弘法名振從此始丙子
遷建寧之逆峯丁丑省覲悟和尚于天童悟地鼓陞
堂舉師晉衆說法戊寅嘉禾太守鹽官邑令及杭嘉
兩郡搢紳延師補金臬臬乃康居會公開山初始于
吳赤烏二季歲久侵廢基址半屬民業悟和尚贖贖
回寺大建禪林爲說法初祖悟應天童命石車乘禪
師主之緝其未備乘住七季未竟業而化師住十季
乃大成之是以金臬奉塔者唯三祠象者亦唯三蓋
以三和尚所成之席後雖有數代住持不過現成說
汰瓊樓玉殿金田香界自三和尚備之號曰全盛叢
林師十坐道場弘法囑懷得人俊傑無如此山後續
胤傳燈分化諸方者咸從此金臬出一日見朝宗忍

禪師以世諦聰明著書議論佛祖公案師作關謬論
之溪錐痛授不啻師資明訓終不以謬見棄之蓋師
婆心救世不使人一錯永錯多方援引究明而後已
故有判說勘語諸書以駁諸方師嘗曰吾豈好辯哉
蓋持正法門不得已耳壬午秋悟和尚訃至師挂真
舉哀如喪所生上通玄治密燒遺拂磨圖章以杜代
付之弊舉林野奇禪師繼席通玄陽羨諸紳請住龍
池師舉萬如微禪師應之丙戌四明韋郡伯鄞定兩
令公同郡之薦紳請住天童時明州亢旱迨師至甘
霖大沛俱謂師道力所致卽日登座龍象圍繞會堂
盈萬指縣悟和尚象于法堂每晨率衆敬禮孝思悽
愴飲水知源遂鼎新悟和尚塔幢對塔銘道行二碑
墓木旣植香火提隆小天童諸祖之塔歲久剝蝕鞠
爲茂艸護塔之廬贖僧之田久被侵沒師不勝其憂
乃感督臺張公穀狀恢復師將諸祖之塔次第修營
并廣緝叢林未備大復本山舊產今說法天童會堂
受享者莫不感師之力焉師不獨振起天童法道且
功布太白者多矣己丑拂衣出山語谿檀護請住福
嚴雲間當事延開法趨果兩地交迎師先應趨果之
期登堂說法天雨寶華且雲間古稱樂善好道鄉先

生日與郡之官僚入室請益師大開武庫隨求而應期滿柳棟橫肩至虎丘埽隆祖塔暮春入福嚴院福嚴乃直歇了公道場而琳宮貝殿鄰于瓦礫山林有待師來復興未幾蘇杭當事與諸耆紳請師居禹航之徑山時沱席久虛老屋敗椽師高登覩座浩歸湖海室中垂五間水既無筋因甚長流不斷佛祖公案猶空中紙鶴向何處收取綫索鵬搏峯與晏坐峯相交且道說箇甚麼風扇大野畢竟作何形色望江亭上垂機誰是知音酬語紛紛契機寥寥師念茲山爲列祖道場無室祠奉乃于大雄殿之右闢址建堂曰列祖以祀本山說沱八十一代之祖又于殿之左建堂曰名宿以奉諸方流寓觀允者又于不動軒後建方丈五楹住五季百廢具舉每見諸方有乖沱門者痛與彈斥不避怨嫌先是洞宗有僧遠門者集五燈續略私心自用變換祖燈將已定前之南嶽抑之於後將後之青原擡之於前馬祖之天王石頭之天皇不本皇藏碑文乃復矯亂更私撰人名假設機緣以續洞下久斷之宗誠子虛大人烏有先生師直筆僞者削之錯者正之間有崛起遙嗣者列之未詳乃成書曰五燈嚴統嚴者嚴其承虛接響統者統歸本宗

正脈洞宗因而失恃群狀吠起師喟狀曰我以清理祖燈撥亂反正其知我舉我我乃何辭焉且黃檗琦公應扶桑君請君見嚴統不勝欣狀乃命刊刻以布諸國嗚呼慧命斯寄祖燈賴傳人天眼正應自不昧自此天上人間龍宮海藏展轉流通何有盡日况此沱道溫觴之時亂統滿地之際天不生師以整頓之則禪燈鎔亂人天眼瞎又奚止萬古如長夜哉壬辰師六十大誕縉素慶祝者無室以容雲間督侍郎勳你文稱壽毘陵楊殿元廷鑑有五峯今日高天下萬指都教拜下風之句爲賀師晚年每以沱門混亂爲懷冒越者既久假而不歸旁觀者亦從流而同醉自嚴統之書出皆相顧瞻喪至無措足地若果能當沱道具丈夫剛骨者自必而稟有師况無根瑞草智者不貴威音以後無師者盡屬天狀外道而拈華一脈正宗嫡派何有乎是以師亟亟提持著書救正使知宗門珍重源流靡假師承有據師一段苦心而不避怨嫌者如此答者禹抑洪水天下蒼生安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師述嚴統清禪海以無清正人心而不从千古耿亮魔外恐懼師伴二聖不亦可乎甲午師曳杖辭五峯至金閭琴川諸紳請退居虞山之

維摩丙申鹽城賈邑宰迎赴永寧淮之人士勤懇問
道無虛日吳門沈太史子美華亭沈祭酒繹堂暨諸
紳削牘走淮延師主堯峯絲是返棹過秦郵昭陽間
叩道瞻依者接踵及抵邗關淨慧木陳恣禪師候於
道左遂假僧舍少憩恣請過淨慧師卻還虞嶺薦紳
顧松交姚文初趙明遠沈匡來等送師入堯峯帆影
交映縹素喧闐水陸之路爲之不通師拈棒陞座百
萬人天饑若露山水散冬起禪期五堂安衆舉東西
二堂秉拂說汰師老而愈健錘錘衲子朝夕更勤汰
席之盛冠於今簪丁酉語水使符請再居福嚴師允
之入院購木以興輦席福嚴自唐宋以來壯麗著稱
明熹宗時遭舞馬之變迄師至而飛樓漏殿萬礎千
楹不四歲而厥功告成矣辛丑師爲汰求人精勤不
倦唯以提宗接物爲任春示微疾門人勸進藥餌師
笑卻之手書遺囑顧視微笑而逝闔維燁光所至舍
利如雨頂骨齒牙俱不壞五色燦然光耀奪目門人
思所善後開覺將來無傷先志各起建塔蓋師遺囑
有曰老僧歿後卽從火化火滅灰飛吾之後事完矣
亦不得造塔免占人間地免累世間財行狀不須修
塔銘不須請更不可喧動人耳目況生如寄歿如歸

喧動何益乎此師末後所說汰要也雖師埽除名相
揭空諸有而光明照耀何處遮蓋世或以造塔請銘
相違師意殊不知師在高高峯頂立我輩在淡淡海
底行諸見圓融何往不是如是則舍利分燭塔幢各
建閩之有黃檗楚之有與陽語谿之有福嚴鹽官之
有金粟四山宰堵千載瞻依夫舍利之由來始自西
乾釋迦舍利勅至八斛四斗東上馬祖舍利乃至千
萬弘明壽身如鱗砌隆慶間四十里內焰所至處舍
利如雨先聖既往後賢罕聞益舍利者道德之所托
一眞未滅之所藏匪獨堅剛而不壞尤且神化以無
方是秋興陽敬和尚執喪而回哀禮火場復於灰土
中涌起舍利一十四顆持歸立塔興陽豈謂曰精血
之凝有若如此之露耶况師生平以汰爲任稍見詭
道隨筆辯之辯之不已旋乃闢之是是非非苟或議
論不當三寸舌根幾同灰燼又曷能有此五色燦然
光明照耀堅固不朽哉是則師爲釋迦馬祖諸師一
出異身說汰此一闢驗矣師生萬曆癸巳五月二十
四日宗於順治辛丑三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九僧
臘五十六開汰自黃檗蓮峯汰通金粟天童趙果徑
山維摩嘉峯福嚴十坐道場說汰二十九季宗風洋

溢海宇欽崇付泐弟子隱元琦等六十四人嗣泐孫
 唱師道各占山頭以及曾玄繩振未易數也至於親
 承爐鞴得旨而歸齋南請益聊閱鞭影王臣國士宿
 衲名儒亦未之或知師鉗錘妙密陟其門者無不虛
 往實歸師爲人坦率日用施設無不平常故師之子
 隱元琦扶桑國王迎往稽首稱師虔懇問道直尊爲
 彼國初祖師之孫愍璞聰 本朝首膺明覺禪師之
 號詔入大內賜紫說泐師聞而一笑無介於懷雖泐
 眼照空寵辱不驚不足爲子孫榮狀非師之道德所
 鍾而能臻此者歟師浮雲世事散從行蹤天童故產
 旣復泐席重興芒屨挂壁撩起卽行不作蛇蛇戀穴
 態亦不爲子孫計真如應菴祖之爲人也師說泐數
 萬言不假雕琢自狀錦繡排山倒海波浪千層真如
 佛果祖之嘉錄也師直心無僞直行眞實無論親疎
 當頭生按是則極慈悲又極惡辣眼光炯炯灼破天
 下舌底津津掃蕩邪宗大矣哉臨濟功臣天童眞子
 一切群生之恃怙也師自頭顱裂碎泐眼豁開萬別
 千差如日處晝故礙膺旣太親切拈來十坐道場一
 棒指出學者臨機無不脫穎慧海謁師于雙徑師問
 那裏來海卽喝師曰放汝三十棒海又喝遂依席下

起名受具纒而幾番相見劈面火蛇毛骨俱寒他可
 知矣師趨宗後有雲石僧從天台來遇師於中途子
 身而往石問曰何往師曰天台公石隨師二十餘步
 曰某甲同往師推開曰汝自去孤雲在後來僧拜別
 及抵杭知師於三月廿九長逝矣又知孤公未幾化
 去矣嗚呼雲石者何異宋雲遇少林於蔥嶺也唯師
 雷霆一世號令諸祖明聖雲降蹟事豈偶狀哉至
 苦赤心扶祖道厚德澤天人豐功允泉石懿行著叢
 林又烏能備述維是金粟舍利塔上一十七季無銘
 寧無慨焉茲海忝繼其席實難辭責僅以夏蟲之見
 狀師之行以請明眼筆下生光放出師之面目昭著
 斯山爲萬世宗滅光明之幢是一切衆生之大幸也
 謹狀

塋銘

純備德禪師

古峽城髮弟子陳之夔頓首拜撰

大道莫名名於何所衆生非相相於何著既以身心奉塵刹將朝三暮四應付無何有矣若復舉似舊面目遺災木石古人有靈難禁叱咤然水源木本之思固後來返報事此法幢禪師等老和尚純老人漢以師德未酬法乳罔極而有塋銘之勒諄諄爲子告也予素守諛墓之戒惟是法幢師身籍空門猶有仁人孝子一段儼切謹援筆以誌其畧按老和尚字純備

廣德傳臨濟下第三十三世嫡孫先以托跡蜀土

邇其世系蓋古渝豐都李氏裔甫六齡而怙恃兩遭失所固早信其假俗胎作人天出世楷梯迨少長也悲愍成性自具一種佛根及身許法王慨然以祖道爲已任續燈受耳毒和尚擔荷重法倒抹陳積公案正法眼允矣三世諸佛所托命哉洎後卓錫吾楚疊建道場宗風郵播龍象騰集一時皈命恐後者不啻千二百五十人非惟佛法震搖國土抑其道味餌人故無遠弗届云至乙巳而布具黃陵之月峽禪院實楚蜀一大勝地又苦於諸方結壇選佛乃在秭歸

之城創佛典山建大悲寺與唐宋之尤勝壽禪古刹不謀重新比其時四大衆之嫻禮教固多而慄悍者更復不少自一親純和尚其高風逸骨饜餒人心鄙夫寬薄夫敦雅有上皇風則和尚又以佛子肝腸具轉世道之微權不類小泥洹徒以因緣攬局面其爲功於諸佛諸祖更爲功於土地里居且爲功於聖天子也嗟乎大法零落拄杖叢林逞青黃之面皮街聽聞之鐘鼓賣狗懸羊勢不相下我純和尚豎眉刮心力矯濫觸至今峽城湘漢間衲子領其宗匠人民佩其盛德雖云示寂遺縣尙存正未忘其爲純備和尚也寧僅衍雙桂宗派乎他如和尚之行由載在行實語錄可攷勿庸覲綏用艸數行以銘不朽

銘曰

性耽林泉	法激人天	三千七百	直掃風烟
舌鋒有劍	杖頭無錢	栽無根樹	撐無底船
人世出世	身後身前	紹衣雙桂	早整祖鞭
大悲舉拂	燈燈衍傳	淵源奕葉	仰名聖賢

大方禪師行實

予生緣嘉興府桐鄉縣人父錢姓母沈氏一夕夢紅日而誕於甲辰六月初七日已時幼性頑魯不肯句讀至十四歲好習武業年十九每見殺傷之感遂有出塵之志二十歲父母強配婚是年茹素往雲棲修淨土長嘆六親拘牽不能如願二十九歲因閱壇經纔得棄室投徑山明珠堂禮無異師披剃年三十開禪關策進疑情頓發但看轉動施爲是個甚麼無有入處遂往叅天童密老和尚次日問云弟子不會修行求和尚開示童云我也不會修行予便禮拜童慕頭一踏當下便知落處只是滿口道不出朝夕請問只是痛棒打出三十一歲得戒於老和尚作務三載日增微疾告假出山是時萬如和尚爲侍者命送關妄七書并崆峒判語乃接回徑山同羯磨師住靜將有二期觀音殿請萬和尚爲板首予隨進堂因病中百嘆云人命無常在此呼吸之間就要討個分曉卽

將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如是叅究昏沉竟如山堆一般總無入手處至第七日昏沉稍退第八日喫早粥上單坐到晚間放又放不下提又提不起身心如木石相似挨到第十三日經行次撞着露柱不覺通身慶快正所謂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境界那時便會文殊菩薩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可惜不遇作家翁却似死了不得活時內外奮發盡道這個長老着魔了一日詣普賢庵見妙宗師宗問人人說你着魔果有這等事麼予便掌云不可貴耳賤目宗當時面赤予云老師還知麼宗便口裏亂罵予云你着魔了一日到東坡池見雪嶠大師師便起身予問云畢竟一歸何處大師舉筇云請餽飽予云一飽忘百饑大師休去一日至真寂禪院因承覺和尚設有三問一問威音王以前是何人受戒予云胡張三黑李四二問戒光從口出非青黃赤白黑且道果是何色予喝一喝云且道是何色三問破戒比丘因甚不落地獄予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年三十五到顯聖叅爾密和尚禮拜起爾便問云那裏來予云徑山來爾云老人在甚麼處予云適纔與和尚相見了也爾云卽今避予云又要重說偈言爾云增終

不如再看予一喝便出一日到雲門結制六如師落堂問衆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予便一喝六云好一喝予云好在甚麼處六亦喝予云不是你家茶飯六云是那家底聲予又一喝云高着眼六云莫不是天童來底聲予云作賊人心虛六休去遂有結茅之意因到太倉三載募緣並無塵境之礙至三十九歲仍回明珠堂掩關作一偈云凌霄峰下明珠現腦後神光常覲面耀古騰今遍界施巍巍獨坐金剛殿年四十二出關到天目山禮高峰中峰二祖塔兼訪古淵兄古云何不往金粟親近老人去年四十四欲到天童掃塔適費和尚應請天童承古兄有書相招予往武林遇和尚于艮山門外殊勝院相見次和尚便問我手何似佛手予云那個男兒沒有尚云我脚何似驢脚予云不妨步步踏着尚云上座生緣在甚麼處予爲手舞足蹈尚云且坐喫茶予遂到天童掃塔畢過雪竇見石奇和尚留住客寮屢將頌古相呈亦蒙珍賞再三委任大梅堅意不允復回太倉住靜年四十七聞費和尚離超果至太倉經過予往接多蒙慈誨隨到福嚴知客寮一日尚問梧桐葉落傳秋信一語投機事若何予云金風體露尚云再下一語看予

便禮拜尚云晴也予便一咄尚云晴也晴也予連咄兩咄便行次日尚復問大方再下一語看予云昨日與和尚道過了尚云阿誰證明予云賴有和尚在拂袖便出遂呈一偈金風體露正堂堂禮拜分明絕覆藏昨日與師道過了今朝何必更商量尚問畢問云如何是你的全體予云無毛鷄子貼天飛次日尚又如前問予云象王行處絕狐踪尚云這個是古人的予云卽今請和尚道尚云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予云案山點頭了尚云向汝道甚麼予云瞞別人卽得尚便起身將予推出門外予時不覺遍身汗流大得箇安樂處一日尚垂語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意旨如何予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尚云未在更道予云何處不稱尊尚云少賣弄予云要和尚曉得是年和尚有應徑山之請命予典知藏越六年職後堂一日尚問予云乾峰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意旨如何予云學人落二了也尚云只道得一半予云這一半留與和尚道尚云我替你不得予便喝次日侍和尚至御碑亭偶有一僧提菌子過尚云喫了要喪身失命予云好個消息尚云端的在甚麼處予一喝便行尚云死活也不知

一晚尚問獅子爲甚麼被文殊騎予云顯大機明大用尚云還在獅子分上文殊分上予震威一喝一日進方丈值尚睡次因單前有一盆火尚便問做甚麼予云來呈拈頌尚云火裏拈得一根毛出麼予便喝尚云拈不出予云要識真金火裏看一日尚又垂問云栢樹子幾時成佛待虛空落地虛空幾時落地待栢樹子成佛意旨如何予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師通尚云又怎麼瞞預去予連喝兩喝而出尚又問眉毛頷下生道一句看予撒手便行尚又以拄杖橫按几上問大衆道一句看予作掀翻禪床勢卽呈頌云掀倒禪床大顯機翻身獅子露全威當陽一句超三緊萬仞峰頭撒手歸後和尚住維摩予因事繁告假出山復至婁東掩關前後十年蒙老人屢次着人探望更承大慈白嶠二兄相邀往福嚴予矢志甘繼龍山亮座主之高流至辛未春承石丰兄過婁東訪予時予往徑山完大士像不值到臨安橫板溪石丰兄一見便云庀村老人特差小弟上徑山建壽塔欲兄共董其事復同至吳江祖師殿石丰兄要予登舟予不允石兄先往次日予始至石兄云老人要兄承當大事予云自忖薄福石兄云不必太謙予勉強進見

老人遂掛入室牌大衆齊至老人便問馬祖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意旨如何予便喝老人云要道一句聲未絕予云雷音動地乾坤震霹靂驚天宇宙轟老人又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旨如何予云誰不丈夫老人云未在更道予此時不假思索隨口頌二首老人頷之復云你平日間可有拈頌麼予云昔在徑山後堂寮曾有拈頌幾則老人云可呈我看予便將舊稿送呈方丈老人看畢顛予云儘有過人處老人卽當衆付囑予時不敢受飄然竟上徑山至七月終往建平因望石丰兄予至廣德八月中老人遣石兄送源流拂子到雙徑西慶庵其晚予亦不允本山諸尊宿輩諄諄相勸予始遙禮九拜復還婁江住靜時因衆護法懇予開堂堅意懶出人前終日土面灰頭不是匾擔便是鉤頭無喜無憂生平醜拙今日無端特地剖露取笑諸方忘世行道汝等諸人切莫依樣葫蘆伏惟珍重

清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禪燈菴大方海和尚

塔銘

前奉 勅整飭關南兵巡道陝西按察司副使

婁江錢廣居撰

師諱行海號大方古橋李桐鄉人錢氏子母沈氏始有瑞徵夢紅日而娠生於萬曆甲辰六月初七日巳時幼性倔彊不喜章句年十四學騎射壯欲請纓闔里皆憚之時當弱冠從父母命擇婚落落自處澹然也比見鋒鏑殺傷之慘遂萌離塵之念非師乘顛而來曷能發此見地是歲茹素入雲棲修淨土忽忽二十九歲閱壇經憤激棄室決意出家禮徑山無異師披剃叅動轉施爲是箇甚麼疑情隱躍無有入處往來天童密老和尚見云弟子不會修行求慈悲開示和尚云我也不會修行師禮拜和尚點頭一踏當下知歸只是道不出此是觸着師之鼻孔好一消息也甲戌得戒於老和尚作務三載乃回徑山同羯磨師住靜將有二期觀音殿請羯磨師爲序首遂進堂師因微病自嘆云人命無常爭於呼吸就叅一口氣不來討箇分曉至第十三日經行磕着露柱不覺通身慶快如琉璃瓦子脫落萬丈深岩之下恰是虛空粉碎境界次詣顯聖寺叩爾密和尚問云那裏來師答徑山來徑山老人在甚麼處某甲適纔與和尚相見了卽今避某又要重說偈言和尚云增錢不如再勘

師一喝便出時行脚到婁東便想結茅雖出入市廛而道友皈心並無塵緣之礙聞費老和尚杖履經過州中師見輒契隨到福嚴寺結冬休夏親近甚久揚眉吐氣前後十年常如一日志尤超卓不肯遽受付囑辛未春石丰禪侶來訪師云淨石老人約兄往承當大事師云付已薄福尤恐負恩迨後同見老人懸入室牌大衆雲集老人問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師便喝老人云上座要道一句聲未絕師云雷音動地乾坤震霹靂驚天宇宙轟又將平日枯頌若干首呈送方丈老人印可意卽付囑師知之飄然它往誓憇廣德老人遣石丰禪師賞源流拂子於雙徑西慶菴本山尊宿證明囑云付汝一柄拂了汝叅學心當効脇尊者利益無量人師隨望空作拜師兩次掩關閱三年寒暑勿間而經論博洽智光迴露洵謂時至理彰不假思索已酉佛誕日本州護法吳觀察魯岡錢憲副大可及四衆人等啓請師上堂說法開豁人天眼目其爲全提大用不異香象渡河截斷衆流人人聽之咋舌自師積半生心力募造千手眼菩薩檀像成就亟於庀材鳩工卜吉豎梁柱高栴碧漢不避風雪勞而稍恙庚戌二月初五日于特沐

溪東聯禪師拾誌

浴更衣吉祥而逝夫師世壽六十有七臘三十有六
 行化三十餘載所著拈頌法語倫次六卷吳太史梅
 村製序尚待剞劂付授弟子有人其嗣法稱伶仃衲
 唯超鳴而已又優婆夷超祖超凡得師根本戒泰萬
 法歸一有省惜祖謝世余與師結方外交謬蒙獎藉
 今超鳴超空二師紹和尚之志借檀波之施新殿歸
 然豎起利竿可垂不朽復謀建塔瘞師靈龕于禪燈
 菴之西阡而請余銘之銘曰
 師乘來顧接臨濟宗驀然一踏三頓同功世出世法
 拄杖如龍方其有契密不通風掩關操履脫體玲瓏
 詞忽倒峽思若迴風西來的旨提唱婁東富陽法戰
 頭尾雙融蓋天匝地具眼稱雄近昭師德遠播祖功
 真常迴露以空合空觸手不犯弄棘栗蓬任運自在
 躡妙高峰四生普利權實我攻全賓全主無異無同
 英靈好手機緣恰逢建立法幢今古尊崇紅輪西墜
 痛師在衷一燈長耿振聵嘶聒語勒珉石光徹穹隆

尊貴一路千聖不傳寶鏡重開溪山現影惜乃泥牛
 入海倚斷白雲菴萊渡江追翻隻舫同條既死有恨
 何如溪東和尚諱淨聯字一機桐鄉沈氏子童年即
 念生死事大嘿自思惟投覺王寺薙落秉具謁月巖
 師請益示以三不是語尋叩東瑤參石雨大師有省
 越日呈偈石云死了燒了何處安身立命師云一任
 做驢做馬石連棒打出自此疑情愈逼七日後正悶
 極時偶觸他語不覺失笑遂依龍門留佛日更謁愚
 庵老人老人垂語云有問有答盡是鬼家活計未開
 口前道一句來師云要頭截取去頌新猶話云我有
 一機瞬目視伊若還不會別喚沙彌獨美趙州老陽
 春和得齊老人深肯之隨至雲門命爲第二座一日
 偶他出歸垂問云我昨日不在爾輩因甚竹院裏開
 行師遠應云和尚到處某甲亦到遂付以承拂小叅
 云風送魚舟赴落霞阿誰携手步平沙斷續樵歌蒼

藹裏呬唔收箇隔籬笆一對鴛鴦虛空獨立一雙孤
雁清影交加遠山發翠連雲碧霜葉紅于二月花猛
回首暗咨嗟途中多少未歸客流落在天涯又云門
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將西湖水注入
耶溪耶溪不知把石傘峰移置孤山孤山不覺東長
庚西啟明南斗七北斗六祖師超出牛欄暗驢闌入
佛殿舌嗅鼻嘗眼聞耳見不爾依位住翠峰卓卓雲
漢無聲萬竹珊珊清光有韻春蘭秋菊不失其時岸
柳江梅各得其所鐘中無鼓鼓中無鐘諸昆仲會歷
良久云青莎白鷺如綿破曉烏鴉似炭金牛錢角堅
黑犬銀蹄爛癸巳寶壽首衆乙未普明首衆師應教
迅捷慧辯弘通電掣星馳了無凝滯四方學者攝息
趨風然雅抱冲和賦志謙退卜禱里跡未幾入河
渚閱藏卓錫溪巢破衲僅完粗食不飽如是數年緇
素式化累石庀材俄成精舍暇則蔭嘉木疏清泉憑
弔古人歌咏自若問道者履滿戶外雲與瓶瀉畧不
停思住溪巢掩關三載壬寅冬啟關說法畢忽云大
衆看看船子和尚來也湧身以杖作搖櫓勢高聲唱
云山蒼蒼水茫茫飄飄一葉泛滄浪白蘋風送蓼花
香漁歌聲漸長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明月空載過

橫塘倚杖良久云誰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聞者知
其遊擲虛空不久塵迹矣已而示疾化去弟子智化
等請余爲誌

銘曰重泉吐潤皎月舒光湘潭塔影傳彼南陽坐安
樂國到白雲鄉面門出入若存若亡鵲謁翠栢依依
綠楊三更旭日九夏玄霜烏雞察歷白牯疎狂金牛
起舞木馬成行人琴未渺古徑迴塘廣陵曲調漁父
滄浪君行且迫有語勿違末後句子仔細商量

林峰鏡愚慧禪師增誌

師諱淨慧字鏡愚與其兄離愚並得法於弁山瑞和尚父母兄弟志出俗蕭山樓氏子也蕭山去越州稍近自雲門道法傳五六十年人知嚮往師童引慕道謁密舟師參本來面目已謁瑞和尚求示尚便打師忽悟去遂投出家侍丈室進止肅穆執勞役靡怠由顯聖迄弁山多所翊贊弁山老人極嚴峻不與俗偶師又侍老人怒詈或不堪甚加楚毒師一無所逃也從之十年益增進法門曲折無不畢曉乃授大法爲曹洞三十四世老人既遊崆峒師歸越結茅道林頗恣幽討又父母春秋高雖出俗非子不養師性純孝二時几杖必躬親無倦未幾王弁山說法如雲爲道俗所重論者至比之雲居膺禪師不虛矣三年竟去歸道林道林已成寶坊邑士大夫請師揚化師芒鞋短布與衆庶同操作牯牛一頭且耕且牧不敢以知識加人年六十餘逾勵嘗語衆曰地藏種田博飯喫百丈開田說大義我抑何能但鋤頭邊不忍廢却聊畢吾事耳卽沾體塗足披袈裟上座問者雲興蒼者瓶瀉並古人法要得未曾有緇素乃益駭謂東越四五十年自雲門以來誠所罕見故暨陽蕭然之間奔走輻輳言道席者莫不以林峰爲首稱也師天懷朗易內外無不可窺執節素醇謹與人言惟恐不及慈

以育物恕以及人勤以迪躬儉以表德無智愚賢不肖遠近男女咸奉師爲古佛云居無何示微疾化去師歿一年弟子智湘等奉全身塔於林峰兜率寺之左丐余爲誌得法弟子十人語錄十卷行于世生年卒葬具如別傳系以銘

銘曰睦州繼履適任天懷種田博飯本分生涯自古在昔道重鹽梅奉君順父王殿蒼苔踞座說法如霆如雷一旦化去辦愚癡齋但恁麼去更恁麼來我瞻林峰於焉徘徊

云溪偃亭挺禅师语录

樗里保寧端實嚴禪師增誌

師諱淨嚴字端實崑山孫氏子幼不茹葷志出俗父母不聽年二十逃去父母追及之度不可脫取路旁石投水中父母已疑其死竟得度依廬山西竺師剎落參顙愚求示愚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糊餅却是爲何師云某甲未出廬山早知有此一問愚震聲喝師有省詣化山受具過越州禮爾密和尚舉女子出定話師酬對頗愜入愚庵老人室老人垂示舉帶月荷鋤歸處處花狼藉語師云和尚花狼藉某甲親收得老人頷之一日上堂師出衆遶一匝老人云者是山僧二十年操履用不盡的師云恁麼則隨緣消舊業也老人休去後承記荊師謙讓老人云只向饅頭邊覓取一箇半箇畢汝事矣隱樗里誅茅及一載夢異人指建梵剎已而果符寶坊成稱保寧禪院師不立文字惟動操作聚徒十餘人參究本分執勞役供衆僅食殘剩偶鳥鼠爭食師分飼之每食輒並至以爲常緣畢化去先是一年治普同增於保寧之右謝衆云來年是日吾當歸骨於此及期無疾忽對衆一笑而逝開維入塋正去年此日也弟子智起乞余誌

銘曰投石入山鳥鼠分粒相從顙殘志在伏匿樗里塊然一花狼藉化緣告終發齒而別

云溪浪亭挺禪師語錄

行狀

介爲舟禮師

住永寧同門法弟行淵述

師諱行舟字介爲別號扣寂楚之沔陽州趙氏子父諱世節號季明母杜氏世服儒業師於十一歲喪母廢學出至黃安縣東林寺矢志脫塵禮純心師羅染十八歲隨師伯童山叅方歷吳越間習經論之學五年間潛通教典師志意高遠不甘以語言文字埋沒此生聞天童密老和尚宗風大振亟往謁值童上堂下座師隨入方丈便問今日上堂事如何童云下座了也你見個甚麼道理師云乞和尚指示童便棒師禮退疑情頓起一日又入方丈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十方諸佛向什麼處安身立命童便棒云你只今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師從此愈加疑悶偶閱高峯語錄見萬法歸一公案叅年餘圓具後尋辭出山之龍華瑞白和尚一見忻然卽送進堂堂中規條嚴正遂師意從此晝夜苦叅不惜身命嗽症極危亦不放叅一夕聞二板飲茶放手中茶甌忽然會得日午打三更意旨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至一切古今公案了了無疑師既證徹不自表暴解制後復上天童往還十餘年老和尚每見甚恰意心器重之續因費和

尙住金粟師輒往就冬結制安兩序職事尙缺知客忽見師費大喜曰這位好知客在如何失錯卽命兩序送知客寮費曰汝久住天童一應規條惟汝練達今金粟務要悉照行事師一味平等未幾辭職同師伯往江陰結茅數載緇白瞻風剃度頗多時與張靜涵居士尤契厚後雪嶠大師赴雲門座下弟子曹源大敦招師進雲門師至大師方示寂請師爲典客其營築造塔一應後事多屬師任然大師生平呵佛罵祖眼空宇內會下英俊極多見師必推師爲老叅熟諳法門紀綱師從容荷負不辭繁劇督理叢林樹立宰堵於雲門辨才古塔之旁竟爲大師最後之法檀焉時先和尚正中與龍池祖席諸方久叅宿學遐邇趨風師聞之始往親依一見機緣契合遂命爲維那是時英賢濟濟師乃調攝有方內外咸悅朝夕惟率衆扣激此事日益智證經年餘便爲入室真子矣嘉禾如如庵先和尚創始之地自赴龍池之後虛席十載順治己丑二月先和尚親送師入院集合郡紳衿上堂囑付命主其席時與觀察履素黃公激揚法要居三年師以老和尚發跡之所不敢獨自久留屢欲退謝固辭不許凡七歷寒暑整造修飭規模一新

于是堅辭老和尚命古鑑禪師繼住交代後師往都門受晉濟禪院之請結制開法闡揚向上一着晉利人天明年冬南旋至毘陵聞先和尚訃音已入滅七晝夜矣奔赴心喪理後事并請狀請銘監刊語錄次年五月送板楞嚴入藏後即請鐵關禪師繼席龍池進院之後師以老和尚三年未滿乃應瀨江方山近席設立影堂供養盡禮三年中凡龍池常住極艱瘁事無不竭盡心力一衆咸賴云龍池向自先和尚道崇德廣海納山容方來無不翕受十五年來故六種與闡提之輩窺覷無門後之相繼而任者或以緣不適稱或以歲值多艱不無宵小與外來者借此構難于其間師平日爲師爲友當其義有所激念有所之雖鼎鑊在前師亦不懼故龍池凡巨細事悉爲排難解紛也辛丑師過嘉禾萬松庵值有吳江海雲寺之師將遠行不欲就時值前住圓明正禪師力懇之師方允初至海雲顏落不堪未久諸廢畢舉冬夏安禪設戒衲子如歸遠近信嚮居三年應蘇郡報國寺之請寺自茂林大師後日漸凌替田園荒蕪征呼絡繹師志在振興凡除弊起廢有非他人所能勝者會當事嚴查度牒遽動故山終老之志戊申年寓歸如

庵二載吳江承天萬壽寺係宋景本元禪師道場龍象襍沓載在僧寶傳中日漸廢弛明嘉禾檀護陸公光祖馮公夢禪輩屬吳江大姓蠲金助田經理故院爲接納雲水之要津邑中第一刹也乃於康熙戊申共延青印法和尙主法結制於內一載諸紳士方以海雲夙誼且以丈室乏人非師弗克負荷復過如庵敦迫方夕延院日四衆無不歡聲動地因寺田多瀨水不能供課師經畫事理公私幸安然暮年攻苦兼以嚴冬不得休息至庚戌復發痰症自春徂夏形體羸弱而操作精明一如平日痰症轉加諸護法請立監院稍節勞苦由是命久執侍者從聞上座監院事值插時晨起語監院曰我若一死薄治龕不用一切虛禮滋常任累勸農勤作務要加厚飲食毋以我爲念午時整衣趺坐少傾而逝蓋四月九日也師賦性磊落純誠無偽居恒簡默不露文彩待人平等律已甚嚴及遇法門體要全身擔荷舉動皆直節自見不肯少徇微私至于勘驗衲子當機迅利不假辭色倦以古人相期不輕許可不濫付授所至叢林經理補救辛勤不輟晚年無他嗜好惟勤勤執作務以利益常住爲心至是入寂師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四出

世開堂六居大刹說法自在語句切實具有古人風範所計語錄兩冊板送嘉禾楞嚴寺流通得法者十人剃度授戒皈依者難以數計于康熙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護法紳士暨合寺大眾奉師全身樹塔于寺之西塔上一片石將乞當代大手筆銘之以垂不朽而監院從聞侍者法章等念師悟由雖表道行未詳復念余與師同門最契遠走海濱屬余述行狀余雖椎魯不敏義不能辭畧爲紀其生平梗槩若師之真實圓通潛行密用與夫金剛正眼惟冀當世名賢君子受賜靈山大士筆尖點出永照後五百禩矣謹狀

介為舟禪師語錄

塔銘

介為舟禪師

介為禪師以康熙庚戌四月九日示寂於松陵之萬壽寺越明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弟子超修奉全身塔於寺西上寧元字圩世壽六十僧臘四十有四前後五坐道場度弟子若干人既葬其上首超修法嗣海鹽等具狀來乞銘將欲假世諦文字破介公實相爲世人說法作疏通證明亦賢弟子之職也余何敢辭謹索狀師諱行舟字介爲別號扣寂楚之沔陽趙氏子父世節母杜氏世服儒業生而姿秀氣宇邁倫既而父母相繼下世年十六祝髮於黃州之黃安東林寺西禪堂即五祖初渡之黃梅道場也得純心師度之年雖幼便已出身許道化物爲宗頤然具大人相矣年十八以童山師伯之誡策遂進裂牽纏而出門初步已具萬里行脚因緣始謁天童密翁於太白峰頭便知十方諸佛什麼處安身萬法歸宗從何着落令其緒論直證無上法門徵其妙心立見本來宗旨由是叅古德於名山探法輪於淵海過弁山謁龍華瑞公至武原謁金粟費公頓覺頭頭是道處處安禪泛納川如淨海跋危翠如平塗於是雲水既厭結茅

江陰靜息數載後往龍池遇萬老和尚承法乳之弘
慈傳真如之妙諦遂爾命主嘉禾如如庵法席歷七
年而樸素緇光澹泊養性做衲自怡烹爇可食頭陀
習其苦行津梁不惜勤勞是非人法俱空體用兼備
者能如是哉丙申赴都門受普濟禪院之請開法二
載繼而整海雲之頽瓦新報國之叢林憩老南湖終
歸萬壽萬壽者宋報本源禪師法席明紫栢大師之
所式廊者也師以吳江護法堅請故欣然以萬壽爲
歸未幾而積勞既厭四大頓空一法不存二利兼盡
囑付已畢遂證涅槃嗟乎龍池源息法海波亭吳越
之間狂狷猶噬求之太白一燈先後一轍者惟介師
一人而已何也以師能砥柱六法張王宗門不作今
知識色相而一棒一喝痛下鑪錘使雲水縱游之子
掃盡一切葛藤立證三乘龍象豈可與今之架大屋
養閒漢者所能同日語哉況超修等繼志述事一遇
法門體要慷慨直前全身擔荷信乎其可謂知師者
矣而龍池萬公之席震炫重新俾初祖之西來大意
炳如日星非師一人之光明得以復旦乎今超修海
鹽等久沾蔭荀之香素領醍醐之化與諸檀護藥增
於松陵之萬壽寺西叙師行實并刻生平語錄紀述

屬余爲銘余宦游吳地間渡胥城向跋高風不獲如
閻丘守訪道寒山彭澤宰締交惠遽然披覽遺編恍
同對塵爰述景行以示來刼乃再拜而繫之銘曰
六祖初度 教傳東土 震旦國中 人天覺路
屹立重關 誰不退墮 倬彼介師 一擲而過
虛空粉碎 大地平沉 光明四照 通徹帝聞
下振聲響 上動日星 末世法席 賴公以整
如風鳴條 如川赴奔 盲師瞎禪 厥有今名
扇惑當世 謂之魔民 師若不辰 舉世而昏
熒熒一席 如彼傳燈 誓揮我戈 誓堅我城
斬却魔種 如醉而醒 師居其間 回陽返陰
生死既透 去來任因 何處是師 吳江之濱
日彼萬壽 息師之靈 巋然一塔 坐對蒼旻
師其安然 萬億斯年 余銘茲塔 亦藉以傳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蘇州府事前禮部精膳
清吏司郎中吳道煌撰

行實

宏行忍禪師

師坐次出拙禪人率眾作禮炷香請說行由師作色曰家醜何堪外揚畫蛇寧用添足山僧惡狀那可言傳昂等再拜啓曰伏望和尚不吝慈悲令彼初機有所矜式兼杜魔外千萬謹信師喟然曰我此一衆初無前後同見同聞且同食息誰是初機取人矜式況先聖云勿輕未悟汝直欲我毀裂成範且佛祖前言往行學者視之例如敵疑而反欲我誇張驚駭取笑大方是何心行然山僧行脚已有同學同行聞見于前何患惡魔之驚驚耶但是殘局難爲結殺今日面赤不如語直以釋諸人胸中疑悶余乃雲南宜良縣人父姓谷母時氏家計貧寒幼未讀書一十四歲出家禮竹子山竹林寺順語老師落十七歲住滇南雲臺山拜楞嚴經題十九忽動無常生死之想即欲訪問偶有德海禪客自雞足來予爲安單喫茶次語及生死大事余心喜此言有相爲處遂三更時分把燭至單前作禮長跪乞垂開導蒙禪德示我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底公案勉勵參究予卽不分晝夜參狗子有佛性也無無如是五載了無

下尋因思雲臺僻處滇南素無參禪師訓山中同住者例皆熟習起應獨我一人不入羣隊含耻忍垢陸沉下板歲月飄忽一事無成念所做處宛如嚼鐵一則恐非良法一則恐錯用心畫虎成狗取笑他人不如別求善導著實修行庶幾不枉出世做人一番便將前來參究工夫打底放下却往潯江府羅藏山打本魚念佛後因家師以計誘我下山至貴州龍里雲臺又住四載一日遇濟凡禪師問曰密行師每日所行何事予曰無事可行濟曰莫道無事好你胸中分明有一事未了何妨舉來大家商量予彼他一言打動心事祇得從直供通謂昔日有一禪德告我參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趙曰無底話頭刻苦窮究經于五載無個入處便乃一時放下至今未了濟曰好個一時放下至今未了可惜你刻地不知落處于作禮曰願垂示誨濟劈面掌曰鈍置殺人子仍不會再求開示時濟師見我遲鈍乃聲威而言曰參禪參到無可奈何處是得力處猶如戰士失卻寶刀雖則赤手以勇健故不顧利害拍馬直前奪取敵人手中器械便殺人去予于言下忽然見得趙州老子下手處更不禮謝將濟師驀口一擲推出門外濟師抖身

大笑而去。予爾後日用事之難易應念解釋是時聞化滇黔尊宿謂予力量過人皆欲致我于座下適燕居大師來山予即隨至新漆受戒圓戒日子合掌跪地次有居士來予前作禮予與一掌拓開居士向大師道今日一會止有一個戒子予聞傳語居士曰合取狗口一日入室大師曰子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那裏是不犯處子拂袖出索筆書偈呈大師曰漁父垂絲釣江頭惡浪高本來空寂寂那怕犯波濤大師改寂寂作寂寞子拜而出解制後歸龍里雲臺與抱拙夜坐拙曰師年四九猶不著忙子曰忙甚麼拙曰爲佛弟子當報佛恩不見道將此深心奉塵刹耶子曰莫屎涕拙曰師聽某言某則侍左右行不聽某言某則歸川中去如是三反四覆叨叨不已子因攜之離雲臺山一路參訪數位禪師末後至夔州府梁山縣參雙桂老和尚問不遠千里來相見千里內卽不問千里外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兩眼對兩眼子卽作禮出一日砌牆脚有蜈蚣走出子絕叫曰一條蜈蚣師回顧子卽以石打作兩段本師見兩頭齊動問曰你道他性命在阿那頭予以脚踢却曰一舉兩得本師曰究竟不知在阿那頭予呈偈曰者個

蜈蚣太煞奇戰場不怕斬頭皮攔腰一擊重開眼正是當陽種毒時師點首一日師問書記止止曰古人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且道一如何舉止云錯師曰是你錯是我錯止無語子應聲曰錯錯本師便打子作禮出次年師誕一僧整酒供養有二蚊子落杯中一僧將箸挑出師曰此二條性命要汝償僧無對子卽曰是甚麼所在由你索命一日師顧曰聞你要歸還是否子曰是師曰幾時去子曰請了真贊卽去師曰描得也未子曰已描得師顧侍僧曰將桌子擡向堂上書曰走半天下住三家村鼓粥飯氣大昌惡聲唳佛祖位中留不住祇得向酒的死肉的生破山老人題一衆稱賀是時本師威喜并著卽將攸之上座一手卷書正法眼藏四大字復書偈曰蚊子喝喝上鐵牛無容下嘴處難酬紛紛一夏歸山去遇虎逢龍攜出頭丙申七月初四日寓雙桂堂傳曹溪正脈第三十五世破山明手書付密行寂忍禪人正與麼時山僧祇得將錯就錯禮了三拜直至如今左不得右不得到處被人捧在堂上謂之堂頭直是屈辱諸方點汗佛祖至此驀拈拄杖召衆云大衆且道山僧卽今與未行脚未出母胎時是同是別

有僧下語截住云何不道將謂有多少奇特品禪人
擬率衆焚香作禮拈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密行禪師語錄

行實

嗣燈禪師

師示寂前一日合堂僧衆偕休休王居士等集方丈
炷香作禮請師自述行實師云我身尚幻何有實行
雲駛月暈舟行岸移不過一期將錯就錯阿誰不知
奚必重申以笑人耶衆堅請再三乃曰我是本省富
順縣劉氏子父母雙亡時年方十五孤苦吟嬾爲親
眷所棄東行西蕩遊戲自適一日入隣寺見僧衆誦
經儀表可觀歸家便不茹葷十八歲行止轉不稱意
乃棄家業往江安縣禮觀音院知安師脫白聞破山
老人從天童歸住梁山萬峰便買舟東下至堂中禮
燕居和尚賜法名圓胤字嗣燈執事巾瓶一日進方
丈作禮云求老和尚開示師翁登座曰會麼曰不會
師翁便掌于是勇猛參究直廢寢食師翁受江安蟠
龍請予作柴頭一日問師翁某甲所柴如何得了大
事師翁曰待你柴開斧脫卽向你道予展手曰柴開
斧脫也師翁曰還我斧柄子來予撫掌而出師翁冷
笑一聲胸中轉見迷悶行住坐臥無不追究尋常被
人問著古德言句不識廉耻也去下語也去拈頰有
般沒下落漢便來點頭點腦說是說非我却向前叱
之曰者是甚麼所在許你者孟八郎來牽腸曳氣如
是不敢近前造次衆兄弟行脚不是小事須具些子

眼目莫受人埋沒天下有真正大善知識爾等急去
參取自己切莫自瞞參禪畢竟能了生死不得錯過
我今生死根株實未曝斷安可亂統祇任默默體察
不悟不休解制後隨燕和尚于川之西北行止數年
烽烟臨川辟居九支山別燕和尚體和尚住鎮雄
寨迫乙未春干戈漸寢子有桑梓之思遂歸富順緝
理中興禪院二三年來役于土木！酉秋將落成而
本師開峰老和尚至因諸山求戒本師曰山僧者裏
無戒法與人若有戒法與人與者受者常墮無間地
獄時一衆無語本師震威一喝我進語曰與麼則竹
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本師曰然則今日
說戒去也我曰不可頭上更安頭本師曰雖然如是
更聽一偈清風爲衣虛空爲戒信受奉行常常不壞
黑漆杖頭日月明秋深巖桂傳天籟喝一喝我爾時
忽然見梁山老師爲我處送出衆連拜不知其數
本師亦祇笑而忘言臨行以偈囑予曰一棒臨時殺
活同等閑莫與世人逢秋風扶轉三巴棹大海波心
釣巨龍予送別本師遂掩關本山遵等閑莫與世人
逢之訓將及三載而玄亮王公偕諸山耆宿相迫出

關出者場醜直是汗愧無地且如今與汝等出作人
息如何三家村裏俗人一般明日死期到來未免手
忙脚亂皆是汝等共知其見何必欲我再露布一場
家醜作諸方笑具古人云似我者拙學我者死如我
今日者等絳索何所取裁蓋是汝等不知自己脚跟
下各各有一段奇特因緣非唇舌之所能言所謂千
聖不傳之祕要宜自潛心體究以悟爲期勿負斯言
自貽後悔珍重珍重衆復作禮擬退師噓一聲就枕
而臥至翌日早粥後命行首登鐘集衆于方丈師起
端坐略言住持大槩以卸院事畢良久豎指云卽此
住卽此去聲未盡冥目而寂

行實 恒秀林澤師

師於辛亥冬染疾日久上首弟子讀印率衆上方丈作禮白云某等雖親侍老和尚有年未敢叩請和尚行腳乞慈悲爲說作將來模範師曰某才疎智淺德涼行寡自救不了豈可爲後學作範模耶衆堅請不已師曰山僧乃西蜀隣陽人也祖諱許遜父諱仲登母何氏弟兄四人予處最小生前勝國天啓丙寅實今 皇代天命七月念三日也時方髫齡見伯父仲科日修靜業偕僧梵唄整肅遂猛出塵之念白父父不允卽不食母曰若食卽許遂送辯融師剃落法名行林後易發林未幾融師別去父兄接回予不如軍後依伯父言轉送至碧雲菴雲峯師處供事有尊宿號笑破者予敬禮焉一日影師兄問如何是生死大事破應聲曰將得生死來也未影禮拜破便打予在旁不覺驚疑汗出遂屢求指示破曰欲明生死大事須叅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頭話頭若破則生死不必問人也予雖耿耿在懷不知下手工夫後往隱微座王處聽講榜嚴至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與萬法歸一疑情頓發遂請益座王王以道理釋之又到墊愚座王處問答一如乃歸本菴

見破師破便問你這許多時在甚麼處予吐實情便蒙開示稍覺有些進益時闖寇入川有長者曰國運將傾死生何逃予愕然曰生死未明乃遭此際奈何哉於是急回省親不日寇至焚殺殆盡父兄散去漸離鄉井幾至餓死途中走到鎮安訪卓爾座王隨敏悟師賣薪度日有鄒士謂敏曰吾欲此子贅壻何如敏曰你自問他予聞逃去敏亦尾後同叅破石和尚寇亦至石又逃去敏死生相顧謂予曰吾老朽勿我慮恐汝年幼虛卻前工予曰誓不以此苦退失初心敏曰汝若此吾何多囑潛然別去予趨酉陽叅象崖和尚值佛誕日得稟沙彌十戒要號恒秀一日象問曰如何是有主沙彌予曰和尚尊重象曰山僧耳聾時長破和尚自川來與方丈和尚夜話予瞌睡長曰者瞌睡漢予微笑長忽以袖掩予口云笑什麼便打予通身汗下思此大事愈加迷悶便染大病湯水不入者屢日轉憂惶恐自付叅禪日久今在病中工夫全無靈驗走白象象曰你今日方信老僧話也予遂死誓揀捨身命咬定牙關單提一歸何處三四日間病乃稍退放身便臥忽生慚愧急起撲地有省次日上方丈禮謝象問病中還作得主麼予云時起時倒

象曰萬法歸一聾予曰紅爐燄裏雪花飛象曰拶予禮拜象便打自此巾瓶三載因象和尚示寂事畢便回本庵破曰久不見汝還我艸屨錢來予作掌勢破休去一日破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予曰道什麼破便打予曰趙州猶在便隨破師閑藏於思南得叅丈雪和尚丈問那裏來予曰思南觀音閣丈曰大悲于手眼那箇是正眼予便喝丈便打又到石谷和尚處石曰小者何來予云老者何住石云大家在這裏予禮拜云適來觸忤和尚石曰先師去世時上座在否予云忝侍巾瓶石曰有何祥瑞予云紅霞陰碧落白日麗須彌石曰卽今又作麼生予云天下太平石曰不妨驚人辭去抵石扞得圓具於破石和尚處不意通城殿下及劉太史強住須谿遂約同叅念餘人打七至第六夜聞報鐘聲脫然徹去不見有一物爲礙悲喜交集又值戒和尚示寂門下無人予於廬增一十三載時天隱和尚有書欲予出山不得已往見之隱便問向聞子名未見子形覲面一句作麼生道予云十箇指頭八箇又隱曰大似保福道底予僂問世尊未出母胎度人以畢意旨何如隱曰梅開不待春風發予云百雜碎了也次日隱示予偈曰坐破蒲團

一物無已知無物是工夫云云遂辭回向梵晉山住靜三載庚子秋有萬峯之行與本師雲幻和尚邂逅相逢冤家聚首是年三十五歲也壬寅元旦師上堂拈拄杖示衆云吞卻乾坤世界了也你諸人若眼目定動白雲萬里予出問乾坤世界卽且置子承父業時如何師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便將源流拄杖袈裟一齊擲下曰吾得本師寶印三昧以來未常輕許一人今日事不獲已轉授於汝善自護持云云予意祗圖自了隈崑傍穴以適餘生豈敢出醜人前卻被你諸人及劉太史衆護法勉予應箇時節做成不了公案以至逗漏及此是不啣嚙中之不啣嚙漢也若是伶俐衲僧舉尾知頭那有許般工夫毋勞久立伏惟珍重

高壽即非和尚行業記

師諱如一號即非福州福清人俗姓林宋寶漢開學士虞齋先生之後也父英母方氏勉禪觀音大工而娠夢大士授白蓮花一枝覺而生焉甫七齡舅氏使習孝經及詩論輒能誦略通大義十三而孤事母孝謹北海大姓陳君奇之招配以女弗從閉戶讀書一日觀演目連傳奇有感嘆曰立身揚名特世間孝耳曷若出世法徧資恩有乎乃蘊志緇褐母曉而難之以故不敢啓口旦夕同母茹蔬而不入陳氏門其女因抱病而卒萬曆庚午師年十五聞密雲太翁和尚柄法黃檗特往瞻禮始知有宗門事又從細母舅讀老莊潛心釋典十七歲出家時至跪請于母母察其堅志聽投本縣龍山寺西來漸公爲弟子受經業以明年佛生日剃髮是冬曾大父貴老和尚繼主黃檗從受沙彌十戒二十歲登壇受具後二年師翁隱元和尚接席趨之圓菩薩大戒期滿復嘆曰羽翼成矣不怒何以搏九萬之風乎便誓學秦禪欲杖策江外以母老不能遠離乃隨落髮師于奎山染指數集二年一夜復嘆曰古人說法感天雨花尚未脫生歎何況區區於空言耶棄之游方首抵長慶禮石雨禪師

扣入路之要雨示以狗子無佛性話退疑是甚麼道理單單推究三七日夜目不交睫心膺發痛茫無所入質諸補山和尚蒙啓激曰茫無所入正好入處何不向趙州未局已前猛著精彩由是進得一步昏散稍退話頭不舉自提拍盲中挨過九夏未見倒斷別泰朝宗和尚于靈石萬如老人于曹山再參永覺大師于石鼓亘信禪師于羅山所至請益每有省發但未經本色鉗鎚乃菴于一山中一味坐在純清絕點地自謂得歡喜處卻被靜定魔所攝少遇喧擾境界依舊熱惱復慨然出山會有耆舊與師同邑論之曰賢兄今去欲依止誰若是孤燈自照的禪諸方或有之苟要開大機豁大用須參運祖始得於是奮發回黃檗入門便問如何得大徹大悟去師翁與一棒師曰看破了也翁曰看破個甚麼師曰現成公案翁噓一噓師便禮退歸堂隨眾克勤僅八踰月方得動靜一如喧寂一致時同廓堂也懶時學良冶中柱虛白諸師結頌古社社侶三十餘人一期得頌古三十六首混呈方丈均點無遺師翁復批曰汝雖因言會宗未透離言之旨東山所謂頌也頌得只是未在師把其稿火之冬制命掌記室二年典賓寮六朔補侍者

半載充持益一期復書記一白戊子冬轉維那是時
在會龍象各司樵爨爲道攻苦師彌切激勵身不創
單者三年一夕困甚起行廊廡間曳履而蹶忽然夢
想頓破動靜兩忘翌早趨室翁纔見曰住住我早識
得你師喝一喝拂袖而出時鄭尚書陳參藩夏孝康
諸居士入山設齋至禪堂尚書問師曰日間工夫如
何師曰行住坐臥又問此外還有工夫也無曰有曰
作麼生師曰今日對居士說話又問如何是善逝世
間解師曰待海水逆流向居士道尚書揖謝一日師
過客堂看單堂主良清公問曰客來須看賊來須打
只如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攔胸把住曰賊賊清曰作
家作家師送開曰再犯不容當時拈頰機緣如建瓴
之水莫能禦也緇素咸服師亦自負其氣惟師翁猶
未肯曰譬如獅子兒未脫胎尚欠奮迅三昧耳值臘
月三十日寺後山林發火烈焰百天師同數百衆上
山救焚倏然逆風返焰舞馬一逐路頭打斷遂拌命
跳落坑莽中和個身心器界化爲一團活火頭面手
足傷損不知時有同行智圓惟生躡後急呼推出豁
然大悟方知絕後再蘇歎君不得之語直上方丈師
翁迎咲曰且喜汝大死活來自此慶快平生不啻如

雨後明月特地清涼也上元前五日侍丈室丈師翁
舉臨濟三玄三要曰汝試頌看師銜口而應曰打磬
玄開截斷要路一句齊收人天罔措休罔措朕兆未
彰全體露翁曰狗子佛性無聲師曰狗子佛性無黃
金標滿途寧知康義者不作守錢奴翁曰今日瞞汝
不得師曰某甲不敢自瞞翁曰卻是汝瞞我師作禮
而退解制翁付以拂子師接得豎起曰借此威光指
揮凡聖號令人天去也再拜而出尋移錫雪峰寺主
化門公延居方丈師謂古人有言大事已明如喪考
妣我何人斯敢以師位自處哉從是愈自韜昧時順
治辛卯師年三十六歲也次年秋聞師翁重恙特回
省覲得擢座元秉拂陞座期畢又返雪峰甲午夏師
翁應本朝請是冬復馳書聘師東渡師修啓辭免催
書重至乃畱別植越法眷及叔弟姪啓行至寧德縣
值途路荆塞獲龍華無得和尚指住福安瑣泉寺俾
監院見性公暨行者方親數人前引護送乘風獨行
入林莽間迷失道路倒躡懸崖下臨無地同行相對
躊躇忽有人撐竹筏至問其所從來曰偶渡前峰採
藥聞上人呼我故來相迎益山靈預告耳訖渡又沿
崖壁行數里始達通途次日至大谿晤驪龍元謝景

初禮越接住瑣泉數月往福寧候船遇良哉無上二
公承師翁和尚召書急擬航海不克同明玄亦空化
林徹休若乙等諸子二十餘人就邑之靈峰寺坐夏
會紫薇花越十年方開牡丹六月再發榴花八月重
敷寺主克敬同諸子請曰三芳再花播德之兆不可
無記因說偈曰野衲無心到此三芳有意重開艸木
皆存佛性汝曹不用疑猜解夏爲有司阻船乃有一
遭三吳之思自東甌徑遊雁蕩上天台登雪竇造大
梅謁天童循於稽山鏡水渡西陵自武林步陟靈隱
禮三天竺南經淨慈瞻金粟轉圓雙徑登福益折由

歷將堂浮于太湖過虎丘搜覽西園靈巖萬峰之陳
跡下舟洞庭出京口眺金山抵金陵而宿棲霞見知
識三十三員居士宰官莫知其數末後問徑山老和
尚自江北回瑛山維摩再返姑蘇省親老和尚喜曰
遠涉不易命坐賜茶茶罷呈偈曰萬里南來謁祖翁
半腔熱血醉薰風滿懷家話難宣說盡付維摩一跌
中老和尚復問曰善財參德雲比丘七日不見爲甚
向別峰相見師曰踏翻滄海日涌出岩峰頭老和尚
領之留度夏一日點名磨麪以師遠客而免師日出
曰無位真人來也老和尚指旋磨曰與你位大師曰

安佗不著仲秋將別令呈頌古并秉拂提唱闍畢喚
進方丈囑曰汝語甚有生機活路佗日語大行不必
東往我有檀越請主名席今讓汝住之可乎師謝曰
承大恩敢不遵命已允樽桑之請加以師命義不容
辭老和尚知其勢不可沮乃示偈曰汝自閩南省覲
來語言對我亦恢諧隨身七事臨時用濟道從教不
令灰又書獅子吼三大字授之師禮辭南還計程往
返將萬里途行及半避大兵下閩涉艱履險回溫州
踰歲于永嘉密印寺丁酉春正月粟日逢蘇洪二居
士承王檀越命游迎東渡至瑞安宿林廷卿家便路
訪林集侯公子公子于雞鳴時夢草賦戎妝威嚴而
告曰肉身大士來也公子驚醒對家人曰今日必有
異人來當灑掃以候有頃師至公子倒屣出迎舉家
延禮留齋數日別至沙關寓惟白長老與德菴二
初六早有王船主維鼎者設齋請發舟遂拉疊瑞等
象風而東不旬日登岸是日王心渠何毓楚林大堂
魏之瑛諸檀越奉 上意請住聖壽山崇福寺即欲
上京覲師翁緣水陸遙隔又限以國約姑止時木菴
和尚董分紫每相過壘送奏喜可知矣本朝萬治
戊戌冬十月王何林魏諸公請師開堂拈香酬法當

道臨席敲唱肅然辛丑秋唐舶至得鄉省諸紳居
士併諸叔弟姪司理孝廉文學等書啓請回雪峰師
答以未覲本師未敢言旋癸卯秋八月始得赴洛路
經豐州館于開善寺豐主源公出接師曰靈山話頭
遠記得麼公微笑師曰一念圓明無古今公曰秋夜
長江雲自淨滿天明月印波心師曰且喜不忘付囑
公禮拜設伊蒲供盡敬而別月未太和師翁大喜
命居竹林精舍內外學子參謁者戶屢常滿是冬師
翁新創黃檗結制命師制木和尚首衆于兩堂甲辰
春無心獨航諸公倡請觀光洛上名利所至留題莫
不膾炙人口秋九月初辭祖下崎擬謝崇福回唐重
陽後舟次豐州界豐主遣洞及開善長老月叟出迎
駐錫于金粟園豐主問候特加殊禮先數日豐大夫
人那須氏夢一應真坐寶華座手持雙日於扇上
而異之亦不告人及師至夫人來禮見師坐視林乎
握團扇冥與夢符喜感不勝歸告豐主主曰有是哉
客秋我始面師恍若舊識聞其舉靈山話頭不覺唯
唯今法旆既降而符子之夢夫豈偶然實兆天佛日
並照之兆矣時不可後乃擇基于東山東照大
現之祠前鼎建蘭若延師開宗鳳初洞武于茲

中而陳其事因榜山曰廣壽寺曰福泉時有雙鹿至
逢人不驚呦呦相呼若素所馴養者豐主合掌曰師
言曾聞佛光禪師始創圓覺感白鹿臨筵今當師立
廣壽之榜而復見瑞得非聖聖同揆之應耶師曰是
檀越至誠所感明年春三月略竣厥工豐主具疏幣
躬請進山四月祝國開堂凡叢林所宜有而規矩所
可法者悉舉行之時湖海碩德顯密諸師及名公鉅
儒咸嚮風歸化如水赴壑居三年學衆益盛堂宇無
以容道俗歡呼曰古佛出現師早有厭繁之意方丁
未休夏豐主就萬松軒請茶師示以求上頓脫一著
而說及退閒衆皆莫測其然爲豐主強留而止入冬
豐主病矣既大漸安然曰惟廣壽和尚知我乃顧命
嗣主以力護法門爲我報師之德及豐主薨師爲盡
灰生之義畱一年嗣主亦善繼述先志明年秋七月
大旱師謂曰林下道人安可坐視民物于塗炭卽登
殿祝香甘雨應時滂沱三日州郡靡不感嘆月杪獨
退鼓赴崎合府哀畱弗薨至于郡民遮途涕泣已而
所過之地黑白瞻拜者如雲中有衆學之徒若筑之
聖福承天庥之圖通高城育王諸長老各率衆僧踰
數十里延接或適午而餽或先晡而館互相競請師

笑而謝之及抵諫陽崎人聞師之來奔迎擁轎如戴
 怙恃王何林魏諸公接入崇福自時厥後不聚眾不
 上堂有長福院道壽等請結冬願充浴主師堅拒不
 允尚有遐邇衲子追至者不能悉拒則接之不倦初
 師翁和尚入國崎俗多發正信自師之再住崇福雖
 販夫閭童亦能隨喜禪誦齋戒放生至有漁者斷網
 屠者毀刀益多化於自善矣庚戌秋師示微恙抵冬
 而愈明年春仲再發謂諸徒曰予病不復起矣勿以
 世情逼我有諸檀越來勸藥劑皆謝而遣之彌月減
 食瘦色稍加然日上山菴或到臥雲居繼目海山道
 遙于形骸之外有求法語題贊者輒走筆不綴五月
 初六日書遺囑略曰吉凶禮同僧俗事別吾雖謝世
 常在寂滅光中垂手汝等遵吾訓行吾言便是吾常
 在世間也著麻戴白悲號哭泣効聲世禮有違古訓
 念經拜懺擇地造塔此等虛文一齊掃斷違者非吾
 弟子亦非吾眷屬入龕之後俟天晴擡上東山西向
 火化收骨灰調麴施魚毋得存留至囑再囑本月十
 四日值師誕辰桑華諸檀越及諸法眷約前後數日
 設齋慶祝師爲起坐相對曰轉與汝壽或引永山先
 祭因緣而謝之又有羣方善信徒侶問安香至者一

一應酬不異平時十七早謂曇瑞曰行期在邇造個
 不斲的龕子來衆謂和尚精神尚強何遽出此言瑞
 曰尊誕已度三日請問如何法壽金剛句師登三指
 示之瑞曰莫是前三三後三三麼師曰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後二日自筆火化偈又書遺帖訣謝豐主暨
 諸州宰官居士等二十日黎明洞與諸仲昆環榻而
 坐師顧謂曰汝等今日不要離者裏瑞問今日事作
 麼生師曰日輪正當午徐而問曰龕已成否瑞乃進
 筆求封龕字師大書一詩字左右嚮泣乞遺偈師曰
 若無偈不得死乎衆切請不已乃揮筆曰生如是死
 如是坐斷生死開觸破沒巴鼻喝一喝置筆啜茶自
 開胸曰快活快活又曰天已午否左右曰未也尋就
 寢正午令瑞等掖起跌坐香半炷間泊然而逝前一
 夕大風拔樹雷雨交作斯日清霽天氣甚熱師顏貌
 如生及翌午鎖龕手足和柔頂有暖氣合崎緇白含
 悲而至頂其手禮其足舉聲號哭不能引去溢門與
 衝以後攀龕茶毘次白光上騰化五色焰火後頂骨
 不壞多收五彩舍利當煙氣所觸神木之上皆繁榮
 如貫珠四輩爭取至海土汰灰而獲者亦不可勝數
 學弟子不忍守其治命竟奉遺帛塔于廣壽舍利塔

于崇福更有粘綴于齒牙者又塔于黃檗之瑞光師
生于大明萬曆丙辰五月十四日申時寂于本朝康
熙辛亥五月二十日午時閱世五十有六坐四十夏
同門江湖及遠近薦紳居士聞者哀悼不置輟輓傷
祭文或躬走或遣使逐日致奠至卒哭而止先是師
在廣壽見水頭遠運井偶於丈室後舉指曰此處有
水則可俄有泉涌出色白而甘鑿而焚之匏杓可汲
名曰直指屬者泉水乾竭狐鹿號鳴沿蓮枯卷松柏
皆凋又有白氣籠山紫雲上益方丈一衆疑而且懷
既而計至知示化之日正中山中見異之日也又崇福
有泉常流于崖石間一時同潤及其冬再流考之則
與瑞光塔動土同時日矣聞見咸嘆曰何至德之感
物如此其奇也師爲人莊愨進止有常度自荷良苦
祕重法道在衆日備嘗百苦無以爲喻逮記別後埋
甕雪窟蓬頭垢面自以頭陀稱其發自靈峰迄于維
摩密印壞衲敝履徒行無從屢投山寺名利不敢通
名字嘗坐卑溼于南湖擁穿席于堯山或解包山門
或憩錫古廟風食露宿冒暑衝寒具愛有不可言者
師處之泰然在處住持不事寢室一榻凝塵若經逆
旅竊窺見其斂容端坐展對經錄宛與佛祖親伍每

閱簡編中有言行可以誘人者莫不踴躍稱嘆或聞
人善喜溢眉宇或有揚諸方僧行之不軌者輒爾動
顏人詰之則曰吾曹已負主法名不能以道德感彼
奚卻罪彼之非爲哉多有聞斯語而正心術者也其
仁慈孝友行義尚節益出於天性非一二說焉初行
卿八年中途遇叔父說母氏有病即歸寧母見喜泣
曰願子作日度我當如目健連師曰兒雖不肖敢不
尅志母曰孺願足矣且以塵中不可處別借一寺近
舍而便於奉養寺僧有難色師賦白雲吟以似之曰
真怪寒雲懶度關爲溫親舍倦飛還新春自去爲霖
雨不待天風送出山僧乃悔謝於是度歲奉母勸淨
業戊子春義兵困城母老病將歿師時掌記槃山不
避劒戟直抵親舍禱佛天剝胷而療立瘳諸紳士議
行旌舉師極辭曰我佛有言善男女於一劫每日三
時割自身肉以養父母而未能報其一日之恩況我
此身從父母生合從父母捨即捨于百身供養亦本
分事其可因此以爲名耶方外諸交若乾菴陳公等
三十餘位皆感嘆贈以詩卷謝之還山其記室俄產
靈芝大如盆瞻後堂見而賀曰是公孝念所感異日
道必顯著漳南道周經由福清爲篇序以稱美之越

四年母壽八十無疾而終復往哭靈道嚴冥福尋塋于北門石井山其營葬之費俱出自衣蓋資不煩諸戚共爲人子之道可謂至矣師事師翁和尚極盡其誠雖出世領衆尚掖侍若執中孟之日其索居也逐時涼燠無不修敬或師厚于禮以爲眩異則未嘗辨之曰惟我自信而已以崇福乃師翁演法道場躬自役作營建壽塔于中央結菴一區諫之本所先而示所後焉當疾之時蒙師翁專使以書慰問師焚香拜闕親作嗣音再捧墨寶顧左右曰健哉老晚古佛之壽可卜矣今耄齡鄉遇我雖不與筵不可不先祝遂述壽文并偈其推崇師法于終始雖古人何以踰之其事西來瀕公惟恐有悌其意暨沒盡禮執喪躬負靈骨塔于斂石山隨置土田以充香燈後爲無賴者所侵奪師復變衣孟百計贖歸以全千載不墜之業平居自奉清約臨衆甚寬雖一茶果必問大眾有廢否則不自御凡檀信餽饋不能卻則負愧而受之曰此是前緣所致於我何有悉皆隨手分施或給貧窶或傳放生或爲病徒辨醫藥或助亡者之喪儀辛卯春崎嶇道憂攸之變師命知事作饌粥濟衆前後退院杖拂之外寸無所攜雖經瘴毒之類盡敢于

所在人至無崇庠長幼一以誠待常曰佛視一切如一子我視一切如一佛故有桀驁者一瞻德容不覺心醉氣消自恨懺歸之魁及接衆也隨其器度而啓迪之如濯清風而忘煩暑之祛體然到下刃之際至嚴至峻無少假借其陞堂說法只就衲子所問隨機而說縱橫自在如珠走盤及示人偈語筆迅成未始有意而意句圓活字畫道勁足以驗咳唾掉臂盡是遊戲三昧有得片言隻字者莫不珍秘寶襲益重其德也虎谿鄭文學嘗贊師像曰有臨濟之機用而不濫行棒喝有妙喜之波瀾而不虛施語言讀者謂知言矣有聖壽語錄乙卷廣壽新錄乙卷廣壽後錄三卷黃檗拾艸雪峰艸之繞吟樸桑集洛行艸豐州艸佛祖道影寶源流正傳頌答客問如語若干卷並行于世往者洞同諸弟兄請師說行由然師言謙遜節約有所未詳茲系在長嗣追緝夜泰承訓之餘謹摭拾其日常之所見聞與同門諸仲昆之所舉似哀而紀之俟他日名公大人欲登塔銘者庶有考於斯焉昔壬子歲五月日廣壽嗣法門人明洞稽首拜撰

廣壽山福聚禪寺開山卽非大和尚塔銘

并序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欽點兵部尚書兼禮部侍郎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日講國子監祭酒內祕書院侍讀夢天宋德宜拜 撰

金鷄銜一粟之後得馬竅箕發揚大慶萬斛珠玉榮然于天下四傳至慧照翁向無煙火處炊香鼓粥飯氣別開玄要之門高唱賓主之句是爲臨濟宗旨也由是續焰聯芳絲絲不絕逮天童悟公靡年七百計世三十令行吳越中興濟道棒喝之下陶冶海衲子指不勝屈其傳正脈而嚴大統者惟費隱客大師而已

而己大師具惡辣手段打鎖敲枷鋒相直者亦廣首出隱元琦和尚董蒞黃檗不振其宗暮年東渡爲桑國之初祖得人頗多而能捷出其門者則卽非禪師也禪師諱如一號卽非福州福清人姓林出於宋竇謨閣學士腐齋先生之裔父英母方氏勉禪觀音大士而娠夢大士授白蓮花一枝而生自幼挺拔不羣甫七歲從舅氏習經書略通大意十三失怙事母至孝每懷出塵之志母察其誠許之十七辭謁本縣龍山顯公爲弟子明年浴佛日剃染受沙然戒於費大師尋登壇受具知有宗門下事銳志游方首慕長

慶石雨和尚看狗子無佛性話三七日夜目不交睫未有所入逢一尊宿激勵稍覺得精彩換過九夏自料未能脫洒凡當世有名知識若靈石朝宗曹鳴萬如鼓山永覺羅山亘信歷扣其席皆得機契但未經本色爐鞴乃晦跡居山坐在純清絕點處莫能諸達水波憤然走上黃檗見隱和尚方且啓口痛領一棒直下翻轉現成公案乃隨衆歸堂數歷職事而一味孜孜于道至廢寢食一日與衆登山救火向火焰裏勒絕命根慶快平生急進方丈隱和尚迎見笑曰今日乃知我不瞞汝師云如一不敢自瞞和尚云卻疑汝瞞我師禮退解制承記前直去掛錫雪峰寺主化門延居丈室師深自謙牧不以師位處唯刻苦勵節以風先德值母氏謝世還鄉修冥福是年冬隱和尚命首衆黃檗分座說法乙未夏隱和尚寓棲桑東明以書招師於是飄然乘風而東不旬日抵長崎王心渠等諸檀護奉 旨請出世聖壽學者趨風化權大振矣叩上太和會隱和尚新開黃檗領廣衆結制與木法兄爲兩堂首座秉拂提唱名處 王謚明年秋將辭回崎因遊覽名山古剎所至留題緇素懷香而拜者如見生佛及抵靈州廣王小笠原忠真居士具

疏幣躬請開山廣壽值師五旬誕辰供設莊嚴一時
其備於是四方碩德日來問道者絡繹于途丁未年
會豐主賓倦師念檀波不淺爲畱一年修法事畢辭
還聖壽諸方屢以名席挽師皆不應歷四寒暑俄不
徵疾一朝謂門人曇瑞曰行脚在邇與老僧造像不
彫龕來一衆駭愕問其所以師答以時節若至其理
自彰三日後作書訣別諸王宰官向午衆知師之無
意于世請遺囑不允愈請不已乃揮筆書曰生如是
死如是坐斷生灰開觸破沒巴鼻喝一喝擲筆而終
實辛亥五月二十日午時也世壽五十六僧夏四十
翌午鎖龕手尚柔輾頂有暖氣茶毘白光上騰化五
色焰火後頂骨不壞舍利無算煙所觸處皆結如貫
珠黑白爭取供養莫不稱爲古佛再世也師先遺命
以骨灰調麩施魚不許存畱至是門人等不忍竟率
頂骨舍利貯于審餅以圖建塔於說法道場齒髮塔
于樂山之瑞光師平日多異跡如山靈隔溪送後天
神感夢備館三芳以秋重開雙鹿獻芝而至或乾地
舉指清泉迸出或大旱應祈甘雨大降似此之類不
二而足其依歸門下授戒求法名者常以千百數而
嗣其法各化一方者則廣壽法雲洞聖壽雲瑞俊景

福柏巖節朝日翠峰覺普明桂巖幢也師於授受之
際最慎許可非若當今瓊子之印故自始至終舉皆
可法嗚呼世降道衰魔孽紛雜雖有正見名德亦無
地駐足自匪亞聖大人乘願般而來應世者安有若
禪師之克全哉比新廣壽以師廣錄并行紀徵于銘
其塔于嘗與師會于虞山之維摩每想道容照人觀
神馳於萬里今幸復觀其平昔道行不覺悲感交懷
銘曷敢辭因書學行之著者揭之蒼珉以爲後昆之
軌則云銘曰

臨濟正宗如日麗天光明赫奕徧照大千惟師乘運
來作福田親承濟宗三十三傳東遊日域丕闡化權
二會說法震動山川王侯稽首龍象駢闐隨宜誘迪
五十餘年一朝厭世遂散化緣閭維設剎聚若珠圓
四輩爭取悲淚漣漣無殊竺土初喪大仙審師之遺
囑后光前是法中隨如火裏蓮雖生末代寧愧義玄
今既去矣幸有諸賢不墜其緒克續其茲三處立塔
唯一寄望我作銘詩磨石而鐫庶傳千億法脈綿綿

廣壽即翁大和尚舍利塔銘

法苑法姬性激振

夫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假四大而成形凡有三十六物所謂髮毛爪齒皮膚血肉以至生熟二臟皆臭穢不淨藉飲食以資養一旦氣消則成灰壤何足論哉間有滅後而骨石不壞舍利流輝不可得而思議者其惟至人之垂現歟壽山即翁大和尚即其人也師諱如一即非其字姓林氏福州福唐人父英母方氏長齋誦佛夢大士授以蓮花而生幼聰穎讀書過目成誦十三歲失怙事母至孝十七出家二十受具膏習聲梵一夜嘆曰古人說法感天雨花尚未脫牛衣況循行數墨邪遂罷經編參名宿所至少留請益弗怠後參黃檗隱老人雖歷任諸職研究益力嘗學坐不臥值臘月三十日後山火發向火燄裏打失雙袖受印隱古雪峰丁酉春二月應聘東渡遂開法于崎之聖壽山癸卯上新黃檗省師分座說法甲辰秋告歸舟次豐州值豐主及洞禪師請開山廣壽戊申謝事歸崎今年夏五月二十日書頌坐化茶毘頂骨不壞獲五色舍利無算經所及處皆結如零露四衆瞻禮至數萬人無不悲戀涕泣於戲如師者非特近

世罕有求之古人中亦不多得非至人垂現奚以臻此誠如師言三世天台傳黃葉燈誰知虛行者即是嶺南能師生于萬曆丙辰年五月十四日申時距今遷化享世壽五十有六僧臘四十語錄若干卷遺集若干卷嗣法弟子五人先是師遺誠不許造塔至是諸門人不忍竟收舍利而藏諸有司末次平藏居士與母氏長福院發大信心就聖壽山之廣福菴營石塔取所藏舍利并不壞者瘞焉兼給僧膳爲千秋護塔之需其用意亦勤矣當山接席疊瑞俊禪師徵散爲塔上之銘敬雖不敏以識師最早受教最深且與禪師爲法門昆季故不辭爲之銘銘曰

徧觀大地 有質之倫 堅溼煖動 假合成身
或賤或貴 厥質則均 凡四九物 卒無一異
腥羶垢穢 殆莫可親 百年潰散 輒作蜚塵
胡有設利 流映千春 惟大知識 乘風願輪
於濁惡世 出以導人 秉戒定慧 三者精純
乃於烈燄 獲此珠珍 以戒定故 益煉益新
藏之寶塔 用鎮海濱 光爭日月 福庇官民
吞爾左右 猷濟之神 晝夜呵護 禁絕波旬
庶幾師道 永永無垠

板存壽山坊縣寺後坊附藏流通倪潤觀刻

即非禪師全錄

肝郡永光弘比丘尼塔銘

天道之寓於物也無貴賤男女無小大異同惟心融
神契者之爲聖爲賢心蔽神昧者之爲凡爲外狀於
道亦無貶損焉猶日月之在天雖江河行潦波池溝
洫清濁涵澆之殊影落其中則光耀亦不爲之少虧
況冥乎陰陽之適靈知之源妙契自心之大至道之
常也哉吾於永光尼亦得而論矣當其良人之喪姑
欲奪其志惟縞衣素巾誓彼柏舟引刀斷髮把鏡務
面卽古之貞烈不過是也旣許身而祀佛能求道以
達志嚙水茹荼焚頂矢誓苦參勵行雖無著總持又
何加焉以故事久論定一生一死亦可以無憾矣尼
名興宏字永光郡之周氏子幼聰慧誦孝經能怡懼
父母之愛及字表姓之子不失中饋之常操井臼奉
姑婦與鄰類別故有異稱忽夫喪姑欲改適誓死靡

他貧居子立無以營生故許身祀佛投郡之藩菴禮
尼大振爲師隨師初奉天界杖人示以主人公話晝
夜不少懈布幃木榻青燈碧篆窮典墳究心地立行
端有年矣繼兄青原狀和尚示之以本分鉗錘不宜
以假其言句而志益猛利心愈堅忍披精進鎗棒無
滲器後興國忍和尚主壽昌來叅請忍和尚痛爲殷
鍊必以自證自悟爲至三年之間叅請至再而壽昌
以微業門庭真若萬仞壁立卽諸方有犖頭角而至
者咸遭點額况孱弱之質濁漏之品縱能變大僧而
越分前請其如大火聚中焉肯容毫末乎狀而矢志
堅銳愈擲而愈壯愈挫而愈利不爲之少減其鋒衆
咸爲之怯渠必以深入重關則以到家爲無事矣歲
辛亥偶有觸覺前之叅請話頭與所呈之伎倆打失
始信忍之不我欺也遂欲請證其是以夏期安居不
敢越制而往忽沾疾不起遂而順逝世壽五十九僧
臘三十七度徒法廣等數十人嗚呼衆生貪欲如火
諸佛聖人藉以明道見性猶用之破暗熟食故世不
可無也稍縱恣其醜若秦之用以焚典坑儒戕賊慧
命破壞真如又何異哉况一裙釵之賦能自樹其身
使大家命婦香閨英秀而師其德信其化卽身後之

名猶不忍湮其事而使士君子致幣遠緘丐予之銘而表之非有大過人之操能若是乎今有假我衣服惑愚真常漂墮本有恬不知恥者至於毀教敗法尤爲得計不亦大可哀歟則予之銘又烏得而已哉銘曰

羣靈一性本無染淨趨向有異遂分凡聖譬如日月光明四掛江潦泔泔影不山涵稟乎陰陽靈知之常奴契本心至道始彰均界雖別豈類雙蝶幼艾多慧門櫺高潔及笄于歸頡頏而飛中道失侶絃斷音微引錐務面鏡破髮剝羅襦不施綦巾自薦犢子無齋柔弱身贅視佛等慈頗焉斯濟青燈熒熒碧篆冥冥赤軸黃卷弔影惟形木义繼持如捧盃器涓滴有滲白壁遭穎惟賢是齊惟道是詣茹荼吞水志操愈銳赴火蹈刃期以正信拚此華囊誓求心印萬仞龍門誰敢輕捫雷火一作礙魄喪魂躡足幾過痛遭挫折直須自悟終不明破忽狀覺觸如聞荼毒打失伎倆合笑合哭擬求智證時丁踣躓一死一生事久論定稽古賢媛貞烈堪傳無著總持不隔一綫德有遺芳行可舉揚大家命婦企慕不忘特營窰堵豐碣高豎丐我銘詩青山有主

行錄 佛寔禪師

康熙壬子正月十六日監院鋒擊者舊夾山淨空等請師述行實師良久云若據行腳千古之下遭人檢點衲僧家本無是事求其實性皆不可得從上諸祖有此殊勝因成此殊勝事余未具殊勝願敢冒殊勝福悉不負殷意眉毛不惜好醜難藏柴畧大端余本內江人也父李母徐于丙寅八月十五丑時現幻質不幸雙慈早背被寇大亂渾家蕩散孤身迤至夜郎諸難無所歷一夕夢霞披萬道諸樹濃載雪花次日叙其朋輩朋輩云此瑞兆也子宜出塵余卽辭諸鄰至桐梓牛山禮本師上丈下雪和尚薙染命名徹綱此戊子歲也時年二十三巾瓶一載本師受督臺張公請開禹門法席命溪聲和尚立僧接衲余依止焉一日溪上堂衆師踊躍問語余觸壁未曉時素懷靜主在座汝何不空問如何是日用尋常事至晚余卽空問溪正值陪客答云山僧正喫茶余云喫茶後作麼生溪云還我茶盞來余不領卽束裝過禹門一日問如何是本來面目本師云汝禮拜了向汝道余拜起如前問本師云鶴子過新羅余以作具搥一搥本師驚頭一棒恍忽之間似有所得每則拳拳服膺便作個見聞覺知解會才怎麼時便不知有話頭于

此自惕何日明此事嘗聞本師開示學者尋常莫只認聲認色一切截斷極是省要直下徹去始有參學分余侍旁一聞契證撲迭掀豁依依六載于甲午春本師省覲雙桂師翁命余往侍至翁座前余問冒雨衝風卽不問覲面提持事若何翁一掌云通身去泥水始可踏高梁余一喝翁云猶帶泥水在余禮拜出翁命本師上天童代掃塔余亦隨侍至漢上藩下衆都統堅畱本師開法靜明余職衣蓋寮一日問結制解制姑休論匹馬單刀事若何本師一棒云灰活也不知余疑進語本師連打數棒余云老和尚手困且

放下著本師云正要汝消麼道丙申春本師上堂辭衆下東甌是年費和尚開法堯峰本師命余往叅費問汝是真四川假四川余云和尚猶有真假在費云汝爲甚袈裟角拖地余云和尚爲甚話墮也費云叅堂去一日召云汝來我與爾商量四川話余趨前作禮費云嘉州大像多少大余叉手向前云且道大多少費云者小四川也解說川話余云鄉音從不改解嗣後費受福嚴請余過茗溪道峰禮本和尚值解夏薦嚴余問實際理地原無生灰今時門頭假有去來生灰去來卽不問薦嚴一句願師宣本云秋風吹八

極木落露千山余云寶覺光中蒙法旨金蓮界內悟圓音本云且喜上座領話時本再主天童余越往至密祖塔前禮畢遂偈云牛開紫菊經秋老萬里南來禮祖翁金盞泛杯波自涌凌空寶月照山松自覺違師已久歸福城省覲本師云汝叅諸方來如何是你到家一句余云適才禮拜和尚那本師云從門入者不是佳珍上古尊宿未明此事歷遍諸方近日汎濫者衆唯費和尚一代宗匠汝宜速往切勿虛度余卽往人事費問汝號佛冤爲甚與佛爲冤余云放過卽不可費云爲甚如此余云和尚也須疑苦費云好與

一棒余云過在甚麼處費云佛冤佛冤余禮拜出時年丁酉于座下頓圓戒法每每機擊繁浩不及廣舉一日費召云聞汝令師再受平西藩請汝勿去老僧決不辜負余云漢蒙和尚婆心祇爲某受本師提携恩重葉榮根淡俟送漢上再來親近費云禪師家正要不忘本本遂視旁僧云觀此子以實心實行古人惟此一實于二非眞卽寫送行偈佛是冤家汝自知威風凜凜孰能窺因思昔日韶陽老白棒拈來要打伊余禮謝出時二隱和尚主三塔龍淵寺余往叅職侍者寮一日上堂余問隱峰倒卓脫化德山疏鈔焚

燒船子埋身水底性空吹笛雲霄者一夥亞耶當漢
還可共話也無隱云打麪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
鄉人余云和尚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隱云汝試
道看余云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隱云
也是怎麼話余拂袖歸位日機繁碎弗記廣載余辭
出隱即贈以偈佛是生冤家知是甚面目看三十年
後孤峰結茆屋仍返福城本師云吾有一問汝若答
得親切許爾從諸方來余云試請舉出本師云鷄子
過新羅余云和尚慣得其便一喝即出一日問全殺
舌手奪却驪龍領珠乘金剛劍截斷生火關頭驪龍
領珠即不問生火關頭意若何本師執起如意云手
中如意生錢鑄余云祇如羅籠不住呼喚不回還落
生灰也無本師一擊云正要汝脫灑灑去不覺頂門
大破遍體血污陡踏于地半晝方蘇通身汗下不見
有一絲毫佛法見解始覺歇得身心百無知解把斷
世界不漏絲索之境界即頌一偈生火關頭俱截
斷絲毫那許著情塵一回進出頭顱裂雪擁紅爐未
是冰本師接得問畢微笑云未在未在余再呈頌生
火關頭豈容巴鼻雲散雨收遭顛失利直饒錦繡得
高榮也是卞和三獻玉本師頷之余復呈一偈碧潭

溪處龍難隱峻嶺松高鶴自鳴撥動天關珠宛轉日
用如何不現成本師溪有之即買舟上金陵寓茗粥
居本師一日喚余近前云汝侍老僧多載將手卷來
老僧寫一偈與汝住山太余云某根莖淺薄莽鹵多
端何言住山余拜辭隨藏經前抵漢上本師上廬山
終老藩下衆都統發啓而使迎歸漢上淨明結制制
中五千餘指越明年庚子解制本師出源流拂子當
衆吩咐余堅辭不已受之只千綱之初願定無許多
絡索但以鞭逼生灰爲大亦非再來之人兼以根識
浮淺况不能超羣越世若論向上行履唯自知之祇
若求明師擇知識必須親近直截斬斷之手方能了
此大事山僧再要饒舌又是公案幾重珍重

長明和尚塔銘

公諱性吳號長明蜀東涪陵石氏子也有嗣法門人
 法柱求銘於子以爲久長記于按公行實幼年禮極
 初老宿羣落復從泐水法師習大乘經論公昔年曾
 遇象崖和尚知有此事雖教中語言知非極則迺
 上點中思南東山參穎秀悟和尚直叩濟北宗旨公
 立願不睡夜靜坐間忽狀如人拍一掌相似不覺通
 身汗下一日悟上堂公出問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
 生可度是何人境界請和尚道破悟云高高處處觀之
 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公云千差萬別不出吾裏悟
 云切莫錯認公便喝悟云者一喝落在什麼處公云
 當陽突出已相呈悟云卻是閑煞道破悟行道楚之
 西陽公侍悟同住辰州龍山任維那事紀綱龍象日
 夕激揚聲名大振以帥衆多年志欲居山悟付曹溪
 正脉公出龍山行到澧州慈利值大休禪師道徹胡
 居士我靜趙居士延住七星山瞻仰道範俱生喜躍
 咸悟夙因緣請開法聞公垂示得未曾有特沅州聆
 公道望請住明山公隨機開導闡郡皆親迎拂康熙
 丁未歸龍山掃悟和尚塔復上沅江過浦市鄉紳士
 庶耆舊歸宗特虛浦峯法席請至其事蓋浦峯自宋
 嘉定年間剏屢經兵燹殿閣樓臺漸成傾圯公力爲

重建時有鬚度弟子百餘人各領職事交相肘腋未
 及三年百廢俱興頓成大觀四來瓢笠共集如雲衆
 檀越護法居士等請公開堂公惟施本色鉗鉅兩益
 門人甚多得法者有法柱棟公止岸慈公二人焉越
 明年公示微恙叮嚀訓衆努力辦道端坐而逝塔於
 寺之左時四方僧俗聞者莫不流涕以公素行真誠
 其德感人如此乃爲之銘曰

本質貞誠	生緣涪上	參叩諸方	衆中龍象
戒疏東山	互相唱和	一喝當陽	開煞道破
湖北西陽	信杖所指	澧州沅州	行道之始
浦峯虛席	待公重振	三年開拓	百度維新
衲僧四來	單提止令	獅子同羣	門庭最盛
隻履歸時	猶打口鼓	緇素感傷	淚下如雨
塔於寺左	平生事全	法胤繼起	正脉永傳

康熙壬子年六月日蓮月正道人撰

浦峯長明吳禪師語錄

興陽獨冠敬和尚傳

師諱行敬號獨冠雲夢人姓楊氏德安望族也師甫離襁褓唯喜靜坐十三歲從本邑空如鬚落一夕夢觀音大士換骨至齒牙間負痛而覺至是不尚持誦獨喜禪宗偶得天奇語錄閱至阿娘牆內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楔子孃孃依舊是婆婆不覺拊几曰有是哉遂荷笠南遊普謁密雲悟和尚於太白山中時悟中興臨濟之道大振東南萬指環繞師見卽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學人大事不明當何所求悟劈頭便棒師曰學人到者裏因甚不會悟曰不會正是汝好消息緣是太白峯頭玲瓏岳畔搬柴曳石看斯一棒三季靡問偶過雲門得管帶輕安朕與本參話頭不能洞明乃再上天童悟見曰者小老穿與麼大鞵師翹一足曰者是大是小悟打一棒曰汝道是大是小師擬對悟連棒打出復依數載隨悟上天台而悟旋示宗師放聲大哭曰將

謂到通玄發明此事誰知薄福至此朕既此山失望必當擇木而棲會金泉費隱容和尚執卷至通玄師見心喜且容道重諸方師自謂曰此天賜我矣乃造金泉問遠趨函丈乞師指示容以手指曰我指示汝師當下豁然如人放下百二十斤擔子連聲曰如此則恩大難酬容劈頭棒曰作與麼會俾司客客問龍生金鳳子狎破碧瑠璃意旨如何師作舞而出已而師資水乳一問一荅日增闊畧容升天童師侍往仍司客客問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意旨如何師曰合取兩片皮容曰汝分上又作麼生師便喝容復問衆衆皆不契容曰何不看敬知客下語容復遷趨果福嚴師皆隨行後赴徑山師亦荷囊從之復命典客蓋師爲人謙恭動止不妄是以容凡遇大賓至乃命師典之且典之有方風雅悅人老知客之名聲敲鼓林癸巳師四十一歲容問風不來對不動出難不跳艸不動意旨如何師曰龍吟震起虎嘯風生容曰端的作麼生師曰請和尚珍重容曰我別汝後語師曰也遂命監徑山院事秋容特以信拂一枝授師傳臨濟法道焉乙未同門天水廣公以吳興霽山延師唱

道遂一香燒供金粟容和尚以酬法乳丁酉漢陽人士以棲賢來聘師念鄉關久別無因而返藉此以唱還鄉曲調欣然就道弘開大冶煅煉人才翦除機誠純用真實一時四方學者聞風而集至室無以容遂有棲賢重建締構之役創舉將竟而與陽使符又至蓋唐宋宗風之盛大播郢州故郢之祖庭頗多而鉅觀者則與陽太陽芭蕉然山以人名太陽以玄芭蕉以清與陽以名者則不一道欽開山四宗弘道賢鑒頭傳大鴻喆公之道開席興陽妙喜遊興陽尚及見賢之肉身十三代祖之遺風興陽法席可想見矣況郢之諺曰興陽佛殿太陽池芭蕉寺裏比目魚惜元明以來令行吳越郢陽不獨宗風絕唱亦抑祖席頓蘊荒草矣師愴然受請蕭然入院破屋殘僧白雲滿目無何秦中嚴公玉環提督豫章假道漢上晤師于棲賢宛如夙契師遂以興陽委之乃邀師過建昌以就厥事由是興陽摩雲蕩日之殿照壑蟠岳之樓禪堂廚庫法席輪奐得以傑構然則興陽不建嚴公不來師亦不至師之與嚴公殆非偶然哉未幾雲杜之纂峯汙水之廣長鄂諸之岳頭歲後請牘至師許之住纂峯者二月住廣長者一期而岳頭則優遊往

來荆門玉泉澧浦夾山巔使又迎師卻不應乃上衡山掃讓祖最勝輪之塔福嚴住持佛頂屬師及門請開法福嚴師以興陽稍未卒業不允僅一登福嚴之座說法以結諸山法喜之緣送容和尚木主入傳法院祖堂撥棹過荆南觀慧海所關天王之席海率荆人士請上堂說法復歸棲賢師二十餘季津梁不倦六坐道場隨時拈出上堂說法身無相春色滿園關不住般若無知一枝紅杏出牆來善財童子參見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向樓閣門前了手富嫌千口少南嶽思和尚一口吞盡三世諸佛何處更有衆生可度貧根一身多且道漢鎮街頭袁德謙來此棲賢會裏飯僧是有所謂也無所謂也也有所求也無所求也擊拂子曰落梅澱石青丸碎臥柳臨波翠帶長上堂百步穿楊箭中者知分曉當陽陷虎機識者豈能瞞好手中呈好手敵勝驚群紅心心裏中紅心通身塵伎知音漢舉起便行瞋睡人夢中說夢山僧今日插標布彩衣也還有搶旂奪鼓者麼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上堂若是一見便了未爲好手法場久戰方見作家作家相見也開口不挂舌頭上法場久戰也于戈林裏太平時得到怎麼田地用之則行舒卷立

方外乾坤縱橫挂壺中日月舍之則藏櫓拙火中燧
芋熟天子三台而不出必須恁麼人方能恁麼事現
前還有恁麼人麼喚來與祖師洗腳解制上堂有時
把住佛祖攢眉有時放行聖凡得路今日蘭園既開
放出牛兒馬兒騰踏春風桃華浪裏翻身百艸頭邊
游戲三級浪高只貴金鱗燒尾一聲霹靂從他攫攫
擎雲手親眼棧平步青霄滯殼迷封暴顯點額衆中
還有要風雷相送底麼拈棒一齊打散武昌王司李
至上堂嶠後聞光萬別千燈俱照徹葛頭風雨從教
徧界骨毛寒拋卻家珍掀翻舊案縣出撒手自肩承
富絕後再甦歎君不得拍禪牀曰隔江招手橫趨公
爭似今韓見面親僧問楚江河路既通因甚斷頭船
子不到師曰無你棲泊處問葛地相逢三頭六臂正
恁麼時金不博金一句又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
曰不假鉗錘力分明覩面呈師曰本分事作麼生僧
擬議師曰敗私鹽漢喝出師之絕情離識眞實相爲
者若此且楚之宗風久歇得師振起黃龍樓葺鸞
洲邊古鏡重磨漢陽觀面孰謂柔弱如此屬爲瞋睡
虎哉康熙壬子秋師在棲賢示微疾謂侍僧曰我欲
歸興陽僧不察師意朕居起如常一日索筆書偈泊

朕而化蓋八月三十日也師生萬曆癸丑五月二十
二日世壽六十僧夏四十七門人奉全身歸興陽塔
於寺之東北嶺

天王水鑑海和尚六會錄

行實

敬樹禪師

師一日端坐丈室徵雪亭衆禮師請垂示行脚因緣師展足示云會麼雪云不會師云此事不假外求原自己只有只因當人不曾所以覩面錯過故有四聖六凡分別之說究竟回頭轉腦蓋未達諸佛之心印也汝何不向山僧脚跟下薦取方知山僧一片真心爲汝等舉示了矣然雖如是山僧若不葛藤一番藉發諸人不知山僧亦非別布政人乃是本省潼川州王氏子每日思念無常苦空自覺虛度光陰二十有五意欲夫志離塵奈何椿萱宗族不許千般伎倆設盡不能得脫只得終日悶抱於懷更無有一條脫身之路忽一日省一個方法執一把剪刀將欲去髮而親族難免所以得脫樊籠遂依本境禮鑑空師薙染第不知工夫從何而做話頭從何而參每每硬硬於胸猶如有氣死人相似偶一朝看心經至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忽然疑情觸發如何得恁麼空去不被生死苦惱之所籠罩矣午時疑起疑到更深行來行去忽覺我身我心不見一物誰受苦厄正疑間有僧云睡去夜至更深纔然轉身上樓不覺天已將曉僧云爲何不睡余云觀音菩薩今夜大有事在僧云且上

單去次日閱楞嚴經方知塵勞暫歇惟識光現前若不是工夫逼迫焉能有此光景縱得一音之妙不可得少爲足自此工夫轉加愈密疑情轉加更切一日行至陞陽遇覺安法師談及宗門中事余不覺失聲云法師以何爲宗覺揚眉瞬目答之余云此正是地水火風安緣所轉不知真宗在甚麼處覺擬議余一喝便行自爾入中城山閣藏未及五載將完仍過塾江時值衆善人留著俱留工未嘗間斷忽一日披慈山大師方便語至狗子無佛性話更加深疑轉見愚癡無有一毫透漏始知從前所得却是途中受用若欲到家必是大徹一番方可從此欲往終南住靜剛至梁邑又被兩輩強過忠州誅茆結搆之間忽有一僧來云梁山出一大善知識上破下山和尚真是人天眼目余云有何言句其僧竟不能答余叱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始自知後過沙家場涂門留止至新歲正月初癸酉年也正叙時獲一居士宋高字來云梁山和尚開堂說法如雷若電余云居士得何章句士通出東塔語錄余觀一兩篇額云真是箇作家宗師遂寫啓遣人先去次期與張善人同往親師師示以狗子無佛性話頗有入處受具畢辭

師起身師仍賜語錄三卷送出山門余禮謝復歸張家庵至第三夜偶經行次湛持禪人擊動鐘板不覺渾身跳起如虛空墜地星斗下天因地一聲如桶箍子爆斷方徹七通八達八面玲瓏一似遠客還鄉貧人得寶雖然如是更不作希有之想何故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更無玄妙可呈君忽湛持長老問云是甚麼境界也要令學人得知余少面一堂云自此不疑天下老和尚石頭湛持禮拜余云珍重珍重此時余欲往西山隱居纔過墊江被一糝鐵面皮居士區區留住余云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後送雙峰閱藏畢仍過獅子洞住靜不料被爾等再三請出復見萬峰老人老人不覺笑云恭喜大事了畢余云莫污人好師云莫得自謾師於下午召至方丈遂舉俱胝一指頭禪有許多語說余云和尚切莫賺殺人師云爲甚麼取了侍者指頭余云這裏描模畫樣不得師云深知你得這箇消息余云和尚莫將第二杓惡水潑人師良久云你到寺弄爪牙余云也是冷酒設發師云我到不檢點你你到檢點我余云當仁不讓師云請歸寮去次日上堂余出問云寶劍拂開天地靜金刀纔舉斗牛寒意肯如

何師云禍事禍事余云恁麼則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師云遠天赫奕余云可見萬邦有道歸皇化一巨無私賀太平師便打余拂袖歸衆仍住月餘辭歸墊邑語齊李春元請往馬鞍山休夏至秋仍復玉屏有僧惺拙云大師何不將古人公案頌幾則呈上萬峰老人看余云奈不曾蓄紙筆惺拙取紙筆呈余余卽頌頌古數則十月間方上萬峰見師大呈頌上師閱師目數篇令侍者收入方丈待看交還余應諾歸堂次日命余充西堂有登伯馮文學辭齋請師上堂衆推余出問話余遂出問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無道則隱卽不問如何是天下有道則見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裏余云三千禮樂憑師舉五百英雄更讓誰師以拄杖卓一下余云也要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師云徒來念詩篇余拂袖歸衆是晚師在丈室與余正喫茶間師以手遙菓子欲縮余連盤掇過云這箇便是大機大用師大笑云你們這等利害余云正要奪虎口之食後解制歸山至秋忽聞江安接師主期余去與師送行師云何不同到川南一往余拜辭師再三欲余同行時到蟠龍結制仍安西堂解制仍歸舊處至新歲過川北與

師祝壽具香一封師云莫得爲着山僧鼻孔余云觸碎了也師云忤逆兒孫余云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師云是那箇余震威一喝師云嚇殺人余又一喝師也一喝余云賊哉師遂歸方丈次日陞座將源流杖拂付云從上佛祖命脈汝當善自護持宜當保重此囑第是山僧這番醜拙不過是與萬等老人相見機緣其經歷風霜參請之勞不盡繁衍久立衆慈伏惟珍重微雪學徒同衆禮拜而退

師一日喚侍者傳監院設供嗣法門人道廓領衆寢堂上供茶香禮畢師云老僧報緣已謝今與衆別汝等不可向士大夫處索取塔銘竊彰名位各宜珍重諦聽偈云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來去自由縱橫無礙跏趺而逝春秋七十夏臘四十五於康熙歲次壬子十一月初三日亥時示寂塔建慈雲本山

鐵樹禪師語錄

行狀 元潔瑩禪師

藥山嗣法門人智願謹述

師諱淨瑩字元潔雅慕陳蒲鞵之爲人故別號睦堂并山瑞白雪禪師之嫡嗣維揚江都莊氏子父遺芳母施氏一夕施夢一老衲至門自謂著過三緇鉢鞋來此寄宿及誕盤坐垂卯隨母遊僧寺回發心持素年十三讀論孟未終失怙便疑父歿何往遂堅志出家必欲超脫輪迴山是不樂世玩終日如愚同里少年輒以歎子呼之甫十七以出家志訴母不許秋染痢疾瀕歿兄一老人曰吾今爲汝抽疾從足肚抽出如竹者數十根復扶起曰疾愈當及肯前進無滯於此甦甦病稍減偶一方士至下一巨鏡流膿數升僅存皮骨而起至廿歲潛往金陵投鍾山師脫白扣以生灰事示念佛持咒數息師精進行之不問晝夜明季參并山瑞和尚於杭州報恩院便問如何是生死大事山曰誰將生死與汝曰某實不知請和尚開導山曰汝一向作何行業曰晝夜念佛山曰念者何人佛是何物師問語疑甚遂從渡江抵戒珠寺晨參究尋請益不睡眠用工極苦至背腫胸脹如欲絕人不可忍耐如此歷二旬偶舉首見燒燈者豁然大悟恍

覺根身器界洞徹無依自是慶快匪常明晨入室通
白山曰汝還有疑情否曰求信不可得安所容疑山
曰汝過來師便過去山拈竹篋打云還會麼師還呈
偈曰靈明廓本洞徹十方隨機應物體露真常山曰
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曰如何是用山舉竹篋曰者箇
喚作什麼師擬開口山便打退一日入室山舉海底
泥牛話問衆云畢竟是那一句師當下釋狀指旁僧
曰此箇師僧紹興入山便打師一喝山曰你者喝落
在甚處師又喝山直打出後在嘉禾陸宣公祠閱圖
覺經至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花卽無輪轉亦
無身心受彼生死於是從前所得如一布袋傾落盡
時年廿三明春隨山上天台護國開具山乃命師執
侍巾餅未幾旋蒼弁又隨處度之崆峒常是昔天童
密雲禪師作禪燈之偈翻亂青原南嶽以下統系物
議洵洵黃司理端伯余中丞大成既攷正其繆仍布
其說於諸方山在崆峒閱其偽燈乃喟然曰法門亂
矣吾當拔劍相助尋命師依龍藏五宗世系而正之
又集其機緣語句合併古尊宿之拈頌爲正譌一卷
附於後凡若干卷是爲傳燈世譜中永余公得其書
大異致書譽師爲眞法門龍象其後二十年法門中

果有大變之事賴是書而大正師之力也庚辰春南
昌建安國王貽書崆峒命山來主百丈祖席師因母
老請假歸益山以雲門湛老人相傳源流手卷并法
衣付授師不波辭隨山徑登百丈辛巳三月山臨示
寂命師繼居方丈師辭曰某不足以辱叢林且二座
在遂命泐公主之師扶藁命往塔弁山旋負其母入
寧之新豐山以終養焉母沒哀慕不飲食者累日心
喪靜居作燒香偈有曰燒香仍似娘生手不敢人前
亂撒沙此哀而見於說淞以報其母新豐在寧州南
六十里號爲萬山之間石溪從茅竹山來波瀾漂迅
不可舟渡又無橋梁往來雖隆寒必衣裳厲揭而涉
師門風孤峻不少假顏色饘粥不繼作務自如或有
疲軟不堪者師拽鋤逐之曰諸方五味具足我者裏
鈍鋤頭下無甚快活與汝汝來覓箇什麼由是道聲
聞於吳楚間來者動經千里非辦道清苦自甘者莫
能居熊羆簾廷昌參師曰行者因甚不先通報熊曰
聞古有檀越入山土地神預知今豈無耶師曰妖不
勝德曰如何是寶鏡軒師曰居士何得當面昧卻熊
設拜而玄復以書來問法師答曰咎山谷悟於桂香
龐公吸盡江水此人人具足直與佛祖不隔一絲蓋

緣不能窮究到自肯處遂視爲淺固幽遠耳崇禎之末師聞順天失守憂形于貌者久之或曰一治一亂自古如此何憂之深哉師曰不朕吾輩飲食居處縉賴國王水土祝之猶恐不勤一旦陷於敵焰汝豈木偶耶嘗諸郡兵興新吳諸紳以百丈深峻可以備屯禦泐公主大雄席將欲他往師慨然作書以貽當軸者廣引古今名士外護以開曉之事遂寢無何泐公亦逝宋侍御一貞以書延師繼其席師閉戶不納來使侍御語客曰此老當代高人也固知不可強師不出山十有餘載而鄂蒲諸護法嚮師道化書幣遠迎數四諸山碩德皆來排闥勸師行師不獲已勉從之以順治十一年五月開法于蒲圻之延壽寺遂住玉崖山上方禪院一嘗馬沈余諸名進士謝黃郛任諸孝廉皆就門人之列尹司馬民興謁師直造榻前師握拂子曰山野不諳世禮此室卻無賓主尹曰弟子特爲佛法到此師豎起拂子示之尹曰不知師曰此語最親切曰莫無聲無臭便是麼師擲下拂子曰會則便會豈可向水中覓神龍哉蒲邑上大夫秀而文畧喜談空宗無叢林接納學者師始之後求見者填門戶往來如川輪久益歎之既而洞山人來迎歸

藉此得脫身去曰今而後何適而不可哉吾聞匡山東南之積秀吾將營凌霄而老焉遂登凌霄居無何吳興護法盧弁山法席迎師師詢專使曰先師墓上之木如咎否曰今拱矣師曰吾當往視之任後買山種松數十萬株躬與人夫行者同其事自開山至是吳越禪風大變師力刻積弊效古風規率以身先槌拂之下枯恒萬指師將增廣舊建或謂山不利于頻興舉前代興舉輒有所損師曰安有此理大乎其基建僧堂數十楹於方丈後舉衆晏然解院事往修葺父墳于揚州親舊館師于平山禪院日久問道因留結冬制是年師正五旬康熙初給練廚公體觀出爲江西巡南副使湖州總鎮潘公與之善曰弁山瑩老海內名尊宿道德可親吾甚不欲置之閒曠江西多名藍能爲我長伸一臂予庸公欣然因命寧州署州事林貳守芹以雲巖延師師接書悵狀曰吾母骨在其處亦旦夕思歸安敢違命雲巖廢于寇燹軍民雜處其地者廿有年師掩一室若無所事人南昌太守葉公舟行郡謁師清譚累日大悅諸紳士久歸轡者皆來問所欲爲師曰無佛殿何以莊嚴報化無法堂何以明其宣揚于是軍民公所廬一旦還其寺之故

地七載之間大建法幢江西祖院此稱最雄大傳金公之後顏曰無任名山初瑞老人赴百丈餅盡甚夥偶適小警筠部使者雖陽奉建安旨而陰實持之師往見金公于南昌兵署告以情公曰爲我致聲瑞老但安坐峰頭由是百丈以寧其後公自太傅府假歸聞師在揚州特賤舟待師相見叙舊歡甚師語以將往雲巖公曰吾嘗視師分寧建無任菴於化城塔側撰文勒石容與其下今恨衰遲師其行也及聞寺宇峻工遂望題寺額命僧賞來之明年己酉師赴藥山澧州守張公聖弘躬詣問道甚敬事又明年寧州刺史徐公永齡迎歸雲巖又明年越州雲門顯聖處席檀越耆舊皆必欲得師以主之書幣交至其年夏蜀公以官舫載師至金陵而別師年已六十雖垂老重受祖庭命不敢以朽病而疲接誘陞堂入室畧無虛日進院之明年壬子燈師後師次第作書命達源弄曉峰英上江西湖南預報諸門弟子來越二月掃升山瑞老人塔返棹耶谿未逾月赴天台護國請爲師稟戒之地始終有在初入院上堂謝郡邑當事護法師曾有命吾到天台不久即歸六月策杖回顯聖不數日又封書辭遠近諸檀護從容買棹別諸同門至

白巖與位中符公快譚法門細大促膝連床三晝夜風雨不憚復過道林曹山諸和尚塔逐一拜別自恣後回山示微疾臥坐正床應酬不倦凡問疾者必委曲詳細一一開導諄諄不已至又七月廿三勉兩序入問和尚尊候何如師曰今非管比大家好心看守祖庭老僧任此未久勿累當住俟上江人到遵古關維仍還雲巖吾念畢矣衆再拜曰老和尚還有什麼分付師良久定監寺出衆曰設有人問老和尚百年後事教某甲如何舉似師高聲云聽我說衆環侍移頃再請師放身欹枕吉祥而逝時廿四日丑時也明年三月衆門弟子扶龕西還供雲巖鳳山塔院又明年三月卜古洞山阿耨院後庚龍入手作坤山艮向選四月十八日吉時奉師靈骨并諸道具建塔以祀師發軔於洞山其葉落歸根良有以也師因心刻苦自厲誓不求安逸行腳攜一瓦硯老猶不易說法三十餘年門人錄其語積三十餘卷恒晏坐一方牀脇未嘗至席所居叢林皆凋弊化成寶坊去則棄而不顧凡之上不安無益文字唯華嚴涅槃維摩圓覺法華楞嚴諸經每春夏必細讀一遍率爲恒課嘗謂諸方教人記公按騁機鋒臘月三十日手忙腳亂去在

參得涅槃堂裏禪方是吾家種草師慈仁之氣溢眉宇問士大夫一見無不盡誠皈依雖遍化楚越而法緣於寧為較深將赴雲門時凡所心經院鉅細未就緒者促工匠辦就之曰吾不復來視矣聞者疑之師蓋有意語也發之日士民送別於城東河頭者數千人皆涕泣師見亦淚下不可止避入船中呼長竿速放船行自計到雲巖設供致奠羅拜於影堂者無絕日拜必哭盡哀狀後太師生於明萬曆壬子三月十七子時卒于清之康熙壬子又七月廿四日丑時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有奇嗣法門弟子自谷山景洞山弼而下四十有人景輩前師而歿又十有人奉命開法者十人餘皆山隱以法自重得度粟戒者不計師之生平大畧如此世謂師悟門超軼近代罕見其比唯高峰為似之至於事師事母雖古高僧常超道紀不過也龕未至日橋巷鼎法兄以願侍師有一日之先謂狀師之行無若願宜此鼎兄之讓德也狀繼老人說法為鳳凰第二代兄也不當讓而願實體師之美行將遺貴其誰堪乃不避僭書以預徵明公巨擘銘師塔上片石亦可以為師狀之貳焉

元潔瑩禪師語錄

塔銘

并敘 元潔瑩禪師

古杭白巖尊聖禪寺法弟淨符拜頌

歷觀古尊宿輩所以得聲馳八極美流千載者要皆以道德致非若世之豐功茂烈比豐功茂烈有時而盡而豐功茂烈之聲譽亦隨而盡之矣唯道德之入於人雖千百歲後有一誦及未有不與歎企慕至於賦詩咏歌追思而不已此其故何也蓋諸佛列祖之所示人者無他唯道德而已而聖聖賢賢之所稱述者亦無他唯道德而已嗚呼道德之有於人如此可不以一言而述之哉朕際此末法稱人大師者偏間闕求所謂道德之有於身則星中之月實為罕見乃余於元潔瑩禪師見其一人焉師為達磨第三十九世孫蓋僧中龍象也今其嗣鼓山鼎公者自寧州雲巖來持樸山願公所紀師行狀索塔上銘於余余以法門昆季誼不得辭因擇其生平弘法利人與夫真履實踐者約而言之用以俾後後之賢有所矜式云按狀師諱淨瑩字元潔號睦堂揚州江都莊氏子父繼芳母施氏夢老僧託宿有妊及誕盤坐多異徵年十三失怙疑人處不知所往遂決出家志一十投金陵鍾山脫白明年壬申走杭參弁山入就老人於

報國問生死大事如何決了山曰誰將生死與汝師曰不知山曰汝向來作何行業師曰念佛山曰念者是誰佛是何物師着無以對疑甚因從渡江結制戒珠苦參力究至忘寢食一夜偶舉首見燒燈者忽有省覺根身器界洞徹無遺明晨入告山山曰汝還疑否師曰求信不可得安所客疑山默之師呈偈曰靈明廓爾洞徹十方隨機應物體露真常山曰子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如何是用山便打又一日入室山舉海底泥牛話問師曰畢竟是那一句師指芻僧曰者僧是紹興人山便打師便喝山曰你者一喝落在甚處師又喝山直打出此師資所以稱水乳契合者其是在是乎乙亥從山圓具護國典巾瓶未幾隨之崆峒時有亂禪燈之作偈者山懼師秉命發藏典備考五宗世系以定其譜并集諸傳燈傳法機緣語爲誓曰傳燈正謫甲乙間法門統系之變得辨白歸正實籍之也狀則師之爲法門苦心在學地時已早具一副爐鑪矣庚辰春山以從上佛祖授受事特爲囑累秋待山遷百丈明年山化去師爲扶龕遷弁入塔罷卽奉母入寧州新豐山倣陳蒲鞋故事別號睦堂蓋本此新豐太州南六十里當萬山峯寂中雲水流

非真實爲道者不得而至有至者師唯嚴其規勵其參不肖少假辭色嘗曰諸方五味具足我者裏枯澹務重無甚快活汝來此覓個什麼由是道風日遠居者益衆適百丈虛位侍御一貞宋公邀師繼席使至師不納貞以爲當代高人不可強益重之澗飲木食不出山十有餘年已而鄂蒲響其化紳衿三致請師唯峻拒至有排闥而勃者再師始從之以願治甲午開法蒲圻延壽久醞新開一時抱道衲子驚謂見遲嗣有遷玉崖之上方匡之凌霄已亥遷吳興弁山及維揚平山康熙壬寅遷寧州雲巖已酉遷澧州藥山辛亥遷越州雲門及台之護國是爲師九坐道場也夫一粥之緣關乎夙後住持天選業有舊章師所坐道場乃半屬祖席非道德之有於身又豈能乎當住蒲圻日司馬民興尹公謁直造榻前師給曰者裏卻無賓主尹曰弟子原爲佛法來師豎拂子示之尹曰不知師曰此語最親切尹曰莫無聲無臭便是麼師擲下拂子曰死水裏覓甚神龍師接人敏捷傑如此於是士大夫喜與之遊不徒學者川赴矣弁山爲余猶父入就老人開山以嚴儉風規稍弛師承之德甚乃爲力行古道百務率以身先買山種松擴構僧堂

一皆與衆僧日同其事而三吳兩浙禪風爲之一新
實師致也雲巖爲最祖開宗宏業以廢於寇焚軍民
雜處其中廿有餘年師赴巡南副使體觀周公請入
院乃獨掩一室若無所事南昌守葉公天木特謁師
師竟日唯清談略不及院事公悅甚頃顧執門弟子
禮有問師何不一開爐竈使鈍鐵生光師乃曰供佛
無殿何以致敬說法無堂何以成規吾非無意特有
待耳軍民感其德悉去所慮還其固有師於是一展
經濟六七年間無論佛殿僧堂凡叢林所宜有者皆
煥然一新人咸尊爲展祖再來豫章博菴黎公學憲
嘗作文紀之若雲門者則又吾大父散木老人闢揚
從上宗旨處代繼其席者非有素行協孚輿論則不
得而預師繼之宜也乃不謂遂爲師謝聞各地入院
之明年壬子燈節後作書台江西湖南諸門人意若
有所預示焉者護國爲師聚戒處義不得不躬爲經
理斯有安置住持及交納事六月歸雲門進封書辭
遠近樞蔑別諸同門念余舊買舟載過自最相與快
譚數晝夜法門巨細無不盡言及回遽示微疾朕日
惟危坐諄諄訓誡不少懈又七月廿三晚兩序人問
和尚尊候如何師特從容論之曰吾住此不久忽累

帝住遊古閣維仍還雲巖吾念畢矣一衆爲之愕狀
監院乃問和尚百年後事儻有詢及未審如何舉似
師高聲曰聽吾說衆睜目師則放身就枕逝之矣當
廿四丑刻癸丑三月門人遵治命扶龕還供雲巖里
寅四月十八奉靈骨建塔於古洞山阿梅院後得庚
龍坤山艮向蓋師素願也於戲異哉師方視器界爲
浮漚等身心同夢幻乃於六十年間事始則發軔於
此終則藏骨於此豈卽古所謂葉落歸根者歟師生
明神宗萬曆壬子三月十七寂康熙壬子又七月廿
四世壽花甲一周有奇僧臘四十餘一副法弟子因
十三人得度乘毘尼者不盡計受鉗錘之益去而爲
諸方之胤者指不勝屈居常危坐不臥奉重足動不
偏衆不放逸几案不盈無益文字不喜滋學者知解
嘗曰參得涅槃堂裏禪方有學道分此益過來人語
夫師乃邗人邗古稱繁華地而師之立身操行乃能
克苦勵志其爲人處已清涼十事持身亦莫過是人
以爲乘願再來者宜也法化行楚浙於寧爲尤故計
至雲巖日七衆羅拜影堂踴踊流涕者不已去今六
七載若緇若白無論依師之德每一誦及咨嗟感歎
不淚下亦不已嗟乎當此倫常滅裂之秋自非道德

之有於身其感人何以能此以是而述之以是而傳之誰不曰可師說法二十年動靜語默唯法門是重語錄若干卷皆自胸襟中流出不假思惟而字內同志者固不乏其人若乃華僑明真提徑暢快舍師則余不得而知之矣憶與師自聽論常明至同侍入就老人於崆峒百丈間實爲有年故知師者許莫余若因特爲叙之狀僅十之一耳至若實證密修潛行妙用之極則唯師自知而已余豈能殫述哉僅援筆勉爲之銘銘曰

佛祖迭興 示唯道德 道德於人 千古標格

肇自鸞嶺 沿及弁岡 器水傳器 漸見汪洋

一曲新豐 師尤善唱 音律靡關 超乎浩蕩

道場九坐 法說廿年 鳳翔獅吼 物無不厭

補弊救偏 鼎新章故 師所意之 雲奔水赴

還鄉曲奏 聲咽鑑湖 日聽我說 海湧山趨

葉落歸根 洞山最始 院後坤山 窄塔雄峙

修水浩浩 南山巖巖 黃金璀璨 萬象同參

太虛可銷 斯塔無恙 道令德令 金湯是仗

攸攸嘉運 際美新豐 師其永隆 市地麟蹤

元潔堂評師語錄

侍者智崇輩請說行脚 集聖師

師云余年四十六始出俗其先涇塵埃中遭亂去爲賣年三十舉明經求死不得絕意仕進以白衣從愚庵老人遊四十受大法遲遲剃染父母在未嘗以身離左右也余錢塘人姓徐氏初號逸亭居士字世臣有逸亭十集及年譜留人間耻不復道父漢文居士母陳氏以歲乙卯十月四日生母夢老僧頽然扶杖至覺而誕三四歲卽能爲胡跪矣年二十讀書佛寺聞風旂諦慕之然不能解二十八就省試方寐夢老僧扶杖至詰余云汝來此二十八年猶相憶否余熟視如舊識頗憶往事老僧云忍入世漸深宜隨我去余曰未可便捨父母需後命何如已寤汗浹背頗益自疑然未肯向空王頻首也三十一乃焚筆硯廢詩書棄此身如萍梗已更不飲酒不食肉習苦行從方外遊同學江子道開張子秀初去爲緇錢子雍明胡子彥遠留爲素余遨遊諸子間因與洞濟兩宗博參同異一日借錢子過宗會謁石雨老和尚舉家賦難

防及洞山病有不病者話恍然得入因向前作禮求剃度尚曰汝未可且奉父母終天年俟時至耳因教余看心方動處余受命歸家夜輒不寐看達旦卽日應賓客如土木偶人客至不爲禮客去仍坐如是者累月觸風旛語失笑謂尚欺我耶詣佛日請見尚一見卽問看心方動處近日怎的余曰不敢動勞和尚尚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汝作麼生余曰此是不思議分中事尚急掩余口余不能荅尚曰汝大聰明人有理路處儘解得沒理路處奈何歸家去切不得看教典看語錄只將個硬剝剝放不過的置在面前要討個下落便有卻好若一切解說去卻不是矣余受命逡巡而退時戊子正月三日也偶舉洞山出門俱是草并他公案命余作頌余隨例亦頌數首然非意所期耳未幾雨和尚化去余再過佛日遇愚庵先老人一見投契卽述前話求決擇老人曰你試道一句看余曰何處鉤鐘不應來老人曰汝全說道理在從今以後不得說道理千七百則公案不是道理時大慧錄在側老人命余翻一頁有銀牛無脚也須行向老人曰此是什麼道理不得作不思議會不得作沒道理會不得作有道理會你只去參尋此句待

他無脚銀牛果然翻身走轆轤地方許來見我此事不當小可的余從此將前朝後代西天東土盡大地許多放不開的事體一齊收歸在無脚銀牛上朝也尋暮也尋一總不敢解說一總不敢看一句文書一總不敢放一條線縫乾逼逼的疑了一年及冬到宗會庵坐禪與如如兄在茅棚下打了一七後入堂徹夜不放單鐘聲入耳銀牛驀地翻身記得小時節四句話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燕子吹笛兒蝦蟆打杖鼓自己笑了一回恰值老和尚入室一十八箇不啻啍漢被一條斷貫索一齊絆倒余時是個俗漢從旁隨喜却也忍俊不禁代他一十八人下個轉身句子哄動叢林謂徐子世臣參得禪也次早老和尚喚余近前謂曰我有一句話兒要與你講這裏人多說不得可隨我到昭化寺來余隨入昭化寺老和尚却云得力處何不道取一句時擡頭見香爐余衝口云香爐八隻脚老和尚作色厲聲指余大罵曰你恃著讀書人一肚子聰明胡說亂道將個般若門頭看得十分容易他古人三登九上坐破七個蒲團尚不奈何似你這般輕薄少年逞些狂慧在我這裏弄虛頭也太遠哩若是祖師門下夢也未夢見哩去去

你不是參禪根器回去把些楞嚴法華下老實看看講些道理去罷余時被老人一場痛罵罵得頭也不敢擡臉紅紫脹心問口口問心這是那裏說起昏昏悶悶正沒解交卻值家中母病先大人著人來請只得回去這裏一個疑團關在胸中越發放不下以後見老和尚總不敢提一個字老和尚也不再提起一句半句一日同樵風和尚在老人坐次偶舉靳猫公案余曰令行也老人又復痛罵風曰老和尚作麼生老人并罵風抽身竟去余亦不敢詰嗣後過愚庵凡有所請老人總只不肯余總不悟不得已仍將五燈會元及指月錄諸書從頭看起微見古人用處獨於玉泉皓葡萄棚語討個法身向上未有著落一日偶街市中行遇著蚌殼通身瓦解云可憐生可憐生這回老和尚罵不得我也因掩關閱華嚴一目數千言如瓶瀉水皆余意中所應說者歡喜踴躍若逢舊知身心器界打成一片如琉璃瓶內外瑩徹不虛語矣偶頌出定話有云楊柳含春綠桃花帶曉紅漫勞雙蛺蝶憔悴舞東風頌產難話有云寶玉傳千里相看但砥瑛最憐青鳥在空作穆王奴頌烏臼打玄紹話有云羣盜山東起紛紛盡赤簪蒼天何酷若千載令

人悲頌長沙黃鶴樓話有云楚國風華改詞人日夜勞空教拾香草曾說讀離騷共四五十則禪者携去爲老人所見輒加欣賞因偵余踏碎蚌殼事甲午秋命余入室問余曰如何是宗會堂中事余曰月照十峯白湖開兩岸明老人復曰踏碎蚌殼又是如何余曰牡丹花下玉麒麟老人曰是我家裏人余曰屈屈因承記前是夜又命余作五位頌余因作頌曰正中偏乳燕舞簷前維陽花似錦休認習家園偏中正古道斜陽徑雲物望中迷舉頭天路近正中來桃源古洞開琪花當路發何必傍蓬萊兼中至電擊風馳處怒揮白玉鞭笑指珊瑚樹兼中到望斷長安道金殿白雲封何處千門曉老人稱善時余已四十歲矣歲庚寅余父早歿後庚子余母又歿余已葬父母至辛丑十二月始剃落受具足戒遵初志也先父母並長齋二十年善乾竺學先大人且歿謂余曰我去矣我去矣余曰大人向那裏去先子曰向不生不滅處去余曰不生不滅豈有去耶先子曰乃撫几一下余曰大人臨行尊重先子遂脫去先母臨歿執余手謂余曰汝久志出俗以我在不果我歿汝任意爲之不必久留聞聞也余應唯唯先是余夢入一處小屋三楹鐘

鼓具設憶前身具在然不知爲何所甲午忽登其地宛如夢中所見自信乃益力然恐近誕妄不以示人也自白永時往來問答多機語茲不復憶偶述一二示爾等知吾不虛耳東山和尚至謂余曰誰喚兄是俗人余曰兄亦不得喚做長老山曰喚老兄作一頭驢得麼余曰須讓老兄作佛山乃笑余曰寧逢惡實莫逢故人過六通見願庵和尚余問曰水邊林下長養聖胎忽遇盤根錯節如何庵曰正是水邊林下余曰我則不然庵曰居士又且如何余曰有甚工夫坐在水邊林下余過烏鎮見伴我和尚謂曰聞說老兄耳聾不敢借問伴曰啞却汝口余曰多年張拙得人僧伴曰原來徐俯尚在余曰弁山門下應有此人伴曰雲門兒孫自不寂寞乃握手進方丈與雍明居士見浪杖人杖人曰天寒早起夜來如何余曰承和尚記掛杖人曰好好借問余引雍明手攜一摺云和尚問你雍明未對杖人曰一箭穿却余曰謂秦無人一日過臯亭看桃花次杖人曰如何是靈雲未徹處余曰謝三郎不是好人杖人曰汝悞也余曰情知情知杖人曰桃源洞口漁父遶津這裏也須仔細余拍手一下杖人乃笑送杖人至吳門舟中別次杖人云難

得不相見此回別去却是如何余曰石頭城去此不遠杖人曰你來我來余曰和尚且請尊重杖人曰恁麼則居士常來看我也余曰只恐和尚常在裏頭杖人休去常與愚庵先老人遊湖老人云今日黑月余曰陪坐者多老人云偏你說道理余云某甲罪過老人云以後看月不許你來余云老和尚獨行踽踽一日老人舉四錯話謂天平錯西院錯余云錯錯老人云果然錯了也余云錯老人云你錯我錯余云和尚分上卽且放過三十棒要打西院一棒也較不得老人云天平住後如何余云這漢且未有棒喫老人舉庄上喫心秘話余云古德且置這庄主鷹頭鵲腦大是不良之徒老人云料想沒交涉時同參多疑之余拊掌一笑因別有頌與老人行次一僧前禮拜老人云你道這僧是好人不是好人余云低聲低聲老人云蒼天蒼天余乃笑一日余指殿前木羅漢問老人曰姓什麼老人云姓李的老張余云謝和尚安名立號老人打門扇一下云打碎你頭余云和尚手痛麼老人休去浪杖人與老人坐次余禮拜起問五位王子杖人顧老人云須是你嫡骨兒孫老人云從來不出門禍事禍事余因呈五王子頌朝生日鷹揚尚父

豈非釣夫熊羆入夢載以後車末生日風猷益代帝
室以興昔隱華岳白衣山人誕生日撫軍監國心前
一星上皇恭默有聞無聲化生日晉陽寶駟出渾
沱車書王帛在朕躬何內生日中有一子獨坐思維
是名月益得陀羅尼二老人閱畢各稱善余曰人天
眼目先後錯誤從上何無一言老人云難瞞明眼杖
人云居士纔有功勳余曰爭敢受賞一拜出過南澗
澗曰山花澗水一路可觀居士遠來不易余曰碧巖
青嶂道人受用果不尋常澗云今日難得主賓相見
余云有勞降尊只恐瞻之不及澗云愚庵老漢神用
何如余云年老不能出門遣某甲代看左右澗命侍
者看茶余竟杖行童而出少頃復入余云呼猿洞裏
幾個猿啼夜深難爲聽者澗云山僧尋常也不管他
余云昨日有人從南高峰起了一羣鹿去澗云要且
不得塵中主余云獨坐不稱尊澗云且喜居士親到
因更笑過幻庵庵云我無枉杖子你怎麼奪却我拄
杖子余呼和尚庵應諾余云莫嫌奪却更奪却了也
庵云拄杖子聲余打侍者一下云且留取二十九棒
庵命侍者作禮胡彥遠居士舉托鉢話問余云大慧
禪身在其中那得知卻是何謂余云要見他德山也

太遠在胡云巖頭一撥語如雷卻甚顯白余云羊便
濕處臥胡云末後句畢竟如何余打一掌翁季祥居
士問余云三玄三要見作麼生余遠與一掌翁云也
莫草草匆匆余云還要第二杓那翁云辜他好意余
云情知汝向野狐邊接取殘唾翁云兄畢竟作麼生
余更作掌勢翁乃謝仁庵師乞食次謂余云兄也不
得放過余云討甚殘羹餽飯來仁云老兄是我同參
余云莫帶累伊仁云有甚饅頭餽子快下將來余云
今日且免教一頓仁云只恐不免余云自領去蝶庵
師病次余往詢之余云尊候如何庵云苦痛余云你
往常不如此庵瞪目視余一上余云爭奈何爭奈何
庵噓噓余亦噓噓庵側身向裏臥余拍掌三下遂出
冰溪師過余問婆子燒庵這僧有過無過余打一摑
云不啣嚼漢冰云恁麼則過在阿婆也余又打一摑
云老兄生受去冰擬掌余云不得無禮冰云也要老
兄知余云且放你去一機師掩關余一日過問云終
日的呆橋椿死却了也一作破關勢云頭顱切須好
看余云蝦跳不出斗一日亂走作麼余云勘破這老
師僧一日倒退八百余擊關門一下云限汝三日乃
趨出那季超居士舉陸亘牡丹話問余曰如夢相似

南泉意在於何余云老兄不得作寐語超大笑乃云當時陸亘被他換卻眼睛余云南泉眼睛却被聲公換却超更笑又余訪季超居士超纔見哀哀大哭余云休休超云老兄作麼生余乃呵呵大笑超云休休余云這老漢今日一場敗闕超云且望慈悲余云念公年老超引余入內坐定余云鑑湖水濶波浪騰翻偏有人向死水裏浸殺超云葛嶺山高梅花千嶂風顛漢奈何不肯知休余云茱萸輸却俗人若論賞機須讓天然剗草超云越州祇知唱讚當時法施還伊行者爭先余云王賓相見須有言辭何不當場拈出超云兄弟一家自知好惡但當隨分過時余云十年不見恐君不似昔時人切勿推疊粧啞超云今日相逢大家明取家裏事正須倚杖看山余云君臣父子不是偶然何得抑已而已超云明暗正偏幾翻話墮切忌雖休勿休余云石頭一宗埋沒向老兄手裏超云新豐一曲扶起在阿師分中余云也莫惡口傷人我不慣這般蟲豸超云何必偷香掩鼻只此間驢証分明余向超拈起布冠云這老賊爭客得他超向余安放拄杖云勸老兄向這裏坐時左右方進飯兩人各大笑乃已過天童和尚尚曰天寒遠來不易余云

伏惟萬福尚曰船來陸來余云不行鳥道尚休去余起謝茶余嘗請易至緊卦蔗菴和尚問如何是載鬼一車余云捉敗雲門不爲分外蔗云石磬三平莫不是遇雨則吉麼余云我不要半個我要一個蔗舉拳余云澤上有火此是我往時節許多出乖弄醜今日舉向人前面皮片片落了也還說他怎的好爲老僧藏拙

天寧休山炬禪師增銘

嗚呼已矣湘南潭北誰問孰源臘月蓮花空傳師叔
同條生同條死能不爲之一言耶師諱淨炬字休山
別號盤庵得法于愚庵先老和尚屬曹洞正宗三十
四葉出世住秀州天寧造見虛實開垂成而歿歿有
偈偈曰玉肌勞破影團圓石女慙歌舞翠嵐千古無
人知此意好將消息問南泉嗣法弟子智斌等五人
語錄四卷傳于世奉舍利入增增有誌禮也師錢塘
華氏子幼棄戒出俗依寶壽石雨和尚入室者久之
雨歿依愚庵老人遂得法任天寧上堂有云對一說
烟雨樓頭好風月倒一說無限秋光齊漏洩銀蟾影
裏桂花飄天香閣上風流客顧左右云阿呵呵識不
識處處撞頭并磕額卓拄杖下座又端午上堂有云
一二三四五達磨不識數處處競龍舟家家懸艾虎
堂上貼靈符喚作五月五白米暮頭包青著通身裹
咬著不知恩從頭皆錯過惟有葵花向日傾笑看蒲
葉當風舞良久云苦又結制上堂有云擬結通身白
汗流直須撥轉一絲頭一絲頭上通消息大地山河
鏡裏收大衆天寧一往一來無解無結任諸君周行

瀾步自由自在更不著撒沙在諸君眼裏退到今日
沒奈何只得循例打開開個現成爐轉向冷竈裏著
把火竈盤拳云乾三連放拳云坤六斷一拂云震仰
孟置拂云艮覆碗連拂兩拂云錯亂陰陽憑誰打筭
凡應機接物來往縱橫不可軌度任天寧六年跏趺
而逝先是結庵湖畔一丘一壑聊以自娛與高人道
士游泳嘯歌備極方外之致佐先老人住朱明嘗爲
秉拂老人付法偈有云掉臂過三關蹙碎銀門限隨
處念伽陀朱明一枝箭蓋深許之也師天懷俊爽英
辯不羣又復嚴淨毘尼動止有法自見時習爲跏趺
卽喜梵唄蓋夙習也系以銘

銘曰燃燈影裏翻身毘盧頂上結舌不妨放去收來
贏得雲門一楸歸去也笑不徹獨角蒼龍當時拘折
留取個空潭落月

妙覺準禪師增誌

李君自銘得法於妙覺準禪師師歿十年而李君猶思之爲師狀介晴雲和尚向余乞誌余與妙覺同師爲法門兄弟顧先後相去不謀面讀李君所爲狀乃今知妙覺不敢以固陋辭矣師諱淨覺字三立宛陵劉氏子投東山雉髮年十八南遊多所參請因讀楞嚴知見立知卽無明本嘆曰古人作破句讀且受用不盡我何爲滯此耶遂詣徑山見雪老人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又造磬山入雪關于高峰百年三萬六千朝語打失鼻孔進天童受具過育王隨至龍潭棧境相扣有黃鳥數聲陽生寒谷之句育王以衣授之時愚庵老人闢法三江師往謁因說法華次問云登未放光已先入定法華作麼生說老人云昨日方丈道個甚麼師云月來雲去處翠幙不遮燈老人云這一棒也少不得進云透出清波宮商別調老人云試彈看師一喝老人云見了進云幾度霜天明月夜坐來覺得五更寒老人說偈囑曰鏡打破也却好相見東涌西沒日面月面遂付以大法是爲洞山三十四世師得法後愈益發晦遠隱桐川爲水邊林下計而

是時李君自銘適于狹路相逢親遭楚路且鼓且唱道出非常留桐川東山者數年妙覺寶坊巍然而起王人夢金甲神執盾循行若有所區畫者又老僧携杖入門須臾不見室中懸識多近神奇蓋非意所測也未幾示疾化去語錄一卷弟子得度者若干人師嚴毅莫敢犯獨慈於應物言論娓娓不倦白刃迫之不爲動羣盜輩心胥吏皆知嚮義歿既久而人懷念之如一日也

銘曰馬駒有言日面月面打破鏡來與汝相見水上東山雲門鉞扇麗老重來拈起玉線臺山會齋特牛應現石女彈棋木人說劍兩個五百合成一貫

雲溪偃亭挺禪師

黃髮隱老和尚衣鉢塔記

曹溪澄源，五燈列焰，獨我淳沱一脈，如兩曜麗天，四瀆行地，炳煥汪洋，無少變歇。原夫濟上師資，實承運祖，則茲山固發祥之地矣。積厚光流，復返其始，必有哲人挺生，繩祖武而耀佛日，惟隱元大和尚，信其人矣。師諱隆琦，隱元其號，本邑林氏子，生有靈徵，幼志凝重，因嚴君遠遊不歸，絕意婚娶，附舟詣補陀禱祝，睹大士境界莊嚴，遂興出塵之想。禮黃髮鑑源大德爲師，薙染易服，遍造諸方，潛穎真參，心光燦發，聞密雲和尚開堂金粟，遂往依焉。始露頭角，機鋒酬酢，迥出常流，和尚甚加器重。逮受黃髮請，師同還舊山領化，事竣結茆縛禪於師子巖，費隱和上，繼住巖山，師本同參，則延師領衆，遂嗣其法。費和尚受別請，鄉紳御史林公汝霖泊合山大衆，請住祖席，師始出世。初密師居住僅一期，費師翁亦乃闕歲，及師坐夏十餘稔，衆指滿三千，鞭龍策象，鉗鎚惡辣，揀魔辨異，狐干屏息，於是聲光遠播萬里，扶桑梯航申請，而師於彼土，實有宿緣，揚帆破浪，海若奉戢，天吳不驚，遂至長崎，粵主欣迎，萬衆雲擁，住興福崇福二刹，法雨所滋，罔不沾溉。受請普門，國主大將軍咸來致敬，寵錫隆重，珍服名香，絡繹充積，師亦漠然。惟思流通正法，仰報佛恩，常念祖庭有故山之思，國主則於太和山爲建大刹，仍名黃髮，以慰其心。師移住未幾，舉首座性瑄自代，退隱松堂。國主爲建壽塔，優游泉石十有餘載，預知報謝，乃示微疾，國主將軍慰問再四，師載偈酬謝，遺囑住山皆法門龜鑑，及臨遷化，盥沐端坐，說偈而逝。實癸丑年四月三日未時，距生年萬曆壬辰年十一月初四日戌時，世壽八十有二，僧臘五十有三，嗣法門人某某等二十二人，七

會語錄及他撰著，久播四方。師相貌魁偉，秉性剛正，不特道眼圓明，其於倫常大節，靡不克敦。本山神宗皇帝寵錫龍藏，遭世變後，師登壇爲衲子說戒，追念國恩，淚應聲落，四衆咸爲飲泣。錢公肅樂擁魯藩入閩，沒於長樂，求墳地於葉霞丞太史，躬率僧衆，負草土以就佳城。頤海生靈，橫罹非命，師建水陸道場匝月，以資津度，其高誼深慈，爲紳章縫諸君子，未之或先也。本山大衆不獲奉靈蛻還窆故土，乃建塔爲齒髮衣鉢之藏，嗚呼，師往扶桑廿載，每萬里貽書，教誡孫子，如當年身履戶庭，耳提面命，今在常寂光中，其眷念在茲亦必爾也。某承合山勤舊，命撰塔記。憶師東渡，取道溫陵，得一瞻拜相好，優曇一現，再覩末由，既承衆命，誼不敢辭，強搢寸管，塗抹虛空，節錄梗概，及茲建塔始末，勒貞石以垂永久，至於行履之詳，備在年譜，不復縷述。

興教惟誠和尚塔銘

師諱道仁，字惟誠，福唐鄭氏子，父玉立，母吳氏；誕師之夕，祥光滿室，鄰里異之，時萬曆丙辰九月十二日也。幼失怙，養於舅氏。師體貌清俊，風度凝遠，毀齒之歲，便厭火宅，其種性然也。年十三，投禮邑之靈巖良真大德出家，左右服勤，無替寒暑，隨真入黃巖祖山，值福嚴費師翁方開法席，師祝髮入堂，年十有九。時祖席重光，英俊雲集，有西堂時恒師，解行兼優，通內外典，師常親炙，奉爲楷模，而默究本分上事，宵晨無間。因參七斤衫子話，久礙胸次，一夕經行堂中，舉頭見琉璃燈，將滅復明，警然有省。遂頌曰：趙州用處天然別，提起布衫重七斤，只是尋常家裏物，令人千古亂紛紛。便書入方丈，呈費師翁，翁頷之。自此益加奮厲，期滿受具戒，時年二十有二矣。隱和尚出嶺省親，推本師亘和尚來繼住持，見師彌加器重，勉以法語。師隨衆入室，不顧身命，屢受鉗鎚，於是生平所得，渙然冰釋。師久住槩山，幾閱爐鑪，而脚跟脫落，實在本師棒下也。泊本師還羅山至住漳之報劬，廣嚴師皆殫力贊輔，衆咸皈依，遂安西堂。本師屢欲囑累，師皆遜謝，至庚寅歲，始受囑應青山之請。丙申遊金浦，有癩雲上人請住梁山白雲洞，丁酉重興清泉巖，本師命專使送源流法衣，師拈香祇承，知恩有自矣。庚子冬，受敏齋王公鎮臺泊閩邑紳衿縉素請，出世於興教萬壽禪寺。興教自唐妙應禪師開山，已歷千載，閱世滄桑，香火灰冷，鐘梵無音。師來蒞止，道風遠播，四衆雲臻，數年間佛殿法堂，山門廊廡，一切修治，佛菩薩像，金相輝煌，檀護傾輸，皆師所感致也。師慨近時宗風澆薄，多事炫煜，乃不復以開堂爲意，惟與本分衲子數輩，日事錙銖，嘗曰：吾以此報佛恩而已。癸丑秋，偕衆遊月江，還示微疾，日漸耗損，縉素問疾踵至，接

應如常，勉以精勤入道，至十一月初，告衆曰：山僧行期已迫，汝等宜自努力，勿以吾爲念。至十二日，付囑淨樂淨統等，次晚集衆，分付院事，修書別泉州王敏齋提臺本色劉鎮臺二護法，至後夜呼行者汛掃淨地，吾將行矣。首座元昇，問和尚末後一著是如何，師曰：踏遍遇沙界，脫體月明前。曰：畢竟向甚麼處去，師曰：何處不風光。遂奄然坐化。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有九，四衆悲號，如失怙恃。師登堂說法，室中垂示，皆臨藉精切，本於實證，至其器宇恬和，威儀肅穆，簪紱尊貴，賢達通儒，行伍健卒，閭里傭販，師一接以等慈，猷以法喜，無不洒然心傾，悚然增敬。順子之令人意消，王貽之無形心成，以今準古，又見其人，豈非盛德之符歟。師嗣法弟子某等，落髮徒某等，率某等，建師塔於清泉之左麓，將以年月日時奉全龕安葬，實來徵銘超弘。忝同法乳，欽風有素，鐫琨紀實，誼無所辭。銘曰：

曹谿燈焰，濟上炬赫。耀古騰今，惟一真實。師悟厥旨，保其寧謐。動靜攸宜，舒卷皆得。積厚光流，機用橫溢。嶽倒嶺傾，不動聲色。人天依憑，叢林軌則。隨緣遷化，不沒者德。梁山嵯峨，清泉廣沸。瞻顧徘徊，分身千億。

黃髮虛白和尚塔銘

師諱性願，字虛白，福清江陰林氏子。父西泉，母許氏。師少而穎異端詳，讀書一誦不忘，與羣兒遊，未嘗嬉戲，年十五，隨父過城山，訪無生大德，欣慕出塵，懇求二親，遂從薙染。聞天童密雲和尚開法黃髮，多以棒喝接人，心甚疑之。適有超宗師從橋李回，有僧問師參破山和尚，渠平日常有何言句示人，宗舉臨濟參黃髮三頓棒因緣，師聞之，躍然，始知知識用處，迥出常情，遂勵志參究黃髮。時恒師到城山，師問禪如何參。恒曰，如何是佛，卽心是佛，祇怎麼參。由是豎起脊梁，提此話頭。又有教其讀圓覺經，則禪理俱備，因復熟味圓覺。一日超宗見而笑曰，子與麼難毒入心，如何救療，師疑情莫決，乃輟經同省言師詣獅巖參隱和尚，隱一見器之。追應請黃髮，擁師入山，遂登具戒，又往金粟參費師祖，祖問曰，蚯蚓斬作兩段，佛性在那一頭。師作禮曰，求和尚開示，祖舉頭一棒，師無對，祖以拄杖搥曰，你不去，還在這裏作麼，連棒趕出，師直得迷悶盈懷，寢食不安，定要打徹此一着子。因看百丈政禪師語錄，老宿見日影透窗問話因緣，忽有省。乃頌曰，窗就日今就窗，現成一物露堂堂，房中有客好歸去，莫向渠儂問短長。早似西堂玄密禪師，密曰，是甚麼物露堂堂，師堅拳曰，見麼，密打一棒云，此一棒是賞你是罰你，師一喝，密曰，喝你屋裏七代先靈，師作禮而退。俄隨密回閩住芙蓉，密將示寂，舉拂子問衆，當時臨濟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且道而今是滅不滅，衆競答，師獨默然，密曰，虛白何不道，師曰，某甲參學未久，縱道得恰好，終不敢承當。密乃示一偈曰，「分明一片虛白底，何必山僧塗汗兮，個裏本無元字脚，漫將筆墨走雲霓」。及津送事畢，師仍回巖山。隱和尚省觀金粟，應請浙之福嚴長

樂龍泉，及返祖席，師或執巾瓶，或領掌司，間住靜長樂德成巖。忽憶古人云，差別未明，住山無益，復歸黃髮，再進侍寮，潛鞭密鍊，益臻玄奧，逮結制，遂立爲西堂上堂。師問烹金琢玉，作者鉗鎚，蝦凡煉聖，尋常妙用，只如超宗越格漢子，作麼生相爲，隱云，一隻眼睛明似日，師云，怎麼則各出手眼去也，隱云，半邊鼻孔如雷，師便喝，隱云，再喝看，師云，請和尚再問將來，隱便喝，師作禮。歸位期滿，受囑出山，杖笠放曠，不常厥居，本師誕辰，師還山慶祝，遂舉立僧秉拂，提唱宗乘，一衆聳然，及本師應請扶桑，師隱松溪白雲庵，本師專使萬里，送源流法衣，以表信焉。旋有江西之行，路由寧化，緇素懇留，重興東山古剎。寺前長橋久頽，行者病涉，師先募千金築造，鼎建寺宇，規制壯麗，遂爲甲觀。落成未幾，黃髮耆宿，以玉融諸紳矜信書，敦請繼席。先是，本師東渡，慧門和尚承住黃髮，每事優容，及師進山，益整規條，如臨淮之代汾陽，壁壘旌旗如故，而精彩煥然一新。師重法別茲，揀魔辨異，登堂演法，如香象渡河，徑截逆流，鵝王擇乳，不事亂啖，以故諸方翹仰，龍象駢趨。有浙僧冒稱福嚴的子，持數十金入山掃塔，師驗其非是而却之，復有楚僧，類以怪異惑衆，領宰官善信，至寺設齋，師嫉其邪，却之而逃，時或爲勘執，及後二人皆敗露，方服師之卓識。師住山十載，癸丑四月末，示微疾，命執事製齋，衆延醫診視，師曰，世緣已盡，服藥奚爲，至六月初，自治書，辭檀越，議擇請新堂頭，取拂子書偈，付寂文明逕實露，謂諸弟子，吾滅後喪事，不得從俗，塔不宜高廣，勿違吾言，明日午時，可扶我進龕，聲款一聲，卽行矣。至期，沐浴更衣端坐，神色不異，語衆曰，無常迅速，各自努力，

徐又問曰，過堂也未，衆曰已竟，遂索筆書偈畢，擲筆微笑脫去。師天性惻怛，氣韻孤凝，誘進初機，惟恐不及。若敗羣匪類，雖久住必遭擯斥，挫衲子之偷心，指學人於實地，皆從自證中發用真切也。生平法利所獲，悉歸常住，或濟貧乏，迨及遷化，鉢囊空懸。師生萬曆丙辰正月二十日戌時，寂於康熙癸丑年六月十四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坐四十三夏，嗣法弟子七人，繼師逝者，實落茲道懷等，薙髮徒道振等，將以丙辰四月廿一日，爲師建塔黃巒之寶峰山，負西掛卯，實來徵銘，超弘既法，系同源，雖慚鄙拙，諱不獲辭。銘曰：

南嶽一宗，黃巒蹶起。曼衍汪洋，必復其始。密雲蒞茲，輝燄祖燈。四代嫡傳，惟師是承。彈奏獅絃，百獸怖恐。假難伊嚶，莫售罔兩。祖印高提，眼空湖海。緣謝婆娑，寂光闢影。宰堵無縫，寶峰之陽。法身永峙，巍巍堂堂。

懷松集 石部

雲腹智禪師塋銘

天童密雲悟和尚崛起東南中興濟北卽今天下振振皆其裔也躬承記莭者十有二員破山明其一也破山囑累亦多人象崖挺其一也象崖之嗣有所謂雲腹禪師者余不識其人但余宦楚日久師之飛譽流聲震震在耳神交有日矣已未秋其法嗣我淨禪師謁余武陵谿以銘塔見屬余旣心存嚮慕又豈可以不文自外也耶按行狀師諱道智字雲腹西蜀順慶渠縣人父姓李母氏何夜夢異僧托鉢於門覺而有娠乃壬子五月午時誕生也總卅時溪厭世相志求出家父不許而母憐之遂從其志送至本里水月庵禮六度公爲師二十受具聽繩朴法師講法華經至若坐若經行除睡常攝心以是因緣故能生諸禪定恍然有入未幾參雪門舍璞和尚值上堂便問三江水平響卽不問高境關頭事若何璞云千人萬人過不得師云學人爭得到者裏璞云拿公驗上來師便喝璞直打出久而辭去往黃巒山參挺和尚入門便問從天放下卽且置就地轉身事若何挺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師當下疑情頓釋炙脂帽子鶴臭汗衫一時脫落自此機辯橫生莫敢櫻其鋒者親承付囑

略昭示來茲復陳短句用抒景仰銘曰

乘悲七步天中節

來論風幡揚祖烈

遼天鼻孔沒囊藏

舌頭拈地眼睛赤

刀山劒樹縱橫行

應緣寧拒虎狼穴

允風霽月卽之溫

冷露嚴霜人共舛

數嬰其難若家常

七坐名坊聲赫赫

夷荒競戴法中王

黔壤幸留教外別

御標橫肩渡汨羅

千人萬人難挽轍

喝斷濱江水逆流

倒卓浮丘山頂月

祥麟威鳳破山孫

電捲星馳黃檗舌

胡然一旦哲人歸

艸木叢林皆泣血

起家麟也徵余銘

筆端難把虛空訣

無縫浮屠插峰西

綠水青山無間歇

康熙己未中秋前三日三韓坦之魏峻榮談撰



雲腹曾禪師語錄

清故湖山治平照衣慧覺和尚行錄

和尚

諱

照衣

諱

慧覺本渝之綦江縣人俗姓熊父諱

品母張氏生於明萬曆乙巳年二月二十一日子時
年十一孤依孀闈一日聞鄉人居士論釋尊捨國入
山苦行成道度世之語堅志欲出家白母未之許尋
遊於聖燈山寺晤僧三祇隱名甘淡山果茶菜自度
不知其苦也繼而母密訪得諸親識責以人子大義
仍依母持報恩齋三年適有二兄自滇歸幸老母有
所依托遂於甲戌仲秋初脫身北向道左有客問曰
何之師曰朝山去客曰我亦朝山去徐曾齋否師曰
未也客爲假館治酒與師封齋師大醉酣睡初不知
前客乃梁上君子也因竊行李而去師赤身旋於佛
圖關側棘林中僵臥黎明默咒曰儻我有出家分隨
所往不礙可也遂望空前進途次艱險無所不歷發
憤前征至華銀山禮普賢大士香次值常白師如故

人閱十一月初四日始薙髮白密探師來歷發人同歸本里審諦所由母復留難師告曰在家奉養口體之孝也出家修道乃出世間之大孝胡不許邪遂勸母長素念佛持經自此一宿卽辭回山圓具又半載白示寂師繼主院四年一日自慨曰作如是僧又不如不出家之爲愈也乃辭衆下山欲遊江南適路阻未往途遇一婆子向前拽住師傘問曰此物有五人那箇是真底師曰高着眼婆笑而不答迎到家謂人曰者師儘有道器可作禮留此供養忽見案頭有楞嚴經展讀至世尊示阿難光明拳處觸發疑情始解下手做工夫行也如是坐也如是從朝繼暮從暮至旦只一箇能推之心非爲我心畢竟我心將名何等疑來疑去排遣月餘昏散交攻無時暫息一日遇淪城之劉三德居士接至湖山白衣閣客居危坐一室日夜撕捱東咬西嚼般盡伎倆如跳在葛藤窩裏相似要一霎時洒落了不可得日復一日又三年似無靈驗乃於佛前自誓曰儻某今生與此道果無分盡一生去外復再來必要究明者事方休禮畢上單正襟危坐遂將身心疑情一齊放下踟躕竟夜如一息頃忽聞門外沙彌叫一聲如冷灰豆爆地覆天翻聖

量凡情豁然瓦解啊元來元來甕中何嘗走卻鼃自爾活潑潑地徹體玲瓏通身慶快時崇禎辛巳二月朔二日也又數月忽一僧自外歸言萬峯破山和尚受敕戎牟先生請明日過此師次日果得遇於劉洪宇家禮拜問曰久聞破山酒酒杯打濕口山仰後坐云者裏一滴無何處來下口師曰遠聞香噴鼻近則何沒有山便喝師便揖出閱明年壬午春山回萬峯過淪應王居士家供師聞山至直造庭前禮問曰春日已去夏日又來其天道有變易否山云變易且置不去不來一句作麼生道師蹬足山便喝師曰昨夜春雷送喝狂風送棒閃電見形者幾般俱不用天將何道與我山與一頓亂棒棒折師搖手曰巡人犯夜山休去師便拜山見師神色不變乃云凡喫老僧棒者便要訶罵老僧你具何本領乃爾如是師曰訶罵有日子在山微笑師後遊峨嵋連坐七剎論楞嚴圓覺金剛共主八葺甲申之變散衆至洪椿坪住持欲以院事及師師不之許落山值歲荒隱居夜郎八載癸巳年九月聞破山和尚住梁山金城寺師省覲不以世亂險阻爲慮直造之焉及抵金城適山堂下促問曰似遠來者師曰始從遵義山再問來歷師曰來

歷且長尚容舉似旁僧云此是渝城折拄杖者山曰
啊至晚侍僧過茶先奉於山山曰此本爲客何先老
僧師日照衣何人到此作客山曰老僧已知你不是
客作漢師曰荷蒙高鑑山呵呵大笑一夜山歸方丈
欲寢師隨後見侍僧脫鞵畢師亦與之脫山伸足曰
無了師曰正好無處下手山曰無處作麼下手師豎
拳云噫哩噫哩山彈指曰蘇嚕蘇嚕師拂袖便出一
日侍山至雙桂夜坐忽門外數僧論法師講經事師
曰法師事業不過採集詞藻義學爲心若佛法夢也
未夢見在山曰汝會得我問汝唯佛與佛乃能知之
且道知箇甚麼師曰不許知山便掌曰因甚不許知
師曰知卽凡夫也便拜山劈頭踢云再悟始得師曰
再悟卽不堪山曰汝具甚麼手眼師曰自從跨過黃
金限不向門前宿草莽山曰未在三日下得一轉語
恰好老僧許汝叅禪師桌上三拳山曰是甚麼意師
答偈曰寬對兩相逢全身密不住溪灘龍擺尾女子
不穿袴山曰是汝的是學的師曰是何言欺掉背歸
僧堂雪臂和尚在坐曰噯慧覺兄可謂地頭人也師
曰謝讚歎山曰學答話有甚奇特臂曰老和尚莫壓
良爲賤師向前展兩手曰梁山紙貴一狀領過山乃

拈棒一齊打散閱三月廿一日出從上源流杖拂授
之偈曰唯佛與佛乃能知比若天高無物齊大有慧
公親薦得捕風捉影任拈提師辭不獲遂歸渝開法
於長安並江津石寶圓通又渝青巖觀音珠林洪福
及治平等刹上堂法語機緣偈頌咸載之行錄其嗣
法門人破峯重佛語御湖嚴隱蒼巖石翠峨登秀峨
脈珊爍璫雷巖靜瑞巖融將軍秋三品渝州太守田
銓文學熊旦大隱仁研如銘還虛寶剎石果正峨合
巨峨空清源懿成都太守冀應熊二十人等皆鍼芥
相投作家龍象非偶然者康熙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師無他病痛忽雙桂二僧至敘問老人臨終時有何
言句僧曰門人請問老人百年後有何所念老人曰
吾滅後別無所念但將老僧口水話不可更改師微
笑曰吾師如是吾亦如是言罷奄然長往顏貌如生
左右撼之已逝矣世壽六十九臘三十八於戲師於
四威儀之間咳唾掉臂之際無不合轍令人目觀意
銷潛符默證者難以枚舉毋論僧之與俗貴賤老少
咸師事之及涅槃之日萬指泣送如喪考妣非平昔
道德充備有所感於人者能若是乎甲寅十月十七
日法弟比丘華嚴聖可德玉謹錄壽之於石

行實

介菴禪師

至峰上座設普茶同頭首執事等請師行實師因病不允衆復致懇師乃云夫出家者當正因出家正因行脚如是庶不負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志耳余乃嘉興人姓張父號舜甫母賀氏好善放生夢觀日輪乃妊余生於萬曆壬子十月初九日辰時也自幼不樂兒嬉唯喜近佛僧外祖賀銘菴公無嗣繼余六歲習學至十七訓詁爲業常持大悲咒志慕出家一日過街坊聞婦人語脩行出俗事余卽感歎我爲丈夫漢反不若女流之志耶遂書偈辭親棄室徧訪諸善知識看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二十三歲參本師鴛湖老人於桐月庵卽蒙垂誨余不覺汗下復求開示卽欲追隨老人入闔因事乃止任吳門禪院讀楞嚴半載無有入處一日聞室人病故則欣然曰我事成矣尋回桐月遂禮老人之系萬如和尚剃染命掌庫事務之暇刻究本參略有小怠卽自責云出家所圖何事耶便廢寢食危坐數炷香亦不覺尚見云常任事不顧如深山裏土地作麼便打如是提掣轉增疑悶自恨福薄障深痛發苦志嘗私立七日限討個下落處斷不肯向故紙上卜度拾人涕唾及菴

鹵承當日夕唯是一個話頭默默提撕常被動靜二境打做兩橛戊寅歲禮密雲大師奮志請益重蒙賜棒未決疑情後因庵中脩造勞極足患水毒三月不起彼時盡把從前識見一齊放下如未斷氣死人一般一日侵晨忽聞匠斧斫大木聲有省直似網羅中跳出乃述偈云父母未生前佛祖也難宣木馬追風急泥牛吸海乾呈尚尚頷之一夕待次尚問如何是你庫頭事余云絲毫不錯尚云你問我余云如何是庫頭事尚云件件分明余遂頷云絲毫不錯件件分明兩個八兩元是一觔一日余看雪次寒劇問衆云寒則普天寒爲甚面目不懼冷衆下語無懼者余自代云祇是蓋覆他不得尚聞之卽命侍者請入方丈云你何不問我余卽理問尚云我只要他出氣余亦頷云蓋覆他不得只要他出氣鵲鳩樹上啼意在麻畚裏辛巳開堂余掌書記期畢隨至建寧尚入普明設齋請老人陞座旋至曹山料理院事聞老人過福州天寧余卽謝事奔候叩問起居老人云不須更問山中事觀着客顏便得知余便禮拜老人命坐理人事畱歇足旬日忽得黃海道書復回曹山時值酷暑患痢幾絕得祖山福生二禪師湯藥幸存殘喘未幾

卽辭尚擬歸禾省親結茆養病時一初法弟同過建寧入普明禮別老人復蒙畱住一日命余入室纔跨門老人云是甚麼余擬答老人震威一喝余卽契悟遂掩耳而出一日老人欠安命余衡石一初三弟兄茶次老人云汝字覺先喚甚麼作先余云且喜今日得自在老人云如何是覺後余云請和尚尊重老人云你還分得先後麼余良久老人便喝余云某甲只管喫茶老人云如何是喫茶底事余云柿棗腐乾都在這裏老人云你作麼生余云却被某甲一口食盡老人云滋味如何余云甜者是甜鹹者是鹹老人云未在更道余云某甲謝茶便禮拜老人深喜一日老人索余二人末梢頌余云絕後再甦事縱橫殺活時聖凡俱罔錯獨許老胡知呈老人閱畢二人擬出老人云兩個瞎驢向甚麼處去余彈指一下便出又一日老人集衆乃舉拂子云世尊拈一枝花老僧舉一枝拂且道是同是別余出禮三拜歸位老人云這瞎驢遂擲下卽將從上源流衣拂并書法偈云沿流一段事竟無頭與尾付與獅子兒哮吼滿大地授余余見老人爲法諄諄種種囑付義不可辭再拜而受年三十一歲也一初法弟一時隨付時雲峰法兄王寺

不幸老人逾月謝世理後事至癸未春抵武林謁石雨和尚於寶壽具人事石作伴狂勢余卽近前呈書云師兄有書請和尚鑒石云是誰余云某甲石云面目如何余與一掌石舉書云個是甚麼余拂具便出少頃石復請茶余入作禮石云元來是鸞湖和尚法嗣余云適來曾相觸石乃大笑揖坐余敘事請老人語錄序遂歸嘉興尋老人受業地於興善寺承叡師堅畱度夏復得白生法屬慇懃款於靜室是秋舊疾復作奈有徑山觀音殿朗玄主人等致書恭請爲衆結制余不能却負病強赴入山掃無幻祖塔一日過雪嶠大師于指庵坐次余云大師庵前好山水嶠云老僧終日看余云東坡池上石峻峻嶠乃命茶敘先老人同住話又一日嶠他出還山有僧問嶠云獅子出窟卽不問到家一句是如何嶠便罵打出其僧復問余余云打水與老僧洗脚僧禮謝余亦打出明春解制遂赴餘杭之廣福寺住靜一載是冬叡師主東塔院事請余首衆期畢掩關堂左編次普明語錄乙酉春聞國變卽啓關復至興善靜室避居至冬應鍾溪太平庵請及祇園寺共住兩載丁亥秋至禾城掃無趣祖塔於敬畏庵日明書舊并諸法屬延恩數月

乃受武康天池山請住未久山寇復起遂辭歸禾受諸護法紳衿闔山耆舊請住金明是戊子仲夏也復承諸檀信竭力護持致得城市山林之況不覺住此廿有年矣院雖淡薄喜有衲子相聚以不負先老人所囑爲幸前歲有禪者索余說行腳數次矣余自念無補法門不欲露布醜拙今值病中汝等三復致請余不得辭略述始末以塞眾望伏唯珍重眾禮謝

介菴進禪師語錄

茂菴和尚小像



自序

蔗菴姑蘇吳江人族姓嵇名淨範字爲則別號蔗菴賦性愚朴能忍諍故父母愛之七歲入鄉校讀孝經小學若獲故物遇禪書梵典如逢舊識九歲祖母攜我謁天竺普門大士夜夢一老宿握手告我曰汝認得我麼範曰不認得老宿隨口授一偈曰名山靈跡徧優游賞勝心應近已休好住新豐古洞裏共揚佛事老春秋受之而不解後閱真淨語錄載此偈十三凡遇梵苑莊肅山水清幽處回翔忘返見行脚士草屨田衣負笈而過者心輒慕之十五出家志決父母

聽許於茗谿雙林中菴爲受業以範稍有慧性復讀書三載由是能依文剖義略知大意十七閱大慧語錄以竹筴話有疑問人無能知者日月冉冉俯仰竊歎而已十八剃髮而毋逝中夜禮禱普門將醉罔極更冀延年其生死大事茫然也二十聽雪航法師講惟識論如嚼木屑宿峴山蘇菴有僧曰慧幢者至自弁山說參禪爲最上範聽之喜躍奮志迨弁山久默音和尚見而問曰曾作甚麼來範曰念佛音曰念佛者誰範不能對乃求挂搭入堂心中悵悵晝不語夜不瞑誓悟爲期行倦則倚柱而立每仆地不知也一日普請歇肩於正中亭聞雷震有省偈曰百斤擔歌正中亭雷吼山川草木驚喚弟呼兄誰答磨白雲推出舊山青音音曰一口氣不來時如何範曰霹靂打虚空音曰將謂你瞥地範曰不得歷良爲賤乃拂衣而出自知是輕安非悟境時崇禎己卯五月也二十一受具於姑蘇瑞光適朝宗和尚至問衆曰許多入豈無一個高沙彌耶衆無應者範曰設有向甚麼處著宗回顧曰後生頭皮恁麼頑範曰臨濟當年見黃檗宗拊掌笑之再謁弁山茶次音以古今諸訛商確皆矢口不讓音曰得處無正偏順逆縱橫處更加

鞭策踏破草鞋赤脚行去前頭自有知音二十二父沒不及奔赴殊爲痛心秋詣寶壽值石和尚團圞下曝背範趨前問曰如何是密室中事石曰不許外人知曰如何是密室中人石曰曝背通身暖曰向上還有事也無石曰你幾時到者裏石曰一任一任石曰如何是向上事石曰竹疎拖鳳尾松老長龍鱗石晒之任兩月卽捨之岐路西東悠悠風塵有恨如何二十三上徑山聽講休夏見雪橋大師於語風居雪曰湛然和尚真是悟道底卻是好講經範曰講經有何過雪色厲擬拈棒範一喝曰祇得一極二十四聞愚菴老人唱道雲門意欲往猶躊躇乃卜之得易軋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意遂决始到雲門入室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老人曰不接你者盲龜跛躄範曰豈無方便老人便打範拂袖而出卽進堂坐香時忽無故而喜自謂曰莫非魔境耶一夕聞鼓聲疑情豁然有偈曰雲門毒鼓不容情擊著虚空粉碎崩拈得鼻頭失卻口祇看確嘴百花生呈老人惟痛叱無肯語範心憤憤竊又疑焉一日普請上山挑柴踢破脚指流血痛不已礙膺忽泮如夢忽覺輕快無喻曰石亂山青古路危禍根今日遇何奇拍頭鮮血橫流處

不是親遭痛不知入室老人見之卽曰恭喜範曰血流滿地有甚恭喜老人曰分付維那明日不得普請範推傍僧曰記取和尚語自此徵詰古今勢如破竹受苦口爲之銘心經逆耳爲之痛哭二十五參天童凡所有尊宿悉握衣請益則皆曰願勉之而已無所針砭二十六返雲門掌記室蓋斯時儕輩崇事僥薄尚無敦厚經眼入耳皆時器之態背師恩棄友誼紛紜可慨法運陵遲祖道之替實有願慮故欲入天台尋貫首座之遺跡活埋不出是吾志也以偈別老人曰棘棒年來曾契盡怖頭狂念已成灰薛恩報德慙無日且入天台去活埋而老人誨教激烈謂望西山傲亮公想煨芋尋懶瓚固高尚事在汝非宜不可範遲鈍匪才生平無他嗜好爲世人所棄唯好學如貪養作事不欺形可使辱志不可陵而頑魯若斯實佩老人之提訓二十八老人退居化鹿山範拉隣哲彥公入剡山結茆壁落蕭然狼虎爲伍日用所需爲本恒定公濟之同居者不堪枯寂皆逸去亦不追二十九隨老人赴弔龍門遂亦淹滯武林其剡山茆屋不復問矣三十當己丑十二月八日老人授以洞上法印偈曰剔瞎摩醯眼斜懸肘後符春雷一起蟄東壁

挂茆蘆爲洞山二十九世初度日真先人偈曰孌生此日正懸弧家業勲榮望有孚壞衲旣披雲外客竟違庭訓意如何又北堂辭別意蕭然鳬伴鷗盟三十年思大也知薛未及遙筵聊奠一杯泉三十一老人將掛愚菴養親以遊人雜還爲不便切諫不從而諸公心由好惡情任毀譽有所議則以範百衆攢醫姑聽之然欲扶法幢立宗旨盡心事師爲法難於今日矣三十五有人變亂祖燈諸方緇素攻擊萬端範過維揚候山翁和尚轉金陵晤杖人但有迂濶之論無周急之用人爭笑之此時也或弔影雲岫或託跡愚菴而無定軌三十九住秀州古資聖寺始爲老人燒香志效古人悵怕簡素爲道常患不勤律已惟恐有怠不登謁總隨緣寧使草長法堂堂然衰風熾盛學者多輕浮無醇粹器行道皆掣肘若探湯不及三載卽擢鼓辭退四十二西湖南山之楊菴德音老宿請掩關以愚菴庶務輟不終夏而謝之四十四住雲門顯聖寺髮斑齒搖矣情詭日撓事窮百變受以恕養以寬夙興夜寐祖庭規模似爲詳整而人境諠訛得賢爲難所荷猶有憾也四十六愚菴老人示寂請平陽弘覺禪師主後事範自癸未冬始親近老人至乙

已冬計二十三年範有過老人必想老人有訓範必佩服故思不知戴過不加責雖久遠若一日四十七閏檀越洎德璋菴主以曹山招爲退居丙午正月十一日退雲門卽進曹山遠望青山俯看流水足堪養拙藏樸其檀恩友思穆若金蘭眞世外知己也復爲雪照洞明二禪士謂曹山固山明水秀實可怡情恐遊人紛擾非道人久居之地我恂興有小構實古鏡清寺在水灣村落可避喧囂欲師往無疑也範喜丁未臘月十一日赴之四十九應東塔五十一受天華張登子刺史又以龜山靜室強欲受之道路皇皇惻悵懷抱冷煖參差是非翻覆是爲甚謬今年五十又過五矣神頽心懶不復若平生之時勇退天華坏戶東塔可以遠過矣嗚呼昔從事南詢時其人我長短是非錯綜以生死爲念故不願旣已老大又不能眼看白雲身埋青嶂仍復越嶼吳灘隨波上下誠業使然髮盡白齒盡落無力爲法時愧古賢向來維持法道之心自謂不難觀今日世風澆薄法門衰極拈椎豎拂有何用處且朽鈍之年守拙甘分其架高養閒趨聲負勢素無心緒以退藏爲揀獎扶衰之宗旨可免儕輩憎怨沸騰也承先人付囑之重不敢作斷佛

種人有提訓久者嫌恨益堅受恩深者疑謗亦烈或宿緣所致自心亦安唯依依法道爲太息耳範濫廁僧倫於道無補唯有過不肯掩非獨於直心待物有不知耻而以爲知非安於杜口擯眉也有知我者曰蕪菴心性平易而少剛斷行事寬厚而無矯強可爲我生平實錄矣授囑有幾人爰潛爰躍爲龍爲蛇聽其自定故不書範年已老大竊位法社有負素殮追想前境已成大夢况身世漚花命脆風燈光陰知有幾何其後世事短長幻化遷訛惟不知故亦不書甲寅十月十七日蕪菴範道人自叙

師住襄州雙池一日緇素懷香入室請師示行錄師云山僧數十年東望西徂一具體面孔河堪刻畫堅請師不得已云予乃四川成都崇慶州人也俗姓胡母何氏生於萬曆庚戌年正月十七日九歲祝髮於灌縣中峯寺服勤十年二十歲萌裁眉禮自省和尚受具足戒戒寅行腳始參祝家庵印心和尚蒙警策示偈曰學道先須學細心細中之細細難明箇中尋到無尋處始是凡心卽佛心予方知有己躬下事一日遇單複師與印和尚相見機緣予中心慈亂禮辭決志出蜀路逢一僧自南方來敘及天童密老和尚乃臨濟正宗聞之喜躍第恨未親聆警歎爾於是南詢徧參諸方尊宿已卯冬起天童禮悟老和尚問如何是一念未生前童和聲便打予云再請和尚曲垂開示童又打予云學人不曾童曰鈍漢喫飯了來向汝道予禮出挂搭禪堂隨衆做工夫一日同參悟心兄問公在此多時工夫若何予云莫說工夫若何逐日發不起疑情悟云伊何不學古人做工夫行也似銀山鐵壁坐也似銀山鐵壁跳上蒲團三百六十骨節節節相撐八萬四千毛孔孔孔相通打開兩眼看畢竟是個甚麼自後依他做工夫果如銀山鐵壁如是三年一日上方丈問無眼耳鼻舌身意意言如何童曰父母未生前道得一句卽答予袖身出方

天童隨後打一棒曰汝還知棒頭落處麼予云知前不必頻頻舉禮退童再任通玄予追隨不意園寂是年壬午七夕予回蜀參破山和尚至方丈纔禮拜被旁頭一棒滿面是血乃曰會麼予向來實惜一時冰釋汗流夾背破曰爾可見象崖予到墊江南山相見泉便問將你天童來底看予云未入門呈似了也泉曰卽今因甚不拈出予作禮泉曰南泉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予曰徧界明明不覆藏次日同雲霞兄入室象問臺山婆子公案作麼生會予云學人卽今親覲和尚象曰汝在那裏會趙州予一喝象曰好與一頓痛棒予云和尚棒教誰喫象曰甚麼所在亂統予云某甲罪過象乃書偈贈曰天童金粟笑歸來打散腰包更不猜物物全彰向上事草屨腳下卽天臺辭別已丑往紅崖雲臺任靜自計云須得穎脫然不至古人休歇田地不止朝夕益加奮勵脇不沾席三年忽上蒲團脊梁狀如鐵壁鼻息全無出入坐之甚久孤迥迥地無意無思只見面前一團猶如黑地遂在白日一般身汗如水一夜目不交睫忽聽門響一聲因地如利斧得長柄能斷合抱之水時夜雨達旦口占一偈簷水滴滴分明歷歷却凡

聖心泯滅妄迹我今說偈言龜毛長數尺亟見鹿門
名本師求印可容喜溢顏面賜曰偶來風雨鹿門寺
今日相承賴有人分付龜毛編就拂揚四海化玄
賓仍曰西來祖意汝今已得善自護持予禮辭拽杖
渡江意在把茅蓋頭了此餘生忽過南漳寓定慧不
意鄉紳芑田方居士領閩邑紳衿檀越齋書疏信儀
懇請住雙池祖刹予却之不已應命因茲歷遷住持
然而或出或處得失寤通感信乎天緣非強爲也衆
兄弟百里千里來相依共任今日緇素懷香請問余
雖一期事不獲已稱實方便而說猶增我法之罪不
許諸公作實法會這便是山僧半生敗闕醜態盡底
掀翻衆兄弟各有本地風光莫從外覓者關棧子
其實不難若是唧唧漢一撥便轉那似山僧波波吒
吒喫許多辛苦甚麼這般說話愧揚家醜明眼人前
一場笑具時候嚴寒久立珍重大衆踴躍作禮而退

奇然智禪師語錄

奇然智禪師塔銘

嗣法髮弟子珂雪居士方叔壯

明洹頓首百拜撰文

安陸西來嗣法門人明林較梓

禪師諱超智號奇然香嚴宕山遠和尚嫡嗣西蜀成
都崇慶州其父姓胡母何氏夢一梵僧投宿手中然
蓮炬甚奇覺而異之萬曆庚戌年正月十有七日寅
時生師賦性爽朗孩提時即喜盤跏坐見衲子到門
依戀不已九歲薙髮於灌縣中峯寺年二十詣峩眉
受具足戒戊寅而束包出蜀南見諸善知識時天童
密雲悟老和尚大弘臨濟之道己卯冬趨覲咨叩問
答勘驗多端參依久之童壬午再任通玄師出山時
破山和尚倡道梁山雙桂堂亟往謁焉師纔作禮破
當頂一棒血流滿面乃曰會麼師向來鬚眉之物一
時冰釋汗流夾背破曰爾可往見象崖師即擔簦啓
行既至備陳求法心切象便問將你天童來底看
師云未入門呈似了也象曰即今拈出看師因作禮
象曰南泉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
云徧界明明不覆藏象乃書偈贈曰天童金粟笑歸
來打破裏包更不猜物物全彰向上事草裏下卽

天臺師辭至楚雲臺孤峯頂上會積雪沒徑虎迹四
周寒暑那伽不少動也然師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爲
足師年四旬矣乃歎云平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
聞見未充無以啓發乎遂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人行
坐寢食不徇覺知唯一念如在太虛之中如此久之
一夕坐至夜分聆門響聲豁然如釋重負喜躍不自
勝且云佛法元在耳目之間祇爲太近故人自遠耳
時夜雨微旦即衝口而說偈曰簷水滴滴分明歷歷
却凡聖心空真妄迹我今說偈言龜毛長數尺乃走
見襄州鹿門岩老和尚即白悟由岩乃與師針芥相
投即囑曰偶來風雨鹿門寺今日相承賴有人分付
龜毛編就拂揚揚四海化玄賓仍曰正法眼藏善自
護持他日竟法要人續佛慧命豈容退却故是重囑
叔壯一見大喜願日聞道盡禮力致之適雙池寺曹
延師居之詞嚴自非居士請王白水陶都弁昆季請
住寶山習見明張行一居士請王黃龍卽此山也四
踞叢林二十餘載惟拂之下千指圍繞聲光日振道
大顯著徧刹土而煥然改觀一時臺寮諸君子莫不
傾心敬仰尤鑑之於治臺仙羽張大居士每接譚竟
日探微見隨手敘要略若干卷附指月錄公諸宇內

矣師仁心爲質慧性爲照大機大用爲輔會爾遇參
請當前必和盤托出不至割盡疑根不止及入室內
則又握三尺竹篋慘澹設活鉅範嚴峻勵厲徒衆不
許放逸每於應事必身先之師臨濟正宗三十三代
孫也法嗣數十人戒子二千餘衆問法請益者不可
數計語錄上下卷盛傳於世矣師康熙甲寅正月二
十七日示微疾二月初三日昧爽師起沐浴服衲衣
筆書偈偈怡然而逝闕世壽六十有五僧臘四十有四
矣壯謂道德之重不待家諭戶曉而知言通玄卽知
爲林野奇言香嚴卽知爲名山遠言黃龍卽知爲師
也真能壽天童光明盛大之傳而永濟宗於無窮者
矣弗克奚詒其後乃銘之曰
齊上一宗支分派布大於天童立於道玄美善具立
次惟香嚴若子若孫益振門庭而後降氣雄辯方
法音常震萬耳咸驚言言智覺燦燦來我機鋒峻絕
四踞大利縱無畏說示無緣慈獨坐黃龍雲動雷奔
未法狂瀾師其砥柱返平本然開斯大達百丈峯前
獅子崖下有窄堵波中藏全身如如妙相人天哀慕
刻是詩銘以範來世

行實

雲哉喜禪師

師一日因曇峯首座同兩序懷香率衆入方丈請示行腳啓迪將來師卻之再三衆堅請不已遂曰山僧生平履歷備述繁多不負懇請畧言節槩余乃成都之資陽人也俗姓陳母張氏生於萬曆四十一年癸丑正月二十四日子時賦性果毅世居隆昌清潭里七歲入鄉校習性遲愚讀不甚解天啓元年中秋過溪見深潭一屍被魚鯨咬噉爛臭不堪乃追念云人既死已性歸何處偶動諸行無常之感一日館中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持問先生曰何如是道先生曰日用當行卽道余曰一口氣不來道在何處先生躊躇曰命之理微吾所未知釋門有見性高人可往請教當爲發明余乃嘆曰祇此於道無聞縱讀九丘八索三墳五典也了生死不得須學出世法可矣遂掩卷輟讀決志出家父母難之卽數日絕食饑渴殆死時方隣皆看先母番狀謂親族曰小兒原有其因我記當季夢一頭陀僧造門投宿觀彼容貌威嚴乃卻之曰此是紅塵陋巷不敢屈留僧舉手中如意曰不狀以此暫寄何如我卽拜而受之復問老師何處僧西指曰峩谿雪鎖白雲深覺而遂生凡見僧便

喜稍長卽歌詠梵唄雖嬉戲皆爲佛事以此可驗則有夙根他欲出家宜無阻滯因送淨居山寶峯寺禮寶山啓尊宿披剃曉夕忘疲惟勤禮誦丙寅春夜坐危樓忽想天地間爲甚麼有我畢竟我生從何來極竅古今時分莫測始終十方虛空盡無邊表卽駭朕汗下不覺黎明尋走鐘與寺謁心玄和尚玄引法華經云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禪定解脫深入無際此是夙植般若種子今乃發現志宜勇銳必期證道而後已復問汝號甚麼余曰惟致得名請師賞號玄曰據汝夢感生緣可號雲哉仍贈以偈曰白雲鎖雪一峯寒極目寥寥天地寬象駕黃緣悲行普夢回相笑太無端余禮謝而歸余家寺敏兄志先在道深承策進往劉家靜室同淨空師結社依博山警語做工夫雖曉夜參究猶恨歲月飄忽已事不明仍回寶峯立死限一季苦於昏散二魔引錘痛割種種鞭逼亦未了辦復往祝家菴叅印心和尚一見便問汝從何處求余曰淨居山師曰父母未生前你在甚麼處余曰某甲正疑不知我生從何來胸中如一座銀山鐵壁苦沒奈何伏望慈悲指示師叱曰去汝不會我語余方舉步師驚喚一聲余應諾師曰且道應從何來余恍

朕了解自此凡閱諸典皆達意趣留止一季侍師至天峯圓戒時季十九卽崇禎辛未歲也因遊峩嵒路逢一僧自南方來叙及密雲老和尚乃臨濟正宗在金粟開堂有法嗣破山和尚現任萬峯門庭孤峻余聞之喜躍卽中夜焚香遙禮默禱早見爲幸至墊江適象崖師開法南山往謁之同見萬峯和尚便問把住牢關聖凡莫測放開一線畧許商量除去二途請師相見山曰晤余曰虛空無縫罅法體絕形踪爲甚大悲菩薩現千手眼師曰死水不藏龍余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拈棒打出不幾辭歸省親至內江東坡庵閱藏三季凡於義路文字便理會相應佛祖關鍵隔絕難透愈見誦訛疑情轉熾偶聞破和尚赴盤龍請先到俟候師見便問老僧到這裏已是無端汝來甚作甚麼余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山曰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閑看你鼻孔近日如何余曰依朕搭上唇山曰爲甚沒了半邊余曰盤龍門下制中每進方丈呈見識憂遭痛棒打出彼時世界身心渾成一塊意識都忘侶不有我惟覺昭昭靈靈而已一日晚參出問碧天明皎潔皓月映寒潭時如何師下禪床痛打一頓昏絕擗地時雲石惺惺擡至僧堂五鼓方甦冷汗如

洗維那圓明兄問老兄見箇甚麼道理余曰莫眼花明日適纔向甚處去也余便掌曰會麼明變色曰羅刹禪余曰你只管喫掌次日命入室師問路達達道人將語默對你作麼生對余曰某甲今日放和尚過師曰爲甚麼如此余曰昨日喫痛棒而今不覺饑師曰裝死賣活漢余曰怕某甲不實那師拈棒指曰你看果朕腳跟未點地在余便喝師直打出解制師赴瀘州方山請命余維那職後侍師遊戎城請假下南方師乃種種開發出蜀抵荆南聞客師翁圓寂乃謁金粟費隱和尚問千里聞風卽且置覲面相逢意若何師便棒余曰劉郎不解藏春色漏泄枝頭多少香師曰不遇攀花手徒勞造化心余便喝師便打見師錯認竅密本分接人乃親炙座下每與師往復談討當仁不讓解夏師上堂末曰諸兄弟從今解制後或東去西去忽朕撞着猛虎當路又作麼生衆擬議師拈棒下座一時打散余當下猛省入方丈呈白師曰如何是你本分事余擬答師曰得箇驢兒便喜歡未在未在卽推出余告假師固留余呈偈曰猊龍隱顯迥誰倚氣宇昂藏出衆流大底不貪香餌味翻身破浪五湖游上天童禮密祖增泰山翁和尚一日入

室師舉洞山古鏡話問曰你道甚麼意旨余曰未到
天童知何處行來方見路高底師曰這漢授着便見
瓦解水消余曰明眼宗師天狀有在師打出解夏辭
師遊天台泰通玄林野先師問杖頭挑撥罕遇知音
狹路相逢如何卽是師曰雲霧鎖青山余曰未到天
台不妨疑着師曰持盞酌海晏測淺深余曰不因樵
子徑爭到葛洪家師曰峯巒挺秀烏道難通余便喝
師便打見衆中俱是清苦操道之士乃親依座下通
玄高寒務重余衣單淡薄五季未得綿花上身因染
危病瀕死方愈卽命職副寺一日師問在此作麼余
曰打整庫房收拾東西師曰佛祖爪牙衲僧巴鼻你
作麼生收拾余曰別處容和尚不得師曰今季合得
好醬余曰食粥老婆說食香師曰常住淡薄老僧明
日向尚州托鉢去也余曰州城木父師休去一日入
室師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余
曰百艸頭邊露師曰甚麼人證盟余曰明月與清風
師拈棒余一喝便出師乃命余主客司職至丁亥五
月十七日侍師遊山至文詞庄師問等閑授着卽轉
轆轤的我這裏總用不着將你從前所得所證據實
說與老僧看余乃盡情呈白一上師搖手曰不是不

是余曰向來師皆肯可如今爲甚麼不是師曰此是
口耳之學識解依通盡屬生死根本余殷勤請益師
曰且道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與汝自己是同是別余
曰同則摠同別則摠別師正色呵曰說得道理好余
方忖思被師攔胸把住曰除卻摠別同異速道速道
余擬對師慕向懸巖一推不顧而去值田頭來扶起
當時胸中竇惜廓爾水消一切諍訛明如指掌返觀
從前所得如大海之一滴耳卽衝口說偈曰罷罷罷
休休休橫眠倒臥在山丘翻身拶碎虛空骨萬象森
羅笑點頭次日上方丈呈先師看過袖之復伸手索
曰這箇且置將你悟得的呈偈老僧看余舉足曰昨
日無端被害這腳一夜疼痛不安師呵呵大笑余哭
蒼天便出午後呼余至石船曹將從上佛祖因緣衲
僧巴鼻重重勘驗余一一對荅如流師復舉德山托
鉢話詰之曰且道此二老端的在甚麼處余曰德山
神出鬼沒巖頭佛口蛇心師曰祇如巖頭密啓其意
德山會末後句又作麼生余曰一條拄杖兩人扶師
曰爲甚麼只只得三季活余曰賺殺一船人師曰諦
當甚諦當敢保香爐峯未肯點首在余曰任從天下
諾忻忻我獨不肯師曰這回吾不汝欺也至秋間委

余同無礙兄代理通玄院事師赴嘉禾請余未敢方
 命山中苦境難以具述越明年往麟湖棲真省覲本
 師謝院務俾典藏鑰順治己丑九月十六日師出源
 流拂子囑余住山余固辭曰某甲何人敢當此大任
 師曰汝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耳乃禮辭本
 師拽杖渡江意在把茆蓋頭了此餘生備矣涉滁水
 過壽州寓正陽霍丘諸郡檀越以名剝力致前後一
 十三請余堅辭不諾乃上陽山訪慧公不意麗揔戎
 領霍固兩郡檀信賞書疏信儀登山懇請住大別山
 普濟寺余卻之猶甚慧師曰今觀法緣當熟濟物乘
 時有祖以來難逃此責和尚豈可執意而謙退乎吾
 亦率衆相從光揚法席事既難辭勉爲應命及進院
 慧師白槌統衆敦請開法因茲囊錫始露歷遷住持
 狀而或出或處得失寤通皆信乎天緣非強爲也山
 僧始自出家行腳及領衆已來數十季間咬水嚼藥
 甘苦備嘗推已及人以道爲慮汝等諸人各有本地
 風光莫從外覓教吾儕徒喫了許多生受這般說話
 愧揚家醜明眼人前一場笑具天寒久立珍重大衆
 歡喜作禮而退

雲峩禪師語錄

盱郡金樓峰寶輪寺知予者宿塔銘并序

禪師名道達字知予郡之徐氏子七歲投壽昌沙門
 元賓爲驅烏有大人器度寶每過督而不見其退心
 至二十受具成大僧見如謚公鍾愛之寶輪乃唐宋
 古刹久湮沒皆瓦礫荒墟晝夜芟荆榛拾殘甃三十
 年復還舊觀未幾明運數厄國鼎遂遷一旦遭兵燹
 諸有燼盡師不少衰以謂災因時變我以願持不數
 年間百廢復舉四方縉素咸歎爲希有遠近聞名見
 相未有不遵德化而被真風狀而景暮齒尊禪誦之
 餘雨笠煙簑無輟寒暑猶自慷慨終身以行門不如
 古人至於諸方尊宿及壽昌祖庭知識請法質疑問
 辨與義迨無虛往以時歎歲荒及接壤鄰封持闕忿
 爭恒輒食週濟以身排難狀皆至誠導人俱望風音
 而消狼毒飲醇味以發善心所以緝宇撐空叢林香
 繞忽示微恙遺徒以藍輿迎于囑以後事及叢林大
 節遂而趨寂乃乙卯仲冬三日也師生於萬曆丁未
 世壽六十九爲僧六十二年度徒于若干人偕弟子
 不可計茶毘送喪者徧原谷哀慕如考妣非有過人
 之智感人之深何能若是慟也於戲世界含衆俄而
 遷變况有限之身能住世幾何第六十年爲僧始而
 事師學道中而爲法求人濟物利生尊賢愛衆末後
 歸休猶以護惜叢林住持佛迹爲憂其生平操行立

身垢衣惡食勤勞獲明謙德自居皆可稱述今者繼祖位而貪殘不太至老死而利釀愈深真鳥鼠之徒聞師行而不愧是佛門之闡提也予主祖庭五載師爲泐爲叢林雖而寒溽暑必奔至每相見以憂世愍人爲念是知師在家爲賢良君子出世爲真佛種草其弟子某等以師老先製壽藏於寺之右掖而未有銘以予爲知師之深者丐一言而識不朽於塔上以永孝思於後世也爲之銘曰

衡霍之源千里分幹蓼花一穗天開屏翰牛嶺欻起羣峰羅透芙蓉瓣列光削出麗區布黃金輪持萬尋栴檀圍繞僧寶若琛辟塵離世任佛重誓以身說空梵壇力衛紺宇蔽空丹碧綸目像設莊嚴見聞心肅歲餘時灾已恒輒食分饗四來其心無懼六十二臘無改其操使餽驪饋不少爲勞尊賢重道覲聞祕奧逗寒溽暑躬爲之造末後歸真儘可指陳預卜化期叢林是遵寺之右掖壽藏是窆龜鳳蟠旋天休神宅

觀海齋師語錄

密印和尚塔銘碑記

楚南金城七十叟劉禹甸焚香拜撰法弟子劉湯懋沐手敬書

原夫乾肅象正瑞藹坤靈冲虛結萃賢者出焉自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乘悲願以出者莫不示其由也恭白業境界詎常情能所測之逮以圓機應世雲水馳名王公欽羨神鬼遵崇猶恪然者而生衛法之心也予以履師捷徑箴芥相投體契紫雲用明師典無以自効輒贊其源故永貽於後耳師諱真傳號密印姓李氏原籍四川敘州府寓以貴筑之安順天啓乙丑歲誕日晴霄正晝白氣舒騰時母忽倦就榻而寢正寐之間見得滿屋無障四壁俱空熟桃滿株從東撲向覺而誕之其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師垂髫之時弗從佗教自不茹飲省知世間俱屬幻化嘗誦法華經至火來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厭患無求出意之句掩卷不覺潛然因此遂有出塵之念家緣世業渾不著已事其二親謝世自詣觀音洞薙髮除務之暇嘗閱教典並覽宗猷雖未淡詣道義然心中夤有契焉遇一老僧謂曰陳年茶飯不必苦啜須知有教外別傳師曰何爲教外別傳老僧曰放下自有端的師從此

後少以執卷默而靜坐身心渾忘如此半載偶余一宵月地經行聞鐘豁悟覺得已往所看教中從聞思修之旨炳然不疑胸中礙膺當下冰釋聞得語嵩和尚任貴筑之牟尼次受三潮水禪院之請整理叅見四來雲集臨冬結制具圖戒法不憶次年有病辭歸調理後寄書以問之師覽修復兼呈偈曰鼓浪長鯨出海遊風雲相聚要吞舟誰知泳入三潮水是病浸成永不休又固病不離生歿因離時誰共我相親純清絕點難畱任應用權將作故人又袖未藏鋒一著先然無月色過前川今時不肯將心負任運分輝顯洞天自復書之後病未脫體舉步難行未幾復遇靈隱和尚從蜀而至駐錫師菴共居一載未周偶值世亂因衆檀信欲同接上滇中遂將曹谿來源而謂師曰佛祖位中有個了不了事要汝承當師曰如此病質不能擔代復辭不允勉而受之師從己亥春率衆臨楚錫挂白雲東城次受波羅請以開建然後結制於迴龍砌修前樓七棟復遷勝覺預成棘林艸地朽礎敗甃今之殿堂旋廡百廢俱興不幸靈老和尚以向貴省園寂師不憚勞以往次迎舍利而歸衆眷之虔塔就緣以故剏旗山連修祖院廣其砌而拆堊更

新殿立恢宏高楹三丈廊接四周每坐道場共有語錄錄行於世蓋近以來甚有稗販徒銜聲名承虛接響誤賺後昆以致法門漸漸寥薄殆將古人宗風每每移易多矣師屢因勞苦眇以御下燕處息心不甚酬酢間有久依弟子長親居士誠捐確意建塔於湖廣辰州府黔陽縣安江廣福山勝覺寺之前隴故請銘於予也夫唯師之道而心意識尙以莫測詎銘之所能敷但以行實家風微以述之詳師髫而厭世越出常流冠以嚴持梵行清白滿千武士瞻德容而息惡從善成百異道觀行徑而歸正却邪鄉友稱其應化之賢宰輔讚其再來之聖居法位後猶前悟微淵溪工夫急切原以性根猛利發機甚疾當鋒者少利物如鵬擘海接人似劍出匣具煉佛祖之用足煅凡聖之能門徒晚輩及度後人承爐韜以未授復別出而各擅家聲唯師道眼精明吹之數省德海澄清溢之四外故撫其由爰系之爾銘曰

臨濟真宗 天童獨盛 法傳破山 枝茂根正
靈隱相繼 紹於密公 全提祖印 正脈弘通
手垂格外 劍按當門 雲水相望 迎鋒已奔
觀今甚濫 倣古行持 掃盡狐族 覓獅子兒

育德耆舊 久依不孤 孝當竭力 建此浮圖
江山作供 日月爲燈 地久禪谷 天長壽陵
迷有生滅 悟無涅槃 常光更古 慧眼能觀
予言石載 師行冰清 誠以稽往 故爲是銘

皆

康熙十四年歲次乙卯孟春月中旬上元日閩山耆
舊同四衆人等是日勒石建立

密印禪師語錄

青林龍安禪寺重眉和尚塔銘

師諱超況，字重眉，同安文圃山角里人也。俗姓蔡，父振渠，母陳氏，萬曆庚戌年正月降母體，幼而失怙，鞠於繼母李氏。師夙根神穎，髫齡就鄉塾，遂有出塵之志，因投禮龍池巖惟雲大德爲師。勤習淨行，弗憚寒暑，二十一歲披剃，閉關三年，頂禮華嚴大教，致誠百萬。又閱藏教，中有云能三日不食者是上齋，七日不食者功最大，百日惟嚙白湯，功莫能量，師俱力行之，但日夜諦思，終非究竟法。時有禪客從金粟至，道費老和尚棒喝接人，最直捷法門，師竊然曰，吾固疑有是，可効春蠶作繭，徒自縛乎，卽破關而出。然日咨參竟未有入頭處，適先師雪峯亘和尚，從羅山至龍池，與師盤旋，激揚簡事。一日問曰，如何是第一義，師擬議，峯便掌云，這鈍置阿師。師云，某甲却道不得，請和尚道。峯纔開口，師遽以手掩之，峯呵呵大笑云，向汝道了也。師募然有省，然胸臆猶然滯礙。偶一日過戲場，於人叢中擡頭見箇箇鼻孔在脣上，忽礙胸之物渙然銷釋。遂作偈曰，二十年來被熱瞞，剛纔放下便平安，早知鼻孔在脣上，總不者中竟易難。乃發足參方。初到黃檗隱元和尚處，隨衆參請，不露鋒銳，越明年出嶺，到金粟費老和尚會下，費歎器之。師潛穎衆中，充水頭之役，時值嚴冬，手足凍裂，亦不暇恤。嘗有偈曰，「牯牛無貫四方周，放去收來得自由，蹄角雖然未現露，分明觸着便昂頭」。時年正二十八，始受具。越明春還閩，途中作偈，有今朝踏破芒鞋底，赤脚迢迢入閩山之句，仍就龍池掩關三載。值雪峯和尚出世芙蓉峯，一日，問黨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便喝，峯曰，未在，更道看。師云，仲夏酷熱，和尚珍重，峯曰的。又一日，舉五祖演和尚謂白雲端，昨日有數禪客從廬山來，教伊下語也得，教伊說也說得，教伊批判也批判得，只是未在，且道甚處是伊未在處。師云，

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期滿，當堂付囑，卽旋泉南，隱於清溪貴湖之龍安寺，乃唐清豁禪師退隱舊址也。編茅爲居，刀耕火種，與同安池直夫儀部，爲法門楊李之交，機鋒酬酢，隱若敵國，雪峯應請泉郡，招慶師充第一座，立僧秉拂，發揮宗乘，旨趣斐然，傾動四來。逮繼席南山，千指圍繞，師以本分鉗鎚，旁敲正打，衲子發明已事者尤多。三冬期滿，郡司馬閔公子奇，請住隆壽時，兵燹之後，兵民雜居，寺宇凋殘，師率衆行道，於異類中接以等慈，鮮不傾心皈敬，叢席改觀。師住隆壽十餘年，退居舊隱，僅閱歲，忽示微疾，卽謂衆曰，吾無意於世緣矣。首座僧衆泣問院事及授衣法師，一一囑示，遂曰，涼中諸子至，吾卽行矣。衆卽畢集，請師說偈。師曰，汝還要我架空說話耶，西堂慧力云，和尚不妨拈出，師便掌云，汝猶將謂別有。遂安詳而逝，時乙卯年三月廿六日午時也。僧臘三十有九，世壽六十有六。師智鑒夔朗，而器量含弘，人莫能窺其涯際，其接納縑素，優游長養，使之日化，以故成就者衆。師之去隆壽，檀護縑素，挽留其切，師堅辭不住，及還山未幾，世局更變，郡城內外危苦，始知其先見云。鄭公長輝居士，素沾法乳，爲師外護，遣地師爲十卯塔青林之麓，去寺一牛鳴地，負乾提巽，將以本年十二月初一日，藏師靈骨，嗣法弟子某某等，徵銘於超弘。嗚呼，自先師雪峯遷化二十年來，同枝零落無多，惟仰吾法兄爲衆大樹，亦復緣盡此土，法社荒寒，敬勒貞珉，俾來者仰慕。銘曰：

濟上燈傳久彌隆，閩南再振有天童。孫枝四世廣垂陰，豐條碩幹有青林。提持祖印如合轍，法性寬容波瀾潤。二十年中行正令，奔走象龍威命。化機欽時藏北斗，量等虛空豈別有。莫言靈骨闕茲山，林青水碧顯全顏。

報勅禪寺笨翁和尚塔銘

師諱超極，字休耳，晚號笨翁，漳南靖人也。俗姓陳，父某，鄉貢進士，母某氏。師生平名族，性姿高邁，英妙之年，俊才蔚拔，值神州陸沉，心懷徘徊，絕意世榮。時本師雪峯巨和尚開法南山，遂從羅染，雪峯命典藏論，鉗鎚之下，參究精勤，智珠燦發，雪峯每舉古德公案，勘驗學徒，師沾頤輒出人意表，凡厥酬對，無爽玄旨，雪峯其加器重，有瞋睡虎之喻，授拂表信，於是聲價欽起，名播諸方。先是，師父以公車謁選，沒燕中，值都城淪陷，旅櫬未還，師恒抱痛。逮得法後，塗次稍通，遂飄笠孤征，辛勤萬里，竟負櫬而歸，始遂首丘。師慨中原板蕩，陵谷遷變，意在滅跡銷聲，枯槁嶠嶠之下，視神販禪流，街衢虛誕，其鄙薄之。當結茅曹巖之白壑，又移錫長秦天城山，息影栖遲，意殊樂之。及遊興逸發，杖履徜徉，建之武夷，粵中佳山水，靡不登歷。自少時有詩名，中歲益道至，天眞爛漫，不屑作猶人語，每浩唱清吟知音傳播，遑遑膾炙人口。或謂非衲僧本色，不知啞羊作隊，貽笑世間，師直以文字光銳，收攝同異，所謂現文士身而爲說法，彼憤憤者，又何知焉。師與人處，油油無所崖異，顯其胸中落落穆穆，不可得而疎親，惟與華亭總憲徐公孚遠、同安儀部紀公、許國處士洪思，以氣節文章交契獨厚，蓋聲氣道合也。晚乃住南山祖席，思建法幢宗旨，而世事更新，兵伍齊聚，衲子數輩，難處於戈鋌旌旆之側，踣足樵戶，師居之恬然，委順而已。皆丙辰八月，示疾浹旬，奄然坐脫，距其生年癸亥，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二十有八，於臨濟爲三十三世。論其生平，於君親大節，朋友至誼，一無所苟，至於道眼圓明，文辭瑰璋，行潔冰霜，情酣泉石，視俗流阿師名實互爽，相去不啻霄壤。時緣不偶，法施寥寥，深足慨也。某適至丹霞，訪師丈室，曾未閱旬，遽爾遷化。師法嗣明象落

髮徒明皓，將卜吉營宰塔波，求某預爲藏中之銘，同條之誼，無所辭也。銘曰，

含齒戴髮，孰無君親。世出世間，其理則均。惟我笨翁，無忝彝倫。曾閱其行，冰雪其文。情耽丘壑，氣凌秋旻。報謝緣盡，蟲蟲高墳。玄風遠格，終古留芬。

瘦松集 石部

杉植寺法明和尚行狀

今歲丁巳仲秋六日，法公和尚示寂於紫雲東壁軒。數日前示疾，速某來寺相見，及奔赴而師已西歸，數刻間不能相待一訣，不覺哭失聲。嗚呼，吾儕學道人貴忘情，而有不可忘者，痛念法門衰謝，豈特爲吾法公也。其嗣法某某輩，求某爲師行狀。嗚呼，狀法公，非某當誰爲之。師諱祖燈，字法明，其先世唐四門博士周先生遠裔，世爲泉州族，父某公潛德不耀，繼娶李氏，師以壬申年二月十九日降母體，髫髻凝靜，天慧穎發，儒典經籍，過目不忘。未幾怙恃雙失，師念身世無常，志祈脫離，承天寺指南者宿，一見知爲法器，命徒中印大德爲羅桑，年十有七矣。值改革倥傯，不獲行腳咨參，就本寺藏經所繙閱契經，潛精默識，多所省發。順治庚寅歲，本師巨和尚應承天寺請，師欣愜夙願，得遂皈依，爰登戒品。時在穉年，衆頗易之，和尚舉古德公案，令堂衆下語偈頌，師所指辭，多蒙激賞，機緣酬酢，發必命中，於是一衆改觀，雖久參昆仲，皆詫謂此年少咄咄逼人，當爲避席也。歲壬辰，本師移住惠邑平山寺，師卷械相從，本師命同逸然玄曠如愚與某共住鹿苑院，晨夕孜孜，互相切劘，實一時道聚之樂也。本師以世變，不常厥居，師侍巾瓶，錘箭之下，益臻闢奧。及本師住會城慶城寺，師追隨數載，逮及遷化，與逸然師同受囑累，退隱仙邑東山，旋歸承天寺支院杉植寺，而世境靡寧，乃移錫於紫雲東壁，一住十餘載，遽爾回首，世壽四十有六，僧臘二十有九，於濟下爲三十三世。嗚呼，師天姿渾厚，器度冲融，道交有久要之好，橫加無拂逆之容，至於法侶酬對，機鋒注射，審決安閒，往輒破的，莫不願解意消。又性篤倫彝，每遇二親諱辰，哀慕盡禮，數十

年不衰。與兄文學某君弟某君，縑素雖異，友于無間，人咸稱爲世外曾
閑矣。師素康強無疾，纔感微恙，卽書偈辭別，衆頗訝，師曰，世緣已
盡，又何疑焉。師上首檀鼓，時在燕中，師畱衣拂以待，而香觀上人侍
師函丈，審厥根器，堪爲造就，遂書偈付拂，勉其荷擔，處分事畢，寢
疾二日，卽吉祥而逝。嗚呼，吾同門兄弟三十餘輩，數年來凋零無幾，
某荒鈍衰退，如枯株焦穀，無裨法門。師於雁行中年齒最少，而道眼精
明，德量恢廓，皆足以任重致遠，竟中道天閑，誠宗門一大憾事也。師
未嘗出世爲人，韜光斂彩，非素相知契，未能賞音，誠恐日月遷謝，
芳徽歇絕，是後死者之責。乃略述梗概，播諸同人，譬之圖繪虛空，
吾法公常寂光中，得無笑我多事，正當痛與一頓，實不敢辭。謹狀。

瘦松集 石部

行略 天則能禪師

師諱機能字天則別號淨善姓康氏上世有功於國
襲軍籍居蘄州四世祖遷於黃岡遂稱黃人也交際
明母劉氏於萬曆戊午九月廿六日午時誕師時有
甘露降異瑞於庭父遂以名之年八歲隨父就外讀
書敏冠群英凡巨儒碩士往往稱羨則日繼茂才之
後必是兒矣一日牕前默坐靜理聖經至致知格物
章忽起疑情揣度不已而默計曰人能格物窮理之
至極此吾心之全機大用何物格知致而後意誠哉
礙膺于中忽一日有沙門過父館談四生之義聞語
甚快不覺通身汗下乃有出塵志父母難之自此憂
憶成疾至篤垂危止爭呼吸間耳悶絕中見圓通大
士摩其頂後授藥一丸服之須臾病蘇強投本邑之
安國寺雍染習大小乘部於圓通章所入既寂動靜
二相了然不生方知箇事不在語言文字中直造杏
岳登戒時南浙禪宗日著爰一錫徧參到龍池謁萬
如禪師見堂規曰若有看經念佛持咒禮拜者到者
裏急求懺悔等語通夜不安次早入室池豎扇子曰
會麼師曰不會池曰爲甚不會師曰非我境界池曰
從何方來師曰湖廣池曰黃梅佛法如何師曰夜半

付盧能泥牛歸雪嶺池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和尚道甚麼池便喝師拂袖而出又一日池問佛法相見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根塵試道一句看師曰和尚還要勸過某甲卽得池休去到安隱紫蓋會下命師入堂結制蓋問上座參甚麼話頭師曰外了燒了向甚處安身立命蓋曰正當恁麼時畢竟在甚處師進前叉手而立蓋曰不是師打背翻筋斗便出蓋深喜師不自肯後造天童雲門諸刹無有可其意者其最後到道場木陳禪師座下深得奧旨命師首衆無何土人犯亂烟霞難駐效曹溪之歸故里乃就義水之語崎山構菴居之一坐三十餘載足未嘗轍越戶限迨康熙乙巳秋山鐸老人開法華桂師往謁值桂上堂師問世尊初生便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如何是獨尊底事桂云適逢山僧陞座師曰一枝無孔笛吹出萬年歡桂云罕遇知音師曰從茲高步華峰頂法法頭頭總不疑桂云如何是不疑處師曰仰面見天低頭見地桂深契之是歲十月十五日集衆陞座付師衣法囑依舊處及歸果雲水不絕師不欲文字語言滋世葛藤以近日禪宗日摧日下學者久而不聞鉗錘聲聞舉古人公案或拈或頌或不得已而有垂

代之語應病與藥之機隨說隨掃不客人錄見有輟焚去學者實其語而密錄之成帙付之剞劂壽諸梨棗以永其傳己酉夏石和尚走義水訪二祖高原山始過其廬與師一言相契贈有義水天荒破語崎優鉢開之句明春旦大師相佐高原著書取道語崎見師行解超卓亦有不是鰲山是義水同於桂乳石橋香之語贈之師自此與石源旦谷二公並名叢林越七載丁巳石和尚有石門之命值師六十大壽同明經泰貢九輩請師陞座辦香以供華桂表彰法乳之淵源語崎且在羅邑之西齊安之東萬山環顧鳥道五載實南北之孔道閱其夫役之艱負笈之苦當其酷暑際思其滴水弗能遂捐衣貲建亭施茶白藏之老僧名天目者景師道德奉旃檀瑞相二尊來山供養一時門庭改變誠千古之壯觀也又因國朝定鼎以來甘棄世榮抱道于窮岩邃谷中姓名不落人間往往老死于林下六邊而屢散之暴露者乃造普同塔院以藏之使其冥魄得安此益楚羅之後幸也嗟呼而師之器度弘深形容莊著律身攝衆接引春溫誨多不倦有公無私蓄無長物一室寥寥其出入往還兩袖清風凡供饌聽其自然毫不勉強

問當檀越家饋送果品之類必先供佛給衆狀後乃
嘗或一概不在則停筭不食或有勉強食之者其必
誤下故有齋點皆自力無道德難消之語播傳於林
師晚年多疾不能深進飲食不能隨衆作務每遇坡
事必捐己所收視代之師常行密濟之事不求人知
又自幼所行功課至老不倦 小子智愚而不慧求
于傳燈在諸祖位中吾師或不愧于俯仰矣

語崎宜林天則能禪師語錄

師自述行錄

蘇州什巷衍禪師

余諱真衍別號藕菴吳之長洲高陽氏子母姓陳長
齋奉佛夢童子空中手書丹鳳啄金桃之句余生也
明之泰昌辛酉正月十三寅時也雖襁褓時喜坐幼
不入羣兒隊遇僧而齋敬之十五歲一日懇兩尊人
言志慕宗門是所重也父母不允憂而不食遂默持
準提咒心日不虛也十六歲之冬父命以配不一年
冬十一月十四日丁母憂明年中元正晝父歸西逝
七中延僧佛事余不茹葷虔奉七素二年迄畢奉兩
尊人合葬於長洲之金雞堰葬師謝事邀族長親朋
至告長者曰向願如也長者親朋以千萬言阻之余
志亦堅定以書文器用歸於宗祀室之所有歸於內
伴伴歸內父家十九歲之秋方能脫白禮雲栖下晨
公禪師披剃因常住蕭疎衆僧枯澹余自發心化飯

供衆一年癸未冬萬峰受具甲申春剃髮師奉侍
期年一日閱圓覺經中菩薩發問今者四大各離妄
身當在何處余遂撫几掩卷而歎曰人生不明箇事
徒爲僧相耳卽辭師立志參尋決擇省要內戚面稟
堅誓不移乙酉春謁萬峰峰問萬法歸一語荅曰梅
子樹頭紅峰曰更道余曰猶嫌少在峰曰奉堂去余
以寢食忽忽一日聞板聲瞥然會得具陳上事峰落
草之後復以公案驗之更索偈看余遂書偈鐵船屋
裏泛揚州棹破波心碧漢秋驚起石人啼不住鳥藤
踈跳鬼神愁峰可之而後問荅皆以契機同處三年
辭萬峰謁湖之道峰山翁和尚是日踏雪登山一見
便問蘇州有常州有有箇甚麼荅曰踏著秤錘硬似
鐵山曰且坐喫茶余作禮歸位是冬戒期令任以職
戒事勞頓乞假就醫明年愈可因壽萬峰畱之記室
一日室中問東山水上行道一句看余震威一喝峰
曰更道余復喝去林去明日挂牌入室卒問無情說
法道一句看余作舞而出晚課後索偈余書也大奇
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石虎橫飛撲面來雨聲滴
破街沿異峰然之自此盤桓而胃氣復發辭萬峰寓
婁之雙樹遷福城凡痛則絕倒苟可誦法華刻法華

塑佛像造禪堂稍愈復遷南城藕菴乙巳春參金明
老人余呈印於明明拈云是甚麼余曰者老漢無文
印也不識明卽置案頭余珍重而出一日早課畢明
垂語云功課也未衆不對余曰功課了也明曰因甚
我不聞余云點卽不到明復問功課作麼生做余曰
到卽不點明便歸方丈端陽日明示○命衆下語余
曰急急如律令救復以○呈明明乃休一日老人示
衆云觀音大士神通廣大無刹不現及乎妙相於十
字街頭無人識得金明今日爲伊慶生且作麼生慶
良久云翻轉地皮苔尺厚剝去堂前草丈深還見麼
各下語看余曰昨夜三更月到窗明歸方丈一日明
落堂索余行繇余以拳呈明明云者乾蘿蔔用不著
卽今斬新道一句余震威一喝明日未在余以拳擊
明明亦喝余珍重作禮七月初十日夜半老人呼室
中舉殃嶺產難因緣子作麼生余作呱呱聲明曰是
男是女余近前一喝歸位復舉女子出定文殊七佛
之師因甚出不得罔明初地菩薩因甚却出得余曰
文殊費盡腕力錯用牛刀罔明因風吹火迴出乾坤
總是一狀領過明日只如老僧常在定子作麼生出
余遂高聲云和尚明良久云汝要老僧出定那余捧

壺斟茶呈上明大笑復舉風穴禪師問首山念法華

世尊不說說作麼生念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子又作麼生余曰金風吹玉管草木悉知音明云更
道余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復舉白雲謂五祖演云
有僧從廬山來皆有悟入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
因緣亦明得只是未在演於是大疑屢日參究忽然
省悟後云我因此出一身白汗明得下截清風此意
如何余喝明曰好喝余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明曰三十棒也少不得余作禮明又舉斷橋偷祖在
無準範會下範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祖下語連三
十轉皆不契機祖云可無方便乎範舉真淨文頌曰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淡海枯終見底人灰不知心
祖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且道悟箇甚麼余曰石
人撞破玉樓鐘明又云諸佛說不到歷祖拈不出道
將一句來余震威一喝明云更道余曰再犯不容明
亦喝乃云臨濟有四喝且道者一喝是那一喝余曰
老漢莫摸頭好明曰爲汝拖泥帶水余作禮明遂付
源流杖拂叅堂

蘇州竹菴衍禪師語錄

竹菴衍禪師行狀

師諱真衍字竹菴吳郡長洲人姓許母陳長齋奉佛
夢童子手書丹鳳啄金桃之句遂生師時泰昌辛酉
正月十三日寅時也幼喜靜坐不入羣兒隊遇僧輒
齋敬之年十五忽啟兩尊人曰兒志慕宗門願披緇
學佛也父母不許憂而忘食遂默持準提咒不輟年
十六父母婚之明年冬卽丁母艱又明年中元父逝
師遂絕茹葷三年喪畢奉兩尊人柩葬長洲之金雞
堰歸而邀族長親朋告曰向願如矣親長阻之師志
決遂歸所有於宗人歸室人於外父十九歲方脫白
禮雲栖下屐公禪師披剃因常住蕭疎師發心化飯
供衆一年癸未冬受具於萬峰返復侍度師一日閱
圓覺經至菩薩發問今者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處
遂掩卷歎曰人生不明箇事徒爲僧相耳卽辭師謁
萬峰苦志叅尋後聞板聲乃有省悟同處三年辭去
謁茗溪水陳和尚相印契因任以職戒事勞頓乞假
就醫明年愈可復往祝萬峰壽畱之記室尋以胃疾
辭乃居婁東之雙樹繼居福城閉關靜脩每日背誦
法華經無間復書寫鐫板於是四方檀信咸嚮慕輻
輳因藉緣力塑像起殿常住多所興建云疾稍愈乃

行實 文穆念禪師

遷南城藕菴因以爲號乙巳春參斷橋倫祖第十四世孫金明介菴老人問答酬唱有水乳之合遂爲付隨侍期年復歸藕菴望大悲香像建禪堂築菴後官街土人頌之乃復書華嚴楞嚴彌陀諸經並全部因積勞成疾遂辭藕菴退隱東關外草菴中乃索筆示語曰平生孤子杜門守拙吾道雖涼仗後昆烈喝一喝遂擲筆而寂時康熙丁巳七月十七日寅時也距其生年五十有七僧臘三十有四師一生持戒甚謹自受具後卽潔大悲壇隨身所在弗踰雖隆冬盛暑必沐浴正衣冠禮拜未嘗一日闕頓以疾疾時作罕開爐結制然機鋒迅利一言半句之下能令人悚然有省性高峻難犯從學者亦不甚多嗣法弟子僅四人如與焉戊午歲如建始於吳郡金墅鎮蓮華寺之右閨三月十六日未時謹奉靈骨以葬師諸方參學機緣契合處甚多悉載師自述行由中茲不復贅畧述大概以策勵後來學者亦卽以自勵云

蓮華得法弟子機如弄狀

康熙四年冬旦日晚參畢騎龍天劔大師設茶領兩序及闔山大衆懷香入室請師說行脚師固辭曰余未嘗雲水用說奚爲衆請再三師不得已曰余有一問荅得愜意卽說祇如鴻蒙未判已前還有行脚事也無衆不語天大師曰知是般事便休余曰旣知恁麼道何得更要重說偈言劔曰一番提起一翻新師良久乃曰余生緣南楚祁陽蔣氏之季子父諱春龍母李氏產於明懷宗癸酉年六月廿三日巳時幼未攻書壽將一紀雙親見背起手足時余不昧夙因兼丁劫難遂以出家事跽白先君聽許嗣後長兄擇送本邑紫雲菴復之師處是甲申歲臘月八日薙髮埋首天泉已經數載 大清

世祖癸巳春民心稍安余遂辭師行脚遊歷講肆至甲午始入岐山結制是冬圓具蒙和尚直提開導授一話頭寅夕參扣了無所知解制後復聽教於三語講至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余不覺喟然歎曰此難思法豈語言文字能測度也雖在講席作息未嘗不以已事參究爲急務期畢意欲他行時四方未寧兼同參所邀復入岐山結冬三日後起通宵七余入室

求開示尚曰參禪別無開示祇要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七畢又聞鄰單穎脫余愈加勇猛戒期後和尚領衆出坡一僧問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目前山河大地歷歷明明如何是法王身和尚荅露余傍聞頓悟解制日方丈命余典客執勞服役三載無間一日和尚於客寮外厲聲曰知客余應諾尚曰你因甚麼把生身父母限在鐵圍山內余曰和尚向甚麼處見得尚曰賊證現在余震威一喝尚曰好喝余又喝尚亦喝余復喝尚曰再喝一喝看余便作禮曰今日觸忤和尚尚休去一夕普茶和尚先入齋堂職事迎請覓和尚不得尚應聲曰在這裏大衆坐次尚曰山僧行處諸人不知有時現梵王帝釋身有時現菩薩羅刹身有時現國王宰官長者居士等身大衆祇如一切身且道山僧在那一身聲那曰徧界不曾藏尚曰山僧被維那一語粉骨碎身去也次日余外歸覓我舉前話問余曰維那何不道賊身已露覓曰這是代荅的兄又作麼生余曰東土波斯鼻頭大便休在傍曰東土波斯鼻頭大某甲不會何不爲某甲道破余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便曰莫不是金鍼王線麼余曰蒼天蒼天便曰鼻孔被人扭捏去也余

曰蒼天蒼天是時純覺爲侍者問婆子燒菴意旨如何余曰好手手中呈好手覺曰菴主過在甚麼處余曰不有子期術難識伯牙心此時將此問荅呈進方丈和尚復徵曰婆子燒菴且道婆子是菴主是余曰相逢盡是揚家醜幾箇休心息是非和尚頷之一日便休問知如何是父少而子老余曰青山覆白雲時在師側酬酢甚多不能記述戊戌歲臘月初一日蒙和尚上堂授一拄杖杲也遯雲同日而喝次第佛成道日始授源流并爐偈曰拄杖子汝吾兒法門寥落賴撐持龍天推爾拈將出倒用橫揮任展施雖受師付然大方猶未久歷是以庚子春辭老人復遊江浙諸祖門庭壬寅秋意欲耕樵伏牛道過信陽晤悟休上座崑石禪德領郡城居士清之鄧公寬吾唐公緒之劉公請余雙林逯迹不覺四載醜拙日增難以枚舉今承天大師與衆上座之請祇得從頭漏逗若是大根利智者豈費許多周折正所謂不啻啗中更不啻啗諸公勿蹈其轍是所禱也師於康熙丁巳歲十一月初十日離丹霞至十七日到雙林染恙至十二月十三日卯時召衆入方丈囑託後事畢舉拳問衆衆荅問畢復說偈曰吾年四十五世緣今已休露柱開

口笑燈籠解點頭偈畢合掌瞑目而逝至次年嗣法
門人真慧同兩序建壇於本寺東隅

又穆念禪師語錄

塔銘 明道正覺印溪林禪師

天地有不可磨滅之道古今有不可磨滅
之人道與人合然後能使天地不變古今
不變而人愈不可磨滅也從來道法不一
闡道法者不一未有含光明心地能別求
本來面目者則凡千支百派不至於涓滴
歸海而不已吾圓照慈翁和尚其北溟之
歸墟也哉師諱行森號印溪生博羅黎氏
器宇神奇性情天放甫壯聞鐘有省輒師
歸宗無何依雪嶠信公窮極隱秘公示寂
始於大覺大覺一見奇之旋命分座師接
機如鵬劈海鶻摩霄活啄生吞命根立斷
叢林咸以節鐵棒稱之戊子冬受諸護法
請手開龍溪直如達磨盧渡大破洪荒爲
千古兒孫開正法眼藏豈徒效面壁故態
已哉師後遊五臺上山遇一貧婆口嚼石
子望師稱大通佛師與語似識似禪亦異

事也師歸龍溪

上親書勅賜圓照禪寺

命杭織造同所司易龍溪額師既歸

上猶降御書等嗚呼

世祖於師始終恩遇夫亦金身兆夢三言以

來之僅見者師後浮沉人間何翅未門遂

戶軒冕泥塗正如化世界爲沙金納須彌

於芥子山海珍奇人天色相都擲最上層

非非想天而師之心地本自光明如日月

如星辰歷歷可數非有一形定在者師之

錫飛不一地如老祖鹽官諸處要皆化城

息影最後主八雄閱春丁巳攜寶子輩漫

遊吳山指華嚴曰此中修篁奇品可以卧

數江颿吾將老於畫圖中乎優游至六月

二十四暮曰早晚吾行矣諸子請留曰三

日可及期集諸子曰慈翁老六十四年徧
強遭瘟七顛八倒開口便罵人無事尋煩
惱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國
裏見

云二萬善殿中說禪道呵呵總是一場好笑

諸子數問後事師不答但大書龕封云節

溪老節溪老到這裡還有什麼不了咄封

却遂擲筆含笑而化時異香遠徹緇素競

奔七日掩龕餘香猶烈諸子侍龕至庚申

佛成道之後三日塔於圓照之右脇焉師

世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有六九坐道場

有語錄若干卷嗣法自懿山德形山寶谿

庵文子公然芾山彥天鏡前雪安映松雲

明霞川英五山乾秋濤光環山珍雨山恩

天麟瑞隆道祖石幢際洪惠貴卓羣玉曉

山會山堂開半山吉宇庵文續那藏雲嶠
宏外其隨機密印名跡莫稽姑置以俟再
攷云適吾里文殊懿山德公繼席圓照走
人抱狀請銘余門外人也豈能悉師高深
不過摘德公行狀大槩如此此亦見天地
有不可磨滅之人生不遂生生不徒生生
不多生生而必頂天立地超古絕今以闡
揚道法然則慈翁和尚北溟之歸墟也哉
銘曰

撥拿老棒	打開天地	百代之師
睛點活龍	龍飛在天	赫赫丹墀
喝正宗風	擒來佛祖	立地成之
毫光燭宇	霜氣厚膏	在此須眉
金精玉彩	磷磨百折	亘古如斯

賜進士出身四川道監察御史楚桃源羅人

卷十

二十一

琮拜撰

明道正覺森禪師語錄

行實

終南山蟠龍子蕭禪師

師諱起達字子肅無爲州人俗姓趙母沙氏夢僧乘牛車投宿而孕崇禎辛未十月十八辰時生纔離襁褓喜跌坐六歲出家于四面山水潔泉禪師座前後住六安山摩雲菴十八歲聞採茶歌云一寸光陰一

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之句忽覺生死事大虛度光陰直得淚墮如雨乃發四弘誓願十方諸佛若不滿我此願我卽與他一刀兩段從此痛念生死不敢放逸常禮觀世音持大悲咒百八卷爲定課日不少怠秦師身多疾患志尚清平任運隨緣了無蓄積常懷古云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予何人哉二十二歲於會山元老尊宿受具足戒次於華山見月和尚學律復於廣教天章和尚蒙示三不是少有趨向三十四歲於浮山文弱盈和尚命爲悅衆冬期衆求打七師卽嚴整七堂起七老人落堂師卽出問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老人便與劈頭痛棒師自此疑情頓發雖在衆中如無一人相似至第四日聞舍璞師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忽然打破疑團如放下千斤擔子一般又如羅網中跳出來一般又如窮子歸家見親生父母一般世間最樂之樂無過於此始信古人道但辭肯心必不相賺今果然也又憶古人云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畢竟喚作箇甚麼一舉了然又將乾屎橛柏樹子麻三斤審畢驗之無不了了天浪師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便喝浪云亂喝師又喝云除此一喝道看師云卽此一喝用之不盡更要道箇甚麼合璞師問經行的是誰師云瞞我不得璞云後邊立的是誰師云莫眼花璞云死了幾聲師云何處不稱尊璞云似則似是則未是師一喝便行老人問南泉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浮山道卽是心卽是佛卽是物你道南泉是浮山是師卽捉取老人頰云和尚胡說遮樣長老云我的靜處與你不相干師便作掌勢老人云不是遮箇道理師云也少他遮一掌不得師卽便禮退隨後入室從頭吐露一番

老人卽便落堂穩據坐師卽出衆奪取拄杖拋向人前老人云遮孟八郎漢猶來拔我虎頭師卽呵呵大笑到此方知有意賴時添意氣不風流處自風流浮山老人遇舒州騎龍菴師卽至彼省覲老人一見便問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閒看師云上是天下是地老人云怎麼則等閒也師云低聲低聲老人卽付偈云無位真人乾屎橛當未徹與君說紫羅帳裏撒珍珠信手拈來休執別末後句已饒舌天上人間無二月又云汝當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代龍池萬老和尚法孫浮山文老僧之嫡嗣也汝名超遠善自護持師自此億入終南潛形山谷而已三十七歲過秦川康熙十一年壬子秋八月十九日住華州終南山蟠龍古寺正直殿額堂朽山荒路塞禪朋罕到猛虎時遊師以栽松種竹爲事安貧樂道爲心所以不懼危亡宴然而居四顧無人孤峯絕侶至十七年戊午冬不期諸寺道兄恭請就本山開堂師亦同辭不已久而應命三年結制法席方成四衆交遊山林如市師卽示衆云古人有言時當滅却高岸深崖遷變不常惟此深山窮谷只宜冷淡清虛而已從此更不陞堂入室直以持戒念佛禮誦華嚴以酬十方信施師有偈

云梧桐葉落一天秋山翁收釣魚舟袖手松巖無一物白雲流水自悠悠

終南山蟠龍子肅禪師語錄

塔銘

終南山蟠龍子肅禪師

華嶽孤峯

塔雄山對

少林面壁

祖傳無夢

無之一字

孔恩沉澹

甘露醍醐

神明灌溉

五葉一花

茂臨地載

臨濟宗風

三十三代

戒律森嚴

辛勤萬倍

塔似雪山

千秋遺愛

名義無爲

顧思自在

理證無生

虛空聲寂

山峻蟠龍

輝煌大塊

掌果之觀

道合內外

臨入涅槃示衆法語

誕日示衆師云山僧六十歲藏在漢山內慣愛獨焚香喜與千峰對閑遊百鳥歌跌坐巔巔翠手握萬年藤山中第一位疾病有千般受用真三昧報我山中侶爾還會不會心心仔細聽惺惺休瞌睡出頭天外看我與人同類復舉頌云巖亭病骨寂寥寥世念全然沒一毫雖着衣裳喫粥飯恰如死了未曾燒師將示寂遠別大衆諸寺道兄諸大檀越并諸四衆而說偈云

一見渾如舊

類衆道義漢

人生多聚散

離別勿驚心

師將示寂侍者問安師云身形四大有來有去有何不安侍者又問沒後茶毘事當如何師說偈云

生平拙訥箇村僧 手攜七尺鐵烏藤

烈燄光中纔入定 塵塵刹刹現童真

侍者又問入塋佛事當何所作復說偈云

往日子肅 今朝白骨

入在塋中 生平事足

師於清時己巳年十一月初四日寅時命侍者聲鐘

集衆師敷座衆至焚香拜訖師揮拂說偈云

事畢威潛塵尾收 松門權繫釣魚舟

幸有一輪天上月 光明寂照萬林秋

偈訖擲拂微笑而逝

嗣法弟子明慧

明喜

明璽

明友

明源

明澄

明信

明朗

明接

明益

明閣

明菴

終南山蟠龍子肅禪師語錄

行實雲山燕居申禪師

師因合明毘居士請示入道因緣師云余乃西蜀忠南巴蔓子李氏年十九依大休仙法師落髮攻講肄次訪高原昱論師習唯識楞伽相宗諸要其後在合陽釣魚城患病晝夜不寧見學不得力始奮志參禪病愈後住靜忠南墊邑吊巖山一日聞本師自天童付囑歸川眾迎至梁山縣太平禪寺余卽往參話及高原論師老人云高原大師乃海內一人固當從之但要識唯識之旨所謂得本方不外末言畢遂拈拄杖云汝還識這箇麼余云拄杖于老人但笑余問肇論所謂物不遷時如何老人拈拄杖打云汝又道不遷師不薦老人歸堂余隨後問云卽今四大根塵剎那遷改如何得不遷去老人以拂子拂余面云汝又道不遷余又不薦至解制日老人云年年七月十五唯有今年最苦云云以拄杖一時打散大眾歸方丈余疑佛法一事那在打上特人方丈辭去老人云我這裏不會多了你莫是嫌淡薄麼余曰有親誼在彼要去看他老人云汝旣出家誰是你親的更要去那裏去余再三要去老人云汝旣要去則再來余遂辭歸一日見鴉飛恍有箇入處卻思唯識變現楞伽現量與本師打人無異方自責穿鑿之心最爲可

恨仍返萬峰余素好穿破衲老人一見乃戲曰孫行者你來也余便禮拜隨入客堂坐次時月竹和尚曰兄旣肯來救得了也竹卽翹左脚問余是箇什麼余云大似驢脚竹復翹右脚云又是箇甚麼余無對竹云肝膽盡露余奮激力余遂至行亦不知坐亦不知動靜忙開一總不知忽聞傍僧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余不覺身心輕快一日老人因庭前枯柏發出三枝命大眾著語多不契余著語云應是幾年無事客一朝突出奪山光老人云却有復生之意余在堂中與好說話者結不語社如言笑者自跪香一炷必待大徹方休一日往白雲菴同眾整屋見土堆崩倒如桶底脫相似遂云自今已後再不被境顛也一日普請挑柴老人見云大似饑鬼擔枷余作擔枷勢老人笑而已時老人結制于中慶寺值天旱飯食不繼余辭去老人云古人爲道忘軀縱喫白水亦要同住余遂止一日渠邑衆檀越請老人于祥符寺結制命余爲西堂值入室老人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余答看脚下老人云路較些子余便喝一日老人復問我現是僧如何是佛余云德申從來不眼花老人休去及解制回萬峰余

辭歸養病老人云汝病要喫些肉便好余云將肥底殺來老人云要汝償他命在余厲聲云這畜生要甚麼命老人亦休去余臨行老人送以偈曰瓢笠新新逐暑行相忘到處可容身不因病斷膏肓孰向楞伽問水雲遂歸忠南病痊復上萬峰省親時有僧自天童來帶得費隱法叔三十四世源流著頌呈上老人老人垂問亦命大衆著頌余著頌畢呈上老人批曰著語甚當頌意稍可此兩全中更加留心切勿以此懈怠其著頌另余因事復辭歸老人以偈寄余曰無端平地起風波惱殺孤魚沒奈何擬把絲綸輕一擲吞吞吐吐復來麼余又轉萬峰一日隨老人應江安塔龍寺制值上堂余出問蝦蟆丘剎向解談禪跋鱉盲龜卻能知有因甚伶俐衲僧返道不會老人云好個問頭余便喝老人云轉見漏逗余云只得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便禮拜一日老人舉僧問古德云結月當空時如何德云月落後來相見老人問既是月落後作麼生相見余答正好喫棒老人命復頌出余頌曰秋月明兮秋風清故把瑤琴月下鳴夜盡管絃聲斷後玉樓人靜却惺惺老人甚喜答偈云慈聲大發太心孤險似當陽將虎鬚分付一枚窰菓子

逢人謾道苦葫蘆時一僧對老人云首座答語正好喫棒似與月落後境界不恰老人云汝未夢見他喫棒意在其僧愧悔余一日辭下山相隨從者一十八人及老人住敘府時發書遣人接余同住余未赴老人歸萬峰至大竹縣佛恩寺余乃詣彼省親一日老人書源流付余偈云萬峰客作已多年一世眼高期浪傳分付東瓜與瓠子大端種草自天狀時崇禎癸未蒲月廿二日也余辭曰德申病軀難堪是任老人云不須推托遂受之老人云汝若肯住萬峰即交汝住汝若不住亦隨汝便余參老人之始末乃爾也師得法未幾即有忠南僧俗至山接師破祖送至忠南楞伽菴而別適有江安縣僧俗接破祖住萬頂山破祖遂命請師住持師乃受請先於本邑爐筵流中寺結制次入萬項未幾百廢俱舉四方學者聞風磨至遂成叢席因蜀大亂四境震驚諸學者輩強師入黔師既入黔宗風大振初住威陽茅坡九龍山不數載有宰官居士洎都剛司迎師闢化于省之大興寺後安定馬公致禮迎師住麥新太平菴都勻觀音寺慶陽馮公迎住嚟峨高真觀陽寶兩山耆宿紳士協力于後山另建楞嚴閣留師久住修造工竣師入川省

觀破山老人至夜郎僧俗畱住畱音寺其寺兩廡迴廊俱毀乃爲重修工畢入川因道途阻滯由是欲掃讓祖塔乃入楚經都梁至青螺山山有靜室係師法嗣所創僧俗畱師結制大恢青螺二載是時雲山之應赴仰師道化乃有進修之志迎師至山大衆合衆苦畱住持遂投誠受戒寺亦將頽且非叢林規模師卽統衆苦心浩力越三年煥然一新遂成叢席適康熙庚戌值師六旬四來諸法子輩一時雲集復鳩衆協力于山之東別雲峰下建紹祖峰塔一座越一載工竣以掃塔之願未了卽遊南嶽九龍盆畱師住剛

一載之江陵欲歸川掃破老人塔適會總戎王公玉山畱住未幾寶慶太守李公子受亦至會師於王公署中李公力挽師返武攸同舟而上復住雲山又一載交與法嗣雲公主席過住西鄉梅坪是山係師之法子林公開建未及完備做地善信迎師至院師竭力修繕一日師赴請鳳凰過燕子關房嶺見山勢幽避竹木蒼翠有休老之意時劉氏捨地一片構靜室一所題名竹軒與衆曰此老僧休老之所也不數月中秋節至前一夕命知事備茶集衆于其室乃曰今宵賞月衆曰今宵但是十四明晚方正中秋師笑曰

汝等但知明夜賞月安知來夜有月無月一衆不省至明日酉時分示微恙至戌時星月皎潔映牕如畫泊然坐脫時正康熙十七年戊午茶毘後衆迎靈骨歸紹祖峰塋中其竹軒火池亦建塋以藏師衣鉢齒髮蓋亦了師休老之念世壽六十九臘五十開法於黔蜀楚三省坐剎十四語錄八卷又著楞嚴總論注心經易知八識規矩各一冊行世

塔銘 二應謹禪師

禮科給事中荆溪周正儒撰

義興代挺高僧其間有生於吾里著名他邦有生於他邦住錫吾里歷考薪傳指不勝屈近如幻有和尚自北地而至吾邑得吾邑密雲天隱及徑山雪嶠三高座大暢臨濟宗風而密雲天隱支派頗盛吳越間開堂說法所在多有即吾宜且不下數十處如龍池祖庭有萬如媲美於前芙蓉古剎有自閒復興於後皆天童之法裔表表在人耳目邇來主持濟派而道風尤著則莫盛於岷山之保安焉其寺創於蕭梁盛於趙宋簡惠公碑址圯狀沿至順治之初頽廢已盡余先荆吳孺人素奉竺乾傾貲建葺殿宇僧寮煥狀改觀是歲已亥師以禮幻祖適至吾宜同人聞其道行卓邁淵源有自屬余敦請遂常住於斯唱提宗旨一時邑城內外僧俗等眾四至雲集塞滿山谷法席之盛人爭快覩越乙巳和尚壽屆六旬偶示微疾余親和尚於榻前問何恙師云痰火余云大和尚病從何來師云生在五行之中未免被他遷幻越明日對眾云老僧去矣時門人趨象問和尚何處去師云向臥佛寺去象云和尚即今便是卧佛向那裏去師微

笑援筆書偈端然而逝乃六月廿八日午時也門人象以師塔銘屬余因節略而爲之序曰師西蜀古渝昌州人也俗姓金童時見僧甚喜若相習者忽一日投本里文筆峰卧佛寺祝髮爲僧久之以請藏至金陵因參東塔破山和尚示以偈遂決意深究禪宗再參磬山天隱又參徑山雪嶠最後上天童參密雲悟老和尚常參不去一夕坐至中夜忽聞鐘聲豁然大悟他日悟上堂師出問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且道和尚向甚麼處點悟焉拈拄杖作打勢師禮拜云恁麼則光照大千去也如是機緣偈頌載行實中師辭悟上天台蓮華峰住靜六年而悟和尚圓寂於通玄林野奇和尚繼席以偈招師師至通玄爲書記結制上堂師出問云今日嚴寒滴水滴凍還許他融化也無奇曰爐烟結篆師云恁麼則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奇便打曰你向甚麼處去師云且喜和尚證盟奇又打甲申冬奇將衣拂上堂對眾付師法語偈在通玄錄中乙酉師赴台州黃岬法輪寺請掩關三載丁亥歸省通玄戊子赴剡溪護法王存拙等請住法祥寺庚寅赴嘉禾護法錢相國等請住棲真寺辛卯復赴剡溪護法徐一鳴請住大明寺癸巳

赴雲間護法曹峩雪請住船子法忍寺丙申復受嘉禾護法諱掃庵請住三塔龍淵寺比己亥冬余等延住保安寺師僧臘三十二掩關者一開堂者六嗣其法者二十餘人有語錄十卷寄續楞嚴其餘雜者三十二卷在保安焉師隨所到處標指直切見者聞者生大歡喜夫而後知天童金粟名聞天下者所謂生在吾邑而著名他邦者也若師舍峩媚而尋菴盡從此闢揚上乘克振徽猷使保安之道風光顯於天童金粟豈非生在他邦而著名吾邑者哉因從其請而爲之銘銘曰

生長巴川 證果鵝碕 暢厥宗風
所在奪席 近祖義興 吧陽卓錫 臘局六旬
于茲示寂 惟彼卧佛 是同是別 法振千秋
履藏一隻

二隱謚禪師語錄

雪峰起司老父像



塔銘自撰 雪峯如幻禪師

如幻道人名超弘，姓劉，泉郡惠安人也。父潮州府學教授，諱佑，母陳氏。道人生於萬曆乙巳年十月廿三日寅時，幼習儒業，十九爲諸生，二十七嬰劇疾。知四大匪堅，生死事大。因閱維摩詰經。益信有宗門向上一着，遂興出塵之志。喜從方外遊。適本師雪峰巨和尚，往還黃檗，道由惠邑，邂逅瞻拜，便蒙激發，於是矢志皈依。尙羈俗緣，荏苒歲月，世情愈澹，及逢改革，下令薙髮，慨然曰，時節至矣，乃稟辭雙親，捨妻子，從徹際大德，脫白於本邑平山寺。俄戎馬生郊，所在鼎沸。及途次稍通，乃卷褻趨漳，依本師於南山寺。本師命居侍寮。和尙歷住泉郡承天延福，會城之芙蓉雪峰慶城，道人執侍十載。丁酉歲，於慶城蒙囑累，慚愧於法，實無所得。於是隨緣放曠，栖托不定。歲乙巳，南邑蘇家諸檀樾，延住本邑雪峰寺，亦真覺禪師舊刹也。與衲子數輩，栽田博飯，矢志終焉。距雪峰二里許，有慧泉古基，檀樾蘇君爾源，重建精藍，復延住止。於是盤桓二剎間，迄今十有四載。歲戊午，道人春秋七

十有四，念曉露春霜，光陰無幾，門人明蘊等，預爲建塔於雪峰西偏。自揣生平，福慧微薄，生無益於時，死當無聞於後，不可假手他人，屬筆虛飾悟由，貽譏有識，乃自述入道因緣始末，俟順寂之後，與此皮囊，同納塔中，則此生事畢矣。銘曰。

撞出胞胎，一場戲事。來何所從，去何所至。地水火風，偶然合離。是生滅法，互相根蒂。根蒂剷除，生滅滅已。不生滅者，廓然無際。梅山之陽，罕堵軒峙。藏此幻軀，千齡永閤。堂堂法身，正眼孰覩。逼塞虛空，如是如是。

瘦松集 木部

行狀 雪峰如幻禪師

（門人明蘊、照拙、普仁敬撰）

嗚呼，吾師其竟遠寂矣。大木摧頽，法門衰相，奚可勝言。比年諸方尊宿，如烟飛雨散，惟師臘高德重，尙然無恙，學者方望其回慧日於將冥，遏狂瀾之既倒，何期化權未展，遽唱還鄉之曲。遠近聞者，無不嗟嘆，況明蘊等獲蒙陶鑄，叨沾法乳，含懷哀戀，有所不暇，又安能操管而述其平生。然師之行履精密，氣節孤巍，皆足爲後昆龜鑑，似可以勵末俗，則又不忍無示于將來。雖慚鄙俚，勉述梗概。師諱超弘，字如幻，惠安劉氏子，父潮州府學教授，諱佑，母陳氏。師生於萬曆乙巳年十月二十三日寅時，幼而俊邁，詩書過目不忘，髫髻能文，手不矜慮，十九補弟子員，屢試冠諸生，愈博搜經史，而文日益善，幾駕西京而上，又精作諸書，竟入山陰之室，每弄筆濡墨，皆超然出人意表，縉紳名儒，咸企慕焉。於是受知于司空鏡山何先生，相國石簷黃先生，凡見其著述，頻加推獎，才學重于一時。年二十七，嬰劇疾，便悟幻身泡影，遂興出世之思。一日過梵剎，偶閱維摩詰經，更知有宗門中事，每對禪流，輒以公案相叩。時師翁雪峰亘和尚，往還黃蘗，道由惠邑，驚地相逢，奇爲法器，便加錮錮。師自此疑情益起，彌切皈依，猶以雙親在堂，冀酬初心，因作假僧詩以託志。逮值改革，令下剃髮，乃慨然曰，吾願遂矣，卽翼辭父母，割愛妻子，同邑侯介存趙公，中丞槐兩王公，就于平山寺從徹際大德羅染。趙公遺金百兩，以爲道資。師曰，吾以捨名利，離親屬，放情寂寞之濱，草衣木食足矣，焉用此爲，竟却之。時戎馬紛紛，猶難行脚，但自時時提撕趙州無佛性話，至路途稍通，便擔簦趨漳南山依師翁挂搭，無幾，命居侍寮，痛受鉗錘，多有省發。師翁歷住泉之招慶延福，福之美蓉雪峰，師或侍巾瓶，或掌記室，凡十餘載，若非歸家省親，及雙親喪葬之事，未嘗少離。精參默究，益臻闢奧。拈頌機答，

無爽玄旨。一日師翁問曰，簷前雨滴聲，點點不落別處，畢竟落在甚麼處。衆皆酬對俱未契。師曰，落在和尚鼻孔裏，師翁獨首肯之。屢欲囑累，師皆遜謝，是冬遂安爲西堂。師翁應請慶城，師亦隨往，居無何，復以衣拂授師，一衆咸推，義不獲辭，方乃祇承。戊戌春，旋歸溫陵，不常厥居。杖笠蕭然，盤桓山水間者久之。嗣住靈應數載，糧多不給，嘆曰，昔日融祖日走丹陽八十里，負米供衆。我何人哉，遂自持鉢以資饘粥，歲以爲常。偶一不可于意，復翩然捨去。乙巳歲歲舒蘇家懷德，延住楊梅山雪峰院，亦真覺祖師卓錫處也。與衲子五六人，行古德住山規範，刀耕火種，暇則爲說大義，道望蔚然。丙午秋怡石和尚率丹霞宰官居士，來請繼席南山祖庭，諸山法屬，亦欲其了先師公案，咸相促逼。使者往返再四，師一一修書力辭，乃免。本山殿閣垂將傾圮，戊申春，鳩諸檀施，崇新拓建，規模宏麗，改于舊觀。時鼓山爲霖和尚，亦以紫雲戒壇，爲師出世地，而給諫賈公紱先生，領部中紳衿縉素，共來勸請，師志堅然，終不之許。聲光日遠播，諸方益推重之。於是途部周機園，給諫黃敬庵，刺史郭昆治，南安邑侯劉伯啓，及詹紆庵、龔、寧、何、信周諸先生，接踵暇向，時或延至其第，或移步空山，互以韻事共相討論。詩侶唱和書札往來，逮無虛日。晚年頗厭應酬，猶嫌此山不淡。檀樾樹源蘇公，徵審其意，更覓高岡僻處，離院二里許，有慧泉古蹟，廣運家珍，重營靜舍，迎師居止。四事盡出己力。從此逍遙兩剎間，怡然樂之。今春二月中旬，忽謂照拙等曰，人命無常，如春霜曉露，吾年已逾古稀，恐來日無多。西峽片地頗佳，坐向恰當其利，可預建一明塔，身後毋爲爾累。即令擇吉啓土，并促匠人制龕，皆親督役，復自撰銘。及中夏，工竣則壺壺出告，實已無意於世矣。此十月初旬，方示疾，便欲速諸知交來相見。其男士拔，自惠聞之趨赴奉侍，師悉示以佛法中事，

未曾片言及于世諦，雖在伏枕，猶詠詩數首，皆嘆祖道之凌夷。衆調進藥食，師却之，云，世緣已盡，食無益也，遂不啜。客問安至者，師曰，相見無多時矣。或有辭回，則執留之，謂可遲數日，吾當與子訣，笑談酬應，不哀平時。二十日清晨，召爲沐浴更衣，索筆書囑區上下院務，纖悉不遺，誡諸弟子，死後勿行喪報訃。衆請遺偈，師多不答。再懇不已，乃曰，吾無尚去不得麼，遂吉祥而逝。世壽七十有四，坐三十二夏。師天性坦夷，律身正嚴。道眼精明，機鋒峭峻。誘進方來，曲垂善巧。針錐宿柄，直挫偷心。接人多怡顏，處衆無崖岸。諸方學者，畏而重之。至於煥然文章，尤其夙習所長。或讚揚祖道，開示當人。板蕩雲興，珠回玉轉。無非借以發揮衆義，指歸一乘。是故耆紳先生，多所敬服。昔人以寂音爲僧中班馬者，今日于師亦殆是也。法語偏言，著述甚富，雖未編次，然往來禪流，爭私錄去，固已盛傳于世矣。平生不妄許可於人，最後乃以佛祖重相，命明蘊照拙普仁荷擔。實恐力不勝任，有玷法門。既師不棄遺，又烏敢辭。遂感泣祇承。深愧莫讚芳微，光揚師德，惟狀其世出世間願末如此。至於造詣精微，行周化密，則不敢以筆墨塗污虛空也。冀大方知音鑒之。

性空行臻禪師塔銘

康熙十七年冬臨濟宗三十二世性空臻禪師告寂於京師龍泉寺起明年正月門人起曉等用其法闍維火爐之餘四尚不壞得五色舍利子凡三百餘顆法衆見者咸流涕太息謂師之道行爲希有也起曉將函其骨南歸乃持道安靜禪師所撰行狀乞銘師之塔師常訪予寓舍予見師眉目蒼秀脊骨稜稜出衣表與語簡澹有味方欲援以爲方外交而不意其遽逝矣予悵然久之因是不敢以不文爲解按狀師諱行臻字性空代州人姓邊氏母韓夢金牛入懷而娠弱不茹葷好靜坐甫十餘歲雞髮爲僧徧遊諸方者數年聞天童密雲老和尚法席之盛往受具戒咨決生死大事問生從何來和尚棒云卽今從何處來進云從堂中來和尚又棒云旣從堂中來還歸堂中去師泐然其後聞山石崩墜有聲始有省復求印證和尚連棒趨出以而遊楊州福緣菴開大藏經得雲門語錄中語恍然見密老和尚大機大用覺情與無情悉在自己光明中顯現欲復徃依之而值密老和尚遷化遂走謁費隱老和尚於金粟寺費和尚卽密和尚授法大弟子也命充監院如是十三年深加器重曰先師之道賴子不孤矣而師猶不欲以出世日

炫也棲止崑山陳氏廢園中頽垣老屋饘粥不給恬然不爲意踰五年徒侶漸集檣施亦不遠數百里而來於是創建殿堂樓閣及方丈之室香積之厨無不悉備瑯玕丹黝冠於一邑巍然稱寶坊矣乃標其額曰選佛場諸方衲子傾慕挈瓶掛錫問法座下者日夜不絕恒苦乏食又募田若干畝以備接衆費會歲山維摩延師住持師厭選佛之喧也往應其請未幾語門人曰吾老矣吾北人也緣當在北盡徃遊帝都乎遂偕起曉輩攜囊附舟趨京師寓龍泉寺不四月而示疾常熟翁司空寶林方進謁次師與坐語未竟合掌趺跏而逝室中微聞異香踰時不絕臨逝時不說偈不作遺囑識者稱其有古雪竇之風師在選佛場也嘗因僧化席書偈有百丈當年卷却玉峰今日重鋪之句僧問百丈旣經卷却玉峰何故重鋪師云爲汝瞌睡未醒僧送拄杖師云古人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意旨如何僧云學人送與和尚師云如是卽被山僧奪却也僧擬議師大笑問懸羊頭賣狗肉意旨如何師云看破不值分文進云衲僧本分事如何師云老僧無氣力答汝蓋其方便接引多類此壽七十一僧臘六

十一嗣法門人超自等二十餘人受度者不計數有
歸錄六卷行世塔在常熟縣之西維摩寺銘曰

道法如川源同派別歸濟一宗雲仍相接堂堂天童
實推中興師其世嫡祖師是永建大法幢擊大法鼓
應機豎拂用道聳普清風自雲去來無踪撞倒須彌
獨露虛空要江之瀕熟熟罕堵人龍飯依永衡斯土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充纂修明史官前奉政大
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長州汪琬識文

性空禪師語錄

壽藏銘觀海禪師

康熙戊午仲夏之下浣日住武林皋亭崇先顯孝寺
次住旴之壽昌觀海禪僧大奇從諸弟子請而自叙其
生平曰余豫之撫州雲林渭川里人也父姓彭字時
顯母何氏誕於天啓乙丑之春生而秀異父母愛之
及髫髻有大人氣象隣族皆稱爲宗彥年十九世味
泊狀思欲出塵而世道滄桑母亦尋終遂投本里項
山學出世法以昵于俗親故往來煩雜舍之叅蘆陽
饒山鐵索老人索以老病卻乃納具于邵武之龍湖
戒壇及歸命依上首月坡山主受諸經論并策發向
上事遂掩關于旴之覺僊峰刻苦勵行造詣忘身關
中誓不睡唯行坐而已未及一年因履穿襪弊以手
納之正思唯六祖在大庾嶺接蒙山曰不思善不思
惡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之句忽狀有省自後出
世文字皆通曉無滯遂作書作偈辭坡欲徧叅諸方
坡壯其行以故破夏往金陵見天界盛和尚界以太
平事當道不許聚衆乃上牛首聽素華法師講法華
會義因徧歷講肆及界應棲霞之請余再徃叅之界
一見喜之曰子何來之遲卽留挂搭一日界垂示余
應答不少讓并呈首山新婦德山托鉢諸頌界微笑

曰且喜無佛法知見余從傍曰頭上高峩峩那得無佛法知見界與一掌曰者江西子汝見个甚麼余作拈花勢界曰江西子亂做血喝出即日安入侍者寮當是時界之名動寰宇問法者絡繹不絕皆天下賢士大夫其應酬文翰支給常住與夫灑掃洗沐之任備爲之而叅究不輟一日晨起余與衆兄弟環侍左右界曰一夜勞苦不可當余曰何事想和尚寢息不安乎界曰非也夢中與衲子論有句無句公案一夜神思費盡難得有伶俐者余方執襪過界曰疎山也好者一撥界劈面一掌曰天下人皆患此病余慢朕曰慙怪得五祖道相隨來也界又掌曰者也是恰疎山矮子的殘睡便推出自是室中徵詰法門之玄祕諸聖之要妙皆應對無滯界爲之稱賞不置每嘆曰惜吾老矣使爾早生十年我之生平大事則有所托幸子年齒方壯有此知見吾可無憾矣故師資相得七年如一日旣而隨往博山入闔命監夢筆院事又以法衣囑余繼席余辭不願離師于是隨界從括蒼金華返浙時順治丙申年也次年丁酉阜亭崇先顯孝乃宋長蘆真歇了禪師祖席久虛而歇祖歸真之塔猶存杭城衆紳士以界爲歇祖嫡孫固請主席

余爲之首衆明年戊戌秋天都汪比部請予住山又明年己亥界亦以老病歸江南居年餘而界寂予奔計金陵庚子浙中士大夫特書請余主法阜亭旣至而般若堂頽弊不堪過者驚將壓焉當震風淋雨之夕各擎雨具以俟晴明且寺無恒產每天寒地凍不得黃蘗野菜嘗五七日煙爨不起隣之賢者持三升一斗而至見殘僧十餘輩垂頭落頸氣息不接嗟嘆良久乃去如是者四載先是汪比部元泰施材造般若康熙癸卯杭之方伯袁公一相姚戶部元煥戴文學班立及郡之善人或磚瓦或工資皆不求而樂助未期年而大般若落成乙巳朝廷有民僧之議諸方鳴鼓辭衆余曰僧爲佛種佛法所以陰翊王度僧其可廢乎善知識與衲子同休戚衆其可辭乎誠知事勿辭四方無依者皆歸焉丙午復建前般若像藏經普同凡叢林所宜有者少備其六七而衲子磨至余登座說法不敢沿襲近時一字諸山耆德咸稱阜亭有古人焉余自歎曰欲躋古人而未龍也辛亥終川護法請主壽昌祖庭不三載而江西湖南閩粵皆揭竿而起寺當杉關阨道兩師衝突殺傷徧郊野余率衆掩薙之疫癘滿山谷余作藥餌施給之自大帥以至裨

將下而士卒見子皆無怒心嗚呼郡邑丘墟村里失其故道而寺之金碧巍然獨存是皆佛祖之光被入龍之呵護執事之勤勞故一草一木皆獲保全庶幾可以謝罪於祖庭矣丙辰閏閏通余將欲歸浙黎之紳士堅留至再遂重修大毀葺藏閣益庄田凡不足者補之戊午余必欲歸浙而諸紳謂再造之功過於創始懇終老于山無何春夏避疾執事請述生平以志不忘并乞畱壽藏以表化儀余笑曰余本東西南北之人遺骸枯灰殘山剩水隨處可安且余一言一行又何嘗有隱乎二三子耶而諸子乞之不已曰和尚居壽昌阜亭兩刹皆從苦心血力之勞況生緣本豫人壽昌乃根本之地而數載從切火震蕩之餘竭力保全兼之輸與一新增其式廓守成之烈有光太祖矣願畱真跡正孤死首丘之義於理爲安且和尚素性不喜緣飾說三會之錄不乞一序阜亭與剎之功不勒一碑而出世本末又豈可乞當路貴人藻耀之文而畧之以損吾師之真耶余不得已方允其請而自叙如此小寺傍三里許地名郭富亭坐乾向巽爲壽藏弟子其識之銘曰

龍峰峨峨 可瞻可式 石峽源源 可濯可激

處此兩間 中心無數 同心一儀 密室泥黑
 深固幽遠 瞻仰難得 真歸有誥 孤行其操
 後世緣飾 不能少踴 視古之風 跂古之隆
 而余何人 敢膺斯崇 祖庭是依 叢林古格
 水剎山殘 處之媿惻 藉以歸休 永安其宅
 師說行實後疾復作不起至六月望說偈辭衆偈云
 五十四秋風月幾爲諸人漏洩待到七月初十記取
 者箇時節迄初九猶晏息如常初十早索湯沐浴更衣
 衣端坐越中及函泊狀而逝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三十
 十有五畱七七茶毘建塔皆遵師遺囑云爾

門人與潤錄併識

嗣法門人與孝

典舒 典悌 宗弘

典泉

德神 典卍 溥證

覺範

典照 典敏等全立石

觀濤奇禪師語錄

行由

高峯喬松德禪師

兩序執事諸方丈致禮請叙入道行由師笑曰山僧非他國人係本蜀隣水馮氏子母郭氏父祖三代樂善持齋萬曆己未年十一月初六日生兒時每自嘆曰做和尚去父兄輩俱以和尚呼之山僧即欣喜應諾方士過門謂父兄曰此人命相不凡非池中物父毋苦教以書嗣相望山僧雖違父命竊自惟口幾時遂我出家之志遇論經欣樂觀聞父兄誠曰何不肖伯父雲衡先生之志爲當路文秀友樂釋氏之言乎山僧不對勉強從事詩書年將十七先嚴去世服闋未滿每自喜云出家可期也先母難之山僧固辭於本境慧空菴披剃未久遇業師復初乃母族舅氏自兩都回言南北經席禪風山僧投拜會下法名玄憶同住邑中延福寺寺中常開經論山僧苦心聽習經旨大意一一明了唯以自已大事未得脫穎時時在念後於五龍菴講席中遇一禪客雅尚機鋒以青州公案雲門屎橛等語每每相問山僧以已事未明更起一種疑情又於經中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於皆如法師處叩問一味講理期終上華陽山參南宗大師觀普賢瑞境偶於南堂丈中兄吹萬師翁像自

讀復看案頭一貫別傳五冊從頭細看覺有所得卽約同志靈育數人參見下山食風宿雨懇懇勤買舟東下至平山聞師翁遷化有舍利流輝之異往造聚雲值師翁舍利入塔次觀法錄時慶忠本師廬於塔旁參見遂請開示本師書氣志箴三目和尚亦書偈令參時崇禎庚辰秋日也復轉隣陽省親十方堂主人雙松相約各初結社鄂陵地藏禪寺社火場中惟以本參話頭在念苦辛萬狀慮已事未能打徹時時逼拶刻刻提撕明年擅越再開明邑人士疏請本師開堂到日序執事山僧願入侍寮同衆參究於辛巳十月結制一日挂牌入室本師召入室山僧纔入本師曰我不曾教汝山僧珍重便出覺得漆桶子七花八裂自此傾心座下巨細任委不以爲勞途順經堂終無異志凡有問荅靡不當機隨錫東明吟翁白牛世道風鶴避南濱石峯寺得遊藏海六載上青山結制三教雲集開期叨居上板一日本師喚山僧曰相依幾載山僧對曰十載本師曰不必勘驗乃蒙付囑偈曰衣鉢巾瓶不憚勞一身挺特見清操歲寒未改平生節白日青天萬億喬乙未歲學者雲集開爐柏巖禪寺丙申受請住永興退院省老人於太平總

戎陳公聞之請住寶勝禪寺未幾踰梁高明王中軍
捨宅爲寺建此無遮大會延接方來啓山僧趺首一
場把戲今年恰恰四十三歲也以上衆師請友略紀
二三諸公英靈挺特豈似山僧耶書記存之

高峰喬松億禪師語錄



自敘行略訓徒

一 擬禪師

余俗姓孫世居角里二十六歲出家于本縣海溪伏
獅祇和尚會下披剃師係天童密老人嫡孫密乃臨
濟三十世孫也順治壬辰二十八歲受囑三十歲六
月母喪九月本師示寂時義公法兄繼席伏獅余守
龕制滿時有結茆之念從無鉢資勢不能舉幸有仲
兄子麟同志參禪先余着親精通三教皈于一源故
建靜室名曰叅同屬弘覺老人書額此衆同菴之所
由名也其叢桂軒闢房曲廊丈室池亭水閣外有花
卉修竹皆丙申年所建什物俱備至仲冬延余住焉

時菴中惟六七八人實得林下之樂白雲封戶聞寂無人六載如同一日不意辛丑春義公法兄忽染沉痾延余到榻囑託後事刻先師語錄自己建塔立當家規訓徒衆以余法門手足欲完先師未了公案諸檀越特到叅同堅請余念老父年邁以爲副辭誰料冬間嚴尊亦故當家病危潯溪惟獨董檀越再三相懇于壬寅正月勉強應請回見先師塔院在荒郊道路人難看守余身心如懸所以復進伏師六年惟以塔事爲念並不攀緣涉世至丙午臘月起工遷塔于叅同菴左通新重建義公兄龕亦茶毘于師塔之側丁未清明造塔已竣中秋即伏獅退院冬間建樓三楹戊申春啓櫺門一帶六間已西造東新浴室三間庚戌佛誕日建大殿余出家時孫氏嫁貴盛門分產悉皆捐棄僧俗耳目共知二十六年法門辛勤中有十年興建土木漸成蘭若皆出于十方檀護信心中來所以日夕訓誨徒輩若非忘形灰心堅持戒行何能俾其永遠不朽欲報佛祖必須敬守清規真實踐履冷淡家風千古不泯遵此數語方可同居俾世守之母負我一生苦志也

叅同一揆禪師語錄

叅同一揆禪師行實

師諱超琛字一揆嘉興縣人係大司寇孫簡肅公之曾孫女父太學茂時公賢母高氏法名超臻長兄子彰孝廉公官中翰仲兄文學子麟居士少年得道登三教壇禾中稱孫先生是也公有三女師居幼少聰敏精女工不由師傳而通書義兼繪墨其秉質不凡如此及笄適庠生盛君子達克盡婦道事翁姑孝其于胞姊屠又雍孝廉公夫人最友愛姑嫂妯娌間情禮備至人無間言不幸盛君遽疾醫藥不効願以身殉復自念云倘棄所天徒成無益思投入空門爲出世計時尊宿林泉老師與盛君相契見其病篤屢來開示師竊聽之道心益切未幾作未亡人時順治丁亥九月間也自後師毀容變服茹素持誦日不下樓一意焚修但未知叅禪大書萬法俱空一心念佛于壁其立志堅貞如此戊子年子麟居士見妹婿盛先朝露生死心切苦志叅禪語師云待吾拚却性命倘有所悟汝不難出世居士奮身打七大事已明得祖心印卽告師曰汝急做工夫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朕必叅話頭經明師煅煉方得了手時祇囑師翁係師瓜葛開堂梅溪伏獅師企慕有年但不出閨門未及

叩謁只在家晝夜參究而話頭難破如吞鐵丸相似見居士逍遙放曠愈疑愈悶適有湯老太戒行精嚴引進彌切雖遇滯暑坐至夜分咬刺逾體師漠不知也其工夫真切如此值歸寧與母夫人同志數人朝夕大士前梵音徹戶外一時感動遠近長齋皈依者數十人真有龐氏家風一日與居士跏坐蒲團各說志願師云吾志効祖老和尚居士云吾渡親入道寧爲蓬萊雞大莫作塵世公侯厥后師出家道行酷似師翁居士嗣遇異人悟宿因可謂各愜所願者矣辛卯春師買舟往梅谿同母夫人參謁祇老師翁而一見稱爲法器見居士寄呈偈語大加稱賞問師叅何話頭荅曰誰字師翁曰汝不必易話頭悉聽余兄指教吾不難印証也卽于是冬結制偕母夫人復到師翁座下同叅話頭師坐至二七忽尔定杳盡四炷辨息而過大地平沉洞徹本來面目居士聞之大快笑云這不啻啗漢遲至今朝方摸着鼻孔何鈍如之師翁卽印可披剃壬辰付囑其真叅實悟根器迅利如此由是師將盛門授產遂還盛氏孫門家貲仍歸孫氏赤條條不留一物親戚共嘆莫及而生教焉被時林泉老師辭世碧光菴心傳老師永中大尊宿也

師叅謁後語居士云又添一箇法堂自明禪師與茂時公安昇稱師爲法門棟梁有偶喜贈如古南牧老和尚隱菴息老師翁尤加讚嘆其爲師家深許如此不意甲午六月師母夫人病痢不起師服勞盡瘁哀號籲天母夫人臨終見青蓮紅蓮湧現口稱者三初夫人在家坐香叅一念未生前以七爲期至第五日定冲衝口說出眼底光明驀地來腹中自覺笑顏開今朝一片平陽地明日蓮花朵朵開素不諳偈連自家不知何故茲見蓮花兩朵適應識語現紅綠幢幢往生樂土無疑七終歸菴九月師翁示寂師割股療師一痛幾殞天何奪我母而又奪我師我何生爲默念付託之重力荷祖道志報師恩其孝親事師篤摯愛敬如此在伏獅守塔期滿思結一茅于水邊林下保養聖胎斯時義公師伯坐伏獅方丈勢難同居苦無其地子驤居士慨然創建靜室罄貲落成約費千金一切什物完具丙申冬請師移錫厥後龍象聯臻皈依輻輳草故鼎新竟成蘭若辛丑臘月茂時公不諱師極盡孝道曰余向有老父挂心今可一意辦道矣壬寅正月因義公師伯回首伏獅虛席護法唯孺董公虔請所以復住伏獅六年其間爲遷塔諸事載

在師自敘文中癸卯冬師圖戒于弘覺國師得會覺
珂和尚相契因語通南和尚通師才高骨剛傲說一
世獨于師注意焉似有終身之托已酉春秋請通南
師翁同子麟老居士到叅同糾眾打七悉遵報恩規
則鉗錘甚嚴師時遭訶斥禮下彌恭其時普明雖先
付囑與法源僻居黎里禁足不及躬逢其盛爲一慍
元兩法弟各得力醒發焉適南師翁抱病欲覓靜室
師買地蓋橡衣之食之延醫莫療無何示寂師竭力
盡禮請弘覺國師收骨入塔其尊賢重道必生不渝
如此庚戌冬武林雄聖惟極和尚海內宗仰結制請
師爲首座機緣載在雄聖語錄中與西堂靜諾師伯
稱爲莫逆而雄聖老和尚水乳交合期滿揮涕而別
同檀越張老夫人往金粟飯衆天呀和尚以御賜
爐衣供師不以法姪相待弘覺國師以祖衣送師楊
坟師翁靈機大和尚天下宗師見師讚歎不休其爲
師尊欽崇如此姚江邵太常夫人過師後不遠千里
脩候潯溪董徵君惟孺喬梓禮意有加徽州孫老孺
人明覺王孺人明慧吳翼桓夫人烏鎮沈孺人明證
鹽官胡令修居士并室大隱禪師諸位親近多年久
而彌切雲間王夫人明鏡辛公郎拜師錫名實璋本

士諸位不及備載其爲四方檀護飯敬如此與同門
諸昆季友愛終始如一常感義川義公兩師伯教導
之力如陳菴主洞雲丘菴主心學洞庭菴主逆來宣
貫一而交非泛常其睦于弟昆法眷如此常見末法
掠虛失真工文詞爲家私習機鋒爲了當平素訓徒
一以真操實履爲要莫以文米口滑爲工常云閻羅
老子不怕你口快拈高峰祖師語開口動舌無益于
人戒之莫言舉足動步無益于人戒之莫走舉心動
念無益于人戒之莫起書于座右自警警徒御下老
者安之少者懷之周其衣單均其勞逸隨才器使各
得其宜間有負恩亦不之校其砥柱在潮安衆公平
如此自四方多故以來屢遭歉歲常住淡泊日甚一
日食有四五百指師備極劬勞供衆素耻募化以此
進退維谷精神衰減已未春住洞庭遊穹窿見施度
師對聯云食不啻衣不織飽暖須知慚愧打可憐罵
可惜忍辱便是修行錄歸警策大衆自此抱微恙食
不下咽身無痛苦至六月絕粒半月飲水過日預知
大限將至卻警衆卜十七日邀子麟老居士至榻前
分付法門後事語不及私老居士即錄雲棲規約呈
覽師云可刊在板一掛山門一挂佛殿一挂齋堂老

居士云吾尚淹留塵世符到便行豈不快活師笑而頷之適南溥帶一老和尚與師契濶十年忽法駕遠臨相見如一日師雖身抱沉痾猶執師弟之禮待間不飽時六月廿七始別覺在世無多日廿九請子麟老居士內姪蘇門到菴呼徒不肖普明日汝早付囑今付祖衣杖拂爲衆同住持祖師一脉善自護持普明五體投地辭之再三老居士曰此要承當毋容再讓呼法源明俊將如意云此幻有老人付車老和尚傳至先師者今以付汝非比等閒切須珍重將拂子付爲一明元云汝佛事說得幾句的將鐵如意付悞元明湛云汝心須如鐵守護常住老居士云吾看來法源上座得體接曹溪之正脉爲一上座得用支叅同之門庭師云是是老居士云有偈語否師云無老居士云無語句卽爲語句矣吾宗不立文字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若有言句是名謗法今各位向無語句中會取師又云素封明麟隨我多年甚合我意服勤左右夙夜匪懈可謂孝矣可取我像描他在傍要題他幾句今不及矣墨現老成可作總管其餘執事派定井井有條武水米近文名家子也棄家爲高僧室人沈氏師嘗目爲美器以子幼未及割

度老居士面云道在心不在境無論僧俗只要篤志修行今不幸無師可投莫若在家修持不壞世間相而修實相也師以爲朕又囑云吾一生小心謹慎一言一動並不放膽汝等知之老居士見其末後光明一心不亂世所希有非數十年定力靜功行解相應焉克苦此遺徒編謝諸法眷檀越示期七月初三立秋永別至初三黎明先期報鐘師云又掩關我一日至初四日辰時沐浴更衣說偈云這漢一生骨硬如釘一處轉脚最難移根二十四上知有此事十年克苦忘形四十九上到絕婆婆世界覩得世態如水實求早離如願業緣又使七眷目今鐵釘如灰四犬風火分散葉落知秋正是歸根時候阿呵呵逍遙惟我端坐而逝其臨行安舒自在真得無上三昧如此普明等肝腸如裂遠近緇白哭聲震野如喪考妣遠命請老居士拈香領衆送進方丈入龕老居士遵命見之大慟曰昔陳白沙先生弔羅一峰先生大笑笑一峰必得其所復大哭哭失一良友世道無人其今日之謂乎遺命茶毘入塔奉師素不蓄貲兼荒年桂薪玉粒常住如洗而老居士以古禮速墓不待制請入塔爲安同師內姪青巖青岫蘇門師外甥屠躬齋

居士捐貲鳩工擬東中廣明塔予參同祖老師翁
右按師實悟實修實心實行不以文字經心凡有題
贈書札並不留稿挂漏甚多所集語錄若干不敢易
一字班一語師素不好名今始鐫板明知虛空着彩
狀非是無以信今而傳後一花可識無邊之春勺水
可印圓滿之月不肖昔明捐貲敬付梨棗師距生于
天啓乙丑六月一日辰時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一
生從荷法門爲道忘軀作人天榜樣普明等不能讚
一辭且山野拙訥無文乏如椽手筆表揚萬一伏祈
四方善信各賜珠璣爲續燈之一助云

康熙己未冬至日嗣法弟子普明謹狀

參同一揆禪師語錄

林我禪師行實

戊午佛誕日兩序闔山耆舊同護法熊童文學佛會
衆信詣方丈請示行由以曉後學師因病弗允衆長
跪堅請師謂衆曰苦逼山僧出醜作麼吾乃川北古
閬州籍父姓侯母蘇氏生於萬曆二十子四月初八日
子時始祖因事居果城儀隴年十二仍居閬之西水
幼多病好讀書不幸父喪殯葬後猶抱病上學病久
棄書立志出家遂就本境萬緣寺禮大慈師披剃年
十四值母卒孤苦任緣至十六同友過城都聞桂籍
莊聽講泐華歷講五載始入大隋參寶池和尚圓具
戒次參昭覺惟一和尚聖塔離旨和尚大雲靈筏和
尚靈司無漏和尚大菴鑑隋和尚鹿池嶽川和尚雪
門含璞和尚不過隨衆請益於衣線下事竟未迴脫
崇禎十七年蜀中大亂屠戮之慘不忍見聞時與同
參若蓮等過新都適牧主輩署龍安府事謁見力勉
過秦給路引盤費始得入秦住南安貴清天水清涼
歷終南一帶山居十餘載戊申夏聞風穴雲巖和尚
應長安大興善寺請遂束裝參見入室問答機緣詳
載風穴錄中命補知藏職一日殿前經行次同寮西
來上座見雲峨和尚對聯有喝佛罵祖之句尋問山

僧祇如佛祖有何過必用喝罵當時被問胸中宛若
四壁推倒豁然了得喝佛罵祖作用次日聞舉雪峯
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
快打鼓普請看到此真如銀山鐵壁卻又過忒不得
壽自念云古人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如者一
句子不得了明則從前所會者皆不出與化道的夏
宋峨和尚回風穴命守方丈雪兆兄監理院事秋初
先老人易菴和尚自雙桂拄杖來寮寓與善雪兄輩
堅留過冬已酉春老人欲南行出源流拂子抑遏受
汾山僧抱病力辭侍者收回暗藏枕後而去及秋初
病體稍愈志欲南參一切不顧獨出商山抵昨喀法
海寺承南明兄勉留山居三載每於坐臥經行處自
覺與衆皆同惟者一念子時刻未敢輕自放過丙午
夏閒坐大學者手出楊岐和尚語錄問字山僧隨手
一揭忽視前所疑公案宛若雲開見日自此凡古人
方冊所載者一一諸子無疑丁未春忽涇陽高陵三
原鄉紳細素具啓禮不辭千里遠過茶芽設齋堅請
者三辭不獲免拄杖旋秦住錢佛崇文塔寺三載時
先老人主興善將五秋明春欲往天童掃塔囑山僧
繼席兩月寧夏鎮臺桑暨紳衿請住寧夏海寶塔寺

宋三藏先師圓寂涿州計音至如坐針氈食息未遑
百計圖歸未獲一遂切思從上未有不忠孝之佛祖
若此羈延有失大節誠生不如死矣猶是閉門絕食
聽命而已時闔城緇素驚駭代爲稟辭遂獲允許越
壬子春方拄杖興善與先師建塔院立普同兼理常
住不覺逗留至今自愧生平學淺德行庸常難承先
師格外之恩自慚無益法門且興善祖庭甲秦京第
一名利事多繁冗繼席以來不期十餘載每承衆檀
護及列刹衆師德并本寺衆耆舊兩序大衆共襄輔
翼山僧愧感曷既今日又承護汾熊檀越文學蘊相
公暨佛會衆善士等來寺設齋懷香入室欲山僧行
由以刊全錄亦自感愧奈氣短力弱不能備舉勉說
槩略以告諸公誠所謂家醜外揚取笑大方也不煩
久立珍重珍重衆皆歡喜作禮踴躍而去

林我禪師語錄

林我禪師塔銘

余在光祿時每月朔望省視祠壇供養雖禁中側得往焉一日至萬善寺見正殿懸扁大書敬佛二字爲

今上御筆余拜手稽首退而嘆曰大哉帝王治天下之道不一端也設官分師立綱陳紀章服有辨刑威有施無非納斯民於規物復其天良之性而已故唐虞三代治各不同而訓俗型方之心無不同也况佛爲西方聖人所以教民爲善者無殊於吾儒之言使生唐虞三代以前見重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亦明矣昔

世祖章皇帝時余叨列侍從之班見經筵有間延禪宗玉林木陳輩闡晰妙義輔佐休隆我

皇上贊弄鴻緒學貫百王道該三教沙門高士應運而興大雄之於斯爲盛長安城南大興善寺林我禪師蓋傑出者也師閩州侯氏母蘇夫人生而多病幼好讀書年未及冠父母並立志出家初披剃於萬緣寺參學於桂谿莊更歷寒暑道念愈堅繼受戒於寶池和尚終闡法於易菴老人老人爲破山泐子傳臨濟正宗師道氣清高學思淵博

有自來也始住南安貴清歷終南岵嶺名山大刹聲震關中乃開堂於涇干之崇文塔院西夏之海寶禪林東西秦川聞風景慕後因易老人園寂始卓錫興善營建師塔主持法事大振宗風於今八載矣師體質清癯胸懷坦易始以嚴慈立念誓報罔極之恩繼因師祖栽成大闢如來之教金環在手非具夙因者不能瓶水倒流因參太乘而有悟物各有生我示以無生則生生之中另開生面我本無相人見爲有相而相相之外別立相宗逐境提撕久而有悟如中山之酒三年不解其醒因人開示各具因緣似春雨之荷萬物咸霑其潤故所至監司鎮帥賢士大夫文學耆庶邨墟市童莫不接踵相迎請益恐後非師德量宏深機緣廣大能如是乎視昔之架箭需人持竿待日此更超出一倍矣慨夫民風不古世道日漓恣制禁令移易爲艱師以一老頭陀登堂揮塵能令百千萬人革心降志勉登善域而不敢自止使九州四海之大得盡聞師說而孜孜從事焉於以輔

聖化而正人心挽斯民於三代之隆其功不更與吾儒相左右乎乃今歲仲春朔日領衆禮佛畢忽索

紙書一偈云登山足疾忽爲魔必欲登山可奈何
此太直將空四大笑看白骨豈成病書畢歸方丈
侍者請問其意師笑而不答越五日端坐而逝康
熙十有八年二月初六日未時也登涅槃林七日
起龕茶毘五色火光熾盛收舍利無數師生於壬
子年四月初八日子時壽六十八臘四十八遠近
僧俗罔不奔走悲號如失怙恃其法胤海珍亦蜀
人器識純誠遺燈有寄先以添叔若水和尚乞序
銘於余繼復躬請憶已酉夏余曾晤師於文塔有
夙契焉不可以辭乃序其始末而系之以銘

緬彼迦文 傳宏鸞嶺 拈花一笑 妙諦心領
達磨西來 道弘斯境 曹溪一派 汪洋千頃
卓哉林公 巴江鍾奇 風木載悲 誓志披緇
祝髮大慈 受戒寶池 破山之徒 易菴爲師
柱下無爲 鄒魯性善 寂然不動 真如乃見
大覺圓明 三聖無間 道不遠人 人自道畔
性根超朗 領悟獨優 渡孟錦江 飛錫雍州
八水洗腸 三峰點頭 金篦開蒙 四十春秋
清襟映月 逸藻流霞 學究一貫 書富五車
剖玉淘金 忘石與沙 西來大意 樹上三花

三昧無聲 覺來早夢 揮毫留偈 歸臥一龕
五色篋中 舍利尤含 峻嶒寶塔 高對終南
南山峨峨 渭水洋洋 幻形易化 真性難量
滄波浩渺 一葉慈航 奕世徽音 地久天長

昔

康熙十有八年孟夏廿日驪山澹園居士周燦星公
甫頓首題於雙峰草堂

林我禪師語錄

行實 石關禪師

癸丑冬師圓花甲門下弟子咸集祝慶既畢首座趨
盤西堂芳桂等率眾請師行實師云我生無行又何
有實請之再三師云定喜出醜作麼鑑等拜云爲第
子者不知師之行由何可哉師云余乃嘉興秀水人
新城顧族母鄒氏素奉三寶生三子余處其中自幼
好習詩書家貧難遂其志每見僧過輒喜父母知全
夙緣送徑山松源菴出家年十九以松源禪師法繼
自任遂往真寂求問答大師披剃受具臨行乞開示
聞教看華嚴疏鈔卽入山至高菴閉門不出夜禮觀
音名號日則披閱疏文三載畢入諸講肆於中峰汰
曲水古蓮居新三師處往還辨難議論超拔三師俱
命高座代演諸方以角虎稱余然不敢自負私謂出
家須明心見性了脫生死爲事談玄說妙未必便當
時崇禎丁丑歲荒諸方撤講遂歸徑山於東坡池見
雪大師求出生死法雪云誰教你在生死裡要去出
他余不覺汗流禮拜而退後命作落葉詩三十咏內
有撲落一聲黃滿澗夜深燈殺一潭冰之句雪見相

案大喜曰這後生已得詩三昧汝等勿以詩眼觀之
遂捉筆將此二句連書數十幅新正同雪赴齋聯句
云新歲雪多不見雨余應聲云雨傘安開木屐苦雪
躍然如是者數十次往來池上問道吟詩十有餘年
末後一句叮嚀不倦後叅雪關禪師於虎跑再叅永
覺禪師於真寂機緣不契後值覺浪和尚王徑山新
正上堂余出問云八十七燈無盡火百千萬法只傳
心喚甚麼作心浪云脚跟下看進云百年三萬六千
朝反覆原來是這漢浪云這漢在那裡余振威一喝
浪云喫棒有分在余拂袖便出然終不自肯一夜獨
坐琉璃下忽有僧出小園聞開門聲不覺解豁重圓
疑團頓釋內不見身心外不見器界遂成偈云團圓
無縫罅綿密不通風撥轉虛空骨翻身剎土中
歲本師和尚任持徑山值上堂余出問五臺山上雲
蒸飯意旨如何師云白日起清風進云今日凌霄峰
頂又作麼生師云試登登看進云高高山頂立淺淺
海底行師云你自受用底麼余便喝師云那裡來者
消息余連喝兩喝而出師任山四載余之問道機緣
詳載徑山錄中師因刻嚴統婆非出山復叅本師於
虞山又叅師於吳門往龍池見萬如和尚入門便問

觀面相逢是如何萬云我知你從徑山來余云凌霄
峯與上龍池比肩萬拈棒余便喝萬作打勢余又喝
萬云且喫茶去余連喝兩喝而出嗣遊洞庭圓墓靈
巖諸山復歸雙徑杜門三載與二三子講易吟詩悠
然自樂至丁酉春受桐溪之請於鳳鳴寺講法華九
十日聽衆八百餘人期畢復還徑山適撫臺陳公復
請本師還徑山余同闔山耆宿往福嚴啓請本師問
云我在山中不見你說經你爲何便能開講余云老
將不談兵師云你便自負那余云不敢坐次師云法
華經中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兩個法字你作
麼看余云波卽是水師云又是兩個余云一有多
二無兩般明日茶次又問如何是全機余豎一指却
何是全用余展兩手師云除却者個再看余卽禮
拜師拈荔枝二枚遞過云且道是賞你罰你余云一
口吞却師云吞得下吐得出始得余云粉碎了也師
云果然吐不出余便喝因畱任命典記室不旬日徑
山衆護法請師還山師不許山中大衆哀懇不已因
出規約命余爲西堂領執事先權主徑山付余法偈
云煩克第二座說法利人天直指西來意楊岐正脉
傳明春師因福嚴未了護法固畱余謝聯隱於關門

石五年餘杭縣尊楊公請住蟠龍寺開法寺乃高峰
妙祖道場因久荒廢盡力主持乃得興復而有轅轅
道人普明之請中興古剎心力追盡所謂轉見不堪
矣自念行淺智疎從自勞苦消歸自己而已汝等當
極力操持不可以余疎散而徇藉若是也勉之勉之
衆禮拜而退

天台山通玄寺獨朗日禪師塔銘

師名行日字獨朗宣城建平許氏子生而穎異氣宇
不羣長以俠聞襟懷磊落交遊盡屬少年傲秦嘲楚
談吐善傷先輩罵柳誇張放蕩不羈行藏莫測牢騷
滿腹似乎赤手可居龍困頓名場始覺此生空按劍
依棲姑母執侍三秋遊俠都門淹留二載因見世途
危險沽名莫若埋名還思釋海洋出士無如隱士
更途易轍捨妾歸真躋南岳以遨遊禮恒師而披荆
闢宗受具戒臘冰霜太白究心交馳棒喝風柯月渚
恒和尚慈悲太煞箇事日可商量鳳翥鸞翔密老人
臘補森嚴到此無容擬議隨機應答法法天然信手
拈來頭頭是道遂爾飛錫姚江岸看白雲迷谷口關
揚積慶只將黃葉止兒啼切念大事未明瞞人豈能
瞞已疑情未斷悞已而且悞人慕船子之風散夾山
之席飄然一笠直入千山一到通玄不覺全身放下
幾遭辣手從前伎倆俱消是以草偃風行渠成水到
應機接物益已利人仍汎姚江之棹掩室千朝再登
太白之堂荷肩大法欲行過量事還他出格人繼席
玄峰若釋若儒齊側耳觸翻乳竇是庵是佛悉攢眉
說妙談玄洗蕩五家宗旨吟詩作偈掃除李杜風規

交友一味平常未肯頻頻下榻處已自甘枯淡何妨
日日在陳目中不見王侯胸次毫無得失一生瀟灑
半世清閒偶因四大違和唱起還鄉曲調漸見六門
緊閉帆颿西渡慈航撒手逍遙臨行自在當是時也
鶴唳長空猿啼遠岫香焚鼎內淚滴松梢草木自此
解顏山林從此退色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三增瘞
本寺之西予親封其門戶其門人今予心公乞予銘
其塔予雖不敏敢曰交深忝在桑梓知師最悉兼以
同門之誼安得無辭取其大概序而銘之銘曰
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德諦斯語
流布人寰密祖開出眾山翠嶺剪棘荊營經据拈
金粟花香通玄果實回首七夕四山變易故卜三番
先師繼席克振綱宗嘉聲奕奕慈祥愷悌溫厚謙恭
遐邇尚德衲子趨風應請東拾其道益隆傳之威鳳
繼之猗龍末年有嗣獨朗日公奇哉男子偉哉丈夫
生而穎異長與俠符胸藏六藝氣欲吞吳受具闍宗
究心太白得窺一班便解反擲飛錫姚江藏踪斂跡
闢揚積慶師名赫赫一遇先師鼎新易格毒鼓聲聞
破家散宅受囑天童繼住玄峰逢魔即掃遇佛寧容
壁立萬仞孰敢櫻鋒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甘枯淡

懶去迎逢日沒日沒四大歸空湘南潭北全體於中
嗣法六人以鳳以麟如燈續焰如火繼薪

住平田萬年報恩寺同門行徹無礙撰



天台通玄寺獨朗禪師語錄

丹霞澹歸釋禪師行狀

師諱今釋字澹歸浙之仁和金氏子父號叔醇贈禮
科給事中母吳氏贈孺人師俗名堡字道隱生而聰
穎甫十齡學制舉義方子春先輩一見奇之曰此子
他日當以文名世語其父擇師教之稍長奇思湧發
筆若游龍同輩屈服舉崇禎丙子賢書會有傳其文
稿至粵千山剎師叔覽之歎曰此吾宗門極草也時
正恣情詩酒不信佛乘具服者早識諸牝牡驪黃之
外庚辰成進士殿試二甲第九例當得州時人指爲
清華夢斷而獨以得親民爲喜出知臨清歲亢旱久
輟催科爲上司糾遂棄官歸後屢徵不起乙酉錢
塘破魯王監國周山乃走浙東授以官不拜人聞見
隆武帝因直言除禮科自以衮服未闕祇受職不起
任旋齋詔往頒越嶺魯王左右欲兵之折以大義乃
克復命奏議中多觸權貴幾爲鄭鎮所殺疏乞終老
四上乃允尋傲居楚之辰州山麓鄉人義之多所維
護一日入僧寺閱楞嚴圓覺諸大乘經乃發深信恨
知佛法之遲已萌出世志矣戊子江楚兩粵復明寇
帶以全髮見永曆帝於端州除兵科復攝禮科痛恨
權鎮跋扈高位昇汗與袁彭年丁時魁劉湘客蒙養

正嚴爲糾劾羣輩銜之號爲五虎適駕轎幸溟至蒼梧適乘間而甘心之誣以賊欵收付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自必必死瞪目反觀如何絕命以正氣凜然而心無悔故受酷刑而不斃得遣戍清浪路阻桂林瘴桑遂變遂剝落於北郭外之茅坪庵時雷守閣邵聖公稼軒督師大司馬張公別山同時見執抗節不服縲絏中悲歌倡和與茅坪塔聲相答二公被戮師上書定藩乞收骸骨語婉而義正偃荒亂忍饑山中作參方文以自勵壬辰下廣州參雷峯天然是和尚受具戒執役碗頭彌勤恭請天老人欲隱匡山師奉命先度嶺行乞常熟毘陵及還棲賢克書記未幾還粵供職雷峯復居東官裁薈前後十閱春秋於向上事業有發明壬寅開丹霞克監寺檀府穿州經營建置處境紛如而身心寂若後語人曰吾得力處多在於此閱五載丙午叢席稍就恭迎老人主法日與師友肅傲山水評論古今一日於丈室言下盡忘從前所得老人勘驗再三乃付以偈云到雷峯十六年掣風掣頭今日丹霞捉敗推向人天不教總靠著那邊喫箇舉無遮互回途絕正偏休言祇者是難賺豆皮襪要天下古今盡溟滓乎豆皮長處而不知所以然皮

甲元旦舉西堂立僧迨辛亥冬老人赴歸宗請而丹霞未了之緣尚費枯枯甲寅春從匡山省覲還俯順眾情歸居丈室靈鷲弘開衲子林繞未嘗輕屈一指樸樸如子友愛獨淡因請藏之行遽以院務見委師出世後兩至吳越未嘗一返武林人共曰爲憐情師不之顧惟遊遊姑蘇嘉禾間所至內外護衛住名刹俱不赴講職事畢擬歸隱匡山而病遽作養病陸孝山使君別業臨終遍發嶺內外手書及諸遺念屬侍僧茶毘投骨石於大江左右求偈示別舉筆書曰入俗人僧幾番下火如今兩脚猶空仍舊一場懣懣莫記是非來辨我刀刀只砍無花果揮就投筆而逝時庚申秋八月九日也火浴後侍僧奉靈骨還匡山擬就棲賢立卒塔波而丹霞道俗追慕殊切迎歸建塔於海螺峯下距入滅已九載矣師生於萬曆甲寅之小除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其著有徧行堂前後集行世識者謂覺範洪文字禪憨山清夢遊集遜弗逮也師道德文章輝今映古而立心制行純一精誠在世間則忠君愛國秉正斥邪身命不惜出世間則全身爲法忠於事佛孝於事師戮力叢林無分纖細一施一受悉歸正命以真品行勉當世匪名節

予自矜以第一義訓後昆念法器之難得甘無紹續懼授非人竟以槌拂付之烈燄其謹護法城可謂嚴且切矣現住丹霞澤萌遇弟和尚以塔功告竣屬予紀師行實仰求名碩勒銘碑上以垂不朽誼不容辭亦畧紀其萬一至若微言細行詳諸集中展卷瞭然又無事予言之贅矣師未脫白有嶺海焚餘一書尚未授梓以俟後之好事者同門辱教弟番禺今辯稽首謹述

丹霞澹歸禪師語錄

丹霞澹歸禪師塔銘

澹歸禪師者前進士金道隱堡也國亡出家爲僧師愛南天然和尚受衣鉢建丹霞別禪寺已度嶺來吳語藏經寄錫當湖陸氏園病卒弟子奉其靈骨歸塔于丹霞越數年其同門辯禪師撰師行狀命侍者古輪等遠來乞銘于予以癸卯年遊嶺南遇師廣州朝夕談論甚歡比過吳門又顧予于花谿艸堂方欲與諸同志爲覓一蒲團地止師以佚其老師不辭而去已而遷化于當湖適滯都門辨香勺水莫酬宿志茲藉公以狀乞銘其敢有辭按狀師諱今釋字潛歸杭州仁和人姓金氏原名堡字道隱學明崇禎庚辰進士知山東臨清州未一年以災疫不催科罷歸大兵入杭奔閩上疏陳恢復大計語侵鄭氏特授禮科給事中以服未闋不拜奉詔聯絡魯藩鄭氏陰令江東帥方國安計殺之江東人亦群指爲北來奸細賴同年御史陳朱明力爭之得免還閩鄭氏益不能容以終喪請許之因避去楚南展沅間戊子江楚兩粵兵起復迎桂王駐肇慶府公入見補授兵科論事益切直無所忌諱舉朝側目同時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皆與公合而大金吾李元胤方用

事尊信公等言得行故遂有五虎之目庚寅春大兵進粵駕移梧州一時銜五人者倉卒舟次合疏請誅坐以賊罪遂收公等下詔獄欲致之死拷訊無所得乃予廷杖意在獨斃公也故公傷尤重卒不死譴戍清浪衛道阻不得赴留寓桂林茅坪巷桂林被逐遂染爲僧壬辰下廣州泰雷峯天然是和尙受具戒執役盥頭者一年天和尙欲隱匡山師奉命乞食江南回克棲賢記室已返雷峯供職如故又居東官鼓毒前後十載壬寅開丹霞克監院於兵馬林中屢瀕危殆經營五載別傳寺告成居然叢林乃迎天和尙王席日與師友瞻傲山水間一日入室次言下有省覺從前所得豁爾冰釋明年乃受記荊舉西堂立僧仍克化主天和尙赴歸宗請甲寅春命師主丹霞席領衆不輕肯一人未幾復以請藏出領付院務于同門辭歷盡險阻得達吳越請藏事畢擬還栖賢而病遽作平湖陸孝山使君留寓別業遂不起臨終遍發嶺內外手書及諸遺念屬侍者茶毘投骨灰于江流侍者求留偈舉筆書曰入俗入僧幾番下火如今兩脚梢空仍舊一場懣懣莫把是非來辨我刀刀只砍無花果揮記投筆而逝時庚申八月九日也侍僧奉寢

骨回匡山丹霞道俗迎歸建塔于海標巖距入滅已九載矣師生于萬曆甲寅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所著有徧行堂前後集行世其未脫白時有嶺海焚餘集辯公狀如此予聞學佛者以能了生死爲大事畢即吾聖人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莊子此聖人之言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不求生不知生死所悅惡非真了者而能之乎世傳潛公居官抗顏敢言人爭欲殺之不爲少變吾未之渡悉獨見其上定南平南兩王書而知其夷然生死之間也定南破桂林殺瞿留守式鼎張侍郎同敬橫屍衢市師時雖出世仍前朝舊人慨然請爲收葬其書自叙歷履與兩公交情畧無隱諱引唐高祖之于堯君素周世宗之于劉仁贍殺其身而愛且敬其人明太祖之于元御史大夫福壽旣葬而復祠之元世祖之祭文天祥伯顏恤汪立信之家持之有據而言之成理又言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兩公一死之重豈輕于百戰之勲哉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

發置公幼子尤宜存恤張公無嗣益可哀矜當擇
付親知歸葬故里否則亦許山僧收領隨緣棄葬
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讐必滅其家狼藉其肢體
而後快于心耶敬俟斧鉞惟王圖之夫以亡國孤臣
得免戮求為倖乃干冒威嚴不避鼎鑊視彼貪生而
死者何如耶其上平南書則云前所編次元功垂範
一書遵奉記室所授稿本于明稱偽于明兵稱賊初
謂奏報相沿未曾改正竊念明滅元而修元史不以
元為偽不以元兵為賊元滅宋而修宋史不以宋為
偽不以宋兵為賊明末君臣播遷亦自延其祖宗一
綫之脉而清朝承明正統驅李自成為明雪恨于
明本非寇讐今書稱李自成為偽為賊稱明亦為偽
為賊畧無分別恐于理體有乖謹發回原書改正蓋
天下之分義當與天下其惜之天子之體統當為天
子其存之也詞嚴義正卒允其請師所言可否之問
利害存焉能無奪于利害即無奪于生死吾謂師夷
然于生死者非謬誤也則以師學佛為能了生死又
何疑焉師文字大抵自莊子來自言小時每作文不
為題所縛故能發管人未發之理道管人未道之言
其犀利處于禪家機鋒將近宜諸方謂覺範洪文字

釋慈山清夢遊集皆弗及也詩篇口占恒十數首
用古事垂采綯偉乾學奉命還山纂修終日屈首
卷帙中鑽研故紙于師分中事未能窺見萬一惟板
子所知證以辯公狀輒大序其說而為之銘其詞曰
有浙巨儒文鋒莫禦少授科名旋列朝著亂日從亡
獨家不顧遇事盡言乃逢眾怒蒼梧播遷嚴譴遠戾
天命既改以緇易素師事雷峯摩頂受具故吾何有
隨眾作務坐卧靡寧得大解悟建立丹霞漆種雲赴
維曲泉床芒鞋東度栖栖吳苑以請藏故事畢言旋
堅挽莫駐陸氏園林坐脫何遽支離遺骸付之一炬
江流可投宰堵可住回首平生如夢得寤作斯銘章
增我慨慕

康熙二十九年秋八月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崑山徐乾學撰文

古林禪師像



行實

古林禪師

庚戌師住蓮華方丈衆請所述行由師云自慙鮮德不堪挂齒豈可今日播揚家醜乎奈事不獲已強以應命余乃上海欽賜樂壽堂潘相國裔孫父號濟寰母沈氏因父目疾移居崑山縣祖塋爲業時生余於崇禎壬申年五月初三日卯時也自幼敬佛遊山禮塔擬欲脫塵奈何父母年老長兄先喪志期奉養親闕終日憂懷未決所向至十六歲父以悲哀傷戚之情未敢忘也俄經歲月悠悠漾漾忽有友人過舍促余觀劇因而感發遂出家禮本縣唯一禪師取字道

雄落髮流慶菴年方二十四歲頃又遭母喪余卽號天大哭恨不能報答劬勞如之奈何及久往浙偏叅乃受戒法輪朝夕叅究不思善不思惡阿那箇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忽一日搬椅子觸發有省遂入方丈請益輪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余曰杭州雷峰塔輪云又是物了也余曰莫錯會好輪云惟恐上座認奴作郎余曰明眼人前安敢造次大輪云知卽得余珍重而出偈曰透出娘生鐵面中縱橫無處不藏鋒拳破虛空揮佛祖山河大地一輪紅忽值沙汰時乃叅藕菴老人一日飯罷余問搖扇鼓舌時如何老人將口水蘸面一潑余始得脫然復至法輪執事追念法門未可報親恩於萬一居復何益因事絕退再叅藕菴老人卽充維那一日命入室纔禮拜老人云釋迦老子因甚打失半邊鼻孔余云和尚與麼道那老人云真獅子兒余便喝老人云善能哮吼余又喝老人亦喝余禮拜老人說偈云當陽覷面提觀面當陽吼付於獅子兒不前亦不後遂付衣拂源流拄杖更名機如號古林時丁未年事也次命秉拂機緣不及盡述至戊申有師叔自培同諸紳衿請住玉峰華藏寺余念佛薄退隱林下操道待龍天推

出可耳卽往禾之金明省覲師翁相見人事畢畱住客寮匝月師翁特命監院事往返兩載不敢離於左右也庚戌秋承一老和尚及諸紳衿請住永正禪院余媿無能再拜懇辭復歸吳門謁蓮華古燈和尚一見命爲西堂未及半載和尚因事意欲往浙率諸大檀將院事交託不慧余想法門道義斷不可辭勉力承任蓋庚戌冬也是時余住百物一空只得拖犁拽耙守拙待時已經八載殿堂佛像衆檀山主同心贊成不敢效古人土面灰頭滯泊自甘余之常分耳汝輩出家道流安可坐視叢林偷閑怠惰蓋不得已正是黃葉止啼之說諸人更須矢志向前眞操實履毋效余之非才未能出類拔萃也久立衆煩各自珍重衆禮謝而退

古林禪師語錄

古林如禪師傳

師名機如號古林松江上海縣 欽賜樂壽堂潘相國之裔孫也父號濟寰篤行誠實似上古人母沈賢德徽音著於親族閭里奉長齋信心佛果崇禎壬申年午月之三日誕生師臨產母夜夢手摘蓮華一朵頃之卽結實清香馥郁自異覺遂生師師自爲兒嬉戲時性好念佛惡食腥血之食及延傳訓讀穎悟超羣年將冠父母繼喪師奉柩合葬祖塋遂矢志出家親族阻畱者雲集堂中師志決不能強乃將父遺貴悉散之貧族臨行而誓曰吾不得蹤跡源頭爲善知識不復寓形宇宙間矣遂飄然而去畧無回顧若潛蛟之離幽壑而鯨鰲之縱大海洋洋自得也族黨咸歎曰異哉若子母氏之夢意在斯乎時順治庚寅歲天士誕日卽拜投唯一禪師取字道雄晨夕苦行參究焚脩越一載自玉峰至流慶菴參二隱和尚遂披薙名機靈親炙久之繼往浙中徧叩諸方尊宿追尋話頭所至莫不敬契壬寅歲返鹿城選佛場禮叅性空和尚乙巳至法輪受具後叅婁東藕菴和尚問荅間水乳相合遂付衣拂更名機如號古林蓋丁未年事也師得法後益兢兢守道韞匱多年戊申春玉峰

紳士請住華藏寺師不受退隱嘉禾之金明纂刻佛
祖世譜等錄於是嘉禾紳士以濮溪永正禪院請師
復辭旋飛錫吳門遇古燈和尚謂師曰公得法藕菴
多年連不受請甘步歷諸方拄杖子無太勞耶師曰
藕下兒孫有蓮自發應節順時許多活潑迨庚戌小
春吳郡許關西金墅鎮蓮華禪院席虛山主趙居士
子漸仰師高風偕闔郡紳衿本鎮善士具書公請師
乃撫杖而笑曰栽藕多時始見蓮耶能無媿乎因就
請院本唐朝敕建古刹歲久蔓荒頽廢殆盡樹榦穿
檐鮮苔生壁見者莫不蹙額寒心而師則情致悠然
了不介意晨經暮課琅琅鐘磬聲無少間也且復躬
耕隴畝戴笠披簑刈草爲炊磨麤爲食又未嘗以清
澹爲懷勤作爲勞也如是者十年大殿鼎新佛像整
容前後金彩霞光燦然奪目大非曩日境界此可以
徵師之高道隆德有以格龍天而信檀那也雖然師
生平所重正不徒是夫固有獨得至詣足以紹佛祖
而覺愚蒙者又豈余小子寡聞膚見所能揄揚其萬
一哉庚申春師編刻本師藕菴老和尚語錄以酬嗣
法志願余小子輩因亦懇師平日語編爲四卷同梓
以傳師春秋方富精思銳志將來益廣慈悲心奮勇

猛力所以雨露寰區甄陶學者正無可量敬述其已
然者爲余小子輩之模範云

時

康熙十九年庚申歲仲春朔弟子全素

全威

全學

全榮等稽首拜撰

古林禪師語錄

海幢阿字無禪師行狀

書記古雲敘述

廣州海幢寺阿字禪師諱今無得法天然呈和尚曹洞三十五世博山下三世番禺萬氏子狀貌過人引舌覆鼻父諸生貧不能自活師自童年每出奇贍薪水無缺一日父以株連坐繫爲禁卒拒弗使進飲食師哈卒書百金券得再飽俟尹出遮道大哭尹愕然憐師釋小乃問狀判牒命吏取釋師曰遲則必斃尹喻意乃立出之禁卒歎曰吾遂爲孺子賣年十六抵雷峯依天老人得度知有向上事十七受壇經至叅明上座因緣聞猫聲汗下覺世界如掌走見峯峯曰夜半至此何爲曰不思善不思惡止道得一半峯曰那一半聾師作猫聲而出嗣後當機脫穎無滯師初以貧廢學待峯得徧閱內外典十九隨峯入匡中途寒疾垂歿夢神人勉師出世師以鈍辭神授藥粒覺乃甦從此思如泉湧貫通三教信筆注三祖信心銘諸耆宿皆遜之峯住棲賢命監院事時百廢未舉師拓鉢誅茆戮力艱難中猶入室叩擊無虛日日臻玄奧至价祖過水偈洞悉五位之旨嘗杖策孤征所至少留機辯逸格有英邵武之風年二十二奉師命出

山海關千山可和尚一見溪器之每罷叅與語自春徂秋頓忘筌蹄三年歸渡遼海舟膠潮不至估客大恐師持觀世音名號忽涌潮丈餘乘風夜行至狹港復爲冰凌夾舟得疾風一躍而出及都門爲內監畱供連年獲交朝貴投權惟恐後一衲翛然殊無介意歸廣州年二十八矣明年遊奇甸遵兵變有欲假渠魁以中師者其黨忽就擒計師從塞北涉瓊南艱阻備嘗而胸次益瀟灑廓落再依雷峯一日晚課豁然見大愚爲雲峯作用如鏡中像從前功候至此皆釋有偈呈云手畫高旻柱自癡可憐積劫滯巖看今年競渡過三日晚課隨人瞋睡遲峯印之命首衆壬寅住海幢當省會百務鱗集師智炳幾先方圓竝用接待毋倦容一念甫形衲子爭爲效力與王公大人抗言高論聲出垣外皆愜意酬機賦詞博奕比物風生恒夜語達旦然叢林事無纖巨咸親至曉諭開豁明濟毋毛苛人以此益服料事如免起鵲落知則必發發則必中雖法門艱鉅挺然臨之能以道自信至建置規模弘遠崇麗浚固莊嚴妙天下自佛殿僧堂樓閣諸寶像以次成多金輝玉映翠簇珠圓圖省王臣協勳厥盛樞衣入室擁與人社之人踰踰絡繹鉢盂

坐食動數千指師之汗血日積月耗至雞樓抖搜無
寧暑法交之盛等於晦堂大慧如總督昇初周公方
伯浩存徐公總戎蔡軒張公煥之劉公指不勝屈四
方賢豪游南粵如張舍人百菴輩尤津津受法味而
去江西遼東諸祖利事必咨焉囑同門諸昆弟謂十
方師僧到卽如歸一宿兩餐貧亦勿失若擔拄杖畱
鬚髮舉措涉疑借名傳法此今日魔風雖勿交何損
其荷法如此住海幢十二年未嘗發化主所有經營
皆躬自規畫癸丑請藏入北過山東聞變駐錫蕭府
甲寅還金陵授方學士太夫人戒江以南聞師名應
酬益廣妙闡徽猷往往爲縉紳折服道風益播乙卯
回海幢建持福堂祀大護法劉中丞持平公丙辰講
圓覺經二月遭亂杜門半載明年雷峯天老人返匡
廬師盡禮津遣無缺此後僧徒益聚鑄千人鍋給之
解贈恒傾囊無吝色戊午始發諸衲募藏閣觀察仲
錫王公力爲鼎諾師雖殫心荷法而厭塵俗每好遊
自羅浮金山西樵虎門常艤舟隻笠與王公爲莫逆
交晚構不落亭每過從遊戲筆墨所著光宣臺集大
概可見其法語偈讚禪宗白眉師之文壯麗整秀詩
尤雋拔至手疏楞嚴輯四分律藏大全尤出古法師

右近年衆多食繁擘畫度支勞瘁更劇辛酉元旦示
衆有收拾絲綸返十洲句并寄蕭翰林介石陳鄉紳
梅臣隱隱作別語七月以省棲賢附王觀察舟到梅
關宿痢併作九月還山語侍者云叢林一切事照舊
無可再說至二十二日丑時曰我過三時去矣辰時
卽告寂全身柔煖如生頂相紅潤典聞高公等各致
悼章道俗哀戀如失所恃師平時說法如孫吳之用
兵蘇張之辯舌無愧妙喜嘗有上天老人帖謂自非
識藏明白不見古人婆心赤骨如僧問曹山三身中
那身不墮衆數山云要頭便斫去此等句語如錐畫
沙決非學解可到淡得此機乃許拈弄今無不敢謂
捉敗古人但如周顛仙入竹影普化在後園吃生菜
作驢鳴且道吃甚夾急故師臨馭衲子堂堂密密不
必鐵棒風馳能使人向聲色堆埋頭沒腦歟盡偷心
然謙退不肯開堂謂當陽正位永絕躋扳豈容以奴
隸闌入概智燈盞續寧遭點額猶不失博山三十年
鎮密家風師化後當有紹起何莫非生平所煅煉耶
廣州刺史緘木汪公稱師則如秋月溫如春風高渺
如華嶽削成雲表而肆應旁達如決萬斛泉隨地付
形無不畢沍澹歸和尚亦曰雷峯門下固多才其所

至皆卓然有成若氣格雄傑思理波瀾入境都盡出路愈夥勢欲斷而仍連義將顯而更隱立功立言首推阿兄計師二十八得法三十住院領衆二十年世壽四十有九僧臘三十鵝湖河源廣州諸處說法凡六會開戒一十三年所度緇白徒衆一千七百餘人約可掇拾暫錄行狀諸微言細行別載年譜以備採拓敬述

海幢阿字無禪師語錄

行實

芝巖茶禪師

師住支江縣曇華寺監院愍宗同戒子翠峰詣香設茶請說行由師曰老僧乃愚拙龕魯人也有何德過人敢言行由耶但行脚時苦多樂多叅學因緣略舉一二老僧西蜀達州古蒙溪鍾子山人也族姓羅父文厚母湯氏因父夢僧投宿著大衣直入寢室父驚覺忽聽報曰內房生一小兒父喜甚故啓乳名僧保幼時纔見僧來便解合十叩首至七歲時有姑爺李洞泉茹長齋乃引進羅漢寺聽講金剛經彼時即發心有慕緇衣之意父母益不與知又越一年渠縣蘭華寺長眉老僧來至俗舍募萬人緣接談歡喜決欲奮志出塵父母俱覺厭惡老僧從此三日不思飲食父母驚恐親戚相商方得允許始隨長眉老師到寺披剃命打幽冥鐘並灑掃藏樓將三載忽一日樓上有人謂曰五臺文殊菩薩放光汝當速即叅禮黎明十方堂有位老僧告假行脚師便隨去於崇禎年間過秦遭荒日食一食饑饉不堪乃往五臺果見文殊全身放光發心南行於真定府初會雲我和尚開示總不知得落處竟往江南姑蘇未久決意叅禮浙江古南牧雲和尚求示話頭古云父母未生前那箇是

你本來面目向這裏去一載有餘疑團不破聞知具德和尚住揚州天寧欲往見之告假不允又住一載初番打七工夫略有少許相應胸中只欲相依具德和尚到彼尚問何處來荅曰古南來尚曰古南和尚有何言句荅曰無言句尚曰既在古南因甚無言荅曰渠無面目尚曰既無面目爭得到這裏師曰臭名難瞞尚便打云弄虛頭漢師便禮拜命安水單一日隨衆打三工夫猛加精進祇是未得了然自恨障深慧淺福力微薄因茲遍叅雪竇雲門天童俱不契入後到報恩叅見玉林和尚恩問撥草瞻風祇圖見性那箇是你的性師曰今日親見和尚恩云禮拜著師拂袖便行恩招手云大德更不回頭晚間請茶次恩云在天童少多時師云將住一載恩云天童和尚卽今面目在甚麼處師云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恩云太煞分明蒙命堂司一日同衆打七恩喚入室你們一向做了執事辛苦請你們無別打七風冷同來向這爐火師云恩大難酬恩云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師云描不成画不就恩云是甚麼師云徧界不曾藏一日在山門外侍立恩云這樹有多少根數師云不落諸數恩豎拄杖云者箇聾師云唯吾獨尊恩休

去又一日恩在殿前坐問云古人道本來無一物爲甚麼前殿在前後殿在後師云和尚猶有這箇在將解制先一日喚各寮頭首犒勞尚拈餅問這些油餅作麼生收拾師云作者方知恩云知箇甚麼師云和尚再請些又一日命同衆打七於三更時聞梆聲觸發卽有偈云也大奇也大奇三更山靜木雞聲觸碎金車無背面倒騎鐵馬趁須彌七完喚入室師呈頌恩看過云雖然如是大須仔細師云七日之中皮穿骨露今日且休去歇去恩拈棒便打你還喫得者箇麼師云美食不中飽人飡恩大咲而去次日命後禪堂爲首領一日恩來勘驗豎拳云你識得者箇麼師云老老大大拳頭也不識恩拈棒便打師接住杖云切莫錯打好恩云見甚麼來便恁麼道師云總不消得恩便歸方丈師隨後又頌進方丈恩云是甚麼師云牧牛頌恩云頌且止牛作麼生牧荅云放去收來體一如恩云卽今牛在甚麼處師便喝恩云牛且止日用中作麼生用心師云饑來喫飯倦來打睡恩復問云趙州勘二庵主爲甚肯一不肯一荅云溪山雖異雲月相同恩云此語甚恰老僧意師云同道者方知恩云誠恐老僧不信那師云和尚大善知識天下人

之師範但某念歲月之易過嘆生死之難替一住一十二載終日忙忙恒無罷期因此擬歸故里結茅住靜後有緣分再當親近荷蒙和尚示偈曰一輛藤鞋紫竹生不妨處處有逢迎楚鷄聲徹金車頂好看霓虹斷岸橫辛丑春過宜興山正值二隱和尚上堂師出問云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小兒戲卽不問如何是真誠事尚豎拂子云會麼師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搭紅粉也風流尚云風流且止如何是你真肌骨師震威一喝尚便棒云少賣弄師拂袖便出至晚到方丈辭別過龍池隨喜道場和尚命兩序堅留不放命充知藏於二月念二日將拂并偈付囑自揣愚拙學淺安能爲人師範再三推辭不已恐負婆心只得受之既受之後修理大殿皆隨諸兄執勞伏役又有年餘半生奔南走北難以盡述一時出乖露醜衆耳焉瞞現前大衆復承監院請說行由豈可無言然雖如是大事不能相爲小事各自支當伏惟珍重

芝岩秀禪師語錄

行實 不會禪師

靈耀象瑩二禪人領衆入方丈請開示行腳因緣師云予生來福薄愚鈍氣質麁鹵若盡說出笑破諸方口耀云只饒不說也知狼籍不少師云予乃南克楊氏子母趙氏生天啟元年辛酉十月廿二日辰時幼小歎蠢見人便羞說話凡遇人啼哭殺生及背與逐妄好心巧計心口不合如割身肉滿眼痛淚自覺幻形非堅人心不古再來恐迷與道轉遠雖處富貴之家如在火坑如帶枷鎖知色色是障道之根有爲造作世事如飛塵過目俱不在意暗中只愁虛度予十六歲時暗走蓬溪智林寺出家老母在家一月減食形枯予聞速回且全母命志不同羣雖入學堂不愛讀書寫字初遇天隱大師在予俗宅開示縑素做工夫教參萬法歸一只向一歸何處起疑十年五年自有倒斷予乃隨衆得聞時刻疑著頓在胸中如油入麪後值劫運大變父母親緣俱喪方得自由始投慳初師祝髮其年廿六單包出蜀值抵漢上侍瑩詰和尚山居四載圓具足戒一日予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云洗臉自抹著何必問外人予曰者個是已生面目如何是未生師大怒高聲云快向未生時問來予罔措師連棒打出法堂痛罵一頓自此胸中如結石然行住坐臥只向一路何處起疑盡則隨衆

作祕夜則衣不解帶每被昏散二魔打撓不得清平
終夜昏沉甚重難遣常禮千佛懺一日師云我者一
堂僧都是頑皮癩骨恰似泥塑木雕的飯袋子無一
個轉身吐氣識老僧說話不惟孤負四恩一息不來
不在發婆肚裏便在牛胎馬腹中聞得恰似在冰池
裏相似遂與同戒連打三七工夫自覺成片不疑自
疑不被聲色搖動動靜一如只是不得倒斷如擔重
擔一般擔不起放不下自云大事不明何惜身命似
鬼神催住一般數日內弄盡伎倆捏緊拳頭踏定腳
跟大張兩眼盡力立參一副心肝如迸出來一般身
體枯弱逼得吐血猶不放過連日師自打普柳子只
得帶病而出行至中路大雨不止四面山水漲漲通
身泥水透濕寸步難行天時已暮只得勉強回山正
過懸巖大風震吼山谷應聲于誓爾通身似脫碎了
一般身世俱空一歸何處不覺出聲追尋自己聽得
在此得個倒斷遂有偈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盡空
界總包羅帶累通身泥水濕翻來覆去自殘磨子將
偈念與師聽師云此是途路得底山僧看來屬途路
在子云如何是途路事師云泥水不少子云如何是
到家事師云待子到家方與子說子云者回驢我不

得一喝便出乃辭師下山其年滿三十往南方參徑
山費隱和尚一見便問你是甚麼人子云四川人師
云你帶有附子黃連何不呈出子進前兩三步作女
人拜師云四川僧個個是弄虛頭子云既以親見親
收何曾虛頭來師云是玉須經火子云莫貪汚人師
打子連喝而出至金陵天界寺參覺浪和尚子問云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云非公境界子一喝
師云者一喝落在甚處子云者老漢猶嫌少在復喝
便出子至天童參木陳和尚問如何是如如不動師
良久子云者老漢賣弄不少師云祇識老僧體不識
老僧用子云請和尚歸方丈子走南北十省參濟洞
二宗三十餘員知識當機時受了許多痛打痛罵作
務時受了許多苦磨多有機緣問答子手拙不能寫
但只緣自了盡行忌却其年四十忽見破山和尚語
錄果有過諸方處遂而還蜀住靜一載將佛祖言教
語錄一目便知方參本師破山和尚一見始問通法
末後來請和尚最初句師云老僧舉杯吃酒不知其
麼鹿細子云怎麼舉處甚分明家家無二路師一喝
云當面錯過子云通法奔南走北全仗他力那裏是
錯過處師云他是張保李保子兩手又腰作聽勢師

便打云者漢久在江南吃餓飯却來者裏討新鮮子云若從他覓已不新鮮師復打子連喝便出一日同衆拆房值瓦落打破頭頂血染通身一衆忙然師走出方丈云此子頂門具眼子云正要和尚證盟師云本無一物與子證個甚麼子云既然無物何處不明師云正恁麼時師子指血脈師曰滿目風雲收不住紅光一道射寒空即時呈偈香嚴擊竹聞聲處何似當空鶻劈開驚起泥牛吞宇宙從前知解一時灰一日本師在衆舉路達達道人將語默對將甚麼對子云蒼天蒼天醜態家常說向誰師云著個僧是語子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默默自知田地穩騰騰誰爲肚皮緊子云和尚猶在語中師云將謂老僧是語耶子云瞞通法即得次日出坡本師當路高聲復舉前話予大喝師云再喝看予云再喝即頭上安頭師笑云此子欠學次日本師喚予進方丈豎拳云喚作拳頭卻是巴掌喚作巴掌卻是拳頭喚作甚麼道一偈看予云明明古鏡照無私親面難藏向上機若作拳頭巴掌會新羅鷄子過多時值中秋師指月餅示衆云時臨冷淡中秋節四海禪和心未歇雲集同來覓指歸一人一餅一輪月有時明中有暗有時暗

中有明且道作麼生吞吐試吐出看予云一輪光皎潔本自無言說森羅萬象中體別神不別師云此是長連牀上學來舊話子纔坐一匝師云此是月作麼生吞吐子云若教吞吐已不圓全師咄子從東過西師卽命衆和韻子云吾師命衆賞秋節本自無塵何用歌吞吐渾教宇宙空擡眸不見天邊月師一日云我者一堂都是會底祇有你一個不會子云教通法會個甚麼師云難道你喫飯也不會子云若論喫飯誰不具足會亦是病師漢肯之重陽日師指菊誠衆云危石孤標菊正芳隨風飄墮落禪堂諸人惜取娘生鼻莫逐目前臭與香予和云獨立尖峯菊自芳滿腔意氣透雲堂而今鼻孔隨收放徧界人聞徧界香師同衆坐飲夜淡忽舉杯云道道看予云團團高舉示禪流老大漁翁意在釣一吸曹源波月盡萬億須彌笑不休師一日喚予進方丈你不喫酒寫把扇子作個寬限拿去收拾偈云閒來雙桂習枯禪七破蒲團非偶然捲起簾兒云不隔始知不負草屨錢子云者老漢漏逗不少師云卻是你恁麼子云做賊人心虛師瞋目云正是做賊人心虛子作懼怕勢以扇遮面便出不數日師舉牧牛頌德山托鉢公案驗衆安

靈巖編師行狀

門人趙正等稽首謹述

藏師頌云手持鉢也身袈裟日逐形儀何太踈動靜
自忘纔舉念出門撞著生冤家歸去罷較些些暗驚
春鳥落藤花予頌云托鉢堂前老作家令人一見眼
添沙巖頭縱奪槍旗轉幾識全機露爪牙師命予西
堂職予本無學無福曾受許多驚險憎嫉予辭行師
云老僧將滿七十要來空手來不得要去空手去不
好你此時在千人足下存後來在萬人頭上坐師正
蒲七十衆集二千餘人共慶大年師將眼耳鼻舌身
意各分一偈以付六人予得其眼偈云得吾眼也處
浮沉淺則淺兮深則深莫學瞎驢超大隊破沙盆句
對誰吟遂將偈拂面付與予杜絕人事閒居寢堂大
衆驚訝大震叢林子不敢辭予年四十五罷跡射江
清果禪院甘苦備嘗有志未逮又感辛亥冬其年五
十有二始得拈香予賦性不敏未工文字種種醜態
難盡舉似畧出其概以告衆兄弟幸勿見笑

不會禪師語錄

師諱行觀號靈機閩之龍溪周氏子母翁氏生師之
夕夢一金神入室衛從頗盛忽香光靉郁而誕聞屬
語異師幼不茹葷及壯讀書山館偶觸無常境界遂
與本郡慈雲師游有師資之誼一日默思禮誦非究
竟事由是悲悵日增以至胸次負疼時費隱客老和
尚主黃檗有僧持語錄至展讀如獲至寶屢欲往叩
又爲他緣所絆既而因事發憤曰大丈夫若以利養
是圖則陷身不義矣遂舍公禮金浦九雲寺慧曇老
師芟染蠶耆年有道行爲一方推重見師志不羣乃
欣然曰子乃汾門令器詎可虛滯於此吾年雖邁當
送子行脚也即束裝偕師出嶺曇途次染恙趨寂於
逆旅師枝淚津送入塔雲棲禮別渡江首叅密老和
尚於天童繞人事同謁僧擬問連遭痛棒師在傍矜
顧被尚以杖驚胸一墜曰汝者死漢倒退墜下心眼
昏迷少頃乞進堂日用只疑蕩胸一墜汝者死漢反
覆看來我是活底因甚喚作死漢遇晚衆師出問未
審老和尚有佛性也無尚笑而起捻住喉嚨擺兩擺
曰汝者阿子無佛性師彼時如在大火聚中跳出自

此衆究益切雖役重務未嘗放捨是冬裏受具足戒
焉明年甲戌開費老和尚應金粟之請復過武林休
夏龍居偶閱禪閣策進愈加猛礪灼見古人爲生死
不憚風霜三二十年方成一片了徹大事豈是容易
得底於是晝夜常坐不臥只看個無字或倦即倚柱
少息又得泉南脩上座警發師依而行之殊覺省力
不勝欣忭期畢腰包上金粟見老和尚挂單禪堂踰
月徹夜不眠恒立法堂前衆究一夕雷雨驟作電光
閃爍不覺無字話頭脫落山河大地變成一片歡喜
踴躍歸堂倒身便臥時鄰單問兄徹耶何放逸若此
師曰待我睡一睡向汝道一衆驚懷有止止師特入
堂問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以手摹掩其口
止不肖曰不是者個道理師高聲應曰三十年後乃
適入方丈問世尊未陞座文殊未白椎還有佛法也
無語未卒尚拈拄杖微曰且道卽今是陞座不是陞
座擬對便打出自忖我本惺惺爲甚拶著又公不得
遂移入圓寮每日只默坐不輕啟口尚見師眞率命
還侍香一日因二僧請益尚據曰左邊半肋右邊八
兩師於此豁然無疑呈百丈再參頌曰當機歷驗示
全提忽地一聲絕謂情禍入己身猶自可那堪惡水

又澆人尚閑畢復問頌也任汝頌且道三日耳聾意
旨如何師沉吟間被尚振威一喝拈棒呵曰汝恁麼
見解平地上死人無數當機不來盡成虛誑師是時
白汗迸流會得全機大用復呈無字頌曰狗子無佛
性當風須照顛擬議敲斷筋莫言不分付尚大笑稱
賞從茲腳踏實地一切成現無纖毫窒礙不被從上
佛祖舌頭欺瞞尚一日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師
曰憐兒不覺醜尚曰旣打趁何謂憐兒師曰也要和
尚具隻眼尚便掌曰要我具隻眼那師曰不是學人
恁麼爭見得和尚尚休公又侍立次尚問世尊拈花
意旨如何師驀登拳尚曰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麼生
師便與尚一拳尚打一棒曰且道是賞汝罰汝師曰
少賣弄尚領之師侍尚十載機緣頗多具載錄中一
日尚謂師曰漳州出汝大似糞埽堆頭一顆明珠又
曰汝是金粟門下一枝鳳毛汝之頌古宛有白雲端
作略師雖屢蒙記蒞益自謙晦崇禎癸未冬奉師立
僧越明年解制師欲把茆住山以告尚從容謂曰昔
仰山語臨濟老兄向後於河北有個住處後臨濟果
在河北大開宗風看來吾人住處亦有定分豈可強
爲師拜領慈誨未幾有湖州楊墳資福之命尚令侍

者喚師至囑曰汝欲把茆今翔鳳山前有古寺基嘗就此居之師乃受命拜辭至山實甲申三月十有三日也師初住時開艸闢荒刈茆繕屋棲寮盈目豺虎爲鄰人不堪其憂而師怡然獨樂師又律身最嚴同衆食息雖一果一菜不私於衆故禪學之士亦不辭勞苦戮力經營漸成叢席雖雲廚屢乏而叅請無虛日單提向上勘驗方來由是雲水營集辛亥秋復主福嚴三稔甲寅九月衆請還山忝席愈盛四方宿衲遠近縑素嚮風而至惟恐居後圍繞者不下十萬餘指矣於戲益知曩時老和尚爲師諄諄囑付信有徵焉師住持資福三十八載凡樵採之山安僧之地尺寸皆售衣蓋親置師於茲山雖稱重興實開泐第一世也始則艸屋荒基不蔽風雨終則瓊樓絳殿金碧交輝凡叢林所宜有者無不畢備兼之門庭嚴冷清規整肅諸方長輩咸推尊爲楊岐高峰再世云師受生於萬曆丙辰正月廿三日寅刻示寂於康熙辛酉九月廿九日子時世壽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九遺命塔全身於本寺龍山之陽付囑弟子廿一人有語錄上下卷行於世

翔鳳山顯忠崇孝資福禪寺靈機和尚塔銘

葬者藏也後世務爲崇碑巨碣勒石徵詞諛墓已非古矣况宗門大士視其身不啻蓬廬之一宿暨乎埋骨荒丘鴻爪蟬翼無復顧戀而世之所號爲能文者流乃以窺測傳會之見繪飾而塗澤之何足當識者之一笑乎雖然當正沱凌夷魔鬼互熾而得一人焉特提向上宗旨壁立萬仞斬盡葛藤俾依聲附影之徒歛迹卻避其有功佛祖甚大則于

靈機和尚身後之銘不得徒作語言文字會也師姓周閩之龍溪人諱行觀靈機其泐號也母俞夢金神入室而生幼不茹葷血稍長讀書山中偶境觸無常遂懷出世之想有僧持費老人語錄至者反復省讀如飲沉澁卽艾染禮九雲寺慧曇爲師曇一見歎曰子將來龍象詎可虛滯于此吾雖老尚能伴子八十行脚耳未幾曇以疾示寂旅次師技淚津送如禮喪江首叅密和尚痛加爐錘師自謂如火聚翻身畢竟益切是歲稟受具足戒每晝夜止看無字與泉南脩上座互相警發時費老人主席金粟師挂單禪榻一夕雷電驟至不覺無字話頭脫落山河大地變成一片歡喜無量歸堂便臥鄰單問子微也何放逸乃爾

曰待酣睡後卻向汝道一衆驚悚師待香大因二僧請益費老人曰左邊半勛右邊八兩師于此豁然呈百丈再參頌曰禍人已身猶自可那堪惡水又澆人隨勘驗以三日耳聾意旨沉吟間更遭呵罵汗下浹背益領會全機大用又呈無字頌深蒙印可從茲一切成現毫無窒礙機緣甚多俱悉語錄中費老人嘗語師曰汝之頌古大類白雲端真金粟門下鳳毛矣舉克首衆復囑曰汝欲把茆今翔鳳山前有古寺基當往居之師遂應楊墳資福之請始至誅茆縛椽荒涼窘乏師一果一蔬不以自私故學徒亦不辭冗瘁經營漸成蘭若其後信施委積自殿宇以及寮舍庖福煥然一新雖曰重興實與開山創建者等復主福嚴回值六十誕辰緇素雲集聽法不下十萬指至康熙辛酉九月二十九日泊然而逝距其生爲曆丙辰正月廿三日世壽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九遵命塔全身于本寺龍山之陽付囑弟子二十一人師門風高峻足迹不下山麓者三十年尤疾求學首師語錄刊布之弊凡結制晚參諸語皆順世以後弟子追攀所聞什不存其一二此與雲門法語呵止流傳入其室者至以紙衣譜寫何多讓哉乙丑秋予謁笠翁和

尚于理安而師之繼席法嗣當推至聖且並翁蓋以書抵會城介其座元夢菴來請笠翁爲諸方碩果而師尤余素所企慕而不得見者乃稽首爲之銘曰
猗歟密祖 豎大汰幢 天魔釋胃 不戰而降
費公繼之 梵門角虎 益火熾薪 舍利如雨
師生閭海 蓄泄雲濤 髻齡薙染 杜謝塵勞
瓢笠往來 天童金粟 熱喝猛提 黃葉止哭
研究精進 金斷石穿 執主執賓 有實有權
踰月經行 脅不帖席 獅子忽眠 同參觀曉
當機悟徹 撒手懸崖 法筵重寄 往哉汝諧
寶座雲邊 丹甍樹杪 不起于座 人天圍繞
末師裨敗 誑導羣蒙 堦前售拂 賤等秋蓬
師提祖印 擯棄一切 揀沙是金 褻門皆鐵
吉祥示化 師其未亡 晨鐘清夜 法音琅琅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八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原任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知縣
行取

大計卓異

欽賜袍服薦舉博學宏辭

賜宴體仁閣前彰德府推官癸卯科文武同考官遂

安毛際可拜換



靈機觀禪師語錄

行由 赤松領禪師

康熙壬戌夏門人大拙率衆於方丈請示入道因辭
師堅却不已乃曰予韓氏子生於甲戌四月廿四祖
籍長沙寓蜀潼川父諱亮公母謝氏六歲慈父見背
母兄撫而教之未幾遇亂隨戎入黔至十五歲每思
浮世轉眼成空立念齋戒欲入山修持有袁氏子聞
之結伴修持逃入南望山中艸衣木食惟以念佛收
攝身心將滿百日袁氏畏苦遯回予更入溪山精進
念佛骨瘦如柴不料兄責袁氏同來山中勤回終不
茹葷毅然退姻數年混入外道知非遂捨衆九峯靈
峯和尚峯曰年幼之人求個甚麼予曰某爲生死事
大請師開導峯垂下一足云會麼予曰不會峯笑曰
老僧一脚頭也不識遂命參萬法歸一自此行住坐
臥之中將話頭如罪座須彌山一般穩穩密密復指
依白雲西識和尚爲業師後往滇同峯居五華寺夜
淡危坐峯曰會老僧三載矣汝做的工夫予曰只
在一處峯曰如何是一予不能對峯大喝予隨喝峯
曰老僧喝有意汝喝何意予又無對峯劈面一掌曰
汝善下喝子禮退自此定限以悟爲期方焚頂香立
願若不精進悟明大事懶墮儉安永墮沉淪勇猛提
究不分晝夜雜念轉多如水上捺葫蘆相似自思似

者般做不上路必是往昔業重又焚臂香立願每夜中昏沉太重站立不住將身繫梁上以遣昏散如斯三月餘工夫稍覺純熟惟疑業重焚香立願如前自後工夫成片總是一個話頃頃前一夜危坐恍然入定忽燈花燥爆驚覺曰萬法歸一是此理也和尙一喝是此理也次早到九峯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若人會得是何境界峯劈頭一棒曰是何境界予曰若恁麼瞞我不得了峯曰試道看予曰月在波心說向誰峯曰此子雖幼後亦堪用予曰不可將長裁短禮辭復歸白雲艸衣木食甘苦自若閑華嚴至如來現相品與諸天子說法諸天子常聞天鼓之音非從東方來非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此天鼓之音不生不滅如我說法亦復如是遂將從前所得翻然打失全身放下後於遵城參本師和尚師問何處人予曰潼川師曰既是潼川與老僧同鄉同在甚處予曰同則同異則異師曰催侬漢子曰某甲喫什和尚飽麼師便喝予亦喝師曰老僧喝有意你也亂喝予曰是麼意師連棒打出予少間禮云適纔觸和尚師云放汝三十棒次日呈頌師閱曰是悟耶是學耶予云不可捏目生花便拜師一踏云慎白珍重後書偈拂囑

曰此去溪隱自有龍天推出予歸白雲侍業師住持康熙丁未春都閩張公請任省中壽世禪院予見事繁就本院閉關於中磨煉千日期滿值撫軍曹公司道文武衆檀越造法衣法被請出關結制又請開建默靈於三年中忘身爲法上不能報佛祖師長父母深恩豈以淺解便謂入道唯脇不至席以繼苦心耳珍重

黔靈赤松頌禪師語錄

潤光澤禪師自狀

潤光鎮人生來薄劣父母以內頑捨太平寺竟不樂習僧法十五還家冠十九卽然庭廡吐血之病以慾而致二十三父逝歲早連歲大旱三十二母逝適崇禎十數年兵燹饑饉貧無以殮逼真泣血是年李闖僭京師明運革清兵遂闖出關詔天下剔髮雖有淡漠之心則善根未熟信力弗篤觀望遲疑又八年起時廣東和尚住持海寶法席余少生信慕師座下有南方隱納言蘓州退翁和尚大闡禪道便有苦問往來無何廿歲子天王氏妻喪先師移錫牛首蒼入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乃決意出家攜疑光入四逆求師披難師曰出家好事恐爾難耐歲寒余淚下師隨准余年四十有九開園種樹欲營靜室而中阻侍師入馬鞍甘露雖內地異域僅隔一牆且荒焦甚山靈亦有薄福之處水草不多見矣偶靈巖寄書至內云日用隨緣便與麼太扇偈山錄係老僧極重人事不可以孤賒較量也云云余呈先師師曰靈巖好條長拄杖四千里外打你到者裡越明年師示寂余扶筇過海寶親見斌雅和尚亦如水乳實未見個元字脚余云塔湧書空筆誰呈咄咄章隨入賀蘭層巒瀑布雪浪松濤與夫赫連元昊斷碣殘碑不識名字之花

鳥喙對養痾可以終老薄福人弗克享此清致竟爲正覺土木魔王所魅拮据辛苦十載焦勞遂成不治之病徒衆知其定死營塔亭成延余一賜余云我已入荒草子何歸醉鄉爲任色身色身無常爲任法身法身無相二俱不住夫何爲哉火蘊膿血之腐敗囊盛白骨之燼餘有何交涉夫何爲哉汝等道一句看道得與汝生受如道不得並汝大家活埋去也衆無語寂果云請師代一轉語余云夜來阿修羅食月余姓陳先父玉軒先母朱氏生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時年七十有三余實未悟亦不知其死之何時預搔待癢笑笑家私故以傾盡少不得明眼人指責預書偈告衆潤光無德死畢竟惡隨願惡死不得穿鑿死了就燒不可停著柴火要乾衣衫要薄骨石一把塋中停著河裡一半令水族覺幻人說夢夢人覓活一任披毛一任戴角大衆會麼佛手驢脚惡惡將錯就錯此處安閒諸方快樂

于康熙壬戌年蒲月臨終索筆書偈曰潤光自來自太却不關天干地死了燒了了一任輪迴六趣如是說者是名正說若它說者卽波旬說書罷擲筆吉祥而逝塔于正覺之後師雖受記荊靈巖不肯尾徒

領衆者何蓋師生平多病色身羸瘦緣力之不充耳
故未有上堂小參然無上堂小參卽古人咳唾掉臂
皆是西來祖意然師所著藻雪集無有一言一句不
是發明向上又奚用上堂小參而爲哉師全集二卷
行世板存正覺照水捐鉢貧編刻藻雪集一卷附入
嘉興楞嚴大藏並與法寶流通以傳不朽耳照水謹
述

正覺潤光澤禪師藻雪集

潭州準提菴故大師昱公行業記

己巳之二月一日追功郎七王楊公以鶴磯大師行
實屬余爲記余初固辭旣而思之昔余之先子文貞
先生及先妣周安人入楚會通志賴楊公贊勦之力
也欲圖一言相報而未能今旣以勝事見託則何可
辭乎且大師與余友善余又深知其操履是亦不可
辭也謹按其行實而論次之大師諱德昱字季靈號
曰鶴磯楚江夏之民籍姓楊氏家世業儒生之夕其
母氏夢神人擲寶笈於懷旣寤大師生矣兒時不好
玩弄而寡言笑人多異之七歲就外傳天資敏妙誦
過卽解嘗應童子試未進乃歎曰虛名何益乎身心
遂不復治舉子業每揆討聖賢典籍演契古人以親
老弟幼教讀里中圖薄俸以養一日偶過山巷聞誦
心經起疑每課餘卽靜坐觀心雖客至喧呼而寂若
不聞久之乃大叫曰者回識得女也人皆莫測父病
大師日侍湯藥且跪白其父曰認定本來面目其疾
自可遣矣及父終飲食不進者數日號哭之聲震動
閭里及葬廬守三年恆持誦心經爲資冥福歲戊子

值按指和尚住夾山之興龍大師往參焉一見服膺
卽求剃落指命請於其母母朕之遂祝髮是年納戒
復去菴一舍築其室以奉母大師既蒙指和尚開發
則晝夜精勤稍有相應一日殿上經行忽觸香爐有
省急往白指指曰畢竟作麼生大師曰香爐是銅鑄
底指曰放女三十棒大師聞已則從前礙膺豁然冰
釋於是抽機迅捷一衆咸服其機緣備載指和尚錄中然大師賦
性閒曠不事資緣語多規人人皆敬畏能屬文下筆
千言格力優贍尤精於詩善草書法一時尊宿大儒
咸奇之爭與之游其往來贈答登臨寄託輯而咸快
及母喪哀慟逾於前嘗語人曰生我者母也成我者
母也今失所天矣不復覩矣免喪之日決意遠引盡
將吳水越山精藍名利收置足底矣既而倦游仍返
江夏緇素舊識共相稱慶得未曾有大師亦樂聚湖
山品題今古每有議論則是是非非合乎先聖之法
較今之以人爲取舍者誠霄壤矣壬戌秋忽動衡湘
岳麓之念衆堅留不可遂活朕往焉至潭州會其同
學之弟曰弘一者延寓準提菴歸之者如市大師以
眞實爲人不引枝蔓而獲其益者良多矣癸亥之元
日乃謂弘一曰諸佛爲一大事故出見於世其來也

必有因其去也必有緣吾亦朕耳遂以五月之壬子
期焉衆不喻旨弘一一切記之由是愈加策勵不倦言
辭至五月之九日謂其弘一曰余初以衡湘岳麓之
山水奇秀冀一游耳及至此則淹留未果女可買舟
盡其游覽時弘一以壬子之期至率衆力止之遂寢
其行明日以緼袍紙被及書籍筆墨諸物悉散大衆
又明日晨起盥漱畢陞座告衆曰吾其行矣衆請留
偈大師勉之曰勿事虛聲幸爲實踐言已卽坐終遠
近風聞觀者如堵留三日其形貌完潔如昔歸塋之
日送者不可數計大師生明天啓之丙寅年閏六月
十五日子時終於康熙癸亥年五月十一日辰時世
壽五十八僧臘三十六塋於潭州黃道門外亦弘一
之營爲也弘一卓識明智能守其先範者也嗚呼世
所謂經大傳遠者孝與善耳若大師之奉親可謂純
孝也大師之臨衆可謂誠善也卒可傳矣況又預定
其期於半載之前是於吾大聖人之道明且至矣雖
古高名僧未過也惜乎不死江夏而死潭州豈潭州
之人信感如是邪抑亦江夏之風不若彼地之淳也
邪余固疑之竝記之

塔銘

延慶宗禪師

禪師諱德宗字逕庭零陵蔣氏子髫齡以孝聞年十三思出世度其二親時無學和尚聞諱於永州之大定菴師遂攝衣其側言下若有契合既而歷訪諸方索邇近之徒卒非最上乘意弗慊也歲丁亥偶聆金剛要旨遂說偈二句曰金剛利刃人人具般若靈光個個圓似有所得閱古尊宿錄一夕忽夢著僧伽黎執杖爲僧而出塵之念益決未幾病且甚人皆危之師乃靜坐匡床萬緣俱捐不移時而病愈後病復作父兄始允其祝髮師遂禮東樂堂見渠爲師乃遍參天德西遼羅漢諸山至天圓聞義山且拙和尚欣然往謁問答相投贈號曰義偉謂義山得師偉器也嗣侍方丈且云近日叅禪盡以識神爲本不知正落生死坑裡真可憐憫師請問如何卽不落識神且命頌燈師卽頌曰羣暗從茲盡光明自此生以來月復往徬爾越常明且云天台韶國師通玄峰頂頌後來知爲王者師汝頌亦復不亞他日事未可知也一時與同儕酬唱率能驚人足冬圓具解期且贈偈云無黨無偏卓卓中森羅萬象悉圓融直須撥落千峰外古鏡重輝續正宗辛卯師以母壽歸省勸二親出家因

住水月菴菴卽師在俗時父兄創建以處師者及歸父母皆在菴間數月父忽病師日侍湯藥而禪定於旁竟感異夢而甦將轉義山而且公亦以書相促不意父病復作竟不起師哀毀逾常不復赴義山之招矣喪次中有僧無諍者持疑山老人語錄至師閱之驚嘆不已乃帥僧晏然輩披荆剪棘構一寶王刹迎疑山居之蓋順治癸巳歲也乙未師分座秉拂偕衆請疑山開堂師問爐鞴新開孰敢逢佛魔從此絕行蹤正偏兼到齊拈却更問如何是洞宗疑云淡烟籠古木旭日照新松其時機緣頗多俱集錄中疑山已早以法王子相待矣師意欲單丁幽棲以終初願人方丈請假疑云法門秋曉唱道在近甚無疲倦師益謙讓弗遑丁酉佛成道日疑山遂囑累衣法並偈曰佛佛授受不墮功功非偏非正徹始徹終全提正令今魔外潛踪蕩盡功勳兮孰敢當鋒羅異見驗象龍正法眼藏水流通若還欲識超方作今日室中親付假師自此嗣法疑山爲洞宗嫡脈云師得法後禮請者若曹廖張羅諸君子以及唐鳴翁善人常發滿戶外師皆不惜出廣長舌以開導之壬寅唐公請開南源洪聖寺而州之總戎劉刺史高皆相見恨晚辛亥

石鎮戎及楚學宰官士庶延請者爭以師至為榮癸亥結春於貝葉林秋初還山命無諍繼席甲子二月師上堂舉世尊涅槃公案畢乃以杖橫肩曰柳樛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下座忽語其徒無諍等云吾化緣將盡爾宜珍惜法門無負委託也四月初過理山示微疾七月還南源值師誕辰與大眾論出世因媿媿不倦維那勸其靜攝師曰吾有不病者在母煩慮也至九月初六辰刻呼侍僧機先命作辭世齋是晚悲風四起猿鳥哀鳴樹折石飛土人聞空中有鐘鼓聲屈旦師語侍者曰山僧行矣侍者叩呼首座率眾至師結趺坐告眾以大事難明流光迅速諄諄誠勉時有僧執筆索偈師拈筆示曰是偈耶非偈耶眾默然遂閣筆歛袖曰善觀良久溘然而化師生於前明天啟辛酉八月四日世壽六十有四法臘三十有五寂於康熙甲子九月初七日門人無諍等奉全身建塋於南源本山寺右師坐道場十有五處有語錄上下二卷行世嗣法門人曰無諍謙維素淡懸栢株別牧純戒月懷雲濤潭別浪海自曇希香生唐居士九人而別牧純偕香生唐公謂師與允恭夙契有年乞為塋上之銘因念昔與師為方外交雖不

敢謂有楊李之風然亟承砥礪誼實難辭遂不揣荒陋而為之銘銘曰

鼻祖東涉 一花五葉 洞脉淵源 支分派接
代有偉人 遞轉法輪 正偏回互 五位君臣
太陽投子 沿流不止 石傘止風 世濟其美
爰挺巖崗 徧坐道場 粵西慧日 師實光揚
南源師席 惟師開闢 唐公給孤 方外金石
離江滂沱 寶頂嵯峨 千秋百世 鎮宰堵波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壬午科江西典試主考前庶吉士昭平陳允恭頓首拜頌

逕庭宗禪師語錄

行狀

長目電禪師

師諱光電字長目乃楚之寶慶府新化縣蘇溪司族姓鄧父諱芳字玄修母劉氏生於明崇禎丙子十一月初三日十七歲剃落隨師放蕩江湖一日得讀黃檗心要發明人事乞戒渠山和尚後參綠蘿大和尚問爾從何來師曰臨安尚曰幾時離彼師曰離即便乖尚登拂子還離個夢師曰若離這個和尚無卓錫之地尚一喝師曰某數百里省候爲甚將殘羹餽飯與人喫尚曰有人喫在爾且參堂去生康熙庚戌四八乘拂上堂授受源流拄杖開道滇南忽染癰疾壬戌還綠蘿菩提塔院養病乙丑七月二十八師落堂跌坐謂衆曰此何時也一衆曰日正午師鼓掌大笑曰午以前前不構村日午以後後不抵店正當日午諸兄作麼生一衆曰大師道得分明一衆曰清光獨露師偈曰今廿八日正午渾忘甲子有何數明明一月映湖天月半原來是十五合爪合目而逝世壽四十九僧臘三十二塏安在綠蘿老人詩槍之左山

長目電禪師語錄

行實

三山來禪師

乙未小年兩堂首領率衆請師敘說行實師陞座云山僧乃本川墊江曾氏子自幼業儒少列黌序長食饌堂數次棘園落孫山外兒時好嬉戲居恒喜讀佛書及先德語錄遇着無意味話輒欣好不已樂與緇衣往來或遺雲水高流款接不忍捨去一日伏案鷄臆有僧傳得聚雲師翁古音王傳至捧讀再三若醉若醒繼得本師鐵老人錄巴掌師錄焚香禮誦心花頓開他如諸家之語入目頗多而聲氣不決常自矢曰吾異日當必爲聚雲兒孫此志弗可忘也自著有閑談淡語日息語三書大約皆觀破世情鐸醒幻夢之句幾思頓脫塵網奈父兄以功名責望甚殷不能自遂二十六歲先慈逝越三年家君亦古大事甫終便欲離俗不兩月寇氛四起逃之半載室氏病亡以兩兒托之長兄遂從弔巖山南浙二師祝髮避兵江南寓忠州東明寺聞老人卓錫石峰奉書上候得老人復宇中有似忍賢座不過之語讀之嘆曰這老漢恁麼老婆心切遂入山恭禮相依半月被南師強之入黔值伯兄宦旋接之入楚伯兄奉使憲副將偕入滇兵阻乃得返蜀伯兄每謂山僧曰脩行雖善但出

處大事未可草草有志者不宜然山僧笑而不答且謂兵戈載道舉足有性命之憂直宜弟兄聚首躲此劫運山僧從之及戊子同伯兄轉南濱時老人住青山頂冬月念二夜堂中笑亭維那夢一人奇形異狀持黃緞一端來供老人老人受之卽命亭援筆大書以此成正覺五字亭晨興述夢以白老人老人答曰當必有繼佛真乘者來作吾家種草汝且聽之比午山僧果至老人一見乃曰莫不是曾不波耶山僧曰和尚莫眼花老人發笑時眉山上座居首位三日後卽安山僧入堂領個沒得話頭終朝咀嚼老人不許看一文字眉上座亦不提及一語幸掌師同住青山得以功夫不時請益山僧又因弱質不能隨衆數次辭行一日老人普告大衆曰我辛苦二十餘年今纔得個檐擔人來不能容此我師徒持鉢別行就是山僧聞此淚雨如流跪白老人曰某甲斷不敢辜負和尚老人曰汝但莫辜負自己從此安心座下雖鴉衣百結不知其寒藜藿三餐不求其飽一味塞耳埋頭艱忍萬狀苦叅兩月了無入處初則歷歷明明目不交睫繼則昏沉漸起話頭亦忘久則話頭現成竟沒巴鼻後則胸臆慌慌坐不能坐行不能行睡不能睡

飲不能飲食不能食昏悶幾於欲死以其狀泣白掌師掌師低首不應良久徵曰汝果到此耶不久自有消息快叅快叅山僧拌死一回計自戊子冬月念六日入堂到己丑念六夜適亭上座閱錄次山僧隔案伸首見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着不覺肢節俱解渾身輕快乃撫案一下大笑不止亭曰見個甚麼山僧驀與一掌亭儘力一推山僧當趨方丈見老人老人曰作麼作麼山僧撫掌三下老人曰落在甚麼處山僧作舞而出老人不肯後二日隨老人掌師山行次見浮雲東西飛度山僧問曰浮雲落在何處老人向空一指曰看掌師驀面一掌山僧作禮由是腳根乃得點地又二日亭上座舉無夢無想主人公機緣問山僧山僧答已復令着頌乃曰你答也答得着也着得拈頌也拈頌得只是會不得山僧曰善能高鑒亭上座始述前夢以告山僧並敘發悟之原兩人巧於相值山僧曰寐語作麼亭呵呵大笑又二日眉上座問曰你前此若何山僧曰大似老鼠關牛角你卽今若何山僧曰大似蚊子上鐵牛眉上座敎看古人諺訛公案山僧拈頌百則進呈老人老人曰用絡索作麼山僧禮拜而退己丑掌師

應鳳衛侯之請山僧許作書記及到都會掌師將衣鉢付耳庵上座先期脫去留偈遺囑山僧彼地僧俗請山僧上堂拈香畢乃云來上座自遭毒手幾回白汗今日直得當陽舉出驀豎拂子云直下來也大衆會麼放下拂子云又作麼生良久震威一喝山僧通嗣法書上老人老人復曰巴掌那笨漢旣卸擔於汝汝好好擔着有西脉禪人請住楚之九峰山白雲靜室近載出山省覲老人於靈峰一期入室老人問及末後句山僧擬對老人曰不是不是遲雨期又擬進語老人曰不是不是老人引則機緣示山僧山僧忘寢食者三晝夜一宵開靜後忽然穎脫次早進謁老人老人竟不與語周旋竟期亦不與語至夜老人上單山僧作禮辭出腳纔跨門老人遽問曰末後句作麼生山僧祇對翼日老人搥鼓上堂曰也大奇也大奇末後句妙難思汝等諸人知麼那門外漢不是老僧悄悄地引則機緣又爭得進門聽吾偈全身放下隱山隈頭角纔成喜兩開展轉由吾相分付雷轟電掣出潛來卽令山僧秉拂依住一載山僧因及門頗多率衆北渡荷姚鎮臺留居興龍開荒彌歲並不談及禪道佛法老人移錫石寶山僧出江躬禮不料袁寶

善居士恭請開法崇聖老人仍將衣鉢杖拂交代山僧又有領衆代勞無忘悲願之囑汝等恭隨已久須是一番努力爲山僧解擔解交多得幾個替代豈非快事以上絡索述之慚惶實不可欺書記存錄

三山來禪師語錄

非然和尚像



本師天然是和尚行狀

嗣法門人今辯述

師諱函是字麗中別號天然嗣長慶空隱獨和尚法博山無異和尚長孫也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師番禺望族父字本淨母林字智母俱出世年八旬以念佛終師初生墮地破紫衣胞而出六歲出就外傳一日覺身若隕虛來無所從大哭還家熟睡乃已如是者兩度年十三擬註周易質太極之說于塾師塾師依文解釋師曰此名言耳畢竟太極爲何物且兩儀未生太極從何來兩儀既生太極還存否塾師不能答

其精研至理發自韶齡性好施有僧欺之再四遂不喜見僧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卽以斯民爲己任偶與同學薦亡友入寺見一老宿語及持呪能致功名師漫應之出語陳全人曰吾輩功名豈假咒力耶曰隨人志願耳求功名得功名求慧性得慧性師然之晨夕持誦苦念慮不靜於心性中始生疑異久不自安一夕靜坐忽覺向所擾者當下冰釋讀圓覺經與已見合就十二菩薩法門各作一頌示諸同學無不推服及閱傳燈錄不解其旨并失卻從前所得疑情大發懇親學出世法親曰汝欲出世待名成價所學未晚師遂研精世典克成通儒年二十六登崇禎癸酉賢書明年公車還至吉州臥病金牛寺醫不下藥師起坐禱十方佛曰倘得不死卽一心學道自爲爲人於諸聲利無所圖也是夜感異夢汗透重襟而病頓愈還家後斷欲長齋參究彌切衣不解帶者兩月大悟玄旨向所謂傳燈語不解者如數黑白時夢中談性宗惟東官張孝廉二果相得甚歡丙子冬北上同見空和尚於匡山之黃巖往返叩擊針芥相投示以偈曰風燭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至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還與熊制府心開延請問

道待以師禮時值發南漢王塚林連甚眾有厚饋求轉懇免罪者師婉辭不納聞者服其清高己卯有詔行保舉之法師爲大司馬方伯特薦當授郡守師掉頭不顧蓋所貴不在此世無知者是年冬辭親北上祝曰此行當官帽榮歸師曰帽子到有一頂只恐不是烏紗比舟泊南康詣空和尚求剏落于歸宗有三十年影不出山之願辛巳隨空和尚住羅浮之華首首眾立僧者宿爲之敬憚壬午省親穗城陳宗伯秋濤率諸紳士請開法訶林空和尚授以傳法偈有訶林重豎風旛論御幸吾宗代有人之句遮聲遠播緇素奔尋戶屢常滿師苦於送迎諸紳士曰吾輩交方外所少非送迎者由是雖住城中足跡不出戶外甲申國變意切遠遁以二親在無可代養就城東結宇顏曰小持船以便往省迨亂日棘徙白雲西樵及雷峯間丙戌清兵入粵明諸王孫多見疑被戮尸橫于野師遍拾骸骨別建塚以瘞之不封不樹後有議間行在者師止之曰吾盡吾心耳復何圖哉戊子再住訶林古蹟多所興復庚寅還雷峯開小院而成名剏平南尚王折柬相招屢以病辭不允勉出以賓主見禮意殷隆大日不辭而返師之促僵大率如此

癸巳重入佳山愛棲賢山水幽勝居頽垣敗瓦之下竅苦異常晏如也戊戌因粵人戀慕請歸雷峯歷坐華首海幢芥菴丹霞諸大刹備極莊嚴竟不易佳山初願辛亥受歸宗請諸刹弟子稔知高適情淡不敢堅畱未幾移隱紫霄峯之淨成緣郡守以世法繩諸山飄焉入嶺養病雷峯有林頭休問菊花期之示及秋終於丈室親書偈別眾曰生也如是歿也如是如是如是亦如是是是是是亦是星宿經天霜風雨地汝諸人到者裏大須仔細七十八年老道翁纔轉面來不知是我是你信手拈來猶較些子師生于國萬曆戊申歲十月十四日亥時示寂於清庵顯乙丑歲八月二十七日酉時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七明年丙寅夏四月六日塔全身于丹霞對岸佛日山師之著述有各刹語錄楞伽楞嚴金剛三藏禪辭焚筆似詩諸書行於世得度弟子多不勝紀英靈鐵漢灰心相依一時稱盛承記前者海幢阿字無淩賢石鑑觀丹霞澹歸釋雷峯西堂仞千壁皆先師而逝餘則或隱或顯今高隱鶴鳴峯訶衍摩卽師之羅巖羅也師生平古道自持壁立千仞提唱綱宗眼空今古婆心爲物至老不衰於門庭設施悉任外緣意合

則住不合則行未嘗一字一語仰干豪貴吾寧向來
罕信宗乘自師提持向上縉紳縫掖執弟子禮問道
不下數千人尤喜與諸英邁暢談窮其隱曲以發其
正智於生歿去就多受其法施之益卽一聞提與
自負奇才而不可一世者見之無不心折且師闔家
出世在盛平時生我同生所生以至妻媳捨世緣如
棄敝屣不讓古龐公故父子兄弟相率剃染粵中爲
多云師暮年爲法求人心焉益切每談及先宗淚卽
沾襟期諸後起如地藏之遇清涼圓悟之得妙喜庶
幾無憾故法道隆替雖繫乎時逆悼洞流志無少屈
足見護念佛祖慧命亘萬古而不磨也今辨才短筆
拙僅能述其大槩若道眼圓明行德高古詳諸錄中
世所共知無俟煩言爾

辰山天然禪師語錄

天然是和尚塔誌銘

司馬總憲南豐湯東贊撰

禪師名函是字麗中別字天然華首獨和尚法嗣也
初六祖滅後派衍五宗其一曹洞凡三十二傳至博
山無異異傳華首道獨傳師及函可以罹難化
導瀋陽師旣得法歷住江右粵東諸名山大刹說法
度生踰四十載康熙乙丑八月二十七日示寂雷峯
明年四月諸大弟子奉龕建塔於丹霞佛日山麓又
明年丁卯法嗣今辨以書狀來請銘予與師道雖不
同然曩宦粵時已心儀師後復遊粵訪師于東莞芥
菴爲予言儒佛異同之旨比入匡廬又訪師於淨成
予於師固淵明之與慧遠也其敢辭銘師本姓曾世
爲番禺望族初名起莘字宅師生而胎胞紫衣墮地
始出六歲出就外傳自覺身若隕盧大哭而返如是
者再十三思註周易問太極相生於壘師爲依文解
說師曰此名言耳太極究爲何物且兩儀未生極從
何住兩儀旣判極從何去壘師不能荅十七補諸生
歎以康濟爲已任或教之持咒可長智慧自苦心念
不靜遂起疑情如有年禱所擾者頓如冰釋及圓
傳燈錄不會厥旨併衷所得乃大疑懼遽求出世父

母曰汝欲出世當侯名成師體志戀戀蔚爲名儒年
二十六舉崇禎癸酉鄉試榜發日方歌鹿鳴坐念功
名富貴與己無預上甲戌春官歸坐病劇感異夢而
愈自是斷欲絕筆參究益力衣不解帶者彌月大悟
玄宗丙子冬謁獨和尚於黃巖往返叩擊針芥相投
獨示以偈曰風檐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
上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己卯公車復上舟
次南康值獨和尚移錫歸宗詣求祝髮先是 詔行
保舉師以大臣交薦當得美官乃謂選官不如選佛
棄猶敵疑壬午省親廣州宗伯陳公子壯率諸人士
請開法訶林師以文人慧業潑人真際直見本源斷
諸委曲全提正令大闢綱宗行禦等語目空千古
素禮足凡數千人率皆有叩則鳴鑼絕不注甲申
避地雷峯旋徙棲賢更歷華首蒼臺壽聖丹霄諸
所立規矩整肅森嚴一切外緣觀者塵垢當平薄
粵敦請再三至不獲已以賓禮見次日不辭而返
雖處方外仍以忠孝廉節垂示及門以故學士大夫
從之遊者每于生歿去就多受其益甚深締信抑且
爲法忘軀競相落髮紹隆聖種弘贊宗猷師師濟濟
一時獨盛緣師穎脫塵勞正當韶年得志父母壽終

子媳先後俱著條衣實有以作觀感也晚年退居
霄峯之淨成猶孜孜汲汲爲法求人每一言及先
輒爲隕涕時佛法濫觴惟師門風孤峻與諸方異
有宰官欲以世法繩諸刹乃返雷峯旣而示疾預
去期臨行手偈示眾端坐而逝距其生萬曆戊申十
月十四日亥時壽七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七所著有
各刹語錄楞楞伽楞嚴金剛三疏禪醉焚筆似詩諸書
嗣法弟子海幢阿字無棲賢石鑑覲丹霞濬歸釋雷
峯西堂切千壁皆先師入滅餘各分化一方其高隱
鶴鳴訶衍摩則師之羅睺羅也銘曰三教同源等無
異惟茲杓人乃二視儒門澹泊世交零善向空王豎
赤幟諸見既滅覺照空得無所得住圓位一毛頭上
現全身大千拋擲同游戲從上窠窟盡掀翻瓦礫生
光無剩義目空今古道風孤世出世間扶正氣八坐
道場四十秋龍象蹴踏誰能企南天佛國賴重興洞
上綱宗終不墜我無生滅隨因緣道樹忽枯涅槃至
恆沙劫壞塔巍峩如是如是亦是如是

行錄

草堂掃雲實禪師

一日大衆入方丈請示行錄師云老僧本邑楊氏子母姓許天啓丙寅六月十五日生自幼發願出家父母不允年十六歲吾鄉遭亂父母相繼而亡予逃難漢沔見多慘殺痛念生死乃投師祝髮聞丈雪和尚荷雙桂衣鉢杖抵興元落下衆官延住靜明開堂予矢志往參師問那里人予曰四川人師云你識字麼予曰不識師云者樣好漢字也不識喚知客領者僧入堂去予入堂朝夕坐次心意恍惚一味浮遁遍地不異挑百二十勛擔子放不下相似忽一夕聞開小靜如虛空霹靂將胸中礙膺之物一擊粉碎殊覺通身輕快期畢隨師下東吳上天童偏參諸方後到福嚴參費老人命坐喫茶次費豎指云此是你師翁咬底予曰爲甚如此費云也是機緣予曰既是機緣何不截取頭去費云降將不斬予曰自是手短費與一掌予一喝便出至嘉興東塔值本師問你從福嚴來帶得甚麼寶物予一喝師云將謂別有那予曰若有則不歸了師微笑已亥秋滿下發人迎本師歸漢中

予隨侍北返復靜明下草堂領誠誦益經二十年矣末後鶴乘期終本師重關昭覺囑予繼席艸堂予曰實媿何人敢當此任師云你隨老僧多年師資久契正好歇去遂出衣拂源流偈曰適來東海鯉入閭自成章掣起滔天浪春風滿大唐予辭不已乃拜受之數年以來每事拳拳服膺未敢輕露今日衆兄弟索揚家醜畧述大槩如此

草堂掃雲實禪師語錄

寓叟自傳

寓叟者楚興國涌泉人也姓謝名慧海字水鑑別號沙翁蓋與玄沙備公同族又慕其爲人曰釣魚船上謝三郎佛祖位中畱不住景而屬號魁季居迹不定又稱寓叟二十披緇遊落北講經論究研頗爲敷說自謂外生事大語言文字無濟於事遂看本來面目話描慰不得無可奈何一日飯後劃狀廓悟乃謁徑山容和尚淡蒙提獎復謁金車琇禹門微虎岳恣諸尊宿賞爲不羈後於吳興稟汰霧山敬和尚焉自此以後廿季說汰六坐道場六坐者荆南天王鐵佛維揚地藏鄂渚黃龍漢南棲賢嘉禾金粟而淡竭力者天王也天王乃悟公開汰之場大宋傳燈之地雲門汰眼兩宗源流所出憎以武穆岳公征湖南而廢荒煙蓼艸事待其人寓叟不揣非才力爲恢復以成汰席又搜藏譜以定兩宗之譌使盲瞽之徒妄竊祖宗爲自媿也若黃龍再闢地藏重興此尋常勦建不足爲道魁季乃爲虎林大方伯之舉太守縣君之迎承乏金粟俎豆三秋今寓吳門將之楚而終老焉或曰師季六九正可弘道何必拘拘投老楚山而棄祖庭爲自適者何耶曰吾子世見未足與語殊不知世界

空華人命危脆住卽夢遊行同幻化且四大色身尚爲吾一寓父母妻孥功名富貴未有不爲吾一寓者又况說汰匡徒支撐祖刹而有長轍遠定不爲吾一寓也哉士大夫從吾遊者往往談道之餘復論莊老至悞言不禁手舞足蹈識者謂沛狀胷衿不識者謂肆口接輿狀居迹不定每每因之今歸楚隱世途不接優游寓居歲月遷流以待頽於溝壑矣或曰某葉流出樵子尋來師以何拒曰山僧不管人間事一任尋蹤到白雲

水鑑和尚六會錄

天王沙翁和尚紀略

沙翁和尚鄂之富川清泉謝氏子也名慧海字水鑑其稱沙翁者因與玄沙菴公同族又慕其爲人私淑別號晚季居迹不定又稱寓叟生明天啓丙寅十月十二午刻至清順治丙戌年二十詣蘄春報恩寺禮體融大德祝髮初遊講肆每痛念生从自謂語言文字無濟於事一日飯後又手立於中堂看本來面目話劃狀大悟說偈曰面目全彰不覆藏幾回又手問中堂於今見也非他見慶忒平生百骨涼謁徑山費隱容和尚容問那裏來師便喝容曰放汝三十棒師

又喝遂依席下受具次謁玉林琇萬如微木陳忞諸名宿實爲不羈復謁湖州霽山獨冠敬和尚敬問如何是現成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投機一句師曰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如何是轉身一句師曰輕輕躡足龍門過惹得清風動地生敬書臨濟正宗源流付之順治戊戌師年三十二應荆人鐵佛請至荆徧搜天王遺址於荒榛虎狼中覓得恢復道場興工時正值旱魃木不能進忽水涌木至又七丈從西而來四人由東而至四偉人雜於稠人中指點土木工竣不知所往

咸謂天王助力於時需異頗多師囑不可記康熙元季壬寅江南操江李公棲鳳請住真州地藏寺乙巳值師四十生迎回天王戊申重開鄂州黃龍庚戌繼席漢陽棲賢冬復跨揚州之鶴重建地藏且明太祖敕建之寺規模宏大萬佛閣大雄殿地藏殿等無不剏備丙辰浙江方伯李公士楨請住嘉興金粟下檄太守縣君相迎蓋金粟乃天童密雲悟和尚中興祖席至師說汰爲第十代師既承乏俎豆三秋如摺紳查公培繼張公惟赤陸公光旭輩聞師提唱無不服膺庚申再住棲賢癸亥遷居黃龍甲子仍迎歸天王

狀天王自甲寅後駐劄大兵綠竹青松靈宮具殿幾又廢弛師不忍坐視重爲葺修又覓秦南把茅遠重梓嚴統以明徑山老人清正五燈公案丙寅於清宮構幻萬山房內軒曰懸夢亭息影師三十季間六坐道場開整入天垂手不倦况隨身一盞清風兩袖到處雲洞光大祖席師真可謂承願再來繼述其事於汰門豈小補之哉今略紀歲月勒於天王碑陰以貽將來識天王中興所自師有語錄十卷方伯李公太守盧公送入嘉興楞嚴寺般若堂偕大藏流通散錄別集隨處行世門人原頂述

天王和尚行錄

師諱慧海字水鑑號沙翁武昌興國謝氏子生明天啓六年丙寅至清乙酉年二十不甘處家詣報恩寺祝髮卽北游教席庚寅以生外大事南還一日飯後看本來面目劃然大悟說偈曰面目全彰不覆藏幾回又手問中堂於今見也非他見慶快平生百骨涼謁徑山費隱容和尚尚曰那裏來師便喝尚曰放汝三十師又喝遂起名受具復訪吳興獨冠敬禪師乃印泐焉順治戊戌夏至荆開泐鐵佛辛丑中興天王壬寅應維揚地藏請乙巳再住天王戊申重建鄂州黃龍庚戌赴漢陽棲賢冬仍東下重建地藏師五坐道場四處開闢其道在天下言落江湖不能盡紀謹錄所行歲月勒於天王壽塔之陰庶有考云明淵書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

道目禪師自序

余閩南人也時值閩海烽烟搖漾舊林難問倦飛何還擇本尋林何從棲托來此山中似有夙因不覺心醉定其棲止先構一芋名歸一庵尚未入室適王內臣以觀音殿原係公建請余主席相送入山余捐衣鉢重建殿宇造款龍橋山門重葺開鋪大道修理普賢與諸靜主談講真詮叢林規模約畧可觀丁未冬月余去弁山龍虎法席期滿之年後由上方歸隱棲賢興建梅山已繼入轍於丙寅秋應祖庭請僧衆雲集目食艱茲抵鉢而行自浙及燕薊來置產飯僧棲止山靈投合似不忍捨奈初住祖庭擔持法擔尙無有人勉強出山看雲南下賦還山詩共記十首集此數言以記始末俾後住者知前苦心惟冀後來永興云爾

上方山志

行狀 稿峯禪師

臨濟三十三世鶴峰和尚諱濟悟吳門費氏子父思梅母顧氏年十二有出塵想父母可之送至松陵羅漢寺禮瑞芝光律師而雉度焉年滿二十卽造萬壑剖石師伯許進具足戒自此慧發乃以心地不明爲憂謂人曰今之說禪故多皆未若具和尚之響應如雷也遂遂依之始於佛日堂中體究本來面目每嘆曰面目不識安得爲人夫子之道費而隱非我欺也飲食睡眠刻不放下一夕爲燈花一爆話頭不覺粉碎乃云燈光眼光大地光鉞月不敢白金不敢黃回途得妙楓落吳江首座聞之曰堂頭室中添一籌矣師以誦訛未盡觸處用心時藥菴亦以誦訛有碍自靈巖來參靈隱隱卽別立一堂令師與之共相砥礪隱之勘辨愈毒愈辣一日隱乃痛撻一僧師從傍嘆明下載清風又作偈云掌掌天難覆調饒識盡乾日不知火焚水高水自寒難難可惜空花燈上殘隱以爲此語不但壓倒藥菴卽有鼻孔衲僧亦無有不壓倒也尋命之職爲衆激揚而咸服其調攝漸以事煩而生隱心故遊西江之景德又棲京江之寶覺靈隱遣書責之歸而授法焉康熙六年之夏也佛眉繼席

雙徑乃以濮水之福善而爲師最初開法之地彼中士大夫聆其旨要甚生慶幸嘉禾保社於斯爲盛四方之慕日起故姑蘇之寶樹當湖之竺隱桐溪之寂照靡不虛席以相迎也及至福壽大有疲於津梁之狀雲水至者俱悅辭却之惟以戒雷輩日夕研窮以明宗趣到老而志不衰唯此一事耳丁卯秋仲知身不久一切謝絕病作而藥石亦謝非有定力而前知者其能之乎九月十一日起浴說偈而永訣矣入室之子四人師之生也天啓丙寅九月二十日示寂也康熙丁卯九月十一日住世六十有二戒臘四十有四塔建本寺開山和尚之左也語錄若干忞板存楞嚴藏中詩文佳處自成機杼總由性出不事雕琢性又澹宕頗多古人之雅人言師之囊橐一無長物而高之子曰小之矣夫爲知識取其道眼則可如無長物爲高不猶同夫丐者耶此可愈乎貪多務得之輩耳若知其生平之所重而重之是眞能重鶴兄矣

同門弟慧輅頓首謹狀

鶴峯悟禪師增誌銘

勅授文林郎知山東嶧縣事桐谿仲弘道謨

和尚諱濟悟號鶴峯臨濟座上爲三十三代本籍吳門費氏裔父思梅母顧氏幼見師敦禮釋迦知有夙慧遂送松陵羅漢寺光律師瑞芝剃染時益十二歲云稍長受具于萬峯剖石和尚夙夜修持不怠時靈隱具老人住佛目見師而異之命叅本來面目師見燈花爆遂有省後同蔡菴和尚打七于大悲堂逢具老人警策隣單侍者師問之遂大澈法源偈載行狀中不具述自是華嚴廣孝顯寧徑山天寧諸刹歷充首規具老人淡相器重迨分衛江西景德鎮則結茅施茶開闢古路種作利濟不倦一方皈依者甚衆師歸靈隱具老人益加印合遂授衣鉢焉於是受京江之請開堂於雲陽寶覺寺五年之間宗風丕振吾里福善寺慕師高風遂敦請移錫使命再三得師遣止時卽有五鶴來巢殿庭都人士觀者咸以爲與師號相符殆天意也蒞衆十年凡正殿後樓莫不巍然金碧葺而新之中逢饑歲雲厨罄如師則封甕絕煙與衆同餒於是遠近聞者莫不負米擔薪求師舉火福善復興亦叢林中一段佳話也自是退休於姑蘇之

寶樹當湖之竺隱而桐谿之寂照又相迎請不得已再行駐錫三年卽舉同門句公和尚主席而退老於吾里之福壽禪林蓋閉門却掃遂初志也歲丁卯八月距辭寂照之日已復四年偶染微疴遂有終焉之意至九月初旬索曆擇日沐浴更衣作偈別衆有生日前重陽後趣此時光蹕然便走之句果於十一日遂趺逝焉嗚呼師在濮水二十餘年知交甚廣惟與予及我友高子玉涵尤相友善臨終我兩人合掌恭送師遂以後事托高而以詩序及墓銘托予今玉涵竭力營其喪葬可謂不負托矣而增銘尙遲遲未就予果何心敢負師委乎師生于天啓六年九月二十日寂滅于康熙念六年九月十一日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有四示寂後門人戒雷若水等卜塋於本寺開山和尚增院之左置桑地二畝三分于山門之內取租以爲春秋掃塋之費爲經久計也遂系之以銘銘曰

三峯分派雙徑彙源京江顯化濮水指南衍靈隱之法乳在福壽而歸全道似川流而益永增如嶽峙而彌堅

疑山握中符禪師塏銘附

僧何以塏爲表法身常住耳塏何以銘爲示聲教不朽耳然必其人果有奇節異行足爲世所取重者豈可冀望之天下乎吾於握中符禪師則見一人焉禪師諱智符字握中別號疑山楚南零陵人也父唐母彭所生四子師居最少幼孤出繼于季父十歲母逝季父爲僧師每省于菴因聞先佛遺言若不洞明心地斷不能了生死輪迴遂感歎亦欲出家白父不允乃潛往大定菴禮弘忍師剃落時年十有三矣次年秋值無學和尚於本菴開戒遂授以七條隨往雲山研究毘尼并聽諸經論久之知算沙無益乃造南嶽謁山茨際不契復往西山參達谷源值源外出師迎于舟一見便問某生死未明乞師指示源叱之師隱而立乃示以萬法歸一話師遂服勤隨侍焉及源歸西山授師滿分尸羅命居擇木寮朝參夕究寢食俱忘一夜殿上經行忽覩天開金色殿堂俱赤天上神人著青黃赤白之衣雲然隱去如是者三因憶楞嚴陰魔之說遂不以爲然後因炊飯次飯未熟火忽暗乃起撥火驀然迸發通菴皆然乃大駭俄頃頓沒不覺通身冷汗如卸萬斤重負相似忽厲聲曰元來佛

法是有者個道理源聞乃拈杖問曰汝見個甚麼師曰煮飯供養和尚源曰飯熟後如何師遽出方丈曰洗鉢罐去源休去師呈偈有欲詢萬法端的旨火裏金蓮色更新之句源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眼橫鼻直曰一歸何處師曰紅爐燄上雪花飛曰未更道師曰明日來向和尚道拂袖便行次日源問昨日公案未圓在師曰將謂和尚忘却曰情知你道不得師曰恰被和尚道著源便打師便喝源又打師接住棒曰今日起動和尚源休去甲申過江西紫峽嶺教次參寶華忍忍問那裏來師曰崆峒忍舉竹篋曰崆峒還有者個麼師曰不會曰因甚不會師曰若會則和尚無立地處忍便打師便喝忍又打師曰大人笑和尚去在曰過在甚麼處師曰再犯不容拂袖便行忍起身曰站著我與你道師曰少賣弄竟出大索谷山慈一見便喝山曰好喝師曰瞎山便打師曰瞎山又打師曰瞎山連打師曰瞎瞎山歸方丈師曰勤被了也次謁孤崖聰於洞山聰問坐的非老僧立的非閑黎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卽不堪曰因甚麼師便喝曰者一喝明甚麼事師曰疑殺天下人聰曰且莫忞忞師曰是何言歟拂袖便行一日因僧持百丈

洞老人語錄至師目未終乃大驚曰當今海內尚有如是之宗匠耶遂懷香參謁丈一見便問何方人師曰湖南曰曾在甚處住過師曰各處俱住過曰那裏住過麼師曰那裏到過不堪住曰爲甚麼不住師曰住則禍生曰你祇到者裏未曾到那裏師曰若未到焉知禍生丈休去因囑曰古人道悟則不無更須受用得著倘於一切逆順境界透脫不過便喚作徒尚空言耳師聞愈加猛勵後因病拽被蓋忽大悟從前知見渙然冰釋乃曰和尚所言誠不虛也一日因作先百丈忌丈問且道先師還來也未師喚侍者者應諸師曰收了供去丈曰老和尚向汝道甚麼師曰智符若道又是傳言送語了丈低頭歸方丈師曰者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丁亥冬丈命呈行脚復以五位綱宗一一徵驗師立爲領出丈乃喜曰見地清白機用超羣堪爲當家種艸遂以大法囑之爲洞宗三十世已丑丈示寂師以弟子禮終轉湖南省親還大憲菴監院獨獨及憲庭陳居士畱結夏期畢隱雲壑二載癸巳冬楚粵兩省護法開建疑山明年迎師入院乙未開堂衲子聞風麇至遂成叢席丙申遷全州湘山前後兩次開爐相繼開上方康熙戊辰十月示微

疾至廿三夜子時書偈曰明日冬甲子大事畢于此夜半太陽暉千峰載不起黎明端坐而逝師生于明天啓乙丑二月二十四日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五坐三十夏道風藹著語錄十餘卷行世門弟子奉全身塋于昇鄉之上方烏乎師幼起寒微詩書素未經目也而上堂垂示與夫贈答諸篇什率皆稱性所發矢口成音雖積學淹貫亦遜其敏捷此師悟入之深故其言之博辯宏肆有若是也楚粵間凡聲教所敷無論士庶公卿輿僮胥吏薰良而善從者蓋數千人此師過化存神之妙故其德之入人之深有若是也嗣法者數人如逕庭宗公一麟尼公皆各分化一方不殊大鑑之於青原此師鉗錘之妙故其得人之盛有若是也烏乎峴生也晚而又在數里之外常恨弗獲登師之門以觀法化之盛茲因師之孫別牧純公從湖南來出師狀索余爲塋上銘自愧機才無所長曷敢爲大尊宿作描真語但峴與師派同其源分屬猶子且又素所敬慕者則是銘也又奚敢辭故撮其大略而爲之銘曰

我曹洞宗 崛起湘東 乃有智人 號符握中
台造西山 偶因吹焚 一撥星飛 前後際斷

崆峒寶華 遍參作家 谷山洞嶺 看弄爪牙

我坐你立 賓主翕翕 石火電光 追之莫及

僧特語錄 焚香快讀 嗟今海內 有此尊宿

爰登百丈 以扣宗匠 交互施陳 當機不讓

那裏到過 住著則禍 直下來也 全機俱破

機緣契合 乃呈行脚 大統綱宗 兩手付託

其師既寂 旋歸舊籍 雲壑二載 疑山斯闢

從此開發 道行楚粵 為照世燈 作濟河筏

士庶公卿 僊輿胥吏 無畏法音 罔不希冀

鳳凰鸞鷟 麒麟頭角 師勝資強 子啐母啄

大事已畢 便歸寢室 皓月團圓 峯巒率律

我作此銘 如鏡鑑形 萬億斯載 永以為箴

皆

康熙乙酉桂月之望傳曹洞正宗三十一世楚襄法

姪仁炬頓首拜撰



還庭宗禪師語錄

行錄 知空禪師

師一日坐次禪者詣前禮拜起而環侍啓曰請和商
說行脚事師曰我之行脚不可以告人縱為爾說亦
無關於爾事衆曰願垂大概以曉後人師因衆懇請
不已師曰我乃洱海王姓母采氏於萬曆癸丑年九
月初一日生家居僻壤少識大方儀則性頑愚十二
歲聞父母曰爾命似不可處族當出家為僧以永天
年我聞出家喜不自勝從茲食落齋厭塵俗十四歲
父送入雞足寂光寺禮上種和尚剃髮每自憂悶同
袍問曰爾何故眉頭不展我對曰吾親嘗謂我曰爾
當出家以永天年天年固可永耶使佛祖有靈或可
少延歲月否則生死數定於世幾何先陰誠恐道業
未成虛生浪死有辜父母師長之恩所謂生死事大
無常迅速焉得不憂慮同袍笑曰你年尚少何過慮
如此哉我曰人命無常那管你青春年少且又不及
你們聰慧所以憂懼彼等雖問其言終是相笑不已
然我爾時幸值大力和尚野愚和尚魯庸和尚及西
蜀丁凡和尚諸位尊宿皆襲親近力求開導諸師見
我虛心慕道各承指示不一唯示參禪者倍加敬慎
遂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四五年疑情不發一日

過座主亮如和尚隨之聽講法華楞嚴圓覺諸經三
二年於學雖不無進益自覺耳口傳習曉夕力參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十二三年苦無入處至三十
六歲在玉林軒靜室中禮萬佛名經至第三卷纔啓
口念南無南字忽地身心脫落內外圓明如一輪明
月卽說偈曰虛空是佛身我本世間人我性與空合
非佛亦非人自此快樂無比難以告人萬佛畢卽到
曉岬山參見水目無住和尚具陳上事尚曰你再陳
白看我便從東過西立尚曰還有麼我又從西過東
立尚曰大似騎驢不下我曰恭候和尚萬福尚曰指
東畫西便當了事那我曰終不敢欺和尚一日尚問
得力處不問你不得力處道一句看我曰得力處道
尚道不得況是不得力處耶尚曰從上陳爛葛藤汝
還有會不得底麼我曰那箇是從上陳爛葛藤尚曰
只如玄沙道潏潭皎月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
波瀾而不散翁是生死岸頭事你作麼生會我曰三
箇成羣四箇打夥尚曰我只要你平實商量我曰蚤
是冤子生三角尚曰十智同真你作麼生會我曰殘
羹餽飯何用咀嚼尚曰與麼似不合問汝也我曰問
又何妨尚曰你試道看我珍重便出於是命我爲首

座相隨妙峯水目雞足結制一日尚上堂我出問曰
和尚作麼尚豎起拂子我曰憐兒不覺醜尚便打我
一喝尚又打我又喝尚下座歸方丈我隨上問訊尚
曰適來喝老僧是你我曰喚作喝那尚又打我禮拜
曰多謝和尚重重相爲尚又打我便出尚示我一偈
曰子之道業已成清福已具順時保養隨機而利我
謝曰蘊福薄解淺不合與麼起動和尚再三卻之入
九台山煨折脚鐺子以待殘喘何則問峯老人垂手
百城之外且復絕廟主持前事一片婆心非尋常可
比也事到如斯所謂官差不自由勢召大眾曰爾等
問我行腳我行腳如此也是你諸人還會得麼眾默
然良久師曰可知道不關你事古人云我不如你你
自會好衆作禮而退
師將順世召衆云山開遠僻佛法無他子等正好就
水和泥協力勤慎不許是非長短事事如我常存卽
孝也且我身後不必破孝舉喪作一切虛文各顧正
念再不饒舌矣通始問云和尚向來說禪說道河佛
訶祖正恁麼時作麼生師震威一喝始禮拜師復一
掌始擬問師起一足而逝容顏不易端坐如生是以

帝敬茶毘奉供本山之室師生於萬曆癸丑年九月朔一日世壽七十七春僧臘六十有五六訖皆仰師德嗣法開堂三十餘年入滅於皇清康熙己巳年五月廿八日午時是時當路文武宰官縉素人等無不欽慕者

滇楚九臺山知空蘊禪師語錄

行由 不厭樂禪師

師字不厭諱道樂乃黔之思南印江人父楊母盧生子庚辰八月廿三子時十三聘聚廿七喪父廿九齋戒喜看牧牛頌聞人讀孟子書云羊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得箇入路越二年違母拋家投敏樹和尚得度受具剛一載敏和尚圓寂同衆建塔畢復叅華岩聖可和尚入室問大通智勝佛因緣喫頓痛棒頭破血流于是稍知痛癢于丙辰春辭歸黔省母臨行華岩與之偈曰華岩老漢卻認真慣以蒿枝拂上人如是宗綱非細事勿嫌鮮血染渾身師卻之未受疾回祝母壽畢偶覺之禪人堅請住龍山寺三載忽烽烟大變退居高壘山一年老母終世候周忌畢甲子春出蜀至遵義府衆善留住玉泉禪寺于乙丑春聞華岩和尚出院寓瀘州方山師復趨省覲老和尚以死句活句不死不活句驗師復印偈并拄杖拂子偈曰死活爲蝶意遠殊應酬如電不之乎因君會喫老僧棒故以中書幕向塗于己巳八月還初和尚請住華岩祖院師不勉故辭住二冬一夏如是三處共集語錄三卷萬五千言已刻流行板入嘉興楞嚴藏房

門人如惠弘休請識記錄

不厭樂禪師語錄

泐瀾激禪師塔記附

師諱原激號泐瀾荊州枝江陳氏子幼而英敏迥異諸兒每念生夙無常雖豪傑不能免若非學出世法終沉苦海如是集憂至年二十詣菩提場禮夙成禪師祝髮爲僧二十五於大澤泐師處受具三十三參天王沙翁海和尚俾職監院又任堂司後升第一座一日海豎拂子曰汝向者裏會得百味具足師言下契悟海特以信拂授之出世住天王度門轉菩提本省提督軍門徐公治都建報恩寺延師開山爲第一代師四坐道場因緣輻輳報恩將欲畢工忽示微疾凡問疾至者師不以寒暄敘述直拈箇事觀而激揚舒卷自如毫無顧念至夜分泊狀而逝實康熙二十

泐瀾激禪師語錄

增銘

玉泉其白富禪師

粵稽刹利誕真拘羅示寂在成周昭穆二王之間彼其時名雖出自西方法未流於震旦自化人來作中天臺以奉之而教興始及秦皇禁沙門室利房等因見金人出戶需異昭然信從者遂衆嗣是清涼顯節益事尊崇教乃大著焉歷代以來耆臘苾芻傳燈續焰由摩訶迦葉至三十二祖弘忍雖宗門各出而三緣四諦指趣同歸其中之證果登峴得法要而振宗風者莫可殫述直以了悟真空明心見性爲上乘界非幻也世之人謂祝髮披緇遂可澄綠淨業不知本來自有夙具功行出乎尋常乃能度愛河而褰欲網光像教以覺羣迷不然何成佛作祖之寥寥也緊惟玉泉其白富禪師其庶幾乎師本睂山人也其族姓龔父諱輔母劉誕師于明之丁卯齡齡穎慧敏悟性成會講金剛寶法默契妙旨因而決意空門禮慈航和尚難淙而夙志以醇圓具于大如律師漸修日茂凡諸子史靡不通徹一日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祇益多聞難禦生死死不了學奚益哉遂束包行脚歷遍諸方參丈老人于昭覺老人授師心要大法而紹續焉繼而卓錫鄂簡之玉泉開建精藍高懸亦

幟是時宗風大振四來者雲興霞委千株毓秀萬指圍遶識者謂曹溪正脈唯師任之良有以也且師道韻奇偉素性冲然凡所禮接非道契不偕凡所經行非闡教不出卽虎溪惠遠何以過之况磨甃成鏡契馬祖得道之年聚石點頭際竺老談經之日其以證卽心卽佛者此其時也自是克圓善果道有傳人回首霧山拈花可笑揚鈴隻履了大意于西來息死勞生脫幻形于東土何里何礙任去任來當前自有解人奚暇向葛藤窩裏再煩饒舌哉雖請偈畱偈未免着相于當機而一言再言無非授受之微旨乃知現在涅槃卽波羅法會也師偶示微恙門人圓頂入室定省師曰身病本無生因病從緣起病緣不相礙虛空亦復爾是日夜未央師問蓮漏幾許侍僧曰午夜矣師遂索水沐浴訖趺坐說偈曰了悟三空寂寂全無一點巴鼻今朝化緣已滿翻身靠倒須彌言訖奄然而逝因值夏熱炎大之時暑氣流蒸之際軀畱弗火面顏不易神光儼然愈勝于生觀睹者咸嘖嘖異之增發聖心時康熙庚午仲夏廿七日也殊不知金剛不壞身原無生滅夫豈片晷終朝所能徵其存歿也哉則謂師也沒者真也卽夢也抑謂師也存者夢

也寧非真乎但色空真界知者幾人不事標題清修莫顯爰并其族貫里氏詳誌于碣以爲由俗歸真之審筏也上真宅于蟠山左腋之陽建宰堵波以禪之因爲其銘

銘曰

去來不可斷 至性非明滅 雙足已現林
而彼自鳴咽 光生玉鏡中 道茂金輪徹
空遺甕石窟 徒令蒼苔茁 偕問蓮花萼
阿誰授真訣 得渡自能渡 江蘆不待折
請將方寸因 同向牟尼說

昔

康熙壬申正陽月佛誕日馮江賜進士弟子遜菴王庭詔沐手拜撰



玉泉其白富禪師語錄



行實 玉泉融徹禪師

康熙戊辰長至日首座融徹領大眾入方丈乞師自述行實師云莫揚家醜塗污人耳目衆再三誠請師堅止之至己巳夏佛誕前一日因師病篤徹仍領衆入室復乞示海師云何勞大眾重重繁瑣師見其殷殷只得對衆拈出余本蜀南蒼州人父姓龔諱輔母劉生於天啓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時也韶訛之年一日聞鄉人請法師講金剛經余偕父詣彼法席總無所知至經完提唱世尊捨皇宮入雪山苦行因緣余聞之不勝暢然心中默想使我今生出家如此

修行滿我願也遂回白母母峻阻余堅志甚切心中惱悶兩日弗飲父遂問其故母舉吾志白父父曰出家因緣却非小可恐此子三生有願放出斯言果欲實念設齋送伊出家了其前願余聞此語不勝忻悅於甲戌歲禮古渝慈航主法剃染法名德富侍師恆從講席丁亥歲隨師至遵義開演經期值一禪者提唱悟本禪師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何故言無師驚異曰吾非汝師指往五洩山禮勝默禪師剃落予聞此語生大慚愧從此放下死心將者公案每每提撕放之不下吾性愚機鈍諦觀教典曲徑多門不得脫灑常隨師方外靜時少亂時多終日懊惱舉措無由費盡心力無一點縫罅被昏散二魔所攪自揣業識深沉三生未獲勤修於佛法中不能悟入遂淚下如雨至次日臨衆聽講物我渾然一切不知至若心有住卽爲非住少有契入胸中凝滯豁然頓釋縱身出外有禪者曰佛法未周汝出來作麼子曰將此作佛法會敢保未夢見在僧曰汝具甚麼眼敢恁麼道子曰道破卽不堪僧曰也要大家知子曰用知作麼僧咄予便掌自後披閱諸祖語錄始知聖道

之權實正如空中鳥跡水底魚踪也期圓隨師至岷山法輪院閱經數載至丁酉辭本師詣圓覺山大如和尚座下圓具遂命演毘尼仍回法輪師命裁齋施茶一夏而歸是時本師染恙藥石罔效予覽教典昔玄奘曾爲師割股之說予效之是夜人盡時焚香禮拜就左股上割肉煎湯持本師榻前請服本師接着手巾中輒而問曰此是何藥予曰是某善士所採艸藥囑人盡時方服本師服之就枕而臥予侍榻少頃師乃放聲大哭予胡跪云師何故如斯本師曰吾年八十皆空時也汝何行此苦法欲救吾耶世間一切總屬幻化况色形耶縱使百年亦不免也予曰德富有何苦法本師曰汝猶瞞我予夢寐中忽有神人告曰和尚壽筭滿矣奈徒行苦行祇延十日也予泣曰德富欲效前人所行祈師常住在世爲衆生津梁也師曰雖則如是爾猶未空予復禮拜而出本師竟終于己亥春三月十四果旬日也予送師入塋訖三年服滿辭衆檀越詣灌邑唐家寺開戒壇開服披閱子史一日有感曰義學祇益多聞難禦生死死不了學奚益哉予便束包行脚叅遍諸方後仍旋灌邑值伯叅大德以郡簡玉泉虛席請予主之庚申昭覺丈老

人遊崇寧福昌予偶遇老人把手曰你然何藏者裏予曰未曾藏老人呵呵大笑予禮拜次日老人回昭覺予玉泉老人寄扇一柄書偈云昨過福昌信言行福昌有賊據其門問其所以徵其信曾割舍元殿裏人後省觀老人于昭覺數遭惡辣鉗鎚記爲種草以源流杖拂授之偈曰古城遺堞起翔龍出入玉泉苞箇中一聽老僧垂示後風雲雷雨盡相從予堅辭曰力量輕微難擔大任本師曰近來法門秋晚佛法掃地借重扶持遂拜受之老僧德京行寡只堪隨緣消舊以終殘喘有效亮座主之志方如願也不憶本邑自覓張居士爲期主請開法幸蒙法兄懶石佛冤問潮三位和尚輔弼命予陞座是以聊拈瓣香勉登曲景木牀用報師恩予披顏抱愧薰藉共聞魚目混珠今因諸子必欲老僧納敗缺老僧元來無事殊期露盡家醜重帶枷鎖其末後事付在他時何堪瑣瑣諸子耐後履踐宗乘切莫作者般本就勿勞久立一衆作禮而退

行實 香嚴禪師

庚午歲臘月三日耆舊鐵樹師爲師祝六旬壽請上堂夜復設茶禪戒共集鐵樹同兩序白云和尚住持普明共有八載今和尚六旬我亦八十賤誕今夜要請和尚說行實使大衆欣樂而我得聞妙行以結般若之因禮請再三師云山僧本無德行匪敢擔荷法門但先師於普明未了聊作應酬既承敦意僅爲大衆作一笑具耳山僧俗姓陳嘉興縣人始祖隨宋高宗南渡居海寧至先祖分居嘉興發家頗厚父鳳雲公母沈上有三兄山僧乃晚年子也因兄等致禍傾家母不欲舉臨盆壓溺再三婢女力救得免崇禎壬午時年十一投禮郡城精嚴寺清隱房爾廉爲師習瑜伽教每多病患至年二十時有天台百二十歲老僧寓寺我因禮拜僧云不要拜汝能參學後日別人拜你因發信心乃有參禪之志二十六歲始乞戒圓墓山剖老和尚時吼崖和尚爲首座爲我開發竹篋子工夫云但參一切總不得畢竟是甚麼便了及還嘉興於蘇州航舡中極力參究忽得輕快其是甚麼二字牢在胸中自此綿密無有間斷既歸惟參是甚麼爲事幾忘人世衆以爲痴而我迷悶愈甚時已二

十九歲矣次年有同戒曉宗於古隱菴打七有省問我肯做工夫特來策勸言古隱大師手段高強可求逼拶因引拜見古師號一藏乃密祖侍者高上不出額云古隱爲縑素歸信師爲我覲面提持不能領略因約秋初起七候至九月間我與介先文遠二兄同進七期古師以竹篋拶逼異常我至第三日侵早隨衆經行遭仆話頭脫落機語敏捷自以爲喜至夜古師勘驗衆人翻覆問話則又不會師指云暫得輕安事猶未在因復苦參了難着倒第五日夜間古師垂問如何是不傳之旨衆答話問我問曉宗爲之奈何宗云若不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時我憤極不覺望古師撞上云是甚麼師以兩手一掀翻倒在地頓覺胸中如剗出心肝五藏身如在虛空中又如入水晶簾內相似所有機緣後皆忘却欲覓一念了不可得歡喜之極古師云待你快活快活再向你道及歸讀古人機緣有明得明不得者以問古師師云猶如火發未至燎天物像尚在古人云得坐披衣向後自見又云末後一着始到牢關乃復起疑情志在透徹室中作聯云長爲粥飯僧不復學識做個癡漢漢必要明心吼崖和尚從山中來見云長爲粥飯僧

法柱海緣行狀

做個癡歎漢足矣更要明個甚麼及古師圓寂感其孤高相爲受益良多冷坐十年而從上誦訛公案漸得清楚辛亥春偶遊普明問和尚是誰知客云費老和尚門人從徑山來底因隨喜芝根室見和尚頂相魁巍肅然敬仰便有親近之意知客云和尚分衛海盜回來卽啓萬佛懺期先我夢見空馬五六十疋因騎上一疋餘皆伏地視之皆象也騎向東南而醒遂有固往普明之志不數日知客請我禮懺便至普明安書記因與和尚相契所有問酬機語皆不記錄蓋我素不喜弄機逞利者是年結制安西堂壬子元旦領衆入方丈和尚便以衣拂源流付我時不肯受和尚云年初一要發利市不得推阻我云某甲不要做買賣底便出和尚命侍者送至寮中時天放石堂二兄極力相勸勉強拜受乙卯戒期後還歸清隱別室丙辰秋月映兄到精嚴謂云老和尚有疾弟任漏澤不能朝夕侍奉必要兄去大衆方安便坐待束裝卽於七月二十七日到寺和尚大喜卽送首座寮至八月十八日和尚自領衆托鉢而歸大喜至中夜說偈坐化衆推我料理自此喫盡苦辛画虎不成今日追思深爲敗缺大衆珍重鐵樹同衆禮謝而退

師諱海棟號法柱姓陳氏先大人名三桂母趙姓遷湘石門人也廿齡父母雙逝悉廢書業至二十五歲因思親恩難報乃棄俗出家往慈利七星山禮長明吳和尚披髮叅三不是親炙三載到龍山頽秀師翁座下圓具又隨吳至沅州明山中瓶七載一日吳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祇如苗未發生之際語未開口之先作麼生辨得師云不會吳曰汝實不會麼師云一輪明月千峰上占往今來一串穿吳曰又道不會師作禮復隨吳至辰州浦峰寺一日坐次吳曰達磨西來傳個什麼師云路逢毒蛇長千尺脚下翻騰勢轉高吳曰也須喫棒師拂袖便出後一夕聞風動樹鳥作喧洞明此事偶成一偈娘生鼻孔本來長八字打開不覆藏風韻鳥鳴元不異靈靈絮綯絕商量吳曰塞卻鼻孔坐斷舌頭作麼生出氣師云頂門上七縱八橫吳曰放汝三十棒師震威一喝吳亦喝師過前便作掌勢吳謂座元曰此是浦峰第二代主人親炙十有餘載后受記蒞任住邵州金峰青蓮庵適因老人示寂歸浦峰收殮事完受請繼席師衆廿載朝夕不怠精勤垂訓遐邇緇素技藝欽崇提持正令大啓宗猷祥馨威風振振繩繩殿閣寮舍俱成大觀

裴聖懷百有餘尊一切常住諸事具備昔年五大
六棲心泉石誓截葛藤將院務交付詞法門人驗
任理自此起道情閒以樂餘年耳

康熙辛未歲清月 夏三前五日刊

法林東軍師語錄

行畧 大悲妙雲禪師

康熙壬申菊月門人機等設普茶請師說行脚師
不允懇求至再師不得已勉謂衆曰山僧素性鄙拙
一味實頭且無經史之學亦乏濟世之才不似諸方
攢花簇錦巧妙尖新以聳世聽適因諸子殷勤再三
不免依事相告山僧原籍金華武義縣俗姓徐先君
字仲芳母唐氏先君任登州都閫崇禎甲戌九月初
七日巳時生余署中幼見佛僧心生願悅九歲母逝
時艱風鶴先君歎曰大丈夫無定亂之策莫若解綬
而趣空門避此火宅遂投華嚴從自化律師髮染取
字壽峰無何旋浙之履坦嶼結茅曰靈慧院余亦依
先君圓顱同造靈隱禮具德和尚秉戒一日聞警策
工夫卽趨方丈求指示禪要德命看竹篋子話乞進
堂打七一箇竹篋子放在面前奈何他不得自覺有
些奇怪期畢德命余充直歲雖執勞務叅究益切猶
如觸壁面墻了無縫罅一日普請挑柴竟忘其處信
步隨行到北高峰一目千里覺身心爽快跌地危坐
息返未及更時疊辟見月光皎潔大地山河洞然無
際殘膚之物頓時不見喜不自禁復私謂楞嚴經云
若作勝解卽受羣邪仍跌坐復提究話頭身心內外

空無所有翌早歸衆責余違規余笑而對曰若不登高望怎知天地寬德聞余語命侍者喚余至方丈德舉竹篋曰向者裏道一句看余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德曰未更道余曰不可捏目生花德曰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你作麼生會余曰和尚也須道一半莫全靠某甲德乃舉香巖上樹話曰是何意旨余曰香巖老漢弄巧成拙德曰他未上樹時又作麼生余便喝德打一竹篋余卽禮拜自是機語屢契明春先君入寂余請具和尚舉火入塔未幾卽告假往毘陵廬舍訪祖印者宿留過夏印問佛法的大意余曰臨濟會喫棒至今痛不休印曰那裏見得余便掌印曰者斯兒余又掌印便休栽田次印拈起秧曰喚作秧入地獄如箭射余曰大有人不喚作秧入地獄如箭射印曰上座喚作甚麼余舉秧示之曰會麼印曰切忌逢人錯舉余曰道甚麼印撫余背曰也瞞你不得余曰莫賊汚人好印歸謂衆曰妙公應機直捷處衆溫和將來必爲人天寶筏余曰者老漢齒落頭白語不關風是秋間木陳和尚住青州大覺余往扣問和尚遠臨不易還有不動風塵者麼陳便打余曰恁麼則塵埃滿面也陳曰無人識得渠余曰賊身已

露陳又打余便喝至晚請茶陳曰上座穿雲踰嶺被緣水青山換卻眼睛余曰和尚莫以已妨人陳舉茶蓋曰者是趙州底青州底余曰某甲從來無分別心便喫茶一口陳曰料掉沒交涉余向侍僧曰者老漢層後見恩莫與往來陳便攜余合爪曰謝茶便出尋至天津報成聽冀如座主講法華一夕如至寮問曰南方知識未審受持誰經稱揚何法余以手畫一圓相云會麼如擬議余曰此固非座主所知祇如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寬離經一字卽同魔說座主如何諱如少遲乃曰西來密意可通一語否余指虛空曰熾然說無間歇如同措余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如喜而作禮余曰座主爲人天師表何得如此如曰觀禪師氣度非衆可比余曰請座主尊重一衆驚異明年南下抵堯峰見費隱和尚隱問甚處來余曰天寧隱甚麼處是你安身處余曰對面不相識隱曰未更道余彈指一下隱曰弄虛頭漢余便喝隱曰野干鳴余又喝隱曰我直下疑你者兩喝余曰盡天下人直教疑殺隱曰你還識天下人麼余曰金陵紙貴一狀領過隱曰併卻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余曰貧經巫峽猿啼處幾箇人聞不斷腸隱便打余曰棒頭

有眼不可草草隱曰草草打著一箇余禮拜到南間
叅善庵和尚庵問何處來余曰靈隱庵曰飛來峰爲
甚只解恁麼來不解恁麼去余曰既來之則安之善
曰向上座脚跟下道一句看余曰豈見日夜見星
立秋前庵打曰者掠虛漢余曰賴有和尚相識庵又
打至迦村禮浮石和尚方展具石以杖作吹笛勢云
一枝無孔笛吹出少人知余曰一夜落花雨滿邨流
水香石曰草鞋錢攷甚麼人還余曰雲自帝鄉出水
歸江漢流石曰看破了也余收坐具提起抖擻曰且
喜四角完全石打日多虛不如少實余曰某甲自來
過橋不跣足石喚知客領者漢叅堂去余禮拜居累
月遇同叅墨雲兄拉往臨清止應元值玉林和尚奉
旨還山舟泊鰲磯余同墨兄登舟禮拜林問鰲頭磯
觀音背大轉法輪汝還聞麼墨兄推余祇對余曰不
聞林曰盡大地人聞汝何不聞余曰某甲若聞則大
地人盡不聞也林曰汝特來禮拜老僧有事相借問
得麼余展兩手曰和尚何不早道林便打余曰今日
小出大遇林又打曰者一棒作麼生余曰也不得倚
勢欺人林曰放汝三十棒余拂袖便出次春復至浙

叅古南牧雲和尚雲曰不得擎拳下喝向者裏誠道
一句看余曰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雲曰有佛處
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汝又作麼生余曰正是學人
放身命處雲便打余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雲
曰見何道理余曰日可冷月可熱雲曰衲僧分上如
何卽得余曰不勞再勘雲曰衲子難騙余每聞金明
門風孤峻道重諸方非真正學者不敢撥鋒康熙庚
戌春余特造金明謁介老人老人問雲封獅窟向背
無門汝從何入余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老人曰汝
是行脚僧爲什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余曰今日親
見和尚老人曰汝看老僧眉毛落了幾莖余曰生也
老人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攷誰還余曰和尚欠多
少老人便打余曰不入洪波裏怎見弄潮人老人曰
汝見個甚麼卻恁麼道余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
機老人曰叅堂去少頃命喫茶老人拈起一枚果子
問者是醎醎是毒藥余曰舌頭在和尚口裏老人曰
上座如何會取余便喝老人放果子至余面前曰試
吞吐看余便作禮曰謝和尚茶老人卽命余充維那
一日余侍老人看百祖圖老人問汝也在此數麼余
叉手而立老人以祖圖遮之曰老僧爲甚麼不見余

曰非但和尚只如佛祖亦覩不見老人曰居何階級
 余曰從無位次有何階級老人渡宵卽示一偈曰
 蠡湖一句佛祖圖措落何階梯了無位次又一日老
 人落堂因滴水案上令衆下語余曰者老漢祇者一
 點也瞞不得老人曰老僧罪過又問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余曰庭前皓月浸梅花老人曰趙州道我在青
 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又作麼生余曰季冬嚴寒伏惟
 和尚珍重老人便打余與主峰兄侍老人聞爐火老
 人曰火爐頭有箇賓主句汝道看余曰和尚坐某甲
 立老人指火曰者箇爲什麼向寒反裏發談余曰非
 爲分外老人以火飭敲爐曰還跳得者箇出麼余曰
 不獨某甲直饒三世諸佛全身在裏許老人曰大須
 仔細余便禮拜珍重老人尋命掌院事余春米次老
 人至問子還是爲衆竭力還是資養已命余曰餽驢
 餽馬老人曰子是第幾頭余曰將謂無人證明老人
 便與一掌余執勞六載所得日益機緣甚多不能枚
 舉壬子元旦老人陞座拈香祝聖畢乃曰卓錫蠡
 湖念五春今朝意氣出常情海天閣外紛紛雨帶水
 拖泥祝聖君拈拂子召衆曰世尊說法四十九老僧
 開堂二十五靈山拈花金明豎拂且道是則是別余

出禮拜曰且喜老漢今朝瞥地老人豎拂子曰只者
 箇豎窮三際橫徧十方且道承誰恩力余曰粉骨碎
 身未足酬老人打一拂子余便禮拜起依位而立老
 人卽付余衣拂并法偈曰獅子窟中事善哮吼者得
 今得本無得無得亦得老人復謂曰子因緣既熟
 無久滯此古人云未有常住而不行者水邊林下把
 茅蓋頂順時行化續佛慧命余棄命北遊抵臨清衆
 延住天中閣余自諒福薄忝肆僧倫前後親知識二
 十餘員末後見金明老人一片婆心何以報答但土
 橈柴牀惡衣粗食療此幻軀以待將來迄癸亥春太
 悲虛席時融涵禪宿同冀孝廉雲蒼林封君芝山秦
 州牧范仲英高雙泉暨諸護公帖邀余開法余勉爲
 應請入院余感時風涼薄不欲苟効流俗種月耕雲
 兢兢株守諸方衲子不嫌孤寂漸漸日增余初住時
 荆棘彌垣草萊萎地賴檀護協力不數載而煥然改
 觀竟成叢林雖處荒儉而接待雲水臥薪嘗膽弗敢
 少懈由天中而靈鷲及創護國興大悲工作甚繁余
 不揣駑鈍承乏諸刹垂二十年矣每思老人法乳重
 恩時不敢忘昨庚午冬特造金明掃老人塋於大慈
 菴路表積誠事竣卽往蘇州松江杭州諸處訪舊日

知交今壬申夏初晦岳法姪退三塏院事余時在蘇州不意項牧公法兄率方伯言遠王公學憲客山錢公兵部肇餘杜公明經元亮陳公及諸位縉紳先生士民等請住三塏法席勉力支撐幾將二載幸諸人不棄鄙陋甘此枯淡輔弼叢林蓋爲法之誠至矣盡矣茲因諸人虔懇至再不覺葛藤縷縷如許有煩衆聽山僧無一法可酬伏冀衆慈久立珍重

妙雲雄禪師語錄

大悲妙雲禪師傳

茗程司訓駕水逸民同門弟真性羅開驛撰
古來法門宗匠唯是真恭實悟以本分接人不動聲色而化被羣方斯足尚焉若吾大悲法兄禪師其人矣師諱真雄字妙雲原籍浙之金華徐姓父仲芳任登州都閫以官爲家遂爲山左人師自幼喜悅三寶俄逢鼎革父棄官入空門師亦隨父驅烏受具戒首參具德和尚究竹篋話一日至北高峰仰見新月忽若大地平沈遂竊疑團撲落復飽歷燒水若木陳費隱箬菴浮石玉林牧雲諸尊宿無不刮目相看爭欲網羅異寶然師少可其意最後抵禾城金明一見本師介老人心中大慍曰是誠吾師也老人云雲封禪窟向背無門汝從何而入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老人曰汝是行脚僧爲什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師曰今日親見和尚老人曰汝看老僧眉毛落了幾莖師曰生也老人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師曰和尚欠多少老人便打師曰不入洪波裏怎見弄潮人老人曰汝見個甚麼卻恁麼道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老人曰叅堂去自爾機鋒箭往老人復加百鍊師遂破最後重關師與主峰兄侍老人圍爐

次老人曰火爐頭有個賓主句汝道看師曰和尚坐
其甲立老人指火曰者個爲什麼向寒灰裏發餒師
曰非爲分外人以火筋敲爐曰還跳得者個出麼
師曰不獨某甲直饒三世諸佛全身在裏許老人曰
大須仔細尋命掌院事執勞六載春米次老人至問
子還是爲衆竭力資養已命耶師曰假驢假馬老人
曰子是第幾頭師曰將謂無人證明老人便與一掌
壬子元旦老人陞座拈香祝聖畢乃曰卓錫蓬湖念
五春今朝意氣出常情海天闊外紛紛雨帶水拖泥
祝聖君拈拂子召衆曰世尊說法四十九老僧開堂
二十五靈山拈花金明豎拂且道是同是別師出禮
拜曰且喜老漢今朝管地老人豎拂子曰只有個豎
第三際橫徧十方且道承誰恩力師曰粉骨碎身未
足辭老人打一拂子師便禮拜起依位而立老人卽
付師衣拂法偈曰獅子窟中事善哮吼者得今得本
無得無得亦得未幾老人謂師曰子因緣既熟無
久滯此古人云未有常住而不行者水邊林下把茅
蓋頂順時行化續佛慧命師領旨北轅渡江淮抵清
淵駐錫天中閣潛行密用聖凡罔測癸亥春應請住
大悲禪寺寺故唐宋以來知識道場緣前住不稱將

鞠茂草師豎大法幢驅諸野犴獨標濟天風月領使
顛覆維新師感炎涼時態岑寂世緣孤高壁立四方
宿衲景附雲從師一以本分草料相易雖鐵額銅頭
必敲骨驗髓務使個個點睛破壁人人踞地噴申故
其門人分歆布化散處諸方者皆頭角崑崙然也師居
恒所食瓊瑤一瓢所衣敝衲百結環階蕭然有楊岐
雪珠滿榻之風學徒非斷臂者流鮮望崖而退舜日
杲公贈言云誰言我叔成癡癖華頂風清熟解蹄益
確論也師鉤錘惡辣絕不容情至其處世謙光不受
禮拜志願三篋束肚一茅簷頂則又有雲棲古宿之
風嘗賭薪米狼藉躬檢入厨誠諸子曰粒未盡薪
信膏血若不感恩傍顧悟已靈而反致輕忽恐難消
受爾方丈不私享用孤筇行化稍有贏餘卽惠貧乏
或作勝事也師自壬子離金明至庚午冬仲從東管
來禾屈指十有九稔矣余迎笑謂曰兄大作佛事而
榮旋祖庭古云遊子悲故鄉此其時歟俄閱其行實
知行解相應一言一行俱可提擇狂瀾模範後學因
拈拾其大略云爾
空諸性曰傳之爲言傳也傳也者傳其人也傳其人
傳其神也今著述家每傳一人輒多鋪語未免藻繪

損神師之行解超羣軼格余傳之不敢妄加點染或曰師本不落朕跡似神龍無首非若靈龜曳尾子今傳之非點染而何余曰不然法門秋晚流俗波靡佛祖正眼留作人天標表此亦頽波之柱石霜幹之碩果也又烏容以不傳況師法道方興行見妙雲彌布一雨普霑靈法界塵空界遵其茶毒者未可涯量是又非筆墨所及矣

大悲妙雲禪師

行由 空谷道澄禪師

師住成都內江三聖寺結制堂衆披衣一齊進方丈展具禮竟云和尚大悲仁慈有請則至有問即答是否師云是問來有疑爲決進云和尚禪道佛法施矣戒德持矣未晤和尚行履諸祖出世皆有行由師嗣敏樹老人而紹繼臨濟正傳三十二世祖位因緣續接之原與昔年操履漸次和尚姓氏福造乞垂開示使我弟子等暨將來大衆知其和尚進道之初出世之由日後好來依期頂敬師呵呵云者些醜態何須也要說出汝既誠請不得不待茶罷落堂爲衆表白師入堂爲衆云若論諸祖行實山僧未嘗行虛若論諸方嗣人山僧自合嗣法若論修行操履漸次慧日高懸不托依止山僧分中豈有漸次若論庚甲管窺太狹數樹開花不合春鴻蒙未判我先生若問行手有幾何虛空原與我同庚據理而言此卽然也若以實情論之衆皆諦聽一一爲汝說過自山僧出家前後衆師訪友機緣問答事事太繁難盡吐露略爲長之以成來原山僧原宗楚籍寄寓忠南父湯母汪

生年丙辰十月初九母夢風雲雷雨護送金龍入宅
覺而生焉自幼持齋念佛雖狂而不至顛非而不久
總忽一日見諸舍情返觀自嘆曰六道四生一切羽
毛無非從人道中墮來從上諸佛諸祖諸大菩薩皆
自人倫中修去何其坐觀成敗不自覺悟只恐一失
人身萬劫難復每自刻念在心若不求脫俗塵罪孽
日作日深忽於衆中不由自嘆云幾時歸入深山修
道方滿其願衆有云往日爲狂子今朝發顛語又有
云此子出得家鐵樹也開花此子出得家遍地是釋
迦又有云事怕起心和尙原是人做的所以山僧始
因衆中一句戲語幸得傍從痛處加鞭故爾佛法世
法正要如是胡不聞男兒漢大丈夫要了便了要斷
便斷遂辭雙親遠塵離垢徑抵黔地熊家寺叅禮靜
主悟修師求度其年正二六修云子實爲生人出家
必要叅話頭發疑情方纔得悟子云既知出家卽不
迷矣何處求悟修開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頭日
夜提撕忘形寢食未至一載覺個輕安辭修復轉忠
南住鐵山黑林寺塾江接住熊家寺鄧都十方堂鐵
和尚處受沙彌十戒梁山龍潭雪和尚處具圓每日
只覺目前浮逼逼地那問東西南北虛活活地誰聞

人我是非工夫縱有幾番進益不敢對人說破子從
百千衆中未擅夾雜半言豈肯交談一語連年累月
如癡如聾如愚如啞經行勿禁晝夜似迷似醉似風
似顛見者云是禪子又道是個蠢才任憑世人卜度
一味成個憨鉄忽問塾江木頭灘月竹和尚結制亦
往叅謁近前如利器鬪鋒銳矜羊破金剛龍珠既到
手又要兩無傷期終轉大竹叅禮萬峰師太峰云此
處無佛法至此何事進云有佛法處不住特覲師太
峰笑云好好老僧建福恩養老隨衆作務自然有益
進云學人尋常不求自得何希圖益遂轉廣安龍臺
寺叅見象崖和尚崖云甚處來進云大竹崖云大竹
多少大進云遮天蓋地崖云隨來有麼進云有崖云
獻出看遂呈密祖計帖崖云幸得上座傳音進云和
尙切莫顛倒崖云世禮不可缺遂開孝滿堂變白句
日間地方變遷辭向峩嶂跋涉穿州過縣循循然一
句話頭爲伴侶悠悠然半個蒲團常隨身不問路途
遠近那觀日出高低晚倚崖樹神祠日暮村落止儼
惺惺然不覺至於富順祠雲寺其日住持禁足守戒
三年滿請同住大家祠同叅數十僧禁語打七各執
一簪策互相逼拶無有透漏半點不覺一日疑情觸

發放下千斤重擔覺得快活自由自在方是山僧放
捨性命時節欲上峩山轉南方省諸尊宿看他是个
甚麼面孔從我轉到叙府僧俗誠留住安邊白象山
每早瑞雲結集光現室前感動兩岸善信朝覲絡繹
不絕自思愧曰分身無量難報諸佛洪恩故此朔望
落堂開化僧俗俱要參悟爲第一法華云除此一事
實餘二則非真收拾欲下江南蜀中忽遭大變遍地
澆漓黎庶奔逃山硯老稚饑殞於坵壑村落常聞鬼
語城市盡是很聲可憐可憐無一存山僧只得朝
東暮西兵馬營中亂穿泥走殺人場內橫行直行逢
惡不驚遇善來迎方纔化爲極樂國土卽時變作劍
樹刀林大衆那番險惡境界石人垂淚木頭悲傷
不是具分鐵鑄肝膽被此世情搖惑所以古云入苦
交煎鋒刀鐔體時要作得主宰看有許多大志氣量
人却隨世情牽絆去耶若山僧由此那有今日總要
脚跟立得穩當原日念頭真確正從顛倒世中淘汰
淘出人來方纔成得丈夫彼時只得躲入鎮雄隱居
一載土人不聞佛法之名僧相何爲開口唧唧啾啾
形貌占古怪衣帽不同語言不識聞得四方稍靜
遂出盧衛中和山住靜剛未多久招安官兵忽至地

方苦狀不堪想是難逃往業拈香啟白三寶羅網得
脫盡力行道報佛之恩次期無限兵馬鋪山蓋地而
至軍中一官人姓張近前問答機言相投接入營送
至仁懷後入花壩山隱居大衆此非等閒諸方被他
劫奪綁縛進營擔負山僧感他恭敬禮請進營供養
何也莫不是山僧素行一點真實不遭此凶神惡魔
而返來恭敬護法彼花壩山係綦江仁懷桐梓三縣
交界實乃夜郎總府趙桓之地初進山時淒淒而上
捕鹿迹而跡漸至山頂倚樹相依剛坐間猛獸臨傍
入不思議色空無相定諸境潛藏退無形跡如是住
三載種種辛苦未有利那不在本念所以古云大事
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或時站立懸崖
或時經行露地客來無迎送饑寒失其時行則直直
無回互坐則寂寂似癡愚無理事不舉有益話纔言
此是山僧數年前害的執著病後轉緩陽李總府及
楊趙畱住萬佛山子防人情難避又恐攪繁嘈雜卽
相謂曰山僧係是郊外蘆蓬之客不熟人情遂吾之
志方可住耶答曰隨師何志無一不從遂住三載不
下山後又綦江程熊張王李五位總府接轉花壩建
修功果未就仍遭饑亂四方磨折不得已下山轉桐

梓蔡李求度同開佛現山權住守時雖道山水不分貴賤人情須看賢愚復轉遵義高坪金宋蔡周邵楊饒衆善一會山僧如同舊識誠留住彼與趙文學閒遊舉首四觀遠望一山諸星朝拱宜爲梵刹不期一日上高坪場對衆談論間一人旁立問語向友曰此師何方來行坐威儀言談有益於人可得近前求教麼友曰可雖不知來歷亦大慈悲無論上中下一切平等可當禮敬遂而恭身近禮曰弟子欲迎至舍設供未卜許否子曰素未相識卽承盛設何敢克當齊次曰畱住否子曰未有長行而不住者也未有長住而不行者也逢順則住遇逆則遷是我出家人棲世之道也遂引上山正合遠觀之意明有七星暗藏入水又如三星伴月五老捧壽可爲梵宇卽爲地主黃曰天上是星拱北世間是水歸東名曰七星山滿月寺自此開山後百般稱意萬事遂心莫非得此山水奇秀之應以遂山僧履雲接日之志正所謂人傑地靈也一日當家夢雪設茶請落堂白云衆望興慈開甘露門普霑雨露之潤乞望垂施聖戒子曰自逃亂多年僅存皮骨剛得安身脫灑稍纔快活幾日那有閒腸與衆絡索此事不比尋常輕輕提起便放不下

一出頭去無有了期四方俱有安禪說戒之所待衆別求吾實不作法不願爲人師但得草衣木食安樂無事遂其願耳曲曲堅請難脫只得人天路上搬針弄錘孤峰絕頂呵佛罵祖如是五載歲規整範鼓勇是非爲他自忙將來有何交涉世情不定難下兩都省覲諸宿退轉我山草衣木食無限香美在此虛心勞力身體疲困若不續祖傳燈白闍一場血盡無益深山常聞鳥語猿音資其正性行至仁懷安村境福兩處畱結制傳戒上堂云這場絡索皆自七星山病根遺累不知何時是處在處禪他不脫者裏那裏被他牽連情不得已只得鼓扇是非無可藏避期竟欲行又承魚溪屯衆請住道成寺其寺名正合山僧二字遂爾忻許住後不料他方逐戶起兵人民逃散只得出來住此內江三聖寺十方仍舊雲集院主率衆進方丈禮跪白云學人隨侍和尚多年常觀和尚仁慈濟物利生德名深重十方播贊若不紹繼祖燈衆弟子何以爲望老僧云昔爲衆道過若續佛慧命是必有時豈妄遙途遠涉時節到來不假些力又有一論近日世情淺薄佛法凋殘法門攪入許多虛妄奸詐之徒紊亂宗風真偽難分寧隱山爲妙攬個甚麼

擔頭汝等欲散者散去山僧自有把柄大衆無言而退次後再三豎白懸我等及至當來遂告衆曰吾離福恩久矣縱然要去以何爲供養雖老僧開堂說戒多年除衣鉢之餘分毫未蓄寒徹骨髓盡毛端不然而從原日開堂處轉看衆戒子送個盤費方纔入得雙桂門仍從仁懷遵義桐梓綦江重慶不覺木陸兩阻退轉建修虎雄禪林安止大衆不覺兩載忽一日七星山當家迺超持書進方丈禮跪白云恭惟和尚萬福因住持事繁少侍左右恕徒千萬罪又一事白敏樹老和尚今在堂中每問和尚有書請回一會望發慈駕予時云不是冤家不就頭三生與他有何難祇道雙桂有獅子者個老賊也同流執意欲往雙桂不期敏師每對吾徒月輝道及山僧人情不慣熟佛法理地清若在門牆下實算一個僧故此勉強而爲法嗣只得就坐拈香示衆云者個道理出自無心得不得想處來陽回萬物和春到百花開惟有者個裏藏對衆打開看個精詳宜畢衆禮贊曰恭惟和尚無量寶珠不求自得熟惱衆生更添一枝蔭庇所以山僧受了許多曲折雖然擔荷佛祖重任迫不得已論道歷代相續不得不然自付福薄仗諸德扶幫乃生

平禮見識對衆說破免得衆疑雖從凡大地而入諸佛位一因一著中甚實非容易昔從度師指受一句無滋味之語朝參暮參左挨不是右挨不是直至斯時任橫拈任豎拈自向大衆棚中放下千斤重擔子一身輕快歷歷明明如千日齊彰無纖毫滯礙又如月映波心蕩亦不散開言吐語出其自然一切公案洞然明白問答語偈不假思維方纔言個欲報佛恩方承法嗣山僧雖嗣敏老和尚紹續臨濟正傳三十二世祖位出自無心非心所求非妄而有出乎自然始初欲下兩都陸地不通欲往雙桂江道有阻所以事無一定會卽有時思處不成起念便差此事不待思維擬議時至自然契合雖然如是山僧不過爲諸仁者權做一個轉肩漢倘個中若有脚跟點地者願後見腮者七通入達者千了百當者出頭來同打道遙鼓共唱太平歌良久云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遂歸方丈

行實

蓮月禪師

康熙癸卯溢天恆靖松巖等同詣室中請說行實師曰余之醜態昔年有人借問以不足爲後昆法未敢舉似人且忘失亦多只好略述大槩余蜀北果州岳池人也父姜氏母楊氏因母早背哀哀無聊請僧轉經用資冥福側聽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不覺悚然乃自讀全經遂有出塵之念後聞六祖惟圖作佛之語益增勇銳一日白父父不之許自以刀斷髮徧訪本郡諸山老衲卒無契合者廼出渝州遇淨宇法師講楞嚴諸經復上赤城青蓮高原大師處聽講唯識等論亦覺種種道理引發夙因及至遇萬峰禪客尋常出言莫能酬對乃奮志學禪欲上萬峰先遇象崖和尚遂請益崖曰你且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余問曰且道一是何物崖劈面一掌余曰不須更看歸何處崖曰且去一日崖問離卻四大五蘊清淨法身在甚麼處余豎一拳崖曰者是色身予曰眼華作麼崖乃提起念珠云我喚作數珠你喚作什麼予喝一喝便出因上堂予出問世尊未出母胎如何度人已畢崖便打一棒予擬再問崖又打予曰不容擬議處是否崖曰不是予曰如何卽是崖又打予一喝歸位又值

上堂予問把住時鍼割不入放行時七縱八橫去此二途還有施設也無崖乃拈起藕華予便喝崖云你者一喝是實是主予復喝云再分明聽取崖亦喝翌日子問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崖便喝予曰只饒棒頭領略喝下承當猶是鈍漢只如大闢提人到來作麼生抵待崖云一刀兩段後因東川呂相國有西粵之行乃邀同上七星巖中止于黔之思南閣傳燈諸錄二載餘時象和尚已圓寂矣每自念曰本省善知識未參何必他往遂鳩友出涪陵復過忠路大樹堂參本師破山老和尚入門見法堂前有獅子哮吼百獸腦裂之語進方丈問獅子哮吼百獸腦裂若是獅子兒聞得又作麼生師曰同類是其同類予喝一喝師曰切莫逐塊予便出至夜室中延茶師問一向高隱何處予曰黔南思唐師曰到老僧者裏可謂甚遠予曰溪山元不隔師以手指云者一桌果子有幾種是蜀中的有幾種是楚中的看你喫那幾種予曰喫則總喫師曰且喜不是一邊漢師受南浦請途中予喫跌師欲重買馬不可得乃謂予曰公若行不得不妨騎老僧馬予曰某甲行得師曰你旣行得又用拄杖子作麼予曰某甲得力處正是者條拄杖子師

曰只要徐行得去到南浦住太白巖未幾開縣本明
法兄謀諸檀越復延過龍城紫雲寺結夏予問護生
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未審殺箇甚麼師曰狗走扑斃
口猴愁攫按頭予曰殺卻者箇天下太平去也師卻
曰殺箇什麼予豎拳師曰你不會我說話在予曰不
會不會便出一日師落堂示衆云做工夫只要善用
心永嘉大師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
用常用恰恰無舉三此不覺從前礙膺處當下冰消
瓦解便得活潑潑地予患腹瀉師曰智者能調五臟
和予曰鷄肚不知鴨肚事師曰只要徐知者般事予
驟步云又要入厠去後值師上堂予問如何是臨濟
下事師便喝一喝予亦喝一喝師曰我也喝你也喝
是甚麼意旨予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師笑曰你得
恁麼饒舌翌日進方丈云昨日臨濟大師到法堂上
來是某甲一頓痛棒打出二門外去也師曰你昨日
喝的是誰予又喝一喝師直棒打出予即於制內同
衆圓戒畢到七月初七天童密雲師翁忌日師乃書
從上源流一紙出堂付予乃告衆曰無以報先師恩
接箇香爐腳予乃受之後隨師住鴉山栖鳳寺師命
首衆一期將畢師受梁山金城寺之請本明法兄作

偈送別一衆皆和予亦和云萍踪莫定若遊雲收取
同歸一路行擔荷直須齊著力大家受用破沙盆師
見頷之到金城建期補西堂位師落堂告衆云向後
問話者不可頻頻到方丈起倒但問取西堂便是予
曰某甲何人敢當恁麼行事師曰老僧執事不是虛
設要替老僧代勞的予曰日與衆同事勉力激勸師
欲畱予相伴久住予以病軀強辭上夜郎山懷白堂
晏坐六載時素懷上座與衆檀越請於九青山東印
開法厥後遂有衲子相邀出湖南予以雙桂老和尚
年尊別來已久乃出巴山過高梁特伸省觀時雙桂
議補監寺有指月師白云蓮月師當爲代勞師曰他
正是爲老僧代勞復顧衆曰老僧者數日目他語錄
出語亦清卻是老僧一箇放心的人次日扇頭書偈
云十年鉢袋阿誰補淡喜而今成禍胎時有李制臺
衆護法歸渝請予住塗山之覺林師始使送法衣來
不及一載師欲下浙江掃密雲師翁塔又慮雙桂開
朔辛勤要人繼住乃走三書喚予速歸令得早上天
童盡多年未展之孝思從前皆予自起倒如近來動
靜皆是徐諸人所共見共聞者又不待予之瑣瑣也
各請歸堂去

蓮月印正禪師塔銘

鄒允魁 字南園昆陵人邑令

靈山拈花少林面壁以心印心透頂透底迺證獲以今時論之本分爲人不假詞色効古而行深究隱憂洞明正法眼藏兩不孤負惟玉泉我師其始成幾乎師諱印正號蓮月蜀北順慶府岳池姜氏子幼背母父請僧閱法華經以爲因見經中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便悚然有出塵之志乃自父父不許於是白衣入講肆習學經論有數禪客過訪叙破山明和尚於梁山建立天章宗旨何不往見時烽烟亂起帥督兵戈往來叩馬中途過家崖遊於西陽勉留共住待時而行逢緣啓廬漸得入處越二載餘延超寂師乃煇友出楚之忠路參明及到僧堂見明勝語卽入方丈問承師有言師子哮吼百獸爪牙跡若是師子兒聞得又作麼生明曰同類是同類師應諾明曰切莫逐塊師掩耳便出未幾明出蜀之開萬於紫雲寺結夏師乃剃染受具足戒補西堂職明上堂師出問如何是臨濟宗旨明震威二喝師亦喝一喝明曰我也喝你也喝是何意旨師曰得人一半還人一半明笑曰你何得恁麼饒舌明於七月七日天童悟忌辰書灑流馮拂付師辭明入夜郎山中寓非熊王相公懷白

堂中操履六年兵憲賈公請於九青山東印寺開法又住渝州之白巖果州之白塔上梁山鑿桂省親明老人辭明出峽至荆南玉泉張公留住栢子禪院時提憲胡公李公徐公力爲護持又牧主唐公請住福昌師凡陞座重提提曹溪正宗臨濟正脉若揭日月於中天士庶耆衲翕然歸仰天童幾桂宗風於是乎大振歲庚戌玉泉耆舊照見接住西禪堂編破老人語錄辛亥錄成旋出山矣住聖水寺凡二載癸丑東禪堂監寺任遣等接住昆盧殿主持法席而宗盟益勝于堆藍山麓後督臺蔡公縣令王公閩郡紳士重加修理祀

聖開堂師謙光導物說法婉切佳聲彌著宇內時江陵吏部學洙宋公護國寺主心旭請住天皇開堂說法三載仍歸玉泉于昆盧殿左增補修飾勤勞二十餘年乃成叢社時年七十八召法祠繼席住持後示微恙跏趺證寂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也世壽七十八夏臘衆及門于寺之左梅花洞北造塔置窆有徒發勤竭力董功砌碑磊石泰固全身其地又東禪堂

諸公從前請任原始要終之意也付授法嗣五十二人披剃法眷六十餘人皆隨力隨分各化一方直將曹溪臨濟天童雙桂的的正旨分領之以廣其傳于無盡若不勒名繼及將來何以仰其高躅銘曰達摩西來教外別傳舍性相理參祖師禪轟雷擊電鼓宇還拳室中授受惟據機緣法衍濟北道弘嶺南槐堤重舉龍象競參昔居積翠晚住堆藍大利者五祖庭者三所符說持顯者非千百撫提憲狎鷗盤桓說一多種說多一般誰是菩薩誰是宰官建寧塔波靈骨舍宅梅花洞門仙琴山額氣象幽深威勢烜赫後昆觀光立此標格

皇清康熙甲戌歲季秋月

玉泉寺志

丈雪醉禪師行實

月幢策眉領衆入方丈請開示行腳師曰家醜不可外揚幢曰大衆正覓醜了不可得師曰予乃內江人也俗姓李母姚氏生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十月十五子時初離襁褓禮古字山清然師爲徒性情冲澹於世邈然因讀法華經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皆以成佛道予默計曰成佛與麼易耶遂質本師罔疏其問中心快然似有物塞遂上義眉山值一禪師談及金粟密雲老和尚門庭孤峻卓有古風復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予聆之如懷劫石直入西山參鑑隨和尚問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皆以成佛道意旨如何隨曰我者裏不重機鋒轉語一味平實商量予曰乾屎橛作麼生商量時年二十就座下頓圓戒法又至了凡師處問從那裏來予曰水邊林下凡曰曾撞著人否予曰見一夥騎牛覓牛者凡曰那箇是你不覓底牛予挺身卓然而立凡曰恁麼則犯人苗稼也予曰謝師答話癸酉冬仍歸古字山掩關閱諸

家語錄似銀山鐵壁鎮日如癡如兀纔打起精神又被昏散二魔糾纏忽靈筏兄從江南來譚及破山和尚荷金粟衣鉢入蜀予便即去一見便問昔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意旨如何師曰脹壞了我餓壞了你予曰疑殺天下人師作卧勢云老僧不參禪祇愛伸腳眠予愈疑駭動靜似一箇有氣底死人但凡入方丈斧搜鑿索火炙湯沃無剗鍼隙因問香嚴在百丈問一答十問十答百後見馮山一句父母未生前話卻答不得過在什麼處師便打予擬開口師又打予曰咦師亂棒打出而胸次中越發疑翳如坐在千尺井底出不得相似一夜因倒穿了鞵腳套不上擬伸手拔忽然猛省肚腹中如掉了一塊石天明入方丈師問你棒瘡發了予曰膿滴滴地因留坐喫蒸餅師舉趙州與文遠鬪劣不鬪勝機綠州云老僧恰似一頭驢遠云某似驢胄州云老僧似驢糞遠云某似糞中蟲州云你在裏許作甚麼遠云過夏予便拈起餅師呵呵大笑予仍置盤中一日侍師遊白兔亭

觀瀑布爲予更號丈雪書偈曰畫斷蒼崖倒碧岑紛紛珠玉爲誰傾擬將鉢袋橫欄住只恐蟠龍丈雪冰遂入記室丙子秋辭師叅天童至萬工池值密師翁橫按拄杖坐石子間相見了也翁便打予曰萬里超風乞師一接翁亦打予一喝便行翁趕上和行李打脫至晚入方丈大展坐具翁合掌予收卻坐具翁撥椅而出予曰已遲八刻翁便打予曰盲枷瞎棒翁曰有人喫在予以坐具作舞而出庚辰十月十七上太白頭拖柴因竹籤傷足血逆汚地衆都歸盡惟澹竹兄同予在後問正恁麼時如何予曰血淋淋地竹曰蒼天蒼天予曰你爲甚叫冤苦竹曰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予曰蒼天蒼天竹負柴而去予擬行忽聽榔鳴聲振山谷予平昔礙應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廓爾現前歸堂浴後進方丈曰通醉適來少有些些快活翁作聽不清勢予便打兩箇噴嚏翁打云那里失利來者裏拔本予又兩喝翁連打云翻不快活了予拂袖而出一日萬工池挑砂次翁曰好擔上予向面前一

傾翁便打予取畚箕翁以腳踏著予兩手抔土放箕內翁呵呵大笑予拽箕而去首座石奇師曰老兄今日惹了一身泥水道甚麼座休去予曰也是偶爾成文翁每與語微嘲無忤辛巳七月十九寫辭偶呈方丈云折葦之南泛弱河揚眉已涉萬重波貧來久矣無錐地撥轉蘆頭唱凱歌翁接袖卻再展兩手予曰將謂別有那翁便打予以坐具拂一拂而出至金陵天界寺因師翁有遊瀉山之意予候久之偶雪嶠大師錫祇陀林予去禮拜師問你是那里人予一喝師閉卻門予曰只得與麼去又寫字次予曰乞大師字一箇師曰拿紙來予作呈勢師休去予拾幅字而出壬午中元聞師翁天台訃音至始買舟歸蜀至開縣大甯寺值本師問你南方走一回帶得甚麼寶物來予豎一拳師曰別我七八年了一點氣息也沒有予曰若有氣息則不歸了師呵呵大笑佛恩寺暨大殿師上堂予出問古人拈一莖草建梵剎竟今日新佛恩意作麼生師云八方有道歸王化四海歌謠賀太平子

曰恁麼則石花山畔金聲振驚起丹林雙鳳兒師曰著予作鼓翅勢而出越明年甲申十月廿五日因老母高年常有書召予辭省親師出源流拂子信金子執意不受師曰此是從上來底非老僧杜撰予遂受之山僧生來踴躍淬礪不明誓不休奈因資質遲鈍迤遶南走北度海量山討多少生受聞諸方有一明眼宗匠肩風踏月傾誠請益日無虛侍於中敗闕不堪記錄今因諸公殷勤詎敢悞辭不得已出盡二十餘年醜也天寒勿勞久立一衆躍然禮拜而去

昭覺寺志

釋丈雪紀狀

九日宿鐵山寺近一知藏問師庚申及行業師曰
老僧賤辰乃庚戌十月望日也世居麻城孝感族
李氏明太祖時先祖遷內江父母生子女四人醉
居最後方離襁褓篤喜僧道歌詠佛書五歲依胞
叔削染乃甲寅歲也明年丙辰從學讀論語孟子
有善士易修吉女人周氏見余渾朴授以資具腴
田薪水束修冬夏無缺甲戌喪父輟學習講奔走
施門登大峩白雲洞叅鑑隨和尚座下授具足戒
崇禎乙亥始荷天童之策叅隨七稔壬午密師翁
圓寂返棹入蜀再叅本師於萬峯居記室兩稔越
明年甲申改元闖寇陷蜀於烽煙燹火中度日如
歲偶思本本水源竄火隊中省覲先慈壽滿八十
餘矣其成都市會燒琴烹鶴玉石俱焚民無噍類
以致雄強蜂起相持慘甚丙戌渡江入夜郎而闖
賊授首餘黨已遁夜郎因而徑登白牛山頂結茅
顏曰雪居寺乃戊子己丑歲也大德庚寅受禹門
請開學業禪堂一住四載樹記文令萬年如今日

也偶江津程源者捏無根詞控僞王孫可望處聆
之亦假省覲由酉陽石砭入雙桂本師以余沉厚
令往天童代掃道經漢中當道迎主靜明迨丙申
春煖氣和自秦之魏逾吳乃越三周寒暑始近塔
前拜掃事竣掛搭於禾之新庵刻本師日錄入楞
嚴龍藏流行海內焉己亥春聆海船爆聲震裂舟
次金陵而海舶亦至遂捨艫船登匡廬寶堂坪山
澤雖幽僻而小人亦夥居無何出山歷楚之漢復
領靜明辛丑同闖闢草堂爲學業禪堂明年壬寅
西充期畢癸卯春集昭覺舊址滿擬恢復經今一
十二白圓覺行年六十有五矣余初心出家草
衣澗飲行杜多行空冒福田衣乃抱終身之媿且
文字失於學問叅究缺於悟明雖被業風飄鼓堂
開數寺蓋報緣之所使然耳時西山日近風燭委
黃浮光幻影變在須臾承問往行畧露微芒不覺
引如許葛藤於深夜也萬爲勗諸母勞久立

丈雪醉禪師塔銘

梁顯陟

昭覺爲益都禪林大觀唐乾符中了覺禪師主寺
釋教昌明眞風炳燦至宋徽宗時勅黃到請克勤
開堂諡號圓悟佛果禪師昭覺法筵中興之祖中
間乾綱改紐鼎祚分移興廢不一迨明末蜀變而
莊嚴勝境丹堊蘭若盡屬邱墟茂草我

本師丈老人於劫火後偕其嗣法佛寬大師自南旋
蜀追念祖庭誅茅芟棘結廬以居時爲

皇清癸卯歲也當事念其誠各輸官橐山靈呵護徠松

新栢不數年而棟宇連雲證家住匡廬聞本師名

最久何塵緣未化丁卯冬來遊蜀國因公止寺得

拜於堂上後以阡陌故委閭界址老人烹茗啜證

拍肩示以上乘根器心語相映得收禪燈世譜中

方幸風塵勞吏時親指點忽丙子冬老人微疾辭

世時年八十有七我寬大師纔承厥緒躬任喪事

建窆塔於寺之西院採木運石丹雘輝然而補兩

廡振拔後裔四方之參學者無異曩時又皆我大

師紹衣前人善繼善述之餘事也至於老人事不
分難易物不形人我棒頭接待應酬宰官聞者傾
心見者欽服其詳備載語錄年譜無容人贅迄今
月明風靜時見老人證崇昂霄之姿道氣迎人之
相猶歷歷在目非獨證一人之私也同門諸弟子
俱能見之能言之故臚其名於後以誌千萬禩之
盛云

昭覺寺志

暉洲吳禪師行狀

暉洲吳禪師灤州樂亭劉氏子胎不茹葷誕而凝靜十一歲母逝父送依韓家道曉空薙髮十八歲發心閉關跪誦法華至安樂行品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頓然生疑赴盤山叅了宗見將胸中所疑請問見便打以此疑情越發行住坐臥執定一箇話頭時刻不放值七見落堂問云父母未生已前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云月白風清見日月落後又作麼生師轉身歸位見休去中秋同衆翫月見令著語師以手畫圓相呈偈云碧天雲淨智光圓洞徹玄微絕正偏萬戶千門悉仰賴威嚴空寂照人間見首肯之卽出源流記前命書記寮五載隨見赴天津放生院晉西堂三載戊辰出任灤州萬善高山石佛盛京華嚴寧遠地藏青山朝陽樂邑聖嚴隨緣化度二十餘年偈曰幻海之中駕小舟金圈直把釣鰲頭任他汲浪千層湧攬盡滄波始便休

康熙壬午季春穀旦板送嘉禾楞嚴般若堂流通

暉洲吳禪師語錄

行實別救純禪師

康熙丁丑夏門人福因等請師說行實師再三不允因等益請曰伏望慈悲敎迪後昆師乃曰予楚之三潯人族姓李父字德吾母劉氏生於明崇禎戊寅五月二十日詰旦有老僧過廬而問曰君家昨生兒是否父曰是僧曰此是善中之寶宜名善寶父稽首謝之在襁褓不茹葷卽角時常隨母入菴聞經聲輒合掌跪聽且好跏趺里人多異之五歲父亡而多病母常禱于佛曰此兒成人卽捨爲僧及年十五一夕夢金甲神持杵追至險絕之處曰汝速歸依三寶方應諾卽驚寤于是出塵之志決矣遂辭母不許一日自忖泡幻不真無常迅速乃宵遁福緣菴禮弘覺師菴落時順治乙未歲也未幾侍師往嶺山秉沙彌戒山令隨衆作務自念大事未明豈可唐喪光陰卽入方丈求指示山開示看本來面目話久之無所入一日忽聞貓叫有省山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你本來面目予便禮拜山曰意旨如何予推散大眾便出山顧衆曰你看者沙彌却有些氣息山一日又問今日作何務曰作飯山曰如何是作飯底事曰供養大眾山休去明年聞嶧山講楞嚴經余趨座下問楞嚴妙

旨卽不問如何是大佛頂山便打余一喝山又打余約住棒曰莫錯打某甲山曰錯不錯且置還我清切句來予曰和尚也須珍重山曰汝曾見甚麼人來曰一向親近巖山山曰怪得恁麼滑頭予噓一噓便出期畢聞逕和尚碧雲菴結冬往禮拜尚問汝聽楞嚴耶曰是尚曰如何是常住真心曰不變易者尚曰作麼生是不變易底余珍重而出尚曰大好不變易是歲順治己亥臘八圓具明年隨尚主席巖山壬寅同創南源充堂司職入室時尚問堂中事作麼生曰後園驢喫艸尚曰你那裏得者消息來余曰不辭向和尚道恐牆壁有耳尚打曰記取者一棒予噓一聲便出尚一夕舉南泉斬貓話未了余近前曰和尚低聲尚曰趙州戴艸鞵明甚麼邊事予曰某終不作者野狐見解尚曰你又作麼生余一喝尚曰住住且莫艸艸要做洞上兒孫直須機紐舍於樞口錦絲吐於梭腸始得不是一棒一喝一語一默便爲了當予聞悚然復倍精彩至五鼓聞鐘聲忽汗下如雨從前所得當下冰釋黎明入方丈尚見笑而已明年命掌監院事示偈曰綱維四衆已多年荷擔楊岐邁古賢撐拄去門堅似鐵何須更問祖師禪急努力莫遲延異日

兒孫遍大千自荷院事雖祁寒溽暑未嘗少憚一日念劬勞罔極莫可報答出家兒能引親回頭同出苦海庶可報之尋於寺左建松烟閣延母入山薙染圖具禮華嚴彌陀精勤熏修日夜匪懈者十年至康熙丁巳先師令侍者喚入方丈囑以偈曰法王正令鼻祖真宗超越兼到蕩盡功功勞明暗而勦空借借掃正偏而破除空空滅有見絕無蹤南源正脈永流通余以力不堪任懇辭再三尚曰勿多言爾異日南源主人也仍命典西堂至辛酉尚誕前三日榜示四衆命予代席甲子春退居曹山自謂刀耕火種以了餘生不意已巳又有南源之請於是拆東補西六年甲戌復有曹山結制之請至今年登耳順欲卜崑樓未遂素志茲因爾等堅請只得將從前敗闕漏逗一上福因等率衆禮謝而退

別牧純禪師語錄

行狀 古林禪師

奉天般若古林智禪師湖廣長沙朱氏子幼失怙恃顛沛萬狀六歲至峨嵋脫白侍雙桂十數年屢遭毒打後因木墩打中腿肚遂有省焉二十受具歷衆諸方末與德山語嵩喬機契而受記莚出任奉天般若遼陽建寧如來諸刹師於康熙乙亥十一月十六日夜間坐逝迨天曉自思來去不明恐人檢點復甦至本月三十日辰刻手書邀穆魁吾居士飛奔方丈師下床接曰受你數十年供養無可酬答謝汝兩掌遂於土面上左右各打一掌大笑而坐士曰和尚舉動十分精爽何故出此誑言師曰汝不識老僧士求和尚手脈評之曰脉上並無一些病何出此言師曰汝不識老僧我明日定去僧俗見師訣絕難留悲泣請師垂示師曰汝等好俗氣我豈真死耶我時時在汝等面門出入汝等不識汝等存善心作善事定生西方存歹心作歹事定墮三塗明明放著何用我說談笑過午飲食倍常凡殯殮等事茶毘日期立塔地方分付妥當推逼相別衆不忍散師攜手送出山門一士拉住不放師回凡過往人圍繞數層說的說哭的哭有不信者說是明日卽辨真假約有起更時候方

散脫身師回院內經行夜半方歸方丈靜坐約至寢時呼侍者問曰什麼時候侍者答以五更師曰吾當行矣遂點燈設供器帟筆安置几上又炷香命侍僧曰香燃二寸許推門看我書偈曰東方寅我卽行菩薩接彌陀迎端坐寂然而逝二侍者推門視之師巍巍不動侍者癡視良久喚大衆曰和尚圓寂矣大衆齊至成服手腕尚溫墨跡未乾三日入龕師容顏如常遍身柔輭三七茶毘送者萬數初發火時烟散五色少頃龕門自開現金色毘盧像大衆俯伏合掌佛聲動地從辰至午骨豎端坐衣文數珠宛然不壞舍利無數一箇不壞世壽七十有三僧臘六十七塏于本山語錄六卷行世弟子馬三賁拜述

板存楞嚴寺流通

古林智禪師語錄

行實 鶴林天樹植禪師

潤州鶴林天樹植禪師蘇之常熟劉氏子母張氏夢日輪東昇誕師時崇禎壬申臘月十四日也宋明歲左荷患瘰癧父母危之有老僧過門摩其頂曰此子根器不凡他時必當爲一代祖師紹隆佛種何慮其命短乎因命名曰劉祖自幼天資穎悟甫九齡見庭前出小松一株莖師云此松不屬栽乃飛子墮地而生名曰飛來松也師卽詠飛來松詩曰本具靈根不用栽飛來端不墮塵埃毫芒便有參天勢他日堪爲梁棟材里人傳誦異之未幾父喪家貧遂廢學年十五決志自母投本邑破山迦菴德禪師出家十九薙染一日師侍德登山見鑿井者師問曰高山頂上水從何來德曰試把你頭頂上錐箇洞看有血出否師領旨一日擇菜次又遇一老宿激發深信有此事遂密露叩已而參辛卯秋禮牧雲門和尚于惟實居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門云今日汝且隨我往頂山寺回來與汝說門回師跪而啓曰如今求老和尚爲某甲說門驀豎起拳曰這樣大菓子汝喫得幾個師忽有省遂起立曰美食不中飽人餐門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師曰何奇之有門頷之丙申冬師往堯峰費隱谷和尚處受具戒後參石奇雲和

尚于南廣屢次問話被雲打出一目師挑土次雲以杖攔路曰道一句放汝過去師踢開杖便行雲驟步扯住擔曰不許亂說親切道一句來放汝師云和尚自己已不出坡更要搭閣別人雲放手而笑一日輪師磨麥次師竟定而不動同磨僧推師手曰何不大家着力師推磨向前忽然大徹信口成偈曰千椎百拶枉勞神一撥輕輕便轉身粉碎虛空撲落地依然擲柄處當人進呈雲雲接偈置向背後問云還有麼便與一掌雲攔胸擒住曰汝見甚麼道理敢打老僧師云這是甚麼所在說道哩雲拓開曰放汝三十棒師云請和尚自領拂袖便出至晚雲落堂衆師偈當衆稱賞師掩耳而出師又參福嚴容平陽恣皆有機契合具見別章師歷諸方惟事古南門和尚爲久門遂作手書招還愛重彌切一日門問衆曰臨濟在真藥手裏喚棒爲甚向大愚几下還拳師曰是非只爲多開口門曰三頓棒到你身上又如何師云恩大難酬門休去康熙己酉春命師掌記室於古南偶患寒症幾絕門語師云汝病勢已重宜急打點師曰生也好死也好何用着急門云生又不生死又不死時如何師云有勞和尚掛念門曰汝甚得病中受用幸加保重病起門題自真付師有澗中泥彈重拈出喚作明

天樹行植禪師塔銘

鶴林天樹植禪師塔銘師諱行植字天樹樞之常熟劉氏子母張氏誕師於崇禎壬申臘月十四日將生之夕夢日輪東昇及期歲左臂患癰有老僧過之摩其頂曰此祖位中人也病不足憂耳父即命各曰劉祖未幾果平復三四歲最穎異七歲就塾一日塾師指庭前小松曰此樹因飛子墮地而生今呼飛來松小子能咏之乎師即應聲曰本具靈根不用栽飛來還自出塵埃宅宅便有參人勢他日堪爲梁棟材里人傳頌異之年九歲值父喪家貧廢學至十五求出家白母再四投本邑破山邁菴德禪師十九始落髮嘗侍德公山見鑿井者師問曰高山頂上水從何來德曰設把你頭頂上錐個洞看有血出否師稍喻其意又隨衆擇菜大聞一老衲激發禪方知有向上等事辛卯秋禮牧雲門和尚於惟實居師問如何是本來面目門曰今汝且隨往頂山寺回當與汝說及回師跪而啓曰求和尚可爲某甲說矣門募登起拳曰這樣大衆子汝能喚得幾個師忽有省遂起立曰美食不中飽人食門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師云何奇之有門領之丙申冬師往堯峰費隱容和

珠付後人之句并跋囑語辛亥冬門將示寂復以法衣授師繼席鶴林師提綱舉要陳腐辨異具擇法眼律身節儉同衆作息有古德風平日言句或勿存稿恭徒輩私錄十之一請付梓師不允復示偈曰大千經卷無人看誰理山僧亂葛藤爾又何勞徒費力自知長處一無能其謙謹若此十四年天孚祐書記受師付囑拜辭還京師示曰茲當法門秋晚汝歸燕臺切須窮晦善自保重勿辜負師家本念況山僧年來多病不久住世凡我學道人唯以生死爲大不可繫念去留者人我相或水邊林下且去隨緣自了當體先佛之言爲極則也十九年冬十月上浣師遂示寂茶毘後門人建塔于杜鵑樓之東塢焉噫師九歲能詩文語言動靜罔不中節至其參悟後機鋒迅利當仁不讓各傳寰宇道播海內然則向者摩頂之老僧豈虛語哉

極樂社法侄祖杲頓首拜撰

鶴林天樹植禪師語錄

尚處求受具戒後叅石奇雲和尚於南廣屢次問話
被雲打出一日師挑土次雲以杖攔路曰道一句放
汝過師踢起杖便行雲驟步扯住擔曰不許亂統親
切道一句來師曰和尚自己不出坡更要擔閣別人
雲放手而笑一日輪師磨麥次師竟立住不推同磨
僧推師手曰何不大家着力師忽曳磨廓然大悟信
口成偈曰千椎百拶枉勞神一撥輕輕便轉身粉碎
虛空撲落地依然把柄屬當人進呈方丈雲接偈置
向背後復問曰還有否師便與一掌雲攔臂擒住曰
汝見什麼道理敢打老僧師云者是甚麼所在說道
理雲招開云放汝二十棒師云請和尚自領拂袖便
出至晚雲落堂衆師偈對衆稱賞師掩耳而出後叅
福巖容平陽念語皆契合二大老皆器重焉師諸方
遍叅惟福巖平陽南嶺與古南門和上爲心服四師
之間又獨依門和尚爲最久或違左右門即作手書
招之人皆謂古南座下雖多人惟師一人特蒙其愛
重也一日門問衆云臨濟在黃蘗手裡喫棒爲甚向
大愚肋下還拳師出衆曰是非只爲多開口門云三
頓棒到你身上又如何師云恩大難酬門休去康熙
己酉春師在古南掌記室忽患寒症幾絕門語師曰

汝病勢已重宜急打點師云生也好死也好何用着
急門云生又不生死又不死時如何師云有勞和尚
挂念門曰得病中受用乃爾耶病起門自題真像有
淵中泥彈重拈出喚作明珠付後人之句并出囑語
以付師辛亥冬門示寂復授師法衣繼鶴林法席屢
遭歎歲同衆薄粥度時作息與俱不謀利養以行道
自任無倦忘丈室內不蓄可貴物有轍易米供衆一
飽大江南北聞風趨從座下叅徒俱真樸老成之上
每開堂說法要不拘早晚出語直捷聽者易領會無
論久叅初學一見師粘縛爲之盡解皆得師垂一言
平句之力也有記錄其平日所說法語者師悉戒勿
存乃示偈曰大千經卷無人看誰理山僧亂寫藤由
是座下英才益衆師嚴力淘鑄不妄許可惟囑天竺
祐書記一人祐氏族燕山卽投京師廣濟寺蓮榮士
四年遠禪師名因南渡金山下竟投鶴林師留侍月
日知是法器遂付授衣拂且云當茲佛法凋殘之日
山僧之後賴爾一人汝歸燕切宜善自韜晦毋輕欲
出頭徒街虛名辜負師家本念況山僧年來多病在
世不能久汝但水邊林下隨緣養道當體先佛之言
爲極則也因示偈曰佛祖根源最值捷機先薦得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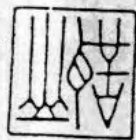
爲親法門擔子令分付他日弘揚廣濟人十九年冬
 十月上浣師示微疾安然跌坐而逝緇素哀慕奉茶
 毘建塋於本山杜鵑樓之東塢焉嗚呼師之才不第
 見於機辨縱橫而詩文甚富也師之德不第形於恭
 儉誠篤而慈忍兼施也余也家世海昌嘗遊學江南
 熟聞師之道風久矣而恨未親炙今戊辰春計偕來
 京與四明偉載和尚爲方外交最厚嘗聞偉公嘆息
 法門前輩落洛無幾存後起者多不能建如鶴林吾
 宗典型也而惜乎住世不久法席至今虛焉適遇其
 門人天孚祐公集師鶴林語錄將付梓藏板於吾浙
 之楞嚴寺思余爲文銘其塋并歸鶴林立石願並
 伊師於不朽余因偉公與孚公伯仲也師偉公之父
 行也余與偉公交不以門外視余夫復何辭乃據狀
 直述其生平梗槩如此使千百世下知禪宗一代名
 宿洵不能埋沒云爾遂爲銘銘曰

濟河一樹大哉覆陰根蟠太白至今森森爰發猗猗
 維十有三亭亭古南舒葉獨異繼植而芳鶴林蒼蒼
 鶴聲在天以翔以翔鐵變作鐘金山作杵動化作龍
 沛與時雨暢矣本懷身名弗埋歸歟歸歟空遊雙闕
 白玉在石黃金在土光明所及燕越吳楚杜鵑樓東

花開自紅廊然無聖誰識其中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海昌弟子存昇拜撰

癸丑



召對太學生候補詹事府錄事正江弟子許國寶拜
 書

北京廣濟寺嗣法門人湛祐立石

鶴林天樹植師語錄

旅泊幻蹟

旅泊道者住山既久諸禪者每以生緣道履見問因思一期幻蹟不足以示人淹滯三十餘載未嘗拈出近富沙南山啓鑰上座同徒郁文請之尤慙不容推諉於是略敘梗概余名道霈乃先師所命字爲霖則聞谷老人所賜也自號旅泊亦云非家叟本貫建寧建安丁氏家世奉佛父少軒公性任俠而實有陰德母朱事佛惟謹年三十無子禱於觀世音而姪有僧過門謂母曰汝所姪者佛子非汝子也母欣然曰若果生男當令事佛將臨盆腹中動轉母苦不堪忍乃密祝曰兒勿動兒勿動遂寂然既而再動復再祝寂然如故母喜曰此吾孝順子也遂生時萬曆乙卯歲十一月二日卯時也七歲入塾學授論語喃喃上口卽囑囑大意輒爲人講解衆以爲異父喜曰大吾門者此子也年十四講上孟未終得病歿死母日夜惶懼禱觀世音曰此本佛子非吾子病愈當令事佛已而病果愈遂遣出家父難之母曰此子非塵埃中物吾業已許佛久矣安用阻爲父不能奪遂送歸郡東

白雲寺禮老僧深公爲驅烏明年落髮凡諸經業不由師訓誦之如流一日親隣房僧死忽悟自身無常遂深厭火坑憤然有超方之志至十八歲聞谷老人自楚入閩居汾常之寶善余聞之驚喜曰古佛猶在耶卽辭受業一鉢一衲飄然而去請問出生死路頭老人授以念佛畢竟成佛之說遂謬信不疑一日侍老人山行忽回顧熟視曰噫子可教也惜余老不能成觀子此去東谿荷山有永覺靜主真善知識也子能傾心事之必有所得余業已聞老和尚名茲承指示甚慚夙心明日將束裝辭去而老和尚適至老人遂以余囑託之老和尚唯唯命報侍左右令看栢樹子因緣汲水負薪罔敢怠忘崇禎甲戌春老和尚出世鼓山隨侍以至前後四年苦無所入一日自訴曰吾數載勤苦參禪既不會而學業又荒得毋辜負此生乎遂拜辭老和尚出嶺至杭州經歷諸講肆凡五年法華楞嚴維摩圓覺起信唯識及台賢性相大旨無不通貫屬聞老人遷化老和尚赴吊來真寂余卽往見之正欲供通數年聽講經義老和尚忽問曰栢

樹子話作麼生余茫然不知加答老和尚叱曰入海算沙有甚麼限禮拜而退不勝惶愧自是日夜不安寢食無味凡數閱月一日讀正法眼藏見臨濟示衆曰有一無位真人在諸人面門上出入忽然有省乃曰元來得怎麼現成回觀諸祖語勢如破竹了無滯礙復上真寂通所得老和尚微曰山河大地與汝是同是別答曰豈有別耶老和尚以戒尺擊案曰汝爲什麼不痛余不知落處老和尚曰汝須向這裏參始得余禮拜而去時密雲老和尚盛化天童遂往參禮一見即問曰山河大地與學人自己是同是別童便打余無語禮拜而退自是入室余只怎麼問童只怎麼打不勝迷悶經六閱月一日經行至三鼓昏昏已極將解衣就寢忽然虛空迸裂骸體爆散全體現前如資得寶如病得汗其踴躍慶快無以云喻遂危坐達旦次晨作偈呈方丈曰一水一山何處得一言一默總由伊全是全非難背觸冷暖從來只自知童聞罷顧謂西堂朝宗曰也不易渠到怎麼地復顧謂余曰如何是汝自知的道理余曰分明學似和尚了也童曰學似箇甚麼余便喝童擬拈棒余拂袖便出

次日入室童問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意作麼生余陵遲答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昨夜火燒山弄得大家忙童曰不是這箇道理昔日某正同子見老僧不肯他乃致有今日之爭論也子宜於此體究始得余再拜而退乃私自念怎麼答有什麼不是處復念欲還真寂見老和尚吐露一上將請假辭去乃爲同參兄弟苦留復強住一月乃作偈辭同參曰九上三登稱象骨吾今去住敢辭艱諸公道愛會心銘故訂秋初再上山遂去真寂見老和尚禮拜起即以所悟白之老和尚喜曰子已入門但未升堂入室耳余曰更有什麼事老和尚曰子向後自知余禮拜退留兩月復辭去登西天目訪高峯死關凡一年因閱明教高和尚孝論遂念雙親垂老乃下山至真寂圓大戒辭老和尚還闔省親既而老和尚亦還鼓山復得時時親炙後結茅於大百丈山親貧每下山乞食以供甘旨及父歿遂度母出家同入山修淨業凡五載至庚寅正月母告寂哀毀治喪事竣復上鼓山老和尚曰參堂去因領維那職凡入室勸誥前所印可者皆翻案不許不勝迷悶一日老和尚謂余曰子

還知病之所在否。余曰：不知。老和尚曰：雲門云：「達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豈非子之病耶？」余沉吟良久，曰：「正坐此耳。」老和尚曰：「無妨，放下便穩也。」余使禮拜。一日，堂中靜坐，聞放生所中羣鷄噪鳴于耳根中。三真實法一時現前，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次日上方丈，通所得。老和尚曰：「前皆識境，此智境也。宜善保護，遂示偈曰：『一番入處一番親，親處何妨更轉身。徹底窮源何所有，眉下從來是眼睛。』」余禮拜而退。又一日，老和尚示衆，舉龐居士問馬祖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龐大悟。後來草堂青拈云：「許多魚龍蝦蟇，向什麼處去？」老和尚云：「諸人試於草堂語下，代馬祖下一轉語。」看余便喝衆下。語竟，老和尚復云：「諸人各能爲馬祖出氣，老僧看來，馬祖語亦只得八成。還有道得十成語者麼？」余下語不契。被老和尚呵出歸堂。一夜不安，將袖解擔簾出堂，正迷悶，不覺撞破石門，乃廓然開解。泮然冰釋，卽衝口說偈曰：「哭不得，笑不成，獨睹娘生兩眼睛。有人問我西來意，拳頭劈面沒疎親。」又

曰：「烈燄光中木馬飛，得便騎來卽便騎。當機覷面無回互，擬議鋒銚失却伊。」又曰：「法本法本法，法撥與不撥俱傷。便欲十成道，出不覺滿口含霜。」次日偕同參明一上。方丈禮拜曰：「某今日有箇十成語，學似和尚老和尚云：『汝試道看。』」余乃背身叉手向老和尚云：「請和尚鑒。」老和尚云：「好與七藤條，余使禮拜復呈前三偈。」老和尚頷之，乃囑曰：「此事高而無頂，深而無底，不可以限量。心入無限量，法須于一切處及得淨盡，始可保任。余卽再拜頂受。後和尚時出洞上宗，旨示之余：『一答頌皆泯然契合。』」時年已三十有八矣。明年辭歸建寧廣福菴，掩關三載，密自煅煉，切欲棧絕人世。老和尚乃垂書誠之云：「佛法欲滅汝當勉勵，不可因時難而自退也。又值寇亂，乃出關上山省覲老和尚。曰：『吾待子來久矣。』」仍令歸堂。凡三年，日加淘煉，深賞智證。至順治丁酉，老和尚年八十，于正月上元日，聲鐘集衆，以平生所著僧伽黎塵拂見付，說偈曰：「曾在壽昌橋上過，豈隨流俗漫生枝。一髮欲存千聖脉，此心能有幾人知。」潦倒殘年，今八十大事，于茲万付。

伊三十年中鹽警事古人有語不相欺逆風把舵千鈞力方能永定太平基余以法乳恩深勉拜受即日令首衆秉拂凡遇節臘皆代陞座示衆觀其堤唱老人無不擊節稱善冬十月老人示寂明年正月入塔畢檀護方公克之林公孔碩率衆護法善信及諸山本山大衆強令繼席開法時戊戌正月念二日余年四十有四矣一住十四載雖座下常繞五千指愧無法與人徒結粥飯因緣耳至辛亥秋倦於接納適法姪石潮寧公入山省覲乃爲林公孔碩議曰耆博山老人開法此山雪關繼之先師重興某忝繼之浪杖人曾住此山未有繼之者今寧公是其的嗣願請繼席以續浪公一脉某疲津梁因得休退是公之賜也公欣然力荷其事余即說偈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隨緣住此山俄經十四載乘興出松關即日拂衣去一衆涕泣挽留不可追至臺江而罷寧公以衆情向背不一亦不果住而余因得謝事深慙夙志時年已五十有七矣至建州復爲衆留掃草聚沙作空花佛事自是以旅泊僧自號隨緣漂泊住無定蹤若白雲

若開元若廣福鏡湖諸處皆余杖錫往來之地後至東和之寶福乃稅駕焉因初離山數載間山中大衆每持衆護法書遍請還山絡繹於道余給曰七十不拖息當歸矣俄爾間不覺年臨七旬又值靜公謝事純一一脉二監寺同時遷化山門無主由是衆護法僧衆請踐前約逼迫還山二三載間源源而來弗容少緩只得以前老病殘軀舍已從人冒昧而至時康熙甲子四月廿有二日也還山上堂有劣尉峯頭雲一片乘風飛去又飛來作霖作雨渾閒事惹得虛空笑滿腮之語云○余嘗有願不另造塔蓋不欲以臭餽體費檀信膏血若終此山如亡僧常規津送茶毗拾骨入舍利窠衆塔足矣若終他山當處死當處埋萬勿移動此吾至囑不可違也○余在鼓山有秉拂錄一卷鼓山錄六卷餐香錄八卷遊山錄四卷在溫陵有開元錄一卷在玉融有靈石錄一卷在建州諸處有旅泊菴稿六卷法會錄三卷其集古有聖箭堂述古一卷禪海十珍一卷其懺悔法有八十八佛懺一卷準提懺一卷其修淨業有淨業常課一卷淨土旨訣一卷續淨土生無生論一卷註釋有心經請益說

一卷佛祖三經指南三卷舍利塔號註一卷發願文
註一卷其往復書問有筆語一卷以上共二十種四
十四卷其纂述有華嚴疏論纂要一百二十卷金剛
般若經疏論纂要判定記略三卷護國仁王般若經
合古疏三卷

福州鼓山爲霖禪師還山錄

行錄 青城竹浪生禪師

己巳佛誕日首座如鵬西堂真雲監院眞智等詣方丈禮畢曰云諸方尊宿俱述行錄特請和尚垂慈以曉未聞師曰難言也山僧生不逢辰所處皆劫火流離所遇皆酸風苦雨首座曰從上以來亦皆如是師若不言後昆失準師曰諸子所言皆是但遭遇非當恐人難信耳首座曰躬行履踐焉有不信耶師曰汝等再三殷意不得不述其原予乃川東定遠縣人父姪王母陳于明季崇禎七年甲戌正月二十八日巳時生預晚先嚴夢僧投宿次日誕余有生已來不茹酒葷乳名和尚吾母茹葷飲乳必喚吾母已而齋戒六歲人鄉校雖羣不黨九歲頗解作文十一甲申時丁獻逆之變父母兄弟盡遭刑歿東遷西馳艱難露眠無不經歷十五戊子偕親友逃至遵義有總戎姓王諱榮時見子體清語親友曰寒家乏嗣與我作子何如衆親相許十九壬辰伊生一子予屢辭出家竟不聽二十一年午持齋學經置僧衣履二十二乙未遂往榮昌縣羅漢寺禮有餘師維染二十四丁酉冬依廬州方山雲峰寺體宗和尚座下受沙彌戒訖辭

戒和尚歸寺至法堂逢侍者無任問云汝往那裡去
予云詣方丈辭和尚回住曰汝家在那裡予珍重住
再問汝家在那裡予提起臥具竟趨方丈住遂白和
尚曰此子大有來歷從此和尚待與尋常不同嘗聞
提挈宛叅不輟越明年戊戌二月十九于丹墀遣香
渾忘時候忽月從山凹而出一見了然通身快暢如
放下重擔相似遂說偈曰吾心不大此月不小從今
一見千了百了時有尊證師號大任在寺閱經余入
寮舉似任曰汝向火爐頭道一句來看予云三世諸
佛于此轉大法輪任曰者是古人底再道予云歷代
祖師得此利濟羣生任曰再道予云再道即不堪一
日任師命作燈籠偈予云不知何式任師舉數句
作樣子云是者個式我亦作得便云四面如壁靈光
照室萬物齊現歸來是一任師看了便曰汝可諸方
親近知識去不可埋沒自己遂將常住抑之戊戌冬
入雲峯圓具己亥春結伴行脚徧叅尊宿各有機緣
不契甲辰遊義峯宿萬年寺遇紫芝禪師問會到洪
椿坪否予曰一天烟雨歷樓臺紫曰好則好祇是沿
路螞蟥多予曰不敢下口紫云你不曾遭著在予喝

予今日却被者畜一口紫休去乙巳秋上成都至艸
堂見淡竹和尚問久嚮道風得來禮拜澹云窮長老
有甚麼道予曰某甲徹底窮請師一濟澹搖手歸方
丈予出法堂云悔不當初次上昭覺值大殿上梁老
人揚下笠子問云老僧大殿未起汝來作甚麼予曰
誠聞大殿未起得來助力老人云木植重千鈞作麼
生相助予以兩手作抬木勢云阿起老人揜背不語
却引入客堂茶次老人至齊堂問知客適來後同
禪和子請來有諸商量予剛入門老人便問你從那
裏來予曰義峯老人云普賢與你說甚麼予曰恭惟
和尚萬福老人云還有除手禮拜了依位而立一日
落堂予出問大地了無一物某甲將心著在甚麼處
老人云大地且置汝將甚麼喚作心予以坐具撼一
撼老人云祇得一跳予曰和尚堪作什麼老人卓杖
云者個除子曰益覆他不得鼓掌歸位侍者野月謂
予曰和尚有留兄意予曰觀方知彼去者不至方
他上堂予問在院滿院在谷滿谷還有向上事也無
老人云有予曰如何是向上事老人云諦聽鈴鳴予
曰得來會文殊却遇著觀音于此習中得膺頓釋機
緣頗多不及枚舉丙午佛成道日本師出源流一紙

收納門墻偽曰西山雪積銀千頃東嶺濤翻萬樹松
亦任滄桑世改更搖風簸雨毒魚龍戊申春本師命
謂長松請梵夾龍藏回昭覺已酉冬本師命下東甌
刊雙桂師翁年譜并月幢法兄語錄入楞嚴藏室其
本師語錄辛亥九秋將板運歸昭覺流通壬子總理
院務是春伐木修普同塔院及老人壽塔院癸丑春
就老人塔院掩關乙卯夏因世變眾堅請出關是冬
辭本師入青城山鳳林閣藏四稔戊午冬經完本師
手刻命回昭覺主持佛法幾番回辭庚申春次命手
刻亦辭辛酉春端水谷天湛二法姪持本省當道幸
官紳矜請啟本師再命同門眾法兄改來山敦請迫
不得已祇得勉強應命于佛誕日入院壬戌臬臺胡
公相託刻千佛名經一部募眾刊法華經一部法任
三數百聲俱舉癸亥倩青島李再蘇與老人遷塔基
是夏捐示鉢建老人壽塔是冬因病辭院務仍歸苴
城調理甲子秋眾勸經營修建于是落從興工造佛
龕樓七楹大殿五楹齋堂廚庫六楹禪堂五楹滿堂
聖像備飾戊辰冬告竣癸酉冬本師復命往嘉禾補
藏刊錦江禪燈流通海宇翼雲義詰等攜予語錄稿
下嘉禾災棗附楞嚴藏室予之絡索敢言大播諸方

所謂自揚家醜實難言也其未了公案皆是階級邊
事付之他時久立珍重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

行實 一 揆禪師

戊辰冬衆請陞座師云山僧道德荒涼有玷師位三
會之語諸子竊編爲十卷不幸又災梨矣昨先權二
子入室請曰和尚行道多年歷遷名利語錄流布諸
方業已膾炙人口但先等未聞和尚行實之由是爲
開典他時後日先等寧辭不請之罪乎予笑曰汝等
是何心行裨販我耶山僧行既虧矣實則何堪掛齒
二人謹退復商同兩序大衆設辦茶筵懇之至再予
揣自來敗露又多既辱敦逼只可家醜畧揚一二幸
諸兄弟包含勿使外人知之可也山僧乃浙江紹興
府會稽縣錢氏子其先爲吳越國氏之苗裔祖源世
系忠厚傳家先君諱繼美性純謹不事冠巾嘗奉佛
樂善自稱逸民年三十七無子默禱於潮音大士母
陳氏夢感天台僧投室覺而有娠月足生於明季崇
禎七年甲戌歲四月二十七申時也自出沈盆氣雙
目緊閉經四十日先君與母氏嘗泣對神明曰何異
所致誕此盲兒一日有異僧托鉢到門言其所以僧
曰如我解此意者此兒淨眼暫不耐見穢耳當有慧

眼開時未可以肉眼爲慮也先君喜命僕飯供之而
未幾子眼忽開父曰兒眼獲明又遇高人接談何
幸如之子嬰兒時性平靜乳哺間母不甚煩累歲餘
聞父誦經喜靜聽凡見僧輒合掌稱南無二字長爲
童常隨父入寺見僧著袈裟衣禮誦行道歸則脫自
裙搭左肩上合掌效之老幼見者皆鄙笑予恬然自
若殊無被色一日子獨自入寺於山門拾得一朱漆
小牌縱廣約三寸許上有金字偈四句偈曰一盞千
家飯孤身萬里遊要知生死路隨緣度春秋兒童氣
局難不識字以爲寶玩美物或玩指掌或藏懷袖持
歸祖母見卽索閱之祖母知文闕偶已卽潛然墮淚
謂吾母曰何物匪類賺此兒耶嘆曰此迨非宗祧子
也遂投牌於火子卽倒地啼泣不已祖母憐之取一
銀錢與子曰此可買菓喫何用那蟲毒蛇毒害人之
物耶子雖受其哄駭終戀慕之豈非當時天假示予
披緇之兆歟嘗從祖遊薄宦於滇楚間遂寓南湖
焉年六歲入鄉校先生授以書史輒易背誦遇外祖
喪常慕事畢子曰孔孟之學齊家治國博一功名而
已安得長生不死之術乎俄國有甲申之變四方擾
動居不遑處先君抱病不起喪於亂世三年之喪畢

子便零丁孤苦遂廢學母因舅氏接於任所子曰大丈夫碌碌聲利唐喪先陰何日是了卒不隨行常尋良友歌詠道情曲調慕出世因此時苦無善友指引遂爲浪蕩散人年二十有二傳聞慧山和尚託化大瀉曰此吾歸仗處也即跋跡到山瀉問曰少年來此何爲子曰生死事大願求度脫瀉曰我者裏苦行生涯不著書生驕態之氣子曰願從慈訓瀉曰著楷廠太遂求披剃嘗慕六祖之風願入碓房負春閨四月圓具後入僧堂誓明生死大事瀉命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予在堂中隨衆經行坐臥如龍得水甚爲快意夜衆放參後與同志七八輩排遣至三更或四更或五更或有夜被竟忘展率以爲常工夫無分曉處上方丈請益爲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老僧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會得者個意許你有人處予退思曰七斤布衫與一歸何處是何道理晝夜提撕夜昏沉重時乘月到窗上搬磚一轉再上蒲團力爲體究一日瀉垂問云天地未分時靈機電光在甚麼處出水牌命衆下語衆著語畢予亦隨下語云徧界不會藏悅衆在傍云既是天地未分有甚徧界予曰既無徧界誰知天地未分互相杜撰不已

同衆到方丈呈語瀉閱畢曰總是意識邊鼓粥飯氣禪未夢見在如是奏泊不得久無人頭遂與徧參之念束裝辭行首謁醴陵雲巖此老蕭衆嚴密惜其爲人下刃不緊遂辭去次泰石霜爾瞻和尚纔禮拜霜問云因我得禮你作麼生會予曰禮拜和尚不爲分外霜曰後哉禪和猶挂唇齒在予曰和尚不可壓良爲賤霜微笑曰且坐喫茶掛搭後入室請益工夫霜曰你在瀉山有何言予曰和尚命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霜曰我者裏則不然予曰和尚如何霜云我者裏一歸萬法予曰未審萬法歸一一歸萬法是

一是二霜劈脊便棒云且道是一是二予罔措其言慚愧諸兄弟知識如此相爲直切提持當時其奈鈍根不薦無恠今時初參者鈍置山僧也會恁麼來雖不領會而且自強不息晝夜推窮無暫時放捨憤恨不已因循歲月無所入作曰予因緣不在此乎遂結伴過江西遊百丈洞山寶峯雲居尋思當時馬祖法中之王爲江西法窟天下宗仰直下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予雖生不逢時且幸獲瞻禮靈瑜焉雲居一粥之緣幸得掛搭焉歷過數叢林其奈馳求心不歇所見知識挑剔處如瓜園選瓜相似空遭岐路使

卻也慕廬山勝槩卽到開先以途中工夫散逸不純復收攝身心重新整頓話頭提得現前因上黃巖祝瀑布見百千尺飛泉從空墮下不覺毛骨竄然便會得青州布衫趙州答話之意心愉快然遇雪嶠大師高弟石濤和尚住開先垂問云曹源一脈源遠流長因甚瀑布斷流下應聲曰且喜某甲親到開先濤曰甚處見神見鬼來予曰開先門下濤曰脫空妄語漢優打予接住拄杖一送而退遂留七佛樓度夏因閱傳燈至玄沙章云直得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窮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只饒忌知予覺覺卽佛性矣喚作了事人更須知有向上全提始得便撫卷負櫛口若如是工夫大約未在此不敢言會禪矣復自策勵推究夏畢登九華禮地藏聖蹟入浙中路途疲困又用心過甚而身體失調以飲食不時寒暑未均之間遂染沉痾痢疾至湖州長興縣病沉重矣晝夜行瀉六十餘次九死一生命在旦夕對主事僧將隨身衣鉢托以薪水之助卽冥心立誓於佛祖曰此生無緣奉禪不遂至此而已倘蒙加被不昧正因再來秦罷卽檢點此身乃四大合成病從何受本有靈光何嘗痛癢咬定牙關隱忍一坐

至五鼓病覺漸退慰曰此生尚有秦禪分手又喜做得病中工夫調養二十餘日將健粥飯卽上報恩見玉林和尚此老門庭孤峻規矩嚴難予身體尚未復元難受曲折遂散誕無意緒到嘉禾秦占南牧雲和尚此老晚年無佛法身心不事事樂於山水吟咏嘗在九峯三泖太湖之間學者求其與符毛斷結受錯錯甚罕聞弘覺師翁住金粟湖海衲子雲臻水赴于龍列而往泊到彼見其叢林整肅安衆有方一時麝角風毛不一而足庠序進止一準百丈清規住持予曰如此叢林如此知識若不放下依止是自暴棄也遂求園頭之職負行結緣澆掃換水畧無懈倦但工夫不甚得力卻甚怙然遇結制卽進堂晝夜廢寢忘餐日不交睫者累日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如魂不散底死人相似打七亦不知身在何地行止兩堂首座輪次考工或答話亦不知所出或亦忘禮拜杜口呆立如木偶人雖竹篋在旁亦如風過耳七畢隨衆上方丈作禮首座云兩堂禪師七完矣禮拜和尚師翁云未有待塔前石獅子點頭是完七之時衆中一僧云石獅子點頭也師翁云以何爲驗僧復喝師翁卽喚僧出曰老僧者裏不許下喝喝者罰銀五錢

你喝老僧那遂痛打幾死予在衆不覺通身汗下如桶底脫落相似從前疑滯一時冰消瓦解曰諸方傳聞此老子乃文字善知識原來機用如此威烈遂不疑天下古今老凍饕舌頭瞞也次日入方丈呈見師翁曰老僧不許人下喝喝者罰銀五錢你作麼生速道速道予云某甲今日失錢造罪師翁拈棒予便拂袖而出偶師翁受龍池請命予隨行就職履雖諾而不果行欲渡江以了吾母禮普陀之愿到寧波以國有海禁但望海禮之即上天童見先師先師問云那裏來予云金粟先師云老和尚安否予云安先師云來時老和尚道甚麼予云教和尚莫多口先師拈棒予拂袖而出予見先師爲人本色厚道舉止安祥遂親依焉俾爲侍者予發揮古今公案語句投誠請益先師曰此乃諸方舊套子可厭我者裏須是脫畧窠臼始得被先師一一按過予從此服膺所以山僧住院拈香云昔年金粟會裏拄地撐天末後太白山中七花八裂是也自後凡先師垂問上堂予則與衆爭先輒當仁不讓果與尋常不同如水入水也四月八日因督師張少保入山飯僧祈嗣請上堂予則當機以五位王子酬唱言鋒迅捷一衆聳然先師座上

曰大眾看取者員戰將子曰切莫塗污好先師云真個隨題扇一偈爲子改今字云動著清風隨手施卷舒靈妙在當時鹽官昔索今吾贈莫道古今非一枰未幾命掌記室授拂一枚并自題像讚示之其畧云釋迦既解拖水泥彌勒也曾入卿奔少林骨髓馬駒心臨濟拳頭黃檗掌只可近不可做從來馬叢類驢屎今古一揅殊不爽師翁與翔平陽子往來兩間曲盡玄奧之益西堂乏人命予分座訓徒隨送伽黎一頂并秉拂牌拄杖入寮先師見子秉拂語并考工機緣對衆稱賞曰機辯縱橫揅子卻有從上體裁說法之式權衡有準雖大慧何多讓焉有同泰來訪問云昔日廬山觀瀑布句還曾舉似人否予曰直得是挑不上參云既是是挑不上因甚分天童座居一衆之首予曰若不是老兄相悉揀上座一生受屈泰云即今瀑布又不流也子曰你再說我即嘔出先師退天童院事重興瑞巖子即辭上湖南先師隨應龍牙請書來命予先往代爲主泐予遜諸同門遊荆南玉泉尋天皇天王二道悟諸祖故蹟未幾鄂州縉紳衆檀越請住月掌此山乃保寧勇高弟習淵禪師開山到院開泐辦香爲先師拈出矣閱三年退居楚襄王放

廣臺半載拳石之地難以容衆衲菴和尚以永隆古刹見招又三年遂成法席鄧地一住十載因先師六旬大誕即買舟東下省覲拜祝到瑞巖先師喜曰汝來也山僧年邁尚苦有衆累汝代爲主持佛沱山僧落些閑太即奉命首衆方兩月忽神鼎尚使至迎請住持先師意在予以予已離座下十年同門中未離左右者恐有紛議遂默禱于韋天曰揆首座眼目若正若與此山有緣願遂所卜即命侍司設香案先師當衆稽首竟卜得予一時大衆譁然稱善即屢辭不獲免先師退謂衆曰東山演祖云我無克勤諸子與沱門中罪人也山僧住天童一十二年於諸子中所得一揆亦不愧也神鼎乃山僧最初揚化之席以天童重擔有負湘人之望至今在懷今得揆長老說沱共間山僧死無餘憾矣時值隆冬山僧以師命不辭冒風雪三千里來到此山灑掃與諸兄弟波波罕罕坐經七夏矣先師言猶在耳自恨薄緣寡祐有愧先師望重之恩其間鎗子大小杓柄短長一一難購衆眼此是山僧生平敗闕諸兄弟幸是諸方碩學英靈漢子當有超佛越祖之大志氣慎勿效者不啻囉漢也久立珍重衆作禮而退

一揆禪師前錄

壽塋銘 有序 一揆禪師
余昔宦遊山水固美烟霞 王事勤勞無暇履踐邇來喬寓金陵廿有餘載雖未窺釋氏之奧而且好方外之交如染香人覺有香氣時以禪風之盛海內宗工卓絕當世者雖問神鼎一揆禪師之名素未謀面適其門人眞懶上人乃同鄉道契持其本師語錄行由以壽塋問銘於余余嘗聞多寶佛塋全身不散爲證妙法而釋迦如來劫歷剎塵壽佛壽量有所未盡誠不可思議之功德表無數量之數量耳按禪師諱元揆字一揆號昂叟體眞於威音那畔示蹟於曾翁錢氏生而穎悟志且超邁靈龜雖於太白受心印於遠公爲平陽弘覺因師沱孫初住郢州月亭次遷永隆寧波瑞巖即今繼席神鼎每座道場大啟發大門戶揮揚佛事重開列祖玄關手眼同明門庭孤峻設三問以驗來學謂之三關碩學秦徒鮮有契其機者嘗有僧問達磨分皮分髓未審和尚此間分個甚麼師云有願不撒沙僧云無價寶珠阿誰欠少師云猶帶瓦礫在師之機用率多類此由是湖海浩蕩遺棄後懷沱乳將崇壽塋以永瞻依余知師迥超幻涉頓契心宗體法性身稟智慧命則與多寶如來釋迦昔

逝黃穿鼻孔其揆一也夫何壽量而可量又何增銘而可銘且師之本地風光纖毫無累而復帶水拖泥崇事增廟不亦玷乎曾憶唐代宗帝問南陽慧忠國師曰和尚百年後所須何物忠曰與老僧造一所無縫增帝曰就師請取增樣忠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忠曰吾有得添弟子耽源卻諸此事乞詔問之帝問源源曰陛下會麼帝曰不會源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竟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是則幾能明師增者蓋諸門人久被陶鎔欲展衷誠共襄斯務以增其可增銘其可銘而銘之曰

靈鷲分光

支那筆頭

五葉花敷

濟燈愈見

源遠流長

正派沆濟

太白峯高

平陽汾長

寧波瑞巖

永隆月掌

神鼎聯輝

道彌霄壤

壽量無量

增焉奚做

通諸門人

報存殊想

就下平高

人天標榜

增事事成

永垂瞻仰

佛祖芳蹤

傳傳旌獎

太史銘之

用昭谷響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孟陬月穀旦

賜進士第徵仕郎兵科掌印都給事前戶科給事中
加一級丙辰會試同考試官殿試收掌試卷官翰林院庶吉士車萬育撰

一揆禪師語錄

傅山果如瀚禪師行狀

師諱弘瀚字果如勺菴其別號也世居江西廣永豐邑東之梅溪明鳳陽司理忠貞余公子昆季三師出仲焉自幼天資穎異補弟子員年十六以尊人受知唐邸得召見賜廕襲不受讓兄復賜克敦孝友寵額仍授兵部職從戎立效定鼎後終不改尊人忠貞之志矢心忠孝二十一齡棄而為僧師事博山雪獨奉祖示以船子藏身公案默究之後隨祖住瀛山一夕聞鬼嘯頓契破竈墮因緣贊兄祖祖曰侍者將冀其來師掩鼻即出自是應機無礙一日因聞祖示衆云近來瀛山佛法變了或問有夢有想主人公我便擲下竹篋無夢無想主人公我便豎起竹篋處處致疑於胸年二十四值母逝盡孝治喪哀毀骨立及後往泰靈隱禮公禮詰云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云無風起浪灝云迦葉微笑又作麼生師云忍俊不樂禮云拈花微笑畢竟事如何師云好似雪上加霜禮云大衆看看此是諸方付法之流在我靈隱猶未放過遂安面壁軒打七至第六日晨正睡間僦單忽以手拍師云水來了洗面去始頓釋礙膺入見禮禮云作什麼師云和上已下烟波偶曾有金鱗上釣無禮曰

上座聶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食禮曰你得個什麼消息師展兩手禮云莫草草師掩耳而出禮復索頌本齋師卽於禮座授筆頌曰睡中主無舌童兒笑語語霜餘葉落村原間慚愧人前多錯舉禮閱頌曰且喜上座獎棒有分解七後從受具次年辭禮歸荃母禮堅留不獲乃勉曰上座年當富強宜自砥礪他日歸蜀博山勿淹他家荃跪師拜別歸瀛山省嗣祖祖見巡問此時下路佛法浩浩因甚歸親老僧師曰相逢上與茶祖曰且莫開此大口師曰和上更請一杯師宗實和尚掃檜博山師晉謁因問從上爲藤卽不問如何是第一義實曰上座未離瀛山早已與你道了師云卽今請師重宣實曰你作麼生道師云人人山外路路路透長安實曰你那裡學來的師喝云不妨疑著實云也不消得師拂袖使出是冬浪杖人主博山席欄祖命師持書候杖人值博山常住失牛杖人晚參旁僧推師出師問博山既有把關在因甚常住失卻牛杖人云是誰之過師一喝杖亦喝師云恁麼則覩面全提猶費力隔山相見始知音杖云打折你驢腹師云轉爲流通去也杖人見師風骨俊捷機辨無礙延師入方丈謂曰汝師年邁穎學追隨汝當爲

吾首衆他日繼任此席無不負吾南來爲先博山求人之念師以侍祖年老辭遂持復書歸瀛適緣林四起師偕同志數友結茆於王之淨名接嗣祖避亂未幾爭名亦遭兵燹冬嗣祖受請住高泉丙申春杖人以博山舊任相背決意退去復勸師至命烈生和上各執事扶師立任向師作禮云吾千里來任博山實爲求先博山座下賢能繼此法席今公機辯雄捷可稱吾家聖簡起先博山法道舍公共誰當聽吾言幸無固執師以嗣祖在固辭不允杖人如從師言請嗣祖再任博山祖親家後立師首衆衆皆折伏內外肅然結冬祖命師代座師辭免解七後禁足關中歲餘戊戌夏師乞假同玄叔隱靜宿雲已亥冬歸省祖祖復以博山院事命師肩堅辭不獲乃勸出書延研菴和上明年庚子春祖命師與玄叔持公啓接耕菴於介岡耕菴訂欄祖七旬誕後來山秋復偕玄叔范吊杖人於南都攝山晤竺菴和上復接耕菴書稿陳竺竺勸云賢弟當繼主博山席何事推讓師以慎重法門對辛丑修大殿祖贈欄祖誕後復遣人持書速耕菴主博山耕菴復書苦辭引身遠去師乃集衆議爲嗣祖建壽塋於蓮花峯下壬寅祖命師同玄叔募修

雪關和上寧堵癸卯集刻礪祖錄甲辰受上永檀護
請應住高泉乙巳冬礪祖病篤名師歸集衆囑繼博
山住持師傾淚拜受衣拂越月礪祖病愈師仍將衣
拂送入方丈丙午祖命師作源流拈頌付梓丁未春
玉邑郭中尊及當道紳紳文學瀛衆請主瀛山席師
念雪伯祖創楚礪祖繼興之地遂應請住持夏隨礪
祖歸塋壽昌戊申冬礪祖偶微疾命師代座說戒始
從祖命受印囑也次年己酉春信都伯易菴高公聯
舍郡等官七邑紳紳同門法屬本山勤舊諸山碩德
公請師開堂博山於是修葺殿庭建礪祖塋塋前有
廢悉舉門庭煥然一新時異太祖座下嗣法門人各
皆旺化惟雪關伯祖法道寥寥鮮繼起者師嘗致已
嘆焉乃退瀛山之席推雲岫巒公衍關伯祖法脈師
座下時英材濟濟或勸師立已嗣師云吾不欲以祖
庭視爲己業越年辛亥編刻異太祖法錄二部費五
伯金一送附藏一存山流通襲永邑遭金籜變亂人
民死傷萬計枯骸遍地師啓邑侯夏收墓之師盡孝
終身爲父忠貞公立墓道建勅塋牌坊重砌墳塋
刻文集或議師善知識香資不宜俗用師答云爾豈
不見昔佛世尊父淨梵王薨躬率弟子負棺殮墓乎

又教中載佛言父母有正信者當全奉衣鉢資供養
吾先若先慈精忠勁節余爲佛奴傭工之資以供父
母似可無愧甲寅變亂僞將汪文生啓耿藩欲師易
服從戎耿命僞道金傳諭至山師毅然鳴鼓示衆有
照用機輪事事忘安容更道振戈旅之句卻耿藩書
畧云瀚不時之人偷生方外休心息念已三十年有
蒙註存強以攘臂豈仁人君子所爲哉若爲著袈裟
褻門則雖節節支解決不肯也前於汪某致言即
以一字絕之今護法誤聽其啓苟必來相勸勉則一
休云湖何所步寓博山堂堂祖席一任令將軍輩絕
其爐煙鞠爲茂草而已矣夫復何言耿接書知不可
強乃止亂中有勸師遠遁者師云無事而居有事而
去吾不爲也嘗誓以身殉寺以寺殉祖日見兵騎往
來盈千累百惟以慈心善口靡不攝服信州士民依
山避難不下數萬皆得保全實師力也及治平郡伯
易菴高公見師却耿藩書大爲贊服曰此真節義丈
夫不惟有光佛門抑且名垂千古諭邑侯齊雕像爲
千秋供待修郡誌則登之已未師避席與弟玄祚裕
叔當道固留弗克庚申衆弟子爲師建壽塋於東峯
之上永邑侯遜夫郁公與師莫逆交後補任峽江送

金爲師置香燈田供增院丙寅亥叔入滅七衆復請
師再住博山十年間裝飾殿中兩廡圍覺聖像移構
礪祖增院山中房舍靈木清湖等庄壞者悉舉新之
乙亥冬師躬至縣白當道檀護命鵬繼博山席退逸
獅子堂丙戌二月十九示微恙侍者進藥餌師笑云
老僧非病會當行矣至廿四師坐於中堂命侍僧呼
鵬輩至師示衆云死生誠夢幻聚散雲去留燈籠語
露柱諾諾頻點頭卽今事如何八角磨盤空裡走更
嫌何處不風流復手書封龕起龕掛燈入塔諸僧付
鵬依時宣讀至廿七日申刻師端坐鵬輩再請開示
師復說偈云生平爽直快絕七十七年漏洩如今撥
手便行大冶爐飛片雪偈畢欲目而逝師生於明崇
禎庚午年二月初三日巳時世壽七十七僧臘五十
四說法三坐道場有三會錄行世增全身於東峯之
陽其嗣法弟子靈鷲仁永崖響夢筆觀博山鵬石菴
社如恩恩起範智鳳林傑迥超英
蘇軾等共剝度納戒弟子不可勝計師睿智天縱願
力夙乘棄軒冕於茂齡置身心於空寂徹佛祖淵源
爲人天眼目忠孝出之天性慈愛本乎自然平常極
其謹持臨事勇往不怯自奉儉約濟人急難傾囊不

吝日人平等無分親疎貴賤溫顏軟語禮敬如一至
持叢席正已率人或犯規矩罰而不恕故開堂說法
三十年坐道場三座湖海仰爲準繩接引方來啓迪
禪衲正顏厲已不假色笑開發正見光明顯露如青
天白日人人自以洞臻與不復悲慈泣咬所以諸方
稱師歸位出師座下者莫不似服其德至於入室呈
機投解則如銅山鐵壁莫可攀緣末年退逸甘苦同
衆或弟子另設飲食供奉嘗叱退之此師之生平太
既也至其道之精微又非筆墨可形容窮嘗問老衲
吾德曰據山盤木再著知識今天下滔滔皆是若聚
和尚之血心視身體如鴻毛護祖庭如眼目言行相
應縱橫機辯異日迨宗宇內誠指不多前者嗚呼先
師傳先世法道撐祖席門庭五十餘年勞心焦思不
致先聲頌越還使祖道重光可謂超逸絕塵無媿爲
異祖家孫宗門聖箭者也時 康熙四十有五年五
月上浣之吉不肖嗣法繼住山門人傳鵬敬焚香百
拜謹狀

青原三十三世博山第六代住持果如滿大師塔銘
并序

博山一席自南唐詔開創以來爲天下選佛勝場繼而子瓊無隱悟本諸老前後媲美振耀一時頻登法座琅琅有聲中遭煨燼敗瓦頽垣不振者久矣迨明無異和尚佩壽昌法印乘願重興揮塵據席音吼如潮來集者數千人余問卿大成徐魏國公弘基劉太史若宰冠敎相錯皆頂禮師事之二傳而雪礪老人提唱海內曹溪一燈未艾也三代栗如大師以忠孝願力翺然向般若路中屏棄一切假經聲佛號以銷磨其壯心浩氣滄洲劫火之思豈苟然哉今秋予同叅戎劉公孝思上饒令劉公思沛入山尋謁尊宿時秋光欲滴山翠撲人滿院揮香勃勃欲效黃山谷間無隱大義于晦堂故事既而周行塔藏本山住持劉雲禪師爲乞銘出其帙乃栗如大師狀也按狀師諱弘瀚永豐人明鳳陽司理忠貞余公祚徵次子也母施詰封恭人天資穎異幼補弟子員年十六以尊人受知唐邸得名見賜廕襲不受讓兄後賜克敦孝友寵領仍授職從戎奉勅祭墓乃矢志忠孝棄青雲事自業年二十一事博山礪叅船子藏身公案後隨礪住瀛山一夕聞鬼嘯頓契破竈墮因緣質見礪礪曰侍者將糞箕來師提昇卽出自此懸機無礙丁母憂後往叅靈隱禮公安面壁軒打七至六日晨正

睡間僛單忽以手拍師云水來了去洗面始頓禪癡瘡入見禮云和上已下煙波何還有金鱗上釣無禮云上座聲師云美食不中飽人餐禮索頌本叅師卽於禮座授筆頌曰睡中主無舌童兒笑語語霜餘葉落村原間慚愧人前多錯舉禮驚異留師爲第一座次年辭歸塋母省礪老人于瀛山時浪杖人主席博山師爲礪持書上杖人見師風骨俊逸機辯無礙目爲法門聖箭欲以博山席遜師師卒以奉礪礪視象立師首衆內外翕伏甲辰應任高泉丁未受玉令郭請主瀛山戊申冬礪病篤始承印囑已酉春受郡伯高請乃開堂於博山焉次年彙刻無異和尚廣錄附藏流通甲寅耿逆髮欲師易服從戎僞將汪文生僞道金傳諭至山師作書却之甚堅然尊禮賢者素善接人雖干戈擾攘而幽人醜類亦不忍犯至博山祖席不致絕其爐烟鞠爲茂草且信之士民依山避難者以萬計悉得保全皆師力也事平郡伯高公紀其事擬登信乘因遷陞未果乃諭永令齊雕師像供塔院師主法席三座前後住博山凡廿有一年云嗚呼師之弘毅之慨津津猶在倘非大乘法覺世所難拘易青衿而緇之安得不爲國之光邦之彥不則屈於

威武蹈一時之赫奕齊人天之號令加諸於刁斗之間則今日照世真燈未必不為熒熒野火也然則推師之為忠於佛較乃父之為忠於國又何歉乎紀師生則明崇禎庚午二月初三巳時世壽七十七僧臘五十四歿則今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二月二十七申時也臨期願命宛同鶴樹終譚自說解世封龕起龕封塋等語已刻行世茲不復贅嗣法門人傳賜傳傑等奉全身塋于東峯之陽師所墓也予從訓公請而為之銘曰

象哮獅吼	鬱鬱祖庭	賢人哲匠	連袂而升
洎蔚雲蒸	惟師再起	琅琅有聲	
國彥邦楨	臣死君辱	子報父生	
風乘願力	超出塵情	為儒環堵	為釋干城
拳拳報本	照世真燈	忠國忠佛	匪曰岐程
初入靈隱	頓悟圓明	拈槌豎拂	高路博瀛
慈風俠骨	祖席長膺	蓮開瑞澗	花雨香城
身支寇逆	履險如平	山搖海沸	風靜水澄
閒名謝卻	東峯欽形	石藏屹屹	如岡如陵
銘以係之	存順歿寧		

奉政大夫同知廣信府事新陞

中憲大夫廣東惠州府知府武清法第趙璠頓首拜



博山采如禪師語錄

青涼三十三世博山第六代住持栗如瀚禪師道行
增院記

冷風不墜待其人而後傳非法傳之難實傳人之難
故有傳人而後有傳法一燈相續綿延不熄自非夙
因不昧秉性堅貞安能恢拓祖庭振興來學以暢厥
宗旨哉余所交栗如大師洵世所希觀者師諱弘瀚
字栗如別號勺菴世居江右廣永豐之梅谿父余公
爲明鳳陽司理著節忠貞母施封恭人昆季三師其
仲也生而天資穎異弱齡入邑庠以尊人受知唐耶
賜蔭襲義讓乃兄爰賜以克敦孝友旌額仍授以職
定鼎後年方廿一卽棄儒從禪北面博山雪礪和尚
示以船子藏身公案繼隨礪住瀛山一夕聞鬼嘯頓
悟破壘墮因緣廿四歲值母喪盡力致哀往叅靈隱
禮公大徹法源歸瀛省礪時浪杖人主博山礪命持
耆往候見師機辯雄捷再四殷留以繼博山法席緣
以礪在固辭遜礪及礪再任博山立師首衆內外翕
伏繼爲礪公刻語錄建壽塔甲辰應住高泉亦礪公
住地也乙巳冬礪公病篤召師歸受衣拂病間仍歸
之丁未春玉邑郭侯偕紳衿延住瀛山戊申冬始從
礪公命歸愛印噯開堂博山於是重葺殿庭暨礪公
塔院門庭一新百廢具舉產績清理靈木清湖等庄
義推雲岫嵒公住瀛山以衍師伯雪關法脉或有勸
宜已嗣者師云吾不欲私祖庭爲已棄也又不籍重

費編刻其祖異公法錄昔永邑趙金鑾骸骨山積師
啓邑族殯瘞之爲父忠貞公立墓道坊表鐫刻文集
一如世尊之率僧徒葬其親淨梵王全奉衣鉢資以
供其父母師亦猶行古之道也甲寅亂魏將汪啓耿
藩欲師易服從戎師以書堅却之耿知其難強而止
嘗誓以身殉寺保全依山避難數萬人事平郡伯高
公稱爲節義丈夫待編誌傳之千古所以法派繁衍
而博山鵲師尤嗣法之特出者也己未師隨避席推
法弟弘裕字玄祚時當道固留弗克丙寅玄祚圓寂
七衆仍延師住博山立鵲師首座十年間復修殿中
兩廡圓覺聖像山中房舍壞者悉葺新之乙亥冬師
自當道檀護命鵲師繼博山席師退逸錫子堂憶師
自親礪公以來開出叅訪歸根祖庭開堂說法三十
餘年坐三遺場紀載三會錄中湖海奉爲楷模於戲
吾聞世之所稱善知識者亦不乏求其能如我師之
棄儒入道報恩生成孝友辭讓利涉群生不避艱險
堅貞自守始終不易呵護一山嗣廣燈傳者蓋受愛
乎難之法門龍象舍師其誰余守信州與師往還久
而彌篤別後兩載詎師於今年丙戌二月廿七圓寂
距其庚午生年世壽七十有七先數日師預示挂燈

入塔諸傷臨訣撒手便行誠如偈云大冶煙飛片雪
 也何解脫至此法嗣鵬等先爲師建壽藏於東峯永
 邑侯郁公遜夫舊與師最契補任峽江猶齎金爲師
 置香燈田供塔院今鵬師恐其歷久而煙沒不彰以
 余與師素莫逆而深悉其生平不遠千餘里持書至
 金陵請爲之記余不敏爲質言其實俾世之覽者亦
 可以想見師之爲人聞風而興感矣 昔
 康熙四十五年歲次丙戌孟秋月上浣之吉
 勅封中憲大夫原知廣信府事燕山法第張國禪頓
 首拜



博山東如禪師語錄

行實

印心佛號禪師

予生於順治丁亥三月三日戌時字佛敏諱寂訥秦
 州天水蒼平頭人也俗姓姜母陳氏三歲失母鬻年
 喪父於十三歲納王氏爲室同庶母苟延時日至十
 五歲偶觸境緣乃棄俗依本州海會堂太虛和尚脫
 白未幾王氏去世因思父母早喪妻子成空若不勵
 志修行徒然身依佛地遂朝參暮禮勤修苦行乃至
 掃地焚香渾無異念如此力行三載就於海會座下
 聞受三壇戒法時年十八歲矣乙巳秋隨師往牛首
 掃塔丙午三月辭師南行師囑曰割愛祝髮大丈夫
 所爲汝既如是須求妙悟若不妙悟難逃生死不見
 道乎以必窮蛇虺之苦也予聞之不覺疑情頓發胸
 中似有物礙不能自釋遂求開示師云我者裏不會
 禪西蜀昭覺不異圓悟復出宜往見之予受命遂往
 參昭覺丈老和尚丈問何處來予曰長安來丈云何
 處人予曰長安人丈云老僧久住長安爲甚麼不見
 予曰久慕和尚高明奈不由己丈云爲甚麼到者裏予
 擬開口丈劈面一攔予曰何苦如此丈喝退翌日具
 威儀復上方丈作禮丈云爲甚麼代魔王禮拜予曰
 不敢負恩丈云魔王有何恩予曰昨日打得鼻頭疼
 丈微笑令參父母未生前話依止數年全不得力因

辭別復參長破淡竹蓮月諸老總毫無趣入嗣朝義
嶺歸至伏虎寺有僧杖笠過門予問之僧曰欲往昭
覺汝可偕行否予欣然與行至途次予曰此事人人
有分獨我無緣終日出者叢林入那保社費了許多
草鞋總沒個人處不若休歸本地圖兩日快活去罷
僧云恁般說話不顧傍觀者哂既爾本地快活何勞
倚門傍戶予一時心境俱空豁然有省隨口偈曰咬
著踏著萬金不換今日識得幾箇糞彈時同此僧回
昭覺未幾因緣不偶後參草堂本師師問甚處來予
曰昭覺師云何人同來予曰只是某甲師云昭覺安
麼予曰不勞動問師云若不問過恐露在發威予作
禮師云且到客堂著予便出次日辭行師云鐵蛇橫
古路作麼生過予一喝師云且緩緩著予云鐵去久
矣師便休當晚偶得寒病嘗時坐臥不寧神昏意倦
如在百尺竿頭落不下相似及看平昔參的悟的記
得佛說的祖說的到此時一些也用不著自思生死
臨頭誰作主宰只得強自支持看個本參話頭如此
數日心如木石睡不知睡坐不知坐入苦交煎全然
不曉總在本來面目上看去至第二七本師請醫看
脉擬伸手時廓然於向之癡癡之物曝然自落不覺

通身汗出覓病了不可得師問這回得快活否予曰
何須更道師云當以忘身為法予曰請法來為師云
賴子擔持予笑就枕本師時加調治經三個月始獲
大痊念此恩此德粉骨莫報師一夕舉女子出定話
予曰某甲不入者個保社師云你又作麼生予曰和
尚請茶師云未更道予曰請某甲不得值慕義侯
請上堂予問猛虎不棲平川猱龍不宿鬼穴時如何
師打云者野狐精不打更待何時予曰濟得甚麼邊
事師連打予拂袖歸衆已酉七月因業師年高有書
召予省侍辭師師出源流不拂授予云此是從上來
底公文汝善護持予拜受來東語西話已十數年矣
者是從前忍饑受苦奔南走北討來的冤債今因大
衆請說生平事實聊此忉怛一上然山僧宿業不清
生逢坎坷總然逆順現前只是隨緣消受齋公云福
乃禍之基禍乃福之本誠哉斯言久立珍重請各歸
堂

南浙二師塔銘 并序

南師南京六合王氏子祝髮於棲霞寺號融凡浙師
浙江山陰陳氏子祝髮於大善寺號定空二師於雲
水道上契誼相投誓爲畢生友遍歷名勝天啓癸亥
入蜀欲禮峨眉過墊之弔巖山偶慈菩薩頂上徐探
一窟陡徑石龕二師僅可容膝終日危坐忠墊僧俗
歸者如市因創寺額曰斷雪禪林本縣銓部匡山李
公同諸紳士爲之護法開堂接待四方雲集約幾千
人數年間二師之名震於遐邇概舉生平不私飯不
衣絲不積一錢一帛不奉權貴而圖利養不務炫耀
而博名高一味慈悲真實供衆如奉慈尊其大略也
甲申後予從弔嚴落髮二師會下兵擾各適東西予
後叅本師鐵和尚二師如忠路南師於辛卯入滅忠
之天壽山浙師負靈骨而遷徙數處及丙申予寓石
寶浙師渡江而來予執弟子禮款畱數日浙師因受
請入金剛山一到便指其頂曰此地可爲予兩人塔
果數日而微疾遂終今上首立雪與孫衆等爲二師
造合葬浮屠來衆屬予爲銘夫立雪弟子也予亦弟

子也弟子而不敢揚師之美者禮也但就二師之實
略爲紀述俾後之禮師塔者知師爲如是云云爾
銘曰

稽首二師	古今模範	雲水相逢
肝腸不換	住則同住	行則同行
道誼締結	誓以畢生	合力叢林
弘開接待	真實慈悲	四來攸賴
不圖利養	不務聲名	如風偃草
二諦咸欽	報緣旣盡	雖有先後
誓共宰堵	如生如舊	嗟哉末法
暮雨朝雲	交情莫問	誰同死生
我曾北面	皈依二師	二師往矣
動我悲思	悠悠我心	托與斯銘
斯銘不朽	二師長存	

道潛真禪師塔記

縣西南隅孤山口村師之籍也郭世劉氏子師韶年不樂童戲
惟見佛生喜父母憶子根深遂送之於上方文殊化應師座下
薙髮爲徒學梵智師依慈忠德修律主圖具 康熙六年春復
歸山依師座側定省忘勞一日夜坐忽見白光盈室心神泰然
自後閱諸祕典無不了了雖通宵闔論而精神不迨可見童年
歸空操行堅貞之驗也師性嚴潔發語無私理家之外而持一
山之治亂凡慮正弗論親疎賞罰分明其殆鐵面無私者歟康
熙癸巳歲師無恙而沐手着衣跣趺而逝按是月旬日前師茶
筵諸山將家與徒料理且曰從今吾擔卸矣嗚呼吾師雖歷緣
於事而恒持內悟能知去來不爲漏逗歸元者亦有深意存焉
師壽六十有九佛臘四十九夏徒洪祥欲報法乳之恩而歛建塔
作記礪石以紀之乃爲銘曰
法門是賴潛公再來戒誦精純名香丹臺惟真惟樸灑落襟懷
無生寂滅佛地栽培
大清康熙五十二年重陽日記金臺彭述古撰

上方山志

天台國清禪師衣鉢塋銘

師諱行輅字大庾蘇郡吳江趙氏子本名庾先世累
簪纓生而失怙賴伯父中丞公教養公雅慕空宗嘗
禮聖恩藏和尚閱古燈錄有會輒指授師故師於般
若緣最厚未壯領賢書受知哲匠邇年成進士爲邑
薦紳冠冕宗黨交稱師泊如也出宰閩甌寧以治狀
晉天官未就遭時喪亂薙髮隱武夷尋造國清禮犬
山儲和尚值山受吳人請駐錫靈岳不果見已道路
解嚴返吳門山又去天台弗相及悵惘久之乃就吳
江禮報恩賢和尚更今名承事經二載無所發明結
冬海門甫三日恩入堂垂問師擬答恩便打疑情頓
熾又三日豁然尚莫能舉似旣觸香板有省詣恩通
所見恩肩之乃受具爲大僧一日入室恩問馬祖一
喝百丈因甚三日耳聾師云屏因翫月紋生角象被
雷驚花入牙屢呈偈頌悉蒙印可會恩赴茗溪請師
禮辭而山復住靈岳乃懷香注謁頻叩從上宗乘中
事山因舉雲門云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
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復
舉僧問投子大坎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
投明須到今下語皆被列下遂服膺山受天寧請重

上天台師從往日夕參叩山云我這裏禪不比諸方有格則但一言諦當便兩手分付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一晚舉臨濟示衆曰諸方學人來山僧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若上上根器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師遂問如何是境山云夜來明月上高山如何是人山云原來祇是這箇賊如何是法山云國有憲章三千條罪師言下洞明宗旨遽呈偈云呼卽諾觸卽惡黑漆桶子空索索倒騎憎開雙鎖虛空背痛著一爇惡母子俱忘應緣不錯山印以偈云南公當日見慈明汗下通身本是真一自臺山開隻眼風流千古起家聲師禮謝明日山上堂師出問一言該萬象截金玉於毫端一句逗羣機轉珠璣於大地爲復時節自至爲復展拓隨宜山云雨足夏生寒師云法王大寶不惜全施後學初心如何保任山云山深須倚節師作禮云和尚幸是大人某甲敢不禮拜山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又一日通州居士請山上堂師問古路清風掃寒門白月封主人藏室幽深無人能到祇如客是家親如何通信山云別傳一路師云大唐國裏河妨混俗和光曹溪路上

未免滴水滴凍山云不覩雲中雁焉知沙塞寒師云今日若非居士出入也大難山云伶俐衲僧師一喝歸衆山云得箇驢兒便喜歡山受瑞岳請上堂師出問惺惺石上主人公千年呼喚無人應因甚五峰纔點首雙欄忙吐舌山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師云一句全提已見從上巴鼻曲爲今時更請別垂方便山打云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師云恁麼則豁開三要三玄路踏斷須彌第一峰拂袖便行山又打云爲之難言之得無訝乎天寧期畢山語之曰子本吳人初以宰官得度塵俗愛網無有了期不當從我返國清是吾舊院寒拾豐干芳規具在今以累子無多讓矣檀護賢諸山仰師高節爭致書來迂師不獲辭乃受命時師仲子湮追隨杖履妄擬師避地幻寄空門耳比聞且領院悲恐不自勝師叱曰男兒志四方盡當如若輩啍啍聞閣中輟暖乎且所值君親變若此名公卿種種歟亦有死無聞或孥戮旣不止者予苟活幸明心要差酬萬一思汝不肖欲作兒女子泣撓我耶湮校淚不敢復置喙師乃以庚寅秋入院初意石城僻足以埋光而衲子故人聞風景暮或一堂聚叩或千里馳書師素心不忍負隨機開演甫

決歲遂至成帙嘗示眾驚拈拄杖云內絕見聞覺知外冥山河大地萬仞壁立處千波競起一點不來時諸法橫生卓一下云要用直須用眼目莫定動又云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三從六義中老者燒火掃地小者喫粥喫飯不老不小底叫他作甚麼良久云近來米價甚貴無處著他便起身又云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纔方洗鉢盥睡又來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那知住處喚作天台又云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欲透祖師關須明心地印拈起拄杖云這箇是心地印畫一畫云這箇是祖師關已過關者掉臂徑去未過關者且借印看良久喝一喝云莫怪適來頻勘驗自從別後見君希又云長廊下與你說後架頭與你說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而今法堂上若再與你說國清他時後日喫草去又僧纔出師便喝僧擬議師直喝出良久乃云問者固好荅者更奇宵從林下昇天去也勝時人著錦衣又云國清今日與諸人一時道却良久云灸瘡癰上不可更著艾燭師文人既明綱要輒能以向上一途爲人釋縛如諸法語固非學士家聰辨可緣又豈一代時教所能管攝至其接納故人也則又勤勤切切雖

黃髮一披至誠易以大道無所貴嘗示從兄欽仲二尹云此事須向石火電光中瞥地不可如遊蜂入牕鑽他故紙若果二六時中不依倚一物自朕舉足動步著衣喫飯全身裏許苟徒向外馳求迷頭認影縱見得箇昭昭靈靈底正是生歟岸頭事又云德山棒臨濟喝是甚熱大人人脚跟下一段光明焰天焰地莫被他鈍置好又示詹確菴明府云確菴從萬壑千峰橫身巨澤山埜從平田淺草進步懸崖阮籍途窮之慟王維雲起之吟或歌或哭誰是誰非辨得卽山是山水是水銀盃裏盛雪辨不得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墨汁裏洗炭阿呵呵噫嘻摘遍楊花舞雪衣又示周闇昭侍御云逝水東流不返落紅滿地無收雖入高人圖繪點染成文轉見不堪耳唯安心向上銷歸本地風光卽刀山火鑊等於禪天大冶精金終無變色又示安大已居士云此一段事大非草草須看得十分急切于急切不過處忽朕打失鼻孔直下虛空粉碎魔佛齊捐自朕不假三寸辯若懸河不拈尺鉢蕩平天下所謂截斷葛藤自有生機一路若將古人言句視爲玄妙放在皮袋裏數他珍寶於已何益又云人人盡有生緣非生緣能累人人自爲生緣累

耳若厭而求離其疾益甚昔有僧問老宿世界怎麼熱未嘗向甚處迴避宿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曰鑊湯爐炭作麼生迴避宿曰衆苦不能到妙喜謂圓悟煇銅熱鐵是此老家嘗茶飯此箇千金秘方懸之肘後不輕授人今日爲君舉似且作爇馬醫但不得執方成病使無上醍醐翻成毒藥又示陳孝將居士云山頭老漢一片婆心語默動靜無隱乎爾若著意覷捕未免向外馳求求心不息一紙萬山鉢裏飯桶裏水盡是三昧信口嚼者說甚一生飽不饒又示包朗威孝廉云居士具大信力且又虛懷不必論他遲速遠近一有到家消息便知泣下岐途悲生逆旅皆是識情顛倒從無始來凡所遊歷城郭樓臺山川林木人民車馬一切可哀可喜可驚可愕之狀總只屋裏販揚州並不曾寄宿隣家廡下如上開導讀者驚歎如忤逆聞雷不覺心膽墮地及拈提古今據款結案則又不在雪竇雲菴之下嘗舉玄沙拈荔枝示衆云這箇得恁麼紅這箇得恁麼赤諸人作麼生會若道一色猶是儻侗若道衆色又落斷嘗畢竟作麼生一僧出云不可不識荔枝沙自代云只是荔枝師云大小玄沙喫荔枝也費鹽費醬又舉趙州問大慈般若

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掃地次慈問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大慈騎賊馬殺賊昨日那邊落節趙州潔淨地上塵今朝甚處拔本國清當日若見奪苕帚便打直教這老漢哭了笑不得又舉南泉因兩堂大眾爭猫泉提起云道得卽不斬衆無語泉遂斬却至晚趙州泉舉前話州以草鞋戴頭上便出泉云子若在救猫兒師云王老师三十年只殺得箇猫兒將獨行獨市被趙州輕輕把隻破草鞋便開箇潑天舖子斷上風直得盡大地人有文大光錢買了喫底沒者底國清今日與大眾箇方便唾一唾便下座如斯演唱苟不具通方眼目豈能搆其腋下毛乎師古道物身爲衆作則拳拳誨勵必欲返虛澆還之大雅有識咸慶以爲法門狂砥端在於斯無何山羅羅師匍匐奔赴辛卯冬同舟次平川風大作天日晝暝幸舟者盡力前舟覆師與山並踟船屋不至墮尚能共語救者從船底上至師請山先出山語師先師甫出救者亟相接舟忽歟船底上人幾胥溺而師失所在矣少旋山出拯者徐徐引手乃得全時十二月二十一日也詰午得師水中則亭亭立左手爲金剛拳右手

撥數珠含笑如平時衣與履一無遺脫泉摩其兩股曰請和尚收足入龕須臾調羹頓結雙趺緇白少長咸詫頂禮移時纔入龕而其宗人率師伯子濟來必欲奉歸以儒禮殮且葬衆謂山勿聽山曰先聖捨頭目髓腦成就人如毘富羅山不生疲厭曹溪有益菟麻衣取六祖首歸供門人皆不問今其子取其親何愛此委蛻不以滿吾儕檀度成彼孝思乎朕山語甫畢先所謂含笑如平時者忽色變師意可知矣時山弘法事在官未果師家人夜以香油鐙作供數挑必燈雖易炷如初如是者華春秋始壬辰七月二十五日忽竟夜明其家搖首語莫決所自己詢之則山曰昭雪脫事外是夜過吳江方維舟城下師寂光爛燭交相攝其家不知也師有法語一卷行世越五年酉三月朔其家奉師全身葬於鄧尉山紫嶺山謂衣往拜墓格於制而師一代宗工不可無所表顯取師衣鉢同日厝靈岳山右之佛日岳采石爲塋山之既落成山中兄弟同聲語志曰國清鄉薦本出八門下今又同一師學知之深無逾公者銘其塋非公不可志無所得辭乃拜手而爲之銘曰

嗟兩曜兮宵隕慘八衢其晝昏率五入而五變

國清大庾韜禪師語錄

天台國清大庾韜和尚行略

侍者顯裕錄

參學事實

行輅出吳江趙氏父士謙贈文林郎母陳父沒三閱月始生韜撫於伯父中丞蓋菴公公留心空宗嘗參萬峰和尚閱古燈錄每有會心處輒指示輅故經生時便知有此事崇禎乙亥萬峰開法邑之聖壽一日拈經首八字因舉寂音頌云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睡着無邊閉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輅益堅信朕以世緣羈阻未遂厥志歲丙戌痛念幼而喪親哀水未逮疆乃事君變亂數起日月既已邇邁高厚豈忍暫忘始決意離塵謝事巖居以先人之祀屬二子削髮武夷山中閱檀經反覆其義思依明師咨決心要擔囊繇三衢將抵明台造國清體和尚時和尚阻錫吳之靈巖道途戎馬充斥

遂慰越州天衣有老宿融一見輒留意宗門問
 曰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自是力叅寢
 食不寧無何歸覲先塋栖吳之隆池合流庵去
 靈巖不數里聞和尚已返天台不勝悵朕得語
 錄一冊益深歧慕擬治松門之裝而道梗未遑
 迺至嵩陵叅報恩和尚更今名承事二載已丑
 結冬於海門之三仙方三日思入堂勘問輒擬
 答恩便打又三日放叅豁朕心空祇是開口不
 得寫起經行觸著香板有省諸方丈通所得恩
 肯之遂受具爲大僧一日入室恩問馬祖一喝
 百丈因甚三日耳聾輒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
 被雷驚花入牙屢呈偈頌皆深契恩意會恩赴
 茗溪之請輒禮辭尋返隆池幸和尚載住靈巖
 懷香往謁相見室中咨叩從上宗乘和尚舉雲
 門大師云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
 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

復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令下語屢被擒下因茲服膺
 遂告單未三日和尚赴請台之天寧舟次吳江
 以偈貽輒曰丈夫心智出嘗情祖令全提在此
 行塗毒擊開三要印大千捏聚在秋聲輒卽入
 台日夕叅叩和尚云我這裏禪不比諸方有格
 則但一言諦當便兩手分付毫釐之差天地懸
 隔一晚舉臨濟示衆曰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
 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
 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
 上上根器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
 輒遂問如何是境和尚云夜來明月上高山問
 如何是人和尚云原來祇是這個賊又問如何
 是法和尚云國有憲章三千條罪言下洞悉從
 上宗趣乃呈偈云呼卽諾觸卽惡黑漆桶子空
 索索倒騎層閣開雙鎖虛空背痛着一爨惡母

子俱忘應緣不錯韜不揣謏劣謹披肝鬲於侍
者之前伏惟慈鑑和尚荅韜偈云南公當日見
慈明汗下通身未是真一自臺山開隻眼風流
千古起家聲又云我家直接楊岐老毒辣門風
百世欽好將安在千峰底一任游蜂亂畫陰

通報恩和尚

承事二載蒙和尚深慈時加通授三仙會裡香
板嗣着有個省處卽諭以古今誦譌公案自愧
鈍根不能如古人千門萬戶一踏而開猶未免
打作兩橛禮辭入山意欲屏跡盡透從上來事
因久慕靈巖和尚道法隨往謁見便入天台遠
離家鄉深棲巖竇固其本懷九夏以來寅夕參
究忽一夕於言下豁然打失布袋生平礙膺之
物一時冰釋制完遂受付囑今且掩關五峰之
下本色住山食松摘蕨以盡餘年匪敢遽云匡
徒領衆也吳江楓冷瞻望慈容雲山間阻恩大

難酬唯有望風禮祝而已伏冀爲法珍護遣僧
代覲所有不腆未足將忱統惟垂炤不備

通聖恩和尚

三玄要透自祖翁引清風于舊閣四殺雄傳來
嫡子折翠竹于雲堂無遠不欽有懷靡及恭惟
和尚燈傳從上道洽寰區禾山鼓不擊如雷普
天腦裂趙州茶非從口入大地涼生萬頃波翻
吞吐洞庭青月千林雪譚紛披殿閣薰風驚起
盤礴長奮通身之鎧甲咸聞睡虎莫解項下之
金鈴某夙仰道風忻瞻佛日茲以箭鋒相拄漆
桶光生瑞巖喚出主人寶林慣得其便與以鉏
斧謬膺真子於景德堂中爰俾住山敢曰匡徒
于大唐國裏確背花扶疎徧界徒貽哂于旁觀
蒼帚柄踣跳上天尚藉扶于長者將使五峰俯
首翹跂玄岫之巍峩雙磬飛聲奔赴具區之澎
湃惟金鈴咸納于鑑鞞豈海岱或遺乎壤流睇

猗座以神依托穎端而志棟

通靈隱和尚

峰馳江表旋嵐回九折之濤泉冷松梢懸瀑傾
萬山之頂兆應金雞粟粲心空石女毛寒恭惟
和尚室入證心家承直指函蓋一句秦望霞舒
雲水五千揚州鶴舞羣機電掣奪湖鏡之圓明
一喝雷崩剪塏鋒之錐利藏頭白海頭黑難兄
難弟無絃韻叶壘麓顯大用發大機裕後光前
有祖風行海嶽某才慚闕劣識諳藏鋒實夙契
乎大方乃濫叨於後進親承句下敢云寂子之
事瀉山仰邇同原竊比應菴之符妙喜特以含
冰九夏甯鐵三秋片石聞呼意在金鱗而撈及
蝦蜆松門招手欲炊烈焰而撥起寒灰石虎踞
亭偶被白雲留住泥牛入海聊托青鳥致辭惟
冀大展慈雲旁流法雨奏鈞天之雅樂絲竹盡
比于宮商揮射斗之鏌鋌鉛刀亦効其批導天

高地迥任飛躍而不窮水遠山長仰遙深之並
育望風延頸向日傾心

通淨慈和尚

南屏刃利吹毛西水機深陷虎崩雲裂霧羅拜
舞之千峰立海飛江截奔騰于萬頃毘盧頂綠
迢迢古路重開婁至掌鮮奕奕神光獨露某夙
契真風與聞心要恒於老人室中展披金玉未
嘗不醉心挾隨其爲宇內共推大方引重豈偶
朕哉愧某遭振古未聞之奇幻負無始難恤之
愆尤斷臂未足仰酬高厚安心庶可俯殉生平
光孝九夏含霜瑞巖一朝呼惺箭鋒相拄帚柄
遙招碓嘴冰花夜發千林寶月松門冷醖曉開
八桂金風徒使五峰鼓掌雙磬失笑法兄固燈
輝別岫而誼切同原臯亭華頂一衣帶水倘塵
咳無私天英遙注俾三脚踏驢追附乘黃之末
巴人俚調咸登韶濩之堂蔭藉方來卽所以擬

皇從上也瞻好湖光法幢伊邇寂音雷奮側耳
神傾

通同門教養諸大師

落花影裏鏗金戛玉古調新吹陽春白雪殆無
過焉忽爾隔江招手風度越山盼盡凌烟月冷
幾令巾幘毛寒方擬草韉得力踏斷石城再傾
胥口不意空巖聲喚金地手招一朝跨在虎背
上豈惟絕倒旁觀所冀痛癢相關者不惜肺腑
同心振刷俾殘巖斷壑水草情忘佇看將來龍
翔鳳集愈出愈奇不妨以驚鈍爲燕臺之招也

上靈巖老和尚

不肖子徒行韜韜首百拜崇報堂上本師大和
尚脚下行韜質雖散木宿若有根流浪世榮苦
不知返忽罹湯火始醒前非刺心飲血報本無
從痛迫思源刻膚斷髮誓畢此生全身向上孺
慕和尚道妙不啻饑渴以途路梗塞緣分有在

乃乞戒於報恩和尚深蒙慈誨香板獨處募地
省發第于古今諸譌公案不能脫洒於一切機
用往往打作兩橛因禮辭歸隆池祖塋細簡傳
燈疑案滋甚特懷香禮謁相見室中示以本分
手脚轉轉難搆遂服膺九夏追隨巾瓶之下鍾
毀有加不少假借意必十年廿年了此一大事
因緣幸月明聲裏覩露青山從上鼻孔一串穿
却始悔向來盡是依他作解本色光明不能現
前正所謂生在帝王家那復知尊貴別後于雙
澗之演觀影生憐如見失乳冷煖自知浩蕩慈
恩過於高厚殞身碎骨圖報靡將伏願和尚法
身日強椎拂無倦則大地幸甚生佛幸甚行韜
何敢加頌一詞惟於冷窓裡添柴白地上卓帝
圖畫虛空而已

與宗黨親故書

韜早失怙恃忘情富貴謂不足逮養也惟學道

而爲聖賢始無忝所生耳傳以戰陳無勇爲不孝若學道而不力以至浸淫于名利之場誇其玉帛之盛侈其田園之廣貪其子女臧獲之衆多以炫耀里閭矜示流俗至垂幕流連貲累之牽情者多善行之流傳者鮮嗟何及矣語云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可爲長太息也狀而進于善不自知其善也進于惡亦不自知其惡也故曰勿以善小而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人之口體所賞有限仁民愛物之心無窮乃有利于已則錙銖尺寸之必較多取于人而不顧恣其便安則勞人役人而不恤稍拂其意卽怒詈鞭撻隨之雞豕魚蝦與人無仇也截脰割腸烹而醢之以血肉腥膻爲甘美自饜其欲而殘其命計其一生積殺可勝道哉聞人之善則疑聞人之過則樂道之以悅聽聞唯口與戎斯之謂矣三毒之流害而人不覺者類有狀也狀韜之

艱不辭壯年有志仙宦者夫固將大有建立濟時而行道而時非人之所爲也天也觀子官闕之巍煥郡邑之壯麗山川之阻深人民之養庶以勤儉守之而忽焉淪喪七尺尚不自保又何有于爵位崇高財賄居積者乎錄是觀之世出世間成壞興亡得失取舍如夢如幻唯吾學道之士處貴盛而不驕遇貧賤而不怨出而治世可以福國庇民退而藏身亦足移風易俗况烟林月渚對境卽真水碓刀耕隨宜利用羅網所不能加威力所不能懾無求于世無望于人自盡其心自適其志遇貴卽賤遇賤卽貴活中有死死中有活大用現前而莫測與時遷化以無爲則又安往而不得行其道哉此巢繇所以長往而不顧寒拾所以徜徉而應化也世或以親族里黨脫狀去之太不近於情雖狀吾猶舊時人也不改舊時行履處吾恐世人之不可長

保一旦易形便不相識從前知己反爲讐矣故
聚散緣也去就時也哀樂情也豐儉數也我已
翔于寥廓彼猶視乎藪澤豈相及乎若夫青山
白雲寄物外之孤踪十畝半間托浮生之一宿
亦各從其遇之所安而已矣進于道則咸宜徇
于情則均滯唯日孳孳爲善其可也

示若千山子

此番偶便除候靈山老人但辦裁答並不先施
恐道人家疎慵成性反多未周而我爲人心太
急直或令人望洋而退其有相信請益者未免
復爲饒舌山中久與木石爲侶且不遑及人事
深巖枯淡頗與我相宜路途多險甚不應遠涉
我一生負痛家國深恩未酬所以報四恩者唯
此爲法爲人一事至于祖先積德累仁家乘所
載彰彰較著已盡付之若輩孜孜好善惇倫尚
禮便是修行持律果能留心本分直透根源三

教聖人以及大地衆生含靈蠢動無二無別亦
不必千里萬里向外馳求但信得及谿山雖隔
雲月還同更笑龐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
如掉棒打月耳

國清大庾韜禪師語錄

行實 洗心禪師

戊寅歲冬至日兩序大衆至方丈請述行實余不允衆啟求再三義固難辭遂據坐乃云余乃建康江寧人先祖從明宦遊於秦明運改革遷至寧鎮祖逝移居任春堡父劉母黃氏順治甲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酉時感異而生年十六在芸局邊與同學讀書閱范知府入山修行扯淡歌乃嘆曰功名富貴總是夢幻妻子兒女無非空華一切事業實是一場扯淡嘗聞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墨花烟藻詎免生死乎至年二十夜夢五色蓮華莊嚴寶塔獨坐塔頂僧衆圍繞念佛覺來念曰我此願力何時得了遂自將刀斷髮誓死出家父母約知親友再三苦勸曰你去出家丟下年老父母何人奉養余云在家奉養口體之孝也出家修道乃出世間之大孝胡不許邪父母泣曰我今六十有零將死不久我若死後那時一任你亦余不覺淚下默然而止未及三年父母俱逝一切祭葬事畢年已二十有四忽然思曰我此願力今日可滿遂寫遺書封于匣內是夜踰城禮正覺潤和尚乞求出家尚問父母在麼余曰俱逝尚云有妻子否余曰有妻子尚云既有妻子如何出家余曰聞佛捨國我今何人尚云我這裡不允余曰和尚不允某甲別公尋

師尚云汝且暫住再作商量留住數日鑑其志不可奪尚遂披羅命禮栢菴師爲師至晚自入方丈乞求開示尚云汝念念佛看念佛是誰余應諾而出一日余在殿簷頭立尚問在此作麼余曰念佛尚云念佛是誰余懷然不知遂發憤參究寢寢忘餐初冬半夜經行忽然有省乃曰元來本是自己何得向外馳求次日和尚圍爐余呈偈尚接得看過扯碎拋入火中一頓詈罵汝等拋妻撇子出家不幹實事來弄虛頭余抽身便出滿面慚惶自己追思還不是者個道理仍前抖擻精神苦苦參究越明年往鳴沙州完具足戒期畢至螺山隨喜閣老宿舉臨濟在黃檗處喫棒因緣豁然把從前疑團當下脫落乃曰縱然奇特終是尋常仍返正覺尚問受戒了余曰受了也尚云那邊一日有多長余曰鉢盂兩度濕尚云又來弄虛頭余曰和尚莫厚良爲賤尚領之至晚尚喚入方丈曰汝乃般若風因莫要在此久住速下南方參學余曰和尚年老某甲在此侍奉尚云侍奉有人不必慮余即拜別直造長安首參興善薦福次謁風穴又參金粟解制後至楚地廣教作參頭半載爲病所累乃自嘆曰我今薄福雖處叢林終日被病魔纏縛思是

此處無緣遂帶病告假遍叅諸方受盡饑寒苦不可堪叅歷諫章吳越一帶叢林撥草瞻風又弗覺四載矣末後轉楚行至東山阻雪聞白雲象林和尚道風孤高鉗錘惡辣因破雪至彼叅見尚問那裏來余曰東山尚云如何是你行脚事余曰草鞋踏雪尚云意旨如何余曰徹骨寒尚豎拳曰向這裏道看余曰少賣弄尚云杜撰禪和余拂袖便出遂執侍左右受誨一載癸亥春日以源流頂像授之余辭曰某豈能薄德敢當大任尚云老僧悉知汝勿固辭余不敢違命卽九拜受之時年三十矣受付囑後仍歸陝西拜禮剃度師翁季秋至古邠皇澗寺息肩未幾有人報師翁回寂於五月矣余卽易紙燭設靈告香闍郡檀護聞余至同本寺耆宿勉留開法余堅辭再四衆請愈篤不得已許之修建藥師道場兼立禪期百日座下緇素萬指有餘期滿永壽馬九諸檀越慫勸敦請至彼未幾緇素盈門留住一月卽欲告辭有馬某父子捨基一所同衆居士挽留創建瑞巖延余居焉遂辛苦幾年一切事畢於丁卯五月望日貢士趙老先生明府祝公同諸信士爲余立碑遂任數載康熙二十一年春月回正覺與剃度師翁掃塔高立二宿同

靈州檀護請鎮河塔陞座說法一時四衆聳動弗料中衛緇素謬聽虛聲請任華嚴禪寺祝聖開堂座下衲子千指圍遶有養巨禪人文學俞公同鎮靖閣衆信請任寶慶禪寺起建孟蘭道場當道宰官誠敬護衛復同諸山耆宿闍郡縉紳士庶請任觀音禪院結制安禪期畢萬佛洞耆宿守府趙公同石空寺堡衆信請萬佛洞住靜未及數月鎮臺李公族叔英宇居士協臺劉公伯玉協臺楊公宗道得續師資之緣新建香山香巖禪寺請於十月望日修建水陸佛事兼立禪期百日道俗往來如織期畢欲回瑞巖休老協臺楊公劉公英宇居士同闍山數百餘人挽留永遠住持自揣德寡行微無能爲任不得已權且應諾汝等大家盡知又何必用我勞叨作麼這樣薄劣之狀烏堪齒錄外揚家醜取笑大方生平醜惡一時吐露天寒無煩久立一衆作禮歡躍而退

大觀佛日眼道人記

鐫客師者嘉興仲氏之子也幼業儒比長厭世累拜新城鎮能仁寺淡月上人爲師薙髮年滿依道目老人圓具就於座下隨入叅堂精誠穎悟神契於道康熙丁卯老人重師性純堪爲法器是以印證接續洞脈三十一世令爲上方觀音住持既而入山應物隨緣歲寒挺特偶遇詩人亦詩亦賦但不落階級師嘗有云懶經營疎榮辱深知世事有定數利名眼前花伎倆水上浮食充飢衣遮寒無得無失樂餘年清風明月不相闕至道無難罔費草鞋錢直須澗飲林棲絕掛攀撥轉瞋神如鼻亂總撩天居山三十五載於辛丑七月十日別衆而終於此山祝髮門徒塋其骨於山外西南太湖東南紫蓋峯下碧雲嶺西山卯葬焉

上方山誌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卷上

得度小師嗣法孫超琦輯錄

明神宗皇帝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師江南常州府江陰縣人族姓楊楊氏爲延陵大族代有顯人世業儒父字振陵母繆氏夢白衣老嫗如世邈觀音像捧童子自隔送入遂娠師按師自著振陵公傳云族老僕楊興橫爲豪有力者所陷將致之死先大父坐中堂呼老人曰孺子來汝雅自負今某僕受誣且死汝年踰三十未有子可不以救人爲事乎老人諾而出直人邑庭邑侯方赫然怒欲斃僕於杖下庭中譁然然無敢證其誣者老人突出直陳不數言邑侯動容稱快遂釋之而扶豪有力者然自是深中豪忌矣未幾會邑中例摘奸上直指使豪陰竄大父名籍中時直指號嚴酷不可犯下其事邑中逮且急老人與仲叔謀爭以身代老人曰汝父所至愛又邑中弟子員不可代代父吾事也乃奔告邑侯曰因某事今某人遂陷吾父至此邑侯驚曰奈何老人曰願以身代邑侯許之至留都時直指方深惡代者輒以非刑斃之是日連斃數人老人適當其次捉之急老人

厲聲大呼曰吾代吾父者也直指顧開孝子名疾
召上訊問知其誣立庵之出聞者咸大異以爲若
有天助是年留都歸果舉一子因名之救興生卽
不肖某實是年四月二十申時也又按太師母謂
師諸弟子云未得子時日計家口人省一文積累
行放生業遂得師未幾次子穉圭公生人咸羨爲
放生所感按章居士請師自題肖像云這長汀子
布袋阿師兩大人求他時端行放生業年來扣冰
築月惟以放生爲事云

四十三年乙卯

師二歲是春振陵公同仲弟西蓮文學詣古杭歸
依雲棲蓮大師振陵公法名廣韻西蓮公法名廣
矧代師求法名大潛故師每稱潛子

四十四年丙辰

師三歲不言不笑或坐或臥端默自如

四十五年丁巳

師四歲始語卽能隨祖母課佛朝暮不爽聞見稱
異

四十六年戊午
四十七年己未

師六歲按師自著振陵老人傳曰貧族嫗黨先大
父所素周急者老人歲時存問一如先大父時某
猶憶六七歲時承命率家僮餽遺往來心甚樂之
神宗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 庚申

師七歲是年入鄉校岐嶷穎異語不妄發見稱於
童子師

熹宗皇帝天啟元年辛酉

二年壬戌

三年癸亥

師十歲在鄉校一長者令諸晚學各閉目一問返
觀念起衆人各言起何念師良久云某甲返觀無
念可得

四年甲子

五年乙丑

師十二歲是年四月十六日振陵公示寂按師振
陵公傳云公年四十七忽示疾時仲叔遠館江之
北召季叔曰吾事雲棲久矣今可於本師像前爲
我焚染於是延僧衆於三月晦代懺摩四月朔懸
雲棲大師像爲得戒本師而以耆宿某代說戒某

代秉刀某某輩爲證明且命不肖歛以僧儀身著袈裟手懸數珠違者不孝示不肖弟兄曰不讀書卽出家斯爲我子一日晨起進湯藥不納問曰不

樂乎曰樂樂如是三應而寂

於四月初一亥時

肖生而愚蒙十餘齡聞生死無常不知爲何說見

老人體氣強健飲食兼人一旦示寂猛然而逝無

常之駭罔極之痛不可言喻是老人人生我之慈父

卽教我出世之最初接引導師也師已篤信淨業

自此益知身世無常時誦金剛般若見經言久植

善根方能信心此經竊自慶慰七月十五詣西庵

薦先禮誦梁皇懺法遂惕然曰覩此而不知畏者

定輪轉惡趣矣自振陵公示寂師事母同守制讀

書負米共理家政按師與京兆戴公書云我年十

二而主家政又按師牡丹香記云余幼孤讀書負

米兩者日不暇給此外一無所知今日別山禪師

惠花二株清芬滿室此病僧耳根圓通也侍者錄

之以記我拙

六年丙寅

七年丁卯

懷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師十五歲見天琦禪師語錄知有叅究誰字法門然以久信淨業以清靜自居不能起大疑情叅究不甚猛厲

二年己巳

三年庚午

四年辛未

師十八歲按師別錄自敘云是年冬十一月母氏強爲師婚自此打失從前淨境雖不甚淪溺靜中檢點穢念時生因叅起念的是誰凡一叅究念卽冰釋

五年壬申

師十九歲按師別錄云欲專一叅究託讀書之名借榻廣因寺經半載餘至七月十五方始歸家坐觀夫婦一如二屍坐旣久卽欲起念亦不可得因打翻溺器驀地有省遂決志出家隔歲曾見先師示陽山法兄語驚異嘆息謂當世有如是大人遂往師焉按復京兆戴公書云先慈於某年方十有二歲爲父爲母爲師撫某成立某年十有九小舍弟年方十有二某斷無出家之理而出家萬牛難挽者專爲度盡冤親別無所爲按師九華人士誕

日懷洞如尊宿偈有杖屨不輕離碧嶂扁舟送我入南山之句又按先磬山贈楊西蓮居士送姪苒染詩有遠帆因送姪投師別語叮嚀自可師之句詹乃先磬山族姪西蓮居士師之仲叔也同送師入磬山是則七月十五於廣因歸家獲省發決意辭親割愛入磬山矣於七月三十地藏誕辰先磬山卽親爲薙落示偈云昨日爲儒今日僧轉凡成聖不多能翻思昔日靈山老也是其年得越城名師曰某某字師曰林玪後示師掩關偈有一把無鬚鎖深藏在玉林遂更字玉林苒染後復示偈有十九已捐妻擲下文場筆一片赤心腸多生種奇絕之語自是日則執勞方丈夜則入堂坐香一夕未開靜卽進方丈山曰今夜香完何早師曰自是我不去坐也山云見甚道理不去坐師云卽今亦無不坐山驚拈案上石屋錄問云者個是甚麼師云卻請和尚道山云你不道教老僧道師云情知和尚不敢道山云石屋錄有甚不敢道師云隨他去也山云賍負老僧師這裡透不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晚目不交睫立於單側至五鼓山呼曰不用急我爲你舉則古話當初有個龐居士初見人時

孤迥迥便問人不與萬法爲侶者是誰馬祖當時爲甚蹋進一步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與汝道師云某有一頌不侶萬法的爲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瞬隔無心識得不相違山云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西江水師於言下大悟乃拂袖而出按師別錄云山翌日指香爐問師云吞卻這箇香爐看師云和尚起蚤猶眼花在山云悟則不無還假脩證否師云不假脩證山云南嶽道脩證不無如何汝言不假脩證師云不染汙卽是脩證別無脩證山頷之師復進謂山曰早知如是不用出家山云與麼則還俗去師云可道我卽今是僧麼山頷之山後凡有徵詰皆當機不讓山深宵有再來之稱

六年癸酉

師二十歲磬山有示師法語云旣爲大僧當行大事立志要高願力要深膽氣要大心行要細心行若細念念入微見到一念未生之前則不被境緣奪去而爲羶心浮氣之所動作也膽氣若大始可擔荷潑天門戶他日普化羣品能以無畏說法也願力若深百千法門學而不厭縱遇諸魔障難於

中不動毫端了了分明一一順受勇猛精進也立志若高則無速求見聞知解塞自悟門不到徹頭徹尾大休大歇田地決不肯應點時流埋沒自己也若四種成就豈是泛常小根小莖祇圖熱鬧門庭不揣道力未充德業未辦見地不做學問不廣背己逐物徒銜虛名而已也是夏侍磬山過烏瞻山休夏六月十九小叅師有三立三要問答又見人擬答十智同真師焚香求老和尚隨問隨答問答語俱備載磬山報恩全錄

七年甲戌

師廿一歲按是春宜興檀越入磬山請老和尚小叅尚蕩豎拄杖云大眾急著眼看卓一下云天得之以覆育地得之以生成君王得之恩被萬物羣臣得之報國祐民且道衲僧家得之又如何施設師時侍側蕩掀倒香案云截斷天下人舌頭便出堂尚擲下拄杖擎兩手作脩羅勢振威一喝便下座顧視兩旁一衆失色尚復轉身召云大眾便歸方丈師隨後禮拜云適來觸怒和尚云好與三十拄杖隨聲拈棒師迎上掌云即今便打說甚好與尚亦打師約住拄杖尚注視師即聳拄杖云須

還者老漢始得竟休去尚擲下拄杖大眾作禮至晚尚與玉峯洪師焚香對坐喚師云今夜洪師叔在此爲汝證明我且問你譬如大將出征自家副將可好衝陣的師云和尚作者個說話掉臂竟退尚笑呼云來老僧亦要說些老婆禪峯云他驟然一來四衆無不驚張的師兄下了座都還照顧不來不出禮送尚云當初黃檗起來打維那我今日轉身召大眾你道是同是別峯唯唯尚乃謂師云你一向要坐關我今許你也翌日事尚飯畢擬收盃出尚舉拂子語師云此拂收放自繇隨處用得特付與你師收盃竟出尚迴懸拂禪牀角師後有出山意乃白尚云某他去結廬求賜一扁尚大書報恩堂三字與師復作禮云昔者師執龜毛拂謂某云此拂收放自繇隨處用得特付與你某時放之公所一任大眾觀瞻今思事無一向作偈收之尚云偈聲師拈拂便打尚笑云兒大欺爺聲未絕師云不勞贊和連打兩拂而退至秋師往江上省親磬山示師偈云母在澄江江上住爲緣省覲出山去秋風飄飄秋水清幽鳥喃喃送離語丈夫不獨念劬勞要施十方普法雨森羅萬象盡霑恩情

與無情咸歡愉佛祖命脈在汝躬蓋天蓋地僧中
龍光吞日月開頂目他年必樹臨濟宗不比尋常
人碌碌一刀未斷猶縈縈又云魔強法弱在當世
努力掀播自家的玄中玄要中要拈來說與鄉隣
道切莫輕忽出家兒出家自有僧中寶汝親見得
箇中圓白髮也須剪卻了云師省親後卽於江
上水墩靜室掩關磬山示師掩關偈云虛空關不
住天地本無門一把無鬚鎖深藏在玉林半肩擔
祖印雙足蹋靈雲出入原無礙休言定幾春按師
荆山旅堂紀事云憶甲戌秋先師遷住吳興報恩
余時獨處江干野色無垠天光連水曾和老人寄
示偈云師闢山頭宇我撐水上門腳同蹋實地眼
獨空叢林小兒無繩尺曠蕩之言不謂至今多人
成誦云

八年乙亥

師二十二歲是春在江干水關磬山有懷琇侍者
偈云我懷琇侍者見道風根深兩載巾瓶事三春
鐵石心頭頭皆顯妙一一本天真繼我誰爲後如
斯得幾人連書促師歸報恩師不應一晚臨舟坐
月頓忘迷悟按師偶書中云幻祖送先磬山嶺南

掩室松門分袂乃曰汝去老僧無說話人矣先老
人常舉以爲恨昔年江干死關者十閱月亦爲生
平之愧師自甲戌解夏後省親八月卽掩關江上
至明年乙亥五月是十閱月也蓉城衆士請磬山
山不赴請親題小像寄師云山不是山水不足水
坐破蒲團豈有定止千巖萬壑之中虎狼羣隊之
裏要尋個張牙露爪的驀然撞着捋虎鬚不是我
分便是你復手示云老僧在報恩不愁無錢糧不
愁院子不成只是飲食日減精神日不如前而汝
不在深以爲憂當知我必不久人世得書卽來有
最要語分付特此至囑師以滅磬山宗自任得書
破關過報恩兒老和尚不作禮近前叉手云狂兒
國土父不容過這個峯頭還是老漢住處麼尙云
你且站下腳與你道師驀掀倒香案而出尙高聲
云將拄杖來師遙應云劍去久矣是年與先磬山
機緣不一備載磬山報恩二錄師在記室寮密邇
方丈一口偶失笑聲高山召師呵責師懺謝乞行
行補過爲衆收供時有信士沈君夜夢神人啟之
曰明晨有肉身大士來汝家次日見師到戶呼闍
門羅拜款以盛饌師後常笑謂侍僧曰我當日收

供二十九日喫齋者三十月滿山仍令歸寮信知先磬山家範嚴毅師之尊師受誨又若是至九月廿三山示寂師瞻視湯藥目不交睫日夕不離單次及將逝坐臥恒倚師懷恐師不勝勞力令侍僧代師師辭之山頤謂師曰我終身靠著汝矣師後示寂清江之日舉此話謂侍僧曰我四十年主持法門應先磬山末後所記耳山臨寂遺命師方丈侍龕俟叢林完備歸葬宜興按南欄問和尚行山云時磬山報恩兩地執事一則欲迎龕歸宜興一則要停龕在報恩主無一定時間和尚謂師曰我自住監寺兄在方丈侍龕諸兄弟如前各領執事於是杭州司理黃公祈遠唐孝廉暨近地檀越同爲啟請師於方丈侍龕後因事師避入徑山凌霄之大山室復結茆大麓頂之最高深處問和尚亦去東明按師與京兆戴公書云我廿二歲主叢林卽侍龕時兼攝院事也

九年丙子

師二十三歲在凌霄室時雪嶠和尚住靜語風師見雪勘婆頌特往謁之禮拜起便喝雪擬議師拂袖出諸檀越連書請師還山師不應時報恩執事

四散庶事難支龕不可守至冬季叔方沈文學持諸檀護書徒步上大麓頂責以先命力請還山師義不可辭乃翻然歸報恩遂從衆請以繼席焉按師戊戌春仲小紀云我年二十有三繼席報恩歲丙子之冬季也師自是以法門爲己任全機大用揀異辯魔提掇綱宗一掃穿鑿瞞肝之弊荒殘破院百廢具舉由此報恩法道風行海內矣

十年丁丑

師廿四歲望風趨叅者磨至寺無恒產二時仰給檀門師於春初卽往雲間行化得錢廷尉元冲居士施資春盡回山故行化歸示衆有去日庭梅甫綻歸來屋後開桃之語佛誕度僧上堂報恩新長老今年纔廿四黃面老瞿曇是他最小子古往今來多少坐曲象牀的大善知識凡於四月八日播弄瞿曇老小的矢臭氣則有分還曾夢見瞿曇的師麼者裏縑素得出不論剃髮不剃髮不虛親到報恩者裏縑素不出直饒新報恩親手爲他割草也是對面白雲千萬里喝一喝下座師以昔來寺址湫隘建造不能容衆乃更革向至廊闢新基於舊址之前是年建法堂五楹於大殿基之後建方

丈五楹次法堂之後庶可左右以次落成是冬師復行化至烏戌總憲唐存翁及顧長白等衆檀越啟請師爲古山寺伽藍神索靖明王說戒師於座前說三皈五戒竟復爲說法開導下座神爲一方人民乞靈之所積歲宰殺不息神因有兆於耆老故諸檀請師爲說歸戒自是不以血食祭賽得斷淫祠復作勸止殺童羊偈

十一年戊寅

師二十五歲秋中行化至金陵得司禮監慈引居士施資歸於九月十五建禪堂七楹於法堂之右建禪悅堂五楹於法堂之左其方丈左右之圓證堂棲賢堂亦以次而成師雖興土木之役一師古人儉樸不事高廣華靡奢土運木之勞日惟先人而往故棟宇一新未嘗浪費檀資披事殷繁時刻不廢參請於是僧俗樂從者衆叢林日盛一日矣

十二年己卯

師二十六歲是年出外化長生米過清溪明道蔡封翁謂就開封寺陞座演法到楊家塢行進行豐縉白弟子謂陞座演法至平湖東林禪院衆請小叅師云巖石眠來久渾忘雪擁寒入屨緣底事請

續個末後句看是日縉素下語頗多師復自代云一任說多般行化歸蔡封翁請演法入新方丈

十三年庚辰

師二十七歲內外規嚴矩肅方來者悉正因叅學之士然叢林在經營創始之際二時齋粥每或不繼有瑞林上座勇於爲衆往南潯抄募以緣不從心乃赴潯溪而沒時豈凡金方伯家居意謂有如是爲衆之僧主法者定非尋常知識率潯溪衆信攢聚僧糧并送瑞之靈龕回山師特爲陞座舉揚風勵一衆上堂云自慚少福住幽林淡薄辛勤歲月深散衆欲眠峯頂石捐身爲道自何心仔細看來竭誠爲衆的也有肯心檀護也有只要我輩專精學道若不一聞千悟直須忘苦忘樂忘生忘死歷盡艱難方能透脫復顧左右云世出世法非憑一點真心不能成就故有此真心也可以自利有此真心也可以利人有此真心也可以自利而利人可以利用人而自利微此心源便見瑞林面目清勝化儀自在報體淨滿金方伯與潯溪衆信凡受瑞林所化生一念淨信莫不皆成佛道卓拄杖下座

十四年辛巳

師二十八歲是年大殿成是春出辯魔示衆時諸方共論高峯祖無夢無想主人公話雖各各有語互相是非而祖始終悟道因緣灼知落處者稀卽有真實徹悟不坐擔板偏枯邪解者而亦以祖始終自述悟由或移前作後或以悟爲迷蓋以一悟爲休不知有悟後重疑之故也至有以昭昭靈靈認識爲心之妄見配合祖打破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之悟謂之有主初進步以身心脫落主人公亦無之豁達空見配合祖枕子落地透脫末後牢關之悟謂之無主末後工故師不得不爲出手以明正之娓娓幾萬餘言申其邪正自此稍不敢以祖覩真讚打破拖死屍句子是認識神影子之非悟然究竟卒無知師所辨之旨師言旣不能辨則死關祖始終悟道因緣亦終晦矣因思大慧祖之言曰如今浩浩說禪者總如是楊岐正傳不過一兩人而已應庵華祖云這個說話多年在肚皮裏信知在今天下無人理會得况師今日之事乎蓋師之心亦良苦矣於是作懷古四偈并辨魔自序以閱筆懷達摩大師難難難

是利人難猛念嵩山面壁寒中毒五番甘隱忍待來刃臂覓心安懷六祖慧命絲懸九鼎危同塵混俗自知時蟠桃千載一同熟頗耐尋常風雪欺懷生法師當時若有人堪語何忍惟將石作徒一傳衆咻成話櫺至今明眼許誰平懷明教嵩和尚祖宗圖記傳千古增妬流言盡一時假使舌根隨火燼是非畢竟有誰知辯魔自序云山僧心行至真至直直故遇魔外不容不辯真故因羣魔慌爭不容不明發其實跡一二盡此至真至直之心無非爲天下後世之人一任人依我明辯之言求真參實悟直至悟境不存作過量大人也可依羣魔欺瞞之說打頭蹉卻路認識爲心後便避溺投火曳尾掃跡成轉輾謬亂外道也可山僧聊盡自心云爾豈與魔輩曉曉令門外者類尋常是非看耶復自敘數言作春秋之獲麟是冬答天童密和尚書按判魔中云天童老人見師答書卽以已直說悉毀板不有今之所存後人重爲刻者

十五年壬午

師二十九歲上年辛巳無秋春夏大饑僧衆赴堂祇有青梅七箇故峯公住報恩小叅有先師乍住

過年荒七箇青梅也赴堂之語又按蔡封翁寺記云寺初乞食供衆會己午歲凶某與同志倡長生糧賴以不匱是實錄也師於甲戌秋省親先磬山示師偈有汝親見得箇中圓白髮也須剪卻了之句後太師母於先磬山所起法名通光至是年冬於江上十方庵先磬山像前焚香秉具迎歸報恩草堂奉養一如東山周母之白蓮峯矣師有偈云脩行在行不在說萬事應須猛割截這回似斬一握絲一斬一切俱了畢頂上圓光含十虛從今更不重埋沒非是山僧輕度親十載先師曾記前剎那具足丈夫儀法名通光號悟徹不向他人行處行管教步步蓮華國

十六年癸未

師三十歲藏經閣成藥師殿成普同塢成師自繼席以來僧糧建造每自出行化雖在年富力強其勞苦有不勝言者然猶視爲枝末惟不負方來策進內外究明大事爲急務一舉一動莫不以此切劇至三八晦朔升堂入室之際必舉古驗今激揚勉勵欲一一令知好惡時有謂師下視諸方譏呵當世又亦以高峯祖打破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

粉碎大地平沉爲非悟左袒邪說以誣祖及師故是夏復出判魔直筆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

是歲江南僧稱崇禎十七年

師三十一歲按寺記云甲申前殿與諸寮以次成貫以長廊通以橫衢登以拾級蔽以脩衡晝行其間堂有規寮有務無露頂裸衣詬誶偶語之僧夜行其中堂有巡香路有巡照寮有輪巡雖鋤山蕘圃力田重務亦必刻香危坐放參始臥課誦必搭僧伽黎晦望則闔院羯磨誓神發露故稱子非真叅密行者悉望崖而退諸方以是嘆叢林清肅道風嚴峻報恩爲一時典型也寺初乞食雲間信士姚士曇與其姪世柱又買長生田若干畝存寺供衆云師自廿四歲丁丑至三十一歲甲申八載中殿堂寮舍僧園物務以悉周備其間世故變更歲時豐歉復不一然按師小叅云斯世斯時出世爲人的如麻似粟山僧爲甚也肯居此位行此令須知出世爲人不是泛泛然的莫是有佛法與人商量故出世耶莫是有禪道與人故出世耶莫是顛爲興叢林作佛事故出世耶若道佛祖恁麼出世非但自己入拔舌犁耕地獄亦累佛祖入地千

尺無出頭分云故師雖爲建立叢林於出世爲人之心志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卽師弟子如退庵重白松豐不退勇骨巖峯寂庵洽韞荆壁全庵進濟芝覺諸公皆於師早年爐鞴中出於是見師當日出世之微意豈鹿鹿僅以建立爲心者可同年而較哉

順治二年乙酉

師三十二歲是年奉先磬山龕於丈室已經十周報恩叢林亦已完緒乃卜基建壇於寺左寶峯之麓是年六月十有一日奉全身以塋焉師於塋旁坐臥者四十九日師自是不復上堂惟隨時五叅提掇按師小紀云吾年二十有三繼席報恩三十有二而閒居歲在乙酉夏閏六月之既望也秋間上船子庵再往雲棲天竺徑山法華山諸處隨喜返雲覆庵度歲是歲寶華朝宗和尚有書與師云不肖生不逢時遭法門變局已不利于俗眼矣生平德薄習氣偏多又不足以浩歸天下衲子自揣無補法門而當此祖道凋零魔風熾盛之日非得一問出名宿何以迴狂瀾于既倒所以日夜焦思引領而望者此也壬午冬初忽見佳刻諸種合掌

欣歎喜而不寐蓋以當世有人祖道不復終晦矣是冬卽有普說請益二錄寶華有廣報恩辨魔語正以千里同風不謀而合令魔華見之而魄喪耳滿擬三週掃埭定獲面譚途路難行今已遣僧代祭矣當此亂世晤會難期畧述數行少伸同志又以傳燈錄自元至今未續近來凡遇士大夫無不諄諄道及此乃法門大故幸不吝筆舌共爲鼓舞或有爲法而興起者未可知也臨楮不盡欲言伏惟慈諒不一師復書云我輩不能於尊宿林林之日向孤峯絕頂蟠結草庵呵佛罵祖去乃以雞肋之力撐持大厦之危辯魔斥異誠大不幸然以高祖始終悟由竟無灼知落處者其他尙忍言哉不謂當斯世而有室遠人邇如吾兄者區區之心亦無憾矣向讀尊刻恨不一唇獲手書知盛心亦然不知何日天假之緣也燈錄非明眼大才而更心直手公不以佛法作人情者安可爲之得吾兄任此真法門之大幸也諸惟爲道爲衆生自重不宣答示神鼎澤法姪書

順治三年丙戌

師三十三歲是年前溪令安籍記僧師往大雄山

結茅冬出大雄獨上西天目禮高峯祖塋過雙清
庄畱題一絕去兩峯青拍肩雙溪寒其語中有一
徑清昔人此遐舉登死關祖塋掃除四十九日雙
清任持白車鼎公送被席米菜之屬供師師發願
世界清平我來脩復祖塋

順治四年丁亥

師三十四歲是春重至宜興磬山龍山諸處入磬
山有偈云隱居風範依然在說法堂前任草生莫
謂門庭能閑寂從來此道少人行遂由溧陽往金
陵隨喜華山蘭若於牛首祖堂聽素華法主講唯
識有禪者識是師遂去寓吉山古寺度夏按師有
吉山旅堂對客絕句云衣冠日垢敝樵牧復何疑
對客堆堆坐癡猷王老師又按師自題肖像云丁
亥春夏倚杖吉山旅堂不半載然余每飯不忘吉
山而吉山遠近諸檀越亦未嘗忘余此中山幽人
厚洵江南首善之地也云至秋往蕪湖適報恩
棲雲岳公與嵩雪倫淨圓果三人尋師至蕪湖遂
相從浦口渡江北行至鳳陽懷遠縣荆山下住止
北地廟多庵少惟此庵供觀音羅漢住庵止一僧
亦甚樸厚遂寓庵中度歲棲募糧邑中嵩拔茅爲

薪淨圓果令持書回報恩問太師母安并寄理安
和尚書時骨巖峯公挾襖訪師已年餘同葦渡楫
自淮上聞風趨至師前乃十二月朔旦也相回淮
上峯畱度歲師宿破牀三人地臥按峯公錄舉師
於荆山度歲一日師問峯云如何是日間浩浩時
作得主峯云曲不藏直如何是夢中作得主峯云
真不掩僞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
在甚麼處峯連下數語師全不肯一日至師前師
復問峯云家無二主師云一個驢子繫在楹上峯
通身輕快遂大聲云有語了師云速道速道峯云
時值天寒請和尚保重師云此中難得禪和到與
你一盞茶峯云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師云何不
早恁麼道峯禮拜於是見師折旋俯仰無斯須不
以此事提擬後進者即岳公事師行腳凡放袂處
即持盃執爨得少間刻香令坐香消輒爲錐削乃
於途次發明本分蓋師生平爲法之心乃如是夫

順治五年戊子

師三十五歲欲往臺山恐太師母年老憂思報恩
大眾懸慮書法偈四章授退庵重白松豐不退勇
骨巖峯以臘次先後命峯收偈於正月十五日南

歸報恩師與岳倫二人北上至徐州水大不能徒往作望臺山詩而返荒濶三千里高閒一萬人當年水畔石遲我未歸身按師古清涼寺題壁記云戊子二月戊辰乃初三月泉道人北還憩茲古清涼寺八十二老僧留飯甚樂吾亦可以不往臺山矣追隨往返岳子倫行者但前夕丁卯夜雨早發聞口破履粘泥如蹋雪饑行十里良苦峯公於二月望後到報恩三月朔師亦至大雄數年前有一前坵居士求剃度師攝受之以石菖蒲一盆供師大室內有水晶應真一軀丙戌冬師行腳出外有小兒竊像歸家至夜分小兒腹痛發狂自言我是第四尊羅漢大雄和尚乃第三尊羅漢現身汝何竊我像歸污穢地不意送歸不能生矣其父母兄弟詢知小兒竊像原由卽晚辦香資齋供送像歸大雄寺之僧衆初不知盆中像爲人竊去耳自此聞動一方日逐男女成羣瞻禮是像凡有病者禱之卽愈莫不詫爲神異師自江北歸大爲呵叱次早俟衆赴堂乃持像投入龍淵師自乙酉夏先磬山入埵以來或避人或掩扇或行腳未嘗久住報恩故諸方叅請者可望而不可見可仰而

不可卽是春歸大雄卽爲結夏諸方角立者駢集師一日垂問佛未出世時道將一句來時先師初在衆進語云和盤托出師云山僧今日困又一僧云蒼天蒼天師云客作漢直打出顧謂先師曰你這一轉語做得我維那次日結夏卽令首衆師因閱統要舉公案十則令衆拈頌時却溪森公在衆頌世尊初生云月上山城征馬急雨過新水菱荷香自此洞庭秋色好煙波聲裏鬪漁郎師擊節稱賞乃令典客於是年五月囑棲雲岳來雲巖七月十五解夏却溪森美發清寂庵洽德岩紹韞荆壁慧楨孚慧樞地全庵進道昌桂九人同時記前以森爲首座消爲西堂冬歸報恩結制命勇任首座豐任都監峯任西堂一時方來雲擁龍象蹴蹋非復舊時景像矣是年閏四月廿八退庵重公坐脫於報恩監院寮師爲建埵於寺東大覺璉禪師放生潭上

順治六年己丑

師三十六歲報恩方丈命白松豐公主持師自往大雄限三十二人共住令書記與然緯公任院事因來乞單者不可過悉致怨于緯公公亦弗惜也

報恩寺北行六七里爲扣冰堂於左岸鑿方池十餘畝作放生所師親自率衆開鑿日無甯晷鳴鄒蔡封翁與吳興居士嚴爾珪復置田若干畝以餽僧爲護生久計故師欲乘閒開池成全護生功德師以重新報恩酬先磬山恩德興復大雄報太師母恩德興建扣冰報先父師振陵公恩德振陵公久歸雲棲晨昏課彌陀如來太師母生平持觀音名號大雄早暮課觀音如來報恩則朝藥師暮彌陀亦各有願力人所不知也是年述太師母傳贊又自著潛子傳贊云潛子不知何如人自得法先磬山力以大法爲已任嗣住報恩數載雖百廢具舉未嘗一事營心數千指日環擁衆請未嘗有一元字跡與人其許入室者愈臻玄奧愈爽然自失久追隨者多忘身爲道高年碩德之侶主法不讓人情時有認昭昭靈靈以爲得本以識神空爲末後無疑者明辯其爲狼跋其胡載壺其尾復有死於棒下以心如墻壁爲明道眼等者直斥其爲將成九仞之山未進一簣之士皆苦其盲引衆盲非好辯也人不知而不愠其志潛值世危亂其時潛布袋和尚贈以偈云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

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其行潛遂稱潛子贊曰汝何人斯其三代之直歟抑乘願而來續垂絕之脈者歟人徒描汝之形像汝只瞠目而熟視其潛子歟

順治七年庚寅

師三十七歲師示寂庵洽公云東嶺西嶺木南山北山泥忽焉相支挂喚作碧梧枝此偈謂題新屋也可謂題一切人一切物一切賢聖一切旁生異類一切世界一切殊勝莊嚴一切極惡濁苦毒境界也可凡一切法率以此偈題之但不知得意忘言者誰耳潤州竹林法屬築闢室以待師師次收黃牛偈以辭之去歲曾將今歲期睡餘支枕自躊躇掩關祇合深山角王舍城邊終不宜使再至必欲期師一往師泛小舟藏於遠渚流連龍潭銅井窮前溪之源過雲堂永福禪院有舟居二首其一
淡蕩寒烟古木孤懸雲浪輕帆只在尋常行處杳然萬壑千巖二一葉千溪水三孟六月霜達人不知舞棹高臥對斜陽使者三往返師三致書以卻之舟中有閱筆語閱山谷書問懷府公宿雲堂永福禪院諸紀懷府公云亡友府公隱江干一丘一壑

一飲一食外百無所知延陵茹賤於草山居或一二年不見或數年不知味聞者每舉以爲笑高臥華山十餘年不能望見肩目者何限因送我入磬山慨然一出庚寅春晚余三卻竹林之請藏舟河渚啖乾菜飯肯甚恍見古人淡永之致

順治八年辛卯

師三十八歲住大雄崇福按書楚紙紀云近年少至性衲子蓋稍有見處不能出頭天外全體受用多以名利熏心學文字語言還知但患不成佛不怕佛不解說法麼是夏六月絕糧按師紀云絕糧累日衆進安衆長策山僧自若也午餘臥閱書諸子侍次言及穀麥二熟前預計因拋卷長吟穀麥二熟前預計住山可省幾三條諸子笑而去師見諸方受用侈靡因書戒殺述云人未見性當遵佛語佛所示人率性事也勿食肉勿著蠶絲蓋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殺他利己稍有仁心者鮮不恭敬波羅提木叉時當晚季稱爲見性者多穿綢着綿一衣當殺千生一絮亦傷萬命非逆行菩薩果地中來纔披能令羣靈當下解脫者吾爲汝危之是年迎太師母於大雄之報恩堂按師紀云老親開

年七十日有定課誦持無虛刻惟性畏啖熱飯食頃得久侍談笑每設長几半圖書半果饌余因老親多作幾字老親因余多進粥兩盂又云辛卯七月庚子中堂捲簾橫案老親髮白如雪坐臨風用醃雪花下飯一滿盂半案皆紙筆研墨作數字覺我生平樂事無過此者

順治九年壬辰

師三十九歲是年春報恩豐公屢求退院師許之時扣冰已託骨巖峰公主持亦求退於是師兼理三院事有本是金峰苦行身芒鞋拄杖舞還新之句按師西樓聞雪紀云壬辰夏報恩之住持供先老人方丈重歸侍寮首脩殿公務攝客司諸禪極不安潛子有餘樂也云是冬荆溪海會寺重請師堅確懇至以向有先磬山髮墻在彼乃令豐公代赴請是冬有僧自貢來且問你盡大地是火坑衆示云你無明從自貢來且問你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僧云何處不稱尊師云者樣逐塊何得放肆痛與一頓擲棒令別下語僧云通身在裏許師驀拈棒僧無語師云頭破作七分僧又無語師云你者鈍漢與人爭競閒氣作麼於山

僧慕拈棒別下語來僧無語師打云者裡何不道奪卻棒打和尚莫言不道汝既不能我便放過一着你向頭破作七分下一語來僧又無語師云者鈍漢放肆作麼死於機下正是死漢乃向旁僧云者僧犯何約進云破口約乃擯出

順治十年癸巳

師四十歲按是年浴室對鏡偈自序云向侍先馨山聞瀉山荒寂有願四旬體胖曳杖往往二十年於茲矣施浴室臨鏡因此有偈不是瀉山舊住僧年來四十骨稜稜金峰峰下堪鋤石待個英靈別祖燈又自題肖像云曲阿人荆溪釋成全報恩祖庭重興大雄古剎身惟一關性喜作客事逐緣興書空咄咄題此贊時年四十張侍郎靜涵居士欲師擇一人主江上十方庵師復書云承以十方庵繼住者見問彼中賢緇想皆在居士玄鑑中此間不易其人虛辱長者之命奈何奈何大抵覓一好說俗禪者易覓一善能接待者難海內狼藉殆遍非師承有據手眼明正者潔淨杯土不如不玷汙之爲愈也山中楮墨不備衆護法書不更裁謝晤間幸叱致復嗣遠著公書

著公乃久侍弟子間有謂師養親過禮以書上

師師故復之草堂老人凡爲吾弟子者當稱太師母餘稱者非王制僧拜父母佛制父母不拜僧尊王制應曰此吾父母也拜之父母應尊佛制曰此佛子也當返拜之故曰出家父母反拜反者還也非反常之反也此雲棲再三申諭之通論凡爲人子爲人親者所當力行不悖者也至八旬與三歲之說因度姨示敬非爲母訓也非示爲人弟子者待太師母之禮也若佛爲母說法而有此言何以免斯世無父之誚母師老人遵慈訓嘗在佛前作禮或時展禮則老人反拜殷勤暗合佛制然答拜則老人于僧俗皆然又不獨不肖而已至于朔望不開屏新正半月靜坐不見人皆老人不欲以太師母之尊勞人敬禮妙全王法佛法竊以草庵養親不甚違世出世間佛祖聖賢之訓觀來書似不悉草庵規範畧述廣聞或更有至論卓見幸不辭詳復或爲一考雲棲諸書及經律供養父母等訓互相參定亦學問中一快事也是年太師母憶江干親故欲往勸導存問師於五月初旬奉太師母還江上住止致山庵按師書自偈寄與齊高居士云到處耕荒翻石笋今來坐月友寒煙半間老屋安親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卷下

得度小師嗣法孫超琦輯錄

順治十一年甲午

膝五合香梗倩客煎古德云萬事隨緣是安樂法
吾江上報恩堂室難施席庭不容蓋得以閉門卻
掃此正禪寂膝下者之殊勝緣也與齊高居士寄
紙索書舉此拙偈儻會意忘言則安樂法當自得
之題程晏如藥師日課至秋太師母仍還報恩草
堂於是冬十二月十六日遂示寂世壽七十一
榮秉具者十夏師於龕側席地跏趺粒米不沾昏
惟啜白水不見人不言語者七日七夜祇一侍僧
徹臥者立師側亦七日七夜至足膝黃水長流不
暫去大眾以師哀毀過禮亦封鍋閉厨師聞之垂
示云我作哪吒太子時如何時雲居嶺公爲第一
座進云樂則同歡師遂啜米飲令衆開鍋麻衣草
履寢苫枕塊跪捧二時及藥食者百日至期滿始
往江上卜葬地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卷上終

順治十二年乙未

師四十一歲春杪於江上覓葬地度夏歿山按師
大雄關室記振衣云丁酉五月乙卯坐關室南軒
松梧交陰清風徐來憶甲午度夏歿山如別一世
界至秋方歸報恩冬十月間與然緯公疾欲革卽
理舟往視按師悼石頭緯書記序云緯書記乃甲
子孫自脩孝廉世居留都令廣之陽江歸值申酉
之變償素事空王之志披削于本京清涼寺一盃
遊方不復問家十載叢林飲食起居力與衆俱後
過餘杭之懸溪爲士子所留遂寓錫於溪上之庵
一日示疾卽不食道人聞之兼程往視至則喜形
顏色相對一日夕吉祥而蛻是某年某月日也

師四十三歲是年春以振陵公昔年葬穴有水往
江上另卜地遷塋向爲太師母所營塋基在歿山
庵之右師欲先塋太師母再營遷葬以是年建塋
不合青烏兼其地宜墳而不宜塋於是卽以塋地
遷葬振陵公實是年五月十有三日丑時也至秋

始歸報恩草堂述三師說於苦次時師持太師母心喪廿二月矣九月下旬理安問和尚至報恩掃先磬山塋并交磬山是月廿七問和尚坐脫於吳江應天寺師聞訃星夜往應天作封龕佛事不退勇公亦於是年五月初八示寂於南嶽高臺寺師聞訃說偈悼之汝有爲人誠人肯放捨子到處不閒閒明珠投石齒又悼問和尚偈云風穴淚多誰告語雲庵慮切自嗟吁攀蘿直上千峰頂火種深埋面壁跌

師自註云時金峯苑關方成

順治十三年丙申

師四十三歲是年持草堂老人心喪期滿故佛誕小叅有三年不事事強起答羣賢之語師見法門上下相蒙日趨日下勢不可以回挽惟嚴慎門牆揀別濫厠爲救時之一得故有丙申三誓云重佛祖慧命故立此三誓一非透向上關者卽精明教理誓不獎借一非透向上關者卽精通文學誓不獎借一非透向上關者卽富有福德誓不獎借又自勵四誓一誓不與本分間隔作一佛事乃至一稱一禮一誓不與本分間隔爲一人乃至交一言一誓不與本分間隔閱一書作一字一誓不與本

分間隔一坐立一談笑閱夢遊集題憨山大師示普瑞沙彌語云明神宗朝依教脩行善知識三曰雲棲曰憨山曰紫柏皆行其所信不行其所疑如是自利如是利他愚智欽崇古今瞻仰是亦不爲無補于法門矣乃後之名利熏心者造大妄語動稱悟道上下相罔賣拂賣衣雖竊有佛祖兒孫之名畧無人天師範之實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自墮良重何言利生識好惡者可不知所決擇是秋往理安爲問和尚秉炬入塋荆溪諸檀越請師主持磬山祖席師辭檀越皆先磬山弟子長跪固請師亦長跪固辭

順治十四年丁酉

師四十四歲是年部署先磬山入塋事按是春復海會豐公書云入年來刻刻事先師之事先老人不入塋卽大齋不列二味耐病忘勞作報恩必不容緩之事非真爲生死者不留非動靜在道者不進塋屋且令不漏不傾明年亦盡心料理入塋大事後年一一次第那時起期結制作入塋佛事纔是今已春盡常住成何局面輕言結夏亦可謂不知是矣云

云時各執首領雖備內外大端悉師自

爲董理按記幸云六月二十有四日上正寢禮堂頭先老人訖步前庭梅陰深密雞冠花成林行者供坐具設典籍讀風穴首山汾陽三傳動容曰此法未滅世猶可在嘆曰何幸此生覩是極則事某侍者時權金峰客司部署先磬山入瑤海會又記愧云乙酉夏以叢林交付龍天不謂諸徒能守之雖衆聚不散然苦寒聞見所不堪自壬辰奉先師居正寢年來得真實大道心人募米豆油醬又典厨輩炊調皆嘉好潛予權客司飽於晉徵士幸甚愧甚丁酉秋七月三日隨堂飯歸筆於菖蒲溪上荆溪檀越以磬山乏主復至報恩再三堅請師允來歲焉冬過大雄有面壁岳夜坐將赴磬山請偈云愛此一牀月長年臥掩關先師案欲了破雪問家山

順治十五年戊戌

師四十五歲西天目僧衆於丁酉秋以祖庭祖塋傾廢至報恩乞師興復道場師以二十金令脩葺祖塋至是年正月復至報恩請師命首座慧楨孚公於千丈巖守死關祖塋整理塋院師往磬山按師小紀云壬辰奉先師居報恩正寢歷叙客司等

諸執謀歸先塋於荆溪舊隱尤閒中樂事具欲我復開堂領衆非六十不可皆戊戌春仲年四十有五赴磬山之召記於細溪舟中乃是年之春仲赴磬山也至菰城一登道場山有詩云望霞桃滿塢棹雪水盈川塋在千峰上一筇鳥道邊過西川嶺詩云嶺乃去海會磬山必由之路寂寞西川嶺花開古樹深興懷動吟思十畝海棠林至磬山西澗滌石詩有昔日擔泉處重來廿七年之句蓋十九入磬山至四十五是廿七年矣諸檀越請師陞座演法後命雲居嶺公爲首座師歸報恩理入塋事務留衆以一千二百爲限鐘板堂外以法堂爲枯木堂拔材具精進異衆者送入餘瑞像精進圖證諸堂乞單者旣繁衆至一萬五千餘指結一百二十日長期爲入塋佛事時

世祖慕道心切於是年秋九月

欽差內十三道司

吏院張嘉謨賁勅至金車山報恩寺延師赴京

於本年十二月初十日到寺開讀玉音有順風

而問朕將同訪道于崆峒之句師以入塋事辭謝

不能應召天使三啟奏有旨入塋事竣來京

順治十六年己亥

師四十六歲 欽差大人率諸官員隨師送先聲
山靈龕往宜興於正月廿九日入塏海會寺遂迎
師入京如影隨形寸步不離恐師遲延不果耳于
二月初六日離毘陵相隨者量空寬弘濟演等一
十二人按師虞山塏記云戊戌余被 召因先母
師草堂老人未塏具奏辭謝天使敦請激切當事
助爲勸駕因恐久留有擾地方具奏送天使過江
中途候 旨云 過古城道中詩云面壁有寒骨
避人無峻辭避人須避世悔悟十年遲青州道中
作前征詩云餐霞衣栢客簫鼓載前征一月風塵
住聽泉夜夜情至天津病甚得

俞旨問道畢卽送歸葬親師感恩力疾辭謝於三月
十五日面 聖卽以方外禮接見供養西苑之萬
善殿

世祖一日至萬善殿問師心在七處不在七處師云
覓心了不可得

世祖問悟道的還有喜怒哀樂否師云嘆甚麼作喜
怒哀樂

世祖問山河大地從妄念而生妄念若息山河大地
還有也無師云如人睡醒夢中之事是有是無

世祖問如何用工師云端拱無爲

世祖問如何是大師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世祖問本來面目如何叅師言如六祖所言叅

世祖云六祖如何說師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怎麼時
如何是本來面目

世祖問思善思惡時如何師云好善但好善惡惡但
惡惡正好善惡惡時卽叅者好善惡惡是我作用
我不思善不思惡時面目聲要一切處叅第一要
動裏叅動中得力靜中愈勝古人所謂從緣薦得
相應捷也

世祖問如何是孔顏樂處師云憂心悄悄

世祖退命近侍傳語云恨相見之晚自閏三月初一
至四月八日於萬善殿奉

御旨請上堂者四凡上堂 御駕必躬行禮請親臨

聽法下座後 御駕必復臨西苑謝法古今 帝

皇重法之心至是無以加矣

世祖一日問叅究用心之方師爲作工夫說 勅翰

林院侍讀臣曹本榮著序刊行又見師錄中客問
詳盡懇至於縉素叅學者多所裨益 勅中和殿
大學士臣金之俊著序兼爲評註以廣其傳

世祖請師起名師辭讓固謂師曰要用醜些字眼師書十餘字進覽

世祖自擇癡字上則用龍池祖法派中行字後凡請師說戒等御札悉稱弟子某某即璽章亦有癡道人之稱然師珍重

世祖之淡信未嘗形之口吻楮墨凡師弟子俱以法兄師兄爲稱至四月八日佛誕道場圓滿師即辭歸墓親上俞允所請四月十三日欽差內十

三道張嘉謨近侍李國柱賁勅至萬善殿賜黃衣銀印師號大覺禪師兼賜帑金營墓仍遣司吏院官張公嘉謨送歸師自前三月十五日面聖留供西苑萬善殿者兩閱月日常不卸帽不脫伽

黎上傳師眞留供大內恩蒙顧問者非一然上如不問則不敢強對語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義諦啟沃聖心蓋不敢孤微召僧伽之明詔也後天童木陳和尚亦奏詔旨八京一日

世祖以師眞示天童見師眞不露頂相乃謂世祖曰五篇七聚一百應當學法中凡禮佛誦戒入聚落進王宮不得覆頭犯者突吉羅後弟子輩以

此語請益師師曰此土以衣冠爲重惟罪人至公庭須除帽匍匐以見當事官長世尊具一切智設隨方毘尼若此拘泥則開遮之旨全晦亦何能識如來之所制者乎按一百應當學法第五十四不得爲覆頭人說法除病寶華山止持中釋義云覆頭者謂以衣物蓋頭也西竺以露頂跣足表至敬東土以冠履備整顯極恭然禮隨國制所行便爲虔敬之儀又云蓋律依西制結集時仍列開遮宜隨國風以護譏嫌庶無疑矣據釋義中語則師所謂此土以衣冠爲重釋尊有隨方毘尼師於如來律制不亦明且審乎即應當學第七第八二條不得覆頭入白衣舍不得覆頭入白衣舍坐釋義云覆頭者若以樹葉若以衣覆以衣覆頭如新嫁女招世譏嫌然則非僧儀冠冕爲覆頭者可知矣若所謂凡禮佛誦戒入聚落進王宮不得覆頭則應當學法中無此條相名目故辯于此師於四月十六日辭闕出京於東光道中有貧道如遊蓬戶還未嘗懷刺謁時賢之句又聞鴈詩云鴻歸疑已晚猶勝不知歸此地日炎熱雪山努力飛五月十日宿馬吳店偈云法黃河將四里已入淮生平愛月愛舟居

意味脩然返傲茨來往一雙窮相了無一物獻
尊慈六月朔歸至報恩據同照錄按骨巖峰公著
虞山演公增銘云師初召歸山峰公趨迎於吳
門獲面慈顏師曰此悉遠出無甚樂事最喜者四
上座於中瓶勞苦中了明大事量空寬弘濟演月
庭邇僧健敬也後寬演二公爲師之嗣敬乃不退
勇公茭榮弟子令嗣勇公爲孫也蓋師往返長安
道上之心蹟於茲斷可見矣所賜帑金不敢當
天使乃致于蘇州織造公必不容辭師以十分之
九放生齋僧爲朝廷植福以一分畱爲增費師
臨行時

世祖謂師曰和尚錄中付門人茆溪之偈最好送和
尙回山之舟卽載入京一面師因命茆公卽隨舟
同天使入京師歸至報恩草堂有詩云幻影歸草
堂如臨秋水碧慈幃我所依松竹我所宅蕉葉入
欄櫳濃翠溼牀席又秋晚書案頭紙云千峰萬峰
頭石屋半間草其衣木其食吾本分如是古人云
一道神光萬境閒或庶幾焉易日有他吝戒之哉
金太傅假歸掃墓

世祖面諭至報恩問安是冬卜太師母塋於虞山地

藏庵之後師卽於廬墓間度歲

順治十七年庚子

師四十七歲是年春師歸自琴川

世祖於十六年十月

欽差宣徽院雷先聲賁

勅書往報恩寺至是年二月十九日同本邑官員
到寺開讀加封師號爲大覺普濟禪師紫衣金印
師送天使復命卽往江上令慧雲潔公主散山院
事是年夏重編先磬山錄題壁有先師公案未曾
了手把遺書仔細看之句秋七月

世祖馬上有省

欽差大人張嘉謨劉之武近侍李國柱 詔召絡

繹請師入京證道并賁

御建普濟道場

勅書又特建

皇壇設一千五百僧戒法

御札云自杖錫南還時勤企念五湖烟景三江秀
麗荷衣松食致足樂也閭閻風至秋色依依益深
白露伊人之想自邇以來企徹禪宗勤心法寶慨
佛果應菴之復差近閱寂今雷音雖震而北方猶

若未聞故未法比丘少奉戒律其口談無而行在
有者又如麻粟也茲欲於都城建立皇壇俾衲子
一千五百人衆受毘尼戒七條一縷出自上方五
戒三皈重宣佛義然非禪師親爲羯磨正恐以最
上慈航爲人天階級耳惟冀荷擔如來闡明大法
不辭遠道惠然肯來則王城四衆重聞薈藹之香
新學緇流頓長菩提之樹知禪師以佛法大事爲
先不以靜退小節縈念也遙瞻浮渡速慰悠懷金
太傅躬造敦勸師無已具三奏一謝

賜問一謝

賜葬一謝

賜刻先錄於八月十九日報恩起行舟過廣陵有
身心無一事穩臥泛揚州名利長安道閒人兩度
遊之句作豐干招寒山遊五臺頌三首并跋九月
二十二日到梁家閘遇蘇州織造張公同僧錄司
普慈上人奉

旨南來賚送師金盃金如意西洋衲衣等十月十五
日到

皇城內西苑萬善殿

世祖就見丈室相視而笑日窮玄奧

世祖謂師曰朕思上古惟釋迦如來捨王官而成正
覺達磨亦捨國位而爲禪祖朕欲效之何如師曰
若以世法論

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 聖母之心下以樂萬民
之業若以出世法論

皇上宜永作國王帝主外以護持諸佛正法之輪內
住一切大權菩薩智所住處

上意欣然聽決十七日奉

御旨於景山爲 孝獻皇后陟天道場上堂師拈
香祝

聖畢又拈香云者是

皇上昔日親爲

孝獻皇后覲面提持向上一著今日要僧秀向入天
衆前證明令天下臣民無遠無近見者聞者盡發
菩提心齊成正覺之句道場圓滿復請上堂有普
賢稱讚佛功德諸功德聚無有比之句二十八日
卽公奉

旨南還十一月初八日奉

旨萬善殿結冬兩堂坐七莊嚴

孝獻皇后仙馭道場請上堂有禹門孤聳絕躋攀戴

角擎頭把住關石磬高懸識者知龜毛付與小厮
兒先宗面目向人提將大海傾大海去之句十二
月初八日奉

旨於慈壽寺爲一千五百比丘僧說菩薩戒說戒之
次日奉

旨掃笑祖塔十五日於萬善殿散戒牒一千五百楮
奉

旨刊延請傳佛心印臨濟正宗三十一世浙江省湖
州府武康縣金車山報恩寺

勅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爲菩薩戒得戒大和尚
順治十八年辛丑

師四十八歲元旦師卽萬善殿上堂拈香云者一
炷香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上同諸佛慈濟下洽羣
生悲仰三十二應似帝網交羅四無量心如河海
競注燐向爐中供養

今上皇帝現天子身作大法檀斂衣就座上首白椎
云法眼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起立云第一義諦
當陽舉似召大眾云齋時聞鼓鳴齋上殿誦無量
壽如來再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
座初二日早刻佟大人奉

旨往杭請茆公爲 上保母乘炬初三中使馬公二

次奉 旨至萬善殿云 聖躬少安師集衆展禮

御賜金字楞嚴經遶持大士名一千爲 上保安初

四李近侍言 聖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 駕崩

初八日 皇太后慈旨請師率衆卽刻入宮

大行皇帝前說法初九寅刻 新天子登位矣二月

初二奉 旨到景山爲

世祖安位二月初六重掃笑祖塋欲南還禮辭祖翁

耳二月十五日得 旨南還 欽差內十三道析

薪司尙公護送并 賜千金到西苑師力辭復送

到至第三次尙公曰和尚已亥出京曾受

大行皇帝千金此番不受恐持國大人致疑師曰已

亥之 賜實是 太皇太后賜臣僧墓母者今日

之 賜雖感 朝廷厚恩受之實無名也煩爲實

奏決決不受者尙公復命持國大人曰我等素知

此老和尚不愛財的不必強矣師自入京巨細師
儀禮例皆不受

乘御馬至景山

大行皇帝前遶持楞嚴諸品神咒問訊而出卽晚到

張家灣十九日到河西務示衆有趙州頂草鞋大
隨鞋履龜幾多逐塊者滿頭滿面灰之句廿四阻

風天津衛師有節食一偈寄形天地間飲食惟接
 氣翛然等個人明此淡薄意三月初三復阻風師
 有石尤莫戲閒無事歸舟喜聽鼓聲頻之句泊臨
 清師問衆瀉山撥火話有代語并舉雪祖頌過清
 河縣有絕句云病餘二百日何幸得生還視此淮
 河水終身樂在山至瓦窑舖有法語示久入室者
 過金山一到竹林寺回至報恩已四月十五日矣
 天使尙公一飯卽別去是年來山復請師師命六
 解恒公應請是夏有重歸報恩旅堂閒書近日學
 者有二病一等弄聰明習外學一等守愚抱拙般
 若不清楚二者皆不可與言道不識一丁者必如
 六祖方可不撥文字者必須遠同西天龍樹馬鳴
 近同永明明教始得無過山僧更與下頂門一針
 諦觀雪巖高峰中峰三祖語錄可保汝會心印單
 傳去在又題趙州錄云本學古人莫視流俗又題
 趙州十二時歌非古佛無此家風非過量大人不
 能歌此家風但恐會得全者少耳過大雄有詩云
 辛丑返大雄萬壑恣遊玩一筇爲知己三生綠蘿
 幔倦飛鳥知還飯藥味永瘡

康熙元年壬寅

師四十九歲是年度歲大雄磬山海會豐嶺二公
 於新正謁師卽便言旋師說偈畱之有序云豐嶺
 二子穀日通謁言歸頗切說偈畱之大雄方絕糧
 故落句有淡薄偏憐客三十年家法也又題海會
 磬山兩長老稿云樸直耐久乃自利利人之樞機
 否則至道不凝宏業莫守海會磬山豐嶺二子咸
 具此二美故余每事重託亦欲相從者見賢思齊
 也因呈兩山小叅示衆之語示此以見余慰祖庭
 祖塋之得人也壬寅燈節前一日潛頭陀書於大
 雄面壁巖師積勞已久春夏間隨緣山水至秋方
 歸

康熙二年癸卯

師五十歲作清涼吟二首其一云自肯住山年半
 百橫擔御栗細搓摩誰來隔嶺知擒縱透過當門
 火一爐得面云第三句明是年起藥師道場四十九
 日遊食浮慕者羶聚旦過客樓至無以容執事者
 或嫌之遂騰訪訕夏終師或行脚或舟居值九月
 二十三日先磬山忌舟居雲問白龍潭有偈云先
 師此日示全身法雨瀰空物物春彌勒釋迦眉併
 結遮那廬舍眼交親百千劫遠非來去廿八年周

康熙三年甲辰

絕故新一榻虛舟閒逕客諸山萬指薦溪蘋歸報恩卽以院事及扣冰命棲雲岳公主持師往大雄

師五十一歲是年春抵秣陵東山禮臨濟正宗廿

四代海舟祖塢師拈香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得意忘言人不向句下死有理何用高聲兒孫

今誰滿地驚喝一喝

師拈香語初復至古山按師兄來明之言

自題肖像云丁亥春夏倚杖吉山旅堂甲辰再過

諸檀素心十八年如一日爲之喜留數日有欲爲

余謀立山茨者又共繪余小影請題他日或當復

來此乎爲荆溪趙羽明作救生長生偈并叙羽明

道人欲糾同志日省衣食之資一簞救物命之在

急難者死而生之危而安之歲得三百六十長生

福德人則日有銀三錢六分爲行慈之具衆擎易

舉施徵功鉅誠盛舉也乞言爲引喜而述之并說

偈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本來面目無彼無此如

何世人迷頭認影以強凌弱肢他肥己止殺己善

救生彌良自利利人大祥之祥一士如此士士皆

然一邑如此邑邑皆然舉世如此現在樂邦浮峰

晦曇和尚遺書至設供沐浴面壁巖前澗雪咀嚼

菖蒲溪上庭梅躬行忘白首任運樂閒居猶龍者厭大患嘆鳳者悲逝川吾兄遺書脫解不其然乎雖然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吾於法門良深此慨復過浮峰爲秉炬

浮峰嗣先若山

冬十月爲蘇州織造馬公

康熙四年乙巳

師五十二歲春初泛舟隨喜洞庭有絕句云天與

登山腳年當避世春枝枝梅下座直似洞庭人登

縹緲下宿水月寺遇華山鑑泉堂監院堅挽過寺

復留一宿有題記時二月八日是年天目首座慧

楨孚公示寂廷丞岵瞻戴公謂鼎革兵燹之餘非

師親自入山無以起祖庭之廢與杭郡紳衿於潛

邑宰泊本山檀信僧耆合牘敦請師於五月朔旦

入院岵瞻戴公設齋請小叅師云掩關行腳廿年

餘祖翁田地悉荒蕪今朝杖笠歸青嶂萬仞巖前

葺舊廬現前大衆盡是祖師家裡人應明祖師室

中事且道如何是祖師室中事良久云一闔坐斷

十方萬古高山仰止師登山禮祖後卽爲慧楨孚

公起龕秉炬六月十八日入塋有題慧楨首座塋

偈并跋十年守祖塋不知冰雪寒百世侍祖塋同

遊法海寬孤清譽素著簡承德難刊人有不爲者有爲良可觀塋在斷祖塋側小布水之西二十步許在中祖塋東迤一大布水一小石礪三百步遠近壬子癸行龍轉亥入首坐乾向與庚辰庚戌分金六月大士成道前一日入塋并識時禪堂寮舍無幾成甲乙于院者十六畜雞鶩豢羊豕至有烹割過歲醉酒罵巷者師知惡習已久且未爲誠斥其一二老成知愧者念與禪寮互處久非兩便或圖他適或思別構有曲全張席之意師知之令以房室產土隨直取價以償之餘衆亦漸相率以歸售廢廢之產再與同贖於是外則重闢甬道以啟門徑內則增新移舊次第禪室土木之役日無甯暑者矣故有未敢登山侍祖燈傍溪縛屋欲安僧之偈師短衣竹笠日則視其作息夜則入堂策發旬日坐三勉其叅究禪侶有規嚴務重粥薄香長之語蓋師雖時臨晚景猶希於祖庭覓一個半個知好惡人也師自入院後復百廢具舉歸丈室亦惟危坐未嘗安息年漸高叢林漸復舊觀方少損時殫心護持以完美叢林之不足者廷丞戴公之力多矣後之居于是者念師垂老刻苦起祖庭之

淪陞克以道德是謀勿耽逸豫勿營勢利勿使後人復廢祖宗當年之心緒德業可謂善於守成不負師興復檀越信心者矣苟不如然咎何所歸
康熙五年丙午

師五十三歲是年春寺東水碓初成作八詠命題并序曰東山曰東山草堂曰東山槽廠曰曹溪曰高岸曰高步曰獅子峰曰篩溪詩載後錄新安于升黃檀越費重資建黃山四面佛殿成懇師一爲到山師以祖庭初復辭之天目左右之鄉悉用石灰以肥田灰所及處魚鰲蝦蟇靡爛無子遺者師目擊傷感作止殺偈二首有獅子峰前千派立救取石田蛙蚓泣又望去山田起白煙道人坐石淚珠懸之句蓋祖庭殘廢已久寺前僧產十七爲富家之物子院僧爲人作農佃秋收之際僧房莫不殺鷄爲黍以食之非師入山茲佛祖道場化爲富家之庄舍矣凡所贖之產嚴禁墮灰至今六十餘載救護生命亦不可以算數計矣是秋有薑桂吟喜頭生白髮任徑長蒼苔少室九年壁雪腰人自來又示妙年大德偈云純一死屍觀脩行有一半別樣強惺惺知君錯打算冬十月報恩棲雲岳公

示寂師特往報恩作起龕秉炬佛事代燭南谷頌
在中連二人以繼岳

康熙六年丁未

師五十四歲歎法門日圯已至勢不可挽故續王
昌齡歎人間世詩有一人言不展少室方蕭條之
句時有僧謂斷祖打落崖下得道亦從千丈岳妄
自投身殞命師作慙愚說以誠之云余髫年在俗
聞禮普陀朝九華者有捨身洋捨身岩之說心竊
非之以爲齊東野人之語不足信也乃脫白後聞
在在有諸此真愚夫愚婦之所爲聖智之所共慙
故於祖塋千丈巖險峻處立慙愚之墻刻慙愚之
說於上俾學道者人人得正脩路云是年法堂方
丈成題東西銘云行解相應毋愧爾祖宗說兩徹
有利天人又春夜偈云歲餘餘此日白髮又迎春
九鼎絲懸脈耐寒辨僞真掌垣鶴山王檀越送書
本藏入山并除夕元旦飯僧

康熙七年戊申

師五十五歲時建造工程欲半有釋肩未遂之心
十五日朔早叅云已年入山是入山侍祖關山深衆
日至化城衆甫安導師久疲憊囊鐺瓔珞粥向來

知此味絕頂雲半間遂我平生志時先師爲第一
座秋八月命往主持報恩復示偈云生平專爲法
不留心世智報恩請住持瀉子汝應去正道開三
玄邪宗破一句拶出破沙盆扶起於菟睡大海傳
大海今古不容墜少林衣法傳東山開閑地往龍
鬚訪死關祖遺蹟有人來何處尋蹤跡庭滿六年
枕上霜之偈

康熙八年己酉

師五十六歲僧那照公久爲寶華律宗闡黎大德
重叅師令知藏事是年夏於金陵成梵本藏經歸
有喜照知藏還山偈云好松三百尺新竹一千枝
畏友歸青嶂相携坐澗西又見白髮偈云頭顱已
如許鹿鹿欲何爲趺取龍淵石清波映白眉以祖
山未經完局年復漸高懷歸太雄也雲居賞公自
戊戌春命首衆磬山至是年方令居方丈主法贈
以偈云年臻七十始開堂慣自將身入衆藏今日
寶華主座上烏藤痛處好宣揚跋趙州金佛木佛
泥佛話云南岳磨磚江西鹽醬不是過也又云非
三十年不雜用心者不知斯言簡盡題新報恩瀆
長老語錄云透脫向上者出言吐氣自與尋常不

同如此方可自利方可利人所謂見過佛祖方與佛祖齊肩天目生平不妄語也冬十月命骨巖峰公主持大雄爲仙城居士仙行可題萬善同歸冊冬底以龍池受業樂安祖塋爲異教及別宗侵毀諸檀護請師必一到荆溪整理庶無後患師以祖塋故臘月間由山後孝豐而往過靈峰爲素華法主設供以順治丁亥春師晦跡牛首聽唯識受法益故至宜興遂度巖磬山

康熙九年庚戌

師五十七歲磬山山門外有先南磻手植千葉梅花適大放因作偈懷問和尚云有心支大厦天奪此良材寬闢門前徑拈花應再來師至善權掃塋時善權有僧道兩衆僧院卽百愚斯爲主乃弁山瑞白雪公之嗣師初住報恩出辯魔摘雪之訛故斯一則盜葬祖塋二則包藏昔時辯魔舊隙故遇師甚無禮師亦一置度外蓋師之過宜原以祖塋被侵而往別無意於他屬時龍池地主太常唐公之孫雲客懋弘辰玉三昆仲暨荆溪邑主衆檀以龍池公啟交至師無已乃避諸檀護由僻徑一往龍池掃塋時方丈乃萬如禪師之嗣介石性鄙忌

妄意測師亦無禮師於法堂鳴鼓說禹門家訓而返按師復禹門檀越雲客懋弘辰玉三昆仲書云得手教令先祖現在先龍池現在數十年仰慕先護法今日得交象賢三昆仲如瞻對先護法也但龍池近者積弊不可頓除必須堅忍久長方可漸復先龍池家風某有願未六十不復主法云云又按復吳白涵居士書云鄙拙祇以善權祖塋侵毀動心龍池之請深愧負雲老昆仲與公輩諸檀越故兩邑父母公請與諸檀護書重疊交至對之芒背難措一辭云云遂回天目師自宜興歸時多掩局有庚戌題壁二絕其一一本自矜矜自了僧飽餐安寢百無能酬恩報祖推明哲斗室焚香懷古人其二臥倚青山飯白雲溪聲鳥語共晨昏空庭有隙栽蘭蕙緘戶無蹊入怨恩新安于升黃檀越得入山懇師一至黃山師以祖山之事未周再辭之于升復固請師云但克一到新安天目黃山兩地建造及食堂支費不用師一毫心慮悉弟子自應料理設不愛久居到後卽師之弟子主持可矣師亦終卻之是年答陶友蘭書題不退勇禪師錄云此余報恩學徒中真叅實悟行解相應自利利

他一切真實者也諸方久欽其名必思覩其實諸
知交刻其語錄公世卽入之古尊宿錄中當無辯
也所謂廉頗藺相如至今凜凜有生氣不其然乎
康熙十年辛亥

師五十八歲夏初太僕鵠山王檀越送全藏後復
遣命宛六逸仲兩象賢請法飯僧送列祖圖入山
以偈再辭黃山志在千峰上束腹篋三條如何絕
勝處相招不憚勞是年於方丈後圍構小亭顏曰
獨樂有題壁偈云我本忘世世幸我忘世不我忘
安安庸遷我不忘世勞勞入廬世我兩忘獨樂名
園又集古作座右銘云道意清淨不事他緣人生
世間閒爲第一又學欲至而道欲正事無謬心無
惑終其身而無競答王泰卿三問答朱永懷三問
夏秋久旱山邑饑如吳興武康等處莫不受災時
先師住報恩欲出持盃上書請行止云依燭三年
不務出入淡泊自遣今歲大饑衆絕糧思欲一往
可否惟命之師復云托盃已成流俗旣作老人之
嗣當終身行之三年何足道哉東山祖云諸莊少
收不以爲憂惟种子入室舉話不能透脫深以爲
憂此便是千古自利利人榜樣又云有緣多留幾

人無緣獨對聖僧喫飯有何不可趙州十二時歌
當銘紳三復有辛亥除夕偈云今年除夕異尋常
獨與空生細較量爐雪凝寒因病目家風孤迥不
開堂石中有玉人爭鑿沙裏無油我肯忙一語徑
庭頻棒喝償錢儼屋古來場

康熙十一年壬子

師五十九歲元旦小叅常憶榮啟期帶索矜三樂
如何立雪賓饑瘡細捫摸苦寒感眉鋒三界甘飄
泊時世多此流莊誦永潦鶴自上年旱災天目前
後山邑感無秋近山之苦寒無託者令食堂就餽
粥按師復帖瞻戴公書云環山皆荒邑近山兩三
都稍有部署可相保聚卽是意也又云盛德如公
應念饑民困苦勸寶眷及知交戒殺減饕惜財惜
福隨力可勉推已及人時世如此正賢聖顯智用
克己利生時山野雖老病退休福國祐民之心未
嘗斯須忘也至夏麥秋稔掩關千丈巖有擬寒山
詩青山吾丈室白雲吾匡牀饑渴指懸雪棉拙吾
衣裳頭陀安樂行金仙無何鄉秋八月當湖鶴田
陸觀察徒步登千丈巖請法師見其誠下山從所
請時天目叢林已及七八髮成頽白有如何偈云

如何事上通無事頗覺勞時不耐勞七處住持難步武一關終隱久心要是冬太師母九十之年於虞山作報恩佛事藩臺慕公久嚮師特往虞山道場作供天飯僧斛食等功德兵部嚴公以琴川脩誌爲言師述太師母增記以附

康熙十二年癸丑

師六十歲是年春題黃孝子傳作六十自箴云吾父四十七忝多十三年吾母七十一其間四千日六十過彈指七十來瞬息郝鄉古佛後幾人百二十繼往與開來日乾復夕惕屋取蔽風雨食惟止饑渴欲成枯木侶先與之安逸火烈人知畏惠愛非姑息莖藿毒似鴆六月庭盈雪燕越話同風眉目不相識教外別傳文字不立微妙法門兄呼迦葉正法眼藏破沙盆一喝耳聾聞吐舌從來此道出常情試看先宗的標格師自出世以來大事未明者惟專一參究內外典籍概不許私閱時有僧於藏堂請碧巖集執事呈白師特小叅重爲申戒云上三畫長下三畫短天左旋地右轉日月照臨乎上龍象奔走其下高出無頂天深逾香水海無論智愚賢不肖識得這個字宜聖孟夫子拱手讚

歎釋迦不在先彌勒不在後奔軼絕塵今之古之誰敢與偶好大哥直絕根源尙迂曲尋枝摘葉復如何結夏之次日上千丈巖掩關一百二十日高郵孫孝則銓部登山請法不及見關前致敬而返見有以解爲悟釋寶鏡三昧師舉疎山仁禪師有僧爲造壽塋畢白山山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尙山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塋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閒和尚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尙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尙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山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怎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師云佛祖出世應須六種成就若無賢輔弼爲人作麼雖然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十大弟子各有一長沒伎倆執事也少不得一箇若非此僧無語焉能使疎山賣弄家私并令隔嶺當行相帮結算可見古人咳嗽掉臂局

矢放溺無鍼鋒許與本來違背今時後生晚學離師太早日用現行與本分不相應珍視三觀將寶鏡三昧逐段下註腳是不僅成知解宗徒將使提唱智證傳者不能擅美於前矣安能獨怪以概頭禪流毒寰宇老僧初入法門卽有慨云穿鑿顛倒犯手多有志之士不犯此二種病可耳不見他後來一人云臘月蓮花一人云龜毛長三尺還知麼沒伎倆執事但作啞羊面孔卻如拋軛引寶直使金聲玉振遂成洪鐘大雅之音至秋中始下寺歸方丈蘇州藩臺慕公久嚮師未獲瞻禮壬子冬於虞山助揚太師母懺期法事詢師起居執事者以年來因善權樂安祖塋爲異教及別宗侵毀自庚戌掃塋歸掩關謝事時多於是藩臺謂彼既侵毀祖塋則王佛法俱所不容卽於是冬請師主持善權經理祖塋師以祖塋故不肯孤藩憲誠至遂應請於十一月十三日乃入院住善權寺按宜邑紳士至公說云樂安祖塋久建寺中至康熙元年突有僧明如妄延別宗百愚斯也砌牆造屋侵突塋基又於康熙四年將亡僧骸骨盜入塋井天目和尚遣僧資資上供明如等率衆攔住將塋前道路盡

行堵塞出入無由將龍池世代守塋僧盡行驅遣塋院盡行占住道人循廣舍王顯如等將故道屍棺盜葬塋前屋內侵暴日甚一日康熙九年宜邑紳衿公請和尚赴宜清理祖塋明如復糾衛廣等歃血憑酒聲揚歐截和尚遂回天目掩關種種罪惡不惟蔑視清規實且目無王法云按天童年譜崇禎二年己巳密老人六十四歲九月歸龍池掃塋至善權掃樂安祖塋崇禎十二年己卯老人七十四歲奉衣孟資爲龍池傳和尚營歲祀之田善權樂安祖田如之以此知密老人垂晚其心念念孜孜於龍池善權之二處祖塋者然善權寺順治年間乃屯村浮石禪師住持後親至報恩請師繼住師辭之至康熙元年僧明如見龍池下未有繼住者妄自作主請洞下百愚斯住於是起僧嫉見侵突塋基以骨石盜葬祖塋井中故道屍棺盜埋塋前屋內侵暴日甚一日矣蓋師連年清理祖塋以至應請善權亦如天童老人之心孜孜不忘木本水源者矣

康熙十三年甲寅

師六十一歲自善權入院後結長期一百二十日

六時禪誦命海會白松豐公爲座元至夏初期滿脩祖塋事竣京兆戴公泊報恩崇福兩山俱具舟楫以迎師遂返浙過吳門藩臺慕公織造雷公備齋候師於虎丘之半塘寺吳中檀信聞師至莫不希一瞻禮師凌晨乘小舟先登岸掃隆祖塋出三十金令築塋垣遂過水西原設供禮天如祖塋乃赴齋半塘住持設齋席欲敘昭穆慕公命設中席於上二公在昭穆每呈饌必出位敬禮備儀侑齋齋畢卽謝別登舟至閶門孝子黃端木祈見師愛其往返二萬餘里奉親歸能食貧養志爲之遺贈卽解維回大雄師於五十八歲手字粘天目客堂有壬子癸丑之年山僧爲先草堂行腳必在千山萬山之外語是年秋九月欲重挾袂北遊京兆戴公與天目執事促師還山冬十月善權寺遭燬師返浙時善權院事一付豐公主持寺中天人師殿號曰無塵乃宰相三生乘願而興者邑有陳邵二姓恃族衆向稱豪橫據無塵殿之後軒爲祠宇歲烹割以祭時豐公與執事者不許以血食汙殿是年三藩叛亂乘機盜劫者充斥宜興與新安甯國悉屬江南信地和距無幾時檄歛與甯國界限浙

地瀟安昌化於潛咸爲叛寇所殘破於是陳氏等聚族歆血冀圖非分遂白日火善權寺以阻祠爲名搶攘庫司方丈發掘祖塋縱火燬寺殺僧衆幾十餘人豐公見凶勢猖獗遂領衆上殿稱揚藥師如來凶勢愈熾豐公知不免曰我不能保護祖塋有負師託遂展尼師壇敷坐以殉難師聞信卽致書與藩臺云殺生不如放生當依梵網行之再手書并衣與龍池法姪天笠珍公令瞻視樂安祖塋時檄甯諸處叛寇王師至已皆鼠竄當事臺憲捕陳氏惟爲首一二正典餘黨悉罔究茲實師以慈忍力活之者衆矣臘八後携一苦行復北上於濮州界村落小庵度歲

康熙十四年乙卯

師六十二歲是年王師勦叛沿途多兵革乃重返維揚寓虎餘書記之邢家園海昌聞人范驥文白居士有懷師詩云風鶴驚心行路難可容給侍勸加餐生前有福隨緣好悟後無心到處閒西峰夜觸箭鋒機話別傳來庾嶺衣老人別信寄禮佛長衣五月六月無消息千山萬山空翠微江南江北水雲間屋居水居誰往還毘耶肯借神通力斷取長江到舊

山夏末天目報恩得信往邢園詢候師命先師囑以法門細大至高郵孫銓部孝則留供愛日園師以十金爲銓部先慈放生贊社湖中俟臺山歸作浮家散宅之約故師示寂清江銓部作輓辭二首有游鱗盡教餐甘露散宅何曾上野航恩大莫酬成一慟叮嚀切處敢無忘之句初秋辭別孝則令南谷潁水藻復微也融羽宗振隨師上淮至清江浦疾作寓於慈雲庵于升黃檀越至清江散靜作話別屏絕往來以隨路信檀施資於清江散靜作齋至八月初十日命沐浴澡身昧明時說偈以逝時造龕供師者小泉余居士送龕資費于升黃檀越沿途設供者絡繹藩臺慕公織造雷公專使至塘棲始得設供而復諸山迎歸天目於次年丙辰臘月十八日塋於牛山之東塢庵中和殿大學士宛平王公諱熙京兆府府丞錢塘戴公諱京曾各有銘

臨濟宗風盛於唐宋微於元明至明之中葉宗門之旨不絕者如綫自笑岩寶祖見關子嶺得省復遍叅時惟少林講說評唱伏牛火場煉魔爲宗門事矣後叅大圓禪師亦祇單丁自處乃自辦齋粥

以祈親近四十餘日中於外道問佛因緣透末後明大法回關嶺受聰祖記出世金臺門風孤峻道眼高卓爲一代龍門得幻祖久侍受記別南歸龍池再世而有天童磬山方克大其家聲宗門事若揭日月以行者矣然不無薰蕕互器盛衰相乘之兆幾於是矣師出自磬山夙乘悲願契證廣大得從上佛祖之大全一起宗門於廢墜年方二十有三卽開法報恩建叢林於荒煙蔓草之中立規矩在紀綱頽敝之際開人天眼裂知見網行解相應宗說兼到眞叅實悟猶爲眼裏金塵悟後重疑直須始覺合本故出言吐氣往往與時宜不相合者多矣峰公云師有三大端自幼而壯自壯而老無時無刻不力辨者一禪必以虛空粉碎絕後再甦爲正悟悟後必須透脫末後半關方可出世爲人故其論道與諸方不合鮮能見契於當世凡麤言細語悉皆寓意於言表非辨道論德則不輕吐一字但言有反正之不同意有幽顯之非一淺機者未易以一知一見以求之也一僧必竭誠以孝其二親始契佛心方免世人謗僧爲無父無君之教一師承有據必須上溯淵源尊其所自出師之師

爲祖爲曾爲高不可忘背其本置之度外爲始一大端故辨魔以招怨爲次一大端故孝親以貽譏爲最後一大端故脩祖塋以招禍頭正尾正有始有終者矣茲誠師之實錄也然雖謂脩祖塋以招禍禍之因由辨魔以始者也蓋師初住報恩方二十八歲時最初出辨魔錄乃痛斥弁山瑞公斷常邪見者後住善權盜墓祖塋之百愚斯瑞之嗣也唆附陳邵二姓燬寺發塋以殺僧衆者百愚斯之嗣寒松智操也昔西竺迦那提婆尊者嘗以無礙辨才折困諸外道論師已而經行林間爲外道弟子刀決其復曰汝以口舌困吾師我則以刀困汝提婆五臟委地命猶未絕謂之曰我有三衣鉢具在禪室汝急持以通我弟子未得忍者將害汝在師如善權已燬豐公等已殉於難而復致書藩憲云殺生不如放生當依梵網行之師之意非尊者之遺意乎故知自古自今扶宗豎教顯正摧邪之事同一致耳不知者妄以他議思且陋矣所謂非辨道論德不輕吐一字者蓋師生平有以憎嫉見造世諦說以誣師若不爲聞見惟宗教有關則不能自己如舉世不知有悟後重疑透脫末後半闕

故辨魔泥知解以釋寶鏡三昧舉三文錢話幼視萬緣題新屋龍門萬仞待見金鱗破浪作清涼吟尸望剎負名稱致法門日趨日下續王昌齡嘆世詩有世緣材具背道以希名聞立丙申三誓荷佛祖慧命精一不懈有丙申四誓六十自箴惟古德自式題趙州錄務四事豐美致後生習妄以軟暖自求書趙州十二時歌耳食慕羶非克家真子作薑桂吟畏趨炎有聞鴈詩能於是一言一行之中克見師爲法爲人之心蹟雖異世若親炙者矣師九信檀所供觀施每作五分之一分供佛祖一分流行法寶一分供父母不論存沒一分放生一分日給畢世如斯師一生嚴慎因果磚錢不得買瓦毫釐不許差錯每月朔望必神前表白發誓師一生除供佛莊嚴外自伽黎以至衣履有寸絲尺絹悉屏絕不用皆師行解相應之微細也師有異相面如滿月馬陰藏類如來足下二輪文類馬祖曾有主心骨脊有朱痣七排如北斗及方剛相涅槃之際謂南谷頴以語及者師嗣法者自退庵重白松豐不退勇骨巖峰棲雲岳來雲岩茆溪森美發漣寂庵洽德巖紹蘊荆壁慧楨孚慧樞地全庵進道

呂桂雲居嶺濟芝覺六解恆古箸卓曉雲謀量空
寬慧濟舟道仁本響雪澄仰巖荷本一如洪濟演
息心偉琴水韶二十九人如不退勇公諸方素所
欽慕退庵重寂庵治蘊荆璧三公悟處穎脫咸先
師而寂存語錄機緣行世餘皆展化一方或弗廬
遁世悉有弟子星分若布莫不奉師法化者再於
師室中得悟入後出世酬恩不忘所自如關中白
眉貞濟甯微也融皆師真實法胤也得度弟子數
過百十秉戒者於 皇壇亦以一千五百先後則
萬餘計矣師自 鼎湖問道外若縉紳先生士林
俊乂清信檀越請法獲益或備職先後二錄或未
備載者不復一一詳述其緇林翹楚於師刀尺下
裁成培就在諸方記莧角立者指不勝屈自非間
世而出爲宗門之命世大人其法利亦何能若是
之溥哉峰公又云別傳之道非我師竭力提持亦
恐幾乎息矣苟未親承爐鞴愈入愈深識恩大難
酬者亦何知斯言之非阿也師示寂後六解恒公
葺師編年譜未經刊就報恩峰公有編年譜刊行
陞座小叅之語居多然似後人有所竄易攷較不
無訛舛不肖初脫白爲童行於丈室執巾帶四歷

星霜時雖愚昧能領畧一二於見聞之際後執侍
先師及先師行輩或禪寮者宿獲師六十二年之
前言往行生平大畧葺茲編年譜凡一言一行一
偈一題莫不有憑有據可以爲法作則者後世緇
白有慕師之道行德業於茲視微知著亦可爲叅
學求出世法自利利人者之龜鑑云

康熙六十年十月開爐日得度小師嗣法孫超琦敬
述

師於乙卯八月初十示寂至丁巳夏初

今上皇帝命先師法嗣佳宛平昌化寺住持超崇至

天目請

世祖皇帝宸翰回京先師繕本進繳

今上皇帝御覽後復 批云覽爾所奏朕一一知道

了

世祖皇帝特 賜老和尚 御書以光佛法今遽收

回朕心甚爲不忍仍付住持和尚收存惟 皇壇

請師說戒 御諱法名拜帖畱存 大內

今上皇帝復 賜御筆金字心經敬佛匾式臨蘇滿

庭芳卷 欽差杭州織造臣金某與超崇一同齋

送天目供奉再登東塢設供致祭自是

兩朝御墨焜耀林泉永久與名山不磨者矣超崇在途染病回京日

上召見以疾辭未幾亦送逝上賜帑金建塔於昌化寺復賜御筆臥松雲額于塔所是悉師之餘麻遺蔭至歷世沐皇恩於無盡也琦又識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卷下終

玉林通秀禪師塔銘

前缺

舉頭頓忘迷悟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急就證天隱于武康之報恩叩擊之次迎刃不割至掀案而出隱知其透關歎曰此吾宗獅子兒也隱示寂遺命令師主灋席師不從避之凌霄峰絕頂時天龍業已推出雖欲埋名煙壑而衆莫之許師不得已起應之開灋筵之日黑白環繞者萬指莫不霑被化雨隨根沃潤而去丙戌遇大雄樂其山川幽寂就荒煙蔓艸葦茅爲屋有終焉之志然聲光外流逐羶者益衆期年復成藁席是時天童方唱道東南其機鋒迅利諸方無能抗者惟師以灋門猶子後先角立應機接物如疾雷破山龍泉出匣非眞實證悟者不能窺其縱奪之妙以故年甚少出世最早而握機行令卷舒自由聞者莫不欽服焉順治戊戌

世祖皇帝聞師名遣使

詔師己亥春師應

詔赴闕見

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卽

命近侍送居萬善殿不時臨訪道要一日問如何用工師曰端拱無爲又問如何是大師云先被四表格

于上下又問孔顏樂處師云愛心

情大悅

命近侍傳語恨相見之晚焉

特賜號曰大覺禪師名香灑衣之錫殆無虛日尋以母未葬懇乞還山詔許之由內府金錢助之襄事師受賜歸以十九飯僧放生而以其一助營塔費凡畚土運石一一皆身自爲之庚子秋復

詔至京禮運尤渥進號大覺普濟能仁國師至臘月世尊成道日

命于京師阜成門外慈壽寺爲千五百僧說菩薩大戒又

命作工夫說刊行之次年

世祖皇帝升遐師領大弟子作佛事七晝夜畢辭還山欽命遣官護送其寵榮稠疊近代無與同者師雖遭際昌辰然性恬于榮利無毫髮矜重意旣歸如楚鶴孤雲無所畱礙會於曆天目師子正宗禪寺歲久墮廢郡人順天少京兆帖瞻戴君謂非師無以舉揚宗風光輝祖席率眾延師居之遠邇學徒閒風奔赴堂序殆不能容于頽垣敗壁中一彈指間金輝碧明樓殿上插雲際而未嘗見其有所作爲善

權之請師雖勉強一起然旋思歸老舊林亦未嘗久留也天性至孝十二歲即喪父得濃後別構艸堂于報恩之側奉母居之躬進飲膳母歿斷食禪定者七日行道不離殯次者三年先是師之父振陵翁與受雲棲大戒深味禪悅臨終染衣自度謂師兄弟不讀書即當出家母氏亦受磬山記別晚年離俗依師得悟世號爲大慈老人蓋非積慶之家不能生此大士而師其全戒孝友陳睦州大慧泉之風豈非契經所謂五因緣中真友者耶晚年慈心益切不憚跋涉之勞意將窮搜泉石接引縛禪物外而不與塵世接者嘗歎曰趙州八十行腳彼何人哉乙卯春遂屏給侍飄然常往因觸熱渡江止於淮安清江浦之慈雲庵索浴說偈而逝時康熙乙卯八月十日也壽六十有二臘四十三弟子奉龕歸天目全身塔于東塢庵之後隨師凡六坐道場七會說濃解結發覆妙具善巧雖沉迷重障一遭鉗鎚習索無不斷絕焦芽小艸一蒙澆灌身心無不光潤得濃弟子二十餘人皆燈續命接席分輝者也師廣願豐頤平頂白玉色目光炯炯射人宴坐如臨大衆故

威而憚一生不蓄私財卽纖細供養亦不輕受嘗
過青縣有苦行僧負斗麵設供隨舟行者數日師
憐其誠爲說懣要卽揮之使去終不納也每檀施
至輒教以持歸放曠生命同於攝受雖膺紫衣之
寵而服用不及恒僧既悟逸格之禪復教人兼修
淨業五曾弟子從師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得
度者至不可算數皆謂師從彼世界應化來此方
云余昔侍從

內廷間立懣席之後親視師據獅之座舉明正懣發轟
雷掣電之機雖老叅宿學罔知所措旣而閉關習
靜龍象萃處一室而戶外不聞人聲至於廣廈細
旃從容

詔對語巧意圓窮極實際能助

九重增長懣喜一時貴近無不函香問道師于弘懣外
不發一言其善慧深厚如此是以縑素四衆罔不
傾心馴至名德上聞于

天龍被鴻名

龍光赫奕則師豈非乘風世願輪隨助

聖人敷揚大化者乎謂之優曇鉢華千年一現良不誣
也銘曰西來妙旨五燈分繼震動鏗鉤厥惟臨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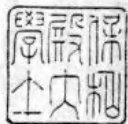
國師嗣懣三十一傳

金輪御曆佛日中天兜率親升演說般若光燭大千聲
施九野應機而出乘願以來心光內發樓閣門開
西江一吸勞而全體布袋打失凡情盡死扁舟夜
汎水月明融直入無見燦破虛空六坐道場大施
政令凡聖皈依天龍恭敬顯號榮名自

天之祐開士何心白雲出岫天目高峰上摩穹碧師錫
振飛祖庭生色寶臺珠網彈指立成世間何
經何營蓮廬終宿曳杖江口起滅空幻我尙不有
坐脫淮上遊戲自如死生者誰隱現在吾六十二
年悄然無事居士勒名僅有半字

康熙乙丑仲夏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禮部尙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三
級宛平王熙薰沐拜撰



大觉普济玉林禅师语录